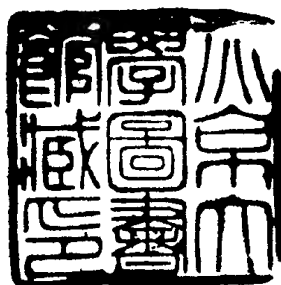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5/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一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一

小匡文鈔四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三七

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八六

榆墩集十一卷

〔清〕徐世溥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舫齋刻本

一〇二

說詩堂集二十卷

〔清〕諸匡鼎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七八

紀成文稿四卷詩稿四卷玉磴集四卷蠶音一卷壽壙碑辭一卷

〔清〕安致遠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五〇

完玉堂詩集十卷

〔清〕釋元璟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雍正刻本

五三六

冬關詩鈔六卷補遺一卷

〔清〕釋通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三三

西北文集四卷

〔清〕畢振姬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七一五

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苑文鈔

二卷詩鈔一卷》提要

東苑文鈔自記

此偶錄耳然中亦頗多有益人語余爲文嘗有所上下時輒視止行遲不敢肆不敢率大抵斷歸聖人之道而恆依仁或至夢古人見形前辭雖果其人哉夫古人未必數千年後猶得晤我殆我之神明自相爲証耳蓋余每持一議必多方設如古人身處其地與時又多設他方來之我詰無匿乃敢成說甚思之故寤寐爲微之因自強爲是是亦何心儻亦有其人知之否邪或且謂之愚奈何先舒記

目錄

東苑文鈔

八 序目

上卷

施氏家風紀略序

馬松里詩選序

周橋周氏族譜序

讀韓非子語

題新書

書賈誼陳政事疏後

書蘭亭帖尾

讀蘇文忠文語

題吳舒兒詩餘

題詩偶記

記馬氏見佛

記與兒子語

武成論

阜陶執轡論

趙盾論

論直不疑

嚴光論

論方正學

喪父不避伯叔議一

喪父不避伯叔議二

鳥鼠同穴辯

詩序辯

辯世室不在七廟之數

言行說

三立說

聖人之教說二

聖人之教說一

聖人之教說二

蛙解

蚊之嘆

答應嗣寅論詩序書

答張祖定論鄭伯叔段

書
與周琮學論世說語林書
與李東琪書

東苑文鈔上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騷字馳黃著

施氏家風紀畧序

太史公作史記首反覆於五帝之繫姓宗統之重繇來尙已後世祖日遠人日繁遠則易譏繁則易疎勢也則譜曷可以不設哉宣城之施江以南甲族也愚山先生修家乘曰家風紀畧自高祖養默公至曾省公凡四世而旁及伯叔氏與閭閻之懿範美夫何施氏代有奇士哉董文敏云天下無奇人田夫村婦有至性至行便是奇人今觀施氏之家薦孝純悌守廉東苑文鈔

潔貞苦節者何其多也曾省公生弱齡耳甚愛於王父母嘗抱置懷中食之肉公退見母吳夫人食惟鹽菜因泣後王父母召之食跪辭曰兒自欲隨孃食王父母感其意遂併賜肉曰新婦有孝兒吾家其興其他家風率類此而父祖之督子若孫亦多過嚴惟名義之是勵益惟恐其失墜矣昔王休徵以孝聞在魏已登三公封侯而爲晉太保溫太真乃心王室然絕裾有遺譏焉甚矣忠孝之難完如此今先生家著大節者炳炳而門內行具弗遺豈不爲東南衣冠士族之宗乎哉先生古君子也起家服官典常具乃自

署其書則曰施氏不才子某輯錄此非過謙辭也夫唐虞何世伊姚何人而其君臣往往舉母若丹朱元首叢脞以通相誥誠何故先生蓋凜乎隕越之是懼總毋敢忘父祖過嚴之意爾余家先世亦多積善以謂當有慶而卒罕與後之人其孰能以先生之心爲心孝經之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亦可思已先生之書成屬先舒序序已敬手錄一冊奉爲家範將以自警且傳示子孫

馬松里詩選序

東苑文鈔

八上卷

文章者肖形而成聲者也詩爲尤甚如風號於竅小大于喁畢應于物故挺植之質視其才骨榮華之姿因其遭遇識此可以觀詩之大略焉昔者李王諸子生嘉隆之際文雅鬱興號稱極盛其焜煌炳麟幾于無復有加而吾鄉馬松里先生生與同時先生年未五十卽解組優游別業嘯詠山水迹其少舉進士垂六十餘而後沒中間歷官止十三年耳林泉之樂唱酬滋多而又時與李王諸子相贈答然先生詩獨疏直質澹有示人以不雕之意于是可觀先生之骨與其遇也夫分宜當國此何時也而先生獨專疏効其

姻黨幾蹈不測遂因躓終其身雖蟬蛻軒冕先生之素懷有之然使其得君大行以展盡其蘊冀州僧掃除王五兒之略先生豈不願之惜乎其以放逐終老寄骸髒于尋幽弔古之餘此先生之遭遇使然而亦其稜峻之骨有爲招也文辭吐喻于聲韻之際遂與之相肖宜乎疏直質澹而不爲琬琰之詞歟嗚呼數百載後士不遇時有百十于分宜之日者讀先生之遺文而感其搖落可勝嘆哉然則李王之詩非乎曰李王以詩名者也先生不以詩名者也以詩名故變衍而屬之不以詩名故徑意而行之若夫才骨與其遭遇豈殊哉則是先生之詩斷乎有其不可廢者當與天下後世共見之不獨其子孫也先生諱三才字思參官南京右通政事詳墓誌玄孫驥與先舒交屬選先生遺詩選成因爲序之

周橋周氏族譜序

東苑文鈔

八上卷

三

三代之王姬爲盛且卜世爲最久後之爲周家苗裔者天下幾居什三蓋氏族之尤大者也東南之郡國山川財賦人物冠天下而於越襟帶江海玉帛萬國三浙之一大都會也兩大合則大美必興且繁繁且久大而且久奇秀必鬱梓吾觀周橋氏之族譜而

喟焉嘆曰其在斯乎周之東封少子烈爲汝墳侯後嗣遂爲周氏漢唐以來代多材傑名偶之人爰有汝南營道南康祥符之周厥後楮齋公澳爲元藩令史謫山陰溫瀆而實啓周橋之裔後分爲三曰瓜田曰張川曰前梅于是乎支派日益以衍而忠孝節義挺出乎其中則有若春坊公鳳翔殉難遺詩碧血九原之句氣壯千古則有若訥軒公璋伏闕上書卒報父讐則有若光國公之刺肝救親則有若卜年公之國亡蹈海自餘抱道守貞之子義不二天之女相望于後先不可勝數而中甲利登仕版爲廉吏名臣者尤

東坡文抄

上卷

四

濟濟焉子孫之多至萬餘人合暨之紫巖南門周之來蘇吳江之車溪諸族幾十萬人於鼎盛矣哉周瑩從余遊一日操牘進曰某族既繁多散處而周橋三枝近耳乃亦以先世牴牾故遂渙不得收今茲幸水部公襄緒請諸家老譜爲証修全譜成于今二月二十六日復合三周會祭于溫瀆之墓于是洊者辨隔者聯以屬于姓而妥先靈油油蒸蒸萃一氣于庭堂戶牖焉雖我族姓不敢祖天子而卽我西東周之列祖羣宗且式憑之敢請先生之嘉言以寵是舉余曰美哉備之矣余何言則唯是子子孫孫本支百世

以敬范先型無使隕墜而已矣抑傳稱文之昭曰魯衛毛聃則我亦與子同源流也又皆爲宋扈蹕南渡之傳家周之宗盟後異姓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晉以爲討緞食弗殊逃而相扶今子家旣盡力于齒畝庸茨而余不佞且將率吾家之子姓爲觀模則亦猶觀模吾之先世哉言止是無能更進于是琮瑩復流涕前曰先生之意固蔑加而某則猶願有請某童時嘗憶先君子云未生先三月王父見背王母姚于饑饉兵燹之餘腹呱呱子辛苦萬狀乃年十九未婚而王母亡言已未嘗不淚承曉嗣是先君子以貧事客

東坡文抄

八十一

五

遊歲常在外財四十卒而老母吳煢煢者又二十年苦節幽貞婦姑一德敢祈先生錄諸簡末前請固爲惇族之公茲則不肖某之私願爾雖然私猶公矣余惟守節者大義攸存何公私之與有子惟益自篤孝思砥躬飭行使昌後益大乃門以母失夫先人不恤緯之心則猶前志已琮瑩乃再拜謝而退遂併以書

讀韓非子語

韓非子文峭勁有鋒論事理多切中深入奇文奇才洵乎戰國之駿雄辯士也乃初見秦王卽有趙舉韓亡等語嗚呼子房以五世相韓秦併天下猶爲奮發

海之槌以爲韓報仇非固韓之諸公子也說秦而口以亡韓爲事何也然觀存韓篇而爲韓解秦之兵而太史公亦謂韓王與韓非謀弱秦又云秦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曰非終爲韓不爲秦不如以過法誅之然則非本爲本國入秦而卒見殺謂之曰死忠可也國策此文屬張儀宣城梅鼎祚考古最稱詳核而皇霸文紀載此篇不著姓名蓋亦疑其非非作耳竊論吃公子雖或慘礪少恩未必背君親昧大義如是使果爲非作卽死宜矣而乃反見殺于秦抑天道邪

東苑文鈔

上卷

六

題新書

新書論確而理詳氣迅而詞逸奇作也觀諸奏疏大略多元本此書豈誼平日揣摩屬艸爲陳言之用者邪銅布具有經濟而乃云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是教天子與商賈爭錐刀也此卽平準之端倪後諫放民私鑄疏亦遂言之賴孝文仁明不行其說不然桑孔苛法不待武帝始爲之矣此長沙學術之一短董江都當無此語

書賈誼陳政事疏後

朝廷事而使書生有痛哭之言豈不殆哉然是時反成文景之治何也唯其敢于陳此言且見聽也儻不見聽且不見容惟有私自爲痛哭天下事其真不可知矣況至于併不敢哭獨有向隅飲泣者邪置筆一太息

書蘭亭帖尾

唐文皇以英雄蓋世之姿手創帝業削平羣亂又復宸翰特妙畱情法書亦雅好也至取襖帖一事則大可笑以萬乘之主命糾彈之官而行下客狗盜之事臨池小技耳何足耽溺如此後逮大漸猶從高宗乞

東苑文鈔

上卷

七

此以殉豈果以殉爲有益于死也者此與曹操之命分餘香作組履殆有甚焉嗚呼大畧英才如文皇者亦奇矣乃生死之際愛根莫刊畱戀長物終不免露慘淡可憐之態洵乎士不可以不學道也

讀蘇文忠文語

東坡見道未徹而學亦不甚深心故其議論往往多失余作匡林已駁之至中庸論謂子思求聖人之道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以道性善爲孟子之過此於道之大原全是懵然又如二教所以異同此大事也東坡一生好佛又喜老氏語乃謂退之原道

爲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卽禮運謀用是作而兵繇此起之意周豐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誓詁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皆此意也夫子亦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子夏曰禮後乎而夫子稱之老氏之說詎不其然東坡以爲不識道及販子繇道德經解又極贊之且云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蓋持說之自相乖違如此無問其論一氏得失也其論武王曰觀兵

東苑文鈔

上卷

八

孟津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夫使紂可廢其不敢肆惡久矣且牧野之役殷旅如林血流漂杵紂之黨實繁有徒廢人焉能廢紂而更立君以茲民目戰國策士猶可謂三代以上出于學漢魏郡縣吏九品中正隋唐科舉之士亦皆屬茲民豈非大誤其論李斯聽高立二世也以爲使斯聞高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于扶蘇豈有既乎不知是時高已與胡亥定計勢足劫斯故曰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又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高直能殺斯斯豈能更陳師而斬高乎太史公平

準書五六千言中間刺譏桑孔甚多而末乃結云烹弘羊天乃雨其惡之也極矣商君傳借趙良口痛罵之末結之以車裂滅家卽論亦深貶然鞅令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明尊卑爵秩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禁開阡陌而賦稅平諸政亦未盡不善故昭烈謂商君書益人意智子瞻亦自云商君有功有罪其過刻爲毒卽史公亦恨之而乃云遷有大罪二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漢高欲易太子坡謂無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布衣且無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

東苑文鈔

上卷

九

高帝言者謂叔孫通之徒不足知天下之大計夫通諫上首引晉獻公奚齊且云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豈可背哉而坡以此少通何也或毀直不疑善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斯爲最善于辯誣者而坡譏其不辯又何也論賈誼以爲上得君下得大臣如絳灌之屬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唯吾之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宛哉論也絳灌之害誼蓋在誼始進時然從博士至大中大夫已非立談之頃矣至于陳政事則已爲梁懷王傳自長沙復徵入首尾五六年安得爲立談痛哭也且宣室

前席自嘆不及君臣相得孰過于此而是時周勃繁
獄故誼疏有禮大臣語此時大臣方感之不暇豈復
有忌之之心乎總是讀書論事疎耳樂許事不見于
經子家寓言耳故太史公疑而不信而坡又以爲果
有之其誠已陋然其文之浩沔奇肆跌宕真未易才
題吳舒兒詩餘

諧韻之文晏變而極于詞曲要皆本源于三百篇論
者偏于情豔一涉雄高謂非本色余以爲詩亡論南
雅三頌卽十三國風頗多壯節儼欲專歌東門之茹
蕙而廢小戎非定論也舒兒托懷豪逸筆與興俱真
東坡文錄 上卷 十

詞亭亭矯矯兀傲乎不可遇余嘗讀而壯之今將遠
遊極東北一角金州蒲河皆昔人用兵之處煙沙蒼
茫鐵鏃生綠極目千里鵬飛草平此其風景蓋真與
吳子胸次相激盪也悲歌之餘寫作高唱必有荆卿
倚和酒入下泣素蜺紫電隨風南來我當日登吳山
之頂望之填詞不足道耳毛先舒題

題詩偶記

卜館南郭松徑槿籬上有閒雲下有清泉明月東來
照我茲詠于斯之際長懷古人千秋已遐聲歎非遠
赤嶺叢桂長橋藕花不必其時皆宜涉泛過淨慈寺

有古樹兩株幹可二十圍根抵蟠結復嵌空瓊瓏如
木假山狀箕踞其上高高下下爲坐爲几勢皆天然
時將一壺置而酌之空翠下映酒色俱綠恨座中有
務不能長住于此往往曠懷逸發灑澗金湖登攀四
遠隨地有作總四五六言凡二十首題曰西陵漫興
以其辭非一體而興趣連屬不欲析之故記于此把
酒看春色時復傾一杯山鳥共我語不覺桃花開山
斷出古橋橋北青松樹野花飛蜻蜓云是蘓小墓行
攜一壺酒杖挂百箇錢看山欣駐脚得石且高眠芳
草易碧浮雲易白迢遙望之車馬長陌竹藍于草竹
東坡文錄 上卷 十一

竿嫋嫋若有人今山阿空老驟雨已疑暝稍看開遠
岑白日半欲落返照梧桐陰綠蓋披逾密朱華摘未
稀日斜歌競發相招不肯歸盤薄長松下無人來共
語坐看南港雲去作西山雨前溪已作雨山色如死
灰但入空濛去須開放棹回仙翁嶺北雲起處士墳
西日斜溪樹忽聞鳴鹿亂帆遙趁歸鴉松間如此明
月嶺頭長多白雲興盡輒懷剌客愁來欲弔湘君六
一泉西煙景十三樓上弦歌啼鳥莫催歸去遊人須
喚奈何霧隱天桃灼灼烟籠碧柳毵毵一夜春殘陌
上十年夢裏江南然湖頭風物雖佳而舉目淒澹昔

入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韶麗且爾匪徒搖落故情有因境而遣亦或隨時得劇以此撫心屢爲之吟云長松參天白雪逶迤石氣枯冷無人往來客何爲者溪林獨行滿身木葉都作秋聲山罅微穿偏側以過口不敢咳恐石驚墮適自北山來不知攜雲還宛從襟袖裏飛出指掌間夜飲高臺上露寒侵我衣吹角嚴城曙月沉星亦稀北風摧枯葉烏柏不容絳鬼火寒斷橋狐妖嘯空巷叢薄已向夕衆鳥安得閒留取高松頂應遲獨鶴還同郡謝仙臞爲予畫作數幅爲臥遊然累心未盡訪道無期時復披展恨從中溢覺

東坡文錄

上卷

三

丘壑轉遙能無滋浩嘆耶

記馬氏見佛

皮市馬氏婦老矣長齋禮佛三十年矣佛座琉璃燈晝夜長然不熄亦三十年其家傳琉璃中自現佛像士女往觀之如驚然見者狀不一或見釋迦或大士羅漢或一佛跌大衆作禮紺髮青螺白衣金色臂所覩人人殊相余疑之然佛法故留意因齋戒三日往視之既諦且久終不見也而傭豎婦媼下隸輩往輒無不見卽奴子隨余亦曰果見余益以疑越十日再齋戒往終已不見所謂佛第亦有影現云蓋琉璃日

久積塵垢質又皴突燈光映之注目甚久恍惚肖形政如黃荃隔絹素注視敗壁旣久皆成人物花鳥山雲類耳彼云見者愚者或信是佛黠者明知之亦欲炫奇且自謬有夙因緣耳余友柴虎臣江道信謹懇士也亦一再往皆不見見燈影搖曳狀與余符余卽無緣余二人緣豈都不如傭豎婦媼下隸邪大抵事須躬親覩聞傳者卽百千百千一口也一口一譌也不可信矣余初因板巷見妖傳譌爲之作記今乃復覩此余是後凡涉神怪事知其多謾不復驚且窮測之覺此中超然定靜人省紛眩讀昔人傳記亦如是

東坡文錄

上卷

三

觀

記與兒子語

六月十五日甥邵國士過余與飯兒子熊臣鳩臣豹臣同食日赤烈甚日中風吹揚黃沙撲人余語兒子我輩坐此苦寂寂抑知有負戴或肩輿曳絳行烈日未食者乎今與汝住板屋蔭高樹食脫粟一菜罷解絺衣挂壁徐搖竹扇以俟茶熟彼視我殆天際人哉甥曰舅氏語大善特未盡也日甥方從江西來見避亂者匿窮谷晝不敢炊恐望煙者搜山耳夜率一炊食日則曬雨則淋宵則露睡總在草土泥水中耳屍

纍纍無薤具辭未竟余曰極矣甥曰不極彼視被兵者斬斫繁掠骨肉別離受慘酷猶自以夫婦父子得相聚卽死男全屍女全節爲幸耳然則舅所謂烈日行者不又爲天之尤高者與于是毛子愴焉久之指三蛇謂曰聽哉戒之矣境靡常夫彼猶我自茲以往當益務修德力學崇厚實儉慎言行與喜怒者欲不行常存惻隱敬畏抑卑之心戰戰兢兢量力隨方行陰德事以答天之貺解天之怒嘗自驚曰我何修得此然慎毋覬倖富貴也夫天之惠我大多矣過矣我實無德與功乃克享于天者如此而猶欲微富貴其

東苑文鈔

古

心便大得罪于天天肯赦乎

武成論

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故讀古人書勿執我意而遂疑之疑之斯沒之沒之將使我之意伸而古人之意屈夫庸詎知我果得古果失歟昔夫子嘗刪書矣是文皆裁斷于聖心者也武成之篇孟子因血流漂杵之一語遂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噫何其輕于疑經與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忠義之氣所以支天地而使之不阢者也昔湯代桀除其虐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厥後聖賢之君六七作

紂之身澤猶未泯故敗則伏節死制之七多焉膠鬲觀兵亦一端矣書云咸劉厥敵韓非云紂帥天下將百萬與武王爲難武王素甲三千領破紂擒其身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以報此卽樂布奏事彭越頭下之義也紂寵妾二女亦皆經自殺嬖幸且如此而況殷之賢士大夫乎且周定天下後猶不靖者數世反覆怨叛重煩論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解者謂皆爲殷人不心服而作卽君陳畢命亦總總焉深慮之殷人不能忘故國如是而況初入朝歌之日

東苑文鈔

上卷

古

哉其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蓋前則離叛之衆而後皆戴商惟舊故家遺俗所存者也然則受攻者非黨惡也固忠臣也敵愾者多則殺人者衆血流漂杵是誠有之矣夫是血也卽後世裴弘裕紹之人之血使當日夷齊叩馬而爲左右兵血亦在于此中者也商家數百年栽培之士氣至此日而絕脰陷胸一瞑不視卽姓名亦併不得傳幸哉記事之臣留此一語使英靈殺魄猶髣髴隱現于竹冊之中以慰忠魂千古夫子刪書不去之者政此志也孟子特欲止一時人主好殺之心而不暇深思耳然則讀是篇者固

有以作臣子忠憤之氣而史稱紂衆七十萬卒莫救于身弑國亡雖有忠臣義士且無如何況培養不如殷商者哉嗚呼亦足威暴君而垂炯鑒已夫一武成也義本無舛孟子疑之辭本無譌而宋蔡沈又顛之倒之古文亦有遭逢之不幸歟

皋陶執瞽瞍論

孟子桃應問瞽瞍殺人而謂皋陶可以執之舜則竊負逃諸海濱終身訢然而忘天下毛子曰此以形舜孝親之心則然非定論也天下莫尊於天子莫尊且親於天子之父尊尊而親親此古先聖王之所以治

東苑文鈔

上卷

七

天下也使瞽瞍殺人而皋陶徑執之則無君使舜而聽皋陶之執則無父秦太子犯法商君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漢車千秋曰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夫天子之子殺人且無罪豈有天子之父殺人而刑官遽得行法者哉古者父祖德澤猶及子孫故曰猶將十世宥之豈其舜之功被四海而不足以贖父死者哉夫天子之父誑誤殺人其爲變也小而無父無君則大亂之道矣且舜之天下受之堯昔日咨岳降焉歷試乃用猶咨嗟告誡之淳淳舜亦以命禹蓋以神器授人如此其慎重也況父有天下傳於子

古今之通義也而堯且以爲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授丹朱則天下病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故卒授舜以天下則堯之心爲如何心而舜忍輕棄之其如堯命何如天下萬姓何他日宗堯之義又謂之何且夫救父而輕天下猶可棄天下而終不免父於戮則必不可何也使皋陶果執之必不置瞽瞍於康莊之途矣必且幽之犴狴矣舜亦何從而竊之豈以舜能自脫於捐階浚井之變而出入險阻皆所習邪抑謂皋陶故緩之以待舜之竊是君臣相迎以僞也不然其責人以難能也且舜所以能生父者以其爲天子也若舜舍天下則亦一匹夫耳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得免匹夫之父殺人而反得免無是理也海濱舜可往皋陶亦可往皋陶敢執瞽瞍於輦轂而不能追之於海濱無是理也故吾謂當時舜果爲此不但瞽瞍必伏法而舜且併應坐之又何也徇私情廢公法冒劫獄之禁而盜有罪之人則惟有父子俱斃耳然則桃應之說君子將何以處此曰書稱不格姦又曰父若惟時瞽瞍已化於善而後堯女以二女爾況既受天下之後乎則瞽瞍必無殺人之事脫或有是惟有議親議貴而不之罪蓋八辟雖出於周而察諸

東苑文鈔

上卷

七

情法古今不遠舜則厚恤死者之家而泣諫父且更爲置良保傅左右以化導誥誡曰消其戾而使胥遷於善焉是則善於處變而倫常上下情事理體俱得之必無聽臯陶之執而行竊負之事也果出此則舜必且輕身辱親喪家虧國體而致天下于大亂

趙盾論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欒臯而左氏乃引孔子以謂越境乃免斯言也人多疑之弑君大惡也弑不弑豈繫乎其境之越不越毛子曰無疑也彼大惡之名是盾自尸之而遂以被之者也何言之夫靈公嫡嗣

東苑文鈔

上卷

七

也立之正也盾欲迎公子雍於秦非正也既以穆羸之啼且頓首而立靈公所謂勝其邪心矣夙憾未平君臣交惡而公又不道爲盾者惟有力諫以死否則逃之耳乃欲去不去逡巡在山以觀國釁聞變而返黑臀之逆則盾且使穿桃園鉅凶功與定策此與平王之戍申略同豈徒不討賊而已董狐之筆元非濫文夫子曰越境乃免非以越境寬之政以不越境嚴之也夫盾豈肯越境者哉盾而肯越境則穿不成乎弑矣是二人者皆當伏大逆之刑以正邦典者也夫越境去而不返之謂故古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墮位

鄉國而哭素衣素裳不蚤鬻不祭食以凶喪之禮白處誠痛之也既去而不返則討賊非其責宣子未出山而復則必當討賊二者胥失故大惡之名歸之是二者或有一焉則猶不忍以此遽歸之也且夫弑君者不討賊討賊者不弑君二者又義不兩立董狐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子止稱越境者微辭耳略辭耳蓋以越境則免不越境則不免夫不越境且不得免況於反乎況不討賊又庸賊乎衷夫子之一言而四累以進其罪盾之獄於是乎大定然則越境且得免而況於能討賊乎哉故當日就盾畫策惟有聲穿罪而戮之以謝故君而紓舉國臣民之憤庶幾自解一二而他日下宮之難或可以不作夫穿之攻公以謂逢盾之心可也謂盾爲指使則未必然也盾既已非指使則其惡是穿自爲之盾卽誅穿可無深憾且當時國柄在盾殺穿特一行刑者力耳舍此不之圖而更寵用之則弑君之惡盾不但不得辭盾且自尸之矣已自尸之誰能去之哉不然聖人之道原本忠恕豈其猶有可寬之路而遽忍加以大惡之名哉

論直不疑

漢直不疑爲郎同舍郎亡金妄意不疑盜之不疑卽

買金償之後郎復得金大慚而人皆謂不疑長者曰
曰蕙哉直不疑也金小事耳然使郎後不獲亡金則
不疑終身被盜名矣此賢者之所必不居者也或以
爲求名之至者噫彼豈知不疑者哉夫同舍爲郎是
同官也亡其金輒億之是其人必重財輕義愎刻而
不近人情者也使不受誣而不償必且詰責家人笞
撻與隸以窮求其亡金不得必有狼藉血肉至死者
矣不疑志存於救人而豈暇恤一身盜名之受不受
乎此所以爲長者行不可及爾然償者不盜盜者不
償買金而償之則盜名亦釋且使彼郎不爲殘忍之
事以成其德是一舉而諸善備已而又何譏焉夫人
行盛德大度事要當自信於心已耳彼悻悻然小丈
夫何足以語此

東苑文鈔下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騷黃著

嚴光論

嚴光傲人也或稱其氣節以爲高謬已夫傲與氣節
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也何謂傲人偏稟之亢戾氣形
之性善之中本無此物何謂氣節是士之貞性配義
與道而立者也故闇然溫溫氣節存焉謙以自飭氣
節逾出吾觀世祖之待光也禮意之過加而光於世
祖則無禮已甚昔人云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也世祖光復舊物已歸一統率土皆臣
大分定矣世祖獨非光之君乎哉君且曲盡故人之
意而臣不肯稍答以主客之禮哉或曰昔魏公子迎
侯生侯生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
子愈恭意欲成公子之名耳今光或欲以成光武
之名乎曰無忌嬴非君臣也且此固戰國押闔之風
元非士君子之行也士君子之行壹於禮而已惟成
已可以成物未聞毀已而成人者也夫廢禮則毀已
倘窺其人之欲我驕而遂爲非禮之驕以中其心與
窺人之欲我媚而遂爲非禮之媚以中其心其爲小
人一而已矣故曰此非士君子之行也或謂世多奢

肩爲媚之徒而得光之矯然豈不爲賢而奈何譏之之深乎曰不然諂固宵類傲實凶德不得謂此之賢於彼也譬如中寒與暵均足殺人豈可謂病寒勝於病暑投藥者過寒過熱均足殺人豈可謂過寒則傷過熱何害且夫諂之弊爲甘辱賤爲首鼠沒公義爲逢惡爲附下傲之弊爲暴刻爲器不得靜爲犯上爲無君親兩者皆足以致大亂而爲世道憂者也是故有子曰恭近於禮夫恭美德也猶且不可以遠於禮况凶德而背禮其可以之居心制行而加諸君父者哉嗟乎光亦幸值世祖之大度也然安知光不深知

東坡文林

下卷

世祖之大度而故爲此微名高也倘以此待新莽斯得矣然吾謂光必不敢何故蓋世祖能容莽必不能容名與生孰重未有貪名而不貪生者也光之爲名也極矣彼豈其能不自愛身而敢以傲世祖者傲莽哉

論方正學

聖人之立教有三曰孝曰忠曰仁成其一不得廢其二若夫成其一而大賊其二則聖人弗與何也三者總歸於全斯人之性命而已夫失忠與孝且不仁固自伐其秉彜之良矣而推至其極則可以弑父可以

弑君可以殘殺一世之人物而不之恤又使人胥效之則究其害氣之所底人類且有相食之勢故聖人兢兢立訓以爲之防者此也君子既舉其三而必且兼及乎其餘于是權衡重輕小大多寡之數定而毅然行之其殺然也非悍然也果昭仁義之謂殺一往罔顧之謂悍方正學之死忠甚烈惜乎雖殺而未免失之悍成祖曰我乃能滅人九族希直曰雖十族何畏諱是何言是何言昔蔡邕之就董氏也以卓欲族之也陳官被禽異辭以活其母與女侯君集乞全一子以奉宗祀君子許其有孝思焉希直逞一朝忿激

東坡文林

下卷

之舌而覆十族仁孝之謂何人求死易耳王叔英廖昇鄒瑾魏冕周是修接踵引決皆從容就義無所滋蔓卽齊黃諸臣亦不至連坐八百七十三人也金川門一破之後何日非死日何所非死所而必欲至于至是矣草詔不可就降不可卽求生亦不可獨不可稍弭口以期免多門之赤族乎子曰殺身成仁周以前無參彜之法殺止一身耳曰見危授命則死節亦成人次者之一端耳恃此而尊親骨肉之不恤且大貽他人禍而究之所以自完不過一死與絕無株累而獨身死者等則亦何貴乎多殺人我判一死卽

更煩刑而我之身元不加痛則亦何難于多殺人然而言者極易受者極難恣怒者極快卽刑者極悲矣管仲不死而夫子許其仁蓋許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其所全活者多也論令尹子文則曰忠矣焉得仁是故失忠而有救于斯民聖人取之敬仲是也忠而未仁則聖人不許其仁子文是也若是乎忠之不可以廢仁也况賊夫仁且併賊夫孝友者哉天地之大德曰生體天地之心曰道余詳聖賢垂訓之旨歷觀古人禍福之繇發爲此論自信可以廣仁而救世若夫氣岸之士之不我與且曰吾倘得與於正學之士

東苑文鈔

下卷

四

族卽沒有餘榮矣吾決當大笑就戮矣嗚呼于斯時也而其果能大笑乎哉試自反毋自欺

喪父不避伯叔議一

客問毛子曰執父喪必其子主名爲赴禮歟毛子曰然儻有親伯叔在者子亦可以專名自赴而不必伯叔率之歟曰是也曰伯叔尊者也所以不先之者何故曰喪無二孤孤者主也喪故不可有二主若子既爲赴而又先之以伯叔是二主矣曰然則父死祖在者赴必先祖母死父在者赴亦必先父何也曰此舍文嘉所謂三綱者也父爲子綱故赴必先祖以祖爲

死者之綱故也夫爲妻綱亦然兄弟不能相爲綱伯叔亦非兄弟之子之綱也故孤子自爲赴者正也先之以伯叔非正也曰若然則君爲臣綱而禮豈有赴先君者歟曰君尊而不親父與夫尊而又親親故先以名屬之不親又尊故不敢以名屬之也曰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古人重宗子久矣今父死而赴不先叔其猶可也伯則有宗之道焉儻不先伯宗子之義謂何曰此祭者爲祖宗父母也兄弟之公事也不敢專者示有適也示有宗也主父喪者一支之事使父無父使母無夫別無可以爲綱者矣則當其事者我矣又何藉乎伯日記稱喪無二孤是已敢問桓子亦既有康子而又以魯君主衛君之弔非二主歟曰不得已也臣不可以釣君爲禮故以君敵君也故哀公拜則康子不拜一喪主立一喪主避猶之無二孤而已矣然此禮之變也暫也非常也且藉君爲主蓋亦有綱之義焉爾伯非綱也且無異邦君來弔也者而伯又非人君客無不可以孤答而又先伯以爲名焉何居乎哉故家禮喪必先立喪主亦曰主人謂死者長子或長孫承重者此之謂當大事雖有他尊親弗可越也曰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同爨則總

東苑文鈔

下卷

五

則親伯之同居且其喪者或亦可加尊而主名也曰檀弓云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則本自無服或曰同變總政指其非猶雜記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云爾主喪大事也不可以同變加亦不可以異變損使伯同變而可以主名則祖與父或異變者父沒亦可含祖而不使之主名乎此論之失也夫主名者主喪者也

喪父不避伯叔議二

客難毛子曰子議人死則必以死者之子主名爲赴可謂詳已然檀弓云父兄命赴者何也曰此爲大夫

東苑文鈔

下卷

六

以上言之也非庶人之禮也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士已尊于庶人而禮猶如此則庶人豈有父兄命赴者乎雖然余意卽大夫以上者是亦父兄命使者而已若主名則應仍是死者之子客曰何以知之曰于朱子家禮知之家禮云赴告于親戚僚友註云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赴親戚不赴僚友考家禮所謂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司書則以子弟或吏僕爲之夫子弟吏僕豈得主名爲赴也者是記所云父兄命赴者殆亦家禮發書之類爾其曰若無則主人自赴者謂

無其人爲護喪司書或賤禮不得設護喪司書則孝子自赴自赴者殆猶士喪禮之主人命赴者云爾云赴親戚不赴僚友或以無護喪司書則不得備禮或亦以賤故不得備禮然孝子自赴必其自爲主名明矣則護喪司書之發書亦必無護喪司書者主名也又後答人慰疏末云月日孤子姓名疏上某位答人而孝子主名則赴又豈有不以孝子爲主名者儻赴一人焉答慰疏又一人焉無是禮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是知卽大夫以上宜不以孝子主名爲赴者不但士且士以下客難曰家禮立喪主註云親

東苑文鈔

下卷

七

同長者主之又何謂也曰此爲無後者言之也故又云昆弟之喪宗子主之言人有兄若弟死而無後諸兄弟之親與死者同則推長兄主其喪宗子者長兄也長兄雖不定爲宗子卽長則有宗道焉爾此古所謂喪有無後無主之義也家禮固緣古禮而損益之者也通家禮可以通古禮

鳥鼠同穴辯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蔡沈註同穴山名以鳥鼠山爲同穴之枝山此誤也鳥鼠同穴自是一山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鼯其鼠爲鼯郭註穴入地三四尺

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山海經邦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故閩陳季立華亭夏彞仲皆以爲是一山夏又云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而萊陽宋玉叔先生宦陝嘗親見此山鳥鼠二物共處一穴面語余也況渭止一水必不所自出者一山渭出鳥鼠經不應更舉同穴儻出同穴經又不應兼及鳥鼠且鳥鼠旣爲同穴枝山自應先言主而後言附何以不云同穴鳥鼠也此尤顯然者耳蔡氏以孔傳鳥鼠其爲雌雄謂怪誕不足信豈爾雅諸書俱不足信耶鳥鼠之其爲雌雄不可知要之定是一山

東苑文鈔

下卷

八

艾千子禹貢圖註畫作兩山一標鳥鼠一標同穴亦蒙蔡訛耳或謂前文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何以止舉二字則似乎同穴別是一山不知文字時有詳畧四字名山而舉二字畧文也孔傳鳥鼠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水經亦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則此山元可單稱鳥鼠要不得謂同穴別是一山至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鳥鼠山卽同穴之枝幹此說似是蔡氏所本然案書無渭出鳥鼠之文則道元于經學已疎其注固未足遽信也又古文之妙往往隨筆用韻此段荆岐旣旅終

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旣宅三苗丕叙隱著四韻成文韻諧于古卽偶剪去同穴二字爲諸韻地亦復無不可也者豈得拘邪

詩序辯

詩有序古解也而考亭多駁之往往不協人意卽周南卷耳序謂后妃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于憂勤其一章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謂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朱子辯之以爲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不知此人是非指君子卽后妃之夫言思君子得

東苑文鈔

下卷

九

賢人以官之而處之列位毛傳之解甚明且周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是古后之命令固有下及于羣臣者焉得不知其勤勞而期君子之慰安之也蓋進賢之志恤下之心賞功之典皆政理之大而后有輔佐君子之責固當以是爲憂思者也故楚樊姬衛南子皆以得賢臣爲念而趙威后詰齊使以鍾離葉陽二子之弗業憂且及于鄰邦况本國乎左傳曰君子謂楚于是乎能信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其証也又如標有梅篇作者以男女昏嫁須及其時恐有過時而不成嘉禮者故作此以通諷諭使人迫吉也序云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夫既云及時而又何以恐過時人皆已及時而詩人覩時物之屢變感日月之如馳又汲汲焉唯恐其不及時夫唯及時而又厯不及時之慮焉此所以無不及時者也鄭箋云我我當嫁者疏謂女被文王之化貞信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言我者詩人我此女非女自我此解政得猶後世作閨

東苑文鈔

八下卷

十

情辭卽代爲閨人口語耳朱子謂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夫女子嫁卽不及時安得便有强暴之辱且以此詩爲女子自言之嗟乎女以情欲之感爲耻以嫁遠父母爲憂此風俗之所以云笑也而謂二南之處子自言其情至此也哉餘不及篇篇辯之爲舉一二以明其概他可推焉讀詩者自當虛心以求義理之歸斯善矣且與其過徇後儒固弗如尊古之爲是爾

辨世室不在七廟之數

祭法曰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

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先舒案所謂祖考廟卽太祖之廟也顯皇王考卽高曾祖考是親廟也二祧者卽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是遠廟也太祖廟一遠廟二親廟四此古天子七廟之定制也六廟之主遞遷至于有大功德者雖親盡當遷則別爲立廟以尊之永奉其主不復遷入于太祖廟之夾室如周文武爲二世室是也古議禮之儒如劉歆王肅朱熹蔡沈陳祥道多同其說後世亦有九廟之文或難之以爲併文武在七廟之數非也難者引周禮守祧奄八人謂除去姜嫄廟一人則止是七奄政守七廟若文武在七廟外

東苑文鈔

八下卷

土

則奄少二人不知周公作周禮在成王時爾時止有稷太王王季文武五廟耳七廟七奄是公預定爲周一代之制若文武爲不遷之世室則後世子孫追尊之典公當時尚未議及此也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者古天子皆七廟故夫子畧舉成數言之文武特設非常數故不及耳難者又謂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明爲七尸則亦明爲七廟若文武在七數外是九尸矣此尤非深察古禮者也旅酬者互相酬也元無專人發爵之說中庸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謂弟子各舉觴于其長而衆相酬今六廟尸卑而太祖文

武之尸尊六尸亦皆先獻爵于太祖文武而後自互相爲酬勑此旅酬本尸也禮乃謂文武亦在六數而又疑七廟七尸無緣缺一遂臆創謂一人發爵豈確論乎至云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是無人者天子下與諸侯同制尤謬且大夫士千祿猶得及其高祖身爲天子而止于立四親廟者乎且魯猶得以魯公之廟比文世室武公之廟比武世室未聞因之而降四廟爲二周安得以文武之廟不遷而遂自降六廟爲四乎況子孫于父祖恩禮有隆而無殺儻尊二世室而反去二祧其與不尊又幾何也故曰

東坡文鈔

六下卷

十一

謂文武在七廟之數者非也至謂唐虞五廟又謂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蓋謂合親廟爲五也謂商祖契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皆謂合四親廟也其述周似已然親廟之上有祧則固不止七也記稱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安得謂夏無太祖也殷人禘嚳而郊冥安得謂殷止祖契而宗湯也且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推之虞夏亦復可知夫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而古文多稱七廟亦不定謂周制難者舍經而多引緯書爲証其亦誣誕而不足信也已

三子說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余謂不朽者三而一者也弗得殊矣夫伯彝之清立德而廉頑激懦于是乎在卽立功矣叩馬一諫義凜千古西山之歌悲憤欷歔又立言矣禹治水地平天成而免蒸民于昏墊又乃得粒立功者也而德亦莫大焉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又曰已嚮其利者爲有德然禹貢物土之宜則壤成賦昭垂制作非立言乎古之人多類此故德無不功而功不本德則不可以爲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無故而妄動兵

東坡文鈔

六下卷

十一

多殺人雖戰勝攻取謂功乎哉助亂賊爲之立功謂功乎哉故立功必本德立言亦必當兼功德而有之夫出言有章而納諸軌物卽德也闡幽光誅大惡賢奸成敗彰爲法戒所以正人心而遏亂本也是亦足以爲功已吾故曰三而一云雖然有德有功者不必藉言重立言則必藉有功德重矣立言而既兼有功德則將不止于言矣苟言而無與于功德亦奚以當于立言之數哉月露花鳥遊戲之文末耳不可以配二立況滯佚乎背義理乎况顛倒古人之善惡是非者乎害于人心而大長亂斯惡矣奚德不可以爲功

且適爲罪

言行說

聖人之言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又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又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大抵先及言而後及行爲多夫行爲大言次之然古訓往往先言後行者則非重言輕行也非謂行之可以不修也顧秀言易惡行難何也夫人卽不孝悌豈有日日傷考終兄者卽淫貪忿戾之夫豈有日攫人財日旁邪爲姦亂取無辜刑殺之者此在得權據勢惡甚者亦必不日日爲之編戶之民薄植之士雖欲爲之亦未

東苑文鈔

下卷

五

繇已若夫言則危矣矣或發人陰私或摹及閭閻或故觸忌示直或藉讚嘆爲罵至于風波之口離人之親破人之家殺人之身滅人之門者有之乃若導人于惡沮人之善或任臆妄語不恤誤人聞善輒疑聞惡輒信操論深文非確謂確又有一言污蔑數百千萬人者如謂一城之破婦女無不被辱一科之榜士子盡屬因緣之類凡若此者卽日吐十句固綽乎有餘裕焉况或不止十句者乎一日積十十日積百百積千千積萬計其所積罪戾孔多猶且恣其利齒謂足以豪值守金人之慎誦崔瑗之銘者不謂可師

翻加弄笑抑有好詞隱惡以供齒牙夫聞而輒談我固損德倘聞而自闕則此中之積穢已多且若訟揭醜詆一時而已彈文傳矣而覽者猶疑挾私唯是驅友工文借箴寓謗羣且微据亦復流長自取名高置人何所又或苛論古人侮其無口製作戲劇以虛爲真如謂中郎餓死父母子師兩獻笑人是也忠臣孝子而被之穢惡鬼神恚恫訶譴必加于是元氣大戕故得罰亦復不細奇窮毒禍天亡之嗣坎珂變故相隨者其人行或初非大愆而竟得之必其口孽之深者也孽深卽惡已大然且曰我何罪而壹至于斯殆

東苑文鈔

下卷

五

不內自省歟至于作惡事人生政未必有幾耳繇此論之行之惡重數易少言之惡輕數易多互相垂除則口過之爲愆甚大將爲存心之君子也者不可不慎不可不戒古云莫捫朕舌又云口生垢口戕口此之謂歟嗚呼豈徒言哉氣象徵之矣君子觀人溫與陵而知其福德之淺深也

聖人之教說一

聖人之教之於人道也如日別教如月如星如燈聖人之教如穀別教如異味聖人之教穩實而信別教玄虛而疑聖人之教有體有用別教多有體而乏用

聖人之教大通大常別教不可以大通而大常使天下但有聖人之教而都無別教則聖人之教自立而天下亦治使天下但有別教而都無聖人之教則天下亂矣而別教亦無以自存矣蓋全體天地之性以極盡人物之理者聖人也此所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人道極也別教未免或失之偏或失之矯或失之泥或失之怪或失之太過或失之不及云或云聖人之教可以治世而不可以出世不知其可以治世可以出世別教或可出世而不可以治世或謂若然則別教其可廢者耶曰然然固喻之以日月星燈矣又

東苑文鈔

下卷

六

喻之以穀與異味夫天既有日而亦容月星燈地亦豈以有穀而竟不產他異味哉

聖人之教說二

別教之理妙雖然吾人人也人固有人之道者也吾謂聖人之于道人道可大通可大常推諸天下萬世準焉何也別教言空併空亦空妙矣究言之亦豈能空有口須食有身須衣居須屋用須器此外一切動止起居云爲事物何當廢者則空之說何益矣行于有乃談空空之說又何益矣昔公孫龍輩謂白馬非馬辯者多爲之屈及過關而卒輸白馬之賦覈實固

不能以虛辭遁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此中亦未嘗不空而深洞天命之源以期全此生人之理大矣哉倫常是也人不得而奪之者也蓋倫常者天爲之也聖人固不敢違天而力豈有可違者乎奉天無私是空而已矣遵道之所當然是空而已矣無惡于志而中自慊是空而已矣因物應物我不與是空而已矣是故聖人行于有而未嘗不空別教談空而究之仍不能離有倘曰吾之有者迹而體常空聖人固亦體空者也則別教亦徒廢倫常耳夫廢倫常而終不免于有何如聖人之

東苑文鈔

下卷

七

不廢倫常雖有而未嘗不空者哉別教曰了生死聖人之學亦何嘗不了生死極盡倫常之理而心體自空夫又孰得而生死之若夫有形者之必歸於盡已知之久矣亦既有之且奈何有之而終欲亡且奈何則安之所以爲順命也他何預哉或曰別教之于了生死捷或曰衰世之人溺于有憫之者不得已故專以空救之耳

畦解

秋有豆形如羊之眼味清且甘稚黃子家種之羅生蔓屋奴采者俘鉅蟲焉大如管長如指色青斑駁頭

戴鬚八足有尾形略如春蠶之且登山者藏于葉之底奴曰是豆蛙也如蠹朽木如魚串紙如螟螣之害稼如蠹之食李其得是肥也蝕碩豆者幾矣今獻主人罰當得死稚黃子曰諱此何罪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長養此囊殼者是物然也豆蛙天地之精華氣脈以暢其梗葉而搏結爲實焉人又從而蛙之今夫人一食噉豆數十百窠曰噉豆者良多栽植之務未嘗勤也灌糞之用未嘗憂也而坐以享之蛙之大者也百蟲且不當一人食而顧欲求蟲以殺之天或以人之怒蟲者怒人亦當以百人之死當一蟲哉果審

東坡文鈔

下卷

六

是哉則人則礫矣此何罪且而爲我多摘豆以共我之口舌則罪又將過于蟲也何者蟲盜我者也而括滋味媚我者也傳不云乎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我乃畜汝且與有罪嗚呼世亦有知我與而罪之浮于蛙者乎自誅不暇奚蟲之曠乃不殺置蔓末以滋其饑渴

蚊之嘆

先舒五六歲時母嘗使登牀驅蚊就寢但以小扇四揮之蚊薨薨出今則大揮扇以風蚊力立慢裏不動也必以扇或他衣加披拂然後立不得定乃肯去猶

有匿幔角避披拂者始噤人有聲今潛噤人不爲聲撲蚊蚊起政與掌觸十斃其九今蚊被撲手未及風先之而蚊微得風卽知近有手矣疾斜飛去不觸掌免者強半矣夫自余五六歲至今相去財數十年耳萬事判今古卽蚊之朴狡亦判今古蚊豈有教之使譎者耶其亦氣運所爲蚊亦不知其間移耶是固天也莊周謂馬詭術竊轡其知至可使以爲盜人爲之也今之蚊則天也鳩而鷹獵而鼠常視之矣天津橋杜鵑則何與人事而聽者愀然以傷之何也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蚊之嘆云

東坡文鈔

下卷

九

答應嗣寅論詩序書

日承足下書論詩小序本漢衛宏所作其謬朱子皆駁正已無可議將仲子乃淫詩不可据序謂爲鄭莊公作雅誼相提第僕未敢謂之然也詩序無論子夏衛宏要是近古經學相承元有師授漢唐以來守而弗墜註疏亦是列于學宮之書朱傳無緣力加排斥辟如親子孫述父祖事卽間有訛誤必是可信者多至其數十百世後之裔孫則愈疎矣豈可信心持論反謂前此子孫所述大謬而我知之獨深非定論也卽將仲子篇本是詩人陳莊公之辭仲子者祭仲

也父母云者爾時公雖無父而尚有母然因母及父連類之文文章家亦往往如此諸兄指公族不必爲公親兄觀其與下叔于田二篇連次則爲莊公叔段之事甚明此篇與鴟鴞棠棣皆爲傷兄弟之變而作故僕云與鴟鴞棠棣何異非謂鄭莊便可與周公齊等也書云辨其聲音知爲淫女之作僕謂數千年來古詩歌法久已絕傳亦何怪其聲之必爲淫乎如以其辭謂無踰我牆無所不至其語甚昵畢竟是淫然死腐篇云無感我帨兮無使尤也嘆語意政同而尤覺昵何以又得爲正風也其亦幸列于二南

東苑文鈔

下卷

十

不在鄭衛故得免耳胡康侯作春秋傳卽鄭風有女同車蕣兮諸篇皆以爲爲鄭忽而作馬端臨亦辯詩序不可廢故知宋世諸儒亦多尊序耳且如子衿朱子膏馥序云施之學校尤不相似而白鹿洞賦乃云屬青衿之疑問仍作學校解而不以爲淫犇之詩菁菁者莪序云樂育材也朱子擿其全失詩意而賦又云樂菁莪之長育亦不以爲燕飲賓客或問朱子小序意曰小序亦有不可廢處邶風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朱子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乃註孟子亦仍宗序說其敘呂氏讀詩記則云所謂朱氏實

熹少時淺陋之說歷時既久知有未安方將相與求真之歸而伯恭已下世矣若熹之衰頽汨沒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蓋其晚年學益進心益虛鑑空衡平冷煖自覺故其言之痛切如此然則集傳一書朱子亦頗悔其少作而學者乃過尊其解謂必不可稍爲之移或亦非紫陽當日之心乎仰布鄙愚不罪

答張祖定論鄭伯叔段書

辱論饒臣林鄭伯克段論謂莊公射王中肩誓母及泉此天下不忠孝人也子何必爲之解而使及寬典

東苑文鈔

下卷

十一

足下語良是然論人有總言之者有就其一事言之者通論寤生則罪不減段若就段事論自應甚段而末減公矣夫直釣者幼賤有罪段幼賤而公長貴也論事則段欲加逆于君父兄而公特不善全友愛也且段過先公過後段全乎曲而公猶得直又加貴長且爲君呂東萊氏焉得專罪累公而盡釋段是黨逆矣此僕立論之指元自因此至繻葛之役直與段同罪而城潁之誓君子亦惡之其悔也亦許之然段無襲鄭之謀則公母子不至此倘極讞此獄斯段實有以致之矣莊公不孝之罪段故當載半而去亦何可

以專病公也至云射王是弑君之賊段雖不弟不至是僕謂射王者祝聃也非公也公故不免于大戾者也然使段果破鄭又未知如何加莊公矣要之姜氏不幸生二逆子而已亦自及姑置弗論僕論專就克段發且爲呂氏之議諱耳

與李東琪書

讀巴餘集深嘆清妙較魚川雖雁行然覺此中更多邃入辟之遊名山一往不足輒盡如此醫說謂湖南二僧九蓮多指皆能醫九蓮多讀書知脉善探人病然藥人多不驗多指但守其家傳故方然往輒奏功

東苑文鈔

六下卷

五

以此嘆天下事窮達成敗相反類如此僕謂足下之嘆是已然凡事有作聰明而誤亦有守繩墨而得者固未可以一概論也余昔嘗聞客論醫云醫不可以死活人而辨其工之纔良纔工雖活人倖耳其善者卽殺人固不害爲工之良也余甚怪此語夫以粗工爲倖可耳儻良而殺人則何取乎良醫無定良活人爲良故周禮稽事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失二次之失三次之失四爲下儻謂殺人而不失其良則周公之立法迂已客語不過好奇然使人剛愎自用而不恤多殺人必自此言開之推類求之所傷甚大

項羽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太史公不許之政爲是也因足下說併及此謂立言當慎若二僧之技優劣僕固不敢臆斷之也

與周琮瑩論世說語林書

昨奴子持世說新語補來書分世說及補作前後部此自善本第世說舊承入妙政不須補語林亦佳却自可作一書元美必欲割取以補世說亦似未能免俗然此祇就文字言之耳至此二書疵處頗多華歆亂賊也徒以遇子弟整而列之德行何爲者也鄧伯道繫于苦樹大傷父慈買妾不慎哀恨不復育妾或

東苑文鈔

六下卷

五

可許其悔過何德行哉政事載陳仲弓爲太丘長吏詐稱母病求假事覺令他吏殺焉夫吏詐固是罪何至殺以此爲政豈非大酷且大丘盛德詎應有此陳羣父祖世爲漢臣已亦曾爲先主別駕而仕于漢曹丕篡位遷官進爵但一幘容便稱方正盧子通問陸士衡遜抗是君何物此政當譏其入洛耳機答雖厲政復義墮要亦不過排調輕詆詎方正之足云周伯仁疾危刁懸亮極意營救嵩之來乃手批之至不置兄病直云那與佞人刁協有情而徑去夫協卽爲佞人彼救我兄便是有恩不加銜感反相斥辱且併譏

其兄凌悖甚矣他日火攻大足爲不弟者戒焉得爲方正也語林德行一條項仲山飲馬投錢貨惡其棄于地矣尹臺遺范史雲兒一斛麥范不受可也以其雜已麥併已五斛亦送還之誓不肯受又何也凡此類皆矯情可笑非德行也周太常臥病齋宮妻閨問所苦謂犯齋禁收送詔獄薄哉忍乎非方正也蓋臨川柘湖苦無真識見其事或稍足娛動心眼便登收之爲標美目後之人儻謂如此人如此事便是德行方正便是良政事苟相則倣學術邪而人心日益陷溺斯其爲禍可勝道哉不佞漢書中已指及此今因

東苑文鈔

下卷

西

晉侯書更爲疏之亦畧舉諸端不能盡悉乃知著書自難讀書亦政未易耳晉侯故是善讀書人能每持此意一展卷當大獲益然是亦不獨爲二書言之耳

東苑詩鈔序

蕭山宗弟姓拜謹

東苑詩鈔者稚黃五兄集中之一編也稚黃編次不一時復不一類各見指趣而此以苑名識所居也稚黃嘗讀書東園矣東園者宋東苑也卽卷中潮鳴寺詩所謂百年雷雨作桑麻者其地風物蕭澹而人習朴可以懷古稚黃樂之詩不盡賦東苑而爲東苑所賦詩卽東苑名焉稚黃達于詩而能工研辨風雅覃析豪末要其十分詠絕足以神明其萬變而凌厲于法故隨境輒得驅遣百有雖體非一致而情同可安

東苑詩鈔

序

沈約稱王筠詩彈丸脫手豈爲過乎古文耐創始不好沿襲每有標寄必緣物造情因時設旨不詭隨于人而損益經心使讀者有以進觀其志意之所存特前人多言苦吟卽偶爾著書輒閉戶深思絕慶弔酌酢雜置筆墨究其所得裁數篇耳今稚黃臥病久歷盛夏衣重裘口語喑喑而集中諸編分班列部其爲朝成而暮遍者甚羣然也今人不如古彼亦嘗誦吾稚黃詩也哉



題東苑詩鈔

此卷置在篋中者十餘年已病餘縉之頗以自怡因不欲廢去且欲爲作數語筆墨之興殊嬾且其中詩有爛然者有澹然者有範古法者有任胸臆自唱者併自不能定之因思余昔論文有云文妙在不大聲色然必外聲色而求文章又非所以言文又論謝家詠雪撒鹽酷似絮因風不甚似乃道韞得優車騎得劣何故政以不甚似見佳耳蓋甚似是形似不甚似是神似斯言或頗賞之聊復書之兄文字大概如此弟自是汎論文不敢取此况已作嗟乎當世有知言者良不乏矣余固將傾耳余其敢以臆解之私強自短長高下吾詩也哉先舒自題

目錄

五言古詩

暮春遊東園
春日送李子受還燕賦得七章
蕭山飲李子宅作
圖詩以報之
贈葉子
述思四首
閒興十二首

七言古詩

賦得峽山瞻靈上人遊楚
三桐歌題下西樵畫像卷下
送項木公還台州

五言律詩

讀范樹鑣逍遙堂稿悵然有作
哭錢公雍明令子翹貳與予善先公歿
冬夜過去尋宅
與石昆圖
生
殷若菴
白雁
西湖秋興
吳山
美人
瓜山
同友輞川館看桂

七言律詩

初夏許竹隱寓齋得令字
酬袁令昭見贈之作令昭嘗爲荊州太守
爲關六鈴先生五十賦
初秋感懷寄江遠止
春日南屏堆雲情舍
南屏荷花
淨慈寺
夏日山莊晚集喜雨
詠菊

東苑詩鈔

八序目

三

五言排律

秋日漫成
岳墳
訪仁菴大師
過本金法師作
豪字
潮鳴寺
九日
江塘
從清平山度嶺至雲居
贈豁堂大師
夏日飲顧卿中館分得
曉登南屏絕頂望遠
謁陸士衡祠偶題
題吳山道院

七言排律

爲山陰王太夫人敬賦十韻
送徐敬菴吏部之燕
靈鷲作
入靈鷲貽鳳雲和尚
冷泉亭

五言絕句

與王永嘉邑侯亦世言別賦二十句

對雷峯作

沙盆潭辭二首

六言絕句

漫興六首

七言絕句

秋江辭

賦得宛馬

東山公子歌

法師不遇宿藏經閣

嵩柳

過君簡茂題二首

夏雨簡柴二虎臣

送姜桐音還越不及

琵琶曲

暮春同李東山訪本金

石屋山人

與謝文侯二首

歸舟聞吳歌

東苑詩鈔

序目

四

東苑詩鈔

五言古詩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駿著

暮春遊東園

暮春天氣佳霽色映庭樹羣動恣來還余亦信余步
東園此城隅扶杖遵微路依依見原疇稍稍開烟霧
井術紛疆畦蔬果隨所務居人多淳風力作鮮他慕
馮鹵宜周勻鋤泥適寒沍婦女多秉機童兒學馮瓠
稍北地轉曠竹木森交互弱藻慢綠流幽花靜垂露
我行不知遠足倦稍休駐風景趣余前竹橋三四渡
吾生困塵埃城邑苦再驚翩翩濁世遊徒爲車馬誤
偶適樂郊樂蕭然得其素此民真吾徒此鄉亦吾故
心賞誰能同郊居良可賦行將卜我鄰亂餘頗相護
緬懷遇羲皇庶幾在朝暮歸歟望層城東樹掛蟾兔
再遊東園

東風扇陽和百物遂其生油油春雲興濛濛靈雨零
既愛東郊園未釋玩物情携壺抱盤榻乃與朋友并
始進巷逶迤池水盈且清昔見萊苗綠今來吐黃英
居人既我識愛我歡相迎呼婦煖我酒命兒爲我傾
談笑唯耕稼今歲穰有程但恐苦夏曠水車亟妨耕

時摘園中豈交黃鳥鳴顏然吾已醉感歎涕沾纓
早甌緣荷政雪漢徒昭誠且盡樽中物桃柳艷紅青
主賓政相歡加豆薦魚羹復此同斟酌徐桑綠已成
春日送李子子受還燕賦得七章

逢君在秋杪今春送君回何時一樽酒共登黃金臺
一昭王不可作金臺疑已摧徒步遊燕者長望誰能
回二黃河從天來浮雲鬱西起慙慙戒行裝珍重渡
易水三今年春太遲三月氣未暖大堤離別多攀折
柳條短四美人雲鬢長細路桃花香何當攬君袂徒
復覓我腸五遠迤三千里山川仍問之東南疑雲白
東施詩鈔

知我遙相思六酒闌卽長途慷慨且復止倉卒未題

書煩君謝王子王孝康

蕭山飲李子宅作

中冬蕩小舟搖搖適於越爲言蕭山山城望突兀
李子澹宕人風騷真大骨綺陌時醉花高山亦采薇
我來寒氣清黃菊芳乍歇空階置樽酒浩歌對霜月
玉顏字湘靈中坐新聲發轉軫聞優亞撫徽疑澗汨
方來勢屢變未終忽如竭幽懷入兒女怒調筋溟渤
彷徨四筵驚惆悵以超忽微睇不覺遙皓輝鑒懸髮
筵前多墜履而我竟遺襪爭呼玉山頽誰覺銀河沒

夏日謝先生彬送幽風圖詩以報之

南風靜庭除曉月清林榭起步情有餘小鳥鳴簷鐸
謝君題書來霜縑寫田舍慘澹生烟姿高韻亦無價
移我吹幽日坐我萌茨下依稀指原嶠彷彿數禾稼
是時適小極欲山畏炎夏如何北牕卧忽稅西岐駕
周覽卷復舒適意竟忘罷古風足雷連中沚俱遺謝
維君神明逸心與羲皇化操筆鬼神扶披胸烟海瀉
能使古今遙大朴若相迂譬如揮逝矚迴光燭長夜
我疴旣已蠲我懷欣多暇漸看生涼颺稍欲弄杯竿
期君果興來借圖樂桑柘永願結比鄰相存庶有藉
東施詩鈔

西陵私讌詩

中書氣猶和令辰卜云吉設醴薦華樽旅棹周廣室
碧尚漾薰風紅榴艷瞰日初筵肅無醉湛讌光有秋
羣言敷瓊條四坐儼瑤質清華美冠蓋假樂宜笙瑟
頰惟樗櫟奉謬側芝蘭必高倡駭泉飛洪音企颺疾
伸紙意易憑濡毫理難悉懷貞無風雨味澹有膠漆
胥匡恃相扶自律恒如失良慙山陰唱莫競河陽筆
贈葉子

雲將高秀姿翰墨雅鮮好遘亂唯幽居三逕忘却埽
丹青有妙理潛心日幽討服習良已深遂爾通至道

偶從琴樽暇爲我寫輕綺髮髯開江山離披見花草
不知霜毫奇但令塵襟惱丘壑本眼前置身苦不早
昔爲文苑遊明德迭洗澡世運入沉冥而君亦枯槁
白玉會登筵韞積昔所寶善茲啣華筆將以圖火藻
輓辭

萬里且停唱薤露聊罷歌聽我新輓辭一唱感情多
人生樂麗驛被服絢綺羅亭亭金玉質薰香飾繁華
遊行五都市坐乘七寶車肝膽刷膠漆日夕相經過
忽然中體疲淅厲潛相加反側在牀第痛苦當奈何
奄忽有遲疾大化實匪他偶爾聚我形終竟還我家

東苑詩鈔

四

識情散冥漠筋肉爛泥沙白骨與髮齒終久猶不磨
乃有故來物悠悠若委和新薪接宿燃涌水復還波
觀者自忘我乃爲彼歎嗟自古皆有然何用淚滂沱
義策無暫停孰信魯陽戈但恨少飲酒不得恣觀花

述思四首

吾聞古聖人剛柔本相濟老子純尚柔乃爲剛之至
其言人之生動乃歟之地虛靜以觀復谷神豈其敝
人生本有情喜怒哀樂仁義憂爲大弛張胡能自長閑
委形苟未蛻作止互相帝動爲萬物華靜爲萬物抵
明銓映東壁孤坐夜忽深其時當月晦景黯天沈沈

白露降已漢候蟲時一吟靜餘息萬感念存如有臨
邑邑未能陽恐忽墮幽陰誰能細恬愉味澹絕所尋
煦養中自溫至和如可飲戾幾星息餘夜氣方自今
寐與夜相習成然忘匡牀晨鷄屋伊鳴既覺見朝陽
是時神氣澄委順非作荒返觀中虛室皎皎靡能藏
稍聽羣音喧衆禽互翔翔紛吾葛動陳迎距以方皇
道家有遺言棲神安閒房耳目自多引壹靜豈云常
誰能內外化同塵葆其光

春風逝不居秋花忽零落吾生乘氣遊四運隨所托
脚踏顧風景咎者不可作絲歷成古今俯仰自驚愕

東苑詩鈔

五

古人思秉燭沉憂托杯酌荒宴以爲娛懸心益銷薄

閒興十二首

大椿老千歲槿落還復開譬彼兩客過留之同舉杯
一客久長坐一客屢去來坐者未爲壽去者何足哀
壽夭等齊觀于我何有哉

前日諸隱君無病忽已卒邇日胡山人又復溘然沒
山人三十餘隱君六十闕我已四十五安必無奄忽
因之發深省百慮坐自歇雖歇良弗歇室虛光以發
我佛雖大慈不能起僵骨以此惜餘陰非是戀膚髮
欲雨土生濕螻蟻將避之相緣登匡牀覓食鑽我皮

咄哉我猶生何乃相侵欺。蟻蟻孔笑視君猶塚。活魚盆盎內一面刺春葱。桂已具列魚猶戲。盆中邏卒突入門來縛主人。翁嘉魚不及餐。高堂已成空。盆魚戲自若。主人爛生蟲。池魚復笑之。暫活無乃窮。江湖雖浩蕩。漁師技尤工。安知海大魚不先盆魚終。因病或延年。忘貧便爲福。呼嗟世上人。胡爲多碌碌。貪生反戕生。求歌乃得哭。天道自然來。誰能測倚伏。書卷伴我獨。忽然生遠思。水流會有住。雲去行安之。逝者既如此。歸處當何期。靜想了無得。以此坐自疑。且復置書卷。問之無何師。

東苑詩

八

六

積塵爲大塊。萬物塵中塵。塵細不可數。此中著我身。身中有心識。自尊名爲人。人名既假設。心識焉得真。所以坐忘者。因故常得新。雖忘而弗忘。此道良有神。二帝何爲乎。視世如傳舍。日月去之遙。兵戈遞雄霸。治亂本相生。終古如晝夜。不見暮氣來。蚊虻鬧簪紳。冥心觀物理。一日屢遷化。成敗亦須臾。哀歌俱遺謝。漢武好神仙。百姓成瘡痍。貴者多被戮。富者益以危。卜式眞臆人。慷慨意不疑。願出家之。物以佐王師。既已結主歡。安坐享餘貲。車載陶朱流。非復非。後人嗤古人。翻爲古人欺。讀史三十年。今日乃知之。

世皆有心人身化留魂識。亦有無心人委蛻隨所卽。不但忘貴賤。適去死亦得。既無安排意。寧受寒暑賊。此身暫爾存。此中亦已息。空空者太虛。斯人合其德。吾將從之遊。之死矢靡忒。死前魂識化。死後安所感。雲樹生我思。山水怡我情。胡然違夙好。乃與塵器并。緬懷園林趣。托想魂亦清。山雞晨自鳴。山犬夜不驚。幽居揖古人。出門觀耦耕。義皇此時世。沮溺爲弟兄。斯願能果否。福命誰得爭。且復安所遇。毋令懷抱縈。儒書使人益。老書使人損。禪能使人寂。酒能使人遠。況復佳山水。與我相繾綣。有時冥心坐。聊復送晝晚。

東苑詩

八

七

客氣靜纖毫。文心任偃蹇。所留但空洞。庶以協道盡。未知果是非。體驗日三反。

七言古詩

賦得峽山贈靈上人遊楚

君不見南天峽山鬱飛起。蟠石璫瓏落江水翠微千。疊白雲生隱君舊。是軒轅子隱君化去千歲餘。悵望猿鶴徒歛歔。丹樓每自現佳氣。金簡空教留道書。深山大澤氣盤薄。春深會見雷雨作。海南靈公才絕奇。高卧層崖望寥廓。雲峰香浦仙人處。逍遙白日清塵慮。時窺石洞笑呼猿。手弄瑤環忘歸去。飛來寶相今。

有無七星五嶺徒區區佛衣不戀羅浮宅振錫翻來
明聖湖自言今歲纔三十八辭親去鄉邑濁世誰
知漁父心岐途肯作楊朱泣湖上春風柳葉齊惠休
詩卷篋中携楚客香蘭傷寂寂淮王芳草共萋萋春
寒十日河水涸要得行裝葛屐住今朝別我復何之
折蘆又值江春暮十洞尋真不厭頻離情何必淚沾
巾語君莫上衡山頂南望羊城愁殺人

三桐歌題王西樵畫像卷子

君不見龍門之桐高百尺半生半死恨如石蒼奇應
是時代遙慘淡疑與人世隔虛心或中琴瑟用佳氣

東苑詩鈔

八

曾無鳳凰宅微霜曉落金井寒暮色秋連涼月白王
家兄弟振大雅西樵先生更瀟灑手種梧桐今幾圍
貌出懸懸坐其下山亭十笏中間之三株桐樹遙參
差蒲團石几靜相向恍同開卷還圍棋我聞古人三
荆歡同枝今見三桐應若斯何不截取爲墳麓一鳴
一和聲中詩宮商鼓吹協帝運譽曰五英黃咸池胡
爲自著山中服斜風疎雨還離披先生不答似有爲
微笑向余示余意大材落落小材新枯枝豈必終顛
顛我聽此語重嘆嗟古來不朽非繁華君不見梅寒
與菊瘦猶向霜中能作花

送項木公還台州

天台一萬八千丈名勝東南此無兩瑤草仙芝桐盈
掌我生遐想一探奇褰衣策杖嗟何時側身東望空
爾爲浮江北來有項子烟霞帶向鬚眉裏便覺金庭
去尺咫論文把酒誼不薄忽爾驚君雙屨仍欲還
鄉訪猿鶴吁嗟願君爲稍留請看天地方廬秋男兒
豈爲離別愁名山石室我曹事我與君今幸同志約
我尋真莫相二征帆遲遲午未開赤城霞氣上衣來
請君更酬手中盃

五言律詩

東苑詩鈔

九

讀范樹鋌逍遙堂稿悵然有作

把筆沈吟甚登樓景物非蒼茫愁遠道徙倚弄晴暉
氣暖江橙熟霜乾稻蟹肥何當把樽酒爲爾慰沾衣
哭錢公雍明令子翹武與予善先公歿

昔慟紅顏客今悲白髮翁交情兩世誼涕淚一哀中
握管憐嬌女傳經憶小同松楸與梧櫟何處不悲風

冬夜過去矜宅

爲訪戴逵宅東湖寒駐車霜清凋竹樹蠟近動梅花
縱飲高歌發邀歡屢舞斜起看庭月白城上亂啼鴉
擬曉侍蓬萊宮應制

丹墀曙色開宮樹映蓬萊風轉鳴珂靜雲移彩扇迴
御香和玉燭仙露浥金杯袞職誰能頌應慚侍從才

與石崑圖

君是秦川客來爲越水遊西京亂無象公子淚還流
天地莽寥汰文章對暮秋長留一詩卷萬古白雲愁

贈石崑圖兼寄訊李天生

漢京三輔地才傑鬱雲蒸健筆君真好悲歌我亦能
秋風寒入水落日見諸陵還擬驅車過登龍揖李膺

橫山

春日恣春遊沿洞隨小舟誰知白雲外別有橫山幽

東苑詩鈔

明月照人臥清泉到枕流我來三宿去夜夜夢滄洲

般若菴

白石杳無盡客來雲不知草深遮路沒竹密度鐘遲
老樹千年蛻枯僧一尺眉悠然此身世歸去欲何之

美人

西方美人子贈我碧琅玕不敢著懷袖持將孤鳳餐
楚臣長腰鯉秦女亦驂鸞一笑邀之去雲中訪古歡

白雁

白雁起天末孤飛向我鳴秋雲薄于練江樹遠含情
花落澹芳氣溪流兼雨聲茲懷不可說離思徒縱橫

瓜山

流水落千峯桃花夾岸濃葉驚眠草鹿雲斷隔溪鐘
浣女不相避僊人疑可逢何時遂幽興終日醉扶筇

西湖秋興

我載西湖酒乘舟弄月華道逢滄海客邀我御雲車
且作九秋別遙追八月槎鸞情與鳳想處處寫煙霞

同友輞川館看桂

落日暮山紫相欄殊不還秋風吹白桂爭向月中攀
雙樹果僊種八公眞小山因之蛻金骨不用駐丹顏

吳山

東苑詩鈔

我陟吳山頂東南古宋都鳳凰鳴不得塌翅臥平蕪
雲近誰能狎天高或可呼孤吟不盡調留恨與江湖

七言律詩

初夏許竹隱寓齋得今字

許椽高齋祇樹林蒼然松枯晝陰陰披襟竹裏忘賓
主把袂樽前失古今吳苑草深誰試馬皇亭雲腹更
飛禽憑餘春色留君駐紅藥翻堦好苦吟

酬袁令昭見贈之作令昭嘗爲荊州太守

樓船曾共醉芳菲拓落風塵祇素衣名滿姑蘇游宦
晚調高江漢和人稀春殘南浦愁成別賞徧東山興

不違遲我十年頭尚黑逢君應在釣魚磯

爲闢六鈴先生五十賦

春酒盈樽此過從先生燕坐對南峰劉琨亂去新詩
好陶令歸來野興濃手把芙蓉寒照夜心憐松相迴
凌冬鳳毛一片還殊色況復君家是六龍

初秋感懷寄江遙止

鳳凰山北蚤驚秋叢桂庭前夕露流君自高才能慢
世子憐多病好披裘樓船曉出黃牛峽烽火晴高自
鷺洲擬共登臨望鴻雁長江東去正堪愁

春日南屏堆雲精舍

東苑詩鈔

十一

雲深應是護幽居花竹陰森未許鋤佛說下平藏舍
利鑪烟終日襲衣裾鍾聲夜靜疑天籟塔影春流倒
碧虛五嶽芒屨他日遍此中僵卧卽吾廬

南屏藕花

南山西苑芰荷生翠色紅芳映水清石洞飛雲凝藕
白沙隄餘錦帶花明隄名錦塘楚臣舊怨懷湘佩越女新
歌倚棹聲我欲采之秋正好商飈玉露會縱橫

夏日山莊晚集喜雨

翠幔臨風百尺臺朱明向晚一樽開峰頭斜日依虹
沒樹杪飛雲帶雨來涼就梧桐忘羽扇醉牽荷葉當

金杯直疑銀漢簷前落爽氣飄飄坐不迴

淨慈寺

紺殿新成敞翠微金繩寶相遍光輝雷峰映日波相
媚鏡室啣花鳥共飛幢影晝垂千佛坐閣雲晴濕老
僧衣行人禮罷應悲淚古寺南朝廢已稀

咏菊

高秋金氣颯涼颼無數黃花發滿枝餐得長生應有
訣坐來清興獨相宜煙流芳蕊人堪醉露冷幽香蝶
不知自是生來塵外物漫將弦管惱東籬

秋日漫成

東苑詩鈔

十三

氣澄晴日映巖巒木葉千林乍著丹露冷三秋荷作
佩風吹雙鬢簪爲冠嶺上烟霞生暮色樓頭鐘鼓動
初寒縱令極目傷風景載酒登高興未闌

江塘

慶春門外水湯湯苑路逶迤遠古塘匹馬驟驚霜練
影晴花猶帶御溝香平沙草沒春流漲高樹雲銜夕
照黃江色空濛知近遠古人驅石到扶桑

岳墳

鄂王祠廟大湖西大樹蕭蕭向古隄合殿氤氲生碧
瓦孤亭苔蘚落紅泥露流古檜銅人泣秋老深松石

馬嘶解得南枝何限恨六陵殘處鷓鴣啼

從清平山度嶺至雲居訪仁菴大師

翠微引步上虛空高下樓臺曲逕通紅葉遙分秋萬
樹青山行過竹多叢雲生古壁將成雨日落長松更
起風望裏白毫知不遠天花落處坐支公

贈谿堂大師

一寓南峰臘轉深蕭然終日看孤岑誰能醉醒忘元
亮自是神情勝道林月色向來知幻影朗懷何必廢
高吟塵緣堪羨無生侶去住浮雲不繫心

過本金法師作

東苑詩鈔

十四

三天竺國講堂開九里金沙澗水迴避俗果然庵熟
客尋山聊一踏春苔松雲自映繙經榻花雨長飛說
法臺獅窟翻成豺虎地看君真是不群才

夏日飲顧嚮中館分得豪字

南湖亭榭倚雲高避暑飛鷗興轉豪坐愛臨池拂荷
氣醉來枕石聽松濤秦亭疎雨過高樹宋苑餘霞散
彩毫安得曲中生白雪滿筵零亂向君操

曉登南屏絕頂望遠

南山樹色靄霏微獨上高頭霧濕衣苑草春遮麋鹿
卧宮雲曉帶鳳凰飛紅樓古佛光相映玉局仙人馭

不歸東去須臾霞氣起海門初日弄晴輝

潮鳴寺

城東東苑潮鳴寺此地曾經駐翠華南渡地靈猶表
海北巡天子更無家官人步履生春草侍從鳴珂委
砌花最是帝寬哀故老百年雷雨作桑麻

謁陸士衡祠偶題

碧砌朱楹蔓草餘風流千載恨何如暑氣偶然思竹
篠秋風何不憶鱸魚庭花過雨紅爭落塔柳經春綠
漸疎日暮河橋回首處更無黃耳一傳書

九日

東苑詩鈔

十五

颯颯天風落早霜今朝轉憶古人狂疎籬叢菊含幽
態曲沼枯荷靜晚香秋色西來將渡海暮雲南去似
還知誰知獨立蒼茫意何處登臨不斷腸

題吳山道院

地接江湖二水分天開罨畫絕氛氲芙蓉洞裏仙人
宅松檜階前白霍羣霧蓋晝移金殿影星旗秋禮石
壇雲月明不信王喬集徹夜吹笙下界聞

五言排律

為山陰王太夫人敬賦十韵

遲日照晴嵐清風映碧潭渥顏長曄曄華髮漸氈氈

挽鹿何知苦封鯁本絕甘湖弓憐髻日馭憶驂驪
終夜還收泣餘生未忍貪悲心徒恤緯壯志欲磨簪
金粉都忘御詩書夙所耽愁來仍詠鵠老去未休鷺
子已高龍鳳名應在蔚藍遙憐望湖曲盛事併江南
送徐敬菴吏部之燕

子去薊門道金風候已殊霜晴來塞雁秋老薦江蘆
短草衰逾碧垂楊折未枯醉中懷往日望裏見平蕪
郭隗才無敵山公興豈孤定應過碣石行復賦燕都
雙闕仍霄漢高臺近有無慙慙一樽酒珍重卽長途
靈鷲作

東苑詩鈔

十六

醉客題詩處登臨興未闌松篁轉幽翠徑路此紆盤
勝地青霞濕交枝白露溥老僧藤作杖高士穉爲冠
野鹿眠香案游魚狎瀉湍鑿空山太古吹雪洞長寒
海氣添潮紫琳宮映日丹楓林半煙霧蓮瓣湧峯巒
倒景招朱馭憑虛坐彩鸞天香滿懷袖驚忽化琅玕

冷泉亭

誰築此亭好勝遊良在茲滑雲生古瓦流水過方池
委曲山逾靜環蘿石轉奇竹深藏白日松老斷游絲
是物含真態忘形與道期洞猿呼或出野鹿臥無疑
獨往已如此相從更有誰景來心不著泉冷齒應知

上古桃源客幽懷我得之

入靈鷲胎願雲和尚

不辨空濛處松聲雜雨聲濕雲經屐散飛瀑到池平
洞壑留今古藤蘿半死生高僧談白法童子刷黃精
猿倚江風嘯雞驚海日鳴我來貪問道翻使重含情
七言排律

與王永嘉邑侯亦世言別賦二十句

金門射策早題名御苑看花醉聽鶯楚國辭華元宋
玉漢庭經術憶匡衡分符恰自富甌越制邑還看是
斗城惠政不妨頻蠟屐高情應愛聽吹笙直令炎徼

東苑詩鈔

十八

十七

皆含潤不酌廉泉也自清稍待謝公微秩滿何當樂
氏謗書成漫食濠濮觀魚樂且種梧桐待鳳鳴慚愧
十年曾御李妻其今夕共斑荆舉頭紅樹南屏近把
酒清宵北斗橫行矣東山須捉鼻果能無意爲蒼生
五言絕句

對雷峯作

突兀愛此塔看成落照紅顏然吾已醉蕭颯似衰翁

沙盆潭辭二首

鏡裏秋雲白樓頭夕照黃颿檣去如馬箇箇客還鄉
吳榜小如葉吳娃輕若雲楚人過潭口不敢說湘君

六言絕句

漫興六首

紅塵却謝不去白雲招之或來我遊帝所甚樂客賦
人間可哀

鹿性豈欲遠俗雀喚何心到天聊以自適所適不知
其然而然

青山之下有水碧水之上有雲愛爾逃名范蠡愁予
莫弔湘君

任他是馬非馬呼我爲牛卽牛何事眼中青白併忘
皮裏春秋

東苑詩鈔

六

高歌可以當哭沉飲無乃非癡聲無哀樂乃爾酒中
聖賢在茲

遊魚相忘湖海舊燕能說興亡錦帶橋頭活水烏衣
巷口斜陽

七言絕句

秋江辭

越女羅裙映水紅錢唐潮落見西風一雙烏榜曉烟
外幾處菱歌明月中

送姜桐音還越不及

江雨茫茫江水寒孤舟搖入暮雲端送君不及空相

望欲涉秋江自采蘭

賦得宛馬

西來宛馬五花文牽出天閑氣似雲空使龍媒歌
古當時不賜李將軍

琵琶曲

雁聲盡過角聲愁錦帳琵琶醉未休赤日黃沙三萬
里幾人歸去得封侯

東山公子歌

公子東山未忍歸芙蓉嬌面越羅衣朝開翠黛侵山
色夜挂明珠奪月輝

東苑詩鈔

七

暮春同李東琪訪本金法師不遇宿藏經閣

相攜天竺訪袈裟悵對春松落晚霞便臥萬山空翠
裏醒來迷却石蓮花

畫柳

謝家畫柳蕭疎極却似佳人病後腰昨夜西風何處
起短條吹盡復長條

石屋山人

石屋山人著綠蓑愛乘小艇趁湖波鷺鷥亦是忘機
鳥立著人邊啄白荷

過君簡漫題二首

東巷先生是隱君西軒把酒弄斜曛忽然乘興圖秋
色不覺將人坐白雲

銀杏初凋滿地黃臘梅爭吐一林香幅巾三箇就石
飲除却君家無此鄉

與謝文侯二首

我欲相邀顧虎頭畫余笑傲凌滄洲竟知此生快活
少聊借圖中汗漫遊

萬壑千溪潑墨新不知是否武陵津知君不肯著濃
色三點五點桃花春

夏雨簡柴二虎臣

東苑詩鈔

二十

憐君卧病卧牆東感我身名類轉蓬君家陂池漲新
水且須酌酒對南風

歸舟聞吳歌

吳兒搖船夜唱歌歌聲宛轉感情多今夜還鄉猶淚
落今夜離鄉當奈何

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嘗讀書杭州之東園卽宋東苑
故址因以名其詩文文鈔凡三十三篇其趙盾論
解越境爲出奔不歸較前人所說爲允方正學論
責其當巽詞以免十族則其說刻而且迂當生死
呼吸之際稍一轉念瞻顧豈復能抗節不撓且成
祖天性慤毒瓜蔓之抄亦不因此一語至引侯君
集謀反伏誅乞免一子以存宗祀爲例尤爲不倫
其武成論謂聖人存血流漂杵一語見紂之世臣
捐軀報國者衆雖因鼎革之際抗節死事者發然
未免附會經義穿鑿太過詩鈔凡九十六首大抵
音調瀏亮猶有七子之餘風焉

小匡文鈔四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匡文鈔

四卷》提要

小匡文鈔自敘

小匡文鈔者文皆小有所往者也余年十一二讀古人書卽
操筆學爲文當時已妄希作者齒日以長嗜日以篤纂
焉有成帙矣然多風華露藻之篇或是樵放形似之作當其
欣於一快亦欲神厲千秋而不自知其無當於真得也時
四十竊有志於斯道亦思爲功而中心未通識趣岐惑六經
前陳難測微妙其他典籍是非參差就正則鮮得要指考諸
前哲亦罕定論焉昧者壓於陳說但知附和好異者翻案而
更入於畸袤求得真是殊亦艱哉仰而思之至忘寢食雖山
才質駑鈍亦見鄙懷之至慎矣然則孰爲司南而能得其確
然不由於我之心乎而又孰爲司南而啓我之心則非天乎
小匡文鈔卷首一

目錄

第一卷

書

答張鹿洲先生書
與王不菴書
與家大可書
與顧且菴書

與王不菴書
答李寅清書
答方渭仁書
答友人論嚴光書

第二卷

論

論莊章陳仲子
論子房
劉璋論
陸機論
陸秀夫論

論百里奚
管幼安論
論北地王
宋二帝不歸論
論佛

議一

議一
室女無守節議
親棺被焚議

救議
沈孝女入志議
開棺議

第三卷

議二

齊世祖赦朱氏議
虞童死議

取王韓七出議
關王事議

辨

伍子胥報仇辨

辯程伯淳語

說一

人心道心說一
中說
不議禮說
道學說一
子孫說
相說
葬說二
養生家言說

人心道心說二
理不外於情勢說
橫議說
道學說二
名心客氣說
葬說三

第四卷

說二

曾子出妻說
姜相葬說
牡丹說

姜子為生母服說
厚說示子
作者說

序

吳山穀音序

傳

毛太保公傳

周母傳

雜文

陸西星妄語
柳王優劣
椒山先生存心
鈞臺詩文
書魏水叔文
白沙語非
小古文鈔卷首三

非佛氏斷悲命之說
韓文之失
書王先生命子
書三案論後
為國不可偏重
書東坡益公堂記後

書蔡可宗事
題趙夫人德略
論古記此

蔡孺人賢慈復稿
閩曲偶書

誠

謹誠

箴

文箴

小臣文鈔第一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字馳黃著

同學諸子批

書

答張鹿牀先生書

書奉鹿牀先生足下伏讀賜札稱譽過高殊爲慚仄而文彩稠疊又使人怖懾河漢但其中義疏過多不無膠轕鄙意謂此一大事正須以數言了之顧力行如何耳義多則途岐途岐則意惑非單刀刺心手段也要使此身立在上古爾時一畫未啓二典未陳一切文字言語都未曾有我生其時豈肯竟爾榛榛而立狂狂而行如是而活如是而沒畢竟要尋求小臣文鈔一卷一

生死根源作了一生死法則必歸於格去物欲矣此斷然之理無可疑者語俱具格物問答聖學真語諸書茲不復論此是僕自省到此處因之立說印合於大學格物之旨而欣其符故遂藉格物以暢其義非是欲講明格物著此諸篇也物欲盡則天理復形諸倫常自無不善則一格物欲而所謂盡倫常便已該之乃僕又以盡倫常與格物欲爲內外對舉特恐單提去物欲將入佛學墮於一偏廢却倫常便使性分不得完滿則生死猶有未能了所以更以倫常相對舉斯詳盡耳先生以格作正字解正物是使物得其正之義但物得其正便是復天理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儼非去物欲焉能復天理故僕以爲不若格去物欲之解的當耳一去物欲而致知

而誠意而正心以至於修齊治平無一非天理中事一以貫之端在乎此若將格物亦作復天理解起首處無去物欲工夫而卽云復天理學者將何從著手也孟子直指良知正所以別於見聞思慮之知其於聖學爲功非小卽先生所云力除障蔽以踐本明本明二字卽良知何以駁鄒國之書之著良字乎然此語久矣緣世儒欲攻陽明良知之說而弁及孟子嗚呼豈其然哉餘意不能悉答但直陳鄙懷未知稍有當於商旨否吳越相隔千餘里馳思句曲夢寐以之倘郵筒得便幸不惜更垂指示使僕得受益更慰懸旌先舒頓首

與王不菴書

十年仰止忽得披觀欣慰之懷不可名說細讀大集鴻博之小臣文鈔一卷二

中而思深力摯洵乎爲理家之區蔽也通部尚未能閱遍故未暇頌及卽九諦解疏已見詳明乃無善無惡之義鄙意以爲不必定樹樹亦無礙何故學人工夫只爲善去惡足矣果到純乎善而了無惡境地則善惡之名不立可也立亦可也亦何用決要說到無善無惡此僕謂此義不必定樹者也然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詳陽明無善無惡之旨卽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亦未嘗背古聖賢之說故僕又曰樹亦無礙至于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二語則僕嘗疑其有病夫格物先致知后致其爲善去惡之後而乃始知善知惡耶僕嘗臆作二句云格去物欲是格物擴充良知是致知茫昧之談未知有當於大學否

詳聖學真語中茲併奉覽幸不惜明誨以豁蒙蔽惑是所禱拜而求者矣賤體稍健當走寶雲更一盤積衷抽妙繇耳

答王不巷書

聖人之學了生死最穩此是僕真見到此處非是故欲爲儒者張門庭也說者皆謂聖人治世而不能出世惟佛學方能出世出世者了生死也僕謂此皆未曾真見到之語耳佛談了生死久矣老子亦云死而不亡者壽夫聖人之道大而於靈性至命者甚深豈有反不能了生死者哉夫了生死無他只是完此天命之性而已格物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聖人內格物欲外盡倫常則性命完而生死了此直截了義斷乎無疑乃談理學小臣文鈔一卷三

者一聞了生死語便以爲援儒入佛而呵斥之反將第一義事讓於佛氏僕心誠悲之所以不自量其才之短筆之鈍而嗷嗷不能自休雖被誚而有所不恤者也論云物與念與欲不可強混僕豈不知之然亦顧其立言之旨如何如不過乎物之物惟狂克念作聖之念豈可混作欲字解至如記云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謂則物欲二字義便相貫程子曰只有所向便是欲是念頭微有粘着處亦便是欲則欲念二字義亦有可互通之處然僕他書中亦有分疏此三字處固不盡同之耳若夫盡倫常而一誠無妄此便是大聖賢人定了生死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萬物備而反身誠卽盡倫常而一誠無妄也乃曰樂莫大焉

焉玩此樂字而了生死之妙在其中焉卽以人達天之微處正不外此儻欲外此而別求達天之微恐反入岐途耳故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達天正自不離下學伊川曰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在焉近劉念臺夫子云收斂身心爲上達天德之本此皆可爲詳味者也僕弱冠卽略血儒書而外便留意於養生家及佛氏之書三十餘年茫無歸宿後復劇病者三年魂搖搖然若一動念頭彼便欲離軀殼而去如殘燈餘燄稍拂卽滅以此危乎一念不著以留三年欲脫之魂久之此中便微有見處亦絕非從思索而來因之疑滯頗豁痼疾漸瘳今筆之書者大半爾時之薄有所得也仰質大方誠求指示卽見笑海若然僕亦豈能自匿哉小臣文鈔一卷四

答李寅清書

日讀賜書析理頗精深而文更雄宕宛乎朱陸太極相難之篇也但僕粗疎人讀之尚未能盡悉耳且思鈍手慙不能長言寫之略舉其要奉答一二體用一原內外一致不得遺外而言內亦不得遺內而言外此語良是但僕格去物欲之義並非遺外而言內也何則格物欲則還天理既還天理則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畢具於其中而豈慮乎遺外哉論云內格物欲外盡倫常二語雖起往聖亦不能易但二事當合而爲一分之則弊僕聖學真語雖樹內外二義中仍自合未嘗分也第二卷聖人之道十三條已盡言之其第四條云聖人以倫常爲性命內事其盡倫常處卽是完性命處第八條

云太極無形而有理此理降之於人則爲性命性命形之前爲倫常後又有與吳樞書皆發明此義他處說此亦多足下試賜一詳覽當知僕書與尊指元無牴牾耳僕尚有誤書格物諸說及格物問答未及印呈觀之當更盡委曲餘語未及一一條答俟雪霜當步過嶺嶺暢聆玄旨以祛我朦朧爲快

與家大可書

日相過欲一談乃不得悵悵然也日云學者貶陽明殊過大可力爲之扶明不但有功於陽明亦大有功於理學矣而論紫陽則亦不宜太刻大抵議論必以至平爲主否則必激而招反攻之勢即如陽明於先儒亦有幾貶太甚之處如云影響猶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此等語豈非太甚則後

小臣文鈔一卷五

人攻之之更甚也亦自有以招之也極之數言云無有作好適王之道無有作惡適王之路王道何物也蓋是天理當然之極也愚故願大可語必持其至平要使天下後世人心之俱服斯爲立言斯足比於立德立功爲三不朽蓋不得已有言而匪有所挾私耳相去途遠又恐大可不可不渡江不待復而故致此書幸垂意察之祭之儻更有以啓我亦不嫌往復耳

答方眉仁書

敬讀于太傅傳高老蒼勁結構盡法而下字有衡量銖黍不差于公常亦地下心快即此一篇可徵全史將來當亞班而轍范定亡疑也中有一二語稍可商略一日機疎鄙意謂公

當此等大盤錯事指麾平定則不得謂之機疎且文中有悉中機宜語又不應著此句或易疎爲沉如何至於不爭易儲事徐有貞輩既奪門似乎有不得不殺公之勢故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爲無名小人肺腑不覺自吐僕誤書中有于大傳論二篇總是黃琬疏入帝意益決爭之不但聽而已而此身必危不但公身危即上皇沂王亦未必不危而更使帝有失德事夫忠臣殺身而有益於國殺身可也徒殺身亡益已不爲之况殺身而更貽國家之禍哉是公之不爭誠無可適吾且謂南宮之復辟憲宗之嗣立亦正是公之默留之耳蓋大臣立身不求智名不圖勇功而一以國家安危爲已任其無可如何之苦心即不見諫于天下後世而不必求白若夫

小臣文鈔一卷六

悻悻然激於氣而競於名而奮身一擲即凶于國不之恤義之所不欲出者也近日文章家侯朝宗魏冰叔皆加駁議僕殊謂不然非以與公同里黨之也鄙語或可采幸足下爲曲暢之不第慰公於九原此自是千古定論非阿其所好耳畧陳末議無任主臣

與顧旦菴書

志事日以告竣采綴略備矣頃聞憲語謂婦人登載必是題揚或由官獎其否者皆宜汰去蓋以此事屬大典人須詳慎而登之恐濫收則滋累簡牘此古道也誠盛心也但僕謂大抵題獎事須富貴有力者方得辦之單門下戶詎能邀及果如是則貧家節烈永絕褒揚既無以慰及幽泉亦非勸善之

至意也。夫節婦爲有力之家，則可悲者祇作未亡人耳。其餘席華撫潤脂膏，安享已多，而又榮邀頌美，名氏彰徹，巍坊建於大路，綽綽耀其里門，悲歌黃鶴，直足償之。若乃荒陬窮巷之女，即夫存之日，餽糜相守，苦已難言，又喪所天，益當哀憫。所謂閭閻之無告者，寡婦爲甚，而貧家之寡婦爲尤甚者也。前者當事屬僕輩以搜輯之任，于時賫素載筆，咨訪百端，但聞一苦貞奇烈事，則當餐投箸，揮毫疾書。至於抒寫之所及，或處于矢志，至於殉經，或烈婦罵寇賊，乃至被殺，乃有時日既久，面貌不渝，屍已瓜分，而肉猶飛動，往往爲之髮上衝冠，涕泗交墮。凡若此者，未經表揚者爲多，茲既取稍平常之人，已削去十三二，凡所存者，已是簡嚴儼更擬刪，除真有旁皇小佳文鈔一卷七。

而不能下筆者矣。況今聞云志書一照陝西書例，查陝志首西安一府，所載列女七百九十八人，杭州亦浙江首府，所載止近四百人，較之西安減且過半，以例相准，不宜更損，推諸全浙，大概可知。夫足下向以名教是非爲己責者也，斯激揚風節，諒屬素心。況今當路諸大臣，莫不惺惺以爲心，慈祥以敷政，嗟枯吹瘠，恩貫遐邇，豈忍孤芳獨歸湮沒，儼足下肯進此說，想必蒙垂聽。仁人利溥，榮及九原，庶使彤管大發，潛光而幽魂無復夜臺之泣，其爲陰德，豈有既哉。豈有既哉，專茲仰讀，伏祈垂鑒，不宣。

答友人論嚴光書

日奉手書，論嚴光謂僕不應過加之貶，其中論士君子出處

殊尚不必一致，故古有不事王侯，山林長往之人，又謂黨人雖過激，不爲無功於漢。凡此等言之非一二語可了，且非僕持論之本指。姑未暇及，僕總惡光傲而無禮於其君而已。竊聞之，人心之貞邪，由于敬肆，而天下之治忽，繫乎順逆，是故尊尊親親，貴貴賢賢，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反此，則石碣所謂六逆去順，効逆所以速禍。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君長之長也，故使臣子人懷忠孝之心，以愛戴其君親，則治否則逆，且大亂。古聖人立之以爲教，王者敷之以爲政，惟此而已。舍此，則別無他具焉。初，光武之即位也，光既變姓名，隱身而不見，帝令人物色訪之，光乃被羊裘釣澤中，而齊國乃有上書之事。夫漁者必不被羊裘，而被羊裘必非小佳文鈔一卷八。

漁者則光之變姓名也，固矯情以示高，而又恐帝終不能得我也。乃被裘釣澤，以動人觀聽，自銜之心，蓋已露矣。及帝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嗚呼！帝於光恩禮已多，而光過爲假蹇，以相陵慢，可乎哉！巢許事子家妄語，光引以況己，尤爲背誕。夫傲者凶德，丹朱與象，番戒千古。夫子曰：小人驕而不泰，則驕者必小人矣。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楊子爲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夫爲我亦何嘗便至無君，而孟子推其事與心，則以爲無君，而入於禽獸耳。

若光則真無君矣。豈不甚於楊朱之爲我乎哉？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禮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在國在野，皆人臣也。而天子諸侯且臣伯叔兄。况故人哉？則資父之義，委佩之禮，豈容自忽？夫古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特謂其恬淡居心，不爲諂以要求富貴耳。非驕凌之謂也。若云：士君子正當藉光以自爲地，不然，恐君尊士賤，將無所底止。鄙意又不取謂然也。易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儒行云：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斯君子惟是守義秉禮，慕大分，敦大倫，持敬不敢肆，以爲立身行己之正道。正道君子所以自爲地者也。未聞從事於驕凌而放蕩禮法之外，憫然曰：自爲地，且使光果有是心，其尚得爲君子乎哉？且又何如？

小庄文鈔一卷九

逢萌之連微，不起哉？孟子曰：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有性焉。是君臣之義，賓主之禮，皆本原於天命之性，而不可以或乖者也。觀光之故作此態也，不但君臣之義背，而卽論賓主之禮亦狂，豈不逆性而違天哉？至於引及蘇齊，則鄙意謂蘇齊乃商諸侯之後，而武王克商，親爲仇敵，故有以暴易暴之歎。而甘餓死，必不臣周。蓋盡忠殉節，道固應然。若光值本朝中興之令主，又豈可與遺鼎革而恥事二姓者等哉？此其理自判然，又不待煩詞而後明者也。雖然，此亦就蘇齊言之耳。若徵其於周，尤爲仇國。在當時雖作賓王家，固爲臣僕而陳嘯助祭，亦未嘗以無禮將之。况光於世祖斯又何說？至謂光之事人所甚難，故當尊之而不可貶此，又非也。事當

論是非，不論難易。如徒以其難而輒與之，則克伐怨欲之不行，子何以自可以爲難而仁則吾不知也。張也爲難，能子游又何以自未仁也？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居易行險，難何以更以易者爲？君子而以難者爲小，人夫難亦合道之爲貴耳。違乎道而務爲難，此正行險徼幸之類。聖賢之所深惡，而必不予之者也。總而斷之，官可不愛，君必不可陵，節可自高，禮必不可廢，諂固不可爲，而傲則必不可長。問向者有布衣之士，對邑令君，稍形簡傲，而足下以爲非禮。况人臣於天子者哉？儻果以光爲佳，則此士更無可議。儻以此士爲未善，斯光之爲罪多矣。請足下更加詳誨，以祛僕之惑。何如？曷勝悚息，敬俟下風。

小庄文鈔一卷十

答應子黃書

漢賈彪論自信非謬，承足下送難，發義頗雋，乃徐而按之，或未盡是也。昔者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曰敬曰寬，古聖人之用心如此。棄子而與人同科，在寬之義，謂何？且不知其據何典也？子語季康子，子爲政，焉用殺？夫康子之所欲殺者，無道而子猶止之，貧民棄子，豈無道哉？曾子曰：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吾見棄子者之情之極，可哀矜而豈有可殺之罪哉？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殺父母以抵其墮地小兒之命，人倫之損之，到之已極，殺機大橫，小民化之，且將並起以互相賊，而又焉能使之相親哉？周之時，天下和政教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采

芟政所以作也。彪既長新息而不能澤及此一方，反加之虐政，其亦異於古人之爲治已。昔王濬守巴，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者，濬乃寬其徭課，產育者皆與休復，而全活者數千人。未聞其初罪殺嬰兒如殺人之罪也。近如杭州創育嬰堂，小兒之活者已多，彪何難官爲設局以收養之，則豈非仁政否？或曲加勸諭止之耳。薄罰警之亦慘矣。夫人不得已忍於死，其子而又遭官刑，已大不堪，而乃更直行顯戮乎哉？僕嚴光客難論，東漢末之士風，往往充屬以爲節，峻刻以爲才，退藏淵和之氣殆盡，而併促國脉。若彪之爲政，此亦其一端已。讀范書至此，常恐後人不窮其弊，而慕爲美談，因以爲法。前論大略已盡意，今復寫鄙指以答雅懷。惟子黃更垂諦察，何如？

小佳文鈔一卷十一

與蔡寅倩書

讀大作浩沔之中，時見古鬱直追退之之起衰矣。爲之三嘆。至議禮之文，所繫者大，雖文筆蒼雅，古色紛披，而間有未當。敢雷同乎？聘婦喪禮說，小加改定，自成醇儒之文，可以垂後而爲法。微細處則筆之原本上行，如或未安，亦可更有以教之也。立繼室說，殊覺未妥。足下元配郭夫人既沒，後不繼繼室可也，不爲失禮。而如夫人黃雖舉三子行內事，有年則終是副室，不得稱繼室。繼室則是繼取之正夫人矣。稱名既殊，爲禮亦異。使將來足下而貴，將使受繼室之誥命乎？抑未便乎？使先足下而逝，足下將齊衰而杖期乎？抑不服乎？使郭夫人有遺兒，將使之服斬衰三年而丁憂乎？抑從嫡子爲庶母

之服乎？凡此皆扞格不可行，則自稱繼室始則豈可不懷？昔有因繼嗣二字混而至於骨肉操戈，竟成閹伯質沉之戮，此亦足下所嘗聞之也。至引左氏繼室以聲子語，謂妾亦可稱，僕謂古人名稱往往參差不一，即天子後宮，僭員至第八十一亦已微矣，而曲禮云：八十一御妻，貫魚之末，反襲妻名。在古有之，今則未見其可耳。則繼室副室名分豈然，豈可藉經術之文以成其說，且筆之以傳世，而謂亦猶行古之道也哉？足下通經博古，發爲文章，自當身作，頑波砥柱，豈可開疑似之端，而釀人家國以紊爭，不可解之禍，不亦惜乎？知僕乃是相成之誼，而非故爲過苛之論也。足下特乘興一往，故欲爾爾，儻垂意審思，必確有見其不然者，惟祈謹之謹之而已。

小佳文鈔一卷十二

與諸虎男論讀經書

日接讀九經說，謂九經共計之得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子弟好學者，日讀千字，不及歲半可周，以此勉人，謂何憚不爲此？僕謂足下勸學之意甚殷，然而未免誤人也。何也？經文古鬱詰屈者，多人豈能日讀千字，即強讀之，必不爛熟。今熟書不理，尚要忘去，況不熟乎？況舉業家亦豈能竟不讀註，是又不止足下所算字矣。況幼學即罕應酬，豈無疾病歲時伏臘，豈能一日不輟，則固非不及歲半之所能周也。昔山陰徐伯調作讀書說，算定十三經若干葉，二十一史若干葉，謂日讀經幾葉，看史幾十葉，十年之中，經史俱得貫串。余謂之曰：果從君言，勞苦十年，仍然空腹耳。伯調怪之，余曰：人即

竟無他應酬疾病等事。莊坐一室。自元旦用功。到除夕。然故書不理。恐久之已忘之矣。更十年。則復有一字在胸中者。况一日讀幾葉。經看幾十葉。史日日如此。至於十年。人亦安得有此敏資長精神也。子曰溫故。荀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子長曰好學深思。此皆古人讀書法也。夫子鐵牆三折之後。猶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今足下教人如此。是望世之讀書人。其聰敏過於天縱聖人。數十倍。豈不難哉。僕嘗云胸中有涼頭草尾書十冊。不如有一徹首貫尾書一冊。胸中有涼頭草尾文十篇。不如有一徹首貫尾文一篇。故治經須專治一部。不妨積累歲月。必期研極深微。而後止焉。夫然後更治一經。寧使九經之不徧。毋使一經之不徹。然此亦為窮小。佳文鈔一卷十三。

與張琨書

近觀禮卷詩文。日進於前。乃可喜。比云以貧故。欲為卻生入幕之賓。自資求幕中操觚者法。不佞謂禮卷具俊才。何自貶也。不佞期禮卷載筆。撰典冊。作雅頌。否則退而著書。言成一。家耳。且禮卷詩文。已駸駸古作者。就不佞而學。不自信。果能不朽。故耳。不佞才非傳世之才。而平生所學。非干世之學。禮卷若欲為幕客。取世資。則出其本然之能。亦已有餘。何復問。

與友人書

之不佞哉。勉矣。禮卷母自隨學。成名立。當致遠大。向有所識。包生者善琴。自云昔學得古澹雅音。甚工。近以貧求食。欲媚俗耳。以弦索之手弄琴。古調盡喪。亦粗得食耳。前此究亦未嘗不食。又平湖陸生善書法。貧甚。人勸令傭書。陸恐敗筆失。故技暫不為之。後其書大重。數練一幅。兩生者法戒。昔者戰國時功。名則蘇張學術。則楊墨。世主震之。天下歸之。又有申韓。莊列。惠施。公孫龍之徒。恣其辯議。獨孟子挺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不隨流俗。不但至今尊崇也。當時亦未嘗不大重。又不徒翰墨策勳而已。此又當與禮卷共相勉之。毋怠。

大作題與文令尊公。令祖皆擡頭。雖是尊之。鄙意謂不須爾。小佳文鈔一卷十四。

大凡刻文字。止朝廷擡頭耳。已父祖無擡頭法。古人前輩集。皆如此。劉念臺夫子理學宗家。文皆不為先人擡頭。蓋君親雖並尊。然在我則親在。君則臣。所以不擡頭者。不敢鈞已父祖。與朝廷等耳。即君前臣名之義。爾又刻書。單名者多。姓下空一字。署名。不知古人如此。為與二名者聯列。不便獨縮起。要與二名者齊。故然耳。若單名獨書。何故將已姓名截斷。又何故將已名擡頭也。禮臨文不諱。或已自為文。諱親可耳。乃刻他人文。亦為改作別字。以自諱其親。類如漢避高祖諱。而以邦為國。避文帝諱。而以恒為常。唐避高祖太宗諱。而以虎為武。以世為代。以民為人之法。吁。亦僭甚矣。且人無不有祖宗父母。若皆欲避而改之。日復一日。逮於後來。則古人原

文存者幾何哉。昔夫子作春秋。莊公名同而不諱。同襄公名午而不諱。午正是古臨。交不諱之禮。于君且爾。親亦應然。自後世此義不明。於是乎多諱。此正韓子所謂諱其親而務勝於周公孔子。胡氏云。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者也。凡此皆近人之失。失亦不細。連類以及願與足下共謹之耳。

答友人書

足下書來。抑何其感恨之多耶。江湖魏闕。各從其志。是已。而又當因境審勢。以爲進退。古之人皆然。足下布衣耳。家有老親。有婦有子。仰事俯畜。事皆在足下。分非彘齊。豈必當餓且餓其父母妻子也。且安於餓。則必當安於死。恐不安於死。而

小古文鈔一卷十五

死。且及之。則必更有不可言者耳。又足下惟解咕嚕之業。固不能他有所執。則舍此將何以爲哉。足下又稍有田屋。自不免於門戶事。世務險薄。外侮時來。凡事皆足爲高堂憂累。凡此皆不能無藉乎一諸生者也。今無事者。足下已爲諸生。故耳。人家設門。而上關盜過。則去以爲無盜也。而不關其門。盜斯乘而入。耳。假令足下非諸生。有外侮或訟。既多費財。足下財堪多費否。而辱與不辱。且不可知。令尊公亦布衣。七十餘垂白老人。又可令入公庭。跪長吏辱。不辱又不可知。足下又何以爲心也。心不安。卽是天理不當。然耳。其餘可支撐處。尚多是皆勞身以逸親。且寬親之心。親心安。則足下之心亦安。心安處。卽是天理當然之處。又何疑焉。或邀升斗爲二人歡。

又豈非人子之所願。親心得歡。而足下顧不歡與。又足下嘗云。此事非本懷。家父母欲我爲此。然則足下是舉。所以體父母之心。若是是行孝矣。則又未聞行孝而悔者也。僕嘗論之士君子。當鼎革時。其出處大要權衡於君親爲準。向也已仕而親欲我貳心者。從令者。非人臣。昔未仕而親期我之祿養者。違命者。非人子。且足下今果自居於出耶。昔老子爲周主藏史。論者謂老氏得乾之初九。莊周漆園吏。古亦謂之曰吏。隱柳下。士師也。在逸民之列。是古人非有顯位高爵。得時行道。浮沉一職。仕亦猶隱。至若家貧親老。爲祿而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如抱關擊柝。則尤不可以言出。足下比諸爲祿而仕。猶無祿。足以代耕。藉授經爲食。卑耶。尊耶。富耶。貧耶。故

小古文鈔一卷十六

僕願足下安之母事。憶感凡人所處。各自有境地。事勢因之亦各自有當然之進退。循其當然而行。無事斯善矣。出位之思。徒勞無益。忿激之詞。足以招禍。足下其平靜乃心。而垂察焉。嗟。嗟。者。惓惓之心。之所止者。與。

與褚生書

足下謂詩文書畫。非聖賢事。卽博學才名。於是已。性分何益。况古人作者已多。又何必後人紛紛然多事。此亦是足下有見語。却未盡然。詩文者。道之所載。焉者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假令古六經。而與街談巷語等。亦湮沒而已矣。何堪傳久。今世俗諺。其指亦往往中道理。與經義符。然終不得爲經。不得傳久。何故。俚鄙故也。則言之有藉於文也。豈不甚重。夫紀

載之文以代益而事理之日出者豈能無所論議發明夫使
墜者舉昧者昭疑者析于以端學術而正人心世教而厚
風俗厥功甚大惟後人是賴而又加以醉旨爾雅筆墨高
妙此真不愧立言而可以並垂三不朽者也豈反嫌之哉詩
則宣性情而通諷諭弔古懷人邀歡贈別寫景賦事而興觀
羣怨之義存焉則詩文何嘗非聖賢之業性分之事豈可謂
古人爲之而今人竟不得爲之哉其或背理違道及佻蕩淫
褻之篇乃不當作耳字畫雖末藝然觀象作會典於唐虞書
列三物與賓興之典古聖人亦未嘗廢之或公卿大夫志務
其大不欲屑屑於此若貧士以一技自善而仰俯是資生人
正理孝慈在焉則亦未嘗不合聖賢關性分矣大者成大小
小臣文鈔一卷十七

被火後與友人書

邇日被火忽起倉卒一飯頃已延及焚巢之慘古人弔之承
足下爲我惋惜又慰藉拳拳深荷雅懷僕書版久慮風煙寄
貯在雲居寺中餘版在家者亦存其半計寺中所貯版合之
不過十去一耳衣被十去六器皿動用之物蕩然茲幸親友
周旋且支吾日月後來當更徐圖之至可悲者書籍約五千
餘本十灰九半皆佳書善紙版鈔本亦數十餘皆數十年勞

心聚之亡論僕今後不復得購書卽懸金於此亦難購得追
思曠昔未免悵惘雖然亦有幸耳僕嘗謂古人得書難今人
得書易然今人學反多不如古人者古人正以難得而專其
心也今人之所遺卷帙少矣功易專矣幸者一也人生後世
書益多多則雜讀書雜則行文亦雜近世如李本寧錢牧齋
諸君胸中貯書非不多而文字往往多雜僕今書遺者甚少
率皆古人爾雅之文或可免於雜也乎二也又古人不
讀非聖之書皮架既多必正邪間出披繙之餘將以溷目大
抵聖賢之書方格不易入蕩佚之語畸袤而善染染則爲心
術之害多矣今幸六經俱在不燬大醇之學庶幾方來是又
足以爲慶者耳至於年力向衰而攤書凡案旁驚不已尤足
小臣文鈔一卷十八

答徐竹逸書

僕庸人也又劣劣多病移家螺峰適此幽邃省人務之煩松
雲盤曲曳杖不返頂烟蔽眼以爲樂至或斷炊亦不知憂
此固羣之所笑而不謂先生賞之也筆墨餘興妄爲流傳覽

之者欣憎適半不謂先生竟許以復古且佳時也伏而誦之
慙汗慙汗先生離里乘其秀絕官金馬碧雞之鄉又昔王
褒奉使祀神之地也文章政理天南聲溢乃竟以遠迹高韻
却謝時榮歸臥蘭陵水榭之間著書連牀益以奇雋僕讀願
息齋諸集登止氣索於大巫哉周侯古祠一辨侯便稟稟有
生氣乃知忠臣孝子其英靈自在天壤得大筆洗發更覺神
來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抵祠廟事新延僧守之
蓋為香火計久遠而時易事變遂浸假而化祠為寺神主移
徙佛像鬼戕杭州同仁祠事亦類此祠奉胡端敏世寧孫忠
烈燧王文成守仁三公者賴三家子孫孝且才當事又明斷
乃得復故先生此文撐持正道不小或謂王維張鑑日舍宅
小古文鈔一卷十九

為寺所以造福仰收祠奉佛何必力爭力爭者當獲罪金剛
怒目善順章馱之杵可畏此皆邪說之恫喝人也為其年歟
錢營葬引高誼追古使人欲泣其年昔為僕作韻學通指序
又尺牘一首今寫送來儼集中遺此所為收入又其年近投
札者再索僕序其駢體僕構成寄去而其年已亡此文想浮
沉今刻在僕思古堂集儼能為簡出置諸其年書否凡此
皆是存沒休中非專為傳名而已想先生心知之西湖風景
雖殊尚可娛客何時南來再獲欣敘

答友書

承訊聖人與佛氏同異僕淺陋何足仰答亦難一時具悉茲
聊舉其大段言之尚祈教益聖人之學與佛學皆是了生死

之學但聖人以倫常為性命內事佛氏以倫常為性命外事
聖人以倫常為性命之用佛氏以倫常為性命之累故聖人
要盡倫常以完性命而了生死佛氏要廢倫常以完性命而
了生死此儒釋分途之大段也然畢竟聖人所見為是何也
倫常必不得謂性命外事耳僕因少多病時看佛書亦喜佛
法於倫常為性命內與外事亦頗遲回久之體驗多方參究
匪一而後乃敢決其是非持此說云此處知得真則自能不
惑矣其詳具僕他書中未及送覽鄙意如此幸更賜裁示跋
予如何

與人乞去評語書

日於友人處見太刻列及賤名併評語甚訝僕於文字攔筆
小古文鈔一卷二十

久矣至於他人著作評批僕不敢與非敢過自矜也畏其言
之或肆得罪而轉相波及也況大作自工無藉於僕僕人多
言陋亦不足以重足下乃不相問而濫及微名虛擬評語亦
何苦為此夫括囊儉德非但為涉世之方也古聖賢之真學
問也是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曰惟口出好興戎金口三緘
白圭三復皆此義也夫一吐言且如是况形諸筆墨付諸削
削傳諸遐邇則豈容不慎或謂凡今事寬大可以放言噫是
何言哉堯之誡曰人莫賁於山而賁於垤水柔而民玩故溺
之者多此子產所以戒太叔也楊惲作歌種麥為其太學謠
笑因師獲印禍衡狂傲多罵人稽叔夜書與山濤而非薄湯
武平原云鬼子敢爾杜甫放直呼嚴挺之然或要顯刑或幾

蹈不測。當其時。不過遲一時。與到之筆舌。而豈意遂及於此哉。及此而望人寬我難。已夫。驚虛名。受實禍。智者不為也。仁者亦不為也。况不足以為名者乎。僕賦性拘憊。凡有所作。尤兢兢。今足下所刻。亦復無他。所以煩辭及此。總是互相警戒之意耳。抑能將僕名及評刊去。則更感高義。何故。恐他人緣此。又復截及。假借一開。遂無底極。或更有不可知者耳。書能盡言。或不盡意。瑣瑣實甚。豈其得已。想足下定能垂亮。不罪。

小臣文鈔卷二十一

小臣文鈔第二卷

錢唐毛先舒辨黃著

同學諸子批

論

論匡章陳仲子

客問毛子曰。匡章通國稱不孝。而孟子禮之。陳仲子齊之巨擘也。而孟子貶之。毋適有意違羣論。作抑揚耶。毛子曰。非也。章子與仲子。皆矯情而薄於倫者也。然有尊卑之別焉。章子之出妻屏子。矯情矣。薄倫矣。然妻子卑也。矯情以加薄於其卑。則過小過小。故猶然可以禮之。仲子之避兄離母。母兄尊也。矯情而加薄於其尊。其過大矣。過大所以貶之也。且又有小臣文鈔二卷一

有故與無故之別。何言之。章子母被戮。身見逐。緣父無妻子之養。而乃為此。非無故矣。若仲子生富貴之家。母子兄弟夫婦聚順同居。晏然和樂。無故而造為乖離之象。違母與兄。望婦長往。何為者哉。夫章子因悲父母而過刻於妻子。猶知有大義而行之太峻。不善安常。以處變。變而益之。變過猶可原也。仲子但睚婦而忿然於母兄。大義蔑如。又加懟焉。其過也不可原矣。何齊舉國之昧昧焉。萬口一辭。訾章子而尊仲子。失衷甚矣。孟子焉得不反之以爲予奪。而正人心也哉。大抵聖賢處事。欲將之以溫厚和平。而不欲過爲危苦激烈。危苦激烈者。必其遭大變而不得已者耳。儻得已。不巳。則是名心客氣之所激發。而背於天理當然之則。庸衆人驚之。君子惡。

之矣。然則兩人之罪雖有重輕而矯情薄倫也。則同臣章述仲子之事而盛稱之殆亦平日因同調而相得與。

論百里奚

禮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百里奚於虞公會不一諫而去之秦。非禮也。或曰：君子之言，珠玉也。強以投人，遭彼按劍其蔽也愚矣。故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曰。此為泛然者言之。豈所論於君臣之際，而又屬父母之邦乎？以此為智功名之士耳。非聖賢中人也。然則孔子于彼婦之口，亦去而不諫何也？曰：受女樂雖荒，猶未至遽亡。故知不可諫則不諫也。若請討陳恒，子亦豈不知其不行，然而必告者，弑君之惡大也。若虞公之受璧馬，既黨胥滅同姓，其惡已大，故禮諸侯不生。小臣文鈔二卷二

論子房

張子房自以家世相韓，韓亡，出萬死椎秦皇帝於博浪之沙，及項梁立楚懷王，子房亦說之立韓，成為韓王。其於報韓，可謂忠矣。項羽殺成於彭城，子房遂亡間行歸漢，乃漢王欲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為漢則忠矣，獨不為韓之前裔地耶？曰：否。夫漢既滅秦，則子房報仇之心慰矣，故欲以忠韓者忠漢。

而羽殺成，則子房又欲以仇秦者仇楚，計是時惟漢可滅楚，故沮立六國以効忠計於漢，其心蓋必期於滅楚耳。六國立則漢危，且或亡，安能滅楚而遂其報韓之心哉？且是時韓信又已為韓王，在漢軍中，六國立韓，仍有君特患劉氏不得與而豈患故主之遂不祀哉？後信既降羽，亡歸漢，王不之罪，後卽位而仍剖符王之，當亦子房曲為左右之所致耳。不然伏誅久矣，嗚呼！若子房者，真可云始終忠於其所事者也。抑漢王之國已遣子房歸韓，徒以羽殺成之故而子房遂乃死心於漢，驅奇智之士以資敵國而終至滅亡，則羽之肆妄戮也適其所以自斃者歟。

管幼安論

小臣文鈔二卷三

夫人之待養於物也，蓋皆不從母腹中來者也，則亦孰不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自資其生者哉？故王者官山海，不為貪庶人樵林釣水不為盜。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古亦不以此寡婦為喪恥也。嘗怪管寧與華歆鋤菜得片金而揮之不顧也，散乃捉金擲去之，嗟乎！歆助曹操作逆而寧處亂世避地括囊，超然於禍患之外，此其品行相去不可為道里，而此處則吾未見寧之是也。夫地中得金，何妨取之以周貧乏之人，如已實貧，亦不妨以之自給，夫取之不為不義而施人亦足為德。古人云：貨惡其棄於地而原思辭粟。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且思之辭粟，粟不棄地而夫子猶不許之，寧不顧金棄於地矣，則豈聖人之所善者哉？樂羊

子得遺金一餅因妻言遂棄之李景讓母得錢掩之余謂樂羊之金當俟其金主還之不得亦可以濟人李母得錢亦可賙人何必其掩之也昔者禹任土作貢惟金三品周禮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以時取之故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萬民亦得俯拾仰取以自相爲養古帝王之大經如此必欲子然孀人情以自爲高豈不違聖賢中正之道哉若夫漢視道途寒餓之夫而甘棄財物於草土秉心惟忍又何取焉

劉璋論

吾讀蜀志而未嘗不嘆劉季玉璋智也其迎先主之入蜀也蓋自揣才弱益州終不能守且是時孫權既欲取蜀而曹操

小臣文鈔二卷四

又遣鍾繇向漢中璋懷恐懼故張松之說得行蓋羣雄虎視勢必分崩與其失之他人毋寧以予同姓况先主猶是寬仁之人猶得自保門戶而甦生民也所以黃權陳說而不納王累倒縣而不聽者也不然豈果闇於事機至此其後雖斬張松而拒南向之兵故一時之忿忿或亦羣臣迫之窺其心已辦降久矣其開門出降時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膚草野以璋故也何心之能安又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數語悱惻仁動天地卒得令終於南中二子分仕吳蜀循爲奉車中郎將關爲御史中丞亦皆有後可謂祚流後裔者乎然璋不竟以益州讓先主主之而必待其自取者蓋有讓之之心而猶以吾父所傳

之土地不欲遽以予人故戀戀耳三國時多不自量力與強爲鬻兵連不解橫罹屠滅而及子孫煙怒螳奮君子謂之愚夫璋之智亦大矣後當紛爭割裂時之人其亦可鑒之哉

論北地王

漢後主炎興元年冬魏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降於艾是日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余讀志至此而嘆曰烈矣哉北地王也忍矣哉北地王也曹氏漢之賊也不肯屈節爲亡國俘至於自殺此真可以見先皇帝矣豈非甚烈乃殺其妻子斯忍已妻或猶慮其降後之辱耳殺子則何爲者哉吾子非昭烈皇帝之曾孫乎哉古人一成一旅以成中興文叔奮迹於農夫先主亦

小臣文鈔二卷五

拔起於販履安必其子後來之不復興乎卽不復興而留一人亦足以存天潢之一派且後主肯降不必言矣使先主之庶子若孫如劉永劉輯後主之諸子如太子璿及瑤琮瓚詢璿皆如璿自殺其子孫則先主後主兩朝漢天子不幾絕嗣而不復血食乎况璿且爲亂兵所殺而永嘉之亂諸子孫亦多淪滅止永孫劉玄一人奔蜀李雄至永和三年孫盛見之於成都後亦不云所終是昭烈後裔竟不知其有無矣則當日北地又何如多存祖宗一綫之爲愈也忠臣固不必如是孝子則尤不當如是者也商之子孫侯於周服豈其皆爲不忠不孝魏雖不可比於周而我爲亡國之子孫則一耳敵取我國而不忍殺其人乃盛德事而我反自殄滅之不欲遺種

此獨何心。雖然，卽殺妻亦未見其可，何也？殺重辟也。夫婦大倫也。逆慮未然之受辱而預加重辟於大倫之人，則固不可耳。後主降後，爲安樂公后妃，俱無受辱事，但以蜀宮人賜諸將無妻者，然李昭儀亦自能死節，又安在乎預殺之，以自恣其忍心也哉？

陸機論

書云：興戎易戒，尚口。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余觀陸機之滅門，未嘗不嘆其自取之也。其初入洛也，聞左太冲作三都賦，大笑曰：須其成，覆瓿耳。及盧志問機，陸遜抗于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毓弟雲，咎之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人遂以此定機爲優，定雲爲劣。嗚呼！此正機之所

小古文鈔二卷六

以召禍與夫機父祖在志必無不知之理，所以問之者，譏其入洛耳。以謂汝祖汝父若是其立大功而貴重於吳也，何以聯翩更投仇國？機於此能默然內省，或更要詞以應之。此君子爲大義所屈，而亦所謂忍乃有濟也。屬氣相答，果于其怒，擬君聞主語，蓋已深中成都之隱。此孟超諸小人誣反之讒，乃得而入耳。志爲穎親臣，在穎左右，或亦志成之耳。夫機二十而吳滅，閉門已十餘年，使念父祖之故而已，亦嘗爲吳將東頭，息影以終其身，卽被徵書終於不屈，儻以此見殺，豈不悲壯？既不能忘情於富貴，而委身亂邦，便當摧剛爲柔，爲自全之術，不自量其爲亡國之餘，乃輒與其本朝世貴臣角忿於齒牙之間，而求其勝遜其行而危其言，豈非大背聖人之

訓哉？昔人謂陸氏自伯言以來，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謂抗克步闔，戮及嬰兒，宜乎子孫之覆其族。此其理當，亦有之要。之機鼓文人之舌，爲猛士之劍，恃才凌物，造次以之，陰恨所伏，殺機必開，蓋亦自有以招之耳。雲且爲其兄所禍，及乃反謂之劣於機也，歟？

宋二帝不歸論

嗚呼！宋徽欽二帝之不得南還也，宋人之學術誤之也，何也？天下事有予之而適以取之，棄之而適以全之者，此在乎獨見其大，不牽於一節而護惜其一身之名者，乃能行之耳。昔者宋襄公之見執於楚也，曰：彝守其國，謝楚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有君矣。于是襄公乃得釋於楚，斯養卒之御趙王

小古文鈔二卷七

歸也。以耳餘之欲殺之也，漢高帝分羹之言，至不可訓，乃太公身置於商祖之上，而終以得免，是皆以予之爲取之，以棄之爲全之者也。宋人則不然，日藝孳以理學爲事，而忠孝弟乃理學之大者也。其可棄置君父兄不迎請者哉？則惟有卑辭重賂，以請命於敵國，豈知辭愈卑，賂愈重，而君親愈不得歸也哉？何也？置之則金人抱空質，以與宋計之，所不出也。亟求之，則挾之以爲重勢，不但可得金幣也，且使宋人有所顧慮，而掣其肘，則進退和戰之權長在於我，而惟我之所爲。此情勢之必然者也。夫求請可得，自當求請，而無如求請之必不可得，則又非可專執求請矣。且以宋人之讀書博洽，豈不知古有目擊漢祖斯養卒之事，然心畏此語之一出口，

則人共指以爲棄君親之人棄君親者不忠不孝矣亂臣賊子矣此其爲名誰肯尸之則曰吾寧卑辭重賂以求請之求請之不得非我之罪我惟不失吾忠孝而名不陷於亂臣賊子斯已耳此所以二帝終於不還者也古之人則不然見以爲當如是則毅然行之不牽於外物之議不恤乎一身之名可誠可詐可順可逆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屈可以伸總期脫君親於大難而他皆其庸不暇顧避蓋亦遺君親而心實以全君親名或陷于不忠不孝而正所以濟吾之忠孝蓋至性激發而權變之妙用生焉此真神明於理學而豈必拘牽於理學之迹哉昔者牽之戰逢丑父令齊君下車取飲夫以人臣役其君大不做也而可以免君於難正所以成其忠者

小臣文鈔二卷八

也使丑父必自取飲而鞠躬俯首以進於君則頃公之被執久矣于太傅謙亦深知此義以行之而乃得奏廻轡之功幸矣哉英宗之存臣如此宋人之學自居其身也求完而指擿古人也苛居其身求完則惟恐有缺指擿古人苛亦畏後人指擿我之苛故事必期於轉合方幅而不謀其濟與否曰吾之道固如是遂致微欽終死于沙漠而不得返且將謂曰葬漢高斯養卒之不合於聖賢之道嗚呼豈非爲人君親者之大不幸也歟

陸秀夫論

孝子之愛其親也則心欲生之雖加一日愈於已忠臣之愛其君也則心欲生之雖加一日愈於已世無不欲生其親之

孝子則亦無不欲生其君之忠臣夫臣于君也且無不欲其生之而可以死之乎哉陸秀夫宋之忠臣也端宗崩與羣臣共立帝昺正笏而立儼如治朝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可云盡瘁報國矣獨怪其入海而諸軍之大潰也秀夫先驅妻子投海斯已大忍而又乃負帝昺同溺嗚呼豈不悼哉臣之于君也雖流離患難義當周旋相與終始則帝存而秀夫亦不得遽死况身死而併死其君哉君親一理也已欲死而併死其父母可乎哉倘曰慮帝之受辱于敵也夫婦人受辱甚于父子倘有母而慮其或受辱也預殺之可乎哉帝即被執而北受辱不過如二帝在沙漠已耳甚之或被戮毋寧戮于敵豈可戮于我况二帝皆得考終於五國城而恭宗封爲瀛國公

小臣文鈔二卷九

亦未聞被戮且秀夫之立時也曰古人以一旅一成開中興天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則留之安知不可以成中興即中興已矣留之猶是留趙家一塊肉猶足以繫宋室正朔之一綫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也夫以未滿十歲之幼主而忍于自我戕之自我亡之哀哉憐已此獨何心夫國君死社稷未聞有必其臣與偕死者豈有人臣欲死而要其君偕死者乎且帝欲自沉猶當止之否則聽之猶可耳即帝令其負之同死則力辭不敢奉詔臣之道然也昔未聞帝之有命也而乃擅牽其君以殉我豈不甚哉嗟乎君臣大倫也生死大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可臨難而不審乎名義如是或者曰陸丞相古來稱之

子奈之何施詩論與曰正以其古來稱之故不得不論之耳否則後之人將謂忠臣不妨殺君而殺君猶得爲忠臣是非倒植而亂賊將因之以橫行斯其貽害也良非細故曰然則子將以秀夫爲弑與曰秀夫忠臣也吾不敢以弑之名加之然許世子止進藥於悼公不嘗而悼公飲藥卒世子不立平位與其弟又哭泣啜飯噉不容粒亦死是死孝也則世子不但弑父也其心實欲生父者也而猶不得免於弑夫止死孝而欲生其父猶不免於聖人之書弑秀夫死忠而實死其君使聖人處此則又當作如何書法也嗚呼聖人不可作矣請以俟後世尚論之君子

論佛

小世文鈔二卷十

父母之恩天性也天不容已者也必欲離去其父母出家爲父母生死大事故孝子之謂何曰吾成道則可以度吾之父母父母雖死猶能度之然能度不能度事涉荒茫而此時之傷親心已甚且已離父母後果能無悲憶否竟無悲憶則天性已絕儼不免悲憶則是更生其牽纏矣無故自乖違其父母而更生牽纏何爲者也昔者處變之孝子曰舜被惡於父母極矣而即求常在側不敢暫違其親如是故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處常之孝子曰文王朝王季目三不安則憂食必在視寒煖之節文王之爲世子也或謂昔釋迦已生羅睺羅可以代子職傳王位矣故已之身可得出家余曰否人子各欲自盡其道豈以有子便常棄親况亦既有子後則

以事其親而下又當教其子責有加焉而又何可委而去之哉且使子見吾出家以爲美事而又將踵而行之且奈何昔石駒仲卒下後上者以爲沐浴佩玉則兆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反得兆蓋冀得爲後而忘喪背禮則不孝故不兆也設有二人於此一人食了生死而忍離其親一人寧不了生死而必不忍離其親吾謂忍離其親者不得了生死而不忍離其親者當了生死何故蓋不忍者敦性敦性故了生死忍者害性害性故不得了生死檀弓云龜爲有知夫孰謂司命者其知不如衛石氏之龜乎哉且孝之至者塞天地而通神明豈其不能了生死哉或曰天下事理萬變未宜執一舜與文王儒家之道耳是豈可以概論佛法曰不然事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萬殊者或不妨於各成其是若歸到一本處則止有一是斷無二是曾子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陸九淵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即佛氏亦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又云方便多門歸元無二夫仁者衆善之元而孝又爲仁之本是天下大本莫過於此得則彼失彼是則此非此處豈容參差岐途操持兩說使當日佛在西方聞震且有舜與文王之事親恐亦不敢非之耳身爲儒者而有惑志何哉

議一

論議

昔者秦始皇帝曰太古毋諡中古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
議父臣議君也朕勿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毛子曰始皇帝
法令不善者多此則可謂合于道者也夫善善長而惡惡短
君子之道也人之惡生而疾之死而憫之况君父哉則一瞑
而臣子之相與議諡也求其美美諡可也求其惡而惡以諡
之其可乎哉或曰禮天子稱天以諡之故諡天子則諸侯議
之于南郊所以尊天以天諡之故無害曰臣子于君親父也
于天猶祖也使父有罪祖欲撻之則子且將撻之以求免祖
倘撻杖于我而令我代之撻其父子可受杖而撻父哉抑臣
子于君親父也于天猶君也使吾父有大罪君欲誅之子猶
將哀祈于君以力求赦父倘君授鉞於我我可曰受命於君
小臣文鈔二卷十二

而手戮吾父哉且受命於祖與君者果受之也尊天以諡其
君親者非果天諡諡然命之也虛為之辭耳而加之惡諡與
戮屍于地下何異且夫臣子非有極惡大逆既死君父猶不
忍戮其屍而臣子可以此加之君父乎哉或謂非此則無以
警人主生前為惡是固其不得已也曰上古無諡聖賢甚多
中古而後始立諡而昏暴者益不乏且已有載筆之史書其
事是非既彰警勸斯在亦昭昭矣而安事乎諡且史官長而
諡言短彼倘不畏史而又何畏乎作諡也或曰善有善諡惡
有惡諡不敢以誣其君親者正所以為忠臣孝子者也曰否
不次為溢美如後世累字或至十餘字之類於以云不誣可
也訐其惡於身後而曰不誣可乎哉則為尊者諱為親者諱

之謂何且善則歸親善則歸君之義又謂何也或曰曰諡虛
名耳何足深恤余答之曰有其實乃生其名循其名必見其
實豈可以其為虛也而忽諸如果可忽則楚成王安用死猶
爭之而賈充亦不必預以為憂矣尊名大典謂不足恤然乎
否與雖然余謂朝廷併不可以此加臣子何也爵位所以予
功德也貶黜所以罰罪戾也如果其人惡生即不當容其處
高位矣在位則非惡明矣故朝廷一大臣薨弔贈祭葬禮意
有加正以其受祿之不誣也乃有甫沒而廷臣輒進惡諡者
何其忠佞之變殊而更賞作刑之已亟乎使生畏其權勢不
言而死則肆其彈射之口則議者亦小人而不足悲者已余
故以謂諡者歷代之相沿已久今亦不能竟廢之當但存美
小臣文鈔二卷十三

諡而惡諡則決當皆削去臣子于君親沒則以美諡尊之君
父于臣子應得諡者沒則亦以美諡賜之總欲掩短推長有
稱無貶詳為斟酌而不相遠斯已耳庶幾乎君臣父子存亡
之間其哀思恩禮俱得有以全其孝慈長厚之心而不淪于
薄亦扶翼世道人心之大者也若夫大臣生前亦已斥削誅
絕則死不得諡或死時元未嘗誅斥已賜之諡而久乃過惡
暴著于後來亦可以奪諡猶之奪爵奪蔭云爾夫禮以卽乎
人心之安者也共戴之以為君為親而北面事之及其升遐
屍猶未冷臣子遽撻其過惡以惡聲隨之永之百世亡論其
事之甚逆心安乎哉夫如是則執喪時而且冠衰紆帶擗踊
而泣之哭之且至於三年不言也古又何為而設此禮也歟

赦議

客問於毛子曰昔管仲曰赦者犇馬之委轡也吳漢語世祖惟願陛下慎無赦宋三歲一郊則赦景佑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圜丘未嘗輒赦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古人之言多如此而易有赦過宥罪之文又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其義何也毛子答之曰此惟決於夫子之兩言而已其在論語曰赦小過在春秋曰肆大眚小過細故也赦之所以沛恩澤育人才此良政也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春秋書之譏失刑也夫大眚鉅惡也鉅惡而概肆赦無天討矣無天討則何以爲治雷雨作解之象赦小過之謂也管仲諸君子之言肆大眚之譏也故余斷之凡小臣文鈔二卷十四

罪之輕者值國家時降大赦自可一切咸赦之至其重者則無赦無論反叛與弑逆諸條也卽殺越人于貨豈可赦乎雖然猶當行減等之仁焉如當族者遇赦則減一等不族而止誅其本身可也當凌遲處死者遇赦則減一等止於斬可也推此減等皆如之然但有一減等例不得有再減等例如此一減後卽再遇赦則此人不復得與赦典更減之矣此則法外有恩恩中存法可以行之無弊者也近如婺源汪而駭刃其兄併兄妻子手斃四命官置極刑林司理雲銘詳勘無疑而後竟以遇赦遞減改流陝西若此者夫豈可行客曰小過大眚之說固然然書又云赦過無大何也曰此過之大非大肯猶小過耳譬如殺人大惡也而過誤殺人則有可赦之道

馬大猶小耳此古人所以兢兢焉欽恤爲心矜疑在宥而廣其好生之德與若大罪確當者輒濫赦或因屢赦而遞減之重辟而遂至脫然無事者有之使大惡得志善類喪氣冤鬼哭泣於地下孝子抱痛不得伸劫殺可以公行而刑章且竟爲徒設此直教人爲逆亂耳豈復可以理民而爲政哉

室女無守節議

近世多處子未婚夫死守節者父母欲嫁之乃矢之以死終已不改人多稱之毛子曰若是者可以爲難而仁則未敢許之矣古禮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婚三月猶不成婦况未入其門者哉今律夫亡妻

守夫服闋而嫁無罪又儀禮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則夫死而嫁固律所不禁亦禮所得行者也况乎未嫁之女子哉且女必出嫁而後降父母之服女在室卽計嫁父母歿斬衰三年不得降服則父母重矣此身猶爲父母之身矣以父母之身聽父母之命夫豈曰非禮女本未嘗適人而父母欲令之嫁則亦不可謂非禮也記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必與之齊而後終身不改焉未嘗與齊之人而必欲爲之守貞乎則太過矣在室之女敢于逆親是於孝爲有愆矣况父母或止生我一入晚將得婿以爲養而死將恃外孫一綫之血胤鬼猶得食凡以屬於我身者甚重則我豈可悍然違父母以必自遂其不當然之意且卽嫁元

未嘗失節而適以成其孝親之心。夫為人子者，終不當如是乎哉？是故女已嫁夫，夫死而父母欲強奪其志，又如已受聘未嫁，夫原不死而父母或生嫌貧食貴之心，欲改圖令別適，則女當從道不從邪。若女未嫁，夫死，父母欲更爲之擇壻者，女當順命，亦卽順禮。故傳又曰：未嫁從父，記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室女逆親，必不嫁，是違於中庸而辭爵祿，蹈白刃之類矣。夫非中庸，卽非禮，非禮，卽非仁。余故曰：可以爲難而仁，則未敢許之者耳。或者曰：處子不嫁，乃奇節，而奈何少之？曰：節必中節，而後可云節。政不貴奇，昔者宋共姬之謫，諱不出論者謂其女而不婦，若夫室女而必欲自居於未亡人，余則以爲婦而不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人人弗爲，其此之謂與。

沈孝女入志議

沈孝女，仁和人嫁陸氏，母周疾瀕殆，醫者皆縮手，不肯投藥。孝女日禱天，願以身代母，乃割臂肉煮之進母，母啜之曰：味好。孝女退而仆，血流不已，遂死。而母病旋以甦。郡人毛先舒旣爲作墓誌，記其當入志也，或謂會典不許旌表割股等事，此何可入志也？先舒曰：不然，典之不許旌也，恐人競割股，未必有益於親，而徒傷其生者多，以全仁也。上君子不妨志以獎孝也，事固可並行而不相背者也。或援孝經髮膚不敢毀之義，先舒曰：不然，事有常有變，經言不敢毀傷云云，孝子處常之道然也，若處變則頭可斷，軀可糜，而何論於脣

且夫子殺身成仁之說，謂何？或曰：爲人親者，止於慈，必不忍其子之自戕而創我也。殘身以奉親，使母啗我之血肉之味，是陷親不慈矣。陷親不慈，不孝莫大焉。先舒曰：不然，使母偏子食其肉，曰：傷慈可也。已自進之母，不知而嘗之，何不慈何陷之也？蔑其救母之至性，而反以大不孝之名歸之，理之悖已。或曰：死生，天也。母之甦，本當生者也，卽或不甦，當死也。當死而必欲割股以生之，是爲違天當生而必自以爲我割股能生之，是爲貪天。先舒曰：不然，至情迫極，不能忍而至于自割，且至自殺，豈有違天貪天之意於中哉？武王疾，周公願以旦代某之身，違天乎？抑貪天也？茲尤所謂深文者也。或曰：女與子異，出嫁女與在室之女又異，故爲公姑夫斬髮三年而

小臣文鈔二卷十七

父母降服，若沈氏者，徒知有母而不復知有公姑夫大義已昧，何足述哉？先舒曰：斯言是已，然得其一，未得其二。夫至性激發，而有所不暇顧，卽以爲死而傷身，乃是死孝之傷身，而非傷於他血氣之勇之可擬也。亦如宋共姬之女而不婦，觀過知仁，豈可深貶昔者曹娥沒水以求父，近郭童子入火而救母，究不能出父母於狂瀾烈燄之中，而更生之，而身亦以死。然後世必稱之曰：孝童。孝女以至於今，假令當時更活其父母，則又當如何也？且如時當鼎革，類有舍生殉節之人，臣身雖殉，而究亦無救于國家之亡。然人皆仰其忠義，恐弔歎歎廟貌，煙香以百世祀。假令忠臣一死而能使廟墟社屋之再造，則又當如何也？嗚呼！孝女亡矣，母周生矣，乃反更不免

於議諄而噴有煩言吾不知操論者之仰心今揆之成仁之義念其至性之迫求之於周公珪璧之誠思昔曹娥郭童子之慘援人臣不敢愛死之心而又加之有功於其親此女固聖賢中人也則雖以破例特爲旌表可也而況於入志乎哉是爲議

親棺被焚議

杭州多火或燒人家父母之棺而論者謂其子棄親棺自出而致棺燬罪當斬毛子曰否棺之爲物非可提挈而行者也使火之來也遠而家之人多則可昇之出使其來也迅而家又乏人則棺之被焚直無可奈何而何乃罪至於斬論者曰力不能出其棺者號哭於棺側不去與之俱焚耳棄之以出

小莊文鈔二卷十八

不孝莫大焉非斬不足以蔽其事且爲但移財物而棄棺者警也毛子曰否人自生而之於死也其痛烈自死而之於焚也其痛緩今人親死未聞子之必當殉也卽親而罹於極刑亦未聞子之必當殉也焚而必殉何爲者也且使吾親止我一子與之俱焚嗣續何屬而祀亦斬且旣爲此論則雖多子孫者處此者亦必盡斬何故兄以身殉棺弟以親棺焚而兄殉之我則豈容獨免又有諸弟者亦然卽諸孫尤以爲祖棺被焚而吾父與諸父皆殉則我輩又豈敢逃生也逃生則爲戾滋大則惟有纍纍然聚一家之骨肉而皆焦炭於此棺之側而已嗚呼慘極矣哉天所降罰止一死人之屍而我乃率諸生兄弟子孫而盡灰滅之則又何爲者乎哉至若以警移

物棄棺者之說則尤不然不及移棺者此子之不幸也移棺者棄棺者他人之未然也舜之典曰宵災肆赦曰惟刑之恤哉周禮有八辟之議故有身陷大僇而苟其情可憫事可原者則曲赦之未聞預防彼人之未然而橫取此子之不幸者戮之也秦法刑棄灰謂將因小以警大也漢有人盜高廟玉環張釋之按律罪棄市文帝怒欲族之釋之曰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將何以加其法蓋輕者適還其輕不以欲示警而故加重此張廷尉平允之仁而秦法之所以爲酷也雖然棄灰小過猶有其過不及移棺者蓋無可如何併無棄灰之過者也而加之重戮酷於秦法矣斷非仁人君子之所忍行者也然則處此者法當如何曰火近而乏人力不能移棺者

小莊文鈔二卷十九

無罪若火遠人多力能移棺而直度之財物運空獨遺其柩不孝之罪豈可竟弛則當官宜加之罰而亦不至于大辟也案律子孫於祖父母墳墓熏狐狸燒屍者絞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者杖一百若亡歿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先舒謂絞者意在狐狸而不顧親屍此人意在財物不顧親屍其罪略同然熏狐狸之火自其子孫故舉之此火非自其子孫故舉之則當減等杖者從親遺言而自燒其親屍此人非奉遺言而聽他火之燒親屍其罪略同然不奉遺言者較重則宜加等徒流之間罪斯當乎雖然世亦豈有此等人乎哉若火起於其家者火旣非其故舉而事尤迫比於不能歸葬火化者略同可無罪矣杭之災多而久停柩不

舉喪者亦多。余故詳議於此。以免愚孝者。或燼於火。且以弭夫苛政者焉。

開棺議

律有發塚一條。中云。若卑幼發尊長墳塚。開棺槨。見屍者斬。後又云。其有故而以禮遷葬者。俱不坐。註云。地或不吉。或水衝地崩。有故而依禮遷葬者。不問尊與卑。及見屍不見屍。俱不坐罪。今時有人死。而入棺之後。或周時。或多日。棺中作響。或動作。子孫謂其已甦也。欲開棺視之。而阻於羣論。有見屍者斬之律。疑愕躊躇。遲久過時。而聲響遂絕。致孝子之心。沉痛而莫伸。此則背道之大者也。案此條在賊盜類中。則必子孫之不肖。妄冀此中有金珠之類。故發塚盜之。與他人盜發。

小世文鈔二卷二十

者情同。而卑幼行于尊長。故比他人加絞為斬耳。若棺中響作。望其親之再甦。而開棺者。此乃孝子慈孫之至情。豈可與冀金珠。而開棺見屍者等哉。古禮人死。則升屋而號。告曰。畢某復。又曰。三日而後斂。俟其生也。夫亦既死。而猶望其生。安有幾兆。已疑于再生。而忍令復之於死者哉。昔晉顏畿卒。見夢於母妻家人曰。吾當復生。皆欲開棺。父不聽。顏舍尚少。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乃共發棺。畿果生。夫夢寐渺茫耳。舍尚果決而開之。若其中有響作。較夢尤為顯明。不開相負。情何能忍。余謂凡人大斂後。而棺中聲響動搖者。不論新久。卑幼皆得開尊長之棺。以救之。活者無論。即不復活。事可悲憐。長吏聞之。當引有故而以禮遷。

葬之條。不坐。不當引發塚開棺之例。此為情理之協中者也。此等事既罕見。故昔人亦未嘗議之。余故詳為之說。以補律之所未及云。

小世文鈔二卷二十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同學諸子批

議二

齊世祖赦朱氏議

南齊朱謙之。錢唐人。年數歲。所生母亡。假葬田側。爲族人幼方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永明中。手殺幼方。自詣獄。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謙之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則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言。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殺謙之。謙之。小臣文鈔三卷一

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覲聞而嘆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毛先舒曰。不然。朱幼方燎火焚棺。當問出於有心與否。如出於無心。而必殺之。則謙之宜坐橫殺之罪。或哀其情。稍從末減可耳。如幼方果有心焚棺。則謙之一孝子矣。惲又安得而更殺之哉。且使謙之果橫殺幼方。則惲之復仇。又一孝子。而又豈選之所得而殺者哉。吳季子所謂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推刃之道。莫斯爲甚。此古經之所深惡者也。總而斷之。殺孝子者。當坐子而能殺。橫殺吾親者。當赦。總當鞠其先殺人者之義。與不義被殺者之受誅。與不受誅耳。當時概以爲善事而悉赦之。將大開相殺之端。而無已時。且

後。與選之之敢於殺。未必不因世祖不窮幼方焚棺之文。與非故而漫賞謙之。因以競行操戈事。蓋自信必不死而可。令憚有子。又殺選之。選之有子。又復殺惲之子。窮其兵勢。將何底止。而乃皆自上開之。大非所以爲治之正法也。張融一牋。沈覲一嘆。其亦未析於大義也夫。

駁王禪七出議

昔王禪作七出議。必謂婦人無子與惡疾。苟無所謂三不去。則定當出。先舒案此說。非是。七出之文。不見於經。而載之家語。云孔子語。余竊疑無子惡疾二條。文當有缺訛否。或夫子有爲言之耳。况古雖傳之。而近代實未嘗行。禪乃持茲深文。小臣文鈔三卷二

之議。以使人必出其無子惡疾之妻。焉。惜哉。心也。苛哉。論也。據議中引說者。謂有妾足以生子。而亦可奉祀。奚必妻之出。爲此說者。於事理自妥。而禪反謂並嫡爲禍。啓爭爲嫌。以爲國家之大不幸。夫妾有子而奉妻爲嫡母。于義甚順。非並嫡也。妾奉祀者。攝祀耳。妻病故妾攝。亦非僭且匹嫡也。不然。夫獨行祭事。姑缺婦人之共事。可耳。禪乃以此爲大不幸。則取無子有疾之生妻。以決然出之。居室之倫。既薄。去惟之情。益慘。乖離至此。實爲傷心。豈非尤大不幸哉。而禪反以此爲幸也。哉。此皆揆諸義理。而不可曉者矣。且云無子惡疾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此等皆穿鑿語耳。審如禪語。昔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是亦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夫子悲伯

牛發斯人斯疾之變是亦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然乎否歟或曰是皆然矣但今律仍有七出之文奈何曰今律只是泛引而未嘗確以此二出著爲條款又今律云犯義絕應離而不離者杖八十註謂指曾經告官斷離者言則不會告官斷離者不定出也今律又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聽娶妾亦未嘗云當出妻則妻而無子自可娶妾爲嗣續計又不必其定出妻也由是則惡疾亦可推已夫然後知律之制法嚴而用心恕正在於此若禱議曲爲之說亦見其牽強而徒自陷於過薄耳昔東漢梁氏滅門蘇軾謂統請重法以遺此禍禱雖名臣而奉使入滇南被殺屍無處所或亦操論過刻之貽殃也夫

小臣文鈔三卷三

虛實妃議

弘光帝在南中時有童氏自稱故妃來南中以爲僞也命付錦衣衛嚴刑拷之遂死於獄或曰忍心哉是舉也其他或可以假冒若夫婦則幽隱細微之必悉必無敢於假冒而自赴死者是童氏之爲王妃審矣因亂相失間關而來蓋義篤於儷體而不忘故君自當迎歸大內正位椒宮乃不但棄之且殺之此一事可以亡國或曰否后也者天下之母儀也童氏流落而來焉能保其無失身事其猶可配至尊而爲宗廟之主乎留之適足以彰國家之醜拒而斃之以滅其迹則所全實多毛先舒曰以情事揆之童妃決當無僞理然二說則兩俱有礙蓋正位椒宮固不可而殺之者傷道已甚昔者呂后

被掠於項羽先主妻子兩掠於呂布一掠於曹操及歸高祖先主仍與爲夫婦如初而二君未嘗以此貶德卽近多用兵而婦人被掠其不能盡完節明矣然其夫往往多方求贖人猶相助以爲義舉蓋遭亂者固不得以平時概之而婦人不得已被辱又不可等於自作淫佚如賈南風韋后之類此所以可赦而不可殺者也至於正位之說則其身已屬流離之餘又豈可儼然表率六宮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自余論之童妃自應迎之入內居之別宮不復尊以位號而供養則仍如法以無失前此之恩禮而已若皇后則別行冊立斯人倫與國體兩全而無礙惜乎臣下無以此說進之也夫古來廢后供諸別宮者多矣漢惠帝張皇后呂氏誅廢處北宮孝成

小臣文鈔三卷四

關玉事議

關玉仁和舊族女甲申已生十三年矣容貌端麗甚慧父亡與母兄嫂居會冬月徵選淑女關母計匿女亡所而關氏家東郭鄉有菜傭日賣菜過關氏有子擔糞以活亦日就關氏傾囊關母見菜傭問外廂選女狀傭後揣知母意云人情何甚急而聞嫗有小姑里甲且擬開名報官計必匿之或可免母遽問匿所傭曰某幸居在村之腹第令小姑見匿移旬當無恙第恐嫗意不自釋耳母私念玉年幼而傭夫婦樸老

當無他腸。竟遣玉之傭家匿十餘日。事稍定。母方欲引。女傭忽持豚蹄鉅餌來曰。幸托婚姻爲好也。母驚詰之。曰。某子已獲婿貴門。大郎主之。大郎者。爾母之子。爾沈也。初。爾沈沒時。度百金爲玉嫁時裝遣。卽予沈曰。汝息之。翁既沒。而沈好博。恣遊倡樓。數年。併已產俱蕩殆盡。日不自給。而母又以愛女故。數言之。沈悲其妻小。家子又嫌小姑在室。卽日索米五合耳。歲耗且石七斗七升有奇。奈何不蚤令之他。日絮其夫。沈既疾妹。而傭計要玉至家。卽闇持數金予沈。求爲子擔糞者。取玉。沈見金。驩聽之。及豚蹄鉅餌之及門也。母詰沈知狀。大踊擲慟哭。向沈索妹。沈怒。誦誦且以連訟喝其母。持之益力。爾母竟亡。可奈何。而玉在傭家。尚待年。日涕泣欲還。傭

小臣文鈔三卷五

晉曰。汝死猶爲吾家鬼。况生乎。於是令玉職幾炊。喂豕。稍服。令助鋤泥。時灌足。去緣約頭。如蓬葆。玉心悲甚。時作天痛哭。而作歌曰。父生我兮。中道以逝。母執我兮。門衰。兄嫂難與。居兮。扶我如目中之塵沙。伊又避此。佻巧兮。胡廷我之實多。彼六禮之或已愆兮。曾貞女之脫從。矧要予以桑中兮。夫豈其爲余之匹雙。我獨有母兮。癡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衝髮。我兄摩掌傭之金兮。骨肉相殘。嫂旁睨之兮。笑言啞啞。我忽憤氣兮。如雲指漆室女。以爲正兮。又告夫司命與湘君曰。余不愛一死兮。弗忍速阿母之下世。願死而有依憑兮。爲凶之厲。嗚呼。哀哉。我終死兮。魂獨歸去。明告我母兮。幽訴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縱謂行多露兮。寧能我之汗。

也。重曰。嘉名爲玉。父之命兮。幽辱糞壤。終保貞兮。憂思悄悄。淚淫淫兮。蒙訛忍訴。日當心兮。玉在菜傭家。近半歲。病甚。傭放玉歸。母子相持哭。玉曰。兒今且死。願埋兒父棺側。屍獲安矣。終不作彼傭家鬼也。顧兄嫂實陷我至此。語畢。絕氣。玉死月餘。沈子忽病。見玉現形。縛之去。哀呼不舍。數日死。又月餘。少子病復見玉來。又死。數月後。沈妻病。病所見復如二子亦死。沈大恐。竟棄母。遁去之北。嗚呼。一女子之厲而殺三人。怨毒之於人甚矣。信哉。玉死後。歌詞競爲好事所傳。周西生善琴。譜其聲而彈之。曰。爾玉操音響哀。聞者無不下泣。議曰。爾玉事或謂古婦人有三從之道。夫死從子。則玉事沈得主之。沈母不當怒也。又謂諺云。妹難逃難嫁。犬逐犬。則玉之怨

小臣文鈔三卷六

慙。亦非婦道也。毛子曰。否而徒知三從之義。而獨不問取妻之必告父母乎。夫已自取妻。猶當告母。况妹乎。卽已女許人。亦當稟於母。况妹爲母之所生乎。律卑幼或在外。祖父母父母後爲定婚。而卑幼自取妻。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違者杖八十。此言卑幼在外者耳。若在家。必毋敢自聘者矣。此以知婚姻重事。不可不以尊長爲主也。况蔑母而擅嫁其妹。其逆已甚。夫從子云者。謂外事。非婚姻也。且外事母雖當從子。而子亦猶當稟之母。况嫁妹而可以不告母。擅行之哉。至於嫁雞逐犬之說。亦謂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大禮而結大義。以爲夫婦者耳。今玉既非母命。又無媒妁。傭以計強要之。而沈以利私售之。背禮賊義。豈夫婦哉。行露之詩云。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王之怨懟宜矣。焉得繩以難大之說。擯者非耦。且無論已。且律自取妻。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則已。所定者。退婚明矣。則使玉生時。而母控之官。聽其訟者。玉既尚待年。未成婚。自應斷與傭家離異。而歸之闕母。以聽其別行擇婿。沈無母為不孝。賣妹為不友。書云。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若萊傭之設局。弄玉賄于壓母。狡惡孰甚焉。罪雖略減於闕沈。而亦當重加之罰者也。或以玉已入傭家。當無可斷離異之法。恃已為此說者。黨逆子而助奸民。豈徒不諳於禮義已哉。

辯

伍子胥報仇辯

小臣文鈔三卷七

伍子胥之報楚仇也。越絕外傳記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嗚呼。是豈不誣誕乎哉。楚王母平王妻也。子胥忠孝之士。而明乎大義者也。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則報仇之事。或過於激烈。則有之。豈有已嘗北面事之之人。而妻其妻者哉。此其事蓋是鳥獸行之尤甚。而子胥肯為之哉。考諸左傳。不過云以斑處宮而已。公羊則云。君舍於君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越絕吳內傳亦云。蓋有妻楚王母者。然俱不云子胥事也。及讀列女傳。楚平伯嬴。平王之夫人也。吳入郢。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請侯外淫者絕。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

以是徵之。則闔閭且未嘗犯楚王之母矣。況子胥乎。雖然。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吳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八郢之日。則庚辰也。首尾相去十一日。非有猝然而至之勢。而先一日已卯。楚子已取季芊。界我以出。夫兩妹之不遺。則必無不遺。將母者。故余謂持刀閉永巷之事。殆猶是平王貴妾之類耳。此又可以事理斷之耳。又鞭屍事。三傳及國語皆無之。特見於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吳越春秋。而穀梁則云。撻平王之墓。楚世家云。辱平王之墓。越絕亦云。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管平王之墓。自余論之。鞭墓事。或亦有之。而鞭屍則亦不可信者也。而况乎妻昭王之母也。嗚呼。使子胥而果為此。其亦何以鬱為明神。歸然廟貌。而嚴俎豆以逮夫今日哉。

小臣文鈔三卷八

辯程伯淳語

程伯淳謂新政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後儒遂謂王氏新法。乃是爭之者激成之。余謂非也。此不過是程子長厚語。爾安石剛愎執拗。力爭之且不得。況不力乎。當時明道嘗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又曰。但做順人心事。誰不願從。可謂不激矣。而終不能回安石者。何也。新法天下安危之所繫也。焉可以不力爭。力爭而不得。則歸罪力爭。儻當時無力爭之人。又將歸罪於不力爭。而謂朝廷無人矣。大抵宋之儒者。論議多歸於長厚。而伯淳

尤甚若執此語謂凡事皆不當力爭則誤夫將之以平和而可以潛銷默化豈不甚善而無如其必不能何則勢不得不出乎力爭譬諸用藥豈無平和者不能愈疾而以峻厲愈之者哉則亦豈無爭之力而其事遂得以無敗者哉儻人爲不善而反以激成罪爭之之人是桀紂之惡果皆龍比激而成之歟

說一

人心道心說一

客問虞書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語則是人此中有二心矣其義何若余答之曰人祇是一心焉得有二所云人心道心略喻之將是欲與理之分耳善於欲卽是人心歸於理便是

小庄文鈔三卷九

道心理欲交爭心只是一然理者本然天良而欲是物交客感方其著於欲也則理隱故不見其爲道心則爲人心及其歸於理也則欲消故不復有其人心則爲道心如人一身也染於穢則爲穢身澡之淨斯爲淨身方其穢也淨身之本質固在淨爲穢沒故祇見穢不見淨則曰穢身及澡去其穢則淨質依然現矣則曰淨身夫知淨穢兩身而非兩身則人道兩心而急兩心也哉客曰若是乎欲爲不善之物則必不可稍留者也而夫子乃云七十而從心所欲此義又何若余曰古人立言各有所當而字義尤不可泥著從心之欲自善人心之欲自不能必其善耳客曰若然則何不曰人心惟惡道心惟善而以危微二字目之邪答曰妙哉問也夫善惡似之

而尤有不可竟泥著處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易漸曰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在詩序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此飲食男女也欲而理矣非人心而道心矣如辭爵祿豈非是廉蹈白刃豈非是殺廉殺理也然有不當辭而辭之不當蹈而蹈之者此其矯情以爲名逞氣以爲悍似理而實欲矣非道心乃人心矣此其中似是而非似違而合其爲善與惡固不可判然截然分之也故曰危曰微正以使人剖析於疑似之際而戒慎乎毫芒之間者也且人心一復便是道心道心一流便是人心機關之圖更難判截故不欲以善惡目之而以危微目之若曰人心徃於欲則將違於理故危道心有其理而常蔽於欲故微將使危者安而微者顯只在一轉旋之

小庄文鈔三卷十

間耳儻名以善惡便似乎人心道心剖然是二便覺非一轉旋之能爲功而將克底於精一執中也又難乃知危微云者真古人立言之妙耳客曰若然則人心道心可兩立邪不可以兩立邪答曰人心與道心兩立道心與人心不兩立客訝之余曰客毋訝也方人心之熾也道心雖隱而未嘗絕雖勢若不能兩立而猶然兩立及其道心之完也人心悉化而歸於純矣無人心矣非兩立矣知此者則可以知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生生不窮之故亦在於茲歟既答客竟而遂筆之爲說

人心道心說二

客問曰所謂人心必不善者耶答曰否否所云道心受命於

天者也。所云人心用事於人者也。受命於天者。有善而無惡。用事於人者。有善而有惡。有善無惡而云微者。得其靜也。有善有惡而云危者。畏其動也。易云。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若夫靜則惟有微耳。夫何危之有。然人心元本乎道心。而道心亦不能廢。人心甚矣。夫道心人心之未易辨已。略引信喻之大本者。道心也。達道者。人心也。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道心也。費者。人心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屬道心。感於物而後動。性之欲也。此屬人心。易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道心也。感而遂通者。人心也。夫人心豈必不善哉。要之界於善與不善之間。惟其界於善與不善之間。是故曰危。若夫竟為不善也。則何危之有。王陽明曰。無善無惡心。小臣文鈔三卷十一

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心之體。其道心也。意之動。其人心也。明乎古人詳言如此。而人心道心之旨悉矣。客曰。然則子前說道心。而何以以理喻之。又以淨喻之。說人心。而何以以欲喻之。又以穢喻之。豈非截然善惡之分疆哉。余曰。義之深者。語不能形。則姑藉此以擬似之。不可泥也。其實道心理而淨。人心亦理。亦欲。亦淨。亦穢。云。

中說

堯舜禹相傳曰。允執其中。是中之當執也。而孟子又以子莫執中為病。何也。蓋聖人執中時中者也。子莫之執中。膠於中而不能通之者也。夫一堂有其中也。父坐於中。子侍於側。父之中。固中也。子之側。亦中也。何也。當側而側。則側即是中矣。

又比諸用藥。其人無偏寒偏熱之病。則進以和平之藥。發苓是也。是所謂中也。其病偏熱。則以大黃黃連之類。藥之用偏寒之藥。以去其偏熱。正所以為得其中也。偏寒而用薑桂。亦然。蓋得其時措之宜。則無往非中。此時中也。後儒云。不偏之謂中。夫不偏者。有偏者也。當中而中。則以中為中。當偏而偏。則偏亦是中。偏亦是中。則偏也。而不為偏矣。此乃不偏之謂中之義也。然則此時中也者。其即孔子聖之時者之時歟。曰。然。堯舜傳賢而禹傳子。湯武用征。時哉。是皆所謂得其時者。哉。於以推諸後世。事皆可知。已彼生於後世。而輒欲以唐虞三代之事行之。曰。必如是。斯為帝道。曰。必如是。斯為王政。非但難行。亦鮮不誤矣。然則云執者何歟。曰。一以時中之小臣文鈔三卷十二

中為準。而不惑於無權之中。如斯之謂執。猶人子以侍側為得中。而安以居之耳。然則唐虞三代之治。竟不復可法歟。曰。法其意。侯不可以復建也。而制度必謹。而不弛。慶賞必當。而不濫。意可法也。田不可以復井也。而疆界必理。而不慢。溝洫必疏。而不塞。意可法也。推諸事事。可臻至理。何必屑屑焉曰。必封建。必井田。而後乃成唐虞三代之治哉。知此。斯可以知中之說者歟。

理不外於情勢說

天理者。生人情與事勢者也。而天理即寓於人情事勢之中。而不能外。何言之。夫父子有親。天理也。而此理寓諸情。書曰。若保赤子。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是情也。而理

卽寓焉。君臣有義此天理也。而此理寓諸勢。柳宗元曰。爭而
不已。必就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是故
有里胥縣大夫諸侯。而後有天子。是君臣之義。蓋寓於勢。推
諸他事。事莫不皆然焉。嘗論古今之大變。莫過乎禪讓之與
征誅。然皆協乎人情。事勢而成之。何言之。夫人莫不愛其子。
卽丹朱不肖。而九男豈皆不肖也者。然重華命位以後。德日
升而功日益大。天下之心皆歸之。則堯亦因而禪之。在廷諸
公亦遂臣之耳。舜之於禹也亦然。乃禹則父極而已。與祗承
於帝。受所命之官。而克盡乃職。使其挾羽山之恨。以爲必不
可忘也。而贊夫舜身。且或不免於再。修其能。奏平成之大功。
而奄有天下。哉。使後人爲之後。儒議之。卽謂其任洪水事。猶

小庄文鈔三卷十三

得爲幹蠱而拯生民於昏墊。若其受舜禪。則必以謂忘父贊
貪天下。其不孝不可比數於人。尚肯稱之爲大聖人哉。而孰
知其有不然者歟。南巢牧野亦云奇變。而夫子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蓋人情所畢集。而事勢之應然。卽天理之
所在者也。比干諫而死。而微子且抱器歸周。白馬見廟。箕子
亦陳洪範於武王。而受封朝鮮。天子曰。殷有三仁。蓋皆權衡
乎情勢之重輕爲許耳。太王舍伯仲立季歷。季歷受之。廷
臣不聞其固爭。而世亦未嘗非之。蓋尊君親之命。而順人情。
因事勢。故能使國事安於泰山。而開周家之卜年。卜世子曰。
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
王之道也。又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夫子之贊

太王如此。使當日太伯陰窺父志。既率仲已逃於荊蠻之
季歷。執義爲固讓羣臣。又以太伯居長。且有至德。無緣舍之
違言。互起太王。且無如之何。而因之怒周之國。安乎殆哉。蓋
事會百變。時遇萬殊。而豈可執定一說繩之哉。或曰。子之說
皆然。然武王之克商也。亦既人情事勢之大集。而夷齊叩馬
而諫。登山而歌。豈非大違於情勢。而夫子又何以亟稱之曰。
此有天下之情勢也。又有一二人之情勢。穢德彰聞。戎商必克。
此天下之情勢也。孤竹商諸侯。世受商之恩。則君臣義篤。是
以叩馬而登山也。父母稔惡。人皆欲殺爲子者。奮擲號呼。以
爲銜冤而欲救之。是亦情勢決當然者。雖然。伯夷太公同辟
紂。同爲西伯所養之老。乃太公則鷹揚用兵。以伐商爲事。夫

小庄文鈔三卷十四

子亦殷人而未嘗不嘆十亂之才。或曰。若以父子喻。則武庚
祿父之叛。尤爲情勢之當然。亦可取耶。曰。叩馬登山。未嘗叛
叛斯罪矣。何故。古人云。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紂之惡。豈可
曰不受誅。當其時。安受周封。以續殷祀。豈不善乎。而顧必叛。
且使父果不受誅。亦當審乎情勢。而後動。況垂拱而天下治。
之後。輕舉肆行。徒殞其身。而殄厥世。不可謂之孝。且與主於
亡王之裔。不但加誅滅。而封之故墟。使得仍奉其宗廟。社
稷。蓋取天下。不取其國。此大公無我之仁。而又可背大德而
反稱兵者哉。然當其舉事時。豈不爲微箕爲不忠不孝。而自
負爲君親張大義。其濟則成旋乾轉坤之大業。不濟亦不失
爲忠臣死孝子。死孝上可對越商先王。而下亦足以聲稱

于古其同時共起之人蓋亦必皆持此論而相與辯之管蔡亦自以爲大義滅親也故遂一往不顧如此悲夫忠孝大節也美名也一不得當竟成蹉跌夫然後知賤人情背事勢者之終多誤耳故曰執中又曰用中又曰時中也者天理之當然也而不外乎人情事勢而得之故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儻必欲違乎人情事勢而言天理非真知天理者也以此圖事往往至於禍家凶國不可救而猶然執其臆見目爭之辯且爲之力惜矣夫迹古今來之廢典成敗率多如此順之則昌背之則殃然則果能深察乎人情事勢以求天理當然之極凡一切名心與客氣無稍參雜於其中焉茲亦可通天心也歟亦可通千古聖賢之心也歟

不議禮說

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議者制也非徒言語論議之謂蓋臣民於禮當守昭代之法無敢自相創造而行若形之於言語論議即爲罪此則幾於衛巫之監謗秦法之禁巷議漢武帝時之腹誅刑矣豈有聖王之世而防民之口禍及文章如此者哉且夫聖世不禁人言且立木設鼓開樽懸科以招來諫諍之人爲樂聞其過臣民不敢自爲禮以違王也下達上而省過王道成矣夫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路亦何嘗非議禮然但與顏子論定四代之良法美政如此而終不敢行春秋書春王正月仍是周正此其徵焉曾子曰小功不稅則

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亦議禮也然亦終不聞政改其制也夫夫子且不敢自定典物違朝廷而又況後之儒者乎故夫人主而罪人之議禮是爲苛法草野而敢於自創禮是爲僭分僭分者刑苛法者促祥者也二者均足以垂戒云

橫議說

妄言者與妄無不極焉嘗加堯舜非毀及仲尼蓋不自知其所屈焉客曰嘻斯之謂橫議毛子笑曰是烏足以爲橫議哉昔孟子所謂處士橫議者其時談道術則有如莊周列禦寇荀况墨翟之徒其學識材力皆大過於人皆能著書自見而傳後世徒以不盡軌於聖人之大道故謂之曰橫議耳然亦卒釀阮儒之禍談治術則若公孫鞅申韓之徒其人亦皆有

小世文鈔三卷十六

過人之才亦能著書爲政有效亦以不能原本於二帝三王之治道故亦曰橫議然諸人亦多不得其死其後如東漢之黨人畫部分群互相聯結誹議公卿譏刺朝政其爲訕也則幾於要矣斯亦可爲橫議者乎然其行誼亦各自有矯然之處惟恃其矯然以肆口逞氣而及於禍故君子亦不深與之若夫世有瑣細人無昔人過人之事而掉猖狂之舌小毀作鳴噍噍然不得成響而足以云處士橫議乎哉或曰如子言則漢王充著論衡亦嘗貶堯舜駁孔子其他誹謗者極多而中即秘之至今傳之何故余答曰充不但得罪古聖人也觀其自紀有母驪子驥祖濁裔清之語且自比於舜禹而比父於舜繇蓋喪心久矣特其書小有才而蔡邕見惑而秘之後

人學陋而傳之或亦資之以爲嗤笑若以道揆之直瘼痼疾耳而况尤不及充之甚遠者與

道學說一

客問道學善事也然恐不能行何也道學須誠而不欺如今有客或不應與之相見而欲辭之辭之必托他故若必以誠豈可直說我不應與爾相見也果爾則必取怨怒而亦失待賓客之體且奈何曰無憂也昔者夫子非疾而辭孺悲以疾且取瑟而歌以顯示其非誠然夫子又曰我戰則克祝其之會兵擊萊人命申句繻樂頌伐費人而費人北乃對衛靈公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則亦何礙爲道學也推而言之將兵者用計破敵陷身者以術出險何礙乎道學儻曰用兵與其小世文鈔三卷十七

詐而勝毋寧誠而敗陷身者與其術而得脫吾寧不用術而亡則死道學之說也死道學非聖賢之道學是故活道學所以行道學死道學所以窒道學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此可以悟道學死活之說夫道學自須主誠而黜詐而必不得已亦時乎用詐總當求其所以用詐之本心耳父子相隱詐矣而適以成其爲慈孝君子與之不顧父子之恩而故示直君子惡之孟子所謂不必信不必果者正此義哉張子房躡足附耳畫商山羽翼之謀皆事之入於術者也而人不以此病子房蓋乃心則主於爲君昔者郅疵料韓魏必反智伯卽以之告韓魏之君項羽在鴻門語高祖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二君之直言無諱如此可謂誠矣而卒底滅亡韓魏之君與高祖肯以張孟談項伯之情輸之智伯項羽哉故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又曰好謀而成夫曰密曰幾曰謀曰成此其中必有權變行之以圖濟其事決非徑情一往者也如徒曰誠曰不欺則白公勝欲殺子西而告其子彼固已誠而不欺而可以云道學乎哉

道學說二

聖賢與凡民元非隔絕者也然中庸夫婦可以與知與能何也大道與世務元非隔絕者也然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而曰會稽當牛羊壯而已矣何也客謂余曰僕有意於道學久矣而無如家貧有老親且當傭書受直爲救水而不能究小世文鈔三卷十八

心於此當奈何余曰噫子滋惑道固莫大乎孝養親孝也則子之傭書是行孝也子曰行孝而不自知其爲道反欲別有所究心焉此余謂子惑者也曰是則然矣又有疑夫行孝固當依於親而溫清定省之盡其禮今館於他氏此禮實有缺又奈何曰使子家富而必他氏之館以曠於子事親之禮曰非孝可也貧而館所以養父母使子必謝筆墨侍父母爲孝時則正襟危坐取諸儒者之言講求之以至凍餒其父母天下安有此道學者哉豈惟子傭書便是道學今農工商賈馬僕與夫負販之人日勤其務以上供公家而下爲仰事俯畜養生之具亦何嘗便違道學不然昔者舜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何以爲千古道學之祖也且大將將兵數十萬以剪除寇

賊忠君而救民亦何嘗便違道學文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殺入之中有仁有禮聖賢之事何加焉作好官亦政是道學王世貞云廉頑立懦於廊廟故不失其爲首陽也夫富貴何礙虞廷四岳十二牧九官皆有職司而皆是聖賢皆成道學卽以臯陶所掌者曰有事於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亦何妨乎道學蓋惟明克允卽是道耳卽以古帝王言之湯除桀虐武去紂菑漢高誅無道秦而創其苛政世祖能戮凶莽光復舊物蓋功也而德卽在其中焉其爲道學豈不大哉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謝太傅曰聖人去人其間亦邇且中庸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魚猶得與於斯道而況於人事乎哉客曰然則何以獨尊聖人曰聖人全體純小佳文鈔三卷十九

乎道凡民時由之而不必知之卽其由之也亦時合時離此所以獨尊聖人耳

子孫說

人家欲子孫綿遠昌大雖不敢必無不願之然願子孫上之爲聖賢中人次之則謹身寡過或能得平平富貴次之則衣食粗具卽是足矣不願子孫得大權勢亦不願子孫作大英雄併不願子孫作過激烈於忠義之人揚子雲云朱丹其轍一跌赤族此不願子孫得大權勢也古來英雄如李斯韓信之輩才略建樹亦云奇矣而末路罹禍一何太酷此不願子孫作大英雄也昔賢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甚至十族可以鑒矣故併不願有過激烈於忠義之子孫也古人云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夫吾之不娶無後止於一身而且爲大不孝祖宗血脉之相傳自古而來至於今日及我以作爲過激烈故而不止喪我之身且喪九族至無遺類焉夫爲人子孫不思承先人裕後昆以上報祖宗父母生我之恩而反覆厥族使千百世以上之人俱作若敖之鬼而怨恫無極不孝之罪豈不通天哀哉亦復何樂乎有此子孫也亦何大不幸而生此子孫也人家未必便有此三等入然見幾而作君子亦當早知而早慎之夫爲亂賊造大逆而賈滅族之禍人皆知其惡獨於此三等入則且或從而美之且思効之故余特爲詳言之云若夫爲人臣受知遇享爵祿殺一身而大有裨於國家生民大丈夫又當不自愛惜者耳小佳文鈔三卷二十

名心客氣說

君子小人之分不過天理人欲兩者而已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然理欲之辨却要見到極透徹處淫酗貪暴之類其爲人欲易見耳乃有名心客氣用事之人矯激凌刻以自爲高俯視一切而士芥之人多慕之而不知名心客氣之卽人欲也乾之爲道戒亢而以無首爲吉泰內君子外小人之時也而拔茅之後卽曰包荒包荒之後卽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而以艱貞誠之處泰且然而況於當否之時乎卽如東漢黨人亦未免多以名心客氣用事意氣所激失之太甚而受禍亦甚酷其不權此禍者大抵名心恬客氣靜之人也若知名心客氣之爲人欲克而去之其言行也一以天

理之當然爲心而忠厚和平以出之則是慥慥篤實之君子
肫肫懇至之仁人矣果如是卽異已者未必不可以相化而
何至於干烈禍哉晉傳咸云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
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慙慙爲忠益而
當見疾乎古來誤認名心客氣爲賢者事而一往以騁至於
覆敗者正多此當爲戒豈可爲法然猶多昧昧於此理而更
欲趨之相推相輓同入禍門豈不哀夫嗚呼安得知名心客
氣之爲心害者與之論此

相說

相者生而具之似乎一成不可移也然亦有可變易之理焉
故古人又有相隨心爲生滅之說今試徵之俄頃可得如人
小臣文鈔三卷二十一

中心悅者貌必怡怡中心慘然其容有蹙含慈祥之心則貌
和已生殺心亦成猛態自慊者必形寬豫之象自餒者必現
沮喪之狀驕凌在中而眉目橫飛意謙自牧則威儀抑抑情
或動乎淫視流而色媚貞志壹矣目莊如氣肅如也坦懷卽
外亦平曩機狡故形其似鼠貪念啟則狼顧而皇皇欲自潔
故鶴立自若忽蹉跌者神明奪驟聞捷乃顏爲霽此皆見乎
當時不越一瞬聲容氣色忽然移之矣况積久於中而大著
功德於外其潛更默換匪一朝一夕之故哉故大學著心廣
體胖之義孟子有睟面盎背之語王維詩云一興微塵念橫
有朝露身是此身亦因念而生者也身且由念生則豈得不
由念轉相隨心爲生滅之理詎不信哉雖然是猶見繫乎相

者也夫心通天地而動鬼神之物而天地鬼神實司人吉凶
故吉心逢吉不必言相凶心逢凶不必言相則請更求善相
心之法

葬說一

古之人葬皆地有定所時有定期未嘗有風水日辰拘忌之
說也青烏之學相傳自晉郭璞始彼且不能自免於殺身之
禍然則其術豈有可信夫璞術果神何不預謀吉壤葬先人
以免此凶如謂命盡日中此有定數決非地靈之所能解則
風水之無益明矣如曰吉凶果由於風水則又不能爲璞之
殺身解矣書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又云惟天降災祥在德詩云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易云自
小臣文鈔三卷二十二

葬說二

天祐之吉無不利故人惟存心修德以期逆天之休焉豈其
地脉之足憑者哉且謂葬之所以得吉得凶者皆地中之理
氣爲之也不知天之理氣無微不入卽地中之理氣亦是天
之理氣之所貫徹則地皆天矣其可不歸吉凶之權於天而
專恃乎地哉其可恃乎地而不思所以契天心者哉
古之人但言天理不言地理後人創爲地理之說沙水龍穴
羣辭繁興人於是乎無復務存天理之心而祇以地理爲主
不知天理終於可憑而地理究之不可信者也然古多聖賢
未嘗及此而後代術人妄言大行者卽此便是衰世之象則
大不幸也何故夫地不勝天甚易明也而乃舍却天理而專

求地理此便謂地可勝天矣夫地而可以勝天乎哉由此而推之則可以縱彼陰鑠陽婦乘夫欲奪義術掩道務鬼不務人小人長而君子消奄寺執朝權與端敢亂聖人之化皆有連類而環集之機焉夫使此數者連類而環集勢將必底於大不祥而後已其於人心世道豈有幸哉嗟夫則母怪乎古者不言地理而天下多長治後世地理之學大興而天下遂多亂亡者夫

葬說三

或曰如君言則人子葬親直可任意而竟不必詳爲營度耶曰否余嘗言之矣堪輿曰者久相循習行事亦不得盡廢之然事屬幽渺亦有天數存焉不必太拘忌過要求也孝經上小臣文鈔三卷二十三

其宅兆而安居之家禮曰擇地之可葬者夫曰卜曰擇亦豈不慎但不宜如後世形家之紛紛耳昔者魚朝恩發郭子儀父之墓子儀入朝不敢詰盜但號泣引罪歸諸天譴夫發吾父塚幾於不共之讐子儀豈真無人心而付諸不問哉蓋朝恩儉人有寵善讒而子儀久握重兵赫然功名當其時使稍加蜚語則無類矣父讐既不得報而反速滅門之禍則大不孝也若仗兵以清君側則是跋扈也子儀者忠孝爲心而肯出於此哉既陷亂賊亦終滅亡尤所不肯爲之耳又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子儀死則唐之社稷或不復保是吾之身與家族與國皆所繫焉而可奮於一擲哉以此衡之則父母之怨雖大自有不得不忍之者然發墓泄氣理當

破敗乃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壽至八十五八子七婿諸孫數十人其昌盛綿遠會不以壞塚之故稍減其分毫而朝恩不必子儀報復而竟被戮嗚呼信乎風水之不足憑而人必當以存心修德慈祥忠恕植福之基斯天必契之夫天道既順而地道亦豈能違之與

養生家言說

養生家有鉛汞爐鼎坎離等語皆假象以喻人身心事耳後之邪術家借此以附會其說而煉丹採女之事與真是大可恨事而富貴人往往惑焉先儒云財色未忘休問道世未有貪財好色而可以得道者乃富貴人必不能舍財與色而又怖死於是術人有以窺其心之隱微而巧中之以要大利小臣文鈔三卷二十四

無不敗也是何術者之黠而富貴人之愚哉夫貪財欲也好色欲也即怖死以求長生亦欲也合此數者之欲而祈兼有之欲之甚者也欲甚則昏能無愚乎是故不足怪者也獨惜著書者不明白言之故作隱語以遺後來無窮之禍是誠何心雖然養生亦止有寡欲清心四字耳欲寡之至則純乎天理心清之至則同乎太虛若是者生死且將不能及而況養生乎老氏養生家之祖也所云致虛極守靜篤政此義矣則從人身心中指出鉛汞爐鼎坎離等物許多烹鍊運用法亦屬多事行之有誤况緣此而遂致後之人附會爲煉丹採女事豈非著書者亦非其人哉至於術者誑人煅煉藥物而服食之燥烈之極多使人性情乖迕而得難狀之奇疾以速其

死。昔之人又往往而是。繩而斷之。養生止是。卻病延年耳。古今決無此身不死之人。亦決無此身不死之法。求不死便是大癡。惟大癡故。墮邪術。墮邪術者。必無善狀。此固當深戒。而豈可蹈之。或曰。寡欲清心。老生之常談。答曰。天下至理。多不出於老生常談耳。

小臣文鈔三卷二十一

小臣文鈔第四卷

說二

曾子出妻說

錢唐毛先舒撰黃著
同學諸子批

曾子事後母孝。因其妻烹葵不熟。出之。或謂烹葵小事耳。何至出。曾子曰。小事猶不用命。况大事乎。毛子曰。此須要知。不用命之意。蓋不用命者。是不肯從姑與夫命。而特欲烹之。不令熟。或已告誠而終不肯用命也。此其志成於逆姑與夫。而作悖驚事。雖小而意則惡。即書所云。刑故無小是也。且母遇參又寡恩。或因是發怒。而併文致參大不孝之罪。故有不得

小臣文鈔四卷一

不出妻之勢。若偶爾烹葵不熟。且不必以此遣一婢。况於妻哉。且事有大小。情理昭灼。豈可因小苛及於大。若因小慮大。而動以過峻行之。則是秦法之刑棄灰矣。曾子用心。必不若是推小及大。亦聊以答言者耳。然後人以曾子此舉為太過。而白虎通乃曰。棄妻令可嫁。此為隱之也。程伊川亦云。不忍以大惡出妻。而以微罪去之。先舒謂此言似恕。而反入於刻。何也。古人既以此罪出妻。則其罪當止於此。而我更懸斷以謝。必更有大而不忍明言之事。是更使其妻。啣冤千古矣。意蓋欲為男子解。而遂令此婦受此長誣。豈非欲恕而反刻與。

妾子為生母服說

古者妾子之為生母服也。不一其禮。各有等差。今考之古天

子之妾子父在生母卒練冠麻衣縗緣既葬則除之此禮在五服之外者也父沒爲大功若爲父後者爲生母無服但練冠以燕居而已諸侯之妾子父在父沒其爲生母服與天子俱同之爲父後者若小君在則練冠若小君已沒則得伸服總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生母大功父沒則得伸三年喪也若爲父後者爲其生母總士之妾子父在爲生母期父沒則得伸三年之喪也爲父後則爲生母總古庶人不得有妾故無庶人妾子服生母之文也宋文公家禮云士之庶子爲其母齊衰三年爲父後則降而服總麻三月余案文公但云士則上不及大夫以上之禮下亦不及庶人矣似亦考亭未全備之書耳余爲考定昔人之禮而存其說於此若夫今制小世文鈔四卷二

則妾子爲所生母服斬衰三年都無分貴賤父與嫡母存沒及爲父後不爲父後者也蓋亦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之義爾孔子曰今天下行同倫曰吾從周則士君子生今之世亦唯是守今之制之爲愼且安也固不得以師心創作亦安可必欲反古而不庸當世之典章也哉

妾耐葬說

夫妻同穴禮也而妾有子者亦可耐葬或曰禮嚴嫡庶側室不得耐於家長女君且稽諸典制都無明文乃余觀蜀志甘氏爲先主之妾產後主後主立而丞相亮上言母以子貴皇思夫人宜與大行皇帝合葬制曰可乃合葬惠陵余謂孔明所陳如此而天子之至情亦可推及臣民後先主穆皇后葬

亦合葬惠陵又宋仁宗亦合葬莊獻明肅皇后與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近太倉張君虛宇潘孺人生三子曰源曰濬曰王治爲嫡出其副室金孺人生一子曰溥潘孺人既與君合葬金亦耐焉且有汪氏葉氏皆君副室之有子者亦俱同窆則妾之耐家長不但一人卽數人亦無不可以同穴者語在吳駿公張母墓誌銘中亦近事之可援者也或又以爲一陰一陽之謂道葬者無容以一男台二女三女然觀古天子一娶十二女又有后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制諸侯一娶九女貴魚之義一陽御羣陰多矣卽近制庶人亦得畜妾生則夫與妻妾既可同室而居死何不可同穴而葬一陰一陽之論或未然與或云同墓可也總在一圓堂中葬之小世文鈔四卷三

而不必同穴亦一說也並列於此以俟議禮者之裁擇

厚說示子

紙在案風飄之屢墮兒子屢拾之未已余曰試摺之令稍厚風來便當不得動矣乃果然矣因語兒子凡事欲厚類如此稍厚且然况極厚乎或起難之曰不然夫不見刀刃薄得利而背厚無庸與余笑曰嘻君第作刀其人去余謂兒子曰妄矣斯人之談女其識之夫刀必待背則成刃背無待刀刃妄試則缺背常無缺妄用刃者必得禍背常無禍且夫取二刀背刃以相刺刃必受傷於背矣而背何損哉後一年其人果以筆舌敗余謂兒子曰可戒之已兒子曰然則必不可以爲刃邪苟必不爲刃則刀何用焉曰用刃非得已也必不得已

予用刃雖用薄不失其爲厚者也。古人固惡夫喜爲刃。而用之。恃其有刃而動。以加諸物。物其堪之哉。物不堪之。反自禍矣。

牡丹說

世人持論。皆謂牡丹爲富貴之花。不如梅蓮菊之孤清。矯矯塵外。余謂不然。梅之開雪。類義士菊之傲霜。類隱倫。蓮之出淤泥不染。類高人。是固爲佳。然牡丹殷三春之韶華。迎大夏之長養。斟酌飽滿。含芳吐光。足以大舒天地陽和之氣。譬如天子之當陽焉。而運屬時雍。時方開泰。人人皆得沐浴膏澤。詠歌平康。爾雅所謂景風甘雨。萬物以嘉。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牡丹之謂哉。或謂牡丹以譏時人之好。小臣文鈔四卷四

富貴。是必舉世皆霜雪於泥之境。而後已也。大人之存心不然。將使斯世共登於仁壽樂利。而我亦渾同於太和玉燭之中。斯爲美耳。豈欲使長霜雪於泥。而我囚之以孤標獨白。見異於羣類與。

作者說

客曰。甚哉作者之不易也。必無書不讀。而後可也。如經如史。如文章辭賦之學。下而歌曲。俱應通貫。又如二氏如九流百家。以及山經海志。花卉蟲魚。凡作此等文。必須精詳。而後乃可以措筆。不然。不得工。而不免見陋。且奈何。先舒曰。否。此所謂小家者耳。雜故小也。蓋小家沾沾好名。而騁才。故欲事。事知之。供筆端。以自見。而博聲譽。究之。此中無真得。徒馳。

以爲功耳。其文亦必事外飾。豈有真文。大作者則不然。必求一二大事。而深心探討之。必期窮極其微妙。然後已。於是乎發爲文章。雖單辭片語。皆不可沒。其巨者煌煌乎與日月爭光。斯爲作者。不亦大哉。故曰。大鼎烹牛。不可烹雞。又曰。大匠能構夏屋。而不能治牀之缺。其足聖人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彼沾沾於務名。騁才皆爲人之學。而不求深造自得者也。客曰。儻人以他雜事求我。我我不能應。且奈何。曰。直云不知。何病。不知而辭。不爲文。何病。古之聖人。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教。皋明刑。工虞禮樂。皆專司之。不相雜亂。故能亮天功。而熙庶績。後世課士多求之以事事。俱通。則士不得不以事事俱通應之。其官人責之以事事。俱辦。故爲官者亦不得不以事事俱辦共之。惟無專習。故無其材。無其材。故罕實用。文章亦然。正不必恥於不知。而必事事爲之耳。苟因是乃。施其學。擾其心。疲其神明。終身勞勞。支梧於外。而此中無一真得力處。可悲也。夫客曰。儻其才大而思敏。可兼及。又如何。曰。善。已然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豈易言哉。卽欲爲之。亦須精一事。後乃更及一事。

序

吳山穀音序

凡立言者。當見其大。夫天下有聖人之道。可謂大矣。而又有二氏之學。出而與聖人之道並峙。爲三。此古今來一大訟案也。理學之士。辭而闕之。甚力。其爲二氏之學者。則尊之。或以

爲高於吾儒又或和會孔老援儒入墨又或不定三家之同異而輒恣口談聖賢則排佛老談佛老則又讚嘆而師尊之賢者如蘇家兄弟陸放翁亦皆不免使學者靡然莫知所從適余嘗嘆息以爲大道之昭明顯白如是尚紛紛焉况其深微於此者乎晉安林西仲先生以儒者起家而貫串二氏洞悉源委大抵奉聖人之道爲宗而時取二氏之義與聖人之微言通者旁及而曲暢焉不但不必盡屏之也卽其靈僞透徹處或亦有佐於吾儒引而未盡發之旨然要歸必以堯舜禹文王孔子之所以相傳者爲極蓋由是而使人知三教有定論焉故其文錯綜奇變莫可端倪而按其命意則指歸如一嗚呼大已斯真不愧於立言者哉余嘗論之聖人之道可

小古文鈔四卷六

以治世可以出世老氏者其虛極靜篤出世之學也曰慈曰儉亦可治世然而薄禮義剖斗衡之說欲竟廢古來爲治之具其於治世法得半而已至於佛氏所窮探者多在未生前既死後則太偏著乎出世而竟不可治世自信此說於理非迂今讀先生之書而深自喜其仰符則或亦先生之所許者與昔先生爲徽州李官執法平允郡無冤民及閩中變作守身不屈繫於獄幾死而甦蓋節義治理先有以立乎其大而發爲文章有本之言其言炎炎又不徒於淹通三教之學而得其折衷而已寓杭州七八年往來晤語時甚多溫溫然絕無自負其所有之色余深敬其爲有道長者敬音一書諸體備具皆吐納玄奧有思有力其卓然具真見處直可垂諸不

刊茲余獨論其大者爲之序云

傳

毛太保公傳

毛太保公名文龍字振南萬曆四年正月十一日生於杭州錢唐之松盛里美鬚目閃閃如電爲人落拓不治生產好談兵嘗與人羣飲酒樓酣拍案呼曰不封侯不罷休衆皆笑之年三十走燕中不遇又之遼左遼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軍官漸至都閫後以王化貞薦假空札數百得便宜行事時天啓元年也公於是率麾下百九十七人東據皮島皮島者故朝鮮地其地約百餘里四面皆山陡峻惟西邊一隅可通舟楫耳公得之金復海蓋諸州俱震朝廷遂以公爲正總兵賜

小古文鈔四卷七

尚方劍未幾進至都督又加太保封三世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使於是公益自奮勵築城修樓櫓立火炮爲守禦具又建府鐵山立文廟設學諸生得附北直隸山東鄉試有中式者屯田鑄錢通商船爲長久之計甚悉遇敵敢戰決勝屢得捷出奇無窮而神亦助之嘗戰於大石門嶺矢來如雨再易馬皆射死夜半公步而登山入廢廟顧見廡下有黑馬遂騎之出馬行甚疾敵望之皆辟易却天明還其軍軍士皆歡呼及下馬則一黑虎騰跳而去皆大驚曰大將軍真天人也而丁卯冬有時貴人膺召入都與所親客言別飲中問曰僕行矣方今以何事爲亟會此客與公私鄰乃故沉吟久之曰東島大可虞時貴領之初公所招集勇猛士已十餘萬而探聽

游哨之人又多。日費朝廷數千金。餉不時發。公屢上疏。仍不發也。公最後疏云。脫使士伍一朝脫巾而呼。臣雖萬死不能禁。其如國事何。廷議已疑其要脅跋扈。而時貴適入會。袁崇煥新起。經略駐札遼左。時貴者。陰令圖之。屯田主事徐爾一。念公功高。而憤朝議之多舛。也不平。乃上疏論不可解者四。謂關寧一鎮。每歲用銀三百萬。米豆一百三十萬。今皮島自天啓二年至七年。共銀一百五萬。有奇。米豆共九十餘萬。石耳。猶紛紛然責其費之多乎。此其不可解者一。關寧極望不過四百里。乃擁兵至一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餘處。浩淼一千餘里。非得多兵。何以守。何以戰。何以聯絡。而相策應乎。今文龍用兵財十五萬。乃謂其實兵止二萬八千。而餘皆小。此其不可解者二。文龍妻子久已歸浙。或亦王

小世文鈔四卷八

既謂皮島爲扼要之地。而倚任文龍。乃沮其餉。是委之敵耳。卽謂文龍一身不足惜。而皮島喪師內地。必危不此之慮。而顧日夜以文龍爲憂。此其不可解者四。其餘論形勢兵機之宜。而極爲文龍辨白者。累纍千二百餘言。且自敢以三子一孫保文龍。無他不肖。崇煥乃爲書招公會於靉島。靉島在皮島稍西。崇煥云。有密語公坦。然揚帆來。且欲因是細陳宜速發軍餉狀。時軍中頗以爲疑。請多從者。公曰。我大將。任東隅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我。果奉詔而來。雖多人。何益。徒滋猜貳。且不聞汾陽。肯赴魚朝恩之宴乎。旣相見。靉島一古寺。崇

煥謂公。吾所欲與君語。他人不得聞。兩人各屏去。騶從獨崇煥。後一書生隨之。崇煥顧曰。此吾幕中奇謀士。此當與俱。因共挽手入寺僻處。而書生者。狀短小。有力。袖短刀。旣入。坐定。崇煥故移坐。與公促膝作耳語。良久。忽曰。吾今日欲斷將軍頭。公笑曰。耳語崇煥曰。奉密旨。懷中出片紙。示公。蓋矯詔也。公疑之。崇煥曰。我如屈殺君一刀。他日償君百刀。公卽下座。拜受。詔涕淚無一言。拜起。延頸待戮。書生遂出。刀斬公死。崇禎二年六月五日也。年五十四。崇煥旣殺公。出靉島。還本鎮。鎮過。而公有族子承祿。公養以爲子。從公在島中。官副總兵。聞變。棄官欲還杭州。崇煥復捕得。銀鍊之。令誣服與父文龍謀叛。蓋欲借此以解已擅殺罪。逼令畫招承祿。取紙筆大

小世文鈔四卷九

書岳家父子四字。人皆悲憤。崇煥亦變色。已竟被殺。於是皮島諸將士。其棺斂故主帥屍。駕海船載柩東北去。柩至海中。不肯行。船反逆。而西。諸將士無可如何。乃共拜之。而浮諸海。率其衆竟東北去。皮島墟矣。失左臂自此始。徐爾一復上疏。白公冤。疏入。不報。爾一遂掛冠去。未幾。軍書旁午。都城大震。朝廷知公實枉死。又頗思其功。逮崇煥磔於西市。每肉落一塊。則人競買而食之。百刀之誓。至此而符。時貴人亦得罪。公之用兵也。嚴賞罰。必信。與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將風。然恃其功能。于權要絕不肯餽遺。或送白銀千兩。須人參八百斤。公但如其銀價報之。故怒之者多。亦以此致禍焉。鐵山皮島俱祠祀公。遼左遺民。有挈妻子來。竟無所歸。號泣自經於祠下。

者

周母傳

傳者傳也人之可傳不在貴亦不在壽黃髮歸背死則民焉王公大人或不能與匹夫匹婦爭其千古是何也則以其人之能立乎其大也余讀周母施夫人行述嘆曰是可傳也已施氏者先世扈宋高宗蹕南來居錢唐江口魁甫公生夫人年十六歸周子與衛生一子震夫人年三十有三而卒夫夫人布衣之婦耳壽不滿四十而備有婦德其事夫訓子虔祀事殆無一不精悉具辦然此特賢婦人之常事耳余謂夫人之大者有二其一魁甫公夏日自錢唐江許入城過其女覺體中畏寒而臥夫人留公治以藥公子允升來欲奉公歸家小臣文鈔四卷十

甚切夫人固不肯曰父病矣而天氣炎矣自高橋巷至江干途相去十餘里少壯者且不堪况老人且已病乎設令我翁姑在堂猶當婉稟涕泣求許住况二人既逝而妹夫在吳門我即專此未爲過亦所以體輿衛之心也且兄以奉父過歸爲孝耶長途冒暑而設有不可諱是我與兄促其親不孝之罪既莫可逭而且又何以爲心也於是允升悚然不敢趣父出魁甫公竟沒於夫人家夫人盡哀而備禮嗚呼豈非人情之所甚難者哉以爲父死於此則未免勞於喪事而多費財或且以異姓者曉於家于後事不利儻允升意遂迺乎則曰我嫁女也又况有兄使施氏之老而歿於周氏之家是使父不得正其終而兄亦何以成執喪之禮假大義以遂其薄於

孝之心允升雖非忍其亦何辭以禦之哉其一曰爲子擇婦之必慎不輕聽媒妁也初輿衛自以常在他州而兒年已長屬夫人曰汝爲求佳耦儻得之即可納吉不必我身親之夫入謹諾而爲子擇婦不啻數十家後得張氏女既舊親也又細細訪詢之知女果賢而後聯姻媾焉夫人莫不愛其子無所不極而獨聘婦則漫然以將之余嘗論之凡他事雖邇猶外惟夫婦則同衾共牀第一不得當而不甚始不可以言語道矣父母他事盡其愛乃於此或誤是外衣以狐白之裘而著肉處束之以荆棘也且以宗廟之主家道之長繼世之大是何等事而奈何其可以竟忽之也或曰子之言是已然何以知張氏女之果賢與曰吾所以徵之者又二吾次兒婦小臣文鈔四卷十一

臣張開之公之婿也婦孝順賢惠又聰敏善治事內德純矣而惜其蚤夭今天夫人所定女即吾次兒婦之姪也以是知其必能賢也夫人之將終也屬輿衛我死召新婦至棺前和一拜我其腹哉輿衛哀之遂請婚於張張仲嘉程叔諸君子不可曰禮無母新喪而子遽成婚者亦無未成婦之女預過門者嗚呼夫人言之發乎情也仲嘉程叔之持不可也所謂止乎禮義是也止乎禮義聖賢之學也以張氏之家風如此又以此女之必能賢也取婦得賢福莫大焉然則今嗣張之受福於其母豈有既哉夫人可謂爲人子極於孝爲人母極於慈故余爲述此二事之大而可傳者如此且詳言之將以爲世俗之誠焉

雜文

陸西星妄語

陸西星著南華副墨頗入理解但雜說亦有紕繆處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而西星云孟子亦謂之可便是讀古不熟且以告子比莊是誣莊矣告子悍然莊子自然何可濶也莊語雖復寥渺荒怪而要歸本於守雌守靜其爲寥渺荒怪也總欲人之胸次廣見地通耳胸次廣則見物小而不足與之競故能雌見地通則物無所可欲故能靜能雌能靜安往弗妙而西星乃擬之告子豈不遠乎又云顏淵問爲邦那裏去試則尤可笑蓋精者治身而以其緒餘治天下此道家語近於楊子之爲我若聖賢則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而一以貫之隱居求志以待大行不得見用命也豈可以其無所試而訛之哉且行夏之時遂爲千古定法餘亦皆足爲後人法至若放鄭聲數語後世爲國者興衰治亂恒必由之而不能外聖賢立言總無漫設西星自欲尊道家耳乃併古聖人經世之大法而概欲掃去之斯妄也已

非佛氏斷慧命之說

佛氏異教也人家生男子固不可輒令出家女子忌甚蓋鋼婢久不嫁已損陰德大內多幽閉婦人古亦以爲多怨女則傷天和而足以召災故大放宮人爲盛德事桃夭美畀因以時也標有梅慮過時而不嫁也佛氏設教以爲度人往往多致少女爲尼禁絕人道豈非罪惡一老諸生貧而鰥無子遂

爲僧妻止遺一女年十四亦送入空門惜哉感溺至此可笑可憫亦有愚惑父母因兒女小時多病而妄信術人或僧尼謂出家可以得壽不然必殤遂令出家不知壽夭有命豈是出家可免雖僧少尼尤多短折昔唐柳渾幼時相者言其天目賤歸浮屠則得壽渾曰去聖教入異端不如死力學愈篤後乃登第人惟以守正爲主邪談豈足信也或曰女子焉知無稟性自然不動情者如文王之妃幽閒貞靜者也曰太姬聖女常人豈能臻此然亦未嘗不與文王爲好逮非不嫁也尼固人也亦既已爲人便有人之情此乃天理之必然幼時或無知耳長大自生懷春之意安得無情之人哉佛氏至謂男女事爲斷慧命余謂以邪淫爲斷慧命可也或姬妾過多小世文鈔四卷十三

柳王優劣

或論文曰唐宋八家其品則柳王爲劣然柳一跌不自振王猶能矯矯余曰不然子厚君子也何也過能知知能悔悔能改也豈非君子或曰知與悔見乎文矣改則何由而知之曰旣謫居官有美政沒繫民之思羅池碑可視也已王安石真小人也怙惡不悛矯飾而自矜以終其身子曰如有周公之

才之美而驕且吝不足觀矣莊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
則君子而矜其爲君子即小人矣而況小人而自矜者哉其
品去子厚未可爲道里矣心術俱也夫衡品必以心術爲主
也因其俱而反目之爲矯矯不亦過乎且古來折獄必分首
與從子厚而附侄叔文從耳安石引羣邪而大柄用之則身
作小人之魁矣且誤國殃民釀禍甚酷而子厚亦復無之兩
人者判然若是是烏可以無辯

韓文之失

韓退之一代偉才其文筆既雄亦多扶明大義之處然亦有
失理處當爲講明否則人奉之恐誤耳與陳生書云不以已
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名位之謂也此語非也夫立身行道
小曲文鈔四卷十四

揚名於後世古人言之又云孝莫大於嚴父又云孝莫大於
尊親即退之亦謂歐陽詹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歸爲
父母榮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志不樂也詹在
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詹可謂養志者歟則烏得謂名位
爲外而不足以爲父母榮與退之又云先乎質者行也後乎
文者飲食甘旨外物供養之道也此亦非也飲食甘旨正是
孝孝非行與禮左右就養無方孟子述曾參之養志亦不出
於酒肉假令缺略父母之養而曰吾先乎質者也安事乎文
可乎哉且飲食甘旨孝之實而可謂之文哉其與馮宿論文
書述桓譚語謂揚雄書勝老子且云子雲豈止與老子爭雄
而已此言已太過又述侯詭語謂雄書勝周易謬益甚矣

高閑序謂利欲關進而旭書可幾學書者果欲如是則必爲
小人而後書可工也祗論議竟混之不能分辨其爲兩祭也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幾爲嶺南節度使禁以口爲貨有
吏得無名兒畜之不言於官幾竟殺之此酷吏之甚者也顧
乃稱之哉稱之則人將效之豈不惜哉此類皆退之文章之
失言

椒山先生存心

楊椒山先生遺筆獄中將畢命而遺言以訓其子者也想先
生此時語語必皆是真誠所發語語必皆平生實踐而今乃
形之筆墨非如文章之士工好語爲名高者則先生平時之
存心用功斷可知已或謂觀先生語似是一拘謹守雌之人
小曲文鈔四卷十五

耳乃何以能彈相激烈不畏強禦如此似與其平時學問
相反余曰否否夫歛之深者積之厚積之厚者發之光學問
務在用力於內以歛以積則值大節乃能一發而光明高大
小人務張於外而不能翕則中之存者亡矣求其發之之光
明高大豈可得哉且先生語皆是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之學
亦非專於守雌者耳錢唐毛先舒敬題

書王先生遺囑卷子

此昭平先生絕筆也先生故爲名孝廉稍仕至佐郡後家居
老矣子亦舉孝廉年方壯西之夏當事者檄其子出爲官先
生始固已不願生及聞其子事嘆曰此我促命符至矣父子
一體子仕即我仕何面目以見祖宗於地下吾當致命以遂

志而于丁外艱亦有辭謝職庶幾其兩全之道乎遂自縊而死余生晚不及挹先生風貌聞其溫雅縝藉絕無矜厲態嘗觀楊忠愍公不畏強禦不避刑戮可謂剛矣而讀其獄中與子書多降心藏氣之學先生正與絕相類乃知浩然之氣正在溫然白斂之中而不在乎傲然自肆者也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釣臺詩文

近好事者集古來釣臺詩文刻爲一帙余覽之率多謂釣臺巋然雲臺安在且謂漢家之山河安在余甚笑之雲臺人力所構釣臺乃天生一山山自常有臺自無沒此理之常豈可以此判勝劣也若以其人則東漢君臣固死而嚴光亦安在

小庄文鈔四卷十六

哉且世祖光復舊物奄有天下釣臺亦漢家山河中之一物光是漢民臺是漢土乃張此狹彼豈不可啜要之以名論則世祖與雲臺諸公俱自千古于陵亦特藉之以傳耳若以實論之千鈞奠鼎正在雲臺而區區垂竿一石又何足爲當時之重輕也或以人亡蹟存謂光足述則漢山河亦至今無恙東都遺迹所在尤多文人縱筆軒輊不足憑如此雖然亦只是胸中無真識耳

書三案論後

余觀陳氏之論三案深有感焉三案之興萌於太子而立先是廷臣請立太子而三皇子皆庶子神宗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欲待生嫡若后竟無子則立庶長

子先舒又案律凡立嫡子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則神宗待嫡之言此大義也亦正論也而諸臣猜疑互起濟陳以迫之今考冊立東宮時神宗年止三十九慶皇后亦略當髫髻蓋猶是盛年夫婦也又况前此十餘年中則嫡子正有可望之事而何必汲汲於立庶也自余論之使神宗不肯待嫡而急欲立庶諸臣猶當爭之乃天子欲遵祖訓而臣子固違之以促其立庶至謂中宮之前星一耀則所立元子自當避位吁是何言與國本何事主器何入而可以輕於易置若是至挺擊事起而諸臣遂欲窮追之夫此事而無主使則無庸窮追果有主使而又可窮追乎哉使窮追而罪人斯得則當何術以處之置之則國法不立皇長子亦愈危

小庄文鈔四卷十七

誅之恐不能亦大不可昔驪姬誣共世子世子不忍自明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以故寧自縊使得其故而正鄭貴妃罪將神宗何以對其子而光宗何以待其父也哉處人父子骨肉間而又關乎宮闈之隱繫乎宗社之大自當有婉曲善調劑之法而以潛消默化其禍若徑情一往以行之其所傷必多由是而紅丸移宮相聯而來峻激之形或傷已甚陳氏之言曰甚哉名之誤人國也心本虛靈有物入焉以據之則礙奈何切切焉以好名爲事况君父非立名之人乎先舒謂當日爲擁護青宮計或未可盡以好名概之然古人所云以恩掩義投鼠忌器諸君子獨不聞之耶余生晚且在草莽不能深悉當時國事書此

侯後之君子論定焉毛先舒謹書

書魏水叔文

寧都魏水叔文以峭勁之筆抒清雄之氣志思沉毅論議開
展即瑣語亦意外生奇真雋才也然命意間有可商權處如
史論昭烈戒子勿以善小而不為二語謂是匹夫之言非帝
王語此水叔誤也此二語是徹上徹下之語也小之為護身
寡過之人大之直可優入於聖賢之域夫爾惟德同小萬那
惟慶爾惟不德同大墜厥宗非伊訓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非召公之戒成王乎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
為無傷而弗去也非夫子傳易之語乎而奈何鄙此以為匹
夫之言哉讀李忠定公集云公敢於為反經合道事使為岳
小古文鈔四卷十八

忠武必不聽金脾之名罷兵不直擣黃龍不止先舒謂反經
合道言可以權者耳忠武班師臣道則然一拒命斯跋扈矣
不但自陷於逆節而軍心豈有肯用命者義旗且從而指之
况名忠武還時併名諸將之與金戰者楊沂中還鎮江劉光
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還建康龍宣撫司盡收其兵
隸御前忠武既無與為聲援騎角又何能將孤軍以深入也
必無成功且重得罪春秋再書繫帥師與桓溫之西伐北伐
拜表輒行此皆亂臣賊子事賜果固不為之而謂伯紀肯為
之哉製城伯李國楨他書載其死節頗詳而水叔獨信王世
德謂其降賊遂筆之新樂侯傳後噫忠孝固不可假人而人
言亦豈可輕信安知世德之非謬口余謂儻疑國楨死節非

真自可置諸不敘既無濫予亦不傷厚矣乃因世德而進
之儻此事非真使襄城魂魄抱恫無窮豈不惜哉先舒嘗謂
與其過而信人之惡毋寧過而信人之善與其過而不信人
之善毋寧過而不信人之惡水叔慷慨稟大節在杭州與余
交好余深敬其為人今讀其遺文而偶指一二要無害全璧
耳但惜其人已逝無從更面訂其是追思嚙舌為之傷懷
為國不可偏重

王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傾
益與軍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
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移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
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金人方入宋問徽宗內禪
小古文鈔四卷十九

欲回郭藥師曰南朝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不如行汴京
果陷靖難師起姚廣孝輩亦有此等語蓋人才國事已為敵
人所料定矣其言雖未盡然要皆中乎情勢故余嘗謂為國
者文當尚也而亦必不可廢武道學當重也而亦必不可薄
事功不但亂世即昇平時亦然且武者折衝千里使天下太
平人受其福即是而文莫盛焉事功勳安社稷力庇蒼生仰
見道學莫大焉有所偏重其弊必甚蓋武臣修力于疆場文
人不習兵機動輒弄筆墨而議其後則用武者掣肘事功
經營履險而乃得成之道學者安坐綏步而直踞其上曰
此粗迹耳精微不存焉則有志於事功者解體夫若是何以
能國其為李疵諸君之料定也皆偏重使然耳

白沙語非

陳白沙云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免爲私意余謂
白沙此語非也功德二字太割然分開不得濟衆而夫子亦
以爲聖一匡而夫子亦以爲仁蓋功也而立德亦莫大焉伊
尹之任不過使斯民與被堯舜之澤而已使其爲上而毫
無功以及於人曰吾立德者也又何取乎此立德哉且白沙
以人欲橫流爲道不行是已然古人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
欲又曰以人從欲鮮濟若果人欲橫流之人又焉能普濟一
世哉白沙之言似高却病曰沙又云莫笑老儒無著述真儒
不是鄭康成曰沙此語亦非也康成著述爲功於聖賢經學
甚大使漢無鄭氏後人不知古文爲何等語矣且考其言行

小佳文鈔四卷二十

亦不失爲真儒曰沙自少著述耳奈何反以此訾古人且如
白沙語則夫子之刪定述作亦不得爲真儒耶

書東坡蓋公堂記後

東坡此記深嘆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語爲妙良然卽子厚
驍馳傳之意也余謂推此意則必先以省官爲主多官卽多
爲民耗夫官非必定取諸民也下屬於上必有所供而後乃
得安其位否且得罪益求爲自全之地雖欲不耗民不可得
矣杜征南賢者也洛陽餉尚不得免况其他乎官衆則供愈
多供愈多則耗民益甚况上官又或取於民乎而且復生事
而擾民乎故愛民者必省官諸賢之喻斯真可謂切至矣夫

書蔡可宗事

蔡寅倩與余善述其兄可宗隨父仲敷公司理衡州通都

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狎語其夜岸上無柝聲明日公名還
警者訊之曰昨夜見有冠帔者立鵝首我輩謂是夫人船頭
看月故不敢出公疑其情而誰也亦不復問開船而颶陡發
闔家俱沈又唐李羣玉解天祿歸浹陽經湘中題二妃廟有
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之句自謂忽見二女郎
云妾娥皇女英也當與君爲雲雨之遊俄而影滅述于潯陽
守段成式段因戲曰足下虞舜之辟陽侯也未幾李逝先舒
謂二妃者帝堯之女帝舜之妃生而爲后沒而爲神李安得
作蕩語如此其語當是偽造不然心作邪思故感邪兆耳妄
誕至此招死宜矣雖然三閭大夫云求宓妃之所在又云留
小佳文鈔四卷二十一

有虞之二姚其九歌美要渺兮宜修思公子兮未敢言雖口
托鴛鴦近於褒姒賢者既啓其端而後人遂踵之以藉口余
謂原之放逐離憂何至湛身雖云忠憤所激或亦恣筆而鬼
神使之自溺歟

蔡孺人賢慈獲福

蔡孺人名捷字步仙閩縣林西仲先生婦也昔孺人孕輒生
女乃爲西仲納媵者凡七而待之優愛庶子如已出嘗有兒
病孺人抱而禱天至願來生再無子以全此兒何其慈意之
篤一至於此夫古禮嫡妬者出載諸典訓後之人每謂妬爲
婦人常事於是乎遂有極其殘酷加庶孽而莫敢誰何雖其
夫稍欲以剛方制之人輒非之以爲蔑嫡夫緣今衣分爲

姜傷之可也。賈南風戰慄孕妻使武帝當日奮其乾斷廢之。金鼎則晉室之流禍必不若是之速。且烈儻猶援綠衣之篇。曰以峻嫡廢之分。此必人之無良者耳。雖然妬風大行。至欲比屋而播。流離俘囚。載路莫不蓬首赤腳。羣驅之如雞狗。雖其人未必盡惡。而要多凶悍不馴之徒。遣使然乃孺人屢遭大兵冤獄之變。而終已保身完名。夫婦復聚。先夫考終治喪成禮。子沅年十三。即能操筆述其亡母之德。語語涕淚。幾於蓼莪。痛人真可云無子而有子也。已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題趙夫人憶略

先舒讀楊子庸民所撰母趙夫人行事。不覺泣數行下。曰。何其似吾先慈也。昔先慈許孺人平時嘗云。婦道尚柔然必小。古文鈔四卷二十二。

以剛方濟之。故終其身無失色於人家。亦無廢事。今觀趙夫人事。君以君姑。夔夔如也。佐其夫。翼翼如也。廟享則井井如也。歛衣整服。介介如也。又能勸文伯公。訟者余不與其事。至於好周貧親族。而在僧尼。則麾之曰。釋教荒誕。吾豈可損家。索而資彼游食哉。積德修善。自求多福。吾既以自信於心。安問輪迴因果之有與否。佞佛希報。正墮彼誑。耳先舒曰。大哉夫人此言。其識過于世之士大夫矣。夫男子惑溺於佛。已足自敗。婦人蠱之則害尤甚。夫人之言如此。豈非剛方之秉於素性者然歟。庸民有隱德。謙謙君子。夫人亡已五十三年。而能追述其言行。將垂諸永久。先舒枯墨鈍筆。度無能以不朽人親。謹題此以附庸民之文。而傳而先慈亦得托趙夫

人以傳。庶幾稍慰抱疚之心。焉豈非不肖子之深幸哉。錢唐毛先舒頓首題。

閨曲偶書

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竊人大獄其萌始於太學之誦。羅織深文者酷吏亦多不免於禍。載諸經史。顯垂鑒戒。不必佛氏之說泥犁也。至於文人涉筆。往往傳遠。尤宜謹慎。寧隱母苛。而傳奇流播。通於雅俗。作者多誣觀者。輒信。余謂憑空構局者。或猶可恣情綴造。關目若古有其人。則斷不可虛捏罪案。而重誣九原之人死者。卿冤口過非小。如後漢書載蔡邕篤孝。母病不寢者十旬。母卒。廬冢側。有鬼。馴擾室傍。木生連理。而琵琶記以邕身居仕宦。父母餓死。王。小古文鈔四卷二十三。

允漢之名臣。結布刺卓布。通卓婢。非山子師。祿之而連環記。以子師兩許。貂蟬問其父了。雖曰爲國苦心。然子師計本不出於此也。南史梁武帝勅湘東王曰。到溉足爲汝師。溉又忤何敬容。蓋賢者也。爲任助所賞。助卒。子西華冬月著葛劉孝標乃著論以譏其舊交。溉見恨之。然絕無退婚事。葛衣一記。作僞甚矣。莊則鼓盆。則妻先周死。而蝴蝶夢謂其妻欲別嫁。至開棺欲取周腦。以救欲嫁之人。凡傳奇中如此類者甚多。讀書者少觀戲者衆。遂使千古流傳其惡。聊舉此數劇。代古人白冤。併以垂戒於浮浪操觚之子。侮古人之已逝而恣其筆墨懸造。幻寫會無畏心。凡此等皆陰譏之所不赦者也。可無懼哉。可不戒哉。

論古記此

古人往矣今之人又何必定取古人論之哉然天理見到極真處自然燭照古人是否者是之非者非之古以為非者不妨是之古以為是者不妨非之直體天之心以行其子奪實得而我無容心焉其昭法戒於方來則世教入心亦頗有裨益當亦天心之所許而不以為戾者也或曰子嘗云下筆須畏得罪古人且君子善善長惡惡短又曰隱惡而揚善則是古人之是可矣非者則何必定非之哉余曰彼其言行載諸書冊成案昭如也余但因其非而非之而未嘗有所矯誣刻摘于古人何罪夫事之小者可忘言耳若夫得失之所繫有大而古之人未嘗言之且或從而贊嘆美之于以惑人心小臣文鈔四卷二十四

誠

謹誠

銘於金人慎言是職聖人防之巧言令色語謔心佻佻其敗德緣謔而爭戈劍乃逼怒已傷和笑亦叵測有磷無益有喪無得我豈為倡弭口如塞彼倡無和舌談自慰善戲謔兮匪

可為式因師獲印讎禍斯極仁人溥利尖者自賊君子懲之寧守其默忍辱含詬居雌為黑既以彌性又以寡隱得靜之功惟初有力是故有不言言而世為天下之則焉

箴

文箴

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則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味文章本根作者毋昧

小臣文鈔四卷二十五

小匡文鈔四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前有自序曰小匡文鈔者文皆小有
所匡者也又自稱謂求契於天心懷其意久而後
落筆今觀所錄之文大抵以口舌相辨難如劉璋
論謂其召昭烈爲智北地王論謂其殺妻子爲忍
謚議以秦始皇爲合道駁王禕七出議謂禕奉使
雲南被殺屍無處所乃此議教人出妻之果報書
三案論後謂挺擊一事諸臣當體神宗之意不可
罪鄭貴妃引申生不明驪姬之譖爲證書魏冰叔
文謂李國楨實死節之臣不當誣以降賊皆不足
爲訓未見果契於天心也

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蕊雲集一

卷晚唱一卷》提要

蕊雲集引

古人安在而我伊誰春非我欣秋非我悲寥寂高唱
與昔徘徊興抽新葩情然宿灰於戲噫吁少怪多可
玉壺減漏銅銚添火月澄煙麗鐙昏酒闌劒氣嘯雨
鬼風吹寒古冢破壁幽香豔質琴瑟清夜雷霆白日
瞠瞠空陰潭潭我心四座劇歡微聞沉吟芒芒大瀛
值交一臂筆研離徙音響瀏臚文字速壞志氣孤長
下土上天中間未央稚黃氏題

蕊雲集又引

古織錦詞云蕊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余

何意當復何傳第筆澁舌蹇思藏不能竟吐竊比於
女工纂組懷製斐然而杼與手乖間錯盤亂余放筆
之後不復能自解矣遂題之曰蕊雲集云

目錄

荃篋曲	夜燒香曲
鼎湖曉煙曲	霜華怨為許秀才作
古招魂引	宋御教場歌
仙家好女詞	仙林謠
古署銅缸數	金鵝兜歌
問妃塚	朝起來曲
紫玉塚宵識謠	惜惜詞
紅紅鹽	斷河夢引為陸孃作
銀屏曲	迎春曲
憶詩四首	素詩二首
東卷春思三首	西湖夏歌
曲	鼎上曲

北窗
明星引
吹潮曲
楊白花
公子行
二首
悠悠詞
西湖竹枝詞
三首

江頭
李娃歌
紅蓮歌
朱欄曲
東園春
社詞
白井新
謠三首

蕊雲集

後唐七先舒雅

筌篴曲

闌干月黑螢移影井榦百尺垂虹綆手抱筌篴不
東風滿床吹曉寒

夜燒香曲

香燭燒香今夜飲燈光閃斷交龍錦白樓帶醉
家嚼水接雪弄梅花

出湖曉煙曲

雲薄香靡靡朝暎射窗玲瓏紫蛟風力弱吹細

蕊雲集

二八

寒黃金迸斷搖春水却背銀屏立斜倚青蕪一帶紅
手委鼎湖西陌刀如林龍氣逼雨愁城陰綺疏火落
宛轉赤玉樓喚夢天沉沉生煙輕幕調箏閣明珠無
靈厭風篠畫竿鱗次立當風旗鈴憂曙疑金鑰

霜華怨爲許秀才作

天風瑟瑟天秋霜盤龍宛咽宵漏長銅鉶敲井汲紅
淚阿玉引喉歌未央關西公子嫌朝日擬抱輕煙送
瑤瑟空房無人驚裂帷曳紅拋翠燈前出瓊臺
瑤青鳳弱水流雲一宵凍殘魂赴醉呼不醒無
山曲遮
塘交橫歸路賒萬古明月終西斜

陰古瓦白粉蛾飛出啣燈花

古招魂引

玉圖曳影飛霹靂日中吐虹化雌霓嶢嶢八埏野空
白赭鞭靈氣紛狼藉龍髯墮地天寂寂萬古銅僊清
淚滴竟耶欲歸歸不得鬼伯偃工賤前側我欲招君
愁默默華胥玉曆更時刻短宵舒旦無終極

宋御教場歌

女教場也鳳凰山頂平在杭府治南偏宋之南不
弛武如此

雲冥冥江湯湯山之高聳鳳凰却立望古錢唐東海

卷八

八

二

門青未央排衙玉笋抽新土怪石來犇勢如怒美人
紅紫射春潮風枝似學蓮花舞龍竿雁簾軍容麗颯
纓凝霜焱燦逝戰氣橫衝浴日池殷脂十暈生煙際
戈鋌捎鳥紛驚聒迸火砰聲入雲末山頭北眺心悠
悠六宮酣憤天爲愁幽怨埋芳土餘淚灑江流至今
零落西湖水紅死芙蓉十頃秋

蘇家好女詞

序

賦貞也或云有托之詩

生小自溫柔十二簪梳頭十三織出鴛鴦錦十四聞
嫁識嬌羞調箏不學學縫衣怕扶盤龍奪月輝樓上

揚角春日晚使君五馬向南歸

仙林謠

中天環橋宛流水曉日射空雲氣紫玲瓏紺碧聳層
霄鋪地玉光收不起精藍歛敞金堂堂百花霜泐
奇香青壘黛髮三古德中有一人眉最長同生雲
一交臂金母花開夙曾記劫灰自黑火自紅却剩
空與天地仙人扇翳青尾鸞若彷彿兮雲之端齊州
玉府俱漫漫誰能更美王喬九

古署銅缸歎

序

故宋秘書之省有古銅缸水積生魚奇石寒嵯樹

卷八

三

剝摧甚積空中而生留坐其下更發麗思要未離
乎怨矣且感而成篇

洞陰兀兀雲如灰紫纈穿逕煙蕪開銅缸皴蘚脫如
腊駢驪肉斷秦王石趙家神器凝絲綸汴州筆映銅
駝春斜陽半入吳嶺黑詞臣帶月呼金鱗蛟龍子
跳波沫水死千年蘆草活愁魂化石持壘山縛象囚
螭去難脫君不見牧兒沒池蹴龍舞摩洗花鉏氣如
土秦臺漢苑今誰主試向瑯籠問鸚鵡

金鷄兜歌

金鷄金鷄中驚夜啼三更走馬疾割肉賤如

北鎖開火星墜赤脚縣邏貌哭屈銀鑰聲聲
粗移時粉玉沾香膩風燐閃燭遮紅影滿堂氣息爭
俄頃宿粧當面日當心可憐綠甃鴛鴦井幽冤欲去
逐靡蕪銀蟾照夢煙模糊天閨漏泄海水枯鴉啼東
署宵鳴鳴

閨妃塚

集慶
寺後

千年畫扇銷金葉畫中飛落雙蝴蝶繡翅羊茸似織
成夜宿花房不交睫紅樓碧草眠香塚飛來飛去盤
雲供一片秋心破曉煙寒香百樣皆新種

朝起來曲

交疏結綺錢曉日玻璃鮮新著連煙繡互景耀紅圓
小鬟扶對鏡移時更側肩不是濃粧怯穢手宿髻蓬
鬆自可憐

紫玉塚宵讌謠

沉沉綠錢開金宮燭龍倒影街酒紅人間買春怨長
夜幽露滴香啼粉叢天鷄一唱驚煙客魚簾閃閃交
空白七星左轉華倒垂妾心郎心誰轉移烘成匝夢
雙鴛錦宮漏隔天催慢飲今夕同歌宛轉詞明朝休
賣黃金枕

惜惜詞

枇杷把味甜恨多核酒二作釀須黃檗楊柳
絲馬蹄東角兒紅塘直西去鵲鳴桃樹枝

紅紅鹽

鵲鵲學鴛鴦弄毛作奇絢楊花與白雪青春自相見
相見相憐晝畫裏百花當午氣如醺酒酣氣壓
子倒樽瀝波吹紫紋人間不美清虛好園客無
香草地古天荒情脉脉眉驚眼笑成狼藉東家女兒
嫌老夫夜夜呢鴉使頭白

斷河夢引爲陸懷作

吳峰天淡吳雲碧百子燈紅照離席天河夜落織女
星雲集

五

星靈鵲橋西化爲石青松藹藹月皎皎一聲鷄喚春
煙曉流蘊四幄不飛塵寧地金泥藍鳳小鈿車憶昔
出瑤池曳雲裏雨何參差離腸一奏斷河引酒樽茶
椀俱含悲斷河河水流香絮彈鶯偏著花濃處銀漏
丁東隔夾城江門月上催船去

銀屏曲

銀屏漏斷金蟾落繡衾壓火西風薄楚江黛碧上簾
鉤啼烏夜夜怨高樓

迎春曲

迎春樓上聞瓊管寒香凍蕊生紅暖壁釭啣燈

光計家不起促晨粧眉心淡暈檀花薄洗紅彈
香落今日休穿簇蝶衣一春拚却鞦韆索

憶詩四首

憶會時相對坐更闌燈明見翠靨障隱卸珠冠斜窺
意未定諦觀心始安

憶飲時含嬌背燭臺聽歌心似解擎杯顏未開酒行
無計謝尋香更撥灰

憶歡時雙情已交稔羞澁故移燈遲延難就枕翻身
結裏衣橫著葡萄錦

憶病時逡巡還避藥頭傾臂不支耳語聲猶弱珠淚
落曾前爲決來生約

索詩二首

一夕當千夕相要長同衾縫思豈有線連情難用鍼
恐復便移貳從郎索一心

春花纔發枝秋果忽離蒂婉孌惜紅顏轉眼易成逝
歲短情苦長從郎索來世

東巷春思三首

別館花開春晝晴暖風吹絮著衣輕空樓盡日無人
見莫遣流鶯喚一聲

理琴軒側玉蘭開片片飛殘雪點苔却著素油煎餅

了教香粉便成灰

帶紅牆映午霞逶迤東巷轉西家春風消息誰
問遲暮偏開姊妹花

西湖夏歌

西湖渡口似長干白藕紅菱新滿灘更呼小女來
酒離家樓子最高寒

閨門曲

柳條如絲不繫船柳花漫漫不作棉阿儂莫怨久離
別家住閨門垂柳邊

塘上曲

第三橋頭桃李花游絲飛燕逐輕車滿湖春水弄晴
綠騎馬醉行烏帽斜

北園

錢唐古城萬雉齊北園青草青萋萋老人指點爲余
說昔日菜花黃萬畦

江頭

江頭沽酒釀江波江上女兒能唱歌黃塵五里復十
里東來賈船鷄鴨鶩

明星引

千門萬戶明星冷鑿井後園停素綆屏風半高燈燭

光樓閣參差見人影春水搖搖春暮天柳枝桃葉相
新鮮上肩珠履擁前後春雲遮眼心茫然春風澹蕩
羅衣薄露色依微睡庭鶴春風一轉吹羅幃擬當君
意爭紛紛水晶簾箔懸珠子光彩如煙氣如水玉鑑
凝冰見淚紅金鑪煖麝薰花死紅壁塗椒青漆樓誰
其居之盧阿侯俊情逸態兩不極罷飲自起彈箜篌

李娃歌

銀河月淡流濃雲天門統統清漏聞酒闌比耦各覓
羣伊嚶嬌語昵不分鑪中沈水高一丈獐獸吐焰香
氣氤李娃十三擅樂方垂髻髮髮覆額長玉刻雲翹

雲集

二六

八

九龍子繡帖羅裙雙鳳鳳秀眉單眼自塵外皎若青
天曳虹旆地衣不縞平步過直下何曾動袞帶文螺
作杯光陸離注酒酌我我豈辭東方忽高須知之當
筵不醉非男兒

吹潮曲

東風吹潮堆銀城將軍白馬影長纓赭山蒸雲染平
紫神鼉宵愁鼓聲死霜刀摩戛逐驚雷將軍失頭馬
上回夜聞草中呼叱叱明鼉赤氣生青苔

紅蓮歎

鴛湖百里澄芳沼蓮子花多鏡光小一花一葉相肖

斷楚江美人泣清曉南風溽露未生寒折損根枝
惜丹容易綠房沉碧水飛蓬那得到雲端

楊白花

前堤綠楊樹終日繫青驄最惜飛花白春江乍起風

朱欄曲

高樓接朱欄傾壺酒如玉日暝月未生煙深柳塘曲

公子行二首

長安年少五都雄寶馬晴驕紫陌東何處相逢高見

揖黃金鞭下氣如虹

晚出章臺半龍鞭翩翩結騎鐵連錢無心調笑當爐

雲集

九

子好女秦樓待醉眠

東園春社詞

古田野花霏蚤春蓂蓂畫鼓迎娘神紅旗金獸蹙霞
薄博山錦抱香鑪新東方微雲憺將雨帝語阿香霽
雄怒牛強犢健土生乳童兒戲學商牟舞千枝畫燭
吹香煤瞳矐繡戶當山開南村新婦嬌紅藥嫁衣滿
箱正春著日照人叢五丈高短簫吹落祥雲薄

悠悠詞

悠悠復悠悠行行古渡頭臨流失相戒掩耳避箜篌
神龍畏珠窟巢燕覓香樓聊駐芙蓉機休上木蘭

楓樹摧孤岸蓼花生遠洲江雲望不極誰令客子愁

白井新謠三首

南廂繡幙夾牕開紅纈雙鬟捧露杯前度悔將青雀謝今朝空望鳳凰來

殘花飄淚共紛紛愁聽啼鴉白日曛杜牧揚州呼不醒卿須來作夢中雲

手掬胡麻不肯嘗仙源回首路茫茫青山一誤乘春興人世風花只斷腸

西湖竹枝詞三首

晴湖歷歷草萋萋水向東流日向西桃花落盡楊花

落好鳥啼休苦鳥啼

錢唐城闕隱樓臺却望隴隴佳氣來萬戶濕紅天不曉共驚春雨百花開

燕子飛飛啄落花小姑十五正無家爲慕西施好顏色月明偷出浣溪紗

晚唱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聚著

晚唱自題曰古人之知古人也非偶而已也今人之知古人不得其完財加刻畫焉余于飛卿長吉玉溪生韓冬郎諸作皆深論之卑者已乖雅高者乃命騷幽思遠調蓋亦奇矣然立乎三古爲四言者又安知不視湘纍爲病大雅者乎余初無初盛者亦不辨爲晚然亦有以喜之盛喜其托寓寫送有遙思也非徒爲生別也然猶不及今之知古人而況于古以其體則似似者故不盡似茲始晚唱之所由錄也歟悲而不雅雅而不豔此文賦語若是悲雅豔不得兼

邪昔者荆卿雖游酒而沉深好書太史公云好學深思夫亦既悲豔而能不失雅者厥故安在且瀏瀏焉出舌傳諸手又何物也噫余淺涉者終莫測所以然昔之人言學與文或不竟余欺耳稚黃又題

古樂府

春波辭 斗境夜無歌 蟾蜍答問 西施薺處 屏翳謠 烏鵲橋歌 倚燈曲 陳生美人詞

古詩

戊申六月十七夜作 憚正叔秋渡錢唐南去寄此 爲周象三侍仁 沈漢儀填詞外有惘悵蓮花峯頂夜與諸虎男同賦作

上事秋士悲故多夢本所不信所不著意而夢曾遊焉見所謂當軒而支機送杼者又雅烏靈鵲口乾尾通遞相銜于榆右桂左而形似乎造舟之梁噫驗矣亦果焉哉本欲抒吐歌以紀之况帝女又命我我何辭焉

弦月照平地蟾光細如柳清露濕蛛絲百靈巧須欄天路相逢薄倖兒飲牛翻令河沒肘天何時鼓不鳴盤雲氣紛紛縷南飛別鶴如有情青鸞啄鏡琅璫聲川長車遲日將暮篋篋休唱公無渡清溪鑄刀火不神斫却秦家雙桂樹玉樓虹影垂長索酒重涼多銀母薄五銖衣帶欲隨風颺輪何故偏無脚星蒼蒼雲茫茫煩冤看錦

薦細語背燈光不留後夜還銜尾却畏明年秋更長

惱燈曲

東風力弱花枝急釵燕光浮水晶濕雲烘火煖天不知璫牕莫放涼蟾入燕支酒暈紅斜注魏鬢濛濛若輕霧長眉不許繭蛾粧瘦腰欲使蜻蜓妬可憐蘭渚春偷度昨夜芳香已成故北山月黑南山暝死去魂來長奉君妖姬障日徒爲爾宋玉何曾會賦雲

陳生美人圖歌

西陵才子春風客手擘吳綾研光白春花澹蕩坐移夕心醉丹青不知惜石家園子爭歡劇凌亂裙腰沒苔迹嗚之未覺屏風隔何處微風度薌澤雲衣素絲轉相射

嗚呼遺珠滿煙碧凝眸幾几愁今昔淚落桃花見魂魄吁嗟乎陳生手腕何太奇我生願作畫中楊柳枝

古詩

戊申六月十七夜作

三千六百軸八輔尊中州網維奠金柱方幅支瓊樓五嶽正屹立雲霞若垂旒其工復何怒舉頭衝不周巨鰲爲之驚揚鬚不能休缺處忽東高江漢皆西流我聞演絡過于茲幾千秋黃媼坐珠閣逍遙本無愁桂樹亦小草龍離俱帶羞雄鷄從西來音若鳴天球如何邁此奇天塊成虛舟是時暑欲徂密林稍颼颼老子正危坐蒙沙江盈頭夜舒發妙香月白山之幽大牀無一聲東日

晴悠悠霹靂試繞柱還能跌宕不

軍正叔秋渡錢唐南去寄此

秋光搖空冷干水桂華露白蓮心死盪舟書客朝煙裏白馬帆頭蹙鱗起海門波浸蓬萊沒愁臥吟牕吟素月心欲隨君君轉遙驟疑不帶遊僊骨我醉麴院酒君弄雲門雲客星在山半洗脚當斜暝休捫綠葛呼九閨瑤波倒瀉天無痕下土文章賤于批巫陽不肯來招魂君才十倍悲秋者手搦真珠成一把錢唐水惡龍氣腥神血斑斑疑古瓦古人投璧三作驍此意漫令江排驕君平欲徑渡何不乘歸潮高雲一去朝復朝有弦玉軫終無慘

爲周兼三悼亡

釵鈿出土土花冷泉臺窈窕如空井
鵲南飛幾度枝
仰頭不見銀河影西風浙浙衣裳薄
五夜三朝長
絳緯機梭相間鳴蟬娟永夕若爲情
占人維珮爲君子
甜苦都從十指生才子悲秋淚滿裾
鏡臺短髮不勝梳
請看繡帙留紅處猶是文牕舊素條

沈漢儀填詞殊有惆悵

舊燕不巢存新花故作新東陽才子
老鸞客昨日人猶
呼噫人暗寫新詞誰解讀新愁天上
鋤雲種可憐會無
約竹金支來定是千斤重

蓮花峰頂夜與諸虎男同臥作

晚唱

我住綠房君紫幃僊人入夜邀清晨
一氣會也釋無間
丹心笑露層層綻俯視峰腰斜過雁
銀河西流落鳴澗
此中受福佛垂盼白馬青鷺定非幻
跳梁五嶽與君慣
假仰羣靈或嫌慢高掌神霄兩鳳棲
夾槍狂塵笑斥鴳

近體詩

題寄惲子

曾聞白榆樹歷歷遶難攀天濶容愁
大江深阻夢還劍
鐔憐白眼秋氣倚衰顏政爲蘿衣薄
思君不得閒

秋病自慰

暑退臥如昔秋將愁共來芙蓉別我死
桂樹待誰開
蒼迹山川笑行藏兩猜囊穎和髮短
愁聽暮潮迴

香灣夜泛

白蘋風起處一夕度香灣慷慨愁邊
酒微茫夜半山天
連殘月白身與泛舟閒何必催歸去
沙鷗亦未還

七夕憶陸蓋思臥病

暮雨初銷暑秋雲想製衣蟾規和扇
薄螢綠帶星飛隔
水心通語開簾夢不歸銀河耐今夕
爲爾滅晴輝

又擬

又擬江南體詩中不奈愁酒方催漏
飲淚欲泛花流髮
膩珊瑚枕香溫翡翠裘盧家年十六
生子尚含羞

閣子贈友

君家高閣子日夕倚煙空明月落牕
外白雲生戶中浮

晚唱

紅條來去濕翠只空濛美子亦何怨
含啼修竹叢

采菱詩

越女如鹽白江波似酒多笑移烏榜
棹齊唱採菱歌刺
小牽輕葛蓬深宵弱羅隔塘呼伴侶
舟近好相過

古合歡詩

香霧連雲氣朝朝暗玉階明珠如滿
月夜夜照人懷
勸酒杯先合攜鐙影必偕花明迎翠
袖草繡寫羅鞋繫取
三春駐何曾九日齋只愁團扇薄留
恨鳳凰釵

雲陽

甘泉得譚事堪傷壯母何關祚短長
蒙被歛歔不相見
薄情早已識劉郎

古寺

古寺無僧亦少塵
荒烟野氣自爲鄰
一株老樹槎枒態
親見當時面壁人

病菊

一枝憔悴不勝寒
轉覺霜風撲面酸
誰道西施非國色
捧心時候少人看

謝美人不飲

紫館僊人坐鳳凰
雲鬟垂著等身長
沾唇怕有塵凡味
試與金莖不肯嘗

莫雲卿坐中題

昔字雲卿者君其
伯仲間掃花愁客去
開閣待雲卿

居苦華柄香爐火翠斑
近年龍劍澁高韻政難攀

鴻雁

雁不歸去天南應已涼
早秋江水白終日寒雲黃
哀聲何極摧頽翅
減長栖栖復何意強半宿瀟湘

秋日與惲正叔

碧草抽芳氣秋風不減春
毘陵念公子怨亂似騷人楚
雨沾蘭珮吳雲製角巾
靈妃愛日暮還欲采江蘋

與惲子說秋氣

憐君已長嘆况復氣悲哉
雌蜺湘靈駕雄風楚客才
河留明月影酒重夜光杯
煙路高難越飄零古鳳媒

自語

餘身側天地雪爪嘆飛鴻
夢憶寒潮信哀生牝豎風

來能乞食愁絕不書空
訪道何辭苦嘗迷七聖中

客過止宿明日將別

風雨淹茲夕松燈靜掩門
登牀疑上下共被惜寒暄
談倦還捫蠶吟哀不類猿
願持芳草意共慰渡江魂

爲餘杭王叔叔先生七十

餘杭兌酒注瓊卮僊骨僊才
兩競奇辨景郎官還避席
龍鵠道士候臨池曾攜明月
供高枕直染青霞寫古眉

王杖賜來長九尺誰知久已飯華芝

贈天目王君

烏衣巷口指高蹤
鵬綠溪邊策短筇
雲氣不辭蒸桂樹

晚晴

入

九

露華新欲洗芙蓉
豈應常語挑鳴鶴
一望雄姿識醉龍

臥穩洞天三十四煙蘿幾折到西峰

九日登葛仙嶺奉和宋荔裳先生令弟旣庭之作
金湖北面躡崔嵬絕勝彭城戲馬臺
古竹翻邀龍作耦還丹曾護鶴成胎
九秋曉藹宜芳讌聯璧崢嶸見賦才

微共薄雲銀際宿漫勞山寺暝鐘催

雨荷

不分滿湖雨荷花嬌奈何
腮邊紅更濕應爲苦心多

吳山詠古二首

鳥喙何曾會沼吳
天心已去那能扶
鞭尸酬却吹簫怨
只合扁舟便五湖

懶散當年六十三紫虛隨意戲鸞粧成若是真遺蛻
反把纏綿去縛蟻

題宋填詞

天上清歌地上聞紅牙鐵板派微分誰知湘客愁邊淚
會化蘭臺夢裏雲

鼓坊

柳枝霜後碧絲殘惆悵西風欲舞難傳道鼓坊車馬寂
今朝廷尉病休官

無題次韓偓韻

采貝編文幌棕香合細塵雲廊度蓮漏露井濯花晨
化鬼情憐昔懷僊泣就新瘦腰殊自強鳴骨故驚真黃藥

龍吟

心藏苦青梅味惹蠶秘辛圖火齊花甲紀金輪殿脚歌
珠串樓頭墜玉鱗幾千餘歲劫三十六宮春夢寐纔迷
趙雌雄又蠱秦柳痕眉淡淡檀注口津津坐索千金寶
詞傳一斛珍鳳尖纏天趨犀角偃停勻贅增聞薌澤貴
郎賦美人風流多託諷癡絕謾挑鄰

無題倒押韓偓韻

北地驕孤立東家艷比鄰出焦仲卿詩非宋玉事拳姬應帝嵬毛
女學僊人桃葉風波靜椒華雨露勻階紋圓砌壁缸帶
錯函珍元突望夫石漂搖妬女津春申虛賺楚陽翟坐
偷秦梧子當千歲梨花釀老春愁須采卷耳病恐索枯
鱗婦愛頻移席男歡詎做輪雉迎雙靨笑蛤射滿眉繁

銷桂來何暮燔香降果真靈根盤變腐思緒繭抽新
天休驚夜鶴鷄慢唱晨且畱方寸血遲化九原塵

送懷詩八首

序

漢開金屋擬貯傾城陳築玉臺競標麗質靡吝惚荒
見絕正雅亦有愁銷青鬢感叙白頭贈藥不歸植護
莫愈才人怨女縈縈亡期至若情之所鍾死者可作
靈鳳之劫不泯華山之棺自開雖跡類幻妄亦云情
至而已其乏纂穀之才有消渴之疾寫煉移之志無
待賜金作愁思之文不須奉詔結想帳笑注情惺香
茫茫苦緒非屬一端懽懽我心豈得終嘿偶于暇日
作送懷之曲八章形似幽微未足稱妙鍛鍊指趣略

龍吟

入

上

抒鄙衷聊復歌之以當泣焉可也覽者知我其深譏焉
朱樓畫壁倚雲開露蕙風蘭著地栽暮卷舞衣雲化去
曉移粧鏡月飛來笑葉淡淡秋何極梅蕾遲遲雪故催
自是穠穠難鬢髻高唐賦後乏辭才
十三曲伎總爭先纔學琵琶送指圓妝束定來嬌女妬
聰明最得阿嬌憐慣將念佛調鸚鵡不解催春有杜鵑
歲歲年年長在舍送他姊妹落商船
憶昨相逢大路西曲欄杆外使人迷手茸平仲當門綠
下上流鶯繞樹啼漢浦祇今難覓珮桃源似昔杜成疑
好花無賴開還落一片紅芳併作泥
珠簾不捲月如霜玉面朱唇出畫堂看著纖纖俱入妙

行來步步總移芳，修眉巧作連娟黛。細髮深盤開掃粧。
儻置石家來，勸酒那令阿黑倚蒙旒。
懶僂子夜尋常曲，唱出佳人便可憐。寸許櫻桃吹雪餘，
尺三指爪撥冰弦。滿堂酒氣融成霧，著地梁塵去作煙。
歌罷謾將團扇却，恐驚華月墮前筵。
斜背銀屏倚繡牀，朝朝默默坐焚香。獨窺青鏡微成笑，
要買名花始就粧。並枕仍憐魂入夢，憑肩翻使淚霑裳。
他人自覺春歸早，無髮無冬駐曲房。
微情留戀沒休期，侍女相隨那得知。紀誓金環鏤小字，
旌心弱臂紫紅絲。未看月滿先愁缺，坐待花開却怨遲。
願化兩身并一物，何勞並蒂復連枝。

東風吹淚落天涯，潘掾憂來鬢幾華。十日杜門卿中酒，
一生多病爲憐花。心驚楚塞霜前雁，目斷隋宮柳外鴉。
情死那原不惡鴛鴦塚上，卽吾家。

熒熒

熒熒銀燭影，疑是帳中魂。桂樹銷秋氣，餘香落酒樽。雲
霞曾答笑，桃李竟能言。只合沉憂老，何心復種諼。

張祖望在秦亭山中抒懷寄之

君忽已五十，鬢霜微作花。千秋隨綠瑱，儘日弄青霞。古
栢間庭直，垂楊缺岸斜。客兒徒辟漁父憤，停棹月冷蟾輪
藥山空，鶴在家頭來。責秦子鬚且笑，張華把臂占車笠。
和身鑄莫鄒，酒寧嫌著藥。詩蚤諱稱葩，秋氣憑孤

憤冬雷劇上邪，耦耕偕襪襍參學。共袈裟靜蕭蕭影，
天寒漠漠沙香薰。難斷尾老桂蠹生牙，白石方誰得紅
羅扇漫遞茫茫憶，終古我意更無涯。

春思三首

愁窺青鬢忽如絲，春老繁花又幾枝。提起玉釵成怨恨，
忍將紅豆寄相思。光銷畫燭珠猶泣，夢入行雲月不知。
細向屏風看楚黛，此中何處不堪疑。

柳絮隨風落妾家，年年蕩子客天涯。啼鴉處處春將晚，
芳草萋萋日又斜。失水驚鴛還憶藕，無巢暎蝶漫尋花。
暮煙深處聞吹笛，一帶朱樓映落霞。

滿眼春風著意寒，春衣擬著更嫌單。去年苔砌還生綠，
曉唱

昨夜蓮壺滴未闌，玉杵有緣春蜥蜴。寶釵無力壓龍鸞，
直愁亂落桃花處。細雨新泥不肯乾。

讀十笏艸堂集

皇甫三郎雅好文，前司勳讓後司勳。試看十笏風流處，
僊掌芙蓉映白雲。

傷王軫石漫作五首

高山大樹日斜初，忽有煙雲自卷舒。絕似論文王軫石，
三分著紙七分虛。

掃空凡艷付殘春，老幹疎枝別有神。一去蒼茫成萬古，
文章元氣屬何人。

文家談法密于羅，束縛糾紛奈法何。却笑蒼蠅投紙格，

那知這面太空多
白日當心鬼走藏
直將真氣接微茫
春風日夜吹芳草
老興郎當未是狂
河南侯氏得朝宗
墨氣淋漓興太濃
何物果能如二子
瀑流千尺掛晴峰

寄嚴方貽

北極霜餘日正丹
芙蓉秋興曉生寒
惠文冠後初整
令史臺中筆未乾
銀葉鋪雲看一鶚
玉階排仗肅千官
遙知殿閣風生後
公子幽懷祇握蘭

病夢西湖

西子紅樓隔女牆
遊僊歸路轉茫茫
酒寒真怪玻璃薄

晚唱

古

蟋蟀悲吟已在牀

西湖

八月人間第一宵
秋深月古不生潮
蘇癭狹路元無笑
莫放青驄過段橋

癸卯春日

屏風疊處彩雲披
細草新花著地垂
幽露裊香銷畫粉
暖風吹碧蕩遊絲
指穿故惱縫鍼
遊腰瘦何關服散
疲迴首十三年外事
楚峰攢綠到雙眉

春思

楊柳堤邊紅杏花
一枝深綠一枝斜
楚妃不爲驚離別
也對東風起嘆嗟

東門荷花

廣看門外古東村
秋曬沙痕減水痕
莫惱荷花渾謝去
西施老殺總銷魂

詠古

春蟾如鏡火如霞
宮樹矍矍漸呼鴉
妙曲何曾解三國
陳陳竟殺後庭花

題松

直起陰森勢太孤
更無雲氣與旁扶
秦時風雨休相妬
下回君王乞大夫

新月

盤龍出繡囊
微露一痕光
似妬臨粧手
雙蛾畫太長

晚唱

可憐

輕身雖可憐
且莫隨風去
笑殺吹簫人
天是無情處

秋興

一賦桂之樹
許多秋興生
露蟬辭渴苦
沼雁畏烹鳴
報令桐凋葉
餐香菊謝英
銀蟾照金井
脉脉儺關情

七日

今夕是何夕
碧雲滄海端
月華如夢醒
秋色到煙寒
帝女量河水
宮人裂扇愁
心滿空碧只
倚玉闌干

荷花

荷花半零落
不爲起秋風
天欲留芳氣
人驚墜粉紅
生明月外
淚滿鏡湖中
此意無人見
雙魚戲葉東

吳山通懸觀同鳴九虎男作

丹臺高近蔚藍天
捨杖相扶蹕曉煙
露冷香神弱
雲深忽現肉芝鮮
浮江玉篆歸何處
閱世銅人幾百年
我自上清淪謫久
但聆笙鶴意茫然

不信

他生幽夢暗相關
此夕行雲去復還
渣粉不成嫌紫雪
畫眉遲就妬青山
蟾聯金鎖爭相囓
燕叩雕櫳亦未閒
不信腸中能宛轉
五絲牢繫玉連環

謝正叔作畫四首

數點輕毫翠欲流
烟巒淡抹客爲愁
不須搖動涼風發
懷袖攜來便作秋

八

六

羽影疑開九疊屏
何峰染就最空青
前身君豈孤山鶴
記得林家舊草亭

漱玉爲漿貯滿盃
憑君乘醉寫天台
此中丘壑誰曾見
只許僊人訪道來

綠髮僊人醉一堂
神山三坐未蒼茫
儼非筆墨多靈氣
誰憶蓬萊是故鄉

感舊三首

遊僊曾記是何鄉
綺席瑤華膩燭黃
沉醉一回天便曉
由來好夢不須長
栢子梢頭霧結陰
墓門艸長碧沉沉
何曾椒桂沾坏土
清淚成行向向心

幽光賦罷重徘徊
情到劉郎亦可哀
死聚定長生聚短
晚年顛倒訪蓬萊

贈王采生詩四首并序

蓋聞柴桑高韻非無西軒之曲
楚士貞心亦有東鄰之賦
雖托興于豔歌實權輿于大雅者也
同郡范子天情高逸風調霽朗埋照濁世
泥跡羣塵莫愁湖畔屢變新聲阮籍墟頭
何疑沉醉爾乃偶然命履暫逢僊地多松栢
上賓邀除徑之歡門掩枇杷才子乃掃眉之客
其人也產自鶴沙僑居鳳麓收束近禁中之態
散朗饒林下之風若廼妙能促柱雅工垂手丹唇
乍啓毫髮崩雲響屨初來選趨如水感此傾城之

晚

八

七

好遂叶同聲之歌白門柳下夜夜藏烏油壁車邊朝
朝騎馬是以紅牋十丈寫幽豔以難窮白紵千絲縈
繁愁而欲斷茂矣美矣婉兮變兮南方故多佳人而
西陵洵稱良會者也于是傳諸好事遊撰新篇既美
一緒之聯文且驚諸體之競爽昔者囉嘖曲高鏡湖
開色善和筆妙雪嶺更題總標美于青樓均流音于
班管以茲方昔將無過之僕憂病無方風流殆盡聊
宣短敘并製韻文憐其少作敢借口于揚雲輒冠羣
賢終汗顏于李白云爾

昨日非今日
新年是舊年
迷人春半艸相莖
隔江煙
鴻臥香爐暖
蜂憎繡幕垂
何當寒食雨
著意濕花枝

吳綃吹夢薄楚單壓嬌多宿髻蓬鬆處教誰喚奈何
柳汁勻晨黛桃脂助晚粧誰憐薄命妾不負有心郎

半塘作

手巾飄粉斷紅霞曲曲銀塘楊柳遮縱使斜窺也難見
漫將便面帖輕紗

閨情

關于春淺露冷冷緊繫裙腰出繡屏月照朱門瑤瑟靜
伴與女伴指雙星

沈去矜嘗寄余書云秋宵未央天色蒼白遠鴉引飛
屋伊不休夢去酒闌拂破起坐大樹細枝與風蕭瑟
斷續凋亮午有年無獨燈焚挑之更滅宋玉云薄
寒之中人憫憫分而私自憐是其時手兩臂也臥念
雅黃聯湘其相期吟令聲振林木以散秋氣

十八

始余作晚唱錄成一帙以示余友臨平沈去矜
矜嘗嘆且云當據此體數十篇與足下合刻之已寄
來柳烟塘上二曲讀麗淡宕語語驚魂令我倍父欲
自匿乃未幾而去矜謫焉矣開篋見書派為浩憾因
附刻二詩

于卷之末

臨平沈去矜柳烟曲云柳烟樓樓風旖旎火城日
高喚春起微機手摘焉文花坐卷銀河碧曉裏黃鸝
學人蘭眼啼露濕玉階芳草齊髮多臂煩古鏡裏欲
語不語春陰低金鷄屏開山嶽紫三十六宮天一林
蛾眉滿堂誰目成脈脈離思難自遠巫陽夢裏桃花空
行越艷吳妖如有情天台大失路劉郎苦萬樹桃花空
月明春醉青雀朝遊不肯歸笑拈銀燭雙雙曉烟消月
出紅酒凍燈花照月破堪動美人高髻雲煙曉却放
鴛鴦絳綃帶玉
前寶林為帶玉
刺蓮環似白雲

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浙江汪汝
琛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蕊雲集皆所作艷體其曰蕊雲者取

古織錦詞蕊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語

也晚唱皆摹李商隱李賀溫庭筠韓偓四家之體

以別於初唐盛唐之格故以晚名焉

榆墩集十一卷

〔清〕徐世溥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舫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榆墩集選

文九卷詩二卷》提要

徐巨源榆墩集序

與新建徐子巨源交且三十年而竟未識面戊戌特走江豫快西山之麓必有獵纓振足與余和歌者至則巨源已叱避矣又五年壬寅過北山始得讀榆墩集伯甘曰巨源不輕許可獨於龍岷愚者心折序安可少此非嵩高之壁足以塞此直心也余爲之反復三日吁而起曰是誠希有可惜不得一縱橫盤礴余觀此公天資過人出以易直下筆馳驟秦漢唐宋惟取其乞任我舒卷方內皆曰逸才也久矣余何容濫一語所歎者爲其生平好讀書善攷究不泥古不滅古犁然有所見或一端深入必暢之鬼起麟

榆墩集選

落既盡其執足爲典要固非恃天凌轢可以浮高曼詞也夾漈每歎眼學耳學日以茫然掠虛易核實難才易學者難才學之循襲者易才學得妙悟者難今日之悟易悟同未悟難石莊引修壺之咨嗟宜其然矣一微不竟其用舉世爲之搥腕然不用而原本家學以其文傳正榆墩之單厚也用則早死所學安能至是觀其清浪雜錄叙恬不動心之淵源陶論三隱以致敬者而後晏然不已悲乎愚者序至此更一咨嗟而閣筆曰余雖未識面而今可以告後世曰此是新建徐巨源

浮山愚者智題

又識

十年前竹關寄三子會宗論炮莊二書巨源長終答之三
五黃葉云恐爲給知已恰惜切切如此造閉解閉黃葉可
燒然三五四破在在麻然易具徵之古之至聖差別易簡
正賴此生成之符特從畫前畫後三番兩折死心曝杖乃
始盡變而不爲一切所惑再不可謂土亦難而以竟無實
法者荒一切也生死鬼神之故費隱象數藏其端幾神而
明之不可戲詩今正以巨源可以究之而巨源亦與人語
契相傳翠巖反復書奪幡果名事乎故復書此以當挂樹
之劍

榆墩集選

序

比肩千里外緣起北風詩幸寄炮莊笑重傷衍易遲梅花
番我夢黃草慰君疑若問延陵劍西山石片知

宏智

新建徐巨源集選序

文事循于氣交之中而質稱文人者能以其神力持天下
之運若夫永言爲詩紀述爲書厥體終古不能易乃漢唐
及今庸代數奏其人與世之得失可論也獨元之九宮明
之八股名爲雲耳于詩書而其體浸以疏遠雖士之窮通
係焉但能乘運而不能持運必也成學敦古之儒秉文命
哉慶陽生當郵盛文溯西漢詩迦初盛唐識定而業專絕
利用師遂邁前哲自弇州多愛已不能厭服同郡之大霞
况伏首受舉業者又誰能不挫銳于樹鵠矯拂以近名也
山陰徐子資才淵秀特詣極于魏晉六朝三唐提班命雖
榆墩集選

不達而聲施無窮公安景陵猶學步焉此其神力殆北地
敵敵新建徐子之生也在文運盛衰疑戰之時其時爲舉
業者不爲詩古文則不名詩古文侵于舉業者客星守犯
則不售徐子資才過人哉而瑣棘久困戶外問奇之屨日
多欲專業絕利如慶陽得乎哉以故其詣極大抵伯仲山
陰云然新建古文學昌黎者或山陰所未能也若晚年詩
多刻畫少陵君子是以悲其志矣四經解有沿有創惜散
軼而晚年說詩說書諸篇名通足補古人所未備嘗記徐
子少時爲余序操縵草巖巖乎浩浩乎宏博光昌深以秉
持文運相勗而近從南浦論文則于山陰魏晉之宗曰姑

舍是也惜乎吾見徐子之進也以明興三百年而有兩
子蓋鬼且中林之盛然山陰處蓬戶代胡新安上書言符
瑞光景動人主而未聞追媿常何馬周間晚中柄時者忌
危不得免誠令人嘆息時命之謬若新建生于名胄家國
榮瘁相關天啓末昏祿柄用巢覆之下不自意完崇禎之
盛鶚荐已下主爵乃翔而未集迨開遷後猶有物色大澤
中者幸商山延圻亦不深問公等安在乃今而新建遂成
其爲新建也時命又豈盡繆歟稱新建者余州外史例于
時之貴強相若榜元若名卿及大文人則主人從地名新
建名榜元人人知有文潔矣若夫質稱文人非巨源而誰
與歸

榆墩集選

序

四

進賢熊人霖頓首題

徐巨源徵君傳

徐世溥字巨源石司空若谷公良彥之第三子也石司空
起家高歷戊戌進士策仕婺源以才調深水時已分較南
畿舉春秋知名士收齊錢公孟長姚公矣丁未徵君生庚
戌石司空以才徵候考選也時錢公舉一甲第三人釐下
諸君子輩山葉公方宅揆而中外持斗杓者則洪澳孫公
涇陽顧公質齋湯公玉池史公皆南畿氣誼士石司空危
不得銓矣已革得臺時徵君隨膝下早慧石司空絕愛憐
之先大司馬以吾長妹許聘焉甲寅乙卯間徵君經八九
歲數過吾翁邸中短小精悍喜談論聲聲發乎無所顧忌
榆墩集選

傳

一

頗稱克肖已未學制義輒已斐然石司空憾寄閩中東岳
翁曰阿郎殊有食牛之氣然輕弓短箭自是門風不能如
丈人行博人也辛酉補弟子員壬戌受知張鍾山先生奪
前茅是時艾千子以時文名國中而千子頗從收齊錢公
論古文以前輩折節石司空因與徵君約爲兄弟相引重
也收齊錢千子業已推徵君子是里中若萬美叔萬茂先黃
价夫朱子強陳士業劉士雲朱子美胡悅之鄧左之余小
星陳伯揆李平叔李伯儒袁州袁臨侯江州文用昭吉州
馬季房魯庵臣劉師貞康小范南畿劉伯宗沈昆公蔣楚
珍周農父陳伯史萬年少諸名士暨名士之及錢姚門者

慮無不朽斗微君陳雲怡潘昭度何非鳴三公則鑒拔微君而徵君師事者潘公作簡賦堂成徵君記之文章爾雅世競傳賞蓋微君才本雄快少爲貴公子知名早無所顧忌抑鬱故落絕奮迅之氣一往自遂古文有絕類昌黎者五言古詩有絕似小謝者七言古絕似楊升菴律詩出入貞元長慶間而小賦之體駸尋六朝蓋在天啓崇禎間徵君所造已巋然文壇之葵丘首止焉洎乎三十以後數困場屋海吏世事兼歷家艱其氣魄既不能奔奔自遂而又時時遊公卿賢豪間筆墨之聲味未免參移詩頗流入李賀李商隱文頗刻畫鹿門荆川余又見徵君讀徐文長集

榆墩集選

傳

二

輒歛嵐嶂其志時時慕謫其爲人故詩文亦有絕類文長者徵君素自負雖屢困終不樂牛馬自炫壬午以後益怏怏無復往時精悍未幾而陸沉矣乙酉余遊武夷徵君則奔走麻原百丈間迄無寧宇每得通問輒淒然泣下或賦詩遙和不能成吟蓋妹氏于乙酉夏携幼子元景歸寧若頃之兵阻絕章貢間妹氏從父母而行而長甥元晟隨微君疲敝于奔竄徵君復逢盜受刃危不得脫妹氏素有癰疾聞信憂恙丙戌夏竟疾革戊子余携景甥歸又一年間成甥又以奔竄驚鳴呼微君其何以堪哉辛卯壬辰間漂陽桐政頗欲修蒲輪迎枚生故事而直指使者節節式問

榆墩集選

傳

三

約載後車時人以爲榮或曰微君其彈冠乎微君頗粗營三徑若將老焉余每邂逅章門間謂微君君才世無右者如近年詩乃逼真杜少陵益固潛志自足千秋徵君亦謂余老年下筆宜益老公文素醇古願勿及魏晉隻字乙未以後歲屢不登微君遂不能重刻其集丁酉秋得危病余饋之藥稍起答余書有單豹之嘆是冬晤于章門微君氣微甚而細音且握余手曰五十年來外兄弟也知已孰踰公者吾度病不起必有以屬公而使旋不作答君當知我無恙乎余慰之曰君強飲強食稍需可結茅東湖携小星居故居爲舒嘯地景甥既有室其婦翁胡君長者足依也

贊曰明興經義取士當崇禎初服文士號稱極盛非以古文爲今文而兼能詩能古文者不名若吾里茂先士業巨源三徵君其選也士業保障晉陽亦既爲天子所予矣茂先如璧巨源如圭充其才豈直也文茂先客死悲矣巨源早有譽而晚軼軻改步之後筆下不乏知己而終厄困荒山中以死此其志豈不尤足傷哉巨源工書法解四經屬草草夏小正刻成亦燼于發矣榆溪文稿董存十一并近稿選十之四而舊詩亦止存十一新詩古體則選十之二近體選十之五屬景勞先刻以行其舊時七言古法初唐者其佳竟不復可得

榆墩集選

傳

南榮逸農熊人霖拜首撰

四



榆墩集目

卷之前

浮山序

又識

熊山序

徵君傳

詩上卷

古體

詩下卷

近體

文上卷

賦

榆墩集

目一

山居賦

愛秋光賦

君山竹杖賦

懷芳草賦

記

興福莊記

簡賦堂記

序

居夷雜錄序

易繫自序

女詩彙選序

清賦大綱序

山川語序

韻叢自序

夏書三解自序

賦稿序

送曾弗人詩序

還祁集序

元遠堂稿序

送潘昭度先生之任序

陳伯璣詩序

舒成之詩序

山居詩序

朱子莊詩序

文中卷

書跋

答先生論古文書

政和經

九成宮醴泉銘跋

雲庵將軍碑跋

集小楷跋

經史說

虞夏州制說

禹甸說

榆墩集

目二

武成書法說

忠殷遷洛說

讀微子

讀周書

讀秦書

讀呂刑

讀春秋

楊雄

衛伋壽首申生

伍子胥

論

陶靖節論

曹操赤壁之敗論

諸葛武侯無成論

書饑驅冊

解

吳小正解

文下卷 附行

小品

東園類語

詩話

漱古餘談

榆墩集

目二

榆墩集詩選 上卷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象
姪元奎徵君全詩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樂府

獨漉篇

獨漉深泥水濁多魚多魚勿恤泥濁難居解一翻彼脊令飛
鳴相照我欲張羅哀子急難解二木葉遇秋無可奈何一朝
失樹萬古辭柯解三獨宿孤幃誰知幽貞男兒意氣不如婦
人解四劍欲倚天虹霓間之雲欲歸山飄風散之解五猛虎白
日遊戲都城虎欲齧人不擇耄嬰解六

榆墩集選

詩上

猛虎謠

猛虎斑斑遊戲山間日落山黃虎嘯于巖巖暮日暮行者
在下外作賈歸獨杖荷衣北風相和凜凜經過

五言古

擬古十九首

其一

行行重行行今日新別離宿昔慕遠遊臨發步遲遲巢鳥
思雲翔臨飛戀舊枝在林忘天高出門知路遠瀕行囑加
餐使我不能飯從來不出閨送君忽踰限望望不見塵市
音下長坂

其二

青青河畔草歲暮夾道長君行經此道知君思故鄉君思
故鄉草我思園中葵採葵爲朝蔬思君遺寘之我自傷心
苦何必令君知

其三

青青陵上栢長風振其柯巖谷響浩浩洪川起夕波人生
百年內歎笑時幾何白髮尋朱顏倏忽相親摩但苦生年
短日月非不多春莫秋冬春惟當日酒歌

其四

今日良燕會知交坐一堂上下兩相對五五坐兩旁舒情
極談笑小童行壺觴中筵半坐起有似花低昂曉曉日已
夕繼以燈燭光文章視興會功業在富強且自極行樂無
爲懷中腸

榆墩集選

詩上

二

其五

涉江采芙蓉芙蓉花正開采采欲有贈夕岸微風來襲裳
攬杜若以之和芳草寄比君離佩香色誰較好

其六

西北有高樓迢迢出半空美人處其上垂簾何玲瓏低頭
如有思乃在天之東天東赤日出光正射樓中舉頭欲望
之奈此光晶臨相望尚難見何時得相逢援琴待明月徒

倚書仲仲

其七

明月皎夜光照此孤鳴琴彈爲別鵠操遠託飛鴻音中曲
怨零亂隨風聞四時隣發來請觀借問此何珍外黑象幽
室中空含素心七絃數雖單五音配成倫皎皎十三徽衆
星朗然陳願爲牛與女勿爲參與辰

其八

冉冉孤生竹客言中樂材直節自上古伶倫昔所裁既蒙
知音賞敢與君子乖洞簫與橫笛會唯君所裁當年未結
耦不爲鳳凰棲今幸雷拂拭素手日提携所嗟捐枝葉發
榆墩集選 詩上 三

聲分流哀

其九

庭中有奇樹自名堯與李天天紅若顏皚皚皓如齒此物
本尋常當春照羅綺若無窈窕姿艷質將誰比

其十

迢迢牽牛星方春照東作皎皎河漢女秋期促閨織春秋
各有務誰得就枕席揆之陰陽開七夕平分適萬歲爲常
期燕婉限頃刻伊誰不盡歡相念故無極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言之京與離故人多通顯未知今厚薄鏡顏

有盛衰一身難自度何況他人心中與我本殊膜遠遊值佳
辰興感倍消索君子不竭交且歸肆行樂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迢遞接關山出門望四野歲暮雲漫漫四時
有常則人心無定端吉士矢卷阿幽人樂考槃隱見貴識
時難可拘一言佳人步中閨風飄氣勝蘭揚袖約皓腕吹
笙來雙鸞乘之且交飛逍遙戲雲漢何苦勞寸心躊躇擇
世間

其十三

驅車上東門悲酸馬不行秋風吹衣起噫噓浮雲生浮雲
榆墩集選 詩上 四

開暮天白黑復幾層王墓何累累天陰樹烏鳴愚賤與賢
達同歸在墳塋誰云死則已蓋棺事方興子弱或世遠累
纍行復平棄置莫長念樽酒且陶生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如出長安城來者日以親如趨金馬門去來
此一身親疎人自分迴顧去日者誰報一飯恩直視來日
者但見丘與墳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至死未云休少壯營妻子老至爲孫謀除汝
昏冠前三萬日如流持此易滿日皇皇欲何求惟有賢聖

人能懷千歲憂

其十六

禦寒歲暮云百草肅已霜獨宿又經年游子不還鄉
曉月通幽輝歷歷記弦望望少如合璧弦屢若判璋圓缺能閱
幾半使衣帶長君心倘如月期期三五光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各言營所務里閭諧酒鷄高門伐鐘鼓山川
自高深人事有新故嗟彼窮居客敝衣持管黍折枝局柴
門出門向東去悠悠竟何之悲來中無緒不傷歲暮貧所
悲歲後暮

榆墩集選

詩上

五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萬言書欲獻區區忠君門萬里餘萬里
不云遠恐服萬言長上書不竟讀何殊委道旁一言倘見
察甘之首山陽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眾星藏其輝孤光照安身還當入君懷常恐
浮雲生翳若若織埃風昔綢繆意積漸棄若遺願君如松
栢妾得爲兜絲

雜詩一首

蓬月系蓬蓬採桑飼蠶機具湯行薄爾綵絲就鳴機織成

五丈素裁爲合歡帟絲綺爲上幃壁玉爲牀廼左右珊瑚
鉤卷舒從所施美人夕在中慊慊朝起遲本是陌上桑今
爲閨中救

洪崖篇

起東莊而屬於江北包石頭津南迄吾里皆爲洪
崖鄉山之七源三洞咸在焉盤石簾泉傳記冥緬
洪崖三皇時人也雖終開廣成猶遜乎後輩曰若
稽古莫有先之者矣然則洪荒甫判至人首宅吾
里具茨空同靡得望云生長其間者勉乎哉山以
人名茲實伊始今紫清宮所祠乃晉州張鳳隋唐

榆墩集選

詩上

六

之間得道于此因以洪崖爲號非三皇時之洪崖
也

洪崖古先生別久昨夢之川嶽初奠闢卽我入山時蒼壁
素湍間澹然觀兩儀養真欣自得詎萌身外思是時如昧
旦寰寓皆嬰兒向後立矜尚炫釣乃日滋許由重天下却
之以見奇巢父貴得名洗耳弄淪漪彭錢戀食色導引延
其尸吾觀諸聞人與俗政無差如何謂我仙或又以隱推
元黃方正位何事遁標交齡壽各萬計奚假管攝提寂寞
日安素名貌隨所施再拜謝發覆今始奉音辭潄潄激嘯
曉先生日在斯嘗聞溜穿石飛瀑况離披純氣貫其中所

以不磷虧巢燧尚弗識安論軒與義邈哉全真者終古誰
能知○莊子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九頭紀三皇兄弟各
幾萬若干歲○按洪州洪都亦因洪崖得名

自下寄酬伯甘

挂帆發南浦清酒盈百尊送別苦不辭其如霜雪繁獨此
故人語寒江爲之暄秦淮柳可折帳飲出都門顛倒篋笥
中贈歸百餘篇豈無雄綺章不若同心言累夕夢從君握
手步東園覺來不可見賴此慰我魂江北饒蘆葦江南饒
芳蓀盼岬惆悵時朗吟度野村何當順風翔置酒賡餘春
深夜獨嗟苦此意向誰論

榆墩集選

詩上

七

弦調遂盈秋水時至旅夕感懷寄山中

幾日又學斜別時怨似玦不知未團樂可容桂都發盈盈
隔儂閨孤此如鏡月遙暎不成眠薄寒卧來劣酸風吹舊
衾一夕生白髮

留別匡公

本無塵遊念偶脫麋鹿群一雨成留滯旅愁日紛紛坐惜
中林葉落盡客不聞幸與老衲逢冲懷蕩煩襟昨夜涼風
來星漢朗然分遂憶西峯月不戀匡山雲飄飄挂帆歸魚
鳥迎相親山幽況有桂菲菲正待人

送萬茂先之金陵

鬱鬱塘上柳高蟬蔭其枝意苦不能語切切腹中悲腹悲
亦有聲悲于口中辭疾如輓轡轉緩如車輪遲客有塘上
居戚促傷別離五月風雨積忽謂深秋時之子適異鄉忽
如送將歸慘澹上孤舟浮雲黯不飛金陵多白露較于江
南滋勿以遊子意零落美人期我有成連琴贈子奏相思
亦知絃欲絕不絕復何施但寫別意苦莫惜手中絲

夢潘昭度先生

知音一就睽羅琴廿載餘夜來風雨異錫夢勝啓書病色
黃猶昔願問頗添鬚欸然道生平論文及艱虞立久色慘
澹臨去復遺吁此前絕影響望祭空踟躕願肯來窮谷裏

榆墩集選

詩上

八

細與曩殊魂識路營營人間阻且紆至曙衣在眼孤還誰
與俱潯潯念時昔永痛關生芻

再別慧公

故土仍流寓雲行東復西欣此重信宿惘惘遂難辭一昨
餐菊迄今已稻花時鴻鴈行又到江湖秋恐饑勞人未安
堵還集誰可期

樓寓喜李子鵬屢顧述贈

仲夏日苦長賴君慰幽獨一自各棄家兩見春草綠離居
撫再生卽事多感觸好鳥弄友聲起予悲空谷孤雲盼可
娛翕忽頻斷續伊維同心友殷勤耐往復有如琴七絃異

育成一曲已矣歲今半山家及新穀故園俱未還何時携
茅屋來春尚可奮努力營秋熟樓居豈真仙憂生難免俗
初夏苦雨毛浚明潛夫置酒寓樓

棟實墮已盡餘寒猶未休君能念風雨對酒此南樓萬壑
濤聲集遠見線光浮奔馳群赴海或落潭與湫客行會有
極我寓日夜流常恐半天泉永爲溪澗漚方寸能幾許容
此無涯愁

群峯如主人日對樓中客客寓復幾時又見荒草碧嗟峨
好髻鬟倚天蒼翠滴當其雲雷蒸縷帶迷思尺豈不愛奇
觀孤懷難達夕我心如青山欲雨便頭白一觴可晤言所

榆塋集選

詩上

九

以資酒德

袁正夫遠領奉留并寄晦師

正夫舊是
次兒塾師

維曲猶存日悲節未動時與君同硯席樓居旁柳枝環瀛
俄蕩泐分手會無期賁然自天降颶已非舊姿感君若尚
爾我髯能無絲嫌白屢自髭累髮愧須眉一笑引三歎且
請盡數卮別來經萬死欲述恐凄其幸未螻蟻食漫後鷄
鷄栖殘年亦何營所傷兒驕癡不念老骨痺惟事飽腹嬉
使我念厥兄旅殯常漣漣文章歸正始淑慎足緇衣何圖
不我送反作瀛博堆此子肯奉教猶未太無知或者蒙養
訓可當盧扁醫爲學先治心定命在威儀哀我老且貧勞

生爲汝疲敢借先生語法異憑所施肯我事今昆志與古
人齊于今手一編時復念我師山中識荒薄何以致因依
吾家雖已乏吾書著未遲空谷喜足音脫粟餽莫辭因風
獻康樂弟子有新詩

陳子

凄然風雨中歷歷有所思陳子邑中望夫何相見遲別去
苦山寒卜居就子稽爲我儼比隣賓至信如歸坐卧炊汲
具麤穢一無遺及乎走山縣匆匆又多儀途中所有酒尚
是餘豚蹄歸還鎖難越因子又安棲嘉情殊未央血雨恨
多遘嵐霧日夜閉咫尺成天涯可憐好兄弟同邑晚追隨

榆塋集選

詩上

十

相見太平里不及太平時

山夜感舊示逸群侄

累夕未讀書殘缸碧于苔今宵重篝燈四壁欣影來既貧
習暗坐漸于膏火乖世亂鮮餘明乞隣况寬諸憶昔在榆
溪常有佳人偕艾子陳古義子萬君乃通才先瘦可與狂
蘇蘇桓武子也逸格出曠懷當其譚酣時但恐晨鐘催
而今各安在遺翰委塵埃池館亦漫滅主人曉荒佳亭亭
兩白榆仙者手所栽榆溪前墩古榆數本乃靈物尚爲薪
蓮花何由開因之念宿昔無一不成灰惟餘總角侄饑寒
相守哀容髮亦蒼痺甚矣吾將衰

懷章凌九寄之

當時同祖人，英俊真無數。隨資各分曹，嚴亦有門戶。形跡
外若殊，相忘實情悽。劉李恣恢奇，士章黎起高步。凌九
熊陳追古音，伯甘博也。寒獨旅和者，各百千。官商不回互，
譬如鼓七絃，安之成一曲。同聲傾四遐，贊問通滇蜀。或自
遠遊還，輒言人欽矚。語必問威儀，詳乃及祓服。願皆澹傷
流，阿誰治遐幅。容止與性情，惟子兼如玉。山縣昨晝臥，夢
子形巉巖，已丑夏靖安夢中。謂應爾亂離，自摧殘。我髮亦
再白，子焉不能斑。父之京踰嶺，忽忽遇城南。昨夢乃不驗，
依然宿昔顏。自少學養生，疑君得九還。每念綽約姿，令我
榆墩集選 詩上

迎熊謹園至館

昔別何歲帝猶生，未央餽如百勞燕。東西狎飛翔，朝中
忽改色。子皓我亦蒼，執手互勸醒。墟社勿傍徨，吾衰甘爲
農耰。鵬送餘光復，恐兄失學言。勸乖其方七，載違離亂習。
鄙成穉狂，中年惟此子。七箸托其堂，若復不蚤羈。系榆後
何望，中夜每念茲。五內如萬槍，我子如脂笑。亦玷伯父行，
再拜復執手。悚息而負牆，一兒託老友。數言勿謂長。

送李文孫歸漢陽

我本江干人，今作城中客。年來苦塵囂，頗沾幽栖跡。斗酒
關平生，燈月負良夕。旅宴添窮羞，僭坐悲老逼。如何又送
君，草草臨秋色。久自素心交，况是文章伯。後會如何期，冬
分頭盡白。君復十九年，更恐殊今昔。歸帆指漢雲，驪歌滿
宗國。南浦送別地，由來詩酒陌。所以不裁楊，爲有離愁積。

七愧詩寄謝谷和陽

丁酉夏孟還自南浦，念亂離以來，棲累親朋多矣。
而頃於和陽氏尤甚。七愧者，自顧愧迹也。垢膩愧
形也，降舍愧時人高士愧，古人也。涉江則愧澄波，
對山則愧蒼翠，所愧不一，要以感主人而歸以自

榆墩集選

詩上

十二

愧也。昔王仲宣曹子建皆有七哀詩，是篇也。抑亦
其遺響與。

出山復入山，役役成何謂。已後通人期，祇滋情親累。君雖
不厭煩，我胡忘局昧。古聖重一飯，周接况經歲。茲來又近
旬，自顧真賤微。鄰舍應惟微，日守藥翁隱。反側不成眠，垢
膩恐黏被。衫帶市塵歸，誰云高士齋。涉江鑒澄波，仰首發
長喙。騎馬伏鞍嶠，實覩秦秦翠。深思賢主人，厚道曠無對。
形骸非土木，曁能弭汗淚。

七言古

奇樹歌爲游兼之

城北僕家塘東有奇樹二唐宋物也萬吉人指以

爲樁近是

臨奇樹以軒主人秉燭堪客前新客傍堊誤一蹶蹠之不
動問誰眠叱聲未已風雨至水車鉄馬下九天語家勿驚
且爲樂故老相傳此頑仙初從橋中罷奕出久之漸飲人
問泉次第長大如兄弟仍從嬰兒到老年服食更解唯雄
事吞吐日月抱雲烟爾來濯足玩池水不與時人交語言
諸君請盡三行酒天開日出星依然舉手試招之霜衫雪
脫掀綠髯問君能俯否揚眉首憂朱絃問君仰何爲遮
鬱留鳳學飛旋我聞此事三太息老樗羽人非虛傳竹枝
榆墩集選 詩上 十三

爲龍龍爲絃變化萍味諒難詮獨疑何故秘名姓豈畏黃
冠相攀緣有客云曾過君里見君族姓稅桑田上者爲巢
下爲巷屯作名城屹相連笑而不答良有以彼此齊諧會
須止于是歌曰大禹貢鉛松化爲怪石受秦封象憶新甫
柏漢代兼領將軍食世間何術最宜壽古貌貞心自長久
材與不材兩俱凋蒙莊愁絕爲逍遙君看此樹有奇骨大
隱無名問市朝

孫仲倚姊夫過訪山中酌酒放歌

同祖兄弟十五人阿姊阿妹數合均盛世于歸皆得所夫
婿一一觀國軍四時八節永稱壽冠蓋軒騎照比隣就中

孫郎最賢碩胸富甲兵外恂恂飛輓十上長安道督戰再

淨湖南塵度中借箸清江席洞蠻納籍推冠軍裹糧坐甲
期朝食遷延竟至尾伏辰可憐鍊就竭皇石不及精衛填
海濱被髮潛行歸故里丁令幸遇舊遺民把臂痛哭長江
上 俄克日月新終激昂畢量牛斗炊骸煑肉慘到今
此時萬姓如蟻蟻疾風驚散蕩無垠人生修短尙不定何
况劫灰加火輪兄弟剩五姊妹六頭白誰非再世身當時
三十同氣者群羨先死反其真而今生者亦零落山隈水
洶散難尋結茆架竹只欲漏斷烟懸釜動彌旬孫郎憐我
遠來覓但使人存莫患貧荷鋤初請學爲圃悲歌故態易
榆墩集選 詩上 十四

傷春空林兩載無人識道旁狂喜得親姐脛泥未洗且覓
酒仗客又得醪霑唇憶我東湖爾北郭彼時意氣誰等倫
佩劍勢欲天外倚瘦劉去後桃花笑劉吉人姊
度春風吹不伸瘦劉去後桃花笑劉吉人姊
葉顛李秦階姊夫也平生
皆酒殺于南湖官署只今齊眉歐與汝歐生躬耕良
苦辛 姊夫歐雷生 俛仰十年難具說那堪追語莫鴈晨一
昨城南榴照眼北山熊子能開襟 幸卯娶與孫同聯余內
初逢豈不亦談笑語及阿妹自酸心小年結客徧湖海亂
離始見骨肉親宿昔相望苦饑渴今夕何夕展殷勤努力
莫眠且安坐垂老會面古難頻

初置被

草宿二年營縮脚，赴飲每稽至日落。口雖不言內自慚，菜
願靈龜壽同穀。有時轉筋祝木瓜，東西拽矜蟹郭索。辟寒
未學五禽城，苦顛但憂六釐弱。夙昔愛霜今畏之，惟願却
雞早唼喉。今秋冬歸賣薄田，先置裕被後裝綿。平生不足
惟膳耳，有茲又可省酒錢。公孫封侯不過此，不待目斜已
欲眠。

種榆

三千年上魏元君，手植榆盤晉代雲。賤子當時丹井畔，墩
宇溪名萬里聞。仙人舊館神朱茹，所欠惟應記與賦。榆似
榆收集選 詩上 十五

桑田溪似海，海淺桑殘無覓處。如今重向谷中栽，引動溪
堂夢百迴。元君已有新豐市，賤子猶零庾信哀。春來改火
幾回青賦就，江南不要聽歷歷。還如天上種風吹，樂府作
天聲。

九言一首

送陳元者之廣東

憶昔子從城北移，溪南今復携家托寓梅。溪東十年相見
不過百餘日，如何比隣一水稀。相從我行中歲始，鮮戀春
色不學少時枯。坐如老翁去年花落是君遠，行時溪頭春
色淺。深得君知及我携琴挾硯來，溪頭只有菱荷翻風向。

人吹始噴詩人聚集，良不偶安得常似酒樓王。漁之湯燾
寒，驚亂鳴蛩復秋誰知君復戢冠中。遠遊丈夫固貧達，遊
亦足樂豈效純袴。醉飽守甌窶假令君有薄田數十畝，安
能五湖四海鳴吳鉤。

榆收集選

詩上

十六

榆墩集詩選 丁卷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全訂
姪元奎微星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五言律

南昌令公河非鳴師未波堂饒席

縣齋春雨歇東望挂鳴琴弟子無私語先生有素心列筵

唯野敘道舊及朋簪前路滄浪水高情遠共深

發吳城至九江

曉銜珠磯岸哺授老鸛塘孤帆越衆鳥劍影度滄茫詎悉

雲山態惟聞烟水香娟娟南浦月相趕到潯陽

榆墩集選 詩下

劉忠烈將軍西夷梵字刀

戰血腥寰海真剛尚在倚爲龍須待侶觀象且須時字有

胡僧識才惟故將知中原無劍氣遙禮梵天師

病卧山莊迺而復甦數日後見士業問病詩

纔生不能讀死去此誰授句後幾添跋人間復共秋達觀

今日易危慮幾時休 干戈四起死之途不惟病而已 痛定思良友廿年百

感周

八月十三夜對月

此夜山月影何人秉畫圖涼空荒萬里佳節曠三都玉斧

觀修微金蟾許穩臥一釣猶未滿留恨滿平蕪

中秋

魂歸頻自試影在莫相疑累夕如霜地孤村似舊時授衣
行近節頒歷恐愆期瓜餅隨雙燭茅堂奠酒卮

羊江買藥

亂後風塵色秋來處處行市情隨在刻人語隔村生不謂
從壺隱猶爲賣菜爭參苓那濟餓滿柳漫相輕

過舒昌南嶺寓

到門齊息影亭午樹陰圓孤磬一聲歇客心何悄然氣清
綠地古人澹覺懷鮮倚杖看歸處千峰咽暮蟬

從靖安還抵山外得嶺東近信後不果歸

榆墩集選 詩下

日望西山近西山近在茲羈心關木葉歸問阻旌旗縱馬
沙翻骨驅俘血染肌迤邐今尚爾消息歎參差

嶺望

且幸旋吾土登高一望鄉江流烟外水村路夢回忘障隔
真天塹峯損易夕陽怕然陵谷換何處不微茫

入齊源 戊子冬避兵此再過此

岐路會樵人家家面徑旁橋迴俄入谷天豁別爲鄉野確
克鄰舍秋苗間芋秧向來愁恍惚但記石蒼蒼

因陳一之偕得安氏莊居

去遠甘無策來說賴有朋柴扉閒待月土灶煖回冰又豈

一方水長慙五夜燈烟塵如可息歸謝理漁罟

閉門

閉門秋葉裡敲蕩日西風露漫一庭白霜添萬杪紅薄寒欺早醒零落費春工列岫牆頭滿支願獨望東

隨步

隨步穿籬落微涼雨後天溪山分鴈影雲霧合人烟倚樹衣沾葉過橋杖試泉最憐沙徑軟風袖緩翩翩

市憩

牛肥嶺下奉新靖安
入吾邑所必經也

危峯阻日脚三縣共雲程雨集隨成市風聞最近城樵童歸鳥道估客辨魚名爲問江東米因知未息兵

掃塚集選

詩下

三

村夜憶江上舊游

倦客貪濃睡如期待一壺村因多虎靜月爲少人孤晚唱還漁父春心付酒徒夜闌香暗動遙念滿江湖

丹陵觀

寓東不數百步爲丹陵觀北村聖家其西偏觀有田及山並南唐齊王李景遠所施齊源之爲齊以此也朝代泝更林麓漫滅齊王像亦移入旁小庵矣惜其無文采賓客故偏史廢得而詳焉

雖受支柴磴霞圭寄梵宮漫疑苔蘚碧還與畫閣空稻熟非蘋藻俗高自雨風應劉譙載筆一字義冥濛

信步到一處甚適門人來訪隨跡得所至便與偕坐是夕前有餉酒

相覓似相追出門初未期白衫行易見紅葉坐難辭晝淺還堪愁雲深豈不知牀頭新有瘳剝栗與君宜

除夕近

歲暮矣家國身世親舊知交無不可感者爰作此題隨風偏寄并索和章

年年除夕近百感自相尋况帶風塵色難爲伏臘心懷人鄉縣異恨別水雲深時節羈中畧空囊任獨吟

移居

主家以東作爲辭殆擬余將老于是者三四漫及

客裡愁忘日秋山不報春祇將青草恨暗逼黑頭人燕鴈知常暫龍蛇有屈伸栖栖方四海出谷未眉顰

榆墩集選

詩下

四

登樓

毛滂夫以余卜移寓爲伯居卿小樓舊卿亦慨然詩兩謝之

隣舍諳孤性招延俯衆山吏閒泉響切坐看鳥飛還樹杪風開幔天遙月款閑神仙如可接從子得追攀

吉水李文孫兄訪

不遠千餘里春帆下泚漫到江鶯語伶穿峽虎蹄乾茅舍良難問藜藿可但安名門忠孝客夾路有人看何期窮谷住仍致異方賓尊酒三都話孤檠九徙身有懷羞扶杜無分想麒麟歸去商歌穩家聲各自珍

北山使至

雙魚不暇烹先絮寄書郵淚漬緘餘誠箋披紙亂抽平安

輕一問歡喜博千愁可歎菰蒲裡鰥鴛各白頭

卽事

雨聲添澗響一夜水漫橋物色安春氣人心上晚苗夾渠喧徹曉修攏慢乘潮因歎吾何供家家生事饒

自香城諸峯同返途別瑣嗣

半月同行處重來後幾時路懸秋草滑泉隔暮鍾遲一瀝燈前若空翻別後卮孤村悲獨返蕭颯理殘詩

寄四舅象湖舅寓處

蕊顏不可見憶舅泪潸潸鳥道風霜苦象湖波浪寬有懷虛引頰無計祝加餐近喜通消息將詩一問安

榆墩集選詩下

寓齊源經歲矣思歸嶺左就蕉菴觀世音籤卜

久客防人厭能忘去任心還將止壑計一問海潮音欲戀無長策思歸少舊林由來大小隱端費卜居吟

途中

斜日行彌隱茫然託路差曰歸歸我里將到到誰家萬事隨秋草孤程愧晚鴉如何桑梓近翻似向天涯

展墓

一拜那能起悲風綴樹迴長愁成片埃反屢有莓苔遠道先凝望還望遂失哀九原勿驚但游子得歸來

歸到

歸到孤干客無家亦自憐殘隣隨鬼火遠食就人烟一宿煩區盡千憂動接連能如荒片月相伴有虛舩

春還

自得幽棲趣經時懶出山陰晴縈可記草木動相關雲是心生城春如客往還東風吹倦醒隨意步花間

爲圃

國去依山客年垂學圃人無田虛對雨尋事遣傷春采藥谿多虎投竿澗少鱗青青須傍舍早晚得看新

過葉不凋隱處有懷滇南宿將學道山西今復他徙

萬里難歸客天涯分作翁山畦家處處仙藥路濛濛鄉夢榆墩集選詩下

何年斷吾廬一逕通經過今寂寞真是狎飄蓬

老松

老松成舊識時鳥送新聲不復交隣里無勞誦姓名一尊遺外物萬卷伴浮生看取摩挲處龍鱗漸欲平

懷陳士業

石莊今夜月照汝在章門避地惟餘我無家漫有村艱難經九載過從輒千尊風雨從茲後相思那可論

其二

三十三年友當時共採薇麟饑誰重隱鷗舞反售機樂土由人擇哀歌向市歸門前官道柳今驟覺依依

初夏

不復輪時節。閑中候自明。棟花風送。啼瓜蔓水通。耕歛草
成。跌坐微泥。斜綬行綠陰。如夢裡。喚醒有啼鴛。

聞程龍之有逮

齒落長齋者。黃冠一病夫。姿原非壯健。功豈授吾徒。殺却
才難得。亡哉道乃孤。支離但對。簪人自笑知。誣。

行蔬二首

幾日荒猶磧。今來望似烟。夕陽頻竟陸。曉露白瓜田。俯仰
欣成就。分移具備宜。廣川何自苦。拙戶動三年。

其二

榆歌集選

詩下

七

藤菜亦交長。籬稍已挂絲。風揚時。離秧涼。或浸岐。蔓喜
添。牆陰棚。頂量手宜。比來晴雨。慳深覺。荷恩私。

送別施偉長內寄懷陳伯幾

寒暑荒岩客。絲衣與鹿裘。知音方恨晚。行色况臨秋。山雨
姑安坐。天風易放舟。莫言持贈少。時節見綢繆。

其二

酒薄知慚勸。聊資綬別離。憑君傳一曲。爲我道相思。老覺
山居便。閑嫌近信。幽關心。誰最刺。石港有蛾眉。

其三

流寓何年已。天涯老此人。漫云衣帶近。徒使夢魂頻。山隔

雙魚。燕秋爭一鴈。新葺亭。孤月好。偏望客星親。

苦雨

不知寒食過。猶怪放春暉。霧擁千山去。雲排衆鳥歸。蝸紋
全。觸檻苦。暈欲侵衣。渾似漁舟客。滄浪日掩扉。

胡悅之寄詩久未報作此奉酬却用悅之起句爲結

累前行行寄三年。忽忽移報章。艱織女嘉會。爽秋期。有乙
月相過。話昔傷心曲。因風念髻絲。晴軒明月夜。好讀此來
詩。悅之詩云。晴軒明。月夜得讀故人詩。

其二

顯示諸臣報難售。不夜心。畸人危。漢語。高。坐。病。客。酷。吳。吟。易。
榆歌集選。詩下。八。

年人宜高枕。知希莫碎。果他山貽。片石聊得比。南金。

寄答宋末有講席者

龐公踈自愛。得使景升知。猶幸鹿門邇。幾爲鵠舉遲。韓詩
去君。鴻。鵠。舉。矣。踰。峯。亦。有。客。洪。井。可。無。詩。近。識。尋。山。訣。芳。蘭。是。導。師。

其二

庚寅見寄長歌乙未重得書乃甲午秋
和寄者後有人自日記數語已更名矣

猶把歌行扇。重來尚未展。隔年書自跋。前代姓名更人事。
俄今古。湖山隻弟兄。六春絕一答。諒我絆樵耕。

亭口喜遇鉅元止計與別十七年。今爲僧號三一矣。

歸山補詩得二百字。進遞同十岩居。

逢君濠畔即不覺忘悲秋游屐謝康樂詩材湯惠休風塵
餘秀骨霜雪上新頭若問分携話但期幾日留

其二

江漢昔多事聞君萬里行天邊尋舊國物外過殘城客處
何年靜幽期此日生相將蒔藥去臨老省窮耕

聞丘雲老人化去文燈巖黃雷岸有輓因憶劉孝則
蕭三莪宿昔同游及癸巳博菴坐中公有石門之約

今乃長脫爲補哀辭殿兩君子

共是勞生客名山獨累翁愛詩頭到白惜迷眼隨紅公癸
南昌築林往拜樊致虛先生墓甲余小星社散餘陶令開
暗其孤丁于博菴坐與訪舊轉鳴咽也

榆墩集選

詩下

九

成少謝公杜鵑巖際月從此色真空

其二

曾有衙門約三年望汝開吟魂今澗寂病骨久雲埋邱壑
他生業交游不世才幾帆南浦葉終負好風懷

其三

可憐今世界禪伯一何多各覓三天嶂爭翻二蠡波知公
傷梗塞城影憩蓬科他日談宗者生平驗挽歌

寄東林上人

昔大柳僧募造無梁殿下東林天啓丙寅乙先司
空爲作寺碑戊寅余從楚還過寺尋碑禮象象人

畧亦做靈谷晤其弟子覺園子貞今廿年矣

晉去東林在東林更幾朝真儀靈谷寺殿式虎溪橋官路
傳薪火山門閱海潮尋碑如宿昔未覺廿年遙

寄仰天坪

坪自敬塘而盛浮梁陳赤石先生所興也其嗣微
空誦經于晉都先人以赤石先生故爲之曲成其

後曰舍輝則往來于伯甘北山矣

尚憶官湖阜孤菴坐綠苔因公忘水國覺我造雲隈先澤
空傳篋新知滿泛杯向來千百艘香粒逐塵埃

七言律

榆墩集選

詩下

十

春宿草堂早起

桃杏隨籬知有村野人傍柳直開門雲籠草岸青峯小日
射江潭紫氣昏曉月尚存新滅魄春風相識舊傷魂沙頭

細數羣舟發獨客臨流正不言

香城訪李匡山先生

每望遙峯卽憶君筇輿斜上路穿雲行經澗石身頻側語
難黏風字不分樹杪琉璃街月現竹間鐘聲帶泉聞續衣

掛節高居此應有諸天作護軍

畏客

好風何事閉柴荆晝日風掀畫軸鳴欲起幽閑成撰述恐

隨問答費陰晴花聲葉影頻相誤鳥啄僅敲真浪驚靜看
孤雲添畫永草堂一倍墨香清

擬園訪萬茂先

名園遠在溉湖東行到沙潭曉斷紅策杖人投風葉裡敲
門大吹月林中花間引路燃秔穗酒後巡欄犯草蟲明日
薔薇應滿院宵分暫聽野烟籠

留別匡山先生

不騎驄馬去朝天却傍山門種寺田野火避人焚舊草春
風引客上新年何期我亦知茶候也是翁能酌酒泉莫道
重來爲謾語但看微笑別翩翩

榆墩集選

詩下

十一

劉將軍祠待客書感

奕世西南拓地聲中原只有杜齊名一呼氣作三軍胆百
戰功高萬里城帶礪未酬恢井絳衣冠空殉應撻槍關西
祠廟何如此夜作雙虹貫紫清

自琵琶亭址右數百步爲迴龍塔其左有鎖江樓環

江帶山是日携杜詩覽讀納涼

客路登高愛倚欄不知數轉立雲端關浮江漢樓臺碧窓
列匡廬几席寒爲意層峯應少雨却忘古樹下成湍閑携
彩筆評詩史盤鵲飛虹盡倚看

江樓看雨賦別石梁明府時久待所知不至

來過臨卽事豈違獨憐孤影對芳非天涯作客類宜醉地
主逢君只當歸望入白雲成錦字夢騎黃鵠逸班衣鄉心
已逐樓前雨狼籍兼花向北飛

酬羅君輔李安之涂啟明

仗劍吹簫向楚天逢君如入故鄉船鴛鴦巧劫消長晝鸚
鵡淡杯博短眠城內有山頻望遠雨中無客又成篇空囊
自笑真如洗在處將詩討酒錢

書黃鶴樓壁

萬里清風一羽衣呂翁費叟是耶非濛濛白屋連漁艇點
點蒼山傍釣磯雲過居人同似夢月明游子半思歸偶來

榆墩集選

詩下

十二

何必留名姓吹笛飄飄信鶴飛

武昌還次九江再訪爰大未歸

扁舟重繫古槐根入郭尋香舊句存穿園暗塹會似路對
山曉市只如村新秋鴈報人過郡老樹鷄喧客到門看竹
又彈歸去操携琴待汝訪榆墩

走筆酬管生醬蔬家會白鰓之贈聊呈博笑

爲問西頭澗淺深故人移處碧千尋高情絕勝涸中欲好
信先聞樹杪音賦壓太冲憑覆醬帖如肉史送來禽普天
不現黃金色今日方知白首心

來禽林檎也布軍有米禽
帖因家鷄之贈不使大令

家雞野鷄語故說
明之故故云耳

燕子至

客裡春來不覺春
花時閉戶鳥窺人
西飛應見江頭側
望疑思谷口隣
大厦未成栖漫早
一枝暫借語何頻
風林日夜多開落
且逐飄紅戲水濱

齊源水碓詩二首

曲曲懸流石作門
層層茅屋上如村
時時籠響露銷香
骨誤擬飛冰
剛米痕遠近
祠壇通燼火
淺深枝幹走翁孫
于今嶽瀆辭崇望
封殖青葱白曉暉

洞霞難縷向僊囊
龍樹惟傳百和方
燧斧一段招隱徑
策筇孤負踏春觴
精爽遂壑疑秦尉
收書空想豈梵王
頗怪榆墩集選

詩下

十三

茂陵驕思淺遺書
猶白導焚香

獨遊二首

經旬烟雨閉松蘿
行散晴窗隻影過
仄徑不嫌新草墊
平林特羨故巢多
看雲誤踏塋間水
尋瀑難詳嶺外歌
側葉欹花狼藉甚
好風隨路颺微哦

遲日綠山步亦遲
出門隣叟問何之
煙生劇想搗茶甲
店熟無煩望酒旗
逕轉綠陰藏復澗
橋迴紅閃映孤祠
知過寒食非看歷
認得前村柳拂枝

遇歐氏妹宅感悼
被掠亡甥因呈雷生妹丈

荒荒殘日下平墟
雀噪喧迎客姓徐
戰哭屢訛同谷泪
生

還絕勝大雷書
斷雲柱使枯眸青
芳饌潛悲剩齒跡
阿舅飄零何足似
只憐送別少牽裾

陳次生一之兄弟見示新詩喜其遲學頗佳

鸞笙天縱自韶齡
龍劍光韜晚發硯
愧我重烏隨牧唱
羨君賓燕出侯鯖
秋風歌辭開漁父
春草池塘帶客星
莫遣流人孤對月
新翻水調不堪聽

樓夕對酒望蕭峰
殘雨次韻酬潘二宜
時七月三日
蕭峯有亭祠蕭史
弄玉峯爲西山巖
高此山雲則衆
山雨夾里語曰蕭
山戴笠風凰起溫
蕭仙著衣烏雀

不離西閣坐微涼
遙集霏烟片片香
亭宿鳳皇雲未散
河

榆墩集選

詩下

十四

迎烏雀夜初長
鬱金雅量輕槐國
報玉深愁鵲桂香
聞道春風人六七
秋蹊歸詠可仍狂

齊山秋感雜詩
雜詩者不一之詞也
春女思秋士悲
言不倫或分章吟歎
或一篇數事或一端
累韻愁極而恍惚無
緒命之曰雜詩云爾

曾向中天望玉基
驚虹香霧日縈迴
何知凝碧開張樂
坐見昆明動劫灰
洗象幾仍環御柳
闌雞無復唱官槐
傷心翠絳晶瑩瓦
等似漳濱委硯材

晨昏尚食樂游還
原廟南巡改歲華
五彩殤雲團白露
七年豈豈缺月霞
熊羆應護珠官土
雉兔誰封寶曆斜
敢謂房陵非過計
鍾山無樹宿朝鴉

坐對晴空歎寂寥當年風雨不蕭條投壘來勝頌宵談佩
玉聲微退早朝翠袖那知俗竹冷班衣只望上林嬌車書
接葉承王會到此蟬聯咽柳腰

百年無分共淒涼夏夜冬宵總自長夢映蟾蜍橫寶瑟愁
聽絳綈切銀牀曉風原燒迷衫影露氣庭蕪覺佩香亂後
無家歸未得可憐疑家負鴛鴦

忽記江湖八月生西風釣艇亂雲橫相將鴈序依沙坐次
第漁歌喚酒傾楓葉只今迎客淚棣華何日聚宗英存亡
流落殊消息望斷東峯歎微明

前谿雨柳似江渾每對斜陽憶不堪久分庭堂隨蔓草寧
榆墪集選 詩下 五

知 在烟嵐寒鳥已繞稀星倦社燕猶懷舊土甘長恐
依人無目了低頭出入愧朋簪

莫誇紅葉照嚙嚙青女方來酒掃新鷓鴣不知芳草暮鴉
站猶道舊山春四時變化寧同令一代風雲各有人晚堂
更嚴倚更寡好儲瓶窺聚情親

殘菊誰能正鶚冠荒垣瘦影日盤桓一杯閒過由天幸三
丈微眠託地安祇是需襟綠世界何曾拭袂爲饑寒曲終
哀怨應尋慰看微昭回更考槃

劉使君見訪

曲巷斜垣瘦樹隈經春戶限徧莓苔不知徑外花飛盡何

意林中客到來欲掩何雞鶩反走遠呼憇僕久方回使君
良苦緣巖路贏得煨蹠水一杯

病起書事志慰

時復避兵于紫清宮而借良翠岩寺

花下彈琴今過分醉中滂暑久銷名無端劇似傷春苦只
恐閑招梅杏生自信慙稀揀藥峻頻從亂免看身輕不綠
早服清涼力那得扶藜到處行

其二

仙遺太乙秘餘糧乞食巖頭飯類香自入烟雲雙法界不
將甜苦說詩腸山深市遠惟慳餌病去醫來各獻方恰似
當年諸寇退紛紛叙列滿朝堂

榆墪集選

詩下

六

客屢苦雨遣悶

久依鸚鵡笑學鴻冥芳草誰能向市青大道往來成雜組初
秋風物動新亭江橫白露迷鄉月祇帶紅塵極客星淋瀝
又濕靈均壤塊處泥汗歎不醒

忽與然明西渡甚快也

白蘋紅蓼桂花天上香風淨可憐斗室淪時幾落魄片
帆渡去勝飛仙朝翔始得乘佳氣呼吸絕能遠雜烟况有
清蹕宜翰墨肯教春草獨芊緜

其二

扁舟小管亦招携回泊橋冷日未西鴻鴈欲來雲汚污

荷猶健草凄凄亭阜一望通
陌城郭何年罷鼓鼙莫話
故園惆悵事且乘新月步漁磯

寄匡雲拙生瑞芝堅忍上人

綠在淹留得未曾聞風到處有枯藤
雨花莫惟霑摩詰
漲原來爲老能多寶尚思香際宿高壇
好共月中登孤舟
漫道無拘紫不讓閒雲也讓僧

酬談長益見訪因寄虞山先生

病後猶餘亂後身誰穿雲壑問遺民
一聞茅屋存唐宋對
着荷衣話漢秦自把犁來稀過從重
提書起倍精神卅陽
路去虞山幾煩道窮經志未伸

榆墩集選

詩下

七

贈僧明中

幾年聲歎答谿潮一別雲音寄夢遙
扶病早支靈壽杖
觸祇帶小癭新青山待我如昨日髮
尋僧兩不饒却笑
師籌輸弟子與君齊上到來橋
亦有款疾故有谿潮之云

三月三日直癸巳爲真禪日也同謝聖虞踐訪拙公
之約是日并爲公定庵名

久淹冰雪閉清幽直到花時禮藥籠
春草轉悲康樂引暮
雲心向惠休參難逢上巳重三會新
得嘉名百一庵歸路
催詩烟柳潤仙壇斜雨共氍毹

葛仙壇訪見明尊宿

幽居幾歲狎偷安特爲孤峯上葛壇
一卧煙蘿忘入徑長
看雲石對凭欄崖經野燒松鱗古澗
挾餘冰竹影寒最愛
相逢無佛語成蹊共在不言端

拙公補詩見訪是夕便爲許次翌旦欲往值雨以詩
報之

小晴便許款柴扉帶笑開門把衲衣
悟後僧詩宜夜讀硯
旁孤酌歌春歸深詮磁品人俱古痛
悶卅方論入微花徑
可能容數過啼鳩不任真心遠
五六記生間語數音朔

栽芋

江客移家傍薜蘿好山無那石嵒峨
幾年夜雨思菱芡一
榆墩集選

詩下

七

夜春風長又荷未結翠棚延美蔭且
憑珠露幻曾波他時
冰雪圍爐坐只恐新松爲汝多

送饒司理王子師使君督漕如淮因託寄王鐵山家
輔金豈凡官保周元亮愈憲書

知君治譜大司農
司理爲相國宗任王寄余書時南爲大司農前亦使理南服聲名

代起重國有積儲資轉運身先江漢領朝宗
夏雲凡素勞
雙鯉春草孤嶺出萬峯水次倘番磨鏡問
白雲依舊應聞
儂

獨上新藤王閣

獨自登高眺故都周迴殘錦半模糊
新題欲賽蛟龍字舊

清苑縣珠璣圖燕園只今烟蔓草徐亭誰昔雨生芻由來
名勝兼資福得似君王此閣無

和雪岸靈峯院竹蘭詩

本草所謂金釵石
斛也一名竹蘭

幾簇飄飄記此身猶將名字動騷人首山薇紫還沾土香
海蓮鋪總出塵自挂縉門忘歲月長如碧落綴星辰虛檐
一縷能盛雨莫是桐江繫出綸

大堤由來是國場風恬雨那能常漱恨石壑髭同雪濯
影雲簷紫有光近難惟憑珠網絡梁花只殢燕泥香何如
綫閣情者長得都人髮作篴

俯看芸芸徧九垓勞生今苦澆洗培盤空自足凌雲氣寄

榆墩集選

詩下

十九

無誰明出世才長憶官欽金翠冷爲管仙斛石田開田之
盡謝興衰壤不與三王五帝哀

初春梵音上人自番禺來訪喜得黎美周二郎消息

損詩貺視旋往匡廬次答

嶺外曾懸十載心肯盤危磴入幽林更持洞壑雲爲贈絕
勝羅浮夢去尋亂後喜聞雙劍合游還欲憇五峯陰梵音
相對談如海廬嶽從今有海音

伏暑印可開士遠從迴峯見訪敲詩因訓廬山諸公

起居

長晝柴荆夢亦長白雲靜掩到羲皇遇緣送客逢新客却

似遊方抵上方巷轉石橋分樹影詩過衲袖帶茶香匡彭
蓮社須消息又得因公話幾行

復次來韻奉酬

亂後青山是我師古松惟石間新知幾天佛火隨行李特
地人烟語路岐投老覓存名姓在爲儒備惹必芻思寫芳
字綠藤榮潤早現廬峯寫照詩

俳體寄凌賢

須臾空返負春籃黃葉憑教起夏參烟雨樓臺四百八香
華世界大千三已能箇裡藏天下更欲千何覓嶺南收拾
灘頭新漲了請來任作幾肩擔

榆墩集選

詩下

下

楊雷庵自龍南掉扁舟賦詩擔酒步入石門相訪時
余久病初痊破顏忘喜

千里勞勞特放舟懷人載酒問林丘新亭故國那堪話細
雨殘陽且住愁身在病餘彌總友山當僻處倍添倚相逢

苦憶他時徒猶羨題詩滿驛樓

五言絕句

寶峯

未到勝曾到新知勝舊知名山如住客留取慕君時
不到寶峯山空爲靖安客借問若遊時君復何所得
覓心不可得覓山何井井試將來到處驗取心中影

處處山相似山山僧亦同游人如解此晏坐歷千峯

七言絕句

七夕

零亂蛛絲雜絲絲河梁分手又前期半宵難盡經年話誰
暇人間教女兒

穆項副表弟來訪

去年書到菊花時望斷楊絲又藕絲會面等閒經歲約如
何幾日話分攜

澹澹荒烟處處秋莫辭村市酒人游老拳大斗憑年少若
似吾儕易白頭

榆墩集選

詩下

王

江上雜詩

南風天換北風天尾颺紅旗盡客船聲勢自然雄一倍夜
沽不使帶來錢

三家茅屋便欄村曉汲哺餐共瓦盆乞火窘遭風雨日恐
饑相向到黃昏

陳元者期而不至

豈是扁舟尚渺茫平沙細草接殘陽暖風容易催春遠孤
負山花夾路香

新秋郭外坐黎傳庵州亭客日七夕也如舊術推八
月閏則中秋近慨然成詩

總是初飄葉未聽已添餘髮左婢娉半規慢展嫦娥鏡且
讓牽牛織女星

左去

重九到姜父楊翁宅喜其偕存

弱息離親已換朝亂餘長是夢啼嬌多時忘却門前路只
記雙楓夾板橋

其二

問到迴塘綠樹灣公然屋角帶西山柴門大吹傳名姓驚
得翁嫗笑滿顏

其三

雇值隨儂自遣車慢將雞黍惱翁家重陽且喜添歡酒任
榆墩集選

詩下

王

插茱萸和菊花

其四

刺促門東語不休隣家油髻滿牆頭多應浪擬夫君偉那
識蕭然髻也秋

壽張迢迢

迢迢此人也養真鳥品自乙亥年到影不出山結茅
疊石種樹刈草皆手自經營無毫髮干求人而亦
未嘗缺乏既各動遠近曾無吝容不矜貴游不談外
事視言黃白吐納者天淵矣可謂澹泊堅忍君子人
也甲午六月
詩以壽之

各在南華第一篇誰將甲子問胎僊自披茅屋餐靈藥不
出幽岩已廿年

景兒見余作詩閣訪學題句漫成三絕示之

嫩翮新翥累沼波如鶯夏淺未成歌培風須挾扶搖上鶚
笑誰爭九萬庠

其二

善變俄能望六通遂除臘鼓尚逢逢天風敢慣吹童子
事山雨今看慰老翁

其三

五字城高壁萬旗兒掠虎敢登陴自從摩壘思侯印花
下慙同小妹娣

初宿士業濠上樓

榆墩集選

詩下

王

疎檻平臨遠樹低湘簾不捲與雲齊石莊別後幾今夕又
是鄉城小合離

其二

書畫船歸百尺樓凭欄仍似共仙舟豫知酒醒清無那起
看長江湧月流

士業遊新
歸頗載卷軸

博翁于程齊見訪不知復從寓矣

山居日夕歎辭群及到塵遊似避君終是林間顏色好何
如枉駕就松雲

舟亦有會而作

寒洲迴綠綺層中央無際皓澄澄忘歸坐得安瀾趣只

覺漁歌是采菱

淡淡微涼欲試秋何人望客在高樓身游淨練真宜畫記
得題詩在上頭

送子岸參學

詩僧可是老禪僧得句還同倚樹藤青山明月家家有莫
向人前乞五燈

藏上人見贈 高皇帝集恭賦

山夜毫光凜六經紫垣芒動少微星捧函再拜齋峯頂俯
視神州九點青

其二

榆墩集選

詩下

王

頻年草宿夢難醒魂魄猶依泗上亭提劍斬蛇如昨日
隨杜宇哭冬青

謝慧公寄還所收舊作

每會空門幾獨醒感師頭白眼終青誰于岸谷滄桑後猶
爲遺儒護六經

是日拈青字日且向中凡三晴三雨作此數也

嬌紅底似曉雲青晦朔曾傳海角經欲問支機消息秘眼
中晴雨滿虛亭

五月朔日也凡美人環玉寶劍之
氣皆爲青虹隱者之氣則爲青雲

看晚獲值守齋上人經過却寄香城諸師

又逢秋熟客愁增爲羨高空萬念水三十九峯霜月滿閉

門便是六朝僧

詩下

三五

榆墩集卷之一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全訂
經元至微呈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山居賦

山自西門言涉江潯背遠城郭依于山阻負巖為楹因麓
開宇山中有人來叩余戶公子胡為山居良苦春畏出蛟
冬畏伏虎虎谷蹲以生風蛟天飛而挾雨是以居人春戒
雷陰行者夜號以求伍爾乃淒飈恒秋寒日不午峻隱
霄而難旭幽含嵐而易暮見暄雲以生悲復狂風之常怒
迴阿激峭崩松飛栢悄愴寂歷恍惚驚慄馳含睇以媚人

榆墩集選

文上

援擲果而相侮班蛟蠱毒元蟻蠅巨宵眠輾轉閑居錯迕
公子何不歛跡深閨安神邃宇春盼陽景冬避嚴苦秋衣
納清夏簟却暑或意至而遊嬉維傷時而慕古對酒當歌
停觴看舞友朋相存從容燕語承色笑之康怡倚竊執而
延佇孰與夫離遠親賓狸糴為侶哉答曰嘻山中人未之
知也厭枯槁者夸朝市以為榮華好寂寞者嘉山林之脩
逸居陋逐紛苦喧慕寂性各有安趣各有適子之所言匪
余之所則也今夫倚崖為壁鑿岫為宮陵薄相帶正麓相
縈前則紆阡廣陌背則嶺複岡重啓南戶而眺遠岩俯北
窓而瞰懸紅朱霞界天峯初配而繼赤斜暉半規整合黃

而曉曉奇石崎嶇怒峙相向雪屑鐵色是不一狀或獸而
蹲或人以望欲墜復倚傾撐橫嶂皆登高岡羣峯嵯峨川
原在目高下交過古道曲直新阪險阻其雲生也在丹龍
提蒙茸婆娑搖擻相逐若期于阿橫嶺無缺出谷有波奔
紫崖而黑掩映綠樹而白多爾乃彌天垂雨通畦溢澗飄
飄翕忽不知所散其風生也輕盈縹緲清和寒涼搖青蕩
綠振柯鳴篴出自幽谷來集衣裳爾迺李秋元冬凜冽勃
蓬迴薄衝激浩呼洶湧若長江之澎湃林壑爲之震動逮
其狂飈怒緩樹定草靡千山倏靜不知所止木則叢淮茂
林蔚然四植柯葉交加條幹相直椅袖千章杉松百尺蒼
榆敷集選 文上

皮兇形碧鱗虬色甘受霜而秋黃苦凌寒而冬碧或懸垂
于傾岩亦橫生于絕壁繡天餘影透日有隙靈卉奇藥雜
產其中女蘿薜荔繚繞其側蒼蔚芬芳難以殫記卉木藥
芝不可備識鳴禽不一睨睨參差飛翔林中往來投擲赤
白異形組綬備色長尾宜照文羽難測高冠長距好音連
翼飛不避人呼而就食鳩獨鳴而知雨鳥羣栖而知夕鏡
兔得霜以桀驕麇麇避雪而遂馴騰武看逞氣藏跡者隱
文往來狂狂相從踈踈見後豫之攫木思有巢之遺民嗟
元風之既逝孰反朴而含真其爲俗也禮簡人情樸而閑
戶不盈五室不連三素布裘首居者不冠散處路各佃于

壁間旬日淡辰無人往還有客至止駭而出觀當慈母之
操篁稚子則走乎山巔遠村舉火而烟縵阜雞栖于堞而
牛歸阡獸不網罟鳥無驚喧維斯人之易與將逍遙今永
年且其連山隱伏平疇相翼塋埒縱橫水木明瑟面畦枕
硯流泉在北下有澗水上有磐石喬木來風夏可偃息淮
纓濯足惟吾所適晝遊遊以眺望夜歸休乎巖室孰與紛
紛歸市之人擾擾趨關之客哉然則公子何不擇勝區開
名園道柱渚引清漣植嘉卉育飛翰招大儒致淵潛構臺
榭啓亭軒披圖史繹靈篇閱房窈窕遠近羊綽與良朋達
士論說乎其中暇則盤桓乎其間縱觀乎其前斯亦人間
榆敷集選 文上

之至樂足以自怡其天者也曰未也苑囿之觀沼池之樂
秦鵠鵠養鰻鱖環以長堤植以芙蕖對客鼓琴呼童吹簫
酌芳醴歌飲趨携手而遊接袂連裾皆富貴之侈淫匪遠
者之歡娛若乃峭峯萬尋去天四五構室其下離羣絕侶
日暮登高以望大荒見千里之楚楚哀壑憐兮咸遲岡阜
莽兮迴互平沙曛兮蒼黃曲陵繆兮紆組耽峯嶸之綺
望感蘭菊之蕪終占叢葭蒼蒼而思秦木葉落而傷楚或悲
起乎秋天或思同乎春女咸興懷于丘陵仍遺情乎島嶼
嘉危峯與明壑將飄飄兮輕舉苟余情其信樂又何戀乎
金閨玉宇高山兮我我魯崖垂兮青莎樹木兮蒼蔚清風

分振柯欬嗽嗽今夜鳴禽翔飛今暮過陟崔巍兮四望青
山崇兮若螺幽人兮空谷羗獨處兮浩歌目極千里兮曠
莽思美人兮傷如之何

愛秋光賦

噫何恍忽乎秋之移人耶氣改兮而光不同貽曾上下而
目成兮迷不憶其所逢嗟靚滌以浩蕩兮宜眇眇而延睇
紛既盈余懷袖兮願求佳人而相貽攬之如可襲兮即之
又忽以遠乍演漾以淺深兮若從風而舒卷朝吾登高以
騁望兮見白煙之明滅伊初日之容與兮荒澹澹其如月
征鳥遺影于長堦兮若行人涉江而履沙波淪漣其無定

榆墩集選

文上

四

色兮依芙蓉而薄爲霞長林方疎瑟以通暉兮薛荔又西
東而網之或俛尋大濕苔與轉蕙兮緊復浮動于高枝忽
不覺被服之宜人兮憺揚袂而翱翔雖塵遊其亦僊僊兮
漾魂臯于清光狎恃夫朱夏之晝永兮嬋媛忽昵余東壁
將歛彩以就昏兮猶搖影而緩夕試游目于岡巒與浦瀝
今晨亭亭其無極何嫵嫵其去來皆遲兮陰霽相悅而未
明日皎皎私自憐而各惜兮若處子之晨興漸舒顏以敷
愉兮渺澹黃而溶白窈窕涵潭以遂深兮齊山川城闕于
一碧或浮雲同而晷景兮曼垂幃以觀織臨咫尺其若天
涯兮忽無因而太息夫何聲與香又雜糅以乘之兮言徘徊

徊求之在前而不能得亂曰譬彼劍與鑑之可佩兮余尤
愛茲澄湛而不陸離憶昔春暉之可懷兮余尤愛斯馳蕩
而不霏微聲吾將伺其所起兮香吾跡其所來惟茲悠悠
之無垠兮諒非日月之所該嘗莫知其何故兮恍恍晬而
忽流眄遂未醉而先醉兮使人無所思而有思重曰皎衣
潔裳清莊蒞兮歷闔入閣超曠邈兮離列草樹同羈旅兮
憑軒登樓若泛舟兮空兮波兮光奈何兮

君山房竹杖賦

仙人方瞳遐處雲中來遊下土策杖如龍有跪而獻者曰
臣有異竹可以爲杖骨法實奇應君之相仙人乃受而植

榆墩集選

文上

五

之于洞庭之極浦君山之孤嶼宵眇蕭蕭此焉是居客有
自楚來者爰將之以示余爾乃披渭圖于漢志歌淇澳于
衛風訪篠簜于震澤徵簞簞于洋中會稽則幹傳白羽之
飾嶰谷則律中黃鍾之宮蓋竹之爲德也武備甲鏃文合
毫毛巨容舟釜細度笙簫至廼嬰兒駕之以遊嬉父老曳
之以逍遙是偕適野未宜入朝則有寄匡廬之石虎號羅
浮之龍鍾曲根產粵動節來節比靈壽以扶者代白鳩而
相從若六雲夢箇籥之資巫峽筵篴之需山阿棲幽篴之
曲九疑挺南嶺之瑞蛇篠簜無殊園柯靡二信楚國之多材
也未若斯之洵美且異乃爲頌曰弗如圭兮弗如璧象坤

儀兮應地德規兮規兮羌弗爲兮觚兮觚兮君子扶兮山
有竹兮竹圓澤戎獨有兮東西南北永終古兮爲司直客
乃倚而歌曰洞庭春兮湘水秋帝子泣兮雲悠悠怨江濱
兮班班歸來君山兮聊淹留又歌曰洞庭風兮君山雨夜
寂歷兮似太古願爲龍兮逝葛陂懼多讒兮逢君怒重日
洞庭旦兮君山晚烟冥冥兮波濤潛遊子來兮勿余盼斯
爲杖兮諒誰怨無貽余甘露兮悲大宛有遷客聞而歎曰
圓竹千畝蔚爲茂林方竹一林尚尋斧斤不過知已漆而
爲圓竹猶如此人何以堪

懷芳草賦 有序

榆墩集選

文上

六

芳草之稱標自楚辭本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
蓋有不可悉者矣吳徐無減賦是詩以爲一物也
余友粵黎美周欲爲賦以辨之余意徵名覈實自
匪妙才必累文心因作懷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
者不敢專芳草也新涼多感聊志恐遲暮之思云
于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歛浮雲未歸遙空
淡洗四野低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兮漠漠
碧兮萋萋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憐復愁露下
香溼煙交翠柔歲幾兮何鄉澤于襟袖徘徊兮遇故物于
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鳥啣不盡馬踏還生君如不採

芳心未明若夫鄭女芍藥楚客江離倚蘭當佩揭車可畦
虞燕山上白芷川湄零陵綠薦葦蕤紅栖髭素馨兮宜頰
鬢帶杜蘅兮准腰圍彼采蕭兮一日三秋况樹蕙兮百畹
千頭種當歸兮欄畔拾留夷于道周莫不氣紫粧閣艷繞
花驕紛迷蝶夢逞誘蜂咬雲烘蒼勃日映芊眠憑來損檻
望去穿簾釀膏膏沐潤養縈絃歲書却蠹籠葉無烟爾乃
雨餘風外酒半梳成燭銷月暗嚙迴枕清帆投青岸鞭梟
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于斯時也氣感心柔目搖覓蕩
游子悔其不返孤臣悲其屢放或聞一歎于窓前或步微
銓于堤上雖復同心携手流波相媚亦惆悵以如忘乃娉

榆墩集選

文上

七

婷兮更倍怨氛氲之掩人嗟菲菲其難沐于是占曰藉用
白茅灌以鬱鬯伊藉茅兮見生穉于枯楊忽飲鬯兮念鬱
金之可堂有翩躚而拊歌者曰瓊瑤毵毵五木香迷迭艾
納及都梁本自折贈出還方心有所懷路未央天涯何處
無芳草三春何人不斷腸又况乎木葉嫋嫋兼葭蒼蒼臨
霜露之極浦擷寒翠而憶煖香者能不淒迷以惚恍躊躇
而徬徨乎

榆城集卷之二

新建徐世溥巨原著

男元景子京
姪元奎徵星全訂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與福莊記

故相張公興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于密
灣。嗚呼此澤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圍之。卽址爲堤。夾
植青松。環以綠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皆墳蟻蚌
雨過望之。光彩上射。爛若雲母。小止五六或高或下。或方
或圓。皆作亭檻于上。隱以杉檜。雜花冥濛。其外卽濠菱荷
間發。春有稻色。夏有荷馨。秋冬之際。陵麓正池。綽然明瑟。
榆城集選 文上 八

細橋仄路。曲折迷人。予嘗數遊焉。而亭軒頽廢。蠹蝕來巢。
慨然屢歎矣。堤上松風。悲號無時。零露沾浥。反照狼藉。倚
樹而愁。少焉復行。外眺濠岸。內顧池軒。涼吹灌耳。同遊者
每有寒色。堤盡松窮。俄聞鐘梵之聲。發于地下。既駭且笑。
則所謂蓮華庵者是也。下堤緩步。杳不見庵。但聞水聲。中
雜僧語。又在木末。尋蹊涉水。樹隙爲橋。幽狹奇危。過之悚
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橋者。附郭上林。此殆其勝。居
然可遺世矣。嗟夫。昔將軍以雄武之資。提師築城。偉焉都
市。無亦自謂萬世不拔而陵谷變遷。兵火之際。城郭無主。
旣已摧爲殘堤荒隴。千載之後。不意有相國者起而圍之。

簡賦堂記

意其當時之感。臺榭有奔。笙歌來遊。春雨秋月之夜。灌將
軍魂魄。亦或來此而悲。樂其再興。然相國身往未久而今
已蕪穢若此矣。安知後世此地不復築而爲城也耶。予以
其數遊也。因志之以俟來者。

崇禎五年春。汀滬流賊犯贛州。軍吏不戒。遂連土賊以掠
吉撫。遂燒崇仁南昌。大恐。維時烏程昭度潘公以方伯分
巡諸道。振兵設備。發卒捕之。賊聞皆遁去。公曰。寇不在大
備。不可弛。益治兵。加城濬濠。增益高深。先所設河巡省中
團營皆罷之。俾民安業。百爲具飭。衆志旣定。歲則有秋。訛
言不興。邦人相慶。其明年三月。闢園作堂于公署之後。以
榆城集選 文上 九

教習軍士。命其門人徐世溥名之。且屬之記。溥曰。善哉。事
至能暇。旣定能戒。天下其將寧矣。夫國家勢弱憂在強者
先。敝其強也。必弱者先。勝勝而能戒。是將復強弱者強。則
天下康寧勢然也。自神宗皇帝御天下。平呼開播東。救
朝鮮師出。未嘗一挫。亦奢安白。遵之徒無不旋殄滅。勢可
謂強矣。遼左陷禍。由失律彼。雖得吾地。而不敢耕種。當事
者不能乘時恢復。疆土乃顧。諉之曰。弱致天下多事。山陝
河南流賊繼起。胥以弱諉。嗚呼。抑何其不察也。溥常獲接
四方賓客。詢其形勢。守圉民力。拔勇蓋未有不振于此。邦
者當時陳友諒以十萬衆阻江漢。號稱勛寇。太祖皇帝

下之民免于夷狄盜賊故其人感恩服義務爲仁孝勤
儉而恥浮誇上大夫有司其地者亦以鄒魯游之不復與
言戎事農樂稼穡而士篤詩書問其騎射戰守之法父老
子令已無復能言者矣賴社稷之靈諸公卿之力百年
之間寇雖間作亦未獲逞志于我正德七年陳少保平之
十三年王文成公再平之至是公文平之獨能深慮遠猷
修政固圉簡器厲士凡百綱繆以計長久竊以爲公之愛
江西也賢于先正遠甚夫以江西之弛公一振之我武頓
揚寇聞風遠遁今爲遼暨山東西者能若予公其何寇之
足云昔陳少保之平華林諸洞也河北之難旋定王文成

榆墩集選

文上

十

公之進師三泖桶岡也柳桂同時獻捷嗣剪逆寇蓋

太祖之有天下首戡陳氏然後士誠谷珍相繼授首底定
大業其肇基者由是是故數百年間四方每有事事平必
自江西始公功成不徂克建永圖弱將復強薄竊以是爲
國家慶矣斯堂也有三善焉不費資糧而有程材角藝習
陣之實不擇地選期而可日試不見觀兵而人不知其兵
所以精詩日不測不克公神武哉古者歲季春出火簡其
車賦親誓社以習軍旅故以戰則克是不弛備之道也公
舉當其時道與古合宜名簡賦以示來茲志時也志事也
志祈也乃拜手而記之且繫以詩曰

帝甸南服秩我山川旣蓄旣壁農女畢恬孰阻礪昧誣矜
孔棘匪稗伊譖匪莠伊騰中葉有渙張鈞爲蠱旣脫汝囑
焚之中野蠹爾洞蠻噬蹈前車烏舉鳥集我營汝魚雖則
汝魚踐蹂千里咷泗羣奔逞恤婦子天篤生公惠此江國
公來不駭不聲以色公奮神武風雨其施如射聞罷望氣
以駭民有項領屢有憊遷野有稼穡自今有年公曰毋驕
毋荒以教我初試之賊伊喙逃乃建斯堂載經載管朝陳
夕鞠淵淵鼓鉦公坐于堂命士較射百夫決拾鵠無違者
公坐于堂命士較御如組如舞進退維旅公命士搏袒裼
皆然我挾雷霆執舞于前命士較技各奏汝長劒矛戟衆
榆墩集選
文上
七

我王

榆墩集卷之三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別元景千京全訂
姪元奎微呈全訂

進賢熊人霖伯吉選

居夷雜錄序

熹廟末崔魏之難江右戍楚者六人吾父與焉其地曰清浪清浪在沅之西南徭苗雜處雖隸楚實黔也既行就道路路之苦饑渴艱宿無常期所過故人或見或不足云踰月而至至則窮居無所爲間作詩及文其地既荒服聲教所不及莫足語者以故罷去弗爲文文少詩倍之于是循記所歷山川風土人事及諸草木禽魚石藥之異者錄榆墩集選 文上 七

之起昌邑訖清浪名曰隨風取李白辭也終歲閒居實書而讀之隨所見事物珍怪輒錄之曰漫鈔其續者曰續鈔嘗雨十餘日十步外卽不得行因集古雨事志曰愁霖歷紀古來女禍以寄悲憤曰牝史其甲子以來所以得罪于時者則具載視夢錄此皆丁卯十月奉 詔以前作也嗚呼古之君子懷耿介涉亂世其能免于譴毒者少矣文王之聖也而拘美里閔天之徒至求文馬美女奇寶以贖之僅乃得免信陵君人豪也飲醇酒近婦人求死不得其他仰藥就義者不可勝數城樓鐘鳴門人號泣已乃暨死起質得生從容如故臣竊獨高劉安世之定焉患難以來諸

在禍君子或帶劔待命引決或縱酒居內擬效信陵或欲散金行間解禍爲閭天散宜生之事吾父獨怡然就遣若未常知亂定之後積憂者成痼思傷者憤痺或竟盡先朝露不及見聖人之興至于今啓篋發陳詩文自若則向者臣父之悠悠所得不已多乎清浪故夜郎地旁連五溪李白王昌齡之跡在焉彼二人者非有朝廷之大故罹黨錮之禍也直道而行小過見愆吟咏其間卒也獲免豈戊楚者固宜爲文文而終免亦地使然耶然吾獨怪三閭大夫賦離騷九歌而不能自解未若劉安世之定耳小子不肖既悲樂清浪之所爲于是遂次而梓之命曰居夷雜錄榆墩集選 文上 七

錄以志吾父昔時患難之中如此也不肖男世溥謹書

易繫自序

昔者伏羲德王龍馬負圖兼得天地之瑞故乾爲飛龍牝馬類坤前民用而大業生美里憂患文王成之仲尼學至韋編三絕猶思假年精之至也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以言者尚其辭故有上下繫辭學易之蘊備此矣不知者謬以爲非聖之書抑豈非其人而能爲此乎三代各有易爲用不同學者鮮究其原問起艮坤因累六十四卦指稱夏商易世莫知者遂相傳之其實謬也六爻變備全易周義不明遂謂以代命之若虞典然不觀中爻及相盪所取援五

行維曲傳俗問惟利握粟不恤古占然則聖人之道失其
三矣薄七歲周易成誦既成童而好之竊見京焦楊邵之
流皆各得繫辭一言遂受之終身竟用成名四家者外惟
周子易通獨得其原王弼所注僅可章句童子云爾馬鄭
諸儒往往紕繆至改經從訓如以需爲秀箕子謂之蓍滋
其顯者猶不能明乃強移文從之故杜園刺及田何漢儒
之固類然也歷年久遠古今文異篆楷殊形方言不一陶
陰之譌屢改就正今始煥然斯則先儒之功矣溥既承京
焦周邵之學觀于繫辭慨然而嘆曰易之精在是矣聖人
之道四此其首也以動者尚其變六爻之往反復相連奇

榆墩集選

文上

古

耦二畫吉凶山積矣必夏始謂之連山雜物撰德中爻備
體四歸五歲矣必殷始謂之歸藏乾始適始而終于坤六
十四卦渾行無窮豈以文王而謂之周與以制器者尚其
象乾南坤北天地定位數在其中矣帝出乎震變在其中
矣以下筮者尚其占用九用六爲君爲父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觀其所爲斷在其中矣焦取因而重之京取游覽爲
變楊取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邵取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周子本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五君子
者固所當服膺焉他如虞翻侯果取象各異或別有所受
荀氏諸爲皆有可言要之不離爻辭者近是泰同契日用

一詩以壽延年其精甚真人生于乾死于未濟按序卦而
循之命無不在乎其中易固廣大悉備然以養生而止始
非聖人立教之意輟璞之徒靈占近妖其學亦有所出問
常從事知非君子之正無裨世教故畧而不述若夫知幾
始觀太極之動識義文所興考河洛之位知連山歸藏
之所以廢則小子或有一得焉于是推原易用次所知而
繫之曰繫變繫象繫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女詩彙選序

詩與文之出于作者有幸不幸焉幸而出于名人則傳者
什七幸而出于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于婦人女子則

榆墩集選

文上

五

一脫于口蔑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者蓋鮮矣以其爲婦
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于是或併其陋者載之古者
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自羈旅窮士匹夫匹婦兒童之歌謠
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于男子者什八九而婦人之
詩一二也孔子刪詩定國風婦人之詩乃什居六七豈當
世婦人多能詩而男子不憫歟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
子而畧之與世傳皇娥帝子詩非古也固子年託焉知婦人孺
子之易以傳也近世有虎關女子馬氏爲秋閨夢成詩百
首楚人刻之楚人序之又豈知非好事者託于女子以庶
幾其傳也哉陳徐陵刻玉臺新咏好事者踵其意集名媛

璣囊又有女詩歸之屬無婦人之偽詩而有其陋詩罔弗萃也故多不雅馴余見之弗善曰天子九嬪二十一世婦三千侍女嫔娥昭容官備矣庸詎知無嫔母而漢帝不棄明妃與鸛鳴于埤婦歎于室則必有言焉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間女子未聞有詩者自託于貴族書于驛拾于道夫身于娼家而贈送遠人微是四者雖有谷風之怨死麇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娼之詩而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也少乎暇日刪之懼其以陋累美者以爲其害甚于僞也嗟乎女子之不幸而失身于微賤或橫斥于妬悍空谷之中閨閣之下深宮邃閣之內其湮沒而不傳者又豈少也哉

榆城集選

文上

天

清賦大綱序

高郵王公修之理饒之明年清厥屬之賦焉拯民困襄國計訓官治也其明年春清賦大綱書成世溥受而讀之肅容歎曰幸哉饒七邑之民蘇矣抑是宜獻諸朝頒之天下俾守令人人以爲師則豈惟饒實嘉賴之繫中興之助將于是乎在昔先王之取民也定之以經班之以式昭之以令稽之以節綜之以目會之以成是以上下宣通洽蘇官無滯乏亦無溢徵民無逋賦亦無倍輸雖有不得已之役然國用恒給而怨讟不生也今也上所令民弗知邑有正

則胥吏隱其籍高下在手有司者聽之耳夫寇起于民貧貧繇賦重賦重繇數加加賦繇于所徵不給所用數加繇于所入不及所徵所入不及所徵繇于賦不清國加一民輪十胥吏搜其九歸養乎官以上計則乃仍得半故賦益矣國繇猶昔也上焉者弗知惟曰官不職耳民不好義耳有司爰多殿而少最屬有警至增餉之令復下胥吏則又陰益其數百姓不知乃曰是再困我也君民與官交病上下扇而利孔中贏也故爲今之計莫若清賦而已明其正則胥吏乃不得巧梅培克明所加之固匪多也民乃益樂輸是則不必蠲賑而頌聲已敷有司由茲以及于寬政

榆城集選

文上

七

者不亦多乎知詳之爲要政之實也是書也猶以歲統月以月統日以日繫時舉正歸餘而成歲猶三分損益上生律下生呂自子紀實至亥爲絲數而成樂五則立十害除三善備其用心勤其功大矣仲尼仁管仲而夢周公牧民版法齊以勃興周官三百六十委曲纖悉畢具也故能載周以至數百年公殆其徒與蓋禹平水土則三壤以成賦是清賦之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四方有賢宰信能則效之行是五者則公之明德乃益遠矣

山川語序

史稱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畏以予觀之殆莫甚于形家

使人之親不得坐者也。昧者貪不可知之福，惠者懼不必然之禍，獨于怯于身孤多男，復忌偏盛，雖有仁孝聰明之子，又或以其身未行道而特見，不足以取信，議不足以破私，誠心慘怛，不足以銷忌。此賢公卿所以或數十年不就，寃安而仁人孝子所爲中夜飲泣傷心也。嗚呼！始爲是說者，何與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有經年者，若是其速也。則其葬故之闕者，蓋有之矣。春秋有不書之塋，古不修墓以戒闕也。是故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

榆墩集選

文上

大

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嗟乎！古之人誠慮夫人子有不誠且信者也。于是乎欣之以福，怵之以禍，使之無敢苟于附棺歸土之際，以安厥親，孰知趨避之說出而仁孝之念移，世衰道微，向之所爲假趨避以肅誠信者，乃適足以誨爭而致怠。高明之家，親戚朋友各引其類，衆言淆亂，人懷一心，親未卜壤，兄弟已爲路人矣。豈不痛哉！欲究其弊，莫若使人子皆通形家而勿惑于葬師，牽拘舛鑿之說，欲使人子身通形家，莫若去其繁迂之言，而示以簡易。方回經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夫山川曷嘗不能語哉！高卑語我形，緩急語我氣，曲直語我情，聚散

勢故其圖象紫微方象，天市經次象諸辰行，列象營衛，取諸身遠取諸物，細而草木大及朝市萬狀，羣分五行應類，合之以生克，驗之以向背，吉凶可知，剛柔有制矣。繇葬師觀之，則山川終古不言，繇知者觀之，山川曷嘗不語哉！瑞昌曹洞山泰軍少以才名冠江楚，晚感東陲之亂，棄儒冠從戎，大言嶽嶽不能與時俛仰乎。侯印十年不覓佩，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尤精地理。壬申，虔南告警，撫興化解公方伯烏程潘公延督水師，欲練一軍，軍上游以備不虞，因出示別後所著屬余序。其山川語奇而簡精而易爲人子者家有是書，厥親葬有所矣。方回舜七

榆墩集選

文上

九

友之一也。舜微時與游歷山雷澤之間，夫古之言卜者，始于庖羲，醫始于神農，黃帝岐伯陰陽始于容成，大撓是皆神聖開天，邈不可幾之人，而今之行是數道者，乃皆中人以下。吾儕所得廩養畜之，其不足倚仗，無論且如周室卜居公劉，公旦最著也。二聖人三單九伐，古今之兵法莫加焉。於戲！非足跡徧天下，資兼文武者，猶未可以語山川哉。

韻最自序

幼時學爲古詩，不能工，尤弗善律。自成童讀沈韻，而疑之弱冠日，涉他書多置素帙，凡間隨所臆分韻錄之，率爾不文具藁而已。言滿家而書鮮就同志，希也。庚辰秋八月安

龍月了令遠楚歸訪余爲一日留于諸帳間得余說詩後
有疑韻若干條听然曰是予所欲從事也同舟且歸勢不
得留子必錄以貽我噫是奚足錄哉古昔隆時先王命太
史陳詩以觀民風作樂以象治世歌拊詠之盛至于洽神
人儀鳳鳥何其盛也夫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兩間無不和
者諸福之至以類相從感應之道焉可誣與要之以治成
樂正爲本欲正樂者先審其音審音莫如辨字是故歌者
在上下管鼓鼓貴人聲也自秦以還治流于伯器襍於胡
詩變爲聲偶樂降爲詞曲而大雅不可以復作矣余不得
已寧于詩求之詩之有四聲也是唐律之始也律之論平

榆墩集選

文上

下

仄也是詞曲之始也其初四聲嚴而七音寬然而聲有陰
陽音有清濁詩可誦者或不可歌迫曲調分南北野人之
入在燕爲平秦地之宮于越成角繇是陰陽嚴而四聲寬
矣聲異則反切之韻亦異又其甚者或同字而異讀則反
切之母亦異矣今之所用反切華嚴三十六字母也詩家
所用者沈氏四聲也約知四聲而不知二平之有陰陽周
德清爲中原音韻以別之其宜于曲而不宜于詩若是則
曲家之所謂嚴詩之所謂通也梵母以三十六字等天下
之音曲折可以歸元而縱橫初未按律邵堯夫爲經世聲
音以起數其長在于精而短失于繁若是則反切之所謂

詳律呂之所謂畧也然則將誰使正之韻不正則夫古今
六書所爲萬有二千六百五十餘字者蓋有半得于指事
象形會意而半失于諧聲者矣聲失則轉注假借之原亦
失奈其一而五廢可不詳與間常論之韻至正韻而定字
至廣韻而清沈氏上下平雖無稽然其肇立四聲之功不
可誣也周氏音韻雖通放然其發揮二平之陰陽三仄之
移就不可易也梵母雖未及律呂然其剔析七音之清濁
照可譬也邵子錯綜雖至贖然其交切三十二位之整齊
不可及也華嚴字母如曲澗泉行諸韻通及如九歷重階
四聲順次如司天刻漏經世交切如機中織錦譬之于兵

榆墩集選

文上

下

字多不經見者十倍常用不厭其繁如王翦伐楚非六十
萬人不可清詩韻者欲其少少則稍不習用自不見收如
廉頗在魏思用趙人撰詞曲者貴于入調則遺聲嚴如程
不識正部曲伍治軍簿至明不休賦古詩者取其達意則
用辭寬如李廣省約文書籍事不擊刁自衛竊笑以爲夫
人莫不樂簡易而苦煩也吾寧爲古詩而已篇海萬字人
常用者不過半萬等字千聲入歌轉者不過半百六書分
類隸以偏傍不過半千近體叶韻統以平聲不過五十三
十六母總其唇齒不過七音百千萬音諧其律呂不過萬
聲蓋昔先王以五聲齊衆音是作樂之始也于是因五聲

以辨韻以韻統字以平統韻其字悉虛而未書昔之隨時具藁者亦稍依類雜附焉命之曰韻藁以寄周子藁者猶叔孫通野外縣藁草創具體姑引其端云爾嗟乎知音之難也或千世而稱旦暮遇之今乃當吾世而逢周子且近在六百里內憶往時與萬茂先論詩文恒自辰達夜分語理數之學則喻仲延占候建除則熊麟西麟西毫而與余交不十年而死余猶惜之今仲延甫耆茂先始艾而二十日間相繼以去余方終日徘徊太息悲典型之云亡乃周子起予言詩因復稍理舊學則夫所以益我者豈其微哉惜乎不令二君子見之且讀是序爲可鬱陶耳

榆墩集選

文上

三

夏書三解自序

禹之明德遠矣其可徵者授時若天則夏小正在潞川緯地則禹貢在叙倫治人則洪範在洪範雖出箕子載于周書實夏文也劉公定有言吾與子弁冕端委以臨民禹之力也于是爲夏小正解考定禹貢圖集洪範傳而附之以衡岳字釋名曰夏書三解小正本出漢世今先之者遵行夏時之訓也嗚呼禹之書具是矣其敢以爲功乎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然當時猶能言其禮經秦而夏禮無可考矣惜哉

賦篇序

貴池劉子在公有賦成帙總題之曰賦篇刻成而徐子爲之序曰今賦之興也其于春秋也既作乎昔者荀卿著書始建賦篇詩有六義賦居一焉直陳事辭所以見志也詩亡而春秋作是時揖讓尚行于列國三桓七穆之徒饗覲拜嘉往往各有稱引蓋不歌而誦亦謂之賦寓規刺達隱情猶依古者稱詩論志之義雖無所作而能述故詩雖亡而尚存五霸之迹既熄兵爭從衡之說蜂出絕無復諷諭比興之詩亦失傳于是才人逸士各發揮其所欲言兼綜草木鳥獸事類分合爲辭而比興之材盡收入于賦孫卿所爲作也原之離騷名雖爲經其實賦耳自是以還音體

榆墩集選

文上

三

代異嘗徧讀而歎曰昔卜子夏舉六義以賦次風而序弗爲釋夫其所釋者風雅頌謂之經然則弗釋者賦比興行于其中詩之緯也風多比興雅頌多賦則是賦者雅頌之族也繇是言之作賦者宜今可被金石薦清廟享明堂其次亦不失爲風雅足稱賦云爾班氏賦兩都終之以靈臺辟雍五詩無亦有見于是與賦自爲賦乃與詩離漢志所載千有四篇歌詩纔三百餘篇詩少而賦多雖軼不傳取數之優爲最唐科試律賦未若詩之盛也嗚呼三百篇之賦在詩中後人之賦在詩外近世爲之者又寢以希賦之與詩合也其何日之有夫劉子殆有復古之思乎是孫卿

之所命也今賦之所自出也其稱名也古其取法也上淵淵嗶嗶厥志遠矣茲復古遂追比興以協風優游自喻則有古登詩嘯詠之致焉出而仕宦則揚國家休烈以繫隆三代俾雅頌與風復興今日必于是焉基之矣

送曾弗人詩序

五言四章潘公送曾生弗人還閩也前有山水余懷也弗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公蒞閩嘗序刻其詩頃巡江右邀之來署歸又餞以詩俾余序焉余聞弗人久矣弗人居署中和余詩爲書贈余意甚相念而拘限清禁無繇相見卽不見不足爲憾顧于是詩竊獨深感也夫士固有懷人不必

榆墩集選

文上

苗

相見而感恩不必爲已者曾生一介孤苦砥行立名士君子固當如是獨公以藩服之尊下交草茅久而弗替其來也使無羈旅之悲去又有不窮之念焉抑何愛人好士至此中世有司大夫輕士若奴隸其賢者改容一相見退卽鄙焉况夫旣去而不忘去又招之他邦殷勤賦詩以送將歸若是者雖聞古人之風猶將感之况親炙焉者乎公詩與不苟身負人倫之鑒觀紡授堂詩序與是詩四章卽不相見其人亦可以渺然而思矣余念其行歸途縹緲因屬余友丁士期氏爲圖山水以想像之庶幾兼葭之意也乎

還和集序

張純字神人其兄元宇以小兒醫游江右與余兄善純宇省兄時至豫章余輩初弗知也先君之謫清浪故人希同行者元宇歸語家人純字卽嘆曰人生一從賢士大夫游足矣往徐公治發數月癸人德之至今顧以貴弗敢謂今患難獨無一人從富貴安用朋友爲崔魏之鋒能及我哉卽捲衣被挾囊登舟令元宇先之曰余有弟願往也旣辭不獲遂行饑渴寒苦道路共之所過川原林薄可觀地艱舫杖策偕先君徘徊吟嘯意倦乃還能大小書先君有所賦咏險絕處輒代往書之跋識歲月如式今自君山以西玉華開林楠木鐘鼓諸洞辰沅間溪壁其爲先君詩者往

榆墩集選

文上

莖

往純字蹟也旣詔赦東遷元宇已沒純字奉喪歸數年先君歷南廷尉司空矣居卽不通問比告歸乃歲貽若符致書今春聞先君病卽買舟南來問疾先君欲攝衣見之余輩懼其勞則謝純字遂相見乃久之而先君竟不起也嗚呼勸哉當謫居時緹騎四出制使有欲殺五戌客以媚閹者時使人僞乘傳入清浪城流言如雨純宇正色謂先君諸公見詔就命未晚也苟無朝命留軀待輔中興卽或矯詔趣公等死吾當扶襯歸里全公不屈之義而已矣嗟乎天下之高義未有如純宇者也平居無杯酒交歡聞聲赴義慷慨周旋萬里歷患難夷狄曾不一望宦邸問病千里

相視留旅舍旬時竟不相見余曹負純字甚矣同社諸公感純字之義于是相見爲詩以送其歸凡得五言二十一首七言十九歌行三樂府一四言詩八章並當世賢達有聞于時彙爲一卷命曰還和集於戲純字自此不朽也夫

元遠堂稿序

元遠堂稿吳陳元者宋其前後諸詩草統名之也予初知元者以其過孟嘗君食客處詩實萬茂先爲予誦之即因茂先求識元者其詩向刻于燕游草元者常遊諸詩皆因游得故有因草漫遊閩遊均城諸草所至士大夫爭相傾

榆墩集選

文上

共

待前後序之者會稽二陶丁社戴初士熊公遠閩則曹能始先生能始言其性情出處頗詳此稿則蘇武子先序之武子家貧工詩與元者同而性剛拙多所取尤故因元者詩發憤其欲言非序詩也武子貧甚恒遊以資養母予常與論次相知私特推元者至孝以爲其出于羈旅窮士乃能奮力詩賦致身賢豪之間使先進大人聞名歸慕顯揚其親爲詩人父母蓋不獨才足稱矣余與遊十年今乃盡讀其詩歌行騷發古風逸近體婉秀始嗟向者相知未盡有愧茂先焉嘗讀太史公記歎四君皆食客數千而莫能致一文士毛遂自贊僅爲人奉盤血侯贏盡突竊婦

中馮驩彈劍乃爲孟嘗君收債嗟乎雅心至行如吾者豈復原嘗之徒所能器哉

途潘昭度先生開府南贛汀韶惠潮柳桂之任序

誦有之知己重于感恩思深哉夫貴者同易爲恩而士亦有偶合然不必知己苟知己矣窮居約行一逢顧盼百惡滅除雖不引手爲恩已大而况萬倍此者乎古今士之愛知與大人恩禮賤士未有若今中丞潘公之于溥者也溥幼本頑鈍承家世傳業浮湛諸生十餘年自恨不肯上弗聞道中無文采足以表見後世下不能取富貴以娛父母又性剛拙與物多違恒自竄匿親戚怪之交游絕少壬申

榆墩集選

文上

七

流賊之亂公手書招溥自以豎儒不敢應召當是時賊已破贛州踰吉安殘撫州諸縣焚崇仁之民城駭駭迫省矣省營無練士軍無見糧伍無甲械舊撫軍秩滿已歸新中丞未至直指使者巡方他郡南瑞之民莫必其命獨公一人以方伯新下車左經右營不日而戰守之具畢集于是數百萬之民婦孺老弱賴公以生夫以公神武若此猶復拳拳求士固其爲邦計殷哉乃溥何以堪之溥既避匿公乃徧贊賓客至形諸文辭其序某某有曰高不見之節者溥溥則惶恐求見公降階延揖禮以上賓踰年春歸武修備增築城隍習水軍練火器闢園教戰命溥各其堂而

授之記公梟閩時得士曾生弗人生老不遇公重其孝招之至江右久之生歸公爲詩戲生復令溥爲之序著其相與游幾無復王公大人之跡矣是歲江西大饑公減漕禁糶多方發賑全活又數千萬明年政聞于朝舉天下卓異第一于時溥久侍父湯藥公時時勞問溥孽不違卒稱孤子公所以恤溥與惠存先司空者無所不至四方聞之不多公之知溥而多公始終高厚之恩也秋增築四城功竟中丞解公以聞有詔公特加俸一級冬十一月擢公巡撫南贛惠潮汀韶郴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公戡定之績在四邦而江右之人安公也坐鎮上游以綏四國是惟

榆墩集選

文上

廿八

公宜蓋公之爲政江藩者三年于此矣跡其功德彙彙之業可望而知卽以其待溥亦足徵之固無論溥不肖使好儒者能若公于溥則無憂文士不畢陳其禮樂使用兵者能若公于溥則何憂將帥之不底力而效命也周公方叔以還若諸葛武侯韓魏公其材皆近于聖賢躬備文武而好士不倦故能功烈蔽天壤今乃于公復見之嘗讀史記蘇軾兄弟至京謁試而疾魏公言于上爲展期數日及上欲相軾公曰待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而後用之軾聞之謂公愛人以德蓋其造就人材若此嗟乎是皆相遇于廟堂之上者耳私常想像其撒燭歸院與雪白之上殿相

如之論巴蜀竊慕以爲儒者至榮妄意身雖不才何時一望長安稍稍吐氣乃今顛頓沉伏幾以長揖公庭當古人至榮而誇耀之昔王吉謬爲茶敬僅使長卿多獲貲而賀知章之于太白也特游揚爲名高夫彼皆以命世之才遭逢知己尚猶有不盡者如溥不肖辱公折節至此斯豈復叩令賀監之比乎去秋下第慚見家人終日游教郊外林垌雞鳴而出夜分乃歸誓將長隱不復見人公聞溥如此乃令司幕陳君跡其游處夜召而見之勸慰教戒論以努力自愛比溥今日所以不至頽廢者公之恩可勝道哉公行矣頌禱之辭在薦紳先生多士詎思在父兄子弟溥感

榆墩集選

文上

廿九

述語長遂署稱賀旌旗旣發歌鼓雷動士民遮道送公喜公榮陟而又悵已之遠于公者不知幾千萬人連騎結旆朱旄畫戟之間獨以一言爲送者溥也夫虔州王新建所發跡焉公文武好士殆復過之溥之爲文賀公也其在特拜司馬之日乎

陳伯璣詩序

昔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既就而成連曰吾之學未能移人之情吾有師在海中將與子從之乃與伯牙之海上既至而成連忽刺船以去伯牙獨居四望但見山林宵冥海水洞湧禽鳥悲號乃悄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授琴而

之爲水仙之操水仙者無是人也而至今若有其人焉
而宜僚爲魯君言建德曰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
而不見其涯愈遠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至今言之未嘗不想見其處爲之銷魂也夫文
士與佳人絕世而獨立此兩人者雖復當吾世遇之而形
骸相守仍渺然使人有世外之思乃爲真耳王昌齡之清
幽常建之孤遠其大成固不若李杜也而迄今髣髴如見
者此有不可言傳者也吾嘗以此求兩人于天下佳人蓋
有之而我未見所閱友人則多矣風流蘊藉實自古難兼
曾竟臣調爽而失之亢譚友夏神婉而失之近余小星度

榆墩集選

文上

辛

閒而失之寂劉師貞韻矣而猶嫌其英無閒然者惟陳子
伯璣哉曾劉余三子又皆不能詩詩之溫柔敦厚非兼夫
風流蘊藉者不能當也夫溫柔者風流而敦厚者蘊藉也
友夏以詩鳴當世而吾又病其斷然則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如伯璣者誠僅矣伯璣與吾未嘗言燕私話肺腑而彼
此各深相知癸未避地甲午重相見別去十一季故國兵
火千里亂離余幾死幾生不能記其數每得一安枕未嘗
不夢伯璣往來也其詩其人吾將遠而求之山林宵冥海
水洞湧之處乎抑從子往遊于建德之國乎近而求之嬭
嬭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若有人徵詠焉兼葭蒼蒼白

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意者吾陳子耶是耶非耶

舒成之詩序

余成童卽以舉業受知碣石舒先生先生于先司空通籍
猶在前矣顧不以稚子畜我然余方狂易不樂見大人長
者一日謁從姑盛有所懷而歸道過先生門先生適送客
遽攬入曰奚久不過我揖下所袖橘栗傾瀝滿堂侍童皆
失笑先生懼其慚也取酒飲我盡所拾登籩而益以脯鱸
久坐談縱先生則益喜蓋自是肯亟見長者而與成之稱
社矣萬茂先時時爲我言吾師諸嗣成之其傑出者非獨
工時文也後十餘年先生選豫章詩使茂先來索當時雖

榆墩集選

文上

世

應之而久久忘錄去先生意恨甚比其刻也注先君姓氏
下曰有子能詩弗余示也余語茂先先正愛才一至此哉
以愛故恨吾何以堪之又數年先生與茂先相次卽世典
型既杳同輩亦殆盡頃吾引鏡自照見鬢鬢黃禿輒思曩
盛時自舞象放浪見容尊者之前聲中歲賢豪傾倒四方
想聞意氣殆可凌萬仞今蕭然邈若山河可悲也谷中讀
成之近詩忽忽疑茂先在他方寄我新篇者茂先詩精醇
逸麗當代所推余心折亦惟茂先不意十五年廣陵散復
奏人間如雲中隆如夢中聞使人蕩蕩默默幽昏而忘吾
疇昔之感者成之斯集也與豫章詩千是有接響矣

山居詩序

之亂元水陳子遯焉徐子求之四年乃知其存也他
其山居詩道石莊以趣鸞岡而示徐子徐子曰夫子
矣詩所謂永矢弗過者也昔者吾學琴常受斯吟焉
蓋有其聲而無辭子易刻諸俾知音者得絃歌斯而天下
知子未亡也口是奚足哉雖然我且更求遠堂諸舊藁
而刻之徐子曰不如山居詩也夫子舊詩之見于世者能
言之士孰不習讀而論效之雖無刻必有爲子刻之者卷
大而篇多今子又貧曷能刻諸且天下未知子之尚存與
窮困至此極也今刻是詩使天下知子尚存而窮困至此
極也思其人喜其存服其詩而哀其窮則必有爲子刻舊
藁者是子以山居三十詩得今日以前諸草也元水笑曰
然有是哉乃爲序

榆墩集選

文上

世三

朱子莊詩序

唐自大歷以降詩之平易秀遠悠然自得者惟張文昌一
人無西岷之縹長江貞曜之苦足以破玉川昌谷之幽怪
而又不墮長慶之輕俗雖未能齊駕王孟斯其流亞矣過
來爲詩者務以僻事詭句爲工甚則剽撫字之點畫異今
日者矜示奇與嗚呼詩言志孔子稱辭達而已今之言詩
者果能達其志哉余讀朱子莊近詩未嘗不如脫渾淖就
坦途也晉人論音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者以其漸近自
然子莊於今日殆文昌之徒云而時鮮能悅之者他日客
有問班馬優劣於余笑而應之曰子長不逮孟堅遠矣史
記無難識之字故也推此則孟堅又不及子雲而子雲卒
見非於子瞻何居客爲轅然抑余曾與南榮子論文哀王
孫之不得志于時而著述以自見者靈均奇中壘正文敏
道夫文敏詎遽敢與靈均班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奇而有
所不敢亦猶之靈均可以爲正而有所不敢耳水之波而
上扶搖羊角拍日月而走雷風盡其勢而下平之至也夫
平固未可易言矣子莊與文敏其中各有所不得而亦各
有所自得豈必一一比而同之然後世之讀其詩而翫其
書法者定當隨以三語曰將無同

榆墩集選

文上

三十三

榆墩集卷之四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姪元奎微星全訂

荅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及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於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慙慙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知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况也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

榆墩集選

文中

一

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為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代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為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為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那此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始露全身為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為排喧混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慨復齋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為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永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江疏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

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為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元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為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益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倘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曰寄盧小箋偶與之書也偶與如此足以傳矣苟

榆墩集選

文中

二

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為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香致書姑熟即無量之慶矣因家仲吳遊輒附此緘紙盡不復贅談

跋石經

孔鮒藏經于秦魯恭王發之遂出于世孝平元始元年王

恭命魏謩摹古文易書詩左傳于石此石經之初刻也章帝命杜操增摹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草此石經之再刻也靈帝元和六年命胡毋敬崔瑗張昶師宜官以古文入分刻易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學講堂此石經之三刻也熹平四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興于孝武周禮爾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于孔子當與易書並刻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碑等純以八分書之此石經之四刻也魏虞喜惜古文之不傳言于邵陵厲公自摹古文于石陳留邯鄲淳以小篆釋之鍾會註以小楷于是易有京房費直書有伏生孔安國詩有魯韓毛鄭禮有周禮

榆墩集選

文中

三

戴德戴聖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論語有齊論魯論并爾雅孝經孟子共二十種刻於鄴都之學宮此石經之五刻也晉惠帝永熙武庫火科斗竹簡皆燼梁武帝索于王志得漢榻本三種詔蕭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興詩用毛氏禮用小戴春秋用三傳此石經之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漢魏石經在洛鄴者遭王彌劉曜之亂焚毀過半命元暉于烈韓毅等補之此石經之七刻也周大象之沉齊高澄之砲復經殘闕隋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徵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石經之八刻也于時孔穎達

爲疏義而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於天下俾儒生習之是爲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請補古易魯詩詔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石經之九刻也天寶九年從李林甫之請詔侍書徐浩等以小楷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此石經之十刻也蜀孟昶命中書令李仁罕右僕射毋昭裔等以楷書刻易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孟子爲十一經此石經之十一刻也南唐昇元間以楷書刻十一經而增入孝經爾雅此石經之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翻蜀十一經于汴京此石經之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

榆墩集選

文中

四

續之此石經之十四刻也洪适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石經之十五刻也范成大復摹于少城此石經之十六刻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并三體刻之此石經之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石經之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魯詩復完此石經之十九刻也今世所行者凡唐詩皆闕點畫蓋秦府摹唐本耳以爲蔡中郎書者是未考也德卿先生以草堂將軍之象賢酷好書畫出示石經裝繕精好屬余爲跋夫石經猶之乎書帙耳未可以爲帙也故真書法不論而書此以系之

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率更此書不介不肖而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觀者斂容焉贊曰

有微有栗醴泉之碑朝見其書夜夢執圭

雲麾將軍碑

北海此書軒翔岸武如天將龍永廻薄空中俾觀者情靡之氣頓息贊曰

鯁化為鵬溟海飛颺軻劫秦皇拔劍植髮桓桓李侯神武不殺

集小楷跋

榆墩集選

文中

五

集唐宋最小書爲一冊雖不能盡收要是名賢神怡務閒時所作于書家尤難得者自褚登善陰符度人經顏清臣麻姑仙壇記蕪子瞻赤壁二賦歸去來諸辭及米老西園雅集圖記吳興蘭亭縮本凡得十種皆神仙高妙之語文人消覽之跡古賢隱逸之思時一披對足以蕩滌塵垢不獨資徑寸書法爲方丈也

榆墩集卷之五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全訂
姪元奎徵星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虞夏州制說

封建之始與生民俱矣其必至于爲郡縣者則勢也生民之初與萬物無異其有君長猶土陵之必有山岳水之必有川瀆木之必有喬特羽毛之必有雄渠肖翹之屬微如蜂蟻猶各有其君而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遠古之世民居其國老死不相往來蓋各奉其所尊而安其土非有封建而建之者自然而然者也有聖人者出而爲天下之君子

榆墩集選

文中

六

是因擇賢而建之因其自然而又爲之經制則聖人之紀綱法度于是乎在非若後世之封建也封建之利蓋惟周最封建之禍亦至周而極至千秦并六國其勢固不得不變而爲郡縣而郡縣非自秦始也昔者舜分十有二州宗禹畫九州矣古之州皆天子之五服古之諸侯皆天子之官也是故不以方伯連帥治諸侯而統以天子之官黃帝設左右大監監于萬國堯有四岳群牧以領羣后非若周之賜弓矢斧鉞如太公之得征五侯九伯也四朝敷奏有常期非若周之報政由其遲速如魯至三年齊乃五月也貢賦統於各州以其物產歲獻諸侯僅執王帛而朝孟子

所謂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者殆不獨有庠爲然非若周之舉國畀人而天子一切不問也蓋稷謨禹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東西南北五服各建五長凡二十長十二牧各統十有二師凡百四十有四師蓋以州統國以牧統師群后之國列於各州之內牧又各以其師參差蒞置於各國國又各因其五服之遠近而制於長綱舉目張繇牽繩雖欲搖手動足其勢無由此其所以雖列禹五等而無封建之禍也與大抵唐虞之諸侯無權世及者亦鮮故鯀殛而禹興不聞嗣食於崇至禹家天下而諸侯始亦世及耳周大封同姓以蕃枝輔大封異姓以褒有功則不便復以王朝之官與州牧統之而始開尾大之漸矣柳子厚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子既知物必爭矣爭豈封建所能息哉夫封建乃大爭之端而爭則郡縣之勢所由起也物不能無群群不能無長於是乎有諸侯衆長不能以相一於是乎有天子天子既授之國而不設官以錯綜繩制之各有其財賦各有其甲兵力既足以自爲爵有崇卑而地有大小不能無欲羨羨生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相併此勢之必然者禹時萬國至周乃千八百千八百併至于十二十二又併爲七七又併于一而爲秦秦鑒封建之禍自不得不變而爲郡縣故柳子之所謂爭者乃

郡縣之勢所由來而封建非勢也併兼之始見於傳紀斟灌斟鄩詩稱湯伐韋顧昆吾蓋夏政衰而商與諸侯不聽命於州矣頌稱九圍書稱九有商之仍夏州制與否不可考然西伯戡黎是固併兼也周之方伯連帥其制蓋因於商文王以西伯而戡黎伐崇伐密此諸侯爲方伯連帥之禍也夫惟大聖能豫見萬世之弊而爲之防故舜禹周制已如唐之道宋之軍今之省群后之國轄于州如今郡縣之隸于省道牧長如督師如觀察監司其四朝敷奏如外計功則有車服之庸罪則如羽山之殛然則唐虞之諸侯其不世及而受黜陟于朝政與後世守令無異特名不同

禹甸說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夫納結與銍亦已甚矣又盡其總而收之然則甸服百里

之內不幾竭澤而漁乎龍子稱莫不善於貢信如斯也尤莫虛於甸服百里之貢終歲勤動曾無一穗之獲并禾本而輸于上其孰肯爲畿輔之民哉三代以後之失天下莫不起于加賦或因邊境或事興作或爲禱祠修築而莫不至于民盡去農畝爲盜而天下遂以之亡草澤之雄左道之魁往往乘水旱菑厲藉口賦重以煽愚氓而倡亂蓋萬世一揆也况盡其所力作而征之禹之明德遠矣烝民艱食甫去昏墊大聖人而爲此耶吾知之矣五五二千五百里而爲五服有甸侯綏要荒之別而甸分等侯服三綏要荒二然則甸服之中亦各有其五服焉此納總者甸服中

榆墩集選

文中

九

之甸服也夫此百里內亦必有納與不納之處甸者治田也甸服則以治天子之田得名賦者班田也蓋賦之公田者于是以遠近爲所納之等差非盡百里內之民田而納其總盡二三百里之民田而納其鉅與結也服之爲言統三百里而聽力役賦之爲言通五百里而班受公田也由此推之井田亦非自周始也

武成書法說

周衰列國之史大抵皆有事辭而無書法故孔子因春秋以道名分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何所取諸取諸書也書雖名經其實史也春秋筆削魯史道王法之正以治諸侯

之變尚書皆紀聖人之變者也三皇以來皆家天下堯之禪舜舜之禪禹變也帝子釐降于農夫二女而適一人變也舜立十有二州而禹以九州制貢變也有扈戰啓羿距太康歷官黨逆變也以夢求相因顓作刑變也伊尹營桐周公居攝變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又變之甚者也尚書紀堯舜之再三命位與舜禹之讓德以明出乎君之彊而後可而非舜禹之思所敢及也紀伊尹曰密邇先王其訓曰王徂桐宮居憂未嘗書伊尹放太甲也放太甲之說乃出自戰國時人之口而王徂桐宮居憂則天王狩于河陽之書法所自出也于周公也書其居東不書其居攝以爲書

榆墩集選

文中

十

之則是實晉秦之流言以使聖人遺議于後世故凡書周公若曰王若曰者以明周公奉王命傳王語而非敢自爲也惟記復子明辟一言以與伊尹復政厥辟相配著公苦心成君之實不書居攝則不書隱公卽位之法所自出也凡此皆書法之隱者其最顯則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最隱而最顯則武成不書武王殺紂而但曰壹戎衣天下大定不書者乃所以深罪武王也蓋放猶可書而弑斷不可書以此防民春秋之世列國弑君者尚至三十有六蓋世變至此不得不直書以志討矣此成湯放桀於南巢書法之所終也其天王出于鄭之屬則壹戎衣書法之推也五伯

兵爭獨有共主維繫之耳又顯書子顏子帶之事以長逆可乎

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蓋將故留是言使後世并太白之旗之事而亦疑之以杜漸而絕萬世之口實嗚呼此又史官書法外之微也

懿殷遷洛辨

始吾讀秦誓疑以爲非聖人之言及反復乎商周之初諸書乃見伊尹周公孔子于微也聖人於君臣之際若何其兢兢也懿殷頑民之文始見于畢命周公時未嘗有此言

文中

十一

也多士之序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固尚稱之爲商王士矣其末章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則是在洛者固殷時在洛之士也非遷而來者也所謂遷洛者乃言周公爲懿殷之故而遷治于洛邑云爾非遷民之謂也後世遷者若秦徙豪富漢徙宗彊皆遠移千里實放流之特美其名曰遷耳洛之去殷墟也幾何且夫分三監爲邦而衛者非即朝歌淇濮之遺民耶盤庚之遷殷也朝非易姓地非絕遠而在位與小民猶胥動以浮言至于厲之以懲戒動之以鬼神始能涉河以其民遷周初受命而敢輕以此搖反側未安之民乎是故遷洛之說

誤解相承也多士之篇一則曰多士再則曰多士多方曰以爾多方之義民一則曰多方再則曰多方始終不當加以不美之名惟大誥一曰于伐殷逋播臣而大誥非周公之文也戰國時張儀惡陳軫于秦王以爲軫楚人常以國情輸楚王試逐之必復之楚則殺之王召軫欲爲約車聽其所之軫曰臣必故之楚以順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已而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何取曰取長者客曰少者和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就令殷遺不服退有後言其罪于周亦

文中

十二

不過長者之詈也惟其反側不安弗知時不可爲慮以詩誤百姓則公始終三復以天命曉之國恩喻之此周家之所以爲厚也周之厚實成于周公當其時洛士倘有抗節如夷齊者意必將與商容比干同其旌揭蓋戰國策士猶知此義而聖人昧諸乎伯夷之叩馬而諫也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左右扶而去之以鷹揚之尚父直許伯夷爲義矣而況周公今觀商初之書三篇周初之書五篇未有伊尹周公一言也南巢之事湯自慚焉仲虺乃作誥以解之伊尹不爲之解也以爲此實湯之慚德故不爲解藉令尹有一片言而孔子刪之乎其訓太甲曰造攻自牧官

朕哉自毫湯造攻自宮而尹在毫此其不與鳴條之證也則南巢之事尹未贊一詞明矣西伯之戡黎也有諸商書孔子未嘗爲諱藉令泰誓之舉周公有片言而孔子諱之乎大公當武王之前直稱伯夷爲義周公竟居洛之世未嘗名殷民以頑則牧野之事周公未贊一詞明矣而湯之言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武王曰旣獲仁人祇承上帝以過亂略此皆援天譽已權辭之屬以爲仁聖之所共爲則天下之忠臣義士可以無說而元聖仁人之言書未嘗樂見也是故不知深思聖人之遠慮也者不知商周初造之書皆孔子所不刪也不刪者所以使世知伊尹周公于君

榆墩集選

文中

十三

讀微子

余讀書至微子之篇輒爲之惻愴累歎不能已已至于流涕而歎曰乃今知比干之仁與紂之所以亡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之去箕子詔之不顧行遜箕子言之當其初謀于箕子比干也微子之志未決也今讀其書再三呼父師少師惟父師答焉而比干未嘗發一言也人固有不笑而深喜不泣而神

傷者孝子之自刳貞婦之從死類未嘗見諸色而至情所鍾徑行其志夫比干則亦若是已矣有諫而已有死而已何言哉意當微箕問答之時少師者氣填塞而不能噫喉哽咽而不能語去者自去死者自死彼且以死爲安以諫爲是而以出廵行遜爲忍遂一往而諫不顧其身者也非不答也不能答也悲歌甚于慟哭而不言又慘于悲歌嗚呼至情哉仁者情至而已矣以其無言之情推之其當時進諫必有足以黜日月泣鬼神者而魯不足以動紂然則雖使微子不去箕子不奴與比干同諫而死亦何救于殷之亡哉

榆墩集選

文中

十四

讀周書

伊尹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者也不幸而太丁死太甲不類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營桐居攝之事豈得已哉然而周公之所爲者難于伊尹蓋數倍何也湯之在位久于武王天下已定太孫又長外無蒞姑商奄之憂內無管蔡霍叔之疑于時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弗狎於不順以師保受付託屏之居憂以先王勳其孝思夫誰得而議之周公則異是矣殷遺未靖流言勃興孺子何知同列求之惟不歸我心西悲何其悲懷而惻惻也當此法于伯禽何其委曲而深苦也七月陳王業之由無逸小民之依

此皆公輔成王之淺者復子明辟蓋必深知夫冲人之可
以受天下而後及政夫豈苟哉太甲之允德也史明載之
悔其敗度敗禮王自言之至周書而成王之所以克堪者
史不特見吾讀書至顧命乃始知成王之學臻乎堯舜乃
歎周公所以造就成王者此其至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以有動
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成王至命之言也易曰知幾其
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太極生陽生陰之
際喜怒哀樂發與未發之間以顏子之賢仲尼但許其近
幾而未許其至冒貢非幾此成王見性之語也故詩人頌
榆塢集選 文中 十五

周公固有以乎

讀秦詩

尚書錄泰誓學者以爲孔子知繼周之幾余讀秦詩乃又
歎聖人見泰亡之表也古者刑餘不近君側奄宦內豎備
酒掃給使令而已巷伯刺謔傷形毀也時維婦寺漸役賤
也車鄰之詩則不然侈而張皇之曰未見君子寸人之令

大其盛夸之以爲榮則其寵用之必有異于古者是寺人
之重自泰而始也仲尼惡作俑者以爲無後夫木偶芻靈
猶惡其似而況以人況以賢者子車三良生納殯中國人
哀之爲賦黃鳥至于吁天而殲我良人如可贖今人自其
身是刳葬之慘主秦而極也是故商鞅因景監以見姦毒
與文信同侯皆車鄰所積漸也聚天下學士而眩之盡後
宮女子以從死斯殲良之極致也厥後沙丘望夷兩子皆
斃于宦者而窮治驪山漢祖遂起于豐沛原章耶出降本
中官之激其叛逆牧豎登掘而厚塋且不能保其藏傳曰
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聖人見微而知遠觀其所首錄與特
榆塢集選 文中 十六

著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讀呂刑

古征伐巡幸祠祀之盛者無如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自
古荒唐怪迂之說雖皆託諸黃帝而書傳有徵者實始見
于穆王唐之武宗宋之真宗徽宗上比三君睽乎後矣善
乎李沆之相真宗也且取四方災異水旱奏之同列或以
爲煩沆曰人主盛年不可不使知四方疾苦艱難不然則
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格言也夫此三君者皆聰明
絕世之資也穆王唐成康之庇始星襲累世之威武帝承
文景之遺四表又安海宇蕃庶三君者以過人之才處垂

拱之世其勢固不能無爲彼又燕喜夫承平而欲極人間之樂也自非長生久視不足以快其無窮之欲故三君者土木甲兵禱祠並好而卒同歸于學仙蓋長生者多欲之極思于是乎神仙遂爲英主之末路夫以多才之君享歷年之久而求厭其無窮之欲則天下雖大有不足給者矣所以穆王耄荒爰作呂刑漢武季年數更錢幣惟楹鐵而用桑孔史平準書詳哉其言之也蓋呂刑作而穆王之年雖遵物力之絀已見然而征犬戎宴瑤池之思殆未闕也金作贖刑雖見虞典特官府學校之罰然亦未聞行之追呂刑作而五刑皆贖至于日惟訖于富然則穆王之意殆

榆墩集選

文中

十七

必欲以是濟其未闕之志無窮之欲者苟爲必以是濟其欲則必有不當刑而文致傳入于疑以取贖者雖富刑亦疑不能贖雖在疑不赦者必有之矣浸假高下其手錢半歸于獄吏赦不以感天子而刑則歸怨朝廷是苞苴之端而羅織之本也嗚呼贖刑之漸必流弊焉贖爵之濫必至不贖而以名器爲貨利以籠人後世遂有賣官至閹內侯用兵之際告身僅博一醉者會朝出章乃有梟雄狂禔奢冀非望之福假竊官秩鏤寸符剪刃帛以焚愚者使庸夫堅子人人自以爲乘軒鳴鶴焉偶語草澤冒忠義之名而究竟尚不及嘯聚之實驕矜淫泄怨告仇誣遂以發覺連

引家未藏片甲手不名一矢而駢首就逮破家滅門者比比也可勝歎哉

讀春秋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友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危哉隱公初聞若言之時也方將三思其答之不暇而奈何以情告乎哉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嚮夫公之故八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常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

榆墩集選

文中

十八

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文子可謂知幾矣無過亂人之門門且不過而況與惡人言乎夫無怨而請殺人弟以求官者則亦有畏而殺我以自全矣有畏之與無故也孰甚自全之與求官也孰急方羽父之請殺桓公非有怨于桓而特以媚隱其意固不過爲太宰也公是言出而羽父益岌岌乎自危矣彼欲殺之者尚以情告他日公老而兄弟間有不述若言者乎卽不老而暇時有不相語者乎羽父之必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也勢也言失于求官而情迫于自救求太宰猶可已至是而不弑隱公不可已矣是故仁義之不可與小人言尤甚于不仁非禮之不可

與君子言也既與亂人矣當是時也雖不答猶懼其自危而況可以備告乎哉然則當隱公宜如何能則執而詰桓公同戮之不能則姑許之太幸以安其心而緩期其所請以待聲罪如是庶可耳緩之奈何日如鄭莊公之所以答祭仲公子呂者爾已

楊雄

諸子之書惟老氏爲關令尹所強而著莊子自以所得溢爲文辭取其洗洋自恣以適已皆非有意立言也故書成而不起後世之爭自餘楊墨申韓之屬鮮有不爲名者今夫仁義並行時措者也而楊墨偏主之刑名以佐德禮者

榆墩集選

文中

十九

也而申韓獨用之蓋楊墨欲以立教而申韓欲以爲政立教故楊墨之說流于惑世施諸政事而申韓之學遂至殃民非惟得罪聖人而已夫道中庸耳易簡耳正大耳若菽粟之養生而初若無可于口布帛之適體而初若不足于觀故道無可名也欲立名必奇奇必偏偏必流于異端此勢之自然者楊墨之說既見闢于孟氏而息中韓之術亦至漢武崇儒而廢乃後之人又有巧焉者知大道既明異端曲學不足以垂世也于是又摹擬聖人以勸傳如楊雄王通者相譚稱雄度越諸子夫雄也正子書之才耳其竊摩法作玄以僣易也學果至于義文平法言果及論語乎

通之擬春秋也元經果素王乎薛氏傳果素臣乎通果聖賢也宜乎勢利名位不介意房杜諸臣未嘗齒及何其數假託以爲重也通之于勢位可知也雄果聖賢也魯祿宜不入于心劇秦美新校書投閣雄之于爵祿何如也蓋二子者心知夫後世之立言者非藉于有位不能必傳也通無路仕放假唐勳以爲聖雄少有似相如之譽晚有劉棻之援懼其老而湮滅故不顧以漢待詔出而爲莽校書噫雄之擬易論語也與恭之擬周公正類耳雄固宜爲莽大夫者哉二子者雄較虧矣要之皆起于好名好名固不能割愛于所著書不能舍其書故不揆義而仕是故立言之

榆墩集選

文中

二十

衛公子伋子壽晉太子申生

衛宣姜與公子朔構子伋于宣公公使伋于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其弟子壽告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蔽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乃卒後世讀史者至

此考二子乘舟之詩與申生辭狐突華死猶念君老子少之言未嘗不悽愴感歎以爲伋齊兄弟爭死申生安于不辨仁孝而慘終疑于報施善人之衷而非然也此乃衛宣晉獻所由生子之報也天之禍淫也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其尤甚者自絕於天則任其有子有子而賢賢而任其自殺之使夫論世者莫不哀其子而罪其父以惡名播終古而知天者則悚然于此以爲天之禍淫若此其極也六三子者之母何人哉宣公烝于夷姜而生伋齊爲伋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朔朔構伋而同母之壽先代死晉獻公初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而生申生儼然以爲太子此榆墩集選

伍子胥

伍子胥怨楚平王殺其父兄亡楚如吳事公子光卒用吳破楚鞭平王之尸以復父仇閭閻亦用以霸閭閻死又佐夫差破越及夫差舍越伐齊竟以彊諫至賜屬鏹而死論者悲之嗚呼夫差之昏暴誠無足言然所以致其甘心于

先王之功臣者抑子胥實有自取之道焉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人必自視其所履也而後可以安身干無咎必自考其生平所爲也然後晚年知所以自還于无咎自古英雄之士起羈旅而爲元功鮮有善終于嗣王之世者秦之商鞅張儀燕之樂毅是也商鞅爲孝公更法立制壞地千里張儀連六國之衡使惠王東面而受朝樂毅爲昭王下齊七十餘城以雪前恥此皆尚父仲父之列也功豈不大哉而考公死商鞅車裂武王立張儀走魏燕惠王卽位樂毅亡趙商鞅刑黥太子之師傅其得罪固宜至如張儀便辟說士樂毅雍容儒者宜無所取咎于諸君然而秦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燕惠王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此非必有大故也人固各有所忘亦各有所不忘方三君之欲強國稱霸惟恐賢才不盡其用故其折節三人者慮無所不用其極而三人亦自以爲希世之遭逢竭智殫忠君忘乎其爲君臣忘乎其爲臣而太子則固不忘乎其爲太子也三君者方且以三人爲友爲師而太子視之則曰此吾父之臣耳臣之盡力于主宜如是耳蓋自爲太子時已覺其父待之過當矣然則當其謀國之時推心忘分握手促膝語言應對揖讓頤盼之間必有得罪于嗣君而不自覺者豈必在大哉太子不以我爲相忘而以我爲罪

斯大矣計了胥之婉約未必如張儀醇雅未必如樂毅雖其父亦以爲剛戾忍詢若此者又加以爲先王之功臣可以事嗣君乎不可以事嗣君乎而況嗣君又夫差乎吳自申公巫臣教之射御始通上國至闔閭始得志于楚當時上國惟齊楚秦晉爲大而秦晉者吳力所不能及也秦懸隔山河置之不齒晉稍近則但以會盟爭長齊則舟車甲兵所可至也先君旣得志于楚者必將有事于齊是故夫差之霸心久萌于八郢而報越之殺父亦非純其本心彼非愛越而仇齊特以越近耳故小視越而大視齊欲先勝齊而後滅越也子胥不知曷亦告之以先圖越而後齊焉

榆墩集選

文中

二十三

其失一也且負之借吳以報楚也豈獨吳知之天下皆知之矣是故入郢之役天下全稱子胥之孝烈而半頌吳王之武功夫差之欲伐齊也豈不口先王破楚適爲員雪恥吾能克齊斯五伯莫與京焉克楚者子胥之以吳爲功也伐齊者夫差之所欲自以爲功也而強諫之是貪于身爲其功而不欲夫差之有功也其失二也亦思已貫弓執矢去楚之日乎乞食行哭以抵于吳及其克楚孰不曰此能以人國與師報仇者也旣能用吳以舉楚則亦必能用齊以謀吳跡其出身有足起人主之疑者屢諫伐齊已似有私而又屬其子于夫差所必欲伐已所固諫勿伐之齊旣

涉私齊之嫌又招怨吳之似蓋不必伯嚭諷之而夫差之怒固無惑乎其難解矣且胥之始入也王僚慨然欲爲興師公子先阻之胥知其有他志因退耕而轉進專諸于光以殺僚胥之負僚而成光之弑亦天道所惡哉與人之父圖國而殺其君父雖得國其子未有不憚且畏之者胥年旣高位旣崇儼然以宗臣自居而不自憚其以羈旅履他國與生平所爲有足致人忌者此所以招不視履考祥之禍也漢絳侯周勃將兵于北軍手取天下于呂氏綰皇帝璽迎代王而立之一旦有人告變以文帝之仁不難立繫之獄夫亦先帝之功臣人主必有所嚴事之處以取忌耳

榆墩集選

文中

二十四

豈必如亞夫之怏怏乃致殺哉然則使齊桓先死而管仲輔少君亦未必不爲樂毅于孝公之世也晉文公及河子犯請亡句踐滅吳范蠡長逝此皆同時共事者猶奉身先退而況于繼世子胥之智不逮二子遠矣

走獸盡獵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榆墩集卷之六

新建徐世浦口源著

元景子京

進賢熊人霖伯甘

姪元奎徵星 全訂

陶靖節

古之隱者有三焉有盛世之隱有末世之隱有初造之隱而初造之隱為難盛世之隱者好名者也天下有道高尚其事為異而已矣善乎徐渭之詩曰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今觀巢父許由下及唐張志和宋魏野林逋之屬既已匿影遁跡而世猶得稱之借曰甘心長往湮沒無聞以老不見知而無悶豈其情哉末世之隱保身者也大厦將

榆墩集選

文中

二十五

傾江河不泛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不得已而欲資其俯仰善其出入免于厄窮廣而推之則蘓張之遊說韓白之用兵亦皆隱之一途耳而徐孺子之高風管寧邨原之盛德田疇之奇才邈乎卓哉于是為不可及矣若乃草昧初定前代遺人興朝自廢於此時也良難自處哉夫非澹泊枯槁之難也饑寒困乏天實為之可若何以命安之矣知其不可奈何亦安之若命矣又非寂寞無侶之難也介性自至獨清獨醒固可耐之然而世俗之見丘里之情惟知勢利是故貧賤則鄰里羞稱富貴則親戚畏懼世萬世一轍也鼎革方新君臣未明出則貽名教之

譏隱則來首鼠之疑即在位者不求多而群小之愾固勢所不能免者吾每讀史見夫遺逸晚節不終益往往為之嗚咽縈思悲且惜之疑其不能忍辱以老而知其必有以致此也陶淵明以晉柴桑令不為五斗折腰拂衣歸來遭宋帝命放情詩酒竟以令終當時無議之者而詩中亦未嘗有憾憤之言此其鄉曲里巷之間必有以相安者矣然則非主宏之檀道濟為之致敬肅禮有以陰庇之則潛也無亦未得晏然而隱乎

曹操赤壁之敗論

榆墩集選

文中

二十六

赤壁之役非操失利乃吳蜀之不幸也操用兵幾年矣料敵制勝操縱若神諸葛武侯亦以為彷彿孫吳而獨困于此何哉跡其立功擊賊起事北方壽張之戰定陶之戰下邳之戰青州之戰官渡之戰太原之戰鄆城之戰皆兩軍相當未嘗與二國犄角如秦楚之戰數國者一旦以逐賊之技遇交合之師驅北人與二國爭命于舟楫之間此固犯兵家之三忌宜乎其僅以身免也自操用兵未嘗有挫衄如是役者至是而操圖南方之念漸寢制兩國之策亦于此悟矣人固各有所長與所習形勢與時亦各有所便廉頗在魏思用趙人范雎教秦王遠交而近攻操既失利于南而欲用其所長就便定北則必南方有事而後可

以得志于北方欲南方之有事莫如棄荊州彼荆者吳蜀所必爭也孫堅之所肇跡劉備之所首投也吳不得荆不能以兩路制中原蜀不得荆不能以尺寸窺江漢而先主乃如韓信所謂王高祖于南鄭者是遷耳雖留侯淮陰亦必有爭之矣亞夫之制七國也以梁委之操自赤壁以後惟一窺濡須稱魏王而後代吳彼豈懈於南伐哉蓋以荊州爲梁委之以圖吳蜀固以其暇愒定北方待兩虎之疲而收漁人之利也故曰赤壁之役非操失利乃吳蜀之不幸也

諸葛武侯無成論

南叢集選

文中

二十七

吾觀于祁山五丈原之役未嘗不悲諸葛知備之晚而卒張于其垂死之一言也諸葛之出師卽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醜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者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蓋斯言也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旣沒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子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傳賢讓國而實豫防逆折之于此時也孔明何以爲心哉此雖爲人形之矣自難于徑言者以魚水

之歡仲父師尚之列而面出若言况父子間能無他語乎是以後主卽位總年餘而亮出討諸蠻七平出漢中六年圍陳倉七年攻武都八年攻天水九年圍岐山十年息黃沙十二年而亮死矣二年以後未嘗一歲居蜀平蠻之後惟武都一捷亮之北伐未嘗有得志者豈其才不足辨此抑豈銳于功名不能須時以全力大舉乎蓋久留在蜀則必有不和孺子之讒無以檢衡異端而見先君子地下故寧甘徒盡瘁而死不求必成功而生出師二表痛哉其言之田光一任俠恥太子丹片言之疑而致自殺以激荆軻況武侯何如人乎後主之立曹操死已三年矣丕與懿固非亮敵也勸使備無自取之言亮無見猜之愧輔冲人以大有爲從容展布教訓生聚俟時而動何渠不若吳魏奚至畢命軍中訖無成績亮蓋以壹鬱死非以勤事死矣亮與備俱死于永安宮耳備亦祇自誤其身後之業耳雖然昭烈之有是言則亮不拒法正勸攻劉璋之事有以致之也一事之不仁百行忠厚不足以益之孟子稱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我死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耳亮始教備殺璋以取蜀卒也致備疑其圖禪以殞身此殺一不辜之所以

南叢集選

文中

二十八

雖得天下不可爲也 此論近於漢劉向後收劉向一書誤論非極正大

書飢驅冊爲章仲達道人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此非靖節先生乞食之詩與子
瞻以爲舉世莫不哀之噫王檀永修而外哀之者誰耶乃
子美亦云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其調若相彷彿又云
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則子
美亦乞食矣證之贈李秘書云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
藜來細聽不益信哉古樂府出西門步念之還視盎中無
斗儲豈自昔詩人固多出此途耶逸人章仲達名家子能
詩老而奇窮廢爲黃冠蓋不能訓童蒙取館穀又耻爲幕
掾歟集選 文中 二十九

客仰升斗于貴人遂無資身之策傷哉貧也吾友陳元水
書法妙天下曾自豐城來南浦同社因屈爲書飢驅以先
之家修仲及楊友石使仲達傳食于同社可乎余曰風雨
霜雪固吾儕責也春秋多佳日行野適利得無亦藉詩游
以餬其口乎此陶杜之所曾爲也况無待米之妻兒尤舉
世所必哀者章君何憚不爲也

論敬集卷之七

新建徐世瀛 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

進賢熊

山甘問

孫之黻

夏小正解

正月

正者正也從所建得名夏正建寅故以寅爲正月正月
之名自夏始也猶曰建日也

啟蟄 啟發也前此墜戶矣

應北鄉 陽鳥也視斗東西以爲南北斗西栖而南翔今

東指則北鄉也

論敬集選

文中

三十

雉震响 雉者雞之類蛇之配屬之胚也蜃化于亥蛇蟠

于巳雞鳴於寅正月寅建雉應木氣觸巳之形感亥之

合故應其類而鳴也震大也前此則雉矣雉而未震

魚陟負冰 負冰者猶有冰焉薄而可負未能暴也云爾

陟升也前乎此者魚降寢泥也

農緯厥耒 緯橫也及耕之跡也未跡交橫言緯以包經

也詩曰衡從其敝

初歲祭耒始用暢 暢嘗也用嘗酒祭農具於先農以前

歲也初歲者正月元日歲之初也

時有俊風 俊美也風和則美寒則厲令已入春餘寒雖

在和風則時時有之矣俊美而可親也

寒日滌凍塗 風雖俊而日猶寒然塗凍漸釋如滌之矣
塗路也滌之者日匪日不滌

田鼠出農率均田 萬物之理有盈則耗有贏則詘詘伏
于未贏之前而耗兆於為盈之日故有水則有蟲有田
則有鼠孟春伊始農甫相率均田而田鼠已出焉先言

鼠出而後言均田以著消息之理明未兆之謀也
獺祭魚 魚陟而獺祭焉物固有所制聖人觀之以佃以
漁

鷹則為鳩 質隨氣變性與時移也則為者猶曰鷹固能
榆墩集選 文中 三十一

為此于時爰為之耳美其從善也

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雪猶拭也孔子以黍雪拂是也
塗既滌則澤亦可雪矣及者是時而雪之將以從事
于公田也初服者先之之辭詩曰遂及我私

采芑 是時也惟是可采耳說文曰莖似苜蓿葉似邪蒿
香美柔滑可以膳可以佩

鞠則見 黃葉耐寒猶有存者值其莖葉俄過故物鞠則
見也

初皆參中斗柄縣在下 中午位也下寅位也學觀象者
自十始步二十八舍者辨中星始著其中著其下焉左

右前後之名皆可按圖而推之矣古禮上西故寅為下
柳梯 梯者若梯然始生參差如有層級故曰梯鶉火之
精下為柳雨水戌亥柳星正中應其氣而梯也

梅杏桃桃則華緹縹 緹縹花之色也赤曰緹白曰縹緹
者緹縹縹者縹如緹縹縹者杏也梅杏一物也梅入北
方變而為杏故文反梅為杏梅杏並言者南北氣同也
大戴傳曰桃桃山桃也按地治也詩曰析薪地矣觀其
理也凡桃枋其皮則茂地之謂也地桃者蓋經地之桃
爾地而華得其宜故也

雞桴粥 桴者枹之轉也枹者枹之轉也枹形同枹而轉
榆墩集選 文中 三十一

枹枹音同桴而轉桴猶於越之為于越從于轉也于於
同聲于干同形故於轉干而于轉干凡古文之訛皆有
所因之次第也桴即枹之義粥讀如育之義

二月

往耒耜禪 禪禪也種黍之場也黍以三月上旬種為上
時故二月耒耜其禪也

初俊羔助豚母粥 俊俊也即獻羔之禮也詩稱祭非記
載開冰皆于是時焉牲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用其子
則養其母故羔見俊而助豚母粥羊生甚蕃恐傷之也
緩多士女 緩安且樂也桃華冰泮婚姻以時則士女皆

安且樂也。奮木鐸戒容止，亦所以綏之也。

一、萬舞入學。丁上丁也，而必丁亥者，夏水德王，故尚亥。萬舞名，此所用文萬也。何以知萬？文舞，文萬，羽籥武萬，千鼓執籥，秉翟文萬也。振千庸鼓武萬也。以是知萬之有文武也。何以知此？用文萬入學，故也。何休曰：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其舞名萬。籥是與頌觀之，則夏商固有之矣。

祭鰯。今所謂鰯也。祭薦也。春三月，其蟲鱗，故鰯祭魚而八鰯鰯。

榆莢集選 文中 三十三
葉如細柳，蒸灼食之，甘內，則所謂蘗莢粉榆者也。六雅曰：蘗茶如飴，而爾雅曰：苦者何也？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耳。即今旱芹是也。非附子苗之蘗，彼蘗乃毒物，何以稱如飴哉？

承繁。繁蓬蒿也。蒿青如高故從高，稱蒿繁白而繁從繁。稱繁象形，諧聲合意也。田胡疑有誤，傳曰：繁母也。繁萬勃也，皆豆實也。詩曰：于以承繁。朱子儀禮經傳存采繁而去田胡。

昆蟲抵蜺。昆明也。二月小蟲動而可見也。蜺音持，蟲類室不兩掃，蠶薦不熏，游則蜺生焉。春陽氣動，厥民和。

于是振動糞除其牀，薦與突抵其蜺而去之也。

來降燕乃睇。秋去故曰來，喜斜飛故曰降，善睇故曰睇。來降而後言燕者，來降而後曰燕也。傳曰：莫能見其始出也。

剝鰾。傳曰：以爲鼓也。

有鳴倉庚。有者始有之也。倉庚，一曰商庚，鵬也。今荊州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鷲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破土而出，出谷遷喬，恐似此矣。

榆莢集選 文中 三十四
樂芸時有見梯始收。采芸之芸菜也。此灌木之香也。今所謂七里香者是也。芸華于春夏之交，故仲春時有見梯可以辟蠹，于是始收之也。

參則伏。井宿中而參西移矣。中則見，不中則不見。不見則類伏也。穀雨之交，戌亥參沒，則誠伏也。匪伏逆之謂攝桑。攝收也，爲飼蠶也。

委楊。楊葉茂而下垂，委委然也。

辨羊。疑卽委楊也。音同，故重出而譌耳。

鼓則鳴。蜚蛄別屬，一曰蟪蛄，謂之蟪蛄。傳曰：天蜚也。頌水將出火也。古者頌水出火，皆于三月申豐日獻羔。

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此之謂也斯禮也夏后氏已然矣

采識 凡識其名與莖葉根之氣味性可以爲蔬或藥者則采之也識卷耳者采卷耳識芣苢者采芣苢蘋蘩荇藻葑菲芑唐苓鵲綠藍皆識也兒童鬪草之戲則以多爲貴不必所識矣

妾子始蠶執養官事 妾子猶曰婢子女賤者之通稱舉賤以包貴也三月后妃親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所謂官事也執者何桑也養者何蠶也季春之月女之賤者皆執桑養蠶以從事于官中也

榆敷集選

文中

三十五

祈麥實 先其先熟者

越有小旱 時則然也

田鼠化爲鴛 鷹爲鳩鳩爲鷹不言化者未離其族也鼠爲鴛獸也而爲禽矣故曰化

拂桐芭 芭華也桐有三四月華者白桐俗所謂泡桐也

拂桐花白刺桐花紫梧桐結實岡桐無花

鳴鳩 正月化矣至是乃鳴先鳴而後鳩者鳩先而鳴後也

四月

昂則見初昏南門正 昂則見旦中也南門二星在虛

之前昏中也正者正於午位

鳴札 傳曰寧縣也大率蟲也其鳴札札然象其聲而名之曰札當時方言今不可考矣

園有見杏 杏春華寔實四月則其實見矣故曰見杏

鳴蜮 蜮大抵蜚蠊之屬非含沙也傳曰屈造之屬也凡

釋者貴以邇言土名通之釋札以寧縣釋蜮以屈造是

猶釋荇菜以接余彌令人不可解矣不若荇菜之猶可揣其爲水草也何以揣其爲水草曰左右流之

王荳荇 荇小豆也五穀之屬之最先實者皆尊稱之故

孟夏之月瓜爲王瓜而荇爲王荇荇者亂苗之草是月

榆敷集選

文中

三十六

也荇中有莠焉言莠則其去之之意具矣

取茶 茶卽今茶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卽是物也

今四月採茶與小正合矣

莠幽 莠者秀之訛也象形再傳而加草幽者莠之訛也

諧聲再傳而變韻莠幽卽莠要也詩曰四月荼蓂是也

幽七月之章凡稱日者因周正稱月者仍夏令

越有大旱 淮北則然夏都安邑從畿甸記時也江南則

四月苦霖矣

執陟攻駒 陟者躍而之謂攻者教也駒騰陟久則弗聞

且馳故執其陟而教之卽月令所謂繫騰是也教之而

日攻者羈串阜棧固窮之所苦也

五月

參則見 誤也芒種昏軫而旦畢夏至昏亢而旦危參無見焉者

浮游有殷 蜉蝣也是蜉蝣出之時也殷衆也

鳩則鳴 凡禽皆屬陽惟鳩與鴉禽中之陰者也故鴉望昏而嘯鳩夏至則鳴

時有養日 傳曰長也晝永氣昌物得所養故曰養日

乃瓜 于是始食之也

良蜩鳴 蜩也五色具者曰蜩蜩黑者曰馬蜩小而青

榆敷集選 文中

三十七

赤綠者曰茅蜩小而青赤者曰寒蜩首有花冠者曰蟬

蜩通謂之蟬

蜩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傳曰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按

傳似以此承上文指良蜩而言者然蜩不伏至秋則蛻

耳六字以爲夏五可也

啟灌藍蓼 啓蒔土也灌沃水也藍有五蓼有七馬藍蓼

藍吳藍冬藍甘藍馬蓼水蓼青蓼香蓼紫蓼赤蓼木蓼

也古人種蓼爲蔬藍以染齊民要術曰種藍一同葵法

藍三葉澆之薺治令淨五月新雨後拔栽之此之謂也

五月種藍八月用藥故月令仲夏令民毋刈藍以染觀

此則蓼亦五月種芸矣此所指葢蓼藍香蓼

鳩爲鷹 感陰陽而變也鷹之爲鳩也終四月而復爲鷹

然則一歲之中八月爲鷹而四月爲鳩矣物之性固善

時少而不善時多與

唐蜩鳴 後鳴者也再紀之別其物以紀候也按此則蜩

者乃蜩之總名也

初昏大火中 大火心也心中則季夏矣詳小正之上下

如今世之就水言也水東流故寅爲下東爲下則南爲

上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蓋十南指也曰正在上者

正指午也斗柄五月指午終古不易者然則此與六月

榆敷集選 文中

三十八

互訛也當日初昏斗柄正在上而六月曰大火中乃合

黃梅 爲穀核也

蓄蘭 傳曰爲沐浴也

菽糜 糜粥也豆通謂之菽煮豆爲粥以解暑濕

頌馬 月令所謂游牝別羣者是也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文與五月互訛當正之

煮桃 桃與黍宜故古人以黍雪桃天子嘗黍羞以舍桃

于是民間皆煮桃食黍之時也

鳩始雉 正月三月五月六月鷹六月雉從善難而不仁

易也

七月

秀藿華 卽詩所謂藿華也大葭曰華細華曰荏可薪可

蒹葭者刈而收之之謂爲冬計也古之人先寒備寒先

暑備暑夫茶者必去之物也故凡言蒨者言刈也

裡子肇肆 大抵木實也木實之至七月而繁者

湟潦生華 卽萍也南方夏生北方秋生餘暑蘊蒸積綠

所化或曰藟蒿也詩曰食野之華古人以水草之交爲

藟則鹿食亦食水艸也

文

三十九

庚死 庚七鳩也死者搏鳥而用之卽鷹祭鳥之別文也

華秀 先生華而復言華秀者以著候也猶正月魚陟而

復言獺祭五月良蜩鳴而復言唐鳴也

漢案戶 漢天漢也其光直戶如案然

寒蟬鳴 蟬之後化者曰寒蟬

初昏織女正東鄉 織女三星在天格輦道之間七月初

昏東鄉是也是以知五月參見之訛五月大火中六月

斗柄正在上之互錯也

時有霖雨 月令所謂大雨時行者時日微異爾大率向

自南而北春則暑夏吳楚秋齊豫秦晉其大較也作者

各志其方之候

灌荼 四月之荼今茶也此茶所謂委葉者也九月采茶

故七月灌之脩冬蔬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其行度適至於是也

八月

剝瓜 瓜必剝而後可食者也五月乃瓜始用瓜也瓜未

繁故曰乃僅辭也八月瓜盈矣故言剝瓜猶曰剝之云

爾盡辭也

按 鳥也按分也燕卵來酉歸正當二分之時故

曰元鳥氏司分者也于其歸則知秋分矣以候時也

剝素 幽詩亦云

榆敷集選

文

四十

粟零 古者以粟爲黍稷梁秫之總稱按粟乃梁也今之

所謂粟古之所謂梁也孟詵曰前人不識粟後人不辨

梁本中穗大毛長粒粗者爲梁穗小毛短者爲粟八月

零者正粟也然則夏固謂之粟古人未嘗混也行夏之

時從夏之稱可也傳曰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

剝也此粟爲今之粟明矣

丹鳥羞白鳥 丹蝠也白蚊也羞養也食之故曰養八月

蟄伏而食蚊也鳥者有翼之通稱

辰則伏 辰水星也大勢隨日行常以八月與日同至鵲

火之次凡星遠日則見近日則不見與日同道光爲日

掩故似伏也言其大較爾長庚亦然

鹿人從 鹿人虞之掌鹿者猶周禮之有雞人羊人也

仲秋將獵故以鹿人從或備上下之用也

駕爲鼠 復其舊也感陽而翔感陰而藏故鳥鼠一物也

觀諸鳥鼠同穴益信

參中則旦 旦而參中也曰參中則旦者行度至是而後

旦也斗柄懸同

九月

內火 內讀如納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卽此謂也蓋

國十夏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心星見于辰使民出火

榆枲集選

文中

四十一

九月本黃昏心星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

內火心爲大火火見而出火伏而內

避鴻鴈 追述而來迺遷而飛之謂避道遠而翔徐狀其

羣成列之容也

主夫出火 主夫主火之人若周禮司燂之屬出者卽納

而出之所以節宣火政也伐薪爲炭禁焚燎取柞猶出

火之謂也

陟玄鳥蟄 陟升也蟄者非但蟄之謂凡伏則曰蟄有陟

而蟄有降而蟄有陟而蟄有降也春東冬穴故先言陟

而後言蟄也

熊羆貉貉鼯鼯則穴若蟄 色黑者熊大而色黃白者羆

貉貉一物也疑有誤貉狐屬北曰狐南曰貉鼯黃鼠也

江東呼爲鼯若順 也穴居順時而蟄也

而榮鞠樹麥 而猶爰也于是始有也鞠有黃華曰榮樹

麥疑正月事也簡誤置爾

王始裘 霜降而寒貴者先服

辰繫于日 卽水星也常以秋八九月與日同南也如繫

之于日然

雀入于海爲蛤 將冬其蟲介故羽族爲介也

十月

榆枲集選

文中

四十二

豺祭獸 鷹豺皆食其類鷹秋摯而豺冬祭者羽族輕迅

毛族沉悍故羽族先張也

初昏南門見 昏當作旦房旦中則南門可見不然何繇

見諸

黑鳥浴 十月爲陽月氣寒日暄黑鳥乘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 夜長氣靜人得所養也故曰養夜

元雉入于淮爲蜃 鷹鳩爲鼠往反之物也鷹化爲鳩不

離其屬鼠化爲鴛羽毛往復雀爲蛤雉爲蜃自飛禽而

水之族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秋冬兩舉織女者秋冬織女中天近

南可爲斗柄之次也

十有一月

王狩 禮也

陳筋革 筋所以爲弓革所以爲甲也陳者省而驗之凡
弓人爲弓函人爲甲用冬水良故十月省之過是凍矣
齒人不從 八月鹿人從僞丁鮮也十有一月旣狩而齒
人不從遠禽荒也

萬物不通 天地閉陰陽否

隕麋角 凡獸皆屬陰鹿獸中之陽者故一陰生而角解

麋陽獸中之陰者故一陽生而角解角則殞矣新角生

捕獲

文中

四十三

于內故角隕于外也獸之有麋猶鳥之有鵲旦陽中之
陰也

十二月

鳴弋 弋堆也鳥之飛而過者通謂之堆古文佳卽鳥也

去佳存弋故綴射飛鳥爲弋言弋去其鳥也歲莫夜寒

征鳥厲疾飛鳴而過不知其名故樂言之曰鳴弋是冬

夜之狀也

玄駒貢 元駒也貢者謂時日貢然來思云爾

納卵糝 傳曰 糝如卵者也蓋凡穀菜之有英

含仁者皆曰糝 納者傳曰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 虞澤虞也冰合水堅狐行可渡澤虞則入閼
梁而修葺焉及春解凍乃可以漁也

隕麋角 麋角非十一月而皆隕也有先者有後者故重
言之凡小正春夏詳而秋冬略秋冬見物少厥民隩故
十二月雖星亦弗言焉鮮見也其與月令異同者何曰
無大異也所殊不過旬日之間則是可通者也詳其所
詳略其所略夏人之忠也

喻敬集選

文中

四十四

榆墩集卷之八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訥
孫之龍天駒編

進賢熊人霖伯甘閱

東園類語

虹

世習見東西虹而以南北虹爲怪遂曰南占水北占亂也
不知此與東西虹一耳夫虹者映口而成日朝東而暮西
故虹朝西而暮東也東西者映日于經道也南北者映口
于緯道也日南則虹在北日北則虹在南其與朝濟于西
者了無以異也南榮子曰東虹者晴時見也雨氣將収也

榆墩集選

文下

西虹而崇朝其雨日出早也日出晏則安南虹者梅雨時
乍陰乍晴即晴見而仍雨諺所云日晚暴水浸灶也北虹
者虹藏不見之時日行南陸而地氣洩散陰盛至兵亂也
天河來去

物有以相映而顯亦有以相映而隱者恒言曰七夕以後
天河輒去久久復來直疑烏鵲填河渡後清淺者不知七
夕以後月既上弦光輝日滿故天河日淡而似去下弦以
後月魄漸虧漸暗故天漢日現而若來耳夫豈惟七月自
仲夏以後迄孟冬皆然也其他時不見者天氣上升而高
故也故虹以映日而顯天河以映月而隱河之去來猶衆

星之在夜以月光之大小爲疎密者也南榮子曰七夕後
月躔臨河之宿

春王正月

辨此者多矣紛紛援引訖無定論按左傳曰春王周正月
于經中蓋周字之文明乎其爲周之正月也一言足以定
之乎吾驗之啓刻則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
周正也大南至冬至也冬至子之半未有建寅而日短至
者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謂過春分也未有月建
午而日始過春分者也吾又驗諸中星昭十八年夏五月

榆墩集選

文下

二

火始昏見心爲大火見以辰月伏以戌月者也梓慎曰火
出於心爲三月丁酉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明微也晉獻
公問欒黶之期于欒引童謡以對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
欒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欒夫鶉火柳也
柳爲鳥喙斗指亥而旦中今柳旦中而書十二月是以亥
月爲歲終也亥爲十二則子爲正月奚待言也吾又驗諸
日食之躔次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
士伯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
大咎其衛君平魯將上卿已而衛襄公魯季武子當之也
夫分野衛在亥當營室魯在戌當壁奎既雨水杓指卯而

履集亥是其食甚于室度而漸移于壁初平故衛大而魯
小也以日食在辰皆知建卯爲四月也吾又驗諸閏法之
得失文公元年閏三月傳曰非禮也此謂建寅之月不當
置閏也春者歲之始寅者春之始故傳于履端歸餘深著
明焉閏無中氣以言其不能舉正下中以歸餘于終而行
履端之始也吾又驗諸閏與日食之次襄二十八年十一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蓋
斗巳半而日次申周之六月也戌爲周十一月辰當在卯
周以夏七月爲九月辰當在巳今戌月辰尚在申是差以
六十餘日之縮度後天三舍而節過之故曰再失閏也

論教集選

文下

三

吾又驗諸物候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啓
歲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明乎卜下驚蟄
之後非四月也郊平桑田歷上晉景公不食新六月丙午
晉侯欲麥使何人獻麥以示桑田死食張而卒夫孟憂麥
秋至今以食麥爲六月非已月乎驗茲六者足以定上
正之爲子月矣然則何以得者春以建寅之月猶在焉故
也春夏秋冬之序其不可變者也春以存時也雖孟季
之名亦當時所不奈也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故
知四時孟仲之稱當時未嘗改也然則周人之常備云何

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建寅以來民間沿其稱
也久矣且卜僂釋鶉火中之謠亦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而下書冬十二月朔然則周世之常稱仍如夏正而書王
正者乃春秋之特書所爲以天子治諸侯大夫者也

漢五時

秦立四時青赤黃白帝皆有獨不立黑帝時漢高祖曰乃
待我而具五也于是始有五時吾嘗思之秦自以爲得水
德故不立北時乃其以身當黑帝耳非遺之也高祖固未
喻此而封禪諸儒亦未有推見其意者

田疇字

論教集選

文下

四

漢末田疇避亂率宗族入無終山能以禮法御鄉黨致烏
桓諸國皆來聘問曹操卒資之以破北狄自三國志書並
云字子泰非也泰字子疇何所取義乎陶靖節擬古之二
首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
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云此正詠疇事于義春疇雅
叶南榮子曰春則泰矣亦復可

誰何

誰何詰問之語也誰者詰其姓名何者問其所爲故曰陳
利兵而誰何曰莫敢誰何一問人一問事古文簡括乃爾

周公召公

周公封于魯召公封于燕魯則伯禽就國矣三年而報政
周公猶在也成王顧命召公猶在也厲王之難宣王在召
公家周召行政號曰共和許忝直崧高江漢之召伯春秋
之周桓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召伯廖召武公
過召昭公召戴公召桓公大抵魯燕皆長子就封而周公
召公晉輔王室別有支子世在周京為師保卿士者史記
未詳及此燕世家但云召公已下九世至燕惠侯而已
周有自諸侯入為王卿士者如成王時衛康叔平王時鄭
武公莊公桓王時蕭公林父是也如錫文公魯命之毛伯
衛叔帶與狄所獲之毛伯則與召公同受顧命之毛伯之

榆墩集選

文下

五

後也錫魯桓公命之榮叔歸成風舍贈之榮叔則武王時
榮公厲王時好專利榮夷公之後也此與劉康公單襄公
耳昭公原蘇單富之屬皆同周召世佐王室者

誰昔然矣

誰者問辭也日遠而不記其何日猶人疎而不憶其何人
也若曰不知自幾時而已如此矣與曩昔義同

吳越春秋子課

吳越春秋子劍射技數無不精絕就中壬課有三四亦可
證古之數術者如伍子胥金匱第八課及范蠡玉門第一
並與今傳同也錄其文并推式注之如左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諫之云 云 竊觀金匱第八其可
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
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位也利以行
武武克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左也 為白虎
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大吉 為白虎
重有人以此舉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

按此雖七月課大陽尚在午乃午將卯時課也

辛亥日 午將 卯時

亥 子 丑 寅 卯

戌 卯

榆墩集選

文下

六

酉 辰

申 未 午 巳

丑辛 陰日視祿前五在戌所謂大吉得辛為九

卯丑 醜也 辛陽貴起午在卯順行數至戌得

寅亥 丑為白虎是大吉為白虎而臨辛也

巳寅 為太常功曹為太常臨亥明矣

按魯哀公十年會吳伐齊歲在丙辰艾陵之戰歲在丁巳
夫差之十二年魯哀之十一年也此云辛歲位也亥陰前
之辰也則是伐齊之年太歲在戌也與經不合 德在合
者辛合丙七月建申辛日時得丙申德在合也卯時發課

以戌加申卯時斗杓指丑故曰斗擊丑也辛生于子故丑為辛之本也

右伍子胥金匱第八課

吳王將擇日而赦越王越王聞之以告范蠡蠡曰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戌寅之日時加日出戌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戌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戌功曹為騰蛇而臨戌謀事利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

榆墩集選

文下

七

按此子將卯時也太陽已躔元枵之次

戊寅日

八 巳 勾 午 青 未 天 申 龍 空

辰 合 六 地 綱 酉

卯 朱 雀

戊 元 天 羅 武

寅 蛇 丑 貴 子 亥

寅戌 寅戌者時尅其日也兩亥加日之陰辰之陽水生亥寅 木故口用又助之也十二月水王金休土囚故戌亥寅 為囚日也冬水王而火死故午為死氣也戌貴人申亥 丑在辰順數寅在巳戌祿巳是功曹為騰蛇而臨

戌也數至酉得午為青龍是青龍在勝光而臨酉也辰為天網戌為天羅今辰臨未而貴人又坐辰地戌臨丑陽貴人之位而未陰貴人又坐于戌故曰天網四張也所以勾踐夫婦皆不得即脫也

右范蠡玉門第一課其玉門第九三月甲戌式亦同但是太陽尚在降婁之次戌將丑時耳乃亥甲申亥未戌辰未也亦為天網四張

大率吳越春秋所載四課皆視不泥發用其有尅者則并用論之耳他如伍子胥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則以子加巳子尅巳火甲子日巳巳甲尅巳是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兩

榆墩集選

文下

皆上尅下巳火生巳土而為甲尅子水生甲木而又為巳所尅故曰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也如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則以午加午今所謂伏吟者壬日丙午時丙受壬尅壬午原制日干尅支而又伏吟故命屬上天不得逃亡也此別是一小法今不傳耳

閼尹子

老莊之外子書談理者惟閼尹精簡可觀然時多似佛經語要是晉人作耳大抵晉世宗尚元遠故理緒微渺亦有採摭附會而託之先秦諸子以冀其傳者如列子之狙公紀渚子孔子呂梁顏淵鶻深之淵神巫季成楊朱逆旅五

言也乎而齊之方言也。牆茨晷兮，聳也。字爲又，采唐中谷。重矣，字爲篇。脚，得之熟音也。扶杜采苓之川，焉蔽荀南山之用。止齊晉之，誦助也。知此而後見大招之用，只已不如招魂之用。些，益不待較其文辭也。故文莫流利于風人，莫典與于雅頌。

變雅頌而爲風者，九歌乎。如以楚茨大田新年之什，清廟我將，締饗之章，降工歌而使巫舞之，優唱之也。知騷之收比興而爲賦也，知九歌之變雅頌而爲風也，始可與言詩矣。

大東其離騷之段，吹與指，歎星河俯仰，衣屢超忽，陸離非榆坡集選 文下 十一

夫採擷蘭杜，媒取姚宓者，不能躡其奇踪也。無羊之繪事，至于降阿飲池，負餼何笠，寢誰之異，磨升之同，諸態畢具，使荷幹戴嵩爲之，何以加此。昌黎謂之以作畫記，斯亦善乎能臨榻者矣。

先之以生民次之，以篤公劉又次之，以緜次皇矣次文王而配之，以大明思齊，則周之本紀內外脩矣。崧高庶民皆世家也。江漢帝武並列，竹也。卷風之同心，見於賦之信誓，不思貞怨，淫悔于迴萬彙，更克棟小說錢心之文，無能及其一語者。

迺憂首而西浮方，領龍門而不見仲宣南登，南陵龍迴首。

望長安之所出，即背莫浦而西思之。哀故都之日遠，則元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其接響也。願徑逝而不得，芳魂識路之營營，休文竊之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自然。壹氣孔神兮，與中夜存。虛以待之，芳無爲之先。三問之本領也。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太白之本領也。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願開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美之本領也。不知此而區區求之，讀破萬卷，林樾十年者，早失自身面目。去李杜奚啻萬里。唐人如王昌齡，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惜。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益亦有所得者。韋蘇州水性自云。

榆坡集選 文下 十二

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擊。雷轉空山驚，便引起東坡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諸語此乃反落窠臼，蹊區。至于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則妙入不言之表矣。

春秋以後，無復采風陳詩之舉。故列國享燕，其卿士亦惟歌舊什而已。未聞陳靈以後有新詩者。一變爲騷，遂啓賦端。而比興亡于賦，至漢安世房中歌，居然雅頌矣。然而非風也。十九首直得風人之旨，與音矣。然出于士大夫所爲，而非民間之作，亦不可以爲風也。古者之風，皆可絃歌，則非獨雅頌爲樂矣。自知祀饒歌作，而以樂府爲雅頌，于是。

乎雅頌遂亡于樂府五言作而以古詩爲風于是乎風又亡于古詩其出自民間而爲風且人樂府者惟子夜諸歌而其辭淫其聲靡又不可以訓也詩餘與詞曲已朕兆于此而古詩盡亡矣故詞曲者風與樂府之流而合也自士大夫爲詞曲而民間之歌莫采于是樂府獨流爲曲而又與風分矣

考坊中歌所謂七始七音也卽琴之七絃蕭之七調也以此起調故謂之七始宋人以管合絃字定律今試用之卽得其備詩家不盡錄故從前注不明耳

斷竹采葛窮劫之曲等卽趙煬作皇娥帝子歌落葉哀蟬

榆城集選

文下

十三

曲等卽王子年作耳悉收入古詩者是未且論世之眼要與書之中凡所錄詩歌能辨其某首爲著書者所作某首爲著書者所述乃爲真眼如蘆中人及河上歌則又非趙煬作也煬傳有此古歌及他事遂哀益之而作吳越春秋耳拾遺記則盡子年所撰矣又凡賦中之詩乃賦之兼帶敘事者必有詩詩本是賦語並不當收入古詩收之謬也近見魏人清河見挽紅士新婚與妻別作或刻之以爲蘇武妻答夫詩者此不過十數年內事卽詩紀詩所未嘗爲此僞也此最可恨凡此者皆爲務多之故夫古不在多如同品商囊有一真者足抵連城豈以滿案爲勝耶南榮

子曰斷竹之類雖後傳而有本卿雲之文較喜起而太華論世論文當衡之于志氣升降之際臧顧諸詩所多取稗說中詩故斷自盛唐而晚音時見焉北海少此弊獨陶峴西塞自屬商角之音

十八拍淺俗之極不但非唐經生作也要是元宋俚儒所擬耳視悲憤詩相去豈但萬里悲憤五言詩似是三首其七言三十八句者恐卽是胡笳謠後人被以聲爲十八拍耳於忽操乃王禹偁擬作宋文粹載之甚明近代好古者或先秦兩漢詩文惟恐其不能多輒有明見其爲某擬在某集而故收之者非獨不能辨贗而公然欺當世以爲

榆城集選

文下

十四

無博覽者且弁欺後世其罪于是爲最大也前漢詩不使事至後漢鄭炎見志詩始有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父抱玉乘龍驤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之句孔北海呂望管仲兩言耳而曹氏父子益張之漢折楊柳默然獨行行與大曲之滿歌行爲樂未幾時祿曲之傷歌行昭昭素明月皆曹氏兄弟詩也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思王集載之明是思王作而梅禹金收入漢樂府又善哉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慙無靈輒以報趙宜淮南八公要道不煩此確然子建作而鍾伯敬詩歸選入古辭論之

相和歌辭長歌仙人騎白鹿召召山上亭二首氣味絕是
魏音尤似曹氏兄弟作比子建稍平矣閱藝文類聚爲子
桓盟津篇之前半歐去魏近故當從類聚爲正得此類語
宿疑

古八變歌亦似魏詩但非曹氏兄弟筆耳全璧無瑕其次
則黃鵠一遠別然亦微嫌其纖與複李陵良時不再至三
首絕勝蘇者以其簡厚淵永也蘇骨肉緣枝葉篇昔者常
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四語頗抵牾
不相屬恐有脫句而從來論者未嘗疑及何與

李陵錄別樂三三列寂寂君子坐二首却似子卿氣味

榆墩集選

文下

十五

文章叙一事自有一事之始末近代評閱家動曰某句伏
某案某句照前某句使學者每爲古文未舉筆而先有問
架次設閑鎖甚至有特重出數字以爲照前者大可笑也
故先秦西京之文乃亡于近代之評書者也古文有追叙
者自不得不然如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
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其叙娶申豈
特設此爲克段案耶就中有小事不得不先入一語爲張
本者如項梁嘗有櫟陽建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
掾司馬欣則是爲後立司馬欣爲塞王張本耳如曰季父
項梁豈亦爲死定陶案耶子夜辭中如歡從何處來端然

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柏此詩最妙前不叙事而
自見其平昔往來之狎密後不言誓而自知其夙昔必有
指松柏之言若使近日作古文者爲之必將敷演作長詩
先叙其懽洽而後及于憂色先述其松柏之誓而後及于
不應矣二十字無首無尾却有前有後以此求之不獨通
詩餘悟古文

又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百所有二千在
此有何情何景何事而古雅雋永味之不盡將游子計程
之心道途涉歷之况一一函蓋所以不可及也

十九首無可思議矣如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

榆墩集選

文下

十六

不歸空林難獨守以此二十言較老使我怨四字便覺此
如嚼蠟實元妻人不如故四字簡俊矣上比以我御窮一
言便覺彼味悠迴學者知此方于詩稍有入處
願爲雙鴻鵠思爲雙飛燕皆源于相舟之不能奮飛也南
箕北有斗迢迢牽牛星卽出自大章之難揚服箱也不消
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卽豈無膏沐雖爲客之感念也過
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卽標梅迨吉迄今之情切也不如
飲美酒被服絺與素卽山樞他人入室之慰遣也故三百
篇者詩之崑崙亦詩之海也無能出其範圍者學三百篇
庶幾得十九首學十九首得似建安足矣從近體入者曷

日者河間支林石部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只用
前四句便是絕妙絕句

王建詩雖獨步七子。東坡文雖雄視百代。然終不似孟德
明允。蒼茫渾健。自有開創之象。此非以父子觀之論之也。
殆實亦氣候使然。具眼自得之耳。如昌黎亦果止似中興。
故起衰之評不謬也。其他詩家有開創氣象者。鮑明遠陳
子昂。庶足當之。此四公詩文。乍讀俱如別是一國人。到此
又弗立字。其語言舉動神彩光氣。俱有不與常倫處。
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子建勸君更盡

榆坡集選

文下

十七

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摩詰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杜數語一類也。而子建語爽俊。摩詰語酸冷。老杜語悽淡。
譬之一琴二手。宮商異曲。一曲兩彈。疾徐殊奏。吾友熊伯
井言詩常有得其微處。曾曰。如蕭七馬鳴。便是盛世收還
氣象。杜例其語而加一風字。于中曰。馬鳴風蕭蕭。便是邊
塞景色。此語可謂知音。少時與伯井東郊看迎春。伯井有
蕭蕭風馬鳴之句。寫出太平春氣。足括杜末章。
雙桐生空井。江離生幽渚。自君之出矣。皆詩句也。魏人之
句。宋已爲題。劉宋之句。齊已爲題。蕭齊之句。梁已爲題。然
則論語孟子至宋始以爲題者。六朝爲之先驅矣。

太白來日大難篇。來日一身。携糧負薪。今日醉飽。樂過千
春。一醉飽耳。而遂樂過千春乎。何其言之汗也。夫英雄混
跡于傭保。異人隱形于乞丐。不屑不潔。餐歛崎往往如
斯。益以玩世不恭。遂其超然自得。此其所以能金丹滿握
而乘龍上天也。此太白自道自傳神前乎。此者惟東方曼
倩足當之。故能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耳。

何遜棧杆。蘼蕪妾。裁縫篋笥。人將上山采蘼蕪。新裂齊紈
素。二首各收入五字內。極爲組練。是盛唐人鍛句鑄事。所
祖。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則又初唐人洗滌穢滯所取
法也。

榆坡集選

文下

十八

劉綬詩。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烟霞。虞騫冠者五六人。携手
巖之際。謝靈運。秋之暹夜。明月照高樓。此調已濫觴于梁
陳。非至王孟而始有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鴻。諸語也。
老杜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三愁字夾兩日
字。以愁日愁日愁相接。皆謂古無此體。然非自杜創也。何
遜擬古云。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
一惆悵。非以上青山上青山。及兩上一相接乎。若陳後主。戲
贈沈后。則二十字中有五留人。三不字。而首二句以三留
人。兩不字相接爲句。次

王邵冬夜對雪詩。使先讀三唐。後看六朝者。掩姓名而問

之未有不以爲左司也。寒更傳唱晚。清鏡覽衰頰。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洒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儵然尚閑閑。

詩至唐聲直是有別傳。卽用字有不得泥古者。如子規在史記歷書作秣鳩。今從子規則輕秀。若書作秣鳩卽癡拙矣。此等豈非聲外別傳。南榮子曰。蟬螻長虹一物也。又皆一東韻。而律以蟬螻押則墊矣。三百篇固有不可入律詩者也。又如凍雨洒塵。楚詞也。一東韻有以凍字押者乎。又如明妃移歸。人却使子規字不得。

吹笛關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榆散集選 文下 十九

傍關山幾處明。詩家用上二字者至今引以爲例。然風月二字首並見。則後風飄月傍讀亦易覺。不如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之輕妙渾然乍讀之初不覺連用。山樹字也。千參天之杪想百重泉于百重泉知一夜雨。則所謂千山杜鵑者。政響于夜雨之後。百重泉之間耳。妙處豈復盡師之所能到。前身畫師故是贊公。房側塞被徑花。注從未及。法顯西域記云。爾時天人側塞空中。招魂篇。皋蘭被徑。信乎杜無一字無本。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從來許者解者俱失之。吾與亂離。片瓦立錫。皆無矣。而所至如歸。蓋賴朋友之惠。自屋自

穀而外如坐具卧具飲食炊汲凡百所用無一不出于友朋者。每念欲歸則凡百俱無以是。始知老杜之解而歎吾朋友之多厚也。承平時讀者何足以知之。

詩書遂牆壁。頃日詩書求牆壁而不可得矣。奴僕且旌旄。故有憤激至于出仕者不讀詩史。豈識春秋。至行在夜深殿突兀。突兀二字妙甚。潤地暗天。金碧俱隱。乍見高大。從目知其爲殿耳。曉忽得此語。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塲。將卒驕情。糜費後態。言內具之。醉客沾鸚鵡。杯也。佳人指鳳皇。釵也。墮珥遺簪之意。舊注謂鸚鵡自負能賦。又謂引禰衡事。鳳皇譽坐客奇瑞。又謂榆散集選 文下 二十

疑用蕭史弄玉事。俱可笑。南榮子曰。詩有索解卽非者。如渭水自臨秦塞曲。黃河自統漢宮斜。秦塞漢宮何等冠冕。曲對斜景象恰合。如注引宮人斜。便不成話矣。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遠字飄忽。靈迴情景俱出。俗本改爲源上。風味索然。立春雨見于本草。謂立春節以後三日內之雨。男子婦人各服一杯。宜子雖三皇書也。而以注杜詩之濛濛立春雨。謂其有本。却可笑。立春日進生菜。是唐典故也。乃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生字粘上細字。如盤生。瘦生之解。方有致。豈必按典故乎。

國朝徐世溥撰世溥有夏小正解已著錄是集前有
熊人霖序稱僅存十之一蓋選本也中間諸葛武
侯無成論一篇謂諸葛之出師卽周公居東之志
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
言酖之也又云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
又云諸葛若久留在蜀必有不利孺子之譏又云
昭烈之有是言則亮勸攻劉璋之言有以致之一
事之不仁百行忠厚不足以蓋之亮始教備殺璋
以取蜀卒也致備疑其圖禪以終身云云其持論
殊爲偏激昭烈君臣之契光明磊落爲三代以後
所僅有永安託孤之言亦出至誠陳壽於昭烈傳
中已極論之卽後主之於諸葛始終尊信亦未嘗
有毫髮之間言何得因卿可自取一語而遂謂其
有所疑忌乎至諸葛勸昭烈取蜀則自三顧隆中
時已定其計而昭烈卒用其策以少延漢緒若如
所論則昭烈生平與諸葛周旋者皆日在猜嫌疑
忌之中雖魏主獻之於司馬懿尙不忍出此而謂

魚水相合者若是哉文人好爲翻案之說殊非論
古之正軌王士禎居易錄極斥其妄固非太過矣

說詩堂集二十卷

〔清〕諸匡鼎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橘苑詩鈔

十一卷》提要

序

諸子虎男西陵名士余心儀久矣嗣移節浙中適虎男遨遊赤城歲暮廼一歸歸又守其經經之志不肯來一見余每以未得覲面爲悵悵旣而自思其人固不易見得其詩古文讀之亦可慰數十年之嚮慕而西湖諸名士咸謂虎男少所作已刻者俱燬于火今所存止有抄本耳余聞之悵悵

說詩堂集

一

爲尤甚歲戊辰課士三浙書院拔諸生璧發爲前茅詢之則虎男令嗣余不勝狂喜亟索虎男所作詩古文抄本撥冗讀之再三不倦而始嘆虎男之才爲不可及也夫工于文者音調未必精長于律者散行未必富卽古來李杜曾王諸大家亦祇專精一途故其詩文足以傳世而行遠今虎男學問淹博衆體兼美文則媲美歐陽詩則

追蹤老杜詩餘尺牘則與周柳蘓黃頡頏
上下卽日記小品亦簡潔峭拔無一時下
蔥弱語夫以如是之才天獨靳以一遇使
之饑驅奔走僅僅供王侯大人書記之選
此弁州文章九命之說所以嘆息痛恨于
天之阨才也然虎男才益高品益峻卽如
余雖浮沉宦途頗非俗吏可比而虎男必
欲以澹臺滅明自厲沾沾于非公不至之
說詩堂集 二

康熙戊辰修禊日宛平金鉉拜譔



叙
壬辰歲余初至湖上僅信宿而去乙巳歲再過值嚴
冬避寒古寺中尋發浙東之棹湖山之勝惟領畧大
意而交遊文字之樂則杳然絕響逮今辛亥又六年
矣始識駿虎男虎男兩君子把臂同遊古道照顏色乃
暢讀虎男此集文章出入八家詩歌居然唐音至于
小品小令無不畢美噫嘻二十年來余得三過錢唐
始讀虎男之集定人外之交而湖山毓秀東南人文
之盛余所未見者正無窮也亦以見勝遇之難而虎
男金石之言是且公諸天下不可徒珍於秘笈耳
永城同學弟練貞吉拜譔

說詩堂集 三

三



序

楠越人嘗讀越絕書慕種蠡及諸稽郢之爲人其艱
難君國殫精竭思蓋皆王佐材而種不獲終蠡不返
國獨稽郢則始終顯於越顧其文詞不概見僅于使
吳行成兩覩其言論其言婉而多風卑而不屈余嘗
望古遙集恒有生不同時之想及訪其遺裔則駿男
虎男兩先生固卓卓武林人望也比余設教來仁駿
男時已謝世不及交所交者蓋虎男當晚年退息之
餘時或過齋一把臂與予言最契合其文章經濟實
本晁董故即以兵緒餘佐當代名公鉅卿自州縣以
上及督撫每多所裨益蓋以其所不得自爲發越者
借以自據其尺抱間亦發爲詩歌則溫厚和平之意
溢于言表所選今文篇甚夥其長短二集尤爲後學
津梁余嘗恨相見之晚旣而攷其世系則醴泉芝艸
根源固自不凡也余忝辱仁學幾廿載而一時俊髦
相識亦何止千百然大率皆工于制藝閉戶呻吟不
能籌人家國夫身不歷名山大川而志意復消沮于
美衣鮮食則所造必不工且夫虎男有腐遷之涉歷
少陵之窮愁由是而發爲文章衍爲經濟宜其工且
大也今所睹者虎男遺集矣虎男於辛卯歲已捐館
其令嗣璉貞復能克昌厥緒爲士林推重今梓其尊
人詩文集爲二十卷行且鐫其全稿以傳世行遠則

虎男固可不朽而璉貞亦將善繼善述以鳴國家之
盛余忝生同越生平旣慨慕諸稽郢之爲人又何敢
不于越絕書後爲虎男更增一則也

山陰弟姚若楠拜撰



龍詩堂集

五

序

說詩堂集者錢唐諸橘叟先生之譔著也先生武林世胃幼稟父兄之訓耳濡目染早歲即名動公卿間自壯迄老遊履所至王公貴人咸賓禮爲上客著書等身未嘗高自什置見之者如坐春風如飲醇酒憶某爲童子時每侍先君子聆先生緒論間有答問先生曰爲小友時先生僑居北墅相距纔二里許因得時相過從逮年十五六受詩于張秦亭夫子秦亭固先生之表叔也某因手寫所學爲詩以質先生先生輒獎借不置口閱二年先君子見背先生方應四方當軸者之徵禮維幣聘無虛日某亦以食貧授經里

說詩堂集

卷七

六

中不相見者忽忽踰二十年庚辰館竹竿巷之顧氏去先生居密邇允生甫自粵歸亟趨訊起居見則大喜執手迎勞且曰歲月如馳不謂別來至今君鬢未絲而余髮已種種矣先生意頗倦游方操選書以問世會某有薊門之役又復睽隔既而轉客東郡然每歸必肅候先生先生殷殷世講之誼未嘗以久暫岐視曾幾何時而先生竟謝棄塵世回思西陵當全盛時前輩林立某生也晚雖獲奉教二三君子然期望之深最屬之切未有踰先生者先生有才子三人璉貞漢珩魯璜分屬契家昆弟所憾南北旅游未及謀面首春四日尋璉貞過訪出說詩堂集見示曰此先

人之手澤也先人一生精力萃于述作余懼日久散佚哀爲一集授梓五年而始克告成願吾子序其篇端某自問樛昧無識何敢序先生之集堅謝再四而璉貞諄諄見屬不敢以不文辭既受讀卒業爲正其點畫之譌脫者若干字慨然歎曰文如先生信可稱作者而無愧矣乎蓋先生夙負經世才未克大展厥用而以其所蘊畜者形爲著述故其崇論閎議長篇短什皆足以裨民彛扶世教有體有用不求工而無不工此古人之文非今世之文也至于詩律則規摹三唐詞格則錯采兩宋尺牘雜著要皆風流名雋無一苟作譬若垂和之珠夜光之璧觀其光采靡弗欽

說詩堂集

卷七

七

爲異寶當世文章鉅工固已交口頌慕稱無異辭曾聞劣如某而欲重喙以當褒美適見其陋已璉貞積數年之勤慎重蒐輯壽諸梓以永其傳仁人孝子之用心誠有度越恒情者顧獨念曩日追從音容笑語髣髴如昨茲得捧讀遺文挂名末簡轉歎向老無成欲求父執輩行如先生者之是正而邈不可得能無掩卷太息而重深今昔之感也哉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人日同學姪趙沈璉拜手書



錢唐諸虎男先生傳

余年十七八時負笈入虎林從康侯陳夫子遊凡父執世好先達耆舊以及知名士慮無不得望見顏色者而兩諸先生文名振一時予猶憶曾一再晤常讀今世說心猶儀之則諸駿男先生所輯也駿男先生弟爲虎男先生虎男先生長子璧發字璉貞爲亡友陳叔懷壻叔懷嗣子念弘則予壻也先生以疾終於康熙辛卯之十一月行將葬先生而璉貞昆弟以姻好故持行畧屬予爲先生傳予既瞻且無稱于時其何以表揚先生意勿敢辭且先生文章行業昭昭在人耳目第紀其貧無庸誇飾爲也乃序次先生之行

說詩堂集

卷八

事以見典型之禾遠云先生諱匡鼎字虎男杭州錢唐人也昔春秋六諸稽郢有大功于越其後散處吳越間爲望姓而杭之有諸則自徵仕公始于是科第前後相望稱虎林甲族先生祖諱時寶字伯茂當明萬曆末以文學著名動公卿慨然有經世之志及魏忠賢擅政禍流縉紳乃絕意仕進是時董思白陳眉公文徵明輩爲人士所宗仰伯茂公前後遊其間相欵洽甚惟事詩酒往還遂泉石以終老父諱元振字麟倩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馳聲寶序中視科甲拾芥耳未幾值明末國初兵燹頻仍娶夫人程氏前卒已育駿男虎男兩先生母張太君故無恙亂離日迫

說詩堂集

卷九

麟倩公乃棄諸生奉母攜家避地山居提挈老幼周旋兵革間竭蹶奉甘旨未嘗一日闕也其歿也同里吳志伊毛稚黃私謚之曰孝節云先生生有至性七歲程太君卒哀毀骨立族屬見者無不爲之泣下塵情公當國朝大定僅乃得寧居然憊甚未幾張太君廢倚公相繼歿生計日益落先生身居苦塊幾於減性周身周櫛必誠必信而貧困拮据手口卒瘁焦勞殆不可名狀益憊甚然先生故不屑屑介意先生自幼入鄉塾卽好學雖在流離奔竄蓋咕嗶唔未嘗去口至于諱禮之暇卽襲衾不給而遺經藏書未嘗一日離手內是文名以日起雖先達名流未能或之先也先是明末文社繁興分門別戶各欲得名士以爲榮而浙中則正雅尤盛順治中禁令未設時先生故後進然人士會集無不以先生在坐爲快也遂爲正雅巨擘而耆舊如陳際叔柴虎臣毛稚黃陸麗京沈去矜及先達如關六鍵嚴顯亭丁荊園徐敬菴諸先生皆引爲亡年友若嚴獲菴邵戒山諸先生皆爲莫逆交四方名流來遊虎林者無不爭先投刺而先生家稍完性好客雞黍之設無間晨夕尊酒論文湖山倡和蓋趾相錯也先生少卽工於詩時孝廉江公子九爲尚書文昭公孫年少中乙科目空一世偶命先生賦瑞蘭詩援筆立就江公大加歎賞乃以女

字先生番禺屈翁山詩名重海內自以青蓮後身一見先生詩馳書曰一片羅浮月足下分其多半矣同里陳伯倩先生偕其弟康侯夫子高尚勿起然自盤下以及四方慮無不知有二陳先生者與先生家世道誼相合又以文章才學相懽也伯倩先生卒康侯夫子乃以伯倩先生孫女字先生子璉貞焉其爲名流所推尚如此先生既博學善古文辭且練習時事屢遊京華顧數奇不偶而名日益著凡慕先生者爭以幣聘由是始爲富春令牛潛子幕客相得甚而湖北撫軍王如張公亦遣官迎致楚中而駿男先生亦以才名遊四方先在張公幕先生抵楚而駿男先生

說詩堂集

首卷

十

已病亟數日即歿先生即扶柩歸張公固留之勿顧也曰吾兄千里孤魂忍以骸骨付之僮僕耶後應太守鮑重光聘遊天雄又應邑令甘左之聘遊黃巖又應郡司馬陳梓湘聘遊桂林又應大叅張勳伯聘遊武昌最後應江蘇撫軍于萊公聘先生遊跡半宇內矣凡過名山勝地前賢往蹟憑弔登臨率多題咏稿幾等身然不自愛惜多散佚或乞之先生以自爲名輒毀其稿不欲令人知也先生生平無所好惟嗜讀書逮老猶不倦年且七十餘手一編不釋筆筆若不及焉每返里凡素交好友遇吉凶事必親赴問慰未常以盛衰存沒易心人或以急求先生慮無不應者

或負之置勿校卽更有所求仍應之如初人以是慙先生皆謂先生盛德長者先生性寬和坦中無城府未常有疾言厲色卽下至臧獲待之怡然有過率謏論之未嘗加咎責也尤不肯面拆人亦未常與人競嘗赴友人讌集有狂生冒他人家世以自炫矢口無忤容且傲慢無禮坐中皆不平先生曰渠自無禮耳與爾我何與而顧形諸顏色乎人以是服先生雅量焉邵戒山先生卒先生往哭之曰生平老友盡矣以辛卯十月葬先生又往送之郊嘆曰嗚呼邵君已矣予且行自念也永幾屬疾遂不起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橘苑文抄橘苑詩抄且看齋尺牘茗柯詞楚遊日

說詩堂集

首卷

十一

紀橘譜共若干卷有今文短篇今文大篇二選已問世今文駢體尚宿枕中先生遵先人志淡然于功名雖一遊太學授州司馬非其志也子三長璧發仁和諸生文名藉甚有應世才遊于四方能大其家次璧發字漢珩璽發字魯璜皆能世其業章子曰嘗聞先生母程太君夢虎入室既而誕先生太君曰吾聞履九五之占曰大人虎變象曰其文炳也吾子其大吾家且將以文名世耶今觀先生生平噫夢信矣先生從麟倩公山時偕鄰兒戲山麓虎自先生背躍出攫隣兒去而先生端坐如故顧不覺裁性頗愛橘及遊楚乃曰吾得似江洲課子頭木奴

坐臥其間若榻中老人足矣號榻叟寄志也余常謂
世人慮無不作好傳顧其人無足傳者奚取焉若先
生文章行誼詎不足以千秋耶
康熙壬辰孟夏中澣古晉年家眷世同學教弟章士
玠拜撰



說詩堂集 首卷

七

諸先生先生像



說詩堂集 首卷

七

先生鸞龍姿軼氣橫九州所向不得意慷慨還林丘
方其作賦時下筆凌王侯以茲薄軒冕踞坐還科頭
我來同巷居相對忘春秋一任道路間磔礫驅馬牛
高松駕危石一榻長相留仰矚三人雲俯睇萬里流
西河弟毛奇齡具藁



右先君子小像乃雲間朱起麟筆先君子岍然玉
立左目重瞳與人接談終日不倦雖尋常論說嘗
有剴闢驚人語嬉笑怒罵俱成文章不讀東坡居
士也少與謝仙臞先生善畫像頗多癸丑鄰火盡

已失之後所畫俱不甚肖相似者只此一圖耳因
托高手細加描摹敬刊集首并刻西河毛太史題
古風一篇蓋先君子老年寓竹竿巷杜門謝絕
應止與毛先生洽比往還晨夕無間故題跋雖富
他不並載承先志也

男璧發璫貞敬識

橘苑文抄序

作文有三難曰法曰理曰氣不執于法則局陣紛雜
或前後互異或呼應不靈可以自信乎必一篇之中
意義融洽無相矛盾斯奇正並生變幻而不失其正
乃所謂法也吾嘗持此以衡文百不得一焉法備矣
而理有未當則議論舛錯可以行世乎必會通乎經
史及唐宋諸大家綜攬一貫彼此不相扞格乃所謂
理也吾嘗持此以衡文萬千不得一焉理明矣而氣
未充則多時下荏弱之病可以傳世乎必養之以持
久俟之以歲月廣搜博覽而又不致有躐等欲速之
心使浩乎沛然者汨汨然而來乃所謂氣也吾嘗持
此以衡文千載而上千載而下祇此數人焉蓋法與
理固難而養氣爲尤難哉錢唐諸子虎男具雋偉之
才家阮亭亟稱之余來西湖遇虎男於稚黃坐中各
道傾慕之意彼此相得甚懽因出所著橘苑文抄示
余余讀之嘆曰是真虎男之文乎夫何難夫何難宜
乎家阮亭之稱譽不置也虎男以世家子生名勝之
地于書無所不讀又日與其鄉之賢士大夫盤桓于
兩峯六橋之間所見既廣所積日富故其行文如錢
江之濤奔躍驚駭如黃山之雲倏忽變化不獨理與
法兼美而養氣之功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夫虎男
年方少卽能文如此他日干霄直上置身于天祿石

渠間挾其所長著爲鴻文巨章必更有可以傳世而行遠者其所爲文當不止此哉而余攜虎男斯編藏諸行篋旋里之日以示家阮亭亦可謂虛往而實歸矣輟里年家眷同學弟王士祿拜譔



說詩堂集 櫛苑文抄序

二

櫛苑文抄序

壬子律中無射之月吳山木落明湖草衰王子之歸思淒其大夫之賦材劉亮而莫往莫來衛妾有終風之詠誰聽誰和韓子有東野之書謂之何哉條其歡矣錢唐諸子虎男定交于僕三年所居在今豐樂橋東畔爲古櫛苑地距僕寺寓數弓耳久不相見怒如調餽頭歸自富春過僕並示以櫛苑文抄屬爲之敘開卷卽得登高一篇不能不悄然心動也僕本羈旅情不怡于登高君何材之壯偉而詞之婉縟乎昔王福峙三子勗勗勃皆有時名而勃登高詩至今讀之堪爲隕涕賤子兄弟亦三人雖才謝烏衣而情同棣

說詩堂集 櫛苑文抄序

三

鄂十年以來兩弟後先俱逝惟僕在耳今觀虎男是文一篇之中山川麗綺英彥雲集又家本鄉土交盡比隣西園飛蓋豈無零雨之思東觀徵文亦有喻風之歎比龍山則真率視應臺爲斐壘傳諸後代猶恨不同時而况僕生當其世拊窮髮之繁霜啣清觴以問影其爲寤歎曷可勝言嗟乎文章之感人如此若乃撫大行之遺言一彈再鼓伊人如在送都諫之還朝依忠教孝要言不煩凡櫛苑之文羽翼倫常勿爲苟作不盡于此二篇僕所見特序一卷迫行速遂書此以復于虎男是月望前三日鬱岡張芳敬譔



錢唐諸匡鼎虎男謨

復命賦

太原馬公見五來督北樞差滿還朝一時士大夫各有篇什泉幕羅隨園來徵予文深慚下里聊著斯賦以頌公焉

維癸亥之孟冬兮奉 丹詔之煌煌迺復 命于九重兮慶驛路之翱翔耀雙旌於周道兮策駟馬於鳳凰辭兩浙而言邁兮欣稅駕乎朔方爾乃冬日嚴寒北風騷屑江雲凍結海烟飛雪羣隼凌厲烏鵲警節佩紱垂綸叩 恩赴國於是商賈扶杖而攀轅士民

說詩堂集 補說文抄卷一

牽裾而未歎望翥旗之族族兮擁車騎之嘽嘽視浮雲之互逾兮杳鴻雁之難攀堂留秋官之筆兮庭題白雲之翰若夫出北關過橋李眺虎丘渡揚子涉黃河登闕里高步金臺回睇浙汜仰答 罷錫之殊恩日近天顏而色喜

鄞州韓二尹錫汝來丞黃巖下車以來政成治洽偶於官署構書齋一椽題曰哦松予過其齋爰抽毫以爲之賦

伊彼丹崖斗女攸分山聳委羽崢嶸困控三江接八閩氛氤氳律霞駁綺紛迺有昌黎後裔來佐茲邑春秋郊行生物蕃錫士女謳歌烏獸翔翮騰彼荒署廣不盈丈爰構幽齋清池之上松高千尺翠蔭羅幌樂與素心奇文欣賞爾其優游暇豫退食自公清琴撫几野鶴巢松青針乍長紫薜初蝕節帶霜皴膏隨露滴上凌碧漢下薄清溪崇柯羃歷曲榦低迷喜耿

說詩堂集 補說文抄卷一

二

日之成葢每牽雲而作衣於是客歎亭亭人歌鬱鬱疑歲久以成鱗儼人長而蟠伏既而風高暗撫霜降閒吟沸半簷之天籟落滿徑之清陰崑如虎豹之姿歛作蛟龍之吼或指弘景院中或訝孫綽屋後有客披襟而過憑軒而玩登斯齋也聊盤桓而撫松若有人兮且吟哦以濡翰

同學王子丹麓學負通儒其行長者也雍容自守
秉志堅貞性愛古松因自號松溪主人謝彬先生
爲王子繪聽松圖并寫其照而勒之石四方名士
無不聞風交頌予因爲之賦

昔少文之圖五嶽兮爲一室之臥遊今王子之寫聽
松兮愛清風之颼颼終朝獨坐泉石兮恍游溪其盈
耳玄鶴欲入廊下兮白雲無心而生几伊王子之思
母氏兮感孝思而圖看效山濤之手植兮思方儲之
棲鸞抑將爲棟梁之用兮同辛旻之十丈或李泌之
養和兮欣陶弘之聲響松溪主人答曰不然與公高
麗詩堂集 橋苑文抄卷一 三
尚齋前盤桓鄭薰虎士號居隱巖亭亭落落鬱鬱九
九予將老此著述末年於是四明妙手仙臞謝彬既
寫君貌復繪君情吾徒對此儼然促膝丹麓在焉呼
之或出非不楚楚可憐兮復森森之勁挺彷彿乎登
徂徠之山兮徜徉於嵩嶽之頂

楚撫署中來青軒有竹數竿乃予先大兄駿男手
植大兄墓有宿草而斯竹儼然成林昔人所謂物
在人亡無見期也感歎嗚咽遂爲賦焉

念篁篠之脩脩兮迺予兄之手植既凌霄以冲天兮
何虛中而圓質上歲蕤而防露兮下嫵媚而森華伊
開花而紫色兮復離離而翠實曾擅美于東南兮又
遺種乎楚北匹淇園之漪漪兮夾渭川之簞簞或產
瀟湘之濱兮亦生雲夢之陌一竿兩竿扶疎兮千枝
萬枝相射當春日之菁蔥兮歷冬霜而嫋嫋風鏗鏘
而秋聲兮雲飄飄而夏碧抽雉頭而怒號兮披鳳尾
麗詩堂集 橋苑文抄卷一 四
之絡繹悠揚如簫管之奏鳳鳴兮縹緲似鸞鷟之來
棲集恍爲竹中之高士兮且冠皮而巾幅何可一日
無此君兮來蓮華幕下而結宅敢追晉代之七賢兮
還慕夫唐時之六逸聊放歌於其間兮激清音而按
律昔孟宗痛母之早逝兮孝思格而笋冬出今予傷
兄之儀音不可見兮對檀欒而空悲手澤因簞簞而
感歎兮遠陳詞而嗚咽

柳賦

黃巖官署幕府之庭楊柳毵毵垂條東楹拂乎綠
波揚乎青蘋葉帶露以生妍樹含烟而增斐使君
顧之翩然以喜錢唐諸子爲之賦曰

丹崖署裏介石堂前寒食東風之節清明細雨之天
覽柔條之浥露瞻嫩葉之流烟樹無雨而欲滴枝因
風而漸連試蠻腰而還怯刷蛾黛而爭妍閭輕颺於
碧玉飄弱態於麗娟紫香思而欲舞拂瘦影而自憐
爾乃殘月初斜曉風微颺淡拂香軒輕籠步障繁行
子之玉驄垂麗姬之錦舫乳燕翻而載翔雛鶯嬌而
未唱榮塵集羽影三眠却月橫烟眉十樣於是粧臺
龍詩堂集 歸元文抄卷一 五

碧映綺閣青排光搖西幌翠覆空階盼青青於遠道
傷裊裊於天涯感登樓之少婦悲掩扇之宮娃各攀
芳而集恨咸攬絮而縈懷又若涼颺流金露華耀玉
葉老飄黃枝枯褪綠雜孤蓬以並飛繁浮萍而難屬
絲渺渺以斷魂花紛紛而動矚撲訶陵之酒卮鼓揚
白之妙曲齊別緒之短長驚離愁之斷續若夫秀質
婆娑輕絲流亂韓郎有青青之詩王子有濯濯之讚
江亭則勞勞傷心漢渾則依依歎彭澤之高節五
株虞城之清風三輔向葉底而編經擬林間而學鉅
縮翠帶而未成染藍衣而欲換莫不想清韻於躋攀
憶奇踪於把玩使君愛風流進變卮名同寅唱柳枝

歌曰青青柳葉綠
起暮春千條萬縷兮似笑如顰座客援筆以屬和兮
予爲之吹笛於江津

歸元文抄卷一

采重重之翠葉綠成林而抽枝映綠天之鮮紫裁月
輪而揚輝若夫日次北陸星居娉女炎曦銷鑠莫有
安處於是王孫公子競相動搖涼風却暑常以逍遙
擬比翼而徐轉並同心而盤桓臥北窓以自適拂塵
埃而往還

予世兄張十勤伯年少篤行博覽群書善作詞賦
翩翩佳公子也凝翠齋前手植盆荷或一莖四花
或並頭一帶予玩而奇之勤伯乞予爲賦予學愧
子雲才慚枚叟第愛蓮心切勉握管爲頌不計詞
之工拙也

原夫百卉之敷英茂兮予獨異乎芙蓉旣雙幹以凌
波兮復交輝乎盆中伊美人之蘭芷兮得陽池之佳
耦喜並頭之稱瑞兮因相愛而爲友皎兮若夜光之
齊在玄岫晃兮如初日之共映東方華山之蓮十丈
兮重泉之藕千常雙影紅兮分奪文君之色艷兩心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一 入

相合兮穿碧玉之衣裳或曰澤芝亦名方岑在秦始
之年兮報駢花之灼灼暨元嘉之歲兮慶聯榦之亭
亭與觀一莖同心兮開元曾稱乎瑞大神龍獨枝合
歡兮宗元亦爲之表賀戲錦鱗於紫葍兮濯繡羽于
紅葩製菱荷以爲衣兮孰是花之修姱瓜共蒂兮藕
連理斯並頭兮誰並美爾乃金風當夕醺酒有翁鴛
翩翩其嘆空月皎皎其入室燈熒熒其高張影雙雙
其塊軋美紅蕖之並房兮偉菡萏之特奇翳張子之
終朝觀覽兮若坐玉帳而遊柳池于焉明皇解語于
其側閔尹乘船於其處王母騎鸞而下來靈運遠公
之徒願結社而不忍去復系以歌歌曰田田兮蓮房

觀觀兮藉香花開一蒂兮並頭雙雙欲採擷兮製爲
裳飲君筒兮醉瓊漿予爲之賦兮傳千載而焜煌

說詩堂集 橋苑文抄卷一

九

秋江別友賦

張子个臣就姻于黃邑官署秋杪還西江與予分
袂於丹崖之南門浮橋黯然言別因爲之賦

三江浪激百步沙紛赤城霞起華頂日曛信對此之
易感況臨風而別君爾乃玉露降寒金梧盡脫蟬寂
林端雁橫天末初芳淑之將離繫飛軒之叱撥魂隨
波而數遷腸因峯而半割黯幽緒之綿綿動勞心之
怛怛有客攬袂下筆千言文擬平子之賦身來委羽
之山昔賞奇于鄂渚今聯句於海天羨龍文兮駒齒
真玉潤兮珠圓睠白雲兮頻瞻望攀柳條兮忽思還
於是歌驪曲集離筵誅秋風之句唱南浦之篇惜知
說詩堂集 橋苑文抄卷一

十

已兮遠別問後會兮何年重日秋色滿空兮江流浩
浩歸去曹山兮高堂獻棗安得隨黃鵠以高騫兮與
君屬和于羅漢峯之別島

雲霞賦

峯泖主人作雲霞詩四首疊和至一十六首友人
筆岩荔村屬和其韻皆首首纖新字字艷麗雜之
溫李集中不復可辨稽邛後裔橘中耆叟三復朗
吟興不可遏遂搢翰而成斯賦

原惟雲根起于泰山霞氣蒸于赤水崑崗有五色之
形瓊室有九光之美耀燭日之文章燦麗天之錦綺
其爲狀也軒軒馥馥郁郁紛紛無心出岫有意被矚
髣髴乎若神龍躍彩而蹙鱗紋葳蕤乎若威鳳刷翼
而翔紫氛凌貝闕珠旗而衍曼兮襟金翹玉葉于雕
雲丹房開而龍從澎濤兮赤城迴而光氣氤氲於是
說詩堂集 橘苑文抄卷一

十一

星采微溼日輪半起初浴海而澄鮮旋排空而彌迤
乍出兮疑銀河漱灑以逾光盤困兮恍金霧閃爍而
未委少進兮訝玉女投壺而含笑灼礪碑而不止延
亘兮似美人化虹而蜨蜨錯青黃而不能窮其理爾
乃涵夕陽以隨飛映啓明而報曙夢陽臺而爲朝壓
扶桑而宜雨倒影秋波則鸞錦之濯于江姬騰彩春
鸞則月梭之裁於織女隨景序而幻形又何能以脩
舉若夫天半橫朱島中凝翠羽客駕而徜徉山人乘
而游戲獻龍膏而載浮騷鶴翎其如寄方朔之臺上
初升王母之觴中正賦或一片而成香或多餐而致
醉古蹟異於傳聞今耳目之攸值

蓴賦

粵西湖之佳產洵莫美于茲蓴隨微波而蕩漾似釵
莖之初榮美凝脂之滑澤恍欲浮而欲沉爾乃命舟
子駕輕舸于以采過段橋撥清流而薄摘翻碧浪而
輕挑奚野芹之能匹實季應之可招于是薦之樽俎
將以玉匕和之薑桂調以鹽豉甘襲齒牙芬生盤几
既適口而宜時頗寧神而爽氣安得不千里而思歸
望江東以誇美

說詩堂集 橘苑文抄卷一

十二

壽母賦者爲洪母錢夫人四十作也夫人爲名家女作嬪於洪氏洪爲吾杭望族生子三人皆聲名籍籍鼎辱與夫人長嗣昇稱文章交故於夫人設祝敬爲之賦以揚厥閭德焉

粵元黃之既判兮惟陰陽以爲始終男以正位乎外兮女以正位乎閨中故觀型必于鴻汭兮關雎肇起乎國風雖王化之權輿兮實家人之咸同惟夫人之未笄兮幼卽號乎女宗禮數嫻於內則兮詩不愧乎肅雝守女箴之婉婉兮習班誡之德容既作嬪於洪崖兮衆交美乎郝鍾晨則傲於雞鳴兮暮尚纂乎女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一

七

紅奉榛栗於堂上兮洵必謹而必恭爰相夫子以敬業兮何負樂羊之高蹤見遺孩於道路兮親鞠育而靡窮憫傭工之鬻妻兮予金錢而復從乃生三子實獲麒麟階庭惟生乎玉樹家學不愧乎龍門旣九熊而教子復含節而弄孫客來則解其雜佩親至則指彼廩困惠餘光於東壁安束蘊於西隣斯則孟光之所以將敬而湛母之所以深仁者也時維中秋律中南呂桂叢馥乎階除兮鴻雋來乎雲侶何秋月之晶潔兮露泠泠其清渭旣華堂之履錯兮杲恩交乎蘭炬日壽母之設祝兮群交獻乎桂醕茲時也或奏雲璈之笙或命雙成之舞或沉碧藕於綏山或擷金丸

於瑤圃將以比遐齡於西王樂芳樽於鸞鵲於是衆賓肅然爰舉春酒踈星在櫺圓月掛柳丹桂森森萬福脩有啓厥家聲聿惟母壽鼎也不才旣賦詞畢又復作歌歌曰明月皎兮映河秋雲麗兮女蘿丹桂發兮舞雩僊介流觴兮顏未皤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吳江雙節婦傳序

余閱無錫朱裏所作吳江雙節婦傳三復讀之不知涕之無從也而爲之序曰嗟乎古女子之以節見者形管所載多矣要如許氏姊妹矢志雙守以享遐齡而全其節者此自古所難焉節婦者吳江石里邨人長爲張文達妻而次適周志達纔九月耳文達家貧長從十指刺繡至丙夜不休聊以資生以故得無凍餒憂會王師下吳江文達在南軍被執死之志達往偵之亦被執令薙髮不從亦死之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姊妹相與號泣尋屍值溽暑積屍糜爛城下遍覓七日不可辨乃已長獨居其兄弟欲偕以往泣曰吾以未亡人有先夫之敝廬在以死守之可也卒不往次則朝夕嗚咽而不哭終喪三年姑視其貌目瘳疑而欲嫁之泣曰婦之不哭節哀將代夫子以事姑耳豈有他念姑感泣賴膳養者七年及姑病當彌留之際執節婦手曰汝之志我知之矣我死汝依姊而居此不可居也于是以家資悉畀之應受者遂依姊而廬焉棲一斗室各奉其夫木主種租田以自食斷腥血味朝夕持呪唄有老尼勸爲其弟子長曰婦人之髮不可薙也次日焉有夫子不薙髮死我忍

薙髮乎哉至於今五十餘年矣於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宛平王相國聞之題其間曰姊妹雙節而紅蘭主人等倡和吳江雙節婦詩數百餘首傳世則雙節之梗概方將歷千古而不朽直與日月同光矣余先君子同懷姊妹三人亦皆青年守節壽俱耄耋至今浙江通志所載諸氏三節婦者是也因序雙節婦傳併附及之俾史氏之表揚風節者得以采焉

送嚴顯亭都諫召補禮垣仍候內閣序

辛亥八月朔嚴顯亭先生奉 命召補禮垣行李將發同人各賦詩文祖道北門外余從富春歸亦把酒一卮以送先生而爲之序曰臣道與子道一身難兼盡也而顯亭先生獨兩得之何也我 皇上登極之二年先生身歷吏戶兵刑四垣奉 命特簡京卿當是時先生爲諫諍之臣每一疏奏 天子色動在朝之公卿大臣以及天下之縉紳賢士無不稱先生之忠言至行如此至於章奏輟行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雖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輩復出無以過之先生既受 命卽奉母太夫人還里當春花秋月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二

三

之時雪霽風清之候白髮板輿斑衣戲舞東苑臯闔真不減洛溪蒙山矣余以葭莩之末嘗得登先生之堂把酒談心著文賦詩之暇見先生論天下利弊之所起人心風俗之所趨兵農禮樂刑政之所治無不抵掌熟論精確然則先生閒居承歡之際要皆時時不忘 朝廷任屬之意也今先生於人子之禮孝道脩至政在候補京卿未赴 闕也而 除書獨下復以禮科給事中起用先生乃應 命而起其在故鄉平日爲 國爲民之心一旦委寄出爲天下蒼生之望所謂事君之日長章奏之能言自當與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輩共稱不朽也余自癸卯至今受

先生之教育者八年於茲矣邇雖讀書富春不得嘗聆先生之訓型然時得傍君家客星如獲侍先生爲噫古來臣道子道之兼盡而忠孝之得以兩全者其惟先生與其惟先生與于其行也因爲序以贈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二

四

父母有善行必得賢子孫以表彰之而賢子孫之克繼又必藉賢父母以光大之此余讀末思錄傳序銘表贊誄詩辭而深歎敬一韓君之能闡揚其先世也韓氏家世洪洞自濟南公僑居天津值敬一君出宰福山下車以來飲水茹蕖一遵庭訓福山人喜曰真吾公也越二年君迎封翁暨洪太君之邑黃童白叟懽迎于道又喜曰真吾公之父母也未幾封翁與太君還天津濟南公曰吾祖籍洪洞有先人之廬舍在吾其歸與道次曲陽公卒翁獨從行拮据旅邸凡耐于棺者必誠必信扶輿歸塋母亢安人在張灣值京說詩堂集 續苑文抄卷二 五

師闖賊叛遂及于難洪太君在天津聞變即改男子裝上馬率僮婢若干人疾馳護其家至則亢安人抱重傷門以內死者十八人矣洪太君慟哭累瞻侍藥目不交睫者若干日無何亢安人卒含殮附身誠信有加克如禮制可謂孝矣復獲左契一篋于灰燼中鐫而藏之待伯氏至出以歸伯氏泣而拜曰吾家搢筴得無廢業者太君之力也夫封翁廼濟南公季子也與伯氏異母伯氏與母衛安人俱留洪洞封翁母亢安人亢以素封名里中初安人來歸資遺加盛奩金萬餘濟南公曰季亢所出也金必歸季後封翁與洪太君咸以金歸伯氏有賈豎素怨伯氏者訟伯

氏數其弟封翁曰我國以讓吾兄故何爲者由是語者大誦嗚呼縱觀天下爲聖賢爲豪傑者且千百輩而欲于其中求一人焉如封翁偕太君讓金子伯氏實史冊所僅見此與讓國讓天下之心一也可不謂難焉詩曰末言孝思孝思維則封翁之善行化于其鄉者多矣余獨舉封翁讓金一事以風示天下可以表當時而垂後世維願韓氏子子孫孫末思祖父于勿替故不辭而爲之序云

重光序

辛亥八月八日余自富春還里門因過季君孚公之官署孚公見余忽泫泫淚下蓋以尊公念生先生目雙眚也遂言決意請憲乞休歸侍余惻然良久慰之曰嘗觀古來天之報施仁人孝子歷歷不爽余聞君來丞錢唐先生諭曰願汝爲好官不耻汝爲小官此真仁人之言今君甫蒞任卽遇水災繼又值旱魃而君奉憲勘荒多方賑濟救活生民不下百十萬雖爲臣報國之道固然實爲子盡孝之心靡不至也先生雖目眚必有異人焉以治之君其母憂後遂別去至除夕余復還里孚公貽余札云老父目重光矣稽說詩堂集補苑文抄卷二

七

郡守爲文志喜足下可無一言乎余與表叔張祖望家兄駿男聞之爲之喜欲狂也元旦孚公招余過座上得晤張子逸園張子者方面青臙瞻視不凡其殆余之所謂異人耶爲人倜儻豪俠對余述用針開瞽時因有赤脉難以下針三復思之用週身迴旋法目得重光又述閱杜樊川集有云石公集周師達治目神醫也公集針姜洩而効周顓有赤脉師達終不下針顓目竟不得効由此觀之使公集師達至今在自當向張子而頻首矣噫此先生仁厚積德之所報而孚公誠孝感動之所致也雖曰人力實有天意焉孚公爲文紀異逸圖復爲敘事表叔家兄皆爲文稱賀

余屬在通門敢不附一言以爲慶是爲序

說詩堂集補苑文抄卷二

八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孫子無言歛隱士也十年寓廣陵歲戊戌余過竹西亭訪無言時無言往天中不得見甲辰無言來西湖過余古橋苑入坐劇談忽起字余曰吾鄉有黃山焉七十二峯頗堪依隱吾將歸而結廬於茲子其能無一言以贈我是時余方居喪不敢應辛亥客富春牛公潛子之署齋無言復至西湖兩人竟不得一把臂後余返里門同學毛稚黃王丹麓皆以無言不得余贈言爲恨已而有客來富春云自黃山至余問黃山客起而言曰君知黃山未知黃海之奇也七十二峯間有一峯拔起約數千百丈爲蓮華峯上插雲霄傍

說詩堂集 補文抄卷二

九

無附麗石片片作青芙蓉色徧峯盡白松長不過二三尺扶輪盤曲如蒼虬如蒼蓋如鬼怪鳥獸之形下視諸峯葱蒨鬱羅列似兒孫狀問嘗夜半從峯內扶草蹣跚登蓮華峯頂時東方將明頻看黃海萬頃汪洋洶湧滄涵俄而鼎湯沸揚轟烈有聲頃之忽磨盪激射峯似倒仆觀者目駭神驚踣地不敢起踰時方得定須臾日起如鏡臺初懸色比鰵脂所謂黃海者瞥焉消滅而蓮華之下千巖萬岫明荷如洗復羅列似兒孫矣余聞而嘆曰有是哉無言之欲歸隱斯地也有意也夫且山川之美吐發奇氣不聚於物則聚於人況黃山昔容成浮丘得道於此今無言有留

松閣時爲歸隱其中以日餐秀氣他日將乘雲御龍無言儼然神仙中人矣無言客廣陵十餘年不得歸余聞客述所詫特爲之序郵寄無言以促其夙駕毋徒溷跡于竹西亭畔也六月望日題

說詩堂集 補文抄卷二

十

賈君素菴來佐郡柳州不數月而郡大治官得其人治得其法其爲利也溥矣余來桂林適君值季會城因得把臂定交併讀其家刻明儒學案一書遂不禁起而歎曰君之爲政其得于趨庭之教也久矣昔柳子厚出判柳州致治休明文風遐被郡國之士子承子厚爲文者悉有法度是以韓子稱湘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今柳州屢遭兵燹文教日衰僻處南陲邈乎天末一隅至猺獠犵狫諸種聲教阻絕尤爲文治所不及被惟有閉巖巖穿荆棘老死于巒烟瘴雨中日與毒蛇怪獸跡相錯耳非若子厚之時之比

自君之蒞任也出家刻以教之使民知有道德遵其學問不特人文將來較子厚爲尤盛卽其地之山川愈益增重也何以知其然也蓋值季一官省會呼爲理事屢與按察司相爲表裏案牘如山明刑折獄非有兼人之才者不能自君理事以來開黃俊父仰之非死罪而曰此囚無死法斷種犵狫之非激變而曰由僧定知之姦淫雖使張釋之于定國復生恐亦無能踰此者矣余于是而益歎君之才有大過人者家學之淵源于斯見矣書曰學而後入政君其有焉余曩館于燕趙韓魏間嘗與魏太師貞菴申學士隨叔尚論理學二公賡賡稱故城賈若水先生精研關

閔濬洛之旨天下翕然宗之可謂當代大儒者也無由登堂一接顏色心輒儀之今來粵西遐荒與君得相往還所謂思先生而不得見得見先生令予一讀明儒學案庶幾如見先生焉因并及之遂爲之序

西河毛氏世世受詩傳至錢唐爲尤盛云明時有竹軒公者守南安已歸老聚諸公讌集賦詩歸田會錄咸共推之稚黃子八歲能詩後爲華亭陳臥子先生所歎服其從兄用儀賦吳山春曉詩載於省志風致特勝今毛子雲門印稚黃子之賢嗣也弱冠英雋以詩擅名今年余館黃巖署與雲門同事每登臨憑眺輒有鴈詠余輩思索未得而雲門已筆落如飛矣因索余之老而才盡也憶十餘年前稚黃子與家伯氏駿弓及余花晨月夜互相倡和不旬日間哀然盈帙自幾何時而伯氏已長往余行年五十顛毛種種讀說詩堂集 楊苑文抄卷二 三

雲門詩不禁起舞已而歎且泣雲門因出一帙索余爲序三復讀之斟酌風雅要歸性靈其神氣奕奕尤覺隱現于楮墨之表夫以西河世世受詩而雲門之詩又得家學之淵源如此雲門過庭時詢之尊公諒不以余言爲過諛哉

有客盤桓巖名處士同人宴會湖號郎官堪流曲水之觴遠勝寒陵之石况乃七賢共醉引林下之清風六逸留題徧溪邊之佳樹性情偶適都緣游衍於一時風雅聿傳遂播聲名於千古同學黃子大宗家住山陽客來湖上譬彼才華實何家之學海論其麗藻精曹氏之書倉兼之性樂林泉復以情深朋友初逢九日既載酒於靈峯再續登高還扶筇於葛嶺然而密雲蔽野寒雨連江蠟屐雖攜油衣難假慕王郎之雅步未免霑霑感荀子之留賓何妨常聚登臨未暢爰仰止於高山清霽可期載追隨於暇日因於二十說詩堂集 楊苑文抄卷二 古

九日復集一十八人再展重陽來登孤嶼欲仿修禊之事還重修禊如愛峴山之景載造峴山斯時也芳菊含芬芙蓉吐艷登高崗而扶草步曲檻以觀魚風搖松響翻似泉流霜着楓丹忽疑山燒蕭蕭江岸披月帳而悲鴻寂寂山巔憑霜階而警鶴安仁素節但賦蕭條宋玉悲秋止嗟搖落惜俄頃之光陰有餘尺壁極良辰之嘯詠豈止簞金返逸駕於蘭樓要同襟於蕙苑相隨翠蓋盡屬裴王把臂石交無非庾鮑元規共趣自留題詠於西陵樂令同情應美清談於洛水同遊諸子各成一文簞菴製曲竹逸作序蓋思作記祖望作書武令作賦丹麓作詞永修作引大宗作

說虞山紀事西樵題辭射陵擬騷數文擬七立雪擬
門人遠擬辭雜黃製操蝶菴譜琴圮師樂府孺懷跋
後詩以同體題則分韻千言立就齊稱夢筆之才七
步告成共道懷蛟之子曉星未落盡唱新篇華燭初
殘俱成巧製或憑高而抒作賦之才或援筆而出驚
人之句或朗吟雲物披一座之文章或徧插茱萸紀
他鄉之昆弟道在素交心期古處實藉山林之勝都
成翰墨之工所謂泛舟談讌何殊元圃之遨遊流水
登臨不異蘭亭之宴賞徜徉終夕辨論忘疲若僕者
情多弛放尚樂棲遲才本庸愚還期眺望着謝客之
屐便擬登山過黃公之壚時還作賦欣逢雅集聊叙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二 五
數言庶使後人追思前事值此勝會自當高誅數章
遇彼良辰復廣清歌幾思謹序

楷法要覽序

上黨牛潛子先生所輯楷法要覽三卷予既受以本
業因言曰偉哉是書實字法之巨觀書家之秘要而
古學庶幾再見於今日也蓋自金根誤改於韓昶角
里獲訂於崔徐卜商正三豕之譌馬援糾四羊之法
以至稚川字苑加形景而爲影右軍小學變軍陳而
爲陣又且史譌醬肥爲刺齒傳誤裡褐爲短褸對去
口而從士漸失制字之原罰改刀而從寸已遠會意
之旨俗書相沿其來已久先生起而憂之謂字學之
不明於天下則後人之去古也實甚於是取六書八
法以分晰之將字訣先从次以細註之或一字二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二 五
字三字四字相似以辨論之盡十餘年之功得輯成
書然則先生之有功于字學也不小矣夫篤于好古
者較古之正譌者必精而後當于伏羲氏一畫之祖
是書出而問世使天下之學書者知所宗則古學得
以再見而字法不致湮沒者非他人任實先生也
爲序

武林之屬縣有九而一時以賢才稱者則有新城張公錢唐梁公富陽牛公最表表焉張公本山東之武定梁公本北直之真定牛公本山西之潞安三公所生之鄉不同其同來作令也則均在武林武林俗素淳近稍雜以四方風氣故不易齊三公下車一郡翕然三公每治政之暇各飲酒賦詩不期月而篇什盈篋於是張公則有東安餘嘯梁公則有藤塢詩集牛公則有小隱山房詩草等書行世武林一時嘖嘖稱三公政事文章相掩映云未幾閭嶠變起武林軍馬雲集三公俱馬上籌度使小民仍得安土樂業若不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二 七

知兵也者今 天子作新吏治凡縣令之以才績著者不次擢用於是牛公擢吳門司馬梁公以同知仍治錢唐獨我張公大部以公才特名入 內廷擢爲中翰簪筆鳳池爲天下模楷焉武林人士觀我張公亦榮矣哉是月也梅花爛然行李將發公特買舟于孤山之畔招知已二三把酒處士墓下賦詩數章而去武林之縉紳父老立乎境中瞻望行旌俱愀然作色而起曰張公行矣望公之車馬而不來矣余述其事以告梁公牛公二公曰即諸子之言足以頌張公矣遂述其言而爲之序

昔崔顥題詩黃鶴樓稱爲絕唱而黃鶴樓之名得不朽以此豈非地以詩重與凝翠齋者余張十世兄勳伯所創別業也勳伯孝友天成溫其如玉坐齋中讀書每多吟詠其爲詩也蒼古雄壯如夏雲奇峯天半出沒又如秋日山陰道上烟嵐萬狀嘗與賢兄帖菴暨友人沈子公翰拈題倡和蓋不異士龍之於士衡王維之於裴迪哀然成帙簇簇可觀三子各賦凝翠齋十絕不減晴川芳草之句夫以黃鶴樓之盛然者止以稽勳一詩著今凝翠齋得三子品題安知千百年後不與黃鶴樓共稱盛事耶余欲使天下後世讀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二 八

三子詩知黃鶴樓側又有所謂凝翠齋者筆墨既得江山之助江山亦藉筆墨而傳使後之人想像流風徘徊勝境豈非泱泱乎一曠觀也哉

別王書升序

河東鄆城多好學讀書之士古不具論近如魏翰林希徵則所舉博學宏詞者是也王子書升產其地年未弱冠即喜讀書能文章赴試不得意出遊細陽適余館于署中書升見余頗依依請業請益不止余老矣舉業一道三日不理便涉荒謬况余棄此道十餘年哉大約近今風氣概復崇古六經之外如左國史漢八大家及成弘以來先正諸名家小品當專心課誦朝夕涵泳昔人所謂故書不厭百回讀又曰讀書百遍其意自見信不誣耳昔梁鴻寄貧廬下而稚圭備作以給食飲後來俱成大儒立其身於萬物之表

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二

九

書升值此境界兀坐土室孤燈風雨抱守一編正宜發憤讀書若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豈不可惜吾與書升約一日六時以三時爲主人辦事以一時聊以自適以二時課讀不輟文章自然日進思路自然日開學問自然日長矣古人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若僕者少壯失學老大無成真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歲云暮矣余將束裝還里門聊序數言作別以效古人贈言之義書升果能從此學古將來獻策金臺看花上苑天下之士咸欣欣然稱曰幸哉鄆城王子貧不自保出遊讀書今果升爲蛟龍煩作雲雨能立身以致顯

名與魏公辨

附錄卷一 時以爲美談也哉

聊齋小書序

癸亥秋杪余館黃巖署中每遇颶風怒號慄慄危懼詢之土人皆曰邑城近海故有此澎湃洶湧之聲也如是者三年習焉不覺今年新秋忽聞牆東歌詠聲朝吟暮哦高下疾徐以雅以南如是者三月矣一日韓二尹錫汝出哦松小草一帙乞余爲序余歎曰此牆東歌詠聲之所由來者耶開卷即得其憶松篇讀之離奇恂恂不減少陵韋偃画松之作夫少陵嘗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取錫汝之詩諷詠而細繹之非讀破萬卷者豈不能道隻字也昔淵明爲彭澤令高臥北窓撫松盤桓今錫汝來丞黃巖荒署凄

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二

十

清案無塵牘有亭一椽有池半畝方竹三箇古栢兩株日望天台華頂之松吟哦不輟吾知石橋南畔第三株將藉錫汝之詩而並傳矣異日懸之國門有似澎湃洶湧之聲震驚天下豈僅浙東巖邑稱爲風雅也哉

劉節婦序

劉節婦者劉君復元之妻也年二十六歲復元死節婦哀毀絕食欲以身殉公姑諭之曰吾二老人待汝以終七歲孤兒待汝以長汝安得死於是節婦震然呼天者三呼夫者三始一意于奉公姑鞠幼子自是不復求死矣居一斗室奉夫木主饗殮必以告新菓蔬必薦而始嘗宗黨見者無不垂涕訓子重喪必以禮義故復元雖歿而家風肅如也已而公姑相繼去世節婦哭踊甚哀一切殯殮窆窆之需皆出其手人皆以爲勝丈夫云嗚呼豈不難哉重喪藉費官諸孫濟濟長者早列膠庠各已成室居家嚴整子婦不

說詩堂集 補範文抄卷二

主

薛子汝楫有堂三楹表叔張祖望題之曰叢桂家季叔君簡復繪圖以贈焉汝楫裝成爲冊四方士大夫與汝楫交者皆爲詩文以贈予客富春汝楫寄此圖索余爲序余展玩再三而不禁深有感也蓋汝楫堂前實無一桂而表叔以叢桂名者以其令子麟友鳳師而名之也往時甲申乙酉之交余奉祖母避兵於烏尖山時值中秋皎月當空天香飄遠山巔無一居民惟多桂樹日則採桂葉以烹茗夜則褰衣臥桂林中後奉祖母復歸里門汝楫攜少君劉夫人與余比屋而居兩家燈火相照余祖母與劉夫人機軋之聲

說詩堂集 補範文抄卷二

主

相應焉是時汝楫初有室余方角外而麟友鳳師尚未生也曾幾何時劉夫人長往已十三年而余祖母墓有宿草汝楫已將抱孫而斯堂遂以叢桂名焉廼思烏尖山避兵時桂樹之下奉侍祖母日夕憂惶能不對此圖而有感於其中也哉至於叢桂之義士大夫題之者多矣余特以平日之事序之以見余與汝楫交非自今日始卽麟友鳳師讀余序而如聞王哀蓼莪之痛焉亦未可知也

叢桂圖序

今文短篇序

予弱冠卽喜交遊凡四方名士以文見投者必閱過數遍選其佳者手錄成帙藏笥中積十餘年約文數千遂成大帙斐然可觀矣癸丑秋忽遭鄰火付之烟灰爲之悵歎者逾月後移居北墅河東村村居無事向友人借近時諸君子文集閱之記性漸退手腕乏力擇短文之佳者錄之得百餘篇朝夕展玩譬之食焉食前方丈非不豪華而扶寸肴修頗具雅味譬之居焉渠渠夏屋非不壯觀而半龕燈火亦復幽清此短文之所以妙也況此中仍具方丈夏屋者哉一日於市肆得敖子發先生古文短篇深愛其書因嘆先說詩堂集補遺文抄卷二

五

今文大篇序

短篇選既竣旋有大篇之選客有詰余曰自周秦迄明季上下數千年傳文不過數千首子於五六十年之內所選何若是之多也余曰嘻子何言之謬也夫文之盛衰關乎氣運不以年計也五季之世總數十年元之世積百餘年求其可傳者曠世未能一見而兩漢唐宋一代之中傳文多至數萬言豈可以多寡相提而論哉我朝文運蔚興作者林立駸駸乎駕唐宋而軼兩漢矣余少卽出遊老而勿倦凡友朋之投贈碑碣之鈔錄書肆之購求旁及糊筐覆甌之殘編碎紙無不留意搜羅所得大篇共二百首較短篇雖稍富所選實更嚴也且文之長短大小義各有取短篇取其警嚴大篇取其宏博讀短篇而不讀大篇則氣不肆讀大篇而不讀短篇則理不精兩者並取庶幾合之則雙美耳如客者直拘墟之見烏足與言文也適大中丞朱寧平公巡撫三吳見余選本而樂之因捐俸發刊以公同好余卽以對客之說序於卷首云

五

趙愚菴燕游草序

越中山水甲天下必有人焉以當之往時得交毛子大可讀其詩文實爲心折余謂大可以子之才豈終湮沒未幾大可果以博學宏詞應內廷之名身列鳳池珥筆史館爲天下模楷余私念曰彼千巖萬壑之聳峙而環流者豈大可一人足以盡之而終鬱鬱不再吐其奇哉客冬泛舟西江訪張六世兄帖菴於玉峽得晤趙子愚菴愚菴神采謾謾骨堅而氣雄橫視一世年弱冠卽好遊慕西湖兩峯之秀遂讀書于萬松嶺畔旣而登虎丘尋試劍之故蹟過濟南上華不注峯酌趵突泉至燕陟天壽山覽居庸關塞之江說詩堂集橋苑文抄卷二

王

右浮彭蠡探匡廬訪滕王閣下榻于玉筍之官署胸中灑博而風度灑然所至必多吟詠以自寫其曠懷見余至盡出其平日著作以示余余爲刪定百餘首音調體裁不失古人尺寸非泛作也余與愚菴聯榻署中每當剪燭讌飲伸紙豪吟帖菴首倡黃徐繼作余瞠乎其後而愚菴不暇思索揮毫立就正酒酣興來之際愚菴忽拍案起曰吾有老母不能終養而徒終歲碌碌爲東西南北之人輒流涕嗚咽不止余與座客無不爲之擱筆而惻然也嗟乎愚菴以子之才足以耀當世而垂無窮況今天子御製琳瑯將來復有博學宏詞之舉吾知公卿間定以子爲首應當

與大可聯翩長安道上所謂千巖萬壑聳峙而環流者實鉅寄于二子哉祿養榮親爲孝多矣愚菴輒收淚起謝聊記一時之語然卽以此爲他日左券可耳

說詩堂集橋苑文抄卷二

王

莫子雲卿慷慨好義之士也庚戌閏月晦日趨而告
匡鼎曰陸大行長往二十六年矣而其遺言僕今日
始得一見并已匣之堂上願足下同往誦之大行令
子繁昭繁昭爲之且疑且信者半越次日季春朔繁
昭肅衣冠詣雲卿雲卿庭宇洒掃焚香設几繁昭既
拜拜起展卷跪讀之且哭是時也悲風大作雨淒淒
若鳴咽繁昭即奉歸雲卿與許子伯勤皆爲文以序
之繁昭復命匡鼎一言并爲匡鼎述大行去世時遺
有三紙一奉母太夫人一與伯兄麗京先生一以傳
示繁昭即今之所得見者是也前二紙多名公賢士
說詩堂集 補遺文抄卷二

毛

題跋後因鄰火俱付烟燼未幾又因謗書之禍大行
舉家入獄事在不可知獨此遺言爲麗京先生密畱
袁化許玉爾處玉爾者即伯勤之尊公也伯勤年少
好學今歲設教于雲卿家雲卿爲人負豪俠倜儻之
氣每暇時即備述諸公忠義不去口伯勤遂以大行
遺言爲雲卿述之雲卿即命伯勤于尊公處攜至夫
使伯勤不設教于雲卿家雲卿不爲伯勤述諸公忠
義之事則大行之遺言至今尚未得歸繁昭也嗟乎
古人片言隻字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數哉匡鼎生
也晚不得一見大行顏色今讀大行之遺言如見大
行焉尤可異者大行遺言書于閏月今得見時又在

閏月豈黃陽厄閏之年爲大行忠義成名之日哉

說詩堂集 補遺文抄卷二

天

夢思堂集序

夢思堂集者同學沈子漢儀之新詩也漢儀幼挺英
姿早標令譽敏過孝瑜能覆棋而強記慧踰弘景便
畫荻以成書網羅百氏篤類文通涉獵三餘淫同元
宴以故菁華蔚起飛步詞壇麗采葩流早遊學海莫
不稱掣扇于王摛嘆重席于殷亮者矣然而文章高
座允屬單行風雅宗盟復推獨步攬其古製艷初日
之芙蓉挹彼新篇澹微雲於河漢興來擲地金石齊
鳴讀罷懸門風霜俱下況夫才辨縱橫爰推子正風
華掩映不讓休文豈此一卷之書遂盡千秋之業偶
以藏笥先將問世遂使王朗清芬相顧擲筆君苗歎
說詩堂集 補元文 卷三 完

批之貽誚耶

說詩堂集序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孤山圖序

柳子厚云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吾于何鍊師含白
益信之吾杭有西湖三百餘頃六橋環碧兩峯挿雲
實爲一郡之奇觀而中有孤山又爲湖中之絕勝宋
林處士遁曩於此結廬焉廬邊栽梅百樹養鶴守廬
孑然一身嘗自稱梅妻鶴子興發或放舟湖中臨流
賦詩間有客造其廬鶴起雲中處士便返棹歸延客
後處士沒卽葬於孤山之巔好事者或構梅亭或起
放鶴亭不欲湮沒其遺跡迄今三百餘年矣鶴去亭
說詩堂集 補元文 卷三 一

歛歸然荒塚殘梅三五株耳見之者莫或問焉鍊師
華亭賢者也訪道西湖見處士之故址慨然興復之
爲之剪莽焚茅伐石疏土植梅起亭一點綴又請
謝君仙臚寫孤山圖裝爲一冊乞能文之士或詩或
歌或序或記以彰處士之高致者無不盡意肯宗少
文作五嶽圖臥遊爲千古佳話今鍊師于處士亦然
他日道成遍遊天下名山必將攜此以自隨鍊師其
賢矣哉殆所稱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不信然與余
客富春鍊師特寄此圖來索余序時維暮春梅花大
開余旣爲之題數語且將載酒過孤山一澆處士之
墓而與鍊師再展斯圖而玩之俄聞楊喚湖邊處士

來矣處士來矣

龍詩堂集 楊苑文抄卷三

二

許雲怡文集序

予昔讀書富春署中偶還里門得遇陸麗京先生遊赤城歸謂予曰天台山水之勝甲於浙東而其地傑然以古作者自命則有許子雲怡當與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鼎足稱三矣心竊慕之以未得促膝爲恨嗣後十餘年來驅馳南北登舟策蹇之際便道欲入天台而未能及予就丹崖甘令君之聘道經赤城在清溪客舍與雲怡一晤袖中出近作讀之僅信宿而別不及終卷隨錄其樊噲辨一首入予選今文短篇中從此往來清溪道上者五年終不得歇馬與雲怡交臂今年秋九月黃花爛熳紅葉蕭疎余自八閩

說詩堂集 楊苑文抄卷三

三

言還偶有天台之行私念此遊于山得瞻華頂之蒨施于水得觀石梁之瀑布于人得與雲怡樽酒論文以慰夙懷亦稱快事雲怡聞予至欣然倒屣焚香煮茗奇文共賞因暢讀其平生著述文追班馬賦並徐庾至於題跋雜撰有蘓黃小品之風致余不禁撫卷歎曰旨哉麗京之言雲怡當與侯王二君並傳不朽矣不意聚首三日予將赴細陽劉明府之約匆匆束裝雲怡賦詩贈予有惆悵驪駒無計挽愁攀疎柳一沾衣之句復屬予爲序其稿予爲選定文若干篇共若干卷以行世惜未偕麗京先生共讀之用深悵恨耳斯行也縱不得曠覽華頂石梁之仙踪古蹟而得

雲怡之集諷詠而紉繹之亦可稱虛往實歸矣是爲一
序

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二

四

閒情草序

前十年予與李子東來比屋而居嘗相過從得讀其
近作古詩追漢魏律非中盛不作詞亦在秦七黃九
之間囑余題數言適赴幕遠出未及答今年從粵西
歸東來過予出閒情草一帙命余評次予受而讀之
爲之三歎曰甚矣詩詞之以游而益工也昔司馬遷
龍門人縱遊江南沅湘彭蠡之滙故其文奇恣蕩軼
得南戒江海烟雲草木之氣爲多而子美太白亦嘗
敏臥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
傳後世今東來數年來間嘗出游一過廣陵兩進八
閩隋堤竹西之佳麗武彘仙霞之巖險車轍馬蹏之
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三

五

所及衝口而出搖筆而書故登臨懷鄉諸作宜其多
沉鬱而深長也雖然詩詞之道古今人嘗不相及而
要之以游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才人志士之所同
歟聞東來素善琴家有小圃築亭其中蒔花剪草風
清月明望保所之峇巒聽江潮之澎湃弄弦響答一
鼓再彈瀕洞杳冥如聞風濤之聲而茫然移情者其
東來之所爲閒情草耶僕雖衰老尚欲扶杖相過倚
歌而和之並追述前十年晨夕之笑談耳

嚴烈女序

嚴烈女名麒歸安驪村人嚴君亮生之女也許字盛君以壯仲子行聘未幾仲子病死女聞而傷之願以死誓輒自經死之得不死自言生爲盛也婦者則死爲盛也鬼欲往一識亡夫死且瞑目父母不得已聽往登車謁舅姑詢亡者已殯哭於柩前撫棺哀慟悲聲振天見者無不垂涕兩家所親勸慰女回則曰此吾家也吾不遠死有所爲也其可使亡人無後舅姑深感其意以猶子爲之後已而勺水不入口咽生金吞碎磁求死者百方浹旬日殯於平豈不烈哉雖魯陶嬰梁獨行齊宋二共姬豈能及斯乎何則陶嬰獨行二共姬皆已爲夫婦而茲以貞女苛斯節烈不亦難歟合葬之日遠近赴弔者殆萬人里中霜婦將改嫁聞烈女之風秋歔愧沮其有功名教豈淺鮮哉事聞於縣縣大夫遣使祭之且白其事於部使者以上其事於天子將加旌異余友嚴進士修人來徵文因畧其事而爲之序

說詩堂集 續文抄卷三

六

黃巖甘令君詩序

昔宓子爲單父獨以治行名當世而於詩則無聞晉之彭澤以風雅傳而居官政績亦不見著於史冊甚矣文章政事兼之者果難得其人也若黃巖令君甘左之先生可謂仕學兼優文章政事之並擅者矣往予客楚撫張公玉如幕中日與公子崱菴勳伯披襟賦詩公子時出先生倡和諸作見示高古蒼渾不愧作者是時先生宰江夏當軍需孔亟羽書交馳先生應之如庖丁之于牛造父之于車爲群吏冠值此倥傯雜沓刻無寧晷時先生尚能肆應旁出與帖菴勳伯拈韻揮毫累累成帙獨予鍵關深署不得一見先

說詩堂集 續文抄卷三

七

生每讀其詩輒心儀之茲來令黃巖甫下車凡民生之利病海疆之困苦無不興革得宜若燭照而數計也自公之暇仍耽吟詠秋仲予下榻先生署中手披全集讀之波瀾獨老風調逾新遠追少陵近亦並駕北地其得性情之正者乎惟性情正故發爲詩章則溫厚和平出而服官則寬猛並濟先生之於單父彭澤可謂加于一等矣蓋先生昔宦武昌黃鶴晴川之上常綏帶以豪吟今官天台赤城雁宕之側復散懷而高唱兩地之山川其藉先生之文章政事而並傳與

三韓甘君朝翻佳公子也余聆其名已久客歲館於細陽劉明府署中明府即君之母舅也邇時君候選長安曾作札寄明府有一行作吏打鼓升堂鳴鑼喝道享虛名而受實累之語坐客聞者殊不爲然余獨歎服君深悉居官之苦衷也大凡今日之爲縣令者極難矣自府而道而司而督撫諸大吏鎮壓於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求其優游自得坐琴堂而聽民訟不能也坐客嘿然相視歎息今年春君選得江寧之江浦赴任時道經細陽與余一晤署中落落穆穆無一毫貴介氣近而接之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三

八

溫其如玉蓋余昔在黃巖令兄左之衙齋左之毋爲余言吾弟德沂才情十倍于我後左之陞任賓川路由常德兄弟交臂談次因齒及于余故余於君當未覩面之先彼此皆有一姓名往來於胸臆間是以一見不啻如故人之相聚也江浦在大江以西余初來細陽經行葛城驛驛隸縣轄極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筮仕於此南北衝繁車馬絡繹君晨夕裹冠束帶送往迎來以溫柔爾雅之儒而爲奔走不遑之吏享虛名而受實累皆哉君官信而有徵矣嘗觀銓部選人之法有與之

難地以試其才者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豈不謂難之土之所當軀軀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軀軀治歟君下車以來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簿書積案君以無事治之三征兩稅小民擔負輸將惟恐後故大吏喜君體悉民情時值鄰邑蝗災命君親勘從此江之北淮之南黃童白叟歡欣讚歎無不頌揚甘君之新政也余也昔與君兄交稱莫逆今與君舅相得益彰茲值歲暮偶還里門過君之邑聞君之政因不揣而爲之序云

粵行日記序

余與吳子洪九同赴陳荔村司馬之席自仲秋二十九日從錢唐登舟至十一月初六日抵桂林凡六十七日途中三易舟兩就陸所歷江山幾四千里吳子性耽山水亦忘其勞觸目遣興日有所記裒然成帙題曰粵行日記余讀之喟然歎曰美矣夫吳子之才其有得于山水之間者耶往昔漢太史公遊觀龍門嶠冢會稽禹穴然後作史記縱橫千古而晉謝康樂亦稱好遊始與永嘉間鑿山開道深入百餘里詩遂爲六朝冠唐李杜輩亦上下三峽出沒峯巒猿狖間視瞿塘滄瀾之怪險然後出句奇偉工麗各成大家

說詩堂集 補正文抄卷三

十

自前代能文與詩之人往往而是也夫名山大川精氣之所聚蒸爲卿雲時雨鬱爲奇葩瑞草原以供天下有才者之取資今吳子泝富春望釣臺渡彭蠡登滕王閣浮湘江覽南嶽諸峯涉灘江泛大容每攜展所至雖絕崖倒澗必冥搜廣覽歸而扣舷俯仰晨夕吟詠其間山川之阨塞風土之同異烟樹之蔽虧友朋之離合徑獵獠狔之雜沓木匣石鏡之詭異駭心震日一寓于文而筆之爲記豈不足以追蹤子長及晉唐大家樹幟古今其性情文章均有得于山水之間耶余曩欲輯十五國遊記彙爲一書行于海內使行後問津者按其所記則道路歷歷可數不必更煩

榜人輿人指示卽逐迹高蹈之流雖足不出戶庭亦可作少文五嶽臥遊也茲得吳子此記實獲我心矣

說詩堂集 補正文抄卷三

十一

素亭填詞序

素亭填詞者林子莊之所作也前十年莊之與余大兒璧發讀書吳山之麓作文之暇間爲詩歌出風入雅已登作者之堂來索余序適余赴幕遠出未及答今年從粵西歸莊之出此詞囑題余讀未終卷不禁撫卷而歎曰自李青蓮創爲憶秦娥菩薩蠻諸調以來至南唐北宋遂稱極盛大抵婉麗本於周柳豪宕助於蘓辛後之爲詞者無能駕前賢而過之今莊之描摹風韻色色清芬旨趣要歸篇篇麗則蓋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豪傑之胸襟而寫楊柳岸曉風殘月之風味周柳蘓辛無美不脩其殆綜數家而

讀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三

三

自成一家者歟莊之爲西仲先生令嗣他日致身皇路策名清時翱翔乎郊廟之間待詔乎金門之側其由此而進與晏氏父子並稱不益可信耶老夫耄矣無能爲也俾大兒璧發得載筆對揚追隨後塵其亦有所厚幸也夫

儼若詩序

漢儀歸爲余述渡揚子狂風陡作白浪湧起龍躍夾舟幾不測疑舟中有物鯨人欲得之者已值土汊獲免然漢儀自顧無長物因悟攜儼若詩一卷在舟中耳已歸出儼若詩與余讀之古詩據漢魏而近體遠追三唐余歎曰有是哉江濤之所以作也蓋文章不朽盛事其精華之氣上千造物者之怒是固宜矣今儼若之詩子攜之舟中其得不遭陽侯耶語罷復讀是時也北風颯颯寒氣侵人霽冰結簷飛雪滿地而持儼若之詩諷詠而紉繹之如遇春和煦然可親而又矍乎其孤往也令人有反覆而不能自釋者漢儀

讀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三

三

傳其詩于西湖客有取爲篋中秘者今且懸國門頌頌輝映真巨觀矣余與儼若雖未握手然遙企風流久矣因漢儀以儼若意要余題之遂爲數言得附以垂後世又豈非余之幸也哉

毛靖武新昏序

余讀毛靖武合祔諸詩文因歎美其盛愧不能言然
有不容自己禮經云昏因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
廟而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也今靖武娶新婦孫
孫與毛蓋世爲昏因者也靖武伯祖母卽新婦祖姑
余聞母平居屏繁華薄滋味通曉內務而不以敏捷
見才冰蘖自矢而不以丰采凌物其賢如此及靖武
伯用儀夫人于新婦又爲姑姪余嘗登用儀君堂見
其雍雍肅肅大有陶徵士梁伯鸞家風今靖武尊公
稚黃以孫氏多婦德仍爲靖武娶于孫行媒作合親
醮靖武而命之迎敬慎重正無不中禮其有合于古
之道也與余觀今之人慕悅娶富貴人女金玉錦繡
爛其盈門香車夾道光耀里黨倘其令淑無聞是區
區何爲者以靖武之英姿不凡高門大族慮無不願
以爲壻而稚黃殊落落也其託意良深矣此余所以
不能已於言者也靖武勉乎哉

龍詩堂集 補文抄卷三

十四

雪香集序

雪香集者何諸子館於鮑太守署中作也已未太守
攝篆安陸署東有白雪亭蓋王維過郢時面浩然像
於此亭題曰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
江山空蔡州與申出守大名其署內有晚香堂昔韓
魏公留守天雄時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澹且看黃
花晚節香後人遂以晚香名堂諸子爲蓮華幕下客
晨夕應酬舉一二之可存者彙以成帙題曰雪香使
他日遊笈所至或出斯集閱之不啻身遊晚香白雪
間矣或曰梨花白雪香亦足以移贈子之集耶余笑
而不答

龍詩堂集 補文抄卷三

十五

贈張十三世兄亦菴榮任亳州序

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大部補行黜陟兩江三楚之庶司百職張十三世兄亦菴以通城令甄舉卓異第一 天子喜動顏色名紀 御屏寵賚有加時以亳州乏員 特簡斯任誠盛事也 蓋世兄爲通城時下車之始案牘積篋坐琴堂半晌數語剖判立得其情諸如修舉廢墜釐剔奸弊如照乘觀火楚風澆漓不期月而化歸淳厚繼值夏賊變亂通城在萬山之中脅從煽起世兄獨出奇計密佈方畧遂使賊兵不敢侵犯閩邑之人扶老攜幼群呼我張公爲再生父母也今蒞亳邑邑本譙國漢唐之亂壽寧集前苑文妙卷三 其

際最多名賢如子建有繡虎之目孝若有連璧之稱安道載酒而聽黃鸝叔夜撫琴而彈流水今其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者乎余館細陽邑署喜與亳鄰茲聞蒞任以來未及三月政通人和化流澤洽公餘之暇與士子談經攷行毫之紳民商旅無不頌述新政歡欣讚歎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魯論有云君子學道則愛人世兄慈惠愷悌故所治之區惟有情以相愛而已若此者非特令于楚北宜也使于江南宜也雖累擢入爲九卿爲宰相宜也吾知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者又在我世兄矣是爲序

葉在園詩序

余嘗論士人生具全才仕居閒職而又在山水名勝之區屈指數之同人中惟葉君在園庶幾兼之矣在園十五工詩雅而有質五古彷彿陶謝樂府歌行神似太白近體亦亞高岑哀然成帙簇簇可觀弱冠謁選得歸安廣文日登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經藝之暇則拈韻賦詩聲出金石昔人所謂不擇官而仕未有逾於此者也昔宦吳興今補嘉禾蒼水鴛湖之間道場亭村之畔在園時率諸生或扁舟溯洄或命展登眺明性命之精微審音律之輕重方來嘉湖之士禮讓行而風俗美不皆可于在園說詩堂集前苑文妙卷三 其

之詩而豫卜之也哉

贈王童子序

上古童子有爲帝佐爲聖師至漢有拜爲郎者而唐有童子科皆所以待穎異非常之士也故陶子生五歲而佐禹蒲衣八歲而舜讓以天下項橐六歲而爲孔子師以至漢有張千秋黃瓊若干人而唐亦有蕭穎員半千之輩其以卓犖史冊而藻耀非常者要不可與尋常之人同年而語矣至于宋元指不勝屈而明時若張居正何大復等皆以成童舞勺之年登賢書而擢巍科我朝李孚青亦以幼學聯捷選入庶常故曰才如子淵不必論年非虛語也今桂林王君靜淑令子湛崑年方十一齡卽貢入成均自賢大夫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三 末

縉紳以至于閭巷之士無不交相稱賀而余以爲王子之所固有之也夫豫章拔地卽有參天之勢騏驥出母卽有千里之概此區區者不畀王子而誰畀耶而余更有進者以王子之秀惠有趨庭之家學有良友之砥礪不三四年間如公孫仲舒對策第一而翔步于天祿石渠間亦蔑卜筮矣余雖遠居錢唐老于泉石尚得拭目以觀王子之有大成也是爲序

張个臣新昏序

昏因者禮之大本也繫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昏義云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由此觀之則夫婦之禮可不慎歟余嘗論天下之治在乎相得其人一家之治在乎婦得其人相得其人則庶官綜理太平之治可坐而俟矣婦得其人則上可以承宗祧而下可以繼子孫之緒端在此矣古人所以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原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今丙寅季秋張子个臣執雁之期宜黃黃巖兩邑紳士皆賦詩文以爲賀而余特述易禮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三 十九

二經以進之者誠以夫婦之禮甚重且大也使个臣從此偕婦事親如內則之禮則子道在其中矣又從此宜爾子孫說說繩繩則父道在其中矣又從此置身皇路一出而圖吾君則臣道在其中矣个臣母視此共牢而食合卺而飲徒爲宴爾之樂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其在今日之爲夫夫婦婦矣可不慎歟余與个臣尊人宜黃君誼屬世好且與婦翁黃巖邑侯交稱賓主而个臣又爲余猶子王發受業弟子故余爲文以賀个臣也以頌而兼規焉他日个臣出而相天下其必以余言爲然矣夫

潘屈右詩集序

黃巖在萬山之中左天台而右雁宕其山嵯峨其水潺湲其地之君子足以讀書學道優游自適余自癸亥秋杪下楊斯邑歲月如流倏已五載鍵關深署如井蛙坐困每值三春九秋之候不得策杖登臨一攬其山川之勝槩併徧識其地之才人名士心竊慕之嘗于署中文酒譚會得交潘子屈右屈右爲人落落穆穆土木形骸每與酣搖筆見其落帋千言雖傾河倒峽神駿走坂未足以喻今年臘月朔日屈右進署出其全集乞余爲序三復讀之其爲詩上可以追李杜次亦不減元白其爲文足登韓柳堂並蘓曾軼矣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三 辛

惜乎屈右負兼才而徒以明經老也異日倘得達于鄉國稍展其有用之才出其見聞無難分木天一席與博學宏詞諸君子上下其議共嘆黃巖在萬山之中尚有兼才如屈右其他讀書學道之君子隱于其間者不可勝數也歲云暮矣余將束裝還里門因讀其全集聊題數語而歸之

服官政要序

醫家究醫必有其要服官者亦當講求爲政之要政要維何全書律例是也醫要研切病源政要解釋民事是以科人之罪而心服亦猶有疾者治之而病効也余年未疆仕卽爲富陽令牛公潛子相邀入署篋中攜服官政要一帙每遵行之頗愜民情三年牛公政成擢司馬去我朝定鼎以來富陽從無一令得陞擢者有之自牛公始維時三楚軍興撫軍玉如張公遣使聘余余因之楚時值大兵復岳州而東山大治盜賊蜂起余忝在幕中籌畫肆應總不出政要之範圍耳未幾公歿余又赴天雄洪都諸幕凡所識獄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三 壬

有開政要者遂俱錄之箚中今年館黃巖甘公左之官署余故人一陞山東一遷江南皆遣使邀余余館于黃巖不能赴約因手錄政要一帙郵寄兩君雖未敢並于醫家之內經諸書然服官者閱是書則刑名錢穀之源流無不井井或可方諸近代之醫案乎噫政事聖門所不廢也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吾將以望于當事之君子焉

錢唐諸巨鼎虎男

壽楚北年撫臺六十序代

歲在玄默敦牂之陬月三日爲大中丞大生年公六十華誕銀黃艾綬之貴乘輪積笏之賢瀛洲金馬之客以及七八十翁與負床之兒雅莫不式歌且舞於榮戟詠天保而誦臺萊誠一時之盛事也憶我公初入天官甄別賢否暨轉刑曹多所平反及自臺省歷磨閣部其于天下之大綱大紀民生之應典應革豐功偉業早已彰彰寓內至特簡撫楚以來是時濱湖附山者猶多不靖且遷徙失業水旱頻仍公曰民貧

說詩堂集 補遺文抄卷四

一

矣不可以不養爲之蠲租賦折南糧禁引行均掛場賑災民惠貧士凡所以愛養者無不備見民苦加派徭役繁興胥吏爲奸徵收稍重公曰民困矣不可以不蘇爲之革漕規立滾單清匠班裁幫費核堤工疏淤糴凡所以濟困者無不周而尤患詐僞日生恃強凌弱士風不古蠹役害民公曰俗橫矣尤不可以不輯爲之舉鄉飲肅棘闡獎節義禁賄賂行月課擇樂童凡所以鋤強易俗一道同風者又無不至矣而且整勵官方申戒文武約束士伍崇獎清廉加慎刑名敦崇節儉養和平之福行慈惠之仁開府十年壽國壽民始終如一日也公與制臺郭公身立楚疆如周

公之與名公愛民若保抱應務若神明使人人皆歸忠厚不犯刑章以致郭公告病我公疏章疊疊諄諄留之殆無異召公告老而周公猶再三留之也至於錢糧奏銷條奏有四月完半十月全完之議公以限期急迫小民辦納不前會同郭公合題詳陳民苦欽奉俞旨允其次年奏銷一時桑麻井里幸緩催科九重之仁孰非我公之仁歟從此爲良民者沐噢咻之恩而革面格心歸誠向化亦皆願公壽愷於無疆矣董子曰壽者酬也其政行於可久者其德自酬於可久今公二子斑舞立身皇朝長君佐郡滇南政聲

說詩堂集 補遺文抄卷四

二

藉藉次君鳳池視草高步承明不啻陸氏之機雲蒞家之軾轍而孫子繩繩虎躍鵲起接武而興誠家門之樂事則我公之爵位壽考正屢進而訖於無窮也况公今出爲股肱之臣必將入爲心膂密勿之佐遭時遇主致君堯舜行見沛九州之雨下郇伯之膏則海內父老子弟飲和食德皆拜台鉉之賜豈止楚北一隅沐浴歌詠也哉請以是介祝我公願公臨風舉爵俯慰躋堂之私焉是爲序

張用霖先生八十序

上古養老之禮八十者杖於朝今年秋杪爲張用霖先生杖國之年匡鼎錡于天台不得登堂稱觴至期持方竹杖上萬八峯遙致祝壽之辭而爲之序曰吾于先生之覽揆也有三樂焉而非人世之所能脩也先生家于東苑每當風雨花月之辰坐竹橋流水之間偕二三老友如顧侍御且菴丁祠部葑園吳徵君慶伯杯酒盤桓追述少時登樓攬雲之會名士畢集車馬填巷四方絡繹至者無虛日迄今三五十年來風俗世道之升降人心見聞之變遷有不可殫述者先生巍然如魯靈光回首思之能不啞然一笑乎先

說詩堂集 補遺文抄卷四

三

生忻然而進一卮其樂可知也先生設教武林之間退而老于東臯之上念餘年矣弟子西河毛氏等各以其經轉相傳授今者率其門下士暨門孫數百人躋堂介壽先生居正座追憶談經問道之際登臯比傳道受業言行而身化之曾幾何時而六世生徒聯翩里第洗爵獻竿拜跪階下先生忻然而進一卮其樂可知也齊眉之耦八十偕老世所希有今葛夫人自于歸以來爲婦爲母爲祖母白首相莊此亦人生之難得者而令嗣仲黃叔明季和膝下三龍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先生與夫人開顏含笑舉杯交祝兩老人忻然而共進一卮其樂又可知也至于先生

之高節懿行懷道蘊術貌豐腴而氣完盛其年殆未可量同里諸君子所能共道之者又何俟余之贅言耶是爲序

說詩堂集 補遺文抄卷四

四

顧文之七十序

先生蟬聯華胄奕葉家聲初在能言卽有家禽之對
年方舞勺尤誇稱象之奇與人則半面無忘讀書而
五行俱下無何投彼毛錐去而學劍山川形勢聚米
而成軍陣方員披圖卽就卽龍昭勇之名復佩將軍
之印輕裘緩帶羊叔子之清風雅歌投壺穎陽侯之
高致然而執纛非其素心隱居是吾所願爰歸里閭
聊以棲遲希商皓之高踪慕向平之逸跡黃冠草履
共爾往還白社緇衣交相結納泝熙景以留歡引垂
陰而流慰茲值戊申三元告慶辛盤進酒椒葉稱觴
子名雙鳳直擬薛家孫號八龍遠凌荀氏進徵譜系
說詩堂集 顧文之抄卷四 五

東晉辟疆之遺遙指里居南苑橫河之側

徐野君先生七十序

辛亥六月朔爲徐野君先生七十覽揆之辰先生家
於棲水余亦作客春江相隔二三百里遂不得一登
堂稱祝焉偶從富春歸里門表叔張祖望出一文示
余蓋壽先生七十序也表叔復述先生惓惓於余一
言余何敢辭然不敢作浮泛語是以窮十日之思而
終不得下筆仍來富春花朝前一夕忽夢表叔來索
余序余告以思索不得命意之故忽空中一美人車
服翩翻拽曳雲中呼余曰徐先生每作一文千言立
就君曷不以此一事爲先生序乎余恍然遂覺余因
思與先生交雖稱久然往來淡若倡和殊寡故尚不
敢壽堂集 顧文之抄卷四 六

知先生爲文之敏速然讀先生雁樓集春波影諸刻
亦可見先生英捷之才矣獨念夢中美人何以授斯
意於余豈先生集中曾集百美人名賦詩百句彼美
人愛先生之才假夢于余其卽詩中之美人乎抑春
波影中之麗人乎且先生幼而好道得異傳今雖七
十矣紫顏白鬚飄然似仙彼美人豈西王母瑤池上
之董雙成流亞乎因作序寄壽先生兼致表叔不知
先生初度之辰棲水上曾有美人乘青鸞而來稱觴
否

顧且菴侍御七十序

人臣致身皇路代天子以觀民風者惟巡按巡撫
二官而已前十年丁巳余館楚撫張公玉如幕中時
維六月公出巡荆襄雲夢之間余獲與偕行縉紳父
老皆欣舞而介壽焉已而其縉紳進曰君錢唐人也
君知顧侍御乎侍御曩來按吾楚監臨勸闡大收遺
才應試中式者什之二三余輩皆侍御所錄士也余
輩固以主司取中者爲榮而尤以侍御見拔者爲德
也今侍御甲子一周余輩不得登其堂惟遙望西湖
肅衣冠而祝焉語未畢父老又進而祝曰君錢唐人
也君知顧侍御乎侍御昔曾按吾楚吾儕小人或不
識侍御集縉紳文抄卷四

七

辜失入負冤圖屏侍御每巡一郡皆爲理而出之曰
此囚無死法吾儕皆侍御所生者也今聞其六十大
壽吾儕不能赴千里叩首堂下惟有遙望西湖舉額
而拜舞焉或又曰某利某弊皆侍御不避豪貴而興
革者也吾儕食福無疆矣或又曰某氏某氏子犯法
侍御求其生而不得令其婦入獄生子今皆長矣且
有室有家矣余與張公每巡一郡其縉紳父老無不
有摩轂擊頌侍御之仁感侍御之德無窮而願祝侍
御之千秋其不忘侍御者如此今年丁卯爲侍御七
十誕辰余館丹崖署中不得登堂稱祝先于正月人
日序楚北縉紳父老之所傾意侍御者以爲壽至期

當上萬八竿頭遙望願圃而拜手以當稱觴侍御或不
不以余爲廢禮也夫

說書集縉紳文抄卷四

八

曹敬泉七十序

皇帝紀元十有五年仲春下浣同里中幹曹君良野尊公敬泉先生七十覽揆辰也予初與良野同官長安讀書中秘而良野又與兒輩申縞紵之歡故知先生之誼行者莫予若也里中諸縉紳長者走禮都門欲予一言以侑觴予何敢辭予讀詩至小雅南山有臺之章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此皆祝其壽之之詞而未嘗言其所以致之之理惟子思作中庸述夫子之贊舜曰故大德必得其壽自古稱壽惟有德之一言爲至而又本於孝則致之之理始盡予以是徵之先生益信焉先生爲吾杭

望族好讀書能談古今軼事出人意表與人交和藹

九

之色見于眉宇鄉黨中時時周人之急不能償者卽焚其券其待人之德足徵也事父母以孝稱平居享祀祖考必恭必敬如事其生愾乎如聞肅乎如見其事上之德足徵也兄弟歡好于然弟復早世撫第子如已子其友愛之德足徵也若此者豈非積德厚基而致壽有本哉長君良野年方弱冠卽直史館爲弘文典籍舉朝嘖嘖稱其才有公輔之器今良野暫賦遂初歸養里門日以孝事先生優游於亭館花木之間次公龍友昆仲輩文武高才聲名費序當不日蜚鳴策足皇路至于幼子童孫頭角崑崙雲蒸霞蔚

輝映不測在指顧間故凡過曹氏之門者無不比於高陽荀氏之里云然皆于先生之德徵之矣今者登先生之庭松秀而蘭榮上先生之堂左圖而右史嘉賓稱觴于前諸子舞彩于後以古稀之齡進眉壽之頌自非德裔于身抑安能受其福澤至此哉予與先生素屬通家世好又重以諸公之請不敢舉九如三祝之浮詞特以中庸之言德正其所以言壽者爲文以壽先生一時里中親友登斯堂而聯視之知予言之信而有徵矣夫是爲序

曹敬泉

望族好讀書能談古今軼事出人意表與人交和藹

陳伊人六十序

玉露初凝金風乍拂荷花馥馥繞曲苑而垂珠桂子飄飄值小山而吐艷時當初度節屆新秋凡在知交盡介眉壽幸忝係僭還與持觴我聯襟陳伊人者學擅雕龍才原倚馬汪洋弘度如千頃之波澄爽朗高懷似半天之霞燦讀書則五行俱下載筆而千言立成使其珥筆石渠垂纓金馬何如地芥有若土苴然而志澹聲華性耽幽寂家居北墅樓對西湖人曩擬乎東山道久振于南國况夫閨中賢耦既舉案以齊眉庭下佳兒復斑衣而繞膝長君雲起早策名于皇都季子燕浴又克承乎家學茲當七月流火適逢六

說壽堂集

情苑文鈔卷四

十一

十日耆惟僕與伊人同是文通之子僭君果乘龍共稱逸少之東床余慚潤玉幸附葭莩之末深締葛蘿之私聊序小言以祝大慶豈徒三祝之浮詞九如之諛說而已哉

胡廷玉五十序

往余讀書於新宮橋之第一樓時聞里中諸長老往往稱廷玉胡君謂君本安定後裔十歲而孤即能以廢箸起家思長老之言即如見君之爲人矣無何君子文漪僭於張孝廉步青公爾時孝廉雖名家子然未登賢書一領青衫僻居荒墅而文漪已嶄然頭角玉樹亭亭富家貴族群目文漪爲蕭史而君不屑曰與其徒得富貴者毋寧貧而舊俗爲佳乃令子遂婚於張聞者無不高君之風而敬焉孝廉者余祖母之同懷弟也余以葭莩之末嗣後嘗得登君之堂見君之行事聆君之語言所謂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者其君之謂與君持已甚潔而復好行其德語云德之盛者後必昌今文漪昆仲俱英英挺出若君者亦可以自樂矣吳俗五十始爲壽今年季秋爲君始壽之年同郡士大夫無不爲詩文爲君祝而余安可不以一言稱觴哉獨孝廉公不可得見無由登君之堂與觀盛事願賀者盈庭則又何能無慨然也自茲以往君年益高德益進四方之能言者益至由六十七十而進於期願使天下知有德之可以風世而稱觴晉壽之不可以廢也若君者始無慚德荷與盛哉

說壽堂集

情苑文鈔卷四

十二

五十自壽詩小序

匡鼎平生頗好遊涉南北千里驅馳久之邇歲以來
館於黃巖未遂五嶽之心且作三江之客玩石梁之
飛瀑餐赤城之晴霞樂而忘年蓋不自知其已五十
人矣覽鏡自省乃忽然驚因憶空同詩吾今五十頭
半霜口誦之餘便得下句竟用其起語續而成律內
子兄之遙相屬和同人咸以爲亦一佳話要余刻此
匪敢云琴瑟之叶靜好攸宜庶幾乎唱隨之風彷彿
追古丙寅八月四日書

曹良野四十序

良野曹君才妙黃初姿凝白璧早翔天路高躍雲津
身列鳳池掩映紫薇之秀手裁鸞詔代宣丹陛之言
爾廼耽情丘壑竟謝銀黃適志山林忽捐金紫不浮
沉於宦海絕馳騁於名壩遂得優游梓里偃息湖干
撫琴書以自樂與猿鶴兮相親頗同陶令重柳之情
長眠夏日非有季鷹憶鱸之賦自逐秋風茲值九月
授衣之時正當四十強仕之歲余也載歌有酒爲招
南極於華堂竊愧無文聊迂西庚於錦幄

王太夫人七十序

儒者有郡國之號以顯其親有副珈之服以榮其親而又有名園甘旨足以日奉其親使其親欣欣然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亦甚難矣昔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也賢者道彌於中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

龍齋文集 續文抄卷四

十五

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王君驚瀾北墅之賢君子也有井大春之紛綸過鄭小同之著述聲名費序著藉爲名公卿間者何可勝計有第次霑負大才辭其親至京師試成均祭酒奇其文遂與之第一後試於吏部遂得州司馬之職所謂彌於中而祿於外者矣國家之制考授司馬其祿秩比六品可謂有祿與位矣次霑暫還家與其兄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母太夫人白髮高堂端莊貞靜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以是知二公

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太夫人母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今太夫人春秋七十驚瀾次霑諸兄弟斑斕於前駿雄之孫子相隨於後有郡國之號有副珈之服有名園可以娛目有甘旨可以適口太夫人顧而視之其樂何如耶此吾所謂顯其親而榮其親足以日奉其親者在是也太夫人從孫丹麓來乞余文爲壽余謂如太夫人者實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遂爲序

龍齋文集 續文抄卷四

十六

言太夫人七十序

我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八月朔同里言子令先聖平母太夫人七十設帨辰也往時余官長安與太夫人次子聖平交稱莫逆聖平爲余述太夫人平日貞操苦節事甚詳茲當大慶余適歸里門念以通家之好誼不能無詞特進一卮以觴于太夫人前因思天下盡人所冀望而不易得之事則曰壽盡人所仰重而不易致之事則曰忠盡人所嚮慕而不樂見之事則曰節忠節在人而天相之惟壽在天而人得之然未有夫以忠顯妻以節著兼以壽永一門之內三者不相期而相成如我太夫人者也太夫人自于

歸自瞻公以來奉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而御戚獲

七

以禮不其論余更陳其大者可乎余觀自古人臣事關君父未嘗不慷慨激烈鼎鑊可甘及謀之妻子遂休于小利小害始終判若千里以致身名兩敗爲天下後世笑曾鞏之言曰王政必自內始今歷觀士大夫苟于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也豈不信哉憶自瞻公登賢書時值我朝定鼎之初亟需才能兼脩之人以寄百里之任大吏遂以自瞻公署昌化令公方逡巡惶懼太夫人趨公行曰此正人臣報國之日毋徒以家爲念碌碌作一庸孝廉也昌化當萬山之中烽燧戒嚴戎馬襁背公赴

任後百姓相聚如平時不數月流寇忽至公佩刀奮衣而起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未幾公竟以身殉太夫人聞之曰未亡人不德幸爲忠臣婦可無愧于人世矣當是時令先兄弟伶仃孤苦甫寢苦次之慘又值稱戈之會太夫人洒淚持門脩管艱苦躬親紡績課督咿唔外保一枝之棲內支饘粥之乏誠所謂荼蓼擬志松筠比節者也今令先兄弟俱抱經濟才而聖平往來長安頗爲公卿大夫所推重余觀太夫人自守節以來喜愠不形三十餘年如一日白髮皤然朝夕撫子若孫耳提面命以慈德爲嚴師以壺範爲庭訓總之自瞻公之忠得太夫人

歸自瞻公以來奉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而御戚獲

太

之節壽而益彰太夫人之節壽有自瞻公之忠而愈著忠節慈壽聚于一門其可美也夫其可敬也夫今天子方命群臣纂修統志求節婦必于忠臣之門者舍太夫人其誰歸

杜太君九十序

東風嫋嫋春日遲遲似崑母之西來燈懸帳殿疑玉
女之東降霞起華堂太君禮義高門端莊淑質過其
門者如詠家風之詩入其閭者如披獨行之傳慶無
不宜壽未有艾茲逢仲春之月適逢九十日耆於時
日煖桃源風和柳徑幽蘭紫莖繞曲苑而含芳金杏
紅花值北堂而吐艷令子優優戲絲志效潘安賢孫
戀戀牽衣情同李密荷與盛矣曷以加焉僕一晉清
觴再陳華樂黃鸝吹樹雜細管而流音紫燕翻梁映
織裳而逐舞

說詩堂集補卷四

左

何母關太夫人七十序

太夫人爲六鈴先生之女兄輒亦先生之賢配而以
燕京左昆季之母也太夫人有子五人余得交者止
以燕京左故余稔聞太夫人之賢久矣關爲江詩望
族十五歸輶亦先生卽身操中饋如成人當是時輶
亦先生交徧天下戶外轍跡恒滿著顯汝篇等集行
世天下之士無不家傳而戶誦之曰何先生何先生
云雖先生之才名重一時實太夫人內理家政不以
米鹽細事致先生憂故使先生得肆力於文章也先
生與仲兄同居太夫人處妯娌間最稱嫺睦先生待
伯兄之子猶子太夫人視之亦如已出先生好學成

說詩堂集補卷四

三

疾太夫人禱神刲股遂霍然平復迨乙酉春先生抱
病不起太夫人創痛殘息欲以身殉已呼諸子而泣
曰我爲婦時翁姑早已謝世汝父又無祿今若行我
志使爾輩何以得成立乎因勉強自活季夏當鼎革
之際兵馬蹂躪烽燧戒嚴太夫人撫藐孤五人躬紡
績親課督益慈母而兼嚴父矣以故以燕京左克繼
家學癸卯歲京左登賢書太夫人出中堂正色曰汝
父平生力學兩中副車不得終行其志今爾輩勉強
問學以繼父志慰汝父地下當立身不朽母以一時
功名爲榮也太夫人可謂相夫子以敬處妯娌以和
撫姪以義而教子以禮也今五月二十二日爲太夫

人設悅之辰余讀書富春不得登堂拜母先五日上
觀山峯特爲文遙祝并郵寄以燕京左昆季頌於太
夫人前以侑一觴

徐母邵太君六十序

癸丑八月望後爲徐母邵太君六十壽辰先是五月
三日余自富春歸里門其子武令乞言于余且曰他
人有母或博一第以揚名錦衣翟袖以爲一時光寵
不則亦遊于王公大人之門求一二顯者之言上列
屏幃以耀里閭此皆世俗故態非汾等壽母之意亦
非吾母所望於汾兄弟也汾思人子之得以不朽其
親者莫若乞海內能文家言以壽其親此所謂年壽
有時而盡榮華止于其身而未若文章之無窮故敢
乞言于子余領其言而爲之序曰古來女史之載于
閭教中者上自王公后妃夫人下逮閭閻草野其德

之昭然無不藉經史以光傳天下況乎太君自于歸
以來劬勞拮据四十年於茲而始稱六十壽余誼屬
猶子敢不登堂執觴進一言以壽母乎余與武令世
交也兩人摠角時即同學余呼武令爲兄事太君如
母故太君亦視余如武令是以余幼雖失恃晨夕拜
太君前親承色笑若相忘吾生爲失母之兒也武令
尊公爲世臣先生文章德業天下推重太君以名家
女相爲內助當翁姑在堂時歲大飢先生節于遠方
太君日磨麥爲食以進兩老人俾朝夕無失飢時太
君可謂以婦道而兼子職矣先生嗜古好學每讀書
至夜分太君執女工篝燈下時加勉勵壬午試秋聞

中副榜先生意鬱鬱太君慰之日天下紛紛即博一名亦無用鹿門不遠與君偕隱可乎無何兵果起太君可謂以巾幗而負丈夫之識矣先生晚年慕天竺棄家長往太君撫子女俾成人有室下至臧獲待之一以寬和生平無疾言遽色太君可謂以母職而兼父道矣今武令稱好古博洽之士著書數千卷久爲四方傳誦已足不朽太君而武令復乞海內能文家言以壽母雖太君年壽正未有艾而將來姓氏光垂于史冊者固自無窮百世之下自當奉太君爲門教也獨余數年來客居富春陟赤松之山登子陵之臺迴思小人有母湮沒不彰雖爲序以介太君而不能無愧于心也是爲序

龍壽堂集 桐苑文抄卷四

圭

五叔母傳太孺人八十序

子姪之於叔母凡飲食起居無不祈其福履而致其無疆之願況其幼而失母其視叔母猶母也乎茲於降生之辰而獻純嘏之辭以侑觴亦子姪之至情而禮之以義起者也又况至耄耄之年爲家門之大慶此其懽忻愉懽之意根于天性而達于文辭豈可以其言之不文而姑置之耶此某于叔母之今日輒舉家人子姪之常事爲作一序而進祝焉亦叔母之所樂聞也自叔母爲我諸門婦于今六十年矣聞叔母新昏結褵之三日值某誕生彌月我父治酒演劇爲湯餅之會併以待新第婦焉祖母張太孺人欣欣然謂戚黨曰我家今日可謂雙喜臨門矣至乙酉叔母年三十叔父偕叔母拜太孺人堂下太孺人開顏而笑連進三饌堂上演一棒花劇子孫說說繩繩如龍如虎一帖稱盛事焉無何忽遭兵燹散而復聚三世同居我父暨諸叔父昆季四人偕我等子姪晨昏定省于太孺人之前聊以效古人板輿御母之風時斑舞于膝下太孺人每嘆曰幸哉未亡人今日方知有子孫之樂矣不意歲甲辰而我父尋捐館舍歲庚戌而太孺人溘焉奄化至丙辰而叔氏客死武義之計音至矣是冬我兄亦客死於武昌官署焉屬遭死喪兩罹鄰火兄弟叔姪遂異廬而處焉諒叔母一身歷

之定爲歎歎而內自傷也今夫女子之嫁也年不滿二十至七十便爲古稀人矣所爲子婦者不過五十年寒暑耳叔母于歸叔父已六十年不爲不久而身罹兵火死喪不爲不苦忽忽今年便爲八十歲老嫠婦也自己身以至曾姪孫五世矣屈指而數六十年來爲婦爲母爲祖母事其可嘆也夫其可感也夫其不文敬述家門之常事敢隨叔氏暨諸弟之後而述此以侑觴焉吾叔母聞之亦未嘗不爲之酸心而雪涕也是爲序

錢唐諸匡鼎虎男評

猺獞記

粵西烟瘴之區嶺表諸蠻種類不一皆古槃瓠氏之後也其一曰猺介巴楚粵間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褐采竹木爲屋覆以青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磴險阨負戴者悉着背上繩繫於頸膊間僂而趨俗喜讐殺又能忍飢行鬪上下履險若飛兒能行卽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而不傷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俟兒長大煨以製刀試刀必以牛仰刀牛項下以

說詩堂集 補遺 卷五

肩負刀一負卽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張以手傳矢往往命中鎗名樁鎗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嘗以衛弩執弩者口啣刀而手射人或冒刀逼之釋弩取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雜採魚肉酒飯于木槽扣槽群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攜而舞謂之踏歌意相得則男呶鳴跳躍負所愛去奔入巖洞插柳避人遂爲夫婦樂有饒歌胡蘆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闐擊竹簫爲節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稜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剽掠踉蹌篋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入巢莫可捕捉官軍但分屯

路口山多蹊不可偏防久益勞費又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格有數種有生獠熟獠白獠黑獠生獠在窮谷中不與漢通熟獠與漢民錯處或通婚姻白獠大類熟獠黑獠大類生獠至于獠婦亦有二種有板獠者婦人黃蠟泥髮以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扇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累累若瓔珞然有箭獠者婦人橫箭于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絡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頭一月一梳宵寐無反側其獠女未嫁名曰客姑此其大較也其一曰獠與獠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

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五

二

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緝茅而不塗銜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子大娶婦別欄另爨女及笄于春時三五爲伴于山椒水湄歌唱爲樂少男羣歌和之竟日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贈遺男遺女以扁担一條鐫歌數字僅如蠅頭間以金彩作鳥卉于上沐以漆使不落蓋婦人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贈郎以繡囊錦帶諸物女所自製者約爲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抵榔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于道歌聲振林木女至夫家合卺丈夫用拳擊女背者三女乃用所贈扁担卽汲水置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曰野郎卽與父

母同居覺有姪乃密告其夫作欄遯棄野郎而歸夫家偕老焉故野郎亦曰苦郎當其與野郎共室也本夫至其家反以姦論及其于歸夫家也野郎或至其家或于母家及他所邂逅相遇亦以姦論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劇戲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又善爲毒矢爲蠱毒蠱有蛇蠱蜥蠱蠃蠱蜚蠱蜈蚣蠱金蠱蠱種類不一持以中人無不立死本類相讐纖芥不已雖累世必復誤殺者以牛畜爲償或數十頭至百頭名曰人頭錢流刦則糾黨糜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贍其家曰搶頭錢在山三五爲群要人於路在江突出繫

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五

三

船羈以求贖謂之勾船或攻打村屯民棄田廬遁去卽其方據之謂之打地且其人耐飢啖鹽數顆草木俱可食師與則遠遁絕嶠莫可誰何其強獷者什伯嘯聚跨無鞍馬謂之剽馬盜又曰土亢日惟淋灰汁掃鹼土及將牛骨漬水食丹鉛錄所載貴州之賈鬼卽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窟內候客至食之以爲上品謂之牛醬其煮肉卽以牛皮爲釜云獠亦有生獠熟獠與生熟獠相類云又有狔獠二種依棲山岩無渠長版籍以射生爲業凡蟲豸皆生啖之一村中推有勇力者郎火餘俱稱火婦女三四日用米泔沐髮不間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吉凶樂有六管笙兩

脚踏地而吹衆歌以倚之又以大木一枝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謂之羅漢樓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於猺每出剽掠皆冒稱爲猺云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彩花面赤渾之屬數種之外又有伶人但人狝人狝人蠻人更有西原廣源諸蠻皆依山谷爲生而不甚繁亦不剽掠其氣習多與猺獠同又有蛋人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也第其人世世以舟爲居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爲業自爲婚姻善沒水取珠又有山子蠻人無版籍定居崙所山種畚鍤木盤鍋射獸而食之食盡又移一方男女皆徒跣夫婦野合類獸與人

說詩堂集新苑文抄卷五

四

異又有斑衣僮女着短裙僅及膝坐則以膝齊跪地爲禮又有大良言語居處服食與僮同而性與僮異有戶口版籍頗淳朴租賦尤崙辦其俗敦厚敬慕漢人苟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雞黍酒醴款待甚殷任大嚼劇飲無吝色近爲僮所殘破散入州縣村落樵採耕種與漢人無別

遊仙人洞記

陸拒石爲余言仙人洞之勝日與毛稚黃約然晴雨不時遲久不獲出夢中恍若二人拾級登山也季夏偶過潯公余語稚黃仙人洞之遊可得遂矣是時方午遂飯香積噉清茗拒石館山中邀之與偕適李東琪亦至四人遂果行由淨慈逶迤而西未半里拒石曰到矣磴石崎嶇拒石一往直上若兵家之發弧而先登者稚黃扶服行如初學步余與東琪相攜緩步未幾至洞洞有橫石可長七八尺由洞類入益折而上有大石屏矗然立屏左鑄三生石乃知南北二山皆有三生石石字如斗大下有小子四人捫石剝蘚

說詩堂集新苑文抄卷五

五

如雲篆不可識意用水洗之然後可讀然求水不得四顧見山半有物委蛇十餘丈者卽寺中引水竹也余口取以洗石東琪摩之稚黃拒石共細閱得全文云南山之隈白石礪礪上有丹窟下有琴臺爾天禪師與我遊哉勒銘歲堅庶播將來至正甲午仲春吳興周昌書于南屏石壁右有司馬溫公書家人卦及禮記二段皆殘斷漶漫僅依稀得辨耳四人拊掌大快意橫石卽所謂琴臺者特丹窟無從覓更欲尋之日已漸沉晚烟出樹杪遂返拒石入寺余與稚黃東琪進會城東琪日茲遊不可不醉遂邀余二人至家出鹿脯佐酒劇飲月西而別見道上無一行者

淡廬記

余家世居古橘園中園稍西則爲君簡叔氏之廬焉
一日毛子稚黃過之題曰淡廬善夫毛子其得於淡
者深矣道以淡而粹交以淡而久神明以淡而靜滋
味以淡而腴淡之義大矣哉叔氏與世寡合泊然無
求獨居淡廬聽覺苑之梵音望保所之召堯籬下黃
花牆頭薜蘿古梅銀杏盤鬱階砌烏鳴嚶嚶蟲飛熠
熠把酒烹茶香墨通設二三良友促膝高談興酣而
命畫則雲生室外烟飛紙裏至于結體之疎密工勢
之遠近設色之深淺望而知其畫中有淡趣焉語云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稚黃之以淡名其廬真得叔氏
之心矣夫嗟夫天下之人方穰穰鹿鹿顧安得淡由
此觀之叔氏亦可終老于是廬矣六月十八日姪男
匡鼎百拜記

包家壑看梅記

辛亥孟春余同鄒陵韓秋水來富陽其令君牛公潛
子與秋水同諧也二十四日令君以二騎來招秋水
與余出西門令君與宋子紫庭先坐一草亭以待至
則並騎而行萬山蒼翠陡然立面不數里居民十餘
家竹籬茅舍雞聲隱隱恍如秦晉之民既而又西行
綠崖鳥道極峻拔直入雲際約數里盡皆平地古松
百什株綠陰遮靡森然岑寂忽聽瀑布灑灑流叢翳
籬落中前行臨大谿竹橋難渡馬行谿底漸近山趾
問從者路云已行十里許矣見石壁高二十餘丈禪
屋一間老僧枯坐如達摩面壁狀至山頂山崗逼仄
巖巖堂集懶苑文抄卷五
俱下騎曲折緣坡而升亦前亦後深篁密篠路壑幽
邃可五六里至陳村復跨騎雲霧鬱勃山色空濛儼
然身在西裏行也未幾已見梅樹數十株清香近人
如白雪布地諸公緩轡行細欲尋玩奈微雨忽至秋
水單騎前去余與宋子避雨于一野廟回首令君騎
尚隔里許余與宋子復冒雨前行先至慶雲院待令
君至獨秋水騎無踪跡令君命從者尋至圍坐快飲
令君曰古有冒雨尋菊我輩獨不可冒雨尋梅乎問
包家壑已在前村矣奈雨不止包家壑終不得至徒
于烟霧中遙望綠萼而已晚烟漸起遂舍騎登舟泝
江而歸乘獨豪飲不異山陰道上抵岸已雞鳴矣古

未有載酒遊富春江者有之自吾輩始遂爲之記

南湖看桃花記

余自富春包家壑看梅歸遂慕餘杭桃花之勝適錢唐二尹季孚公有開澹南湖之事來別遂訂看花之約二十日余同表叔張祖望家季叔君簡薛子鳳師出北門至觀音橋買舟興其豪忽潘子維宗從餘杭至余問桃花開未潘子曰花盡落已數日矣君可不往也余輩已登舟約行十里許至老人浦命舟子沽酒傳杯通飲飲盡而醉醉則倚舷而臥臥而復起已抵餘杭矣鳳師曰劉君人畸余外大父也家城中之西隅幽逸可止宿余輩遂入城登劉君堂古樹參天清池蕩漾可稱城市有桃源焉劉君出揖隨問曰諸記壽堂集蜀地文抄卷五

公爲看花來茲桃花盡皆桃葉奈何是時日未落家季叔曰西門外曩多桃樹此去約不百步耳因與余及表叔偕往桃花萬樹如雲錦着空絕不是劉君語余三人大喜披草而坐日黑忘返鳳師來邀余輩歸劉君曰昨偶獲一兔留以待嘉客今諸公至適吾願矣方暢飲雨忽至余輩亦睡達旦雨不止早飯訖稍霽欲往南湖泥途滑石行步甚澁家季叔艱於行余與表叔鳳師出南門過大橋數里至南湖坐有斐亭亭左一池浮落花片片波作胭脂色轉池數里至天曹廟聞昔年南湖堤成皆天曹君之功故里人至今祀之云余輩進謁畢尋季公寓寓在地裁殷殷在南

湖之西遂緣堤行見湖中小鳥群聚如攢食狀至一石亭亭右淤泥高丈餘遙望地藏殿不數十步竟不得至予公終不得見悵然而返時開濬南湖淤土之積卽湖中沙土小鳥者千夫背鋤負泥乃知是人非小鳥也復至有斐亭看桃花隨堤散步紅者爲桃白者爲李絳者爲碧桃雜以古梅老松青槐綠竹四望如一聽百鳥啾啾湖中鵲鶴成群堤長三里許至東嶽廟廟前有石橋三人席坐橋上左右山石玲瓏交錯如雲林枯筆西橋南有一亭盤桓久之余曰潘劉二君家餘杭不知桃花之開落余輩走數十里觀玩不可不爲佳話表叔笑而領之日方午還劉君宅飯說詩堂集 補文抄卷五 十

畢余三人遂同季叔返棹而歸至觀音橋已漏下二鼓矣尋松溪主人借宿主人歡甚出酒醉余輩雞鳴始睡次早表叔得詩二首余和韻二首主人猶欲相留余因欲往富春卽入城表叔曰茲遊不可不記二

十三日述其所遊而爲之記并書貽乎公

萬竹樓記

余家山右所築園圃多植花木獨少竹然余性最愛竹以此君之直而有節也淇濱名產香難與友今承乏富春將一載值春夏之交於內署東得隙地畝餘闢草除穢登石平土構樓三楹周迴種竹數百箇雖不敢稱黃州之竹樓然亦儼然竹林中人矣會天早赤日烈甚竹盡枯余懼禾苗之將稿步禱三日雨如注四野綠疇彌望而余樓外之竹亦皆琅玕森然枝葉節具矣乃於治政暇登樓望之南則帆檣隱隱江上北則舒姑坪吐雲如奇峯觀山峙其東紫薇在其西徘徊四顧清風徐來群鳥和鳴叢篁深蔭此君之說詩堂集 補文抄卷五 十一

直而有節者悉羅之幕下焉斯真有竹林之樂哉遂顏之曰萬竹樓按富春宋嘉定間邑令陳公秘者置中栽竹築一亭題曰仰節噫上下數百年來余治政之道或未能與陳令頡頏而高情逸興先後有同志焉是亦黃州竹樓之雅意也辛亥六月朔日記

只閣記

出北門曰北墅北墅有八景斗門春漲其一也章子
子真於斗門之傍起別業題其名曰只閣憶余少時
嘗在外家去子真不里許間墮婦翁江子九先生一
過之閣之中古書數卷名画幾幅宣爐煨火楚帚生
雲閣之外湖山映窓湖水平檻古松老藤盤匝左右
閣之下斑竹千箇綠梅兩株梧桐垂乳芙蕖着露閣
之內黃冠朱履老衲稚子三三五五塵塵高談登斯
閣也可以未日可以忘年儼然在山塢中矣悠悠別
去已經十年迴思只閣之遊邈不可得而婦翁子九
先生又成宿草輿言及此每生浩嘆適余館富春陸
說詩堂集蕭范文抄卷五 主
子藁思寄書乞余作只閣記余不問子真命閣之義
何居第問曩之所見古書名画今猶滿架否曩之來
斯閣者如昔日老成人尚有一二否曩之所種梧桐
松梅今又大幾圍否藁思爲我一問之邇值春暮
斗門春水漲矣子真點染爲當今絕妙并欲藁思索
子真繪只閣圖來示余子真定出鵝溪絹不惜十日
五日爲我画之也是爲記

中沙記

富春江沙不一由東觀山泛舟沂江而下約五六里
突然而漲者曰中沙余閱舊志富春八景中沙落雁
卽此地也余慕中沙頗久終不得一至今年二月二
十八日因與馮子東臨高子開思扁舟載酒遊焉甫
抵沙岸郁李萬樹如白月橫空又如深山積雪恍疑
身入天際居民無幾皆茅屋竹籬種魚牧豕有太古
遺風行不百步至路窮處隨來柏樹裏行蓋沙民皆
栽柏樹爲業故樹皆數百年物也有蜿蜒倒地如臥
龍者有根離土而中空玲瓏如靈鷲峯者有盤屈橫
覆澗上如危橋者有木假山狀可坐數人者樹間遇
說詩堂集蕭范文抄卷五 十三
一負畚耜老農見余迷津引余路窮沙之路而止大麥
搖浪細柳生濤豌豆浮香新篁吐翠黃花千頃地盡
鋪金人我渾忘心形都快日雖暮而竟不欲歸也復
登舟乘風掛帆舉杯暢飲遙望中沙有如蘓門桃源
迷其徑路矣特爲文以記之是歲康熙十一年也

舒壁山記

壬子二之日朔乘馬出北門五里許至淨明院院週以竹編茅爲屋枕山曰舒壁山折而西不百步有一峯聳然斗立名曰象鼻峯下有一石亭繫馬亭畔盤峯而上垆谷層崖拾級攀蘿頗類青坪佈態又約五里許至山巔入門有古殿三楹中祀真武殿後屋三間供天竺先生僧出揖余坐飲余茗移時余與僧復出山門門側有石屋屋內一泉白波澄明水從石穴出僧言昔人於此鑿石三尺許開波濤洶湧聲懼而止由左而上石磴數十級級窮處有一峯曰獅子登峯廻顧大江如練輕帆片片望同點黛沙田萬頃恍說詩堂集補苑文鈔卷五

十四

若碁砮右有象鼻如一象伏地其鼻翕然僧乃引余還隨指點爲余言山背隆嵒曰樟巖至今當烈日中忽薄霧起知爲雨候山面深坳曰花塢相傳昔人栽花萬樹於塢中當夕陽返照時如燦雲錦至獅子鼻二峯左右爭高青翠迴絕此際覺身欲凌雲飄飄仙去不可得而留矣從者見日落促余歸余別僧下山徑路苔滑足不能住還歸邑城遂挑燈記之舒壁山者卽今里人所呼舒姑坪也

阜亭看桃花記

余不得同諸君子看花者八九載矣丙辰仲春十七日陸蘆思招同牛公潛子方渭仁毛會侯令子汝諧及余阜亭觀桃由得勝橋登舟牛公問得勝名所自余曰聞往時韓蘄王與苗劉戰於此得勝成斯橋坐中聞之俱慨嘆舟行數里黃花萬畝香氣侵人渭仁語會侯我二旅人如在故里遊矣蓋景物彷彿如嚴陵云舟抵金家堰余輩遂登岸散步觀花白如堆雪紅如簇火爛熳幾十餘里已至崇光寺寺後有山可眺蘆思徧尋舊徑不得問之從者乃知寺僧慮看花人來久塞其徑隨登巖桂閣訪觀濤上人老僧云說詩堂集補苑文鈔卷五

十五

上人已往江右七年矣余廻思曩時嘗同二三友人來上人必引入坐出佳茗進野蔬邀余輩從寺後陟小山登雲錦亭拈韻賦詩流連不已屈指憶之同嚴公顯亭至者一同毛子稚黃至者再旣偕張君覺菴家叔以序至者三四顯亭旣官司農而稚黃臥病覺菴家叔皆墓有宿草焉今牛公且將赴新任而方毛兩君子又欲謁選長安余亦不日有武昌之行他日蘆思倘續茲遊余輩未知果得更附此雅集否也人事代謝山川不改登臨感慨後之人其亦將有同懷也歟歸遂爲之記

癸丑季秋被火故廬灰矣今復于古榻苑構草堂三楹題曰說詩客或過余曰子之名是堂也其有取于說詩解頤之義乎余曰然然余又有感于毛子稚黃而名之也余幼遵父兄教就外傳習舉子業至戊戌家大人館于虔伯兄駿男客維揚余家居侍祖母讀書頗厭時藝而有志風雅之學時毛子嘗過余論詩毛子之論詩也上下千古而得其用心之所以然如風射蛟冰萬片齊泮空明洞徹環生無方余亦沉詡久之而發於吟乃吐一二語爲毛子欣賞後家大人伯氏漸次歸里見余詩成帙亦大歡喜余弱冠未有說詩堂集補元文抄卷五

士

室辛丑江子九先生命余賦瑞蘭詩詩成而僭余余於是因詩而有室與戊鄆陵韓秋水來西湖訪余古榻苑余贈以詩秋水讀之遂稱余於富陽牛潛子明府明府邀余入署余於是因詩得館穀可具饘粥久之同里沈公翰赴楚謁張大中丞玉如公余賦絕句二章以當驪駒中丞公見之遂令公翰媒而致手書延余入幕已中丞公命余和客江上感懷詩余援筆草成又大愜中丞公意余遂得援例入成均今將謁選且得爲郎夫余也落拓半生無所短長於世然而徃徃皆以詩遇豈不異哉今庚申臘月從天雄歸仍以東修之餘構斯堂而取是以名之志弗謬也夫余

雖慕古臣僕以之自名而又名堂然余何足以相比方若毛氏說詩真無愧于鼎矣余既不敢忘詩而又何能無感于毛子哉客起揖余曰子存心若是亦古人矣既客退遂記其語書于堂之右

說詩堂集補元文抄卷五

十七

晚香堂記

晚香堂者大名郡署中之堂也余先兄駿男益嘗客此堂云時兄從蜀至魏攜一石石中有叢菊數枝芳英可愛遂名之曰晚香石時同事支君一見歎賞爲繪晚香圖圖中画寸錦錦上寫一小石石中着菊幾朵參差點染悉盡其妙圖成兄賦五言古詩一首題之命使策蹇走三千里持歸寄余余披閱再三悠然神往於晚香堂中也庚申春仲鮑重光太守出使大名延余同至郡署登斯堂見蒼松翠栢高槐古梅皆數百年物四壁殘碑斷碣兩飭苔剝字皆如雲篆迴思兄客此堂中儀音幽邈履跡依然不覺淚泫泫墮

晚香堂集

魏苑文抄卷五

七

原之悲爾

景韓橋記

古王者修政脩及徒枉輿梁使民不病涉誠盛舉也後世易以石則圖久安之計俾民不歲歲勤勞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治之北門八里許有橋焉歲久而頽民曰此皇華者之所過也憲臺之所行也農夫商賈之所必由也頽而不修則病者良多則有李生尚義首倡某也資於薪某也資於石某也資於工某也資資於力皆均而合宜于是橋成請余名其橋而記之按從來守此郡者故多名賢而宋韓魏公尤著當日公去後遂使過境輒相戒曰此韓侍中治所勿輕騷動其信服於遠人且如此况茲土乎是橋也當日

晚香堂集

魏苑文抄卷五

七

誠賢者也諸助之者議俱可嘉云是爲記

鷺集思古堂記

乙亥六月七日有鳥集於思古堂之墻毛子之家人見之驚呼曰鶴群諦視之則鷺也毛子之友一時各賦詩文以紀其事余聞之語毛子曰子知鷺之所以集者乎蓋嘗讀周頌之篇矣曰振鷺於飛丁彼西雍有客戾止亦有斯容言客之戾止而有鷺集於西雍之水也今思古之堂古交萃焉子卽臥病一榻而長者之輟愈多促膝而談文論道于茗椀藥鐺之側者不絕聞也邇者子既有起色座客時滿語笑無疲今年四月二日同人復大集于斯堂睦陵則方子渭仁毛子會侯同郡則李子東琪陸子蓋思徐子武令華

鷺集思古堂記

手

徵暨令姪次瀛賢嗣靖武雲門文直及不佞匡鼎燒燭傳杯快飲終夜復有計氏兄弟奏鳳凰臺馬嵬之曲悲涼跌宕哀艷動人斯時也纖月溶溶爐香吐艷醉醒相把各抒天真於是分題倡和文藻競發或文或詩或填詞或南北曲遂有思古堂雅集之刻傳之四方以爲美談噫可謂盛矣以方蘭亭曲水豈足多乎自後花月之辰風雨之夕既有賢主樂聚嘉賓氣誼既合古道斯敦此鷺之所以集于子之墻也詩不云乎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夫古人之于友道如此今之人何如哉然則鷺之來止其有合于雅頌之義而吾子亦可知已某不肖獲

與交未于是爲記志喜也蓋亦有所感慨也夫

鷺集思古堂記

手

環柳亭雅集記

癸亥六月四日羅隨園泰軍招飲於署之環柳亭同集者林西仲毛稚黃會侯丁葑園陸汝諧表叔張祖望姪有林也先至而即返者方外佖亭也諸公各賦詩而會侯作序余不揣僭爲之記先是孟夏朔日余從豫章還里閱三日泰軍開余歸即拆柬招余時同集則稚黃會侯汝諧林鹿菴張表叔有林余與會侯六梁一晤于今五年兩人不期而會喜出望外是可記也五月四日泰軍集稚黃會侯丁素涵有林是時也士女肩摩轂擊觀競渡于西湖泰軍坐冷署招余輩轟飲率意拈毫亦可記也邇者綠柳泰天新篁隱

說詩堂集 補卷五

律

蔽紅樞灼灼似火欲然池內蛙鳴可當鼓吹林中鶴唳凄然以清一丘一壑不衫不履客既興豪主亦忘倦余不禁有感而起曰憶余遊燕魏齊魯楚豫西江八載於茲登程則懼豺虎載途乘舟又畏風濤掀播欲求一二良友濁酒談心邈不可得今六十餘日間三得追隨倡和誠快事哉有客進曰西河二毛橘苑二諸與諸君三與斯集而文章且傳天下使讀之者如慕蘭亭述社矣余曰僕非其人諸公則如君言然余不日有天台之遊會侯亦即發故鄉之棹將來泰軍復大集惟有舉杯望雲遙呼我兩人耳良朋勝賞感慨生焉爲之奈何於是客與同坐嘿然良久因爲之記

黃鶴樓記

余性喜登眺每讀崔顥黃鶴樓詩恨不奮飛一攬名勝丙辰仲秋余就楚撫張公玉如之聘遂泛棹漢江意以爲黃鶴樓之登今如願矣至十月二十四日舟抵黃鵠磯公命從者延余進署甚急遙望黃鶴樓而去未幾還里因護兄喪戴星匆匆雖過黃鶴不敢問焉至丁巳三月九日自武林復至武昌私揣此行必如願童子曰日且晡矣復亟進署所謂黃鶴樓又覩面失之嗟乎余三過茲樓而終不得一登信乎山川亦有緣也今年戊午正月三日公子岵菴勸伯招余登樓欣然偕往眺望晴川春樹真歷歷如西烟波浩

說詩堂集 補卷五

五

渺極目千里樓前一塔相傳是昭明太子所建內有千年漆燈土人云每值風雨時輒縷縷烟起樓後一碣卽稽勳手題七言八句所謂崔顥題詩在上頭者是也石已崩裂字畫不全碣後一石魏武書湯月于上筆畫雄勁至仙棗婆娑形色如鐵尤稱奇物登眺未已從者促飲余卽席得詩二首岵菴得詩一首勸伯得詩二首同遊沈韓公翰得詩二首云

凝翠齋記

環齋皆山也齋之前翠微如帶者蛇山也齋之後危巒獨抱者鳳凰山也其右則龍窠而巍然者胭脂山也其左則巉巖而峻極者洪山也若夫除洞庭之月色瞰雲夢之烟波者齋中之遠眺也聽黃鶴之唳聲望楚臺之雲雨者齋中之近瞻也而有所謂新柳丹楓晴嵐落照納涼積雪之類者齋中之十景也幽蘭水仙芙蓉芍藥菊英梅萼四時如春者齋中之嘉卉也玄鶴黃鸝四眉鸚鵡弄音如奏笙簧者齋中之文禽也至于經史子集稗官野乘架上連屋者齋中之圖書也晨夕揮毫落紙如雲擲地作金石聲者齋中說詩堂集
蘇文抄卷五

五

之主人也下榻其間名以凝翠爲文美之者客此齋之間山子也每過留連徘徊不欲去作記記之者遊此齋之橘苑居士也主人謂誰張十世兄勤伯也閻山子謂誰張七世兄子常也橘苑居士謂誰錢唐諸匡鼎也

新柳齋記

張六世兄岵菴隨其季父大中丞玉如公之楚公於署後建別業三楹題曰凝翠蓋公爲令子勤伯讀書處也岵菴乃於署東亦構別業南面蛇嶺北枕鳳凰楚臺峙其西洪山聳其東蕭湘烟雨時來几案岵菴晨夕清嘯其中或偕一二兄弟爲池塘春草之詩或招知已爲花月游譙戊午仲春岵菴乞余名其齋余頽之曰新柳昔陶侃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至今相傳西門柳爲侃所植又君家思曼丰姿俊雅武帝植柳於靈和殿前每嘆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今岵菴已受六品之秩將來出爲刺史應與士行齊名而吐納風流亦何不可與思曼比迹耶余客大中丞幕下案牘之餘嘗得相與分題倡和斯時也清酒一壺陽春幾曲搦管聯吟於弄青凝翠之間雖蘭亭之會庾樓之集何以過是然則千載而下新柳一齋當與松風黃鶴並傳而余亦得以廁名不朽豈不快乎遂爲之記

說詩堂集

蘇文抄卷五

五

錢唐諸匡鼎虎男謨

獨秀峯記

丙子正月九日予與吳子洪九陳子容洪次兒暨發
遊獨秀峯獨秀者言其端嚴秀整如筆卓立校諸峯
獨雄故因以名也出官署由小教場循王城行進南
門至貢院左行不半里到峯趾進一門陳荔村司馬
先至以待同進一崗彷彿如故鄉蓮華峯崗頂一石
刻羅漢像儀形如生頂上掛片石如垂雲欲墮出崗
由左上坡攝衣而登或前或後屢坐屢行級盡處山
半一亭暫憩又上循級而轉得危坡僅置半武高數
畝詩堂集

百尺山崗逼仄路壑幽邃頻頻上陟至峯頂上有一
廟祀真武像憑檻視之下臨百仞前則堂室臺榭之
壯麗者是爲貢院左視長江細如衣帶又隱隱如垂
虹下飲者則爲浮橋後則殿閣層疊者爲大風崗雙
柱危矗者爲諸葛臺廟左上數級有亭二立而望之
千峯萬嶺其狀如龍躍如虎臥如獅之踞崖如象之
昂鼻如鷄之聳峙如馬之驤首大抵皆以骨勝也此
時飄飄然覺身欲凌霄不可得而留矣徘徊四顧許
久而下荔村先歸從者云山壁有石刻二余與洪九
輩細爲展玩其一爲我夫子像其一爲朱顏公讀書
處再觀靜江王鐫張天師像石碑者乃歸

遊劉仙巖記

遊獨秀峯之次日傳聞王大中丞蒞演武場饗士遂
偕黃子聲雅陳子容洪次兒暨發出南門約五里至
演武場兩營將卒樹幟步伐截然凡甲械弓矢之屬
無不整暇熊羆之士礮石齊發山谷響應亦壯觀也
禮成中丞率文武各屬乘騎至劉仙巖余輩亦欣然
往遊焉由演武行側徑至岩約里餘進寺之側門上
岩坡百步一石壁鐫升真古洞進洞峯巒如西頂刻
一洞天三字由洞轉得一石室高不逾丈縱橫約二
丈許其內上下平坦修潔明淨室頂一圓印形似太
極相傳仙人劉仲遠坐功于此其氣上冲之跡云室
說詩堂集

前一石名曰無根係飛來之石上下皆離痕面刻一
符篆以墨塗之亦傳此仲遠坐功鎮石之符恐石仍
飛去也旁有穿雲仙跡室左上石級高丈餘得一亭
題曰大空出亭外又上石級級盡爲玉皇殿殿右上
石梯稍平有一閣巍峩題曰冷然係范大中丞承勳
手書也予念公令兄撫吾浙時清廉矯矯後總制八
閩徑殉節焉今閱中丞書因念忠烈以身報國之慘
不勝爲之嗚咽三歎云依閣有修廊循廊而望時王
大中丞與文武公譙演劇空中聞歌吹聲音吐清圓
林薄凝響忽憶詩餘愛停歌駐拍清真足稱絕妙矣
尚擬尋幽眺覽會有兜鍪數輩攜樽來席飲余輩遂

下山度峻嶒而去回首仙巖在翠靄中爰時特起像
若有情俯首送人也

遊棲霞寺記

予將啓行之粵值方幹林渭仁來送執手謂予曰桂
林山水甲天下而棲霞寺爲尤勝同官喬石林噴噴
稱述不置口君若往遊幸作一記貽我真不異少文
五嶽臥遊矣予唯唯今入春五日偕諸子出署由水
東門渡浮橋橋上望象鼻闕雞諸山始悟唐人城劍
山將壓之妙折而東復過一石橋行二里許從者曰
到寺矣進寺門循大殿折東登岩岩半一亭署曰聽
月席坐進茗一老僧出揖客問其號曰渾融問其年
曰八十二歲矣遂偕行徘徊登眺敞者爲殿崇者爲
閣以暨接衆之寮聚賓之堂較射之圃與夫廨宇庖
說詩堂集橋苑文抄卷六

四

漏之屬無不一一悉脩緇徒雲集所至如歸而又方
便垂慈廣延物命俾得自遂于長林豐草之下所費
以數萬計皆渾融一身所創建者也至于百丈石岩
縱橫千萬尺儼似故鄉之南屏凡遊人旅客所留題
無不磨勒其上其中如翁東山父子皆予三四十
年好友已悲宿草矣今讀其詩恍若三生之晤寺以石
岩爲牆缺者間以短垣四圍種竹萬个古松衰柳青
黃相間蕉葉成林適紅梅大放香襲衣襟取徑至亭
畔題曰攬秀前有池聞夏日荷菱最盛僧方進菓茗
時陳荔村司馬先在七星岩遣使邀予輩偕遊予遂
同諸子出寺約不百步至岩由山側真武殿後角到

崗門捫足而入崗內黑黝道士燃松引導其中曲折奇異不可勝紀緣磴而上復出一崗登嶺有一亭題曰碧虛由亭側又入一崗荔村踞石以待予輩至相與散步觀覽其中石臺石室玲瓏嵌空披磴蹻險歷數峯巒之曲折望之心目爲之一易崗頂一石魚乃石乳結成鱗尾擎攬彷彿乘雲霧而欲作飛躍狀名曰鯉魚跳龍門側有徑鑄遊人多秉炬入內云通龍隱巖予輩不復進隨出崗從側徑下岩至棲霞寺由後路入有劉太守振公賈司馬素菴在寺候荔村較射飲酒予輩在方丈席飲渾融出家釀醉予自述身歷疆場戎馬之間一旦披緇入山爲之伐石疏土剪說詩堂集 補文抄卷六 五

大風崗記
自陳司馬蒞任桂林余同黃子聲雅吳子洪九偕從之下榻於署西之枕山堂每旦開北窓輒從臥榻上望短垣外有山翼然問之曰此疊綵山也內有大風崗焉余喜卽欲一遊未果以正月十日偕諸子出署過定粵寺之東一徑折入不百步山半一門題曰疊綵奇觀進門數武一碑書江山景會處字作斗大擘窠後署萬曆乙巳仲夏羽卿題累級上到山寺一僧出迎予大殿三間殿對樓二層僧引予登樓看山獨秀峙其右綠青聳碧卓立如屏象鼻亘其左突起江濱雲氣瀾漫其鼻或隱或現他若留仙七星闌雞諸山若蹲若伏若奔若倚城郭江山指掌間矣從殿後進崗石門崕呀陰風襲人直次入骨由崗頰入有小竇透出山背爲北牖崗形如石屋高可二三十尺縱五十步橫倍之上供天竺先生像崗左一梯拾級登樓題曰華樓之外江田坡坂一覽無盡遙望片帆往來泛泛作飛鳧狀田中菜花滿塍如黃金布地聽灘聲澌澌激越清瀏真所謂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也樓中設郝大中丞浴木主郝公撫粵政事余不得知獨憶其在世祖章皇帝時特疏劾吳逆必叛足稱知幾其神乎同遊者咸爲之歎息云

放生池記

往余就姻于婦翁江子九先生宅常常出北門經沈氏之園臨放生池而望洋洋者水育育者魚莊子所謂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未幾忽見投網挺父竟爲漁人種魚之數又未嘗不低徊流連而不能自已也嗣後余赴幕遠館出遊于燕趙瀟湘兩江閩粵之間者三十餘年客歲由桂林還里得晤沈君八公備述其尊人澤民先生將此地捨爲放生後爲其兄暫典他友八公恐泯後先人之遺念百計贖回勤勤焉思守此一池仍爲放生不敢失舊此其志誠可嘉矣他日當過君之岸舫兩老人齋沐誦金光明說詩堂集歸苑文抄卷六 七

經恍如流水長者子現身說法池水泓然百千鱗族澹蕩乎清波翠嶽之中生生不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推先生斯志德以滋大余願沈氏世子孫其永守此勿替

錢唐邑侯周公去思碑記

梁溪周氏猶瑯琊之王北平之崔蓋秉禮守義能世其家者也靜菴周侯以名進士來蒞錢唐邑之人曰吾父也來何晚農者樂於野商者頌於市鄉先生羣士稱之於學蓋已一年所如一日靡有間也廼以侯性寧靜調令太平錢邑紳士農商扶老攜幼扳轅臥轍集於錢唐江汜計留之不可得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惟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仁愛錢民與錢民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侯自下車以來案牘積篋坐琴堂半晌數語剖判立得其情至於催科之擾不可勝數侯之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分校士於鄉得士四人聯雋者一人諸如修舉廢墜釐剔奸弊如照乘觀火杭風靡雜不期年而化歸淳厚此可以思其故矣從來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侯之情庶幾近之自此以往侯之所以視太平民者無異於視錢唐民而錢唐民之所以興去思之感者亦無異於太平民之頌來暮之歌者也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期年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知夫錢唐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矣於是閭閻紳士農商相與瞻慕嗟嘆之不已遂代

蓮華之石而徵予言爲之記云

說詩堂集 補正文抄卷六

九

粵西觀察督公去思碑記代

康熙戊寅夏粵東藩司缺出銓部擬以正陪具題我皇上特傳俞旨以柔遠能邇克勝厥任者惟粵西觀察魯某爲宜 命大學士等下廷臣會議僉曰天子知人而公之政績久已簡在 宸衷 錫之勅命往旬乃宣鶴首東指刻期就道而吾粵西之薦紳博士弟子員以及市商行旅山氓澤叟無不惶惑失措如赤子之離慈母因奉 天子命不敢請留無所顧訴遂伐八桂之石而徵余言爲記伏自客歲王正公來粵西甫下車卽嘆曰職司總憲惟刑是掌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伏生今文以恤爲說詩堂集 補正文抄卷六 十 謚至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卽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惟有靜之一言爲至吾惟靜以治之而已于是省方問俗察吏安民興學校敦教化諸如修舉廢墜釐剔奸弊如照乘觀火孺孺聞獠黃童白叟無不喁喁向風扞格感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期年皆相率而盡歸淳厚此何異康衢鼓腹咸登堯舜之世哉間有無辜罪人濫禁圖廓公察其寃立爲生之曰此因無死法或遇某氏罪犯死法公求其生而不得亦必爲之咨嗟籌畫而不已也噫于定國爲政天下無冤民張釋之爲政民自以不冤今公爲觀察當與定國釋之鼎足稱三矣從來無察察之政者有醇

靜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公之靜庶幾近之是則粵西粵東皆公之赤子昔公之監司惠潮也裁增耗之陋規今來觀察粵西也進黎民而嘆咻之皇上復振行京藩行見粵西之父老攀轅臥轍而粵東之兒童竹馬爭迎矣其曷敢不記諸石而鐫公德於萬世

潮汐說

盈天地之間皆氣也卽皆理也理與氣之所在凡陰陽之屈伸庶類之榮枯日月寒暑之往來何在非氣何在非理故明乎理氣之說者舉造化閭闔動靜之機無不有以窺其微而悟其要況潮與汐之顯焉者而不可以定其論乎乃世之論潮汐者愚不能無惑焉今夫氣候之難知可以葭管測之七政之難齊可以衡璣驗之日至地中之影未可易定可以土圭揆之若是者何也日有其氣也有其理也何獨於潮汐而疑之間嘗攷山海之經覽浮圖之書較海嶠之志讀盧肇之賦其所以論潮汐者不流於誕則流於幻不流於幻則流於偏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是烏足與論潮汐哉故以爲海鱗出入之度者此則山海經之誕也以爲神龍變化之迹者此則浮圖書之幻也以爲隨月而有盈虧見日而有衝擊者此則竇叔寶之所記盧肇之所賦而不自知其偏也此亦其未本乎理氣以爲言也乃若高麗圖經有以地之升沉而爲言者以爲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且自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有升降以運乎晝自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有升降以運乎夜惟一晝一夜再升再降故潮汐皆再焉以是而言潮汐似得之矣然

以坤厚載物之體而謂其載沉載浮可乎乃若余安道所論以爲日之所臨月往從之如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于月各從其類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南月臨子午則水平乎西北且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內以此言潮汐亦似得之矣然以爲專繫於月何以日盈於望而潮汐反大於旁死魄月虧于朔而潮汐不小於哉生明此皆知以理氣以爲言而未統乎理氣以爲言也然則統乎理氣以爲言者若何今夫天地之有閏闔也陰陽之有屈伸也日月寒暑之有往來也彼潮汐者亦如龍詩堂集 補文抄卷六 三

是而已方其卽于盈也固卽天地陰陽日月寒暑之來而信也氣也理也當其返而消也亦卽天地陰陽日月寒暑之往而屈也亦理也氣也故不通乎理氣而欲言潮汐譬之井蛙不可與量水夏蟲不可與知水不流於誕則流於幻不流於幻則流於偏是則潮汐有常而論潮汐者反不能得其常也惟卽理氣以言潮汐而後知天地氣機之往復可卽潮汐之一端以驗之潮汐之一端何莫非天地氣機之往復以運之尚何慮潮汐之不可定哉不然者土圭可以測影葭灰可以驗氣璿璣玉衡亦可以齊七政而謂區區之潮汐獨無說焉以明之烏乎可

江西圖說代

江西古揚州之域彭蠡敷淺原載在禹貢而豫章之號列於經傳東聯江浙之輿區西接湖南之名勝南扼粵東北通三楚襟江帶湖控荆引越爲郡一十有三爲州一爲縣七十有七蓋東南一大都會也考之分野南昌入斗八度饒廣同居七度瑞州七度建昌五度撫州六度吉安九度贛州十二度南康臨江袁州南安俱斗四度而九江則入牛五度此王子安滕王閣序所謂斗牛之墟者乎大抵諸郡多山而西山爲南昌之奇勝洞壑幽秀邈然絕塵仙人葛洪王子喬梅福文簫皆修煉於此所謂珠簾暮捲西山雨者龍詩堂集 補文抄卷六 十四

是也廬山南面南康北控九江五老峯高萬千丈巉然特立高士匡俗結廬於此故亦名匡山出風入雨懷靈抱異爲兩郡之傑出他如廣信之龍虎山道書稱二十九福地漢張道陵於此修煉今真人府世居之峯巒廻合最稱靈境建昌之麻姑山世傳麻姑於此得道唐劉禹錫詩有曾遊仙迹見豐碑除却麻姑更有誰之句臨郡之玉笥漢武帝時嘗降玉笥於此山吉安之青原顏魯公之扁額猶存瑞州之碧落唐武德時應智顗作寺鳳凰曾集於此山故亦名鳳山袁州之大袁小袁相對峯巒秀拔唐人詩袁山大小雙螺並秀水東南一帶橫贛州之陸嗣章貢二水夾

以北馳山麓周廻百里巔有湖湖有編鰲底人動之風雨立至總之十三郡之名山三千不可以數計也豫章古稱澤國彭蠡號爲巨浸禹貢東滙澤爲彭蠡卽此湖也其一章江源流東自豐城界至南浦折而北流下入彭蠡其一蜀江出自萬載合凌江滕江歷瑞州之郡城而東注入章江其一潯陽來自蜀郡岷山洞庭九水合流經九江城北下流合於彭蠡其一上饒江在廣信府北下流入赭溪西流入江其一汝水來自荆溪西流撫州郡城東抱城而北下流其一臨水自臨川江流至西津與汝水合其一盱水自廣昌南豐經建昌郡城南會新城流入撫州其一秀江

龍壽堂集 補元文抄卷六 五

從上源稠江流至袁州府北下經分宜入臨江府合章江章江來自崇義聶都山至南安府北下流東注虔州會貢水章水來自南安流至贛城而貢水出自汀州經瑞金等縣流至贛城北合爲贛江贛江歷十八灘由吉安至臨江入袁江他如南康饒州之鄱江俱滙彭蠡北出湖口入大江此江西諸水之源委也若其幅輳廣遠自省城東至婺源六百里而遙自省城西至瀏陽四百里而近自省城南至和平千二百里而遙自省城北至黃州六百里而近廣九百七十里袤一千八百里余之爲此圖也非敢效少文之臥遊擬馬援之聚米也但以職司屏翰凡分野之度數

山水之流峙形勢之分合道里之遠近一指顧焉而宛在吾目中是亦當官爲政者之一助乎作江西圖記

駁楊升菴禹穴考說

楊升菴辨會稽禹穴之非取証于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升菴解曰總吳越也探禹穴又解曰言巴蜀也遂謂禹穴在蜀中之石泉以爲千古獨識余謂禹穴在蜀中蹟或有之而至述子長之自序云探禹穴乃言巴蜀也則讀書率畧不詳其義矣太史公自序曰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射鄒嶧庀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夫攷其序中曰南游曰北涉曰西征曰南畧則其所至之地甚明哲也其說詩堂集 蜀苑文抄卷六 七

行始吳越中之楚復之齊魯追爲郎中奉使乃西之巴蜀文義班班貫而有緒其自上會稽至浮沅湘皆言南遊也講業齊魯以下皆言北涉也奉使後乃言西征巴蜀南畧昆明以報命天子也升菴不之攷而漫謂探禹穴乃言巴蜀何其不悟前後舛謬至此耶審如升菴所解子長不當冠以南遊二字後又不當于巴蜀復言西征也是子長所言禹穴乃南方之禹穴而升菴牽合已說不循乎理予懼耳食之徒謂其博學多識而不之辨也故爲之說

土司說

兩江谿洞舊爲荒服唐太宗時諸蠻內屬始置羈縻州縣隸於都督府以其首領爲刺史宋參唐制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推首領爲壯丁以藩籬內郡其首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其後開拓至五十餘所明仍其舊土世官之下銓一二流官佐之土司隸潯洲者曰武靖州成化間韓雍平大藤峽奏設也隸南寧者曰思明府曰憑祥州曰下石西州曰羅白縣曰龍州曰忠州曰遷隆峒曰果化州曰下雷州曰歸德州曰湖潤寨曰上石西州曰利州曰江州曰思陵州曰剥甘二十一村隸太平者說詩堂集 蜀苑文抄卷六 八

曰萬承州曰太平州曰安平州曰龍英州曰思城州曰結安州曰都結州曰上下凍州曰佶倫州曰全茗州曰茗盈州曰鎮遠州曰思明州曰羅陽縣曰陀陵縣隸慶遠府者曰南丹州曰東蘭州曰那地州曰忻城縣曰永順正副長官司曰永定長官司隸思恩者曰田州曰泗城府曰向武州曰奉議州曰歸順州曰都康州曰上峽州曰鎮安府曰上林縣又九司一堡曰舊城司曰興隆司曰那馬司曰古陵司曰都陽司曰下旺司曰安定司曰白小司曰定羅司曰何旺堡故有祿州隸思明後沒於交趾近又勘明復舊改隸廣西新置西隆州西林縣

守中養氣說

天地之所以久而不弊者其理皆來也來者逆也冬而復春夜而復晝循環無已故易曰知來者逆余讀言天家者書有謂天西行日月五星亦西行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之說有謂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之說余謂日月五星西行之說非也天西行而日月五星亦與之俱西順也順則洩而不返氣何以固歲功何以成且二十八宿經也七政緯也經與緯一縱一橫交錯而成文未有經緯共一條理者共一條理則孰爲經孰爲緯也天西行而日月五星東行之說是也天西行而七

說詩堂集

橫苑文抄卷六

十九

棲霞稱寺說

棲霞寺者壽佛菴之舊址也自渾融禪師卓錫於此而開闢焉監司彭禹峯易菴爲寺更名棲霞於今四十九年矣丙子春正五日予偕諸子過之客進問曰棲霞之得稱寺有說乎予曰漢明帝于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焉卽白馬寺是也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此其稱寺之始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棲霞山爲寺之主山層崖峭壁高可千尺山半有洞卽七星岩之第一洞日華月華二仙曾遊於此得渾融至而精舍之其猶摩騰之舍於白馬歟然則棲霞之稱寺非猶夫凡爲

說詩堂集

橫苑文抄卷六

三十

寺者之稱寺也昔楚王元英尚浮屠之仁祠則有仁祠之名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則有蕭寺之名晉孝武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明有靜舍之號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曰蘭閣則有蘭閣之稱總不如寺之稱爲古也棲霞之稱寺亦猶夫摩騰之舍於白馬也彭而述嶺山門曰棲霞寺錢唐橋叟諸匡鼎因答客問而爲之作棲霞稱寺說

貞女辨

崑山歸太僕有光嘗持論謂女子未嫁夫死而爲之守節比諸不待脩禭而同于奔余謂此論非也禮經云女子許嫁纓示有所繫屬也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示以成人之道也先王制禮所以明示此女之以身許人也若爲夫守節此亦從一而終之義雖已太過然何得竟比于奔也假使國家之亡故君已沒而卑官末吏衙一命之榮而終不肯更事二姓豈得不謂之忠臣哉雖未適與已仕事畧不同然比類以觀則貞女亦曷可多貶焉嗟乎當今之世風教日頽未嫁而砥志殊不多見見斯君子以爲甚難而奈何比

說詩堂集補卷六

三

之于奔也哉雖然在室之女雖許嫁未過門而夫死者從父母之命更受聘可也若必欲自堅未亡人之操則所謂賢者過之非中庸也夫聖人之道其必以中庸爲準與

說詩堂集補卷七

紀事

像贊

錢唐諸匡鼎虎男譚

譚烈婦傳

譚烈婦者鄞邑文學譚振漢之妻也當順治己丑邑遭紅頭賊之亂振漢偕烈婦避于未新北鄉之新田村烈婦毀容深藏製七星履以自隨謂振漢曰倘賊至倉卒奔竄設有不虞惟有一死以報君君以此爲認可也噫烈婦之志節亦已異矣壬辰冬十一月李定國偏將從茶攸間道出吉安騎卒萬餘倏然而來烈婦遇兵於雞冠塘被執行不數武烈婦曰塘水清潔吾得死所矣口啣痛罵不止遂一躍投水而死

說詩堂集補卷七

一

時年二十有七死之次日振漢覓屍塘中顏色如生履果在懷振漢撫屍而慟烈婦兩目忽淚溢焉哀感路人無不知有譚烈婦嗚呼是可傳也已

論曰余嘗登末新學宮其東蓋有譚節婦血軀云越四百餘年而又有譚烈婦亦殉節于末新異哉譚氏之有饒節也雖古之陶嬰共姬何多讓焉

方孝婦傳

孝婦姓方氏歙縣朱賜春之妻年十四歸朱氏崇禎初從賜春徙錢唐之芝松里今里人以孝行聞於縣令梁公公特表之稱爲方孝婦云孝婦爲人端嚴而肅慎不妄語笑姑早寡忽得奇疾孝婦仰天籲曰我夫婦所恃者一老姑耳曷爲罹此厄於是遂割左股肉以療姑姑疾卒瘳如是姑得復生三年亡何賜春又得奇疾婦復仰天籲曰吾不得終奉姑以天年是吾之不德也今吾夫又罹奇疾何斃斃一婦人而不幸一至此於是復割右股肉以瘳賜春賜春疾亦卒瘳噫真可稱孝婦矣孝婦有子四人世傑世賢世榮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二

世彪當賜春與孝婦病困時傑賢榮各割左右股肉以療二人固爲孝婦遺風而世賢罹危疾世彪亦割股肉以療兄可不謂弟乎嗚呼一門之內孝婦之後有孝子孝子之中復有悌弟尤人世所難能者故特述其大畧而爲之傳

論曰古來割股割肝之事間或有之而重人倫者恐至傷生滅性往往置而不論若孝婦一則割股以療姑再則割股以療夫洵史傳中不少概見者何可湮沒而不彰與至于世傑昆弟相繼孝義尤足以溯風俗故特並傳之云

武林三貞女合傳

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于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能終身不渝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三貞女之事

許貞女父尚白許字陳桓桓從征閩中歿于陣女聞計絕粒必欲往奠既造門勅輿人歸曰生受陳聘死爲陳鬼今從一而終矣陳家貧女日糊箔絡絲奉事舅姑佐兩叔娶婦以延嗣常日中不舉炊女夷然啜清茗數甌至舅姑之旨甘必不少闕也今女年齒衰矣同里咸肅然敬之而當事者尚未爲之表章嗚呼殆以貧撙其節與

陳貞女爲陳公伊人女同母兄之糧中甲辰科進士許字王南紀未嫁而寡矢死歸王執喪如禮事舅姑以孝聞北墅王暉賦有美詩以表貞

朱貞女武孝廉朱夢彪之女許字何名立未幾名立病卒女聞訃慟哭絕食父母多方辟慰之不從許其守志乃食無何父母俱歿女依第基以居如是者十有一年尚未得歸何氏之門也姑丘氏病女聞之卽

肩輿往以婦禮拜姑床下服勤終夜姑卒執喪盡禮
基將請何氏之族立以爲後使名立系得不替焉無
錫朱襄來西湖南之記仁和朱貞女事載方流記
論曰女許字未嫁猶士族之未委質也不幸值夫未
娶天下皆以爲不嫌於再莫而三姓貞女皆矢志
不嫁抱節終身者賢史傳所未有也余特表之爲三
貞女合傳以風世云

說詩堂集

補元文抄卷七

四

孫烈女傳

崇禎時錢唐江澣劉烈婦爲狂且所侮遂以身殉時
值鼎革未得表彰里中父老猶嘖嘖稱道之趙甲子
一周卽烈婦所居之地有孫烈女名秀父母早亡歸
其夫楊爲養婦尚未成昏夫與翁常爲買於他郡烈
女與姑俱鄰有閹奴竊艷之百計誘之不動偶值浴
奴從闥下伸手握其體女立嚙其手輒脫去未幾伺
姑他出奴直闖戶奉以漿飲女卽傾杯擲面流血涕
泣而罵奴恚甚揚言夜穿壁來女懼乃密縫其衣表
裏連綴不可解紉已徐炊茶進姑而自服鹵臥床死
夜半奴果穴隙至姑驚呼女已氣絕時年十五云鄰
說詩堂集補元文抄卷七

五

里駭視卽鳴諸官大中丞張公脩禮收殮醮暑中頽
色如生清涼滿室立鞠奴擬寘重典上其事於朝
如例建坊旌表焉

論曰異哉錢江之有雙烈也劉烈婦死六十年湮沒
無聞至今日而有孫烈女中丞公合而祀之爲建雙
烈祠誠盛舉也百世之下雙烈之氣當與銀濤澎湃
之聲流傳終古矣

劉節婦傳代

節婦傅楚之江夏人年十八于歸同里劉復元復元爲邑弟子不事家人生產節婦挽鹿車操作并出簪珥以佐不逮故復元得肆志下帷者節婦力也復元官黃陂教諭未一載抱病歸節婦備藥餌食不甘味衣不解帶無何復元死節婦一慟幾絕附于身附于棺者必誠必信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回顧公姑在堂孤子呱呱強自解慰日侍木主當食必告每逢令節歲除輒淚落如雨初喪至老四十七年如一日也公姑在堂晨昏溫清寒暄飢飽必順其意公姑克享高年始終不倦相繼而歿附于身附于棺者必誠必信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六

一如喪復元時也訓子重鼎義方出入言動飲食威儀告誡嚴毅不少怠重鼎年十九歌采芹遊泮宮恂恂有士行皆節婦之教使然也屢遭歲荒兵燹保全家計極飢寒風霜崎嶇勞瘁之苦九死一生而始志竟不可奪重鼎生七子九孫復有曾孫節婦又訓之曰吾惡夫兄弟之析箸而分爭者爾等母然四世孫子孝養友愛怡怡一家皆遵節婦之教也節婦守節四十七年年七十二歲而歿康熙三十七年欣逢恩詔得遇題旌奉有烏頭綽楔之制四方士大夫莫不有詩文爲節婦頌余友劉君克后于辛巳九日出節婦事實蕭衣冠而請曰節婦吾女之祖姑願得

憲使一言以重敢請孟冬朔日復請余樂志其事述其間于劉君者而爲之傳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七

朱靜子傳

杭州女子朱弦字靜子十三歸毛子稚黃爲待年妾十五乃使侍巾悅靜子性幽慤當夕綢繆牢結羞不就御毛子以其猶稚也緩之更踰年毛子尊公卒故久不入內已亦病劇一夕召家人語屬後云朱氏年少我死當令持服滿一年擇良家嫁之而勿多受財語未既則靜子痛哭牀側以死自矢無更弦事毛子一病八年不愈婦他姬皆沒靜子治中債事料理他子無不辦不自食一味不自名一錢受予輒藏以待乏獨處無怨色未嘗見其閒步多語齟齬而笑他賢德皆類此而侍稚黃疾尤謹觀聽罔勿於未形也稚說詩堂集 蘭苑文抄卷七 入

黃時猶賤責之無弗順受年二十七病沒蓋嫁十五年而處子逝云毛子哀之以其所素撫曹姬子豹臣奉爲慈母執喪三年而主附廟柩登墓或以爲過或曰變之正也毛子曰非過併非變也子爲慈母斬衰三年律也則他禮亦應稱是吾守律而已吾豈敢縱私情爲之哉毛子語予者如此噫其可悲也已昔子謂汪錡能執干戈衛社稷可無殤也然則德若朱氏乎又曷可以人妾置之爰爲之傳而繫之辭曰青春謝兮白日馳芳蕙推兮崇蘭衰蘭之苞兮蕙乎未吐幽以歛兮終古惟伊人之靜嘉兮末俗相儀當奈何兮嗚呼嗟兮

夢覺道人傳

夢覺道人者蔣姓蘊奇名禹培字也少遊燕途遇黃冠老人謂道人日子身有仙骨非凡人也遂授以秘書未幾道人官都閩任東魯轉鎮中州值流寇日熾道人輕裘緩帶指揮如意所向悉皆化服故齊梁之邦皆稱道人有仙術焉道人曰昔張子房受圯上七人之術遂辟穀爲赤松子今人身享祿位復負聲名直邯鄲一夢耳余獨何爲而溷溷耶竟拂衣歸西湖隱居北墅因自呼爲夢覺道人道人次子漢紀與余稱文章交爰高道人之風爲之傳云

論曰吾杭有黃御史作春夢先生傳大約言居官恍說詩堂集 蘭苑文抄卷七 九

似片時春夢也傳成而蟬蛻仙去今道人官至叅戎貴矣乃迹跡二蓮半塘之間蕭然物外人亦稱爲仙者然則古仙人殆皆有所託而爲之如春夢夢覺諸公類耶

鎖石山旅人傳

學至乃不愧乎爲人而日轍轅于南北東西則稱旅
鎖石山非旅人家也而嘗往來茲山因自號鎖石山
旅人云旅人性恬淡不慕榮利喜眺名山佳境或至
重巖疊嶂不憚險絕以登間至臨流處手掬清泉而
啜之每嘆君子之交蓋取諸水良有以也聞富春申
居小隱赤松諸山多勝跡遂往遊焉因與富春山長
客星伯稱爲石友嘗至鎖石山中半山有亭亭左有
泉清香甘冽旅人攜富春山長客星侶來坐亭上分
題倡和汲泉煮茗以爲斯泉得遇陸羽品題自當與
安平白沙並傳矣一日登山峯之上遙看大江波濤
訖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十

河湧布帆隱隱若飛鳬城郭參差楓林斷續望若圓
繡喟然曰昔申屠氏結廬於申屠謝希深築室於小
隱金琮遊赤松自稱赤松山農人余客鎖石徘徊不
能去吾其爲鎖石山旅人乎用是而旅人遂以山名
所著有鎖石山旅人六種一日橘苑文鈔一日赤亭
詩選一日武林佚事一日富春名山記一日且看齋
尺牘一日茗柯詞

論曰富春名山衆矣獨赤亭鎖石隱而不彰後赤亭
以客星垂釣而得名鎖石因旅人來遊而始著豈昔
人所云地以人重者是耶非耶

黃鶴樓酒人傳

古之君子隱于酒者多矣畢卓以官隱劉伶以狂隱
陶潛以詩隱張旭以書隱而黃鶴樓酒人則以遊隱
云酒人家貧性嗜酒喜遊頻年提壺往來鎖石山中
有博物先生者聞酒人名乃以禮羅幕中命使迎焉
酒人起曰此崔顥題詩處也吾其遊乎於是負笈登
舟所攜無他物止殘書幾卷濁酒數壺而已抵武昌
先生醉以酒命賦詩酒人筆不停思立就若干首頗
愜其意先生曰子好遊乎吾任子遊酒人從此晨夕
不登眺黃鶴樓輒嘆曰人可終歲而不食不可一日
而不飲每把酒憑江臨風暢飲俄而風濤怒起波浪
訖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十一

掀天雷雨交作酒人曰此天催詩也復進斗酒取稽
勳原倡而和之無何見一鶴蹁躚飛舞空江笛聲隱
隱從雲中出酒人笑曰昔人騎鶴上揚州我獨不可
攜鶴返故鄉乎竟招鶴而下扁舟載鶴沂漢江而歸
因著有黃鶴樓酒人傳

論曰酒人爲蓮花幕下客者已十年矣前作幕富春
嘗往來鎖石山中因自號鎖石山旅人今來楚幕又
豪飲于黃鶴樓人遂呼爲黃鶴樓酒人然則酒人旅
人旅人酒人吾終不知其爲何如人

小哥哥子傳

小哥哥子者富陽令牛公潛子公子也初生令君名曰小哥哥子生而穎異方四齡值母壽小哥哥子命家僮數人吹竽鼓瑟唱西王母之曲爲母上壽小哥哥子洗爵進酒拜于堂下甲寅春夏之交闢逆初變是時軍興騷騷富陽當兵馬通衢令君應接不暇嘗終日不食小哥哥子進問曰我父何未飯也令君告以故小哥哥子嘆曰居官而不得一飯何以官爲至深秋令君積勞嘔血一夜偶飲燒酒小哥哥子曰燒酒動火恐引血不宜飲宜飲黃酒黃酒者富陽之村釀也小哥哥子時止五齡耳今年七夕余偶攜小哥哥子過友人宅友人食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十一

以鮮栗小哥哥子懷歸獻母曰母未食也見不敢食小哥哥子貌甚秀舉止溫雅見者方以大器許之而竟以夭折在世止六載耳惜哉真可悲也余不欲泯其孝故爲之傳云

論曰楊烏項橐皆殤子耳然以才名未聞以孝著也今小哥哥子之善事父母若是天竟奪之此何意與余與令君善其爲富陽令清畏人知宜有大報而今遭此豈蒼蒼者果高而不可問耶

紀楊忠烈楊忠愍二公事

楊忠烈公做秀才時夜坐危樓讀書見一金甲神由窓而入向公言奉上帝旨命汝作一表文爲王母壽吾明日來取語畢卽去其弟在樓下聞與人語問之告以故次早公盥沐卽起稿是夜神復至云汝昨已泄天機不用汝文轉命左光斗爲之矣後公殉難時適與左同此一異也又楊忠愍公爲書生時有一客遣使者來請爲塾師公同使者赴館如是者往來三年後將辭歸謂門人曰焉有設教三載而主賓不一相款洽乎門人曰家君非不欲一接顏色恐不便奈何公強之再三門人曰家君卽冥司天子也先生往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十二

來之處乃冥司也公固欲請見冥君邀之入登堦果門屏堂宇非復人世下堂揖畢公卽叩詢終身答曰君將來名炳天壤夫復何愁因攜手偕行至紛華處指示公係汝得意時境界後到一空屋黑黝不堪血肉淋漓滿地公問之故答曰此人臣殉難之處公視之甚爲怵惕愀然作色冥君曰殺身成仁正人臣盡忠之道後公遇難在獄卽所見之空屋也二事雖屬怪異吾友張孝廉汝肩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辛巳六月十日書于武昌張參政署齋以見二公忠義節烈之氣當未遇時早已達帝廷通幽冥彰彰于上天下地矣噫可不與哉

古鼎閣銘

古鼎閣者金陵鄧元昭太史所建也太史偶獲一鼎
二罇相傳商周遺器廼構閣三楹敬置于中崇祀兩
先人暨王父母復遍乞海內名士題詠以紀其事戊
午冬杪予自楚歸值太史來湖上索予爲文遂爲之
銘曰牛首雲起雞鳴日薄爰獲古鼎廼構傑閣商周
之遺象形三台主器長子鉉玉羹梅用祭藏廟載於
禮經春霜秋露淒其以零孝子不匱奉祀在斯貽厥
孫謀愛之寶之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十四

蔡生字銘

丹崖蔡子名曰紹桂言采其芹時方十歲性不窺園
學本夙慧項橐楊烏得爾相繼賓川刺史七載師第
字以長厥義匪細望折嶠宮爲蒼生繫莫臥小山
優游六藝余爲字銘用傳於世期爾高攀三見及第
我朝狀元蔡濟傳
蔡升元俱係湖南人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十五

周敷文像贊

長松之下磐石獨處冲乎其容靜以中矩雙鶴和鳴
欲起而舞我將入圖與君標古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去

吳紀南像贊

攜鳩杖若櫻履神飄颻如秋水誰彷彿得其似有延
陵吳季子邀晤歌吾與爾卽而呼行不止我舍君復
誰以將飛身入西裏

說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七

去

錢唐諸匡鼎虎男撰

募修華嚴菴疏

粵西王城之東曰小教場場稍東有華嚴菴創建已
甲子一週矣比丘尼寂堅以未亡人難髮守節焚修
菴中持唄梵而飯淨土于今四十年十月初日余過
菴進香顧瞻韋馱殿風雨飄搖日就頽圯漸成林葉
黃落之境深爲愴息比丘尼向余和南來乞一言爲
之倡率以鼓勵十方助成其美共修葺焉余曰善哉
比丘尼之願力甚弘其志甚堅而其心亦甚苦其于
山川蓋亦有緣也計其費木若干料瓦若干片碑若
說詩堂集 墓苑文抄卷八 一

千个丹漆灰粉若干斤力役若干人凡我達官貴人
善信男女發菩提心各施所有以襄盛舉庶乎不日
得以成就而其功德復不可思議矣從此幡然發尼
偏袒摩頂潛修菴中晨鐘暮鼓禮誦華嚴六萬九千
七百二十四言木魚之細響當從竹花籬翠之間裊
裊而出也如是則六十年之殿宇增其輝映而菴前象
鼻岡雞諸山愈青蒼葱鬱可愛左則伏波之嶺右則
獨秀之峯環抱林木景物益幽山川之美不因之而
益顯也乎余因是生歡喜心而沐手爲之疏

萬年會疏代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予觀於鄉民
萬年之會而深有慨焉予筮仕東強下車以來見關
外有鄉民二十人議倡每月輸錢五百文凡遇災民
飢寒喪葬無倚者悉取是以助之斯稱義會哉今
天子御極以來親行郡邑察民間疾苦與在廷諸臣
講求民瘼整飭脩悉今鄉民月月而輸之歲歲而舉
之爲善無倦而好行其德雖萬年可繼也由東強一
邑而推自郡而國而天下皆可倣是會而行之使天
下災民而無告者行見飢寒可振喪葬可周如得生
於堯舜之世熙熙穰穰含哺鼓腹擊壤而爲康衢作
說詩堂集 墓苑文抄卷八 二

息之民皆從東強之會始又何富庶之不可幾哉因
弁數言以爲好義者勸

募施棺木引代

旨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予三復斯言而益歎善之
當爲矣予不敏贊政邵陽已經四載日擊斯邑遭兵
燹之後民生困頓路有殍殣每欲買棺施與實有志
而未逮茲有僧某者憫念災民無棺遂拋骸棄骨於
荒郊蔓草之中時懷不忍因廣爲募化作棺施捨誠
有慨於予志斯真善事哉伏冀大人長者發菩提心
行布金事不論多寡隨緣樂助使久久而行之好善
不倦其爲生死而肉骨者不可勝道也行見邑之遺
殍令災民之死而無告者得以寸棺合斂日瞑九泉
庶不致於速朽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諸君子
記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八 三
之樂善好施其福澤正自無涯不止闔邑之人誦義
無窮矣爰題數語於左

題流水白雲圖

憶予年十五六時同學毛子稚黃口占一律贈予云
小謝最能文風流秀出群題詩惜春暮把酒坐宵分
竹榻依流水松窓映白雲烏衣衆年少車馬漫紛紛
家兄駿男最愛其五六一聯欲邀謝君文侯爲予圖
一像而未果屈指稚黃去世一十五載而家兄長逝
亦二十七年矣追維三人偈和笑語之歡邈不可得
適甬東王子子豫來遊楚王子善寫生因爲予寫一
流水白雲圖圖成而誦故友之詩思先兄之語恍如
昨日事爰題數語軸而藏之聊以志吾三人之相契
云爾壬午穀雨後三日櫺叟匡鼎題於武昌官署之
記詩堂集 補苑文抄卷八 四
慈餘軒

題紅梅獨酌圖

老梅二樹正值花開香氣芬勃有偉丈夫科頭獨酌
踞石而坐觀二童子攜樽捧壺若有所思意似不在
酒也丈夫者誰山啓沈先生也山啓曰吾十年來碧
雞金馬之間其車轍馬蹏之所及往來不啻一而再
矣今年已及艾吾將偃息衡門棲遲梅下以嬰以游
以燕以息因寫此圖以食吾志耳時又以主人之約
將擔簦三進滇南與余相晤於張叅政署中乃出此
圖索題披閱之下余歎曰先生抱鹽梅調羹之用將
來致身皇路上引其君子當道下使匹夫匹婦無一
物不得其所而豈獨酌梅林以終老哉山啓笑曰我
說靜堂集 補文抄卷八 五
之懷矣誰其知之而竟爲君忖度之也錢唐橘叟諸
匡鼎題是日也壬午夏至

題蘆遊萬里圖

予與趙子漁玉潤別二十二年矣去歲自粵西歸移
居竹竿巷得與老友毛翰林西河比隣每相聚談心
頗起巷無居人之歎四月八日漁玉過我握手諦看
君鬢未絲余竟老邁相視而笑且聞其下帷之地不
過數武則又喜出望外一日漁玉出蘆遊萬里圖索
題余讀其自記所經歷山川皆余二十年來乘舟則
畏風濤掀播登程又懼豺虎載途行李半肩不遑啓
處願以還里杜門欲覓妙手寫一圖以爲登高臨深
之戒而不意漁玉竟先得我心也僕老矣從此累足
息遊第漁玉不日蜚鳴天衢致身皇路則萬里之遊
說靜堂集 補文抄卷八 六
當自此始恐未得沫游於圖中耳庚辰仲呂之月橘
叟諸匡鼎題

題詞

余館楚署豫章鄧子興於己客幕五載思歸不得命
童子出購美人圖一幅藏之帳中以慰消渴一日出
以示余余觀此美人跣脚芙蓉石左執扇右綵毫端
坐凝思不知其心屬何所帑上精神呼之欲出吾意
鄧子當雨夕霜宵燈殘香燼定翻何珊珊其來遲也
展玩之餘聊爲題此然不敢迫視卽画中亦恐鄧子
嗔耳

說詩堂集 藝苑文抄卷八

七

題莫雲卿家藏冊頁九幅

西溪梅花數十里大都皆宋元時物予每過此便欲
結廬其中真不異孤嶼處士也阿誰高臥此境是先
得我心者 梅花書屋

兩遊俠兒並行試馬豈画眉後走章臺下古路坦坦
垂楊依依樛菴圖此以寫我題 長楊試馬

有兩小兒相戲蟋蟀一兒傍立竦然而觀三兒各有
雄志非好閭蟲也咄咄莫作童子觀 閨蟋蟀圖

典到曾栽五柳閒來獨撫孤松芬如妙手寫出淵明
頓爾相逢 孤松盤桓

昔謝玄作書與兄云居家以垂綸爲事北固山下大
龍詩堂集 藝苑文抄卷八

八

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吾觀此老翁當寒雲
四布凍雪滿天獨坐扁舟手持釣竿相依蘆沚或者
卽玄流耶 寒江獨釣

安溪有米堆山每朝烟夕霧雨晴雲起時見之恍然
一幅米家西筆正叔作此小幀彷彿身歷其境 米家

誰寫此深林兀突幾茅屋倘或是桃源我將從此宿
山村

水邊雲過忽無山此正叔驚人句也吾卽攜此詩題
正叔画果然烟雲圖

古樹千年盡蛻殘蕭然片石獨巉岼幾竿修竹經霜
老六月開圖日覺寒 枯木竹石

爲家君備叔題謝文侯西十二幅

文侯每西鍾葵千態萬狀筆如游龍不信余言請觀此西鍾葵

竹葉數箇老梅一株雀噪其上此吾家古榻苑景也

文侯何不着我叔其中梅雀

觀此雄雞余則才盡忽表兄靳若霖投我新詩內有

天際無雲唱午雞之句余卽攜題其上恍如聲出圖

中也雞

秋風起浙浙西裏飛蘆花何處聲如雨一蟬獨蹲沙

蟬

僧繇西龍破壁飛去文侯此兔頃刻便逃往深山矣

記詩堂集補苑文抄卷八

九

吾叔速宜籠之竹林兔

牧牛兒笛聲吹來疑悟我于三生石上事呵呵牧牛

此謝仙臞漁家樂也往時昆陵憚正叔謂仙臞曰先

生好寫漁家樂風動浙中但未審先生能寫漁樂亦

能寫漁愁否如此快飲何愁可寫漁家樂

蒼松如此有一老猿一小猿盤坐其上豈三峽道中

景耶奈寂寂無嘯聲何也猿

予昔過揚子江風濤大作舟幾欲覆觀此波浪掀天

爲之胆喪水

西中樓閣鬱崔嵬淡淡烟雲凍不開彷彿寫來何所

似傍人指點是蓬萊樓閣

靈隱五寺榻余嘗獨坐其上水聲流耳峯巒起面若

登天際恨爲塵務所羈不能時到此地每欲令妙手

作一圖以效少文之臥遊文侯寫此小幀實獲我心

深林茂樹

二母雞相視而哺一步一趨若有意者余摸索不着

留問仙臞又雞

記詩堂集補苑文抄卷八

十

題屈翁山詩後

吳山真聖觀有子午井每日值子午二時水湧出井口高丈餘形如瀑布居民逢午刻必聚集取水約有片時水仍消詢之僧人云井通漸江故應潮而起但錢塘潮汐每晝夜俱隨時分刻而起此井惟子午二時似與潮汐起時不相應頃閱翁山詩載清溪驛東五里有潮泉山泉從石穴湧出聲如沸雷泉大者爲雄小者爲雌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消則涓滴都絕若此地從無泉水者惟秋冬間無消長乃有細水長流寺僧謂此泉下應海潮然秋冬間海未嘗無潮而泉額不應之何耶丙戌花朝閱翁山詩外說壽堂集 補苑文抄卷八 士

偶錄以俟博雅君子

書朱節母傳後

余方閱李本菴侍郎述母李太夫人行畧未畢適朱左宸進士授余朱節母傳匡鼎受而讀之不禁撫卷而嘆曰嗟乎是何兩太夫人之賢節始終相同也其爲側室同其撫他子同其貞操守節同一教子官侍郎一教孫成進士將來俾得地封之榮也亦無勿同獨是侍郎公官京師未及迎養母歿終喪三年進士君投牒闕下欲乞升斗以養祖母而忽不及待及聞計欲承重請吏禮部曹又以例不符而止此進士君所以哀毀悲號而繼之以血也然而進士君自傷不得承重由京徒跣遄歸見星而行見星而止天下說壽堂集 補苑文抄卷八 士

之人莫不曰幸哉有孫如此當與令伯之陳情並傳不朽矣同里橋叟諸匡鼎敬書

書溪書後

余平生最愛王侯毛三君文戊戌秋于一來湖上得其全集讀之遂手錄一帙朝夕展玩已爲吳中友人所假久之不歸矣胡宗文於開查度齋頭讀之次日走借一抄又已爲人竊去嗟乎恨哉獨稚黃文每脫稿余卽手錄一過錄畢又時爲好事者持去零落殆盡竟不得成帙丁未夏酷暑揮汗錄溪書二百餘帙一月始成吳興嚴修人過我見之甚喜攜歸苕溪六月餘余每思溪書不得便欲買舟過宜雅堂索之未果季冬望日忽得修人寄還殊以爲快且作札與余云每讀稚黃文不勝有望洋之歎因思修人年少名

說書堂集 續先文抄卷八

三

進士歸來閉戶却掃著書盈篋每一落筆便爲當時

傳誦尚贊嘆此書不置况余之窮愁落莫者哉

張大中丞玉如公墓表

大中丞張公以康熙二十年六月十八日葬黃花城之新阡時匡鼎先於五月望日赴部考選下榻於公令子濟天壽公子聖猷等具狀乞匡鼎表於其墓按張氏之先世襲指揮輝山上蔡移駐廣寧日留注留注六傳至鳳儀鳳儀生九思九思生肖泉卽公之王父封定國將軍者是也肖泉生子日東越生而岐嶷驍勇有謀略太祖武皇帝延攬英傑于東越目以國士東越生五子公其最少者也公諱朝珍字玉如童年卽穎異弱冠歷刑工督捕三部於刑曹多所平反至在考工則悉心稽覈在督捕則發奸摘伏世祖

說書堂集 續先文抄卷八

十四

章皇帝最器之時江南適有海寇操江最爲重任順治某年公以督捕理事特簡提督巡撫安徽等處蓋異數也公入境連值水旱民不聊生公卽捐俸倡賑特疏題蠲租若干飢民賴活者不啻億萬計未幾丁母憂服闋補湖廣巡撫甫下車卽奉命散三藩凡船役軍供無不驅馳料理甚具無何滇黔告變所脩夫役公立遣之百萬人悉得歸版籍矣當是時湖南旣爲賊陷三湘七澤之間無不騷動於是東山大冶揚竿嘯聚者甚衆公密授方畧於黃州郡守于君成龍于君單騎抵賊穴擒賊首黃金龍等餘黨解散公卽疏列于君功隨奉恩綸加于君不次擢三

年之內由郡守而監司而藩臬而巡撫而總督
兩江皆公之薦舉也自吳逆之變蠢爾小民妄冀煽
惑公密疏題奏止殲渠魁脅從罔治朝上而夕報
可愚氓得全要領者尤多嗚呼楚北江南中州豫章
四省壤地相接稍有蔓延則東南半壁皆歸蹂躪至
今幸得晏然安全者伊誰之力哉至於請巡撫以仍
管兵請禁旅以資征討請緩征以安人心請設治院
以便勦撫請添陝撫以杜覬覦諸有關於國家大
計者尚未克收公功也方謂滇黔底定天下太平且
當進高爵膺天眷而適竟以積勞成疾嘔血而卒
時康熙十九年三月初九日也年僅五十有二噫可
說詩堂集補苑文抄卷八 五

悲也已匡鼎受公之知於今六年深愧不文然不敢
辭乃爲叙公之行實而書之墓碣使後人得以考
焉

兩浙運使高公墓表

上之四十五年兩浙運使高公卒於官翰林院約修
高君與爲誌銘至是令子軾輅等將扶柩還粵歸葬
其時具誌銘表於其墓公諱熊徵潤南其字也
其先自山東益州入粵有諱某官太僕卿至是始顯
傳奉化尹諱某奉化生明經諱某明經生信宜尹贈
中大夫兩浙運使諱某公則贈公次子也公生而穎
異不凡弱冠卽爲名諸生每試輒第一文采雄博躬
行砥礪尤以孝友著稱庚子中副車家貧授徒從遊
者日益衆公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屑
爲時文蹊徑語值甲寅滇警初傳公料其必敗卽擬
說詩堂集補苑文抄卷八 其

平滇三策討逆檄呈於各憲籌畫俊偉有古豪傑風
當與郝楊二大丞兩疏並傳不朽矣於是園練鄉
兵扼險守要遂克殺僞總兵陳世龍等賊聞風震懾
不敢窺岑嗚呼公以一書生攘臂而扼其吭賊不得
肆虐者二年其所本於經濟者深矣已未粵疆底定
公奉督撫兩臺念公方畧委補桂郡教授公卽有查
贖難民請建義學諸詳及調思明土府教授至卽募
建學宮卽立書院等事侃侃碩論興育人才風俗蒸
蒸丕變兩郡人士謳頌迄今真不愧武城有絃歌文
翁典故化于蜀也庚辰遷井陘令公甫下車卽除重
耗以蠲民困息獄訟以懲刁風不一月而名父杜母

之歌翻傳嘖嘖粵撫彭公隨以遺愛繫思節義堪表
等事一疏入告卽蒙名見補授兩浙鹽運使司鹽運
使公抵任一切餽遺請託俱屏絕不行前官存引幾
八萬公設法銷疏積逋頓清商賴以安又購紫陽別
院俾諸生肄業其中每月課藝手加評定脩極鼓舞
沐其教者如包氏之兄弟龔捷孔生以五經名魁皆
公書院士也兩署臬篆平反得情案無留牘卽審斷
獄公求其生而不得亦必爲之咨嗟嘆息而不已
使張釋之于定國復生恐亦無能踰此者矣昔班
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屢得六人探其本則
口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則公之所本可知已匡鼎客
說詩堂集 補宛文抄卷八 七

粵五年深悉公節概今屬治下又沐公教化自慙衰
藹無文然不敢辭乃叙公之行實而書之以表于原
以俟世之良史如班孟堅者擇焉

祭嚴姑母江太夫人文

嗚呼惟木有本惟水有源枝衍流長乃脩諸福此余
於江太夫人之亾而不禁歎歎泣下已太夫人爲文
昭公女孫與余婦翁子九公蓋兄妹也余自辛丑歲
就婚于公家至癸卯顯亭先生秩簡京卿需次奉太
夫人歸里門余以姪僭之誼得隨公後拜太夫人于
堂下嗣後嘗得望見太夫人顏色禮儀有加未幾公
捐賓客余每登太夫人之堂見太夫人則如見子九
公焉距今年三年耳而何太夫人亦竟溘然長逝耶
悲夫太夫人歿之日余過候尚聞能飯早起虔脩湯
羹命先生及諸孫入山掃墓歸來尚問佳城之草木
說詩堂集 補宛文抄卷八 太

無恙否是晚忽聞持百八珠台掌竟去脩然而來脩
然而往太夫人豈果西方之再來者耶噫太夫人逝
矣余向得親見太夫人顏色如見我子九公者今不
可復得矣昔子九公待余如子故子九公歿余如再
喪我父而太夫人待余如子九公則今太夫人之歿
余又再喪婦翁矣嗚呼痛哉今顯亭先生啜粥長號
稽顙而後拜者日以千數咸謂曰至哉先生之居喪
此古孝子而于今乃復見之亦足以徵太夫人之教
矣余既感太夫人平日之飲食教誨而又時蒙先生
嘔吟鈍筆無文聊爲寫其佩德之懷至于太夫人之
母儀婦德以及先生封及母氏之榮柱峯諸昆季陳

情之報此不待余言之而自昭然于天下後世者也
嗚呼尚饗

公祭任方伯文代

嗚呼國喪耆老寮萎哲人薇垣掩曜泰嶽頽尊三楚
震悼萬戶嘖呻績標史冊名勒貞珉維公秀惠童年
憤發以父爲師角鼎超越十三通經行敏言訥言采
其芹隨赴 帝闕弱冠勵志騰茂蜚英明經膺擢車
笠陳盟下帷李幕名動公卿崛起陝右事俊有聲寓
內署髦群集 廷試受知宛平拔冠多士需次待選
驅車還里繞膝舞斑潔脩甘旨祿養爲急選授別駕
繼轉郡丞奸宄服化乃晉黃堂功高黃霸以倡六牧
民歌五袴轉運兩浙商灶清流叅政八閩倉箱計籌
量移觀察平反歌謳俾遷屏藩敷政優優歷宦四紀
說詩堂集 補遺文抄卷八 二十
持躬惟德煦煦聽訟哀形於色臨之以莊不亢而直
清慎勤廉始終如一某等忝附寅末誼同第昆周旋
罔斁古道斯存自公之暇常奉教言忽爾聞計驚心
慘魂嗚呼哀哉念公一生德優福厚位高方伯祿諒
卿右年踰古稀齒躋上壽文孫鵲起貽謀昌后敬陳
香楮清酒一卮庶竭其誠公來豈遲總帷載颺靈旗
紛而惚恍暫聚神無不之嗚呼哀哉尚饗

橘苑詩抄序

往余遊西陵獲交諸子虎男時虎男年纔二十餘著作已盈篋每當同人聯袂西湖分韻賦詩虎男輒作奇語座中諸友靡不擊節嘆賞朱觀察荔裳謂余曰居恒疑杜工部七齡詩卽壯開口咏鳳凰爲才子過情未可盡信今虎男弱冠工詩下筆數千言不休出語卽驚其成人長者乃知天之賦才本有不同工部所言良不誣也余因賦詩贈之有子詩溫且麗日贈我瓊瑰之句後余返羊城數十年音問睽隔而花晨月夕風雨晦明輒念虎男不置也今年春虎男哀其所作詩寄余且乞余序余讀之撫然曰美哉諸子其說詩堂集 橘苑詩抄序 一

繼少陵而傑出者乎蓋古之詩人少達多窮又必遊覽登涉擷山川之秀以供詩料虎男雖世家子少處貧困及稍長卽旅食四方足跡半海內凡遇名勝之地濡毫染墨寫其窮愁磊落感慨無聊之狀宜乎詩之工且富也余老矣繆以詩學鳴當世而知已極渺虎男倘有羊城之遊余當偕登羅浮絕頂仰天長嘖俯而賦詩以繼曩時西子湖頭勝事不可謂非千秋佳話虎男亦有意乎余日望之矣番禺弟屈大均拜

譔



羊田酒
田上園

橘苑詩抄序

西陵風雅之盛素稱甲天下方前朝季年一時鴻博之士如陸麗京陳際叔孫宇台毛稚黃張泰亭諸先生以及先君子虎臣公同時並起抽妍騁秘真乃家曹劉而人李杜每讀西陵十子詩選故未嘗不緬想風流也逮乎今日老成既盡二三知名士率皆厭古調而尚新聲其于漢魏三唐閉目不窺而唯宋元之詩是則而是倣俗目視之動稱新雋舉似前輩不免風斯日下嗟乎是亦所謂極盛者難爲繼乎虎男諸先生好古博學於制舉業外尤長于詩古文辭其所爲詩樂府五古直追建安而上七古及律絕諸體亦說詩堂集 橘苑詩抄序 二

如昌黎所云李杜文章光芒萬丈斷無片詞隻字墮落宋元家數蓋先生與予諸父執年齒雖在肩隨而學問文章實足抗衡諸先輩予于先生既有通門之誼而在母黨又屬降等之親每有詩文輒持就正先生每謬加稱賞因不以予爲不肖亦復時出其所著相示予讀之十子風流恍然在目用私嘗竊嘆以爲先生之在西陵直歸然獨存之魯靈光而亦今日頽波中之一砥柱也歲丙戌予以饑驅出走凡七易裘葛而始歸歸則先生之墓草已宿回首曩時獎助之雅邈若山河倦言念之惻愴未已乃令嗣璉貞持其詩集過余日將以付梓惟予一言以爲弁首予承命

不勝欣喜。楚貞斯舉，自楚貞言爲不置之孝思。自先生之詩言，則故予所謂頽波砥柱者也。胡嗣峻事沾丐遠近，俾後生小子奉爲詩家指南，于以障百川而東之。舉西陵同時風雅之盛，一旦再振于今茲，未必不于先生之集有攸賴焉。而余也，手先生一編，良夕吟玩，行間字裏音欬如聞，則又于先生祖謝之重獲師承矣。是以既樂觀厥成，且不自以爲不文，遂拜手而爲之序。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竹醉日愚甥柴世堂胥山氏拜撰。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序

三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一

錢唐諸匡鼎虎男謨

人日學鮑明遠體寄錢唐二尹季平公

喜春來日遲遲，梅華發蘭露垂。聽新鳥鳴高枝懷使君，欲追隨。當人日好題詩，句盈帟酒滿卮。訟庭閒清風吹我，嘗過坐深帷。煮黃精烹紫葵，疊倡和驚才奇。擬江淹並牧之，月幾圓忽復年會難。遇歲易還須秉燭，共留連。雪滿湖樹飛烟，持彩筆寫瑤箋。樂相樂何悠然。

斗壇夜醮歌

玉宇沉沉天未曉，金獸香寒塵夢杳。七星隱現掛高城，鸞語空中珠珮悄。玉葉爲冠羽作衣，刻麟盤鳳俱光輝。星壇燭影化流電，銀燈吐穗螢亂飛。匏樽瀉酒生幽霧，青蛩書符鶴書步。靈旗旣逝雲路遙，却掃壇花笑神嫗。勸君祈年休學仙，驪山茂陵草濕烟綠文。

金字久寂寞，銅駝夜泣埋紫錢。亂箭不鳴河影沒，霞裾翠被歸瑤闕。封章遙遙達九關，赤鳥叫落天邊月。

秋葉紅歌

乙丑秋日黃巖署中甘左之明府招同何東沙廣文暨朱平物潘伯石仲爾承卽席賦效柏梁體。

丹崖花縣起金風，嶧山清齋桐露濃。階前百卉爭霜紅，斑駁燿燿爛媚秋容。餘霞散綺飛碧空，一葉墮地烟

朦朧恍如臣心表赤衷使君開譙水罌中尊羹醢餽
和晚蕊清歌一曲樂融融廣文休嘆青幣窮朱卿揮
毫舞劍雄安仁手談飲碧筒千言灑灑推仲弓余也
才慚鄭小同疎狂不異阮嗣宗分題秋葉愧未工追
憶昔年牛與馮曾在富陽署中與諸子富春江上聯
遠峯百里楓林疑火龍一株突出儼醉翁傍綴芙蓉
及水渚今朝又得鼓筆從倡予和汝韻瀲灩任爾飄
零西復東何必悲秋效宋公

玉瓶嘆

客有以古玉瓶示我者大不過徑寸而玉色斑駁
不知其爲何代物也貯以錦櫝加什襲焉誠重之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一 二

矣一旦誤遺於人既而追悔不置曰吾非舍之而
復吝之也恐明珠之暗投也余聞而嘆曰嗟乎客
可謂善遇夫物矣夫良驥不遇伯樂而識之則等
凡馬耳物之于人也亦如此爲賦玉瓶嘆

卞和抱璞荆山側三獻悲號人不識誰其琢之成此
器屈曲蟠龍細鱗織回屏朱閣倚春風珊瑚翡翠徒
顏色有客寶此稱奇珍藏之錦袱無纖塵桃花凝脂
不足數水壺瀉月難比倫對人不敢深相惜世俗同
看等燕石隋侯已失夜光珠秦庭不返連城璧昨夜
東風轉綠墀梅花如雪舞參差欲折一枝空佇立綺
窻誰伴月明時玉兔流光斜夜紫瓶內奇花艷鳥凡

但願風吹雪作山那知日出水爲水吁嗟瓶乎安在
哉寶匣沉埋從此始

端硯歌答韓錫汝二尹

丹崖少尹韓使君贈我端溪紫石硯非方非圓理不
羸肌理細膩人人羨扁舟歸去與君別北風凜烈歲
將宴雪深三尺河腹凝此硯注水會不冰攜歸對客
誇奇絕興酣墨飛蛟龍騰使君偶儻今詩伯揮手脫
贈無所惜仙署清樽共唱酬豪吟之餘見肝膈此硯
貯以千花錦包以百狐腋摩挲一刻不忍釋昔聞王
初平叱石羣羊驚我欲攜此登粵山之巔騎滄海之
鯨寒星吹落銀濤生硯乎硯乎豈與他石相爭衡光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一 三

鞦韆院送春詞

梨花開遍鶯聲悄百丈遊絲空嫋嫋誰家怨女尚鞦
韆蹙金么鳳行烟小自倚身輕拂落花舞風嬌燕入
雲斜綠楊影墮闌干外但恐風吹動裙帶紛紛粉蝶
過牆東落紅滿地春無賴珮響空中寂無語繞住行
雲飛不去綺羅無力困纖腰繩長那繫傷心處畫竿
鱗次送嬋娟任他高下餐雲偏明朝却閉歲華鎖花
外何人拾翠鈿

夜聞東河榜歌

東河水流雞鳴晨碧空雲淨天無塵櫓聲呶啞入銀

漢街鼓隆隆夜將半城門水深虬箭催烏啼向城城
未開誰弄水聲歌水調月墮竹窓鸞共嘯初聞似隔
潯陽湖琵琶何處風瀟瀟漸聽悠颺滿人耳柳岸眠
鷗忽驚起休鷺子夜破青冥莫愁高樓夢未醒

十姊妹

十姊妹連根生一穗千百態一本四五莖深紅淺白
各殊衆粉痕檀暈皆傾城同開同落勝同孔總嫁東
風好持護君不見漢宮一母育兩雛合德昭陽飛燕
妬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一

四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二

錢唐諸巨鼎虎男撰

彭澤縣

扁舟漾清江挂帆彭澤縣道上白衣人提壺出郊甸
松根化龍鱗柳色青於靛緬懷陶處士儀音不可見
卓哉此令名千載猶眷戀

過九江望廬山次駿男大兄韻

上天俄同雲雨雪兼北風獨駕舟如葉蕩漾江之中
推篷望廬山縹緲五老峯紫泥飛翠霞掛在東林松
隱隱聞虎嘯沉沉出疎鐘策杖有屈子結茅憶願公
何時過金輪佛掌尋仙踪雲中奏笙璫回首霧濛濛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二

屈子謂翁山願公謂願
雲兩人俱曾住廬山

廣陵宗定九招飲卽席賦別

弱冠遊維揚所遇多良友孰爲金石交屈指先定九
欽君青雲姿卓犖意不偶著書薄子雲題詩擬杜叟
陽春誠獨步新章益清瀏芙蓉數卷書共嘆垂不朽
開軒羅衆賓招我酌肯酒銀盤出鯉魚肥芹菹晚韭
秉燭仍夜遊帷屏列座右連觴不復辭明月掛高柳
我今歸西湖倏忽分手還歌伐木篇與爾期白首
當湖郭臯旭慈水孫介夫暨毛稚黃虞景銘關
查度且坐齋小飲卽席和查度韻時家兄駿
男有維揚之行

良友聚幽齋開樽對清話解帶得涼颺西楹微月掛
阿兄將何之蹙蹙靡所屆直因謀食故深秋偶行邁
况復苦塊餘茲遊豈稱快北固江風惡金焦拳石怪
昔聞孫仲謀坐石料成敗世事如浮雲軒裳等荏穉
桑田成滄海畎畝變溝洫所以明哲士立身欲狷介
赤霞高可餐乘風弄烟瀦我輩今日歡竹林如可畫
貧家乏供具晚非雜蕞芥

懷李簡史

憶昔與君別分袂在維揚時值歲將暮執手野徬徨
窮途歷風雨寒冬多雪霜我渡揚子來江波浩湯湯
倏忽已三載懷抱積憂傷何當重握手欲逝川無梁
說詩堂集 楊花詩抄卷二

離君日已遠思君日已長願爲雙黃鵠與子俱翱翔

偶作

陶潛隱柴桑門前栽五柳策杖遊田園菊花嘗滿手
饑來乞食去安問傍人醜父老知其意相招置樽酒
但願醉欲眠豈求升與斗人生如朝露百歲豈長壽
哀哉塵俗士鹿鹿徒自取不如臥高齋看雲開笑口

送葉子雲將遊廣陵賦得六章

雲將別我去開河一棹開相將攜樽酒獨上瓊花臺
一瓊花久不發臺下草萋萋展轉憶故鄉愁絕子規
啼二子規啼雲外哀猿響山阜淒淒風雨晨且聽廣
陵潮三廣陵潮未落燕城月已上二十四橋邊兀坐

聽高唱四兀坐意何爲秋氣悲蕭索遊子心感傷凌
風欲奮翮五奮翮會來歸遲遲何日返與言念離情
匪勉加餐飯六

懷毛稚黃吳志伊

一夕復一夕倏忽秋已來蕭蕭草木落浮雲何淒其
思我二三友倉皇倒裳衣吳均是傑士毛萇真我師
曠哉二君子鳴世自有期作賦準相如題詩擬左思
草堂時命駕宴坐日已移縱橫遞言論使我神明開
嗟余乏藻翰顧曲安能知嘗得聞清言比翼欲高飛
幽齋獨寂寞芳草自萋萋開軒命樽酒聊以寫中懷
何能時聯袂與爾共徘徊含情未得申反顧增歔歔
說詩堂集 楊花詩抄卷二

答張宗武

長夏苦炎蒸奇雲一何燦北窓納微涼脫巾尚揮汗
忽聞稚子言有客叩虛館相見乃素心握手成眷戀
予既卿不襪子亦忘其冠高談欣勝賞日晏格羅幃
贈我以新詩惠我以紈扇把扇揚清風吟詩見慈憐
與君年畧同君才實英彥他日秋風高看君生羽翰

讀五子詩作

兀然坐幽齋戚戚多傷悲淡月何皎皎微風復依依
我心時拂鬱披襟起徘徊何以解愁憂酌酒詠新詞
既披百氏書還吟五子詩國士推休文風雅獨丁儀
孝穆雅善咏張衡賦更奇復有吳公子磊落多奇思

五子天下才立言古人期愧我蓬室士實爲世所嗤
幸與諸公友安得相追隨來日一何速去日不可追
窮達信有命嘆息復奚爲徒懷白雪調對爾一妻其
寄陸叢思問疾

秋暑餘蒸風露華湛天宇北山變奇雲柳塘漲新雨
陸子臥虛帷淹旬猶抱苦我讀神農書坐想雷公語
鍊藥悟其性經絡析其部何從問池上執方誤心腑
衛生得真詮存神欲輕舉筋力初未疲借以謝塵塵
五寺橋

我來五寺橋橋下溪水綠愛此不能去且以濯吾足
遠山何蒼蒼浮雲更肅肅憶春披襟遊前林抽新竹
說詩堂集 摘苑詩抄卷二 四
恍惚能有幾東籬開黃菊日往而月來時哉不可復
偕徐武令吳威卿訪陸拒石

攜手出行遊駕言往東門蔦蘿附松栢枝葉自相因
良會詎可再感慨懷苦辛晤言不須臾含意俱未申
人生天地間譬之若浮雲交情苟不劣窮達非所論
患難不敢忘豈綠骨肉親翩翩二三子匪爾誰雷陳
嚴顯亭都諫招飲卽席賦贈

盛夏苦炎暑微風起庭除比鄰有嚴公招我過其廬
四座美冠蓋假樂傾瓊蘓華燭鑒帷屏旅役周坐隅
東房奏絲竹北堂吹笙竽紅榴艷南陸碧藕漾西湖
四顧銷暑氣明月掛高梧嚴公洵國楨天下同楷模

立朝秉大節聲名耀八區曰予性幽僻言論鄙世儒
抱影守窮巷修身礪瑤瑱聊以慕昔賢孔李本通家
叶况公有母氏乃是余內姑今來拜堂上童顏樂于
于自慚忝親末託意誠匪殊

題王臨人像

秋水如鏡光秋林饒佳樹水碧潭影空林深鳥聲聚
中有避世人獨得滄州趣黃鵠起徘徊游鱗亦容與
行行把釣竿任公在何處沅泉何湯湯石齒森回互
但見蘆花飛毵毵白于絮漁者歌滄浪扁舟蕩烟霧
招爾弄晴霞沙頭共箕踞白雲無盡期青山恣遐覷
相對澹忘歸悠然抱冲素幸遠塵世喧而無物情慮
說詩堂集 摘苑詩抄卷二 五

澄波疊圓景浮光瑩瑤圖更拂珊瑚枝釣彼月中兔
哭姚安期孝廉

浮雲何悠悠悲風更瑟瑟遙天度孤鴻哀鳴向西北
姚生爲我交嚙昔密如漆過從輒開樽披襟論肝膈
三十舉孝廉高才自整飭肅雍著闔門文采照篇帙
家住鴛水東蓬蒿同仲蔚羨爾欽寄人愧余好奇癖
方將同雄飛培風附神力一朝隨萬化使我失顏色
聞之仰天呼歎歎空嘆息北望欲奮飛恨不生羽翼
贈陸桂林

白日西北馳流允照我堂散步北堂隅瞻顧漫回翔
翩翩柳上鶯鳴聲何悠揚我友有陸子磊砢世所望

敦交意不薄論文實縱橫雲有風志奮翻方騰驤
僕也滯蹇劣振筆不成章歡時愁日短憂來苦夜長
榮名雖可貴屈首豈彷徨高齋斟斗酒與子援清商
且復快心意千秋同樂康

夏日東毛稚黃沈漢儀

友道日漸衰結交應須審君子淡如水小人甘已甚
平生稱素心無過毛與沈毛生邇抱疴沈郎復善寢
余也才薄劣拙守殊凜凜有時或嘯歌有時且沉飲
思君不能寐曲肱以當枕翹首望長天火雲忽成錦

喜陳甥雲起成進士錦旋

陳生何倜儻卓犖萬人特少年負瀟姿文采照江國
說詩堂集 補卷二

六

去歲十月中辭予之薊北杏藥欲抽芽柳條弄顏色
高步昭王臺黃金開胸臆曲池動歡譙玉宸奉瞻謁
承命旋歸來長江片帆出是時始深秋風靜晚烟直
雲霞掛遠樹畫艇紛如織僕也磊落士終歲徒戚戚
讀書歸章句自愧乏奇策與子齒畧齊爾先奮羽翼
何以聚綢繆親情比膠漆所貴顯榮名願以易明德
湖上對雪同牛潛子司馬無錫嚴蓀友華亭馮

東臨

飛霞吹朔風重陰薄林藪遙睇玉山岑餘暉燭我牖
晨策巡湖湄積雪凝瓊玖竹下拂還密松間掃更厚
良朋合追歡登樓共樽酒凍壑雲失流連同喪崇阜

一氣何混茫二儀直培塿霏霏弄寒梅毵毵着枯柳
郢曲既云工陽春誰不朽夕沉琪樹合月黑銀沙走
樵徑斷人踪漁舟橫浦口相對各忘機鷗鷺窺余久
哭梁嶼望

州侯有至性雅志慕書史讀爾西明集淪淪滿人耳
秋風何蕭瑟玉樹此埋矣傷哉寡婦賦况復無弱子
客黃巖寄懷張帖菴世兄

結契在楚署攜手共徘徊風雨數晨夕獲與賞心偕
後鼓鼙湖棹玉峽傾酒杯別來忽四載相思賦溯洄
叔皮念尹季梁生懷高恢奕奕宜黃令翩翩京兆才
清典日不減下筆驚風雷時與二三友倡和酌金壘
說詩堂集 補卷二

七

我獨客海疆遙望登瓊臺短章申寸私聊以寫中懷
賦擬古詩四首寄懷福州司馬張勳伯世兄
凝翠日倡和如何倏分離一麾出守去乃在鰲江涯
縉念思不已駕言訪相知道經避秦洞榴花折一枝
相見日已遠相會情彌緩追憶赴官齋再三戒勿返
雨洗五華陰日落九仙晚理官最勞心屈勉加餐飯
次行行重
行行韻

其二

下榻憇思軒軒左垂垂柳秋聲何肅肅隨風度窓牖
君喜我遠來退食便攜手蘭開號侍女鳥宿鳴新婦
起堂題長知潔已以自守
次青
河

其三

良友居官清海現越王石政績紀 宸衷廉名頌行
客結交自存厚居心不爲薄賦詩憐漢魏講學繼瀛
洛遺書藏萬卷公餘卽探索我登松風臺言訪李綱
宅片玉可以珩奚必待盈尺奈何青雲志寸腸偏自
迫次青陵 上相頌

其四

感君重氣誼交我如雷陳披襟對樽酒佳句妙入神
論文疑相析臨岐歎留真一別忽三載寄書難達申
相思不得見遙跋颺風塵三山雖在望盈盈隔水津
何時重聚首偷述懷苦辛次今日良 宴合韻

說詩堂集 窮苑詩抄卷二

人

哀鴻篇爲譚烈婦賦

斷鴻愁廣野孤雄慘深穴追憶奔竄時令人動哽咽
歲在己丑春寇盜何充斥迢迢江楚間人民無安宅
鄮邑李夫人秉心傲霜雪避居新田村矢志在典冊
手製七星鞋表我心如石遇賊難冠堦躍水殉高節
人莫不有死臨死難引決何如譚烈婦之死無隕越
秋水清且漣秋山岑以聳我作哀鴻篇千秋永不滅
答柴陞升原韻

有山不厭登有水不厭涉蘭舟時溯洄馬蹄亦得得
遨遊三十年山川開胸臆何事苦馳驅只爲計謀食
不能三年耕志在六月息瀟湘燕趙間南轅而北轍

交友遍宇內詩文投滿篋客裏每紛披開樽且畧陟
搜採千百篇不朽于焉植遠與班馬並近附韓歐側
相將藏名山庶成傳世業倘或懸國門一字千金逼
新居喜比鄰顏色常相接奇文共析疑爾我心則慚
貽桂秋崖

黃鶴鳴春城白雲滿江汜偶值王子猷遂知廣陵士
因此識姓名無由得覲止一讀讎集詩清風滿座几
會面何以難館隔東西市元正至至人日邂逅相遇始
交臂而談心彷彿舉蘭芷舉杯不落手日醉忘歸矣
柳絲已含苞梅萼大吐蕊相期飛劍亭丘壑共徙倚
題于逢源小影

說詩堂集 窮苑詩抄卷二

九

獨坐長松下凝思意自深雅尚務彩筆吐沈復含任
卷帖積座次鼎爨紛石林幌帽而露頂幽篁且披襟
歌詠臨清池泠然漢魏音濡毫覺儼然吾將入圓華
爲嚴姑母江太夫人七十賦

內姑江太君七十猶童顏操行遯難及神明貞且閒
步履既強健肅肅雙髻鬟令子官黃門鸞書自天頒
旋歸奉色養板輿何開閑諸孫復鵲起袍帶紛朱殷
小者俱了了聲徹雲霄間母雖躋寵榮未敢忘苦艱
淡泊每自矢禮法固夙嫻六月當設帳夏雲起南山
萱草綠堂背芙蓉紅水灣觴酒既已進舞衣殊斑斑
樂哉今夕宴高會誰能攀

說詩堂集橘苑詩抄卷三

錢唐諸匡鼎虎男謨

春日有懷駿男家兄

大江三月春風起一時分手情何已迢迢悵望碧雲平
扁舟早晚到蕪城蕪城市頭酒如蜜當爐小婦爭
調瑟醉來攜杖瓊花臺前桃李向人開小弟鄉園
長寂寞夢吟芳草生空澤問君何日大刀頭相將對
酒酣高樓令原極望不知遠浮雲東逝心悠悠

江口送孫豹人

我昔逢君湖上樓玉缸傾倒同醉遊君今別我桐江
去青楓紅蓼盈沙洲沙洲渺渺隔江樹不見山城但
說詩堂集橘苑詩抄卷三

烟霧惟有漁人往復來一聲長笛秋雲暮

嚴都諫席贈歌者陳郎兼柬稚黃

都諫園亭畫置酒折柬招余醉大斗我輩風流聚一
堂痛飲安知日沒西陳郎入座新聲吐諸客相驚欲
起舞垂垂覆額青絲長流盼含情態如許須臾彩步
闌干邊慣拋斜袖舞雙眉左旋右旋輕白雪反腰貼
地最堪憐四福先生頗好事愛爾風流聲調異今朝
臥病在幽齋我賦新詩爲爾寄稚黃自號四福先生

南湖驟雨行南宋張翥王故第今南湖寺名張家寺

南湖滾滾吹雲白云是循王舊時宅當年朱殿迥蒼
波今日青錢掛古壁亦有高樓楊柳風大堤草色連

烟空好鳥春歌芳樹底人家社鼓夕陽中南渡山河
已荒土循王丹雘亦塵腐化作南湖蒲樹烟石麟剝
落苔痕古我來避暑南湖南手弄積雪凌寒潭倏忽
湖波疊風浪狂瀾激戰蛟龍酣黑雲壓城閃飛電雷
雨平傾疾於箭沒浦爭飛水上鷗驚沙亂拂花間燕
此中聞有人物藏白日毒霧埋扶桑况乃興雲當夏
杪雨師畫立鯨人旁漸看遠岫開新霽湖邊竹影生
幽砌秋光一點返青梢日暮涼風吹古桂

送黃仙裳遊越

西湖八月秋已晚鴻雁于飛紛北返黃君忽渡揚子
來翩然訪我古橋苑芒鞋幅巾意氣真胸懷磊落非
說詩堂集橘苑詩抄卷三

今人聞君姓氏已十載今朝相見更相親捲簾坐我
且坐齋間襟論古抒中懷歡樂之餘慷慨發劇談忽
覺心神佳須臾握手未有幾復渡錢唐采蘭芷山陰
道上芙蓉開佇望蘭亭碧雲裏

贈謝文侯

二月梅花開爛熳尚友堂中銀燭燦先生正值古稀
年同人詩篇盈几案先生白髮童顏開筆底寫出謫
仙來我來對之且呼酒興到還傾三百杯謫仙仙臞
真奇絕題詩作畫筆如鐵眼中直欲追千古富貴恍
如浮雲設我知先生賦性閒有子膝下舞斑斕丹青
不知老將至五日一水十日山

馬西樵孝廉見惠聽山堂詩集走筆賦謝

未登聽山堂先讀聽山詩
弄吹玉雪彷彿春風吹
聽山主人高興發一棹
南來訪吳越昨者握手過湖
頭坐看雙峯雲山沒黃華
馥馥開籬東微霜初着山
楓紅相將曳屐登高去初
陽臺上雨濛濛我本西陵
蓬蒿士賦詩日臥橋園裏
感君贈我聽山詩讀罷清
風吹蘭芷西湖湖上梅吐
香此際依依返故鄉攜得
止園張與黃謂虞山同舟倡和興逾狂到時共醉聽
山堂北望淮水空茫茫寒
雲片片依山陽相期還復
過錢唐春花爛熳待行裝
披襟高誅正未央

舞鏡詞爲山陽黃大宗悼亡

說詩堂集

三

芙蓉泣露凝水井玉釵零落珊瑚影中有孤鸞啼不
休巫娥夢斷朝雲冷曉月低垂總帳寒銀河慘淡對
闌干鸚鵡窓前悲自語杜鵑枝上血初乾憶昔相逢
攜寶釧春風並逐梨花院粧閣於今生網塵瓦凍鴛
鸞人不見彩雲易散日無光毛羽誰頽錦翼藏香消
月闌桂枝謝姬殺碧梧雙鳳鳳鳳飛飛君莫伍明
鏡何曾照黃土對此躊躇空斷魂滴殘紅淚銅花古

鳳城歌送嚴廣成北上

去年鳳城秋已老汝兄北去燕山道今年鳳城秋氣
清君復辭余上帝京君家兄弟才何妙聯翩甲第
皆英少令兄待詔承明裏揮毫早定蘭臺史令弟弱

冠便登壇輕裘緩帶跨王鞍傳家翰墨數千卷聲名
藉藉滿長安送君此去長安陌蕭蕭秋風霜草白黃
河千里幾寒雲與到杯中浮琥珀鳳城城北青桂開
關河一棹去徘徊明秋上苑桂花發看汝直上黃金
臺

夏日過張氏園賦贈五子

赤龍燒雲雲晝昏爽氣不至炎風翻我來避暑却無
地閒過牆東張氏園張氏園中有五子年少才華一
何綺興來促坐賦新詩艷比芙蓉映秋水五子首推
談書升典酣下筆鬱雲蒸更有子征與昭遠昂藏懷
慨真良朋麟友鳳師稱二薛千里齊驅皆汗血北窓
說詩堂集

四

吟嘯雅好書竹陰坐想峨眉雪予與五子稱忘形幾
年風雨同醉醒高談觴盡不歸去月光已墮池中萍
嚴修人進士過訪賦贈

風雨淒淒苦不止憐余獨坐空齋裏誰人着屐忽相
過云自吳興子嚴子嚴子年少真人豪二十上書青
雲高天子非嘗賜顏色歸來且復臥蓬蒿羨君當
代稱作者披襟相與論風雅惠我雪坡數卷書讀之
瀏瀏何瀟灑征帆明日出東門挾策登朝客主恩
他時倘憶錢唐客豐樂橋東古櫺園

贈潘酉黃

君今大隱東園東蕭蕭欲枕亭虛中門栽桑麻間梧

桐有時高吟韻風風俯視時輩皆羣豪自言少時常
注易斷簡摩娑蠹魚迹探象先天見義畫庭前春過
梨花白閉戶先生自朝夕看山不必登柴車彈鋏不
欲歌無魚百城南面今誰如我亦乘興過門問問奇
載酒坐披書君今五十尚無子蘭叢還待春風起有
人誅絮深閨裏仰首問天天爾爾明日爲君降麟趾

七夕篇爲錢唐梁冶湄明府賦

今夕何夕登君堂雙星早渡會河梁是時吾侯值初
度銀河璧月交輝光華燭燦燦照高燕開簾起舞看
飛燕王母乘鸞天外翔子喬騎鶴雲中見琴堂畫棟
倚天開酌我鸕鷀白玉杯絳樹光搖烏鵲起碧簫聲
說詩堂集 補先詩步卷三 五

逐鳳凰來鳳凰飛飛向君壽勸君更進一杯酒著書
愛看塢邊藤題詞只憶村中柳風雅翩翩屈我公尤
喜懸弧七夕中明年此日春卿署秋花應照酒缸紅

輞川館

輞川館裏生秋陰輞川樓子今登臨輞川主人築新
圃日對輞川幾桂樹亭亭老榦不記年雕窓畫檻皆
新烟昨夜月中落桂子段橋又見金風起新翻輞川
圖舊夢淮南市翠叢蒸露煖一湖香滿滿招隱誰呼
似小山君不見輞川舊有秋雲館

爲張幼量題秋潭釣月圖

潭水澄如練山光翠欲流中有仙人釣明月釣竿裊

裏隨扁舟阿誰得意恣揮灑烟雲忽動瀟湘秋令我
見之發狂喜直欲騎鯨行海底桂魄光浮杜若洲金
波影瀉芙蓉水芙蓉杜若滿晴川西風吹香凝暮烟
君客西湖正留滯梵宮仙磬相盤旋此時振筆驚奇
絕一棹滄波漾輕碧相看期作五湖遊百尺竿頭露
華白

仲冬八日客楚撫署中閱案牘見祥符令文牒
乃吾友毛會侯中丞也讀之恍與覩面口占志
喜

去春別君而今冬接君文楚梁山萬疊音書那得聞
三復君文同拱璧一聲晴鶴唳江雲題詩寄與河陽
說詩堂集 補先詩步卷三 六

送沈公翰還里兼懷毛五稚黃

江上春風聲發發庚樓樓東出新月勸君且盡樽中
酒明日飛帆向吳越吳山之頂第一峯毛子于此巢
雲松君歸舊里欲相訪莫惜攀躋扶短筇

武昌行爲牛潛子司馬賦

武昌之柳翠毵毵千載芳名鎮楚南爲政風流誰最
美前有士行後潛菴潛菴才高綜博雅昔攜琴鶴今
五馬富春江比水鏡清湧月留題亦瀟灑我與公交
已十年蓮花幕下時周旋公官武昌我客鄂臘脂山
下共留連茲值嘉平當臘月公度覽祭正半百我進

玉鳩佐壽觴石鏡仙臺樹庭楹

針魚嘴過迎親舟系楚撫署中人有感而賦

昨者相遇九江城君去迎親我訪兄今朝又值針魚嘴君娶妻歸我兄死我扶兄樞歸故鄉魂兮歸來空茫茫與君分手東西去哀鳴日黑叫寒塘

天雄郡署送鮑興前還京

晚香堂外蕭蕭柳爲君且盡杯中酒明朝騎馬出東門兄在弟前忽分手行行且止還欲留青楓紅蓼盈荒丘伯氏吹埙弟吹篴大伍山前雲欲愁我本西陵風雅士太守招遊蓮幕裏桂子落時喜接顏東籬菊老將歸矣百花塢畔吐早梅送君歸去黃金臺明春說詩堂集 補乾詩抄卷三 七

方竹杖歌

方山山頂平如掌籠葱方竹高盈丈一節兩節含清輝三個五個凌霜長四面稜稜采作筇仙人九節傲孤松天台一夜風雷起投杖摩空欲化龍

閔紫霓來天台相聚久之復還江右賦此言別

閔君偶赴天台約翩然擔簦戒行囊行行直抵海東南與我相逢蓮華幕食君以胡麻之飯駕君以奉林之鶴着屐來往此山中踏遍青苔采紅葯暮臥石梁眺瀑布晨上雁宕訪丘壑攀躋不異向子平愛僻彷彿謝康樂萬人峯頭未盡探匆匆仍返滕王閣歸帆

正值九秋時樽開濁酒頻進爵丹楓黃菊滿西江羨爾長途未寂寞

黃巖署中對雪次韓錫汝二尹韻

當年雪夜客三楚戰場雪留馬行處今朝雪夜在丹崖雪滿方山深夜語少尹對雪一卮卮我亦豪吟窮所恩待看雪霽東郊望縱有袁安那得知

採藥行贈譚承玉

君不見許邁採藥入大滌茹芝辟穀頗自適又不見華陀採藥人稱仙刮臂針頭漢史傳鄒邑譚生好採藥自言幼習神農學日往炎陵採藥歸手提青芝與紅葯羨君善醫藥一箱賣藥卽是古韓康興來跳入說詩堂集 補乾詩抄卷三 八

壺中去追隨定有費長房

送張五世兄怨菴赴雲南觀察任

大朝四月望日曉 皇帝宣下九重詔詔曰青州副使臣汝往欽哉臬南徵朕昔命汝激江使汝能師帥稱朕意茲爲廉察更底績朕當璽書召汝至副使再拜稽首言臣對休命臣謝 恩是日奉 詔出京門路旁嘖嘖觀華軒銀瓜糾結朱竿上玉勒桃花夾旗仗錯金龍首刀二器月輪函扇長至丈誰其餞者張絲旂舉朝卿相兼公侯贈詩列國諸名流吳綾蜀蘭書銀鈎鐃吹喧喧過京邑長揚飛絲下原隰黃河風起波濤立官舡信風鳥飛急萬千里路如目前洞庭

波疊瀟湘烟石屏關索相聯綿向南路直入漢土
司來迎各負弩十五五爲部伍其種質樸無文儀
咸感德化扣銅鼓羨君蒞任人肩摩觀者將鬚行者
歌猗猗出迎裝似雛紅蕉髮衫身上拖攔街小兒齊
拍手父老郊迎拜道右笑指觀察是何人卽是潞江
張太守

人口

常侍昔年當人日題詩遙寄王摩詰千載俄逢橘苑
諸曲江官署重提筆因此豪吟興不休三年作客武
昌遊草堂南望知何處幾度頻登黃鶴樓

與顧楚臣

說詩堂集橘苑詩抄卷三

九

顧君楚臣真才子家住梅家橋東所有時過我一論
詩彷彿鳳鸞鳴雲裏欽君三十氣如虹慨當以慷古
人同阮脩三十成名士王瑜三十官侍中古有臧質
年三十談兵指掌好畫策君今才氣亦無雙一舉萬
里振羽翮我有豚兒客白門與君同生附弟昆羨君
功名比陸據三十英英邁等倫

贈趙覺斯

西陵小友有趙壹文章疾掃真奇筆遠追震川及思
泉近者亦與韓翁匹駿骨側膺凌霜空龍媒蹄蹴乘
風出秋深赴試遇歐陽言采其片遊泮壁我與汝祖
稱至好趙諸之交密如漆今日贈君在泮詩佇看秋

關登第一
次敬舉
登賢書

送張淡村赴建寧郡丞任

閩山張氏稱名門俱是尚書之子孫與我唱和最相
契前有勃伯後淡村淡村四十官司馬仙署深嚴慢
亭下廳事無多吏散稀佐郡風流恣瀟洒令叔昔爲
理事官明刑平反法從寬天子聞之名引見清風
名播黯淡灘送君此去仙霞嶺白髮黃童夾道整
御屏鐫紀小阮賢三年定下璽書聘

說詩堂集橘苑詩抄卷三

十

說詩堂集補遺詩抄卷四

錢唐諸匡鼎虎男

寧都魏水叔爲先君子作傳賦謝

感君傳我父讀罷淚漣漣幸有陶潛譜煩題郭泰碑

秋霜空愴惻春露益凄其孝節平生事今朝得並垂

同人私謚先君子曰孝節先生吳翰林任臣有孝節先生私謚議

惲遜菴前輩定山陰劉子遺書有作

於越劉夫子皇皇一大儒著書藏鹿洞講學繼鵝湖

海嶽精靈迴星辰正氣扶看君定遺稿斯道果東乎

施愚山少叅索題就亭賦寄

官舍多清典閒居築就亭疎花依檻紫修竹入簾青

說詩堂集補遺詩抄卷四

雲氣晴如雨江虹晝欲冥平生愛丘壑東望欲揚舲

晚遊南屏

晚過湖南寺尋幽一棹來塔尖雲裏出山色鏡中開

古樹巢春燕疎花點綠苔給孤前路近日落更徘徊

貽歸懸恭

太僕老孫子聲名四十年文章並司馬家學繼韋賢

日落秋山迴湖澄銀鯽鮮相知猶恨晚何意遽言還

其二

西峯正蒼翠况復近中秋雖爲觀荷至還應攀桂留

論文堪永日載酒好臨流八月潮聲壯相期把臂遊

遊嚴顥亭都諫臯園十首

嚴公樂志處日涉在臯園入座群山迴當階古木繁
題詩霏白雪留客瀉清樽幽賞忘歸去相將臥北軒

其二

春事偏多興草堂日喚鶯人來竹裏坐身在画中行

脫幘忘賓主揮毫盡弟兄桃花開石洞朶朶映波明

其三

行近水流處每坐覺心閒秋深咽細細春到響潺潺

竹色翻低檻松陰接遠山良朋高飲後荷葉映歡顏

其四

空亭堪嘯咏片石自嵯峨野鶴巢松頂山雞叫竹窠

古藤盤峭壁明月澹清波更轉迴廊處擁書萬卷多

說詩堂集補遺詩抄卷四

其五

登樓一以眺城堞晚山閒江氣渾如雨潮聲響似雷

西屏開翠黛書幔捲薜苔新月墻東起清光落酒杯

其六

客來三徑北路出土橋南一夜春風起幽花照碧潭

簾疎歸紫燕桑老結青蠶地僻無車馬名園得屢探

其七

賢郎給假歸日日侍庭闈垂柳繫驄馬飛花點綃衣

歌成淡河漢筆落瀉珠璣回首東山道雙峯散夕暉

其八

爲愛藍田好憐余日過從老松將化石古竹欲成龍

野霧連空壁垂虹掛晚峯飄飄風乍起古寺出疎鐘

其九

扶筇搜古跡更得了公泉散步鴉聲引徵歌月影圓
興來頻喚酒靜後漫揮絃直是桃源境身疑躡紫烟

其十

石橋閒眺望水閣正堪憑攜得二三友登臨最上層
寒花依散帙宿鳥起張燈自喜龍門在依然接李膺

答石崑圖太守留別原韻

黔中五馬客此日到西湖意氣凌清漢文章映玉壺
嶺雲全吐火荷露暗垂珠斟酌留高駕炎歊正滿途

送閔查度北上

說詩堂集 補遺詩卷四

三

把酒離亭別葵花對酒開帆櫓今日去鴻雁幾時來
燕市元多士夫君更妙才休攀叢桂樹直上黃金臺

時八月
命試

詠臘梅

蜜萼初含紫先春報早開香多須蝶釀蕊凍教蜂嚼
燭焰凝珠粉鴉黃貼鏡臺休誇金谷艷薪盡一時催

登飛來峯

何必探幽境扶筇防鷲巖樹頭含宿雨石罅出清泉
湖濶江聲合峯高暮色連置身何所似彷彿近諸天

同毛稚黃晚遊東苑八首

我友多清興東園况晚晴桑麻紛曲徑烟霧帶高城

古樹含雲氣流泉雜雨聲徘徊不忍別明月上初更

其二

城東東苑路斷續幾烟村惟有幽居樂而無近市喧
夕陽低野樹流水到柴門我欲移家室相將此灌園

其三

村婦不知愁黃花插滿頭終朝勤弄杼竟日懶登樓
木葉吹如雨山光澹似秋何時構茅屋長此以遨遊

其四

野僻人稀到山晴眼倍明紡絲疑澗響磨穀似雷鳴
樹老穴玄蟻亭欹倚紫荊幾回憑眺望戍角起巖城

其五

說詩堂集 補遺詩卷四

四

十里幽村裏荒郊生菜肥老翁曝落日少婦搗寒衣
隴坂牛羊下陂塘鳥雀飛薄遊多野趣深夜竟忘歸

其六

古寺誰堪隱影菴與幻菴露輕梅夢吐氣煖柳烟含
翠鳥翻階出紅魚把釣探相將一樽酒策杖看山嵐

其七

幽村生暮色新月出城東老樹含秋氣農人多古風
雞鳴深竹裏犬吠大槐中攜手尋支遁鐘聲起梵宮

其八

君將攜弟姪此地卜幽居我欲呼妻子同來結草廬
倦看京洛客聊學楚江漁恍惚忘人世桃源或是歔

東梁嶼望

梁君真國士逸興復如何書料楊雄敵詩憐王粲多
平湖采杜若幽沼發新荷倘到玄亭上開襟共放歌
同毛稚黃沈漢儀登豐樂橋得升字

登橋月未升夜氣澹如水薄霧連遙嶂寒星落古藤
城頭起画角樹裏出疎燈此夕同幽賞高吟喜得朋
題浴龍池贈觀濤禪師

宋帝臨流處斯池遂得名青天聞鶴響白晝或龍鳴
古寺雲生壁高峯雨過城支公能說法令我得無生
八月四日喜憚正叔自山陰至

八月金風發秋生古越臺言尋禹穴去直渡浙潮來
說詩堂集橋苑詩抄卷四 五
未遇山陰雪還斟桑落杯歸裝新句滿讀罷碧雲開
臘月見梅

報臘全憑汝茅簷喜共巡霜中香送影雪後鳥啼晨
凍盡催年近繁花入鬢新不須逢驛使先探隴頭春
送家兄駿男遊青溪

春溯桐江上舟行落日懸釣臺唐碣古柳嶺越山分
遠樹斜照輕帆去帶雲長途應有賦何遜喜同群
時何異
丁素涵齋頭賦得陰字

微風起春夕把酒共披襟倚檻遲華月開軒靜素琴
落花香細細芳樹晚陰陰小築多幽趣何勞慕竹林

送汪昭采北上

送君薊門去把袂一樽開嘶馬依雲別緘書何日來
草深廣武宅花暗郭隗臺東閣方招士應憐作賦才
贈南屏豁堂禪師

豁公吾祖友呼我是陳群三世交情古兩山法派分
呪龍登慧日養鶴嘆慈雲每過得深省鐘聲隱隱聞
偕陳其年晚飲湖頭

落日湖堤上開樽遲月明山花間薜荔啼鳥半倉庚
古塔留雲影迴泉帶雨聲卮杯情未極歸艇亂縱橫
送沈漢儀之皖城

雨後東風急聞頭叫鷓鴣美人乘西舸一夜到南湖
說詩堂集橋苑詩抄卷四 六
作客詩偏壯看山興不孤思君愁絕處歲杪得歸無
答駿男家兄客鄉城見懷作

緘書讀未罷遊子苦思家三月春將盡天桃尚未花
報劉應念切憶弟豈心還東魯驅車處還增老鬢華
附駿男得舍弟虎男信有作

曉聽令原鳥春來鄉思生西湖三月裏花蒲鳳凰
城遠路憐兒女家書憶弟兄北堂華髮老偏切報
情劉
夏雨

夏雨一何驟高樓勢欲危疾雷盤古木飛電落空樓
水鶴迎風舞山禽覓樹疑乾坤有積氣鬱洩本多奇
別顧雲暉師

吾祖昔避世結廬蓮華中今我臥其內遂得謁遠公
談經猿嘯洞投杖鶴摩空三笑送予出疑過虎溪東

同胡彥遠湖上分賦

酒樓起南風沙堤浮遠空荷花三萬朵開滿鏡湖中
雲外飄疎雨山頭間斷虹晚投禪院宿還擬訪支公
奔牛今夜泊同孫介夫作

人烟含野樹鬼火聚沙灘慷慨浮生事狂歌興未闌
夢駿男家兄時客鄉城

昨夜令原裏夢君匹馬歸一年成間濶握手便依依
鬢帶風霜老衣沾水露微醒來天已曉東望更獻欬
龍壽堂集 獨苑詩抄卷四 七

同生曲爲洪昉思賦

七夕爭傳巧先期爾俱降同心把蓮子攜手對蘭缸
齒蒼元相並鴛鴦本自雙閨中行樂處烏鵲近紗窓
贈張虞山黃大宗

枚里二才子秋深湖上遊汪洋何俊爽吐納自風流
桂蕊含金發荷香入水浮招提欣握手慚愧接羊求
其二

張公多古道黃子亦奇才千里聯翩至一時懷抱開
湖光秋澹宕山色晚崔巍讀罷佳詩句清新照眼來
淮安馬西樵孝廉索題聽山堂賦贈

君在止園裏築堂名聽山晴光搖竹牖澗水響松灣

自得攤書樂兼之賦性閒此中設絳帳叔度喜追攀
謂黃大宗

開庭聽雨

閒庭當永夏驟雨忽傾盆老桂吹烟濕團松積翠翻
蕭蕭簷共滴浙浙耳猶喧不覺斜陽冥披衣坐夕軒
贈薛行可時值四十初度

良夜何須曉清樽且莫停頗爲西子月長近老人星
竹色侵羅幌尙香拂翠屏陪君十迴醉未改鬢毛青
題黃大宗向山圖

我愛黃叔度披襟臥向山書聲出西裏豪氣在圖間
丘壑自相得烟波獨徃還春風疑握手彷彿對歡顏
龍壽堂集 獨苑詩抄卷四 八

贈程維東兼懷令弟婁東

相見雖云晚知心秋水時惟君真磊落而我愧嶽嵴
聖桂含霜老山楓帶霧披江濤八月壯攜手共探奇
其二

少時識令弟呼我是龍駒草夢池塘秀詩成天地派
每隨二三友長醉十千壺回首念年事相思老歲徂
過陸左城別業留題

小陸多清興幽居傍郭東窻前流水白樹杪落雲紅
江近潮聲入山高翠色同春風生絳帳不爲著書窮
病中得沈去矜寄贈新詩賦答

伏沈蘭窓下涼風解鬱陶憐君八詠句殊勝讀離騷

桂子含新露梧桐映彩毫興來得東渡爲爾剪蓬蒿

其二

若詢鄉城客方歌蜀道難耶簡堪寄酒好友問加餐
日落錦江白雲生劍閣寒雙鴻來八月應得報平安

喜家六在叔來武林

吾宗老叔父清嘯古人風來自梁溪道尋予曲巷東
秋烟落桂子斜日映梧桐千古竹林會今朝典頗同

風荷和章群如韻

一夕涼風動美蕖開欲殘搖搖千葉白瑟瑟萬花寒
麴院香飄遠金湖露已溥直將懷佩意吹入碧雲端

採蓮曲和王西樵韻

說詩堂集 桐花詩抄卷四

九

小艇誰家女金塘去採蓮羅裙花比色翠帶柳輪妍
戲水偏生艷沾香更可憐嬌歌留落日莫待委秋烟

同毛稚黃許彙千訪退耕上人

商菴遊未倦又復過曹菴亂草披三徑枯僧坐一龕
窓前秋水碧鉢內老龍愁欲悟無生理黃花映翠嵐

贈韓秋水

郭陵韓公子人日得相逢把劍來三浙題詩坐兩峯
寒雲生嫩竹薄霧起蒼松握手稱知己啣杯暫喜從

輓柴虎臣處士

逝水東流急滔滔去不廻玄經今日出白馬故人來
野徑迷春草寒烟閉夜臺太丘有賢子步武屬奇才

贈宜興徐竹逸司李

昔宦滇司李清風滿永昌如何賦歸去高臥傲羲皇
籬下栽黃菊庭前種綠楊客來北窓下爭美古柴桑

其二

一讀演遊草烟絲帶上生清新比玉色麗采擲金聲
驚嶺丹楓老荆溪翠竹晴知君欲返棹難盡別離情

遊佛日寺贈山曉禪師

策杖阜亭路雲深野寺橫偶來謁慧遠頓爾悟無生
沈鉢龍歸去談經鶴自鳴燈前一夜話鈴鐸應霜清

贈張童子

東城有張子不愧古楊烏得句時生草高吟日據梧
說詩堂集 桐花詩抄卷四

十

庭前看玉樹天上產龍駒美爾真沉靜誰當小友呼

懷沈德隅

沈子別離久相思意倍濃門前惟種柳窓外獨看松
把釣同漁父躬耕學老農何時尋五嶽相與共攜筇

廢寺

西山古廢寺春日獨來遊草木經狐跡莓苔翳佛頭
鐘聲雲外合塔火石中幽不覺斜陽暮桃花黯淡愁

贈張祖望表叔

叔氏真高尚幽居西隱橋金風吹桂發秋月度雲遙
作賦夢摩詰遊仙攜子喬知非豈今日早已托漁樵

穀日嚴顯亭都諫招同張用霖父執暨沈宜子

孫嘉客盛天申陳際叔江爾慈張表叔祖望
及令子姪廣成慶華右君定鵬集臯園集

次張表叔韻

穀日偏多興開樽招我遊春光到屋裏山月掛城頭
澗曲泉聲細林空樹色幽坐中盡名士何幸得同儔

其二

園內真清興往來多故人頗多村墅樂惟與友朋親
石古含殘雪梅開值早春相攜曲徑處席坐一鋪茵

其三

杯裏斟醺醺盤中進野蔬樹高雲欲墮笋出土含餘
秉燭繼遊未題詩乘興初德星今又聚太史奏庭除

說詩堂集 補范詩抄卷四

其四

叔氏初方到尋幽我得陪看山登草閣聽水立池臺
坐客都豪飲髯翁不舉杯醉深歸未得失履倒徘徊

其五

良友聚談心黃鸝鳴野林新花含蓓蕾古樹澹蕭森
山聳扶筇上池深把釣臨相期時作伴長此共披襟

其六

二阮風流甚竹林雅興繁倘然醉十日絕似飲平原
夜半雞先唱寒深鳥亂喧七賢千古事今集在臯園

其七

城外江湖合登樓細細窺小猿肅石洞老鶴立山陂

其八

風雅誰當敵名流長聚茲攜樽愜心賞還欲傍清池
文武傳家學佳兒身縉臣上書繼黼黻諫草動經綸

其九

爆竹空中起流星傍檻過山腰生濕蕙藤腹死乾蘿
泉古種魚少湖深聚鰕多亭邊雙白鶴恍惚似披蓑

其十

不異西園會茲遊更出群飛觴忘漏盡中令待宵分
主醒多方勸余醒總不聞頽然塵世隔直臥在溪雲

梅花和際南弟

說詩堂集 補范詩抄卷四

三

庭前一樹梅玉蕊候春開自出層城種誰當水部才
隴頭疑似雪笛裏忽生哀期爾調羹手相將更舉杯

七夕遇雨

澹澹天河白飛飛野鵲遲最憐新月下何意雨雲期
粉淚凝瑤席朱顏感鬢絲家家閨閣裏此夜莫相思

題薛汝柑像

獨坐深林裏悠然何所思倘逢赤松子定授長生詩
嘯傲對白日冥棲歌紫芝我將攜濁酒與爾共探奇

贈韓醉白

廣陵文物盛韓子實荀龍攜得三山句來登第一峯
閒看湖上月掛在嶺邊松與爾同高唱當杯春酒濃

聯醉白惠予
三山詩甚佳

其二

蕪城一樹梅，攜上初陽臺。處士乘雲去，夫君騎鶴來。
柳花釀亂雪，春雨蟄輕雷。十載知名士，相逢懷抱開。
同毛稚黃飲，憫正叔寓齋。

爲訪同心友，相攜過草堂。月生竹葉白，風動芰荷香。
四壁圖書靜，半天河漢涼。夜深還秉燭，醉後興逾狂。
次正叔韻贈莫雲卿

君本豪俠士，潛藏亦有年。留賓因傾酒，開閣漫安絃。
蕭瑟秋雲斷，雕弧曉帳懸。不如同躍馬，高路一鳴鞭。
擬鮑次正叔韻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四 七
風昔少年場，娼樓任解裝。徵歌來北里，較獵出長楊。
馬上金腰褭，花間繡襦襦。相逢洛陽道，爭識羽林郎。
納涼宗武園中

避暑過墻東，幽園興不窮。題詩生爽氣，解帶得涼風。
古樹含烟白，沅雲映火紅。我來頻不厭，况復有張公。
時同覺 菴舅祖

遊冷泉亭示願雲禪師
我愛此亭古，今來愜素心。泉清時飲鹿，樹密不聞禽。
楓嶺含雲斷，蓮峯落日陰。遠公能論道，坐對欲披襟。

村興四首
閒來行僻徑，秋色晚飄零。密竹樓群雀，荒蘆聚亂星。

其二

野陰生白蝶，腐草化秋螢。深夜蓬門掩，漁歌靜可聽。
野坐多幽興，悠然草色閒。月明沙似雪，雲起樹疑山。
破屋荒藤蔽，空林倦鳥還。獨行無俗侶，傾耳聽潺湲。

其三
出門無一事，乘興到村西。夾道垂蘿密，空山落木齊。
老僧攀樹出，怪鳥趁風啼。何處漁樵侶，長歌在隔谿。

其四
偶入幽村裏，遙山眼倍青。此生原過隙，大地亦浮萍。
種竹高於屋，垂瓜滿着庭。徘徊一矯首，真得未曾經。
爲張祖望表叔賦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四 十四
五十又逢二，庭前月正圓。賦詩今杜叟，學道古神仙。
竹屋巢秋鳥，松窓繞細泉。逍遙忘歲月，何必記時年。

雨集陸蓋思巢青閣同昆陵憚正叔西水徐野
君暨毛稚黃李東琪莫雲卿張覺菴舅祖分
體得五言律詩

西望畫雲合，相攜郭外過。良朋驚紫炁，清酒瀉銀河。
雨洗蒼苔濕，涼生碧樹多。慚予依末坐，深幸接羊何。

羅隨園泰軍惠亦園集賦答
泰軍多彩筆，惠我亦園詩。逸興憐安石，風流似牧之。
草蟲鳴蟋蟀，杯酒進鸕鷀。讀罷渾忘寐，霜清漏下遲。
覺苑僧舍聶汝調見贈新詩賦答

古寺嘆寥寂新詩寄我來桐花點几亂春雨淡綠開
竹影侵窓牖藤似老石苔謫仙吾豈敢君賦是鄒枚

秋日與薛氏兄弟

二薛吾良友聯翩自不群阿兄魯夢草令弟賦停雲
秋月依霜白香橙帶露分比鄰有知己終日得論文

東寧昭遠

羣生長南土今喜作東鄰愛爾能好靜交予不厭貧
桂花蒸露艷竹葉着霜新長得高軒過清談倒角巾

喜靳允菴表姪移家與王倩脩姊夫同居

近喜王君公卜築墻之東汝復此徙宅素心樂與同
春雲生古杏細雨吐新桐我欲頻來過高談興不窮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四

十五

題茅雪鴻新居

昔隱城東苑今移郭北門遠山開古壁流水到新軒
秋竹生雲靜寒槐聚雀喧良朋乘興過還復倒清樽

遊韜光和白香山韻

韜光尋勝跡漫過老僧家階落經霜葉亭飛帶露花
洞陰薜吐雨石古笋生芽更愛支公好留予共品茶

雲居訪葉林屋作

爲問山中客兼探嶺上奇竹斑鳴翠鳥石古產紅芝
毫髮論詩律疎狂對酒卮相過定百遍怪爾促歸期

贈狼亭禪師次張祖望表叔韻

師姓徐字世臣

知在西溪側焚香獨閉關談經驚虎嘯洗鉢駐龍間

梓艇時浮水開窓日看山我來喜清靜長遇不知還

吳君選過訪索贈口占賦與

寂寞延陵子空囊四海行壯心沉疴褐高論動公卿
時醉蘭陵酒長吹子晉笙草堂君復至把袂聚離情

富陽牛潛子明府招同滄洲宋紫庭刺史鄢陵

韓秋水大令包家墅看柳卽事得詩二首
看花乘騎去深入萬山中古木盤溪老春雲澹野空
多才遇宋玉豪氣得韓終此夕稱良會題詩愧未工

其二

行行轉前路望望似桃源殘雪迷高嶂大江出遠村
古藤倒掛壁流水曲依門何必買山隱吾將此避喧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四

十六

牛潛子明府署中新築落成漫賦

落成欣有日正值九秋時古樹連巢徙新篁帶笋移
彈琴鶴起舞把酒月來遲却喜登臨處揮毫且賦詩

其二

徑曲儼桃源時聞山鳥言官清真似水市近不知喧
疊嶂雲生壁秋高草覆垣栽來花萬樹彷彿洛陽潘

富春朱氏栽菊數百本頗有桃源風景作詩紀

之

城西有茅屋徑曲亂雲遮敢謂葛天氏儼然陶令家
鼎中煮白石籬下種黃花忘却人間世蕭疎老鬢華

牛潛子署中菊花盛開同馮東臨招吳孝石賞

玩即席次學石韻

爲愛秋光好，遲君入署來。
黃花開爛熳，白蝶舞徘徊。
興到還分韻，官閒且共杯。
勝遊須秉燭，漏盡莫言回。

會江曉發同馮東臨

曉發會江驛，扁舟趁朔風。
繁星江底亂，片月嶺頭空。
野岸啼山鬼，寒沙聚塞鴻。
與君同侶和，不必嘆途窮。

答

一片羅浮月，飛來鎖石山。
蕭條官署裏，照我獨清閒。

惠以新詩好，疑同蜀錦殷。
高歌不能寐，宛爾接君顏。

懷表弟張魯唯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四

七

年少偏高隱，村居境頗幽。
家鄰十里竹，人臥兩竿樓。
翠鳥啼荒徑，寒雲斷古丘。
我將攜屐過，一醉晚山秋。

答友湖上見贈原韻

我在楠苑臥，君從湖上回。
忽投白雪調，遂思青樽開。
斷虹掛古樹，落日照蒼苔。
却喜蓬蒿近，還期策杖來。

送吳伯成觀察赴福建任

季子家聲大，行旌赴八閩。
題詩憐鮑照，投轄擬陳遵。
烏石花偏燦，蒼江浪似銀。
看君開憲府，指日靖氛塵。

崑山徐果亭太史新築落成賦詩索和依韻寄

贈

學士多幽興，家居築小園。
徒松連黛色，疊石接雲根。

池內魚兒戲，階前燕子翻。
何時攜展過，相與共清言。

荷珠

碧沼蓮初透，金塘雨乍收。
蓋圓珠欲滴，香散露還浮。
洛浦沾羅濕，江臯解佩遊。
佳人頻照影，忘却玉搔頭。

旅泊

旅客依官舫，繁燈亂水湄。
聞鐘知夜永，求壑析秋悲。
倚伏窺天隱，浮沉入世岐。
平生江海興，且任白鷗疑。

過彭澤寄牛潛子明府

憶昔陶徵士，長歌歸去辭。
而今富春長，亦恨掛冠遲。
彭澤柳垂徑，東安花滿籬。
悠哉此二妙，千古一相知。

枯樹灣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四

七

離武昌郡城十餘里，有枯樹一株，大可數圍，幹老無皮，相傳千百年物，故名。其地土人云：問世始生。

青葉三五片

枯樹千年物，因名枯樹灣。
豈云堪作棟，未敢借爲山。
隔世生青葉，終朝聚白鵞。
土人長伏臘，恍見鬼神還。

舟次武昌

爲赴中丞約，舟行江漢間。
起看西子月，掛在臘脂山。
黃鶴飛高下，白雲長往還。
故鄉何處是，雙雁落吳關。

進楚撫署中值家兄駿男臥病

頃篋欣把袂，兄弟增憂涕。
淚雙交下，淒然動旅愁。
鵲鶴鳴野渚，鴻雁過高樓。
作伴同歸去，西堂漫唱酬。

邦開別陸衡夫 有小別

予買舟復之武昌衡夫來附舟脩述秦晉閩粵西
江之遊甚快因同至維揚衡夫單騎入都予亦予
身至楚旅館分手不禁黯然爲賦五律八句以當
陽關三疊云爾

與君不相識邂逅北關頭把臂稱新好談心述舊遊
金臺倚嶂起晴閣傍雲浮今日東西別徒增客裏愁
安慶道中卽事寄佟儼若沈漢儀

西角城頭起孤舟不忍聞淘河飛白雪沙雁落烏雲
漁火江心亂樹烟樹裏分題詩寄二仲何日得同群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四

完

說詩堂集 五言律詩 卷五

錢唐諸匡鼎虎男

三月九日進張大中丞署喜晤陳康侯表叔率

賦

季方難爲弟家學繼河汾攜得燕山月來看湘水雲
三春欣晤對十載嘆離群官署同晨夕披襟且論文
客陳康侯表叔見贈原韻

初設菴村館相逢舊竹林不須翻白眼正好論清心
聯句情王孟衡文慕沈任同來嗟伯氏怕聽在原禽
予與表叔
同有兄喪

楚署來青軒望蛇山有感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五

一

半嶺通衢道山腰仄徑開美人環佩響疑是雨雲來
襦子已無墓楚王空有臺離騷惟我讀痛飲獨啣杯
三月晦日陪張大中丞王如公家讌

令子及嘉賓開筵值晚春幕中誰石友膝下盡金昆
入座峯巒秀當階花柳新韶光九十盡莫負此芳晨
四月八日楚署夜望洪山寺塔燈感懷先兄駿
男

夜眺洪山寺巍然湧寶輪霞光萬丈起直欲接崑崙
火樹遙連曙燭龍恍射門阿兄不可見雲裏降靈魂
楚署看棉花盛開有感先兄駿男

去年看此樹結實着霜紅今日花初發露葉白滿叢

繁香來几上清氣拂林中物在人亡去徒悲歲月窮
戲和陳康侯表叔老矣作原韻

四十休稱老長歌抱缺彈林賢君顓阮國士我慚韓
久識世途險毋嗟行路難鷓鴣非本意暫借一枝安

九日寄牛潛子司馬時寓武林

昨歲登高日沈家菊滿園幾時同把臂今夜獨開樽
三楚寒濤壯兩湖秋雨昏明年還故里相共醉清軒

立冬夜張勳伯招飲凝翠齋同沈公翰賦

冬夜開三徑當杯月未斜良朋逢沈約賢主得張華
霜菊猶含蕊寒梅已吐花談心忘爾我何必苦思家

時公翰
卽同里

說詩堂集 摘苑詩抄卷五

十月二十日是夜不得寐聞鶴唳不止因賦一

律

夜半不成寐忽聞鶴唳聲只宜樓閣苑何事到山城
寒夜更籌未殘燈魂夢清窓前月影白獨照枕衾明

十月二十四日同沈公翰飲凝翠齋和張勳伯

韻

同志二三友豪吟蓮幕中詩成霏雪白酒進漾燈紅
淡月移修竹寒烟團翠桐吳兒歌忽起滿座動悲風

時小僮歌
寒曲甚哀

閱舊簿書見陸左城及先兄駿男手蹟有感

昔日陸鴻漸同予家大兄偕來官署裏聚米日談兵

何意未離別俄然分死生今朝對手澤雙泪更縱橫

憶去年十一月七日予扶先兄駿男旅櫬登舟

還里俟爾周期愴然有感

去年當此日扶櫬出江濤今夕衙齋裏追思淚滿襟
墓門荒宿草畫壁掛遺琴荆樹千年在榮枯不死心

沈公翰乘一馬至楚頗良不欲換去未幾病殞

公翰賦詩弔之索予和焉

沈子乘良驥飛騰到武昌雄姿何峭崿逸態更軒昂
錦帳誰知惜房星忽墮亡敝帷君不棄駿骨好埋藏

十一月朔日寄內次送予之楚原韻

春仲庭前別開樽梅蕊迄厄倏逢梅蕊放又值雪飛時

說詩堂集 摘苑詩抄卷五

客裏思吳月閨中誦漢詩

卽能誦秦時明月漢時關之句朝來南望處日落片雲遲

附內子作

花朝分手去且盡我樽厄客路三千里相思十二

時楚江訪古蹟西舫賦新詩倘遇南來雁家書莫

楚署書齋梅花盛開口占一律時十二月十五

日

今歲花朝日西溪曾探梅杪冬官署裏又見一枝開
物序何相迫年華不復來賦詩倚樹下安得寄粧臺

爲公翰初度賦

客裏逢初度登堂一進卮玉梅開北嶺瑞雪灑東籬

天地容君老軒岐任爾師公輔善醫興來時握管佳句少人知

丁巳除夕前一日張大中丞玉如公招飲鳳凰

山是日大雪

飛雪滿江城山峯映雪明筵開絲管亂臘盡雁鴻鳴
勳業推陶侃文章愧賈生何須催羯鼓杯酒已先醒

丁巳除夕同沈公翰賦

守歲中丞署椒盤開晚筵圍爐留杪臘秉燭入新年
廉外寒星動庭前爆竹傳故園休悵望爛醉此樽前

戊午元旦

喜紀雲開節相傳是楚風紅梅發嶺北黃鶴出樓東
說詩堂集 鶴苑詩抄卷五 四

授簡同梁苑談經憶侍中年來趨幕府幸不嘆途窮

黃鶴樓

昔日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今予來客楚載酒亦遨遊
笛吹鳳凰嶺雲生鸚鵡洲鄉園不可見頓令旅人愁

仙棗樹

棗樹千年物幹枝宛鐵形開花白似雪結實大如萍
魏武題殘碣仙人留古亭我來頻縱目雲出九疑青

社日張六世兄帖菴招飲新柳齋同鄧興於暨

令弟勳伯賦

社日淒淒雨開樽新柳齋友逢求仲侶弟得惠連借
山色含幽趣春光愜好懷風流賢刺史詩句更稱佳

楚署送徐浴咸赴台郡幕

同在紅蓮幕三年客武昌可憐庾樓上不得共飛觴
聞爾騎黃鶴乘雲渡石梁天台本仙郡袁虎況才長

題魏名閣退藏亭

楚儒有魏閭高臥退藏亭善易不言易談經復注經
階搖春草碧榻映晚峯青索我題詩句狂呼遇謫星

題張六世兄帖菴新柳齋十首

幽齋多逸興嫩綠柳條齊山鳥晨昏亂風花下上飛
軒開千嶂入幔卷片雲低坐此忘塵世聯吟到日西

其二

齋中頻遠矚不異輞川遊美爾赤松子結鄰黃鶴樓
說詩堂集 鶴苑詩抄卷五 五

雛鶯遷嶺樹乳燕浴沙洲興至開樽飲陶然自醉侯

其三

偶下仲舉榻高枕鳳凰山怪石橫攢檻孤松曲抱闌
願欣城市隔更愛野情閒遙望漢江上濤飛似白鵬

其四

風流張刺史宦興頗蕭疎午夜偏題句三春愛駟書
懶尋彭澤柳帖菴卷五 補江西暫食武昌魚白雪吟誰和芙蓉

映日初

其五

莫笑齋如斗輒坤在此中穿牆新笋綠繞砌露蘭紅
近水情懷滯遠山心賞同終朝聯袂坐頓令俗綠空

其六

竹林群從子早覺仲容賢大阮來巡楚慈闈獨守燕
白雲迷郭外碧水繞窓前青眼陪清嘯衙齋構別椽

其七

日日弟兄聚時時色笑開諸王多妙句小弟實奇才
勸伯筆架桃花石酒斟竹葉杯張堪真吏隱三徑

儼蓬萊

其八

疑是桃源境往來不厭頻每逢傾綠酒而自遠紅塵
賞景翻鳩鵲觀時載鳴茵恐君未久住早晚佩垂紳

其九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五

六

美人才未遇獨在考槃阿君亦何爲者新齋傍竹窠
名泉流泌沸疊石起嵯峨明月晴川掛紛紛照薜蘿

其十

習靜平生好每過雅興添清齋幽事足良會逸情兼
揮塵風生座當杯月掛簷我將歸故里知爾定遙瞻

時子將返
里門請試

再和退藏亭原韻

莫謂退藏客軋坤此一亭醅醪讀酒誥品水講茶經
古樹含雲白高峯插漢青看君坐皐比雙鬢自星星

遙和張帖菴勳伯同王方伯在茲甘左之明府

飲洪山寺

遙憶洪山寺經年未一遊多君攜綠酒偕友上紅樓

峯迴啣雲沒江空帶雨流傳聞豪興發欲貫紫貂裘

放舟回杭舟泊新河過甘露菴三和壁上原韻

三出新河道深林秋氣含吳雲連海霧楚水接巴嵐

佛自龕中坐禪因法外叅客途歸思切莫久戀高談

過武昌牛潛子司馬署中喜晤張容菴中翰徐

可大明府印席賦二首

五載交遊重三年契濶深偶來官署裏正好細論心
樓外花初發城邊柳漸陰清和天氣美劇飲且豪吟

其二

喜遇徐孺子兼逢張茂先幾年不相見一夕共華筵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五

七

城過湘江雨雲連漢樹烟天涯忽聚首爛醉此樽前

安陸郡署漫賦

石城官署冷下榻已三旬茗煮仙人掌酒斟鄧水春

濤聲何洶湧山色更嶙峋寄語襄陽老君真我輩人

登白雪亭

我本西陵士來登白雪亭相傳孟夫子於此一曾經

巴漢雙江碧荆襄萬嶂青徘徊頻眺望片月起滄溟

偶作

憶昔傳王粲依劉過此樓喜予同鮑照亦向郢中遊

白雪君能和陽春我獨酬登臨風景異忽起古今愁

同別紅徵遊白衣菴

鄂客偕良友郊行值早秋偶來蓮室眺疑向竹林遊
小閣臨江迴空亭傍嶂幽相將攜襖被十日共淹留

自壽

偶作郢中客欣逢四十三無心遊塵市有志隱仙嵐
桂影含新月鴻聲起碧潭賦詩聊自祝雲外訪蕪耽

懷友客岳陽

聞道洞庭好高樓鎮岳陽仙人吹鐵笛楚女醉瓊觴
虎渡楓含赤龍洲橘盡黃知君遊歷遍秋色滿奚囊

安陸郡署按陸升璣札賦寄

忽接平原札知君到武昌荆襄千里邈烟水一相望
雁陣衝朝霧龍孫帶夕陽相期過黃鶴客裏共飛觴

說詩堂集 補范詩抄卷五

牛潛子司馬招飲署中會心堂即席和蔣玉淵

送予之江石原韻

幾年不相見相見即相離雅會當今夕重逢在後期
紅兒一曲好綠酒百壺宜君憶同荆樹寒風忽起悲

明志士
兄駿男

豫章除夕白漢倬司馬以椒觴見貽賦謝

客裏逢除夕多君惠錦杯梅花浮綠醕竹葉點蒼苔
臘度滕王閣春生孺子臺舉觴還痛飲頓使旅懷開

天雄郡署寄答張六世兄帖菴原韻

人日君之楚相期匝月還誰知從此別蠡水隔燕山
滕閣秋雲迴晚香叢菊開遙思不得見把筆淚潸潸

天雄署中晚香堂獨坐和楊松生韻

當年殷氏子咄咄獨書空余亦何爲者兀然坐此中
嚴霜侵戶白冬日映窓紅莫嘆無聊甚題詩付朔風

天雄署中賦贈楊松生八首

老友遇楊子高懷興不同如何天下士只在幕帷中
揮塵思芳草開樽憶大風晚香欣共榻屬和正無窮

其二

定交成傾蓋聲氣更相同我自瀟湘道楚至君來京
洛中披襟歌白雪促膝坐春風且共天涯樂毋悲阮

籍窮

其三

說詩堂集 補范詩抄卷五
夜半詩飛到知余心賞同烏驚幽檜上火吐古槐中
寂寂依人月蕭蕭落木風君能工妙句果否是愁窮

其四

太史驚傳奏德星聚會同無能遊物外聊以混塵中
沙麓堆殘雪金臺起朔風水冰而虹設天地有終窮

其五

君是阮元瑤余慚鄭小同乍逢千里外欣賞一堂中
飲酒無餘量論交多古風主人敬愛客庶不泣途窮

其六

千里賈人集相看明月同新詩擬杜叟古樂奏房中
欲近長安日還乘列子風何須效韓愈終歲送貧窮

其七

昔日有袁伏桓溫蓮幕同如何吾與爾亦赴鮑軍中
客過漳河雨人歌瓠子風書生無燕額獨善在能窮

其八

世人皆好異吾子且從同乞食陶徵士談經戴侍中
高鷹飛接霧孤鶴唳衝風把筆沉吟笑江淹才竟窮
楊松生以有所托詩見貽依韻賦答

交友每愁別先生更不同逃名濠水上避世漆園中
擔簦衝嚴雪騎驢趁勁風此行須改歲日月已將窮
月令曰窮于大月窮于紀

題峽江署中易亭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五

十

冬令曾營構郁君易此亭官閒聊伴鶴客到漫談經
一水環階碧千峯入座青我來頻眺望花擁翠微屏
佟郁二公俱爲峽令

客峽江登鐵雷山同張岵菴徐上猷趙愚菴賦
偕友登山頂頻臨眺望遙帆開千笏亂雲盡一峰標
霜雁鳴沙嘴荒祠橫嶺腰何須生羽翼彷彿已凌霄
再次岵菴韻

攜筇同上山泉溜響潺潺城郭大如斗沙灘曲似環
帆檣逐浪去鴻雁趁風還歲暮何多興客中心自閒
遊成子灘次岵菴韻

扁舟渡小灘客裏強同歡臘盡乾坤老山深蘿薜寒

癸亥元旦峽江署中次徐上猷韻

城頭霜角起樹杪暮鴉盤欲和張衡句狂歌對碧巒
街鼓響聲聲俄驚物候更庭前春未到江上雨初晴
客裏逢知已天涯聚友生衙齋醉椒酒共慶歲華明

峽江登鳳凰山謁練公祠同岵菴上猷愚菴

玉峽有練子遺廟鳳凰山報國臣心赤空祠鬼火殷
城頭風颯颯江上水潺潺偕友來憑弔題詩淚欲潛

峽江遊天長寺次岵菴韻

清晨訪古剎聯騎出西郊雲氣迷山脚鶯聲出柳梢
花間隱佛座竹裏起鳩巢乘興偕知已題詩坐嶺坳

又次韻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五

十一

直上最高處山頭鸞鶴飄江河天際合城郭望中遙
坐聽泉聲響閒看樹影搖晚鐘林外起歸渡冠公橋
峽江碧雲菴次岵菴韻

天竺古禪菴斜陽曲徑含溪流一澗碧雲盡萬峯藍
和韻多奇句停杯發腐談老僧扶杖出彷彿似瞿曇
聽潘維宗述閩外事

潘安爲我述歸路自遼東羨慕江心見管臺沙腹崇
白山雲變黑綠水浪翻紅十載遷流客迴思淚不窮
金清望海和甘左之明府韻

侵曉臨邊地遙瞻海色昏雲形疑似馬蜃氣忽成村
日海蛟人室潮生鼉子門王師飛戰艦指顧靖游魂

味黃巖署中雙桐

軒外雙桐樹亭亭百尺偏軫陰橫着地枝亞欲黏天
春暮飛花白秋深落子圓夜來長獨坐聽雨竟忘眠
壽星石爲甘明府賦

突兀一拳石彷彿老人形置此衙齋裏群呼是落星
風生疑似虎月出望成屏君本陶元亮高眠醉獨醒
淵明醉石在彭澤縣

方竹

偶植一方竹移來自九峯影能穿戶牖根本透垣墉
細雨含苞鳳微風解籜龍亭亭蒼翠色時見白雲封
黃巖署中甘左之明府偶集潘右臣何拜銘二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五

廣文暨潘屈右朱平物介石堂小飲次平物

韻

水署集良友開樽介石前敢云物外士或是酒中仙
徑曲疑無路林深別有天醉來憑水閣樹裏聽流泉
乙丑七月念五夜黃巖紀異

夜半颶風起群呼水溢門或疑東海嘯只恐大江翻
古樹連根拔飛泉湧石奔平生值此異題句問乾坤
初霽次潘右臣廣文韻

久雨今初霽衙齋境倍清千峯雲映白雙塔日啣明
草色翻階合池光接檻平鳥鳴高樹上刷羽喜新晴
對菊和甘左之明府韻同潘屈右陳壽民賦

彷彿陶潛室空齋遠菊花忘形招野叟脫幘到官衙
芳蔬含烟氣幽香着露華落英嘗服食不異飲流霞

黃巖署中寄葉在閩廣文兼懷丁素涵

莫笑廣文冷盤堆苜蓿青春風新雨化桃李滿湖汀
落落採三語便便腹五經應偕丁敬禮嘯味煮茶亭
遊天台八佛菴

旅舍殊寥寂因遊八佛菴白雲迷曲徑綠樹隱層嵐
古栢枝蟠蓋高僧藤作龕客情與禪意到此共相參
石鼓江山次黃天與少恭韻

朱子稱佳郡祝融此地分湘江迴激浪衝嶽聳層雲
作客嘗依友登臨欲探文來搜石鼓跡山半正斜曛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五

和董天與少恭次丁制臺望華嶽原韻

華嶽嵯峨起遙瞻極望中紫藤垂節老
桂入秋叢臍掛秦川雨
三十何時生羽翰頻眺夕陽空

占代東

喜值東陽沈傳言南路徐偕遊蓬徑蔣念及橘園諸
何日七星頂相將一駐車揮毫同侶和題壁興何如
與桂林汪晉賢別駕

鶴舫西河氏編修方渭仁俱言君往粵得以友汪倫
情重桃花水交因荔子春相逢雖傾蓋還擬北雷陳

其二

我愧諸稽郢君同汪彥章來登仲舉楊長此挹清光
官屬司農佐功真別駕良佇看 丹詔下早晚擢臺
郎

送黃聲雅同范毅公之粵東兼寄屈翁山

同客桂林署君爲南海遊友偕范蠡去人羨李膺舟
夜聽猿猿嘯朝聞蠻女謳長途應命酒得句共相酬

其二

爲予金石友南海屈翁山契濶念餘載相思一夕殷
詩追漢魏上文在馬班間尺素遙題寄憑君傳往還

陳梓湘司馬署中起一竹屋漫賦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五

古

新成一竹屋半榻且攤書始覺官齋靜脩然宦興疎
畧誇同燕壘堪笑是鳩居隨意呼童子時將階草除

柳浪聞鶯

最愛西湖柳長條復短條鶯聲來下上啼過段家橋
公子飛銀馬佳人蕩西橈春風碧浪舞絕似阿蠻腰

題黃聲雅新居和工部遊何將軍山林韻

北郭尋良友攜筇過竹橋儼然隔城市彷彿入雲霄
燕子啣花舞漁翁把釣招幽齋傍秋水揮塵註逍遙

其二

何須買山隱此地頗淒清夜雨嘆玄鶴春風聽曉鶯
濁醪飽花露肥芹雜莖羹日暮忘歸去題詩遶樹行

其三

山花開滿徑朶朶似燕支新月墻東掛流光映碧池
雨來蟻早避春到鳥先知疑入芝蘭室香風獨自披

其四

池內蓮初葉階前柳已花細苔皮觸刺大樹腹盤蛇
巷曲蒿痕滿林深竹影賒水窮疑徑絕忽見有人家

贈張韓庭

汝父吾良友稱交三十年迴思在凝翠 齋風雨共床
眠美爾佳公子慚予老鄭度趨庭多妙句喜極賦詩

傳

庚辰守歲糧署與張叅政勳伯話舊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五

主

遙憶臙脂館開樽守歲情如何此除夜又在武昌城
念載官梅興千家爆竹聲主賓閒話舊談笑至天明

辛巳元旦

江漢逢元日辛支七度春友朋官大吏詩賦剩閒身
黃鸝欣相對青山祗自親一杯新歲酒忘却異鄉人

八日

歲朝至人日日值晴暉追憶西湖上梅花亂點衣
新萍魚學戲殘雪雁知歸誰賦草堂句題詩到竹扉

上元

三五風光好新年此夕佳冰輪懸不夜火樹照空齋
春色憑花笑客情向酒埋主賓同倡和風雅在吾儕

說詩堂集補遺詩卷六

錢唐諸匡鼎虎男謨

泮池秋月春城十味之一

攜筇偶過泮池遊池上清光帶碧流
半夜翻驚刻浦雪一輪斜映釣臺秋
涼生壁水圖書靜影落園橋柳
栢幽憐我客中多逸興登臨彷彿到瀛洲

登鎖石山同宮宗袞進士馮東臨茂才得青字

鎖石山高列翠屏秋深霧霽畫冥冥
攀蘿直上疑天姥躡磴憑虛傍客星
夕照遠岵千樹赤寒江倒瀉萬峯青
群公暇日多幽興高味還來坐草亭

遊真覺寺同永城練石林華亭馮東臨限登字

說詩堂集補遺詩卷六

絕巘峩峩此快登同遊况復挈良朋
亂峯深處藏孤寺半偈持來坐老僧
鶴嶺雲浮開石壁龜川月起掛松藤
夜來欲探春江景更上觀山第一層

登觀山同宮宗袞馮東臨得西字

旅客秋深手共攜觀山絕頂一攀躋
江邊潮湧千帆亂天際雲開萬嶂低
起看赤松遙駕鶴坐聞華蓋忽鳴雞
吾曹到此多清興歸去渾忘落日西

自富春歸喜嚴存菴太史過訪賦贈

昔別正逢秋水濶今來重對越山尖
禁中聽鑰香沾袖湖上揮毫月滿簾
魯國文章推二阮存菴與叔氏顯亭先後典

試山燕莖家學重雙嚴與第柱筆憐予長作春江客

每憶良朋白髮添

遊通玄觀同馬鳴九毛稚黃

仙宮縹緲碧雲層石磴峻嶒緩步登
江上潮來秋湧雪峯頭月出夜懸燈
蒼虬倒掛岩邊竹老鶴長巢樹裏藤
向夕徘徊不忍去同行况復有良朋

錢生一觀察顧且菴侍御招飲願圃即席呈富

陽牛潛子明府

莖棚逶迤柳暗藏繁花飛入酒杯香
共稱良會同修袂却羨名園似辟疆
三徑殘梅鋪亂雪一林新竹掛斜陽
令君雅愛山家樂爛醉渾忘歸路長

贈孫淑子郡守

說詩堂集補遺詩卷六

二
寒帷風動海天西柳陌行春五馬嘶
曾過龍門欣御李更迎熊軾喜攀嵇
樽開臥閣花爭發訟息公庭鳥亂啼
太守風流誇白傅竹枝櫻筍滿湖堤

贈錢唐季孚公二尹

九月初高霜滿林下車新政佐鳴琴
留賓且醉鵬鷗杓棲棘何知鸞鳳心
烏帽乍逢黃菊映彩毫欲動暮潮深
瞻鳬並沐絃歌化巴里偏吟白雪音

贈錢唐梁冶澗明府

錢唐原是古名都却喜君恩雨露敷
江上花開迎錦綬城邊月出映冰壺
彈絃坐覺秋蟬靜捲幔閒聽野鶴呼
嘯詠訟庭無一事清風不異宋髯蘇

試山燕莖家學重雙嚴與第柱筆憐予長作春江客

雷峯塔次季平公二尹韻

頽然一塔真奇古愛此築成疑鬼工千載洞中巢野
鳥九秋頂上掛垂虹攀梯忽聽鐘聲出踏磴驚看路
杪通此日經行漫憑眺蒼烟薄霧滿湖東

其二

突兀雷峯快此登扶筇直上勢峻嶒江湖澎湃來千
里銀漢依稀祇一層北墅遙遙傳午磬南屏隱隱出
疎燈夕陽西下漁歌起鷓鴣群飛石上藤

九日山陽黃大宗集林鐵崖觀察查伊璜孝廉

暨諸同人飛來峯登高限遙字

霜清木葉更蕭蕭扶杖登高未寂寥天外鐘聲催暮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六

三

色江邊帆影帶寒潮丹楓晴照千山迴白雁秋飛萬
嶺遙却喜吾徒頻醉酒何須落帽任風飄

十九日黃大宗招宋射陵中翰張虞山處士暨

諸同人擬登初陽臺修展重陽故事因雨阻

集昭慶寺寓樓限樓字

爲展重陽共讌遊却因風雨起人愁高臺咫尺迷烟
斷危嶺紆迴帶露浮湖上丹楓猶未老籬邊黃菊更
逢秋主人愛客多佳興再把茱萸醉此樓

二十九日黃大宗集袁令昭太守馬西樵孝廉

暨諸同人再展重陽孤山登高分得十蒸韻

孤山絕頂聳雲層三度登高興自仍把酒遨遊多旅

客賦詩高唱盡良朋鴻來北嶺衝烟白霜落西湖映
水澄千古相傳佳會盛年年此日快憑陵

遊洞霄宮

南湖過雨淨無塵夾徑松篁引興新幽洞風雲藏虎
氣古祠金碧閃龍鱗仙池水綠長如染丹竈烟寒不
記春我亦尋真求蛻骨坐深猿鶴意相親

石板橋西一草堂爲山陽張虞山賦

霧幾樹梧桐掛夕陽雙鬢著書傳海內九秋高詠在
他鄉扁舟我欲過淮水爛醉君家花徑傍

答馬西樵孝廉見贈原韻時將歸山陽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六

四

先生燕市早推雄握手相看意氣同老筆高吟叢桂
裏科頭曾眺兩湖中暫來蕭寺稱三子時同虞山大
宗客西湖歸去山陽有數公謂離東婁東
天仿李貞矯首錢唐思好友幾
回霜雁信音通

送張虞山還里

淮陰才子客西湖把臂頻傾花下壺却望高帆成遠
別那堪衰柳滿長途潮生瓜步鼃鼉徙日落桃源雁
鷺呼江北江南千里隔早將書札慰吾徒

送黃大宗歸淮

寒烟漠漠片帆開送別關河折早梅三度登高同倡
和一時分手獨徘徊雲連白塔繁霜迴水凍黃河落

雁哀歸去止園思好友披襟欲醉新醅

席上次季孚公韻送湯官若還江右

送君歸去路迢迢分手還登豐樂橋把酒欲攀彭澤柳
乘舟喜渡浙江潮天邊鴻雁多蕭瑟沙岸芙蓉未
寂寥此夜詩成須盡醉驪駒歌唱便魂消

錢唐季孚公二尹招飲同陸蓋思王丹麓印席

次孚公韻送家兄駿男由廣陵之大梁

莫道相逢是別筵即前季公首句使君留醉晚樽前座中聞

出鴛鴦曲時演劇名帆後遙看鴻雁天文選樓高江

日迴太行山聳晉雲連阿兄此去難分袂小第還歌
行路篇

說詩堂集 補詩抄卷六

五

再次前韻待徐野君張祖望表叔不至

莫道相逢是別筵朔風冽冽起庭前半灣初月光垂
地千里寒霜凍滿天慷慨徐卿何所事風流張緒定
留連使君高誼難忘却明日應煩續和篇

冬夜毛稚黃招飲同關六鈐吳錦雯柴虎臣諸

先生暨開查度分得一東韻

草堂竹徑鳳城東好友開樽夜月中聯坐已驚寒氣
劇分題不讓古人工濃霜漸覺侵階白臘酒浮來映
燭紅何必竹林稱七子相看此集興都同

哭張步青舅祖曾試歿于京邸

河干憶昔嘆離群都下驚傳生死分早歲上書難得

意一時落第竟修文燕山黯淡含愁日鶯聲淒其
暮雲旅櫬南來誰執紼撫棺慟哭有徐君時聞叔事

東虞景銘

溪雨風流名早聞荆扉日掩漫論文詩才我自憐王
粲書法君應過右軍與到開樽消白晝閒來倚杖對
青雲窮交兄弟誰相慰北望樓前雁幾群

同牛潛子馮東臨登韜光閣

策杖攜朋過冷泉韜光幽徑一龍眠雲邊楓迴山迴
樹嶺外花開峯吐蓮海氣蒼茫迷下界江聲綿淼接
諸天振衣幾欲凌霄去呼吸遙通帝座前

說詩堂集 補詩抄卷六

六

穀日嚴頻亭都諫招飲臯園同張用霖沈宜子

孫嘉客陳際叔盛天申江爾慈諸公張祖望

表叔暨令子姪廣成右君庶華定隅分得九

佳韻

臯園春色滿天街穀日相招良友偕疊石沅泉穿古
壁層江起月掛清齋片蔬細剪含春興花露頻斟
好懷每笑劉伶長負畚誰知我亦醉將埋

贈胡天衍

落落淮南老孝廉偶來湖畔靜虛簷遙看楓樹雲中
遡頻對蓮花烟外尖玩世浮名空寂寂憐君古道更
謙謙莫嫌我輩相知晚只恐秋深旅鬢添

富春中沙看桃花同馮東臨高閣思限臺字

春江攜友片帆開載酒臨流共舉杯一路穠桃紅着錦千林修竹翠生苔洞邊雞犬疑秦境山外雲霞隱釣臺此際遨遊多逸興高城日落莫言回

再限花字

停舟覓徑到平沙四面環江過水涯桑婦停歌攀碧葉村兒忽聚採青茶人迷野路穿楓樹鶯起深林攪柳花恍似蘭亭修禊飲風流千古定相誇

解嘲

莫笑吾生不學文硯田久矣懶耕耘小山往歲曾攀桂泮水當年亦采芹看盡人情如落日望來世事總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六七

浮雲題詩寄與輕裘客休認繁華只在君

送李育九會試

湖上荷花香氣清離亭柳色倍含情慚予書劍長爲伴羨爾飛揚獨有名雨過金山烟樹合天連易水暮雲生最憐東閣方招士作賦應將滿帝京

和張祖望表叔五十自壽原韻

何必陶公覺昨非秦亭山下掩柴扉尋仙已服黃精久學道曾餐白石歸池內藕花含露艷天邊桂子落香微懸弧喜直中秋夜把酒當筵月照衣

徐紫凝惠詩久遲不報

西湖湖水白如銀咫尺無由寄錦鱗見說蛟龍驚落

筆從知麋鹿緒爲隣閒時對雨空搔首病裏看春更隕神君鬢未絲余竟老懶題新句報情親

登西明樓弔梁嶼望

西明樓子此登臨瑟瑟悲風滿林槐我新詩徒慷慨憐君遺稿未浮沉幾年共醉揚雲酒今日虛留子敬琴爲酌椒漿空洒淚明湖隴樹日蕭森

家西侯叔至西湖

吾家大阮最能文奕奕風流秀山群興發扁舟來浙水夜深剪燭坐秋分時瞻帝闕題青鎖日在仙曹臥白雲暫聚竹林成勝事阿咸我愧寂無聞

送孫憲揆張魯唯北上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六八良朋孫子才何壯表第張郎興亦豪此際兩人結伴去須知千里和歌高關門飛雁來秋色河上跳魚落暮濤不是書生空獻策篋中曾有呂虔刀

送嚴庶華會試

嚴助風流一俊英蓮花腰繫上燕京望來雙闕曙雲迴行盡千山落日橫試馬且過廣武宅射雕獨上北平城深秋獻策承明殿年少登壇起大名

送沈漢儀北上

驪歌一曲愧陽春爲送東陽姓沈人陌上柳條難折贈雲中桂樹自相親天連易水秋風急夜望秦峯海日新君到題詩應報我雙鳥八月下湖濱

李東琪初度予客富陽不得登堂稱祝賦詩寄贈

偶客春江傍釣磯傳聞李白值知非松開九里仙雲
接人坐雙峯朝日暉剖以霜螯供綠酒兼之叢菊佩
秋衣遙知今日稱觴處屈指良朋我獨違

送吳志伊之吳門

送君斗酒鳳城西握手依依立大堤畫角不須催客
去寒鴉空自向人啼舟過震澤梅應發馬度胥山日
漸低歲暮那堪成遠別望中衰草碧雲齊

九日同馮東臨聯轡欲往西巖訪白裘上人兼

訂登高之約因雨阻中途返騎賦寄張虞山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六

九

濛濛曉霧滿松杉我欲登高臥石函馬上同行出北
郭雲中獨起望西巖支公看鶴忘佳節張翰憑鴻寄
短緘風雨載途難盡興歸來空笑濕衣衫

十九日展重陽同牛潛子馮東臨觀山登高賦

寄馬西樵

同上觀山一放歌重陽欲展興如何黃花再向樽前
掉佳節俱從客裏過江湧波濤秋更急山岬雲霧曉
偏多雙鴻莫落中沙去爲我傳書馬伏波

二十九日再展重陽同牛潛子東臨鎖石山登

高賦寄黃大宗

去年再陟孤山頂今日重來鎖石山三度登高添逸

興一時灑酒醉離顏江邊歷歷飛鴻迴湖上蕭蕭落
木閒寄與風流黃叔度何時同過得追攀

答鄭公靜孝廉見贈原韻

梁園自古多才子喜遇風流鄭子真官舍談心添逸
興客中煮酒得良辰白雲隱隱生嵩嶽碧浪滔滔滾
富春願爾仙鳬來我里攜琴載酒大湖濱

富春署中寄懷嚴顯亭太僕

昨歲深秋送北行扁舟相對醉烏程關頭一曲驪歌
起雲裏千群雁影橫補袞昔年焚諫草遷鶯今日冠
名卿春江賦得懷人句遠寄東風到薊城

送嚴杜峯侍御還朝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六

十

名流飲別鳳城東驛路驕嘶御史驄花滿栢堂春色
紫雲生烏府夕陽紅黃河浪急飛帆外玉殿聲高曳
履中霜簡由來稱直諫崔瞻事業正相同

靳若霖表兄置酒爲家兄駿男送行賦詩倡和

時同席者吳爾效王倩修暨令子以虛允菴

仁若予客富春不得與焉依韻賦寄

靳子高堂興更清送兄開譙豫州行一時鴻雁增離
思十月芙蓉動客情良友談心詩共唱佳兒快聚酒
頻傾憐余獨臥春江上忽聽驪歌愁欲生

九日登葛仙嶺奉和宋荔裳觀察暨令弟旣庭

孝廉之作

葛嶺岩巖試一臨仙壇鐘鼓晝沉沉南來鴻雁經秋
老東望江湖帶夕陰何處白衣來送酒却憐黃菊似
舒金使君兄弟登高罷遍插茱萸喜盍簪

賀朱荔裳觀察得子詩

持憲能平更霽威外臺官似使君希江南燕早辭春
月岱嶽熊占降翠微蘭是國香原有種珠郎海月總
生輝于公門第元高甚何但纔容駟馬歸

毛稚黃招飲湖樓同黃仙裳令子屺懷分得秋

字

攜手相將上酒樓同人此日喜遨遊雲高日落千峯
碧楓老梧黃幾樹秋院閉疎鐘鳴樹裏月明畫角起

說詩堂集 橋苑詩抄卷六

十一

城頭忽驚堤柳蕭條甚爛醉歸來興未休

白蓮花和婦翁江子九先生韻同嚴顯亭都諫

家兄駿男賦

月裏清香朵朵開却疑池畔鷺飛來凌波冉冉翻羅
襪出水亭亭映鏡臺姑射仙人峯上雪孤山處士鶴
邊梅從今不敢相誇並知屬鮫綃費剪裁

秋海棠

嫩蕊凝脂倚石欄微霜初點絳綃寒沉香亭北秋偏
麗金谷園中露正溥冷艷不勝鶯欲妬幽芳猶恐蝶
鄰殘西風莫喚春前夢留取嫣紅雨後看

玉蘭花

素質誰移此地栽瑞姬原只傍陽臺色欺柳絮鶯鶯先
覺影入梨花蝶漫猜合浦珠翻疑月吐藍田玉煖帶
香開不須羌笛催春暮嘗倚雕闌笑落梅

紅白寶珠茶

簇玉雕瓊翠影籠先梅逐柳待東風色欺粉蝶看無
迹花撲羅裳笑未工火樹乍從天際落皎珠偏照月
明中持杯秉燭遙相望疑捧冰壺對赤叢

贈李滄葦侍御時遊湖上賦別

繡衣乘傳過湖堤漫聽河橋驄馬嘶此日箋詩將我
贈箋註見惠他年諫草避人題鴛班劍珮臨風動鶯
嶺樽罍向晚移聯袂幾時便別去相思柳上一鶯啼

說詩堂集 橋苑詩抄卷六

十二

從富春歸里適淮安程婁東兄過賦贈

春江此日賦歸與門外俄停長者車忽報故人千里
至迴思往事念年餘簾開涼月浮清酒花發薰風薦
野蔬南北青雲稱世誼交情我輩莫嫌疎

喜同學汪雲遠徐青來選入庶常賦寄

二妙聲名滿木天鳳凰池上看聯翩汪倫情重桃花
水徐幹詩投白馬篇簪筆春飄仙掌露趨朝暮惹御
爐烟遙知並轡長安道著得甘泉賦早傳

爭慈夜雨與牛潛子明府對飲有懷朱子紫庭

馮子東臨

古寺蕭條雲滿林松窓秉燭共談心三春聽雨愁難

減半夜聞鐘省自深宋玉登臨思遠道馮驩彈劍漫
悲吟知君亦有懷人句幸寄吾曹慰好音

送季孚公給假還里

宦遊三載嘆居諸歸去扁舟賦遂初解組原因供菽
水掛冠豈是爲尊鱸蘓堤柳綠曾飛蓋藥圃春深獨
荷鋤君到海陵稱吏隱何時重得結相於

九日同歸懸恭魏叔子集吳山酒樓

高秋列岫倚丹楓此日登臨佳興同雁度寒沙衝落
木霜催黃菊老幽叢萬家烟火晴雲外一點江湖返
照中自古龍山屬我輩何妨脫帽任西風

九日送魏興士還寧都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六

十五

九日扁舟返故鄉與君分手古錢唐江邊黃菊含離
思嶺上丹楓帶夕陽伍相祠前秋雨急鬱孤臺畔暮
雲長明年倘值登高節定有雙鴻到草堂

客富春有懷宮宗袞進士適使者至以詩扇錦

杯見惠次韻賦答

相思渺渺獨登臺雲樹蒼茫極望開嶺外遙看一雁
至天邊飛下尺書來臨風遠贈秋紈扇載酒兼貽白
玉杯飄飄瓊瑤無以報題詩欲寄漫徘徊

姜宜貽惠予池上樓集賦答

姜子贈予池上集風流文采實堪思昨朝誰和爾高
曲今日人吟絕妙詞東苑層峯雲似火南湖細浪雨

如絲相期一過君樓坐嗚咽同庚陟配詩俱早失母
行役

送紀伯紫之閩中

南望閩天匹馬遲紅亭春晚荔枝垂花迎臥閣能懸
榻月送仙帆待舉卮石洞風迴翻鶴羽釣臺雲起濯
龍脂到時莫動鱸魚興我欲尋君問武夷

夜泊虎丘寄牛潛子明府

虎丘山下晚烟晴忽聽清歌客思生幾點帆檣依野
岸萬家樓閣出高城螢飛水面疑星墮雪滿峯頭是
月明驛路炎歊誰念我遙知仙令最關情

別汪洞昭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六

十四

契濶三年始見君相將握手又離群飛飛越鳥衝烟
去湛湛吳江到浙分伍相祠前餘白草要離塚上起
愁雲極知一水殊非遠無那臨岐悵夕曛

題廖宮尊經閣同吳郡守高玄中賦

高閣憑闌暑氣清廖宮吟望暮烟生風搖翠栢聞龍
嘯雨過蒼鳩拂樹鳴聖澤千秋遺想像文星五馬自
崢嶸開樽不覺銀河上更有啼鳥待月明

旅舍有懷沈漢儀徐武令

憶爾牆東徐孺子更憐郭北沈休文愁看旅館寒烟
直佇望鄉園落日曛寂寂晚峯松作雨遙遙平野鶴
盤雲明朝我去揚州道欲折梅花持贈君

過廣陵訪世兒楊起文進士賦贈

十年重到訪瓊花馬氏猶懸絳帳紗自昔傳經思郭泰至今識侯芭停棹月照秋濤起入座風吹苑柳斜世誼弟兄君最少才名况復噪京華

廣陵旅舍孫無言過訪憶無言同宋荔裳觀察

王西樵吏部來遊西湖時一別忽十年矣感賦

昔年君上李膺舟載酒曾來湖畔遊朱玉揮毫還著賦仲宣作客漫登樓迴思清興原常事不覺流光已十秋此夕邗關重話舊開樽秉燭思難休

寓興教寺錢山銘廣文見訪空同有廣文先生說詩堂集

廣文先生騎馬來

騎馬來之句即用作首句贈之

廣文先生騎馬來幽齋苜蓿當啣杯今夕把臂興教寺何時共登瓊花臺漠漠遠岫寒梅發寂寂空江朔雁迴相對莫笑少清興露白吹角秋城哀

客維揚訪韓醉白

結廬却喜傍城東獨自避喧入境中開徑滿蒿同仲蔚入山採藥似韓終西湖遙望流雲白北固頻看落日紅我輩稱交千里隔今來握手興偏濃

同李穉史遊高園

高家亭子與山齊乘興來遊手共攜垂檻野花偏淡淡覆牆衰柳更凄凄主人箕踞惟樽酒旅客憑臨欲

杖藜遙望故園千嶂外暮雲隨雨過橋西

廣陵重晤程穆倩憶予昔年寓興教寺穆倩時過我寓齋併餉予魚酒屈指一十六載矣賦此紀之

竹西亭畔昔停車嘗得君來慰索居杯裏每傾桑落酒盤中間進武昌魚廣陵月落秋濤上隋苑花飛夜雨疎屈指別離十六載今朝重得結相於

姚仲潜同姪舒恭招飲四宜園遲孫無言不至分得蘭字

蕭條古寺獨盤桓颯颯嚴風刺面寒忽有故人招我飲漫題詩句與君看四宜清興同金谷二阮風流進說詩堂集

玉蘭名惟有子荆期不至啣杯遙望一憑闌

邗關曉發之泰州道上卽事

起望邗關曉日斜海陵從此漫乘槎老翁曲背愁牽纜少婦新眉笑踏車四野沙昏衝白鷺一天雲黑下烏鴉明朝况復驚秋到客子淒其感歲華

寓興教寺喜晤王牧之王善書西賦此言別

客裏欣逢王子猷論心古寺倍綢繆帖開忽見山雲起書罷俄驚風雨秋寂寂疎鐘來殿角蕭蕭落木滿城頭明朝分手邗關去遙聽征鴻過驛樓

和劉在園司馬茅菴得茅字依原韻

草庵竹屋覆松茅一個高僧臥嶺均雲度疎鐘來下

界風含清麓，蒼龍帶翠微。古木橫峯頂，間道飛泉掛。
樹梢遙指兒童侯，呼坐釣釣只是把針敲。

富春旅舍愁雨有感同金爾宿方茂遠次韻

春城積雨起人愁，客舍淒其思不休。豈料衙齋賓盡
散，却憐旅館我還留。一天雲疊峯全沒，萬壑濤翻浪
逆流。漫倒清樽邀二仲，何妨着屐共遨遊。

富春偶作

經年曾不到春江，五月重來泛画艫。浪裏黃魚遊箇
箇，田中白蝶舞雙雙。潮來雪湧六和塔，日落風生七里
瀧。我欲披裘學釣叟，臺邊遙見客星降。

贈省三上人次徐果亭太史原韻

說詩堂集

七

白沙之水平，且甘天竺先生結草庵。豈慕深公買山
隱，還邀元亮入林叅。秋雲一片開翠壁，荷花萬朵映
彩嵐。無門洞口送學士大笑，直同虎溪三。

爲曹敬泉封翁七十賦

先生高臥對蓬萊，七十年來孝友推。曾賜宮袍天外
至，更頒丹詔日邊裁。孤松已植一千歲，庭前一松傳是梁陳時物
春酒須傾三百杯。膝下六龍齊舞彩，應知子建是奇才。

才

丙辰花朝牛潛子司馬招同陸盡思升璜德宸

汝諸茂承堂小集分賦得金字

休訝春光色漸深，茂承堂裏共披襟。盤餐芹菜根如

玉酒進楊花色似金，司馬文章多妙句。平原兄弟共
豪吟，相逢佳節須拚醉。我輩清狂勝竹林。

慰牛潛子司馬

月照城頭白露溥，知君獨自倚樓看。深秋常灑西河
淚，此日誰憐范叔寒。五載清名留浙水，幾年薄宦去
長安。梅村詩句題來好，誤盡平生是一官。

陸盡思招同牛潛子方渭仁毛會侯暨令子汝

諧臯亭山看桃花分得雲字

臯亭山色畫氤氳，泛艇看花日欲曛。郁李千林飛白
雪，櫻桃數里亂紅雲。勝遊敢謂同康樂，雅集何妨擬
右軍。此日風流稱快事，歸舟都笑醉醺醺。

說詩堂集

六

送徐武令北上兼懷令叔敬菴侍御

徐子翩翩上帝京，春深花滿鳳凰城。驪歌漫唱陽
關調，柳色遙含故國情。雲裏自憐雙闕迴，天邊極眺
萬山橫。相逢柱史霜臺畔，把酒論文好聽鶯。

乙卯季秋同曹良野周敷文遊小蓬萊今值暮

春復過遊此遂爲題壁

鄰家幸有小蓬萊，暇日攜朋破綠苔。秋老芙蓉含露
艷，春深芍藥傍雲開。泉聲細細當窓繞，山色遙遙入
戶來。何必桃源好避世，相將長此共徘徊。

洪母徐太君節操詩

深閨矢志守家門，宗黨傳稱德自尊。劄薦賢聲同湛

母九熊貞操比華原風清天外鳴孤鶴日落山臯墮
夜猿聞道 聖朝褒節孝南州今見有名媛

廣陵宗定九見寄詩扇喜而賦謝

不見宗生十七年飛來尺素自翩翩題詩復贈秋紈
扇得句還同春草篇起望平山千嶂迴坐憐孤嶼兩
峯懸置之懷袖永爲好豈獨臨風頌爾賢

沈寶于庭前有二古松一雌一雄雄者開花雌

者結實相傳是梁陳時物同人題詠甚多

偶來其下徘徊不能去爲之賦此篇

沈氏庭前雙古松雌雄何事得相逢三秋結實擢高

蟻四月開花聚野蜂頂上時看玄鶴舞根邊長有白

說詩堂集

十九

雲封相傳本是梁陳物黛色忝天欲化龍

贈王丹麓時值四十初度

聞說北隣王子猷行年憑仕任風流竹中久矣稱高

士松下於焉自隱侯漫愛疎簾飛乳燕更看綠水泛

經鵬明朝我向瀟湘去且把清樽話別愁

時子將赴楚幕

說詩堂集

七言律詩卷七

錢唐諸匡鼎虎男撰

湖心亭十詠和嵇叔子郡守原韻同錢唐梁冶

涓富陽牛潛子新城張容菴三明府賦

四面環山照眼青西湖流水響冷冷雲歸三竺藏金
刹雨洗雙峯插翠屏竹葉榴花頻載酒玉簫瓊管自
揚舲欣逢五馬來遊日題遍新詩在此亭

其二

興來扶伴棹扁舟載得圖書日日遊孤嶼阿誰攜白
鶴函關有客識青牛花移疎影斜陽下簾捲空樓片
月留莫道船如天上坐此身彷彿到瀛洲

說詩堂集

七言律詩卷七

其三

嚴城柳色漾清波一片南屏堆髻螺湖靜殘星浮水
面峯高飛瀑響山提朱闌画棟當年事檀板銀箏舊
日歌仙吏却逢嵇叔夜趣陪幸得屢經過

其四

兩山多半古招堤曲曲晴湖遠碧谿寶所雲深春哺
燕初陽日起夜鳴雞當杯雪舞楊花亂傍檻苗鋪芳
草齊共道太平真樂事遊人箇箇醉如泥

其五

第五橋頭寶劍營湖濱千載仰芳名靈旗搖曳青燐
暗古殿荒涼石馬橫郊外桑陰春露白嶺邊松色暮

雲平徘徊帶古志歸去柳絮飛動客情

其六

繁華千古此金湖塘上朝朝泛野鳬十里笙歌來西
舫六橋車馬訪浮圖風生葛嶺吹楊柳日落秦樓唱
鷓鴣惟有蕓公多逸韻揮毫償得舊詩逋

其七

粉蝶連綿接翠嵐兩堤桃杏帶春酣雲開錦繡寒生
碧水漲波瀾色似藍松上濤鳴來九里天邊月出印
三潭群公暫解金魚佩貰酒前村過嶺南

其八

綺陌春濃暗起塵波光千頃靜無垠漫傾綠酒催寒
說餘集 楊苑詩抄卷七 二

雨喜對青山憶故人高詠公能同白雪和歌我自愧
陽春湖南湖北頻回首洞口桃花幾樹新

其九

靈鷲峯高草鬱芊三生石上憶當年江邊潮湧帆如
笏湖裏風搖荷似錢青雀白簾爭艷麗朱樓綠樹正
芳妍使君此日多清興煮茗題詩坐冷泉

其十

武林原是古揚州湖上登臨興自幽小閣琴棋堪未
晝半江風雨忽驚秋野翁村釀招同席聖女山花插
滿頭却羨風流名太守藍輿長得此遨遊

中秋夜作替予司馬招同馮東臨王仲昭陸蓋

思升瑣飲茂承堂即席次仲昭韻

疎星碧漢兩悠悠挈伴同來攬勝遊桂子應香今夜
月清光占盡一年秋瓊漿且泛鷗鷺杓錦字難傳鸚
鵡洲時駿男家兄客武昌颯颯西風吹滿鬢含情懶上望江樓
觀潮同牛潛子馮東臨王仲昭分得二蕭韻

昨夜同看桂苑月今朝又對浙江潮鯨魚噴雪浮天
濶罔象興波蹴岸遙乍撼青峯流滾滾平翻黃葉響
蕭蕭靈旗白馬誰憑弔杯酒臨風恨未消

山家

誰家高臥此城東疊石成橋曲水通幾畝麥花含露
白露夢在白露後開花數株楓樹着霜紅山泉瀑噴飛珠灑海
說詩堂集 楊苑詩抄卷七 三

色秋高映碧空豈是子真居谷口還疑避世一君公

寄答馮東臨原韻

漢陽城郭晚烟稠客子天涯動別愁此夜捫心懷故
友當時分手值新秋洪山抱嶂雲生寺黃鶴憑江月
滿樓何日使君重補任嘉賓幕下續前遊余與東臨同館富春

五年

寄懷陸升璜

滔滔漢水色如藍忽爾相思我陸三昔日雲間齊洛
下今朝北聖擅江南雨飛郭外洪山寺雁落湖邊赤
壁菴故里何時重聚首漫開樽酒共清談

洪山寺

古利憑陵俯漢流，巍巍雄踞楚王州。
梅樵風簫金輪夕，龍象雲生玉殿秋。
萬里練光侵檻落，千山黛色入簾浮。
莊嚴幸仰諸天相，花雨繽紛竟日留。

張十世兄勳伯招飲凝翠齋同沈公翰賦

熊脂山上笑談頻，寒色蕭條黯暮塵。
稽郢旅中欣有伴，茂先齋裏好留賓。
江邊風急鴉聲亂，嶺外霜飛樹葉新。
夜半興豪猶命酒，朦朧殘月照松筠。

一之日朔爲亡兄駿男忌辰賦此志感

去冬月朔淚縱橫，易簣彌留分死生。
今夜衙齋逢忌日，蕭蕭孤影獨悲兄。
詩書手澤仍無恙，杯棬儀容空復情。
黃鶴一聲雲外出，翩然應下武昌城。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七

四

遙和張十世兄勳伯同王在茲方伯孫素躬郡守飲晴川閣

巍然高閣俯江湄，挈友登臨共把卮。
風雅儼然同北海，樽罍却似勝南皮。
簾前樹色含霜迴，檻外波濤漾月移。
獨我深居遲燕笑，憑闌靜坐聽黃鸝。

送澧州守張二世兄毅公賁表入賀便道省親

親

皇華使者赴京畿，遙望星卿傍紫微。
長吏十年留驥足，丈夫一日竟雄飛。
千門瑞雪連丹闕，三殿春風起瑣扉。
聖主勞臣應賜膳，懷羹彩服舞庭闈。

送張十一世兄在公北上時令六兄帖菴先赴

江右謁遇

昆玉聯翩俱遠行，昨送張載今張衡。
張載扁舟泛彭蠡，張衡匹馬上燕京。
梁園雨雪迷長道，金臺風沙吹滿城。
孤客獨登鳳凰嶺，卽杯極目悵飛旌。

雄楚樓觀雪次張十世兄勳伯韻

千里紛紛雨雪來，倚樓遙望凍雲開。
驚看舞絮迷丹嶂，疑是殘梅點碧苔。
乘興王猷應泛棹，揮毫枚叔好登臺。
和歌我愧陽春曲，聊與豪吟傾酒杯。

和張大中丞王如公江干閱武次徐子星方伯韻

韻

中丞講武古沙洲，將士雕胡控紫驄。
風動寒星飛樹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七

五

裏天高霜月掛城頭，賦詩欣遇徐公幹。
方伯賦列陣還思孫仲謀，愧我書生無半策。
毛錐欲棄戴兜鍪

寄佟儼若

十載相思未面君，遙瞻紫氣自氤氲。
匡廬山色連朝雨，彭蠡湖光帶暮雲。
手把與梅疑聚首，目窮飛鳥嘆離群。
何時得泛西江棹，剪燭開樽細論文。

儼若寄來與梅堂集

殺日張十世兄勳伯招友同飲凝翠齋憶庚戌

是日嚴顥亭司農招同人集臯園予卽集分

韻得九佳俟爾九載浮雲南北聚，散生悲爲

賦七言八句兼寄顥亭

幾年穀日好朋偕，痛飲臯園景象佳。
今夜曲江開燕

集異鄉知已聚天涯雲邊遙望清卿第謝亭王父燈

下聯吟凝翠齋爲憶風流嚴僕射漫題短什寫塵懷

已未臘月六日武昌牛潛子司馬招飲署中會

心堂同武進蔣馭鹿華亭馮東臨卽席次馭

鹿韻

相逢楚地值深冬司馬開樽聚潤襟賓有馮驩品似

玉容來蔣詡氣如龍梅開晴閣香生席雪灑蘭莖寒

映松明發西江催棹急今宵秉燭且從容時余有南

舟過黃州不得泊船東翁夢白司馬

西江千里返扁舟躡屐思登訪舊遊司馬揮毫題赤

壁大夫持節佐黃州山高樹裏藏官舍江濶雲中現

說詩堂集補詩抄卷七

六

郡樓誰料東風疾似駛片帆無計得淹留

余自武昌歸里適徐罷菴來湖上以懷友詩見

示率爾奉和時余仍將之楚

我自瀟湘放棹回值君画舸武林來多慚舊雨成遙

別忽讀新詩嘆大才二水三秋看過雁孤山十月吐

寒梅相期共向晴川去黃鶴清霜照酒杯

客峽江偕張六世兄岵菴暨徐上猷黃贊文趙

愚菴登鳳凰山謁練公祠次贊文韻

偕友凌虛策杖遊振衣直上鳳山頭坐來層嶺城邊

出望去長江天外流殘碣祠中多剝落古鐘沙際幾

沉浮我來弔古憐忠魄白雪高吟共唱酬成子難何

清江雜錄

季夏羅隨園參軍招同林西仲毛稚黃會侯丁

葯園暨張表叔祖望陸汝諧姪有林譙集分

賦

六月四日火雲新泰軍開筵譙嘉賓好將玉碗沉朱

李况兼銀盤膾紫鱗荷開池畔香細細桃熟林中葉

紫葵酒酣四座高興發不妨夏日歌陽春

贈黃巖甘左之明府

丹巖花發擁旄旄過霖雨隨車遍黍禾霞起赤城才自

逸月來華頂賦偏多溪邊柳色迎飛舄洞口風清駐

玉珂鄂渚幾年高鄂雪今慚下里附絃歌君先爲

說詩堂集補詩抄卷七

七

訪潘右臣廣文

潘安秉鐸在天台春澗桃花烟際開日上海門蒼樹

迴雲飛華頂赤霞迴披襟鼓瑟青氍毹坐採藥求仙玉

洞來爲訪鄭虔我友在空齋苜蓿好啣杯

夏日鮑漚亭郡守招飲湖上同李羽昭司馬暨

汪寓昭徐月涵兩孝廉卽席分得蕪字

太守風流繼白蘓開樽邀我泛金湖大夫持節才何

妙司馬揮毫興自殊峯起夏雲奇忽沒香飄荷氣有

還無新詩賦就群相和轉見陽春調不孤

爲何東沙廣文賦

九峯官閣止梅枝何遜初逢對酒卮脫帽愛栽三徑

菊談文直繙五經笥盤餐首蕭惟供客筆架珊瑚好
賦詩寂寂玄亭春色晚誰人能問子雲奇

天台道上同鮑滙亭郡守賦

興公遙作赤城賦李白夢遊天姥吟惟我三來登竹
嶼同君兩度睇桐岑千楓颯颯疑飛雨萬澗潄潄似
鼓琴何日偕尋劉阮輩石梁斜月掛松林

甲子元旦

曉曙椒觴盤進辛欣逢甲子歲華新功名何日方沾
祿妻子經年頗耐貧東苑松晴猶帶臘西溪梅發已
先春相將又入天台路雁宕龍湫策杖頻

贈範園上人次甘左之韻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七

八

袈裟早著本天真客舍相逢是夙因訪令休慚同熟
客聞鐘何意即侵晨如來敢謂予前輩金粟應知爾
後身願學淵明從入社九峯山水正宜人

七月八日立秋和仲爾承韻

河漢橫空雲盡收庭飛梧葉忽驚秋江淹作賦應含
恨宋玉臨風欲起愁渺渺白波脚夕照淒淒新露正
晨流恰逢池畔蓮花放一道銀蟾映並頭

贈潘右臣廣文和顧雲馭司訓韻

廣文自古一匱貧類壁當年化戰塵授簡何如漢校
馬譚經應識晉荀陳知交誰稅山中駕薄宦家無幾
下薪同學少年皆珥筆

謂吳志伊初成三子潘安豈
東川徐浩解潘潘子

是折腰人

登委羽山和甘左之韻

我笑神仙跡久湮故留遺說混風塵千年委羽苔痕
古十月寒林楓色新玄鶴飄飄疑降節白雲隱隱欲
迷津今朝策杖頻登眺瑤島笙歌恍近人

寄毛稚黃

把卷看山興自清螺峯高隱久忘名何須邵敬貽荷
肉宛有王良進酒鎗籬下花香間杜若階前鳥語半
含庚 聖明倘下求賢詔莫戀丘園不肯行

贈朱平物和甘左之韻

九峯山下白頭人高隱真如梅子真醉後揮毫疑舞
劍狂來得句便如神庭前楊柳春堪折江上芙蓉晚
更親流水胡麻曾見否桃花洞口豈迷津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七

九

五十自壽起用李空同句

吾今五十頭半霜終年驅馳忘故鄉匹馬衝塵走
趙扁舟掀浪浮瀟湘渴思漢武金掌露醉抱玉女
山漿此生微尚在不朽高歌君勿嫌吾狂

附內子和作

十年青鬢未成霜且住劉晨採藥鄉豈有塵烟同
五嶺只應芳草似三湘新詩擲地諸金石舊酒擊
壺倒玉漿妄自備康君
莫念桑弧壯志漫云狂

天台同毛雲門和董予九題壁韻

惡溪不異楚晴川石壁亭欹老樹偏萬壑晴嵐脚日

媚一條瀑布瀉珠圓高人題句清堪愛旅客登山坐
欲眠更與毛萇揮醉筆驚看霞氣赤城連

登天姥峯同毛雲門賦

雲標天姥勢峻嶒萬丈高峯策杖登雷火十圍將死
栢霜侵千歲不枯藤清溪花發逢仙女石洞雲深臥
老僧李白昔年曾夢賦我來頻眺得良朋

劉郎重訪舊天台爲台郡丞劉在閩賦

劉郎重訪舊天台萬八峯頭花盡開不履不衫嘗笑
傲一琴一鶴得追陪浙東吏治推經術薊北詩名屬
大才坐鎮海疆烽火靜須攜阮肇步瓊臺

寄張四世兄師伯赴寧國司馬任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七

十

三月除書下 帝京知君早已擁雙旌敬亭山色連
官舍春穀溪聲遠郡城自昔中丞有遺愛于今司馬
繼賢聲翩翩二阮冰心在總似桃花潭水清

公前爲安
徽巡撫

登委羽山同毛雲門

委羽山高翠萬重振衣絕頂漫扶筇雲生碧海渾疑
馬潮湧清江恍似龍共把短吟題峭壁還應長嘯坐
危峯奉林當日曾遺廟洞口幽深蘿薜封

登巾子山茅菴同毛雲門

未度石梁觀瀑布先登巾子訪茅菴揮毫且與良朋
賦拂塵還將古佛參樹裏流泉懸嶺北城頭新月照

溪南興來更上層樓望千里霞光已盡探

五日同毛雲門遊末慶寺

五日攜朋共探奇閒尋野寺到山陂一江日落如掀
錦雙塔雲廊似画眉溪上小童齊插艾洞中老衲亦
烹葵自欣客邸逢佳節折得榴花且賦詩

東湖有感

去年西舫泛東湖載酒臨流鮑大夫幾曲清歌激雲
漢一群妙舞出姑蘓堤邊楊柳開仍落烟外樓臺有
忽無追憶閒亭歡笑處寒鴉日黑叫平蕪

賦寄張十四世兄紫書出宰鉅野兼懷鮑重光

副使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七

十一

齊地巍然聳岱嶽傳聞鉅野屬名邦當年邑宰稱言
偃今日郎官誇曲江花發杏壇雲燦燦琴彈汶上水
淙淙政餘應自招明遠載酒滄浪泛西艤

兄弟

寄張十三世兄亦菴出宰通城

年少專城三楚間遙瞻白鷺車正班班郎官支本赤

松系才子符分黃鵠山漢水湖烟迎綠綬湘雲晴樹

照朱顏臨民只守中丞化臥理花封案牘間

公先爲楚
北巡撫

九峯寺看紅葉同劉遜菴閔紫霓何次微毛雲

門張个臣分得紅字

清晨聯騎出城東古寺遙遊逸興同千歲藤根盤土
碧一林楓葉着霜紅雲生峭壁疑將雨泉落懸巖恍
似風却望烟光皆醉色儼然身在西屏中

遊敬亭山和程石村韻

停車却喜值春晴偕友登臨慰旅情兩水高歌和太
白五賢瞻拜憶宣城風吹平野雲初散烟起層巒雨
乍生纔得披襟又別去歸途回首聽松聲

客黃巖署中歛縣靳熊封令君以佳文郵寄詩

以謝之

作客桃花流水源桃花署裏嘆沉淪忽驚仙令瑤華
至欣賞奇文古法存載筆我登天姥嶺彈琴君臥叻
說詩堂集嶺南詩抄卷七 十三

溪村何時得遂黃山約一過衙齋對酒樽

次甘左之韻送張郎還里

鈞天樂奏過雲流座上嬌歌半欲羞三月湖中攜阮
肇謂阮十年廬下寄張侯謂與張鄒聲傳北里人爭
艷舞出平陽態自留遊倦丹崖歸去好吹簫度曲鳳

山頭

霜降前一日張師伯司馬招飲敬亭山同胡仲

英程渭公劉克后程石村限樓字

司馬借朋到嶺頭一樽縱飲額珠樓哪杯二水橫秋
色倚檻雙橋起暮鷗綠雪茶浮時香自遠黃花開處
晚偏幽明朝幾樹經霜赤還擬重來共醉遊

崔園卽事和張亦菴刺史原韻

千旌西戟擁堤沙聯騎遨遊興正賒瞿園彎弓動伏
石朝川揮塵訪名花共誇刺史單車入爭羨將軍禮
數加白雪高吟同唱和漫教絃管醉流霞

與潘孟扶進士

射策金臺日正升儒生於此謝擔簦雲開錦繡還雙
闕閣近蓬萊第幾層魚鱗曉嚴銀箭漏馬蹄春踏玉
河水歸來十日拚過飲笑指龍門似李膺

鄒邑署中送王啓人還里卽次留別原韻

相逢官署慰蹉跎分手離亭可奈何身帶粵雲含恨
少帆開楚樹感情多釣臺月落潮初上滕閣風生雨
說詩堂集嶺南詩抄卷七 十三

乍過君到故園黃菊好道場山畔且高歌

送王臨人還山陰

王家玉樹秀無雙同上扁舟適楚邦兩載與君觀泖
水一朝別我返錢江垂垂柳折萬陽嶺渺渺帆過七
里瀧莫謂峯高迴雁羽相思千里意難降

贈分宜林芝嶠明府

八閩才子漢相如百里重看奉簡書政好亦驚河渡
虎官清直欲釜生魚鈴崗雨雪隨飛鳥爛水花香思
去車先爲嘉我向粵西過治境聞歌來暮盡樵漁

遊棲霞寺和韓玉田太守陳梓湘司馬原韻

峯危徑仄薜蘿分古寺盤桓衆有群霧起星岩將作

雨風生月洞忽堆雲大夫題句韓延壽司馬揮毫陳
長文此地曾經偕倡和我來追步亦歎忻

粵西臬署六藝堂對獨秀峯譙飲卽席和韻

孤高不與衆山鄰一望千尋積翠茵座上揮毫珠錯
落庭前遠樹玉璫玕彎弓伏石鵬將起鼓翼鳴皇鶴
正親欲和陽春未敢賦趨陪酩酊傲垂紳

同友人遊棲霞寺兼與渾融禪師

棲霞精舍隱山隈蠟屐偕遊總上才皎皎秋江開寶
鏡泠泠修竹映香臺風來洞裏鐘聲合日落城頭鶴
唳回遙望鄉園邈不見支公相對且呷杯

閩上已陳梓湘司馬招同吳筆岩別駕重修袞

說詩堂集

十四

事卽席賦寄吳洪九

上已重逢閏月三灘江垂柳正毵毵風吹雲影千峯
碧水漾波光萬樹藍座遠清歌誰願誤觴飛綠蟻客
都酣題詩寄與鍾山客聊寫情懷附短函

繫龍洲詩爲梧郡守孫燧菴賦

蒼梧古郡枕江流浩浩烟波日夜浮五馬公懸虎
篆一麾重整繫龍洲使星筐篚通交趾賈客帆檣擁
上游都嶠山前藤桂水西簾終日聽漁謳

送吳洪九之秣陵

黃子秋深去薊北君今臘盡往江南三人作客同羈
旅萬里思家獨駐驂忍見離江放棹別還期陳榻共

杯談衡陽峻嶺迴鴻雁使者歸來惠錦函

遊棲霞寺和陳度遠表姪韻

偕遊八桂忘爲客偶集七人儼若仙興到不妨尋古
刹醉來何必愛逃禪洞深紫蘂香堪茹石冷紅芝色
更妍尤羨支公供具美盤中春韭正新鮮

戊寅上已陳梓湘司馬招同寅汪碧巢吳筆岩

兩別駕修袞卽席和韻

暮春袞飲群賢集官署趨陪豪興增座上新歌爭吐
艷峯頭纖月正初升主人不愧孔文舉嘉客都如皇
甫曾何異蘭亭詞賦盛我來追和獨思凝

粵西九日和杜少陵韻

說詩堂集

十五

客裏羈懷不自寬嘉賓賢主強相歡漫將白髮扶鳩
杖休對黃花墮鵬冠幾陣雁行迴嶺邈無邊秋色映
江寒醉來攜手登高望遙指鄉園萬里看

重過洪山寺恭謁張大中丞王如公木主有感

重過洪山意愴然老僧相見話從前追思營構尋常
事寺爲公不覺流光念一年樹裏湖漸江影合峯頭
雪色暮雲連我來瞻拜中丞主古塔崔嵬俎豆懸

孟冬張觀察恕菴叅政勳伯率子姪暨孫登洪

山寺拜令先中丞公木主宴集同人得秋字

古剎盤桓躍紫騮湖光山色兩悠悠友朋對述念年
事兄弟縷陳萬里遊楓葉早侵霜色老黃花猶帶澹

容秋故人剩有汪倫在說着中丞淚欲流蘇軾詩會
撫楚時會
爲雲夢令

壬午春日張禹占韓亭宴集同人黃鶴樓得樓字

春日筵開黃鶴樓念年于此復遨遊膳脂東接鳳凰嶺大別西沉鸚鵡洲忽聽笛聲雲外吹漸看淑氣鏡中浮曲江兄弟風流甚招我偕朋共唱酬

上元偕桂秋崖登飛劍亭第三層閣

芳春攜友陟層巔上帝高居護紫烟今日共登飛劍閣何時同訪蠹刀泉大江滾滾平低檻古樹陰陰遠接天吟眺渾忘歸路黑滿街燈火似星懸

說詩堂集補遺詩抄卷七

末

和張叅政勳伯春日偕諸同人登署內樓小酌

原韻

官署清齋曲徑幽春晴晚眺共登樓城頭山色臨窻合樹裏江光接檻浮客興狂來連玉笋我姑酌彼一羹既主人情重呼投轄願效平原十日留

和張叅政勳伯題君子齋原韻

官舍園林日起居悠然疊石洞天虛幾株疎柳常啼鳥半畝清池試養魚把酒亭前芳杜秀吟詩沼上菱荷舒幽齋客過題君子絕似當年茂叔廬

其二

衙齋別業儼山居退食揮毫賦子虛客到不妨巾漉

酒官清雅見金生魚春風細柳鳴鶯秋月高梧掛望舒念載故人來下榻此中僵臥即吾廬

和季尊五次洪山題壁原韻

獨上洪山搜古蹟壁鏤詩句勝徐陵蒼松翠柏盤樓鶴幽洞危巖臥老僧濤湧江心掀百丈雲飛嶺外疊千層我將於此結茅屋默契修真忘寢興

送張防禦象九旋京

念年喜遇郎官湖裏帶翩翩大丈夫匹馬射潮江上過唐三過錢唐江龔龍盤劍殿頭趨御嘗陪客中琢句占詩律局裏敲棋識陣圖絕得相逢遂分手羨君一路騁雕弧

說詩堂集補遺詩抄卷七

七

次陳共白留別原韻

昔年曾共返扁舟浩浩長江百折流爾北我東千萬里日征月邁念三秋相逢白髮驚顏老猶喜黃花伴客遊此去滕王高閣望笑余何事尚淹留

黃鶴樓詩八首

昔人已乘白雲去霧氣終年鎖翠微地湧金輪孤月近天垂粉堞一江圍亭邊棗樹難尋種笛裏梅花不復飛回首蒼茫弔古處情深遊子更依依

其二

此地空餘黃鶴樓萬家烟樹鏡中浮白雲猶接鳳凰嶺芳草久迷鸚鵡洲一片殘碑楚殿盡十圍枯柳晉

朝留淒涼卽是繁華地何必傷心在九秋

其三

黃鵠一去不復返千年漢水未湯湯
黿鼉翻窟波潯黑鵲埋洲蘆荻黃
鯨客弄珠明似月鄂君擁被翠生涼
憑空縹緲迷雙眼指點飛雲識故鄉

其四

白雲千載空悠悠彩筆豪吟興正幽
崔顥題詩傳百世青蓮擲筆亦千秋
參差萬戶人烟出繚繞孤村樹色浮
高閣連雲圖畫裏披襟長嘯且遨遊

其五

晴川歷歷漢陽樹傑閣嵒嵒霄漢間
江勢直吞吳楚地城形斜抱鳳凰山
高梧細竹經春翠嫩葉濃花帶露班
一自仙人乘鶴去嵐光雲影至今閒

說詩堂集 倚花詩 卷七

上

其六

芳草萋萋鵲洲振衣獨上此高樓
雕簷侵漢星河落纖柱撐空日月浮
彭蠡浮雲俱北向洞庭春色自南流
吾徒眺望多悲感放眼真同天際遊

其七

日暮鄉關何處是醉來搔首一躊躇
空囊休羨揚州鶴短缺偏貪漢水魚
花片隨風當面落濤聲擁樹入窓虛
神仙吹笛常來往我欲相將此結廬

其八

原缺

說詩堂集 五言排律 卷八

錢唐諸巨鼎虎男譚

客天雄郡署答張十世兄勸伯見懷原韻

北望懷人處雲深帝里邊
良朋原異地春色又經年
驛路新鶯遠峯巒積翠連
烟中濃樹合雨後綠苔鮮
彩筆琉璃架青驄白玉鞭
上林花正落茂苑月常圓
北海懷清賞西園憶大賢
觴飛還作賦吟罷任高眠
天地留青眼關河隔紫烟
參軍稱刺史京兆說神仙
令續尊五馬鴻文美百篇
親朋知義重鄉國感情牽
安得同談笑雲山正渺然

九江劉開西廣文索詩賦贈

說詩堂集 倚花詩 卷八

一

高臥柴桑徑廬山空翠屏
三鱗新兆德六十始傳經
湖色晴時變潭松靜裏聽
風生五柳館雲起百花亭
栗里初開帳梅川被典型
愁來消白墮興到寫黃庭
落落頭偏黑蕭蕭鬢尚青
何時一裘褐買棹過西泠

題疏枰贈朱射陵中翰

君才似宋玉卜築號疏枰
近檻紅蕉淡遠山翠柳晴
臨流聽水響倚杖落鶯聲
留客斟清酒呼童摘紫櫻
詩成秋露滴書罷野雲生
不就蒲輪聘真同箕穎情
勝射陵微

爲嚴嶺亭六十賦三十六韻

白鹿初呈瑞蒼龍早發祥
丰神如衛虎藻采過袁羊

辨日能傾坐談天獨擅場文章雄兩漢詩句過三唐
桂苑聲名盛瓊林姓氏香宣麻侍禁禁視草近明光
梧掖看雲遠花磚移日長庶常初授職給諫俄遷郎
白簡驚風雨丹心凜雪霜伏蒲驅魍魎折檻掃豺狼
讓爵辭皇闕恩親出帝鄉相如擁彩節郭泰駕仙航
本繫蒼生望旋開綠野堂貂冠原滿座珠履漸成行
白傅潯陽隱黃公角里藏賜環還殿陛束帶上巖廊
一月三遷速六朝九考忙承恩掌玉牒載龍掛金章
剛伯歌騷化中丞肅紀綱栢烏啼憲署繡豸立天間
焚草矢忠亮批鱗著直剛司農膺顯秩地部振官常
按藉通財賦持籌裕糗糧運漕飛艘艣發粟振嚴疆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八

二

碩鼠威俱懾梟鳴勢不張裴炎持國儲劉晏足神倉
鍾釜應鐫績旂常久播芳功勳懸日月第祿比陵岡
閭閻雄虛鄭簪纓勝謝王公孫已鳳翥侍御早龍翔
兩世真嚴武一朝見鄭莊珂鳴濯錦里笏滿水晶床
南極垂雲紫西池映日黃綏桃十月放水藕一冬嘗
展慢歌鸚鵡吹笙奏鳳凰願將五福頌永延萬年觴

題胡天彷彿居圖

高臥在枚里蕭然成棟居亭中時聽水几上日攤書
宛爾七松秀依稀五柳疎看花須命酒問字有停車
卽此軋坤老何愁歲月徂畫圖佳景在願得結相於

爲盧太君五十賦文學獻華太史景韓母也

冰霜五十載宗黨挹清風淑德河陽似貞操嚴栢同
早年嗟味鴟終歲喜丸熊教子成連璧持躬詎轉蓬
有齋恒肅肅習禮自侗侗聞守夫人法家傳節婦功
小春開讌麗十月見梅紅謝幃青松側潘輿錦陌中
升恒如猷頌膝下有盧仝

上楚撫張大中丞玉如公二十八韻

大別嵯峨出漢江漱灤清中丞親秉鉞上相獨專征
閭閻雄才遠箕裘世德宏楚南今保障隴右舊家聲
制勝資三畧伸威定五兵占彭呼後乘載烏抗前旌
凱奏端明殿旗開細柳營荆襄時偏側寇盜勢縱橫
湘水軍書急君山一木檠春風肥水捷雪夜蔡州平

說詩堂集 補注詩抄卷八

三

截浪驅妖鱷摧鋒剪逆鯨盧循方納款蕭峻已歸誠
羽檄全無恐烽烟永不驚星光搖組練劍氣掃僞酋
鴻藻兩京重蟬聯七葉名昔年鎮皖國此日肅通城
豸府霜威靜圓扉冤獄明武昌千柳碧夏口萬軍轟
拾笠徇軍令捐金恤難氓人皆懷惠澤公豈忘蒼生
門下多彈鋏帷中有佩珩逍遙看綏帶談笑美垂綬
賤子慚衰虎延來自阿兄幸憐叔夜懶不棄左思貧
草檄燒銀燭題詩對藥鐺三年沐罷握入口荷隆情
洗爵稱羔酒登堂猷兕觥平生感知已賦句勉爲呈

楚撫署中送鮑滙亭赴台州郡守任

由武昌
同知陞

鄧諸湖北台州浙水東帆開大別雨橋帶小孤風

五馬追星曜雙轡映月雄題詩繼鮑照作賦擬與公
飛瀑垂丹嶽高霞起碧空楚疆頌異政越地沐神功
才大誇三始刑清駕二馮溪邊拾橡紫洞口種桃紅
我幸分隣燭君當錫帝弓今朝分手處黃鶴喚樓
中

冷泉亭聯句

幽亭古寺東蒼翠倚晴空毛先奇佛面開金色山腰

度彩虹虎男鼎樹聲疑作雨衣帶自生風洪昇才子

攜康樂高僧得遠公李式玉閒宜啜茗茗靜欲撫絲

桐毛屋外溪雲白林端海口紅洪蓮峯高轉秀徑草

細尤通毛坐久都忘倦尋幽意未窮諸踈鐘落寒澗

說詩堂集編苑詩抄卷八四

清梵遶花宮洪養鶴巢松頂呼猿出洞中李醉來情

落落歌罷韻淪淪毛驚嶺題詩客將毋此興同諸

贈友

予愧諸稽郢君真倪泰夫相逢渤海座心折是醇儒

雅性耽文籍幽居玩典謨百城資考訂七畧費吟哦

讀史時搔鬢歌詩日將鬚名高八顧上文起六朝殊

披涉皆玄賞吟成更藻敷今朝分手去遙憶在鄒湖

贈劉百餘司訓

流火清秋節欣逢嶽降辰琴書雖獨冷苜蓿豈長貧

振鐸惟揮塵談經且拂塵詩詞過屈宋喬梓繼荀陳

七葉家聲遠三鰥德望真園橋聊玩月壁水自生春

送張淡村隨宦之滇南

桂蕊含香媚荷花着露新一樽持介壽桃李滿湖濱
契濶念餘載稱交三世情匆匆萬里別渺渺一帆輕
衰柳葉皆脫早梅香漸盈幾時踰嶺嶠何日達昆明
地近伏波柱江連諸葛營趨庭聽與頌池比憲臣清

上江撫于大中丞萊公二十韻

蒿嶽生申甫家聲晉國傳天人三策著博洽五車研
玉管湘東授青藜太乙燃九霄搏鸞翮七葉盛貂蟬
書法中郎秘詩名謝監偏文同花萼賦孝並蓼莪篇
門第高元甚居官清益堅兵機倖陸凱相業繼韋賢
關府傳麾肅中丞拜命專江淮憑保障膏雨沛垓埏
說詩堂集編苑詩抄卷八五

出鎮元規並封侯鄧禹年投壺山月曉按轡嶺雲鶯
秀穗盈阡陌飛鴻散野田清風心茹蘖白簡力迴天
賤子雷恩重愚生抱鄭瓊網羅千卷帙緘縷百家編
作序求皇甫裁成望孝先倘還月旦鑒得獲市門懸
書帛登弘績銘鐘紀鼎鑄欽瞻東閣啓佇看鳳綸宣

錢唐諸巨鼎虎男謨

新月

纖纖一道垂東面掛新枝天上無京兆誰人爲西眉

雨荷

藕葉不能擎藕花竟疑睡美人在東窓笑指如儂醉

賦得山中一夜雨

高枕在深山山曉亦忘起却望西子湖森森添新水

爲施少叅題愚樓

使君愚山子高懷媚幽獨官舍起愚樓何異愚公谷

南屏

說詩堂集 摘苑詩抄卷九

朝聽南屏鐘暮宿南屏寺寺前雙古松盤根盡薜荔

三生石

偶過五寺橋來訪三生石牛背笛聲來恍惚疑疇昔

石屋洞

我來石屋洞洞口雲霞結上有故人書十年字不滅

洞書南昌王于一同
羅浮屈翁山來遊

題窓前臘樹

出門初見蕊歸來花盡開盈盈車馬客時時載酒來

開稚黃漢儀西溪看梅東寄

曉來問二子一棹訪梅花驚却山人夢來尋夢綠華

約稚黃漢儀皇亭看桃花

茲聞皇亭山紅雲一百里攜酒招二君同入花源裏

寄觀濤和尚

題詩寄慧遠一雁入烟霞爲問窓前桂秋深定發花

題扇上西蘭送沈漢儀北上

蘼蘼蕙蘭花清風吹香藥送君上金臺寫以贈行李

儀真口號

新月山頭掛疎燈樹裏明小舟如落葉江上亂縱橫

鄰舟遇故鄉人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西溪萬樹梅可曾着藥未

巴河口號

係姚相國故里

垂柳雜垂楊高樓出西牆應知念遺愛猶說相公莊

說詩堂集 摘苑詩抄卷九

二

武昌官署戲和友人尾字韻

我寓黃鵠頭君客漢川尾相望不相見盈盈隔江水

天台雜興

朝望八疊雲暮泛三江棹嶺雲知陰晴江潮候昏曉

其二

行攜方竹杖來登委羽山一洞皆風雨藉就日往還

其三

嶺上有天泉泉水如珠懸渴者不得飲飲之便成仙

其四

雞犬叫雲中云是天姥嶺李白曾夢遊我竟陟斯境

其五

聞說天台山一萬八千丈三載此遨遊仙芝採盈掌

其六

往來石梁橋跂脚觀瀑布忽逢劉阮儔邀我談心素

其七

晨起登方山山澗覓方石我本米顛仙生平負石癖

其八

出自東門來言訪九峯去白雲滿郊原山深不知處

其九

桃源過少年問之云姓阮握手稱故交食我胡麻飯

其十

竹橋渡清溪溪流瀾瀾橋邊濯足人云是太乙子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九

三

其十一

息足橫山嶺無人來共語遙看赤城霞變作靈石雨

其十二

東西兩雁蕩咫尺不得遊笑指剪刀峯悠然入我樓

其十三

山脚生亂雲山頭橫奇石石上且高眠恍與人世隔

其十四

家在兩湖邊客來三江汜曉起望鄉園知在吳雲裏

其十五

老僧忘歲月結茅寶華阿飢餐紫芝草寒衣青薜蘿

其十六

早看百步雲晚眺九峯月來往此山中終年腳不襪

其十七

山斷疑無路筏渡惡溪口道逢老漁翁招我飲村酒

其十八

石上七星瀨傳是羲之書蹟痕雖苔滿筆法頗蕭疎

其十九

策杖仙人田忽見龐眉叟余問何代人答云沮溺友

其二十

獨宿寶華峯夜半望海日神仙王子喬迎予騎鶴出

其二十一

天台有仙吏間丘古太守石壁有遺文籀篆如蝌蚪

說詩堂集 補遺詩抄卷九

四

其二十二

天台巾子山雙塔盡雲表拾級一憑臨峯高明月小

其二十三

日黑登樓望潮起金清港榜人爭亂喧明月吐珠蚌

其二十四

陟崗不見人傳聞有虎戒奴子足趑趄蹙蹙靡所屆

其二十五

邑城如斗大官舍傍清江枕畔潮聲起榜人喧西艤

其二十六

署西鄰古廟衰冠列羽旗廟中祀阿誰詩人唐王維

其二十七

署堂名仙吏我來嘗臥遊空心不死猶手植自開丘

其二十八

石梁坐少年自稱古神仙生平往還友無懷與葛天

其二十九

洞中臥老僧問年云八百身披一衲衣不飲亦不食

其三十

朝看方山雲暮玩方山月雲月相終始與我稱莫逆

其三十一

燕窩真奇境萬山聳一峯危樓題妙句仙人張三丰

其三十二

我騎和靖鶴來餐赤城霞日日東湖裏開船望月華

說詩堂集 補先詩抄卷九

五

炎陵八景

味草清風

我讀神農書偷知嘗藥味今來謁炎陵百草皆異卉

雲秋雨霽

雲氣薄於練山光潄若秋却逢新雨霽策杖一遨遊

臨溪作石

突兀一片石形蟠似臥龍溪邊垂釣叟家世本神農

空樟洞明

樟大數十圍云已八千歲古根寺下僧首作雲陽誓

河澗遊魚

澗水發源長來自桂川止天然二十魚吹浪層波裏

此張古木

古木色如鐵傳是神農物至今風雨來彷彿龍伸屈

鹿禽和叶

野鹿松間臥群鴉雲外翔飛鳴相和叶隔水奏笙簫

異樹飛香

我來臥山中曉起望華蓋風吹一葉飛異香落天外

鄱邑八景

梅崗朝旭

曉起望梅崗旭日方始旦山鳥鳴嚶嚶舍與鸚鵡鵲

青臺暮嵐

暮眺青臺寺煙嵐色如翠溪聲不斷流波搖月光碎

說詩堂集 補先詩抄卷九

六

醪醕泉香

泉水清且甘釀成醪醕酒飲之以瓊觴香風滿林藪

桃花春漲

泚水發源長噴珠流濺濺每值三春時桃花浮水面

白雲靈谷

巖洞杳無際白雲時出沒仙人此奕碁石磴一足缺

天半曉鐘

天河高不極古廟聳危嶺曉起聽鐘鳴聞之發深省

湘剎夾流

湘剎水平流聲與松濤匹六朝僧在馬呼之恍欲出

小姑曲

小姑歲念三阿弟年十九小姑既無郎弟亦休娶婦
古詩有句
無郎之句

沈公翰阻風漢口賦寄

分手已三日帆開定千里如何接君札舟繫漢江汜
數詩

一春二三月具四五六簋七八九同人十日醉湖汜

說詩堂集補乾詩抄卷九

七

說詩堂集補乾詩抄卷十

錢唐諸匡鼎虎男謨

黃鶴樓

仙人遺仙棗樹黃鵠聳黃鶴樓李白送友西去崔顥
題詩上頭

江行雜興四首

入雲一群塞雁拜風幾箇江猶家住西湖東苑帆開
北固南徐

其二

潮來船行天上月起人遊鏡中避雨道士浹北守風
和尚港東

說詩堂集補乾詩抄卷十

其三

鱗魚占魚浪惡板子燕子灘高人驚倒溜淘歛我畏
風濤怒號

其四

堪歎磯名寡婦詎知山號小姑懶作蓮華幕客願學
烟波釣彼

天台雜興五首

赤城丹崖以上青山綠水之中對酒但邀明月入室
惟有清風

其二

振衣東西雁蕩濯足大小龍湫不如淮陽一老何異

中山五侯

其三

此去鑿成何遠却與閭丘爲隣尋僧寒山拾得訪友
阮肇劉晨

其四

採藥桃源深處築室天姥之阿量腹而進松朮變形
以衣薜蘿

其五

策杖獨登華頂扁舟一泛東湖何必聳身雲裏疑如
濯魄冰壺

村居六首

詩苑詩抄卷十

二

階前古樹新樹渡口山花澗花隔岸幾村烟火臨溪

一帶人家

其二

池淺遊魚活活村深啼鳥嚶嚶魴鱖鮒鯿鯉鵲鴿
鴉鵲鵬庚

其三

斜陽遠山一抹流水桃花幾灣與發偶耕郊外閒來
高臥林間

其四

市裏塵埃已遠門前車馬全稀山衣舊製薜荔野飯
新蒸蕨薇

其五

竹中忽聽雨過梧上時聞鳥鳴敢謂無懷民氏儼然
天竺先生

其六

策杖屋前屋後閒吟舍北舍南濁世憑呼牛馬清樽
還醉二三

題霞舉堂四首

主人何異王粲芳園定勝辟疆我愛山雲入座客來
風雨聯床

其二

上築北郭門北高臥西隱橋西花開蜂遊蝶舞日落
龍詩堂集補遺詩抄卷十

三

雞鳴鳥啼

其三

架上圖書連屋庭前芳草平階與人論交如水對客
每輒言佳

其四

池搖竹影蕉影軒雜風聲水聲儼如七松處士何異
五柳先生

爲吳興郡守吳蘭次夫人初度賦二首

愛山堂上霞赤碧浪湖畔風清酒進崑崙獻壽花開
桃實長生

其二

雲裏樓蟠似繡天邊五馬如花萼綠坐苔紫霧麻姑
撒米丹砂

有感二首

人情有得有失吾意無死無生塙東送喪鼓吹舍北
嫁女哭聲

其二

麥田雨後出蝶腐草秋來化螢生同齊物莊子死便
埋我劉伶

黃巖署中感賦

介石堂前植柳嶧山齋裏聽鶯羞與絳灌爲伍耻同

袁伏齊名

說詩堂集

補花詩抄卷十

四

爲俞母楊太君六十賦

敬伯季
環之母

母氏源流鴛水家聲名滿錢唐月里雲開霞起羊市
花飛酒香

其二

南湖家室偶徙東苑負戴相從賊寇驚呼烈婦里黨
素號女宗

其三

設斂八月十八稱觴花甲一周吳兒弄潮歌曲仙姬
進酒添籌

其四

快婿果然玉潤佳兒不愧金昆案前齊眉偕老膝下

舍館弄孫

輓沈子嘉二首

此日素車駕矣一時白馬齊來堂上老親誰慰閨中
少婦獨哀

其二

毛子王斯長歌當哭洪生思短曲迴腸張劬有友執紼
伯道無兒可傷

贈吳志上

爲痛嚴親易簣正逢孤子懸弧三十覽揆却賀百年
忌日依廬

其二

說詩堂集

補花詩抄卷十

五

藥綠如簪艾吐花紅似火榴開讀書堂名四古思親
詩賦七哀

與四姪異發飲湖頭酒肆

安豐墟頭共飲宣子酒店獨酣今日與爾偕醉桃花
亂落三潭

送高占五北上

紫塞雁鳴蘆去黃河水自天來讀書今同高鳳掄才
當繼郭隗

其二

離亭杯斟別酒驛路柳映行旌寡婦之子有見此去
立身揚名

爲友人七夕雙壽

天上雙星齊謫人間一日同生閨裏齊眉舉案堂前
鼓瑟吹笙

題甥孫青徐十友圖

鄴侯架棟三萬茂先篋載五車羨爾以此爲友百城
南面誰如

其二

世間摠悠悠者龍泉那有人知羨爾以此爲友後身
薛燭奚疑

其三

君子無故不微成連海上往還羨爾以此爲友高山
流水之間

其四

安豐壚頭共飲宣子酒家獨厭羨爾以此爲友一斗
一石陶然

其五

張廌自稱高士王猷不問主人羨爾以此爲友七賢
六逸等倫

其六

李廣乍疑伏虎初平一叱成羊羨爾以此爲友拜呼
石丈爲狂

其七

黃山四松傑出擾龍倒挂最奇羨爾以此爲友攜來
弘景追隨

其八

孤嶼屋繞百樹河渚香浮一邨羨爾以此爲友結鄰
月魄冰魂

其九

鶴千歲而蒼色又千歲而成玄羨爾以此爲友冰翎
雪羽翩翩

其十

宴賓工歌小雅仙客來自宜春羨爾以此爲友借隱
白雲水濱

說詩堂集 楠苑詩抄卷十

七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十一

錢唐諸匡鼎虎男詩

敬亭山和施愚山原韻

旅客攜朋陟敬亭春深風雨晝冥冥與來追和愚山
句日落雙橋萬嶂青

家君簡叔齋中作

叔氏幽居古橘園每當風雨便開樽窓前銀杏有千
歲猶見南朝生意存

馬市巷

宋苑霜蹄十萬齊春風蹙踏古長堤至今馬市猶留

骨彷彿朝來向北嘶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十一

開查度自燕臺至過訪

扁舟五月別燕臺寂寂草堂君復來去日城東曾繫
纜今朝舍北更啣杯

徐武令過飲花下

青青瓊樹傍簷開午夜清樽燭下催攜得天香滿羅
袖可知身在月中來

其二

滿院黃花撲酒香西風到爾興偏長爲探秋色淮南
早故遣幽叢媚草堂

送曹良野之越

孤帆隱隱白雲間迢遞千巖不可攀聞說君才同賀

老鑑湖有賦莫空還

西湖竹枝詞

遙望西湖春水開古堤寒月照蒼苔小姑獨坐空樓
子手把筵篴唱落梅

輓江道信內叔

東巷先生日論文如何騎鶴竟離群我來憑弔靈輜
側一片哀聲徹白雲

其二

昨日啣哀慟婦翁婦翁子九先生先公歿今傷內叔起悲風弟

兄泉下元同調彷彿精靈化白虹

石門道上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十一

細雨紛紛畫角哀石門村酒獨啣杯眼中秋思知多

少驛路芙蓉無數開

金龍大王廟

崔嵬古廟大河濱旅客停舟薦白蘋日落扁舟何處
宿丹陽城北晚烟新

棲鳥

高樹棲鳥濕不飛凍雲漠漠雨霏微夜闌若喚還家
夢叫落寒霜滿客衣

鎮江問舟子

揚子江頭衰草黃蕭蕭鴻雁叫寒塘我來把酒呼舟
子何處青山是故鄉

客廣陵送孫介夫之吳門

邢江梅發已堪攀
瓜步帆開幾日還
別後相思獨遙望
白雲長在虎丘山

其二

嘹唳寒江雁幾群
大堤衰柳更紛紛
與君同作維揚客
今日翻成獨送君

懷沈舞裏

君到天台渡石梁
憐余留滯客維揚
相思相望頻回首
樽酒何時話故鄉

題且看齋

斗室題曰且看齋
聊將此意寫胸懷
眼前腐鼠空相說
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十一

三

嚇富貴浮雲亦有涯

送孫介夫還慈水

草堂濁酒早梅香
臘盡還家帶雪霜
昨日聯舟過楊子
今朝孤棹渡錢唐

贈家君簡叔

長夏新鶯弄晚風
草堂豐樂古橋東
橫階老樹南朝物
銀杏冬青梅桂桐

其二

早識王家叔不癡
淡廬高臥此相宜
一山一水連雲氣
三十年來老面師

百和詩爲徐武令納姬賦次原韻

寶鼎初薰百和香
驚傳孝穆倚紅粧
枕邊看殺如霜鬢
無賴窓痕逗月光

懷家兄駿男客郟城

阿兄作客古郟城
良久無書最怆情
聞道邇來歸思切
東頭竹篠暮涼生

孫字台先生納姬方渭仁毛會侯賦詩傳賀敬和原韻

先生著作滿名山
老去新調菩薩蠻
偶向鹽官攜少婦
扶風座上並肩還

爲毛稚黃題李長蘅小幀

此山可眺江與湖
此洲可種菰與蒲
我來披展西窓說
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十一

四

下絕似癡翁小隱圖

送沈公翰之楚二首

長夏欣逢把臂初
相期湖畔采芙蓉
如何又唱驪駒曲
令我徒然賦索居

其二

阿兄作客岳陽樓
君去相逢慰別愁
握手定應頻問弟
休言五月尚披裘

懷李頌將

篋中攜得頌將詩
絕似風流杜牧之
我在臙脂山上望
小園雲樹影遲遲

丁巳元旦有客招飲予不得已勉赴而主人反

就他席去矣口占一絕

折柬相招賀歲年主人何事赴他筵
皇亭積雪朗如玉歸去看山獨醉眠

送徐武令北上卽和留別原韻四首

扁舟相送大河干折得桃花帶笑看
莫道邇來春漸老幾家禁火食猶寒

其二

此日離亭酒一樽與君正好把文論
只因前路尋知己遂爾飄然到薊門

其三

興來作賦漫登樓君是當今馬少游
若到金臺回首說詩堂集桐苑詩抄卷十一

五

望白雲何處古杭州

其四

鳳凰城上望京師楊柳依依盡掛絲
羨爾弟兄結伴去填箋一路共相吹

時偕令弟
華徵同行

烹鱸

鴛水霜寒躍細鱗金刀錯贈白如銀
烹來客裏忘歸興莫待秋風愁殺人

牛潛子偕馮東臨諸君沈園看桂歸飲王丹麓

丹樓卽席賦詩得數十首來索予和勉爾效

顰

六逸豪吟醉竹樓何須李郭共仙舟
天香料得攜雙

袖我擬重來續勝遊

陸子容歿後張祖望表叔賦詩哭之子容復向
夢中和韻同人一時共步原韻以悼焉

吾黨心交喪陸生賦詩愁爾有張衡
昨朝泉下能追和春暮猶聞霏雪聲

舟泊黃州偶過古廟一僧出酒醉予持扇求詩

客裏愁心似度年偶依沙岸泊江船
樽前一晤成三笑明日風波又隔天

寄答張表叔祖望送予之楚原韻兼懷王仲昭

迴雁衡陽峯色孤扁舟擬泛洞庭湖
長行何處風波險惟有馬當與小姑

小孤山亦
名小姑山

說詩堂集

桐苑詩抄卷十一

六

其二

晴川歷歷樹蒼蒼楚水吳山道路長
盡道武昌魚更美金齏玉膾未親嘗

其三

阿兄抱病欲何依攜手相將且卜歸
買得新居臨水曲夜看明月照羅帷

其四

嘹唳霜鴻下北關王猷興發笑開顏
題詩遙答月中子有客相思大別山

表叔號
月中子

寄答陸蘊思原韻

巍然黃鶴峙城隈旅客登臨灑酒杯
爲憶夾城大陸

子天邊一雁入雲來

其二

晴川高閣倚江沙
鸚鵡洲邊霜草斜
手把君詩三四讀
清心直欲比梅華

打蝶曲張大中丞玉如公座上賦

一蝶西飛一舞東
妖嬈貼地戲雙童
酒闌唱出相思曲
愁滿春風孤館中

其二

絳燭熒熒照眼明
狡童舞唱斷腸聲
清音漫助山坡調
簫管琵琶瑟笛笙

扶先兄駿男柩出楚撫署時十一月三日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十一

七

素車白馬雜紛紛
掩淚今朝生死分
不是主人情義重
誰來執紼擁如雲

十一月七日舟發武昌

江水三千霜露寒
扁舟撫慟阿兄棺
空同曾弔王昇句
迢遞家鄉行路難

張毅公岫菴在公諸世兄過舟送別

張家兄弟盡風流
此日分離黃鶴樓
握手叮嚀須早發
明年重會楚江頭

漢江偶吟

漢江江上片帆開
玉笛一聲雲裏迴
忽遇仙人邀對飲
醉騎黃鶴度樓來

池州阻風

池州一塔聳岩巉
江上波濤正怒號
繫纜欲尋古勝蹟
白楊荒艸莽蕭蕭

蕪湖夜泊

蕪湖關上雁鴻哀
有客停舟懶舉杯
夜半忽驚江水漲
榜人報道早潮來

舟次鮎魚嘴

去時此地住扁舟
今日重來憶舊遊
江路三千風浪惡
鮎魚嘴畔更生愁

三月十三日楚撫署中偶賦

屈指離家已月餘
滿園松菊漸蕭疎
江邊多少雙鴻說
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十一

八

落不寄平安一紙書

楚署牡丹盛開因憶亡兄駿男

細雨霏微值暮春
數枝濃艷著香勻
持杯莫向花邊飲
爲憶樽前少一人

張十一世兄在公持漁家樂書扇索題漫賦

蘆荻蕭蕭葉若丹
仙人獨坐把漁竿
誰將此景圖團扇
六月開帆便覺寒

張大中丞玉如公命和女史江上感懷詩次原韻

桂棹夷猶別緒牽
相思兩地澗無邊
大江月上濤聲壯
水色連雲雲接天

其二

不是山間卽水間
蓼紅蘆白色爭鮮
湘臯本自神仙
女交甫相逢不記年

張十世兄勣伯命童子折梅數枝貽惠戲答

笑予不是詠花人
折盡寒梅照鬢新
聊揮餅中供玩
賞高齋何異武陵春

張十世兄勣伯惠松口占答謝

喜君贈我一株松
屈曲離奇欲化龍
彷彿故鄉天目
頂玲瓏翠色白雲封

賦答張七世兄子常四首

曲江公子美無雙
才藻翩翩重大邦
寂寞思君愁未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十一

見金臺遙望隔湘江

其二

春燕啣來尺素書
開緘讀罷更欷歔
多君贈我新詞
妙縱有天孫錦不如

其三

爲愛池塘春草佳
填篴倡和濟天齋
何時載得一樽
酒拂拭花陰坐碧階

其四

蓮幕棲遲在楚南
談經自愧漢桓譚
倘能千里乘軺
至凝翠齋中望翠嵐

楚撫署中送沈公翰還里

漢江江接海門潮
直送君歸豐樂橋
紅粉樓中花似
霰莫教瘦盡沈郎腰

凝翠齋十景詩

凝翠齋者張十世兄勣伯之別業也勣伯晨夕嘯
咏其中山雲當窓雨烟接席烏語時聞江光隱現
真所謂不起而游覽也勣伯嘗招予坐此齋奇文
共賞疑義相析興至或舉杯邀月或脫帽臨風拈
韻酬唱因有凝翠齋十景之詠昔王維居輞川與
裴迪閒暇各賦孟城坳華子岡等絕句相傳不朽
今凝翠十景之詩豈敢比擬古人但撫景得句聊
以解嘲若呼予爲裴迪更謬甚矣

說詩堂集補苑詩抄卷十一

十

新柳聞鶯

空林新綠發華滋
柳上鶯聲動客思
斗酒雙柑好靜
聽何須郊外覓黃鸝

百卉呈芳

三春桃李正芬芳
百轉啼鶯在綠楊
灑酒看山真快
事清齋彷彿是花房

雨中春樹

日坐深山聽鷓鴣
一林春樹雨模糊
倘逢黃鶴山樵
見便欲攜將入畫圖

黃鸝晴嵐

萬山雪映此晴嵐
黃鸝婉婉然聳楚南雲裏恍聞珠鶴

嘆仙人來往是藉耽

鳳山納涼

浮瓜沉李漫飛觴避暑尋山登鳳凰敢謂柴桑陶處士北窓高臥傲羲皇

平湖歸雁

烟光月色映衡廬獨坐茅齋嘆索居夜半忽聽鴻雁落閨中曾否寄家書

洪山落照

宿鳥啾啾暮盡還臘脂孤館覺情閒倚窓遙望夕陽影一片垂雲斷晚山

南嶺丹楓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十一

十一

霜楓木落雁聲悲山嶺迴環果是蛇忽值富春江上景蕭蕭紅樹動秋思

楚臺積雪

朔風冽冽起重陰寂寞荒臺峙玉岑萬樹枯楊齊着絮陽春一曲自豪吟

古塔燃燈

洪山古塔聳崔嵬火樹銀花照眼開豈是菩提放舍利白毫千丈映輪迴

張六世兄帖菴貽予先兄駿男遺詩十章讀罷

感賦

正逢春露斷人腸忽惠予兄詩十章開卷還驚春艸

夢潛潛淚下已千行

張十世兄勳伯惠予文石數枚賦謝

美石相貽狀似蓮摩娑蒼翠欲生烟如何博物張公子拜石教予學米顛

其二

圓潤如錢吐碧紋爛同綺繡影紛紛幽齋獨自把清玩遙夜光生一片雲

其三

數點成峯儼鏡開石中如見玉人來赤松本是君家事丹字今看化碧苔

其四

說詩堂集 補苑詩抄卷十一

十二

芙蓉惹萼世無雙翠色玲瓏映綺窓若非天漢支機石定是攜來蜀錦江

武昌十詠

予與帖菴勳伯日倡和凝翠齋中因集十景每景各賦七言四句詩闕成帖頗稱勝觀近春雨愁人旅况岑寂夜半獨坐聽漏鼓沉沉青燈伴伴苦無斗酒一洗塊磊遂撈管率揮絕句十首脫稿玩視絕艸竹枝大約皆詠武昌事也即名題曰武昌十詠倘遇採風者載入郡志當附輿圖考並垂後世然予豈敢望哉戊午三月五日識

黃鶴樓

黃鶴樓高俯碧空仙人長好住樓中我來獨上層樓望樓外雲光掛彩虹

仙棗樹

棗樹傳聞種是仙歷今歲月已三千夜深忽見風雲起青鳥曾來一往還

昭明塔

極目窮觀更上層昭明古塔興堪乘塔尖縷縷微烟出人道其中有漆燈

湧月臺

魏武當年平楚荆手書湧月自崢嶸英雄已逐青燐沒片碣猶存千載名

說詩堂集 橋苑詩抄卷十一

七

清風書院

書院深藏楊柳邊清風明月二橋連魏公高比龐居士日抱床頭周易眠

雄楚樓

雄楚樓前萬障青南州孺子此談經樓爲徐子當階星方伯建桃李迎春發載酒遨遊醉獨醒

古榴

在江漢書院內

誰氏栽成古石榴客愁無那強來遊花開火齊明清夜果結珍珠應素秋

楚王臺

楚王臺上草萋萋落日春風起大堤試問爲雲爲雨

事至今惟有夜烏啼

鳳凰山

鳳凰山聳倚江開江漢濤聲響似雷滿袖忽沾雲氣濕天邊遙見鳳飛來

騰脂山

騰脂山館笑談頻歲月如流冬復春老大空吟伏櫪句君看袁虎豈長貧

張勳伯惠予海棠數枝挿瓶戲題一絕

幾枝幽艷復嫣紅帶醉楊妃入夢中折貯珊瑚同一色沉香亭北恨春風

又惠重葦葉蕤花數十朵口占代柬

說詩堂集 橋苑詩抄卷十一

七

朵朵千層蕊半開張騫天上摘將來迎涼獨酌空亭子幾陣清香入酒杯

江撫佟大中丞晉公索題弔李烈婦詩和原韻

休說閨中一女兒千秋節烈實稱奇題詩特表青蓮氏當與女嬰重海湄

其二

哀哀烈婦豈凡見此日公卿共嘆奇寂寞荒墳青塚上雀窺片碣映湖湄

峽江署中寄懷許葵千次帖菴韻

屈指心交四十年回思風雨對床眠而今俱作窮途客何日偕歸一畝田

一畝田在峽郡城

其二

我泛扁舟來玉峽君攜妻子客長安曲江兄弟皆賢主履屨何勞把鉞彈

其三

清波門外靈芝泉日日遊人載西船爾我相期還故里酒酣唱和六橋邊

賦得明月橋頭是妾家戲和女史原韻

明月橋頭是妾家門前日日駐軒車春深不敢臨溪畔只恐人疑學浣紗

爲鮑滙亭郡守題呂祖像

像係山陰吳行先西

當年曾醉岳陽樓三過瀟湘跨鶴遊今日吳均真妙說詩堂集情苑詩抄卷十一

手圖中寫出訪閭丘閭丘太守係台郡仙吏

夏五四日羅隨園叅軍招同毛稚黃會侯丁素

涵姪有林署中小集四首

蕭蕭清暑鳳城東五月榴花映酒紅爲愛叅軍能醉客况逢明日是天中

其二

毛公高臥螺峯頂丁子舟還自廣陵今日相逢須痛飲倡予和汝盡良朋

其三

鶴舫先生興更豪醉中往往喜揮毫歸來正值尊羹美日與叅軍醉濁醪

其四

吾家小阮好吟詩醉後高歌白雪詞此夕柳亭成六子相傳不異古南皮

口占寄懷張六世兄帖菴

聞說宜黃張大令服官清慎畏人知揮毫彷彿珠璣落驚醒驪龍起墨池

古稀詩爲王丹麓七十賦四首

人生七十古來稀爾我偕逢亦庶幾爾老而傳我少一陪君百歲樂餘暉

其二

何必而今是昨非人生七十古來稀聖朝倘下求賢詔自臥聲宜賦樂飲

其三

僕也桶中一叢叟方潤毛會侯王諸雁行友人生七十

古來稀四箇稱交俱白首

其四

由來誓不羨輕肥高隱牆東靜息機自述杜陵詩句好人生七十古來稀

鄴邑署中答毛雲門寄懷原韻

苦憶毛萇音信稀銜峯遙望夕陽暉寄來懷我新詩好把酒豪吟興欲飛

馬上口占

九月寒霜晚稻香
村村少婦壓糟床
偶來策蹕東郊外
遙望秋潮漾日光

閩中方翊霄過訪不晤併惠璫光集卽和尤悔

菴太史原韻賦答二首

美人贈以雙鯉魚
剖之中有尺素書
彷彿金檢探奇字
令我如在宛委居

其二

八閩才子最稱賢
聲名藉甚二十年
軒車至止不得見
相思惟頌瓊光篇

桂林署中題陳元師小影和李容齋太師韻

誰洒松雲寫此圖
一林蕉葉傍烟湖
披圖對爾生春說
壽堂集補卷十一

七

色笑指山光任有無

其二

燕粵睽違書共傳
遙題小影興悠然
蒔看西裏凝神思
欲註莊生秋水篇

金馭千約遊九峯以詩代柬依韻奉答

曉望春光霧靄濃
良朋招我踏山峯
東門一帶青青柳
故向遊人作舞容

其二

說着看山興更濃
况偕知己一登峯
到來喜值廉纖雨
洗出千巒翠黛容

輓孫善長羽士次原韻

一鶴鳴臯花未殘
忽聞仙子去人間
孫登長嘯歸何處
來往吹笙大嶽山

和高九如中秋題行春橋原韻

驚看冰鏡正中天
十八橋梁洞洞懸
豈是瀛洲學士散
蟾宮將月代金蓮

題高九如小影

圖裏青山寫幾重
山中片石儼芙蓉
持觴獨坐芙蓉上
一樹梅香入酒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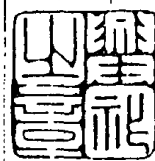
九字集補卷十一

楚遊日記序

諸子虎男西湖才子也往余自江南量移閩中虎男賦詩贈余蕭灑出塵疑挾江山之助心竊敬慕之嗣移節兩粵常于暇日與屈子翁山言詩并評論近日之能詩者翁山亦極口稱虎男不置因出其所著楚游日記一冊示余余謂山川之美自在人間而得遊之益者絕少蓋學者窮居獨處步履不出閭巷輒自詡云臥遊徧天下不過借紙上陳言供其涉獵其于道途之名勝景物之幽奇曾未寓于眉睫樵夫漁父及商賈鄙俗之子日經歷於名山大川絕奇最勝之地又不能博采其趣旨以托之咏歌則人藉山川以說詩掌集 楚遊日記序 一

發其才思山川亦藉人以顯其靈淑政兩相須耳今虎男由虎丘過金山經采石望鄱陽之險歷小孤大孤之奇其於波濤之洶湧城市之喧闐峯巒之峻拔魚鳥之飛躍可喜可愕一一筆之於書使覽者如駕一輦而上下于長江數千里間可不謂奇哉是虎男之才不因遊而始奇虎男之著作實因遊而益富向疑爲挾江山之助者於斯益信而余許爲才子信不誣也翁山曰公言良是矣抑猶有未盡者虎男之爲楚遊也綠楚撫尚書張玉如公遣官迎之幕中也乃抵楚未數日而其兄駿男歿于署卽毅然扶兄櫬以歸張公堅留之勿顧也試觀斯記鶴原之情一篇之

中三致意焉不獨才氣卓越而摯性敦篤尤非恒人可及矣余曰然有是哉千古之真才子未有不是千古之摯性人也因書以寄虎男其或以余爲知言也夫三韓吳興祚頓首拜題



說詩掌集 楚遊日記序

二

楚遊日記序

嗟乎士君子抱負超倫軼羣之具不能卓然建堅勳名徒僕僕於馬跡車塵以爲貧賤依人之計亦足悲矣然人生知己之感刻不可忘而況山川之勝概耳目之奇觀所以乎聲氣而抒性情靡不悉寓乎此則客遊之際又有幸不幸者存焉錢唐諸虎男先生擅海內壇坫者四十餘年一時名公鉅卿爭爲延致其應張大中丞之聘也涉吳地過楚江足跡所經按日而記而且撫時與感觸目懷人諸詩無不極其自然而條然塵表迄今事過境遷恍乎勝地名人之概猶歷歷如見焉信乎先生之廣乎其聲氣而善抒其性說詩堂集 楚遊日記序 三

學姪林沅拜題



說詩堂集 楚遊日記

錢唐諸匡鼎虎男課

丙辰九月十五月初更攜殘書數卷隨小童一乘月登舟舟泊北新橋外是從武昌來迎余者差官姓來名進孝舟名巴曉座子是夜月色皎皎余坐舟中命小童烹茶一壺把杯玩月對影成三塵俗頓爲一空至月西始睡

十六日雞初鳴開船順風辰刻至塘棲鎮道遇陸冠周使者過余問其主人何在云設帳卓宅此去不二三十家余欣然欲訪之差官云早行一里則日近一里余笑曰爾家日近我家日遠矣差官云公雖于故說詩堂集 楚遊日記 一

鄉口遠于令兄日近余然其言因題一絕寄陸冠周停橈欲訪陸平原準擬披襟倒酒樽無奈傍人催棹急題詩寄別黯消魂余友陸蘊思令嗣近就姻婁水沈武仲宅武仲余舊好也亦欲一訪武仲兼別汝諧汝諧年未弱冠最喜吟咏每值同人宴會諸公筆未濡墨汝諧頃刻一韻卽得數首今汝諧知我遊楚定有長篇以當驪歌之贈奈舟行迫不得面別再題一絕寄武仲并貽汝諧隱侯八詠早知名女壻乘龍得士衡冰玉一堂多妙句詩成應寄武昌城余今文短篇一書吾黨諸公文已搜得什七八獨徐野君先生文尚未惠我今來樓水頗可登堂然終不得繫纜徒

望雁樓而悵然復題一絕寄野君先生并與冠周汝
諧紫珍道人老興豪大陸小陸同揮毫舟過樓水不
得住徒望雁樓百尺高是日舟泊石門縣宿

十七日早開船風不順至巳刻始抵石門鎮兩岸俱
住兵船數十隻紛紛流言杭嘉湖三府會剿土寇時
道上有白鬚老者擔鹽而過忽聚兵斫數卒切奪盡
室老者慟哭呼號官帥坐舟中無一禁止吁可傷矣
舟泊嘉興北麗橋下欲訪故人姚孝廉安期子
東城已閉爲之悵悵因賦七言四句孝廉有子能
負翁喜讀父書不厭貧我欲尋爾過世好日高早已
閉城闔

說詩堂集 楚遊日記

二

十八日自嘉興至吳江俱逆風絳行百里沿塘新穀
初登農夫村婦熙熙穰穰田中堆稻如山倦則倚稻
堆而臥或有泛小舸納禾稼畢同老婦弱姑薄沽村
酒篷底醺醺真田家樂園我輩僕僕風塵視之不啻
天壤矣

十九日三更時即開船至卯刻到胥門差官進城覓
季時泰父家信季時泰者楚撫軍之內使也余坐舟
中迴思去年初冬同牛公潛子來吳會寓開元寺中
冒雪涉虎阜登千人石坐可中亭上命童子捧雪煮
茗食蓑衣餅清談至暮泛舟欲歸復過臯橋沽酒快
飲曾幾何時又將一載今牛公尚羈武林而余因撫

楚大中丞張公特於三千里外遣官以禮相聘復持
家兄手札諄諄囑余戴星至楚爲衣食計不得已勉
赴其請也遂與牛公南北各天能無黯然因題絕句
一首寄之夾城同飲茱萸酒今日臯橋獨舉觴君客
富春我向楚何時還共醉重陽是夜舟住胥門

二十日季時泰父從常熟尚未至余舟仍住胥門清
晨見小舟數隻擊鼓而來視之乃賣魚船也因憶空
同有買魚沽酒此村口打鼓鳴鑼何處船之句彷彿
此境辰刻余屬差官進城訪嚴州方渭仁寓遍尋不
得蓋余臨行時渭仁先往吳門因有札及余相期再
把袂于虎丘山畔也蔣子馭鹿亦來姑蘇曾有札托
說詩堂集 楚遊日記

三

王丹麓致余約以重會臯橋今我來此又不相值良
友聚會有定數也口占一律留別渭仁馭鹿曾接方
干札兼觀蔣詒書相期過虎阜令我一停車坐嘆英
蓉贈偏憐鴻雁疎所思人不見搔首獨躊躇日暮見
大小船五六十隻鼓吹盈耳爆竹震天紅燈千盞倒
映水中如紅雲萬朵搖漾湖底問之乃柯通政迎親
舟也盤繞余船左右笙歌徹夜至曉始放舟去

二十一日季時泰父至矣買小子二人送至船上寄
與其子時泰大者七齡小者五歲余語差官云此亦
是人子可善視之不特飲食寒煖舟中倘一失足則
無及矣午刻開船至日暮方抵詩墅督樵使者公出

舟未得過關是夜舟泊關左

二十二日督樵使者留差官飯并脩致大中丞張公候啓至午後始差家人送余舟過關晚泊新安鎮鎮上有一村農老者有子有孫復有曾孫頗好結客余舟偶住此老者見余深爲欣喜是日大熱余坐舟中燥悶老者登舟請余至其家沐浴余一旦洗去塵垢覺身爽心快神氣愈旺老者復送清酒嘉餚至舟中是晚余痛飲飲畢閱今文短篇十餘篇始睡

二十三日半夜即開船東方未明抵無錫舟住缸尖上差官上岸買密器至午遇順風始挂帆而行直至戚墅堰泊梅村文有去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云

訖詩堂集 楚遊日記

四

云卽此地也是晚道上無沽酒處余坐舟中甚寂寞唯見殘楊蕭蕭槭塞雁唳頗動旅人之感問土人去常州尚有里許答曰去常州止二十里云

二十四日早至常州舟泊西門新橋下差官過主人下宅買米數十石余進城訪惲子正叔登其堂門庭間寂叢菊盈階真不媿名士風流也正叔聞余至歡然倒屣憶余別其尊公遜菴先生于西子湖頭迄今已六載矣先生聞余至卽欲一晤奈以臥病竹榻約以日午神氣稍舒畧可共語余恐動先生起居竟別正叔已置酒強留再三余終辭歸舟正叔爲余画瀟湘夜雨圖復賦詩二首送余其一曰霜滿芙蓉此送

君手奉秋草怨離群輕帆九月湘江冷一路青山入楚雲其二曰渚宮黃葉雁聲低故國浮雲野戍迷我向毘陵城上望月明入隔洞庭西復爲余画瀟湘白雲圖送家兄駿男遜菴先生特錄文七篇正叔錄文三篇又出孫于旭文五篇欲余選入今文短篇是夜舟仍泊新橋

二十五日早開船值大霧辰刻始日出遇順風道上見一麗眉皓叟賣菊余招過舟中以青銅錢數个買黃菊二紫菊一買白密盆一命小童栽爲一盆置之几上把玩久之戲題船額曰菊舫而詠淵明秋菊有佳色之詩舟直過丹陽至七里廟宿是時已初更矣

訖詩堂集 楚遊日記

五

二十六日早開船下午到鎮江大開遇三姪及僕未壽先在開口候余同往武昌遂登余舟同出大江口是晚剖大霜蟹進百花酒把酒憑江臨風眺望夜苦無月以助豪吟耳

二十七日早同三姪過江上大王廟進香是日余舟登桅不閉船午後爲差官友許大臣邀飲余辭之不得同三姪赴飲歸途欲過書舖買文概因日暮不得進城至船上見一客渡江來云頃過金山排灣舟幾覆去貨十餘包始得出灣人言金山有三排波濤最險信然

二十八日守風江口至午刻長年因風不願放舟渡

揚子江從瓜州剪江而上將至丁三廟前僕未壽因
艙底藏米數十石恐有潮濕起艙板視之湧水二尺
餘幸遇一小舟招之得起米舟乃不覆到花園港泊
後視艙中始知左側有一洞稍遲舟中人盡葬魚腹
矣是月初八日舟子忽跳神神云二十七前後當有
大驚事尚不妨今已應驗江神之靈果昭昭也是日
曬米花園港舟即泊港口

二十九日早同三姪過丁三廟進香廟中住持云康
熙五年有陝撫張公子茂生扶柩從京口渡江風濤
大作舟幾不測茂生在舟中見黑面金甲神以一手
托舟風濤遂止後舟泊廟前茂生進廟拜神即舟中
誌詩堂集 卷之四 七

所見托舟之神也今廟宇聿新是茂生捐修是日住
花園港曬米

三十日花園港曬米下午欲開船風不順仍住港口
十月初一日早同三姪過丁三廟進香廟僧云神係
蒲圻人有墓在荊州其墓上有竹二箇時時風吹竹
掃墓故墓前無一毫纖塵野草實異事也至辰刻開
船因風不順住沙港守風離花園港止三里云偶成
七絕一首一棹來停沙港東如何又起石尤風鐘山
百里人難到惟見江濤湧碧空是夜宿沙港

初二日早開船風不順自沙港至轉江嘴止六里耳
迴波倒溜難于上天至午刻方出此嘴下午稍退斜

風便得借風揚帆日落過黃天蕩四望渺然無際諺
云黃天蕩無風三尺浪即此地也至初更方到儀真
是夜已見新月余坐舟中遙望帆檣千點隱隱叢樹
外紅燈高低樹裏隱現後舟住定乃知叢樹皆人家
門次所栽榆柳槐樟俱成喬木帆檣者蓋艘是也又
見大江中小艇數百在波濤中作水戲狀問之長年
云販私鹽小舟也

初三日天明開船至已刻到新河泊船守風因拈句
云新河道上鴉成群點點帆檣日正曛一片蘆花飛
白雪幾村楓樹擁紅雲此地多白頭鴉土人云每秋
深同塞雁至俟雁歸鴉亦返矣是夜宿新河紅草灘
誌詩堂集 卷之四 七

初四日仍守風新河偶偕三姪過一小菴名甘露壁
上有五言律詩一首余戲依韻和云野廟新河上朝
來烟霧含西風阻客艇冬日照晴嵐喜並阿咸過開
將古佛忝老僧出清茗留我助禪談午後余舟左有
一老漁網得金鯉余以青帙十文買之放生魚騰躍
而去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初五日早開船至青山遇大順風即揚帆而行余自
初一至初五守風三日在沙港者一在新河者二殊
爲憐憫遇風欣喜倍常因語三姪曰舟之守風即人
之應運時至則行自昔然矣至剪江時怒浪如山舟
行天上龍鼉夾舟如人立江面童子不知指爲大龜

竟欲持篙擊之又見大木一枝直立江心木身出浪丈餘童子驚看長年曰此神木也午刻過燕子磯風定浪平我舟如在湖畔遊磯上有一亭望之扁額隱隱有清風明月四字磯下有漁翁構一草屋獨坐扳罾悠然自得沿磯一帶大網高張或舟或岸如屋宇行立約有千百許處蘆葦蕭蕭飛花如雪此卽漁家幽境惜不令謝仙臞見之也過磯十里山半一古廟長年指云此陳妙常廟廟右一樓是潘必正讀書處又行十里至下關關卒開浮橋放余舟過關至中刻已抵江寧佳船是夜在于江東門外下河宿江寧有三河上河中河下河

說詩堂集 楚遊日記

八

初六日早開船到中河住因中丞公又特差官魏士弘坐舟在江寧迎余余特放舟來此同往武昌午刻河對忽聞哭聲甚哀視之乃十月祭掃墳墓者噫余先人葬靈隱山麓余兄弟俱浪遊數千里外值今霜露之際自愧王脩泣然流涕日暮舟中忽聞蟋蟀聲童子深爲驚異欲覓不得余曰詩不云乎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其時矣欲作冬夜舟中聞蟋蟀聲詞未果是夜月色甚佳余停舟處兩岸俱栽楊柳上聚山鵲千百啾啾聒耳月來照水金波閃爍余繫舟其下如在故鄉晚放艇于兩堤六橋之間也舟宿中河挑燈書此

初七日余偕三姪隨僕未壽進江東門雇驢至水西門上三山街過書舖廊買梅村集寄牛潛子司馬龔見黃仙裳篋中小本詩韻甚佳云係十竹齋新刻今遊承天寺訪十竹齋買之較果精核歸途過一小舖見皇清文統八本此書久爲吾鄉毛稚黃王丹麓過覓不得今特買此寄好友亦是佳話是日未及登報恩寺深爲悵然

初八日余攜行李過魏差官船往武昌是夜月有暈主次日風

初九日早開船微風行十里許至江寧鎮果起大風余在舟中閱文統是書已有評次頗多名言惜爲訂

說詩堂集 楚遊日記

九

書者大半裁去可惜耳是夜住珍魚嘴宿

初十日開船順風辰刻過梁山山有東西二梁山日午過寡婦磯此磯巖在江底凡舟楫過此觸之卽碎有一寡婦特築此磯高出江面以便客船往來後人感其德卽以寡婦名之下午過蕪湖關是夜宿魯港大月

十一日五更開船到三山夾始天明至午刻過板子磯磯上有古城傳聞昔年某軍屯兵守江特築此城對磯江塘一帶約十里許俱石砌至少伯洲宿是日已過銅陵十里未至大同尚有三十里計行一百三十五里

十二日早開船至卯刻始有微風辰刻過大同日午到老洲頭暫泊片時日暮望一塔長年云此池州塔也至烏山夾宿雞已唱矣

十三日開船行十里過太子磯上有廟祀那吒三太子又十里至李陽驛日暮到安慶舟泊大新橋下因憶酉戌間余友沈子巨山館于安慶佟公署中與公令子儼若唱予和汝詩詞流傳海內儼若特托巨山持與梅堂詩集索予序余題數語贈之今儼若隨尊公巡撫江右而巨山館于吾浙臬幕我來停舟興致蕭索

十四日住安慶守風舟中望大龍山翠色欲來深夜說詩堂集從遊日記

十

上岸登小山望月隔江漁火或隱或現若繁星之墮水面也是夜仍宿大新橋下

十五日雞鳴開船微雨順風天明到花園港仍晴港東見一村庄有紅黃雜樹數千株樹止長丈餘幹細而枝密是處兩岸俱荒郊而忽值斯境出港過東流至磨盤洲方日午已行一百四十里洲斜對即馬當山因風大遂住舟于沙灣雞公嘴偶過一古廟遇老僧云今日當有大風潮古語云三月三九月九十月十五莫向江邊行走是夜有大月余屈指離家已一月矣因有感賦詩云雞公嘴上月團圓色似銀閨中應計日離別已三旬至二更長年以大月風順竟開

船到小姑山果風聲如虎白浪掀天過彭澤十里餘遇一小溝乃住舟宿是時雞尚未鳴老僧之言信不誣矣賦一絕句朔風寒烈起沙灣彭澤迢遙瞬息間夜半江濤鳴似鼓片帆已過小姑山

十六日早開船出鱖魚嘴至八里江午刻過白石磯隨至九江矣大風激浪江面滾滾是夜舟泊老鶴塘宿半夜時夢李空同過訪出九江江九流之詩索予和余即賦云九江江九流冬夜泊扁舟白石浪中湧廬山天半浮疎鐘來寺裏溪月照城頭此地遭兵燹蕭條一野丘空同閣之極爲嘆賞忽袖中出未刻稿一帙示余正展閱間遂爲隣舟馬鳴驚醒

說詩堂集從遊日記

十一

十七日早上岸望九江風景沿江城屋一帶彷彿如富春東觀山因念牛公潛于此時偕王仲昭馮東臨客觀山絕頂灑酒看江臨風唱和致足樂也第不知曾一憶及諸二否耶辰刻過九江關中丞公又特差官孫世茂攜騎在關上迎余余令三姪乘騎先去余仍住舟中午刻開船行十里風不順舟泊官排夾余上岸望廬山土人云此地去廬山止三十里猶記昔年嘗與願雲和尚坐冷泉亭爲余述廬山之勝娓娓不倦令人神往又出廬山東西二賦及詠珠簾泉詩送余今和尚已物化而余遙望廬山爲之怛然是夜宿官排夾

十八日開船風小拽繚行是夾長六十里一帶霜楓
赤如野燒恍在富春江上游也因念牛公邇無官守
復有仲昭東臨偕客觀山此時定拏舟載酒日遊中
沙小沙之間戲題一絕寄之云夾江獨自泛孤艇兩
岸霜楓起赤霞賦得小詩寄令長官排不異富春沙
下午始出夾過陳子鎮鎮對龍坪卽湖廣境矣遇大
順風晚宿五逸是日行一百三十里至二更時大風
忽起舟在江口不得停泊又行十里至一小港宿
十九日天雨大逆風船不得開余在舟中細較今文
短篇共得一十六卷計文三百二十餘篇是選余搜
諸君子全集從毛稚黃處得者什之七從王丹麓處
說詩堂集

吳郡日記

十三

得者什之三其侯朝宗魏冰叔二君文集則從周敷
文得也余攜此書至武昌署諒家兄駿男見之定撫
掌稱快矣一進署立志以束脩之一先刻此書下午
拽繚行二十里遇一小溝宿

二十日開船行二十里至田家鎮暫泊余上岸過吳
王廟廟中祀神卽大將軍甘公寧也三國時將軍與
曹公戰于赤壁功蹟最多土人特建此廟奉祀鎮上
有神鴉三千相傳卽將軍神兵變化每客船過此相
聚桅上乞食是時余舟至不見一鴉大是異事開船
過臥牛磯長年忽戒舟中不宜言過磯後余問其故
云此磯如牛眠一驚醒舟卽不能過也是時連過三

磯難如登天中有一磯壁立萬仞儼然孫知微所画
水壁實爲奇觀他日歸里門當乞謝仙臚画此仙臚
西大幅水不下孫位也是夜宿蘄州

二十一日三更剪江復住天明始開船江豚拜風水
面百十爲群午後過道士沈岩巖江上古樹參天脩
篁成林可稱勝境長年云上有仙境數十處卽如一
仙人洞中有石几石榻等物余欲停舟不得每遇名
山佳地艱于一登擬他日得蕭然物外裹糧來遊又
恐不能也近吾友毛五稚黃性愛林壑今卜築于吳
山絕頂左倚大江遠眺龔嶺諸山之勝右俯西子湖
至皇南屏如列几案惜余遠遊黃鶴不得日過君齋
說詩堂集

吳郡日記

十三

論文談心耳漫成一律寄懷稚黃君航林壑趣卜築
第一峯夜眺東苾月曉聽南屏鐘有客來看竹呼兒
學種松歸歟或未晚載酒還相從又剪江行十里宿
一小港是日無風

二十二日五更夢家兄手持一詩示余題云喜三兒
酉發能賦詩口占示虎男弟記其起有愛汝新詩好
之句天明開船順風過蘭溪江灘聚桃鵝千萬如白
鶴橫江也午刻過巴河風不順矣由巴河拽繚至黃
州是夜宿黃州

二十三日五更復夢家兄過舟促余進署又夢余大
指忽落一盞清晨長年指余望赤壁山上有樓臺亭

觀歷歷可數土人云壁色赤故名赤壁又形似象鼻故又名赤鼻也對州卽武昌縣是日風不順緯行三十里住三江口

二十四日半夜大順風過三江至陽邏到青山共行一百二十里是時方辰刻風不順矣望龜山如龜立江中北頸中斷耳自青山至武昌府止三十里甚覺難到又行二十里至枯樹灣地有枯樹一株因以爲名相傳此樹係千餘年物頽然枯斃無枝幹去歲忽長小枝尺餘生青葉三五片土人云三十年不發生也昔庾子山有芭樹賦豈感此而賦與日暮離府城里餘魏差官先上岸進署至漢陽門舟住黃鵠磯隔說詩堂集 卷之四 十

江漢陽一帶城郭萬家晴川歷歷帆檣如林黃鶴樓巍然磯上余意欲來黃鵠閉戶樓中禁足十年讀書著述此願惟吾友王丹麓能之丹麓家居有丹樓日臥樓中著書等身所刻以行世者則有文津遂生集澹成堂詩草霞舉堂十種尺牘偶存峽流詞文章九命反物類相感續志贈言偶集等書因賦一律題丹樓寄贈丹麓北墅吳雲裏丹樓政聲然松溪王處士于此絕韋編我欲騎黃鶴相將躡紫烟吁嗟不可得獨坐對晴川樓前一閣長年云內供觀音大士法身長三丈餘上半銅像下半鐵身余方欲持香進拜一登黃鵠且謁呂祖遺像并詠司勳妙句再觀孟德湧

月勝跡而中丞公已差官魏士弘等率輿馬僕從迎余進署矣不得一登黃鵠未免悵悵十月二十四日燈下書于黃鵠磯舟次

說詩堂集

日記

七

橘苑詩抄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諸匡鳴撰匡鼎字虎男錢塘人是編子目曰橘苑詩抄而總題則曰說詩堂集蓋全集之一種也

匡鳴生於

國初猶及見西泠十子故所作亦沿其流派圓美有餘而深厚不足

紀成文稿四卷詩稿四卷玉
磴集四卷蠶音一卷壽壙
碑辭一卷

〔清〕安致遠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靜子集
十三卷》提要

紀城文彙序

昔甲辰歲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大憲書
安先生靜子樂安兄象先及予皆在焉先生稱
予三人不置予三十有六靜子長予一歲予兄
事之三人者各以文藻友交士大夫意氣鋒銳
視天下事無不可爲也後南北散去先生以數
吹齊門風雅相屬每至郡未嘗不抵掌咲言永
夕也及予奏賦得當浮沉翰苑者十三年解官
留滯京華者三四年抵里後奔走四方以糊其
口者又數年莫往莫來判若陌路者蓋二十年
也是時象先歿已久予與靜子又杳不聞問大
約白首婆娑益已各皤然老矣丙子孟夏病臥
西村靜子寄予所刻紀城文彙一冊命予序之
予伏枕讀累日甫卒業其開闔回互之法贈逸
節制之能視少作迥殊雖未見其晚年詩筆之
工何如而文采淪漪歸於蒼澹非近人以致語
取勝者比也回憶稊下相聚文格娟秀老健彼
此一特足知其精神強固老而好學涵濡於道

德仁義之有廢幾與古之立言者有合歟予客
京師久海內操觚家無都彙予者獨以貧不能
付剞氏爲恨予三人俱能以詩文自見於世兢
兢不忘櫟園先生鼓吹風雅之言而卓然成家
如吾靜子者其於先生知人之明爲無負也夫
古垠邪弟李澄中拜撰

予訥拙不能交當世又性好里居於海內名流
鮮所結納少壯時學爲古人文字罔識去就值
吳興嚴脩人先生令吾邑慈谿孫介夫來遊兩
公皆以能文名天下予亦樂得而就正之繼而
周櫟園先生來觀察吾郡以詩奔走東齊人士
鮮有談及文者予侍先生外間以所爲序記之
屬相質先生曰子文排宕有奇氣但勤爲之古
人不難至也迨先生返江南嚴修人先生解組
去介夫又客死吾邑予以貧病偃蹇跼伏間
舊文貯篋衍中餘二十年未嘗出以示人辛未

春日晤張子杞園於青郡持其所爲半部彙示
予予愧伏以爲不可及念交杞園於壯盛之年
及衰晚遲暮乃得其文讀之自歎與世从踈又
深悔知杞園之晚因取新舊諸所作還以質之
杞園杞園持歸一一評隲以爲頗有合於古人
之法今春病患餘生長日多暇追念諸君子相
成之誼遂命篋兒檢比而付之梓嗟乎文章一
道僞體之亂真也从矣予之文其果有合乎古

乎合乎古則必違乎俗予老矣終無以自信也
已乙亥夏日拙石老人安致遠自題

紀城文彙

蘭雪堂

紀城文彙目錄

壽光 安致遠靜子

第一卷

賦

思遷賦

拙石賦

序

梅園遺詩序

送李少府南歸序

紀城文彙 目錄

蘭雪堂

過江集序

賀李節婦旌表序

刻近代古文序

張元益遺藁序

壽王先生序

壽梁母七十序

東武山遊序

楊澠谷遺詩序

續柴溪藁序

送王繡章遊東武序

嶽江草序

壽妻李孺人七十序

第二卷

記

紀臺讌遊記

雪根亭記

丹泉勸學記

九日遊嶼山記

紀城文彙

目錄

蘭雪堂

遊雲門山記

遊石門仰天記

遊九仙五蓮記

自鉏園記

北園尋春記

晚讀堂記

第三卷

墓表

三烈墓表

張節婦墓表

太學生李公墓表

墓誌

朱文愨公墓誌銘

張龍輔墓誌銘

李母陳孺人墓誌銘

哀詞

李母崔太恭人哀詞

行述

紀城文彙

目錄

三

蘭雪堂

先祖考肖川公行述

先考府君暨先妣魏孺人行述

祭文

祭嫂文

祭李乾一文

第四卷

書

上周櫟園先生書

與劉果菴書

與李象先辨荅顧寧人書

傳

辰州府推官張公熹若傳

洞庭生傳

張蘭修小傳

遺事

傅鼎卿遺事

紀事

冬春紀事

紀城文彙

目錄

四

蘭雪堂

紀畧

亾友遺詩紀畧

題跋

楊澠谷先生墨蹟跋

跋延陵寶墨後

題張杞園或語集

周櫟園先生手蹟跋

李營丘畫卷

郭恕先輞川圖

題元陶治生畫松

法黃石先生落雁峯圖

題王魯珍畫

題綺樹閣賦卷

尺牘

荅王半石邑侯 又 又 又

與李乾一 又

與趙帝可 又

與蔡漫夫 又 又

紀城文彙

目錄

五

蘭雪堂

與友人

下第後與趙心銘諸子

與劉生

與張杞園

紀城文臺卷一

壽光 安致遠靜子

思遷賦

值陽氣之胎養兮。角宿旦而雞催。紛春澤之廉纖兮。雜雪華之霏霏。邈層雲以黯澹兮。掩容與之朝暉。披輕林而離灑兮。緬流光之依稀。陰霏霽其無垠兮。睇天光之熹微。信余懷之寂寞兮。鬱窮年而獨處。思邈古而違今兮。恨所如之齟齬。追前修而不見兮。懷悒悒其誰語。循繩墨而

紀城文臺

賦

一

卷一

窘步兮。遵莊馮而京蹕。嗟余幼固好此奇服兮。旌性行而躡躑。嘆騫杳之多門兮。愿捷徑之毓璣。世僉謂隴廉之爲美兮。反謂夫宓佚之嬋娟。佩蘭蕙而間蕭艾兮。思襲積以糅。姁妍謂樵牧其不解語兮。聊凭虛以睇逝川。俯桐音之危檻兮。指朱虛之噴岬。大弁曉嘯而截雲兮。穆陵謠一綫之雄關。遙想朱武之北伐兮。塞五龍以摧強燕。右攬雲門之嶽嶽兮。帶青社而卓烟鬟。左眺孤峯之岌嶭兮。景讓國之清風而流連。環三

紀城文臺

賦

二

卷一

面其若屏兮。積翠斷續以聯縣。溯具泮之滲滴兮。想漢將之橫戈。白沙風起而烟馳兮。綠水會激以揚波。東下紀侯之雄都兮。高臺歷歷而嵯峨。巖泉淫瀾而灩澦兮。丹溪環珥以滂沱。亘古柳爲長虹兮。挹荇藻之婆娑。旣樹鬱而草芊兮。亦花妍而鳥嘯。瞻海氣之潏潏兮。粘天日之無痕。燿龍宮與蜃閣兮。春烟輪菌而繽紛。青飈橫吹而一色兮。素漢直挿以成雯。墜實居山海之與變兮。雄圖指顧而中分。美景畧之雄飛兮。遂披褐而入秦。儀偉長之恬淡兮。坦然抱質而懷文。繼九龍之矯矯兮。恢霸業之常新。石翁潛而精物隱兮。驅風伯以役雷神。追曩昔而不可見兮。歎來者慨慨之無聞。顧村落之蕭條兮。憶裴者而怍怍。驛郵直引以如髮兮。車馬馳駸而罔停。控登萊而走交濟兮。拱三輔以衛神京。康浪灌統以成溪兮。方塘澄瀟而渟泓。大槪百圍而橫陰兮。伊社神熏灼之所憑。曰數世之啟基於茲兮。蓬葆櫛沐而安寧。伊余弱邁此函閔兮。

奪估恃而靡依。顧榮驟之寂寂。兮形影踈。而相窺。燼枯唇以靡懈。兮志逃慕而忘疲。遭天地之馳驅。兮甲馬如雲而東馳。卷縹緲以爲飛。兮或雜灰煨而棄之。奄日月之更新。兮壯心搜討于索立。乃十舉而被斥。兮昧捷徑以通蹇。修羈鳳鸞于篠簞。兮駕鹽車以躡蹻。轡龍虎之空文。兮徒悒鬱而畔牢愁。腕幾脫于弱翰。兮染浮烟以待夜篝。嗟縹緲以朱界。兮勞身寄而思抽。豈墨兵之無功。兮乃塞膚。腹而難酬。嗟殫瘁

紀城文彙

賦

三

卷一

之就蕪。兮媿烈日之躬耕。惟布忍詬而無尤。兮蓬頭窮年而守一經。內乏腫指之代役。兮外缺長鬚之介伴。嚼雪齏以爲龍脯。兮飽魚子而代香秣。羅神經與怪牒。兮孜孜夫丹目而下青安。曲難以偃仰。兮奚奚彼階祿而梯榮。何鴟鵂歟。歟其夜啼。兮豺狼狺狺而晝號。巖嶠跳梁以進。進兮荆棘藝畝而繇繇。操危柁而闖颶浪。兮策瘠馬以歷嶮峽。江豚搖尾而迎拜。兮山魃顛僂而垂髫。謂此邦之不我殺。兮竊憶夫出谷以遷。

喬意飄飄其上。浮兮夢魂搖曳而冲襟。竊于似以下瞰。兮翺望舒而乘霓風。視大地之若泓。兮規渤海爲一泓。指南紀而遙邁。兮駕赤龍以鞭祝融。渾天海之炎炎。兮龍鬼交市而同宮。附鵬翼以返旆。兮寒飈浩浩而吹玄冥。氷柱峻嶒以拄天。兮跼照憑藉夫燭龍。旋委轡于扶桑。兮沐浴乎朝曦之將升。夕弭節于月窟。兮寘崙碗礪而睍睍。倏戴日以視丹穴。兮旋承斗極以涉空同。忽浴曦以履太平。兮又崦嵫靄靄而日大紫。

紀城文彙

賦

四

卷一

歎四隅之荒忽。而寥廓兮。乍憂覺而仍羈于樊籠。相九州而適樂土兮。何縉此煩域與愁城。殷大野之茫沆兮。伊曲阜之舊墟。楊陟亘而無極兮。昔蕤秦之所都。廣河濱而前渡兮。逢漁樵于孟諸。昭余祁之迢迢兮。遵河濱而循具區。汨滅轍以環睇兮。鬱奮飛之無從。窮冬憂慘以遐邁兮。風襲雪霰而無情。雁影參差以上下兮。孤獸躑躅而悲鳴。匪去國之王粲兮。豈入洛之士衡。伊聖哲之既遠兮。悲鬱陶而填膺。昔尼山之大

聖今尚蹙蹙以靡騁伊孟氏之大賢今日集夫
衆口之曉騰伊前修其莫不然今胡惡夫青蠅
之營營爰黷咽以掩柴扉今竊知夫守雌以爲
賢摩娑杜陵之松徑今吟嘯栗里之菊欄據梧
勤勤而研削今醉墨塗藁而沉酣日汗窮愁之
蠹簡今余心漫笑而嬋嫣將襲仁義以爲佩服
今固詩書以爲墻垣化蕭瑟而爲麗草今服禮
樂以銷戈鋌僉曰規方而就圓今薰菴滄滄而
不分嗟余懷之難遷今欲散骸而沉吟彼堅白
之不磷綢今夙佩此前哲之遺芬青松值霜雪
而淪色今會何異乎卷菴與棘薪芳蒞漸而爲
薤壯今諒匪國香之所珍拊離灑而攄情志今
擊沂睢而蓬歡忻爰扣節而鳴銅玉今遠姚嶽
嶽而徐聞諒余情之難移今冀彼懷之可改昔
嫫修之恬淡今豈因落度而中怠期標亮節于
九折今遠抗素心于千載

亂曰雨雪霏今炊歛烟和景明今吐春妍密韻
處今發長歎乘虛空今悄往旋餐芳潔今盟堅

紀載文集

賦

五

卷一

頑歟松醪今驅柔翰太和主今守默玄信推移
今四序遷波容與今布春帆聊相羊今念憂患
音情超越直與靈均韻頌終非揚馬馳騁之
詞所能擬望也周櫟園先生

恢詭變幻波委雲屬思玄通幽差足相擬
渭清

一篇離騷文字上可追蹤屈宋下亦不失爲
劉向楊雄如王逸者不足言也至於篇終以
道自持歸於大雅豈惟風人之遺抑亦觀時

紀載文集

賦

六

卷一

之哲孫仲孺

拙石賦

安子行於穆陵之野見有石焉。僉醜頑。蟄蠢立道左。不知其歲年矣。傍人謂予曰。此拙石也。碗礪破。以拙而棄。百用弗宜。得全厥質。予感而賦之。且取以自頌云。

夫何山骨之林立。今爾獨名爲拙石。無堪空奇。怪之足悅。今厥貌輪菌而稜。礪非嫺皇之所得。煉今豈操蛇之所能從。疑江東之所坐謀。今形但餘其狼展。或思婦之所化。今胡爲磊砢而森。

紀城文臺

賦

七

卷一

特抑星耀之隕空。今變茲僉頑之碧碧。爾其蜀丁倦鑿。秦鞭厭策。生公罷講。初平難叱。眉山弗供。漫仕不揖。鉗錘迸炎。斧斤缺利。兒童投以瓦礫。今聲礪然。以罔驚。樵牧嬉戲。以扳緣。今畏鋸鏹之難騎。若乃雪凍霜摧。風吹日炙。屹蹲道周。中立不倚。怪形瑰狀。硃砭砭。砭里老祭。以爲神。邱石睨而歎。息像類。彪彪兮利鏃難射。質異砥礪。今牛角奚礪。茲石雖拙。今負厥堅。德續紛被。體今朱藤綠蘇。肌理交映。今竹節松皴。茲石雖

拙兮。變爲奇文。歎巧者之日就雕鏤。今安拙者之全其渾淪。茲石其若能言。今曰。吾抱大拙。以常存。

此先生自況也。昔劉屏山作友石臺記。晦菴朱子以魏武帝之筆法書之。記與書端重英偉足稱。兩絕披讀此賦。如見宋賢典型。

紀城文臺

八

卷一

柳園遺詩序

余辛卯歲年甫踰弱冠以文字受知於鍾文子先生及先生宦潯陽歸築室於潯源之旁而老焉既歿而長公德興以行實至余爲詩哭之固未遑見德興也迨丙寅秋余遊歷下則德興又已早世得晤其弟聖興命德興令嗣出拜三十九師受存亡之感爲之愴然次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君子遺詩也予以文字受知於先君子深惟是先君子生平著述散佚最多搜葺古今

紀城文集

序

九

卷一

體共得三百餘首子爲一一點定刪其先君子存而不欲盡存之什與小子不忍不存而又不政盡存之意庶幾以愛先君子者愛及小子余受而卒業曰嗟乎先生宦轍徧於吳楚巴蜀齊魯間於當世之名卿鉅人無不交當其身何不彙集成帙命一時之貴而能文者弁言序紀以廣爲流布而僅置之殘編斷簡中以俟之德興德興英才績學好折節名流又不幸中道摧折未暇表章而又以留之聖興聖興抱先世之遺

書痛哲兄之不祿溯大江而南又北抵燕臺所徵誌傳紀叙皆當代者碩而今乃以先生柳園遺詩授之於余乃聖興甫脫藁之日卽爲余適至歷下之日亦卽爲余始交聖興之日豈九原有知而必以三十餘年之遺墨畱待門下士之迂拙如余者以爲訂正乎余寓居明湖夜雨挑燈再四諷吟見其往往以幽憂之思寫其間適之趣殆昔人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先生之詩其逸情冷韻當孤行於華峰潑水之間則柳園一席又何必不與華泉鮑山並有千古哉是爲

紀城文集

序

十

卷一

序

文氣黯然而長存亡離合之感最易動人

渭清

送李少府挹度南歸序

嘗讀韓退之藍田丞廳壁記至吏抱文書睨丞丞涉筆占位署唯謹不敢畧省又言斯立爲丞日種松除竹吟哦其間問以公事漫不對及斯立貽退之書戒以無使勦者再尅亦才而喜事者所言余未嘗不嘆唐世御史之寬而又惜賢者之不克盡其職也閩杭李君挹度爲青州之沂水丞歷九年最後乃攝吾邑秩滿當選會以其母夫人之憂解組去以書屬余曰余將歸矣

紀城文集

序

十一

卷一

子不可無一言計君九年中所剔歷督道于乘視篆于對于東陽理營建于青社築隄于大河解餉于燕京于滇南兵刑錢穀河防之事靡不歷水陸萬里之險靡不涉投之以猾吏奸囹之囹賦而丞自如畀之以炎海降附之悍卒而丞自如試之以洪流驚濤版築泥沙之功而丞自如役之以貼鳶掛猿蠻烟瘴雨之鄉而丞自如此九年中諸上官合十州邑之治難解紛倚丞爲重而君亦勞瘁馳驅不獲數月晏息于

丞之署豈昔之丞固逸而今之丞固勞耶豈昔之時固易而今之時固難耶豈昔之才者可以坐牖畫卵而理而今之才者反從事獨賢耶使斯立當日亦如君今日之歷數任走萬里以拮据其官不知退之當何如其張大也道不行雖卿與相無足述于丞不必見輕力厥職雖簿與尉有可觀于丞不必不重士苟有意于斯世一命之微生民必蒙其澤豈徒躡取高爵厚糈以誇耀自榮已哉余于君之丞沂而知國家有勞臣佐邑有循吏而不得遂其將母之志也于其歸也序以彰之

紀城文集

序

三

卷一

開闢圓轉真如走盤之珠神巧兼至矣

張杞

過江集序

余去歲客寓姑溪。兩閱月。登楚山。泛采江。踞謫仙酒樓。東望秣陵。烟樹歷歷。此時亦不知長干雨。花中有吾渭清在也。及抵白門。則渭清已片帆北指。維揚而歸。余留止白門。凡五日。其間友朋贈答登臨。未嘗敢作一字。以此中江山。必已爲吾渭清題詠。畧徧。余不必再煩筆墨也。已遂踉蹌渡江。而西取道來安。小徑北旋。凡途中一切零星小作。歸來。憇置篋笥中。如斷爪遺髮。不復檢比。而渭清之南遊紀畧及過江詩。已裒然成集。間以屬序于余。余讀之。而嘆曰。余豈惟詩文不敢如渭清。卽亦烏能如渭清善遊也。往歲渭清登岱。授余登岱詩。余繼亦登岱。竟不及後石屋。渭清與余先後遊江南。而余不遑覽廣陵金焦諸名勝。譬之宮室。然泰嶽以後。石屋爲與窳而廣陵。則金陵之門戶也。不窮其奧。窳則幽秀之致。不發。不經其門戶。則宏敞之觀。不具。今渭清探奇攬勝。無復餘憾。且能以其身所歷者。

紀城文集

序

十三

卷一

發爲記述。如酈注柳記。足以開導遊人。所謂千門萬戶。画地成圖。而余則循覽其輦道岩廊。一揅一栴。亦不能心憶。而口悉者也。山水文章之際。余之有愧于渭清者多矣。雖然。嘗見王弇州跋王安道華山圖云。友人憲使李于鱗視學秦中。鐫余名華頂。今復題安道此圖。附名其末。是華山已兩有吾姓名。余何必以未到爲歉。今渭清過江。諸集余乃得而弁言焉。卽謂渭清杖屨所至。余日日追隨其後焉可。

紀城文集

序

十四

卷一

風流澹蕩。亦復點個頻挫。一時作者。誰能望其涯際。張祀圖

賀李節婦旌表序

恭惟

世祖章皇帝御極十有八載。削平禍亂。誕敷文教。柏鄉總憲魏君有褒錄幽忠一疏。其辭曰。勁草疾風。表貞心于晚歲。成仁取義。樹砥柱于波流。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余嘗讀其言而歎之。臣之于君。婦之于夫。皆從一而終者也。當板蕩流離之際。諸君子讀書委質。或為慷慨。或為從容。大義著于天壤。炳在丹青。于今為烈。

紀藏文彙

卷一

一

矣。余意草野委巷。遐陬僻壤。之侶。值茲干戈。播擄乾坤。相枕之日。卽巾幗女士。寧無苦節孤貞。名湮沒而不聞于世者。譬之菊秀蘭馨。竟萎蕤于寒烟蔓草中。可慨也已。今

天子嗣服。詔錄忠臣孝子以及義夫節婦。有司得以名聞。而紀城李節婦魏氏。遂得邀朝廷之寵命。樹貞珉表宅里。以為吾邑光。考之夫子刪詩三百篇。婦貞祇共姜一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亦僅有紀伯姬。書于冊。以十五國之

大與二百餘年之久。婦德不應寥寥如是。或亦窮鄉下邑。為採風者之所不及錄。而春秋之法。不赴告者。不書于簡。為史氏之所不及書。歟。抑或其志行僅尋常。為耳目之所習觀。聞無卓犖苦節。可表今古。于法不應得書歟。節婦當甲乙之際。戎馬交馳。兵燹匝地。孑然以弱婦抱齷髻孤兒。墮百尺危樓。衝烈焰。冒白刃。以免全其身。並全其孤。以延其夫。一綫之血。亂以克有成立。其視共姜伯姬。艱難不啻霄壤。使吾夫子見之。

紀藏文彙

卷一

一

當大書特書。與詩春秋並垂不朽矣。嗟夫。非揚沙走石。不足以見皎日之明。非霜凍雪摧。不足以見松栢之堅。非天地之傾覆。世局之滄桑。不足以見忠臣孝子義夫烈婦之苦節奇行。蓋其事之難易。又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以身殉。則易而崎嶇。以立孤。則難。特值承平。則易。而以孤兒嫠婦。輾轉全活。于兵戈亂離之中。則難。未亾人有所依倚。則易。以孤稚辛苦。于集蓼茹荼之下。仰他人鼻息。則難。世之所謂難者。節婦蓋兼而

在之而卒能乎。卒。歷四十年。如一。日。克。家。訓。子。以。有。今。時。莫。非。天。也。天。予。人。以。希。執。之。奇。節。必。試。人。以。非。常。之。變。難。而。後。其。名。被。天。壤。光。史。川。焉。子。是。其。子。李。生。耀。先。曰。吾。母。之。德。卓。卓。如。是。孤。不。子。其。何。以。表。揚。懿。徽。乃。以。其。事。上。之。大。宗。伯。

天子曰俞。汝守土臣。其立棹楔以旌坊成。邑紳士咸躋堂稱觴賀。余不文。乃擴實而爲之序。

文氣典古得敘述節烈之體而議論跌宕頓

紀城文彙

七

卷一

挫後之法家誰與頡頏

張杞園

貞婦之節固奇得此鴻文偉筆光日星而亘

河嶽固當千古常垂矣

劉果菴

刻近代古文序

昔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自六經以來。固莫有盛于斯文者也。惟文氣當波靡昭聞之際。譬如日月之薄蝕。江河之雍塞而晦而復明。鬱而復通。必有奇偉英絕之賢起而振其衰以揚其盛。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好學者彙而集之以備文獻之傳。翊休明之運。甚懿舉也。六經而後。周秦兩漢唐宋諸作者。炳耀天壤。家有其書。余間從帖括之暇。縱覽三百年來。自龍

紀城文彙

序

六

卷一

門犁眉而下。盛衰相尋。文凡數變。選者亦不一。家然。瑛瑤與珉珉並畜。則不珍。蕭艾與芝蘭兼採。則不芳。奪朱亂雅。莫有善本。其何以備一朝之典。故利後學之津梁乎。昔齊泣能知今事。范龍圖妙于世故。三百年來。凡聖君賢相之匡定。文德武功之顯燦。與夫山川郡邑之沿革廢興。人物政治之存亡敷布。忠臣孝子。烈夫節婦之紀述贊揚。博徵則事核。近取則蹟著。士君子讀其文。因以考其人。考其人。因以論其世。亦知今

事而諸世故之一助也。開嘗總三百年之文運而衡之。則初有金華青田遜志諸君子。以鴻文開景運。而蘓平仲解大紳諸公佐之。爲一變。迨弘嘉之際。有北地信陽楊鏞于前。濟南琅邪建旂于後。而邊徐宗吳佐之。爲再變。至于震川鹿門毘陵晉江。與後七子。其生之時不甚相後先。其鑒議亦絕不相侔。而四君子亦倣然著書力別僞體。其文遠足以追韓柳。而繼歐蘇說者謂四君子之文可謂洋洋乎稱最盛矣。降而啟禎之間。豫章與吳會分門角立。要之婁東以經術重。雲間以詩賦鳴。艾東鄉力砥狂瀾。錢虞山兼摠百家。而陳士業徐巨源侯朝宗諸君子前推後挽。此明末以及國初作者蔚起。雖言人人殊。而古文一道未嘗或衰也。余因是而有感矣。文章一道。作者家握靈蛇。莫不氣削心劇。橫睨四海雅意。千秋及事。久論定而一時之所爲聲稱籍甚。以著述爲已任者。在後世或不無遺憾。此新都大泌新安諸子與作者之旨。或乖而毘

陵晉江四子。所以獨重于世也。世之君子誠能取是編而閱之。于三百年來興亡治亂之事。並文統之興衰絕續。諱求而熟詣焉。于古今作者之旨。未必無少裨于萬一云。

先生得文章三昧。故能上下古今。錯綜盡變。乃爾。張杞園

張元益遺藁序

吾邑當故明熹懷之際有立所張公以進士起家爲名司理清節直道卓犖一時兼以詩鳴邑中越四十年而張氏有以詩文世其家學者則公之叔孫張子元益也余嘗病幽棲與邑人士少所交接憶少時與吾友蘭修過從論詩是時元益爲蘭修高足年甚幼英爽倜儻露同學少年皆辟易余心奇其爲人已而元益厭棄舉子業去而爲俠踔厲跌宕所爲多不中程度一時禮法之士見之多避匿余益心奇其爲人以爲馬之不泛駕者不千里是何足爲元益病而元益性至孝奉太夫人嚴慈闡訓誨戒以勿隕家聲於是翻然改悟益購奇書秘笈驕永和南面而日與大人長者遊顧獨時時折節於余盃酒論文雄偉博辨率常屈其座人間以所爲詩相示往往有破轅之氣雅好爲律而不欲以律自縛擊篴碎壺躑躅感憤聊以自快其臆使天假數年必有進於是者而元益死矣嗟夫天之生才

紀城文藁序

二

卷一

夫

紀城文藁序

三

卷一

以交游離合之情爲文中含無限感慨

張杞

壽王先生序

從來天之所靳乎人。與人之所異乎天而難必者。富貴壽考有後三者而已。而令聞善譽不與焉。以世情之所望者止此也。然富貴壽考有後三者而能兼千萬人。不一二見其或有兼之者。賓朋之頌禱子姓之祝嘏。躋堂稱觥。文采爛然矣。進而諛退而微。文譏刺識者以爲猶有憾求其不愧不怍。祝之者非濫美受之者無惡容海內蓋鮮其人是則富貴壽考有後兼之難矣。而令聞善譽爲尤難。若夫壽考矣。有後矣。兼有令聞善譽矣。而爵不列。崇班祿不躋。臚仕論者遂以爲於富貴一途爲有餘。歎此里巷細人之言而賢者不取焉。何也。彼蓋不知天爵之貴其重於人爵也。人爵於今乃得。又新王先生先生今年七十五進退禱如願。若渥丹從此而大耋而期頤尚不足爲先生祝。吾以知先生之壽。先生有子男四人。長者以選拔遊太學。次者亦奕奕有聲庠序間。孫男幾二十人。玉顧犀角。昔人所

紀城文彙

序

卷一

壽

紀城文彙

序

卷一

壽

謂入王氏室。觸目皆琳琅珠玉者。又以覩先生之有後。先生之佐對庠七年矣。無寧是不腆臚脯。無以佐先生歡意。泊如也。顧出其私金以葺學宮。鐫功過格。以徧惠邑紳士親。其容冬日也。聆其言春風也。以與之處溫乎若醕醪之飲人。化雨之沁物也。邑中推厚德者偕同聲曰。王先生先生令聞善譽。何以感人。若此哉。或者曰。先生之德足以師表百僚。而吏隱卑秩位不稱德。則是壽考有後。令聞善譽皆爲王先生所有。而疑若不足於富貴者。余謂王先生無求於富貴而富貴反若有美於王先生而不及者。一畝之宮。娑婆俯仰趨庭以嬉。含飴而弄于子焉。煦煦焉。彼軒冕鐘鼎之家。趨勢利若鶩者。視王先生爲何如哉。先生意且倦遊。將懸車西歸郡太守。以其事上之撫軍撫軍以其事上之天子。行且安車蒲輪召先生爲惇史。憲考乞言之典。將於先生始先生人爵之貴。又與天爵並隆矣。諸翁子其拭目俟之是爲序。

文勢如游絲之裊空而誠讓亦高

丘學山

紀城文集

序

世

卷一

壽梁母序

維營陵水心梁生以其母董夫人七十有八之壽乞余言以爲祝余與水心世講也諒不獲辭蓋余齟齬不天失怙恃常聞故老時道先君子讀書于水心尊甫漢冲先生家遊處甚歡憶余數歲時入幼塾有先君子手抄古文一冊自秦漢以逮唐宋近百首字法簡潔端方德隅可想迨甲乙滄桑與諸帙俱燼手澤無存每遇先君子所與交好之人及遊歷之地未嘗不敬慕不能忘也而于漢冲先生家爲尤甚念兩家以世故多艱漢冲先生及于難余與水心饑寒頻仍各貧賤浮沉不相聞問者亦數十年而夫人以望八之年如古栢蒼松經霜雪風雨鬱然獨存卽微水心請余亦安能默無一言乎水心曰先君子天性豪朗好行其德其詳悉不可悉述而其最著者則有讓產賑饑數大節然亦有吾母勸助之德余小子敢邀君一言藏之家乘以貽子若孫俾知保有世德以勿貽越則君之意其

紀城文集

序

世

卷一

無極蓋漢冲先生尊翁之屬纊也手其庚出子
付之曰以累汝使有薄田數畝足供饘粥足矣
先生則揮涕言曰兒幸成立當以舊產二頃餘
盡付吾弟可乎繼而先生之庶母復產一遺腹
男先生則大喜曰有弟二人可以不孤力學治
生殖田至十餘頃曰豈惟以舊產付兩幼弟俟
其壯當合計而均分之爲之延名師益友朝夕
誨育惟謹迨先生遭變之後夫人俾水心竟其
均田產成其遺意云故明當懷烹之際水旱泔
紀城文彙 序 卷一
臻道殣相望先生出粟數百斛煮粥以活饑人
夫人爲質簪珥以佐焉余聞之而歎曰賢哉母
也丈夫子慮無不顧名思義者而或牽于室家
之言鮮克有終觀先生諸大節固其天性特立
獨行哉抑夫人勸助之德匪淺矣漢冲先生當
明懷宗初年以單 恩得貢例膺美仕知時不
可爲高隱不出及國步變遷先生以夜變歿家
亦中落間左族右慮無不刀俎魚肉百計措擄
者夫人集蓼茹荼教水心克有成立以至今日

勿論漢冲先生之厚德立紳世澤于勿替而賢
母之勗贊勤勞更歷艱難以衍福祿于未艾者
正未有窮也余既爲母也祝者復爲水心也慶
而又追念吾父母而在僅踰中壽余既不獲比
于人之數以稱一日之觴而又樂得吾先君
子所與交好之人遊處之地抒其區區焉以拜
手而共祝也

壽文不易作壽母之文更不易作此却寫入

自己情事文氣悱惻風調婉逸脫盡壽文窠

紀城文彙 序

卷一

白矣

嚴修人先生

東武山遊詩序

東武之人奇東武之山奇東武之人之奇予得而友之以予所交先後數君子皆磊落有奇節而以其餘溢爲詩歌多雄肆可喜東武之山之奇自少而壯而老日有坡公障日峨眉九仙雁宕之語往來胸臆間去予舍僅三百里而竟不能騎驢着屐一探其幽勝豈惟負魏各山抑且吟笑良友庚午秋日吾友學山丘君過吾廬兩訂遊約皆未果辛未學山自青郡返力邀予赴

紀城文彙

序

元

卷一

前約予驅蹇隨之九仙五蓮之勝昔日形諸夢寐者今且攬之懷袖中見九仙之奇峭峻拔吾友之英偉卓犖者似之見五蓮之深秀蒼蔚吾友之風雅蘊藉者似之東武之人之奇與東武之山之奇益兩相映發矣吾與學山以兩白髮翁往來于奇峯怪石蒼松綠榭之下觀雲烟之變幻眺海波之滢潏倡予和汝搔首青天則吾兩人之遊亦奇

雅奇蒼蔚覺九仙五蓮如在几案間

鍾聖與

楊澠谷先生詩集序

楊澠谷先生詩賦若干首吾邑嚴修人明府刪定而爲之序其元孫綏綸又屬予序蓋先生當明世廟時吾郡諸先達相與聯盟訂社有海岱會稟傳於時蓋一時之賢士大夫前推後挽此唱彼和雖不可謂爲一代之作要亦一郡之盛事也亦以運值昇平縉紳先生結綬登朝則倦倦於君國投簪林下則婉孌於友朋泉石之間相與敦氣誼而尚文雅時爲之也先生以少年

紀城文彙

序

三

卷一

高第又以忤時相罷歸清節直道隱然表著一時則世之重先生者寧獨以其詩歟繼而王弇州先生來觀察吾郡諸馮及曹氏兄弟日與題襟載酒酬唱於雲山陽水之側覺昔人西園南皮之讌風流未遠皆諸君子海岱一會爲之推輪也吾青之人文盛於有明中葉以降者有如此比年以來惟顏山孫相國文定公其所著述南遊紀畧並顏山祿記卓然可傳於後而貴耳賤目之輩披瑕剔類猶安有譏議焉則吾青淳

厚之俗遠愧昔賢而曩時推挽唱和之雅不可復作矣此吾所以讀澠谷遺詩而重爲士君子之生其時者幸也澠谷之詩賦今藏於家而綏綏賢而有文以百餘年之遺墨殘編寶而勿失兢兢然懼以泯沒先澤爲慮則吾青文獻之家其所以克傳其先人者非綏綏吾誰與歸

老成之言典型之文使後輩人不敢自薄

滑清

紀城文彙序

世

卷一

續柴溪集序

昔人有言枯木朽株得見用於世者時也士君子不得志于時混跡耕樵牧豎間灌園鑿坯委棄于長林豐草中以沒世斯亦已矣亦何必以詩見卽不得已而爲詩不過充而微末之音蕪萃翁一之響與蛙聲鳥語自爲寒溫已耳誰爲爲之誰令聽之而猶與當世之顯人長者爭一字之工希後世之名勿乃愚而左于計乎吾友學山則不然學山老而不得志於時顧自喜爲

紀城文彙序

世

卷一

詩益甚乃其詩冲和恬適有王右丞白太傅之遺風學山其亦有自得於中者歟不然何其言之溫而不怨也予口訥倉卒不能以詞自達學山恢澗好議論予善病却掃經年不出里門學山酬應人間事日馳踔數十里間不言疲吾兩人反若有苔岑之合者今予與學山皆貧賤老矣憶辛未夏學山拉予遊九仙五蓮諸山仰眺萬歲天柱諸峯登望海亭東溟滄漭亂雲如崩濤湧墨萬松濺濺山花欲然兩白髮翁倚杖

吟。蕭。覺。詩。思。拂。拂。從。十。指。出。又。豈。古。人。所。謂。不。
過。於。時。而。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際。者。歟。學。山。又。
精。於。籌。策。予。嘗。兩。過。柴。溪。見。其。溪。水。東。流。禪。棲。
西。繞。頓。置。室。廬。井。幹。具。有。規。條。心。計。轉。粗。渭。城。
屢。唱。始。知。學。山。以。兼。人。之。才。而。終。老。於。柴。溪。柴。
溪。之。幸。學。山。之。不。幸。也。雖。然。學。山。之。詩。卷。常。留。
柴。溪。之。風。景。彌。新。讀。書。懷。古。之。士。或。裴。回。流。連。
于。其。側。曰。此。天。隨。之。甫。里。龐。公。之。鹿。門。也。則。學。
山。與。柴。溪。兩。無。憾。矣。又。何。必。歎。息。於。學。山。之。不。
遇。哉。

紀城文集

序

望

卷一

貧賤人不必與富貴人爭詩名中有深慨始
終以學山之不遇立論却又極占地步所謂
借他人酒盃澆自己塊磊也中具無數曲折
鍾聖典

送王繡章遊東武序

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則必有所寄以消其壯
心老其歲月然亦有無所用于世自放于寬閑
寂寞之野一丘一壑自謂過焉而世亦以無所
短長目之其或負用世之才而不得竟其用其
橫戈躍馬之氣一無所施則必求天下奇瑰偉
麗之區山則摩雲障日之翠嶺水則浴日沐月
之淺澗極遐馭僻壤可喜可愕之境而後可以
詭異其耳目而抒寫其胸臆如吾同年友王君

紀城文集

序

望

卷一

繡章是已余始見繡章于歷下又見之于燕京
是時吾兩人年皆不滿三十繡章英氣拂拂眉
宇間控一馬不施羈絡裸而騎馳驟若飛余心
甚異之後別去不復相見繼繡章成進士令伏
匄以徵誤罷官事解後走塞上徧歷酒泉張掖
甘涼湟中諸郡諳其土俗交其豪傑歸而與人
談九邊部落機宏要害控禦羈縻之術雖昔人
聚米画地之策殆無以過又林居者數年君于
是年且六十又三矣余別君且五載一日驅車

欵余門挑燈讀舊歷言其兩年來遊羅浮南海
取道榕城北旋覽眺吳越諸名勝寒暑再易遊
屐幾滯寰宇今春又陟泰岱謂闕里餘興勃勃
將往東武一觀九仙五蓮金堊玉笋之奇焉余
曰壯哉君酒間強之飲不肯醕慨然謂余曰予
少時豪于酒後遭父難予手刃父讐以報自爾
時戒飲三十餘年來若忘酒味者予聞其言瞿
然曰子忠孝人也今海內晏清一旦西方小醜
逆我顏行至勤六師棘輪以往使有公等數
人在行間又何至拊髀而思願收哉就吾兩人
觀之若無所用于時而自放于一丘一壑以爲
得意如予是也君則負用世之才而不得竟其
用必求天下奇瑰偉麗之觀以自快者也昔馬
文淵所稱老當益壯君真其人哉君方遊東武
東武多吾故人君出吾文以示之其常以吾爲
知言否
命意結體皆高于人一等非多讀書而勤爲
之未易辦此張杞園

嶽江草序

嶽江草者余自春迄夏遊歷所作也凡人遊之
力必能與江山敵而後其遊暢因而詩之力與
遊事相尋則其詩亦暢從來善遊者必曰山水
言山至泰岱言水至大江亦極天下巍峩澎湃
之觀矣山水日負其全力以供遊人之領取而
人亦各隨其力之所得以自快究之所得之分
數多少不能強同因遊者之力之所取以爲山
水之力之所給則非山水之有私於人亦遊者
之力有至有不至也余以春仲登岱踞日觀絕
頂下視萬松濺濺行人如蟻蠕動松間或曰此
走後石屋道也計其幽遠可前一日歷代碑刻
及諸經略亭臺可各前一日余心戀戀欲留力
竟不能留舍皇西去頓丘黎陽道上汗漫無所
遇而返夏初遂決意南下渡河絕淮泗由滁陽
抵和州老洲頭風雨中買舟橫江而渡登采石
高姑孰兩月餘夫江南山水之佳麗人士之輻
輳首白門次山白門北歸則爲廣陵余羈紲孰

去白門僅百里力不能至白門至白門矣又力不能爲數日留而況於廣陵哉故余集中詩近百首大半皆姑孰作也譬之友朋於泰岱畧得其形似於白門則半面別於姑孰則留連寢處握手相得甚歡也余之遊於姑孰其庶幾乎憶一日微雨新晴登太平城隅一老父爲余言乙酉王師渡江黃靖國率衆南逸其追奔斬馘處歷歷指畫如掌又桓宣武舊治前有宅以竹編其門几榻依然友人謂余曰此阮大司馬作

紀城文案人序

七

卷一

燕子箋處也爲言其吮毫按拍之狀甚悉相與慨嘆者久之竟以意滿口重不能宣寫兩月所作大率付之山光水色歌場酒社中而謝家青山以梅雨連綿未獲登躡則是余於姑孰猶有餘憾也而又何有於後石屋及白門廣陵若有力而遊則仍俟之異日

人遊必視其力自是至言自登岱以至渡江中有無數道里無數烟波文力固沛然有餘矣

程伯建

壽妻李孺人七十序

予妻李孺人年屆七袞以七月十三日爲設帨之辰諸男欲乞當世各人之言以爲祝予謂子之知其母也畧不如夫之知其妻也薛子之稱其母也文不如夫之稱其妻也質予與孺人欣婚於亂離之日今垂老於太平之時五十年中茹荼含辛手口卒瘁以仰承堂構凡人生未遭之變難未有之窘乏予與孺人皆備嘗之迄於今兒孫統膝誦讀不廢田廬整頓舊業未荒追

紀城文案人序

六

卷一

憶昔年有如往劫使予不一一悉述之兒輩安能稔知而詳識乎孺人生於邑東之稻田里爲縣著姓累世多顯人外舅明經龍門先生以文行爲邑祭酒孺人其長女也龍門公中年尚艱於嗣視孺人雖甚憐愛然覲謁溫清綢繆饋飪指紱之事一皆教以法則曰異日奉舅姑相夫子胥於女儀日預嫺之勿效世俗以在母家嬌釋爲得計也孺人亦能婉承父母意有賢淑聲壬午之難予廷避稻田外祖魏氏樓龍門公與

魏氏爲中外屬亦命婦孺往避焉吾舅青川公與龍門公以同里姻戚投分最深曰甥女端重有福相異日必爲德婦吾甥安氏子髫年負文譽予爲甥女相攸可乎龍門公雅意擇壻至舅舍共予而論文執時予年十六率爾妄對深蒙激賞遂許字焉踰年甲申流寇陷燕京二東劫盜竄起于是年三月遂就婚于外祖家舍卒不能具吉儀席棚柴車一老嫗伴送而已僅十有八日而返里門時再經兵燹家具蕩析祇有老

紀城文彙人序

堯

卷一

屋數椽孺人處之怡然踰月而淮昌巨寇秦餐津等擁衆十萬而西聲言欲攻青郡予大父母遣予及孺人避亂於雲門山之陽杜家村時家累七八人釜無米竈無薪使令缺僕從予每晨起往山中拾墮樵自給日過卓午孺人待以舉火焉如是者兩月餘而流寇餘黨有趙應元者潛襲青郡人傳將四出抄掠杜村居人洶洶夜中各鳥獸竄予又同孺人走壩上石徑礫礮數步卽一蹉跌其地水泉驚遠深及數丈孺人行

垂纓親沒歸爲予言俯窺井底僅如片月云寇亂甫定十月始旋里舍刼畧一空四壁蕭然予大父母老病衰頹予既無伯叔終鮮兄弟與孺人形影依依凡確磴炊爨孺人皆躬自作苦至夜一燈熒然惟紡績聲與予讀聲響答相憐也已而相慰無異昔人牛衣對泣時也踰年予補弟子員又一年貧兒生自是家門亦漸有起色孺人常念吾父母不逮養奉吾大父母潔滌齋燂醫藥病中撫摩抑搔之勞踰數歲無倦容又

紀城文彙人序

卑

卷一

天性勤慎強力辨明卽起盥櫛畢始出中堂理家政嘗曰安有爲主婦而蓬首垢面對婢妾者乎生平非有大疾病未嘗晝日偃臥亦不肯一息晏坐比年予每以頽齡不立過瘁爲戒曰吾素性固如是也平居自奉儉薄幽菽粗粒欣然一飽值令節佳時予好呼朋聚飲斗酒疏具孺人輒應時而辦未嘗以賓至爲煩閒時或置盃酌共予話家常畧及人間事於高門鼎貴毫無所艷美曰士大夫家以有禮法爲尚耳閱顯

赫矣而門屏不肅是益之辱也富貴奚爲僕子
年過成童者不使入中門羣從子姪非元旦賀
正經歲不覲其面家中雖長年廝役自事祇令
姬婢傳語自少至老內言未嘗一出于相其斤
斤以內則自閑益五十年如一日矣孺人有高
識曠度予凡十五舉而不第絕無憤激怵慄之
態惟以義命相勉貧兒子丑之役捷音聞於門
予窺其顏色淡然無異平日晚歲性尤寬和子
婦間或晏起笄縱不如法亦不加譙議但以兒

紀城文彙

序

聖

卷一

女子性嬌逸憐之而已其待僕婢曲有恩意單
衣絮服皆預時而辦日筋骨勞動祁寒溽暑勿
令怨咨也使婢擇配不使踰二十日既爲人役
矣又嫁不及時彼獨非人子乎體卹周至而於
解構之言則一無所聽蓋其律已嚴而御下寬
慈祥益出於天性云予落拓不能事生產孺人
亦不好蓄積去年予病幾殆醫藥棺衾之費困
鹿俱竭今春謀梓詩文以襲空欲中輟者數矣
孺人力爲繼更日子一生辛勤祇有此家私奈

何以數十金之費而廢千秋之業乎乃盡質簪
珥笥衣並粥其手績布以償梓值予笑謂箕兒
曰汝母不解文字乃能作爾語是不愧爲文人
妻與文人母矣大約予性褊隘孺人常佐之以
寬予性卞急孺人常濟之以緩予拙於應世動
卽招尤而孺人敏慧有識鑒其匡予不逮者爲
多予少孺人二歲白髮婆娑相對老矣孺人屢
勉操作如少壯時神明不衰而勤慎有加先哲
有言恭則壽從此而耄而耄皆可預期予舊念

紀城文彙

序

聖

卷一

亦漸就平善筆墨餘習雅不以老境頽唐自甘
玩愒予與孺人可交以儆亦可互相慶也再踰
十年予更以里言佐吾妻八十之觴

太孺人淑德懿行全在識大體知道理不僅
聰明才慧無愧其爲文人之母文人之妻也
文能扼定此意便得主腦至歷叙閨房瑣屑
而不見其碎踰千五百言而不覺其煩良由
遠溯班馬近綜歸茅故能高潔華暢乃爾自
非時流敢望項背

張杞園

紀城文彙卷二

紀臺讌遊記

壽光 安致遠靜子

予所居北距紀城可二里春秋紀侯大去其國
卽此地後易名劇新莽時爲張步所都城週圍
五里遺蹟刻畧畧盡城中有臺巋然獨存高三
仞廣可畝許上有神祠爲里人香火之所值春
秋佳節予偕友人攜兒輩屢飲其上每凭高遠
眺北則海氣滄溟際天無垠澗水帶其左瀾水

紀城文彙

記

一

卷二

環其右昔耿弁破張步於鉅昧僵尸相屬一戰
至劇猶可想見其提戈斬馘處至於孤山東峙
光山西矗南則駢邑諸峯聯亘蜿蜒與兩山勢
相接連冬春雪霽翠巒迤邐三面如玉屏濤帶
尤可瞻眺予自少壯以至衰老登覽幾無虛歲
緬想曩賢若王景畧之武功徐偉長之清節往
蹟消沉無可憑弔而千百年來竟無英流傑士
繼起而名常時傳後世者豈皆囿於俗而不克
自振拔歟按水經注臺西有方池想亦當日遊

觀之地今土人名之曰臺窪樵耕墜牧禾黍油

然而臺上舊有予所勒碑文三十餘年已剝蝕

不可復辨矣峴山漢水之思古今同慨俯仰千

載何代無賢後之讀書懷古之士登此臺而徘徊焉

流覽斯文或將喟然而長思也夫

俯仰高寄令人有千載之思叔子興懷於峴

首右軍寄慨於蘭亭晉代風流于茲未墜

漫夫

紀城文彙

記

二

卷二

雪根亭記

余植松于北園之隅大僅如指計且二十年已成園矣擬建一亭而力不敷迨康熙丙寅春始經營枌構縱廣數笏穹其上爲南北戶左右通甕牖焉壁稍加堊覆以茅亭成顏曰雪根取東坡種松詩句以命名也膠西法黃石先生年七十又七大書頗奇偉余乞書雪根亭三字以額之每當朝旭初升夕春欲下蒼幹虬枝翠影紛披如水中荇藻蕩漾于空明有無之間余顧而

紀載文彙

記

三

卷二

招豪遊貴客以榮吾亭無所笑于人故不競有所足于已故無求日與蒼髯數叟摩娑徘徊于綠樹清泉之側雖值嚴霜積雪百物收觀而吾與數叟者方且歷寒暑而如新矢久要而不變則干霄拂雲老作龍鱗歲月鸞鳳之吟將爲茲亭之鼓吹矣雪根命名之義不且有取爾哉因援筆而爲之記

是六一公風味而所見亦遠

陳蔚宗

紀載文彙

記

四

卷二

丹泉勸學記

循壽邑而東三十里爲丹水之涯余幼孤嘗依
外王父魏氏家讀書於其地凡三四載逮弱冠
李翁龍門以女妻余二十餘年中往來問遺率
一歲間數至以爲常庚戌春吾邑奉倩李君之
子大木欲從余遊先之以贊余辭不敢當繼又
殷勤造請余益辭不敢當然諒不能卻於是皆
讀書於丹水之精舍與余內弟茂原吾友乾一
及兒質箕五六人相與遊處甚歡余於身世離

紀城文集

記

五

卷二

合之際蓋重有感也憶癸甲之際余初婚乾一
爲龍門翁翁子時方七八歲持餅餌與余嬉也
龍門翁故艱於嗣是歲始舉茂原又一年余舉
兒質方與奉倩讀書六空堂中聞大木亦以是
歲舉則輟然喜謂吾三家遊處姻戚畧同又相
繼有子念益心喜相賀喪亂以來重難魚尾干
戈水火流離之變忽忽遂更二十餘年龍門翁
以中年溘焉長逝奉倩方直中翰爲國家侍
從大木近遊太學乾一茂原爲名諸生兒子質

亦能持筆墨以與諸君上下角逐而余遂已四

十餘也可勝嘆哉古君子之欲有爲於世也莫
先乎學學莫先於知道尤莫要於及時昔之學
者自八歲入小學以後其于六藝之旨次第講
明浸潤之以諸史百家三十前後所學遂以大
就然後出而應國家之務左右逢原而取之裕
如今之學者則不然日役役焉從事於帖括利
祿之學父以是勉其子師以是訓其弟其幸而
得者奉臬腐爲珍寶其不得者則亦終身於臬

紀城文集

記

六

卷二

腐之內而於昔人通經學古之意明體適用之
方白首懵如也豈不重可哀乎余也落無成
深悔所學之不得其術坐銷歲月方思爲失晨
之鳴凶牟之補諸子其亦求昔人之所學者以
爲學而無貽余今日之悔焉則其進未有量已
序次得太史公遺法而其中身世友朋離合
存亡之感文情悱惻最易感人 孫介夫

九日登嶼山記

嶼山見於水經。注言其圓峭孤特。齊都賦又言其爲青州之左鎮。山西抵郡城四十里。北距余舍半之俗。名香山。山以土爲膚。無嘉石。無美樹。無亭堂。可讌坐。蓋頽然一土丘耳。余嘗騎驢背過其上。不復反顧。如是則眇眇何必於嶼山。嶼山又何須於九日乎。旣乃以爲不然。夫遠近視乎地。雅俗存乎人。拘曠因乎興。自昔巖巒遂壑。荒蔽於遐陬。莽草中者。未易殫述。而一石足豪一壑足隱。或遇奇人逸士。過而賞焉。遂摩娑歌咏。形爲傳記。彼探索九曲之奧。呼吸五老之峯者。致固豪矣。而右軍之蘭亭。愚溪之鉅鑕。又何多讓乎。且此山避雲門大峴北徙數十里。不與諸山作兒孫。而頑然獨雄。是地之善處。其勝也。雨後薄寒。淒風號木。獨余四五人。攜觴眺咏。連追龍崗。是人之無負乎時也。山無名。勝足供遊履。流連深夜。至月映前溪。猶不遽歸。是興之適會。其暢也。山南北逼近孔道。巾車往來。村落繡

紀城文集

記

七

卷二

置。不知會有人焉。登臨歌嘯如余者乎。卽有其人矣。其顛倒淋漓。極飲大醉。俯仰高寄。以極一時之致。不知與余何如也。余輩異時得續前遊。將追述今日以爲勝事。卽或有繼余遊者。逸興流風。或因余今日之遊而增劇焉。余有以報嶼山矣。

嶼山無他形勝。而寄思獨遠。只是胸中別有丘壑耳。幽情曠致。地以人傳。可與水經注齊。郁賦鼎足千秋矣。趙帝可

紀城文集

記

八

卷二

雲門山記

自嶼山夜歸。冒雨宿帝可舍。晨起。朝旭澄鮮。雲門青霽。翠偏簷。盤輿帝可策蹇。而西風甚厲。帝可帽屢脫。平田上如兒童捉紙。爲相笑。爲樂。近山數里。小憩明邢太保阡。尚有降撫島。夸一家世守其田。墓華柱石。馬巍峩宏敞。使人有冢象祁連之思。詢樵人覓徑。而西南陟。取道至希。夸洞洞壁兩層。上爲紺黃。下作青碧。色如甃。聖相承妙有。矩度石像。枕書而臥。松陰覆戶。石乳欲

紀城文彙

記

九

卷一

流東陟留弁亭。亭有王弼州兩殘碑。久爲雨苔所侵。郡守置亭以覆之。余讀公青郡登臨諸作。勝情逸韻。仿佛可想。恨余生也晚。不得一覩其流風。亭西前砌置一石屏。鐫雲門山三大字。道麗可敬。爲喬公字司馬篆書。石在郡齋中。郡守藉土得之。以重不可致。碎爲三。昇置山上。物理隱見成毀。固有定數。然全節以處。毀與焚身。以居高。其得失。必不能辨之者矣。降觀於雲窟。爲開皇間李清仙處。前菴之祠老子焉。尋石門北

出中通。夸景縱橫可數丈。雲門以是得名。相傳爲祖龍所鑿。以厭王氣。門陰左右鑿兩池。形正圓。水如積湫。不可觀。北眺郡城中。故王宮殿綠瓦朱楹。映日可辨。夕陽冉冉。欲墮。遂取道北宿。郡城回望雲門。如半空晴月。出沒烟嵐中。驢背頻頻。反顧至重。轡虧蔽不可復見。而反照已隱女堵矣。

倩逸娟秀如黛。峯新霽。令人挹覽不盡。正不必以刻畫見工。程石門

紀城文彙

記

十

卷一

此記作于辛丑。今已三十餘年矣。壬申春日。箕兒扶侍再登其上。篆書石刻。丐道據爲几。案留弁亭遺址。僅存城中。故王宮殿折毀已踰廿載。瓦礫成堆。禾黍油然而同遊。如趙帝可諸君亦久掩黃土。俯仰之間。遂如隔世。憶當時三韓夏公一鳳來守。吾青百廢俱舉。山上尚有贈怡堂。間雲亭。並城隅。范公泉。後樂亭。子皆一時鼎盛。今俱摧頽殆盡矣。物理之興廢。固有時哉。自注

遊石門記

丁酉秋余省試被放意忽忽不自釋念失計於
名場者以友朋山水償之駢邑諸峯近在百里
內因折簡邀新銘長人帝可諸子同遊皆欣然
相從取道帝可舍一宿南陽黃峪嶺東眺瀾水
如玉龍蜿蜒與雲光日色互相映射近石門里
許遙盼劃壁青削壁上若懸蘿蒼翠人語稍稍
響木杪聲欻然初不辨其橋堯也石徑犖确數
憩北折而上山寺三楹廣袤僅丈餘砌下俯闕

紀城文臺

記

士

卷二

來逕壑深烟平木浪層疊反居履底左弄有懸
泉自峭壁中出員者簷溜碎者乳滴受以方池
灤碧如綠沉仄才浸厂下數笏地不能遠滙矣
背石壁矗立數仞萬松虬曲簷石鏤中幾千百
年物大僅如帚石間嵌佛像皆天寶年鑿遊女
稱某娘不以氏亦覺雅馴可徵左旋山麓有洞
深窅新銘僂而入絕處水湫不得前稍折數武
懸壁中裂藤葛蒙茸巉削不可梯肩之始得躋
焉各題名而下復折而東行如蟻旋有細徑懸

崖穹其上下瞰絕壑窄僅受趾從者搦石齒鼻
粘薜痕往反度旁睨之無不骨栗更由寺右陟
西北諸峯巖萬壑羣巒如層雲奔濤宛延不絕
頃之雲霧驟合暝色蒼茫隔嶺雨足若懸練涼
颼蕭颼松翠沾衣僧厨催供晚餐矣題詩畱寺
中晨鐘欲曙念霽色佳甚急披衣起看雲秣驢
而去

遊仰天記

由石門抵仰天當取徑釣臺踰險萬山中二十

紀城文臺

記

士

卷二

餘里亂礪溪而西訊野人云過釣臺已五六里
南行得白洋口去仰天尚二十里峰壑廻合黃
菊丹楓濃淡遠近村落皆沿岸上下蔓篠蒙翳
人語自巖煙中出數武卽不辨籬舍離白洋口
行六七里北望石道人峯峯頭立石如人拱者
偃者回顧者負者坐憩者如秋山行旅遠睇疑
真矣南望佛光崖石壁員而銳蒼松蜿蜒覆之
宛若佛螺左右亂峯縈抱時避時爭清泉激石
雜卉披磴如是曲折數里始得仰天山寺寺東

同佛光崖壁之向之所望縈抱者兩翼之三面
列嶂如屏風如藩籬中夸景數畝若天建刹宇
者焉寺前有池方廣丈許北折而西伏流爲水
簾洞洞門高數尺巖巖欲墮水聲喧騰不敢仰
視夕飲三一堂中酒微醺限韻得絕句三十院
宇荒榛星月涼寂竟夜不能寐晨起尋觀音洞
石鏡高懸百尺先置欄鎖廢焉不可登南尋得
羅漢洞洞特寬敞可容數十百人壁上多勒崇
寧大觀間字剝蝕不可讀絕頂一隙仰透天光
紀城文集 記 圭 卷二
仰天以是得名或云中秋夜月光透洞中餘夜
不復見矣右側有翫月亭明鍾大司空建東望
初月爲絕勝處僧云由山椒東旋有黑龍潭深
不可竟投以石輒雲霧出意已倦不欲往遂返
時九月八日也大約石門之山幽仰天之山麗
石門靜削絕塵雲木蒼秀然離石門里許顏山
童阜鳥觀所謂石門哉由白洋口以往二十里
中峯疊壑深樹蔭溪轉無非仰天也幽者宜于
靜觀麗者宜于遊眺意欲石門結一茅菴面山

跌坐幅巾杖履往來仰天適中夫亦可以老矣
茲遊實三日而畢始於乙巳訖於丁未

石門仰天馮宗伯鍾司空皆有記得此幽細
工緻之筆如画家變鉤斫爲渲染遂使景事
一新 嚴修人先生

紀城文集 記

圭

卷二

遊五蓮記

辛未仲夏東武學山丘君自青郡歸過余舍邀予遊五蓮九仙諸山遲一日候予同往因與學山謀遊事謂喧闐稠雜皆非吾兩老人所宜惟拉柴溪一僧同往及抵學山舍則僧已先數日化去明日遂偕學山南行信宿至永和園南抵五蓮可數里翠屏晚對山光拂几相與題詩壁間晨起南行山蹊曲折泉聲瀉瀉石梁間如是者數里捨騎而登夾壁多奇石瑰形詭狀目不

紀城文舉人

記

主

卷二

暇給石鏤生紅腳踞鮮艷映日又有白英綴條細若剪雪石壁橫披雜花交映如屏風上行矣曲磴層疊數步一憩至山門拾級以登可數十尺上爲響錫亭坐未久涼風襲裾挾纈猶寒少頃山雲一縷起谷中倏瀰漫如海霏霏滿戶庸雖坐崇樓複閣如泛驚濤雪浪矣晡時晴霽仰觀天柱峯矗峙雲表莫可攀躋東南登望海樓樓前有巨石如兩象臥而交其鼻中空可俛入旋登其背南眺大海濃雲潑墨粘天無壁輒作

舉裳濡足之思寺後石罅中置一亭亂峯葱籠夕陽明滅西眺九仙巒岫拱揖如招遊人晚宿響錫亭晨起霧霽山僧送客至風門口諸峯林立欲斜仰視心悸促與人疾趨而過柵葉濺濺飼山盤者架棚以居回望五蓮復迷來徑焉

遊九仙記

由五蓮入九仙山口無樹木石皆橫理層累而成如李咸熙所画匡廬東浙筆意路半始有松陰山門宏敞萬歲峯體無寸膚形如卓笋巍峙

紀城文舉人

記

六

卷二

霄漢高莫與儗南望諸峯拔地特起北向萬歲峯有冠劍環峙拱衛之象峯頭多戴怪石如圉如屋如碓磴絕無根蒂類人工舁置其巔非巨靈操蛇之神不能作此狡獪寺門前有伏石虬松出鏤中上刻碁局頗可坐臥前建一亭亭右巨石類夏屋懸空倚崖欲墮不墮亦不知其所從置午後西行山脊上可三四里南折入山蹊中簫篠蒙密曲徑罕確詢書院各甚俚廟倚石壁高削數仞有飛鶴戛然掠巖而西門前萬松

謾謾石泉一泓甘冷可掬景事清幽煩暑頓滌
日夕復返九仙晚宿寺中至三更月出闌無人
聲予攜一僕出山門見萬壑白雲橫亘山足羣
峯如海上三山縹緲難即月色微茫嵐光吞吐
疑非人世矣曉起復尋舊徑東出大霧不辨咫尺
飯後至長城嶺與學山臨岐話別輒爲黯然
幽適峭蒨得善長之逸

鍾事與

紀城文彙

記

七

七

自鉏園記

余舍後築垣爲塲並北構一草閣寓陶公勸農
之意名之曰解顏閣後有老榆數本合抱參天
是余三十年前手植者又拓其地爲園園西種
柳十餘株大亦數圍接葉交柯長條跪地牆內
可用手挽壬申春日又於垣西拓地畝許繚以
周垣鏤夸舊牆柳界園中東西各劃其半焉濃
陰披拂日影如飾曳杖布席其下心目爲之洒
然園之中先置一草亭衆松間名曰雪根亭之
西築一土臺高僅及肩聚桑林泊野望無際臺
成而雨足因名之曰新雨臺下鑿池種菱荷池
傍栽紅蓼紫葵映水如畫亭前舊有一池畜金
鯽數十頭遊泳於荇帶藻絲之間意洋洋然適
也園之內自高榆疎柳而外惟松最多花竹之
屬畧具點綴性復懶放不事修剔啟扉則細草
芊綿青翠平鋪予名其園曰自鉏蓋用老杜葵
荒欲自鉏之語也世間名葩奇卉朝榮夕瘁最
从者不過以數目計以月計獨茸茸青莎先春

紀城文彙

記

六

六

而生後秋而萎。夏秋之間時雨霑灑新綠如濯
軟碧成。初騷人逸士所以寄意於王孫託興於
笑人也。昔鄒愚公惠山園初成邀鍾退谷往觀
曰荒園佈置如何退谷曰先生茲園止欠一荒
字使退谷先生見吾園當必咏三徑就荒之句
徘徊永日者矣。

明淨 劉子羽

紀城東園記

北

卷二

北園尋春記

癸酉之春三月上旬予至青都登雲門東歸抵
舍問白鋤園中羣花爭發予亟往觀之見杏花
褪盡青子如豆少憩於雪根亭畔見有含烟裊
雨細縷垂金長條踈地短葉含青盈盈而鬪舞
腰纖纖而垂素手者線柳也。其有酒暈初醒枕
痕未消殘脂霑雨絳雪回風者海棠也。又有素
紫交垂芬芳襲人舞袖翩跹兩相掩映者二色
丁香也。又有落英繽紛綠沼朱魚鼓鬣吹浪水
光花影絳彩交流者池上紫荆也。朱瑤火齊駢
珠綴貝曼風向日獨立而含睇者垂絲也。萬葩
競燦如元夕之火樹銀花崇霄輝月密若無天
者蘋婆也。橫枝披拂淺紅淡白搖曳於冷月輕
烟之中者素柰也。紫葳含纈玉葉流瓊春枝帶
雨而欲濕剪雪臨風而乍飛者梨花也。其他如
芍藥芽淺牡丹苞柔紅菴初拆紫藤未舒如漢
宮之佳麗三千金谷之金釵十二於鸞幕鴛幃
金聲玉色中又勝以未字之娉婷待年之嬌婉

紀城東園記

二

卷二

也。於焉選芳既倦。息影間思。則有乳松謖謖綠
竹修修。高槐祭天。古柳蔭日。而門之左右。復有
老榆十餘株。是予三十年前所手種者。如冠劍
大人。衲簔。老叟。偃仰植立。於萬紫千紅之側。傲
睨而不顧也。予也。既怡情於羣芳。復倚息乎大
樹。或揀韻而吟。或命壺而酌。飲酒既醉。遂擷羣
花。簪短鬢。拍手而行歌焉。人見予之介然無徒
而不知予之自樂其樂也。視彼厭溺於聲色之
場。馳逐於貨賄之藪。勞勞而不知止者。其賢不
紀城文集人記

廿

卷一

肖相去何如也

蓼逸似初唐人手筆
麗雪崖

晚讀堂記

甲戌春日。張子杞園過予。值茅舍新成。予欲以
晚讀賴之。而乞杞園書杞園歸。以八分大書晚
讀堂三字。郵寄予。揭而張之於壁。客有過而觀
之者。曰。子以讀書名堂。甚善。惜也。其晚也。予曰。
正無嫌於晚也。予不見夫日之晚乎。朝曦初上。
午暝可中。俱炎附熱。翕翕營營。人之所競往而
羣趨者。莫甚于此。時矣。及乎夕陽欲下。餘春景
畢。雲霞萬狀。月光流碧。幽人逸士。方且因之。裴
紀城文集人記

廿

卷二

回而永夕。子不見夫歲之晚乎。春華爛漫。長夏
敷榮。萬彙解蘊。洩洩融融。懼菁華之零落。玩芳
英于未終。亦既娛耳目之觀矣。及乎百卉凋霜。
雪厲水以堅。而爲冰。相以寒。而愈翠。君子方以
之貞。其操而勵其德。予也少。而爲學晚。未聞道
壯盛已去。智慧潛消。無用於時。無求於世。故故
篋而理殘書。窮道德之續言。探性命之微旨。商
髮雖衰。而意興尚未爲晚也。昔魏武帝老而好
學之語。英雄遲暮。猶是處仲。伏櫪之感。予將學

學焉惕焉讀抑之詩以自戒

一晚字說出如許妙義是聖賢自強不息學問
蔡漫夫

紀城文彙

記

生

卷二

紀城文彙卷三

三烈墓表

壽光 安致遠靜

嗚呼世變之慘尚忍言哉故明當熹愍之際流
冠荼毒海內蔓延豫楚繼於蜀於晉遂陷燕都
其墮名城殺將吏卒戮縉紳人士以數十百萬
計說者謂廣明之禍莫此爲甚顧其間捐軀以
殉者亦間有其人乃或身當文武重任豕突鼠
竄以免甚則反面事讐以爲得計至求烈節於
紀城文彙人墓表 一 卷三
簪禪閨闈之間鮮矣降而至於厮養則尤難焉
如吾姻友趙子帝可所言益都劉生琦家塾師
于生夫妻及一僕死賊事有可表而志者劉生
言萊灘陽有于生攜妻館穀其家生弱冠恂恂
雅飭妻新婚纔踰歲修潔明靚常愛艷粧書舍
去灘陽近百里抵秋婦思歸寧劉生家以道第
懼多莽伏競尼之婦見女子情不聽愈益往計
卽往當緼服避暴客婦艷粧一如平時生妻各
跨一驢與劉生家一僕持槌行不數里秣田中

忽呼哨聲五六賊露刃出生跳而逸伏數步外以伺賊急持婦僕奮槌擊之賊叢刃焉遂斃婦大呼曰吾父吾夫皆諸生家義豈爲賊奴所辱以手扶賊面血濺衣襟生聞之奮而前徒手搏賊遂遇害賊恨甚乃支解婦糜其體詰旦劉生家聞行路籍籍往視之收殘屍具棺衾瘞焉其父老諸生來會葬歸痛哭以死踰年流寇陷京都賊率糾爲大盜與一女巫言戕婦時截雙足歸置簷間已乾腊取而玩之碧纔細鉤色澤黯

紀城文彙

墓表

二

卷三

淡矣。慘哉。余聞之而嘆曰。闖賊流毒中原。淫酷之狀。史冊所罕觀。吾二東以僻處陬澨。幸不罹其害。然田間劫盜。慘忍若是。氣運使然也。婦死於夫。夫報婦死。僕爲劉生。僕亦奮槌。急聞死使三人者。幸而膺國家之任。卒有非常勢。必扼吭決脰。以報君父。無難也。卽不然。使三人者。生於通都大邑。縉紳傳聞之區。亦必有大人君子。表揚而記述之。以聞當世。傳於來者。乃三人死踰二十年。而數十里之內。竟無知者。劉生不忍沒

其事。欲伐石以表其墓。而帝可徵文於予。予謂婦死於節。夫死於情。僕死於義。貞珉猶在千古。常新後之幽人義士。與爲人夫婦僕隸者。流連墓側。必將追念往事。感慨激酒。而如見其人者。焉。余媿不文。特表而記之。以俟後之采風者。予生名陞。字霞舉。婦夏氏。僕名卽三。僕。

古今節烈之事不少。非得友人三寸管表章之。亦與飛塵野草同其磨滅而已。得此文。覺于生夫婦與其僕三人千載猶生。孫介夫

紀城文彙

墓表

三

卷三

張烈婦墓表

天地清淑之氣鍾於動植之物者爲麟。騶鸞鳳爲古。栢幽蘭鍾於人則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生不擇地出逢其時是氣之所磅礴流衍含英吐華於人間如青霄之有景慶黃輿之有晏清間世而一見而紀者遂以爲國家政治之所漸濡上之當寧傳之簡編相與歌詠而樂道之而求之於閨闈褊褊之輩爲尤難於今乃得之於吾鄉張烈婦。婦年才十九耳爲傭農女爲五月

紀城文彙

墓表

四

卷三

傭農婦茹荼熬糠婉孌於舅姑之側茅舍兩旁瘠田一畝相其夫於朝耕暮耨之間怡怡然致足樂也。里人僉謂張氏妻人子乃得賢婦無何而其夫病病且彌留張目熟視婦曰與子同穴及夫瞑婦晝夜啼泣誓以身殉其舅姑護持唯謹不獲間已而好語紓其舅姑曰兒念轉環矣若得襁褓兒以後夫兒且不死以待其成立因稍稍進勺糜旦日持三升麥往北舍求確磨其姑謂婦數哭泣力視且倦矣盍歸小憩婦急避

小姑往偵之小姑兒女子情性中道往鄰舍嬉戲及歸而啟扉婦已盥櫛着嫁時衣投繯絕矣去其夫死僅九日嗟夫考之史冊女節不少概見如貢羅紀配荀采桓婺諸人或生於閭閻之家或漬於詩書之訓賦言以見志捐軀以就義亦其得於家訓姆誠者素且深若婦者一窮簷蔀屋之女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奇貞烈節炳耀天壤視昔史冊所傳更爲卓犖蓋天地清淑之氣雖遐陬僻壤有時而一見亦以徵國家四

紀城文彙

墓表

五

卷三

十餘年深仁厚澤涵育教養之人而吾鄉賢媛遂應運而生也予以其事聞之邑大夫已立棹楔以表而又無力上之大吏以邀綸綍一字之褒因與鄉之好義諸君子醖貲以祭勒之貞珉用謀不朽嗚呼芳魂如在幽貞不遠一抔之土未湮三尺之碑常存後之有心吊古之士過其墓者於落葉墮樵之中漁歌牧唱之餘咨訪舊蹟摩挲遺文未必不有迴車太息漬酒裴回而不忍去者至若士大夫讀書道古

名列簪紳。身值君父之難。而見利亡義。兔逸鼠竄。以免經烈婦之幽穢。必有掩面疾趨。而自愧裝襦之不如者矣。因不辭而表其墓。婦名昭成。永社民王奉志女。夫張福春。例得並書。

墓表與記傳體不同。以議論爲序。事前後文。瀾俱極壯瀾。蔡漫夫

敘述節烈。易於矜張。文字說得煞有關係。而氣象雍容不迫。昔人謂歐陽公爲文中醇醴。于此作亦然。李渭清

紀城文彙

墓表

六

卷三

太學生李公墓表

故明太學生李公諱宇耀。初既季之三年。爲順治十有一年。其子憲卿以覃恩貢太學。又九年。授青州之沂水丞。丞沂八年。奉撫軍檄。以才幹視篆。二斟於是。距公之歿。蓋二十有二年矣。致遠以甲午歲。與通譜牒及蒞斟。又雅以文字相交。好憲卿手公之行畧。而泣曰。不肖孤幼。攻苦制舉。業期得當。以報所生。今佐邑數千里外。祿不逮養。又未得致一命。以慰逝者。惟是藉君

紀城文彙

墓表

七

卷三

一言表章。而紀述之死。且不打按狀。公爲閩汀之上杭人。世有隱德。父鯉湖公有子三人。季卽公也。公生而豪朗。少習舉子。執不中程式。久之。意忽忽棄去。曰。計然范蠡。修備知物。權衡取予之術。上可施於國。下可用於家。智豈出章句。瑣儒下。乃積居逐時。不數年。而稱善富。慨然曰。丈夫子貴。自行其意。鱗差螭縮。侏侏爲雀。篋狀。義不爲也。聞吳越饒佳山水。人士輻集。公往與其賢豪遊。中年援例入南雍。雨花牛首。秦淮燕磯。

日借諸名流縱酒跌宕談古今治亂如指圖掌
珩衡世變思一用其所自得知時不可爲晚年
遂返棹歸杭幅巾杖履優遊金山鷗閣間煦煦
然飲人以醇寒者取衣饑者取食疑者取決一
邑稱爲長者邑大夫舉鄉飲禮凡三邀公往以
爲重杭地南接潮海當明崇禎戊辰歲廣寇猖
披撫軍臨杭出師公首助餉千金丙戌廣寇合
十餘萬攻圍數匝人不解士氣如墨人皆巷哭
旦夕陷矣公出數千金募死士登陴奮擊賊氣
紀城文彙 墓表 八 卷三
奪宵遁去城賴以全戊子杭大侵道殣相藉公
出粟千石以活饑者杭人至今稱之曰吾杭數
千家居民十餘年間一罹於兵一荒於歲父兄
子弟得完李公德也公忼慨急公固其天性至
於瞿垣聃居橋梁道路有所興葺皆慨然蠲金
錢任其事曰苟便于人皆吾志也蓋公之喜議
論好賑施自少至老未嘗衰嗚呼其可不謂之
好行其德者耶自撫藩臬憲皆以公卓行具棹
楔特旌且祀于鄉今舉行矣公享年七十有六

男孫共四十餘人當有顯其世者致遠讀公之
狀而嘆曰明季士大夫玩儒習于晏安視國事
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無不廣營三窟以自便其
私及國事壞而家亦隨之使當時秉鈞樞筭邦
伯者皆能如公捐其所有以急君父之難於公
家必能有濟而私亦可完觀公之捍杭城食杭
民至今子若孫繩繩緝緝以世厥家爲善之報
何如耶乃公竟不得施於政而僅及於鄉余往
往聞父老言故明熹愍間事未嘗不嘆息流涕
紀城文彙 墓表 九 卷三
而爲士之生斯世者惜也故于公之生平特表
而出之使爲善者知所勉焉
味外之味令人含咀無窮故稱碑版絕調 張
杞園

朱文愬公墓誌并銘

康熙戊午秋七月余寓濟南客舍有孤朱生持
吾友謙齋葛君書並文字一帙叩而言曰此先
考文愬公行述也先考自通籍爲邑宰剔歷郎
署所交當世南北諸貴顯不一人病而有治命
願以墓門石託先生以先生不妄譽其言足徵
也余愧謝不敏按公狀公諱長泰字謙茹別號
般水自青州渠丘徙居德平傳五世爲公之曾
祖繡繡生三子仲價俊俊爲邑諸生鄉誼季惠
紀城文彙 墓誌 十 卷三
先生後生時化舉萬曆乙卯鄉試時化生子三
人長長胤爲崇禎己卯舉人佐郡廬州次長澤
爲邑廩生季卽公也公生而穎異五歲屬對有
驚人語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乙酉鄉試詩四房
第一人丙戌擢南宮丁亥入對 大庭座王基
擬公部屬公謝不應謂選得舍山令胥役持金
數百來逆之境上以舊例白公斥之既抵舍益
務以儉約自律日所給白荻紫莧而外惟飲含
水一勺而已而于讞決則精明如神和州有其

生持金抵舍舍比旦橐中盡鐵石而其中有斷
屈戌人吏相顧錯愕公笑曰是當叩諸司戶之
神遣吏盡曳諸扉堂下而屈戌斷處與主人內
扉合公叱曰竊金者汝耶主人慄服還其金由
是大江南北至以俚語目公以爲包孝肅再世
迨戊子王正賊假故明史閣部名聚衆數千破
巢並陷無爲軍舍民驚竄四出公止之曰無恐
吾爲爾守也乃矯爲制院勦賊檄聲言大軍旦
夕至賊氣警不敢進公陰遣死士千人夜擊之
賊倉皇各散去集掠鄰境舍民削木書清官朱
公地界字植境上賊相戒不敢犯辛卯入南園
分校先期有以三千金屬公爲徑實地者公焚
其札勉以義命自安而所取士皆一時英雋蓋
公識獄之明禦亂之敏取士之精至今吳江人
能言之公在舍五載以治最入試省銓皆爲第
一皆爲有力者擢去人或爲之不平公曰彼固
以賢進也何扼腕爲改授戶部雲南司主事
國朝以滿漢官共理司事而公屹然獨斷無所

依違。既推務河西廉約。一如令舍山時。脂膏不以自潤。而掃除弊竇。一以通商利國爲主。有貴人勢甚張。欲啟開放舟。公怒曰。朝廷設權。以筦漕船商艇爲京師百萬生靈供給計。豈任人關出入地耶。奮袖頰頰將櫓之共投水中。貴人引舉絀服曰。強項令故態復發矣。然亦以是深啣公會鐵山王公。出督倉廩。深歎其才。值大兵南北交錯。商旅道梗。入夏河決。居民漂沒。負販絕跡。丙申赴部。考核缺額。鐵一千六百有奇奉

紀載文彙

墓誌

主

卷三

命賄補竭產以償。及戚屬貸助不滯千金。戎戍思詔蠲除。而公已絕意仕進矣。晚歲爲吳越遊。陟采石。泛姑溪。西覽明聖湖。登兩峯。天竺之間。意栩栩然。適也。歸來潛心著述。尤研精于周易一書。居常自歎曰。康節讀易。冬不爐。夏不扇者。三十載。我輩分陰可惜。深愧前賢也。公家居不事威儀。屏輿蓋。曰。國君入里。必式。吾敢作貴人狀車上僂耶。每風日晴。和縛坐。几命二奚。昇之前軒。後輟人以爲有陶令。藍輿之風焉。公自通

籍。以至宦罷。四壁蕭然。而拯難卹貧。則引爲已

分內事。家有一婢。爲其父贖去。而婢死。公召其父。以原金畀之。燕京有鬻婢者。後知爲士人子。予之金而還其女。公好義。出于天性。有如此公。嘗自言生平有三事。居官則順民情。處困則順天命。讀書爲文。則求實理。古之所謂篤行君子者。庶幾無媿歟。公歿而里人謚爲文懿先生。殆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公所著有主敬齋遺藁若干卷。藏於家。公生于某年月日。元配某子某孫某。嗟乎。世風之漓也久矣。士則蕩檢踰閑。以干進爲急。務仕宦。則思營苞苴。長子孫仕而歸復。請託乾沒。以累其鄉人。聞文懿先生之風。其亦知返也乎。吾友謙齋不妄言。余昔過含山。含山之人有去後思。是可以銘也已。爰系之銘曰。今之廉吏古之清郎。仕宦不偶。遺祀桐鄉。我銘其德。遠而彌芳。誰其有泚。墨綬銅章。

序事之文至此。所謂絕似西漢直與子長馳

騁上下者也。張犯聞

紀載文彙

墓誌

主

卷三

張龍輔墓誌 并銘

嗚呼予尚忍銘吾友也耶憶弱冠時聞胸山熹
君張先生講明理學余同今通政李君奉脩伯
仲往從之遊先生令諸子主我其季與余年相
若特相欵脛則今所銘龍輔君是也君時年正
少恍爽有口辨相與往遊浮山冷水間歡甚無
厭又數年而熹若先生去世余爲之潛然以悲
君以狀來因傳其事載邑乘余家食杜門雖去
君舍不百里不能常晤或以試事遇青邱晤矣
紀城文彙 墓誌 南 卷三

又卒卒別去求如曩時浮山冷水之歡安能復
得耶君晚年病痺不良于行者三四年病良已
前歲又晤君于青邱足小跛而好談論慷慨前
如少時及今歲仲夏再至青郡以幾于一晤而
君已不起矣君天性至柔胸之人士皆能言之
十齡時卽從熹若先生宦遊湖南兵火烟瘴間
關萬里中再同往反及熹若先生自湖南司理
投紱歸君事兩尊人委曲色養溫清定省刻不
忍離熹若先生備示懇勉令之退卽伏寢門外

潛伺氣息至終夜不寢熹若先生歿廬墓蔬食
者三年以熹若先生病中思橘不獲每歲時薦
橘悽愴悲懷卽終身不復食橘其至性純篤有
如此至于奉寡嫂撫孤姪凡族黨婚葬周卹無
不徧給每歲值荒歉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尤
篤于友誼進士陳君天襄歿于湖南其子不能
自存君捐產以存活之諸生衣君克言歿而託
孤于君君以女妻其子以克有成立其慷慨好
義一皆出于天性無矯情德色傳之所謂獨行
君子非耶君與余同歲生以余與熹若先生有
文字之雅不敢以輩行視其謙恭好禮大約得
之庭訓者多矣君有子皆篤行能文是當能繼
君之志者葬有日矣諸孤以狀來請銘君諱嘉
賓字龍輔號念劬其世系具載余所爲熹若先
生傳中君有子男五人長淳邑庠生早卒次敦
臨邑學生娶安丘諸生吳公獻西女繼娶歲進
士孫公念茲女次敦仁邑學生娶邑庠生高公
清卿女次敦倫未聘次敦素聘安丘歲進士李

公端衡女女三人長適太學生劉公美修另邑
庠生渡次適邑庠生李公伯恭男邑增生巨次
適貢監生衣公克官男貢監生佩璽余既傳熹
若先生矣今又銘龍輔兩世交情亦可感也已
銘曰

孰或擠之而不貴仕孰或扭之而不耆耆維孝
與友以克昌厥後是維仁者之壽

一篇交情文字而風韻煥發佳致蔚然

張杞

紀城文彙

墓誌

六

卷三

李母陳孺人墓誌

并銘

李母陳孺人即余所撰墓碑耀初李公之
而吾友憲卿之母也憲卿爲沂水丞來視
邑未踰月其家人以母訃至憲卿僻踊痛哭加
禮致達匍匐在弔憲卿稽首請曰吾踰六千里
而就一丞不得視吾母之含歛余罪人也余何
以生爲然吾母賢母也願有述母生于右族云
歸吾父生不孝孤等四人撫前母所生三子思
義維均授衣推食必先三子曰何敢以吾寸光
紀城文彙

墓誌

七

卷三

馭僕婢歷五十年如一日迄于今子若孫什伯其人筆田墨耒以不至隕越顛墜者非吾母之德不至此蓋憲卿之告于余者如此嗚呼可謂賢矣余與憲卿交閱齊踰數千里未嘗得母之行事然視憲卿可以知母矣母生歿子孫詳載狀中余覽憲卿祭母文有不能終其身于丞則母亦不終爲丞母反覆其言而傷之計憲卿之貢入太學也年始踰冠可以需一第乃不必俟其第矣不必第何必不仕矣何必不丞不必負

紀城文彙

墓誌

六

卷三

丞斯不負母語曰公慚卿卿慚長彼世之高爵撫仕而不辱其親者幾人哉憲卿才而敏必以吏治聞于時一丞何足云余傷其意而爲之銘銘曰

子也而才不必撫職子也能養不必在側俾而熾昌以報母德是宜爲銘永勒貞石

不可及處只在真摯命意造語更極韻折

杞園

李母崔太恭人哀詞

有序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載詔求直言內外大小臣工咸思精白乃心効批鱗補袞之忠者若而人維時少詹學士霑化李公言過切直部議遣戍遼左又七年

天子益習于治思求故劍于是李公自成所釋回搏穎闕下歸田里值太封公歿已踰年竭蹶襄事時太君年已六十餘矣是歲

世祖皇帝龍馭上賓公母子望闕號泣攀髯

紀城文彙

哀詞

九

卷三

之慕倍切常情自是公婉戀於太君之膝下瑛舞色養者幾三十年至九十終於內寢公乃曰爲太君行述纖悉條列纏綿宛篤以告世之能言者余小子垂髫時於外舅丹泉龍門李公家得讀公闢牘及公在禁林則讀公館閣之作公成三韓則讀公感懷之咏常慨羣於貧賤不得登公之堂一觀顏色去歲甲子秋長男質乃得與公之季子同舉於鄉以講世誼又安可以不文辭余以爲讀公之行述而得三善焉夫世人

之習於瞻儒也久矣。其子甫登仕籍。則教之。婦
姻。洪潯爲統指柔。循級需次。以至高位。馳封禪
翟之榮。軒軒意得以驕其親戚故舊。稱爲善宦
足矣。方公之慷慨陳蹟也。又官非言職。乃封公
與太君寧不能一言。尼之以幸無罪。以爲吾子
但言其所欲言。上不負國家。下不負所學。禍福
非所計也。迨至冰天七載。公揮毫濡墨。於風餐
雪虐中。吟咏成帙。海內傳誦。而封公與太君方
暢飲浩歌。每借昌黎之潮州坡公之儔耳。自慰
紀城文彙 哀詞 年 卷三
以慰公。于是知公之戀戀以入告於主上者。皆
封公與太君之諄諄以提命於家庭者也。于是
編也可以教忠。太君以大盡終親見其五世孫
男女七十餘人。長孫捷南宮季孫舉賢書其餘
芝蘭玉樹濟濟克庭公左右奉養者幾三十年
爲子如是。可以無憾矣。公年七十七。衰猶哀戀孺
慕。若不能一日去乎其側。至引老萊子之娛其
親者。以自例。而不敢以老自恕也。仁人孝子之
言。諄然可親。而惻然可感也。于是編也。又可以

教。孝唐崔南山氏諸子婦。每明旦盥櫛上堂。遮
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寧及終。宣言願世
世如新婦。孝謹崔氏之門。必大宋蔡文忠公母
年九十。天子賜以冠帔。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太
母奉其姑八十五。而歿。稱爲孝婦。一門甲第。奕
葉蟬聯。公爲太君行述。而約畧其言曰。吾母非
不以仕進爲榮。而審於其子之不才。吾母非不
以饒裕爲樂。而安於其家之素饘。吾母極喜子
孫之讀書。而不忍呵責。吾母最望族姓之雍睦
而不言。是非有餘量者。必有餘福。即以上嫺於
唐宋之崔蔡兩家。何多讓焉。于是編也。又可以
教慈子。臣之大節。哀榮之極。致於母一身備之
矣。余小子不文。敢撰詞以致哀誄焉。於皇太君
實維德人。天畀壽母。慰我勞臣。禮宗桐範。垂九
十春。母有令子。爲國之楨。鸞坡螭陛。視草彤庭。
人爲母慶。母不謂榮。天門九重。虎豹踞。自筆
青蒲。有臣婉戀。玉女抱牘。春溫雪霰。朔風栗栗。
眉冰鏤鏤。甘之如飴。臣罪當逐。七載冰天。歌滿

塞谷魚雁杳冥關河阻修子瞻僦耳昌黎潮州
人爲母戚母不謂憂恩釋歸卧瘳隨是將伐
荻種秫潔爾酒漿奉母大耋既壽而康謝家芝
蘭王氏琳琅濟美訖訖象笏盈床德爲福基奕
世熾昌小人有母中道云亡緬想音容追慕傍
得載歌載哭涕泣淋浪

劉彥和有言誅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
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賸乎前可覲道
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有也先生斯篇可

以無愧

張杞園

廿

卷三

先祖考省川公行述

岷山之北十有五里古紀城之南二里左焚水
而右巨津有邨蔚然百室萃聚是維安氏之居
相傳自明初高皇時徙居茲土或云遷自遼左
或云遷自襄強以累代無顯人其世次不可得
而詳然吾族之稍自振拔自曾大父西川公始
而其承基積累以克有今日則自吾大父始以
其德也非以其爵也西川公有子五行三則
吾祖省川公諱行邑曾大父生而任俠推於里
紀載文彙

行述

三

卷三

僕被就公話欵曲頃之召平諸子乃環進飲餐
歡笑如故云憶予六七歲時西川公及吾會大
母皆年近七旬皆無齒不良於啖公手調甘脆
以七箸親進之食訖必溫頰怡聲詢其既飽而
後退益歲以爲常矣公自析箸後產業益薄贈
衣秣粥怡然不厭而族人待以舉火者常數家
值明季歲祲就食吾土者多平原禹城人有餓
夫縊於村南墓樹公林之養於家待歲熟然後
遣還鄉里公歿後三十餘年其人皤然篤老踰

紀載文彙

行述

論

卷三

四百里猶持櫟錢來拜公墳墓焉公讀書雖不
竟學然雅重文士或名流過從必持觴親酌勸
醕以相歡洽課兒孫誦讀明星煒燁即呼令起
至丙夜猶不休時時具糗餌以慰勞之又好觀
古今忠孝節烈遺事掩卷成誦往往爲人稱說
書法圓勁卽獻歲門屏濡墨大書皆聖賢勸誡
格言不徒如文士以黜綴春光爲妍也崇禎壬
午大兵掠地東省予同季叔慎避亂稻田外
祖魏氏樓公則往避吾村北故明藩王樓隔舍

則爲孟氏樓鐵騎數百圍樓力攻兩晝夜孟氏
樓壞焚殺四五百人而公與吾四祖省我公力
守藩王樓諸騎製木牛驅漢人施鐵鑊穴樓洞
穿積薪內焚烟焰漲天省我公濕衣絮塞其竅
以神銳擊之稍却繼而火愈烈攻圍益急樓上
男女皆伏地喘息欲開門迎降公以白刃脅之
曰懦奴先動者齧此刃乃止攻者亦力憚而退
樓中數百人得免皆公力也歲在甲申予叔慎
以弱齡天公意緒忽忽不樂遂病痺七八年

紀載文彙

行述

廿

卷三

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嗟乎公長身而頰色修鬚
拂拂望而知爲偉人身雖一布衣乎其淡於利
也千金不能動其勇於義也萬夫不能回其事
親也孝其處兄弟也讓其遇故舊也厚至今環
吾村數十里內得之故老之傳聞無不以公爲
長者也迄於今有田可耕有書可讀使得免饑
寒而勤佔畢者皆公之貽也後之子孫有能繼
公之德而恪守之可謂能世其家矣若富與貴
吾何美焉吾何美焉

起手似漢人通幅無詖詞無曲筆偉人長德
紙上頰毛栩栩欲動此爲善於述祖之文

厚齋

紀城文彙

行述

共

卷三

先考府君暨先妣魏孺人行述

語有之孰無父母予則有父母矣吾父母則若
無子也非無子也蓋有子而若無子也子之於
父母也養焉耳葬焉耳顯揚焉耳若三者無一
而僅恃區區之空文以傳於後即傳矣究亦何
補於終天之遺憾而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况
其未必傳也雖然不可以不示我子孫而私心
之萬一亦欲乞憐於當世之大人君子也府君
爲先大父長男諱恒字永之生而清癯甚然性
嗜讀書紙窓茅屋燈火熒熒左藥鑪右書卷
晡至丙夜不休憶予五六歲時吾父夜讀畢抱
予枕肱而臥膚不掩骨肌熱如火予輾轉不能
寐吾父撫予而言曰子病如此不知能見汝成
立否予當時亦不知其言之悲也憶吾父一日
自郡試失意歸吾大父怒曰汝窮年矻矻誦讀
竟何所得而妄廢老父廩餉耶因取案上書手
提之吾父嘿不自理跪拾亂帙徐爲整齊頓置
几上泪隱隱承睫矣然退亦無怨色吾父楷書

紀城文彙

行述

七

卷三

端潔有法見而知爲正人吾父卒時年始九歲。吾大父取平日所讀書盡焚之。置前曰。儒冠悞人。使吾兒竟以此殞其生乎。祇留吾父手抄古文一卷曰。此汝父手蹟也。甲乙之變與室廬俱燼焉。嗚呼。吾父生平不妄言不苟笑。不喜飲酒。淡然如一泓止水。對之躁心頓釋。予幼時不檢。吾大父常戒之曰。汝父生來未嘗有非禮之視。每自書舍歸。聞室內有婦人聲。必歛屢而退。雖家之傭姬佃婦皆如此。嗚呼。古之所謂潔已。

紀城文集

行述

六

朱

篤行之君子何以過乎。吾父卒時年止三十。又二。吾母以頭搶地欲死者數矣。吾舅青旭青龍兩茂才手予而泣曰。妹死此子將安所託。然自是亦得瘳疾。又三年。予十一歲。出應童子試。稍見頭角。吾母曰。未亾人可以報夫子於地下矣。遂嘔血數升。卒。事俱載縣志。吾父在篤行傳。吾母在列女傳。憶予三十時。先世行述草創一帙。貯篋衍中。未遑繕寫。歐陽公所謂尚有待也。迨於今。尚何待哉。落拓青衫白首。無成學不加進。

而志力日衰。使吾父母之完行苦節。不獲彰於世。不獲傳於後人。是所謂養與葬者。既不能逮。而文字之表揚。又沒沒無述焉。則終天之憾。愈無以稍伸於萬一矣。惟當世之大人君子。憫不孝孤之負罪於天。早失怙恃。又終鮮兄弟。集蓼茹荼。以至今日。而俯賜之一言焉。吾父母不朽予小子亦藉以不朽矣。

追述情事。低回欲絕。令無父母之人讀之。慟然以思。悄然以悲。不知涕洟之何從也。纏綿

懷惻可廢蓼莪之篇

蔡漫夫

七

朱

祭六姨文

嗚呼姨亡而吾母之同胞無復在者矣。母同胞妹弟五人大姨去世最早余亦不復記憶而吾母歿時余方十歲時時往來舅家六姨方笄見卽撫余而悲兩舅俱以高才爲諸生值壬午之變大舅死于難三舅數年前客死濟南祗餘六姨一人姨丈在日家稍稍饒給日課兩弟誦讀值余往省視姨視余如子余見姨如見母也。後姨丈歿而姨之家亦漸落兩弟又廢書余一再往省視見其厨竈蕭然心常愴悽悲傷人生母黨唯舅與姨爲最戚舅所遺諸弟無片椽尺地寄人廬下各東西散處如亭臯落葉隨風不知遠近姨家所遺兩弟僅有茅廬可蔽風雨腴田盡割炊烟屢斷其去舅家幾何余亦青衫僂蹇今且老矣食指日繁又復不能自給債負彌疊如輓轡却無時可了正昔人所謂短尾羊不能自庇何能庇人舅姨之與甥所謂至親骨肉相依爲命者而余尤爲諸舅與諸姨所屬望今

紀城文集

祭文

昇

卷三

紀城文集

祭文

世

卷三

視諸弟之乳乳終窶不能引手相援六姨見吾母於夜臺知不肖甥之菲才涼德有愧于舅姨有負于母恩者多矣尚其鑒而聽余言乎
哭嫂母從母夫人着想便覺千萬哀痛集于筆端真不堪令無母之人聞之 張杞園

祭李乾一文

嗚呼修短不齊者理數之常而惟賢人君子之
生于世世之所敬慕而景行者使之位不稱其
德德不延其年尤爲吾鄙所痛惜而涕洟者也
公之尊甫坦翁孝廉先生去世早公始十餘齡
潔行束修宛若成人公之母夫人瞽而綜理家
政內外嚴肅公悉心聽命絲粟無敢自專慈煩
少有不懌公慄慄然若履春冰必百計宛轉以
獲其歡心而後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

紀城文彙

祭文

三

卷三

及母病咳唾疴癢抑搔撫摩未嘗一刻離迨母
夫人歿已數年每語及淚卽忽忽承腹曰某不
天不獲逮事先君子孤兒寡母相依爲命而吾
母又不獲躋遐齡某何敢自比于人公有庶母
妹于歸營陵公歲時餽問幾無虛日公終身與
人未嘗言其爲庶出卽姻戚友朋亦習于公爲
同游蓋公之季友出于天性絕非世之矯情飾
貌以塗掩世人之耳目者比嗟乎公生平無一
言之爲無一行之玷邑之士大夫信之鄉之父

老兒童信之公少壯時攻苦舉子業屹屹窮年

而竟不得一第而又不及下壽以歿所謂天道

者其可問耶其不可問耶公晚歲小營菟裘于

丹水之澗延青引翠構亭鑿池將以爲終老之

計迄于今過丹泉之側聽春鳥之嚶鳴秋虫之

吟號尚憶與公觴咏于其中風景宛然存歿異

域公之魂魄尚猶往來于其地徘徊而不能去

耶嗟乎世豈無躋躋仕享耆齡季友不稱于家

善譽不聞於里內邸外夷人執其貌而信其衷

紀城文彙

祭文

三

卷三

而內有慚于衾影幽難質於鬼神以之視公猶
賜錫之于鸞鳳枳棘之于芳蘭果孰榮而孰辱
孰修而孰短耶則公之不得永其年以奄逝其
又何憾耶今日者姓有在陳醪醕在爵里社賓
明濟濟趨踰公之英靈應不與飛塵萎草同歸
于物化庶其鑒余輩之微忱而欣然其來格乎
章法錯落中含巧妙以生平至交而不作痛
哭之態則文彌朴而情彌摯矣

張杞園

紀城文彙卷四

壽光 安致遠靜子

與周櫟園先生

世局滄桑。海內名宿。或山修河阻。徒厯思存。或
楓葉霜花。難留碩果。獨先生以未老之身。司命
風雅。而小子以方壯之齒。託分編民。廿年結想。
自分如迷影阿閼。不可復遇。乃一旦登堂握手。
親炙威儀。夙分累劫。夫豈偶然。自晉接以來。琳
瑯滿懷。錫自天上。觴詠交錯。夢入仙遊。倒屣投

紀城文彙

書

一

卷四

篇前修以爲笑。譚不知先生此握襟期於古人
何若在。致遠循分內省。幾自忘其身之爲今人
也。但自念於詩文一道。既無師授。又少專功。垂
髫棘試。七戰輒北。帖括有鬼。筆墨無靈。性復戀
愛光景。不耐閒寂。以致生計憔悴。甚至門無長
贅。才慙賴士。室乏腫指。箋謝天公。又所居近古
劇城。是漢張步所都。斥鹵荒涼。人多椎野。尋常
驢足所到。東西則營陵。廣固南抵朱虛。北絕溟
海。週迴二三百里。中皆橋舌。騷雅汨情。慶吊憤

併既絕思。韻隨枯人心。生力幾何。一荒於制。耗
再困於貧。三辱於獨。而先生曾以爲孺子可教
也。譬如幽草觸日彩。以懷新相。彼慵魚聞雷聲
而思奮矣。比讀賴古堂詩。情浮其貌。意勝於法
遠想長思。徑致讀絕。年來七子浮餒息而復然
止。須此老筆。淡情掇之。致遠惟從三千之後。奉
揚鐸音而已。

此櫟園先生觀察吾青時予所投之牘也。今
已三十餘年矣。頃於藏弄集中。檢得錄入彙

紀城文彙

書

二

卷四

中以誌知己之感云。
自注

答劉果菴

聶生至伏讀手札知有終窶之嘆嗟乎足下故相國家有腴田三千頃僮僕數百指歲一不登撫心蒿目尚費經營支離如第更復何言即日冬威逼人噉噉入口只似在乾千山頭耳居常自分年過三十若爾不得直如胸懷者便當效昔人故事蓬首躬耕烈日中以致素封咄咄安生時已及矣長貧賤矣跳丸逝波老冉冉其將至矣計然一收豕奴

紀城文集

書

三

卷四

婦樵移人主始知此人皆曠世豪傑具有漢心妙用轉移造化以行我法離輟豎儒固不得執毛穎以倣牙籌耕硯田而鄙汗邪也又道所著詩經辨前初成欲得第一敘歷下亦畧聆緒音終以未見其書爲憾第嘗授詩至鄭衛淫風十尤心憤其不然欲作一書辯其說而力未暇延陵公子歷聘上國而歎衛多君子鄭以最爾介在強大間力能自全先後有桓武子產諸人皆一時賢公卿何以委巷流連淫媒宣驕形爲話

言恬不知非而弗顧耶又其所謂詩者雖出於婦人女子之口皆其國之士大夫採其言而成文者也卽有之彼何以畧不爲之忌諱而乃此唱彼和揚波助燄以待觀風者之採取耶美人邂逅之什盡屬男女狡童思我之章全爲婚媾彼油油禾黍遺恨狡童滿堂日成追思彼美而一則憫宗國之丘墟一則祈神明之妥佑若泥詞害志夫又何別於鄭衛耶故知風之當盡廢註而從序也嗟夫宛哉三百尚已太史公曰離

紀城文集

書

四

卷四

騷者猶離憂也離者亂也憂者愁也當離亂憂愁之際無頭無緒若斷若整忽而哀郢忽而問天忽而惜往日忽而悲回風忽而懷沙行吟忽而抱石沈湘此其爲文猶可以句櫛而字比乎譬如今有人焉枯槁憔悴死期已迫吊影寒潭以寫牢愁畫字斷壁以鳴哀怨而從旁乃有一人以臆爲斷曰是人心之曲折離合吾盡知之也不幾於愚而且妄乎而况於生不同時者乎善乎馮開之先生讀騷之言曰惟當掃地焚

香馮山帶水不偕入于人間。竟遠投於芳草而
考亭朱子又爲之逐斷分晰曰。某也興。某也凡。
某也賦。此何異於三百篇之鄭衛。泥於詞而盡
爲淫風也。故不如盡空其說而歸之於韵。韵心
聲也。由心而著爲聲。由聲而有其意。使萬世之
下讀之。玩之。詠嘆而淫佚之。古人心之所在。未
嘗不可以意逆而情合也。昔宋晁氏謂近有一
僧能以楚聲讀離騷。楚聲可以讀離騷。則非楚
聲之不可以讀離騷也明矣。彼十五國之詩。不

系城文集

書

五

卷

又當以十五國之聲通之乎。吾知辨韵之書出
而漢箋宋注可以盡廢矣。足下生轅固里中。固
當努力風雅。以紹絕學。藥生令兄聞已鬚髯如
銀。醒虹堂中。顧曲辨搥。猶昨日事耳。回首已經
八載。令人焉得不速老也。

果菴名孔懷。長山人。精於考覈。顧寧人常主
其家。與之辨疑析義。所著有四書字微。五經
字微。詩經辨韻。范文正公流寓長山考等書。
俱已刻布。晚有二子。俱早歿。祇餘一孫。不知

尚能寶存其遺藁否。言之潸然。自注

紀城文集

書

十

卷

與李象先辯答顧寧人書

真意亭一別匆匆兩載前與足下論南昌王于一古文如義虎湯琵琶等傳頗苦其誕而不經足下以爲事不奇不傳爲文之首固爾年來益以窮居無事取漢唐以來作者之文讀之乃知其以奇而傳者固其事本奇而文之以傳非謂本無其事而故張之以爲奇也無其事而張之以爲奇必寓言如莊列臆撰如夷堅虞初諸小說之類吾何責焉若序紀誌傳之屬居然自託于古文而故爲恠異以異其必傳卽傳矣是自欺以欺天下後世之學者今之于昔聖賢作者之意豈有當乎昨見足下與顧寧人辨齊州遺事一書手腕遁麗識議弘博求之迄今罕有其儼乃再四尋繹與正史相牴牾者有數事敢一一爲足下陳之書中言漢淄川郡卽今壽光今淄川卽漢淄川所屬之般陽孟嘗君封邑在淄川卽今壽光地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非是滕薛之薛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按漢書地理

志文帝十八年置淄川國所屬縣三劇東安平樓鄉也是時已有壽光之名屬北海郡後景帝中復以淄川國省入北海何得謂淄川郡卽今之壽光耶且孟嘗封邑自是滕薛之薛蓋潛王封田嬰于薛非旣封而始名之爲薛也按皇覽云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東南阪孟嘗墓在魯國薛城中向門外足下乃云孟嘗墓在壽光之朱良鎮若然其父靖郭君之墓果在何所耶書中云濰水以淮陰破龍且故名爲淮水如浙水因錢鏐曰錢塘是也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夫淮濰點畫音聲相近沿習傳譌亦未可知而錢塘之說甚久按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至雲夢望祀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而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所屬縣二十六一爲錢塘註云武林山水所出水經注引錢塘記曰郡議曹華信立此塘註云有能致土一斛者予錢一千故名錢塘且五季以前錢塘之名甚久見于書冊者不可勝

指而足下乃以曹江籠水爲比。果何據耶。書中云孔子雖聖何能千八百里望吳門焉。蓋曲阜城有吳門直吳耳。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泰山去曲阜不下二百里。以爲神其說雖千八百里不爲遠。如折衷于吾儒平實之論。孔子雖聖亦人耳。哀六休所謂身長不過七尺。眼望不過十里。卽二百里又何能見耶。書中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據晉書爲豫章人。亦不必深論。按志豫章僕陽皆載吳猛事。一云授其弟子許遜。一云許遜得吳猛之術。鎖蛟除邪。今乃以吳猛爲許遜之弟子。又果何所考耶。書中云泰山無字碑。乃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是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按封禪書始皇封于泰山。惡諸儒之言。乖異難施。遂除車道。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上也。中阪遇風雨。休于大樹下。而始皇本紀云。上太山立石封祠。下風雨暴至。休于

紀城文彙

書

九

卷四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詞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云云。共三十六句。雖一云上遇風雨。一云下遇風雨。不同說。皆載其得封立石事。漢去古未遠。此可信者。而足下風雨暴罷之言。所引何書耶。且足下書中所引用。皆云別史古史。不著書名。足下博物弘覽。當今僑札。固無書不讀。豈鄙正史爲尋常不足道。而故以僻奧之書相炫鬪耶。愚以爲古今之文人。雖與如劉向。博如張華。殷踐猷之五總龜。虞世南之行書尉。容有一物之未悉。而鄭虞仲以司馬遷爲不博。劉貢父以歐陽九不讀書。王荊公以蘇子瞻不識字。而三子之文自在天壤也。知者不必諱。不知者不必強。更是通人無妨大雅。讀足下各顧寧人書。恐與昔日論王于一古文之旨同。故敢竭其芻蕘。以效一得。望細心考核。勿誤後學。如子厚之與昌黎。龍川之與紫陽。近日東鄉之與大樽。皆辯難往復。不下數千百言。以求合乎古人。蓋文者理與事而已。理與事道

紀城文彙

書

十

卷四

之所寓也。理不求其當。事不核其實。而但云吾
文之工焉。足以駭世而取名矣。不幾背道而馳
乎。屢承諄諭。期以辨晰精覈。無愧古人。小子何
知。竊叩洪鐘。以聞。增眩之響。勿以其愚而怒置
之也。

辨而覈 劉果庵

辰州府推官張公熹若傳

張公熹若諱初旭青之臨朐人也。先世自北直
徙朐。一居郝莊。一居廟山。居郝莊者。卽今參我
太守君也。徙廟山六傳。有諱英者。以拔貢佐治
平涼。有能聲。英生七子。第五諱五笑。爲理學名
儒。歿而謚爲貞懿先生者。卽公之父也。自貞懿
先生以上。數世皆篤儒行。邑中遂推爲文獻家。
公幼而岐嶷。孝友出于天性。貞懿先生復勗之。
以理欲善惡之辨于今。昔成敗皆爲一。一道其
乳城文彙 八傳 主 朱
竅要公益刻勵。以古聖賢自期。弱冠母夫人卒。
公毀瘠骨立。貞懿先生撫之曰。汝兄以母病憂。
鬱中道。亾汝今如此。暮年人復何所賴。公爲朝
夕稍進溢米。以慰父心。及壯。補弟子員。值貞懿
先生殂。公呼天搶地。絕而復甦者再三。鬻產營
喪事。祭葬一如古禮。公雖苦終。宴然時時以隕
越家學爲念。發憤曰。世人以一科第了却讀書
事。余所學于先君子者。寔不愧衿行。不愧影求。
爲天地間完人足矣。于是爲諸弟子講明濂洛。

聞闕太僕環胸百里負笈而至者皆以聞所未聞爲快丙子領鄉薦益大肆力于學一不問家人生涯值甲申鼎革寇訐于郊公登陴與鄉人誓守又時時募死士破其營賊宵遁去至今胸人猶曰張公活我丙戌登進士高第授辰州司理公束裝就道及抵武昌常德失守沅陵道蕞不可前抵秋分房較士所拔皆三楚雋才一時稱爲得人會直指公疏公赴任違限落職公毫不以屑意遂反轡里門課經問業蒔花種竹若

紀城文選人傳

三

朱由

有終焉之意癸巳滇黔兩粵未靖

世祖章皇帝命重臣經畧五省撫藩僉以公先駐湖南日久諳悉情形又前以非罪罷黜徵赴軍幕以參謀画公建議謂湖南兵燹頻仍師難宿飽非屯田積粟何以經理兩粵兩粵阻則滇黔皆蹶脫耳大臣深然其議即以公經理寧鄉闢地七千二百有奇繼調星沙收放江糧四萬餘石常美例金絲粟不以汚私橐當事者益以爲廉幹擬補長沙司理公曰生平讀書考究思

得一當以不負所學湖湘戎馬之區以一書生崎嶇荆棘蹂躪中開墾轉輸使朝廷知勞臣於封疆尚有小補敢用以榜榮取祿耶遂固辭歸里值公長男及元配相繼告殂公意緒忽忽不佳益復絕意進取家居教諸子惟以敦行誼樹人品爲先務所著有太易心鏡舉業家傳心法四書宗旨並勸孝寡過諸篇及病亟屬續太守君涕泣訣別公坦然如平日曰俯仰無愧死亦何懼囑諸子曰汝改過遷善學吃人虧庶可

紀城文選人傳

志

朱由

無墜余志遂晏然而逝嗚乎若公者可謂無愧于生死之際矣余弱冠時遊胸山得侍公見其無褻容無諛語粥粥然飲人以醇久而彌摯二十年來雖不時奉公顏色然心儀爲篤行君子也公歿又二年公之次子以狀來索余傳余知公最悉可不狀而傳然余之所知固與狀符因詮次其行誼以授之公次子名嘉賓與余善是當能繼公之世者

通篇次第宦蹟從六一公來而其辭肯特自

出機軸不蹈襲前人一語所以爲難 張杞圖

洞庭生傳

洞庭生者其先世感喬雲之祥挺生南國子孫
纍纍蕃衍吳楚間喬雲火象也又南於位爲朱
明因姓朱氏一名苞逸其字其家世嘗見于虞
書自秦以上無顯人至生精色內白文章爛然
楚王聞其名召見於章華宮愛玩不忍釋手命
賜金盤一具羅帕一幅寵異之令供奉大官从
之罷去三閭大夫原好奇服旣放逐憔悴江潭
遇生于湘水之曲愛其風味芳潔至以伯夷爲
比旣別則貌其像事之漢武帝置上林以蒲輪
徵生至召令相如作賦然詞人之言麗以靡外
賞其華而內隱厥德生私心甚不憚終以屈大
夫爲知己云生族旣繁徧于嶺嶠閩浙江湖居
淮北者後寢衰微矣生將移居吳會筮之曰非
青非黃烟霧紛紛於山之阿於水之濱孰啟厥
疆而守厥神曰是爲靈威丈人說者曰青象春
也黃色秋也非是于位爲宅山水之窈而探
禹書是其蘓之洞庭乎其盛必于秋冬之際歲

云暮矣。落其實而玩其文。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生于。是移家洞庭。選勝而居。雅與涵村梅生。綺里梨生。後堡櫻生。相善。洞庭之人目之曰。吾鄉四生。鍾靈山水。後先標映。四時各占其勝。每霜清水落。生被服芳鮮。光艷炫目。四方輪蹄。篋篋招致生者。繹絡于道。自王公大人。下至士庶。商賈家。生皆與遊。狎無少間。值高會曲讌。置生樽俎間。見者皆艷稱之曰。此生芳蘭。竟體玉質。金相生。亦剖胸懷。披瀝無所隱。分肌勞理。含腴溜酸。津津有味。其言之也。生善幻。酒酣嘗一奏其技。解衣磅礴。中有二叟對奕。見者莫不驚詫。生寂然無言。又戲爲蟬蛻法。好事者注蘭膏。藝之光焰熒熒。如星毳火珠。紅妍可愛。或以醪醕滿貯焉。味更馨逸。荔漿柳醕。不過也。而生顏色自若。江陵龔人子聞生。善黃白術。叩之。生憐其貧。歲爲致絹千疋。不知者至。冒生爲奴。生竟夷然不屑也。生南產。質素柔脆。河北富人嘗購致其家。客寒。覆以溫塗。璫璣居常。粹然不樂。

曰。身羈北土。心常戀戀。吳越間。較居洞庭時。風味頓減矣。生累世與名公顯者遊。其最著者如陸公績。沈休文。韋蘇州。柳子厚。蘇端明輩。皆有贈咏。而居洞庭者。爲最盛。或曰。居君山者。嘗爲柳毅致書龍伯生之族。蓋有兩洞庭云。論曰。余性嗜慕生。爲第一品。論者謂生風韻稍遜側生。何其情于味也。余家去洞庭二千里。不能常致生。歲暮或邀生三數輩。至觴興倍劇。晉王逸少雅與生遊。時有所遺。以其族三百人俱紀城文集。傳。其臭味使然也。生顯以屈大夫。迄今千餘歲。不衰。嗟乎。士非附青雲之士。名湮沒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華而不靡。麗而能典。盛覽之所膺服。侯芭之所贊歎。李象先。借題寓言。所謂以文爲滑稽也。而提轉起伏。開鎖結束。各極妙境。毛穎羅文。未便放教獨步矣。張杞問。

張蘭脩小傳

張君蘭脩名凝世爲壽光之西關人家世無顯人至君穎發不羣弱冠出應童子試受知于邑侯北平李公是歲王師畧地東省壽光陷李公死之君舍皇兵火中收其遺骸親視棺歛乃去逆闖陷燕京所遭僞官至壽邑父老子弟導鼓吹出迎君獨涕泗交橫感動路人其至性有如此君善于訓謗凡爲門士講究必以先賢嘉言懿行反覆開諭且經君指授者其爲制舉莠

禮城文萃

九

卷四

皆井井有法度邑中強半稱張門弟子矣君少失怙事母孝與朋友信晚年無子置嗣子某母性嚴常苛使之君居城中一日省試歸過別墅省母母留授餐君徐問曰嗣子某比復佳否母言其無用狀且曰奔蜂化蠋耽耽者何爲君色不懌曰阿母有孫故不佳耶歸至城中坐未定卽自悔恨曰吾以言觸吾母吾則非人乃偕其妻徒步踉蹌走烈日中七八里至母所跪謝族母頗解乃罷與人約未嘗以風雨寒暑爲解然

性褊觸事多疑此其所短者公庚子丁酉兩中副車於制藝外間爲詩古文詞半有野閒慶賀哀諫之文無足多傳然君晚亦浮沉世故于詩文不甚有精詣故所就祇此余與君交三十年至邑中多主君家君既歿余亦衰病三四歲不一至城中間檢篋箚得君遺稿而爲之論次如此以俟後來邑乘之採錄云

文氣簡潔直徧史漢稱譽處不失尺寸尤見

法度

張杞園

卷四

九

卷四

傅鼎卿遺事

臨朐傅國字鼎卿去余合百里父老言其行事多詆奇不中程度余少時私心記之後既壯爲兒子延師得臨朐殷生之姦殷生與傅有姻戚居其家最久爲余道鼎卿事頗悉言其面顴多骨眉如偃月長齋侵齋際好讀書雖衰老猶吟唔丙夜不休少慧甚苦貧其父老書生每至人家必令鼎卿寫字歌詩以爲笑樂及長里人有感異愛者以女妻之無室可婚其廣文乃捐廟塹隙地募貲構斗室爲娶居嘗爲妻市布作襦懼其給已令尺剪而酌其值人皆以爲笑弱冠舉於鄉常怒一妓削木爲櫻命縛其指而歌不中節卽答之以此爲其邑令所苦南遊淮上入東海登郁洲山卽席贈李將軍有句云客自天心穿日月人從海外植乾坤慷慨悲歌人莫之測也第後授通許令有善政陞都郎督餉遼左不如法削籍歸築室亂山中置書萬卷自號雲黃山人以石爲門鐫雲黃山人自序文其上望

之如阡墓間棹楔云內置一樓額曰凝遠皆以木爲之複道直通寢室外築土以爲牆垣僅與肩齊每春和出遊必朱衣進賢冠肩輿撤去簾帷又以其女先適平壽張氏以貧不能具嫁粧乃迎之歸大爲治簪珥衣服具鼓樂擇吉令其婿復行親迎禮公之任誕多類是以亦爲鄉人所駭然公實矜局甚與濟南王季木友善每爲文自寓馬遷杜甫而下不屑也甲申闖賊入京師懷宗皇帝殉社稷公聞之具公服登樓北望再拜痛哭幾絕是時土寇張甚忽有百餘騎突至積薪焚其樓婢子皆逸去公整衣冠端坐與圖書俱燼焉公自六十後往往爲殷生言余右背常有汗出如滴泉蓋嘗死於火果然公所著述甚富有雲黃集雲黃別集四書中註五經中註昌國縣志咸平刑書咸平陽秋藏於家叙述軼事極爲零雜瑣屑法度却甚井井至其搖曳生姿處尤見文心駘蕩

張杞圖

壬癸冬春紀事

明崇禎己卯予年十一歲。大兵畧地山左。濟南陷。越三年壬午。復畧地而東。至冬十一月。青郡人言籍籍。且旦夕至。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或云某標下謀。丁行卽就撫。或云曹縣間土寇。轉掠而東。疑信相半。予大父肖川公。以吾村墻垣庫圯。遣予及叔慎。往避亂於稻田外祖魏氏樓。稻田去予舍四十里。至十二月初五日。登樓眺望。見遊騎六七自南馳至。去樓尚里許。村農劉國寶。負膽勇往偵之。一騎迎射。深入其髀。令國寶拔出。押箠中縱之。返言其語。音了了。但毳服絳纓爲異。係土寇無疑。蓋遊騎多三韓人。聲音畧與山左同。而服纓卽今之滿製。山左人從所未睹也。俄而四野塵起。遊弩漸多。樓上人思圍攻。跳而下。予倉皇匿胥井中。少頃聞井上藁橐有聲。人語侏儻不可辨。日晡。予外祖垂組紼。予上井傍馬跡。絡繹數匝。予心掉者久之。是日予村哨騎亦至。予大父肖川公率村衆爲塹壘。

木樵以守。自晨至午。鐵騎續至數百。四面攻圍。飛矢如雨。予族祖行福。裂紅襦爲旗。立村中高屋上。騎所羣趨。則旗遙指之。村中遊兵亦并力在禦。諸騎皆計窘。各下馬怒詈。於日光閃爍中。抽刀而舞。予大父亦持刀隔牆作相向狀。一騎伏而射。穿予大父衣襟。過予從叔質。亦射一騎。中朱纓墜帽。露頂馳去。村中人皆譁曰。僧也。愈信爲土寇。戰益力。又一人以神鏡擊其白馬。將洞馬脅。馬咆哮作人立狀。馳至村西里許。斃焉。予村中亦被射死一人。日晚。諸騎各擣鞭上馬去。村中拾遺矢數千。矢上字蜿蜒。不可識。或曰此番書也。真塞外兵矣。皆相顧無人色。抵夜各攜家遁去。明晨鐵騎大至。村無一人。縱火焚燬百室皆燼矣。是時大兵雖轉掠而東。烽煙而地蹙蹙靡騁。予乘夜同予叔復旋里。門途中避難男婦趾相錯也。時值元旦。鷄犬皆盡。燈火寂然。間有自營中逃出者。髮盡髡。獲逃後並自割其髮。云恐妨兵冒首級功耳。細訊其被擄及逃。

始末所擄之人並以鐵鍊梏手足不則以繩反
按之乘彼熟睡即附火蒸繩焦皮肉不卹而鐵
鎖或以舊鑰相投者啟之幸而得脫踰重壕密
柵而出體無完膚千百人中才三數人其或追
及則必磔之以威衆至二月初旬聞大兵自
登萊西返予大父又命予同叔往避外祖樓上
予大父亦往避村北明藩王樓上別去不復相
聞抵二月中旬突有青州趙經畧偵騎百餘自
東來甲而馳抵樓前疾呼曰樓中人可戒嚴番
兵至矣少頃忽一番騎續到其疾如飛繞樓三
匝繼而大隊齊至所掠子女輜重頓置樓下有
斫柴而砮者運甕而竈者莖者羹者汲水者拆
毀樓前屋宇者鐵騎合沓圍樓數重天日無光
黃塵黯黯樓中男婦數百皆飲泣面色如土予
外祖曰予率樓中數百血屬聞門跪降殺擄任
彼計已定予時凭樓二層門隙中見西南一騎
飛至馬嘶人語迷離不辨少旋大隊迤邐而西
倪去騎稍遠人皆手額祝天其聲如沸越次日

遊騎又自西而東每一騎押漢人五六輩皆揭
苫草運穀豆擔負而去有至樓下通語者云大
兵以丹河水狹淺移營瀾河上下立寨樓去大
營可二十里遊騎打草穀者無日不至一日有
鐵騎三四十人下馬敷坐塙頭驅人搬柴薪焚
燒樓門門爨鐵內以水沃之得不壞烈焰衝塞
樓中皆伏而喘息予外祖守樓上層甫啟門一
騎鼓弓而射正中門扉外祖隨以神鏡擊之皆
墮墻上馬逸去困守四十餘日遊騎日日到捕
時乃回每黃昏後登樓西望烽火連綿南北亘
四十餘里時值西風隱隱笳吹之聲徹曉不絕
樓中人聞之無不悽愴泣下抵三月終旬有三
四輩逃難人自西來云大兵已拔營西去矣時
猶未信至晚復凭高遠眺則見烽火遠近隱見
若明若滅焚燹數點而已又三四日事定予同
予叔歸里相去不滿四十里兩月無一音耗途
中舊時徑路無一髮髯馬跡皆成通衢所過村
落皆頽垣壞壁瓦紅如故柳絲依然蓋二物以

隆冬不中薪棚。僅免斬刈。耳抵舍。予大父亦無恙。祖孫團聚。喜極而泣。蓋予大父亦固守北庄。故明藩王樓上。以力戰得全。今已四十餘年。往矣。外祖魏氏樓。已轉粥於他姓。予大父所守之樓。久已拆毀。予市其基址。建一茅舍其前。蓋不敢忘先德云。余閒居。偶憶壬癸冬春間事。備述之以示吾子孫。使其身生堯舜之世。日享昇平之樂。烏知予之幼少時。所經歷變難如此哉。是爲紀。

通篇千五百言。只如尺練。而其中段落起伏。如川雲嶺月。頗極申禱之妙。筆法絕似歐公。五代史。
蔡漫夫

跋楊澠谷先生草書帖

有明當世。廟時吾背文物全盛。有海岱七子。以詩鳴於時。澠谷楊先生其一也。先生以議大禮忤。永嘉歸著述。餘暇尤精力於草書。所臨十七帖。並其所自運。幾入右軍之奧。衡藩王最愛公書。遣侍醫趙柳南往求。值公揮穎作書。墨淋漓滴。縱橫几案間。笑曰。王席尊處。優詎辨鍾王。虞褚筆意。耶不答而退。柳南乃攫其案上長幘。幅滿袖。雙龍而去。歸以公語白。王王更喜。甚以公書裝潢成帙。而更索公序。公賞其高致。爲敘其帖。而與王相得甚。歡會王建某殿。成公乃爲書麒麟門三字。圓潤丈餘。以金泥濡毫。擘窠大書。有龍跳虎臥之勢。掀髯狂呼。無異米南宮。殿庭叫奇。絕時也。公歿已百有餘年。其元孫綏緒持其諸帖求跋。予聞公軼事。並閱公書法。追念昔時賢王之好文。使者之解事。澠谷先生之清風高節。與綏緒之寶愛弓裘。皆有可傳。故不辭而跋其後。風逸尚有蕪黃遺韻。
李凱

書延陵寶墨後

古之名人碩士其詩文翰墨每不自秘惜散在
人間亦賴有後起者爲之收拾流布貴則寶馬
瓶珠瘕則據版餐壁往往傳聞藐苑以爲美談
而況於生同時而居同里者乎而況於其子若
孫乎長白吳君旋公先生有學行善書工文及
身未顯以其子舜玉大令貴迨舜玉又未竟厥
施而以先生之數行遺墨付之令嗣木欣片紙
單文力爲裝潢星聯璧合煥若雲章夫臨代之

北城才集

題跋

卷

卷

寶符平泉之花石昔人尚諄切以爲身後之珍
又何若遺文殘墨爲先人手澤之所存乎吾友
劉君果菴身後祇餘一乳下孫而吾宗素中有
詩四十卷爲其嗣君收藏頃木欣與余道及余
蓋不勝山陽之感安得有力者一爲搜葺表揚
則於陵遺老何必不與襄陽耆舊汝南先賢並
傳哉

雅韻要思讀之令人動仁孝之感 劉子羽

題張杞園或語集

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予以爲必衷於古
必規於法而後其言乃歷久而無弊而要莫不
有氣焉以舉之剽竊剽襲以爲文其言失之浮
勾棘險僻以爲文其言失之滯非文之失也其
所以遲乎文者無本也杞園之文稟經酌雅句
櫛字比每作一文必累日月而後成宜其氣不
足以連之矣乃觀其首尾結構起伏開闔一準
乎古人之法而無膚淺結轡之病譬若行舟於

北城才集

卷

卷

江河舟之中百物具備鼓棹揚帆容與中流而
淡若無事焉無他有所以遲是舟者在也與
夫塗飾櫓櫓自欺以欺世者比哉予爲文不能
自檢纍纍然快意而言疎率簡陋以視杞園則
儉父矣而要於不敢欺則一也適杞園或語集
與予紀城文彙同時梓成因書之以誌予之服
膺乎杞園者如此乙亥夏日拙石老人安致遠
題於晚讀堂

書周樸園先生手牘後

昔周樸園先生觀察吾青予最蒙知愛記雨夜集真意亭南中諸子並青州人士二十餘輩譙集先生司觴政曰予以隱語映射而不應者醢凡三舉予詩以相屬座之人咸耳目焉先生先後與予手札凡十有餘頁爲人借觀頗有散佚僅餘六幅暇日命人裝潢成帙披讀再四先生當時之期望於予者何如自髮無成知已難酌追念疇昔但有慙負

紀城文庫

題跋

址

卷四

跋李營丘畫

李營丘墨蹟一幀後有鮮于伯機跋石理峭折秋色寒煙蒼然欲無予時一檢閱如對有道正人落落穆穆不見可喜及久與之卽而意味彌深予出以示杞園張子杞園曰画自佳但昔米元章自言生平祇見營丘畫二幅至欲作無李論此恐係贗本予曰是安知非元章所見之一耶杞園笑而不答

題郭恕先輞川圖

輞川圖橫披予於青郡以二百錢買之擔頭者漉漉斷爛予置之衍篋漫不省視甲戌夏日見其筆墨緻潤披翻竟幅後有郭忠恕題尾藏之絲汜中楷法端妍與画可稱二妙線引風箏極放誕人細心界劃乃如繭絲牛毛至人狡獪固不可測耶

跋陶冶生画松

露骨松二株筆法似王叔明趙大年兩公題款寫元泰定甲子陶冶生所作予兀坐一室對二老友逮予成三霜皮黛色龍鱗蒼鬱覺自卉瓏璨俱爲少類

題法黃石先生落雁峯圖

庚午冬日柴溪老人遣一平頭冒雪走二百里持巨軸寄我開帙披閱則黃山老人自寫李白登落雁峯圖寄贈睇之覺波濤涵湧雲氣勃鬱全以墨氣滄染而成八表人有如此奇偉雄麗之筆予以百歲券之

王魯珍画冊跋

癸酉五月二十日爲予生辰兒輩乞魯珍畫爲
予壽遂得十二幅每幅皆以我法結構所謂畫
中南北宗竊曰洗削殆盡荒涼孤峭如處窮邊
絕塞立雪餐霜於烟景沒滅中指點遠水逢岑
犇人蟻馬得其形似而已魯珍爲穉崑先生子
予少時曾與先生同試於有司先生甚髯而口
接引後進於予深加知愛後以明經爲閩中守
祇飲閩中勺水冰蘖清操卓絕一時沒已廿餘
年今夏魯珍始克蒞產營葬不受一錢之賻嗟
乎有子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彼世之紆青拖
紫而不辱其父者幾何人閱竟爲之慨然

題綺樹閣賦臺

綺樹閣賦者箕兒之所作也箕年在羈貫卽好
吟咏至十三有詩一帙頗多快語逮十八歲漸
制臺觀風青郡所作卽邪賦纍纍四千言結體
鴻麗詞采蔚然拔置第一繼任鶴峯朱復齋兩
文宗試吾青經義之後校以詞賦屢試皆冠其
曹偶近以年已及壯秋戰屢北意勿勿欲棄去

帖括業家有藏書數千卷貫穿漁獵其中以自
用其才予亦無以禁之或以其託體齊梁嗣響
王駱雕蟲末技壯夫不爲不知當花對酒樂罷
哀餘以藻思發其壯心綺語消其暇日亦通人
所不廢也簞齒髮方富涵濡於仁義道德之旨
浸淫之以六藝百家折之以歸於正諷之以合
於雅以庶幾於昔賢作者之意焉是在箕之自
勉也已乙亥夏日拙石老人題

紀城文聖人題跋

大

未印

荅王半石邑侯

襜帷至止隨側晉謁勿勿年餘矣不敢爲陽鱗
以再混清規不知明公何以口安生不置也佳
集下貺朴貌深情直詞曲意甚矣公之詩有似
於元道州也次山詩文數百首而杜少陵獨取
其賊退後示官吏可繼國風益此老滿腹忠愛
苦心熱腸於和道州詩序和盤託出耳某於壬
午甲申之際年尚幼憶從人一再至敝邑見東
西門祗遺三數人從烟礮火爐中出如狐穴鬼

系城文集

卷四

集四

窟慄慄動人今已十餘年矣人烟之聚落室家
之積蓄父老爲予言不及昔日之二三也老父
母加意撫字如作慈悲佛如養嬌憐子甚矣公
之人又有似於元道也公之詩似元道州吾讀
之贊之公之人似元道州吾尤愛之重之容農
務稍暇當與老父母一盃一酌抵掌風雅畧君
民之分忘苛細之禮只似從漫叟於浯溪退谷
之間也

又時有棲霞冠變

鐵騎數千如雷轟海怒蔽空而下明公持無孔
鎚擊塗毒鼓奪嬰兒於羅刹口中不意一文弱
長吏具如許神威

又

杜紫薇極愛李長吉而當時無効長吉者元微
之極愛杜少陵而當時無効少陵者今人只爲
胸中有了王李鍾譚四字觸着便是無他只是
今人識力遠出古人下耳

又

系城文集

尺牘

卷四

集四

質兒胎髮未乾何敢言文某年過三十落拓無
成若曰幸有子也才自是爲遲鈍之父黠綴類
面耳

與李乾一

孟翁詩即不全佳亦有一二語解意者年近七
十苦吟成癖村居有此等人亦足消遣晨夕幸
勿以常情遇之以兄之才氣翩翩如錦石春花
爛焉盈目中有一枝難製摩娑吟眺亦是雲林
一幅淡墨圖也

又

春行盡矣刺眼天堯拂面垂柳連日做何等事
讀何等書見何等人弟於中庭滿貯沮水每晨
起拾落紅數片蕩漾其中便覺流水堯花曲曲
仙源如在目前

與趙帝可

弟比爲青雲故舊所溺絕無好裏生平研席之
交數人強半得第去貴賤懸殊舊好頓薄二十
前後遇小有抑鬱輒直吐胸臆妄意忠告然已

紀城文集

尺牘

聖

卷四

有議其怒罵者矣又五六年經涉世故漸熟稍
知古道不可望於今時也憤懣之久意氣漸消
每自寬且以恕人或於交遊譙集處不無形
爲嘆息又已有議其怨誹者矣交道嶮巇太行
孟門古今同慨深悔往日何爲多此一歎近於
極無可奈何時惟有晏坐微咲而已

與蔡漫夫

鍾譚常苦王李不韻第亦苦鍾譚不韻王李鑒
而不韻鍾譚碎而不韻其爲不韻一也第於近

代名人則甚愛袁中郎與陳大樽然中郎妍捷
而近從大樽間麗而近靡若夫緼藉風雅合比
興之微言寄音思於逸韻其當上溯信陽乎但
弟於古人有羨慕心無效法心安吾拙亦安吾
愚不必歸摹他人面孔也

又

近日讀史否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
人神氣弟直以爲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
裂帛忽而皺眉忽而被涕爲咲忽而轉喜爲愁

紀城文集

尺牘

聖

卷四

甚至以手爪伐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指痕斑剥
害同彈魚一卷之書七情互易弟讀書正如浪
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又

人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祇成得杜老一部詩
集自王癸以來十餘年中將皓大一箇乾坤反
覆播弄幾番整頓始有今日不知尚有少陵野
老睥睨其旁否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
缺陷

與友人

高陽侶散把酒問天常歎無從近惟於花陰竹影中自淪苦茗以送夕陽坐佳月而已臨風增歎輒起千秋不平之想奈何奈何

下第後寄趙心銘諸子

千里長安半千歷下二十寒暑中五度往返駢邑諸峰奇秀甲青郡近在百里中耳乃生來三十年竟爾望岫息心名利業深丘壑緣淺世間有如此俗軀殼耶諸君但辦竹杖芒鞋以待弟

紀城文集

尺牘

聖

卷四

與劉生

異端是天生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迦脫胎卽下堂走七步上涅槃堂中說偈老聃生而白頭能言若我先師語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十多歲便死只是完成一箇平常人而已有何異哉

與張杞園

兄所示半部稟旅中食息與俱弟未嘗交海內之人未嘗不讀海內之文求其曲而不靡潔而有法未有踰吾杞園者也昔坡公於米襄陽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惟其知之晚所以知之深也予於杞園也亦然

紀城文集

尺牘

聖

卷四

柳邨雜詠題詞

予之與世隔也久矣憶少壯時曾一結納名賢於言語往往意滿口重不能宣寫醉後時復妄發多所抵牾又性愛戀田園不樂遠遊以此匿影荒邨三十年來不交一人每值春秋暇日課僕飯牛臥豕莠菜種禾輒欣然意得及遇車馬襍沓燕會喧闐則爲之不憚者竟日久之益自放廢或酒罷或睡餘或負手而思或側弁而哦輒信步至邨西古柳下摩挲愛玩見其枵腹空洞常容小兒三四輩跳躑戲嬉其中外則蒼皮斷節輪囷膚立樹鐸歲稔紅蘚生意尚爾婆娑其老根橫耕地

紀城詩彙

柳邨雜詠

上盤曲拘怒作虬龍攫拏之形坐憩其間俯瞰前灣渺然有濠濮之想焉追念生平我與我周旋之日久次則我與柳周旋之日久也數年來哀集諸作而名之曰柳邨雜詠蓋予里居行吟柳下之日爲多此柳先予而生者不知幾何年其後予而存者亦將不知其幾歲月高天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秦松漠栢漸泯無存則此柳又安能與人世無終極也異日者倘有一二語流傳於村翁豎儒之口過而目之曰此拙石老人所取以名詩之處也予報古柳笑劇城錯叟安如磐拙石撰

紀城詩彙

壽光 安致遠靜子

過鄭州 鄭首莫今直隸任邱縣即古鄭地

古戍蒼茫朔氣橫黃塵撲面野雲生人傳燕趙悲歌地水咽荆高變徵聲百戰河山餘廢堞清時烽燧尚孤城蕭蕭落日催征騎愁聽荒笳到耳鳴

過南海子恭賦

翠輦鸞旗歲幾過郊原綠繞足坡陀同中日落迷蒼兕上苑風高吼紫駝南草微徒周吉午長楊抽筆漢鏡歌新來 睿藻勤經幄龍舸春闕太波波

紀城詩彙

一 柳邨雜詠

趙北口晚宿

風沙燕趙地十里足幽情拔茨春能綠鳬鷖晚自鳴敝廬裁葦密小市乞魚爭曾作江南客遲回戀此行

洹河口見月

河流細細夜微茫小市燈檠怖旅腸到眼盤餐羞下客關心人月共他鄉遙天入野真疑盡古樹含煙但欲蒼五夜荒鷄驚客夢勞歌一奏旅愁長

雨中過宿陽信馬鳩式齊頭

十載一相見挑燈話弟兄人來今夜雨酒潑異鄉情淡墨倪迂筆芳蘭小謝名鳩式今第善畫堦庭紛玉樹吾意向君

傾

留賓風雨夜開宴淺深五哀樂中年事林泉小隱才殘
書存舊德古屋長新苔懸榻風如在花扉爲我開

寄懷劉子羽海上時張杞園以子羽增城館詩見

示

老來詩酒任沈浮白髮蕭疎狎勝遊龍如潮生山嶂日
秦皇臺控海門秋圖書一榻尊雙足烟雨孤筇羨十洲
縹緲增城疑咫尺碧波點點下輕鷗

重遊仰天

重遊非舊侶景物尚依然僧老閱人代山深忘歲年水

紀城詩案

二 柳邱雜詠

簾洞穿峽拆石鏡名倚空懸穉子猿猴健杖藜羨汝賢

時算兒始十歲
每涉險必先登

重遊冶園

辟疆園自好坦步任幽尋一壑楓林變千竿綠雨深水
隨石曲折魚向鏡浮沈小憩塵容豁彌清物外心

青州與李渭清

與君十載舊研京老去青衫逐隊行自許高文凌漢魏
應憐骨相愧公卿秋聲到枕寒偏切明月投懷影倍清
蕭索殘燈客夢覺朱絃疎越對誰鳴

青州將歸同李渭清張石民分韻賦別

分手山城意未窮攜來襖被話從容秋聲夜送雲門雁
旅夢驚回廣固鐘九月衣裳霜杵急中年意緒別懷濃
前期預計經時濶明發愁人馬首東

再訂沂山之約

良遊諧不易冉冉偏殘秋歲月蒼苔鬢星霜老斂裘松
寒風落翠瀑細雪吞流霽景騎驢得千峯錦樹稠

九日同兒輩于野小飲以玉山高並兩峯寒爲韻

天氣異陰淒蒼黃變晚菽野酌意蕭然列髻遙峯綠窳
廓散鴻音响偏砧杵速衆芳日以凋籬落吐黃玉床頭
有新醅合就陶巾漉

紀城詩案

三 柳邱雜詠

長年稱病客佳時啟柴閤陰霾何瞶瞶稍妬野雲閒微
翳過太虛霽色滿青山秋隴萬象淨長空一鳥還爛醉

拓奇懷狂態未可刪

大峴開玉屏參差出林梢海氣何蒼茫勢與秋天高夙
昔青雲意微醉尚能豪世法束奇抱奴僕頹風騷科頭
受西風吟成自解嘲

長者嫻篇什穉者欣相競野夫醉醺醺玉山頽唐睢貧
家無餘歡筆墨行相並牧唱與樵歌颯然雜吟詠涼颼
響疎林坐送夕陽暝

鱗鱗遠霞明淡淡秋光漾萬象自淒清幽人抱遠想杯

酒浮脣空開襟面西爽愛菊陶彭澤素心古無兩緬懷
義熙人風流亦吾黨

吾廬僅數椽開門抱萬峯秋髮勢方勁夕曛變晚紅蕭
晨發長嘯雅抱古今同青鞋負昔約臨風懷沂東會當
陟孱顏煙雨曳孤筇

秋氣暖亦佳木葉染丹雨過天容滌晴雲動微瀾四
野何寥廓灑然心目寬老人多逸興黃菊簪滿冠夕景
白露下振衣歸暮寒

寄周櫟園先生

落度一官有底急抽簪未厭故山貧閑從白社尋佳侶

紀城詩彙

四 柳邨雜詠

老與青溪作主人過眼繁華三月雨關心著述百年身
忘形且逐荷衣客煙柳秦淮下釣綸

歲晏

飛動心能息棲遲意若何畏時常軟語懷古更狂歌僻
巷人煙少衡門雨雪多林園容竄傲瞥眼歲華過

雪晴負暄

自任柴門懶那知歲事忙閒醅春酒熟軟飢臘豚香村
遠涵餘暉簷虛落素芒清輝如有意偏映玉壺光

聞渭清貢入太學賦此誌喜

駢臚更踏省門塵應是牛溲入未真渭清北寄書言豈
將入牛溲度夏

有科名酬筆債且無拘束作詩人交情文季能同調卜
舍何蕃作比鄰賦罷金盤讀石鼓五經同異漫紛紛
雕籠鸛鷀語初柔渭清近市
一鸛鷀采杞清齋入夏幽渭清齋
名采杞
小喜也增三婦艷渭清連
聘二姬高才須占十分秋閒尋韋杜
訂花社笑拉荆高賭酒籌賤姊推排甘鄙薄十年前已
嫁青樓余長渭清一歲
亦以甲午選拔

臘盡始雪

凍雲霾曉日急雪灑寒蕪霰集飢鳥嘯風高老鶴呼冰
花真晚秀玉糝竟平鋪爛熳年光好香醪正滿壺

雪豐占麥稔漸覺杞憂寬儉歲人煙少長征士馬寒天

紀城詩彙

五 柳邨雜詠

復雪

心方厭亂物理欲求安殘臘閑山客應嗟行路難
近歲朔風偏迎春暮雪重酒酣看短髮身健倚長松十
載人初集百年亂易逢蒼茫延眺迴幽響得林鐘

雪意催殘臘風聲墮夕陽戎衣愁異地安堵得吾鄉一
壺烟全積萬山勢欲蒼老臣饒廟算薄伐已週霜

重陽前三日將訂遊山之約

木葉微零變早黃已知節序近重陽倦遊客至開村釀
失意人歸護晚香新杵繞鳴窓上月殘秋欲艷夜先霜
龍山不淺登臨興破帽還攜漉酒漿

九日登筆峯告

坐對千峯抱翠微。山河極目總斜暉。滄桑劫過人將老。
湖海風高雁早飛。曲。還。白。雲。擔。酒。至。夕。陽。紅。樹。歸。
乘秋莫負登臨約。新水漁竿幾釣磯。

初十日遊范公泉

登高餘興復溪濱。拜手荒祠慶曆身。紅樹扶秋依寺角。
青山送雨到城闌。人思舊德遊數地。藉前賢景物新。
踈豁冰壺容客醉。寒泉一掬灑纓塵。

夜過五龍口

暖日輕風恰快遊。登臨轉愛夜情幽。殘。燭。客。散。珠。鞭。影。

紀城詩豪

六 柳邨雜詠

好。月。人。吹。玉。笛。秋。書。乞。秦。庭。謀。未。失。兵。來。峴。口。險。全。休。
金刀鐵馬空遺恨。錦樹青霞總暮愁。

寒夜課讀

誦讀吾家事。殘冬燈火知參橫。天更皎。月出夜何其。松
炬明。書幌。菜香。淪酒。危。迢迢。清漏。永。冰結。玉壺。漸。

東臬同高且中河上晚眺

東臬風物好。脾睨一溪彎。日下孤城夕。烟輕小艇還。秋
光連水濶。客意比鷗閒。無限滄浪興。塵勞媿旅顏。

快風閣醉歌

快風之閣僅十尺。快風閣下無水石。閣後背圖前面場。

禾黍縱橫牛豕跡。閣外側近行人路。棗林桑泊參差佈。

主人手種老龍鱗。笑比蒼顏較朝暮。閣後緋桃如錦紅。

年年三月燦春風。主人側弁臥其下。綠樹陰中一醉翁。

閣邊榆柳參天綠。雨後新栽三徑竹。竹外閒登軟絲臺。

牧唱樵歌聽不足。樹裏青山翠於屏。簷底白雲岸似屋。

南風五月汗流漿。跣足科頭效枝鹿。大團志在愧長貧。

仲統願賒且小築。有客掀髯頗自豪。乾坤落拓容吾曹。

人道幼與宜丘壑。從來仲蔚置蓬蒿。酒酣引鏡還自哂。

吾生蹤跡豈漢樵。高文滿千篇。不如一囊錢。奇書積百

簞。不如一窖粟。二頃田園值歲荒。剜肉醫瘡難補苴。持

紀城詩豪

七 柳邨雜詠

斧欲樵山。山岩岌峩峩。峩虎豹。觸引竿欲釣江。江波澎湃蛟
龍毒。愁來且檢滿床書。一盃飲罷還自讀。

雪中登快風閣有憶櫟園先生

快閣山三百年。年雪裏登臨。風聽玉簫聲。遠憶金陵人。
去頻看畫書奇。屢續燈欲傳。白下札鴻雁。不堪憑。
千秋誰解問。一醉自能豪。世運閱青史。生涯任濁醪。寒
仍雪履病。已益霜毛夕。日柴荆掩懷人。望遠臯。

夢劉子羽

聊邪臺畔求仙路。策杖孤鶩自往還。海曲風烟催白髮。
柴門歲月穩青山。登場袍笏緣全息。循例巾衫老自閒。

子羽得 歲貢 嬰鑠詩翁來夢寐妄傳書信滿河關前蔡漫夫羽信頗惡

王春滿畫桐見貽作此奉訓

滿瀨南柯郡外客春滿齊名南柯郡外廬辛勤爲余貌霜梧棲寒鳥急移更穩搗練風清上月孤倚石排雲幾幹老闌風伏雨百靈呼十年鷗夢滄波晚愧爾揮毫寫鳳圖霜天曉月邯鄲夢枯桐伸紙寫亦宜斜風斜雨枝偃蹇半死半生勢參差蒼烟潑墨持余笑直幹放筆有誰知摩挲老眼光零亂清門公子百事奇

乙未春與江夏程伯建同客燕京已勿勿二十年

紀城詩夢

八 邨邱雜詠

矣暇日檢仕籍見其爲滇南臬司經歷感而賦此

黃金臺畔同爲客別後江關信轉遐身世我新增白髮勛名君已託浮槎南天殊俗炎州錄北戶先春嶺嶠花簿領餘閒多逸興定憑高詠送年華

杪秋寄趙帝可重訂沂山之遊

約經歲序懸雙屐時換暄溽近小春黃菊多情香晚節青山無語醉遊人閑窓散帙眠餐福五嶽支笻老健身莫向秫田歎落錦囊紅葉未全貧

長白劉果庵書至言其伯兄藥生之述兼乞輓詩

三徑蓬蒿無剥啄款扉忽致計音來汪淪別緒深千尺江夏書名續八哀藥生善書濁世聲華公子譽清時肅傲古人才風流頓覺阿兄畫原上鶴飛去復迴

輓劉藥生大參

憶昔過君初投轄我尙少年君黑髮拉我共飲醒紅堂柘枝妙舞清歌發紅牙紫拍錦纏毬婆羅長袖喚花如鴈政苛煩百態出主人大笑容糝糊醉服朦朧看墮月白紵麗紙兩疑雪揮毫爲我作顛書勁如虬松屈老鐵二十年幾過君騎驢屢看長白雲髮蒼筋力健相逢但道角酒軍君家叔弟我好友淒水秋風頻握手

紀城詩夢

九 邨邱雜詠

長揖終罷累寒暄先問阿兄今健否近傳消渴病文園藤杖軟輿孝水村笙歌罷遣檢參朮紙墨停披問蘇萱八行忽啟我友字累訃訃音並銘誌黃腸白旆卜幽棲手持尺書淚沾袍孤曲臨池曾幾秋臺高榭總新愁謝公宋冀園基墅陶峴淒涼載友舟甲乙之際少安堵相公門第如灰土過江重整舊家聲韋杜衣冠仍尺五宰相賢郎憲副孫三戟門閭七葉存大政豐碑傳國史人倫碩德耀閭門英風偉畧兒童識彷彿贊皇與持國江南語折十萬師淮北人歌二千石拂衣歸臥午橋莊詩壇酒社與歌場洛下閒居追九老蘭亭雅集半諸王

富貴浮雲等閒耳。文采風流今已矣。長欄牡丹綠半彫。
公園中有十丈琅玕瘦如指。用高念翁詩拂塵再讀壁間
歌。白日刺促可奈何。公贈余詩有漫道白日促之句西風回首於陵道
一曲山陽笛裏多。

雨後

杖藜還小憩。坐愛野禽鳴。雨洗春原綠。人耕壠上晴。
鶯時分菊候。蠶月采桑情。莫惜嫣紅晚。園林逼夏清。

野眺

嶼峯過雨秀。相對兩忘言。鳥下烟中樹。人歸花外村。
閒情惟白社。春色獨柴門。吾懶幽居慣。荷鋤自灌園。

紀城詩彙

十 柳邨雜詠

清明

微雨催晴寒食春。簫簫聲喚賣花人。驛亭細草車輪熟。
客舍閒雲潑火新。澗水夜添成野渡。桃花紅曉隔河津。
官楊弱柳垂垂綠。掩映東風起麴塵。

張石民徐柳野青牛浴遇龍事甚奇子晉降筆爲

之記余友渭清述其事爰賦五言一章用誌靈

蹟云

九仙擬雁宕奇因。蘇髯名張徐耽幽勝健趾攀猿窟。額
彼青牛浴香漠。揅雲霞踞上雙足蹙頂顛。柱天撐樵牧
迷回徑俯眺但吟嶺。嶺猿愁鳥畏觸何處來童嬰漫米深。

黃梁炊熟折脚鐺。招我長松下共此。摘瓦罍甌然成一
笑語。聲細響諄胡麻豈人間。石髓餐未成歸來空惆悵。
回眺直崢嶸。仙筆降虬鸞。奇語奏五韻。秘蹟杰公知。云
是洞庭甥。宛延玉龍子。想像青泥精。叉手蒼山對雷電。
倏鏗鉤。

春分大雪

園林花鳥偏清明。朔雪經旬未肯晴。滇海樓船虛北渡。
燕山甲馬壯南征。歲荒隴畝愁輸課。春近關河願息兵。
聞道游魂猶咽強。昆池何日戮長鯨。

寄高亘中

紀城詩彙

十 柳邨雜詠

海天風物近晴春。暖日郊原酒玉塵。楊柳初柔紫別緒。
梅花欲寄苦懷人。時清白馬愁戈甲。身賤青山易隱淪。
自是寒飈容穩臥。東臬已過歲華新。

初度

明年五十是衰病。早稱翁歲月催科裏。行藏藥裹中吟
成。花遲雨睡足草堂風已。是知非近生涯任醉慵。

暑退

暑退添衣被。星回看火流。雨晴平楚綠。花發野塘幽。
壠穗高低熟。林蟬斷續秋。早涼蘇病體。濁酒待新筵。

野老

吳楚風烟事渺茫。農家只合計耕桑。田園消受閒人福。
几榻婆娑暮雨涼。小割雞豚酬社讌。半紅桃李綴秋光。
廟堂自有匡時策。野老愁多白髮長。

秋抄行田間微雨西風落葉颯然因憶文與可秋樹圖

玉露涼颺日夜生。登塲禾菽正縱橫。濃雲忽湧波清色。
落葉全添風雨聲。三輔荒雞征客淚。五湖歸雁旅人情。
何時乞取通靈筆。攜我秋山一杖行。

雪中同兒輩分賦

閒鷗野鹿真堪侶。覓醉貪吟也覺忙。垂老蓬蒿名一避。

紀城詩藁

十三 柳邨雜詠

教兒筆墨興偏長。門庭畫掩深爐煖。雞菜春歸細雪香。
手植青松成晚翠。寒梢點綴白雲莊。

除夕分賦用龔宗伯韻卽成

長年臥荆衡。性僻畏州縣。開樽綠蟻浮。散帙白蟬見。
入世情所染。青黃視素練。雅志在田園。吟詠遠芳甸。庭幃
意栩栩。紙墨雜歡晏。燈火歲崢嶸。迎春飛細霰。苦寒已
覺深。暖入陽春變。

男兒志雄飛。當及少年日。爛熳花燈前。照我星星出。鱸
橘香登盤。微醺聊試筆。諸兒歡吟咏。覓句各繞膝。貧富
良不同。爲娛理則一。

仕宦誠豪舉。幽棲致亦樂。拈韻桐音樓。置梅解顏閣。雲
門高截雲。排空插青漢。向晚飲北堂。爆竹春星落。歡娛
學北阮。瀟灑擬南郭。

耆耆愛年華。村鼓一何急。戶牖亦風光。桃符如人立。小
酌已更闌。檐底繁星入。雪後變微暄。夜氣何霑濕。青幃
旆和風。春事知將及。

人日喜晴

三歲無如今春雪。一年且喜此日晴。平橋夕照霏霏出。
小屋冰鱗獵獵生。災沴消時全壓瘴。連歲人農桑亂後多病疫
倍閑情。但能了得公家稅。滿酌青尊樂太平。

紀城詩藁

十三 柳邨雜詠

蘇廣文許過村居不果作此戲贈

出郭行村興未遙。桑林桑泊任呼招。高才苦被微官縛。
僻性懶將長客邀。藉草真成煮蕨笋。桃花只合伴漁樵。
風流却愛蘇和仲。自向田間負大瓢。

徵兵

王會車書盡八荒。炎天兵氣吐寒芒。遙傳符節催征騎。
幾處河山入戰場。廿載人烟成聚落。百年吾土但耕桑。
昇平合有諸公答。瘠歲心懸意倍長。

下瀨樓船日日開。南征推轂尙方來。烽烟幕府魚書急。
風雪山城畫角催。海國趨聞躡勒士。朔方健手羽林材。

十連虎嶺雄三輔莫道憂時在草萊

晴望

莫道先生懶尋幽日杖藜人行春樹杪鳥下亂峯西村
小桃花隔路長芳草迷夕陽連雨足宛宛掛虹霓

秋飢

三秋新穀罄歲晏復何如貧鄙因人熱病欣與世疎科
頭迎老友借目檢殘書賴有屢空者前賢真起予

醉菊

砧杵寒聲連夜催郊原雨過一徘徊花開正值新醅熟
病起欣逢舊好來小閣晴涵秋色細青山晚映夕陽開

紀城詩彙

古 柳邨雜詠

閒時松菊勤刪治也向園林論吏才

夜過石子澗

夕曛衣袂涼翳殘景匿沿洞尋澗曲石氣譙如漆微
颼翻柿林明滅辨丹竇返照鋪晴霞蒼紅歸鳥逸拾級
石子澗五龍遺殘壘寄奴雄風盡烽烟銷戍卒遐矚義
熙年弔古心徒卹初月青濛濛蒼茫徑屢失據鞍憩射
場鐘聲動廣術情話促張燈翻嫌玉漏疾

霜降日偶述

沈寥天氣賦悲哉搖落能深楚客哀舊好真同風葉散
新霜故偈菊花開山城鼓角清秋意夜雨聞河白雁來

聞道籌餉上策南天兵氣莫相催

閨渭清如君復舉次子渭清內子頗嚴近能逮下

青疎姊妹倍情親次第明珠到眼新共羨老奴筋力健
膝前雙抱石麒麟

辛苦白頭老孟光雲藍小袖讓專房窓前學種宜男草
紅黍倉庚却舊方

初寒

滌場白糯米新釀築園青畦護晚蔬小市初籠臺地蟬
西風欲賣錦湖魚疎星雁翼衣香早皎月書聲燈火餘
眼底名山圖四壁蕭蕭木落一窓虛

紀城詩彙

五 柳邨雜詠

晨起課蔬北園率爾成詩

轆轤汲寒泉琮琤瀉玉琴清晨欣獨往爽氣滌煩襟柳
颼何蕭疎山鳥弄佳音爲園豈余志華髮消壯心登臺
聊悵望禾黍隱長林微雨自西來習習吹葛巾風恬荷
香細日高松影深倦言灌蔬客那復羨絳簪

池荷盛開詩以咏之

魚塘新鑿老松隈手種荷香幾朵開日下紅幢持節至
雨中青蓋撒珠回清芬雅共幽人語僻徑全無熱客來
竹影桐陰圍半畝時拖雙屐印蒼苔

伏夜大雨

膜色濃雲合伏陰鬱未開牆額聲撼枕雷滿勢盈堦
閃窺窓電殷殷動地雷北風何太劇拘折老庭槐

復陰

火流近素節晞髮坐園林傍晚雷聲發將秋雨氣沈白
虹山麓斷蒼霧海門深狼籍荒畦菊愁霖對爾吟

紀城詩彙

六 柳邨雜詠

紀城詩彙

對邨歎 五首

壽光 安致遠靜子

民俗無醇清所貴長吏賢邨鄰瀕海濱淳風自古先百
年足良牧姓名父老傳拜手三賢祠伏臘供牲牲滄桑
一反覆荆棘生良田鴟梟疾驚鳳管茅變蕙荃豈惟俗
易移亦由教不先虎豺實張蓋徠徠乃乘軒引批皆良
善積漸成奸頑海邦多循吏臨風一慨然

民貧稅乃逋因循非一日俞跗起沉疴調劑豈無術翼
虎橫飛來吞齧及萬室寒飈刮地皮急雪慘懷栗天地

紀城詩彙

一 柳邨雜詠

多愁願日月化斧鑕一隸催十丁綬頸雜繩編威尊知
命賤倉皇不敢匿血肉濺公堂嚴笞祇對膝對膝刑也颯
颯朔風號凍寒黯如漆生死寄牢頭魂魄何當出
押比無生理老弱餓餒饑虎皂索例錢側視不敢嘗暫
緩須臾死長跪乞水漿哀怨觸隸怒嗥嘶釜湯家緣
久已破鬻子了官糧百錢苦難辦目動身已僵况復皮
肉綻欲語勢倉皇吏威真可怖蟻命亦足傷傍有六親
人吞聲獨悽惶

老者七十餘幼者十四五累累牽持來蹶躓淚如雨吏
怒速與杖笞爾倍加數少壯匿何方唐塞充弱戶老翁

杖下亡幼者僂倚廡積屍不敢收水雪為黃土吏見欣
聲笑通稅渠自苦昂有訴蒼穹有言不敢吐
述稅喜已完萬家苦已破冤鬼甫及十得最考功課使
君真神明才道稱陽賀野老哭吞聲視地不敢吐霜雪
良苦深陽春何時作

雪中別王生

客舍衝泥酒滿壺藉君才調代蒼蘊新詩避俗惱冰雪
妙画通靈偏傾吳薄醉有時飛栗尾長飢聊復吸松櫟
松櫟茆店崎嶇去著笠青衫罵別圖

歲暮得李渭清正月書依韻奉答

書中言生一男

紀城詩索

二 柳邨雜詠

朔窗同雲連夜生早春魚雁已連盟新來樂事添兒女
老至憂時有甲兵臘快龍驚迷草聖深厄燈火話良朋
名山夙有攜筇約擬共芙蓉島上行

自鉅園

坦步園林靜幽居魚鳥親暖風時入袂春色遠隨人松
徑蒼烟隔茅堂綠雨新花紅能幾日飛絮已沾巾

哭周櫟園先生

莫言拙宦逢人妬轉有高文任世疑官罷當年憑吏議
詩工異代談心知寬親到眼情皆累書盡為船事絕癡
煙雨片帆歸建業江干七載記將離

殊勲猶紀射鳥塲炎海詭吟閩雪章文士名偏成戰伐
才人命合逐沅湘一時月旦清流昔年載譽評鈞黨香
身退清溪老亦得不堪三黜問行藏

憶別青齊淚滿膺東陽柳色繫行滕蘓公韻去留鴻跡
董相經傳拜馬陵真意亭荒難再遇雲門山好懶重登
江天千里空翹首欲效侯芭媿不能

林陵烟雨記相思清切秦淮玉遂悲蘭蕙初焚香未歇
江山如舊韻全虧西州人去吳江冷南國詩亡檣後哀
碩果風花零落盡愁來鏡具欲相隨

時芝蘇梅邨皆相繼下世

帝可絕糧過訪過僕斷炊已三日矣笑賦一詩

紀城詩索

三 柳邨雜詠

蕭然相對兩修齡瓶罍空懸水玉聲郊島詩窮知共瘦
鶴猿歲儉許同清夢芒屨黃鶯穉菜甲登畦綠未盈
芝朮不須尋上藥便應避殺學長生

勝足

零落貧仍健支離病自親雨餘春枕傍睡足野情新採
薇持鏡客分蔬抱甕人生涯爾是伴厭說有征塵

八月十四夜早起

推衾殘夢起衣袂曉涼輕雨洗林光細溪涵月影清長
貧還物役不寐共勞生來夜婢媼好西風吹早晴

課種麥

殘月催無寐辛勤課早耕
淅淅零露下皎皎曉煙平
井邑竭王稅流亡歎物情
二東行軸盡何計罷南征

村居感懷

林壑棲遲早白頭
忘機漸覺狎輕鷗
竹梧陰送晴塢雨
枕簟涼生夏小秋
帶甲頻煩朝士議
均輸真繫野人憂
僻居頗憶銜盃樂
零落晨星歎昔遊

秋懷用坡公韻 二首

酷暑既云徂值茲新涼時
天高氣沈寥壯懷烈士悲
竹風清颼颼黃葉墮
蕭條隣里苦誅求
奔竄如驚狸肅肅
鳴哀鴻棲鳥無安枝
難豚集比閭樂事安可追
長貧身

紀城詩彙

四 柳邨雜詠

已病遙此流亡期
百家雙烟絕秋蒸
但嗟咨撫枕不成
寐寤寐上月遲

禾穗纍纍熟海天
連月雨竹響和清風
滴瀝終日語掩扉
絕送迎荒苔沒環堵
頗愛高卧閑聊憇
疾苦報賽途佳晨
囊溢乏難黍秋水
溢溝塍浩歌望南浦
時艱為農難無計
安敢畝俯仰俟新晴
秋陽何當吐

秋雨

一宵涼雨連晨午
指指秋泥種麥村
新水寒煙生荻浦
西風紅葉撲柴門
書裁藥畚兒能曝
粥稅茶鐺手自溫
國稅租完勤課稼
艱虞時事不堪論

記夢

疎燈寒夢倦婆娑
一枕黃梁拂黛蛾
好懶真成狂叔夜
安心恰似病維摩
朱顏五酒牽留住
白髮春風管領多
記取西河沿畔柳
長條搖落奈情何

雨後登軟絲臺

拂面山光過雨新
農歌樵唱滿溪濱
應時花鳥春前色
曳杖晴和病後身
雞犬猶驚催稅吏
兒童偏愛耦耕人
何時大地征塵息
社酒攤錢醉四鄰

偶感

廿載垂衣太平日
稅輕人樂四郊寬
時艱羽檄追鋒過

紀城詩彙

五 柳邨雜詠

歲儉征輸雲涕看
隔舍晴煙新燕過
溪野水舊漁竿
行藏莫笑儒冠誤
不道為農計更難

殘雪

郊原殘雪影離披
新臘登臺延眺宜
明月乍浮成映帶
梅花欲落恐參差
春泥入市屐還沒
午後溶溪冰漸析
多暇攤書仍晒硯
草堂檐底日遲遲

和帝可韻

華髮新來欲滿巔
祇憑藥裹扶衰年
愁看東國供輸日
喜罷南征甲馬天
松逕千樹遮雪嶺
花林一掃掃書眠
長飢漸索胡奴米
穀蕨春肥不用錢

閨暮春三日與諸子飲嶼山 二首

檐楹駢轡事事幽耕花鋤麥野香稠春歸幾樹飛紅雨
人對千峯歎白頭泥壁前題詩似夢新遊暫聚客如鷗
相逢各有攜筇約忍向青山費校讐

上已恰逢閨月天永和舊事興翩然偶來松下稱高士
能醉桃花即少年遮樹嵐光濃欲雨分畦麥壠綠成阡
山東風物農桑好眼底征輸劇可憐

嶼山晚歸

嶼峯南北有柴荆醉向歧途分手行驅背殘曛歎句穩
陌頭歸牧唱歌清青山媚媚人將老白髮蹉跎隱未成

紀城詩集

六 柳邨雜詠

一帶村莊來暝色乳鴉啼處夕陽明

清明拜劉果庵墓 四首

廿載與君友文章處處商天心真夢寐吾道竟倉皇宿
塚迷青草淒風咽白楊那堪寒食節重過世經堂
世短死生換憂長歌哭勤藥生相繼逝麻衣雙穉子宿
草一孤墳蘭蕙香難瘞文章氣欲焚西州無路避扣策
有誰聞

長楊古柏路十度過君村白酒澆文業青山貧野鬼他
鄉寒食節細雨杏花痕籠水流難盡斜陽掛墓門
雅量如君少誰傳有道碑春風荒野迺暮笛起寒吹易

守詩書舊難言門戶衰於陵留世澤七葉自能追

晚秋感事用李空同韻 五首

黃埃晝暗山城雨白雁寒催朔漠風馬帶征塵來塞上
鵬盤海氣入雲中監門圖額天閣遠特近民玉漏機回
地軸通燕京自是昇平須力答九重宵旰正深宮
軍符幾載日紛紛落葉西風畫角聞傳檄三湘烽火息
迴戈百粵羽旗分心憐海國無甘澤目斷炎天有戰雲
安得九州皆樂土桃花春散紫駟羣

西風數粟早涼生茅屋匡牀蟋蟀鳴文字翻遭青眼妬
詠詠未使壯心驚潮回蕤水輕鷗烟雨霽嶼峯晚翠明

紀城詩集

七 柳邨雜詠

客難賓嘲俱有意嗟成誰見絕冠纓

莫言落蓬秋感蕭颯西風看鬢絲賦就十年還自老
途窮萬事轉堪疑滄桑閱世如雲幻今古憑欄祇涕垂
鷗息鵬飛各意適碧梧懶借上林枝

紀國之陽蕤水側柴門風雨一枝棲青郊集澤多鴻怨
黃葉堆林有虎啼湖海詩名閒看奕田園歲計晚蒸藜
薊門秋色還堪賦有客承恩太液西

箕兒詩文皆有致喜贈一律

久病容吾老新詩喜爾清伏滔慚作父法護已難兄世
事溫恭得家風孝友成從來遠大器珍重薄浮名

鄰邑詞垣部曹諸公有欲以予應博學宏詞舉者
謀之某公不應遂止笑賦二絕

硯席相從二十年雲泥分手各風烟騎驢未解求聞選
不效巢由拜馬前

朝天封事復何如袖裏虛傳薦士書白首非關明主棄
青雲早覺故人疎

秋日和箕韻

竹栢虛堂雨氣森高秋風物晚沉沉青山遮屋留殘照
紅葉因風下遠林小院衣香砧杵急衙門人靜薜蘿深
畫圖真覺滿湘潤嘹唳歸鴻度碧岑

紀城詩集

八 柳邨雜詠

雨中無事偶讀東坡黃州八首走筆和之余今歲
亦以大旱苦飢也

貧士乏腴田勸僕斲蓬蒿春種秋復飲綿力亦已勞嗟
我固窮人飢寒罔所逃粗粒不厭飽消盡腸中膏佐餐
無長物白水湘澗毛刈禾亦已畢廖廓秋天高

鄙性懶且疎偃仰聊自適禾菽半焦枯厨庖乏棗栗亦
有仁祖餐赧顏胡能乞四鄰苦征輸晏歲恐奔逸回憶
豐登年煙火萬家室飢驅不遑安慚歎何當出世態足
涼薄一飽安可必

硯田各二頃耕種劇城背壯歲常苦飢倏忽年及艾生

計余所拙病復興懶會春初抵夏除微雨不破塊畝收
難及斗龜勉周内外一雨值秋晚但足滿荒畝歟計
來年宿麥種能在兇輩亦隨緣嗽蔣甘如膾

歲值荒歉時田災難屢數春無布穀鳴夏鮮快活語
即快活流亡載通行生男多不舉龜坼禍田原禾莖細
如縷二菽委壠頭青黃自撐拄野塲如春蠶紋紋響風

雨子婦掘田間鳬莛滿筐筥安知膏粱家肉糜厭如土
粒粒貴成珠拾穗烏能計

却坤無塵事三粒日就荒素乏青雲志軒冕馬可望朱
顏久已皺翼髮俄成蒼飢腸轉轉安能使詩昌再餐

紀城詩集

九 柳邨詩詠

腹果然何必羨萬羊澤田豐厥薇飽食不救忘

生未磊砢安斧斤不能鑿達迎非素志吾自守吾慙毀
譽如蚊蚋過眼同風電愚叟與漫郎昔賢良可學何年
婚嫁畢攜筇凌五嶽丈夫鄙瓊屑寄懷常卓犖濁酒滿

眼貽督使裏顏渥秋雨亦及時離菊燂屋角

交遊無素士農圃共一邨瓜瓠實粟延蔓覆墻垣貧
窶乏詩書耕鋤長兒孫余亦安固陋經年無叩門床頭

一盃滿架上數卷存脫粟當晨午款然饜一脣集子或
檢韻時共兒輩論懶漫興高逆誰者余弟昆
力田亦已久何日獲逢年但得貯筒未誰復問囊錢不

耕何以獲筆未復硯田吾家缺舊物文字滿青瑣乞食
典收粥至今稱共賢無事求贏餘倉箱計斯十

紀臺感眺

紀國臺高晚日蒼風流誰復繼徐王徐偉良王景著
條門巷稀今雨落田園有晚香青眼不逢楊得意白
頭空老孟襄陽秋光祇愛東籬好自來黃花醉羽觴

寄張陽張庶友

茅堂連日雪消初下秋蓮念索居湖海鷗羣春漸潤
科名難助老全疎酒壚重過無松沈郭下昔遊有應徐
謂劉果賦就思鉉逆憶舊好裁尺素付雙魚

紀城詩索

十 柳村雜詠

豆棚

茅齋消永日翻藉豆棚涼小榻支青潤虛檐引蔓長
局傳細樣白露裏寒香一名局豆白稍待秋風後充盤
酌醴膏

雖陽蔡漫夫過我言東武劉子羽老病踟躕不良

於行即漫夫亦且白髮矣頻年出遊失意聞中

偶憶二君需使相寄

白髮蕭然卧海濱誰憐貞士老能貧顏衰合覓千年藥
歲餘人欺一飽身古調難彈因寡和舊歡易失轉傷神
何能抱膝樹門下十畝閑閑作隱淪

和張庶友

秋色明明晚過君荷衣蕙帶惜離羣聞臨繡水吟潏潏
耻向烏衣競展屨蓂北線綸朝映日滇南甲馬夜七雲
從軍待詔皆佳事射策還期凡玉分時有司以將學舉
賦

曉起

西嶂未霽秀曉露正蒼然人語晨光內農歌月已前
花含貝細杭願漾珠圓群動勤朝役飛鴉冒曙烟

雨

从早妨農事驚雷報好音電光明速浦海氣踏長林白

紀城詩索

十一 柳村雜詠

烏洛溪潔青山過雨深雄風催晚霽疎豁一披襟

飢民

平蕪望盡只天涯雁羽蕭々日影斜小市春飢人易別
孤村夜哭老無家青榆葉底謀朝飽白骨塲中坐晚衙
莫學長沙輕涕淚十行漢詔未全過時有
七十龍鍾落日低妻孥累爾共提携驚心蛇虎迎人怒
觸目銀鐺對鬼啼兒女猶殘飢未了家鄉垂老夢全迷
却原是處誅求意何地春風好杖藜

夢至白下周櫟園先生官署中知先生已歿與客
相持而泣醒猶淚沾枕席

平生已知淚不安。人間夜雨青州路。西風白下山。新年無少壯。舊緒滿河關。殘夢何輕。依。未肯還。

寒食偶憶帝可詩以招之

崑山山上十回醉。每望崑山憶昔晨。况復清明宜避勝。誰能寒食不尋春。室人交謫癡聲相。國稅粗完快活身。楊柳垂青杏放蕊。一樽相對未全貧。

處。春林喚鵲鳴紅粧。白袷趁平蕪。花時舊好如雲散。無叢新幸倩枝扶。文酒歡場宜雅集。親戚情話自清娛。奚兄早識遊山侶。送指村巢萬樹烏。帝可所居名烏巢村

示兒輩

紀城詩卷

三 柳邨雜詠

讀陶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爾之不才。亦已為哉。坡公以為淵明風流愷悌。形為戲謔之言耳。然儼等皆無聞于時。則陶公之詩。亦未為過。兒輩皆有慧譽。近或牽于瑣細。或荒于嬉遊。所謂才者。果如是耶。聊成五言。近體一首。庶幾淵明之意。使之知所勉勵云。

少壯各行意。艾齡吾已侵。家貧知婦苦。年老望兒深。濁世存清德。柴門有好音。琴書饒逸興。塵務莫關心。聞中以誤犯。被貼泛舟明。湖偶成四律。誌感又理麻鞋逐隊行。任他冷眼笑人忙。知非忿耻來非所。

鑄錯強顏入錯場。晃屋燈光阿閤影。催更鼓向海潮揚。團花結采學年少。好賽雲英粉粉香。

幾載邯鄲夢未成。勞。又向夢中行。綵繩繫腹新。子。趨。情。龍。頭。舊。老。兵。狸。伏。短。簷。低。屈。曲。蟬。吟。比。舍。紅。雲。詩。虞。疑。問。字。來。簾。外。宛。爾。開。堂。校。一。經。

鮑錦江花事渺茫。強充筆尚飛揚。春光參錯桃花雨。秋色模糊帝女章。墮甌寧煩孟敏顧。遺弓翻笑楚人忙。珠光盛影須臾幻。漫衍魚龍上戲場。

曲岸垂楊景事幽。閒從花外喚漁舟。芙蓉映單衫綠。蘆荻風吹兩鬢秋。北渚重來同社燕。南皮昔譙付輕鷗。

紀城詩卷

十三 柳邨雜詠

丁酉之會。今如晨星。多情惟有明湖水。容我垂綸下釣鉤。

秋日用坡公寒溪韻

我生拙謀食。任八口秋至不遑還。蓬蓽自搔首。朝看黃犢耕。暮隨耘者走。荷鋤課風雲。未甚覺衰朽。平原何浩蕩。回環絕岡阜。落葉堆長林。西風吹如吼。得句屬兒和。更無素心。及東離久已荒。黃花沒蓬莠。重陽苦催租。未暇登塔樓。料飲何太急。斗儲竟安有。願愛接輿狂。行歌在楚數。檀欒千年竹。輪囷數株柳。茅廬八九間。中宜置漫叟。役車何當開。桑落正宜酒。老妻勤紡績。尚能操井臼。莫言辛歲窮。禦寒冬儲賴。

箕兒初度作此贈之

每逢元夕誼怡值汝孤懸春月澌澌好照此酒盃圓況
是新婚際琴瑟正靜妍丈夫樹偉業齊家乃爲先堂上
兩白髮但祝新婦賢不憶合卺夕贈汝小學編貨利與
妻子中士多推遷日易月潛移顧復成過愆手足相踈
遠所競惟岳駭文貌外雖屬中情違自安汝性自豁達
仙易釀過端厚植維學基起汝方當年龜勉思祖德令
名須早宣

再贈王叟

別君三十載未改昔時貧世態踈前輩交情愛老人米

紀城詩集

十四 柳邨雜詠

蕭經日竭詩卷逐年新剩有雲門色烟嵐晚自親

連夕獨酌用宋荔裳咏懷韻六首

余本踈脫人竟歲無長客柴扉常晏然一樽風雨夕南
邨積累叟兩鬢先餘白醅醕無復云但苦缺擔石
生平同調稀思與千載友跋陶共驚蕪清詩常工口景
物自娛人寒食與重九不見帖括翁吟哦坐皓首
風音厭塵鞅性僻狎麋鹿龐公隱鹿門子真棲鄭谷東
卓課雨晴荷鋤眺平陸何當伏雨足蓑衣牧黃犢
生年過半百前期錯自料巾衫散名場鹿鹿堪一笑讀
書與飲酒佳處領其要瀾水輕儻肥持竿猶能釣

常思季鷹言適志忘仕宦嗶嗶發狂言誰能辨真贋

足臥北窓嫺受塵縈綰悠然傾一壺浩歌日已晏

儒冠豈誤人讀書得微向富貴與神仙厄言多餘誑清

聖而濁賢斟酌如飲沆安得素心人披襟日相訪

寄箕黃於青邨

羅綺爭如翰墨香自攜冰雪壓書囊山光梵閣文願看
暑氣僧寮晏坐涼燕宋雲門餘戰墨簪裾稷下盛詞場
青齊耆舊何人在十五曹文大父行

青州逢李象先

相見頭全白寒暄意未遑重逢非昔貌小語立斜陽一

紀城詩集

十五 柳邨雜詠

代雄文在六年別思長蕭晨得少暇晏坐話秋涼
誰識誰摩病擁衾老衲傍燈光醒夢幻花雨散空涼微
識綠名累風因爲佛化涕鏹支藥熟木樨入秋香

古柳歌用梅村古槐韻

劇南古柳千尺起三百年來韋布里坡公詩我家韋布
不知偉幹濃陰陰行人斜披偃蓋映溪水長夏驕陽走
火輪跣足科頭深綠裏時移歲換經兩朝種樹人山樹
老矣鉅枝扣轉碎驚寢細葉蒙茸催急雨陽回真和春
風生瑯琊瀾上舊知名白傳詩篇傳禁苑桓公流涕過
金城陶令門前雅宜稱何事槐棘籍公卿憶昔讀書園

鄉邑籠鳥井蛙不自得。西走歷下北燕臺。烏帽黃塵無人識。歸來不隱居處。十里攢雲倚古樹。春秋陌上課耕耨。就陰息影日來去。思還賦就無人傳。余賦中亦道及古柳歎息此柳終不遇。執技攀條輒潛然。滄桑閱盡壽夭幾。人培植幾催折。隔代還思慶歷年。樹為曾大父所植安得北屋皆絃誦。搗肘綠陰支一編。樹前溪水鳴漱漱。平地濤湧成流泉。衆族團團常如故。柳陰飽飯度朝暮。長條時拂風日長。老根不免斧斤誤。奇姿扶疎蛟龍藏。古物輪囷鬼神護。樹陰溪影兩滌滌。牛耕犢臥緣邨路。樹上雨晴呼燕鳩。溪邊客與泛鷗鷺。稍栽菖蒲與菰蒲。點染村庄

紀城詩彙

十六柳邨雜詠

成画國輕船釣石日招侶。煙雨嶼峯望有無。鼓腹太平歌帝力。不用江頭數老夫。

柳邨雜詠題後

家大人性甘棲遜雅耽吟詠。每詩文撰述脫稟即授小子鈔錄。柳邨雜詠二弓久藏篋衍茲欲付梓。又命小子編撫第叙魚跋數語於後。予小子不敢辭曰。詩之為道。豈可以偽為哉。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哀樂。有真哀樂而後有真風雅。近今詩人之為詩也。刻飾毛膚。編輯陳腐。積篇累牘。疑無涯隅。然聖藉多而天然少。聯組擅綉。神韻枯索。殆所謂土鼓無聲。吹花易萎者矣。昔陶彭澤雅志冲尚。脩然蒿埃之表。杜少陵忠君愛國。一飯不忘君父。千載而下。誦其詩。咏其灑脫

紀城詩彙

十七柳邨雜詠

之趣。探其沉鬱之懷。須摩挲。指墨間栩栩欲活。無他。真故也。大人勤處隱約。長日掩關。坐卧讀堂中。偶聽剥啄聲。即為攢眉。常曰。莊生言。聞人足音。足然而喜。殊覺此語為煩矣。於詩亦不強作。偶有所觸。則一往情深。集中如值滇黔冠纓。則士馬雨雪之勞。案弓卧鼓之思。時時形於歎想。其愴懷於虎冠之忍苛。有斟鄩歎諸作。傷心慘目。則刻木畫地之痛惻也。而平生師友存亡之感。見於哭櫛下果庵諸什。則歎逝懷舊山陽南皮之悲涼也。他如田園閑適。家庭譚會之咏。皆從忠厚憂勤之意。結轡流溢而出。而非僅世

之爭桑鬪葩以工為悅澤者比蓋將尚友彭澤少陵於千載而斟酌於王孟錢劉之間自成研鍊精切之音未許踰於人羣心領畧也茲集始於北征諸什而終於古柳一歌顏曰柳邨雜詠志地也嗟乎無珥筆承明之遇而終老田間豈僅淮南落葉之歌桓公江潭之歎乎後之讀是詩者其亦有所感也夫男箕謹識

紀城詩彙

十八 柳邨雜詠

嶽江草題詞

嶽江草者余自春迄夏遊歷所作也凡人遊之力必能與江山敵而後其遊暢因而詩之力與遊事相尋則其詩亦暢從來善遊者必曰山水言山至泰岱言水至大江亦極天下巍峩澎湃之觀矣山水日負其全力以供遊人之領取而人亦各隨其力之所得以自快究之所得之分數多少不能強同因遊者之力之所取以為山水之力之所給則非山水之有私於人亦遊者之力有至有不至也余以春仲登岱踞日觀絕頂下視萬松激澱行人如蟻蠕動松間或曰此走後石屋道也計其幽

紀城詩彙 卷之六題詞

嶽江草

邃可揣一日歷代碑刻及諸經峪亭臺可各揣一日余心戀戀欲畱力竟不能畱倉皇西去頓丘黎陽道上汗漫無所遇而返夏初遂決意南下渡河絕淮泗由滁陽抵和州老洲頭風雨中買舟橫江而渡登采石寓姑孰兩月餘夫江南山水之佳麗人士之輻輳自白門次由白門北歸則為廣陵余姑孰去白門僅百里力不能至白門至白門矣又力不能為數日留而況於廣陵哉故余集中詩近百首大半皆姑孰作也譬之友朋於泰岱略得其形似於白門則半面別於姑孰則畱連寢處握手相得甚歡也余之遊於姑孰其庶幾乎憶一日微

雨新晴登太平城隅一老父爲余言乙酉王師渡江黃靖國率衆南逸其追奔斬馘處歷歷指畫如掌又桓宣武舊治前有宅以竹編其門凡榻依然友人謂余曰此阮大司馬作燕子箋處也爲言其吮毫按拍之狀甚悉相與慨歎者久之竟以意滿口重不能宣寫兩月所作大率付之山光水色歌場酒社中而謝家青山以梅雨連綿未獲登躡則是余於姑孰猶有餘憾也而又何有於後石屋及白門廣陵若有力而遊則仍俟之異日康熙丁未孟冬紀城安致遠自識於快風小閣

紀城詩集

卷之六題詞

嶽江草

嶽江草題詞

予與靜子知最深相遇亦最奇蓋於邸舍中未通姓字一見輒能識予者也惟撻觚則予每謝不敏憶甲辰遊東嶽提三寸管歷經略五大夫松登日觀絕頂下視海色蒼茫滅沒中覺詩思汨汨爭來余十指此時念靜子臥劇城恨不得與俱迨丁未南遊扁舟下維揚問渡石城見酒帘歌板與六朝烟雨下上輒慨然曰此吾靜子婉麗語也又恨不得與俱不知吾靜子正宛轉嶽江間實後先俱來而巧與之相左者也辛亥秋過雲門乃出嶽江草質予予讀之冰心霞骨鳴璫曳綃予僣遊過江紀城詩集

卷之六題詞

嶽江草

二集俱僉父掩面遁矣昔周櫟園先生觀察青郡時有言後之採風廣固者不象先靜子渭清三子是詢亦鄙哉其採風矣風雅之責屬爾三子今象先文詞逼古人靜子詩賦詞曲無不闢入閭奧獨予爲諸生所虐未得縱橫漢魏晉唐以竟吾才力所至予愧先生矣予之愧靜子豈淺哉辛亥秋東武同學弟李澄中渭清題於雲門客舍

紀城詩彙卷之六

壽光安致遠靜子

花朝旅行

客路值花朝。風光望轉遙。荒途晴界雪。野水午生潮。白
裕春裝薄。青山暮靄消。離情如可繫。試看短長條。

貝丘早發

熹微帶疎星。村光平如練。鞭聲散空林。耕牛已墮畔。旭
影團會峰。依約朝烟淡。副嶽雪未消。界天白一線。日氣
射蒼紅。峰嶺色屢變。狹路融朱泥。霑衣影如茜。坡陀增
凸折。登頓神易倦。春衣欲減絛。曉風冷然善。

紀城詩彙卷之六

一 秋江草

炭井

近山覘石脉。穿隧水激砵。輾轡竭泉絡。后土亦不平。金
錢買人命。計利與鬼爭。風火兩薄射。漆身面復黥。然膏
燭九原。委壑欲難盈。冶鐵消蜀山。嶠昔卓與程。

顏神鎮

驅馬山城外。瞻樓景倍妍。風林搖碧嶂。水碓瀉紅泉。濁
酒新豐市。春衣寒食天。翩躚牆外影。片月已嬋娟。

謁靈泉顏文姜祠並祀其翁姑于左

松陰覆畫楹。迢迢泛爐烟。白打春喧社。紅粧暗卜錢。時
爲手搏戲者。又女郎靈源霏雪乳。水藻潔冰筵。燈火祠
多以錢擲池中。祈子。

堂夜依然問癡年

龍水夜宿

旅食逢君盡市醪。隔舍香溪聲喧夢。醒夜氣幻空涼。倚
枕峰千疊。橫階水一方。塵纓真自苦。未敢濯滄浪。

夜行覆口峪

蜀道難何似。崎嶇步履停。風林雲氣赤。石磴月華青。徑
險猿呼侶。峰危虎嘯更。探奇夙有約。一豁入空冥。

張秋書事

客舍春寒燈火親。瀟瀟微雨宿河津。家園漸遠無相識
手酌村醪勸主人。

紀城詩彙卷之六

二 秋江草

黎陽寒食

客路清明至。他鄉習俗同。桃花衣上雨。楊柳渡頭風。春
社新醅綠。墓田野火紅。黎陽春事好。客思渺何窮。

登岱八首

矯首倚空濛。憑虛俯大東。谷雲鋪爛熳。海日蕩青紅。星
宿三州外。華蕤一氣中。日觀神云東望際。天疑咫尺幻。

出碧霞宮

登眺豈無意。蒼茫別有思。白雲封漢簡。綠蘿沒秦碑。一
壑盤盤險。百靈處處隨。焚書嬴帝事。無字復何疑。

幽徑藏幽趣。高山流水心。亭虛亭清作。雨老樹密屯。陰

石腹沉金篆泉聲響梵音真知塵世苦暫此滌煩襟

小憩聽泉處飛流濺雪寒崖曾駐漢蹕松已辱秦官語

自半天落心從十地安上方知幾里層累画人看用應

施剏兒孫小登躋歎介丘一峰躡越觀九點數齊州遠

碧岫天盡餘青接海流蒼茫下界置身世笑浮鷗

玉女泉堪飲斂光鑑碧空靈源澄石液好雨下天風浴

日蒼龍窟洗頭白帝宮澄泓此一勺挹注渺難窮

萬壑何奔赴茫茫不暫停風消雲氣合天近日痕青石

屋留猿鶴金光幻杳冥画圖誰得似稍已見真形

吳練何能辨雲光依約通振衣掃碧落倚杖破鴻濛絳

紀城詩集卷之六 三 嶽江草

節朝天迴靈旗映日紅十洲知遠近翹首海雲東

穆陵關

輕風細雨霽圖開石逕逶迤瓦礫間莫道江南烟水濶

春山無盡穆陵關

宿遷

岸葦長堤徑沙林解纜津一春千里客片月五更身心

怯南征侶目隨北去塵勞歌聽不絕終日響蹄輪

豐樂亭

美人去已遠讀書想其賢千載音容香風流未可攀晚

作滁南遊乘興亦偶然小亭枕城隅清流霽暮烟沿途

含桃熟葉綴紫珠妍人歡禽鳥集歌徹竹絲圓登眺清

和月依稀豐樂年欲飲不成醉長揖太守前誰爲後來

者懷古獨流連

黃草窪

寒泉引幽谷水際山鳥啼林陰密如幕藥花香未齊鐘

動風樵歇松高塔影低歌板白拾應酒榼紅粧提沿徑

尋花源浚折意屢迷回囑蒼翠間萬樹綴蘿樓馬蹄歸

何處晚日龍潭西

醉翁亭

長松蔭曲磴複閣抱群峰登頓日已晚萬壑夕陽濃石

紀城詩集卷之六 四 嶽江草

徑藏龍螭榭陰綠雨重老梅發古香摩挲想音容竹聲

憂青玉涼吹來清風疏泉作流觴彷彿永和蹤醉翁何

處醉滁人遊未窮

大風雨由老洲頭渡江 卽橫江口

陰雲何習習岸葦復蕭蕭獨客趨微徑蒼茫意屢搖問

渡防江卒偃蹇氣何驕縛葦建廳事黃旆插高標客舟

尖似履一葉衝長颺烟水濶無際滔滔起雪潮舳舨如

雲聯帆影掛輕綃大江豁胸懷翻使客憂消綠蘿橫側

見巖壑頻相招毳衣紅濕重風勁傘飄飄依稀錦袍翁

明月漾吳舳

雨泊采石

虛亭高不極遺範仰前賢春雨千家市夕陽萬里船人
烟集水國漁唱起江天日暮風濤闊憑誰問謫仙

泛采石

自信江流穩輕帆片片開雲移村塢動風濤酒旗來躍
壁橫戈跡騎驄着錦才千年牛渚詠對月更徘徊

送客北歸二首

久客歸無計羨君解纜舟山河非故國風雨總新愁花
潦淩藏寺松濤晚入樓江干風物好誰復與同遊

四月姑溪好鶯啼念舊林空江鄉夢濶夜雨客思淩蓬

紀城詩集

卷之六

五 嶽江草

轉依人意花時感物心日歸歸未得計日一沉吟

姑溪贈葛謙齋大令二首

一棹空明曉日邊風流得似渡江年桃花水滿潮初盛

荻浦雲晴颿正懸玉版燒青微雨後冰鱗鱗雪好風前

新來自有家園夢麥浪蠶堆四月天

寥落江山故國輕依人千里舊同聲歌成白紵無官韻

簾捲青山少吏情柘影桑陰雲壑靜魚遊雉哺雨花晴

溯洄我亦尋仙侶勾漏丹砂致自清

再泛采石飲謫仙樓二首

半渚磯前江水回帆檣過帶夕陽開天清雷雨隨潮捲

日落龍隨浪來南渡衣冠空戰壘東山詩酒幾仙才
樽前我亦稱狂客故國蒼茫意轉哀

崔魏虛閣萬松稠霽色橫江晚更幽風日佳時尋好侶

江山奇處憶前脩鏡涵烟露宮袍濕雨洗嫋娟翠岱愁

對岸亭有客重邀采石月何人同醉木蘭舟

陳玉宗招飲書巢賦此奉贈二首

書巢結構好頻到足怡情數折綠花至一童映竹清烟

雲新四理箋註舊詩名杜律千里江南夢誰憐求友聲

辟疆園自好亦藉子猷狂揮筆掃新暑飛觴送夕陽開

雨光瑟瑟潑髮影蒼蒼醉後歸蕭寺閒愁擁一床

紀城詩集

卷之六

六 嶽江草

客姑溪兩月飽飲魚笋因憶坡公長江遶郭知魚

美好竹連山覺笋香之句拈十四韻爲長句紀

之

四月姑溪荻芽長江頭漁父提網忙潮來一夜沒沙嘴

網得冰鱗一尺強柳條帶雨拂綠楊翻銀蹴雪出潑江

江流南下姑溪遠溪水清淺魚較小野夫艷隔鮪魚名

登筵下箸不忍飽金桂塔直城邊郭江風吹塔勢欲墮

陳生書奴健如猿相輪指點西江濶湛亭惠酒貯玻璃

一合難潤枯腸知石雲艷曲聲如絲轉喉車子何足奇

開鴈更進無名魚斫鱸流脂玉不如鮪魚價高不常得

此物亦可飽斯須。兩月食盡江魚美。但苦酒酣不能旨。
青州從事姑江魚。揚州跨鶴真難矣。歌場更愛太平好。
紅粧隊隊雙蛾掃。登臺提榼看勾欄。粉面雙鬟攜繡襦。
溪山徧種萬竿竹。蕭蕭梅雨灑波絳。蜚雷一聲龍簾生。
入市新鮮稍帶露。溪水直與江水連。姑溪盡處是青山。
李白已去謝公死。明月空江誰往還。四月鄉園驚夢覺。
客遊不如歸家樂。丈夫七尺常依人。爭似家山饜黍稷。
輕航片片流溪穩。樵風未便北風緊。歸興雖濃潮未消。
且飽江魚與江笋。清江曲曲幾村莊。陂陀添雨長稻芒。
苦憶山東蠶事好。硤礪壓場二麥香。

紀城詩彙

卷之六

七

嶽江草

姑溪曲

四首

釀雨春波綠似天。喜門門外繫紅船。溪邊少婦颺紗縠。
漾綠搖青也可憐。
層層金柱夕陽低。萬里帆檣隔岸移。莫道西江烟雨濶。
孤青兩點是蛾眉。
岸柳如絲綠幾行。羅紋細縠破輕航。誰人幻染青山色。
半副烟煤半副黃。
茅屋竹籬堆水雲。垂垂竿簞掛柴門。夜來羣鴨呼雛急。
曉起春潮沒瓦盆。

黃山寺

出郭林塘數曲灣。天光遙映水田間。鷗羣冒雨移孤渚。
龍勢隨雲過遠山。插畝稻秧千頃綠。傍溪茅屋幾家閒。
誰憐留滯江南客。欲買烟波一棹還。

無相寺

花溼垂鞭詰曲尋。禪房晚霽倍清音。荷風灩日紅雲濕。
竹影橫階綠雨深。騎馬看山遊子意。閉門槌磬老僧心。
蒼茫林木歸來晚。閒眺江干作越吟。

白紵山

俛仰成陳跡。凭高意不勝。金羈春試馬。紅袖夜篝燈。
宣武絕澗啼花鳥。幽巖劇竹僧。六朝餘舊事。惆悵白雲

紀城詩彙

卷之六

八

嶽江草

感歸

客舍逢重午。江頭換夏衣。吾謀應少拙。茲意倍多違。
白筍抽芽脆。黃魚撥刺肥。口忙爲底事。夢入故山薇。

贈別曹梁父

花覆湛亭白。晝長疎簾碧。簾致蒼蒼吳歎短。拍西園集。
越布單衫南國裝。杜若香迷歸客夢。風帆影亂旅人腸。
迢迢北望雲門雁。三月音書滯故鄉。
梁父爲元甫先生。子作湛亭以奉母。

當塗將歸別葛謙齋

三首

車笠他年約泥塗。此日情騎驢來客舍。入回看江城戰。

題桓王跡詩壇李謝名孤蓬風雨急隨意聽潮聲

役役風塵客猶憐作吏勞簿書稍覺苦風雅未能豪小
荆同牛鼎長吟似馬曹閒中聊取適坐對遠山高

殘春南寺客日日計歸程旅夢松陰滿鄉思艾葉生鶯
花催客恨風雨起溪聲莫作江南客從來多旅情

題江山別意留贈葛大令

十載逢君灤水道與君翩翩各年少今日逢君姑溪傍
握手鬢髮兩欲蒼憐我泥塗不得意開樽召我飲琴堂
絳紗雙雙燒銀燭犀觥激灑金盃續紅牙紫拍雪兒歌
攪毬舞恨更籌促君家令弟復翩然攜我夜泛采石船

紀城詩集卷之六

九 嶽江草

白苧山頭興半酣帆檣日落點江烟江山好處頻浮白
潑墨淋香標格天門欲掛錦帆舟青山擬買謝公宅
旗亭明月錦橋關歌成圓壁白雲間我亦三生在杜牧
酒闌無處問雙鬟一身畱滯風流國翻歎君懷不自得
竟體風雅復何爲日向上官侯顏色鸞鳳飛棲枳棘中
黃絲短綬暫從容七葉金貂會復始前有端肅後史公
我今買棹鄉園去雙槳悠悠共誰語貌得江山別意圖
輕帆烟雨知何處

再別當塗諸子

蕭疎行李又天涯累爾猪肝兩月時無語溪山畱客住

有情朋好係人思青山漠漠謝公宅暮雨茫茫李白廬
別後吳天成悵望開翻旅牘譜新詞

幾回參錯是歸期入夢鄉園意屢移客到窮途多倦戀
人來官舍易棲遲晨風零雨臨吟賦白衿青驢別路詩
今日驪歌真轍道吳江烟月紀相思

晚泊采石是夜雷雨

棲泊知何處蒼茫烟水中鯨風吹浪黑電影劃江紅暮
色千帆集潮聲兩岸通從來征戰地餘恨渺難窮
雲氣暗疎星江風不暫停酒帘懸細雨遠火隱漁汀小
市魚蝦雜空江烟霧青綠蘿咫尺地回望轉微冥

紀城詩集卷之六

十 嶽江草

晚霽同曹梁父陳玉宗泛姑江二首

晚霽輕舸穩清漣見釣綸風和聞玉簫岸闊湧珠輪邨
隔林烟細帆回日影勻漁簑真自得吾已厭風塵
千條沿岸柳難繫北歸思櫓影移鷗步波紋漾釣絲浪
花青滾滾堤葦綠漪漪莫道江南好家園刈麥時

姑熟初度

五月南風動江閣溪山自好客懷惡男兒墮地不雄飛
千里依人苦漂泊樵火爛熳是生辰湖海棲遲歎此身
華堂開樽飲我酒石雲妙伎奏逡巡紫筍登盤抽翠節
冰鮓下箸撥銀鱗梁生更情親揮毫進酒祝

千春懸弧早卜四方志。卽看萬里如比鄰。田園兒女團
圍樂。朋好天涯意氣真。談笑喧闐頻垂首。笙歌稠疊暗
傷神。落拓青衫不稱意。羞作江湖浪跡人。

金陵雜感 六首

六代風流建業偏。鳳陽開府更翩然。江東無限陰符客
付與阮郎燕子箋。

自昔陪京盛論文。詞場寂寞更何人。也知白下翻新曲
偏讓雲間說宋陳。

烟花南部已成塵。偷艷離門賣小春。冷落安娘傳指撥
繁華如夢恨常新。

紀城詩集 卷之六

士 嶽江草

江風帶雪捲潮迴。松竹蕭森付劫灰。土骨堆荒夕照冷
遊人指點雨花臺。

楊柳絲絲画舸輕。新粧單急可人情。吳儂盡唱邊兒曲
一洗清溪柔曼聲。

保國功坊沒草痕。居人猶說寇白門。蛾眉重掃胭脂冷
爭似虞姬抱劍恩。

爲櫟園先生題筍画

賴古堂中画通靈。筆墨奇倪黃非異。代蘇米喜同時惠
我丹青色映人。冰雪姿爐香與茗。松花影坐來移。

吳遠度爲余買書

江南行李自蕭疎。擬作人間老蠹魚。莫訝輕舟真似葉
半航烟雨半航書。

雲林淡墨致能酣。鸚鵡呼茶意更閒。遠度齋中
霸陵甚馴咫尺吳
江寫未足烟波合。掛點蒼山。時遠度寫
滇海圖

登報恩寺浮圖

彌覺神工幻焉知。帝力勞山客輕隱。隱江勢遠蕭蕭花
雨侵。諸佛雲烟變六朝。相輪倘可擁吳楚。辨纖毫。

至白門三日卽匆匆北發悵然有作

白門楊柳掛離思。洛水巫雲未足奇。不用猪肝勞地主
賃君往往住伯鸞溪。

紀城詩集 卷之六

主 嶽江草

頓脫風流尙有無。春光駘蕩莫愁湖。多情偏讓瓜州賈
日向青溪賽小姑。

白下束裝將歸逢曹顧菴先生

青衫擔簦石城頭。五月江干已倦遊。細雨人歸桃葉渡
輕帆客上木蘭舟。山光水色克新榮。殘月曉風識故侯。

時學士贈何日旗亭共画壁雙鬟唱徹古涼州余亦以
我南溪詞

醉相

浦口北發

雞催千里夢。酒醒五更身。露氣涵江細。濤聲近曉真。長
空帆送鳥。好月影隨人。莫厭朝行苦。風光拂面新。

停帆辭水驛。驅馬更平原。月白緣江路。烟青出郭村。客程宵自卜。鄉夢曉無痕。回憶青溪別。依依戀旅魂。

紀城詩集

卷之六

三

秋江草

倦遊草題詞

前余在都門與諸城李子渭清寓同巷官閒地僻得常往來李子盛稱周櫟園先生不惟詩文當代第一性好友藉人物此自李北海任彥升一流人非尋常醒觀者所可比也其於青州所最賞者李子及丁野鶴安靜子李子詩古文余久奉師表前兩君則云野鶴才雄質健多力或失之放靜子冲逸淵靜風格穆如俱根抵唐人而靜子詩近右丞左司姿致明敏駕輕就熟頃刻數首步驟秩然流輩鮮或及也於時野鶴已歿不可復見惟時時想見靜子一傾懷素乙丑

紀城詩集

卷之六 題詞

一

倦遊草

天子試翰詹諸官於保和殿余考下蒙左調解官旋里丙寅爲山左之遊渡濟水瞻望泰岱華不注諸山挿天碍日煙雲萬狀斐回於鈞突峭湖諸水之上時已仲秋蒲荒茨老惜無可共語者獨往獨來弗樂也既乃得鍾子聖輿風流儒雅甚相契洽因言靜子在此余喜即命駕相訪一見如故交從此登高則趾相錯臨水則影相接濟下山水頗爲改觀然靜子所遇落落正復與余相同噫是安得不令人思櫟園先生也靜子將東歸出歷下所得詩若干首質於余大要冲逸淵靜力追大雅一如李子所言而不屑拾宋元餘唾以希合聲氣求附

於今之作者余尤敬仰之序成余之馬首北矣任丘龐
增雪崖撰

北城詩集

卷之四 題詞

十一

倦遊草

倦遊草題詞

丙寅秋仲予遊歷下最爲濟南諸名士所愛與鍾子聖
與有世講尤相綢繆會龐太史雪崖顧我於邸一見如
舊識從此登高臨流互唱遙和忘其身之在客也值東
諸侯不愛士予汗漫無所遇朱子義俶招我出飲夢村
時庭梧蕭瑟片葉飛墜砌間客有善歌者爲思歸望遠
之曲仰視天宇秋氣晶晶鴻雁南翔予益渺然有故園
之感焉未幾太史北旋予悵然無徒寓久獨酌出步中
庭明月在地霜氣透帷夜不成眠于是鄉思轉深矣明
晨束裝東歸鍾子聖與與趙子宜四意戀戀欲留竟不
能留檢客中作名之曰倦遊草蓋取淵明鳥倦飛而知
還之意也豈敢步長卿之後塵哉丙寅長至日拙石老
人安致遠題於雪根草亭

北城詩集

卷之四

十一

倦遊草

紀城詩彙卷一 倦遊草

壽光 安致遠靜子

登青州北城樓

廣園雄圖攬勝過。萬峯飛瀑渴長河。時清鼓角秋全靜。
地近煙嵐雨易多。石柱蒼苔翻地。鐵幢龍怒起盤渦。
千家市逐浮槎盡。祇有兩風吹逝波。勝北門萬年橋爲池水所壞鐵柱尚存

同丘學山遊法慶寺贈靈轡上人

竹影千竿拂檻修。微涼蘭若許同遊。清分鶴粒香厨飽。
懶借龍岩木榻柔。青社河山凌寶刹。紫衣法像說神州。

紀城詩彙 卷之 倦遊草

億與天岸重來五載珠林約。滿院秋光僧自頭。
上人之遊 泛紫浮宅園

張杞園索題小影

江海橫流今晏然。烟簑雨笠繫漁船。推蓬買得烏程酒。

明月蘆花任醉眠

八尺絳張書帶航。樵青夫婦也風光。蘭舟棹入桃花渡。

誰道吳兒有木腸

潛河道中

平田經潑後。曲折盡橋梁。香細菰花密。風輕豆葉蒼。波
光明野鷺。秋聲急寒蟬。午晴塵容倦。樵歌送晚涼。

宿陽丘見余庚子赴京闕題壁有練車驚暑至竹

簾喜京回怯夢挑。餘燼懷歸續晚醉之句不知

爲何人橫父直抹咲成一絕

土壁留題蛛網交。廿年前事費推敲。此生已少紗籠分。
贏得兒童炷艾嘲。

歷下夜雨

浙瀝明湖雨。今從枕上聽。風傳煙外笛。荷戰水邊亭。客
夢歸還帶寒蟬咽。復停故園新醖熟。濁酒正如涇。

荒柝敲更急。疎鐘出寺遲。數行雲際雁。雨欲何之。子
舍添衣日。家園種麥時。濟南風物好。單外旅人知。

明湖秋詞和鍾子聖典

紀城詩彙 卷之 倦遊草

明湖風物劇憐人。雨笠煙蓑餽比鄰。餉得霜鱗如切玉。
風前醉岸白綸巾。

羣魚呼雛鼓翼飛。蘆花深處暖雙扉。佳蝦名蟬字見尋

常見箸撥紅霞獺髓肥。

團團荷葉青千片。白白蓮根玉幾條。慣鼻拋來齊上岸。

日斜擔過峭華橋。

八月新涼水閣秋。老漁貰酒晚相酬。手提筇筇催歸去。

四面風來雨打頭。

細柳官楊夾岸青。無名水鳥自梳翎。湖邊一棹添新雨。

晚起浮萍綠滿汀。

北城羽客自清閒。鐘磬松陰不掩關。萬戶寒煙秋色晚。青青飽看佛頭山。

同鍾子聖與趙子宣四遊佛山

秋氣通壇。佛山涵晚秀。乘興躡猱屨。五里防雲岫。石磴燦黃花。野香時一嗅。雜樹小如帶。乳松簪丁瘦。風葉綴秋光。丹黃紛雜糅。欽空懸諸佛。山骨篆刻鏤。汲飲乏甘泉。岩洞注山溜。其巔矗怪石。對峙疑兩鬣。金輿失虎牙。鵲巢伏如垓。濟城十萬戶。簷角相勾闕。宮殿鬱參差。鷗尾微辨跡。蕩漾明湖水。指點波光透。煙海何茫茫。百里成鋪繡。十日厭紛囂。岩壑聊幽漱。安得稅塵鞅。言就紀城詩藁。

支公宿

感歸

客舍蕭條感敗裘。囊書負爾詎良謀。煙裝一卷攜冰雪。旅况經時伴鷗鷗。應節寒花新放蕊。投林倦鳥晚驚秋。羸僮瘦馬催歸去。綠雨堂中酒滿觥。

論文把酒共陶然。客裏相逢盡大賢。烏帽黃塵知士賤。朱門畫戟魏王前。狂能入市騎驢背。熱不因人減幾煙。聞道故園新雨足。好牽犁犢向西田。

酌突泉恭贈

御書敬賦十二韻

歲紀文明曆。天開雲漢章。胸懷傳夏禹。籀篆嗣軒皇。壁圖書古齊。封帶額長巡。遊仍輪藻。咏自輝光。滄海珠胎燦。藍田玉屑香。扶疎九萬里。綢繆十三行。體勢蘭亭揭。風華寶墨堂。湧泉波吐穎。噴雪管生涼。舒卷騰龍躍。鸞鵬看鳳翔。上公勳履從多士。儼越蹌蹌泥疑飛。自臨摹付硬黃。揮毫勢想像。載拜灝源傍。

贈鍾聖與

廿年師友意。今日喜登堂。廉吏風如在。清門韻自長。三秋茅舍掩。一雨石田荒。願有湯夫子。相逢說墨莊。

紀城詩藁

卷之四

倦遊草

吾子丰儀好。翛然野鶴姿。北堂勞負米。長日愛抄詩。花下青油助。柳邊白雪禪。行監湖上得。裙屐有誰知。

壽周燕客別駕

昭君真意亭。君年方童稚。彩衣舞庭除。相與爲嬉戲。填笺競和鳴。怡怡好昆季。吾師任君流。愛我常倒屣。東武與千乘。挑燈析疑義。屈指幾歲年。二十又餘四。朋好散各天。相望晨星次。君家盛友于。迢迢隔異地。百事負初心。伏檻嗟老驥。吳霜點鬢。無復昔時意。題興君少年。褰帷度刀利。我來湖上遊。吳君初度值。金波漱漱明。荷香細細吹。共道使君清。差與湖水比。湖水濁有時。使君

清無二。歷亭月正盈。華堂譙方始。明年紫微閣。搗粉我當至。

遊王氏溪亭 有跋

老樹密參天。清泉深見底。塵纓未敢濯。枕流欲洗耳。石。崩。小。如。錢。輕。儵。細。似。屑。渺。然。江。海。思。深。梁。自。怡。悅。千金不賣泉。泉中金屑出。疑是潮川社。前身老摩詰。池邊列石几。樹下結茅亭。好近蘆花岸。秋聲正耐聽。開道泉空醺。新醅琥珀紅。習池風景好。醉倒幾山公。秋日鍾子聖輿。趙子宜四。趙余遊王氏溪亭。出西門。折而北。行闌闌中。門內敗簷。委地弗移。不除有泉一

紀城詩彙 卷之五

五

卷之五

泓清澄澄澈可鑑。毫髮池邊古樹。欹偃老藤。盤糾攫。擎作虬形。樹根穿石。鏤歲。紅鮮。與池中綠。蒼相爲。掩映。輕儵。數百千頭。泳游若。滌似。與遊人相娛。稍折。而北有陂塘二種。荷蕖。蓀蔞。泉聲。漱。清。冷。襲人衣。屢聞某觀察。市以千金。王人不肯售。余遊而樂之。並高主人之誼。爲賦五絕。

八月晦日友人招飲初見紫菊

寒花綠酒勸持觴。秋緒惟人兩鬢霜。紫菊挿瓶如送客。驚心已似到重陽。聖輿見爾詩有不到重陽不許遲之句 統籬菊賤先開紫。老友遺詩喚幾回。歸去嬾黃堆滿殼。

可能辜負盞寒盃。曹頤庵學士詞統錄載。最先開紫菊。相嬾。厚漸有黃。又陸放翁詩。同盞寒盃。 三盃

約突泉

濟南名士今何似。千載猶傳歷下亭。北宋雄文推子固。子固爲齊州。西京奇氣說滄溟。波光淨似練。環白。符藻。中遺蹟。頗多。長於書帶青。六郡英流霑化雨。誰能彩筆賦湘靈。時課士共

雪湧寒泉老樹旁。殘碑拂拭古苔蒼。詩傳邇李雄風遠。人到邯鄲客夢長。泉上祠。呂仙甲午。張舉白。雪社。余與其會。今三十年。往矣。 聽樂采風吳季子。崇樓曲榭魯靈光。時方時新。祇今多士揮毫。

紀城詩彙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卷之五

應慈

宸遊御墨香

張氏竹園

張馬何能避右軍。一條畧約隔泉分。但將玉版參禪味。更寫鸞溪效老文。

朱子義似招飲夢村分賦得支字

石橋流水遶風物。入秋空。遠翠千峯把。餘青一樹支。花明簾幕。日暖柳絲絲。茶話容高枕。棋聲午夢知。

聽坐客度曲

獨蒲音徹一縷青。玉參差和。去。定。揚聲勸君莫唱思歸。

引九月寒衣旅客情

醉歸口號

柳梢新月晚朦朧。騎馬交衢獵炬紅。恰似襄陽風景好。
兒童拍手笑山公。

龐雪岬太史以詩見貽作此奉答

老友雷田子同君。玉堂諸公能薦達。吾道有輝光。性
僻依人拙。年侵覺賤長。觀河真自笑。蕭颯鬢毛蒼。
相逢真意外。差不愧聞聲。竊紵十年事。燕齊千里情。冷
官逢世妬。病體慙秋清。自愛明湖好。來尋鷗鷺盟。

紀城詩集

卷之

七

卷之七

成堪共惜老至許。同遊分手風煙隔。何年雪夜舟

和雪岬

萬戶寒煙傍水隈。峭華橋畔晚登臺。暮霞影逐丹楓落。
夜柝聲隨白雁來。旅舍西風人易老。鄉園近日菊將開。
莫言詞客秋多感。九辨從知宋玉哀。

客中戲效坡公體

馬足車輪踏軟塵。蠅頭蝸角苦紛紛。自同穀豎亡羊客。
不似揚州跨鶴人。溪上荻蘆漫叟舍。橋邊結束泰娘身。
紅裘白髮渾閒事。且醉旗亭麴米春。
白酒黃雞菊滿園。曳裙何事向侯門。逍遙路鬼閒嘲謔。

取次山靈笑。崔嵬看舌舌。吾留三寸在。解囊羞見一錢存。
黃頭彫熟煨臍煖。留待先生手自溫。

夜雨

信矣非吾土。淹留傍水涯。一秋輕作客。九日苦思家。剝
雨繁歸夢。西風老鬢華。故園貧亦好。新放滿籬花。
已有佛山約。將無遊屐忙。雨聲來半夜。天意作重陽。
客緒三更禱。秋衾一葉涼。小兒知令節。應醉紀南莊。
朱義似以詩招飲夢村依韻和之

出郭行登亦快哉

紀城詩集

卷之

八

卷之八

喧喧人海走巾車。門對標山好結廬。雁影參差夕照晚。
鴈華秋色上。衣初

丹楓黃菊晚秋圖。石碓流瀾響曉輪。行過小橋人影寂。
一溪秋水泛輕鳬。

村居幽事各爲容。花外石橋一徑通。紗縠浣來人似玉。
蒲盞明鏡映芙蓉。

試罷三雅與五經。密雲小酌付樵青。秋梧露洗天如水。
一弄梅花月滿亭。

桐陰竹影任婆娑。妙句清芬襲薜蘿。欲和陽春應里曲。
從來名士濟南多。新公昔

郊城張生死其妻徐氏並侍兒秋雲自經以殉余

遊歷下友人以傳見示求詩紀之余爲作歌

石梁山上古琴聲。大方湖水綠玉清。中有青蓮吐異莖。
污泥不染波澄泓。湖邊香草裊荊蓀。枝幹蚴斜相附生。
靈秀所鍾產閨英。一門異事何崢嶸。堂後萱花前女貞。
兩世茹蘗撫孤懷。白頭老婦心忼忼。籲天捨地效杵羹。
有子生孫繼令名。玉顏犀頰光如瑩。含飴弄綵繡祿綢。
憲府青箱書滿簾。畢萬之後數當盈。爲孫娶婦徐家甥。
入拜姑嫜珮璫珩。齊眉夫子舉案擎。閨中侍兒字瓊瓊。
琴瑟在御兩不爭。胡天不弔病竹倅。蘭摧玉折彼蒼育。
紀城詩彙 卷之九 倦遊草

九日同雪崖聖興登佛山

郭外行吟野興濃。秋光嵐氣靜空濛。流雲出岫含新雨。
老樹欹岩醉晚紅。白髮頽唐殘照裏。青山斌媚暮煙中。
蒼茫暝色催歸屐。倚杖松生萬壑風。
巖城日暮起炊烟。把酒登臨落照前。倚石看雲俱不惡。
黃花丹葉劇堪憐。山河到眼多歧路。今古凭欄祇逝川。

君作寓公雪崖將卜居濟南我強健。茱萸醉擁待明年。

拜李于鱗先生白雪祠

隔代才名姓字垂。盛時文物足人思。楚風空起三家難。
鍾伯敬云與于鱗首難者吳會競推七字詩皆推于鱗
吾楚人也謂公安與竟陵
七律爲于鱗業盡荒無子舍先生舊居在鮑山北外廢遺書堅護有
秋絕調
孫枝余親見先生裔孫諸生甚朴清泉綠藻流如帶。長統先生白雪祠。

贈別麗雪崖

北渚同遊拈韻類。晴橋風月一時新。他年燕市能相遇。
免致車前帶字人。

紀城詩彙 卷之十 倦遊草

十 倦遊草

垂老萍蹤似雪鴻。燕齊分手各西東。湖山佳處重回首。
四馬蕭蕭落照中。

西風蕭蕭水增波。千里離觴一曲歌。今夜郵亭應悵望。
月明偏照兩人多。

王屋山以詩見投有屈子湘潭僧面目坡公海外
肆文章之句余感歎不已依韻答之

清歌一曲舊王郎。晚歲萍踪雲水鄉。妙句投余如截錦。
新詩報爾不成章。依人食力心常苦。垂老能貧興轉長。
消受俸錢無別事。攤書炙視送斜陽。

歷下將歸留別鍾聖興趙宣四

九月晴和歸去安。滿林紅葉一囊詩。丹崖佛閣西風晚。
綠樹旗亭細雨遲。長笛殘星傳趙鼓。高山流水識鍾期。
明湖佳事常依舊。好請秋來唱和詞。

別聖輿

不似春風唱渭城。幾行南雁晚歸聲。河橋衰柳秋如畫。
也繫離人長短情。

茅屋匡牀似我貧。少年師友晚來親。憐君蔬水供慈母。
又逐秋風作旅人。時聖輿亦將遠遊

賦就琅邪總角時。流傳也遣外人知。逢君倘效羊公鶴。
笑道王家癖譽兒。聖輿以詩贈其兒

紀城詩彙

卷之

上

倦遊草

別宣四

簪葉清疑三白醺。霜鱗腴比四腮魚。猪肝一片真多事。
煙雨湖干共茹蘆。時宣四餽魚酒甚佳

留贈趙豐原。時自燕京抵平原尚未歸

濟南瀟灑如君空。長慶才人七字詩。豐原喜元白體恰值平原
十日飲君歸我去。兩參差。

客邸獨酌至醉

銀燭金樽面戟門。會城絲管報黃昏。但能軟飽消良夜。
不向侯家乞晚飧。

紅泥細酒甌。瓶香霜夜烘。爐似渭羌爛醉。不知身是客。

月明花下舞即當

初冬雜興效渭南體時自歷下歸

遠遊何物抵丘樊。積火絢燈共一村。乞米日煩奴入市。
攜壺時有客呼門。新畦蔬供寒菽美。故絹衣添熨斗溫。
野老相逢聊倚杖。桑麻十畝正堪論。

幾夜北風霜氣稠。老農歲計足良謀。妻能健飯他無慮。

兒解讀書百不憂。高屋短簷懸鼠帽。長身窄袖木棉裘。

禦冬肯蓄勞。籌画似洵新。膠早上篋。高屋短簷見坡公詩

晒硯攤書任醉眠。南榮曝背小春天。遮寒護暖憐湘蓐。

檢石淘沙種水仙。上藥覓來經手合。新詩吟就付兒箋。

紀城詩彙

卷之

士

倦遊草

農書注罷還時讀。不索人間賣賦錢。

小園側畔結茅亭。野眺晴和眼倍醒。晚圃花香荷早萎。

寒林木落柳猶青。饑鷹掠野勤施距。山鳥窺人自刷翎。

萬點遙峯橫紫翠。一行去雁入青冥。

架上芸編老自耽。時賢妙句幾回探。萊陽雅調雄江北。

德水新歌繼渭南。時偶檢蘇軾詩出日詩成無定律。入冬

酒熟有餘酣。粗繪大布生涯足。腹貯殘書憂亦甘。

晚日歸來耐笑譁。秋光偏屬野人家。風清野碓春秧早。

雨足高原種麥賒。白小登盤瑩似玉。紅螯啟殼豔于霞。

寒吹獵獵催冬急。狡兔荒郊漸可叉。

自愛村居歲月寬。逍遙盡日廢巾冠。三分冬氣猶餘暖。
兩日霜風覺清寒。任懶無營身穩便。偷閒有味夢輕安。
沙鷗容與隨流住。世上風波妄起潮。

半畝荒園未是貧。蒼松手植作龍鱗。風和戲蝶猶依菊。
冬暖游絲似漾春。綠酒常尋花下約。白頭漸老鏡中身。
行藏自信蟠泥螻。不向風雲問屈伸。

誰道坡公爲口忙。老來生計似黃楊。其咄王石多錢癖。
須笑齊梁競隱囊。囊。囊。囊。蠅。蠅。蠅。雪。雪。雪。一。一。一。窓。燈。火。香。盤。香。
硯田二頃粗堪飽。始信貧長味亦長。

自笑屠龍技久疎。澤中所牧殆真豬。窓前細閱磨兜鉢。
紀城詩集 卷之 圭 徐漢章

架上閒緝泥勝書。徑僻樵蕘尋鹿砦。雨餘簑笠駕牛車。
散樗野櫟間無用。南陌東臯懶自如。

冬至後大霧繼以大雪作歌

冬至之夜子之半。重陰如晦霧漫漫。林樹槎牙玉璀璨。
老農占歲起長歎。一霧連旬不得晴。今年閏澇明年耕。
安得陽鳥輾足吐新晴。

濃霧纔停雪又作。林梢聲吼北風虐。颺空翻翾如皓雀。
饑鳥狡兔走相索。老夫攤書不出門。短褐納被手自溫。
與兒檢韻烘爐倒瓦尊。

雪夜再和昌山韻

同雲黯淡勢絨纖。樓外寒威近夜嚴。衾鐵稜稜思蜀道。
簾旌瑟瑟慘吳藍。爐煙未盡輕垂幕。曙色迎春早入簷。
大峴山容朝更秀。嶙峋羣玉峙峯尖。

滿目瑤華起曙鷄。好吟雪柱與冰車。松梢斜掛千林玉。
竹帚輕揮一徑花。伐鼓撞鐘催社臘。燈毬火樹賽田家。
眉山陰韻誰能和。老鈍詩思愧八叉。

寒晚待人不至

客至

紀城詩集 卷之 圭 徐漢章

人馬冰霜色更深。聞叩門聲感立慚。酌爐火定奇溫濁。
世逢迎苦茅堂笑。靜喧呼童燒榾柮。燈火話黃昏。

丙寅除夕

少壯猶如昨。倏翹花甲年。飛揚還酒後。衰白愧燈前。
醉攤書坐在歌版。燭眠兒童拍手笑。爆竹亂雲煙。

倦遊草題後

拙石先生少負軼才數奇不偶寄情吟咏久而彌工余
向耳其名輒爲神往近從令似雪園索讀新詩雪園持
一編示余曰此家君遊歷下作也展玩之餘見其氣體
沈雋格律深細近體出入三唐而五言古直窺顏謝闢
與由其取精多而用物宏故隨筆所之動與古會雖寸
樹一斑而已足概其全矣登高臨流懷人弔古已極唱
和之樂而顧以倦遊名者志詩之所由作也嘻遊倦矣
而詩則工錦囊既滿雖復躑躅風塵不惜也質諸先生
想當肯肯長洲孫岳頌樹峯跋

紀城詩彙

卷之四 題後

五

倦遊草



玉磴集自題

予紀人也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而元
嶼山有紀侯塚宋書云焦恭祭塚得玉磴焉考
紀之爲地包鄆鄆鄆以爲邑廣袤數百里與
周魯世爲昏因其宗器重寶不減上國俱湮沒
無聞而當日獨以玉磴自隨抑獨何歟磴有用
也磴而玉則無用矣玉有用也玉而爲磴則無
用矣寶無用以爲用甚矣紀侯之愚也然紀之
爲國迄今二千七百餘年凡紀之宗器重寶無

一傳於後而玉磴獨傳則不亦無而有之用
乎予嘗數登嶼山求所謂紀侯塚者荒榛野蔓
不可復識而玉磴之名亦付之空山想像而已
則此玉磴者不亦終歸於無用乎予紀人也世
耕紀城之陽久無所用於世而以垂暮之年又
矻矻於無用之文以坐消歲月幾何不與紀侯
之寶玉磴者同嗤也或曰此紀城之故事也子
紀人熹攻文又以卮言無常者自嘲玉磴類矣
予笑曰無用哉予之文也遂取以名其編康熙

下
戊寅桃華月古紀拙石老人題於紀臺之長松

玉磴集目錄

第一卷

壽光縣志序

黃山詩集序

漁村文集序

楊青嶠集序

四先生贈言序

張昆詒先生壽序

壽孫石泉序

徐母金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七十自壽序

柳村雜詠題辭

倦遊草題辭

神仙棗題辭

第二卷

啓秘亭記

後遊嶼山記

遊倉頡墓記

九日飲新雨臺記

七夕偶記

析箸小記

復讐記

紫薇池記

莎墩小記

寒征記

李將軍全青紀事

菊說

後菊說

第三卷

與張杞園書

馮公家傳

蔡漫夫傳

盧孝子傳

鄭烈女傳

三節婦傳

查氏家世序述

題安期生食巨棗圖

張氏家乘跋

書先府君墓表後

書張昆詒大令手牘後

書龔贈張昆詒先生詩後

與張昆詒

又

與龐雪嵒

與李漁村

與張杞園

第四卷

萬年橋碑

青州別駕孔公德政碑

內閣中書舍人候補主事丁公墓碑

張保初墓表

翰林院侍讀李公墓誌銘

殷生墓誌銘

李母魏孺人墓誌銘

祭李渭清文

告墓文

祭楊茂才文

尊

雜志

玉磴集卷之一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壽光縣志序

壽光爲青州支邑。偏近郡城。最稱全齊壯縣。其地平衍。無山陵。北瀕於海。東西南三面界於淄。濰劇驪之間。周原沃野。提封數百里。幅員之濶。人民之衆。物產之豐饒。賦役之紛雜。山積星繁。莫可紀計。兼以人事代謝。滄桑遞更。凡夫忠臣孝子。義夫貞媛。通人逸士。與夫荒奇詭詭之遺聞。有心者。于以采風謠。而稽輿圖。勒成一邑之書。亦守土者之責。與邑中士大夫之任也。然邑舊有志。已散滅無存。迨康熙壬子。奉有纂修通志之命。時以載筆無人。草次成書。邑人士每以爲憾。歲在辛未。遼左劉公有成。來蒞茲邑。爬梳整剔。撫循噢咻。威讜惠懷。不期年而聲達於千里之外。于是脩舉廢墜。新費舍以尊師儒。飭城闔以壯金湯。建倉庾以備儲峙。於王政之所宜先者。靡不肇舉。而倉頡墓爲萬世文字之祖。雅

意。邇。遂。成。吾。邑。勝。地。及。七。載。政。成。乃。流。覽。邑。乘。而。喟。然。曰。壽。巖。邑。也。而。紀。載。之。籍。荒。陋。無。章。取。譏。隣。封。而。貽。誤。後。學。非。壽。邑。之。羞。乎。乃。授。簡。於。予。命。重。爲。整。比。予。以。病。廢。頻。辭。不。獲。公。遂。申。牒。撫。藩。諸。憲。俱。蒙。允。行。值。予。夙。疴。復。劇。心。目。荒。耆。因。命。仲。男。篋。遠。徵。群。書。博。詢。遺。耆。溯。沿。革。清。田。賦。考。戶。口。核。土。物。別。淑。慝。垂。法。戒。年。經。月。緯。縷。晰。條。分。不。敢。枉。古。人。以。從。我。不。敢。欺。後。人。以。自。信。而。又。以。僻。居。邨。墅。獨。智。難。通。謀。之。同。邑。趙。

子。大。訓。懿。訓。昆。仲。徵。求。掌。故。補。苴。漏。予。藥。餌。稍。閒。爲。之。覽。其。大。綱。訂。其。疑。似。始。於。載。陽。之。月。成。於。其。穫。之。晨。予。乃。反。覆。其。書。而。歎。曰。甚。矣。哉。志。之。難。也。而。壽。較。他。邑。爲。尤。難。壬。午。之。變。全。青。郡。縣。所。下。者。十。之。二。三。耳。壽。邑。夜。陷。兵。火。頻。仍。版。圖。付。之。烈。燄。耆。舊。化。爲。青。燐。卽。間。有。一。二。遺。黎。追。數。離。亂。天。寶。舊。聞。宣。和。遺。事。如。昔。夢。往。劫。總。屬。恍。惚。文。獻。無。徵。稽。詢。何。憑。且。志。猶。史。也。史。則。列。局。分。曹。發。內。府。之。藏。難。官。家。之。燭。商。推。叢。

舊。易。於。成。編。予。投。老。荒。村。衰。晚。無。徒。南。皮。之。讎。集。西。園。之。文。酒。昔。日。勝。流。久。淪。黃。土。予。以。舊。學。溥。落。檢。校。易。忘。而。篋。見。又。以。帖。括。糾。纏。攷。稽。未。備。遠。遜。常。璩。之。華。陽。近。媿。康。涵。之。武。功。矣。而。其。所。尤。難。者。又。在。人。物。一。集。孝。子。慈。孫。孰。無。表。揚。其。祖。父。之。意。但。比。事。屬。詞。夙。有。義。例。直。遂。則。慮。致。人。言。曲。徇。則。恐。來。鬼。責。在。詩。有。必。恭。敬。止。之。文。春。秋。有。善。善。欲。長。之。義。標。前。修。之。餘。芳。揚。後。哲。之。懿。德。顯。微。闡。幽。意。歸。揄。揚。庶。幾。汝。南。襄。陽。

之。流。風。焉。蓋。亦。可。告。無。罪。于。桑。梓。矣。嗟。乎。斯。文。未。墜。代。有。名。賢。日。月。不。居。事。同。積。薪。志。成。而。劉。公。以。治。最。擢。任。廣。南。東。裝。有。日。吾。邑。雅。號。名。區。循。吏。邇。來。英。彥。繼。起。後。有。好。學。浚。思。之。儒。踵。事。而。修。葺。之。以。匡。其。所。未。逮。是。予。之。厚。幸。也。夫。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八。月。旣。望。邑。人。安。致。遠。識。於。晚。讀。草。堂。

先生晚年以史家法成其邑乘讀者謂神似武功志卽此一序亦何必便減許西子耶

黃山詩集序

膠西法黃石先生者異人也。少以五經高第入翰苑。歟歷藩伯。晚居東海之濱。不仕者三十餘年。予耳其名。疑爲古人。庚午冬。自大雪。予命酒獨酌。有平頭冒寒走三百里。寄我巨軸。開視則先生自畫。李青蓮登華山落雁峯圖。寄我石勢如波興雲卷。四壁欲動。予浚感其意。作長歌寄之。繼而又以巨幅大書司馬溫公禪偈見貽。筆勢沉着飛翥。殆神明于坐位而自出機軸。非近人貌爲平原者所可幾也。蓋先生少以詩名海內。而書畫則出其緒餘爲之者。不讀先生詩。安知其書畫之有本哉。一日柴溪老人寄予札曰。黃山先生詩可尺餘。欲得君一序。予不敢以不敏辭。越五年。先生以八十有四歸道山。而予一病五載。竟未完前諾。然時時在予胸臆間。已卯春。日予夢先生。遽行衣冠。頌祝而予與先生茗飲郵亭。亦不記其作何語。醒而自訟曰。先生其殆徵予序乎。予何足以序先生詩。而先生

之詩。蹈險經奇。于三唐宋元之外。自初一家言。有穿天心出月脇之致。在流輩中可以掉臂孤行。世當會有知之者。予嘗謂一代之興。必有兼才大力爲一代文獻之所寄。若元之趙吳興。明之董華亭。皆以詩名。而書法画苑亦自獨絕一時。異代鼎峙。得先生而三矣。二嶗大珠之間。俯眺東溟。粘天無壁。日月之所沐浴。仙靈之所窟宅。先生之英爽。必往來于其中。與安期羨門相爲吟嘯。先生之詩之人。于奇峰大海間。猶當彷彿遇之。其詩之光怪陸離。必有不可磨滅者。予實不足以序先生詩。而知已之誼。與夢寐之感。爲之序述如此。聊以誌吾昔日許劍之意歟。風行水上。渙爲文章。脫去一切序文窠臼。

漁村文集序

詩文者與風會爲轉移者也。而世有作者則常以詩文轉移。夫風會何也？詩文之變不可勝窮。爲於舉世所共爲之日，則其勢同而易；爲於舉世所不爲之日，則其勢獨而難。乃有志之士，每爲其獨且難者屹然于風會波靡之日，此非不惑于流俗者不能也。予蓋於友朋離合之際，而重有感於詩文之變矣。憶甲辰歲，予初遇漁村先生於青郡。兩人年壯氣盛，日以詩文相切磋。

三石集卷一

一

漁村俯仰高寄，其所爲壯音亮節，常有睥睨一世之思。曰：詩文一道，其將日趨於纖靡矣，不埤其原而治之，其敝將至於汜濫潰決而不可遏。斯在上者之責也。未幾，予與漁村先後渡江而歸。各有集，亦各相論序。迨壬癸間，予兩人一再晤於青郡，遂別去，不復相見。予以文戰連不得志於有司，遯跡紀南荒村，不與世接。而漁村以已未之歲，奏賦蓬萊宮，入翰苑，致位侍從。其時之主壇坫者，方且倡爲詭異可喜之論，以竄易

天下之耳目。曰：詩何必唐？蘇陸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澤毘陵而已。而淺識薄殖之夫，承響竊影，恣意無範，以纖巧爲新奇，以空疎爲古淡。詩文一道，至於鬼鎖卑弱而不可讀。吾意漁村高居石渠天祿之上，方且與輦下諸君子狎主齊盟，以聽風會之適然，乃從郵筒中得其近著讀之法，愈嚴骨愈堅，色愈蒼，韻愈淡。詩則遠宗唐音，而間出於錢劉之逸響；文則骨體全乎龍門，而輔以廬陵之神韻。當繁聲變雅之時，獨探

三石集卷一

一

純古淡泊之音。予于是與漁村別，且二十年矣。二十年中，詩文凡屢變，而漁村不變。則漁村之自守爲何如哉？漁村近且以侍讀改官歸里，臥病白雲村中，至拾橡栗以自給，紫閣黃扉，淡然不以介意。曰：吾終不以一日易我千秋。頃寄予書曰：吾生平所作詩文，計二千餘首，自遯其三一，將往閩中求故人雪崖龐先生爲我刻布。予不可無一言。吾知斯集出，而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必有奉其詩文以爲鑒括正鵠者。若漁村

非轉移風會之一人歟。吾故歷序吾兩人終始
交好之情。以見朋友聚散之緣。詩文變遷之故。
均爲可感。又以見士君子抱不朽之業。老而不
得志於時。而以垂暮之年。役雙趾於三千里外。
求剗剗於故人。其意亦良足傷已。後之論世者。
能無喟然而歎興也。夫康熙己卯上元後一日。
壽光安致遠撰。

此序初成時。便與漁邨相對擊節置冊而歎。
歎已復讀不忍釋手。今再誦之。識高法老實。

實出人頭地

楊青嶠集序

楊君青嶠名延孚字綏綸。青嶠其別號也。爲益
都諸生。久于制蕪外。兼好作古詩及諸雜文。今
老矣。人皆知青嶠之爲人。而或者曰。是其人不
諧俗也。又皆知青嶠之爲詩。而或者曰。是其詩
不諧俗也。嗟乎。必諧俗而後稱其詩與人。則其
人與詩何如哉。予交青嶠晚。見其抱先世之遺
書。惕惕然恐其不獲傳于後。力求當世之名。人
爲之誌傳。雖以固陋如予者。亦乞其一言爲重。
此非今之人也。又以古詩投贈予與仲男篋。蒼
音穆節迴絕。時響此非今之詩也。一日者寄篋
全集數冊。命其評次。予得而盡讀之。因以已意
汰其疵類。擇其精純。詩文共得百餘首。絕無聲
容色澤之浮艷。而朴而有韻。淡而多思。人之知
之者蓋鮮矣。予於是作而歎曰。人知青嶠之爲
人。而不知其爲真古人也。人知青嶠之爲詩。而
不知其爲真古詩也。世之欲知青嶠之爲人者。
讀其詩而可矣。

淡宕

四先生贈言序

丁丑予年七袞蓋諸先生贈言焉遠而燕京吳越近而三齊兗豫之間長篇短什彬彬然如琳琅珎璜之觸于目笙鏞琴瑟之娛于耳也美矣哉予滋媿矣蓋人之稱其人也常溢于其量之所受而人之受其言也常昧于其所不足而易以自安故其言甚美而或非其質吾獨于四先生之言有感焉四先生者爲東武仲威王君學山丘君渭清李君營陵寶詒閻君也蓋四先生皆七十前後老人與予齒相上下故其言不以頌而以規仲威年七十有六其言曰空懷萬里心長此六月息有時雞耕樵相見不相識形神既已完尊養樂儉德良木傷斧斤大璞忌雕刻皆柱下之微言參同之遺旨也學山長予二歲其言曰久使石同拙寧教谷亦愚喜爲高士傳不寫要人圖柴溪老人紀亭石叟久相從于九仙五蓮之間知予嬾是真也渭清少予一歲其詩有短髮悠悠隨世變古心落落與時違我亦

王磬集卷一

十

衰殘餘白髮老知明歲得相依之句非淵明素心之約少陵二老之吟乎予長寶詒五歲贈我不以詩而以文則俯仰于生平離合之感纏綿婉篤而終則曰向使君奔馳于名利之場震撼于寵辱之交壽之與存者有幾旨哉恬淡寡營之風難進易退之節其卽先生之自喻乎味四先生之言譬珠履雜沓矣而中有褐簑老人談說古昔可念也絲竹齊奮矣而獨繭之音微如石澗流泉泠泠然可聽也蓋仲威渭清寶詒三

王磬集卷一

十一

太史嘗仕于朝矣而予與學山則長伏林莽無所見于世其道可相信也道可相信則其言非猶夫人之言也不然使出而仕者有貪冒苟進之嫌而在下者或窮而喪其所守其道安能相合哉予故于是有感也

得一贈言便曾中耿耿言之亹亹先生于朋友之際如此

張昆詒先生壽序

國家太平五十餘年。重熙累洽。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吾意郡國守令。其和氣蒸濡。必有以古循良之治。治其民者。而其民亦相與詠歌。而祝頌之。歲時烹葵。剝棗。醢酒。封羊。躋堂。稱觥。如古豳風之俗。而一時之賢士大夫。作為聲詩。以與田夫野老。歌頌而不厭。豈非昇平之盛事。而邦家之光歟。乃以予所聞郡邑長吏。類多武健嚴酷之爲。用以博赫赫之譽。而一時之所謂善頌

善禱者。亦且貌應而心違。在上者固斬人之頌。之以爲樂也。其言誠美矣。而非我之所可安。則受之者愧在下者。固斬人之聞吾頌之而樂也。其言誠美矣。而非彼之所應得。則稱之者諛若。是則頌也。固不勝其愧且諛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誠得一父母斯民者。而吾之頌之者。非諛辭受吾之頌者。無愧色。豈非吾之所至願而難得者乎。丁丑仲秋。予杜門臥病。庭無人跡。胸山張子別且十有一年矣。一旦款扉揖予。

曰。明歲春正七日。爲吾邑張侯誕辰。願得君一言。以爲壽。予聞之。欣然而起。曰。是昆詒先生耶。我知其人矣。是越之大儒也。予讀先生之文。知其爲有道仁人。而先生之治行。則真所謂古之循吏也。今之爲吏者。率多陵藉紳士。以厲嚴威。而又且浚民以生名。則父母也。而士與民其何賴之。有今也。入其境。講德而問字者。其胸之士耶。曰。是其訓誨乎。我者也。塗謠而巷謳者。其胸之民耶。曰。是其乳哺乎。我者也。山城淳朴。歌頌

之聲相聞。夫以一人制百里之命。慮無不可。肆其不撓之威。以爲吾之所欲爲。而乃使人憂慕懷思之。若此。詩之所謂民之父母者。非侯其奚屬焉。且胸固吾所舊遊地也。青山百匝。瀾水漣漪。中有一人焉。鳴琴而理歲之初。吉春雪初融。爾胸之父老子弟。舉觴而前。以祈侯之萬壽。曰。今日生申。可謂人曰。試取吾文而誦之。始知侯之流行。無愧於古人。而予雖朴畧。而無文。知言者。豈不以爲諛也。

絕不臚列張公德政亦無一祝頌套語筆意
仙仙文境中桃源也

壽孫石泉序

胸邑學博孫石泉予未識其人兒子箕乃能識
之箕每自郡試歸問其所與遊處者必曰石泉
石泉云予曰石泉何如曰雅人也篤交遊者也
性者詩古文辭又多折節一時賢俊間以其餘
力雕鏤籀篆宛宛秀動尙有汪弘度丘令和遺
法兒箕乞得一二枚予甚愛重之以衰病杜門
思欲一見石泉而不得而石泉又屢欲顧我於
村居以微官匏繫亦欲一見予而不能然予意
中已隱隱有一石泉先生矣逮丁丑冬兒箕以
文字受知于胸明府張昆詒先生得晤石泉于
齋署見其度書數千卷列置尊羹盥洗法書名
画之屬手握昆吾小刃剗削碎銅散玉摹周篆
秦隸雜和蝟脂丹砂銀光玉版色爛若明霞客
至相與啜茗披翫怡然自適也箕因贈三疊予
目中又隱隱見一石泉先生矣夫以予心目中
所隱隱欲見而不獲見之一人其人卽不徵予
言以爲重予又安能默然而已也乃石泉不遐

樂我而必欲得予一言。予又不能已于石泉。而必欲爲石泉有言。今年十月初吉。爲石泉初度之辰。予請以不腆之文佐觴。可乎。吾嘗聞。回家常有烟雲養其胸中。故其人如元之黃大癡。明之文衡山輩。皆年臻大耋。而神明不衰。夫紙墨之壽。近者或數百歲。遠者或千歲。而敝若金石。則無終極者也。石泉以廣文先生。隱几寒氈。簾捲青山。奇峯百匝。石門之幽。舊佛光之弘。敞石丈人之蒼峭。孤特皆攬。擷以入于圖章。而又取名山大壑。奇秀清淑之氣。以益其智。而葆其神。則吾之壽石泉者。擬於金石矣。又安有終窮哉。頃聞石泉年方及艾。亦復善病。坡公云。世有厄羸而壽考。予生平藥裹隨身。常自比於宋龍門之十日九病。今老矣。雖舊恙時作時止。然頗覺健于少壯時。埃小愈。行當杖屨。尋石泉于委粟龍盤之南。披衿道故。如薊子訓兩人。向長安霸橋。摩娑銅狄時也。

就印章一技。描畫石泉生平。真如頰上三毛。

徐母金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昔成周之盛時。二南風詩。首言后妃之德。而次及於賢卿大夫之夫人。咸能竭誠敬。潔蘋藻。兢兢然脩婦職。以輔佐君子。祥貽哲嗣。而化行俗美。自宮壺達於田野。雖婦人女子。皆有士人之行焉。想其時。聖君賢相。相與憂勤。惕勵以成一代之治。而世家巨族。其內亦備有婦德母儀。以贊勳。伙助于下。蓋其濡染於姆訓者久。而趾美於庭闈者長。秦漢以還。如晉之王謝。唐之韋杜。宋之韓呂。皆以累葉宰執。佐致昇平。而其家法之嚴。梱教之美。載之傳記。爲來世所希觀。今乃於太夫人而再逢其盛。已我國家。郅治六十年。開勦之世。胄與繼體之元。勲簪纓。相承固不乏人。獨東海徐先生。以兄弟巍科。子姓膺仕。蟬聯濟美。宦業甲於中朝。而其內助之賢。尤爲一時南北紳士所稱述。以擬晉唐宋諸家。未足多讓。迨先生往。而其世德方茂。家學聿新。長公執初簪筆西臺。次公章仲方膺。

特簡來校文大東之區公以高門鼎貴令譽早
振海岱人士咸跂足以望山斗公則延納衆流
愛士如渴凡通經學古之儒摘藻拔華之彥羣
集於稷門以仰承大賢之裁鑑得一言之褒咸
以爲百朋之錫而九鼎之重也公又撫謙善下
而喜慍不形聆其言論風旨藹乎若春風之披
拂而灑然如膏雨之霑潤也殆詩所云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者歟月之初吉爲公揆覽之日凡
在屬吏與郡之紳士咸願竭涓埃之忱以効躋
堂之祝公則逡巡而不居曰予之凜凜然不敢
隕越以貽

王荳集卷十

序

簡書辱益上承先人之遺教而又以式遵母氏
之訓迪也言念北堂爰在四牡之卒章矣於是
月望日又爲太夫人設悅之辰青郡諸學博所
不能已于學憲公者又欲轉伸于太夫人走使
五百里求予文以爲祝不佞進而告之曰學憲
公以未艾之年身躋清華而生中值朔其日之
初升乎太夫人以板輿之奉就養官署而歲德

在望其月之重輪乎決旬之內慈母令子壽觴
迭舉焉可無一言以紀其盛況不佞與太夫人
爲中外屬其淑德懿行固稔知之矣當先生之
起家禁林也以詞臣備顧問及晉秩卿貳之又
以重臣荷倚毗校讐東觀之秘藏參預內庭之
機務夙夜在公而不遑自顧其私卽有時而予
休沐賦退食方以德望爲海內君宗上而簪裾
名流下而卑門晚進虛懷接引吐握殆無虛晷
而太夫人自治門屏以內肅然穆然飭庖湔調
酒漿嘻噏兩忘而整比無缺使先生坦然無內
顧憂故先生之官階屢晉而太夫人之褒封亦
遞加初未嘗以翟褱之榮而有矜色也及于致
政南歸先生坐傳是樓皮書數十萬卷素帙縹
箱手自繙閱太夫人則內治潔清恪勤罔懈雖
蘭玉盈階金貂滿庭而勸織課耕宛然鹿門偕
隱之風未嘗以年力既往而有倦容也迄於今
而先生以壽考脩文太夫人以難老衍慶其所
以祇訓令嗣者惟以報

王荳集卷十

序

君恩讀父書爲諄諄學憲公亦雅遵慈誨追承
先澤甫投兩郡而士人之熙然從化者如羽族
之隨鳳百川之歸海令聞已洋溢于齊魯間矣
昔唐河東柳氏以堂上熊丸之教諸子皆爲名
臣而宋蔡忠惠公其母年九十餘矣天子賜以
冠帔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近世稱母德者以二
事爲佳談吾謂學憲公以父子兄弟之盛際遇
兩朝太夫人以令妻壽母之德基美一家盛世
太和之風將于一門徵之矣豈近今之稱母德
者所可比擬哉至若軒裳寵錫之榮與荀魚迎
養之樂予不言茲言其大者以備太史之采擇
或亦諸公徵言之志歟

錢牧翁論歸太僕集謂壽序古人所無先生
爲之則皆古文也余於此文亦云

七十自壽序

明年丁丑予齒屆七袞矣七十而稱觴禮歟例
也宋以下稍溢矣乞人之言以爲祝則溢也命
甚自祝則無敢溢也無敢溢則猶可信也尙勝
於兇觥之諛詞金箋之縟說也予則以爲人生
雖賢如顏閔曾史貴如王侯將相年壽之修短
則不可以力致而強齊而至於七十則相傳以
爲稀有稀有者幾幾乎有之詞也亦幾幾乎不
易有之詞也予與世鮮所交接卽閭閻親戚交
遊屈指數十輩年來俱化爲異物而予如頽松
廢石偃仰於日炙霜摧之餘歸然獨有俛仰人
世知己無徒久不死而觀居此世此昌黎之所
以歎也予生於明季思陵之戊辰抵今歲丙子
蓋六十有九稔矣回憶平生蓋追悔之日多而
慰愜之事尠幼穉不夭乏過庭之訓性既犇直
口語拙脫耽嗜麴蘖醉後謾語舐觸諸大人長
者咸側目以爲僻錯既非灌夫之慙矣比次公
之狂流毒燔灼臚腕結轡肢體掉擗目今老癯

孟杓遂斷此一悔也。年十八歲卽出赴文戰。被放者十有五舉。北上燕臺。西走歷下。抖搜青衫。蹴躡疲驢。甚至瀛鄭之野。沙電互摧。庚子至鄭。中野遇電。如鷄卵。於陵之郊。矢刃交臨。甲午至於陵。爲刼。幾始。沾沾鷄肋。瀕危弗回。追憶昔人。寤達有命之言。如夢寤醒解。而墨絲金骨。銷纏於帖括中者。四十餘年。已恨桑榆之晚。難頓義和之轡。此又一悔也。憶丙午春。予與高亘中孝廉登岱至黃峴嶺。遇一鶴髮道人。善相人。熟視予曰。子於澠不

王禮集卷十 序

圭

卒歲無虞。東直里許。高原膺膺。先人之墳墓在焉。土沃空麥。原下雨後。康水北來。漚爲沮洳。涸則宜稼。力耕其中。饘粥稍足以自給矣。雖秋風屢罷。舊雨稀來。門無糾豕。苔草沒堦。賴兒輩畧解文字。與之檢韻聯吟。破愁消寂。或棗林桑泊之野。或花酣月大之場。閒和儲王之什。半成風士之記。忘憂送老。以坐遣歲時。歷數生平。此其稍堪慰藉者也。吾爲鄉里所推排。故是人間舊物。自古無不朽之人。而有不朽之文。稀有之年。意欲以稀有之文。張之。覲縷自述。諸君子稍爲點綴。爲題跋。爲詩歌。寥寥數語。寧質勿溢。以略飾老僮顏面。但三年以來。疾疢屢攻。脇胃痛楚。煩懣忤鬱。每值發動。狀同疥癩。水火狎戰。肌肉潛消。揆之人理。當不久長。如使骨委形銷。露凋風隕。當以投贈之詞。用代哀誄之章。倘夙疴漸甦。神理復回。明年穀實。應律日屆。分龍則高揭瑤篇。命兒輩長歌引滿。以敬舉諸君之觴。庶其爲七十老人添一籌也。丙子良月上浣。劇城拙

王禮集卷十 序

圭

石老人安致遠題於晚讀草堂

王確集卷一 序

書

柳村雜詠題辭

予之與世隔也久矣。憶少壯時曾一結納名賢。因素拙於言語。廷廷意滿口重。不能宜寫。醉後時復妄發。多所抵牾。又性愛戀田園。不樂遠遊。以此匿影荒村。三十年來。不交一人。每值春秋暇日。課僕飯牛。臥豕菰菜。種禾輒欣然。意得及遇車馬。襍沓譙會。喧闐則爲之不懌者。竟日久之。益自放廢。或酒罷或睡餘。或負手而思。或側弁而哦。輒信步至邨西古柳下。摩挲愛玩。見其枵腹空洞。常容小兒三四輩。跳躑戲嬉。其中外則蒼皮斷節。輪困膚立。樹罅葳蕤。紅蘚生意。尙爾婆娑。其老根橫耕地上。盤曲拘怒。作虬龍攫拏之形。坐憩其間。俯瞰前灣。渺然有濠濮之想焉。追念生平。我與周旋之日久。久則我與柳周旋之日久也。數年來。哀集諸作而名之曰柳邨雜詠。蓋予里居行吟柳下之日爲多。此柳先予而生者。不知幾何年。其後予而存者。亦將不知幾何歲。月高天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秦

松漢柏漸泯無存則此柳又安能與人世無終
極也異日者倘有一二語流傳於村翁墮儒之
口過而比之曰此拙石老人所取以名詩之處
也予報占柳矣

摩挲古柳寄興遙濶與陸放翁古梅記并足
不朽

石集卷一 題辭 三

倦遊草題詞

丙寅秋仲予遊歷下最爲濟南諸名士所愛與
鍾子聖輿有世講尤相綢繆會龐太史雪厓顧
我於邸一見如舊識從此登高臨流互唱遞和
忘其身之在客也值東諸侯不愛士予汗漫無
所遇朱子義俶招我出飲夢村時庭梧蕭撼片
葉飛墜砌間客有善歌者爲思歸望遠之曲仰
視天宇秋氣晶晶鴻雁南翔予蓋渺然有故園
之感焉未幾太史北旋予悵然無徒寓夕獨酌
出步中庭明月在地霜氣透帷夜不成眠於是
鄉思轉濶矣明晨東裝歸鍾子聖輿與趙子
宣四意戀戀欲畱竟不能畱檢客中作名之曰
倦遊草蓋取淵明鳥倦飛而知還之意也豈敢
步長卿之後塵哉丙寅長至日拙石老人安致
遠題於雪根草亭

景况寂歷風韻蕭閒

神仙棗題詞

予齊人也。世家海上。譜牒遙遙。尙祖安期。理或非誣。按劉向神仙傳。期生爲琅邪阜鄉亭人。秦皇東巡。與之語。三日夜。畱赤玉舄以報。又以箕子項羽不用。時人謂之千歲公。壬申春暮。予遊九仙。登望海臺。於煙波沒滅間。髣髴遇之。今年丁丑。齒屆七袞。擬欲倩人貌安期生。食巨棗圖以自壽。以時無善手。點染難工。兒篋因作小賦以獻。予賞之。又以其餘材演爲雜劇四折。名曰玉璫集卷一題詞 圭

神仙棗。夫人十二科。以神仙道化爲第一。茲或其不戾于作者之旨歟。邑有眉瞻崔子者。家畜雛伎。雅善新聲。令其按譜而調之。旣以自娛。亦以娛人。歌成。客有過而謂予者曰。子以歲餘苦饑。乞米有帖。指困無人。而乃流連於歌場酒社。紅牙紫拍之間。無乃爲陶胡奴輩所笑。予應之曰。西山蕨薇。同谷橡栗。何以樂饑。纂纂之實。吾自有吾家之巨棗在。丁丑重五日。拙石老人題於自鉏園之青裳花下。

調笑成文轉側皆韻

玉璫集卷一題詞

圭

王禮集卷之二

啟秘亭記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天地有大文焉。肇於宓。義盛於軒。轅倉帝起而佐之。蟲書鳥跡。遂開籀篆。斯隸之祖。其有功於斯文甚鉅。通志云。倉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其北海墓中。後李斯識其八。叔孫通識其十三。孔子至齊。亦嘗訪焉。而墓則在吾邑。出西門度城隍板橋而北。百餘步。地素瀦水。潔渟爲小湖。予

王禮集卷二 記

幼時曾文會於夏氏之別墅。見古墓。歸然衰柳。澄波掩映於蒼煙白露之間。裴回憑吊。竟付往劫。至國朝康熙辛未。遼左劉公來令吾邑。瞻眺斯墓而慨然歎息曰。是其啟萬世文字之秘者耶。而令其蕪沒於蔓草夕陽。樵牧躑躅於其上。非守土者之責歟。乃獨吉捐俸。庇飭遺丘。通以橋梁。護以禪刹。周以長廊。而建新亭於其傍。會銀城李廣寧使君以事至吾邑。因顏之曰啓秘。其意雅與公諧。亭則東臨埤垠。南連闔閭。匪

亭種菱芡。芙蕖與高槐疎柳。雜花名卉。倒景而交蔭。使遊斯地者。挹風泉之淪滄。樂魚鳥之游翔。若忘其在城市之側。而置身於西湖北渚之勝也。此亦天地之至文也已。嗟乎吏治之俗人也久矣。日勞其身於簿書期會之間。疲精役神。以冀考功之上最。卽江山之勝概。賢哲之芳躅。等之雲逝鳥飛。無關人事。使懷古者有風流歇絕之歎焉。公以廉幹之姿。當吾邑之煩劇。庖解而調承。恢恢乎其不煩而理矣。才優於事。則有

王禮集卷二 記

餘暇。政孚於民。則有餘樂。千百年久廢之遺蹟。一旦煥若圖畫。則謂倉帝啟文字之秘。而吾公又啟斯地之秘。可也。公今以治最遷擢。將去吾邑。而又屬予爲記。中央宛在。顧瞻流連。如別良友。如望并州。公之戀戀于斯亭也。寧不戀戀于壽之士民也哉。予老矣。不獲登公之堂。幅巾杖屨。陪公爲城隅之讌。猶能執筆爲文。以慶斯地之遭。追念昔遊。遂同阿閼。行見公去而亭留。雙鳬雖遠。遺愛猶存。流風餘韻。將與長堤綠水共

係邑人之歌思矣。倉帝有靈。其將式憑于斯地也夫。

有節奏有法度。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

後遊嶼山記

戊寅孟夏八日。予以貞疾四年。入春少健。欲重覽仰天石門。諸勝兒輩恐予力。劬予曰。嶼山近在二十里。盍小試焉。相從者爲男簣。簣孫洽。王生共五人。時新市一馬甚馴。予攬轡欲乘。兒輩以控馭爲勞。別具一小車。予不從。簣四人共登車。予揚鞭蹀躞。意覺輕快。行卽南六七里。麥吐黃。花桑柘交蔭。南風獵獵。纓帽吹綴。項背脫付僕子。日中顧影如髡僧。爲之一笑。體稍倦。予復登輿。看簣乘馬。回策便利。少年善騎。乃爾近山石徑。準礪。予仍舍車而騎。同一僕先行。誤入西麓曲徑。登陟頗艱。然峪豁深遠。略足盤桓。茲山平漫無奇。山陰有高阜。巋然相傳爲紀侯塚。或卽焦恭得玉磴處乎。爲之慨想者久之。驅車踰山口。神廟上下兩層。村翁里媼。往來穢雜。坐憩無所。午暝。鋪羅瑜神祠內。棟宇傾侈。像設漫漶。香楮殘灰。氣息薰薰。撲鼻。土人賣黍米。粽胡餅。入喉如蜚。兒輩有難色。予曰。東坡不云。尚須口

耶以飢甚強啖之。因念自少至老。茲山凡數至。昔日同遊諸君五六輩。或少或長。無一存者。憶壬戌上巳來遊。回首已二十年矣。仍疊昔韻。題廟扉而下。歸途經澗壑沙磧。爲山溜衝激。凝結成石。峯巒略具。人拾一二枚。皆欣然。意得。回望駢門諸山。秀色空濛。如沾襟袂也。

敘事瑣屑。而局勢閎整。的是古文老手。

遊倉頡墓記

予性畏暑。觸熱則暈。作自嶼山歸。體中小極。旋復愈。又二日晨起。陰雲習習。輕涼透肌膚。欲一往觀倉頡墓之勝。其地去予家可三十里。因駕小車。與兒輩共載。北涉瀾水。水舊齧北岸。居人空邨。徙水。又轉蝕而南。河流之變遷如是。徙後下戶或致鉅萬。起高樓。甚爲壯麗。予十年不至。邑城沿路邨落整飭。連阡接陌。桑綠交陰。婦子饁餉其中。如觀盛子昭幽風圖也。驅車過邑西門。茨車填咽。予步行堤上。百餘步。堤傍蒹葭青翠。彌望數畝。有門東向。北折爲禪舍。東啓一小扉。行長廊中。復折而北。又西行數十武。跨水穹板橋。北渡。倉頡墓在焉。予與策肅揖再拜。默然想文字所由始。墓前建石亭。右復置一草亭。清流周匝。紫萍錢小。青荷孟圓。高槐疎柳。倒影垂陰。此墓宛在中央也。東臨城隍。隍池亦種芰荷。堤上柳蔭披拂。行人車馬絡繹。頗有大堤上河之致。吾邑甲乙之際。頻經兵燹。廢堞荒壘。久付

劫灰。國家五十餘年。休養生息。又值良司牧。
 雅意。前哲脩舉廢墜。城闐風景。全似江鄉矣。雖
 物理之廢興。有時豈不以人哉。南行循城隅。右
 爲李少司寇園。予少時曾讀書于其內。今已荒
 廢。不可遊息。左爲魏中翰別墅。篋兒先一日在
 城來侍。憶予初遊時。松檜如簪。柳拱把。稗藤糾
 盤如蚓。砌下鳳尾松。僅尺許。已經十有八載矣。
 中翰去世。歲已再閏。昔日同遊。並作古人。予以
 首重來。裴回於新篁綠樹之間。松檜參天。幽
 藤蔽日。鳳尾松高已覆簷。令人安得不速老耶。
 主禮集卷二記 七
 午。喝與崔子眉瞻趙子仲龍及兒篋。篋共憩石
 床。曲槐下。旋登水閣小寐。醒而出郭南行。可二
 里餘。會飲于宿影亭。時趙子伯龍以病起。先至
 亭。爲眉瞻舊業。負郭田園。柴門老屋。笋初萌。荷
 乍展。魚鳥閒適。僕欣然。門內醅醖垂陰。數十
 步。曲折達亭畔。炎曦不入。香雨襲裾。長夏支枕。
 頗憶菴溪清夢也。戊寅四月戊午。拙石老人記。
 昔人讀醉翁亭記。謂如遊幽泉邃石。人一層

才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以此文方之未
易區別

九日飲新雨臺記

蘇東坡云人生惟寒食重九不可虛度予常有
味乎其言生平值雨令節或選勝或招友攜榼
命觴非大風雨與疾病未嘗廢也庚辰九日雨
霽薄寒停午又復暄暖簣在郡城簣偕一少年
野飲脯刻簣乃命僕煮市酤炙蜊鰾布席於新
雨臺而偕飲焉先一日以秋稅不及格諸男皆
列名朱符上纍纍呼號到門或及格矣以火耗
短少而朱符又至計典質已罄乃粥新菽于市

王礪集卷二記

九

彼富家翁見吾粥之多而急也則又濶斗賤值
而不肯速收遂減常值以予之此二事者吾家
蓋視以爲固然也予生而長貧五十年所被
催租朱符不知其幾千百矣新粟秣求速售而
被捃所見富家翁不知其幾更換矣而吾之貧
自如未嘗廢吾燕飲也予白髮頽然貧亦華嚴
穉孫五歲曾孫且八歲矣是日來嬉于吾側則
吾之衰殘亦已久矣又何能以擾擾者減吾樂
哉至于江山之寥廓草木之變衰丹楓黃菊之

璀璨吾不具述也因就吾耳目之所見聞者以
爲記庚辰九月七十三歲老人書於晚讀堂
最適意時遇敗意事處之泰然所樂非窮詞
先生固別有懷抱耶

王礪集卷二記

十

七夕偶記

庚辰七夕晨起殘暑初褪涼雨輕灑予着白布
單衣命一小奚持傘相隨尋村東山徑步履於
阡陌間禾黍半熟豆花綽約陶淵明云道狹草
木長晨露霑我衣景事宛然目中也午後命童
子刈青草飯牛於槐陰下一黃犢齧噉頗健時
槐花盛開涼風颯然金粟簌簌落牛背上予甚
樂之晡後老妻理瓜果酒茗以祝天孫予陶然
徑醉笑謂吾兩老人六十年來面皺髮宜若此
試於蔚藍淡處看今夕牛女容顏較去年何似
少焉細雨濃雲羅歷沾灑如施十重步障也七
十三歲老人記

邨莊佳境閨房樂事寫來如畫

析箸小記

予有三男箕以甲寅歲補博士弟子員年已三
十予將舊產析而爲三箕得其一居宅前後析
而爲二箕得前半焉其園圃各織悉均平而予
計畱地六十畝養老箕箕皆幼小未娶予尙與
之同爨又數年予皆爲之完娶各失其前妻予
又再爲之娶又相繼補弟子員箕亦登第仕于
朝乞假歸里而予亦年過六十日就衰老遂以
前所畱養老田六十畝分給三男而令箕箕異
居箕涕泣不忍與箕割予諭之曰無吝也分而
和則分也猶如其合也合而競則合也不如其
分也且家人口語參差能保其不小有言乎予
是取舊業兩析之而予同老妻二人婢四人廚
嫗一人小使二人共計口九每男歲給雜糧十
有二石月俸錢五百緡三十斤歲寒各爲釀酒
一甕鉢兩必均不以貴賤殊也議已定箕又以
已西莊所自置田四十畝爲老人費計每歲租
入糧十五石錢八千柴草二千斤予堅不肯受

貧蹙而言曰老人窮苦一生而晚歲尚不稍自從容乎況分例已定卽欲額外向兒輩索一文錢俗情寧免盼盼耶予見其情詞剴切因勉受之連年值粟價昂而予詩文酒藥之資頗少足自給雖在兒子此意何可忘也

田園闕茸却寫得溫厚爾雅酒肉帳簿皆爲至文矣

復讐記

楊龍泉名獻恆以字行益都楊加官之子也濟南有楊開泰者寄居青州之海晏門與加官有隙加官往詈其門開泰素以貴自豪好與上官諸猾胥結納因訴加官於撫臬移文提訊加官先遣人求援於濟上故人開泰要得之給加官至王舍莊由小徑南下率兇徒數人歐加官血肉狼籍罵不絕口以死而龍泉捶死復甦開泰因潛匿反使其弟誣龍泉以殺兄事羈縻省會不得歸時新置三省總督龍泉乘間上控移青州司李勘問乃得旋里見母妻一痛欲絕洎審得實開泰卒以賄免而屬臬吏催提龍泉入省將甘心焉值督撫東巡至青龍泉叩首出血以訴弗聽訴之本府監司亦不聽于是拜別母妻曰父讐未報誓不生還但此去恐殘虎口耳灑泣呼天旁觀者不能仰視乃至濟下伴與開泰和解而潛遁至都門上章通政發東撫勘問開泰偵知賄屬都押吏沿途索金錢鎖鑰鞭箠備

極慘毒哀。旬僅能自活。迨四司李會鞠。宛抑昭雪矣。開泰又入重貶。止斷瘞埋銀四十兩。偏龍泉領受。龍泉乃貯金典肆。父核不卦。仍赴闕。叩關控連登州之吳司李。開泰又與吳合謀。賄上官以妄控。抵龍泉罪。笞四十。城旦魚丘未行。而開泰與其子承恩謀。必殺龍泉以杜後患。復訟龍泉於臬司。而潛遣承恩至青。與提押吏合謀。龍泉潛知之。乃持鐵骨朶並佩一利刀。夜造其寓。即穴紙窗以窺。見燈火熒熒。承恩與諸吏

玉璫集卷二記

圭

造膝耳語。龍泉狸伏暗中以竢。值承恩偶出。便旋遂以鐵骨朶擊之。應手仆。急拔佩刀斷其喉。又拔其目睛。啖之。血淋漓滿衣襟。大呼曰。父讐得報矣。市人皆驚起。龍泉歷言其殺父之故。情辭壯烈。聞者無不扼腕稱快。抵晨赴縣。自首縣令。陳食花壯之。移文督撫。又驗所封銀印。識無動。於是嘉其復讐之義。遣戍作黃縣驛云。

描寫情事筆底栩栩欲活。敘述之文獨能卓絕也。

紫薇池記

池之初非以爲池也。池之西。吾壯時所種松。憶如指耳。歷四十年。而松尺圍餘矣。歲在丙寅。吾年迫六十。因建雪根亭于其中。而吾老矣。池之東。吾五十歲時所種松。憶如指耳。今又歷二十年。而松已拱焉。回憶建亭時。而吾又加老矣。念歲序之如馳。而壯與衰其頓殊矣。松間隙地。初亦欲以爲亭耳。簣曰。二亭耦非宜也。池之可于。是沙灰維均。糅以土精。木石交加。築之丁丁。陰

玉璫集卷二記

圭

閉陽藏潛。地成形成。伏卵鍊汞。癸甲四更。畚土見胎。質塢且凝。風吹日燦。蓋歷久而吾池乃成也。由是坐亭中以望池。長松倒影。綠竹披拂。波光上下。而亭若爲之動搖焉。恍疑置身輕舫之上。而泐然有江湖之思矣。池畔有紫薇一株。開正燦然。影落池中。又若紅袖翩翩而立于鏡臺之側也。遂名之爲紫薇池。匝池松竹交蔭。而獨以紫薇名者。誌吾池成之時也。語曰。十年之計。樹木又見人。當少壯種植。雖晚暮猶受其蔭庇。而

況乎修德續學之及時者哉是爲記戊寅七月

下浣

感慨淡宕全以風韻成文

玉璫集卷二記

七

沙墩小記

戊寅春暮予病小減行飯蔬圃之東有松十三
株接葉連柯依垣離立雖重陰交覆而遊止不
暢予乃命僕鏟除牆址松徑展拓行吟坐嘯心
目爲之曠然倘有鴿困久廢弓坯堆疊雨漬則
仍爲土耳因於兩松交蔭之際砌爲圓墩高三
尺備二人翌日而畢莪以莎綠茸茸覆其頂予
嘗憩息其上朝曦午轉夕陽西下松翠沾衣炎
景不流遠瞻平疇綠野芊緜近則園花競燦紅
紫掩映於林薄之間墩下疏畦縱橫若方罫汲
泉灌蔬燕尾分流聲泠泠然如激玉其清響亦
足樂也予仰而望俯而思如坐蒲團如臥月規
亦可以遠絕塵壒而油然自適其適矣此亦放
翁累土汲水意也墩雖小鳥可以無記

玉璫集卷二記

八

寒征記

丁丑十二月二十日大風奇寒路斷行旅飢鳥
伏息而不敢翔簣適以邑乘事有約如城攜一
小奚策蹇得得逆風而去北行將過瀾水艸橋
劣足通人兩岍黃沙漫漫撲面如鐵行者如在
五里霧中又陽黥黥欲墮而風聲愈厲予爲之
竟夜不寐簣年踰三十未嘗一至縣署旬日之
間兩謁邑大夫頃與予言入官衙輒爲面赤嗟
乎士無求則貴此豈有所求耶抑有所不得已

玉體集卷二 記 九

而爲此也昔孔極侍即途行遇雨向一叟借油
衣叟曰某風不出雨不出寒不出暑不出未嘗
蓄油衣也孔爲之悵然自失斯人也乃自貴其
身如此哉亦足以媿夫勞勞亭下往來而不知
止者

使人之意也泔

李將軍全青紀事

李將軍名士元字小溪直隸通州人也生而長
身鐵面有膂力以膽畧自雄由行伍積功至偏
裨守備青州值明季州縣吏率抑制武職士元
鬱鬱無所施而益都西鄙岸青泰河諸山多伏
莽往卽捕獲地方賴以小靖崇禎壬午冬滿兵
畧地東省士元登陴誓守當城西北隅之庫圯
處其地直范公亭後林木蒙翳而敵兵萬騎陣
於堯山之溫家窪潛度地形越三日率衆東去

玉體集卷二 紀事 二

城守者皆解嚴熟寢士元獨不寐至夜半聞城
外村犬信然俯堞而窺則甲聲錚錚人語窸窣
敵兵已至城下士元大聲疾呼守陴者驚覺皆
走散士元立敵一人乃止急燃火礮擊之騰而
過不能中黃指揮桓立陴間放萬人敵皆頓地
熄士元力既絕人乃倒提礮尾以墮帽塞其口
附堞而發而桓以來薪投城下擲炬焚萬人敵
響如轟雷雲梯壞攻者殲焉敵兵兩射城中桓
與士元比肩皆袒而立桓應弦殪士元屹然不

動而意氣愈壯。抵明敵兵以城堅不可攻。拔營東去。城中百姓皆以手加額曰。徵將軍城其屠。明年癸未三月。滿兵大衆西返。去郡城六十里。下砦于瀾水之涯。四十餘日。而明懷宗遣重兵護衛。衛藩督師范志完頓兵王乘埠。鍾將軍軍曉東門。經畧王永吉趙敬塘軍車轅門。總兵劉澤清駐師古西關。相聯絡爲犄角之勢。衆凡數萬人。日視敵兵焚燬廬舍。牽持子女以去。莫敢誰何。而澤清一部尤橫恣狡譎。反首鼠兩

玉磴集卷二 紀事 三

端爲襲城之計。乘夜假冒滿兵攻城。士元亦備預甚嚴。燃萬人敵焚殺百餘人。遂緣夜遁去。踰年甲申是歲爲崇禎十七年也。三月李自成陷燕京。僭尊號建國曰大順。改元永昌。所遣僞官姚將軍以五百人填青皆鐵衣繡帽以紅帕首。勢焰張甚。而藩王家有獻女爲其小妻者。城中惴惴不自保。未幾吳三桂由寧遠抵關門。合滿兵蹴燕都自成西遁。士元所遣急足偵探者一日夜至青。士元私計賊規知非內潰卽外逸。

青人必懼其害。傍得計無所出。而姚將軍適以是日開譙於邢尙書宅。士元率其麾下健卒數十人若將進謁之狀。姚余皇離席起立。士元直前踊身越几斬姚於座上。其左右皆披靡。士元大呼曰。爾知吳某引滿兵百萬已滅闖賊乎。動者視姚將軍願留者聽。不者解甲去。是時城中萬戶無不屏息以聽。士元於是介胄入見。衡王曰。神京失守。闖賊西竄。社稷無主。中原鼎沸。主視憲皇之子孫據全齊形勝之地。山東豪傑荷

玉磴集卷二 紀 三

戈殲刃大者數萬。小者千百。爲羣引領以望王義師之起。勝兵百萬。可傳檄而集。南塞大岷之山。北扼河濟之衝。鼓行而西。以光復我明舊物。將見燕薊士女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誰復有與大王爭衡者。不然。今坐失事機。萬一瞻鳥靡定異姓代興。彼時下尺書以徵王王。豈能長享藩封乎。王素懦。又恇財自封。趙趙不敢對。士元知事不可爲。乃棄官快快歸里。俄而大清定鼎燕京。遣柯海兩固山安集青郡。士元亦隨行。

至青踰月而有趙應元之變。應元爲自成餘黨。持僞符乘傳至青。太守張文衡出迎。而應元聲言報謁。隨文衡肩輿並從卒數百人擁入門。不能止。因據城以叛。殺總督王鰲承。而欲挾衡藩南渡。王不從事。出舍卒人情洶洶。柯海兩固山以士卒少。檄集諸路兵圍城。欲請禁旅以濟。師士元方勦高密土寇。聞變疾馳至青。入諫兩固山曰。城中居民皆脅從。非誠心附賊。脫大兵一。至城破。則玉石俱焚。濫及無辜。其若全城子。

玉璽集卷二紀事 三

姓何曰。卽如君言。計將安出。曰。應元以敗亡之餘。詐有青州本出願外。觀其人城。封府庫。禁殺戮。其意蓋欲全城以待撫耳。但以騎虎之勢。急則致死。緩則可以計圖。某將以利害禍福動之。諸公但按兵以待。其計如是如是。皆曰。諾。遂緩裝徒步通謁。應元素熟士元名。歡然出迎。上君欲爲兩固山遊說。耶曰。亦爲將軍計耳。將軍據青已月餘矣。然城自盡不能拓尺寸地。以張威令。將坐守青州南面。以自王耶。抑或藉朝廷之

玉璽集卷一紀事 肅

命專制一道之爲得也。將軍士卒不滿千人。爲將軍城守者。不過兩將軍威目前。爲自全計。非能拊循而用之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可援。兵外集內變。將作必有以將軍爲奇貨者。譬如井中之虎。坐受縛矣。應元士卒少。又傳禁兵將至。不無內恐。聞言色變。曰。將軍爲我謀奈何。曰。是莫若與諸帥和。而令撫軍公疏請於朝。言公入青州。祇以總督虐民誅之。其餘不戮一人。今復以全城歸命。天子則通侯之賞可立至矣。應元曰。惟君命。士元乃導應元出謁諸帥。而令以甲士數百人隨。是晚遂令應元張筵招飲。譙於郡北門之瞻辰樓。隨從者止許各一人。參議韓昭宣素勇健。專席坐。應元軍師楊王休與士元各東西相向坐。而應元與士元貼肩坐。以示親暱。至則鑽刀歌血。而誓柯海兩固山各伏兵城外。以城士元業先與城中居民約。聞礮聲則啟扉。再則各家以牀几之屬。傾中衢。三則闔戶寢息。聽街市有聲。勿譁。時夜漏二下。酒酣樂作。金鼓

此何爲者也。應元曰：豈營卒有竊發者耶？行誅之矣。及再發，士元起謂應元曰：君當有他謀矣。信誓旦旦之謂何，而乃中變乎？應元方錯愕，無以應。修而三發，士元乃以左手握應元右臂，怒目左視，僞爲與應元耳語，狀因攜手至睥睨間，俯欲語以右手擊乃斬。應元於城上而昭宮以銅鑼蹄王休於座。從者潛抽利刃所殺凡數十人，餘皆散走。而三礮時先約伏兵殺守門。

王禮集卷二 紀事 五

卒納我軍諸從賊以通衢什器隔斷無一人得脫。抵曉居民啓戶見屍橫於市，方籍籍言今夜三鼓李將軍已斬趙賊首矣。方是時微士元計以重兵圍城，困獸猶鬪，勢必多殺良民，則活青州之數萬生靈者非士元而誰哉？事既定，部牒新選一叅戎至。士元仍遁跡田里，後二十年有人於燕市中見士元，朔馬絡以自給云。

論曰：自巳卯兵興以來，山左隳壞名城數十，而青州屹然金湯。李將軍力也。將軍備青時年不

滿三十，乃三全青州，論功當封而位不至叅遊，豈當軸者忌才壅於上聞耶？抑如田疇輩功成不受爵賞耶？予嘗登青州西城，睥睨間堯山峙其北，澠水帶范亭，抱城而東，河山不改，樓堞依然。一老卒爲指點李將軍却敵及黃指揮死事處，未嘗不低回不能去。蓋天下之平久矣，迄今五十餘年，通志旣軼其名，青人士多有不知將軍姓字者，嗟乎！昔文帝謂李廣曰：惜乎！子不遇時將軍遇其時矣。厥功甚偉而淪落不偶，遂令

王禮集卷二 紀事 五

英雄坐老市廛間，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朱晦菴夫子云：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此能得其神氣而馭之。自上元以後，便是另一種筆墨。但世人眼孔小，不能出時代之外耳。青州至今室家晏然，人民按堵，皆將軍之賜。乃當時不有其功，今日人忘其德，爲天地間一大不平事。先生奮筆紀述情事，犁然須臾如見，表幽闡微，酬助報德，寔苦心厚道。讀者不察，止謂其可與書張中丞傳後，王彥章畫。

像記諸篇爭勝筆墨間雖曰知先生吾不信也

王禮集卷二 紀事 五

菊說

丁丑九月自鉏園有菊二種一為青紺色一為紫色予獨坐其傍客有過而謂予者曰此非色之佳者予應之曰相菊者豈以其色之謂哉在弄野晚香秀花之有隱德者也德可貴則愛之矣碎之高入逸士奚必衣服粲粲乎古今之愛菊者莫如淵明公生於晉宋之際高隱不仕嚼然塵垢之表固人中之菊也以菊之遲莫幽貞有侶於已顧影裴回屢形吟咏曰采菊東籬下

王禮集卷二 說 天

曰菊為制類齡何嘗論其色哉至以色論菊而淵明之意益悠然遠矣

人中之菊一語無人道

後菊說

余性愛菊而嬾於修治每歲乞數本以自娛丁丑九日乞菊不得以養菊者九日爲盛賞之時故艱於乞人其實花方蓓蕾耳至十九日方購得數株開始璀璨矣宋人亦以是日爲重陽予於菊固未嘗負也鍾退谷詩云辟彼黃花說重陽重陽幾曾見花黃九日不過競於其名耳世之趨名而不求實者寧獨一菊哉

寄託甚遠

王磴集卷二說

元



王磴集卷之三

與張杞園書

壽光安致遠靜子



弟歲前病中作得文字數首其一爲馮公傳臨胸令業爲評閱而李將軍傳方脫彙敬以呈正將軍全青之功甚鉅而通志竟軼其名幸一二故老猶有存者弟細爲詢訪一八十歲老人歷言其全青始末極詳此亦何減古名將恨才力單弱無孟堅蔚宗之筆一爲表揚以有傳於後據事草創厘成篇幅使後之修郡乘者節錄數言以存其人此公地下有知亦可以伸眉于九原而使人知吾青尙有不背德不沒善之士足以爲後來忠義者勸也又崇禎壬午之變吾青仗節歿義不少其人連日頗得郡邑志讀之遂盡民歿其事可歎也無論甲申以前我朝與故明爲敵國理不當諱即至乙酉以後南都及閩浙楚粵死難諸君子作者何嘗不詳書其事國家何嘗不褒錄其人而遷就隱諱致忠臣義

士竟不得傳其姓字于桑梓之鄉此尤當撫膺而流涕者也憶甲乙之際第年十有五歲禍亂是所親經至今執筆爲文傷心慘目之故每每搦管駢集觸緒縷陳生當不諱之朝追述前代之變復何嫌何疑而顧忌若此哉第三歲時卽抱負以避靖南王孔姓之難晚有詩云生逢離亂比老遇太平時可謂實錄但今衰病已極無復世懷而乃執三寸管欲噓枯吹生活陳人于紙上其事極可笑而其情極可憫多見其不

玉磴集卷三

二

知量耳非尊兄前何以發弟之狂言乎二月初十日致遠白

淡淡序來覺平日尋常往復皆成佳話寒夜讀之不禁老淚漬帑

馮公家傳

馮公治運字肖峯壽光之西馮社人父曰毫字少峯其先世有曰垺者以詞賦舉進士仕元至山東淮南行省叅議公其後也公生七歲而孤事母至孝母歿毀瘠幾不勝喪既葬省墓至城西南隅夜中螢火熠熠競飛公兄弟各以手掬之公所得者獨化爲紫金粒其大如菽赤光絢目人驚以爲純孝所感公亦甚寶惜之盛以珎盒藉以文錦薰以名香置曲室凡案上自此家

玉磴集卷三

三

道日漸豐隆歲歲粥財江淮間其息十倍遂至鉅萬居常誦馬伏波之言曰積財不能施賑直守錢奴耳歲饑出粟千百石以食飢者里人逋賦數百公一一皆爲代輸已卯濟南陷邑令劉公昇祚贅邑城公首助千金是歲以兵興運米丁河有于少坡者遺水脚銀三百兩於舟中家人徐文鳳得之少坡以遺失官物倉皇覓公以原金畀之而不受其謝劉公亦雅重公于堂東特設一幄待公以賓禮曲直有不得其平者

時一問公無不立剖其隆禮如此公性剛直無所攝明末多妖崇公嘗遊禹穴同行者白晝爲鬼所攝公曰吾與若貿易數千里外汝輩猙獰乃爾獨不虞爲我累乎因叱之立解散邑有妖狐衣褐衣高冠岌岌與士大夫接待獨不敢見公曰馮公正人也吾畏之邑令李公耿以公篤行者德轉申撫軍疏于朝給賜八品冠帶公亦思一用其所長而亂作矣壬午冬邑城夜陷公墜堞折脛匿城隅橋下諸騎牽持老幼累累責金帛無者立刃之公蒲服出跪血泊中曰若等皆竄人枉殺何益我乃多金諸騎喜乃令二人昇公隨之入發窖得藏鎰萬計人人皆滿意去而卓旗於門戒遊兵勿入公宅所活凡數百人公亦得全以老壽終於家公歿後而金粒唧唧有聲家人啓視之仍化爲螢飛去舊業亦漸陵替矣至今邑人稱長者必曰馮公馮公云可謂之富而好行其德者耶予故撫其事而爲之傳以不沒其實云

玉體集卷三 傳

四

論曰予嘗讀諸傳記至忠孝兩錢及銀樹結實事頗疑其誕而不經若馮氏之金粒又何以稱焉豈至孝冥通理或有然歟予親見其孫渤言其少時東萊一縉紳扁其室曰紫金軒則其事信矣乃其施賑動以千萬計又何其偉也當壬午城陷屠僇不遺嬰孺公發其私藏乞數百人命于之時迄今過公之故居未嘗不歎息流涕于斯人也嗟乎如公者安可使之湮沒無傳哉同邑拙石老人安致遠撰

玉體集卷三 傳

五

金粒之說豈其白爲神耶余意肖峯長者應不作誑語也精誠之極上通於天事固有之若其行文甚潔甚老得廬陵遺意他人作此便落小說家伎倆矣

益都孫文定公爲諸生時凌晨入學舍有玄狐衝門而出登庭樹之顛不眴眼而沒及拂几研得金未二枚至今寶藏於家金豆山房卽其處也然後知有此異徵不富卽貴矣

蔡漫夫傳

予交濰陽蔡漫夫始于甲午秋。今年己卯孟夏而漫夫卒。年八十有二。距甲午四十五年。于是與君交終矣。予與君選拔入太學。是歲同舉者百二十餘人。惟長山劉君果庵及君與予三人。變若兄弟。第二君以德量重。予性卞急。又被酒跌宕。然始終相好。無間也。君讀書有靜力。家貧不能得書。每借讀必闔戶。節錄抄竟。卽終身記憶不忘。又精於六書之學。辨其聲音。考其邊傍。正

玉磴集卷三

傳

六

其謬誤。遇有所質問。君以掌作紙。以指代筆。曰某波磔當如此。書平仄當如此。諧也。君又好作小楷。予與行燕市。見蔡君謨真書。墨刻一帙。急購之。曰此與我姓名同。伏習幾至亂真。間爲詩。詩亦不漫作。其秋日見懷有四壁書燈。千里雁五更風雨。萬家雞之句。時輩皆以爲警策。君子讀書外不甚解人間事。然氣度簡遠。與物無傷。予與偕宿濟南旅舍。君與一友人同寢。君僕偶有觸忤。友人投枕起。捶牀怒詈。君帖帖然臥。若

玉磴集卷三

傳

七

爲弗聞也者。晨起共盥餐。亦無忤色。予又與君行河間道中。一貴人從者鞭君僕。衆皆怒擁君而前。君曰我向若當作何說。趨起面頰而退。曰生來不能與人角口語也。君之坦懷有如此。君雅操有常。生平好着烏白氈帽。皂布雲頭履。五十年不易其式。有田百畝。苦窪瘠。所入不足以供饘粥。非授徒卽出遊。值秋日滌場後。卽跨露骨驢。隨一老僕。得得然求餉于故人有無。亦不以屑意。一日大雪中。以稅急求援。予立命兒子質羊裘付之。君亦不爲媿。荷又一日將遠遊。不持一文。向予覓百錢。不獲。亦不強索而去。君去予家百里。遇有緩急。卽摺紙作二寸牘。來告。置囊粟佰鎰。君不以爲數。予亦不以爲煩也。君之率素又如此。去年春君八十又一矣。驅車至予晚讀堂。讀予所作蠶音曰達哉亦太早計。老夫尙可三四年活。今年又兩遣使抵予舍。皆有所需。而予以頻年囊澁。不能副君之急。不兩月而訃音至矣。傷哉吾友也。半宙至曠。知己無多。果

庵以數年前物故。今君又以大耋終。所謂百二十人者。今尙不知餘幾。茫茫逝波。今古難停。吾三人與百二十人者。不過逝波中之一芥浮漚耳。又烏容計較于其間哉。獨是予與君交最密。又最久。君之著述。不見於世。姓名不大顯于人間。若其思緯精。揣意趣高。寄求之交遊。少有倫比。故于君之歿也。爲之序述如此。以誌昔者之慨焉。君晚有一子名貽甄。能文章。方以童子試。府縣皆冠其曹。偶以第二人補博士弟子員。君亦可無憾于九原云。君諱宗襄。世爲茶灘之辛東村人。

平平說來。鬚眉欲動。矜張之語。叫號之氣。總不犯其筆端。

王磴集卷三

人

盧孝子傳

孝子名好誠。世爲壽光南十里之馬疇人。後其祖徙居吾邨。其父有瘠田三四畝。椎朴力農。不識字。孝子生三歲。失其生母。父繼娶。母生兩男子。而妬孝子。日甚。數歲時。嚴冬衣以敗絮。夏則裸而作苦。赤日中。經歲跣足。拾薪茨於野。又不令飽食。寄居吾家廡下。予妻李孺人憐其飢餓。常以粥飯餅餌啖之。其繼母遇見則怒目疾詈。曰。若纔飽餐出。卽乞食他家耶。人以其枵腹問。曰。是兄直。腸隨食隨消耳。適譌言雞有枝爪。食之殺人。一時宰割殆盡。俱棄埋溝壑間。其繼母有伏雌二。盡烹之以啖孝子。劣得一飽。罔衍。然無恙也。以是益恨孝子。繼而孝子娶婦。又虐使其婦。宿語哮聲。鄰舍爲之塞耳。後其父父母寡居。兩子又稱弱。孝子亦漸長。成有子女。其妻不無介介。孝子曰。婦乃與姑。記嫌耶。慎勿復爾。而繼母所生兩幼弟。令人鄉塾讀蒙書。又爲之拮据完娶。繼母死。殯葬一如禮。鄉人皆以爲難。孝

王磴集卷三

九

子貌瘦寢面頰色無鬚。行常偃僂然疎於財。遇人有緩急。卽傾囊無吝色。又雅好爲人居間。排解每端拱俯首咽而後言。侃侃皆中款。會人皆悅服。鄉里又稱爲盧善人。有子忠。酬於酒人僉謂善人家聲槩矣。及善人歿而忠更戒飲。折節其家更裕於父在日。識者於是知天恩焉。予名之爲孝子。蓋表其大者。孝子死其子爲作佛事。予慕孝子德爲之飯僧云。

朴直簡潔純是史遷筆法

玉璫集卷三傳

十

鄭烈女傳

烈女名八姐爲壽光之濁北里人父名鄭香遠女生而明慧端方不苟言笑自週歲時卽許字於楊應聘之子三偉爲妻應聘早亡三偉與孀母筑筑相依生計轉窘女與三偉同歲生年皆十六歲議婚有日矣而三偉不幸以疾殞女聞之卽取婿家結褵一綾悅繫臂上晝夜痛哭以死自誓母防護甚嚴不得死乃好語謂其母曰阿母但許兒往楊郎柩前一奠以伸十六年許字之情兒亦可以不死母知其意欲畢命於夫家不聽往女又好語謂其母曰婦所以奉舅姑也舅與楊郎已矣尙有其寡母在得吾姑至一見稍語家常兒從此亦可以不死母遣人邀其姑至卽抱持痛哭絕而復甦曰姑老年夫與子皆亡孤身何所依倚兒將隨姑往紡績以供婦職庶可以慰楊郎於地下母與姑皆不聽其往母送姑出門語絮絮家人皆隨兩嫗聽話欵曲移時歸女闔寢扉自縊絕矣顏色如生其衣皆

玉璫集卷三傳

士

重縫綢結不可解事在明萬曆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三偉死于七月十五日縣令高捷表其門易名為玉英云

欲次烈女當年情事委婉回環如畫如話使人讀之忽而興悲忽而起敬李習之楊烈婦高慙女等篇差堪伯仲

玉璫集卷三 傳 主

三節婦傳

富貴福澤人之所甚願也富貴福澤而至於奕葉蟬聯尤人之所甚願而不易有者也窮苦憂患人之所甚惡也窮苦憂患至於通乘而狎至尤人之所甚惡而不欲有者也然富貴福澤而又奕葉蟬聯於是人之所不易有者或有之矣窮苦憂患通乘而狎至於是人之所不欲有者又或有之矣彼富貴福澤而極於薰天炙手之勢或德不足以當其福三數傳後名湮沒而無聞者不知其幾而窮苦憂患歷試而其遇彌困其志彌堅幽貞苦節萃於一家而傳之當世彙之簡編爲人之所歎慕而景行而其事乃在於鄉閭裙襦之間尤爲人之所希觀而可傳如青郡張氏之胡徐王三節婦是矣胡氏嫁益都東關民張世勲爲妻生子永升而世勲死胡氏年三十七歲而寡爲子永升娶婦徐氏生子登甫六歲而永升死徐氏年二十四歲而寡兩婆撫一孤兒又爲娶妻王氏而登又無子死王氏

年方二十七歲而寡嗟夫不知彼蒼何憾於張氏而奪其三世之孤使彼三孀者若哀猿啼鵲聚哭一堂視其家則蓬門華簞也問其業則糠粃衣鶉也胡氏事姑以孝聞而徐氏之孝如其姑王氏事兩孀姑而一如其兩姑之孝三人者矢志相依淒風苦雨破屋漏舟值明季天崩地陷滄海橫流之日雖累葉簪纓之家鮮不震掉竄易以喪其所守而三人百折不回九死靡他計其先後五六十年来如歷冬而不見一春常

玉璫集卷三 傳 十四

夜而不獲一旦竟以填海移山之志爲存亡續絕之謀如君亮世子祖而其家相宗臣漢謀秘計以嬰杵之智竭張陸之忠匿山蹈海殉遠繼以存吾君一綫之血亂仍過繼其族子德脩以爲後迄於今徐氏先祖胡氏年九十餘祖獨王氏存耳使德脩而仍爲商爲農以世其業則三孀者又未必有聞於世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汶汶而弗彰矣王氏竟督德脩以儒業而德脩亦潔行誦讀有聲庠序間是天之所以報三

孀者固未有艾也嗟夫六十年中吾郡鍾鳴鼎食之族大半歸於白衣蒼狗之變幻而三孀者自臬司而下皆具綽髻以表其里如沍寒之遇陽春永夜之值初旭則是富貴福澤之沒沒不如窮愁憂患之幽貞苦節歷久而彌芳也德脩手其行畧稽首以請曰先生但成一文存之集中使有聞於世則長逝者可以不朽生存者可以自慰則是以予之文果足以傳其親也因不辭而傳其事以俟采風者之紀錄焉

玉璫集卷三 傳 十五

以議論爲序事自史遷伯夷傳脫化而文氣纏綿往復百折不窮其序述三孀情事覺淒風苦雨一時橫集筆端

查氏家世序述

查生緒成爲吾友野生之子自述其始祖以下
勲伐乞予文之以傳遠歲踰再週數請無倦容
予畧爲之排攢其遺事以備郡乘之采錄云生
始祖名勝爲鳳陽定遠人明高皇帝初起卽隸
常開平戲下從攻采石面中三矢稍刺其項者
三戰益力斬級四十二從征僞漢僭吳兩國及
轉戰丹陽先登陷陣爲多計功七十封千戶食
邑于齊河屯莊三十六處勝生瑤以謹厚聞瑤

玉璫集卷三 序述 七

生雄隨文皇北征持四十斤銅簡戴鐵兜牟大
呼橫擊敵人望風辟易時號銅簡將論功封青
州指揮僉事世襲明威將軍雄以下二世逸其
名六傳有懋中者都閫鄖陽好詩賦梓唐律干
首行世至八世有世顯者乃生之大王父爲人
雄武自喜美髭髯年十八出守邊亭值靈雨牆
堡傾圯率軍役三千脩補而經略洪公承疇借
役營私不與洪公怒使人持錐驗所築堅不可
入因嘉其功更加禮焉常出行遇雉經者救之

玉璫集卷三 序述 七

姓其人曰我求死不得爾何爲者問故其人止
一女典于豪家爲婢期滿而不令贖公至其家
立令贖還其人畱女給使一年爲報公麾之去
而不問其姓名後征白蓮教以功最幕府凡守
邊治屯皆著勲勞所得俸以其半分胞弟世英
一日出吊中途遣人取素布服母問故曰吾衣
綺紈而弟粗縲甚不愜母乃爲弟制輕紈以被
之公乃喜母卒居苦茨有一婢出門笑語立殺
之遂惋恨譖語晝夜不輟謂其弟曰丈夫當以
王事死疆場馬革裹尸還葬乃顛仆兒女子手
中乎乃棄產遁入大澤山自識年餘病愈歸里
整頓舊業復完好如初繼娶任氏生子野生卽
生父也乃聘明藩新樂王之女爲婦曰余少子
孤穉願以相託時年四十八病革見白蓮妖人
滿室遂令任氏對繼而卒野生年始三歲有一
妹八月爲嫂崔氏扼殺其兄又以鐵椎擊程媼
程媼野生乳母也負野生逃匿新樂府中年十
歲出就外傳聞人言其家世卽涕淚自奮燃條

香代燈誦讀不輟及長舌耕于嶼山之側食餽于莒時

大清定鼎燕京繼而那顏額政搜戮明宗室野生妻母許氏及其孫女朱氏皆投止野生家而新樂諸王子已變服爲僧潛踪往來待之如平時嘗誦其妻弟金陵懷古詩有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及杯土當年誰敢盜于今伐盡孝陵松之句輒嗚咽者久之野生頤而長少美丰儀兩有以色挑者皆峻拒聞讌客有妓

王磴集卷三 序述 七

樂卽返走好作顛書爲人書白箋揮毫如飛遇其所不願強之不能得一字性篤交遊重然諾所遊處皆一時英俊以授徒終其身介然自持晚乃結茅康浪水側所居僅蔽風雨妻故王家女工鑢紵鬻手自給子緒成今亦爲諸生好談鈴韜星緯家言有列祖風授徒養母寄居于吾邑云

論曰查氏以才武起行陣爵延于世爲青郡望姓豈不偉哉及時移勢易而猶能以儒術守先

澤亦云幸矣然舊業蕩析授經糊口而妻子不免飢寒其困阨抑又甚矣嗟乎彼中山開平勲伐塞天地而其後裔降爲傭隸又何憾于查氏哉

此文全用龍門世家法故佳震川與安伯世家則近廬陵五代列傳矣

王磴集卷三 序述 七

題安期生食巨棗圖

丁丑夏五予寄書杞園云予齒屆七袞欲作安期生食巨棗圖以自娛惜時無妙手及予生辰杞園遣平頭持新繪一圖寄我縹緲秀動如陟三神山親覲千歲公眉頰予報杞園札乞其裝潢便足已發自思札中語竟若爲予寫照不覺撫掌失笑老人顛倒錯誤遂至此耶抑妙画之恂怳移我情也予生平無外交晚年惟與漁村柴村及杞園以詩文相郵置獨是吾四人皆老矣漁村柴村去予家二百里杞園去予家百餘里不能常聚偶聚矣如萍散絮飛不能少畱天既生我四人共此分野之內使相去或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雖以衰蹇如予者花下小車雪中欵段亦將扶病造廬尙羊於筆牀茶竈之間以消契濶乃山川修阻良晤實難但以數行相往復漁村柴村許以明歲過我晚讀堂爲數日之談而杞園亦言秋冬之際當驅蹇相訪真覺饑思瑤柱渴望江梅矣陰雨甚無事書此以寄

玉磴集卷三跋

羊

杞園使吾兩家子孫見之知我輩暮年交情如此也

筆意若有若無如画遠山

玉磴集卷三跋

羊

張氏家乘跋

予幼少時卽聞渠丘有三張先生風流文采藉甚一時及壯得交張子杞園蔭藉清華弘覽博物君子也迨久與之處知其敦內行篤交誼表揚先德乞當世名公誌傳哀誄之言爲一家良史煌煌乎盛哉常怪杞園以用世之才而不欲自見於世蓋其先世所遺之田園廬舍東臯河渚之間莳稻種秫有以自給而無求於人而寶墨樓皮書數萬卷出則投編贈紵入則與諸郎

玉磴集卷三 跋 圭

發篋陳書著述滿家又以餘力精於篆籀圖繪之間相與消閒娛老而不欲於帖括爭尺寸之進夫亦有足以自樂於此而其微意或非世人所得而窺也則其先君子之澤固未有艾也與一氣折旋尺幅中有漢人之雄

書先府君墓表後

丁丑仲春予遣兒質至諸之西郊求李渭清先生表先人之墓家貧不能脩腆儀但具端石素縑以贄先生不以菲薄辭許以來歲成文予東向稽首謝念昔人之於文有求之數年而始得者予喜其諾而不敢嫌其遲也自春徂冬數月內腸如輓轡轉因老病侵尋恐一日溘先朝露以不得生見先生之文爲憾迨歲聿云暮予以書報先生曰霜露既除陽和方布轉瞬卽屬來歲矣然猶未敢訟言乞其文也予家去先生舍往返五百里戊寅春暮予再遣使而後得之其文悲痛沉鬱可通九幽三十餘年交誼於斯爲不負矣今人朝投幣暮索文如日中之賈操錢搏貨不特簡賤夫文也其慢易其親也不已甚乎嗟乎倫常之尊文章之貴遲回鄭重之情非曉人烏足以語此

玉磴集卷三 跋 圭

書張昆詒大令手牘後

吾之文未必工也。譽言至而色喜。則若真以爲工矣。吾之文未必其不工也。毀言至而色沮。則若真以爲不工矣。是工不工不係乎文。係乎人之毀譽而已。然使其人果能操衡量古今之識。其於人之文也。如指掌。如列眉。如圭測景。而鑑照形。則毀譽之來也。無乃忤然有動於中者乎。是非動乎毀譽也。動乎毀譽之人也。雖然。吾之文既自信其不工矣。而不虞之譽尤當審慎以

玉璫集卷三 跋

求其所安。海寧張昆詒先生固世之所謂能文章者也。予素未識其人。一旦以手札寄予。歷數五十餘年作者。前推徐巨源侯朝宗。後則魏叔子李杲堂。而以予廁四子之間。爲五焉。噫。是以予文爲工矣。過情之譽。予滋媿矣。杲堂之文予不多見。若巨源之疎暢。朝宗之雄肆。叔子之淡刻。予嘗欲取其長以自益。譬如竊旦施之貌。以爲妍。藉賁育之力以爲勇。而竟不可得。無他。其質殊也。予素拙於言。胸所了了。啓口輒踈及擗。

管爲文。則無不達之意。情事險仄。頗能曲折。以赴之。覺於諸子。稍有片長耳。頃柴村老人過予。日子之文勝於詩。予笑而不答。譬之飲水冷暖自知而已。何也。予之文固自信其不工者也。

玉璫集卷三 跋

附張昆詒手牘
會祿束髮時。從周櫟園藏弄集中。見先生尺牘。內有論離騷一段。最得古人情事。此時裕雖未知古文。胸中已隱隱有一山東安先生矣。嗣後稍稍識字。願得益友。海內名人其慕先生益甚。戊午後。往來齊魯道上。輒慨然思親見乎先生。及倖一第。需次山中。頗多暇日。刻意學古文。詞籍見世之翕然共稱某某負詩名某某負古文名者。私心自計。以余十年之力。當大遇之。然性復嗜奕嗜山水。每多荒廢。時日以故學未成。而輒罷一行。作吏案牘。爲勞此事。皮置久矣。忽一日。張生敦仁手持一卷示裕。曰。此我壽光安先生集也。裕大喜。且曰。先生無恙乎。時已昏黑。挑燈把卷。且讀且叫。雞三號。不少休。於是俯仰太息。自恨其不如也。蓋古文之微久矣。向之剽掠字句。以妄希秦漢者。勿論。邇年以來。皆知由荆川震川。以上溯歐曾。而性靈不存。徒規腔調。究亦與偽秦漢者同腐耳。余小子竊嘗謂文無古今。止論真偽。其流自胸臆者。必真。真者必傳。其出自摹倣者。必偽。偽者必不傳。先生文大槩得力廬陵。而絕無比擬皮毛之迹。萬年橋碑等作。則又直追昌黎。矣。然試與昌黎比衡。曾有一字一句。一字腔調。相襲否乎。我朝五十餘年。如先生者。真不易得。以裕所知。朝五十餘年。建徐巨源商丘侯朝宗寧都魏叔子鄞縣李杲堂併先生而五耳。又聞樊安李織齋風昔與先生齊名。裕近索其遺文讀之。亦秦漢亦

六朝亦唐宋一篇之中時時襟出老泉不云
乎非不善也襟之則不善也其視先生則大
有間矣臨胸北去壽光僅八十里朝發而夕
至見先生上議論又復自思盧一瞻先生半
與先生下議論又復自思盧一瞻先生半
所罕余即去恐疑小子爲俗吏未必肯見
余小子之欲見先生何爲也哉慕其文願見
其人而流俗不知或疑爲越境上交者有之
以是遂巡未即果然而二十年向往之私終
勿能自也夫未同而言賢士所譏裕與先
生所闕然未識者顏面耳若其神則固已相
通矣先生意中即不必有裕而裕之敬已先
生則固已久矣似不得與未同者比故敢以
書陳亦欲使先生知海內有此嚮往之小子
云爾梅花一軸元人筆也聊志清德之慕四
月八口曾裕頓首

圭磴集卷三 跋
圭

書篋贈張昆詒先生詩後

海寧張昆詒先生博雅君子也治胸邑三年以
廉惠稱適見予所作文字謬爲推獎欲顧我於
村居予不敢當命兒篋報謝作一詩書篋爲贄
有殘冬匹馬駢門路蒼茫風雪壓雙肩之句予
笑謂篋曰詩語勢直偏昌黎其如景事不稱何
時冬日久旱正無片雲值予舊恙復作因循近
月不能往而雪作矣予謂篋曰快雪時晴子來
裝南去委粟大峴諸峯玉笋參錯子策馬於千
岩萬壑中以踐子之詩意可乎篋去時晴色甚
佳及歸途而雪又暴作自胸至劇七十里六花
撲面雲海茫茫數武不辨村莊抵舍已深一尺
矣墮黑扣門翻着羊裘雪水淋漓衣履沾濕予
命婢烘爐熾炭急以巨觥沃之追憶前詩相與
撫掌一笑也

似坡公

與張昆詒

張道普倅回賤恙復作伏枕者十餘日意緒忽忽中草勅文字一首以荅貴治人士乞言之誠並致遠夙昔仰止之意近代壽文惟震川最富然短篇單幅略不用意而姿態生動以老父母之文之人真近今所難觀恨筆力疲沓不足以發之也頃來熟讀佳章自行自止直吐胸臆卽於唐宋名賢尙不肯依傍一語無論近代歸茅諸家矣僭爲評語以附不朽千秋大業尙有異

王禮集卷三 尺牘 五

地同心者又何患吾道之孤乎弟嬾與病會二十年不出里門晚年以詩文郵筒相質者在諸城則有李君渭清安丘則有張君杞園渭清詩文流傳已久杞園性好交遊間歲必一往吳越案頭偶有其半部彙或語集二種其文雅飭能成一家言附便呈覽知青郡尙有吾三人衰廢如弟尙有友二人也又兒子箕年踰三十寥落名場好爲六朝及初唐人文肥腸滿腦亦且任之今奉去詩賦二種以贄於大賢之前容弟藥

餌稍閒令之往叩門牆以酬知我之誼也

又

弟自九月二十二日舊恙復作昏憤譫語不知人者盡一日夜乃醒展轉牀褥日日從事藥籠及體中稍能平善俯仰之間遂及冬浹矣三年以來纏綿生死轆轤劫中不知何時可了比日稍勝筆墨作得雜言數首名曰蜚音自念根器淺鈍于無生之旨未能透徹宗門而於罣碍恐怖二端稍能驅遣恐只是愚人無心肝耳今仍

王禮集卷三 尺牘 五

作文字觀以求正門下悠悠世路誰堪告語昔惟櫟下今得容軒弟亦可以釋仲翔之憾矣弟有三男子寢食筆硯刻不能離者惟有箕兒月來加減參苓不能速往受教弟恙小瘥今使之晉叩函丈一縑一扇聊當束脩並其所作時藝數首俯受繩削功名進取猶其末務但得從事于大君子之門得令有聞于世使人謂某人之子受教于某先生則師友淵源未必不爲異日一段佳話也 寒暄常語自不可及

與龐雪岷

七十三歲老人。寄一字於四千里外。目斷炎天。與雁俱遠矣。老病因循合併無期。異日先生倘持節來撫二東兒輩。得託庇宇下。亦未可知也。去歲孟葛遠。既承錫類之恩。復損賢守之俸。雅誼沒世不忘矣。漁村先生于今歲六月厭世。病中託弟誌其墓石。已勉爲之。敬繕寫呈正。其詩文板若刻完。閩中紙墨頗賤。或就彼處印刷數百部。流傳人間。亦見先生不忘死友之誼。所

玉磴集卷三

尺牘

三

遺雙雛呱呱。而其猶子又不解文字。刻板寄來。易于散失。不如畱在先生處爲安也。弟所作墓誌。祈刻附于集末。以見朋友之情。諸名公集多有如此者。亦不以爲贅也。聞先生文集梓成新。詩續刻者。統望順風郵寄山川綿邈。一函維艱。不知何日可達也。懇賜報章。以慰懸睥。庚辰重陽後二日。

此書酷似震川

與李漁村

閩裝得似粵裝否。風雪抵舍。繡襦嬌雛啼笑。皆佳。掌中膝上。定應解喚阿爺矣。弟於九月廿二日舊恙復作。昏憤譖語。不知人者一晝夜。方甦。三年以來。纏綿生死。劫中百念俱已放下。病中惟刻刻慮及先人墓表。春初業蒙先生慨諾。倘一氣不屬。六十年惻惻孤兒。既不能爲先人邀一命之榮。而先人之純孝篤行。潔修好學。輿論傳之。邑乘載之。謏陋如不孝。又蒙大人長者不棄其孤露。而辱收之交遊之末。不能乞其一言。以光泉壤。則沒齒之憾無窮矣。春首和暖。望先生以片刻餘暇。推錫類之恩。表揚數語。以勒貞砥。則鉅公鴻文。榮于龍章之錫。而不孝亦得藉手以報先人于地下矣。

又

先人墓表業已勒石。但書法粗拙。有玷高文耳。敬搦一紙。上呈謹東。向九頓謝。歲中兩晤杞園。兄知先生於四月中又產一麟。真可謂老蚌雙

玉磴集卷三

尺牘

手

珠矣弟聞之爲之雀躍者三拙疾纏綿六年今
來稍覺平善不知於世間尙有幾年活而衰病
之餘不能自閒方欲纂集青郡名山先賢遺聞
三志又以見聞謏陋架少藏書終恐貽譏博雅
而青郡之山莫繁于貴邑先生以康樂柳州之
筆生長千巖萬壑之中搜奇表異題詠必多可
令侍者盡爲錄寄則小集借光不淺矣聞使不
知以何日回引領大集有同飢渴有新著亦望
見賜七十餘歲兩老人相隔三百里邈若各天

玉體集卷三 尺牘 二 璧

奈何奈何

表章先賢爲吾人第一要務而鄉閭之先賢
尤所當急余近撰青州鄉賢傳略恨未見先
生所纂集者補其不逮耳

與張杞園

前附丘學山使者致書想已達記室李將軍傳
內誅趙應元一段尙欠詳妥容再詢之故老方
可定本也敝縣志弟心衰目眊一任簞兒爲之
學識淺陋恐不成佳書但不至如前志之舛謬
庶不貽笑後賢耳蠶音一卷是去歲別後病中
所作亦不敢託于昔賢曠達之旨世間道理原
是如此只作尋常看便沒一些子事文字之工
拙不必論能于道理不相侷背畱却讀書人本
來面目足矣祈尊兄細爲改定批評爲世人所
指摘何若爲知已所訂正使世人指摘于死後
不如令知已訂正于生前也望之望之

玉體集卷三 尺牘 璧

先生每一文成必命余是正余亦樂効丹鉛
識之以見真正名士未有不虛懷善下者

玉磴集卷之四

萬年橋碑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我二東拱衛畿輔。神京左臂。屬郡有六。惟青州城隍險固。面山背河。壯麗濶濶。實甲東省。山則雲門。劈駝之峯。律河則陽水之縈帶。酈道元謂水出逢山北阜。謂之陽水。亦名繩水。值夏秋暴漲。萬壑爭流。與河合併。注所謂長津激浪。澎湃之音。驚川聒谷。以今視昔。未之或殊。登堞

玉磴集卷四碑

一

俯眺怒潮西來。衝岸轉石。颺飛箭激。跣避弗遑。常虞飄沒。自義熙中。作東陽城。而水帶城陽。逮天會中。移治南陽。而水又環城陰。引恒度岸。縱約千赤。甃石爲梁。用通徒旅。已千餘歲。於茲矣。及故明隆萬兩朝。圯而再復。長橋屹屹。商賈輻奏。室廬鱗次。至國朝康熙丙寅。已經百有三載。六月徂暑。凍雨連朝。山瀑河漲。蔽岸塞川。而下浮漾。敗廬壅遏。弗宜水伯憤志。力與橋鬥。七門巖然。遂隨其三勢。若頽山響。同崩。雷蹲象臥。

玉磴集卷四碑

二

悟讚歎。佈金施粟。積微成鉅。公乃上憲。黻陟。賞倡導大集。羣工砥方。版圖角鈎。心固以灰。壘束以鐵。鐵截險。乘流呬呀。邪許衆力。偕作有同。于來始於辛未之春。成於丙子之夏。傭值口稟之費。通計萬有餘金。穹窿洞門。厥數仍七。翼以雕欄。使行人有所凭倚。鎮以龍祠。俾水孽有所震懾。巖巖弘敞。望若崇墉。是役也。不費公帑。不擾民力。舊觀頓還。煥然更新。非公之知人善任。力圖修復。以固我巖城。烏能建立鉅勲。永壯

金湯乎茲橋東控登萊北走燕趙皇華之使臣
宦遊之遐侶方轂聯驥嘽嘽先聽殷雷之隱
嶙瞻長虹之偃臥罔不美歎雄風指顧山河以
誇東秦之形勝至於北門鎖鑰晨關乍啟邦人
士女祗接肩摩南北交錯河橋成市真可以聳
青社維城之鎮合王制輿梁之規固吾青儼萬
年無窮之利也孔公攝守之日正橋功落成之
時公乃授簡於予命之爲記昔西平王李公晟
作趙郡橋命張或爲銘御史陳公瑞作至德橋

玉璫集卷四

碑

三

屬皇甫海爲記予才不逮昔人願附公之弘猷
以傳永久比於劉晃之詠通津趙嶷之賦揚瀾
並爲繩水故事云爾爰系之銘曰
倚彼繩水其下建瓴秋霖夏潦萬壑競鳴電洩
雷濟西來如瀉橋名萬年羈弄犇馬寅夏雨霽
怒浪排空鎖斷支祁柱觸共工潛蛟躩踞孽龍
嬉戲錢幢倏摧金堤立潰伐石重建人神叶謀
七門穹敞潺湲安流長橋之上行旅紛紜騰崖
跨壑赤霞天津仰瞻雉堞登嶂層雲俯眺闔閭

基佈星陳長橋之下清泉明瑟挹彼注茲利我
萬室時和年豐濯壘蒸飮牛羊踰踰鷺鴨拍拍
填海鞭山浮龍駕鵲曷若茲橋盡礪鑄礪襟山
帶河壯齊拱燕維茲石橋既堅且完我作茲銘
永勒貞珉天啟大壯鞏固萬春康熙丙子季夏
壽光拙石老人安致遠撰

此等文字歐蘇集內無之惟韓昌黎南海廟
碑柳子厚平淮西雅可以後先接武非唐初
燕許諸人沿陳隋餘習雖麗藻有餘而風骨
不足者比也故是碑版絕調

玉璫集卷四

碑

四

青州別駕孔公德政碑

嘗讀史至王休徵魯世英諸公傳並以別駕爲三公爵通侯其豐功偉績焜耀史冊而佐郡之職在今則稍異於曩昔有撫藩監司郡守以臨其上諸屬邑承流於其下上則虞其抗下則擬於偏必得恢濶通敏之才不諂不瀆以屹立於察案大小之間而後能展采錯事驛聲遠播也於今乃得吾郡署太守孔公公至聖之賢裔也精明彊幹於聖門之所謂果達藝者具有兼長出其緒餘先以題輿小試於青郡郡負山瀕海幅員千里人物浩穰地大而民夸逆其性則易競順其道則從化公猷決精明案無留牘撫藩以公才堪部劇徵公視篆八邑如問丘東武以逮莒滕諸屬皆簿領殷湊之區公持官肅給細大畢舉所至敬禮士大夫而愛養小民民之苦於署者以署之視官如郵傳慮無不浚民以生民惟恐其去之不速公視署如其真視官如其家民惟恐其署之不久於是鄰封之父老子

玉璽集卷四

五

玉璽集卷四

六

第咸懷喁喁之心跂足引領以不得共沐其德澤爲憾於是塗歌邑誦之聲由三齊達於畿輔會青郡太守缺而撫藩卽以公紆邦紱十四州邑之紳士蒼赤昔之望霓咨嗟者今膚寸合而崇朝徧矣語曰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又曰千將不可以補履我公於守之事恢恢乎其游刃有餘也適適然如其所素習也乃公撫治全齊之日又值盤根錯節之時我國家方有事西郵賦車籍馬符牒日至公目覽手裁耳聽口授五官並用而百事就理其開敏如劉東筦法網漸寬縱弛日久奸民芽蘖其間而爲之囊橐者皆大猾巨慝以蠶平民白晝攫人於都市間莫敢誰何公置其尤者抵於法而枹鼓不鳴夜戶不閉其求盜如張子高澠水帶城漂沒民居石梁傾圯因循數載築舍道謀矣公則因時任地伐石鎔金虹臥龍游永壯金湯昔人所謂富平河橋雄於孟津者其籌畧如杜元凱公之福吾青者不可勝紀而署守三事尤青人之所家傳

而戶頌者也。吾先師夫子以至聖之德福慶延於後人如漢之安國以文學晉之愉以篤行唐之巢父以隱逸宋之道輔以直諫載籍所紀聲施奕奕矣。公之政治顯赫於國爲勞臣於家爲哲胤固當與諸君子並垂不朽者也。異日者朝廷以治最內擢游登九列則休徵世英之已事可並舉以相例也。寧止吾青人士之謳思已哉。公名毓恩字澤人。

高文典冊煌煌經世之章

王磴集卷四 碑

七

內閣中書舍人候補主事丁公墓碑

嗟乎士君子之生於世也其所以自表見者豈在乎名位之顯晦哉。世豈無躋膺仕列崇班而利澤不加于人聲名不聞于衆識者猶鄙之若乃位不足以稱其德遇不足以展其學有廊廟之姿而終老丘園或疑其湮沒無傳矣。及考其施于有政者修行于倫常之間婉戀于師友之際視躬範俗猶有古鄉先生爲善于家之効焉。如海曲鈍齋丁君尤使人歎慕而景行者也。公

王磴集卷四 墓碑

八

以進士高第入直西清一時宰執皆許君以公輔之。罷甫及兩月改官部曹卽需次里居抱恙悵悵終其身以老而究不一見用於世人皆爲公惜而不知公之設施于家庭于鄉鄰者皆可以扶澆俗而勵世教也。公之爲人子也事其尊人憲副公備志物之養先意承志浚婁婉容庶幾于無形聲之視聽而太夫人以壬午之變罹于兵公每念及輒涕泣不能已。已因以憶慈自號北堂之痛沒齒難忘。殆所謂終天孺慕者歟。

其爲人第也與胞兄給諫公少同研席事若嚴君公客遊江南聞給諫公病卽日束裝遄歸至冬給諫公棄世公亦悲感哀纏念鶴鴒之孤飛痛人琴之俱碎遂疾病因循不能再健矣公之篤于友于又如此唐人最重舉主末俗視同陌路至于一歛一生尤交情之所易疎而罔卹者公與魏太史子相書云全椒清苑兩夫子以國士待我而我無衆人之報異日何以見兩君子九原而平原董尙書默菴總制江左尤諄諄以

玉磴集卷四 墓碑 九

才而不得見于用僅于五七言寓其身世遭逢之感豈公之不欲自見于世耶抑當世之不能用公耶論世者可以感矣公晚年于邑西臯陸村種竹栽松結廬幽棲曰山香水匝此中可以娛老也每攜弟姪及兒孫輩相羊其中客至挑燈促膝論文課畊陶情盃酒坐送頽陽不知老之將至說者以爲鹿門栗里之高風尙宛然在目也公世爲江南之東海人始祖順徙日照之溝落村家焉曾王父諱良儒王父諱珩爲諸生封中翰公父諱允元辛未進士歷任戶科給事中擢守姑蘇繼陞廬安憲副公諱皆字及菴一字憶慈別號鈍齋中丙午鄉試丁未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候選部曹以病不就年六十五歿於家所著有瘦竹山房支笻艸萬松別墅諸集里謚爲文簡先生公有子三人士上士鶴士一士一詩文儒爽有家風與予仲舅實同以選拔入太學相善也公旣葬矣來徵墓隧之文其何能辭竝系之銘銘曰

玉磴集卷四 墓碑 十

不必仕。不必不仕。仕與不仕。雲行水止。仁孝名
鄉。清節表里。臯陸行吟。自適而已。吾以擬東漢
獨行之士。

鋪敘處獨採大節而生平已盡。

王磴集卷四

墓碑

士

張保初墓表

張君養體字保初。先世寄籍灌亭。至君父始卜
居吾邑。南關偏近城隍。予幼時應童子試。曾一
至君家。見其長身屹立。面目有嚴毅之色。德隅
嶽嶽。猶可想見。繼亦不復相聞。問然者。德重望
雖在市廛。而隱然若畏壘尸。鄉予每過其廬。必
式焉。迨予衰老。十餘年閉門埽軌。絕迹邑城。而
縣明府以邑乘相委。君年已八十有五。邑人士
僉以公大耋卓行。詣縣陳牒。予爲之破例入志。
及踰歲。君歿。君之子岫踏門而請曰。先君子名
不列紳士。而德可表人。倫先生旣登之邑史。不
孝孤及子孫輩。沒齒不敢忘。願再邀惠于先生。
一言勒之墓門之石。以垂不朽。九原可作。庶幾
無憾于幽壤也。予旣重君德。又感令嗣之孝。何
忍辭哉。狀君爲明見公第三子。少讀書。略知大
意。值明季天地崩隤。壬午之變。邑城夜陷。君父
及伯兄皆戍于兵。公負其伯兄髫髻遺孤。竄身
于虎嘯狼吻。霜鋒雪刃中。以免。而兵燹之餘。仲

兄又復早世。其子敗垣頽宇。不能自存。公讓已宅以居。五十年來。且耕且讀。公撫其兩遺姪。無異己子。而諸姪亦各能立門戶。勤儒術矣。公又好週人之急。生平振孤恤寡。有丐必給。買僕典婢。期及卽遣還。而不受直。下逮珠林貝宮。橋梁道路。頓置修葺。無德色。無懈容。終其身不變。公年未六十。卽失其偶。或勸之娶。公慨然曰。以吉甫之賢。尚有伯奇之變。予何爲者。且諸男及子婦。皆孝謹。不煩復爾。而尤嚴于家。誠不析爨。無

王禮集卷四

墓表

主

私蓄門屏以內。嘻噓適中。而于家誠內尤重。不聽婦人言。一事著爲誠令。諸子各錄以自警。曰婦人之性柔而善。入妬而善間。言無稽核。易于聽從。非剛腸達識者。鮮不爲其所惑。君之言有合于河東柳氏之訓。非僞儒所易及。公又雅重讀書。人曰讀書不必取科第。但使無擇言。無擇行。使鄉黨稱爲有道之人。榮于三事九列遠矣。嗟夫。世之號爲讀書者。不過跛望取青紫。掇科名以誇耀于鄉里之婦孺。傭奴而內行不修于

家。勲名不聞于世。其子孫殖田宅。飾輿馬。肆爲豪舉。以噉其鄉人。戚黨交游。聞其名如惡鴟。梟過其門。如踐荆棘。彼方且揚揚自以爲得意。君一布衣耳。其生平厚德醇修。有吾青劉善明。汜毓之風。世之紆紱戴紳之輩。過公之居。吊公之墓。以追述公之行事。有不泚然汗下者乎。吾故歷序公之生平。表而揚之。如此。使國人有所矜式焉。公之子岐有文。譽士行。先公卒夜臺之下。父子聚首。讀吾之文。必以吾爲不妄。而邑之人

王禮集卷四

墓表

主

士庶其聞公之懿蹟而興起歟。張翁故是可傳人。得先生之文而名益彰。其寫家誠與重讀書兩段尤古勁。有生色。全是史公遺法。

翰林院侍讀李公墓誌銘

康熙戊寅冬。吾友李渭清太史。寄予手札。以墓誌相委。君少予一歲。又素強無疾。予訝其言而不敢荅。又二年庚辰秋日。予臥病荒村。渠丘張君杞園書至。言渭清于六月中已厭代。病中杞園往省視。又轉託予以身後之文。予伏枕涕洟不能已。其何忍辭。按君所自作三生傳。君諱澄。中字渭清。號漁村。世爲諸城人。曾王父諱王。父諱旦。舉人。同知平涼府事。父諱鳳郊。爲邑諸

王禮集卷四 墓銘 七

生。以君貴。累贈左春坊左中允。母丘太安人。夢人遺梁一枚。而生君。君五六歲時。與羣兒戲。時見異境。如入溪山中。玉室金堂。花香鶴唳。歷歷在目。傍視羣兒。無有也。少頃復故。八歲入鄉塾。其仲兄命爲詩。卽應聲曰。春暖日融融。衆咸異之。及長。風骨偉岸。兼有拔俗之韻。邑故多名山。君體便登陟。每歷險尋幽。腰間自繫筆硯。纍纍然遇佳勝。輒濡毫據石成詩。詩壯濶多驚人語。于詩歌之外。又好爲騷賦。恢奇激楚。讀者或不

能句。君睜目微哂而已。以是雖爲諸生。聲名已

噪。海岱間。歲在甲辰。周櫟園先生觀察青郡。按部至諸夜半。遣人叩君門。索其所著。君自攜海鷗鷄鷄諸集以往。先生讀之。撫几詫歎曰。謝茂秦盧次梗。豎子耳。媿予非弇州。不能爲子重然。君之姓字。自此流傳大江南北矣。是歲予始遇君于青邸。相與會飲。真意亭。明晨東歸。抵予舍。訂交信宿而去。君屢試皆剋其曹偶。而躋于秋試。一日予與君偕。其同邑張君石民分韻爲詩。

王禮集卷四 墓銘 七

君詩立成。有英雄易老。怯聞鷄之句。因慷慨起舞曰。老諸生。毒予可。若何予未嘗不歎其遇之窮。而意之壯也。逮壬子春。君以選拔貢入太學。而終不利于秋闈。一昔夢人持二冊子示君曰。此冊鄉試錄也。內無君名。彼冊乃有君名。君聯其上有特恩二字。醒亦不解。所謂于是君齒已近艾矣。及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以應薦奏。賦稱。

上

特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壬戌以滇南平

覃恩授徵仕郎乙丑

御試保和殿及格丙寅以徵員外轉諸詞臣或

諸君子

上事寢不行戊辰七月晉右春坊右中允兼翰

林院編修

覃恩授承德郎克

典訓纂修官己巳七月轉左八月晉侍講庚午

王禮集卷四 墓銘

七

四月奉

命典試雲南五月道轉侍讀抵滇搜羅無遺才
一時稱爲得人辛未冬列名北直學臣爲忌者
所中旋改調部屬君曰十餘年老杜史安能復
爲六曹判紙尾耶遂拂衣歸歸而結廬於先人
墓側顏曰白雲村言親舍也所居庫圯不蔽風
雨時或斗儲不給君泊然不以爲意而著述弗
輟甲戌乙亥歲兩至彭城登雲龍山飲黃樓遂
由廣陵抵白下南泛姑溪至冬抵舍葬其妻王

安人明年丁丑復遊明聖湖遂入八閩探武夷
九曲取道姑蘇北歸病瘵不能遠遊因約故人
爲雞豚社盃酒過從間評隲邑前輩遺詩消時
娛老聊以卒歲而已未幾患痰症失音以庚辰
六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二以殂當君之初官

翰林也念旣以文章結

主知于權貴人一無所依附精力職事外唯砥

礪詩古文辭以期不朽大業同舉者五十人獨

與今任丘龐君雪崖太史最善兩人痛詩道榛

王禮集卷四 墓銘 七

蕪于煩音嘈節中獨刻意少陵而各得其性之
所近君則刮磨舊習參伍于中晚之間而自成
淒壯之音老放悲涼洗絕浮艷確乎爲唐賢之
遺響而非復今人之詩也君至性過人歸田後
憫其外祖廬州公無嗣若放之餒者七十餘年
君大會丘氏宗族擇其族子之秀而文者以爲
後君業素薄乃割田百畝並附郭宅一區以供
歲時香火資而碑記其事嫂胡氏以身殉節乞
文以表其墓而以己子爲兄嗣予皆得其祭告

之文讀之情詞愴惻哀感路人蓋君生平以扶掖倫常聞發幽潛爲已任故其使輅所經遊展所至往往于廢社荒墟陳根萎藟中有片碣殘壝爲之摩挲感歎作爲記述如楊林吊蘭生之祠青山吊李白之墓淮徐表挂劍之亭俯仰裴回常有九原可作之思不徒感慨江山流連境物已也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何疑哉君著述甚富總彙之爲白雲村集求雪崖刻之閩中而君已不及見矣惜哉君少時與其同邑劉廣文

王磴集卷四 墓銘

九

子羽稱石交子羽見薛臣八才圖謂君貌似李于鱗有詩記之君又常夢人授一卷文字曰此汝作也醒而數言了了後知爲于鱗華山記中語乃恍然自失此二事者其邑人類能言之予謂于鱗意氣突兀不可一世君亦嶽嶽自豪俯視餘子大節雄文東西相望屹如二華之對峙矣後來者何多讓焉君先有二男長者名祁出嗣其兄敬中次者名祚中道夭七十前後又有二男子曰思豫年六歲曰思苓年二歲矣爲善

之報其在是歟予與君交久君既貴後不相晤者二十餘年君仕宦中朝出使萬里所交名公巨卿何限而以身後之言屬予亦可感也已爰系之銘銘曰

九仙龍嵒維君之品危峯孤松大海瀕洞維君之文鞭石罵虹胡蹶于始而晚乃逢爰挫于終誰之不如而不公卿木天則崇七十尙羸老育雙嬰公侯復始再傳其享百世而下曰此文章太史之封康熙庚辰九月壽光七十三歲老人

王磴集卷四 墓銘

丰

安致遠撰

鄉行宦業釐然紙上而文品高潔不蔓不支眞爲志銘絕調漁邨亦曾命余表墓闕此闕筆矣

殷生墓誌銘

殷生之墓字子常臨朐之冶源人少時爲兒貧蒙師年七十徒步扶杖至予家乞棺資與之一金又徵墓誌曰及生之見也詢其諸男曰皆業農因贈以詩云七十依然水竹居村童薄俸老來虛也知樵釣置身穩不遣兒孫更讀書銘予許之未遑作也又三年生死予不敢負前諾既達生又重文是可銘也已銘曰
冶水粼粼萬竹紛紛誰知有殷生之墳

王體集卷四

銘

五

語短韻長一銘尤有速神

李母魏孺人墓誌銘

貞節李母魏孺人於康熙二十一年奉

敕建坊旌表烏頭雙闕照耀閭里邑紳士躋堂稱賀屬予爲文以序之迨歲在甲戌孺人年召七十有八以疾終于內寢於乙亥十月祔葬於其夫之墓其子耀先踵堦叩首而請曰吾母之苦節幽貞惟先生知之詳敢乞數語文之幽宮則長逝者不朽而不孝孤終天之憾亦可借以稍慰矣按狀孺人爲紀城魏晉民之女年十八嫁於同里李應兌爲妻既饋而尊章已不逮養奉大父母克脩婦職應兌儒素雅飭與孺人琴瑟靜好有雞鳴戒旦之風至二十六年生男耀先而應兌不幸早亡孺人幾欲以身殉者數矣念懷抱呱呱忍死爲夫護持孤兒以延李氏血胤俄值乾坤龍戰甲馬東來倉皇抱週歲兒避亂于紀城西南之孟氏樓鐵騎合圍驅漢人施木牛穴樓力攻樓穿實以薪柴火焰衝突樓中男婦數百焚死強半墜則嚙刃無一免者孺人

王體集卷四

墓誌

五

櫛耀先投身烈焰積屍中顛碎脅折血痕模糊
諸騎疑爲已死不復加兵抵夜稍甦抱兒匍匐
竄身棘荆夜色曠迷失足陷古墓中祝曰兒若
啼李氏一綫斬矣耀先亦帖帖然不飲食者三
日得不死迨兵燹甫定家徒壁立耀先伯父母
操家秉孺人仰承鼻息寡母孤兒形影相依茹
荼啖蘖有宛若間不敢誦言者惟母子相對飲
泣而已及伯父母以無嗣相繼殂孺人同耀先
葬祭一如儀節而于耀先訓誨尤勤居常捫耀
先瘡痕而泣曰汝尙念抱汝墜樓重創時耶吾
於烈焰血刃中冒九死以待汝成立汝謹身寡
過以無負汝父未竟之志足矣耀先亦惴惴然
終身不敢有怨惡于人孺人性嚴正於姊妹間
從不聞有譴謾之言而待宗族親姻伙助周卹
不遺餘力亦無倦容德色及歿遠近聞者皆痛
惜之蓋孺人于歸李氏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
其婦德母儀皆足爲鄉人所矜式云予惟孺人
之大節固應銘法而其遭際情事尤極可痛惜

王穉集卷四

墓銘

墓

乃耀先汲汲求予文以表揚其親之意又可傷
也予憫其意而爲之銘銘曰

龍蛇起陸滄海橫流悻悻孤嫠襁褓再週甲馬
飈馳寄命危樓烈焰飛空雪刃霜矛虎穴雙墜
竟免歐劉冰霜苦節歷五十秋

帝錫恩綸史紀陽秋涓涓蕤水戔戔紀丘蘭馨
玉潔千載常留我作斯銘用勒九幽清風不泯
庶繼栢舟

古墓祝兒一段生氣滿紙敘事法全從莊子

王穉集卷四

墓銘

墓

得來八家不及也

祭李汭清文

嗟乎漁村君竟死耶然君之死亦何憾哉世豈無雄如班馬幽如屈宋艷如鮑謝伏首蓬蒿之下遁跡牧樵之中而不得一奏其技于天家君則遭遇

重瞳片語稱善立陟清華君之文章貴矣其可死者一也語云有高才而無貴仕凌雲如長卿而位不過執戟少陵獻三大禮賦初授胄曹參軍君則入翰苑直史局迴翔于石渠金馬之間

王禮集卷四

祭文

美

者十有三年晚登侍從校文萬里君之官爵尊矣其可死者二也隴西才人例不得壽謫仙瀛長吉妖近世正嘉二李是君之生平所最服膺者空同下壽濟南齒屢踰艾君年七十有二君之壽命長矣其可死者三也然吾獨謂君尚未死世之嗜貨財茂名義營營逐逐姝姝暖暖文采不著于當世聲名不傳于來茲曹蜍李志生存如九原下人死則與斷艸枯樵同其腐滅死則竟死矣若君以蓋世之氣抗時之節驚人之

詩絕俗之韻其死也在天爲景星爲慶雲爲彩虹爲璧月在物爲麟騶爲孔鸞爲千尺之松爲九莖之芝其英爽方與上界諸才仙躡聞風凌元圃作玉皇香案之吏綴清霄紫宸之班俯視拙石老人白頭鹿鹿塵壚中或其憐我耶抑將笑我耶予與君交久予好飲醇酎君嗜薺當其慷慨和歌俯仰千載值憤懣不可告語之處遇君則喆然而解君亦釋然而合雖君貴後不相晤言者二十餘年然異地同情未嘗以升沉離

王禮集卷四

祭文

美

合而有異也君歿已四閱月餘相去二百里生芻鏡具至今缺然予老矣所作蠶音預戒兒輩予歿後計音不及百里以省世緣予旣爲詩輓君又爲君誌墓又爲祭文以酹君後死者之責已盡此君之不幸而予之幸也但異日誰復能如我之輓君者以輓我如我之銘君者以銘我酹君者以酹我此又君之幸而我之不幸也茫茫泉路相逢何日嗟乎漁村聞歎不聞康熙庚辰十月七十三歲老人撰

纏綿篤摯。淚隨言湧。一死一生。乃知交情矣。

主禮集卷四

祭文

七

告墓文

康熙三十有八年歲次己卯五月庚午朔己巳。越十有二日庚辰。不孝男致遠謹勒石以表吾父母之墓。於是距吾父母之歿蓋六十年於茲矣。六十年而始表其墓。不已遲歟。非敢遲也。蓋有所不得已也。兒九歲而失吾父。及十一歲而母又見背。稍長知讀書。卽以表揚先人爲念。憶年三十時。將先世行畧撰述一冊。藏之篋衍中。妄意旦夕策名通籍。邀朝廷一命之恩。榮及生

主禮集卷四

夫

我因求海內之賢而有文者。讓紀吾親之卓行苦節。以有聞於世。庶仰酬罔極之德於萬一。不意白首蹉跎。濩落無成。於人世之光寵。無復望矣。計惟托之鴻文。可垂不朽。顧當世之顯者。亦不乏人。或爵位崇矣。而文不足以行遠。或有其文矣。而品不足以型俗。兒猶兢兢焉。慎之屈指當代。東武李漁村太史。其人則高巖峻壁之人。其文則孤情絕照之文也。任丘龐雪崖太史。其人則仁人孝子之人。其文則鼓吹風雅之文也。

二君子皆當世之賢人君子也。兒能得君子以爲友。庶幾不辱其身。兒能得君子之文以表吾親。庶幾不辱其親。兒以垂暮之年度見吾父母之日。非遠。自念生平無一善狀。足以慰吾親于地下。而猶得鉅人長者之言。勒之貞珉。達于九幽。使後之讀之者。知不孝孤之涼德菲才。忝爾所生。不可以爲子者。不可以爲人。吾父母六十年夜臺與望。不孝兒力不從心。僅持此以爲寸草之報。或其鑒兒之苦衷。隱誠而庶其來格乎。

王禮集卷四

文

五

逸少告墓文無此悲咽

祭楊茂才文

嗚呼君歿。吾無與豪飲之人矣。憶昔九日同陟筆峰。絕巔雙石一板中橫。二人踞飲。搔首蒼穹。樵子聘貽。岩鴿驚鳴。荒園初荊。尙無亭臺。我招公飲。風雨驟來。倚松共酌。灌頂及腮。雨酒共嚙。歡呼若雷。瀾水舉網。旋出輕鯈。烹鮮柳下。村醪滿甌。僕折岸花以當酒籌。醉後裸跣。隨波逐鷗。紀城古臺。其勢巖巖。元夕重九。長筵屢設。火爆薰天。菊萸紛折。醉歸行歌。聲振林樾。雪根亭成新雨。臺築飲場。旣就晝夜。屢卜花酣。月大雨淋。雪舞市酤。家釀醕。啜糟哺厭。厭沉酣。與惟君獨世有飲徒。號呶營醕。使氣罵座。驩兎共工。惟君之飲。雅人從容。當盃挈領。持爵旁訴。吳牛醬艸。蟻蝨處禪。惟公之飲。瀉瓶若注。亦旣醉止。雜以詼譔。狂不侮人。溫恭沃若。人則醇醪。量匪盃勺。飲中八仙。竹下七賢。公生其際。誰當後先。我把一盃。滴君九泉。君如有知。當爲啞然。有韻之言。能淋漓盡致。淩得玉局家法。

王禮集卷四

祭文

五

雜志

按陳思王本傳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墓道久已荒廢迷其故基孫石泉廣文言於康熙年[]月[]日土人于魚山下見一土堆微有磚甃之形啟之得一石碣金篆云陳思王之墓某孝廉乃捐資修治適某村欲建一觀音廟于山溪中獲一舊碑欲改鐫以數牛曳之不動視其苔蘚沙土厚數寸拭剔視之乃陳思王墓碑也以二牛運轉輕舉復立

王碑集卷四 雜志 圭

于墓上其神異有如此諸小說子建歿爲遮須國王意其英靈固常在人間耶

吾友樂安李煥章象先前身係一老僧其門徒曾來省視君自言之甚悉云但降生時如投身火坑片刻昏迷不覺耳餘皆記憶分明君之貌則酷肖一老僧壽七十餘而終聞又降于仇尙書家爲子今八九歲矣然相去不滿二百里惜不能一往省視云

吾鄉人家最重葬期題主有力者丐郡守縣令

次則聘林下縉紳先期通問重幣以請至于賣萊求益屢增而後應稿及輿皂務從腆渥至于哀誄誌銘之文用垂不朽者反操豚蹄孟酒以往不則噴有煩言所謂蘿蔔瓜瓞太平車者亦不可得其輕文慢親可爲澆俗一慨也

吾家有二婢其一一名富始八歲其一一名常倍長矣二人共執爨而薪草盡常曰曷不益以乾柴富赧然怒于色曰爾欲烹魚耶詢其故則富父乳名乾柴觸其所諱而常姓于蓋以嫌音報之

王碑集卷四 雜志 圭

也昔人群遙周翼之談傳爲佳話而八歲婢鋒穎乃爾投泥中往愬之對恐難多讓但主人有媿康成耳

有鳥名貼樹皮鷹屬也鈎喙利爪飛疾如隼止則貼樹幹上人不能辨大嘴鳥巢成伏卵此鳥伺鳥出啄食其卵而遺已卵于巢中鳥伏之至殼仍伺之長成飛去夫大嘴鳥至爲不仁而乃爲他鳥啄其卵而仍代伏他鳥之卵而不覺物性固有不可解者

秋雨新晴天宇清曠予獨坐晚讀堂中几上堆
古今書史數卷盆植秋海棠一株膽瓶養千葉
蓮一枚位置書史之間清芬襲人堦前紅蓼紫
薇與綠蕉相為掩映日影花光摇曳如畫偶臨
董文敏行書數行倦則拂枕簟以臥醒而涼風
颯然沉疴頓釋雖列子之御風莊周之化蝶其
樂無以踰也

單詞片語皆有坡谷風致其見法度處固不
必盡在高文典冊也

玉璽集卷四 雜志 三

右玉璽集四卷皆先君子年七十前後
所撰述也先君子好學不厭老而彌篤
歲在甲戌之六月病不知人越月始甦自
是貞疾沉綿者九年此九年中秋月始甦自
發動無時然即頓損眠食加減藥餌而讀
書著文未嘗一日或輟也蓋我先君子
生平以學問為性命閉門屏跡草堂三間
羅列圖書史冊窮年坐臥其中手不停披
不孝實佩用以侍口講指畫者無間晨夕
每文字脫稿集必繕錄再三整比伏誦迄
今幸覽遺集追憶作時日揚確提諭容
辭如聞尚皆一一可記述也天乎痛哉大
博與道俱適借書于文由熟入妙停蓄淡
之氣日光玉潔之恩峻如嵩華盛如江河
不須繩削而自合也棄養之日真懼淪于
散軼手哀慙而藏之于篋今年孟春流
母年七十又七頻多疾患居常感念流涕

每恐先君子遺稿不獲賂其盡付剞劂
為恨白髮老人率諸婢子晝夜紡績金
三數綫因使簞校讐而設之於板外詩臺
雜著共二十餘卷以物力不敷尚須後期
念不孝實齒近強仕而身居貧賤困於無
資地不能自出先人卓行奇文未能為人
揚而張大之以暴耀於當世豈不愧為人
子也故康熙壬午六月望日不孝男篋泣
血謹識

玉璽集卷四 雜志 三



螳音序

程子有云晝夜者死生之道也蓋言人各有其理有生而無死猶天之不能有晝而無夜乃達生之士每不易得石衛尉金谷詩序侈談游宴之樂而忽有感於性命之不永王右軍蘭亭集序備述閒適之趣而未忘夫隨化終盡至嗟悼於臨文然後知貪生怖死人有同情若夫欣戚兩忘超然於修短之外者求之古昔惟陶徵士一人而已所作五柳先生傳自祭文與挽歌詞皆

序

冥心高寄倪印無慙百世而下猶可想見焉余友安靜子先生賦才通敏博學善文少有盛名于場屋尋君雪園登第後卽謝去帖括業閉戶著書不復與外事相關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髣髴萬石之風行年七十神明不衰暇日於父母冢旁自穿兩壙爲其夫婦束身之地各誌而銘之又豫畫後事數則哀然成帙命曰螳音文句疏越意態安閒諷誦一過如讀招隱詩樂志論令人忘其作松柏閒語也是非學古有獲冒

懷澹定烏能一死生齊彭殤若此不幾與徵士同其曠達邪先生出以索序且相屬曰樂丘之石尙須煩子它無所溷吾墓也予如有意當令及我之身而見之切切告語無愀愴之色余雖愕眙弗敢遽應然而先生之志卓矣獨是余專愚自守任運騰騰白雪滿顛不知老之將至極天下之無心思者誠莫余若也以眊先生智足周身才能裕後樂天知命委心去留一癡一醒分路揚鑣矣乃彊執筆以序斯編不無愧辭請爲約曰自此而吾兩人所乏者非日先生歲著一書余亦歲一登晚讀之堂次第作序謝過文用自比於小人可也康熙丁丑臘日同學弟安丘張貞序於雲中旅舍

序

二

蟹音小引

蟹蟬屬似蟬而小青色爾雅謂之茅蟹鳴於暮秋夕陽聲煩而繁嘈然若繁絃急管之聒吾耳也方其百穀登白露下靈曜西頽桑榆景晚或抱枝而吟或循檐而咽其時愈迫而聲愈疾殆倣人以蓋藏之及時而歲莫之將至乎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予浚愧其無所傳而亟亟以未然者自鳴其有蟹之心也夫故予病中所作生壙銘墓誌銘絮言而總名之曰蟹音物既有之

引

一

人亦空然勿曰之微蚤又何知康熙丁丑十月拙石老人自題

是晉魏人一則致語 風旨曠逸語語却有

寔際陶彭澤云人生若寄憔悴有時僕近毫

而噴矣讀此如冷水澆背 八十一歲老人蔡

漫夫識

蟹音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海寧張會裕昆崙評

安丘張 貞杞園

生壙銘

歐陽公有言佛家之所謂無生者是畏死之說也道家之所謂不死者是貪生之論也予嘗讀其言而是之吾之生於世久矣所謂飛昇脫離之事終身未嘗一見而大易原始返終之言與

蟹音

一

論語朝聞夕死之旨所以盡性命之微而通萬物之情其理爲確當而不可易蓋有生必有死者人生之大凡而死而有蓋藏者亦以見生人之貴而以慰夫仁人孝子之心其道固萬世無敝也世之儒者以衰遲晚暮之年往往流於寂滅清淨之說欲以延生而却死及其不能延且却也則裴回顧慮而身後之事隱忍而諱言而爲之子孫者亦恐傷其父祖之意而不敢預戒於生前噫亦惑矣辟如遠行客漸次抵舍有人

焉。爲之修治庭宇。安置筦簞。以待羈旅之來歸。
 或亦客子之所樂乎。余今年七十。病數在死。法
 而不死術者。言予有耄耄之壽。夫耄耄亦非終
 於不死者。於是暇日。建兆營窆。數易師而未定。
 予乃意爲營度。相土築穴。命工和灰沙而爲之。
 廣袤若干。去吾父母之墓。僅數十步。予少而孤。
 六十年終天之憾。不能奉養於生前者。或可超
 承於地下。又其地高原。廡廡土厚而沃。夏秋之
 交。康水西來。經墓前。東注復折而北。波濤洶涌。
 有江河之勢。而南望大弁諸山。層巒疊嶂。若遠
 若近。晦明萬狀。魂而有知。安知死者之樂。不有
 踰於生者。而吾之故舊友朋。經此地而瞻眺。
 思慨歎。夫九原之不作。真然於人生之若浮而
 物化之爲真也。其懷愴。或可以稍釋乎。若吾之
 子孫。歲時緇錢麥飯。一滴重泉。相與周視。手緣
 楊翠柏之間。知吾之甚樂而永息乎。此而悲痛
 慘怛之意。夫亦可以不必矣。墳旣成。吾與兒輩
 封之。爰爲之銘曰。旣貞而固。亦安且吉。是爲拙

蟹音

二

石先生萬古之宅

學人之言達者之識至其石文明一際字盡

其情婉戀其音疎暢神氣全是荆川

蟹音

三

拙石先生墓誌 并銘

歲屈丁丑先生年七十矣甲戌季夏先生病劇幾死而甦三年以來無日不病病而瀕於死者數矣瀕於死而復生或卽死或不卽死皆不可知先生自度非能久不死者死而人諛其墓不知未死而自誌其墓之爲真也先生世爲壽光之紀城人自曾祖以下皆以力農爲業至先生父始修潔好學稱爲善士先生生九歲而孤一母氏見背孑然一身依大父自活十三出應

警音

四

童子試旋遭亂離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貢入太學自順治乙酉以至康熙甲子凡十五舉而不售於制舉統外間爲詩歌古文辭詩喜摩詰文慕廬陵愛其從容閑雅不事鉤棘心焉好之未能竟學也先生耆書及酒特好臥觀書惟操筆則起就几案又素訥於口不能作談醉後更妄有詆謾以此尤不樂與世接經年兀坐一室滌硯拂几止一童子侍側殘書堆案與箕兒檢校繙緝或終日不聞足音輒栩栩自

警音

五

適倦則向自鉏園中撫長松汲清泉看雲聽鳥坐送夕陽便了一日每詩文脫稿箕卽隨手抄錄至再至三必無外譌而後已蓋先生既不好結納衰遲晚晚顧影無儔俯仰一室之內卽以箕爲友也先生乘輿刻佈詩文數種世有議先生妄意於身後之名者自丁未渡江以來遁跡紀南荒村三十餘年無一新知今皤然老矣劉孝標云吾魂魄一去將同秋草神理適盡莫與何存旣已蕩爲寒煙化爲冷月矣而先結想於若明若滅之名先生不若是之愚也聊娛目前而已先生有薄田二三頃架書數千卷力耕勤讀於其中有以自足而無求於世然亦無所用於世殆莊生所謂不材之木得終其天年者乎故所誌止此而已先生之妻李氏有婦德長先生二歲健而無疾尙難老也有子三人長箕嘗仕於朝矣次箕季箕皆爲諸生孫會孫亦數人不知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否先生生於有明崇禎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於 年 月 日

時葬於 年 月 日 時先生修髯拂拂

今十白其七。素豐頰已瘦削過半。然耳目尚不
與人隔。足力猶健。舉不須杖。但每值舊恙發動。
卽昏瞶譫語。盡夜方醒。以此意中忽忽不自保。
故自爲誌。以俟知我者。並系以銘曰。

詩千首。文百篇。白頭豕足。傳大拙之石。難雕。
鐫硜硜頑質。得天全。嶼山南峙。左澗泉玉光劍。
氣鬱芊芊。中有幽人。萬古眠物。換星移幾歲年。
誰者酒狂。與墨顛。行歌來吊紀亭阡。

蟹青

六

彭澤自賦輓歌甫里自誌生曠達人高致今

古同揆不獨文之高潔也

只以虛景描寫而頰毛栩栩欲動故是誌銘

中別調

妻李孺人墓誌 并銘

吾妻李孺人世居壽光之丹泉。為外舅龍門公
長女。公早年無子。鍾愛孺人。特甚。崇禎壬午。滿
兵畧地。東省公棄其兩幼女。同外姑吳孺人。攜
孺人遠避於濰密諸山間。遊騎突至。公以孺人
置岩窖中。覆以雪。獲免。抵晚。攀緣陟山巔。諸騎
以石齒犖硤不得前。皆下馬仰面射。不及。乃息。
意返。明年癸未三月。旋里。公攜家避汧河樓。倏
滿兵西歸。萬騎猝至。匝樓雨射。吳孺人恐不免。

蟹青

七

授孺人尺組。引頸就絃。無難色。會有解之者。得
不死。而鐵騎旋拔營西去矣。甲申三月。予與孺
人就婚於舅家。魏氏樓越十八日。而返里門。時
濰密土寇羣起。聲言欲襲青郡。予大父母同孺
人轉徙於杜家邨。及壩上。瀾水陳氏莊。諸處凡
確磴繫燎。皆孺人躬自力作。吾祖母張孺人曰。
新婦名家女。患難中乃能勤力如是。吾家其有
賴乎。抵舍。寇焰猶熾。村莊皆置砦以守。予止一
叔旋以病沒。大父母皆老病不良於行。獨予與

孺人形影相依。予夜課孺人。梯而升屋。聞犬聲。人語有異。則呼予出視。曰：勿張皇。恐驚兩老人也。予雅好臥讀。夜以亂帙堆枕傍。書卷在手。已齁齁睡去。孺人女紅畢。徐起爲整理殘書。乃就寢。予又好夜飲。漏三四下始休。婢子皆熟寐。予踉蹌醉歸。孺人必張燈以待。曰：囊頭物不足惜。得勿爲麴蘖所傷乎？乙未春。予以廷試北上。舊業素消。質湊不滿百金。而困廩已竭。予有難色。孺人曰：男子壯遊。帝京但思修名。之不立。

螢音

八

而倦倦內顧者何爲？君行矣。予亦慷慨束裝去。時值春饑。遣奴糴粟市上。短一錢。空囊歸。至日中猶未舉火。會龍門公至。見厨竈寂寂。問故。命僕持斛粟餉之。孺人笑曰：無煩爾。兒已別有計。回矣。龍門公故饒給。雖最憂。孺人然未嘗恃兒女情。相假貸。吳孺人屬饋以簪珥衣服。分給諸女。孺人絲毫不取。曰：歿後柩。吾不忍持也。孺人性尤強力。祀先。燕賓。皆躬親庖。福恪共敏。速事竣。亦無情容。生平非有大疾病。未嘗一息。

偃臥卽病。亦從不肯診視。曰：男女授受不親。乃以手腕試。醫人乎其治家尤嚴。內外之防。門屏肅然。內言不出者五十年。如一日。吾家產業不及中人。而禮法一遵。內則孺人教也。予居宅與自鉏園。離門相對。或三四歲不一至其地。值三春花時。予與諸子彊之始一往觀。曰：賞花飲酒。丈夫事也。婦人何與焉？予秋風屢罷。福心不無少望。孺人處之泊如也。曰：子無須此。相與釀酒過歲寒耳。齊俗除夕人家兒女率向父母乞錢。

螢音

九

以嬉謂之守歲。予於是夕但圍爐飲。橘皮酒作小詩相和。以爲樂。孺人笑曰：是誠佳。若於陳粟朽貫中度新歲。則不相宜。稱矣。予亦爲之解頤。晚年性尤寬和。每諸男稍有拂意。予爲之不釋。者累日。孺人轉頃不過俄頃。曰：第安之矣。吾家福薄。得諸郎已足。勿快快過望爲也。予諸子婦則畧無譙訶。姑婦依依宛然。母女相向也。而辛勤操作則非諸婦所能逮。去年丙子九月下砌折脛。今冬劣得勝衣。猶於日影中率諸婢糾紉。

紉綴不少休予曰跋矣老人何自作苦曰吾性固如是也生有六女皆相繼殂孺人曰天遂不憖遺一女伴我兩老人晚景耶雖意極悽愴然亦無過時之痛予與孺人白首偕老追憶疇昔亂離死喪貧苦吾與孺人皆共之矣所未共者富貴耳然薄田老屋瓦盆土釜一樽相對俯仰人世亦無不足之色使其生而爲士大夫可謂安貧知命之君子矣昔孔子刪詩而存北門之篇蓋傷人之無賢婦而不能以貧自樂也若予

蟹音

十

則交謫之言終身無聞焉予壽孺人七十文已畧道其梗槩今撫拾其軼事爲誌夫亦可以觀已爰系之銘曰

吾病而疋汝康而彊誰者後歟白首同行吾媿梁鴻汝媿孟光汝爲吾妻吾知之詳吾銘其藏而何容他人之揄揚

偏於極瑣碎事寫得入情外人捉筆必不能如此曲盡

零零碎碎俱是佳事佳語橫側皆成峯嶺

絮言

吾甲戌夏六月病不知人兒輩爲作柏棺至丁丑加綵予始見之嫌其太侈然既已爲之又不容悔汝母製櫬畧依此式也

小斂以米珠七粒爲含不用金銀止爲素絹示單復隨時綾錦華麗之服皆不宐被體安吾素尙焚化紙馬二匹轎一乘不用隨俗送紙至於三日大斂蓋棺開筵召客尤爲無謂也

弔客孝帛不見禮經是以服加人也雖在早幼

蟹音

十

亦不必分給

設蘸五七無容隨俗但於七日召僧衆八人素饌茗飲誦法華金剛等經一日彩兩幃帳分燈破獄行香取水之類皆不必行

吾生平肉食結冤生命晚年戒殺自饑見刀俎含血則爲之慘然不憚况於冥化尤宜潔淨凡親友致奠止用神饌茶酒便足將意不用猪羊三牲一爲生者減殺業一爲逝者資冥福存殺均有益也

言脩薄祭以敦舊好。古人不廢。不知何人。將爲火餽之名。其製以蜜。漉麵。燥油而成。雕鏤奇巧。塗飾丹綠。造爲樓閣塔坊之形。多則吃一看。幾十之數。累工千百。誇耀俚俗。此物不登食品。死者何以享受。齊俗好奢。此尤無謂者。汝輩常預爲婉辭。

計音不及百里外。以免往來之煩。吾生而多病。慶吊簡略。獲罪禮俗多矣。敢以此煩遠邇乎。休徵無雜。吊之賓。仲翔有青蠅之客。雅慕斯語。非

蟹音

主

云嬌也。

公祖 父母吊奠力爲婉辭。柴門曲巷。毋庸車騎克溢也。

會葬不領賻儀。平生介介。性與財疎。身歿之後。不欲以贈遺累子孫也。

士踰月而葬。或極寒。溽暑再延一兩月。吾生平野逸之性。勿久淹其柩。鬱秘風暘。致魂氣不能舒暢也。

輓歌久廢。葬日但用僧徒八人鼓吹。八人各執

樂器以當薤露。其梨園百戲之類。皆宜屏絕。明器止用轎一乘。馬二匹。童男女八人。執巾。孟者二執筆。墨者二執茶酒者二執香書者二。前用素幃四隊。導引生平所須。已爲忝竊。其餘不用一物。白蓋雙騎。門生引送。昔人以爲佳話。况在儒素。尤宜依分自安也。

大門懸白布一疋。牌坊方相之類。不必設。

墓上用靈棚一座。不用廂房。止設邊牆以分內外。大門一座。門內東西客棚四座。拜棚一座。所以敬賓。外用迎靈祭一道路祭一道路。俱以席爲之。不空起層。用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寸椽片瓦。俱非我有。况在食士歿後。爲非分之觀。乎。蜃樓泡影。成毀須臾。有費於生者。無益於死者。達人不爲也。

蟹音

主

靈几設尋常所用小端硯一方。尙筆一枝。古墨一丸。素箋百葉。茶酒各一磁盃。世俗所用五穀乾糲之屬。俱不設。

題主祇懇親友中老成契厚爲之神所憑依。將

在是矣亦不必煩 公祖 父母

葬啓內幅祇用一請字標簽填號易於差謫往往稱謂之間輕重厚薄每致煩言吾見青郡文獻之家亦止用一請字印帖甚爲雅妥也

墓銘吾已自作不必再乞名人汝輩亦不用作行略以飾觀聽人生而偽死而真勿以卮言潤吾真也

墓樹三分均齊修治培護且終汝之世後有肖子孫粥木摧薪亦不能預計也

繁音

甫

湯臨川云分田不分屋聊以示同居分罷不分書聊以惠群愚吾家瘠田老屋敝帚破甌均分已久無容再議架書數千卷可令簞兒收讀後有兒孫能讀者簞兒轉授可也

吾不能與世俯仰於人世一無所合又爲書卷所愚責成汝輩太過望汝輩爲聖賢之心甚於公卿因吾少失趨庭之訓過誤多端中夜捫心愧悔交集意欲汝輩爲完人藉之一蓋前愆耳諄誨重複遂致稍有觸忤政以老子絮聒太過

也今吾仍以絮言相屬汝不能順於生前者尚望聽於歿後不然吾必不瞑於九原矣丁丑十月之交七十錯叟識

高人所見色色不同余尤愛分箸不分書之意詒謀更淡也

篇中望汝輩爲聖賢之心一語惟先生能以此語教其子惟先生之子可以此語教令人爲之頌首

繁音

圭

壽墳碑辭

拙石老人壽墳成伐石撰詞以示後人

崇禎改元癸寅月吉日直金龍誕我農室彤弧
新懸單門早似重慶稱觴高堂燕喜時值流氛
豫康楚路二東宴安落燕棲匿維孔將軍發難
新城十連虎旅剽掠東征紅巾林額擐甲揚旂
孤邨星散抱竄棘荆月宿值酉鉅寇沸騰廬垣
傾駭避徙高陵自辰及申漸免于孩出肄鄉塾
十日九災父困名場身瘠心灰眇躬弱推連枝

碑辭

盡摧墳斷筍絕形影裴徊惇惇九齡天崩地積
淒淚窮秋嚴親厭世阿母誓殉呼天截髡寒燠
再週慈顏長逝何怙何恃抱景獨立王父衰殘
拊背飲泣就讀渭陽稻田負笈北平大令拔予
童蒙鐫傳試執詔以雕龍彫年急景塞馬來東
萬家一炬燭天夜紅予跳而逸舅氏樓中移砦
瀟湘抄糧丹浹重圍火攻烈焰哭祀鼓角競鳴
飛蝗集矢冒烟死戰雷轟礮起鐵騎驚遁怵集
遙指困守危樓生還故里踰歲甲申闔移明社

蛾賊跳梁黑山銅馬倉皇迎婚攜帑西下勞猷
花林重巒峨嶠飢食橡栗石徑斃斃十月冰霜
單袂襖裂冠戴束歸缺突無烟墮樵躬掇糠粃
晚餐塹壘木醮百室相聯於鑠 大清定鼎幽

燕傳檄三齊薙髮纓冠予雋費序射策濟南甲
午被放旅經長白秋霖滲漉疲蹇歌詠頽陽明
滅飛來暴客揮刃控弦喊噓怖嚇形藥神茹泥
渾踴躑躅幕投石村天光伏魄羣英再試東筠西
杞錢塘巨公擢弁多士春明北遊蒯緱馬箠荆

碑辭

高酒爐金元戰壘高譙天壇論文燕市東都勝
流一別逝水文場屢蹶踈踈狂走西登秦岱盪
滌塵垢大海杯盃諸峯培塿塊扎迷濛青連齊
魯扶桑雞號赭輪吞吐遭逢皮落仰叩神姥一
葦南下遂抵滁陽醉翁豐樂一詠一觴橫江問
渡采石停航黃山歌嘯白紵方洋山沓水匝鯨
肥笋香兩月姑溪詩酒清狂返棹金陵鷁首遂
北再侍櫟下五日函席夜渡長淮惡浪拍拍顛
風怒號浮橋偈仄龍戲蛟饒星青月黑足星長

稍性命一擲歲在戊申心星守樞予寐初熟瘴
暑樓居屋地跳踔驚寤疾驅噴山拉壁一榻無
處跳下層級優優遽遽砰磕掀簸據地以吁滄
桑遞更夢覺互轉青春堂堂去同激箭虞翻相
屯蕭遼命舛十有五舉踆蹙秋荐少邈亂離晚
逢清晏淹病滯疾餘此頑健夙耽良醞雅慕芸
編拍浮隗俄以日以年望七登陟九仙五蓮歸
懸雙屐自鉏一園雪根亭畔新雨臺前荷簑扶
杖鶴髮髭鬚嶷峩峩峯南峙水東繞雲門大弁青

碑辭

蒼綿杳偉長故里俯仰吟眺抱質懷文微生師
表貧同北阮樂似東老茗粥茯苓暮齒是保遠
溯我祖來自遼陽世系遙遙或云東強我父賁
志我觀國光有三男子長直玉堂仲躋上舍李
厠郡庠孫曾森森列竹成行追維曩昔縷述疾
首頊尼顛沛人生常遘大命革除乾坤龍闕黃
輿震爰萬室投曰二難重逢百年希覩我生不
辰躬罹其劫轉轂奔蹄白衣蒼狗天佑鮮民偃
仰休歎疏圃林田殘書濁酒負耒田更行歌漫

受梁孟棲遲雙臻眉壽隱約安閑彼蒼獨厚終
古茫茫誰者不朽鍾期則無季緒倘有千金匪
貴寶此敝帚九原可作抗懷尙友伐石種松幽
宮左右艱難陳詞以啟我後康熙庚辰重陽日
拙石老人安致遠撰

安靜子集十三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安致遠撰致遠字靜子一名如磐字拙石壽光人貢生自順治乙酉至康熙甲子十五舉不售卒偃蹇以沒是集凡爲文集九卷曰玉磴集四卷紀城文藁四卷蠻音一卷詩集四卷曰柳村雜咏二卷嶽江草倦游草各一卷總名之曰紀城詩草而岳江草獨標卷六字似非完本詞集一卷曰吳江旅嘯自序謂詩喜摩詰文慕廬陵愛其從容閒雅不事鉤棘故能不染明末纖詭之習而精神魄力亦未能凌跨諸家

完玉堂詩集十卷

〔清〕釋元璟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雍正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完玉堂詩

集十卷》提要

完玉堂詩集

自序

晚香曰禪與詩一也禪貴悟詩亦貴悟也禪無名無形相如水中月火上雪從無思議沒把捉處追之撈之一旦豁然直達本源乃真禪也詩有仁義繫風教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必從三百篇漢魏晉宋三唐參悟其旨趣鎔其精液然後緣情託物性靈流露醇雅和平空明超遠以極自然之妙此真詩也否則麤心莽鹵支解杜田陰僻軋茁陳辭浮豔禪不禪詩不詩矣夫削鑲者進於神斷輪者務於化神化無方道在斯焉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語詩文雖小道作者之意固難言也余束髮讀

完玉堂詩集

自序

一

聖

天子詔命入都承恩就日淹留鳳闕下杜機任運放曠自如北方鮮學者乃絕口不談禪豐暇隨意之所自言自語自信自怡澹而靜漠而清調而閒志與道皆化而無方無方則一忘乎其詩與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又寧復必其傳與不傳也哉昔龍門史記成世無其人而自序之陶淵明與顏延年交善勿為序死而誅之後蕭統序而傳左太冲賦三都巧序於皇甫士安是亟欲

得名之病余非三者之意鏡以自照妍媸難掩第五十年來竊聆宇內前輩作家緒論及諸素友品隲題詞節錄於前因刪定十卷共千首有奇生平甘苦境遇情事已略寓於其中故自述其端如此華亭張吟樵先生憐余老而恐其散失捐貲留木蓋知己之高義不可以不書也

完玉堂詩集

題辭

汪鈍翁曰余歸臥正南小隱屏謝人事借山大師見過乃留結夏扣其本分事甚透徹穩當閒論五家宗旨一一精明云天童密祖一棒是活玄要透頂透底即曹溪一滴也後人知解配合弄巧成拙徒滋紛糾耳出示遊篋體格清整詞旨亦高雅有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之妙略為點定世有明眼知余非阿私所好翁塾園曰借公天分既高行廉志潔又能苦心汲古陶養性靈闢題會課往往寄標讀避暑之作直從少陵昌黎奪胎換骨而出

吳日千曰甲子春借公遊雲間春藻大雅兩社諸子倡酬彌月名諒一時已已過余荒江草舍暢談連夕知法門有獅子兒也及誦其詩菜飯從兒子蒲團絕是非天清鶴孤喚地盡海東流髮為思山短風從換葛清蟋蟀聲中吟不穩梧桐影下立多時畫手有神同鶴癢詩壇無主散鷗盟真得唐賢風調公寓超果寺西來堂有四賢祠供張季鷹顧希馮陸平原兄弟題句曰閒到四賢祠下坐竹風清冷月孤圓懷古之思悠然言外非近時噉名掠虛之士所可幾及也董蒼水曰借公才思清麗風襟瀟灑又能苦吟辨體故有創獲之詞多神來之句村山清畫不得專美於前

矣

陸我謀曰借山行脚歸結茅西溪同學諸子聯一吟社
丹黃甲乙互相切磋所傳乙丑倡和集也借師五古
擅場得漢魏體氣五律清遠胚胎王孟七律有錢劉
神韻鵬鴟丁卯不足讓也至於七絕雋峭却有風流
蘊藉之致平心而論誰不折服

毛大可曰高僧傳中能詩文者無幾弘秀集皆詩僧也
妙於語句未能通禪三支二朗講師也唯有支那撰
述法門尊宿如洪覺範明教嵩中峰本天如則石屋
珙楚石琦見心復至本朝弘覺忘天嶽畫公舉悟空
心地得拈花之旨博通內外典籍爲人天師詩文其

完玉堂詩集 題辭

二

餘事焉錢牧齋重憨山集閱從軍作尚多火氣欠醇
雅至於近時方外號名通而著述者蒿塵滿目難以
入作者之室借公徧參名宿得天童之法印曠懷逸
韻託諸吟詠有體製有風骨開闢有力變化自在其
蘭亭曹娥廟等什書之屏書之扇頭喜不釋手法海
藝林疇能與抗

盛宜山曰詩必藉遊而後工若足不踰百里外與一二
繆悠之士摸壁附影其詩安得工哉借師自平陽得
法歸讀其遊簫標新領異不屑一字與人雷同三唐
兩宋一爐燒却乃知有得於半夜傳心者多矣 又
曰人詩俱秀

陸南田曰詠梅花典故詩借公冠軍雨中牡丹一首真
對花說法也舉座爲之閣筆閱太白集天童蛟門蓮
花洋諸什洗洋恣肆有鯨呿龍騰之氣又一變也
盧文子曰余年來杜門註左傳闢杜集於吟事久廢矣
忽得借公一編捧詠再四心眼頓開如山陰道中纔
憐孤嶠遠斗轉一峰迎淺碧膠魚沫殘紅落鴈聲入
平陽水繞西施浣紗石雲藏子敬讀書山鐘自萬松
陰裏出人隨一雁影邊來宿陸氏草堂二月草堂逢
社燕一春花事到山茶此必傳之名句也即求三唐
人亦不可多得我輩當黃金鑄其像以沉香百寶座
供養而禮拜之

完玉堂詩集 題辭

三

沈覃九曰士大夫無臺閣丹粉氣山林士無客作寒酸
氣學道人無蔬筍煙火氣便是好手借老筆端洗浣
得淨機杼組織之工卓然有出頭天外不可一世之
概太原傅青主先生見而賞歎不置謂當代禪林第
一

王阮亭曰嚴滄浪以禪論詩千古不拔漢魏陶謝以及
盛唐白牛上乘也大曆已下逮乎宋元羊鹿等車也
借公從儒入釋勇猛精進蚤歲聞道又能親炙作家
虛懷訪問善於運化自會稽入都以詩來贄讀其詩
如其人信乎鈍翁稱許爲不謬其筆秀骨清造境閒
而遠悟性空而靈蓋有得於蒲團竹篋之工沃以煙

霞神韻此真禪河香象也

吳天章曰昭代興文海內風雅宗工在輦轂下者遇不過四五人阮亭先生其一也得紅椒大士詩大爲擊賞手摘其名句入居易錄徵賦西城別墅詩知名士幾及百家大椿軒小善卷洞三峰雙松書屋命意高遠超然不羣真堪一唱三歎也

沈客子曰同學借公資性貞敏讀書五行俱下便面詩一過能背出五經左史靡弗淹貫髫年脫白每夜禮觀音大士像夢中見大士舒金色臂傾淨瓶水灌頂門覺而心花開榮私心歡喜不語人自是學益進文思頓新與余研摩文史上下古今海上雲間同舟聯

完玉堂詩集

四

榻以及都亭上苑踏月吟花無不同也一日語余曰昨夢舟行清江四山疊翠千里一碧松竹深處有屋數間幽絕顏曰明白菴杖而入徘徊徙倚案上經書皆素所熟習者余曰此湘中名勝寂音尊者舊居也公殆其後身耶爲之恍然

朱竹垞曰向於曹秋嶽先生處閱東湖六子倡和集迺知王柘湖陸叔度趙退之錢穉拙之後其流風逸韻猶有存者借公英年好學才情清俊能標舉頡頏其間壬午過余梅里索題廬山畫卷長歌見贈沉雄頓挫有草蛇灰線之妙即陳屈見此亦當割席遜坐故酬以絕句曰方外誰傳正始音誦師長句一披襟試

看碧海掣鯨手已覺年來苦用心

洪昉思曰借山和尚分座天童鉗錘衲子手眼精明名喧叢席旣而欲匡廬嘉遜歲癸未

天子

南巡召對備問法門淵源御舟賦詩書擘窠大字

稱旨於是千官翹首萬姓懽呼無異青蓮在沉香亭以金花牋進清平調也膺命入都殊非初志余送之曰心欲東林住身為北闕遊自承清問切難任白雲留竹笠衝梅雨蒲衣換麥秋定知飛錫到新院闌紅樓公留別有徘徊碧溪步澹蕩白雲心偶爾應明詔故人知我深之句江南北浙東西傳爲佳話顧書宣曰雨窗務閒始得細評尊葉高辭麗句不勝周

完玉堂詩集

五

賞二查適過傳觀擊節私相品隲謂吾師位置當與石門尊者抗行唐賢如皎然靈徹輩瞠乎後矣又曰人詩俱瘦

宋介三曰借師居京師最久禪定之餘有京師百詠百者百其題詠也凡宮闕郊廟其詩莊山林名勝登覽興懷其詩靜而閑遠鑒於古而有感於今之世其詩婉以風而謠俗貞淫幻怪之可懲者其詩隱而滑稽至於草木鳥獸方伎釣詭之可怡可愕者其詩奇而葩土產食物情致精切得諷諭之旨足見遊戲三昧不特詩空且空佛矣

唐東江曰寒泉老人直木堂集久爲宇內所誦今借公

麗藻軼而上之矣讀嚴子陵釣臺詩堪與范文正公祠堂記並傳也

余鴻客曰紅椒老人京師百詠蓋彷彿應璩百一詩勸百而諷一之義也宛微莊麗有體有則故家弦戶誦一時為之紙貴余選五十餘篇入神京紀勝集中

孫松坪曰世人多貴耳賤目見其小不覩其大求其跡不得其真論其世而失其人嗚呼蓋今古知己之難也曩覺範禪師深明臨濟宗旨以詩文掩姚榮祿詩與禪俱妙絕以勲業掩吳仲圭書法長短句兼工而以畫掩借山和尚為弘覺家孫天嶽老人入室真子乃蒙

完玉堂詩集

題辭

七

聖主隆遇洗鉢京華蕭閒容與覽其製作皆心空及第隨宜說法也短句有時破無聲花一簾則毘耶杜口天女散花也基到殘難算金從鍊後真則立雪齊腰斷臂安心也無心成大隱不識是真禪則碓房春米夜半傳衣也寶珠懸不夜金鏡照無塵則龍王稽首天人送供也花為所生母佛是苦心人則蓮臺接引摩頂授記也余雖門外漢未知晚香拄杖子其許我否呂無黨曰借師曾過吳孟舉黃葉邨莊把讀名山集有聲有色佩服久矣茲於都門接晤往復倡酬大慰平生晚香齋挂唐六如畫幅真逸品也公題句曰解元狂狷者筆墨最風流茅屋臨雙礪煙霞自一丘青天

聞瀑布紅葉照漁舟惆悵未歸客蕭閒且臥遊索余和之明代多才子唐公嵇阮流文豪喧茂苑畫筆躡營止遽翦凌雲翮還藏夜壑舟名嚴開小障擬共少文遊媿余牽率不及師之堅峭工穩也 又曰人詩俱老

劉東郊曰昔有人覩日邊五色雲絢麗紛郁光彩奪目問邵堯夫曰不是詩人得句便是衲子悟心借公曾應此象

查查田曰余讀完玉堂詩當入楞嚴藏與海內方來學者為矜式有體製有性靈有氣魄故聲調高有火候故神韻全有樸致始近古而醇雅有生機則清空而超脫其斷紋交股連環掉尾伸縮變化歸於自然蓋其多讀深思浸潤於浣花而超脫乎陶王者也

完玉堂詩集

題辭

七

惠天牧曰借公歸自都門留在楚香居度歲聯牀論詩頗有水乳之合一夕大雪相與刻燭賦三十韻明日傳諸好事者顧天山私為評量欲和不能故余口占曰我詩如翻水千言快一潑君詩類連珠光與玉比潔怪君工而遲笑我速以拙君為我徐之不然上將蹶我為君驅之不然手腕脫顧子鼓其傍恫疑輒虛喝龍文慎勿扛舉重防臆絕氣充調易萬情至理自達我言人不知試問賈島佛 又曰昔王阮亭先生遊吳望漁洋諸山樂之遂自號漁洋山人借公與余

看梅鄧尉歷珍珠塢至潭東潭西銅坑茶山經旬而返其詩青警澹遠惜乎鈍翁不及見也

張志呂曰訂誦晚香黃琮等集法脉之細追琢之工淘汰之淨蓋由禪悟虛靈故能變化活脫掇漢唐之菁英鎔華梵之膏液可以名家傳世不謂十丈紅塵中有此牟尼寶珠

張吟樵曰讀晚香先生詠菊詩可補騷經之佚

王丹史曰借公尊宿博聞績學志節嶙峋於詩理粹深下筆輒遒然遙寄標韻高出霞表乃者遭逢

聖主格外之知許待詔闕下紀恩諸什已進經 御覽其

光氣蓋久已隱隱見於奎垣紫極閒何異廣宣紅樓

完玉堂詩集 題辭

八

永耀千秋夫且惡清骨健格律精緊雖深自緘秘又烏得而不傳

盧仲山曰余筮仕定陶借公作長歌四章送行雄渾高老直是泰山壓卵矣

陸坡星曰晚香老人乞假還山以生平詩藁屬余編次刪去八九止存十卷其遊歷南北山川名蹟足跡不翅半天下故其詩體亦屢變而逾新逾奇而高且老也至若遊雁門五臺題清涼石關里謁聖廟渡黃河弔淮陰侯釣臺泛海出蛟門入閩題三忠祠品荔枝上石鼓山過仙霞嶺西湖懷古等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

完玉堂詩集 目錄

東湖集古今體詩一百三首

名山集古今體詩一百三首

紅椒集古今體詩一百八首

紫柏集古今體詩一百首

太白集古今體詩一百首

綠瓊集古今體詩一百二首

京師百詠古今體詩一百一首

晚香集古今體詩一百五首

黃琮集古今體詩一百十四首

鶴南集古今體詩一百十六首

完玉堂詩集 目錄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東湖集 卷一

獨步

湖上清且曠無人獨步遲笛聲在漁艇鶯語隔花枝絕
學師誰訪名山心所期纖纖有新月隨我到東籬

倚杖

飲水有苦志看山生逸情百年同一隙惜哉勞經營黃
綺回暮節局促扶杖傾夷齊甘餓死豈為求虛名我生
山塵網淡泊以自寧世事等漚泡毀譽安足驚晚煙沒
高柳衆鳥歸其聲伊誰知已者倚杖猶經行

完玉堂詩集 卷一

留別陸我謀趙天來

柳暗欲藏鶯依依南浦情平生好奇服龜勉事孤征潮
白潤州渡天青建業城相思隔千里鉢底有瓊英

寶華山坐夏

寶誌當年曾卓錫一山高捧妙蓮慈吾師神運開金刹
與佛傳持演木叉善虎守門能返盜得戒見月老人中興寶華有
巨寇乘夜入山見一黑虎守
門回心毒龍巢戒忽移家我來結夏登初地山有數
喜嶺坐斷人

天路萬差

元宵後一日鮑聲來招同人集古松堂分得罵
字

昨夜燈作市蹋歌闌鄰舍今宵雨遶檐其奈冷坐者忽

愛桐石君開筵續佳話欣然便赴之屐折泥沒髀翠濤
起古松疑在黃岳下雖一觴一詠七人皆可畫列戶封
醉侯敦槃立詩霸東西嚴壁壘出人多魚雅白玉琢筍
梢紅鹽點菜把新尊下歧滑脆餅雜酥打玩俗日逾變
人事足悲咤我欲作達語舉座幸見貫道德至周孔文
章若屈費未能逃讒謗欲殺何況罵東臬消息好及時
宜游冶煙柳絲絲長江梅樹樹亞半板舟可呼五花馬
堪借蒙莊不云乎天地蘧廬也

春雨

三三碧柳孤邨失兩兩黃鸝並坐愁沙尾沙頭侵曉沒
漁人橫却兩三舟

完玉堂詩集 卷一

飛飛燕溼花間羽瀲灩溪爭屋後聲斷送韶光過穀雨
牽留詩債到清明

鮑聲來約往陸氏匪遠艸閣看梅雨阻却寄于

甘山居士

挑燈聽夜雨躡屐怯春泥孤負梅花約飄零艸閣西白
雲愁渺渺芳草夢萋萋寄語高眠客新詩何處題

武塘吳文昭為余寫行脚圖戲贈

人物名家舊姓吳一枝神筆近來無趙州故事誰相委
寫我青山行脚圖

眼多青白面無文鶴骨何妨瘦幾分竹笠芒屨多逸韻
超然一片入山雲

霜華欲白月輪低隔水思君玉觀西哦就小詩聊作答
爭如孔雀換山雞

病中陸話山先生見過

啼鴉聲聲蠶欲眠亂紅飛盡夕陽煙假饒留得殘春在
看到茶蘼也惘然

寄沈尚廬居士

秋來病起有遐思新月如弓未滿規蟋蟀聲中吟不穩
梧桐影下立多時曠懷應向名山放微尚難教俗子知
為問雙松沈居士金芝采得好貽誰尚廬自號雙松居士方游金庭歸

蓮花寺贈訥公

金碧蓮花古拓提梵語拓闢音從此翻拓提即十方僧義也重來猶認舊吟題一笠

完玉堂詩集卷一

三

草上瓊樓現半偈持來寶月西新筍脫襌香飯美高梧
欲乳綠陰齊黃鶯也解人情好水柳陰中恰恰啼

永垂精舍避暑五首有序

癸亥六月朔借山道人買山無力焚研未能感歲
月之過流懼菁華之頓瘁遂攜笈書瓢笠避暑永
垂精舍精舍距城南方十里其鄉深靜淳朴道人
樂焉昔者支遁沃州龐公鹿門固已矜賞得名若
一歸真適蓋無差等於是寢食就閒味爽增興塵
憂乍遣炎躁亦忘雖無崇巒孤島延景登覽而清
溪抱門板橋分野茂樹蔭日叢篁引風道人或禪
餘而讀讀罷則咏曠然悠然皆得乎性情自然之

樂爾乃雨來西嶺月在東皋追涼舒嘯輒成短什
聊示二三知己知余志之所在耳

松柏老岡巖蒿萊蔽原隰萬物得其宜高低不相及而
我懶散人詎能事汲汲愛茲淳朴鄉有似水就濕時乃
蟬始鳴火繳張赫熯幾東破古書任我歌復泣吾生也
有涯明年已三十俛仰天壤間所學報未立幸退煩懣
區頗容警悟入長嘯晴宇空南山蒼岌岌

偃卧東湖濱忽忽夏之半猛攜布被來渺焉成傲岸老
農亦何意歡顏趨相看媿彼葵榴花灼灼當窗爛清川
曲且溪游魚食去聲可玩樹接東南邨橋向西北斷禪暇
閱耨耔辛苦背流汗一片太古心斜陽牛笛亂

完玉堂詩集卷一

四

寒玉一溪水綠粉千竹林風從水竹來吹我蕭散襟偶
讀陶公集字字冰玉音弗食折腰米但蓄無絃琴欲卜
南邨宅樂與交素心遠老愛其真一笑過溪陰社中多
高賢異苔實同岑寥寥向千載斯道無人尋
縱閑畫屢眠戀寂夜靡倦墟落涼月高手拋蕉葉扇娟
娟翠篠叢清陰風不卷時見爭枝鴉啄下離乳燕玉繩
抹片雲銀河挂正練二三同心友念許久隔面未寫數
字知攬衣徒繾綣

形神日益充魂夢曉易省往往披葛衣淨爽鐘前領追
續夢中句微哦四壁靜西庭新桐枝猶挂殘月影憶昔
南邨栖亦嘗會此境寂寥得妙悟衣裳至今冷吁哉熱

世人塵鞅半馳騁那覺百歲身銷鑠在俄頃

避暑軒卷張輪上牧霞同過

余性不洽俗落拓非兀傲豈唯避暑故田塋諧風好竹
牕有微風攤書詒衆與午巷聞大聲扁舟故人到驚起
倒我衣相見各一笑佳興超子猷孤標媿安道刺篙忽
別去獨立波浩浩高柳餘夕陽空軒但蟬噪

幽居
寄陸稼書先生

綠柳千株竹一叢山樓開敞碧湖東高眠偶聽竹間鳥
緩步時迎柳下風采雨試茶分小鳳臨池戲墨有鸞鴻
幽居自覺成迂懶得失年來任塞翁

瑞華練若尋韻師

定玉堂詩集卷一

辛

新筍掀泥豆莢長邨南邨北菜花黃挫廉養志無餘策
惟有栽田博飯強

人間到處苦風波遁跡知君樂事多九朵好峰當戶立
一簑細雨聽農歌

讀完海藏三垂紙坐斷凡心一寸灰留客竹間黃鳥轉
刺船溪上白鷗來

竹衫

誰剪湘南四兩雲珊珊貽自洞庭君裁成半臂寒霜影
著上全身秋水紋汗貫綠珠圓乍溜風吹碧玉細堪聞
不勞蕉扇重揮拂把卷桐陰暑自分

送顧雲馭廣文之太平

絳帳南行吾道東錢唐江上鯉魚風百年儒雅推名世
三絕風流屬老翁天姥閑游聽虎瑟石華戲採躡蛟宮
李白游天姥吟詩云虎鼓瑟兮鸞回車謝靈運有揚帆採石華之句來春擬著謝公屐華頂同看初
日紅

東湖竹枝詞

東湖名鎮古當湖地劃天開水一區鴛鴦荒落金牛豔
東湖由來天下無

老僧栽柳夾雙隄映水千絲萬縷齊留得金衣公子坐
更無人處盡情啼

湖東煙莎戲白鷗湖西人家並畫樓三春三月好天氣
載酒徵歌湖上游

定玉堂詩集卷一

本

女牆不隔九煙簷日出根頭有獨山安得祖龍鞭子手
驅來湖上浸潺湲

端午湖中弔屈原龍舟競渡躍龍門煙波占斷鬧簫鼓
驚起鷺鷥過馬園

漁舟愛泊煙寺傍柳間晒網隔紅牆消受湖中好風月
賣魚買酒勸郎嘗

四寺鐘聲送夕陽弄珠樓在水中央凌波仙子試羅襪
不是珠光是月光

鸚鵡洲邊荒綠蒲釣鼈磯畔白蘋多秋風秋雨秋水闊
聽郎處處采菱歌

西來秀水清若空東接松江潮汐通霜蟹擁來八跪紫

鱸魚網得四腮紅

分湖鱸蟹業而美松江四腮鱸東湖近日二者俱有焉

雪光照澈凍玻璃水鶴雙棲瓊樹枝報本檜中看絕景
唱儂湖上竹枝詞

題弄珠樓

東湖湖水九龍趨爭弄圓明一顆珠山色四時臨畫檻
月光終古在水壺驚鷺久立梵鐘起楊柳纔眠釣艇孤
名勝却留偏小邑品題可惜一人無

宿寧慶寺寄施端臣

萬竹圍精舍雙扉隔水開是君讀書處笑我挂瓢來
悄碧雲合翻翻黃葉堆相思不相見殘月與徘徊

重過賢溪精舍贈同岑禪師

完玉堂詩集卷一

七

賢溪古練若竹色漾琉璃余昔相過數年來有夢思
應歸舊隱閑可寄新詩若問看山興過頭拄杖知
先生今碩果當向古人求愛客檢書賣談禪倒峽流
白頭山社長黃葉寺門秋款款篝燈話離愁載一舟

中秋夜題煙雨樓壁

白蘋風細灑單衣玉笛冰絲悄不飛底事苦吟還久立
清光多在釣魚磯

文可師西齋盛宜山頃東井見過因談曹倦圃

侍郎舊事得聲字

獨游愛趁半冬晴復此西齋小坐清黃菜共嘗霜打味
蒼松時作雨來聲易逢剝卦葆光好詩到驚人華髮生

因歎當年曹倦圃論交方外有深情

黃鸝二首似杜湘草

新晴碧柳著煙輕並坐交鳴最有情記得酸風吹箬笠
段橋陰裏兩三聲

桃花如雨草如煙第六橋邊劇可憐分付江南飄蕩客
不須更唱鷓鴣天

范少伯祠在金明寺中

嘗歎知幾范大夫勾吳爲沼肯踟躕扁舟紅粉載將去
滿斗黃金鑄得無花雨斜陽留古寺淩歌新月起明湖
會稽自昔維桑梓楊李漢屬會稽郡知有精靈托此區

陸坡星移居

完玉堂詩集卷一

八

奴肩書簾婢驅雞一片青氈手自攜正是春分花照屋
杏梁燕子築香泥

拓治垣堵思栽竹摒擋鑪鑪好試茶一事天然徵孝友
古香留得紫荊花

沈客子徐啓遠放舟見過約游雲間柳下步月
得經字

山寺黃昏門未扃故人相見眼能青欲乘他日鯨鱸興
且宿我家鷗鷺汀月色蒼茫同水色柳形瘦弱似人形
吟成擊鉢催相和懶散年來語不經

一覽樓

未放九峰舟先登一覽樓天清鶴孤唳地盡海東流佛

土由來淨神仙不可求松風和梵籟滌蕩客中愁

董蒼水孝廉濠上雅集同趙雙白陳彥達范武

功沈客子徐啓遠分柑字

新蟾新柳影纖纖掩映濠梁水一簾名士從來能好客
佳晨正好劈雙柑敦槃自昔聲何盛詩體于今論少嚴
欲訪機雲讀書處明朝杖策九峰尖

王維士松風草堂同春藻堂諸公分降字

松風謾謾度銀缸卜夜為歡笑雙雙記實詩虎漫從深穴
關酒龍偏向老禪降三分花事紅消雨一座家山翠滴
維士有別業在余山
堂中列余山畫屏名理劇談因法護且教緩解木蘭艤

信宿樂郊草堂賦贈陸孝質孝穀

完玉堂詩集

上

頑陰不散雨絲斜愛讀奇文過陸家二月草堂逢社燕
一春花事到山茶鄰鷄屋角聞堪舞蠹卷牀頭課有加
自是機雲好兄弟門才江左最清華

姚吉聞梅花下同大雅諸公賦得皆字

兼送陳約
文之廣陵

春風蘊藉入奇懷梅下聯吟事可皆屈鐵著花疑畫裏
涼蟾似水浸苔階客游澹宕愁俱失地主清真話亦佳
忽漫風前吹別調紅橋芳艸是天涯

西溪結茆奉酬螭園翁先生

入山媿未入深山黃茅一把叢翠間埽花飼鶴起我早
了無別事分餘閑西溪溪水白於絮舊是先生垂釣處
茶煙竹粉滿溪香不礙輕鷗自來去

李辰山隱君移寓西溪度夏用韓昌黎新竹韻
兼簡陸曠菴

竹風生夏涼林塘杳而闊平疇潑秧浪侵上苧衫翠吾
居苦無鄰老樹得三四豈曰懶納交薄俗工巧媚君攜
書卷來旦夕疑縮地荷衣紫箬冠古人接坐次彌堅桑
扈心寧灑嗣宗淚幸不厭清狂莫逆笑相視

初夏陸雅坪先生同沈南疑過訪次答

牽茅剪葉似鳩窠亭午驚傳畫舫過岸幘風流惟學士
荷鉏苦行是頭陀身閑那覺乾坤小世遠從教日月磨
為問雪堂佳話在再參玉版意如何

西溪雜詠

完玉堂詩集

十

剪去青蒿刺綠苔破煙滴露曉分來秋香天與幽人享
先向籬根落葉栽分韻

梅雨初晴鳩一聲長鏡俊健任勞生牛脣鼠耳尋常物
要作山厨瓊瑤羹鈕菜

甘露明珠降自天方庭素布采涓涓不勞阿段雲中汲
松子松風手自煎采雨

顧渚朝陽遜夕陽凌霄峰亦勝焦坑紛來座上多名士
殿最梅花片更香試茶

梧陰如水夕陽斜乍愛涼嘶響碧紗一往清高多苦思
不知佳句落誰家新詩

脆玉甘冰顆顆圓阿戎好種未能先於今荒寺無多子

愁曳青筇問野煙橋李 淨相石佛二寺產者佳近苦官吏科擾所伐殆盡

曲曲朱欄陣陣風 鮫人香淚滿花宮 并刀剪取今成串

誰道西溪衲子窮珍珠蘭

嫩綠涼棚萬角攢 曾看持節白頭官 近來自覺吟肩瘦

爛煮人參當晚餐羊眼豆 白花開 笑者名人參三豆

得張牧霞萊州信

憶與君別時 柳花春欲暮 忽驚改素節 桐葉下寒兔 獨坐池上吟 難尋夢中路 萊州青澥東 茫茫隔雲霧 遙望之罘山 一葦那可渡 涼風天末來 賓鴻傳尺素 淒絕羈旅懷 纏綿相思句 平原多高義 君乃兼親故 匣中龍泉劍 拂拭光始吐 老我東湖東 一枝栖倦羽 何時賦歸來

完玉堂詩集 卷一

共藝蘭菊圖

寄董蒼水孝廉

高卧城南傍芋區 應門謝客有長孺 公車嬾上萬言策 齋室唯懸五嶽圖 病起釀成竹葉否 書來看過杏花無 學仙莫學孫思邈 貪乞雄黃不丈夫

晏元獻詩梅

晏公崔蔡流文章 頗典瞻策足立要樞 事業亦磨閱諫張賢直可嘉 薦范仲賢不忝迨草丁 謂制未免心有嫌 爲園擬平泉 栽花購奇豔 中有梅一本 朱砂所烘染 獨立施盛妝 衆美同時掩 杏蕾愁且駛 桃靨俗而詔 海棠雖嬌癡 貪睡無由妬 佳晨供燕賞 閑情劇宕颺 火齊辟

夜寒珊瑚騰曉燄 香卷吹簾樓光照 吟詩算惜哉 少曠懷寶之過 琬琰歲幾謹 隄防風雪費點檢宋時紅梅絕少晏公外傳有客厚賂開丁天下始有二本奈何嬋娟子 寒裳闔門塾 文君奔馬卿紅拂 衛公占到今 草草人攀折 滿荒店

吳仲圭 詞前

鐵骨凌歲寒 冰心守孤操 梅花如道人 道人宜爲號 落落吳仲圭 奇服雅自好 何爲碑上名 居然以僧冒 吁嗟乎 有生寄托貴 遠與身後一杯土 劫火竟不到 仲圭自題花和尚之像元兵到處發掘獨以僧像得全 襲也 游武塘墓隴獨登造清風吹佛屋香雪無人掃 當其有元時 黃倪同素抱餘事 託筆墨山澤互高蹈 俗眼那能識 窮餓蛙產竈千載無虛名 難與

完玉堂詩集 卷一

妻孥告仲圭與歐子昭望衡而居乞食于咸者幣帛填門其蕭然屋空其妻孥後我黃重而彼不負矣矣妻乃宅曰生前不此圖真定梁玉五相公以千金得之今歸咸院矣向在都門實鑒之詞旨頗清倩 書法極雄驚 無錢未買歸摩挲 空懊惱我具愛畫癖 作詩示傾倒 年年梅花開吟向梅花老

朱文盛見過論詩

秋竹捎煙綠 晴波漱寺門 詩人愛閑冷 艇子掠沙痕 天上雲霞麗 山中冰雪存 平生苦心事 今日一披軒 織錦何妨麗 鏤花未是奇 古來作者意 近代幾人知 孤影看雲葉 寒香戀菊枝 奚囊有佳句 鄭重肯相貽

遜沈覃九邨居兼別次山

昨在徐溝種花縣與君絮語每更聞人如瘦竹詩如雪
慚愧彌天釋道安

芒屨走遍江南北二老風流何處尋春艸倡酬射堂好
煙篁邨徑鹿門深

商量結隱清溪上却是多情爲嬾殘今日刺船彈別調
蒼葭白露鶴聲寒草九舍南有田一區許余結茅其上

同參晦石禪師開法天目喜而却寄

霧豹埋藏二十年一朝推出自人天好提大覺玉林和尚封號無
文印丕振高峰透頂禪法道東南今斫額門庭冷熱且

隨緣同條落落君知否一曲滄浪放釣船

題魯得之松竹

完玉堂詩集卷一

三

畫家法與文章合意有意無妙不傳憶在西峰明月夜

松絲竹影伴枯禪

朱買臣墓在東陽寺內

花宮留古墓過者必興歎時運行來晚飢寒逼亦難一

枝挂羞婦五馬作高官世態皆如此松梢落照殘

送張望之赴辰州

歎子才力健且爲荆人游舟隨楓葉下吟過洞庭秋地

瘠政應簡主賢客不愁丹砂煉成藥能寄一圭不

聞道辰陽郡書藏烏速山到須蠟雙展展日歷屏顏鴈

影衡陽斷竹枝湘女班遠遊消壯志應莫視刀環

開元寺禮石佛像

清晨汲寒井碧花掌三盃吳中寶石像爲瑞世所罕遂
懷一瓣香尋禮不暇懶穿街入古寺雲深幡影亂我數

尼師壇七條亦偏袒兩佛若弟兄並坐秋月滿稽首蓮
座前乃作帝珠觀贊歎希有尊示跡何浩瀚浮海辭竺

乾得得來震旦現以堅固身劫風吹不爛頂放五色光
施燄豆天半能使蒙昧者觀之心花燦老僧猶能言碑

綠銀鈎斷要非大有緣安得常繞看但見佛熙怡天花

畫飄散

病起簡陸艾廬

世上原無不老藥病餘直是可并蟲甘蔗葉大月常碎
苦棟花開春又空希古只尋埋照地尊生孰與讀書功

完玉堂詩集卷一

古

却思小陸強人意定畫烏絲賦惱公

南田柳枝詞

春光占斷屋東頭萬縷千絲一樣柔不似灞橋無所主

與人攀折替人愁

長條只合繫斑駁細葉還將畫黛看待到春深桃李謝

綠陰陰處聽黃鸝

碧池一曲繞紅欄要關詩才靚雪團倦舞腰肢扶不起

和愁眠在釣魚竿

雨中牡丹

南田柳枝詞分賦

國色花爭放相看雨亦宜多情向詩客著意洗胭脂亭

角溼無語研邊低一枝蘇華應早悟不在落紅時

重過清溪似東樂南渚

路向鷗羣覓涼風吹白蘋溪光清十里只著兩詩人瓦
屋東西住池塘唱和新門前山色好相對自忘貧

如吟社

陸鶴階解西書屋招同人集玉蘭花下重舉洛
乍霽輕陰亦復佳忽看紫燕拂簾斜幾窠秀絕錦苔石
一榻香分玉蕊花病後詩懷逾平澹方來社約要周遮
力追風雅千秋業我老猶能逐渥洼

葉笠亭移居

匡家兄弟結山廬一氣成仙凌紫虛愛爾移居南郭近
往來好借枕中書

先王堂詩集

卷一

藥名遠志價爭強空谷幽蘭分外香塵海茫茫多噩夢
幾人得意賦長楊

一灣水似瀼西偏近局招呼樂事便知復苦吟吟更瘦
曉風殘月不曾眠

送沈茶星赴辰州用南渚韻

莫謂荆蠻遠籤程秋正中山花疑織錦江水似磨銅交
澹味偏永愁催詩欠工無情綠帆影吹飽白蘋風

二酉藏書穴官閒撰日游從來明達士不用賦離愁錦
瑟宮亭夜碧雲銅柱秋他年好事者應構一詩樓

印綬腰懸久花前醉不辭

茶星歸里一載未赴任昨于南田社開時始得歸聚

洞庭南少

鴈何以寄相思卧化蠻溪俗行歌司馬詞九峰有佳處

種樹莫教遲

陸淮左書齋疊石初成招同人小集和東坡假
山詩韻

城南池水碧玉環陸家書屋勝於顏唐時吳中顏氏林亭最勝陸魯望過嘗有詩
墓迂老數拳石位置淮南三品間細雨藝蘭詩袖溼新
桐引露琴牀閒好約良朋作吟課誰云海外有神山

寄焦南浦居士

南浦焦居士高風世所稀泥塗視軒冕秋雪閉柴扉大
海漚原幻空宗義自肥蒼葭流白露鼓柁問漁磯

樂土真堪羨聲聲西日新花爲所生母佛是苦心人玉
臂來摩頂金塔絕點塵蓮臺虛上品切莫讓遺民焦時寧修淨土

先王堂詩集

卷一

故以此

留別蒼林師

時余將入都

環蘆商名點淡燭花紅不定身驚夢寐同君卧南雲如越
鳥我衝北雪似燕鴻隴梅折去鄉心換官柳攀來客淚
空珍重東林蓮社約綠帆一片畫圖中師宛平人

沈客子招過紅豆閣話別同徐竹田孫嘯夫時

沈入都徐赴楚中

多怪當春離別輕驪歌淒絕此時聲揮將雨雪風花淚
散作東西南北情香艸擷來憐錦瑟長楊賦就浥金莖
蕭然無繫孤吟笠打疊煙霞老一生

題沈南渚畫扇

南浮詩格最清蒼餘事倪黃頗擅場九朵青峰如抹黛
數株烏柏乍凝霜

題沈東表小瀛洲釣魚圖

屠牛牧豕漫干時貨藥紡毛亦嬾為好是煙波浮牒子
一竿自在作漁師

東湖東畔小瀛洲荇帶蘋花聚白鷗赤脚科頭穿校衫
樵青吹笛坐船頭

題屈東萊蕉軒聽雨圖

屈子英妙才深心乃尚古蕙纈紉蘭佩風騷繼其祖緣
情麗以則比物不旁午忠孝藹餘蘊芳華燦雜組懷瑾
而握瑜馭蚪入瑤圃董帷畫靜下鄴架手檢點有時觸

完玉堂詩集

卷一

幽思吟聲出環堵軒外騎綠蕉愛聽疎疎雨清襟於焉
披明珠忽然吐寂歷生道心迢遙夢天姥獨立咏九歌
茶煙飄一縷

陳耐菴喬梓見過

吾鄉數耆舊望重太邱公舟泛鷗波白詩題柿葉紅
香清滿座雲誼薄層空宅相三魚美追風一驥雄分貽
龍井并飽擬葛仙翁

羅詩有
葛仙米

吟向尊湖水東流情未窮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名山集

卷二

雜詩

大道體無枝人生究無根矧我生叔世抱志尤恐昏志
雖各不同所貴端其原聖人既緬邈願尋聖人言碧帷
五色絲欲繫羲氏轅青焚一穗燈每驚霜雞喧窮六
經委破碎諸子藩鄙哉章句儒疇知孔孟門墳索眼雖
饒不礙鏡上痕獨抱耿介分慰此淡泊存安得浴沂子
與之同討論

完玉堂詩集

卷二

登石頭城蘸筆題鳳皇金粉弔六季煙月空垂楊復蹋
闔閭墓閒花冷石床截江探禹穴金簡愁埋藏搔首越
王臺霸氣餘夕陽衣拂天姥翠赤手搏扶桑鶴背一聲
嘯海底塵飛揚男兒負壯氣汗漫殊未央俯視拘俗流
蟻蝨堪悲傷

詩亡王迹熄風氣蓋繫之婉轉三百篇哀樂情自持靈
均變其調六代飾其辭聿有陶淵明泠泠松柏姿形神
自解會枯槁道在茲倚歟浣花叟體格吾所師昌黎振
勁筆激發議論奇天葩付蒼山波瀾恣戲嬉小愛劒南
手札札弄機絲有如四時序榮瘁無端倪今人不知變
爭唐爭宋為

交交雙黃鳥其音和且載灼灼木蕤花顏色令人愛豈
無一時好以充君子佩許與等僞札思企若王戴投膠
喻莫齊劓頸事可逮殊謂竟不然谷風生虎背雪舟與
已關鴛帶歡何在澁頰口吻間太行手掌內曰余鄉閭
人鵲飛頗知退潦倒七不堪違學巧媚態高揖浮邱公
謹謝齷齪輩

丈夫既超世滿懷惟冰炭味道得至樂斷臂師可聚香
消禪板餘時復一淙翰江月分清寒碧雲剪靡爛輒傲
阮步兵咏懷善舒卷崇蘭慨運衰天桃感節換偶然及
摹搨行艸參相半刺藤流雪光龍蛇走虛腕慢綠簾外
墮妖紅研邊亂自笑癖未除譬彼柳下鍛身閒物可託

情達理自判
完丰堂詩集 卷二

二

自入會稽山雙眼颯蕭曠狂歌蹋蘭亭題詩筆冢上風
流王右軍蹟在心焉嚮真本不可購倚雲色惆悵吾師
寒泉翁允是宗門匠餘事過臨池直輩晉人行舊藏修
楔圖暇許一相賞紫綸巾欹側白練裙飄颻水聲竹影
間話笑雜少長亭中有主人灑筆神昶朗生死悟一致
千載孰能抗

舟過禾城不及晤盛宜山居士却寄

春水如油滑春帆夕照懸相思若鷗鳥咫尺隔風煙香
閣南湖畔齋心古佛前蘭言標短帙甘苦與誰傳

惠山寺品第二泉

山水洵有緣茲行愛風便帆峭五兩輕百里如劈箭爰
訪惠山泉先游惠山院惠山青崔嵬泉聲繞殿轉華栢
吐雲霞朱甍映藻蒨古樹發新綠竟體裹蒼蘚徑造泉
上亭鑒斯壘仙面渟泓寶方滿小汲癭瓢澣碧乳花尚
浮寒玉香不卷一酌已灑然再漱冷然善平生淡泊腸
盡化為冰霰昨過楊子江中冷渾莫辨僧寮曾淪試虛
名怪獨擅鴻漸昏老子舌本何其謗錯品落第二十載
徒扼腕况我枯槁人回首重春戀定攜折脚鐺住老龍
山礪竹爐煮松風雪甌點秋片月取三百斛日與詩魔
戰

南澗夜坐寄槎菴晦石二禪師

完丰堂詩集 卷二

三

四山雨乍歇一月挂東峰此夜羈栖客相思幾萬重雲
開泉落石琴罷鶴歸松法社多狐踞誰支濟北宗

西湖懷古

獨向西湖湖上吟渺焉懷古已情深忽看細浪沉漁笛
猶聽殘鐘出鳳林白塢有幢惟宿艸青山無樹可橫襟
侍郎參後宗風絕祗牋閒名說到今

南渡江山付淚痕一杯土覆北山根中原不朽孤臣血
沙漠難歸二帝魂楚老插香寒雨散健兒吹角暮雲昏
珠襦玉匣今誰是愁聽啼鴉過墓門

處士風流安在哉崖根亭角小徘徊殘梅數朵倚闌笑
孤鶴一聲過嶺來天與湖山成逸品詩從水月換凡胎

相傳竟作神仙去却是神仙亦愛才

墓道森寒祠宇空整衣曾謁左台東可憐浴日補天手
不敵排門破壁功松鼠畫翻苔瓦碧杜鵑春映石麟紅
由來精爽歸元化呼吸煙霞有夢通

李唐選佛古珠林清晝江潮捲梵音峰亦緣多飛不去
泉因心冷坐來深蓮花擬向雲邊摘桂子猶堪月下尋
照眼金泥新換額游人知是翠華臨

十二橋籠金縷煙風流想見兩詩仙經營山水簿書外
點綴亭臺几研前欸段穿花迴玉勒畫船乘月蹙冰絃
我來處處成追憶鳥跡蟲絲幾悄然

龍井

完玉堂詩集卷二

四

蕭晨理孤策千峰若新沐參錯風篁嶺玉龍驚飛瀑乃
撥白雲路崎嶇到巖腹巖深雲亦腴中迸此一掬涓涓
流石脉乳花涵淨綠噴作晴壑雨珠璣灑萬斛真龍香
不見但有蝌蚪族翫而思呪之脫復示伸縮雅愛稚川
翁到處挾泉目煙老丹竈荒渴飲來麋鹿墻陰淮海碑
剔鮮再三讀妙絕南宮書仙骨無凡肉顧我抱孤癖芒
屨幾往復洗耳破寒聲短謠鐫修竹

南礪六詠

跳珠懸寶碧花鮮點滴聲從石罅穿顧我軍持亦瀟灑
重來洗耳十三年

法雨泉

巍然一髻出雲松日日開簾挹笑容若使青蓮當日見

不輕許可敬亭峰

層層貝葉大波瀾繞案千峰滴翠寒假我客中閒歲月
添香換茗盡情看

蘇軾

嶄然青壁閣玲瓏自是飛仙結構工多少癡人符夢夢
我來笑破白雲中

符夢閣

抹黛塗丹丈六身坐空劫習歷窮塵愁來落落與之語
可作忘年一故人

佛日殿

千章嘉木晝陰陰九折溪聲瀉玉琴幾度倚筇同鶴立
空香寒翠滿衣襟

九溪橋

梭鞭

老大重行脚蹤蹟頗蕭灑白門而虎林自春忽復夏偶

完玉堂詩集卷二

五

蹋南屏翠妙手遇作者與買一緉歸青錢三百借云此
天目梭割必過霜打漬以西湖水絲絲帶香把蹙面波
紋淺兜跟雲片亞十日織半隻不足還繼夜年來困泥
塗雙屨甚無藉冷槐橋上納遠羨天邊化革屣太粗重
芒屨欠風雅愛茲煙霞具本色稱山楚攜之坐松根凌
霄黃未卸一笑就穿取風雨來脚下人生貴適意俗物
多足咤舉止既輕爽登臨欲騰跨今得已雖晚畫中幸
允寫

甲子春武塘吳文昭為余寫行
脚圖小影梭鞭竹笠頗有逸致

吟竟成篇未用擬陶謝

西湖竹枝詞

四首

段橋一段可憐春草似裙腰柳麴塵明鏡不流山色去

畫船多載醉歸人

郭王祠上夕陽西于公墓下杜鵑啼莫話南征與北守
雲消雨歇兩峰齊

紅橋曲曲放生池春水初肥春日遲何事繫人情最好
金錢買餅飼魚兒

煙紫莎青風力微紅燈水面酒船歸阿誰好唱伊涼曲
驚起鴛鴦相背飛

登吳山第一峰

山色蒼茫江霧黃偶來絕頂振衣裳一絲橫笛捲風葉
十丈危潮撼石床鴈聚寒沙殘壘在馬嘶秋草古墳荒
江山消盡英雄恨贏得閒僧送夕陽

寒玉堂詩集卷二

木

立秋

獨客愁難理況驚此夜秋新涼侵瓦枕危葉墮山樓節
物殞邊得鄉書夢裏求青鞵與布襪已決剡中游

和東坡破琴詩寄吳廣文岱觀丁祠部葑園吳

徵君慶伯

龍脣尾雖焦冷冷音已足飾以季子金軫以和氏玉當
無知者賞仍是燬下木古人念同調千里歡相逐渺然
秋水上刺船亦不俗何用破琴爲破琴寫心曲

九日偕法弘禪師梁朴翁覆千樹子登中台山
游伏虎巖精舍清泉修竹深冷可愛

佳節如佳客邂逅興不閒愛此落帽風吹上中台山天

宇旣昭曠江潮白未還清飈振木葉強半作醉顏嶺背
一以眺復尋深竹關細路折危磴佛屋冷翠環插檐多
怪石與語何嘗頑小坐詠綠雪飛在茗椀間同游有濟
勝絕頂催前攀一笑望高鴻寧計旅鬢斑

由伏虎巖取道三台山登南高峰絕頂

整策遵往路三台若連轡南峰所發脈森峙各得位是
日天氣佳疊巘弄晴翠一綫穿鳥道不敢掉頭視振衣
登其尖稍決平生背了了東神山三點如小字江光白
於刀割斷吳越地西風江上來千林起萬吹笑指海門
潮倒捲夕陽紫越嶠青連娟久矣勞夢寐行將傳輕鴻
抹到台宕止老僧類近道壞墻住作寺開塢分半座淪

寒玉堂詩集卷二

七

若談故事曾傳龍山譙孫孟恣嘲戲何似陶元亮把菊
籬下醉我本蕭淡人碌碌無奇思搔首感歲月欲下嗣
宗淚煙霞染夙疾舉世莫能治良辰與好友登眺情堪
寄詎可忽此游壁窠壁上記

下南高峰歷無門石屋諸洞尋演福山房松竹

連岡奇石林立茲山之絕勝也借墨題其石

旣振破衲衣餘興尚縹緲還從一鳥下林壑極幽討援
藤挂蒼壁腰脚怯窈窕古洞若旋螺嵌空覩天巧洞口
得風磴吾首時一矯東城十萬家刀尺聲方擾淺黛埽
南屏圍著西子好北峰亦低昂肩比嫌弟小俯視三面
山多作兒孫繞白雲生嶺腋輒張愁失道忽聞隔塢磬

徒旅呼絕倒松門攢石筍不數仇池妙竹光夾老屋晴
晝波浩浩奇樹穿石腹艱難到合抱譬如入寶山觸目
無非寶吾欲卜吾廬歇脚悔不早樵子歌入林歸鴉亦
稍稍選石偶留題自哂跡難埽

贈楊香山別駕

艸堂雖署半邨顏却占吳根第一山送客履痕隨鶴步
到門竹色似禪關青霞高貴新詩托金粉消沈舊夢閒
與約秋來楓葉老赤城瓊闕共追攀

漁家別業與翁康飴儀部話別

葛嶺蘇隄一帶斜尋詩次第到漁家湖山佳致悠然領
絲竹閒身更足誇偶剪碧綃臨小米時攜紅榼醉寒花

完玉堂詩集卷二

八

殷勤不了匡床話明日相思在若邪

山陰道中

獨往興方劇扁舟葉樣輕繞憐孤嶠遠斗轉一峰迎淺
碧膠魚沫入秋無雨
溪水盡涸殘紅落鴈聲雖無三謝句稍足慰平生

石出湍流駛沙崩失舊痕香風飄橘袖斜照斂雞豚越
絕春秋古山圖董巨存烏篷船最好行繞五雲門

登大善寺浮屠

歷歷危梯幾百盤鈴鈴吹入斗杓寒霸圖海角疇能久
客驂天涯且暫寬背客鳥於林表沒繞城山向畫中看
憑虛莫問春秋事勾踐亭臺落照殘

十月朔入會稽山平陽寺參寒泉老人

雙眼平生隘八垓江東法社半蒿萊波光清泛耶溪曲
山色奇爭宛委開鐘自萬松陰裏出人隨一鴈影邊來
須知水乳相投合絕石磨甌挽不回

禹廟

曉出稽山門稽山青捧袖緣溪取微徑雲木鬱深秀一
龍宛委下峯欹拱萬岫丹洹繚山椒紺殿依雲構玉座
儼像設文彩黃金鏤執事臣八員鵠立如晨宿樞我勃
窳衣歷階拜其右恭惟神禹帝八年在外走胼胝極山
海功德貫宇宙當代思至治稽古崇夏后前月躬致祀
盛典亦希觀梅梁事有無空名挂檐後是事頗近怪可

完玉堂詩集卷二

九

聞不可究徐訪窆石亭風雨蒼松吼衣冠與金簡埋此
冷巖竇欽哉古聖心奉已示菲陋卽此一卷石遂同天
地壽復琴亭角碑斑駁難句讀折釵垂仙露非篆亦非
籀我跨大江來勒發於茲首秋山延獨客吟邊半消瘦
遙睇六陵東蜀魄啼清晝

過雲門訪無遠老宿

謝數邨外路轉折數峰陰屐齒粘霜滑晨暉射竹深客
閒無歲事鳥好有春音先一日
立春古道今凋落疇能冷處尋

人日侍寒泉老人過雲門禮雪嶠大師窳堵

春泥沙水凍痕消好昇籃輿過竹橋苔石當時能悟道
寺前有一石大
師立此悟心冰霜去路此逍遙滄江日下蛟龍徙白葦煙

荒魑魅驕今日寒梅花下立因師猶見舊孤標

老人親炙
大師十年

寄南磧懷嵩侍者

流轉春光疾蹉跎五岳期書憑歸鴈寄愁問早鶯知紅
蘚龍泓履青藤少保祠從游俱昨夢爲爾費吟髭

蘭亭

雨後春山滴翠鮮山陰亭子尚歸然興懷有感羲之語
佳會猶思癸丑年樵豎采蘭穿綠坂邨翁牽犢飲紅泉
風流曠代悲陳迹況復經過上巳前

天章寺

水自蘭亭曲山因蘭若幽側身懷古客并日作春游蝸
蝕橫碑字鶯啼深竹樓右軍爲社主香火祝千秋

完玉堂詩集

卷二

十一

寄辦香菴居士

南湖高士若孤鷺風格應從畫裏看葛帔角巾成散誕
繩床經卷亦波瀾艸青秦嶺春愁亂月白耶溪客夢寒
便趁歸鴻聊問訊辦香疎竹可平安

寄項東井居士

風光婉孌憶昇耶杖策名山興頗嘉夏禹廟前逢鴈字
王猷溪上寄梅花畫償酒債愁何事春約詩仙謂山醉幾
家把臂舊曾憐馬癖白雲留住綠袈裟

宿乾峰寺

山寺春遲到紅梅乍試妝鐘疎聞木客月小落柴牀卽
事吟多暇尋幽夢亦香一峰看秀絕當戶影蒼涼

過楊鐵崖故里

南宋相傳孝子祠經過恰是禁煙時家家製得桃花紙
不換人間鐵體詩

鐵崖好吹鐵笛自稱鐵笛道人
又號老鐵學其詩者名曰鐵體

銅坑精舍

瘦策衝泥訪鐵崖銅坑小喫雨前茶無端攪亂春愁
客屋角一枝山杏花

訪董無休居士

采采稽山杜若春愛尋白社舊遺民爭傳窈窕藏書穴
猶有風流墊角巾簾外愁紅迷蝶翅鏡中新綠皺魚鱗
天花散盡名言在多與敲門求帖人

喜黃黎洲徵君過鹿峰

完玉堂詩集

卷二

十二

諸生方埽講臺花更早籃輿到若耶正是可憐寒食後
烏巾白髮倚風斜

曹娥廟

來訪曹家孝女碑歸然古廟占江渚死知有父生何惜
天欲傳人事可悲振鷺濤來翻畫壁落花風軟颺靈旗
至今水作羅裙色留與人題絕妙辭

半塘南來閣卽事奉簡汪鈍翁太史朱望子金

亦陶隱君程昉三孝廉筠軒徐素傳及澹師
買得吳儂半板舟載雙蠟屐五湖游碧梧陰裏堪消暑
紅藕香前漫話愁山色著煙呼北苑柳枝變體學蘇州
闔閭鑄就三千劍只賜忠臣不報仇

山塘一半水潏洄小閣疎簾面面開時愛笛聲穿柳過
忽驚塢影倒床來情癡旅訪鴛鴦家弔古誰登麋鹿臺
猶賸生公點頭石落花無語委蒼苔

竹筍唯藏一卷詩堯峰論定不阿私但存微雪長松意
不取薰香摘豔辭閒鷺立殘新水渚涼蟬噪徧夕陽枝
平生師友相關事說與傍人那得知

華亭雜感五首

木落霜清白苧城暮碁纔動旅魂驚攬衣立盡秋星影
訪舊聽殘鄰笛聲畫手有神同鶴癯陳子詩壇無主散鷗盟
青溪一曲紅橋路今日何人肯好名
不見風流柯九思周郎詞曲慣傳奇謂水村新製樂府人情未必

完玉堂詩集

卷二

十三

皆如此吾道紛然孰可爲踟月偶尋黃犬豕臨波難辨
赤烏碑菊花亦似多愁物一夕催人上鬢絲

簞絲菰米及時鮮便擬吳淞買釣船唳鶴灘聲來枕畔
橫雲山翠落檐前談諧名理青松塵抄借奇書白玉牋
閒到四賢祠下坐竹風清冷月孤圓四賢祠在起果寺西來堂

一片孤雲何所依夢魂只向越山歸千盤澗道雪浮屐
十里松門翠撲衣霜栗遙知猿采熟肉芝怕被鹿銜稀
自嗟躑躅風塵久不耐登高送鴈飛

買山計左媿支郎一笠重來二陸鄉秋後雲林多瘦碧
愁邊煙月易昏黃催詩葉落梧桐井攪夢蟲依薜荔牆
圓泖滄波直浩蕩歸心輕逐白鷗翔

過錢秋厓南邨書屋

楚橋新漲沒秋沙問訊南邨處士家治綠不除三徑艸
小紅初放半籬花端居肺病愁難療浪跡雲山鬢易華
菰飯蓴羹情話久未妨歸路逐昏鴉

木文兄東皋蘭若

信步路忘遠蕭條紅葉邨晚松分竹園秋水繞籬根學
苦存詩格身閒擺俗論暮聲沙鴈合一臂媿師門

示覆于小師

悄望華亭月家家刀尺聲祇須遂初服豈敢愛浮名髮
為思山短風從換葛清古人重師法紅雪與腰平
暫措風塵足青山歸有期支離我不那辛苦爾兼之黃

完玉堂詩集

卷二

十三

菊金鋪地紅衣霜倒池淒然憐節物何莫學吟詩

題畫酬朱雪田

松雲香靄水潺湲絕似雲門深處山從此把茅吾喪我
懶騎白額到人間

立冬後一日過張敦自夕秀山房同董堯臣晴

川張持遠湛遠薇尹

薄游似亦戀蓴羹泉石論交有勝情一餅蘭香開錦帙
半簾菊影對秋枰羈鸞漂風吟堪憶謂懶真隱遠南說也紅樹青山
計未成莫為愁中詩思減畫檐斜挂玉鈎明

留別雲間諸子

歲寒雨雪苦頻仍手挽袈裟話一燈老鶴數聲歸斷嶺

怒潮三折破層冰裝輕只剩看山葉游倦還攜過頂藤
石瘦雲深倘相憶子猷溪上興堪乘

鑑湖

重來惟恐誤處處認桃花鶯坐聽仙弈鷗飛避釣車人
風遺晉魏服食尚桑麻水色清于鏡千秋屬賀家

題徐文長青藤書屋

霜雪凍不死危牆婁絡之驚蛇藏密葉飢鼠噉柔枝春
霧迷書屋吟魂冷墨池四聲猿絕處千載繫人思

重過吳雪舫山居

經歲相思字東風吹不消愁邊閒柳葉夢裏發蘭茗一
曲遲烏榜千峰鎖畫橋藐姑媚幽獨只譜白雲謠

完玉堂詩集卷二

古

喬木啼鶯野先朝賜券家雲山環碧漢泉水漾丹砂杜

曲桑麻接桃源雞犬詳可憐乘興客兩破鏡中花

清淺山人

山人本黃公子權父難避別號隱于鑑湖日誦漫花經有二子躬耕以養

揮手黃金盡青山遜亦肥栽花遂忘老向佛已知歸菜
飯從兒子蒲團絕是非自言清淺水三度見塵飛

宿綠蘿菴即贈自牧兄

不到蘿菴宿安知山水奇試看青苗苗倒浸碧玻璃花
屋遮漁網樵歌剌竹枝幽棲事畊鑿養道最相宜

題石頭精舍

鑿出新花界堪名小洞天懶呼猿引客閒許鹿參禪石
骨常留髓雲根自迸泉閉門惟壁觀何似普通年

湖墅贈鑒師

卜築精藍似淨名愛君三絕擅平生桑條綠滿門前路
客到幽禽啼數聲

熏爐茶竈儘蕭閒春艸平階也不刪一片禪心何處著
閑門終日寫青山

扶天蕉葉映窗虛池上淋漓興有餘我有遊山麤偈子
倩君直作壁窠書

名字人間識者無鐵絲小篆上連珠朱砂的皪思何用
鈴在匡廬看瀑圖

梅里過朱竹垞太史潛采堂索題廬山圖

文章鉅公不數出噫若威鳳鳴朝暉先生崛起乃命世

完玉堂詩集卷二

五

力追班馬韓蘇兼蓬帷邱索恣漁畋雪床經史饒吞餐

馳驅足跡半天下恒岱嵩華漳沱滬夏碑周鼓必摹辦

風謠地志皆詢詹參手筆力氣浩瀚補彼造化光騰炎

公卿束帛乞石誄廊坊貴紙標細籤一朝聲名動天

子微書日下來煙岳部令火急府吏促弗遑巡觀梅花

檐於時八紘該天網南金東箭山梗枻明光起艸玉衡

正聚宿奕燧天官占詎知帝心簡有在特蒙顧問掀珠

簾秀水布衣臣尊拜多士鵠立魚喁噉至尊開霽顏曰

都青雲扶上蓬瀛尖先朝統紀歷三百褒揚元愷誅士

儉翹材館裏啓玉局簪花格樣鋪紅檐同時珥筆相頤

頑堯峰老鈍荆溪驕三長五始操筆削與其冗濶寧

巖從來盛朝要潤色總持斗柄憑高瞻內庭脫鞵吟紅
藥太液賜第圍蒼兼歸院金蓮華炬送上直仙露銅盤
露柏梁古體許疊和武庫秘笈頻繙覘有時盍簪紫藤
屋留賓醉譜烏角鹽或騎天閑紅叱撥西山翠壁題名
剡 天子哺食思文治取士往往困勒籍所重莫若江
之左特命匠手磨銅奩滴酒瀝血插江水煮茶挂笏明
銀蟾駿蹄磨角盡羅致隋珠卞璧無留淹紫陽夫子有
遺緒嗟今學者何由拈研丹衍出頂門眼溫犀照水窮
微纖帝京景物都罍誤聞見官渺難發凡鈞深括隲著
成帙懸門一字誰更添吾生雖晚久私淑入都先以堯
峰絨秋風忽思尊菜美拂衣大笑張煙帆虎坊橋畔一

完玉堂詩集 卷二

去

執手鉛淚不覺流縑衫瀕行題我行脚影八分大字橫
青巖袖中更示騰笑集把誦一晌心茅芟可憐懷抱向
誰寫但看詩骨峰巉巖翻然我亦稅我駕坎水合作神
龍潛堯峰荆溪俱下世靈光獨立尤歸穢數錢急買吳
鴨觥白蘋烏柏霜花黏曉從柘湖溯長水斜日未沒西
南崦坵曲竹光夾書屋百城坐擁先生恬滿頰渥丹春
靄靄方瞳剪碧秋湛湛斯文天意未肯喪蕉境漸與根
頭甜子是汗血天馬健孫也切玉昆刀銛鹿車門生挽
輓輓魚鮓溪叟遺屨穢登堂分儼維摩座應笑顏面枯
而黔孤生與世等冰炭截髮斷臂成髡鉗飄蓬歲月鐵
鑄錯煙霞痼疾難鍼砭覆鹿殘蕉夢了了避風倦翻愁

冉冉平生未了讀書志欲歸廬岳腰新鎌黑蝶主人作
橫幅松間矮屋黃茅苦碧雲濃綰五老嵒清江斜抱如
長舫結蓮社謾招宗炳談名理肯延劉惔樂飢甘飲崖
下瀑知退懶學竿頭鮎先生聽此定首肯卷舒有道非
狂店毫端珠顆惜不得壓我行篋無傷廉廬山卷子直
配東坡一團玉奚啻于頃千絲縑

張牧霞邀過歸耕草堂度夏

草堂帶南畝襟被果幽期有志唯求道知雄應守雌竹
光留翡翠蓮影寫玻璃一榻西牕下情言似舊時
牀脚烏程酒枕頭黃石書卷時亦經濟醉後卽華胥月
白或吹笛溪清可釣魚悠然人境外吟定夜涼初

完玉堂詩集 卷二

去

追思風雨夕懷抱向來同不售屠龍技寧爲種菜雄散
花雙鳳關州檄晉陽宮飄忽成何事消歸蕉夢中

得山同門五十

阿兄苦行如迦葉重整青蓮古道場說法肘懸三要印
卷簾風散四花香曾原好夢稱鴉子多分前身作雁王
迦文因地中曾爲雁王阿難爲
雁子同安善緣故世爲兄弟夏臘數來剛半百未妨小弟學韜
光

送朱文盛游楚

黃州山水頗壯麗載筆登臨奈爾何一事乞傳賢太守
謂黃
司馬三間竹屋真東坡

東樂愛余紫茸帽是雁門攜歸者口占一絕贈

別

紫茸颺颺一角墊寒雪岳雲黏幾層留與詩仙枕石卧
不妨喚作雁門僧達公禪師雁門人

送人北游兼寄師孟松齋昆弟

蠻海微茫路幾千夜啼猿狖畫啼鴉天留一具如霜骨
尋得歸來血尚鮮其人之父家冠潮惠間全力為贊助托元老致書督府行文索贖于龍沙僧舍得遺骸歸

又向東華蹋軟塵殘山剩水付閒人可憐二月昌亭柳
折盡垂條不當春

圓甕峰邊鷗鷺莊紅欄綠浪芰荷香一枰棋子花陰轉
今夜山窗幽夢長

東閣平津特地開一門唱和有清才憑君為買桃花紙

先王堂詩集卷二

六

乞寫新詩遠寄來

酬陸南畊明府

春來要約盟鷗老人外同參無字經舟破晴湖千頃白
煙搓弱柳幾分青從來達士皆歸佛須惜流光等曳星
不見泉明有脚疾虎溪往復未曾停

沈南渚輓詞

清溪清見底人外結鷗盟傲骨到貧老深情隔死生新
詞傳黑蝶舊宅牋紅檉渺渺斜陽裏那堪笛一聲
苦吟腰瘦盡寄跡半僧家早悟蕉邊鹿應同鏡裏花山
圖前歲贈鄰約此生賒一灑寢門淚昏林噪亂鴉

送嚴西武公車北上

黃鵠千里志豈肯戀葦蕭大鵬六月息直欲搏扶搖羨
君立雞壇拔俗猗孤標辛苦三十年味馨藥與椒天以
窮鑄之鐵骨堅不消忽驚碧蹄躍士氣伸一朝何為兩
獻策猶未翔紫霄家仍立四壁飲只能三蕉絳帳列齊
魯玄牝通關竅西兄近得內養去夏我過充剔燭談深宵君亦歸
負土汨珠隨雪飄今冬東殘書素鬢衝風颺君祛雖手
執我心已車遙丈夫負壯氣磊落意自超不見司馬卿
出門先題橋

顏石圖為陸東邨題

頽然一卷石萬古今人愛美玉韞其中煙霞沃其外不
妨呼作丈曾受老顛拜

先王堂詩集卷二

九

泰伯廟仲雍季札配

孝能全一本賢聖自天生志得何妨隱心安不為名鼓
鐘奠吳苑德化似周京猶有延陵子聲明萬古亨

虞仲墓

弟兄能讓國深隱遂躬耕至德方無累茲山乃有名煙
霞留古碣龍虎護佳城南望吳趨近邕邕鳴雁聲

子游清風亭

景仰言夫子清風在此山弦歌蠻俗化文學聖門開晴
日丹楓麗蒼苔白石斑鶴鶩臨海嶠孤唳入雲間

游破山興福寺

躡葉尋山寺林深曲徑通午齋清磬寂人影碧潭空道

晦龍蛇襟時衰狐兔雄四高僧像在誰剔一燈紅

同邵履久季純兩孝廉游拂水巖

秋光正妍麗楓葉尚未老印須有佳友苟與穿鳥道錦
峰翠霏霏尚湖波淼淼行行近劔門獨立首忽矯危石
落天半無水拂亦好峯巖愁將壓磊砢驚欲倒日色弄
晶華松翠細皺繞鬼斧焉能爲天公施其巧金仙說楞
嚴斯義甚微妙水與火相關陰陽失昏曉水性劣于火
結爲山石峭削劣建霞標峽嶠聳雲表想當驟雨後匹
練挂晴昊狂風拂逆之奇觀應絕叫此景造物祕偶湊
非常要余生薄詭遇登覽備詩料愴然領清暉山靈不
我笑

完玉堂詩集 卷三

丰

題虞山西茶亭小樓

頗愛茶亭西角樓窗開三面景全收半山紅葉錦絲障
十里銀沙碧玉流

虞仲佳城在上頭清風亭子自千秋向西纍纍多祠墓
拂水斜陽動客愁

又絕句

博雅長才蓋代誇有香有豔自成家風流擬托紅顏老
絲盡春蠶屬夢華

虞山詩派少同源孔翠金荃各自尊學者趨時誰鑑別
朱絃疎越有青門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紅椒集 卷三

紅椒

迦文夢菩提名仲尼夢周公子雲夢白鳳丁固夢青松
至人乃無夢斯語誑兒童人生海一漚誰不在夢中昨
夢登寶所一樹紅椒紅其香何郁烈吹滿衣緘風其實
又蕃衍照耀蓮花宮座繞龍象衆揮塵談苦空我心已
止水我身尚飄蓬此境自歷歷誰辨吉與凶霜鐘忽打
破殘月猶玲瓏

陸石年侍御齋與張牧霞盧仲山話舊

完玉堂詩集 卷三

一

似金出鑛張平子如珠在淵盧子笏同心與我蹤跡奇
一入雲中一遊粵可憐倦翮楚鶴孤吳山越水煙糝糊
夢餘往往發清淚驚飄鳳泊何爲乎世態交情雲雨變
達士何常戀鄉縣偶然乞食長安城二子忽驚重見面
是日朔風怒且狂雪花如掌撲衣裳滿懷情事說不得
但咤驢着皆老蒼風前握手再三看要我城南宿旅館
煌煌一尺絳蠟燈夜久不覺花燦爛憶昔髫年定交始
湖東楊柳春風裏清狂勿厭養馬癖好事每及緇衣子
畫游同履夜同榻嘯歌達旦惱鄰里一詩先就座則課
三日不見書必至整園翁講李杜集嶽嶽九人合一几
浣花流水敬亭月縱橫妙論猶在耳其時銳氣莫可當

譬之青天出虎兇紛紛頗遭餘子妬吳下聲名從此起
男兒有志各有謀寶劍箬笠東西游別後八年里社散
尺書遠寄多沉浮翻思昔別太草草此際相逢情更好
參星欲落鷄既鳴請君讀我遊山棗

西城別墅詩^{十三} 王阮亭少司寇屬賦

縹緲天際亭阿那秋煙碧或疑魚背峰飛來翥雙翮達
人愛卧遊不載看山屐^{石帆亭}

花竹掩映處有軒面層坡手絃送歸鴻時聞樵唱歌歌
聲入雲去聽者夫如何^{樵唱軒}

名根已消盡名言未嘗絕金粟悟前身香閣香自薰一
半問居士居士不能說^{半倚閣}

完玉堂詩集 卷三

二

靈椿托逍遙日日春風裏荒哉夢蝶人錯註小年紀軒
前蘭有孫軒後桂有子^{大椿軒}

讀書孤不可種松並始奇交枝覆白雪接葉藏黃鸝松
翠與書聲歲寒乃見之^{雙松書塢}

一水縈一岡月出夜彌靜應同青妙客踞此竹柏影上
下千古情於焉托高詠^{小華子岡}

洞在山之麓遊則必俯額玉童掌秘誥乖龍守雲闥堪
笑謝客兒鑿山甚迂闊^{小善卷}

池水暖更香春州藉來秀佳句得神助好風入懷袖時
有文魚躍更無花鴨關^{春草池}

一峰如蓮花一峰如毛女一峰如香爐峰峰秀而古有

時生片雲灑作天下雨^{三峰}

魯諸山色好眺望心神開我欲謝塵俗駿鸞登此臺
口試一嘯清風霞表來^{嘯臺}

不老亦不頑來自青城山頽然歷霜雪綽有好看顏若
遇竺法師收入叅徒間^{石丈}

竹裏徑紆迴竹邊風瀟瀟清籟瀉琴牀朱鳳雛徙下雖
多佳客遊但少閑僧話^{竹徑}

矮屋衣綠蘿歲古香不卷邀風入茶鐺漏月窺詩研余
本山中人幽夢如何遣^{綠蘿書屋}

冬夜同余鴻客向功來賦

自來洗盜鳳凰城詩思逢冬分外清樹老欲斜迎雪意
烏寒忽起作風聲三生跡在如圓澤五岳情深是向平

完玉堂詩集 卷三

三

漫話故鄉勞遠夢殘牋寫盡短長更

辛未除夕示懷嵩覆千二侍者

草草閒愁入鬢絲身如越鳥背南枝挑燈欲問三人影
錢歲還吟七字詩京國交遊雲不定煙霞情性鶴能知

遙憐山裏梅花放誰插銅餅供我師

阿雲舉見過

不耐東華十丈紅閉門閒然落花風因君話到勾留處
柳色頻香入夢中

晴雲書屋聽徐公行彈琴

壁月珠簾夜更清瀟湘一碧鴈飛鳴屬君珍重珊瑚軫

舉世無人愛此聲

絕調曾經天子誇又攜綠綺到京華道人正有思歸引
雪裏寒梅盡放花

同麗雪崖水部聖安寺小閣坐雨

曳杖城南訪老龐茶煙竹榻話西牕渴龍挾雨入海漩
墨雲奔破如翻江浪遊京師閱兩暑山魃木客愁莫降
風塵碌碌才力退安得金石相擊撞遙憶故山此時好
綠陰深處黃鸝雙雲門溪口竹橋側料無人聽泉淙淙
送張超然南還

涼颼激商籟落日下桑乾我亦倦遊者斯時送別難朔
鴻燈下聽南籜夢中看歸去琴川上鱸魚恣意餐

完玉堂詩集卷三

四

送華子千南歸

雪裏鞭梢冰凍續掉頭不肯住須臾歸期要及迎春社
萬樹梅花酒一壺

刻燭含毫老歲華玉堂金谷滿煙霞盧溝橋上拂塵去
孤鶴一聲山月斜

從來論畫似論文摹古營新意出羣肯寫尺綃留別我
尋詩夢入故山雲

人情棋局易番更不繫孤舟去住輕第二泉邊須少待
筍鞭藜杖共聽鶯

感懷一首同紅蘭主人賦

愁如中酒日昏昏世事驚心未易論絃欲斷時知柱迫

月常缺處覺星繁金臺空弔賢王蹟易水難招壯士魂
安得好風吹竹笠聽鶯直到古雲門

送盧仲山歸里

三載金門客同聽玉漏聲愛君馳駿馬不肯戀微名籤
驛黃沙暗過江白紵輕况當櫻筍候分手若爲情

送張望之游閩

平生好友似星稀燕北鴻南相背飛搖落玉河橋畔柳
那堪又送一人歸

四愁詠罷詠秋風雨載蕭騷客况同此去妬君惟一事
楓亭飽啗狀元紅

玉泉輪菴兄方丈聽雪公琴

完玉堂詩集卷三

五

雪公襟度頗瀟灑抱取小雷向我彈一絃一徽一峰起
指間謾謾松風寒自言苦心已十載悟入琴聲禪亦在
若非枯木裏龍吟安得當今聖人愛

中秋夕送友從獵出塞

皓月當牕滿緒風吹袂寒看君有奇氣別淚不輕彈射
虎雪花白題詩楓葉丹那堪越吟客矯首望飛翰

三月晦日同吳天章沈客子作

無賴東風攪客懷一春孤負蹋青鞵來如好夢過郵舍
送亦消魂逐水涯鶯舌老猶啼綠樹馬蹄倦向落紅街
縱然空盡繁華眼歸臥江邨事事佳

送程元衡歸維揚

五十霜花點鬢秋三年客爲相公留聽歌曾破槐根夢
策蹇時同山裏游老圃生涯堪寄傲龐家夫婦亦風流
竹西亭子今無恙歸去黃花插滿頭

寄友塞外

千里花驄五石弓承恩雪嶺射飛熊遙知絕塞詩題好
比似無題句更工

碧梧落盡歸無計黃菊開時鬢亦斑月冷松牕有孤夢
西風吹不到關山

中秋後十日吳天章惠研溪姜西溟查夏重德

尹張超然陳叔毅顧書宣沈客子盛玉岑集紅

椒菴得心字

完玉堂詩集 卷三

六

平生慕古哲澹然無住心卓錫領紅椒所媿知已深剎
竿鄰鳳閣幽僻如山林堦穿不波井壁挂無絃琴翩翩
名士駕寤言豁虛襟茶煙破秋籟香篆直午陰忽伐堂
上鼓龍象如雲臨逼登曲糸牀閣步嬉危岑拈出桂花
句未能善古今風前取一笑妙理良堪尋

送式菴禪師歸南岳

京國偶看奕君歸一著先布颿衝破冢江柳欲飛綿祖
道今衰甚山棲要力堅三生舊苔石應埽待余眠

送輪菴兄南還

多年供奉自楓宸乞得還山一葉身曾剪蠟燈話懷抱
獨看錫杖出風塵鄉愁亂逐青門柳別淚輕沾白氍巾

老卧靈巖香雪裏更無人問禁園春

送古律法兄入長壽院

鳳城直北古留邨柳色山光遶寺門鐘鼓交參如鹿苑
風塵絕處卽桃源吾宗寥落應同挽薄俗支離總莫論
攜手不辭相送遠看拈衣角蓋乾坤

隱囊

頑仙采碩橘迄今八千秋自從弈者出遂與隱士留番
錦花相攢吳綾水欲流瓜稜巧剪裁魚子鍼細鈎穩如
珠不走圓若月乍浮山高翔隻鳳莎淺眠羣鷗得此伴
枯木何必買沃州竹牀擁布衲柏子籠香篝黑甜鄉洵
美約爾希夷遊

完玉堂詩集 卷三

七

輓駱秋厓

城南一慟卽長訣回首燕雲空夢思玉勒山中曾看雪
銀燈花下共圍碁魂應化鶴歸華表怨托啼烏繞樹枝
西墅送春詩句好那知識在蓋棺時送春有春風慘淡落花信
夜月分明照旅魂之句

送一覺禪師省觀平陽

木樨香透鼻尖時正好升堂見老師莫學永嘉擔板漢
到山一宿被人疑

千峰翠繞萬松門身到方知祖道尊若問風塵浪游子
鄉音半改膽毛存

送爾翩翩逐鴈行秋風蕭颯柳條黃師翁塋樣依然在
描取歸來爲表揚

王麓臺給諫畫廬山圖見貽作此報之

君不見廬山拔地青插天白雲鋪作兜羅綿花宮幕塵
塵跡絕但有千丈瀑布空中懸所以遠法師愛此招隱
我白蓮蓮壺刻漏修淨業至今十八稱高賢惟昔我師

與我祖弘覺師前開先禪師住靜黃崖天童老人亦于大林寺脫白埋光鏤彩黃崖巔匾頭同

門亦孤峻謂心壁打鼓說法于開先廬山本是我家物何

爲不歸真可憐入都喜邁王給事見道不滅楊大年當

機電拂巖下迅訓難珠走盤中圓每從仙掖補衮暇論

詩讀書相留連那許俗人來一个隔簾落子瑯瑯然知

我寄懷非迂拙趣我命駕休遲延經營市月乃見贈廬

山面目真煥娟虎溪溪涓涓流玉磬香爐露霽吐紫煙歎

筌未離軟紅影夢魂先到青松邊圖尾更吟裂石句畫

中有詩詩中禪借山從此不借山藏之名山千秋傳

過張超然寓

東西蕭寺接橫街暇即尋君散旅懷冷雪半春消菜甲

斜陽滿院戀松釵忘機玩世能恬澹脫俗論交自偶諧

我且年來相識少一雙青眼幾回指

約蔡水部絮齋遊祖家園

柱頰看山山更妍重遊興未減於前論詩最喜法曹近

尚友况逢水部賢謂今弟東萊風信幾番催杏蕾煙郊一路簾

榆錢與君相約討春去春到清明正可憐

送王昊廬大宗伯歸金陵

自古長安棋局新誰先一著脫風塵明公本有如爪骨

肯把神仙讓別人

春風桃李滿宮門出入金華秩望尊賜老洵非容易事

得閒一日是君恩

白門築就好亭臺種滿煙篁與玉梅丸髻孫兒花下盼

阿翁真箇賦歸來

玉河橋畔柳如煙相送輕帆興浩然無恙六朝山色在

南歸準買剪江船

青花端硯既爲人竊去復得澄泥舊硯大快心

手賦此志喜

舊坑昨失老友苦青花端乃報恩老人所遺爲人竊去特錄借公平生友五字澄泥今得新交

懽洗來一試烏玉玦何異生蠟塗熬盤高麗繭紙白于

雪煙雲颯沓龍蛇蟠吁嗟爾研具清骨不向豪貴輸心

肝前遇石田後借山研爲沈石田先生舊物香爐茗椀同忘年

孫松坪招過寓齋話別

三月北風太作橫飢虎哮吼飛塵沙中寒坐擁破絮衲

無心走看殘杏花故人憐我近潦倒銀鹿送簡題封斜

長安古道誰復講輾然不覺興咨嗟道安到都蓮鑿齒

陸機入洛傾張華名流相賞倍聲價知己把臂能周遮

何爲風雅日衰替錦衣玉面徒紛拏感君意氣薄層雲

愛君才品揆天葩賦詩久矣號勅敵敦舊今也稱蘭奢

梓中飯蔬香簇疊簾外山髻青毵影向西矯首且一笑

已整倦翮歸煙霞

留別青松主人

抖擻塵埃已是遲看花忍看到將離好山歸去便終老
直道從來不合時滾滾柳綿粘別袖層層鷗浪照愁絲
白雲一片閒心事除却青松那得知

忻州過程嬰墓與周維念大令買酒澆之

朝發雁門寒暮抵忻州城城西縱閒步老柳邀風清忽
見程嬰墓碑書烈士名土人不知重反礫攢杞荆嗚呼
下宮難慷慨擇死生足徵趙宣孟養士義不輕探囊出
青錢沽市酒三升再拜手澆之淋漓寫我情

題清涼石

完玉堂詩集

卷三

十

清涼山中一片清涼石冰霜飽飫凝寒碧超乎物外葆
乎真何異山中老禪客方于玉案平于掌紫府仙人手
所劈傍有丹砂小古印傳是曼殊遺聖跡曼殊老子坐
此石說法天花大狼籍十千眷屬常圍繞此石非寬亦
非窄我見謹再拜恍然悟疇昔墮落塵埃四十秋石上
歸來舊圓澤

挂劍臺

戰國固多士懷哉季子賢蘇子合古禮聞樂審雅言投
好有徐君秋水懸龍泉生前心所許死則挂墓前此事
遂千古此義人共傳何為紛紛交蒙昧處兩間高臺兀
秋旻落日鳴寒蟬

闕里謁孔夫子廟

即呈衍聖公兄弟

撥草趨仁里披風入德門喬松籠殿角孤檜插雲根
豆千秋在衣冠三代尊少時曾服誦一拜此心存
斯道覺斯民東西兩聖入乾坤同不朽聲教一時新
時雨杏壇夏光風雪嶺春源頭未常遠愚者自迷津

觀古意何限徘徊碧殿重模糊漢朝碣斑繡夏時鐘韶
樂八音備丁筵四氏從吾生真恨晚每事問從容

簪笏承恩久詩書續緒長脩然一片笠猶得接清光
花萼聯吟社奎章煥錦堂層雲比高義常繞泰山傍
聖公昆仲款接

顏子陋巷

完玉堂詩集

卷三

十一

陋巷何曾陋仁風滿四鄰少年能好學樂道自安貧
倚頓家安在彭錢骨已塵聖師生鑄就光表共千春

渡黃河

天地本傾側黃流怒不平漫空若雷吼徹底幾時清
日月愁吞吐蛟龍喜鬬爭但憑忠信涉身似一鷗輕

漂母祠

漂母祠堂古尚存萋萋衰艸帶城根漢家斗大黃金印
爭及當時一飯恩

淮陰侯釣臺

垂釣吞飢不料身囊沙背水亦何神英雄事業真堪歎
生死皆由兩婦人

詠懷古蹟

子以中歲重至舊京與一二素友尋覽遠近諸名蹟雖往事邈然而江山如故不已于懷聊吟短章云

鍾陵

拔地鬱松雲金光映紫雲鵲聲啼不歇倚杖立斜曛

鳳皇臺

往古何多事江南大可哀鳳皇終遠去燕子忽飛來

瓦棺寺

蕭寂蓮花宮下有古瓦棺青山出天外白鳥落風湍

青溪

閒訪江令居窈窕青溪曲相逢種菜翁汲水灌寒綠

秦淮湖

煙水碧羅紋煙絲颺麴塵虛亭開鵝鴨不是六朝春

先王堂詩集卷三

三

邀笛步

疎煙柳影斜殘雪溪痕凍風流桓子野月夜笛三弄

雨花臺

雨過山鳥鳴花落山無聲聲色本來空空中臺自平

臙脂井

手抱名妃下井中作首邱從來亡國主叔寶最風流

高座寺

爲愛娑羅陰白石訪高座花雨山自空蕭梁寺不破

莫愁湖

紅粉付東流湖猶喚莫愁鴛鴦頭欲白煙雨不宜秋

桃葉渡

細雨溼桃根打槳迎桃葉不愁湖水深只怕東風活

方正學祠

大綱一人立不負讀書功蒼松壓白雪清晝吹寒風

萬竹園

一水浸萬竹舊是中山園偶來坐嘯詠不共主人言

樹法師招過安隱寺看荷

清晨飛玉札同到白雲阿涼俯一泓水閒看幾柄荷影

搖羽扇側香透葛衫多葉底知魚樂浮生奈老何

長干寺塢

最勝長干寺琉璃塢蠹空香凝一峰碧燈放半江紅鷺

醒魚龍夢看疑神鬼工登臨窺舍利傳是赤烏中

先王堂詩集卷三

三

金陵懷古

一枝筇竹入清秋如此江山已倦游王氣不須金再壓

新亭爭禁淚交流葉黃烏去啼陵上月白潮來打石頭

却怪當年庾開府何曾賦得幾多愁

夜坐與笠澤禪師談前輩風槩及遠近諸名勝

兼寄朱少聞先遷甫

日來酷熱懶衣裳食與我師談夜涼隔院茶煙沉竹影

當門塢火亂星光風流先輩何曾遠名蹟前朝已半荒

正欲拈毫寫心素清鐘打起月輪黃

過朱林修清溪書屋卽梁江總故宅也

斜日淡寒林疎煙散荒圃伊人勞溯洄幾曲青溪路瓦

屋如虛舟傍檻眠鷗鷺何異濠濮間賞心于此遇老樹
勢撐空修藤自攀附想當春風時几研飄香雨惟昔梁
江總深情躍逸步卜宅多遠懷留爲名士住我雖物外
人愛讀江南賦溪邊白板扉臨去再三顧

雨花臺贈樹居法師

雨花臺畔珠龕在犯暑尋君一破顏竹翠宜人消白晝
茶煙滿榻對青山也知名地機堪息轉歎飄蓬鬢早斑
若得把茅作鄰比便成二老放疎頑

題畫

老樹孤撐石一窠數竿翠竹白雲阿有誰參透雪堂句
畫意無多禪意多

先王堂詩集

卷三

十四

阿藍菜

孝陵
衛產

堆梓野藪字阿藍不下鹽豉一味甘果腹騰騰諸妄絕
此生便可老江南

竹堂納涼和樹法師韻卽簡竹堂

嘉招安可辭詩逋又相逼獨遊困溽暑懷古身爲側我
友肥遯處滿堂陰竹色軒窗盡虛豁爐煙任通塞丹碧
點果肴精良具筆墨客愁遺鴻毛世味等雞肋學道貴
善藏養志貴自力所以鳳皇飢非竹實不食是日伏正
中金烏張火翼大地坐甑中烈燄何由熄憶昔禮五臺
西峰凌斗極密雪壓重裘禁冷難降陟哦句呪神龍雷
聲起淵默

題笠澤禪師結茆念佛圖

五濁那堪忍頓超惟淨禪故思把茆去先寫畫圖傳金
粉消六季煙霞老幾年于公儻相賞不惜買山錢

重過蒼翠山房

依然竹柏徑紆斜嫩旭微香漾碧紗詩思斷來無處覓
誰知一縷在梅花

劉東郊有詩來問病答之

昔佛弟子多病勅目健連尊者
上至天宮問者婆天王天王世
爲醫師云比丘
有病先宜斷食

枯木禪棲枯木堂何須藥病問天王老僧自有調治法
蜀紙新抄辟穀方

李東門招過面牆書屋齋話

先王堂詩集

卷三

五

甬江風雅未全凋短李長驥重見招當午尚煩門剝啄
穿街寧怯雨飄蕭齋東別置巢經屋研北新栽覆雪蕉
世好不妨通世外從今須闢徑三條

延福寺訪于石禪師

霜滿郊原葉脫枝剌船猶恨訪君遲詩從西子湖頭見
名在東齋集上知果堂先生鴉陣鼓風圍遠嶂雁行掠水落晴
曦自今已識江邨路百遍相過不用期

吳孝子詩

雲間曹溪人字
遇文母方氏

一聲因墮地卽解啼而舍七齡失所天不知北與南遙
遙三十年烏鳥豐羽翰鬱鬱三千里蓬科入雲端自西
乃復東自夏忽復寒蓮子意中苦梅子心中酸泪枯筍

乃送水堅魚亦穿一朝雷出地驚喜各見天有如天邊
月魂魄重團圓何異園中瓜子母相鉤連哀哀復怡怡
喁喁復喁喁故鄉有叔水拜舞萱花前

徐振孫過晚香齋談濟南山水之佳及諸舊好

近信于其歸也作此以致王阮亭大司寇孔東

塘田香城顧天石王秋史四公西銘小山蘊

到處清泉瀲灩流鵲華晴翠滴簾鉤愛君新構讀書屋

却近李家白雪樓

李滄溟白
雪樓尚存

濟南自古多名家七十二泉漾玉沙清簾疎簾發幽思

微風不斷香荷花

王家兄弟好風期海內爭傳秋柳詩體調才情歸大雅

完玉堂詩集

卷三

去

時流雖巧漫多師

李杜佳游不世才風流相賞興悠哉竹溪雲映酒樓月

千載令人欲溯洄

世矜生辣老山蘊高蹈香城名更香他日歸舟過德水

數帆亭畔一褰裳

香城山蘊弟授官即引病不仕為
園種花好客工詩園中有數帆亭

三千禮樂魯猶存樞却方袍拜聖人白髮東塘尚無恙

相思斜月到松筠

添霜木葉滿山黃廿四泉邊築草堂曾與山僧話肥遯

故應不改舊清狂

王秋史人呼
為王黃葉

送吳孝子還雲間

二十餘季夢寐空何曾誦得蓼莪終而今始有人生樂

方信天心咫尺通

請聽烏鳥烏鳥聲辛勤返哺出中情老僧臨別無他語
珍重雲間孝子名

秋到江南金粟香笑扶白髮上高堂新粳米飯鱸魚膾

夫婦雙雙奉阿娘

我亦髫齡失恃慈至今風木有餘悲剪燈為作尋親記

一角袈裟淚又滋

新驚

有感
作

為覓居停意想存斜陽舊巷故翩翩可憐朱邸蘇華換

不辨烏衣種族尊風裏身輕防雀侮花間情重與鶯言

社公雨後營巢易溪尾泥香碧草痕

完玉堂詩集

卷三

七

鞠樂

傳聞鞠水在南陽飲水能令壽命長病起三秋聊當藥

齋中一月不焚香

聯句

我思西河公七年踰飢渴僅作人何溫沖論詩重風格

洪防思鶴情自超遙魚素亦間缺壽雲亭近在吳雪舟漫

入越思一笠歸江南青山仍突兀霄脫贈腕下珠光輝

等完月借山

王新城摘句

一笛破寒渚千帆湊夕陽

金山
贈隱君

桃花上古物桑落太和春

山如米家小水似瀼西偏

題汪鈍翁邱南小隱

秋思啼螿集歸心落葉知

答友

夕陽本是多情物常照黃金突兀臺

懷古

吟詩不閉梅花閣懷古獨登文選樓

揚州

知我山中坐禪月照君湖上讀書樓

寄友

才堪與世作著艸道在忘情似木雞

贈同門弟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卷三

二八

完玉堂詩集

紫柏集

卷四

浙西釋元璟借山

雪夜同惠仲孺程筠軒宿楚香蘭若依次拈三十韻限一寸燭成

吾生漂泊片雲耳一笠五度燕山冬軟紅堆裏埋不死
但覺旅壚雙鬢鬆今年賈勇拔我脚歸舟鑿凍聲琤琮
淤泥雖深了不滌濯出十丈青芙蓉伯通橋下一艤棹
襍被曉聽寒山鐘程惠二子本舊好其才矯矯雲中龍
新詩誦之發光燄有如麗日初高春乃知讀書得妙悟
短偈笑問拈花宗

筠軒雜集時仲孺見庭中冰一片占偶問曰徑寸珠明白玉盤擊來試與偕公看冰元是水寒於水還是冰寒

完玉堂詩集

卷四

二

是水寒余乃笑而不答於心莫逆則嘯詠金石往往相擊椿同來蕭寺
對床話疎疎細雨飄長松松聲茶聲兩莫辨隔屋疑有
波濤衝夜寒風緊吹作雪天公喚起詩魔攻惠子氣壓
萬夫將四座袖手觀軍容程子亦足當勍敵捷若射隼
投高壙我時大呼搥床起得句樂比萬戶封雄鷄喔喔
方三唱乞火已有鄰家傭推窗看月雪滿地寒光皎皎
開心胸瓊樓玉戶迷一色流汞萬斛皆銷鎔回思昨夢
墮幽朔詭怪物狀堪驚兇煤爐炙餅嚼如鐵土炕馬矢
添重重荷衣破碎冒絮裂縱情好手難裁縫吁嗟我唱
無和者筆力漸退程程鋒犯暑更入鴈門塞清涼獨往
無人從七月忽飛徑尺雪寒驢顛蹶西臺峰生還江南

實大幸鴻爪寧復尋前蹤擬銅坑把茆住開春先試
看梅筇洞門窈窕白雲合一笑仙子溪邊逢從茲往來
成三老覓路好趁探花蜂素梓不飢齷齪饌橘叟栗子
猿娘供未妨低軟作吳語山歌行答耕煙農

徐素傳招集望益齋同徐彥通金亦陶程筠軒
惠仲孺徐七來得素字

凍雲釀雪鴉爭樹繫纜昌亭歲云暮徐郎不設伊蒲饌
何由得晤平生素三條椽燭話紅椒一餅蘭香浮碧乳
風前欲寫倦客愁飄入寒空不知處

卓錫虎邱紫柏院賦謝顧小謝山主暨相送舊
好諸山法侶四首

完玉堂詩集 卷四

二

恒嶽清涼已倦游吳趨佳處合歸休雲光分紫籠雙柏
水色接藍湧一邱夢裏風塵消短鬢贅餘身世付虛舟
好山到處都堪借何必將錢買沃洲

逶迤崖谷似東柯吾祖高藏窄堵波宋時虎邱只有東西兩寺隆
祖開法東寺因建塔于此紫
柏院即東寺也執帚今來供洒埽住山猶自歎蹉跎詩從紫塞歸

時瘦意在青霞冷處多相送閭門誇盛事一時名士盡
陰何

廿年行脚遍諸方爲法曾經血戰場此際宗風迷鶴白
只堪袖手看驪黃解苞竹乍侵衣綠出水花偏繞座香
莫怪靈巖兄好事兩回旂鼓助堂堂都門八院上堂輪兄爲余白
惟是日陞座又出衆問話
蕭然一笠一軍持提挈旋呼二子隨覆千騎江二小
師自當湖來傲骨那

堪從俗砭閒名絕不要人知放叅偶語生公石蹋月孤
游短簿祠畫作小山招隱軸爲儂添箇虎頭癡目存小阮
爲余作小
隱圖

目存法姪爲余作小山招隱圖竹柏疎秀水石
清妍題詩亦復雋妙有扣擊本無說天香衆壑
秋之句口占謝之

吾家小阮工繪事貽我尺幅之雲巒庭前兩本紫瓔珞
簷際百个青琅玕塢尖倒挂劒池影茆堂鬱鬱生畫寒
肚飢可療隱可招長年眠向繩床看

巨然畫好詩不傳貫休雙美禪又少畫中有詩詩中禪
古來只有摩詰老今乃得之於吾公此圖三者兼精到

完玉堂詩集 卷四

三

我貧媿乏英瓊瑤秋吟衆壑天香飄

招盛宜山居士看梅

鄧尉煙霞百里間花開萬玉裏春山一年一度須來看
竹杖椶鞋早出關

已遭晚雪相禁勒昨日暖催消息佳不是枯禪貪把話
老年光景要差排

贈默雷師

默師如病鶴終日讀楞嚴短句有時破無聲花一簾白
雲分石徑碧樹接樓檐笑我支離影相看兩不嫌

送輪菴兄主法靈巖次昌黎山石詩韻

采香十里橫翠微塵尾揮處天花飛天山閣下法雷震

法中老將戰勝肥鋒如劈箭機拂電見者未有聞者稀
又如醍醐灌諸頂刹那四眾充調飢始知丈夫貴超世
奔走龍象填巖扉况茲山乃智積關雷巖為智積
苦薩關山玲瓏巖石
煙霞霏昂然卓出青霄外七十二髻兒孫圍殿傍兩井
配日月西子曾照霓裳衣我來觀光兼訪古驚馬幸獲
離塵轍東南法道有兄在弟也瀑布聲中歸時余欲往
區處結郭

竺塢訪文與也隱居

峰迴路仄獨相尋曉翠寒煙竺塢深滿架圖書三世澤
君為文肅
公之孫半巖冰雪一生心玉含璞石有完質鳥入高林
多好音自是華陽有真逸自怡無盡白雲吟

鐵夫弟看梅未歸

完玉堂詩集 卷四

聚石看雲事事慵花間恨不並吟筇夜來獨鶴掠銅井
知在煙霞第幾峰

鄧尉探梅舟中同惠仲孺程筠軒作

婀娜輕帆日載陽靈巖山翠接橫塘與君約束紅藤杖
飽領梅花廿里香
擬取良晨作勝遊三人同載木蘭舟東君作意加裝點
柳色鵝兒水鴨頭
橫塘西接采香涇三面都圍蒼玉屏要與松枝了公案
先吟詩句報山靈
夕陽明滅亂山椒水畔寒香陣陣飄何必更尋花處看
銷魂只在虎山橋

虎山橋

水拭菱花鏡山開螺子眉可憐倦游客到此興淋漓
避磯頭釣鶯窺洞口棊斜陽絢綺彩獨立自吟詩
乍洗平生眼山橋倚短蓑遠看千晦雪只在一峰西晚
翠穿鐘濕寒香壓帽低寄聲猿鶴侶好伴我幽棲

妙高峰

窮律妙高峰攀蘿一徑通披襟當竹閣小坐愛松風天
捲晴湖碧雲拖夕照紅煙鬚七十二都在有無中

登聖恩寺梵天閣觀具區煙浪

梵天高閣切雲表珠網交處垂金繩鳴鐘散花放午梵
翠螺環繞花千層湘簾倒捲花光白一人縹緲空中憑

完玉堂詩集 卷四

五

吹來冷香襲衣袂望去遠浪開着稜排天濕銀三萬頃
碧煙滑染松江綾茲辰稍喜風力軟老蛟睡穩魚飛騰
鱗紋皺出蟹爪筆靡煤潑上雲母屏沙激蒲洲互縈帶
漁舟點水如蜻蜒魚蠻子唱竹枝去一聲笛裂雲冥冥
忽焉風從蘋末起高瀉屋上之銀瓶可憐七十二佛髻
洪波吞吐餘空青鼉鼓初擊馮夷立錦瑟奏罷愁湘靈
水晶盤碎翻石壁驪龍目睨紅珠焚浩然興發不可抑
思濯我足揚吳舲

馬家山

山脚山腰盡白雲晴香蒸處晝氤氲天公領略詩人意
不遣花開到十分

茶山頂看七十二峰

茶山如孤熊踞鐵山背又如清介士卑眎夫流輩我
愛登其巔縱目無少礙碧浪浮紅霞白鳥入蒼靄莫釐
與縹緲邢尹儼相對餘者類嬾從一一爭奇態金庭玉
柱間聞有逸仙在便欲趁漁舸瑤州長年采

品七寶泉十韻

天眼何年鑿渟泓碧一方潔同高士性倪雲林此為江南第四泉甘許
老僧啜石磴尋松子風爐置薛林賞名亞悟道泉名在雙崖寺後
論地壓韜光泉名在雙崖寺後漂出梅花白斟來玉乳香枯腸澆
不醉懶伴興猶狂翠滴雲根濕寒吹殢影歸思蘭艇
載閒取癭瓢量午篆銷沉水南窗試綠槍更邀好事輩

完玉堂詩集 卷四

滌研共平章

歸舟戲示筠軒仲孺

看遍山中萬樹梅銷魂更在萬峰臺佳遊不著新詩寫
只當蓬萊采藥回

滌蕩胸中萬斛愁冷香濕翠滿衣裘何曾覓得團瓢地
誤在同行是阮劉

銅井兄受證平陽即掩關舊隱相留信宿因話

吳中法道衰落賦此志慨

自從參見平陽老苗苗花涇局一關地名白蓮潭以我倦游為
地主更無俗客破苔斑翦蔬留話林頭兩柱頰同看屋
角山此際宗風悲莫挽的應泉石養高閒

重九日盛宜山居士過山中話舊知為本師老
人記荊喜而有作

七載相思書兩緘籃輿今喜到雲巖佳山風骨依然瘦
出世因緣大不凡拈却幞頭成特地龐公參馬祖公案傳來祖印
佩新銜法門肱股平生舊話徹西窗月挂杉

與張牧霞夜話

燕山汾水苦相思拂袖歸來似有期我亦把鉏君把釣
一般滋味少人知

秋風秋雨話聯牀貧賤交情耐許長一意孤行真卓絕
滿身禪病欠料量

晚次吳江

完玉堂詩集 卷四

三江連震澤東折入松陵高浪遠排塔斜陽低挂曹攄
歌驚宿鷺人影傍漁燈回首寒山樹蒼茫隔幾層

南潯道中二首

所向杳無際茫茫雲水鄉荻花隔漁網茆屋隱雞桑天
闊鷗鳬樂風微菱芡香只須買鰓子泛宅老滄浪

釀得葡萄綠多因水味清南潯酒為浙西第一銀魚撓市買花鴨背

人鳴菰米翻是滑蘋花點浪輕弁峰青一角遠向夕陽

生

曉發菰城二首 寄鄭正味

殘月照鷗夢扁舟背郭門青山似圖障碧浪動雲根欲
訪邱遲宅難招杜牧魂榜人遙指點嶺脚有窪尊李名

城南最佳處卽是白蘋洲霜落芙蓉老沙晴灘鷓鴣浮峰巔鈴語塔樹裏水明樓好訂明年約新詩取次留

泊舟關山

曉發雲溪灣昏黃次關山遠鐘隨客到圓月向人閒立俗身無策緣愁鬢欲斑因思故山鶴寂莫守松關

武陵感舊

何處宋離宮江山一望中潮來陣馬白日落寺樓紅寂寞看花舫淒涼橫笛風六橋好煙景終古屬漁翁

渡浙江

斜日明沙岸微風揚一舸天光連海白山色過江青壁壘分吳越魚龍混杳冥偏安與偏霸往事總浮萍

完玉堂詩集

西陵

五問西陵渡重游路不迷雲連秦望嶺水到若耶溪樟葉經霜碧梅花繞屋低依然刺船處蹋雪覓前題

半山亭卽事同顧小謝徐安序

歲晚游無倦天涯樂有餘彥先神雋爽孝穆意清疎雪急方揮塵燈昏還著書乍迴蘭渚棹欲釣鑑湖魚我亦成閒放孤雲到處家死灰動葭管嫩日試梅花白煮丁坑筍綠烹日鑄茶當年王許輩老此儘堪誇

余鴻客過山中

五年瓢笠寄京師深負憐才元老知破寺住來東閣近寒驢馱到午橋遲棋枰未斂看燈盒月舫纔移沸竹絲

今日與君重握手黃梁枕畔不堪思

寒食漫興

記曾披讀上河圖拂袖歸來計未迂到處笙歌爭社賽獨遊花徑倩筇扶粉團鄰餉綠珠嫩筍版盤堆白玉腴便老此間差不惡須知天上是姑蘇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感舊詩二十首

吳高士日千

狂歌忍餓老蒿萊高節萬牛挽不回地下若逢兩死友陳子王固應含笑上西臺王階右

董孝廉樗亭

一上金鑾賦玉衡便歸濠上掩柴荆文章時命多無信

完玉堂詩集

九

獨自浮湘弔屈平

孝廉應博學鴻詞詔有人忌之不第後游楚粵有浮湘過嶺二集

張徵君洮侯

亂頭粗服張儼爾醉拍銅斗歌烏烏記得鬚絲禪榻話照人古道今已無

盧博士文子

元昌

文筆瀾汎老更工窮愁著書雙眼空何須乞與青磁枕殘夢冷消水月中博士曾序余詩千餘言極蒙稱許生平著作甚富左傳註杜詩關感行於世

陳隱居彥達

懋和

老手荆關畫有神何曾一筆與俗人篋中數幅時展玩白雲遮斷青嶂岫

汪檢討鈍翁

琬

竹榻茶爐留結夏談空研妙開襟期斜陽只在邱南路
怕唱蘇州楊柳枝檢討築書屋在虎邱二山門外類曰邱南小隱有姑蘇楊柳枝詞和者甚多

翁先生塾園

前輩風流老更狂高座說詩聲琅琅作誅無人悲訣絕
骨埋一角青山香先生雲間幾社名士也
僑寓平湖余曾受業焉

陸秀才曠菴

曠菴秀句炙人口白首雞壇誤一冠尚憶西溪埋照地
影對竹梢風雨寒余結鄉西溪與
秀才為比鄰

楊別駕香巖

僑愛湖山佳處居尊絲手摘來飯余縱然作得招魂賦
未抵生前一紙書香巖呂平人前朝為明州別駕
官即流寓吳山高士坊結高士社

完玉堂詩集

吳詞伯伯憩

斯人雅許東南霸陸海潘江底足雄今日渡江誰白戰
芙蓉零落鑑湖空

錢處士秋厓

鴻鴈冥冥安可羅年未四十剡鬚皓玉梅花開壁月夜
倚風忍聽滄浪歌乙丑春余同沈客子游雲間訪處士
南軒草堂時梅花盛開聯吟月下

張公子持遠

臨池鬪韻極能事騎馬彎弓頗擅場可耐思君秋柳下
月痕依約笛聲長

周貢士永持

周郎才可萬人敵一語橫空四座驚恰恰年同叔寶死

華亭至今無鶴聲

董文學晴川

才如錦段貧難救嘔出心肝死亦甘不及蓋棺憑一哭
朱霞橫截機山嵐文學為博學仲子詩筆俊警篤於友
道年三十六客血而死葬陸機山

周布衣青士

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
身後知為無學僧布衣工詩好客乃至城家晚游京師至宿遭隨水死
後張博山泊舟夢青士僧衣相顧云生因見道晚死
恨出家遲天明
問之即其死處

沈居士尚廬

雙松居士抱孤癖嗜酒愛花兼工詩悟得苦空禪似蜜
應拋鑿落上蓮池

完玉堂詩集

張山人抱一

山人賣藥價不二抱片白雲隱市門莞然一笑忽蟬蛻
手拖龍杖從劉根山人性高簡善岐黃術暇即寫山水得宋
元人神趣後游洞庭兩山歸乃坐脫焉

陸明經季昭

坐冷翹材館裏羶愁來頻扣懶殘禪一官消得才多少
啼殺夜烏烏柏邊

善知識美發和尚

腰包虎穴夜深入寸莛曾將萬石撞至竟難分恩怨處
心香一縷淚痕雙

冬開文公

扁舟曾訪冬開老松籟茶煙意自消佳句至今留便面

狂風怕有天龍捎

丁丑元旦

了得無心法年來已罷參單丁繼風穴破屋擬高蒼道
豈貧能變交從冷處語何須驚毀譽往頰看朝嵐

送惠仲孺北游兼呈研谿明府

前年我南還縹衣未曾幹筠軒讀子詩粒粒夜珠貫跟
蹌走覓子粵在閩門館神靜骨疑秀目如巖下電投分
等水乳同過筠軒飯占偈戲問我弗答意自領謂我且
小住買山托親串招致楚香居纏綿歲將晏楚香與子
宅相去地一箭蕭晨供茗粥送寒送栗炭圍棋勸終局
艸書訝滿案松寮佛火青往往夜達旦讀書發議論朱

完玉堂詩集

卷四

十三

筆加點勘肯繁屢解頤勃窣忽送難於諸古人意了不
遺一綫有時舞竿蕉滿城飛雪片拓窗觸吟興刻燭呼
凍研子如鉅鹿軍疾呼氣驍悍我亦提偏師背水決一
戰營結刁斗嚴陣開旂幟轉神速爭先登閣整承後殿
中原逢勅敵鴻溝請割判詩成傳好事手抄幾脫腕約
看鄧尉梅雪消花爛熳極頭坐三人屐子載雙半搔首
玉女潭濯足金魚磯暮歸或忘寢早起不暇盥探幽兼
卜筮苦心為懶瓚自是我把茅長鏡課藜莧子亦更發
憤墳索肆漁畋風雨數往來性命實繫絆譬之久困將
刺腦望急援又類孤忠臣攀檻投直諫儻驚又改歲別
我走京甸青箱裝殘書綠匣佩短劔卽上鳴箭船撇波

快若剪黯然我魂消子袖欲少挽枯柳未成條春冰殆
將泮送子情亂絲一言子當斷京華最紛雜交態頗巧
幻黠鼠穿牛角媚狐呈鬼面猩猩工笑啼狼也善顧盼
子才自無匹行矣宜審棟赫赫密雲公當代陽秋鑑趨
庭盡所底文章益奇變佇看展駿足千里見血汗空彼
冀北羣直上麒麟殿我昔訪鈍翁出示尊公卷心焉輒
嚮往炯炯仰星漢鈍翁竊自遜每置積薪歎可憐軟紅
堆瓢笠曾游衍憶同顧子齋江都顧編修書室蟬聯話靡倦平生
落穆意孤松灑微霰今者因子好木桃致繾綣長歌睇
北雲北雲天一岸

題蔣樹存繡谷圖

完玉堂詩集

卷四

十三

斷碑留繡谷舊是讀書堂三月桃花放一溪流水香賦
詩擬陶謝開徑來求羊更著王維畫人疑輞口莊
欲往光福看梅雨阻程荃谷融散齋遣興
春雨廉纖已浹旬愁中消却二分春癡雲勒住看山舫
豔雪勾留擁鼻人蘭筍脫棚寒食近錫簫過市夾衣新
祇堪夢到銅坑側七尺筇枝一幅巾

題試劍石

一朵雲根著雨分青霜剝盡紫苔紋屬鏤豈是無情物
不斬西施斬伍員

絕糧

粟盡床頭飢鼠鳴脊梁豎起鐵嶂嶸死關笑殺高峰老

瓔珞煨來賣富名

絕壑黃精苗不生迴風吹雪砌瓊英祇堪眼看不堪喫
要問當年蘇子卿

采石磯

澄江鋪白練危磯青嶙峋可知樊若水的是有心人

太白祠

吳中有梅
花三白酒

江月明于鏡青山卷綵霞謫仙狂魄在素手奠梅花

北固山

千古長江水英雄恨不消誰云天塹險班馬日蕭蕭

鶴林寺

素師說法處顛老作伽藍可惜杜鵑花樵夫紅滿檐

完玉堂詩集

卷四

十四

竹林寺

花落碧巖前猿啼青嶂去夾山語誰悟煙鎖竹林寺

平山堂

高曠蜀岡頭歐蘇作勝遊江南山色好誰暇弔迷樓

瓊花館

煬帝荒淫極江都擬作家不聞人哭處真箇有瓊花

紅橋

戎馬交馳地煙花遞代消牧之魂斷後無處問紅橋

玉鈎斜

芳艸裙腰綠風吹蝴蝶花牧童橫笛處云是玉鈎斜

文選樓

世運遞興降文風繫盛衰平生苦心眼爲謁昭明來

登望紫閣

巴蛇曲徑通玉磬落松頂僧閒茶椀香亭迴江光冷
亭坐翠微間天空獨鶴還那堪搔白首望見紫金山

重過虞山簡邵恒山

憶昔京華龍合雲愛君卓犖自超羣荀龍薛鳳人爭羨

惠沈張王與論文

別來三載苦相思特達珪璋天子知老我一雙青眼在
驂騑躡電會乘時

衰殘久矣厭塵寰打疊明年好入山九疊屏風三疊瀑

遲君命駕歛松關

完玉堂詩集

卷四

十五

贈楊子鶴

烏目山中一地仙方瞳鶴骨雪盈顛我來把臂白雲外
笑指桑田在海邊

羈栖

莊生未達物性論難齊支遁猶憐駿時遭不韻譏青
山負夙諾白首歎羈栖昔昔愁無寐聲鐘月落西

飢鳳

偶爾離丹穴翩然覽德輝早年竹多紆誰惜鳳常飢林
黑羣鴉噪魚腥孤鶩肥高岡人不見自理九苞衣

冥鴻

弋者徒勞慕冥冥自遠游原來天地曠豈爲稻粱謀霞

綺明斜照霜華冷素秋有人閒處送時動玉琴愁

送徐安序秀才入都

碧雲寺裏斤竹好玉泉山下圓荷香是余策蹇舊游處
君若題詩遠寄將

題畫者

雕籠緊閉畫簾垂訴盡牢愁人不知爭似輕煙初日裏
百般閑弄坐花枝

安羅樹

佛號安羅大樹王人間熱惱化清涼曾聞月窟落雙子
高蔭西天說法場

體似金剛堅不摧况經法雨久滋培騰蘭神足原無礙

完玉堂詩集卷四

與法傳將東土來

三日風留燕子磯扁舟鷗夢是耶非青山無恙頭空白
載得安羅雙樹歸

破浪長江已爽神風前笑看影鄰鄰須知根性由來貴

別領鴻濛不老春

翠葉光聯六祖禪千花疊雪墮身圓衆生心病非常苦

結子能教盡霍然

金雨閭浮勝四洲杏壇孤檜足千秋東湖湖上黃金殿

清梵珠光漾碧流

直心地上能生長翠樾慈雲覆大千莫負老僧賒望意

莊嚴寶地萬斯年

題生公臺畔石

花月笙歌了見聞道人到處可平分分明說與點頭石
去住無心一片雲

鞭龍羅鳳時不可攬蜺撈蝦亦嬾爲只合虎邱兩年住
借山名字畏人知

毛西河摘句

比之吞月人精華猶在腹

簡吳孟舉

竹深雞自呖艸響虎初歸

宿龍潭菴

雲多堪作供山好不嫌殘

題柯山精舍

鶴鳴風在檻魚躍月衝波

夜坐

除是孤墻啼血外笙歌多在半塘西

清明

完玉堂詩集卷四

添幽竹老梢檐翠索笑花開亞硯枝

贈筠軒

水曲飄來蘭氣好鶯聲啼到柳陰新

上巳

紫豔映空施步障素香壓席買流蘇

看紫藤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太白集 卷五

自甬江桃花渡舟行至小白河過小白嶺入太白山觀本師老人得詩五首

二之日栗冽臘破月在丑賀我雙螭蹏得到甬江口甬江劃城根天啓東南牖地疑海所吞山疑海所嘔浮梁蹋浪過聲急萬馬走鼇山落彈丸蛋帆驅龍母斯足移我情獨立懶回首成連既已往我師高可扣桃花渡頭船倚橈爲招手

水縮沙痕圓升輕岸影捷南過鄖山橋山翠壓着睫白水

完玉堂詩集 卷五

雲約青松捧出育王塔首塗小白河興先凌截葉夕陽懸石徑磴磴碎難蹋手攜七尺藤力疾藉以接樹遠炊煙生澹與嵐氣合竟忘腰脚勞頗覺情景愜領背開一門矯首天匝

策足不知遠路隨山勢盤雞犬聚成落漸覺陂田寬環碧一溪合亂紫千峰攢陡驚老熊立旋愛修龍蟠對面蒼雙鷺轉眼翔孤鷺佳境復深入月上松風寒清陰款徐步鐘聲落雲端花宮夜突兀太白山團圓倚歟我祖窟大海稱奇觀

登山須泰岱探水須崑崙高哉知所仰深矣逢其源脉脉濟北宗吾祖重掀翻克家得弘覺憲章道益尊吾師

續其緒重鼎歸家孫棒頭抉正眼聿使龍象奔點燈呼入室顏色如春溫弗責闍略罪細慰浪蕩魂辦香出懷袖烏足酬洪恩

我我說法堂堂楚楚翼萬架皇皇丹詔書香火祝晨夜至人乘願輪間世騰神化昏衢炳一燈千燈衍夸夏聞登奎煥閣聯額言非詫孤雲卧此中萬山拜其下世祖章皇帝御筆雪嶺大魏余述祖德崇弘不少借光明留寶幢典型見大蜡堅忍立雪心詎容回我駕

密祖塋院養病度歲志魏四首

吾祖藏真地南山紫翠間瞻依酬宿願灑埽得餘閒滴乳巖泉吐千峰螺髻環悄然成獨立燈影照松關

完玉堂詩集 卷五

朝宗有法海靈勝甲東南花雨交晨梵鐘聲散夕嵐看雲無窘步對石作奇談霧豹何曾變酣眠生小慙岑寂余所愛心如雪裏蕉終朝親藥裹隔月檢詩瓢世事斜陽淡年光旅夢消深情煩素友問訊過溪橋芒屨三登破筇枝萬里歸壯懷消也未昨寢是耶非碧荔堪禁凍明霞亦療飢行藏宜自定執帚復先機

絕句

傍巖屋小如蝸殼縛竹牀高比鶴巢恰稱懶禪欹枕卧不知紅旭上松梢介然不肯同流俗單取古人要處看除是魯連吳札外立言容易立身難

絨札東門寅伯別號東門剪蠟燈開春曾約理紅藤拍肩飽看乳

峰瀑笑口同尋布袋僧

著地鑪埋檣柵紅擁身敗絮影蒙茸雖然風穴單丁樣也勝楊岐卧雪中

謁賀知章祠

乾坤本寥廓只讓斯人狂紫閣薦才子黃冠歸故鄉神仙聊可托湖水至今香余也游方外愛君登此堂

登天封塔

雄鎮東南一柱存凌虛日月手堪捫天開地扼山形壯風吼潮來海氣昏為下神龍無數繞鐘前佈鶴幾雙翻鸞帆珠舶蒼茫外認取青尖入此門

定玉堂詩集 卷五

采太白峰崇蘭二種寄靳司馬熊封別時許以

松煙墨相易乃系二詩

崇蘭產太白異種遺仙樵歲寒交霜雪碧葉抽素茗采采入虎穴奕奕出艾蕭孤根幸不壞幽芳良可邀遠將貽君子霞外仲久要承以綠玉盆佩以黃絲絛墨卿我好友藉以磨年歲隄廢夢已空松煙貧莫致公昔宰天都博物有精誼材取潘谷譜法按奚超製九畹托微吟十笏俟嘉惠勿露鋒鋒機請援玉帶例

讀李杲堂前輩全集并簡寅伯

愛讀杲堂冰雪卷巖房燭跋眼重揩文除客氣始稱妙詩變新聲固自佳生不同時金可鑄世何竊歎玉常埋

千秋只許寒泉老先生與寒泉老人為平生交集中酬和最多追挖家風屬我儕

歲暮寄寅伯兼致同社諸子

空山臘盡拆梅苞偏有閑愁勒歲梢雪竇乳泉空有約岳堂遺案未曾抄夢歸遼鶴三千里志在潛龍初九爻寄語江東吟社侶論詩兼且要論交

壽昌寺喜晤錢穉廉居士坐談甬江耆舊風槩時以入山省師未及造訪却有此寄

明州扼海角歷古稱名邦交友膽輪囷讀書腹脰臈一士走天下詞場鼓逢逢一諾千黃金兀不移眾咤曩窺杲堂錄耆舊風敦龐叔世抱孤操不異潯陽江埋玉泣周山鄭董墓松吹馬鬃君家兩伯仲退山翁奇服餘蘭江典

定玉堂詩集 卷五

型惟君在卓犖今無雙高義激石友熱血驚帝虎居士曾為友生收身事隴畝下筆九鼎扛東南倚半壁坐令時輩降

鴈堂喜邂逅對飯蓮花幢清言聽不倦急峽奔秋瀧我游嗟歲晚金石誰擊撞苦搜鼠噉稟雪屋篝青缸時方得一開生麗所思究未竟蠟屨入雲砭撥火煨芋子呵凍

吟山窗永結霞外契聊寫琴聲淙春來桃花渡拖杖拜

老龐

奉侍本師老人杖履游東谷一邱曠如眾峰拱秀可愛與諸同門建窳堵波于此為他年藏真計老人喜而有作恭和原韻二首

幽絕東巖塢天留一老登雲開萬古宅峰立衆叅僧要
是神丁鑿都非繪事能先賢高並峙真價許誰憑宋宏智
禪師塔

陽溪
對峙
落石泉流細披風蘭氣清仙源扶杖得谷鳥棟枝鳴亥
結龍爲一洪留山有名黃金充一國未善述家聲

鄧山寺瞻禮阿育王所造迦文舍利塔

塔樣古而奇高不滿一笏中虛函舍利外質非木鐵當
時菩提場靈光照衣絨傾寫八斛珠天龍互分奪周哉
我佛心遠被真丹國遂因劉薩訶平地忽湧出不夏綴
碧爪未秋垂朱橘或看鳳皇卵又變玻璃月余來償夙
願戊寅之人日足履八吉祥地名手炷梅檀鉢墮戶睨而

完玉堂詩集卷五

五

窺一顆摩尼活似定却不定欲掇那可掇回首蔚藍天
紫雲覆山額

賀李真祠古柏

天寶年間柏應同逸老看心空涵月魄皮剝落風湍古
綠壓窗秀新香飄瓦寒祇愁雷雨夜飛去霽雲端

宿三餘草堂次舒後邨韻簡亦姜豈羅

雨打春燈興已慵西溪又阻探梅筇愁多不刻三條燭
夢冷偏驚幾杵鐘狂客祠連衣帶水美人花近玉簪峰
草堂之東即賀知章祠庭中
石筍峯畔綠苔梅一樹歲開君家兄弟情難忘頓頓伊蒲爲我供

客牕

最無聊爾檢詩籤吟句先將晴意占帶溼鐘聲猶覺重

受寒燈燄不能尖鴨頭已染長江水燕子將歸小閣簾
久客似忘蓼葉苦勞生幾得蔗根甜

春雪漫興倣歐陽公體

款臘曾無一朵開拘春三度雪皚皚春後作寒
謗曰如春儘教客子
添騷屑頗耐東君費剪裁松火烘毫吟野寺羶巾勒馬
看西臺甲戌夏余游五臺至西臺遇大雪馬上寒栗
乙亥冬客吳門野看寺雪後同惠仲孺聯句甬江頓漲三篙綠
却羨漁翁捲釣回

登招寶山

一山屹立海之角碎蹋夕陽絕頂登既吞復吐水澎湃
欲翥還伏風掀騰蓬萊咫尺鶴可跨溟渤清淺桴宜乘
我思釣鼈任公子倚空長嘯無人應

完玉堂詩集卷五

六

蛟門

十丈帆張五兩風笑談間已出蛟宮兩拳石束波爭立
一隙門開天忽東雲壓鼈頭蓬島黑日翻魚眼舵樓紅
平生夷險經曾慣要吐胸襟浩蕩中

翁洲一名舟山 國朝新置定海
縣相傳葛稚川曾煉藥于此

海繞蒼山山繞城何年一股割蓬瀛無多賈舶旋分市
也有涂田可派耕縣治蕭閑如堊寺居民魯健卽屯兵
我來欲訪仙翁藥笑聽雲中雞犬聲

從洪簡民覓小猴

杜老也曾乞叅軍諒不慳一拳能解贈終歲破愁顏月
碣懸枝嘯秋窗捫蝨開海山游已倦呼守我松關

宿祖印寺與寓谷兄話廬山之勝因懷心壁同

門

偶泛山槎碧海灣琉璃燈底話廬山如龍松卧五峰下
似扇桃開四月間雲吐香爐供几案風吹瀑布洗心顏
天應憐我平生志挂搭開先老不還

蓮花洋

汪汪漭漭天無涯混茫一氣凌虛騰欲怒不怒風助吼
有意無意雲週遮前浪未跋後浪展高篷忽轉低篷斜
槌鉦碗拔滄洲巖巖眼箕簸東南遐船頭劈破萬漚泡
舵牙劃落千盤渦晦陰交互隱玉蝀光彩恍惚翻金鴉
飢蛟涎翳修羅鏡長鯨尾掉義和車鼓聲斷續鼉奮擊

完玉堂詩集

卷五

七

珠影出沒龍爭拏預愁吐月戲赤蜂旋駭掣鯉迴蒼鴛
總戎箭送青雀舫謂船也樓插絳戟窗碧紗坐安幾曾離
石研吟渴時復呼閨茶丈夫抗志隘八極豈類禪蟲與
井蛙五湖三江頗游涉眎彼身世同浮苴茲焉濯足事
汗漫酸魂寒魄消些些我思伸口快一吸珊瑚露出紅
槎枒然後變爲述作手筆力浩瀚飛奇葩渺乎潘陸盡
却步望之特地興咨嗟不爾便借老鐵笛半空裂卷龜
蚪蝦荒唐采藥笑徐福聰明學琴憐伯牙安期麻姑未
達道但見三度栽桑麻必也胸中納全海恬養歲久澄
而注炯然氣吐虹萬丈架梁直到壺仙家相傳昔者載
大士于此簪滿高蓮花日本長老始驚異拜送大士栖

洛伽累朝香火遠崇奉夷夏縉白來交加憑誠抱信不
知險聞名親像相矜譁微茫島山莫可辨疑是四岸蹲
蝦蟇梅岑孤絕湧寒翠琳宮金剎團朱霞倏驚石尤逞
威角雷砰雪卷顛驕駟舵師眼瞪若星大鉞盤捧定猶
吁啞勢猛排倒亂山岳力壯蕩涵渾泥沙我方披襟獨
坦腹巴牋投語晶宮衙地維雖傾涵聖量朝宗終古無
淫哇往來朝夕示忠信沐浴烏兔收精華慢欺懶禪守
枯寂一念矻弗輕萌芽試歆瓦鉢逞狡獪燃犀毋悔施
鞭撻天吳紫鳳領勅旨喝風好好吹絮絮縱觀坎德窮
詭怪此游堪許平生誇

老龍窪

完玉堂詩集

卷五

八

破浪排天入杳冥雷砰電闕定中聽槍迴風馬俄千里
飄轉靈旂仗六丁蛟母漾珠驚月白鯨魚張戟奪山青
庸人不解吾詩語請讀牀頭山海經

磐陀石

擎出波心手掌平我來趺坐證三生善財參後無人到
閒殺峰頭雪浪聲

寶陀寺得詩二首卽似潮音兄

彈壓洪波古道場蓮花現瑞自蕭梁誌載梁貞明二年日本僧
大津鐵蓮花開滿舟不得前詳
送洛伽蓮有石牛浮水噴雲慈雲不散六殊勝海印常懸八吉
祥珠白月盤獻龍女血紅日馭浴扶桑可知大士分身
處只在蒼茫水一方

杯渡南來情亦深洗空雙眼聽潮音卷回石穴層層雪
蹋去灘沙步步金纔憶五峰歸化字余方游清涼又凌孤岸暢
虛襟名山偏解留人住細雨松窗自在吟

有感寄毛大可先生

好學世無幾苦心惟自知磨礱須畏友鍼芥得名師汲
古波瀾大鉏荒歲月遲迢迢有孤夢夢到白蓮池
昔覽鴈門勝今爲滄海游驚波天反側絕域雨綢繆談
虎五峰寺題詩萬斛舟楊長洪民兩知已刻骨意難酬
四十氣方壯鏡中驚白髭大都催病客豈必坐吟詩法
社秋難挽雲泉老更宜何須買金鑷留樣報心知

廈門竹枝詞

完玉堂詩集卷五

九

海山栽葉海波平二十年前此用兵夢破槐根成底事
向人羞說古田橫

梅花白時洋船開閩地梅花十二月即開荔枝紅時洋船來開時不管

梅花惱來時只怕荔枝哈

照人似鏡暹羅碗切玉如泥日本刀白晝難看黑鬼子

綠瓶好買酒紅毛

虎罇是蟹綠螯長龍蟲如蟲黑殼香三月臺灣船隻到

西瓜甘美勝冰鑪

開元寺在漳州府

紫芝山下寺消暑頗清嘉門掩峰千疊天傾海一涯
饒烏葉荔索笑佛桑花客到蠻鄉懶詩瓢挂樹斜

烏葉

日啖晶丸百哦詩品得中等夷宋家白壓倒狀元紅甜
雪肝腸化頑仙夢想空年來傳遠貢不用趕船風

贈彭艾菴居士

番禺有陳屈詩筆擅風騷皆與先生好知爲體格高天
清桐葉雨秋壯海門濤標舉如孤鶴聲聞在九皋
自古英雄士偏多尚友情劍埋光閃爍驥老氣縱橫布
諾千金重荆名萬戶輕投交應未晚一日盡平生

荔枝

將軍挂綠福州強烏葉臨漳差足當興化狀元紅亦好

蔡家只譜朱家香蔡君謨荔枝譜以泉州朱家香爲第一

完玉堂詩集卷五

十一

仙露凝成碧玉胎甘香沁齒久重回阿環一笑何常錯
直得三郎傾國來

天猶憐我一枯禪正及紅香小暑前日啗晶丸過三百

蠻鄉操作老游仙

婢呼碧柰與黃姑李名龍眼從來喚作奴若較吾吳五月

白吾鄉楊梅白者更佳雙鮮品價要齊驅

萬安橋俗呼洛陽橋

豁達萬山口秋潮怒馬來我何臨海角想見濟川才日

落龍鼉見天長鴻雁回浪游無藉甚眼爲蔡公開有忠憲公祠

三忠祠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

播越無全業艱危不顧身厓山傾一旅柴市接三仁棋

到殘難算金從鍊後真崇祠妥海角歲歲薦香蘋

楓亭

雨色前山白炊煙小店青沿邨多荔樹隨意宿楓亭風
味堪游紀詩心閑自靈未曾嘗勝畫雜文又手問畦丁

烏龍江

秋氣颯以厲江光似古刀西風吹短鬚晚浪截輕舸城
郭面五虎名山樓臺負一鰲名峰雄藩今已矣舊府長蓬蒿

三山送郁滄浪還武林

君家西子湖之濱歸去秋好堪吟詩莼絲吐水碧正美
楓葉著霜紅未遲海外文章歎奇絕君有臺灣游紀及人生
離合知有時臨別那須作悲語白華補出風人思

完玉堂詩集

卷五

士

朱層山寓晤晉江吳魚男手寫梅花一幅見貽

作此答之

商簾滿榕城榕葉不到地獨客先驚秋歸心隨燕翅我
友尼我行謂層山一榻爲我置得與延陵君晤對成樂事天
方行剝運造物等兒戲文章在千古何必爭一第時吳落第至泣
下數錢雇筍輿撥雲上山寺洗心扣老禪點頭悟佛意
興來寫梅花冰雪灑胸次陡覺單衣香旋動苦吟思一
字換一花定交從此始

諫果

樹頭落青子樹底著紅鹽雅愛吳儂製清回貝齒甘農
書稱敢諫茶品得新叅閩俗春爲醬閩人不解點茶誤作醬誤家家論檐

檐

鼓山

名山尋石鼓松翠接丹梯海色秋鐘外江聲落日西主
人一耆舊家法半雲栖喝水巖前石多情待我題

黯淡灘

水性不受窘人宜老似灘蒼山蜿蜒曲白晝雷霆寒萬
石萬夫却一呼一寸盤懶僧坐船尾只撚雪髭看

仙霞嶺

一關天設險閩甸此其咽喉礮懸雲反紆迴學蟻穿山
垠餘戰骨虎落斷人煙殘壘斜陽裏經過亦愴然

江郎三片石

相傳江氏兄弟三人鍊真于此遂化爲石

完玉堂詩集

卷五

士

三片蒼寒玉江郎鍊得成倚空閒自立老眼看多情日
漾蓮金葉雲遮屏水晶倘然能點首我欲語平生

登嚴子陵先生釣臺

釣魚臺尚在歡喜一停帆天子腹雖大先生足不凡白
鷗聚秋瀨紅葉散高巖獨坐忘歸去清風冷夾衫

拔壩

百夫叫呶亂鵝鴨一夫鵠峙催高歌粗繩十丈挽船尾
輪車蟻旋懸坡陀披衣露立夜正午半規壁月銜寒波
余雖無力以意送膠黏枯葉看如何初愁王陽疲馬上
峻坂忽驚陶侃破壁龍騰梭

過萬開遠白雲莊

相思只隔一方水撥棹堪憐十日春雨洗妝鏡小試
煙搓柳眼未曾勻袖中詩卷看誰敵堂上衣冠拜尚新
雨上風俗歲朝供祖
先像至上元乃撤
也自是射龍遺烈在夜珠常照擁書人射龍將
軍開遠

巫麓筠寓齋話舊

故人出宰荔枝鄉車笠相逢情話長猛虎渡河堪作頌
蒼蠅點玉竟無妨時公
謫清風一榻茶煙細小閣雙桐暑雨
涼要學淵明成傲吏菊松歸去未全荒

張超然登鄉薦第一喜贈

烏龍江淨鋪練光巨鰲峰高突雲上山川之氣鍾有人
力不可爭步寧讓張郎才本天下才筆端久夢奇花放

完玉堂詩集卷五

三

包羅星宿爲心胸窮研經史作醯醬好奇偏喜僑冷鄉
立俗那肯學時樣貧如司馬也風流狂比子陵尤倔強
但逢豪士縱詼諧常被庸人譏傲妄憶昔京華同聚首
敝裘寒衾頗跌宕紫丁花下封醉侯白蓮社中拜詩將
兩京賦出雪繭貴四愁咏好紅兒唱不踴而走名自喧
欲伸反縮價益長驚鷗儔侶儘綢繆玉帛公卿盛延訪
有時如雷發孤憤千金琴碎誰能抗或復劃壁旂亭間
大笑落帽興亦壯今季閩南秋槐黃忽爾披帷笑相向
綈袍戀戀故人意霜鬢蕭蕭病鶴狀君乃軟言慰藉余
歸山計左漫惆悵詎知碧翁真愛才百尺蒼松特培養
一朝風雲傳鱗甲變化飛騰解其榜借山道人眠山窗

拭眼始見朝日亮文章自古有公道斯舉則爲士林揚
戰勝者懼分固宜乘勢取捷理所當况當朝廷需才急
勲業旂常焉可量曲江躍馬看杏花鑾坡拖錦含雞鄉
君家譜牒又一新跂脚望君傳吾黨

輓錢穉康

壯懷磊砢氣騰騫豈料生無再見緣尚古深情今日少
法門好事幾人傳雨飄書幌銘旌溼蛛網琴牀神理綿
記得依依春柳夜籠燈送我上江船

伯夷叔齊

揖讓方爲孝依違豈是忠一言明大義萬古扇清風歌
望黃虞遠心甘薇蕨同周家成帝業容死在山中

完玉堂詩集卷五

四

西施

稽山青似髻耶水碧于銀誰道捧心女竟爲傾國人舞
矜迴雪豔歌愛采蓮新載入五湖去東家徒效顰

王嬙

顏色本殊衆幾回對鏡疑行辭漢殿去立斬畫工遲明
節焉支重芳心青艸知從來安社稷寧止用蛾眉

綠珠

嘗讀晉朝史風流事可傷一朝墮樓影千載如花香金
谷繁華盡明珠聲價儂季倫豪不悔名並美人影

寄梅溪菴主

谷飲邱棲三十年冰枯雪老骨嶙然夜來湧出一丸月

浸徹梅花香滿天

題荻蘆圖

沈家舊宅最清幽鏡裏溪光蘆荻洲溪上白鷗俱識我
煙中常放釣魚舟

白蘋花姚平山分贈

白蘋香且潔皎皎市汀洲宜與風人采洵堪俎豆羞兩
餘明雪鏡日落隱沙鷗好友能分贈玩之散百憂

題鄭芷畦擁書圖

紫蕉衫漆四香勻左右圖書與古鄰何必身為八州督
神仙要是讀書人

題覆千樹子調獅圖

完玉堂詩集 卷五

不摘楊花不釣鯉閒坐看他弄獅子貓兒狗兒且走開
哮吼一聲從地起

立春

臘盡慳三白今朝鞭土牛勾萌餘凍壤澆澍動溪流午
飯無青甲邨童換綵緌一枝筇竹在應躡紫霞邱

雪夜宿賦清草堂與張吟樵先生同賦

潮落春申浦偶垂雪夜船笑披白鶴氅吟到玉梅前老
惜知交寡情深象古賢寒光凝不去流照燭花妍
江東人一个勇退興猶賒課子唯黃卷娛親有白華舟
牽岸影闊風過釣絲斜笑下曾眠榻分牋賸八叉

縛筇簪為筆作草書頗有風格

漆翰何須紫兔毫縛來錦箴有風標雖非顏老鼠鬚動
猶勝董家楊柳條

南渚畫扇三橋索題

病裏心情儘自閒碧雲紅樹掩雙關瘦腰一把憑烏几
只寫元人沒骨山

人日有懷查查田先生

人日春如許春陰黯不開地偏無驛使誰寄隴頭梅世
事知貞吉天心自復來查田味禪悅詩律晚堪推

送林鳳溪明府

夙昔耽微尚林泉希古修謬承丹鳳詔吟老玉京秋車
笠敦風義芝蘭數倡酬貴座主河東舉賢原中翰張超然明府皆授文許之契乞身歸舊隱

完玉堂詩集 卷五

揖讓有賢侯

地僻人風薄君如烹小鮮彈琴有餘暇飲水只三年黃
口咸華育青衿分俸錢平湖有嬰堂公置田捐米存活甚多歲暮分俸給貧士東湖湖上月

常照夜談禪

衰艸斜陽外依依惜別情青山迎五馬紅葉照雙旌聖
主勤宵旰御屏書姓名東甌名勝在王謝繼嘉聲

春雪

瑞花飛五出夜半峭寒生似欲禁梅白微聞折竹聲瓊
林迷近遠銀界蕩空明夢想屏風疊中天正練橫

清豫堂論詩

麗則風斯眇雅言婉以葩苦吟生妙悟鍊格自成家天
同于湯谷姚敏園葉侍室笠亭陸文超南香松樹硯清魚滄兼似沈東未陸循輝鍾蒼龍威會鵲南

上雲霞貴人間錦繡誇神仙換金骨無復事鈴華

雪齋

雪霽山光近春寒鳥語空哀年唯一嬾睡起紙窗紅薄
俗宜逃劫浮交悔借叢庭中瘦綠萼悄悄待東風

復雪

柳綿蓋碧蘚玉屑壓黃荂何事陰常閉多疑陽未交雲
驅龍戲海鐘引鶴歸巢却羨垂竿叟青簑入畫梢

元宵後葉待堂書齋同于湯谷姚述細劉書升
佳節春纔涉餘寒氣未和良朋貪把話冒雨亦來過辨
體親風雅虛懷尚琢磨青燈照白髮永夕樂婆娑

三蕉書屋詩為陳簡亭作

完玉詩集 卷五

七

懷素種蕉百學書代麥光絕詎成草聖聲價亦已昂隱
侯惜瓊枝為文彈蒼質逸情抒嘉藻韻事入典章陳氏
有世德居近尊鱸鄉耐翁秉微尚風義達四方簡亭更
卓犖苦志縫螢囊恂恂而儒雅的是三魚甥家傳四庫
書手澤加丹黃閣帖撫八法顏柳追鍾王書屋簷以深
湘簾犀押將窗前三本蕉扶天葉昌昌正當炎赫日綠
陰竟簾牀有時疎雨來聽之心冰涼不勞蒲葵扇把弄
嗤王濛底用白龍皮豪侈擬贊皇
李贊皇威靈客以白龍皮浸水舉座皆寒栗行看
數奇葩結子黃且香非特作佳話聿為高門慶衰年坐
枯木研田久矣荒撚髭和傑倡自訝格調生

題陶靖節像

賦得歸來總任真蓮花社裏往還頻南山只在東籬下
不負區區漉酒巾

附見汪氏五兄長大弟鄭賢彭澤歸來只醉眠籬下黃花門外柳秋光何似我眼前

林鳳溪明府生日過寺飯僧放生賦贈

莫唱王郎所劒歌浮雲幻影似微波祇看挈榼提壺處
敲蒂甘棠舊蔭多

風神奕奕鬚青青每放扁舟繫柳汀魚梵佛香傳逸事
東湖卽是峴山亭

飯僧山寺放魚禽仁者之心卽佛心游泳飛騰咸暢遂
涼風落日水浮金

把似松窗和杜詩襟懷浩蕩骨離奇愛君龍馬精神在

完玉詩集 卷五

八

會見追風刷電時

陸熙菴招集茂脩書屋看桂

奇篠迷巖穴參差倚桂叢清秋綻金粟香雨晝惺忪閣
住碧雲影
是日欲雨不雨婆娑白髮翁
同座嚴西武張望之袁鳴嶺陸觀成及余皆年邁七十吟詩紀

幽勝劃入小山中

胡原仲邨莊看芙蓉

郊外秋光好沿緣葭菼洲靚妝臨矮檻醉顚俯清流老
嬾晉支遁高懷馬少游盤餐取直率竟日爲淹留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綠瓊集 卷六

御舟應制畢賜砥石研

砥石山開小硯田溫于綠玉嫩于煙摩挲忽拜

君王賜不用沅衣學米顛

欽賜製研說手卷

天地生材豈偶然得逢

聖賞亦奇緣文章書法真雙絕藏在名山萬古傳

天童拜別本師老人

苦志希前烈微名達 聖聰覽離青嶂影難別白頭翁

完玉堂詩集 卷六

驚轉叢篁碧花飛乳竇紅把茆吾事了寧肯負松風

應召入都留別一二知己

裴回碧溪步澹蕩白雲心偶爾應明詔故人知我深風

帆逐歸鴈水閣鳴時禽一笠曾無繫終當返舊林

錫山晚泊

一雨洗煩暑晚來天氣清煙光多在柳山色不遮城佳

釀資泉味停舟問客程桃花暖浪裏羽葆憶吟聲

渡楊子江

澹煙凝落日渺渺一帆揚山浴青螺小江鋪白練光春

中隨鳳舸衣染御爐香北去三千里涼蟾引夢長

銅雀臺

阿瞞真可人傷心在一語爵臺貯綺羅望見墓田處碑

書漢將軍金贖蔡氏女父子鞍馬間雅藻出機杼抗言

駭雲龍赤松渺何許魏武詩駭六龍上天
門飲玉漿對赤松歌舞化埃塵西陵多

狐鼠漳水自東流閒愁觸行旅

取道大梁泥水梗路甘鴻舒廉訪使許以駿騎

相送賦此志感

閩海論詩水乳投相思煙月五經秋天低嵩嶽連雲色

地劃黃河繞郡流高義有懷魏公子深情不減庾江州

底須更下窮途淚許送絮絮到鳳樓

盧生祠

康衢塵埃北厦屋耀朱丹高柳布濃蔭方池俯清湍大

完玉堂詩集 卷六

書盧生祠好事資游觀前供呂洞賓後坐鍾離權盧生

尚高枕目閉脚不蟠夢中儘熱鬧覺後徒清寒可憐夢

與覺萬古皆愁端我曾了諸幻鏡裏空花殘一笑日亭

午鞭驢過邯鄲

應 詔詩二十首 有序

僧元璟憶自夏炎過趨鳳闕逮乎秋爽始抵玉

京蓋以遠途跋涉飲食失調疾發河魚未能謁觀

時惟

聖駕避暑塞外校獵祁連乃于季秋被見暢春園謝

恩乞歸伏蒙

皇上天地寬畝溫綸慰獎命內大人佛寶送在崇福寺棲

止 詔曰留爾在京以備顧問善自調養無庸苦

辭閒可賦詩以副朕懷恭惟

鑒輅西巡省方咨嶽仰承 恩詔曷勝感愧香前月下

翹首低吟積有廿篇深慙蕪拙爰抒片曝之私敢
頌

離明之鑒云

銜命趨丹闕寧辭酷暑蒸跨驢頻晝睡見月必晨興水

影迷爪龍風香過素脰人隨秋共到洗掌禮然燈

玉帳移涼館瑤臺出上蘭丹山朝舞鳳碧樹夕巢鸞賦

許揚雄獻桃分方朔餐

聖朝多盛事吟望彩雲端

完玉堂詩集 卷六

三

壁月如規滿寒鳥不定棲漸升金掌上忽照玉河西攬

轡追梁苑 六月中取道大梁入都 畏熱每于月下早發 彈琴思碧溪清光曾一鑒高

閣詠新題 金山江天閣家 恩召 對佛讀 御製新詩

上苑通瑤圃羣峰擁翠嵐芝生齋殿紫水近玉泉甘慰

問高天霽承恩湛露覃樗材真自愧頂祝向珠龕

金碧城南寺煙霞柳巷 崇福寺地 係古柳湖 六時清梵接一鉢古

風存簾卷山圍閣鐘鳴月到門有枝棲倦羽蕉夢了無

痕

有策難驅病無人識舊顏神清如凍鶴骨瘦比秋山把

卷偏滋睡辭醫只閉關

君恩深且重暫許養閒閒

彌天慚浪迹片笠寄雲房研冰籠煤火燈昏借雪光撐

腸老米飯養胃斷齋湯伏想青陽近南還蕨筍香

此身雲不異袖手但看雲出岫遠一片歸山閒幾分日

數紅郁郁風散白粉粉却笑陶弘景何妨持贈君

預卜豐年瑞瓊葩降孟冬新寒禁鳥語積素聳山容擁

絮時煨芋哦詩聽灑松遙思

六龍駕覽古入唐封

古柏幾千年翠流難老泉

太原叔虞祠有古柏二株晉水出難老泉源

據鞍應見賞

憂玉有新篇儉德叔虞始雄圖重耳傳斗樞躔紫炁拜

舞正喧闐

朔地土囊近常吹括地風登臺誰作賦拔木可稱雄白

完玉堂詩集 卷六

四

日黃塵外緇衣紫陌中省方勞

萬乘此際到河東

蓮花峰拔地中古但遙祠功格軒轅上精神白帝知焚

柴珥玉節刻石繞鸞旂盛典垂千禩寧須訪具茨

河山雄百二宮闕古皇州紫氣入關滿黃圖一覽收太

平施雨露父老徧歌謳駿足追風電無為遮道留

禹鑿龍門險黃河繞汴迴君王愛詞賦侍從有鄒枚修

竹問斜照高原留吹臺

翠華臨幸處倚馬見奇才

峻德尊中嶽登封佳氣饒靈辰陳玉帛雅樂奏蕭韶芝

蓋喬雲護金泥祖寺標

嵩山少林寺為初祖達摩大師道場曾賜御書匾額

三聲呼

萬歲知是百靈朝

南榮冬日至客飯未能加詩益唯藏藥盆梅也試花書
雲尋筆格炙背向檐牙出世原忘世悠然閱歲華

禪餘無箇事綠玉浴來腴思賜石研
溫潤益豐賜帖恭臨揭濡毫
作楷模賜淵鑒齊法帖八體
六法靡不兼擅神光炳道德仙骨換麻姑終媿塗

鴉手芭蕉費百株

詩思逢冬瘦中宵吟轉清星稀鵲自遠露滴鶴先鳴憶
在黃金壩題頌 玉案成春中隨 駕至黃金壩召登 御舟命賦維
揚兩家詩曰僧秋得二句而 聖製先成矣

喜看天一笑千古沐殊榮

世祖開昌運明心佛心丹書徵宿老順治十六年師祖道志應
詔于萬善殿說法結冬

銀榜耀山林天章叢林有 世祖章皇帝御
書匾額二 今上御書匾二業纂重光永恩叨三

完玉堂詩集 卷六

五

世深白頭千里札鄭重抵南金

曾應蕉園供華幢傍紫宸癸酉春召入萬善殿禮
大悲懺恭祝 聖壽宮花散雲漢

仙樂出松筠天亦憐疎放人應恕率真一山許歸老長

頌萬年春

過崇效寺贈雪公

雪消泥滑滑曳杖叩雙關愛此數竿竹令人竟日閒吟
詩傳白社說法又青山羹味餘甘美鄉愁一倍刪

簡王中允麓臺

高名今古雨中允三絕風流詩畫禪好事玉堂傳妙蹟

匡床犀塵悟生緣京塵喧熱無裴迪婁水清漪有輞川

我亦蓬萊遊戲耳那知玩世有神仙

人日

風光漸好旅愁寬人日裁詩一笑看幸有殘書遮老眼
何來生菜試春梓庭前柏子還禁凍盆裏梅花可耐寒
讀古遠慙蘧伯玉知非年到卷懷難

聞陸南田披緇入法喜而却寄

別來已如昨消息果然真藝苑失名士禪林得故人金
刀除髮淨白瓊製衣新悟了安心法歸山好結鄰

劉大山太史見過

古寺在人境幽寂如山却落葉繞庭際秋花照籬根劉
公文章伯步履款松門郁郁蔥蘭氣歷歷鸞鶴言知已
豈易得虛名非所論笑指天畔月印水無留痕

完玉堂詩集 卷六

六

得陸端齋札

半年塵土斷雲鴻噩夢將消鄉夢通阮籍沉酣稱達士
曹瞞殘忌號奸雄干將到底為龍去灑灑何曾在峽中
一緇芒屨七尺杖不妨我作信天翁

答徐文虎

偉長詩骨玉森森顧我城南祗樹林入夢幾人飛白鳳
登臺終古弔黃金塵中歲月愁將老霞外心期話自深
若得把茆靈谷近瘦梅花底共清吟

斑衣舞三章章四句為雲在青賦

母兮離子啼斷猿腸子兮別母戎馬元黃
落花辭蒂隨風飄揚天南地北淚結冰霜

卅年一日得見阿孃珠還合浦鳳鳴高岡

禽言六章

條桑綠牟麥黃倉鷦鳴好插秧

倉庚

南亦鷽鷽北亦鷽鷽犬噉頭欲徒東海惡聲難改鷽

百鳥一舌一舌百鳥譏人則巧

百舌

河水大脫布袴蛇相憐一步一顧

脫布袴

行不得也哥哥白日射影短短狐渤海塵埃太行風波

行不得也哥哥

鷽鷽

狗苟蠅營寂寞鷽聲竹孫桐乳不如歸去

子規

立春日作

乍整東皇駕丕揚太乙靈雲凝雙闕紫雪晃一峰青病

完玉堂詩集

卷六

七

客蕉心卷芳林鷽夢醒高眠人世外紅旭到牕櫺

花朝前六日陳恬菴西爽樓雅集

帝城少登覽幽曠此樓偏宮闕晴雲外林巒夕照邊主

人况儒雅改席儘流連花信催詩興臨風一灑然

紅泛雙螺甲青看一桁山誰知倦游客今日暫開顏玩

世宜高隱論才自古艱賢臺在何處春艸有無間

送陳立齋之高明

風物皆奇美粵東古所聞柑如彌勒手蝶是鮑姑裙雷

葛行春著蘭香退食焚送君誰不羨傳誦有詩文

送王紫詮觀察之任永嘉

使君才地兩堪誇雲外雙旌指永嘉玩月一亭留鳥嶼

吟詩兩袖領鶯花名山於越連甌越勝事王家與謝家
他日攜筇定相訪龍湫閒看水簾斜

過慈仁寺看單瓣白桃花同楊次也陸巢雲胡

筆廬陳曾起

天上留奇豔人間開俗妝潭潭尋古寺皎皎倚斜陽蝶

自羞金粉鶯猶避雪光無心競紅紫只合引劉郎

閨浴佛日陳編修山堂招同陸麟度胡國期陳

恬菴陳曾起倪仲培許濯山分賦

義和正迂轡嘉會猶能續紫磨萬古身香水兩度浴惟

我大覺師苦心成絕學悲憫及四生神跡示五濁燕都

浩風塵習染最難離茲日亦歸仁家家斷割剝蕭山太

完玉堂詩集

卷六

八

史公前身是金粟伊蒲延杜多無生話曲衆座中盡名

士庾蓮映裴玉應結法喜緣共理雙輪足

送孟舍人致仕歸廬龍

方朔在金門伍公稱知己琴高事涓彭淥波乘赤鯉情

澹遊天倪身閑悟物理古來達道人功名如敝屣東指

孤竹鄉棗花香正美拂衣歸去來何必秋風起

白杜鵑花

簡周象筌

異種天然色相空可知來自雪山中玲瓏亞並芬陀影

皎潔曾參優鉢叢豈是有心矜俗豔偶因獨立後春風

花間忍聽同名鳥苦勸人歸口滴紅

陳秋田謁選都門閨浴佛日家報來喜得丈夫

子其同年楊次也命名曰選郎輦下諸公舉賦
詩稱賀余亦得四律

選官金馬坊浴佛水花香錦字傳飛鴈芳閨報弄璋月
明珠子出桐乳鳳雛將一笑占雙吉佳名雲漢章
我方選詩暇又賦選郎詩裴楷生裴憲義之有獻之犀
錢小應桂玉果遠堪貽待到明年夏花間取印時
嬾殘分芋子寶誌識麒麟不具半頭眼誰傳特達人掌
中珠自責腰下綬方新肯作金湯事寧愁吾道貧
阿翁才筆健早歲蹋青雲是子鍾神秀他年定軼羣葩
經傳手澤袞服接香薰笑看眉間色朝來黃十分

寄陸坡星秀才

完玉堂詩集 卷六

九

秋風起涼吹落葉何蕭索相思月半丸故人天一角白
璧不自銜碧蹄未曾躍好著祖生鞭豐臺看芍藥

遣興四首

獨客經春愁似海掀簾社燕又來時市中誰賞千金帚
老去剛存一卷詩露井吐桃紅灼灼禁煙染柳碧差差
蕭然片笠無端甚兩度聽鶯到鳳池

閉戶不知春已半粥香錫白禁煙時盛朝何地無才子
有客褰帷誦好詩駿馬追風朱汗出文魚躍藻錦鱗差
未能策蹇去相訪一片雲停太液池

旅食京華雙鬢改杜機何異住山時身如病鶴唯耽睡
目送歸鴻嬾賦詩柏子爐中常縹緲梅花笛裏自參差

幾回夢到樓心處千箇琅玕一曲池

阿誰忽唱江南樂正是柔腸欲斷時花裏提壺疑勸酒
桑間布穀解催詩却歌社舞情偏劇漁弟樵哥話有差
燕地春光容易老幾人能醉習家池

題桃花冊子

天台洞口武陵溪只恐游人去自迷不若道場山頂望
紅雲十里夕陽低

題畫海棠

肉映紅紗粉映腮蜀王府裏遠分栽東風無力唯貪睡
却被流鶯喚醒來

晉帖

完玉堂詩集 卷六

十

醉本是蘭亭精工遺教經臨摹作師法道勁不娉婷古
錦重裝帙名花日供瓶無人能鑒賞一老共忘形

西洋刀

偶到廈門市買來三寸刀寒光凝白雪重價自紅毛切
玉才堪試屠龍技久韜相將事書札錄錄不知勞

鶴翎扇

蹁躑雙白鶴底事離青城逸翮被人剪因風製筆輕江
蓬搖有影松月寫無聲遠愧武侯手指麾成大名

水晶蝦蟇

咄嗟爾三足也復遂平生吞月上銀漢爬沙化水晶今
歸散花室靜聽讀經聲我老睡難著不須更打更

桃絲竹枝

銀角小桃枝丹邱仙子貽聊爲驅鼠用未怪化龍遲
直風霜老璘試水玉滋懶禪無氣力說法讓盲師

范聲佩之官輝縣走筆送之

櫻桃花發黃鸝語三月春光正韶美忽聞花下紫駟嘶
君來別我赴淇水君家嶽嶽文正公勲業千秋光冊史
先憂後樂聖賢心報國澤民皆在是再復漪漪綠竹篇
瑟兮惻兮頌君子君懷一片玉壺冰自此家聲重振起
古來贈別多有言把袂依依夕陽裏移風易俗惟其誠
不愧睢陽門下士

謂湯潛庵先生也

題樓儼若漁舟吹笛圖

完玉堂詩集 卷六

十一

君才清且麗君貌豐而古懶上北闕書不射南山虎扁
舟泛滄浪片笠寫漁父時飲笛一聲水立瘦蛟舞所嗟
知音稀有奇未曾吐蒼陵白露間斯意雅足取我將賦
歸歟呼鷗作盟主

送儼若歸雲間

繡虎才華威鳳姿時過冷寺慰支離春明門外連芳艸
青眼高歌望阿誰

右文天子啓翹材餘子紛紛橐筆來玉白花紅君不少

一鞭何事獨南回

金水橋邊牽別袂棗花香裏羨歸蹤君恩難繫巢雲夢

一夜隨君到九峰

送陳秋田之官荔浦

伯樂立虞坂騏驥非驚駘中郎坐柯亭椽竹是美材知
音豈易遘亮節那可回所以磊落士拔劍歌聲哀 聖
主今右文八紘天網該筆札給東馬館閣延鄒枚遊幸
必侍從賡歌揚明哉錦袍喜共奪玉局慚後來桂枝與
翠羽莫不憐君才銅章領僻縣莫不爲君咍遺世之嬾
禪禪心一寸灰朱絃無復理牛糞煨芋魁

朔風粗以厲冬日短且寒君今向遠徼相送爲情難去
秋來國門鼓吹喧詞壇題襟有胡國陸 臭味同芝蘭

分曹咏社燕北斗橫闌干連袂看天桃香塵拂馬鞍爲
親徇五斗低頭就一官官程七千里瘴氣如露溽繾綣

完玉堂詩集 卷六

十一

復繾綣孤雲天一端執手岐路側君言殊自安蒙山擁
晴翠灘水激清湍攤書榕葉綠得句荔子丹

寄上方山筠客長老

大小房山有上方山中結隱最徬佯星陀高得繙經石
水洞深留洗藥牀老鶴欲眠松子落俗人不到牡丹香
上方山有樹星陀雲水洞春深牡丹花最盛 道心日長塵心斷不用金膏壽自長

柏

孤柏有貞操凌霜色更妍空庭無烈日細葉款新煙如
在蒼巖裏經行翠影圓秋來重結子誰會趙州禪

石榴

萬葉綠如剪孤花紅欲燒直堪消客夢聊爾挂詩瓢海

外移根遠房中孕子饒却嫌懷上座多事種芭蕉

送荆晉如還金壇祝母夫人壽

去秋紫陌槐花黃披襟見君水部堂紫雲彈絲壓笛鬪酒
場風流跌蕩喜欲狂今夏棗花纂纂香束書手挽青絲
韁梅雨蒸溼火繖張問君底事匆匆忙君言有母七十
強顏如渥丹鶴髮長微祿未得恩難忘歸且上壽奉一
觴輦下卿相重義方高文麗句贈滿箱錦牋索余詩一
章庶幾屏帳生輝光余聞不覺大發棠君才特達之珪
璋將展驥足騰康莊金泥褒綸日可望有子遠邇弟鴈
行斑衣戲舞拜阿孃人生歡慶真非常君不見昔日潘
河陽花前板輿娛親歌樂康

完玉堂詩集卷六

三

詠庭中草花六絕句

索呂無黨和

綠葉茸茸間紫英不知誰錫此嘉名卧龍未出茆廬日

豈厭黃梁與菜羹

諸葛菜

當抵炎威瑣碎花一枝插向研邊斜赭鞭天子蒙加錄

贏得根頭苦味賒

黃連花

阿誰移種自西番頗耐中華霜露寒若使靈均當日見

金錢不落亦朝餐

波斯菊

秋來也有繁華處照眼亭亭一丈紅却似女珊瑚樹好

鐵絲網出月明中

一丈紅

莫言河畔天孫懶剪落秋機錦片殘葉花花相對巧

膽瓶好供老僧看

剪秋紗

抹麗由來號晚妝素馨髣髴變秋香愁含柱自多箋注

尚少紅椒詩一章

水林麗

胡筆廬分貽八珍糕服之漸覺有効詩以報之
上藥原無價刀圭製更難潔如雲母粉靈似紫金丹老
去中腸熱愁多胃口寒故人珍重意欲報乏琅玕

與劉大山太史話金陵江山風物因有結隱之

約

共話金陵勝急宜趣駕還近依後湖水老住小廬山覓
句騎驢便閉門種菜閒浮名是何物我已付癡頑
山勢尚龍蟠當年金粉殘梅花訪靈谷煖火望長干有
業皆從白無生不用丹青片煮香飯相約好同餐

完玉堂詩集卷六

齒

長生菜貽筆廬并繫四韻

青鞵躡逸步玄圃茁靈芽采此長生物堪邀上客誇芳
香同九節滋益類三桠但得後天老何勞餐絳霞

蔣樹存贈余礪邨石硯作歌紀之

學道未能消劫習一生愛硯成硯癖雖有三四端與歛
聊供揮灑無全質繡谷主人今詩伯論交十載膠投漆
家藏斗大礪邨石重之奚啻徑尺璧示客傳玩歎噴噴
我時朵頤心欲得眼光斜向硯邊射主人不言亦不亟
臨別割愛無難色文理細膩潤欲滴渾身墨繡如青鐵
方面深池具二德輕磨松煙濃瑟瑟圓轉兔毫毫不費力
狂來一掃已賤百怒猊渴驥誰能律攜來風塵徒浪跡

胸襟未寫頭髮白硯應憐我我硯惜思君感君吟日夕
君不見昔也季札遊列國腰間寶劍千金直心許徐君
挂墓柏此事至今尚稱述

胡筆廬進士病愈喜而有作

年來貧與病蛩駘互相憐今日開顏笑秋風爲灑然電
光留驥足火色上鵞肩一事尤堪喜吟情似湧泉

臂痛

筆墨居然廢呻吟兩月終無人分灼艾有鬼忌摩空笑
謝螳螂勇捷憐猿叟工我當師可祖斬斷雪花紅

齒落

勞勞厭菜甲苦苦嚼楊枝不了崩山勢空含落日悲遠

完玉堂詩集 卷六

五

游車忽脫峻坂馬難馳自此口應閉我師面壁師

不寐

天秋夜氣澄不寐曲吾肱耿耿橫河水熒熒照壁燈鶴
猶警白露魚只負寒水蒙叟遂遂說來透一層

晏起

斯世一無事衰年七不堪羈棲同越鳥懶困學吳蠶日
色樓頭迴花香簾外酣打門驚客到以此作高談

秋懷

一雨空林萬籟生幾回掩卷問秋聲漫驚桐葉下金井
欲採芙蓉向碧城人事無端傷巧詠君恩雖重悔虛名
不因衰老吟情減風雅于今少主盟

自分迂疎絕俗緣若爲塵海又三年菊花入市金風肅
兔子登筵壁月圓靠壁烏藤生白醺處囊綠綺斷朱弦
行行朔鴈隨陽去宋玉深悲搖落天

燕地偏驚秋氣多蕭蕭落葉下庭柯荊卿之後悲歌少
樂毅無如讒忌何搔首賢臺唯夕照拂衣易水有寒波
平生懷古情難已霞外西山似綠蛾

枯禪日日闔雙扉越燕翩翩盡族歸嚴栗城頭催落日
菱荷霜後敗秋衣老師白髮有餘慕好友青山如怒饑
大槩人情只趨熱偶然遁跡敢云肥

蒼茫大地變秋容病裏心情萬事慵昨夢忽醒蕉下鹿
今人所好葉公龍楓林似錦何曾看帽絮如花也不縫

完玉堂詩集 卷六

七

唯有清圓一丸月夜來猶照寺門松

洗鉢京華倦不勝吳中風物雅堪矜入秋螢白長腰米
出水鮮紅丫角菱當牖桂枝金粟綻溜匙芋子玉脂凝
閒來打算無良策歸種邨南門一稜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京師百詠 卷七

梅檀佛

片笠遊京華蕭條秋已老獨懷薰陸香爲禮梅檀寶紫雲穿禁禦清鐘落晴昊金殿飄珠幢華臺湧瓊島稽首交寂光全體見相好澄波注玻瓈滿月照瑪瑙青疊螺一尖紅浴日半杲十指兜羅錦雙眉揚鳳藻卮字印心胸水衣袒懷抱神迹本歷歷囑累非草草三界等悲濟四生極苦惱奈何疲津梁不出橫門道沐猴登廣場嬉狐踞老堡說鬼養頭陀誘人現長爪我師乎師乎魔風

完玉堂詩集 卷七

若爲掃

園上

上辛行大典八陞就陽坡翼翼鉤陳肅鏘節步過燔柴循六變奠玉備三和爲樂唯端午人來射柳多

方澤

厚載功何報琮黃鼎四方匏陶陳雅樂肥腴薦馨香度格陰中澤休承坎上光籍田昭令則率土慶千箱

國學

聲教中華重文明上國尊從來名世者只向本源論庭柏十圍老林碑異代存閒遊多古意周鼓幾回捫

黃金臺

臺以招賢築歸然尚有基千金焉足重一士亦堪師草白狡寒兔沙黃噪晚鳴我猶愛神駿懷古欲何之

郭隗

燕山秋色裏獨上黃金臺致士自隗始此言何旨哉崔巍起毫末響應如風雷重價買死骨卒獲三龍媒天下豈無士用之非其才何必賢於隗隗也良可推千載儀斯人老眼蕭然開衰草亂斜陽驚馬成羣來

樂毅

嘗觀戰國君旦夕等兒戲勢促思謀臣功成信讒計燕昭固好賢樂毅自魏至下齊七十城寧臺歸重器生平恥已雪聲名振天地二城雖不下堅持非易事惠王真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孺子愚闇違父志火牛光挾天令人增歎喟

荆軻

於期頭左提督亢圖右撥壯哉燕荆卿深入虎狼窟圖窮匕首現造物猶辟易當其繞柱時已褫秦皇魄秦暴天未數僥倖在一隙無謂劍術疎輒爲荆卿惜書生守迂論烈士狗名節所以太史公作傳炳今昔

高漸離

我讀荆卿傳嗟夫高漸離送送臨易水擊筑慷慨以悲白虹貫烈日寒風吹素衣人生感意氣生死固不解熱血沁肝目憤激何由施乃以鉛灌筑萬幸中一奇歌苦歌且樂苦樂筑自知筑聲娛祖龍天公正醉時

觀象臺

圓蓋不離尺層臺似砥平聖朝多美政驪宿最分明

金鰲玉螭

風吹弱水碧濛濛不信天邊路不通虹影斜拖鰲背紫
玉皇宮殿五雲中

景山一名萬歲山

一山擁帝座萬歲鎮皇畿嘉樹參銀漢祥雲入紫微鶯
隨仙樂嘯花帶御香飛惟有杜鵑鳥春深啼落暉

太液池

九龍池水碧連天玉螭金鰲望渺然山翠常涵明鏡裏
煙光不隔女牆邊紅橋宛轉瑤臺接紫閣逶迤銀漢懸

宋玉堂詩集 卷七

三

出

白鳥飛迴魚自躍黃鸝啼倦柳將眠花圍荷艾涼亭小
瓦麗鴛鴦別殿圓輦路日長紫草帶釣磯雨過繡苔錢
曾傳簫鼓橫汾樂不似昆明習戰年誰道蓬瀛無世界
由來閭苑有林泉

梳妝臺

李妃洗妝樓俗傳與蕭后荷花照水鏡柳葉寫煙牖試
問窳堵中彌勒開笑口

瓊花島

瑤臺遠紫碧水瓊島斜影虹霓鳳閣龍樓下上芙蓉楊
柳東西

五龍亭

太液池通黃鵠磯水晶宮殿影霏微金光日漾魚鱗碎

碧漢風迴鳳翼輦更有荷花深處好鷺鷥久立似忘機

大西天

景山西是大西天金碧光中團紫煙聞說有時來活佛
毳裘高座話因緣

白塔

青天削出玉峻嶒歷歷無梯不可登風撼金鈴翻怖鴿
竺乾僧禮萬年燈

柴市

碌碌驅車市茫茫障扇塵當時宋丞相於此獨成仁星
月歸龍馭風雷應嶽神天生好男子碧血至今新

宋玉堂詩集 卷七

四

出

銅井水味最甘為都城第一

暮汲水華碧晚汲玉乳寒人心誰及汝終歲不波瀾

太平園

衣冠無非優孟歌管未是何戡誰復金龜換酒祇堪紆
袴遊談

琉璃廠

五色琉璃製最工擔來市上誘兒童本朝法馭貂璫善
廠殿東西有緒風

太倉

眼小莫睎太倉屋眼大莫數太倉粟因因陳陳嶺嶺焉
本為國家富儲蓄帑料吏計軍夫運倉中一粒民一斛

可憐一粒如止山一粒不足答血肉君不見棘薪攢攢
倉戶閉倉鼠飽死猫不祭

金魚池

天氣清和好金魚池水香閒遊宜杜曲樂事等濠梁油
壁徵歌至銀瓶沽酒嘗誰知豪俠子忙煞鬪雞場

白雲觀

正月十九日工處機禪院於此
都人士有摩教擊真遺仙也

正家人死已千年薄俗相尋事渺然底欲顛狂傾國市
由來妄誕是神仙燒將香篆迷金殿踏去歌聲化彩煙
縱得春風吹夢醒無人和我白雲篇

望遠樓

劇孟田光不復作西園東閣誰能開得錢乘興買餅嗽

完玉堂詩集 卷七

五

牛

便踏夕陽長嘯來

報國寺集

月之朔望廿有五報國寺集看販古何異東京上巳時
洛陽橋上人織組青黃朱紫紺黑白王公士宦兵優豎
翳翳濟濟蜂戶然也有閒人閒步武山門以內地稍寬
疊亂雲霞舊章甫零星閣帖殘蠹書依稀冷攤殿兩廡
漸由東廊布翠幌銅雀金鴨傍玉虎珊瑚朝珠翡翠簪
宋爵唐琴供摸撫其最奪目樓東角洋盆洋盆頗媚斌
鬪雞酒缸久已無何者柴官哥定汝藕心錢破菱花暗
石黛硃砂剥欲腐大槩瓶爐冒宣德商彝夏鼎誰能估
西廊迤邐亦可翫米珠燕石知無數魚腸羅睺雕鏤帶

牛鐸七首摩尼杆倪黃王李跡模糊米董蘇黃欵錯迂
凡馬皆稱松雪翁頑山盡識仇實父眼眇意倦兩足酸
虛費天光悔何補從來帝京市若蜃真者難售假易買
茫茫誰是賞鑒家大笑出門日卓午

東嶽廟

東方生氣在木帝有行宮獻歲三陽泰迎春萬國同虛
空珠斗麗司職鬼神雄誰悟真元理茫茫大化中

西頂

京師春欲暮西頂鬧煙花太乙爲青帝元君字碧霞人
情微禍福香火事繁華却笑相如病遺文惑漢家

南海子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六

牛

芳草連天圓兔麋茫茫如海斷煙炊白頭宮監依僧院
猶說開元全盛時

盧溝橋

大道如弦透紫霄黃塵漠漠馬蹄驕題詩笑問桑乾水
曾有閒人過此橋

海淀

億源留福地陸海有神州銀甕山圓抱玉泉水瀟流上
林開絳殿靈園即丹丘沙繞平津墅雲連花萼樓霞光
明几研嵐翠滴簾鉤竹密全無暑洞高直似秋諸王親
翰墨延客盡枚鄒賦雪夸而麗題鞭敏且優藏鶯環暗
柳走馬向長楸侍從恩波闊昇平樂事稠抨弓驚野鶴

垂釣避沙鷗，跌蕩歌隊風流。菊部頭舞燈蝴蝶，秋換酒鷄鷄。裘羽箭朝還賭風箏，夜不收蛙聲雜鳳吹。蓮影闌，龍舟裁卸鞦韆架，旋拋錦繡毬。疎星傳玉漏，斜月墮金溝。補袞趨多士，朝元集小侯。御書標梵剎，香火祝皇猷。層市何曾幻，蓬壺自古浮。華胥誰夢到，員嶠幾人遊。莫謂東方朔，閒窗記十洲。

甕山

初夏雨新霽，獨遊第一枝。泉清堪濯足，山小亦開眉。白鳥煙斜破，青秧浪細吹。江鄉風物在，縹緲引歸思。

玉泉山

愛漱玉泉水，撥雲又到山。珠宮遊象外，仙枕隔人閒。絕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壁翻松籟留題劇，薜斑鞭驢重回首。半嶺夕陽閑

青龍橋

玉泉飛下萬山嵐，春去清遊步步堪。垂手青龍橋上望

秧針蒲笋似江南

裂帛湖 一名小西湖 亦名裂絲湖

望湖亭子映斜曛，荷葉荷花香氣薰。傳說宣宗遊衍好，畫船簫鼓似橫汾。

三月桃花閒柳條，窺魚白鷺自風標。若將西子湖相比，只欠雙堤十二橋。

臥佛寺

款段踏鐘聲，初陽罨林杪。杏花邨店孤松翠，山門窈窕

流響玉琴煙，香秀瓊草羨我大金仙。高臥白雲老

碧雲寺

西山三百寺，碧雲更幽極。叢竹眷霞青，寒泉吐乳白。鶯啼花雨晴，塵影金繩隔。流覽愔忘歸，斜陽閣樓脊。

來青軒

聲磬磴道斜，攀躋不知倦。層軒凌空青，平野莽蒼蒨。山林跡自賒，歲月塵中賤。憑眺何限情，鶴聲在天半。

秘魔厓

厓陰蘭若幽，林深愜獨往。盧師逝斯嘉，龍子事可獎。潭水闊天光，松蘿流梵響。我欲拋蘆圖，片石恣偃仰。

寶珠洞

完玉堂詩集 卷七

月黑宿翠微，日高探珠洞。不知象緯逼，但覺雲氣滃。碣石一門開，北辰雙闕拱。天風吹畫寒，長嘯無人共。

渾河 四首

偶借青鐵驪，探奇龍門山。影絕一鳥度，濁浪排天關。石破雲光亂，雷崩日色寒。平生誇汗漫，濯足到桑乾。

萬山環帝闕，百折下津門。禹力何曾到，渾河自古渾。翠嶂所東處，浮梁踏浪過。無端驚落葉，南望發狂歌。

潭柘寺

龍去潭已平，蹟自金元古。一寺環千峰，六時演三聚。華幢雲護深，紺殿月流午。耽幽吟未眠，鴨脚訛風雨。

笑巖寶祖塔

在西直門外，係臨濟傳第二十八世。

我祖綰真印，韶光在北燕。瓣香萬年統，九鼎一絲懸。宿草阜城角，秋風落日前。孫枝多不濟，瞻拜欲潸然。

萬壽寺鐘

傍水開金刹，依雲構梵宮。名香祈景福，清漏滴晴空。瑞榜皆宸翰，雕梁有巨鏞。中虛容萬石，傍扣待孤桐。自昔文皇帝，齋心敬大雄。聚材成法器，如意得神工。刊鑄蓮經妙，宣揚佛號同。鐘內刻蓮花經七卷外，刻萬佛名及諸神呪。時鳴雙闕內，聲徹九天中。地獄停酸楚，魚龍省瞞瞞。衣冠晨肅穆，花雨晝惺忪。今作禪林寶，能施利濟洪。長年一百八，億兆證圓通。

塵

幾許癡人老，此中非煙非霧影。濛濛相傳海底三，回渴

寒玉堂詩集 卷七

九

九

爭似街頭十丈紅，絃扇遮來偏帶日。香車輾處不禁風，無端也插芒屨脚。吟到閒愁一片空。

野狐精

世閒何事不可做，甘作野狐喫涕唾。竹篋幾時叅半邊，蒲團未嘗坐一箇。脚穿紅屨腰紫絛，惑亂愚夫妄自大。可憐生造鬧提因，人前搖擺誰能那。

閒的兒

畊田性不耐勞苦，讀書少也失父師。作官那得才與粟，行販又乏囊中資。肚饑無飯衣無襦，老天養就閒的兒。人人有錢皆可須，不忮不求亦不迂。請君弗笑閒的兒，除了京師天下無。

小李

都門喧熱名利區，白日奔走良可虞。中有小李善剽竊，如鬼如蛾滿路隅。聖朝法律亦嚴緊，何不縛取付鎖鑰。阿呵呵，好大哥，世閒胼胝非一塗。鼠輩狡獪曷勝誅，

閩將

南京風澆多辣子，北京俗悍有閩將。甘心作孽行狹斜，大膽過人逞伎倆。楊裘乘月喜莫當，被酒攔街怒無狀。嗚呼安得都護丁，還使閩閩皆揖讓。

密變觀音

在慈仁寺，昆盧閣。

娑婆何限苦大士，有慈緣影現水中月。香開火裏蓮冠，裴瓔珞重衣緝。芡荷鮮華鬘肩頭，挂風輪掌上旋。色空

寒玉堂詩集 卷七

十

眼界廣塵淨耳根圓，遊戲非徒爾神通。亦偶然，金沙曾化俗，紫竹獨安禪。閒寂無人見，風流有自憐。沉思惟再四，垂手徧三千。退位拖泥水，隨機用曲權。祥徵仁聖后，靈應大明年。供奉毘盧閣，依稀兜率天。寶幢迎內苑，玉座禮中涓。魚梵飄晴漢，松雲陰法筵。卷懷成小劫，勝會散羣賢。夢鹿由來幻，空花豈久妍。蛛絲窗幕塵，骨董月駢圓。燈乏長明燄，爐荒經歲煙。炎涼觀物外，老嬾坐愁邊。塵海旦復旦，衆生顛倒顛。西方久要在，南國美名傳。却怪鷹窠子，深衷口浪宣。

石鼓

平生愛奇古，三度入羹牆。想見宣王獵，雍容岐水陽。雅

言擬尹仙篆體逸驚皇十鼓摩抄了宮槐落日黃

自鳴鐘

西洋人製自鳴鐘幹轉璇璣度數工隔水幾聲穿冷碧
有時一杵驚落紅芭蕉淚滴宜春苑蝴蝶夢醒長樂宮
我欲歸與結蓮社銅壺清漏聽來同

太平鼓

鑿鑿鼓春滿城春不言鼓聲聲竹馬來秋歌迎玉衡正
泰階平

吹筒

拔却非龍鬚一丈元氣下洩殺機長莫認仙人綠玉杖
五陵公子眼若犀柳邊花底嘗相攜古番錦囊隨小奚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士

輕輕吹悄悄走雀在丸鴿在口此中之樂君知否

蟬式

一曰

曆換春官序爭看蟬式來穠穠花作對毵毵錦成堆
娟紫簫引闌闌畫鼓催繡衣從窳地羅襪欲生埃髻髯
雙盤就腰纖一把纔彩鸞青鏡照孔雀翠屏開掌上驚
飛燕樓前認善財綉裙持不定長袖曳重迴柳弱偏繁
水梅輕慢貼苔折旋還疎峙請起忽騰摧赴節巾猶拂
橫波山欲墮翻身鸛鵲亂翹足驚鷺陪皎月低臨扇翹
風嬾下臺態閒殊婉婉轉力倦似徘徊渾脫神誰主激昂
歌莫哀陽阿妙難賦激楚舊應裁曹霸蔗雖壯公孫劍
可推重華千戚意八佾武韶該絕勝天魔隊慚非傳毅

才太平知有象元首詠康哉

撩交

一夫意抖擻一夫神逞逞仇讐相對驚獵豹桃花狼籍
春風掃全力在肘藤糾棘拘捷以取勢虛而巧一挑一
鈎時一蹈渾脫乃悟張顛草堵墻圍鳥雀噪持之既久
似欲平砮然地裂高山倒

打鬼

春風駘蕩春日麗人日遊觀何處美德勝門外喇嘛寺
打鬼年年作佛事胖格楞瘦班弟官家供養富裘東烏
辣黃裘錦霞帔鬪象王跳獅子善財舞龍女跪修羅夜
叉來不止不知獄戶誰開耳馬面乍過牛頭又起偈者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士

僂者盲者啞者擎拳合掌摩肩接踵乃有五百阿羅漢
乘雲歸鷺嶺踏葉渡海水唯我釋迦老子蓮花端坐微
笑而已矣

秧歌

春在京華鬧處多放燈時節踏秧歌近來供奉紅雲殿
不怕闌街闔將過
燈滿鰲山月滿街花鐸花鼓打如雷分明唱出田家樂
半是蕪風詩句來

節節高

華堂一簇綺羅春桃靨鶯喉楊柳身菊部梨園何足數
前溪子夜今番新

賣解 音駭

推髻女兒年十七，畿南賣賊蟻翁集宛馬一匹。白雪白
慣捉鷗風，身汗血銅鈺一聲，天影碧香塵茫茫。電光刷
忽驚鯉魚躍浪，春銀銳下金梭擲花脫蒂星過隙。可憐
錦雞足一隻，又見豐碑沒字山巔立。何爲乎來哉，善財
童子拜向觀音側。觀者毛豎喪魂魄，請益垂手加鞭飛
霹靂。嗟嗟生死在呼吸，吟詩愁殺騎驢客。

夜哨

夜何其，哨聲遲。夜未央，哨聲長。東家失賊西家哭，堆子
沿街的的博。

放空鐘

完玉堂詩集 卷七

三

何來清響摩清空，不魚不梵和商宮。城南城北城西東，
小兒播弄斜陽紅。混沌鑿死號，竅風作者無乃公。輸公
也勝瓦缶鳴雷同。

鞭陀羅

京師小兒玉瑳瑳，紫貂裏袖紅錦韉。嬉戲自三五，樂莫
樂兮鞭陀羅。香塵堆裏牛羊馬，驟鞭箇走珠鞭箇旋螺。
隨風展轉呼如何，阿哥阿哥明年帶刀佩箭躍馬金盤陀。

踢石毬

詩與書何爲者，日與月在脚下。素月跳其西，白日轉其
東。君不見蜨螂蟲。

石炭

長安千萬戶，石炭藉天工。曠劫燒難燼，頑山鑿不窮。雨
餘珍似桂，燬下賞非桐。怕見人如鬼，驟車逐軟紅。

榆錢

東君能解事，翦出綠榆錢。不似藕心碎，都同鵝眼圓。土
風誇絕品，羹糝及時鮮。笑供山僧食，居然左相筵。

冰牀

不怕琉璃滑，招人坐一牀。疾馳若龍馬，安穩代舟航。虛
白塵無著，青瑩鏡有光。因思禪定夜，熱處得清涼。

花炕

要得名花看，全憑炕火催。力排寒律去，權奪化工回。閉
置如新婦，艱難見老才。何如栽暖地，冒雪也能開。

完玉堂詩集 卷七

甫

紙頂隔

白灤紙色白於霜，破屋尤宜密密裱。任是軟紅深沒馬，
更無一點到禪牀。

櫓拙炭

陰陽生就獸頭頑，誰肯相貽雪霰閒。典取龍脣傾一馱，
聲瓦爐手炷鷓鴣斑。

柳牙杖

風流通體玉，摻摻老去情多藉。此纖不惜青銅買三百，
虎鬚唐突似無鹽。

除夕

冉冉老將至堂堂歲又馳人情日可憐天命我能知
腐鴟何嚇龍潛鰕亦欺春風存古道依舊到茆茨

元旦

履端聊自賀翫世得閒身基局雖多變梅花不笑貧煙
籠山寺曉日上鳳樓新法海波瀾大心遊劫外春

余方檢閱大藏

六日雪

天街昨夜不知貧盡以瓊瑤鋪作塵獻歲遲留六日臘
東風剪刻十分春碑牀煤火耽高臥畫鼓秧歌鬧比鄰
此際江梅消息好可憐腸斷未歸人

元夕

繁華樂事衍昇平上苑燈光分外明醉後人爭碁局路

完玉堂詩集

卷七

五

踏來歌是竹枝聲奇花萬樹空中放寶月千九地底生
無怪山僧雙眼闊蓬萊頂上偶經行

砥石研歌

弗羨南陽紫伽黎

唐太宗召南陽忠國師問道稱旨賜紫伽黎衣

弗詫育王龍腦鉢

大覺

連禪師住阿育王宋仁宗名對便殿賜龍腦鉢

至尊手製砥石研世閒之寶皆超越砥石山高雲活活美
石不用水底割春波浴出嫩苔花玉斧剛開圓鏡月山
僧自愧揮散材龍舟應制

天顏開摩抄既久忽拜賜淋漓墨汁懷抱來

御書一卷麗以陪詔就玉案讀數回品題此研意鄭重
由來

聖主憐人才芭蕉窗北閒自試麝煤香染猩毫利枯禪漫

擬碧雲篇洗掌敬寫金經字爵臺老瓦端溪紫雖置烏
皮篋卿貳立言著書相礪須臨碑榻帖渾遊戲歌長歌
鐫短記如山永鎮棲心寺

憶寧慶寺老梅

寧慶寺中老梅樹二月未破花茸茸橋東月出影橫水
竹外風吹香滿空綠蘚石牀對禪客青鞵布襪來詩翁
三年不見應笑我白雲夢裏猶濛濛

浣青臺春望

縹緲層臺近五雲雲邊宮闕望中分幾行弱柳鵝黃淺
萬點棲鴉戀夕曛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六

二月江南春可憐北方多是拘春天白榆歷歷猶含凍
碧草茫茫未著煙

翠疊西山佛髻新斜陽忽變紫嶙峋誰知十丈紅塵外
尚有揶揄擁鼻人

數行歸雁遠天橫獨客登高眼倍明遙想故鄉晴景好
梅花晴雪一啼鶯

社燕

初來社日風光好已過花朝春事繁柳巷似聞新客語
杏梁猶認舊巢痕試湔錦浪紅襟濕誤蹴珠簾翠剪翻
爲報流鶯莫相妒年年歌舞古歡存

其二

燕地今春未肯暄忽看社燕到柴門將泥須待緋桃雨
掠水初迷綠柳邨有墨梁閒商補綴無人簾底會愁言
風煙隔斷江南夢藉爾哦詩慰曉昏

其三

記得年時歸故園纖纖新筍迸籬根憐余逆旅多遷次
羨爾貽謀及子孫好啄芹香安草閣漫銜花片入華軒
近來粉社蕭條甚風雅何人與討論

其四

蓬戶呢喃乙鳥喧如逢越客序寒溫遠來瘴海幾千里
忙到花風第一番玳瑁筵開矜豔舞鬱金堂閉怨黃昏
春秋不失佳時節往復寧忘地主恩

完玉堂詩集

卷七

七

倦臥軒聽雨

烏皮七尺擁書城留我西軒聽雨聲鳴過蕉邊疎欲斷
灑來竹裏響尤清白頭愁是添才料青史名將屬老成
主人有半生無事留青史
一夜多愁欲白頭之句且向雞窗談一上可知文景重儒生

探春花

欲探春何處名花出坑房瘦疑瓊作骨寒勒雪尤香僊
蝶尋難到禪牀近不妨吟詩謔梅柳緩緩占年芳

御溝柳

三起三眠倦欲扶金溝蘸碧一株株無人爲剪長條去
絮打紅樓啼曉鳥

喇嘛瓜

火龍尾燦地赤烏翅鰭沙翠棚喚賣喇嘛瓜瓦礫喇嘛
珠玉喇嘛手捧目翫津津誇黃瓢黑子蜜沁牙雕梓塚
并刀剛更以冰毬掌噫嘻乎嗟哀黎戎李何足重留子
也到南方種

玉田米

玉泉泉水溉田腴不比紅舩與白鬚江浙有紅舩
米白鬚糯稻春籩晶晶
供御膳勻圓粒粒寫真珠抄來雲子香偏滑持較桃花
色更敷愧我嘗煨瓊瑤粥未曾托鉢向屠沽

憫忠寺海棠

根株雖單弱春晚亦能花砌映胭脂雪枝團勾漏砂無
人鶯喚醒盡日蝶交加不比慈仁院唯供熱客誇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六

妙光閣丁香

春深何處雪小苑放丁香獨立有奇豔與誰共夕陽吟
驚衫袖冷照愧鬚毛蒼應被桃花妒從教柳絮狂

慈仁寺碧桃

昔在元都觀今栽鹿苑中無言對古佛有意笑春風飛
燕時銜去遊絲或胃空老僧坐禪寂偷食任兒童

豐臺芍藥

栗留聲滑賣錫天也到豐臺芍藥前花爲將離偏爛熳
春如無主故暄妍石家金谷今安在潘令河陽久索然
却羨花師栽九畹錦叢香海自年年

松齋松

松齋人重歲寒約一本青松手自栽酌酒忽看山月桂
吟詩時潑海濤來英英已有參天勢落落真堪作棟材
我是未歸孤白鶴翠雲陰裏幾徘徊

竹香館竹

種得琅玕百尺長恍移書館在瀟湘輕煙捎過牆頭綠
新粉吹來研北香獨坐彈琴留翡翠有時高臥到羲皇
紫薇丹桂雖繁豔嵇阮何曾醉一場

蒲筍

竹萌松嫩漫思量白白蒲牙玉箸長自信年來安澹泊
紅鹽菽乳點羹湯

金盤露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元

不比梨花石凍春香槽滴滴色如銀須知天上三危露
只醉人間內熱人

黃牙菜

香含蜜蠟玉流脂上品冬來安肅遲老我風塵無一可
盤中頓頓未曾離

黑蒲筍

顆顆元珠寫玉梓甘漿迸齒十分寒南人不識西羌種
猶作尋常馬乳看

龍鬚菜

出天

雞髻路遠致尤難鹿角脾寒不耐餐飽喫蒼龍鬚一把
看雲覓句上天壇

象

象今可觀象可頌眼如棗葉足如棟瓔珞丁東背腫
行疑邱徙立山擁惟仁與信能任重云是前朝之所貢
老者猶支一品俸蚤朝午門鵷鷺共花牙似笏斜弗動
出入拜舞法皆中象今可觀象可頌昔曾列陣三楚閑
歸載雙蛾紅淚凍春風吹破啼烏夢全體大力鼻爲用
捲却滄溟作噴筒官奴得錢以意送吹笛打鼓供戲弄
飲以美酒聲湏洞虎豹不驚鼠則恐象今可觀象可頌

白海青

奇毛圓霜輕猾眼凝水澈爪如雙棘鈎菜似百鍊鐵貢
自冒頓遠夢與遼海絕朝餐生鵠腦暮厭熟牛血擎出

完玉堂詩集 卷七

辛

花悄悄呼之風颯颯時鉗金鏃鳴再睨紺緋匝省睡臂
屢換防肥餒有節黃鶴遜技能青隼分等劣皓帶尾翹
翹朱纓頂揭揭健翻整三秋雄心思一撇雖亦戀主恩
寧遂忘羈紲影從日下憐愁向雲中結何如小鷗鳥閒
泛滄江雪

蠅

可憎亦已甚何乃日營營點玉徒爲巧汗屏浪得名托
身羞馬尾聚族亂雞鳴苦望涼颺至虛齋賀太平

蠍

幾乎遭毒螫偶見亦心寒陰夜防如賊聞首喜得官管
寧牀屢徙蒙叟枕難安安得齊東子菟羅當飽餐

山東人

取生歡以
為美味

果下馬

高句麗產果下馬花雲滿身覆玉聲穩似吳船小似鹿
余初借騎愛不打青絲絡頭杏葉韉馱取山僧影堪寫
維時嫩綠方依依鶯聲到處山中夏離地欵欵一尺五
杏子櫻桃摘滿把浪遊長安足亦倦有癖豈在支郎下
瘦骨槎牙俗所輕庸夫識誚辭難假吁嗟乎無錢買兩
歸江南天邊獨鶴猶能駭

完玉堂詩集 卷一

完玉堂詩集 卷七

圭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晚香集 卷八

康熙癸未二月二十日蒙 恩召至吳門行宮

備問法門淵源出世始末命隨 駕紀恩詩

師翁奉詔上金門曾受 先皇優渥恩今日天邊重顧

問淵源禪藻愧諸孫

聖主憐才簡在心采風問俗及山林停帆願進昇平頌

與和南薰一曲琴

仙仗重臨第二泉中春景物正暄妍桃花浪裏恩綸降

特喚扁舟近 御前

完玉堂詩集 卷八

太白名山古德傳青松廿里接紅泉珠幢高豎香雲繞

宸翰熊熊億萬年

山似蓬瀛移得來水晶屏裏湧樓臺臣僧何幸承 恩

詔心眼平生一豁開

海宴河清慶一時千官扈從有歌詩春風吹到恩波闊

也許山僧載筆隨

舜日堯天世祖章皇帝御筆億劫長名香清梵觀重先祖師寫宅

天龍護法道原同 帝道昌

嘉瓜遠自玉門關蒲鵠青分翠鈿斑 聖諭諄諄親送

到白頭捧喫笑開顏

脫白當湖冰一灣蒼松翠竹掩雙關 至尊恩眷親題

額祇要棲心不買山

仁宗飛白惜無多堪笑義之帖換驚邁古超今成至寶
山牕日月事臨摹

法王心印 帝王心一字蓮花一字金本是靈山親付

瀾流通震旦到于今

名香冉冉江天閣朗誦南巡 御製詩何異置身方丈

裏一嘗沆瀣醉心時

天心和暢喜新晴日色花光分外明隄柳綠添回 輦

路竹西亭下有歌聲

畫船輕穩似樓高半掩珠簾拂鷺濤墨汁淋漓身是膽

玉皇案上一揮毫

完玉堂詩集 卷八

二

重降綸音登 御舟宮箋揮灑墨花浮驚看扶石奔泉

勢盡向虛靈腕底收

自題晚香齋

柳湖古寺寺東頭瓦屋三間似小舟綠樹倚雲留乳鶴

華鯨催月湧層樓席棚藤枕消炎夏老硯殘書解客愁

莫訝黃花香太晚要收勁節在高秋

王麓臺孫松坪查悔餘萬九沙杜雲川樓敬思

松齋弟兄過晚香有詩寄詠次答

數椽虛敞漫經營不繫扁舟偶爾成繞屋煙含喬木蔭

隔簾風送早蟬聲談禪偶借竹如意玩世渾忘桑寄生

閒向前庭多種菊任人呼我作泉明

空齋雨後集新涼喜接情人話竹房遠夢煙霞成痼疾

久將冰炭置名場松雲菴主貽魚札閨苑書仙題鴈堂

懶讀安仁秋興賦淡寥天氣有寒香

買竹

酷暑何由避閒愁裏凝典將一破衲喜致十良朋鸞

尾翠如剪龍身瘦未騰載歸北牕下幽意接眉稜

種竹

齋前方丈地苔蘚久荒蕪須待鳩頭杖重揮鴨嘴鋤清

風移榻就赤日過庭無是處堪埋照難招嵇阮徒

澆竹

素縷汲寒碧侵晨手自澆私情祝芳土生意托孤標嘉

完玉堂詩集 卷八

三

會追梁苑渝歌續楚騷夜來滴疎雨鄉夢斷蕭蕭

看竹

特立有高人相看不厭頻新香飄枕簟冷翠襲衣巾長

嘯答清籟彈琴忘老貧終當學船子借汝釣金鱗

語竹

片塵不到處何異湘江口林深弄朱絲日暮倚翠袖虛

心伴老禪末路得直友悄然致殷勤歲寒當共守

對竹

庭有青琅玕嘯詠竟忘我釣鼈興猶賒製笛材亦可祛

暑無躁容追涼每堅坐弗許俗人來柴扉教反鎖

賀竹

離彼窮荒郊登我清澤土頻流玉磬音不斷香雲縷高天憐苦人連朝賜凍雨題詩賀此君忻忻作榆舞

頌竹

卓爾古君子凌雲抱奇志又類苦行僧拔俗自高寄雖飽冀北雪不改江南翠媚我晚香齋披襟引涼吹

再詠竹

四首

當午影亭亭深延秋一庭客懷無處熱老眼忽然青衆穀晴疑雨森梢醉亦醒孤吟差自慰只許鶴來聽

冉冉碧雲外娟娟紺宇東靜邀風浙瀝疎漏月玲瓏有

淚留湘女無心賦憫公明年應結實飢鳳下晴空

地偏人自遠寂歷似山家煮茗青煙直攤書綠字斜半

完玉堂詩集

卷八

四

生如蓼葉十載別梅花要且憐幽獨纖纖挂月牙

漫道瓊枝貴京師得此難多情依逆旅每日報平安翡翠窺來數莎雞語未關故園三萬个溪水漾檀欒

題陳秋田長林抗手圖

沈寥天影高衆芳惜掃落狗道而含章遲回今焉薄抗手長林中蕙纓侶猿鶴寥寥以悵情有懷何處拓君子貴所守造化難測度牧豕與屠牛用晦不用晦余亦澹漠人逍遙任芒屨把臂乃一笑霞外采杜若

送李樵溪之六合次劉大山韻

舊京佳麗我曾游近輔花封北扼喉片石如帆懸日脚邑有石帆山危磯似燕剪潮頭對岸即燕磯勸農攜酒行甘雨退食焚

香凜素秋久矣知君懷利器恢恢不復見金牛

臥龍松歌

夏之日長苦旱難芳藥賣盡柳絮繁棕櫚藤帽筇竹杖隨意散步城南端不聞黃鸝語但見紫鷺翻蓑到封氏墓即是刺梅園荒煙亂草繚短垣一株老松龍屈蟠孤根諒少人溉植懶性不肯直上干一枝躍南復西突一枝奔北還東騫奮迅力倦或倒挂攫挈勢急爭橫穿鱗爪之而蘚苔積胡髯千思螭蟻緣千釵萬鬣紛幕塵結成青蓋陰團圞天風吹海濤鳳笙引翠鸞是時日正午陡覺衣裳單同遊二三子或坐或復蹲我乃騎其項思欲鞭起霖雨周乾坤吁嗟龍性豈受鞭龍德變化淵以

完玉堂詩集

卷八

五

田直者未必皆作棟曲者幸而壽得全不見慈仁寺裏兩喬更泰山磴旁五大官雖啗虛名摧爲薪炭矣莫若此樹輪囷倔強留待閒客成奇觀墓中骨朽幾百年根頭茯苓如斗懸炎熇烈土霜雪壓蒼蔚不死寧非天斜陽渺焉射城脚碧雲合處愁無著懶龍懶臥仍自若畢宏韋偃不復作安得翩然下白鶴

送陳昭遠之建平

四月清和天蔚藍送君整轡參含含官閒茶筍應常品路近琴書亦易擔名蹟尚餘東晉後好山都在大江南他年欲訪天都勝定過花封續夜談

崇效寺看梨花和查悔餘太史同德尹 兩

學士

寒駭巾薄笨緩緩過南街古寺疑幽谷殘僧方散齋
花香壓帽苔徑綠侵屨三昧如三益同懷有好懷

送目存法姪歸吳門舊隱

金閨門外水村幽小築精藍勝沃洲露滴香生花下研
月明涼浸竹邊樓向來老眼空浮世此去冥心賦倦遊
彈罷南飛意何限鯉魚風起待歸舟

· 耕雲上座告還長洲口占送之

學者工夫貴靜專悟來妙語自通禪老夫有句皆隨意
不遇知音莫浪傳

橫塘西去九煙鬟松竹參差好閑開牧得一頭馴白牯

宋王堂詩集 卷八

六

不須更到軟紅間

送蔣樹存之官餘慶

昭代需才急廣徵東馬徐君膺典午薦校盡石渠書暫
試烹鮮手行看發軔初西南雖荒微慷慨且登車

勿勿話岐路領牒赴黔陽蠻洞詢羅鬼箐林莫竹王遐

方俗易化別緒老堪傷行盡三巴曲牂阿水似湯

沈忝生餽芋

綠蒲包餉紫蹲鴟寂寞殘冬得此奇傾出勻圓如鳳卵
蒸來柔滑擬羊脂半生雲水隨緣住十載鄉園空夢思
却笑瓚公無意忘分人半箇被人疑

送王綏武還秦望

相送輕車塵影暮歸樂有好林園梅開白雪香如海
竹繞清溪綠一邨兩霽月來堪摘阮屏深燭跋更留髡
相思不隔春申浦乘取秋潮直到門

送盧仲山之官定陶

泰山高爲五岳宗濟水長流會洙泗神農少昊相此都
傳說陶堯亦居止繼周公旦又繼封禮樂教化風俗美
尼山夫子續前修講禮詩書作國史七十弟子成大賢
東魯聲明孰可比迢迢至今三千年其道光如晝日麗
我雖學佛入空門少也誦習悟源委方袍圓笠懷辦香
撥草披風拜闕里低徊杏壇不忍去俎豆絃歌猶在此
今君出宰于是鄉我老悠然發歡喜平生所學定可施

宋王堂詩集 卷八

七

佇聽嘉聲滿人耳

二

我聞西門豹治鄴河伯不敢取新婦子路治蒲開蒿萊
仲尼歎其三善具張綱埋輪俗自驚郭賀露冕民所慕
古來政尚猛而寬柔者不如剛不吐威稜下肅等秋霜
惠澤旁流若春雨不見近代于清端遠徵賢勞嘉績著
况逢天子聖且明簡擢才能用駿鼎采名咨姓書御屏
鶚薦鳬飛在朝暮定陶介乎魏與衛剽悍成風集狐兔
愛君秉德本慈祥濟以清剛行以素函牛之鼎烹小鮮
寶練精神正好作

三

山有鹿兮水有魚。嗚呦魚。嗚呦人。人生結交永為好。
投以木桃報瓊瑤。憶昔髫年二三子。講詩說書互楷模。
伊余賦性太迂直。唯君溫克如有餘。盱衡古今晰疑義。
瘳處往往能爬梳。晦明風雨數晨夕。倡余和汝為歡娛。
有時持論偶根突。明日握手仍于。竭來京師三聚首。
借藉不啻印與驢。牀抵足話不寐。却似朗月盛冰壺。
眼花氣衰牙齒落。一腔熱血徒區區。執君之祛臨交衢。
雙飛無翼空踟躕。

四

金閨亭上我送君。楓葉離離情脈脈。玉河橋畔君別我。
細雨迷濛意蕭索。浮生歲月曾幾何。落拓風塵頭已白。

完玉堂詩集 卷八

八

君今綰綬之官去。更有誰來相煖熱。由來出處雖殊途。
潔已操道同一格。間常披覽風土記。姚黃魏紫皆國色。
勸農勤儉給公需。男耕女蠶足衣食。正當人地兩相宜。
庖丁解牛寧費力。東花香裏攜龍唇。只有清風拂瑤席。
稍待秋涼我賦歸。騎驢笑作看花客。

張姬詩 劉蘭亭人妻生子

一言果志有張姬。不負劉郎意。可悲明月只教澄。水鑒
好花肯受暗霜欺。楊枝臨老別猶苦。鷺子多情死亦遲。
此事傳來堪風世。世間煞愧少男兒。

送查梅餘太史給假南歸八首

曉翳浮雲西日微。蕭蕭瑟瑟冥鴻飛。強扶病裏一枝策。

忍送玉堂仙子歸

二疏之後一黃冠。擺脫浮榮作達觀。婉美查田傳錄真不
媿出身容易卷懷難。

卓犖清時見典型。多年著作在彤庭。急流勇退成佳話。

應構龍山逸老亭。查岩龍山之南

賜來圓鉢與香珠。金粟前身信不誣。從此功名如敝屣。

千秋傳取證因圖。

當年白傅享期頤。結社香山樂可知。若較先生更瀟灑。

并無駱馬與楊枝。

鴛鴦湖接袁花邨。紫蟹紅菱新酒渾。不用撥頭重放鴨。

手分甘餌弄曾孫。先生尚有效鴨圖小照

完玉堂詩集 卷八

九

跌宕名場四十年。鬚絲初白即歸田。相期七寶莊嚴地。

叉手同參枯木禪。

寒煙衰草沒金臺。赤棒喧阗馬糞堆。更與何人論風雅。

打包我亦賦歸來。

查梅餘太史告老南歸以桃枝竹杖贈行

贈別意不短。過眉杜子美詩新根玉稀刺皮如紫玉。自從二疏後。今見

一人歸闕鴨。破紅蘚采芝入翠微。閒來叩禪老。言外悟

圓機。

送余鴻客歸金陵

談詩老猶健。不忍送君歸燕地。無風雅滄江有釣磯。泥
深知墮屈天闊。羨鴻飛春到長干寺。松花菌子肥。

寄香露林古公

扁舟拄杖趁閒尋最喜幽棲香露林近水疎籬瓜豆綠
矮牕斜日竹梧陰花飛磬裏聽逾靜茶熟風前話自深
彈指十年人已老勸歸書札見遙心

送陳秋田之長寧

傳聞古剎國遠在曉西雲棧劉天上帝子規隔竹啼哦
峰寒雪皎瀘水瘴煙迷老淚無多滴為君和墨題
臨歧歌慷慨小別只三年好上清風閣閒彈流水絃嘉
魚入詞譜鮮荔作圖傳婉美文翁化朝廷急用賢

晚香齋看新竹同王用舟雲岡錢朝采朱稼翁
方扶舉張實甫分江字

先王堂詩集

卷八

十

新篁解錦籜啓我齋前牕嫩翠飄古瓦香露滴石幢二
三素心友虛襟滌清江涼風颯然至天籟鳴崆峒搖筆
出秀句金玉相憂縱差勝劉阮徒任誕沉酒缸

菊花

有序

白藏肅駕萬彙變衰青女肆威孤芳競繁駭客藉
以抒愁逸人于寄興竊怪四唐詩家雖取良材
槩無專製惟玉溪生一首數辭穠豔不愜鄙意余
少也棲空老而忘世齋中蕭寂聊供數枝枕上閒
吟偶成八律骨兼寒瘦本多清苦之音筆乏鉛丹
有愧姱奇之品簡將同好用博佳篇

鵲鳴霜飛颯颯風金葉次第繁高叢標題月令堪爭賞

點綴秋光自不同此地豈無耽隱客東籬難覓和詩翁
故園好種猶存否疎竹荒苔入夢中

賦得歸來也未遲把鉏祇種更生枝餘年肯負雙峰約
千載相關滿鬢絲樂府擅名惟賀智仙裳傳照少徐熙
蓬蒿到處迷行路鍵却松門讀楚詞

隨意街頭買幾盆周爨漫不知貧駐顏漫置釀醉法
明眼先教點茗新齋署晚香況禪老

寓齋三間萬九沙顏曰晚香

天留苦

味試騷人素心只許陶徵士擺脫千秋一葛巾

最是登高時節好黃黃白白繞籬根清溪斜日催煙艇

曲徑新霜踏蘚痕羈旅淚飄天北極舊遊魂斷水南村

同學陸懶其於南田後第數百本花時必結集同集

吟成旋向寒花問花亦含情淡不言

先王堂詩集

卷八

七

獨客悲秋秋已闌碧雲影薄葉聲乾逸情晚節誰能重

秀色幽香自可餐高士悟言容易醉殘僧一定不知寒

療飢幸遇傳神手兩幅生綃耐久看

為齋翁寫詞又圖日有妙作晚香閣

蕭條萬木盡交橫俗豔凡妝付歎聲華蓋潔將留玉女

尚臆吹不落金精澹中取味交能久靜處聞香心益清

敢與春蘭衡品價世人草草論難平

泠然十笏一燈青冷蕊娟娟照獨醒偏有暗蛩吟砌脚

更無狂蝶到窻櫺嘉名應倩牙籤記傲骨寧愁珠露零

老嬾底須談不二勞他天女散星星

漫道繁華在帝鄉何人高興做重陽風塵浪迹髮多白

節物驚心花再黃齋一甌憐瘦影圖書四壁襲幽香

經年不作苦生活為爾微吟遠月廊

曉鴉

雅雅天欲曙眾口一聲齊却似多情物偏驚獨客棲喬
柯先海日遠信報天雞我嬾耽高臥寒牕任爾啼

晚鴉

肅肅穿雲遠翩翩接翅歸只看迎雪意先解作風飛繞
堞驚寒角投林趁夕暉桐枝孤鳳在羣噪不知非

盆梅

矮椿古幹及盆栽玉骨冰肌破臘開靜揖高人臨紙閣
瘦疑仙子下瑤臺客邊愁思遠難理夢裏寒香去復迴
記得故山山月上孤吟常自立蒼苔

先王堂詩集

卷八

十一

三餘草堂坐雨同董周池張亦姜豈羅兄弟限
十九韻并寄謝漢倬李東門鄭義門萬開遠和
之

青帝方乘權一雨施其今雖阻山海游可卜來年盛草
堂如虛舟板扉照澄鏡竹徑開三條詩酒聯五姓噴噴
口所稱董李謝萬鄭周東門漢倬切玉昆刀銛穿楊枯矢
硬眾復推二難才力猶奇橫時流爭道馳旂幟獨端正
我亦孤癖人俗場懶趨競勿學步兵狂寧師柳下聖坐
愛梅花牕寒枝挺風勁蝶化夢未能雞唱吟初竟定交
情自深欲別留還更論詩不妨嚴礪磨去疵病出我鉢
中稿就以子為政機杼雖未工鉛華已洗淨世多嫫母

徒也復怨薄命豈知傾城姿不受衰菱聘一笑開天容
閑拋塵尾柄

紅梅影

不是燈前是月中猶疑環珮響丁東綴來珠顆浮寒碧
舞罷霓裳曳落紅粉蝶無心窺色相霜禽有夢悟虛空
画師吮墨愁難画玉案吟成奪化工

送春

惆悵簾前絮亂飛年年客裏送春歸紅消林館人同瘦
綠徧池塘水亦肥天遠誰能追駿足日長只合寄書圍
何心更讀江淹賦獨立無言向落暉

恭謝恒親王賜初薦櫻桃

先王堂詩集

卷八

十二

朱櫻初熟麥花風匹騎分從御苑中浴出寒泉一泓
碧傾來明月滿盤紅非關病渴須金露能療鄉愁當藥
籠更問如來多寶藏內典云不空如來藏即空即有是真空下詩題有金丹持贈
千餘韻借問誰心空不空之句

詠未開芍藥限擎字

曉來束帶繞階行婪尾猶含繾綣情蘭栗搖風輕欲拆
玉蕊凝露重難擎催妝須得鸞牋句趣駕何勞羯鼓聲
况復清和好天氣明朝定見笑盈盈

嘗新麥

隴頭秋有穫牟麥喜新嘗細似女蠶絲新麥極細食者笑人呼為女蠶絲軟和
玉雪香未能棲絕壑高臥學休糧既飽吟難已主人情

味長

恒親王劇園中新筍作供賦謝

主人偏愛竹筍乍揪泥頻勅園丁數還同稚子攜錦
苔揮鴨嘴玉梳出豬蹄名爲設伊蒲饌鄉書飽懶題

送恒親王侍 皇太后至日湖避暑

聞道日湖勝翠螺環鏡中能忘六月暑不異九成宮雲
護勾陳紫花園御宿紅斑驄侍慈御次第領薰風
出塞草初碧插霄山更青荒沙迷瀚海古道接松亭問
寢遵家禮哦詩洽性靈離思在天末北望聚奎星
馬尾去如箭蟬聲已滿林日從今後短情向別時深玉
體宜加愛香醪自淺斟臨歧翻脉脉不覺涕沾襟

先王詩集卷八

古

金蓮花和韻

蓬島清妍珠露鮮黃金滿地粲西蓮奇香應許詩人采
上品曾經佛口宣不逐豔妝依儉府却疑圓炬吐華筵
北牕無限相思渴麗句驚看落錦牋

山中名重水中鮮傳是文殊手種蓮長夏爭數千葉麗
妙香只向九重宣怡神最好供蘭殿解慍尤宜佐茗筵
空我十年塵土夢清涼游記在巴箋

上恒親王

自古天人際元真理可循混同光浩淼長白鬱嶙峋聖
哲開黃道文章燦紫宸金枝霞蔚發玉牒旒綿臻緬溯
周文世今堪易地輪關睢歌至德麟趾化弘仁花萼輝

如錦潢流色是銀說還揖蟄蟄與振振家法嚴而

整詩書敦且醇九苞紛象闕五嶽聳高旻問寢先難唱

朝元率虎臣溫恭惟孝友敏惠有經綸堯典時三復湯

盤山又新懷香登泰岱拜壁歷河津帶向清涼解華從

瀚海鉞誠能通造物勞亦忘殫晨特進封茅土殊恩錫

寶珉河山盟帶礪黼黻耀門闥孺慕情尤切屏藩職更

勤鑒裁仍翼翼文質乃彬彬鷹犬何曾好丹黃祗是親

禮賢偏設醴樂善每書紳餘事耽騷雅無心算貝綵緣

情極綺麗鍊格愈蒼純但倚馬堪待應知筆有神天葩

時可接繡虎本無鄰八法供諸體雙鈎力萬鈎倚聲抒

豔藻奇境開荒榛貝葉翻清畫蓮花悟宿因只看宏達

先王詩集卷八

五

處固是再來人桼枘材樗散棲遲柘水濱閒呼海鷗鳥

老作葛天民淡漠神無悶婆娑磨不磷弄琴松月朗把

釣柳煙勻擬結廬山社將傳忠遠薪忽聞天上詔復有

浙西巡苦被微名誤重勞 聖主詢賦詩飛鳳舸載筆

屬車塵盛典驚希邁溫綸荷疊申披星攜破笠冒暑從

征輪顧問原周曲淵源獲備陳京師一淹泊斗柄七回

寅莊鳥吟誰恤直疑謗莫伸脆思鄞縣芥明州有芥名芥滑

想聖湖尊落度渾無狀疎狂甚勿悛菊英餐豈飽蘭茝

佩長紉面削形如鵲衣懸體似鵲未曾希陸笑寧肯效

西顰廢棄溝中斷舉揚席上珍解龜靡賀監買卜罕嚴

遵何意賢王駕招同孝穆賓謂孝子也聽鶯過練若紆轡訪

沈淪謬賞巽餘木從蘇涸轍鱗傾懷虛瀨瀨抵掌定听
听德邁東阿厚風欽河間淳西園多暇日襍被動經旬
脫帽吟紅藥披襟坐綠筠荷亭歌婉轉蒲饌飲芳辛博
物留精鑒憐才怨率真觀魚揮白羽刺艇拂香蘋憶昨
朱明候承恩塞北滹珠篇頌華戶瑤札走班駟歎密停
雲遠淒清入夢頻續傳湛露話勝接華茵遺訊維摩
病咨嗟原憲貧朱提資兼餅白粲指園囿知己非徒爾
榮施絕等倫難酬成我德空贖未歸身雪霽愁支策涕
垂嬾拭巾嘉平子臘月祀暇覽辰麗景升初日遐齡
介大椿孤生多病何東顧千春

穆如主人自北萊竹齋即事限韻

完玉堂詩集卷八

六

蓬壺清麗我能詩翠岫丹崖映碧潭煙卷橋東多巨勝
香吹研北是優曇翩躚白鶴風亭上潑刺金魚月榭南
叉手聯吟萊竹館此身疑在綠蘿菴箇中要妙閒方得
言外淵源淡許參放艇偶看秋渚稻登樓每愛晚山嵐
相思兩月愁寬帶閑對千年賦盡舞躍冶劍新研可試
同隨驥老步難堪鐵時空憶長腰米夢去猶尋曲欄藍
邊塞崎嶇時不信熱湖名勝若為探天家攸具福宜萬
君子從來樂有三忽聽芭蕉滴疎雨更教剪燭作高談

和徐吾盛

羨爾吟才駕謝瞻清如冰雪不粘山臨古北形多壯
日近祁連色少炎覽勝最宜陪玉勒刈愁寧用借茆鐮

花園上下佳名在瀋館高深樂事添垂月攀松驚鶻落
杖藜探水見蚪潛磬椎名何代拋雲外元寶山誰人擲
嶺尖入座聽君話奇概發余微笑捋疎髯焚燭吐花
雙穗颯颯梧飄雨一簾綠沼開亭歌自逸碧紗軟榻夢
尤恬舞來甘蔗還同霸拾得支機莫問嚴龍劍可知終
配合蛇珠漫訝久沅港天涯同調非容易侶和纏綿情
味甜

長新店

也算離京一日程草房土炕慰勞生辛廬溝橋畔如霜月
猶似多情送客行

涿州

完玉堂詩集卷八

七

祁祁沃壤接樓桑宛宛陂塘菱芡香一自荆高殉節後
誰將麥飯奠昭王

張桓侯廟

豹眼虬鬚怒戟張忠肝勇略亞雲長當陽坂上英風在
叱退曹軍似叱羊

琉璃河

宋時判取鴻溝界幣帛年年輸送忙猶有風流通國使
塌鴟中側看鴛鴦

斥堠

五里與十里一雙復一隻送盡往來人却似多情客

定州

太行蛇繞率然修遠塔如針是定州劉勝悲涼聞樂對
中山名酒不消愁

趙子龍故里

匹馬單鎗血路開全身是膽軼倫才常山祠廟應尸祝
曾救劉家阿斗來

車中

趙北燕南是勝區驅車輾轉興全無終朝閉置如新婦
捫膝低吟奈老夫野店疎林寒索莫遠峰殘雪晚模糊
命宮驛馬天生定飄忽東西未了逋

六十過頭不世情敵車羸馬事長征無端顛顛驚波勢
忽復碎車盤石聲斜日欲傾頻問店殘星猶爛即籤程

完玉堂詩集

卷八

太

明年定買扁舟去水拂蘋香鷗鷺迎

豫讓橋

漆身吞炭可憐心國士恩深仇亦深烈士由來愛名節
西風寒日下疎林

長坂

為將心不仁既降乃復坑千年冤氣積至今草不生

鉅鹿

秦軍百萬合重重一戰居然成霸功今古茫茫堪浩歎
麥苗如薺夕陽紅

漳河

河邊廟祀西門豹祗薦馨香不用巫祿祿波光浮白日

至今河伯作鰥夫

沙河

雪意寥寥雨不成村煙斷處有荒城沙河河畔沙如海
頓使行人白髮生

磁州

兩行官柳綠陰稠細水通渠瀧瀧流廿里荷花十頃稻
誰移督亢到磁州

鄴下

鄴下風流何處尋當時七子擅文心奸雄至死能欺世
黃土堆堆疑到今

湯陰拜岳武穆祠

完玉堂詩集

卷八

九

鞭梢懸落日下馬拜將軍和議有人主難成蓋代勲珠
宮生肅敬香火晝氤氲雷電光猶在西山起怒雲

美里

聖德如天天所成三年美里晦而明當時不有崇侯虎
天下何由朝鎬京

孫松坪摘句

子黃止萬渴花白香一邨

寧慶寺梅

采薇他年事看雲易地愁

別心壁兄

閱世老逾淡吟詩豪未除

贈陳健夫

剔粉香侵爪捎煙綠過橋

詠竹

作人好處余能說修竹無心石有稜

題高士照

春風剪出燒痕綠，客子夢醒鶯舌圓。都門漫興

嘉命定能膺十奏，遠游且漫擬三閭。題友人樓

濟勝具無唯讀畫，苦心人少不談詩。偶占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卷八

三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黃琮集 卷九

松齋主人許貽黃琮研作歌迎之

君不見松齋小研松花黃，性溫色潤端且方。松齋愛若忘年友，松牕手滌松陰涼。又不見紅椒綠瓊英，無雙天子所賜什襲藏。春波吹動蘋葉嫩，寶鏡映出菱花香。君家兄弟才筆強，西堂倡和窮攸長。臚列龍尾與水坑，轉視此研何輝煌。詩成往往先脫藁，金玉相撞聲清鏘。有時更出膠東紙，精工書法兼鍾王。飢蠶蝕葉興不淺，快劍斫陳人無旁。我心歆豔口難啓，求之莫得思奪將。

完玉堂詩集 卷九

昨朝過我柳湖寺，落花風軟茶煙颺。一言慨然許割贈，永配綠瓊如姬姜。綠瓊綠黃琮黃白，髮老僧坐中央。下漢魏晉宋唐日，與松齋主人同一堂。

羅壁

數仞壁如削，伶俜罔繚蘿。靜看如畫障，幽絕似巖阿。山鬼披衣立，雲龍掉尾過。終朝簾不捲，竹翠影交和。天風吹碧葉，葉葉似龍鱗。只恐壁飛去，能令香更新。無心居熱地，有意眷幽人。昨夜微霜染紅黃，張錦茵。

沈忝生買梧桐二本，贈余種晚香齋北牖。賦此以謝。

高卧城南十載餘，數竿苦竹繞吾廬。情人添種雙桐樹。

一片清陰伴讀書

枝枝挺直青于玉細引涼風拂簾痕待鳳固應高百尺
不妨此處號龍門

浮生自歎本無奇片石孤雲忘旅羈忽見昂然兩高士
解衣磅礴欲題詩

琴材箭幹幹翠交流驤地牕南總是秋中有白頭人一箇
行吟坐嘯不知愁

如船小屋席爲棚幾几湘簾相對清髣髴襄陽神韻在
閒聽疎雨滴聲聲

縞紵投歡古有諸贈人嘉樹世間無晚香齋亦如清閑
好倩鴻臚爲補圖

完玉堂詩集 卷九

二

梧桐四首

跂脚北牕下黃梅雨過初移來端正樹頗稱嬾禪居度
信園中少倪迂畫不如三年大千斗濃綠滿庭除

門庭淨如水炎暑去何之玉兔夜還顧青蟬晝不離擬
添三品石閑弄七條絲敢學堯時隱安巢老一枝

亭亭參碧漢葉葉布清陰先得高槐意中含太古音風
前時把卷露下忽披襟客裏生幽事難忘時序心

據梧吟一晌愛影遶千回不遇中郎賞誰知是美材漫
驚金井葉好製佛爐灰

梧桐燒灰
經白活火

底事丹山鳳高飛未下

來

新桐放葉復得四首寄興

半年枯槁斷吟腸偶和無人暗自傷立向桐根發清思
此身原卽在高岡

素花碧乳似珠聯古砌方庭貼鮮錢披了葛衣繞千市
綺霞香露滿空天

梳風障日晝陰陰一本真堪直萬金琴瑟中含山水意
一時寄托百年心

金水橋南鳳闕西李唐勅建古招提殿東留得高梧在
不許啾啾凡鳥栖

自嘲

自負當年也不輕如何老去一無成紫蘭紉久餘香在
黃菊餐多太瘦生船子華亭能絕俗管寧遼海爲逃名

完玉堂詩集 卷九

三

誰教埋沒風塵裏忍聽傍人歎息聲

自解

千秋我道痛相關末論紛紛笑等閒鳳覽德輝高不下
豹藏澤霧久能斑君平二葉仍爲卜風穴單丁豈買山

請看嶺頭雲一片無心飛去又飛還

自贈

志節峻增筋力衰音一生倔強藥難治處交只解從迂
直入世何常肯詭隨履虎不驚甘受謗鞭龍無策苦吟

詩應知孤負天童老日落空山叫子規

自答

水月空花如是觀底須西向笑長安詎諧聊爾師方朔

高潔無妨繼井丹茶菜茹來甘若薺荷衣著破臭如蘭
埽將逆境歸諸幻已覺胸中海樣寬

紫幢軒秋花爲子晉賦

一樹秋花似錦幢玉京紫豔本無雙都房旖旎開詩研
宋玉九辨紛綺手都房香雪霏微撲酒缸

紫箴冠鼓紫袖偏紫雲掩冉緱山前翠篴裊裊月朗朗
白鶴翩然下九天

退之庭下咏團團庾信園中賦不刊庾信賦青牛文梓即秋樹也誰道二

千餘載後一時吟賞重騷壇

紫府仙人駐紫巖凌虛愛著紫霞衫人間桃李元纍俗
枉自成蹊歎隔凡

完玉堂詩集卷九

寄懷松齋

近來衣帶緩春意復何如剗地悲人事見君昨日書蕉
心仍自卷柳眼幾時舒惠子能知我曾觀濠上魚

脈脈天難問茫茫我欲愁薄雲停木末斜月到牀頭練
要還窮石沉吟乏蹇修離騷那可讀痛飲是良籌松齋近乃止酒

云故

聖世臻麟鳳胡爲有網罟閑門惟咏雪經歲勿看花賈
誼真才子蕭何列世家迢迢竹香館一榻款絮裝

鶴唳清漢歸鴻沒遠岑東風吹白髮誰慰此時心

喜砥石研成

興王地產綠瓊英玉斧丁丁琢得成研係許紫垣手製直以文明

開一代遂令聲價重連城端巖足發松煙性溫潤偏怡
毛穎情龍尾羊肝須撥置老禪揮灑慰平生

三條蕉牕雨乍晴小池激澁碧無聲應知間氣材非易
能砥狂瀾任不輕塵海得朋愁易破玉田有歲老堪耕

典衣要製琉璃匣自續新銘自品評

送胡功水扶武清公靈櫬歸當湖

嚴霜顯松姿峻阪見驥力歎子瓊樹枝憔悴風塵色阿

兄抱姪才製錦畿南邑期年乎雅化驚病支龍骨碧翁
構玉樓亦欲盛華飾一旦召而升不顧蒼生泣脊令已

在原搖搖正飛急循牆及撫棺但見兩袖濕西風吹素

完玉堂詩集卷九

旄邁返故鄉陌白叟攜黃童相送多於邑目擊動我情

孝友性所植賦詩淚盈把可以風鄉國

嘗新菰

雨後初嘗小把青味腴脂滑箸難停品題始得逢詩客
名字由來著易經蒲筍風標多戍削露葵體骨欠娉婷

山僧偶爾存高論休紛紛食肉聽

初夏試龍井馬上鮮同孫松坪陳健夫作

又是櫻紅豆綠天風爐移就筆牀前一瓢未遂山中老
七椀同嘗馬上鮮穀雨焙來爲逸品神龍藏處有名泉

肝腸久矣成冰雪隨意吟來也有禪

漠漠輕雲卵色天一壺共試藥闌前更番雪乳香逾馥

纔出蘭芽翠尚鮮佳友遠分青箬籠巨罌難遞白沙泉
白沙泉在西冷岳嶺之後年來舌本殊高簡懶罵諸方五味禪

題陸同菴有定軒

夕陽同一巷碧樹望衡居有定還無定蓬廬即吾廬門
多長者轍牀有古人書狗監今難得誰為薦子虛

寄酬高逝禪師

即南田也

斬斷葛藤真慶快歸來廬墓正相宜黃塵笠子雖無賴
白石蓮花共有期

附原詩天上永思雖自在某傍自影亦便宜孤雲不是無蹤底同住秋山未可期

半藏菴聽雨同松齋

好雨來西崦疎疎紺紺園下枕簟颯先秋鐘梵沉初夜螢

完玉堂詩集

卷九

六

火溼不流葛衫輕欲卸東齋吟蟬聯緩我塵外駕

陳秋浦贈余龍尾合璧研歌以謝之

流鶯語澀棗花夏枕書高卧愁難寫陳生贈我龍尾研
再拜如獲千里馬金星閃閃秋旻高碧浪層層河漢瀉
海日初升若木枝一丸璧月光相射蜀牋附以送研歌
情意如雲語騷雅山僧愛研若愛馬室中三品世所寡
綠瓊黃琮白蠟却紫霄須待蒼龍跨豈期秋浦有秘寶
布諾如金無宿者我雖老瘦興尚賒奇服猶能追屈賈
長佩吹毛陸離劍荷衣蕙帶珊瑚把駟蚪高騁濫埃風
縣圖閭風恣飄灑無心更覓獅子驄有錢不買香姜瓦
千秋吾道托石交息駕椒邱吟杜若

板中芍藥

素惠仲雅杜紫倫樓敬思和

為錢殘春悵悵時分貽婪尾兩三枝喧塵懶策紅藤杖
幽賞宜供白玉莖絕代名妃呼不死同時作相事尤奇
豐臺豈少人爭看爛醉何人有好詩

蔚藍天色嫩涼時買得街頭帶露枝照面似沾名士粉
殢愁欲醉內官資鼠兒已謝難為繼魚子雖香未是奇
一笑相看無一語何心更賦送春詩

嘗櫻桃

困人無奈棟花風分自西山古寺中洗手乍開蕉葉綠
走盤不定翬珠紅喜逢龍睡批鱗得噴被鶯含密網籠
試喫大還丹百顆客愁鄉思一時空

完玉堂詩集

卷九

七

佳果名參仙子風多情遠餉寂寥中玉漿稍可三分冷
火齊由來一色紅快馬早過藍靛廠在彰義門西三十里明霞猶裹
翠筠籠吾鄉更有青蠶豆夢裏根塵掃不空

重看卧龍松歌

京師一害塵無處縱登覽閑尋黑龍潭重吟老松畔老
松塌地龍臥懶天矯離奇儘偃蹇烏栖鼠竄古冢邊天
荒地老何人管元氣完固丹髓藏李賀詩肥松父丹髓龍身蜷曲鱗
甲張濃陰如幄釵股亂微風入髮颼颼涼坐久忽聞山
雨至仰面但見煙蒼蒼吁嗟乎長安冠蓋多俗腸宰豬
走馬擔壺漿不醉豐臺紅藥側便看杏花八里莊此松
竟似遺世落落一高士恨無萬牛駕車移植千仞之高

岡

清明

潑火無多雨當餐尚作寒一時薺菜貴幾日杏花殘上
冢希龐德吟騷惡上官先師猶未華回首淚闌干

題扇

交道紛紛風雅衰朱霞白鶴有誰知昌黎感額東坡笑
支解流為院體詩

新綠

同陳山堂楊次也
陳秋田胡國賦

亂紫殘紅空斷腸一番新綠意差強與煙藏住黃鸝語
似水流來白袷涼有客酒痕翻笛簞誰家詩思到池塘
何為落拓忘歸計百本梧桐三畝篁

完玉堂詩集

卷九

八

蠶豆

梅雨初晴楚麥寒紅紅翠英喜登盤香甘絕勝籬邊種
軟美疑從箔上看紫李堪嫌蠶食半朱櫻終惜鳥銜殘
坡仙題作元修菜添在詩家典不刊

盈筐餉自老農家風味悠長實可誇寫就新肴猶有黛
煮來嫩玉更無沙桑間鳴過倉庚鳥竹下嘗同穀雨茶
勞我相思吟轉苦客中一飯未能加

鮮當園蔬饒當糧雙雙垂佩似鴛鴦攜筐錯認采桑侶
坐客如聞煮繭香櫟社必需為上品農書可補作良方
其說能瘳天泡瘡

分明不是相思子底事車輪轉曲腸
聞說三吳雨水多不知春熟較如何儉年若斷救飢物

野老應無擊壤歌八卦田中曾果腹武林有八卦田王陽明於
其中盡為浙中第一俗
五峰寺裏證摩羅余昔遊五峰山多產熟麥熟豆飽喫以為奇過庵
摩羅西竺名果也迦文云我觀三千大千世界如
摩羅果由來飲啄皆天定莫歎飄蓬鬚欲皓

杜筍

春深山販興寥寥至味方知土產饒浥露摘來纖粉指
快刀削出嫩英瑤香舍蘭芷固同譜緣在伊蒲作久要
不羨天花與榆肉龍孫風骨本高起

社燕來時蟄龍醒呼童即向後園探雨餘怕蹋青絲履
雷過驚抽綠玉簪名字却教佳苻借茶名宗風每許素交
叅啼鵲催起愁難療夢到煙邨水寺南

百州塌餅

宋花木嫩牙及禁州有脂是者搗為末粉為
之柔草香美為寒其絕品惟木中當湖有

完玉堂詩集

卷九

九

精工粉食憶吾鄉可口多應方法良只采眾芳為粗粒
不勞加餒費餒餒雲門答話傳宗旨僧問雲門如何是佛
法大意門云胡餅煙容
嘗新作畫償太倉王奉書性喜此餅饒里人
攜餅歸餽獻者忻然作畫幅酬之無怪山僧多品藻餐
霞煮玉總荒唐

製得勻圓穀壁形淮南經是養生經成仙何必尋雲母
益壽斯尤勝茯苓滋及華池歸紫府香融瓊液壯黃庭
歸山定買小砂磨頓頓盤堆水翠青

荷葉紫艸

吾鄉于未開花時家家采食肥脆香美其禁藥
甚為金花馬蘭等及也餘郡縣俱不解食

幽芳冶豔滿平田好是春分寒食前非特陸離能縱目
最多風味欲流涎翠如苻菜充齋鉢香藉衣裾掉酒船
閒趁斜陽歌緩緩不須員嶠別尋仙

江南醜地本來無菜麥交加金翠鋪未夏先開紫苗苗
有風不捲錦羅毬品高弗惹閒魚戲味雋偏私貧士舖
却怪北方風土惡黃沙滾處長姬茶燕地人好如茶皆呼爲茶區區
菜關雅正月爲姬十二月爲

以乳腐葢心菜分饋呂無黨編修

菽乳依方製葢心用法藏漸成酥酪味猶有菜花香近
憶瀛洲客清吟白玉堂分嘗鄉土物壓倒大官羊

落葉

紛紛皆碎錦客子感秋深適與飄風會何由戀故林千
紅亂殘照寸碧出遙岑綠綺橫千膝哀蟬誰賞音
昨夜微霜降丹黃墮夕暉呼童尋竹帚煮茗掃苔衣片

完玉堂詩集

卷九

十

歸鴉

片如花舞輕輕逐燕飛不禁支枕聽好夢近來稀
閒數遙空點點衝寒倦亦迴自知故巢在不待遠鐘催黑
擬片雲合紅分殘照來後棲無意緒啼向井邊槐

啖新麥餅同師孟

我家柘湖濱秋雲黃二頃圓盤碾玉塵香酥製環餅旅
舍恒苦饑脫粟時復哽感我素心人寒具傳採血涼解
青絲帶飽啖壁月影虛廊趁桐風摩腹遠槐井斗籬卷片遠
雙槐甚古

謝松齋贈白衛

故人憐我徒步老無力牽贈一頭秋草白芳塵低送四

蹄輕鶴轡冬瓏兩耳直從此看山任近遙坐穩心閒句
可得相思欲訪松雲菴倏忽城南到城北

苦竹

可耐寒如許青冥守自堅北風雖凜若勁節故稜然暮
雀飢爭噪濃霜翠更妍此間少人愛擬倩墨卿傳

疎松

窈窕蒼煙護微風吹古香門前似圖畫簾外有笙簧雪
壓龍鱗老霜欺鶴夢涼不知人境遠寂歷閉山房

枯藤

葉脫土亦凍一冬雨露稀孤根幸不壞生意豈云微任
運依禪寂韜藏入道機明年發新綠我欲作山衣

完玉堂詩集

卷九

十

凍鶴

霜庭寒獨立那肯雜雞羣半夜露將滴九天聲忽聞神
凝殘臘雪夢隔故山雲似解琴聲好摩霄翅未分

霜鐘

將放魚山梵蒲牢吼枕邊天寒耐遙昔樓迴落清圓冷
破塵間夢橫穿松頂煙却思萬山夜打脫栗蓬禪

寒月

晶晶霜浮地冰輪碾不頗空庭一凝睇清苦意如何靜
照龍脣鵲寒衝鴛瓦波耽佳長懶寐白愛紙牕多

題查梅餘編修二隱圖

龍中養菊二枝梅一枝梅一枝
不若梅楊孫實作二隱圖

白雪黃金寫兩枝相看千載有心期品題聲價須名士

管領風光各一時
籬下何人凝睇遠
山中獨立絨愁遲
得來二妙堪偕隱
好岸烏紗引滿卮

貌得經霜耐雪枝
遙寧肯負初期由
來情淡能遺世
總是詩高不入時
落碧影寒蛩語苦
月黃香動鶴眠遲

以桃絲竹杖留別劉無垢居士

勁節嶙峋紫翠斑
逸仙貽自粵西蠻
他年儻遂平生約
飽看江南雨後山

枕上有懷明州風物兼簡萬九沙張志呂

苦憶明州風物好
客中一一費相思
奇松攫地育王寺
老柏撐空秘監祠

先王堂詩集卷九

烏米飯其音張冬茶仙心作韻甚美烏米飯即青精飯也
雨前茶喫青麻糍惟東錢氏所製最佳

輩斐然多制作
果堂文筆鄧山詩

夏黃公隱此鄉里
樸俗醇風尚有貽
一道江聲龍走去
四邊山色雪明時

庚寅歲交詩

蟠足孤峰頂
襟光絕萬緣
無心成大隱
不識是真禪
甌汎驚雷
焚爐騰生結
煙熊一詩鉢
曾否有人傳

損益交堪玩
崢嶸歲屢更
孤雲閒自卷
九乳待誰鳴
雪色增松翠
霞光捧日晴
呼童進盞粥
鍵戶嬾逢迎

燈花

然取蘭膏繼日功
奇詭頃刻映書紅
無香撲地引狂蝶
有喜從空報主公
光透碧紗猶燦爛
影搖素壁自玲瓏
苦吟弗許山童剪
開落忘情悟化工

人日

炷香洗我研不敢
負靈辰濁世無奇
士狂歌作散人龍
山將鬧市竹馬正
嬉春遙憶東湖柳
含煙似麴塵

浩翠樓和松齋

高松落落竹疎疎
暗上飛樓翠滿裾
濁世那堪重措足
神仙端自愛凌虛
悠然拄笏看山爽
底用誅茆絕壑居

嘉命定能磨十貴
遠游且漫擬三閤
獨立天邊興不孤
尊中有酒任歌呼
一聲玉笛飄河漢

先王堂詩集卷九

千個煙鬟擁畫圖
老我久思霞外契
愛君亦是澤中癯
長安豈少繁華第
名士風流買得無

寄松雲菴主

無端鶴夢隔松風
黯黯孤燈綴玉蟲
萬種愁絲人在北
一腔情事水流東
花前顧曲何曾誤
月底連吟每許同
安得碧天雲捲盡
樂船倒瀉落霞紅

孤鸞

誰鍛孤鸞翮
飄零隔紫雲
有時對鏡舞
逸響九霄聞
飲水憐仙骨
穿花愛鳳文
低頭憶窟樹
側足立斜曛

室之

乳鶴

甫生雙乳鶴嫩羽似鵝黃無力摩天去有聲和母長瘦
軀聳苔石闊步過鰲梁老我心期汝騎將返故鄉

鹿

秋到梁王園邀看塞外麋花錢晴日麗筍角向人騎
性難馴伏餘生脫鼎鼎香與泉潔那及在山時

熊

赤日苑牆東枯椿鎖二熊飢來舐雙掌熱極鼓胡隴
曾入周王夢能成牧犖功山僧欲化汝飛去學猿公

月蘭

奇花來海外素豔吐冰霜當暑羅幽檻臨風試晚妝
薰衣疑艾納滿室是都梁忽動騷人思堪名王者香

完三堂詩集 卷九

古

半藏菴井邊雙槐和松齋韻

幾人夢醒枕邊來如幄濃陰覆井苔抱葉青蟬吟忽斷
啄花練鵲去仍迴相看此是不平樹底事雙從初地栽
堪作冷淘供午頓更邀浩魄勸深杯

觀弈十二韻

偶過紅黎館遙聞膈膊聲樂觀二橘叟靜對一楸枰
布局初分陣潛機似規兵蛇行長不斷鴈翼忽然橫
邊角從先據中原未易爭斜飛偏得勢小覷更多情
圍急隨酣戰攻堅欲盡并因貪成致敗示弱死還生
變出連環劫重危廣武城用權收兩活審子竟和平
此是神仙事誰傳國手名回頭斧柯爛一笑返柴荆

病中答沈獅峰韻

敲眠冰簟浸涼波頰策詩魔遣病魔雨色遠含松色暗
藥香時和竹香多溪山畫裏移情久前月始畫幅鸞鶴雲間有
夢過有絲絲九峰之約箇段愁懷誰解得拈將短偈問維摩

再疊韻寄梁藥亭張韻持兩先生

綵筆風生學海波焚香朗誦足驅魔但期霞外褰裳去
不省人間蹙額多暑雨連朝成獨坐涼蟾乘夜擬相過
神仙蹤跡高難卽偶把金門銅狄摩

三疊韻答張實甫

難挽江湖日下波無心三昧伏諸魔意中知己凋零盡
老去詩篇感慨多雨久苔痕延榻上風清竹籟落簾過

完玉堂詩集 卷九

五

愛君的似韓陵石相對忘言手自摩

送陳左之先生就養易州

淡情雅藻極纏綿賭弄論詩可判年從此雲封松柏徑
更無人破紫苔錢

高齋密邇數經過瀟灑無拘一嘯歌細雨斜風更留宿

茶煙滿榻對維摩

東南耆舊曉星孤雛鳳于今又鳳雛七十過頭須作達
神仙何必在方壺

柳絮漫天苦棟開安車緩緩到金臺好攜藤杖沽來酒
懷古詩成寄我來

沈獅峰得子

萬國歡同祝聖年弄璋信報桂花天佛家法在教渠護
章氏經應有嫡傳繡祿卽呼天子壽鑾放猶頌祖翁賢
明珠一顆原無價況復名占南極邊余命名佛壽

人外論交誼不疎中年得子百憂除泥金帖倩賓鴻寄
湯餅筵開陽月初殿上恩留新曳履樓頭香繞舊藏書
九天鳴鶴聲相和彩筆無勞賦子虛

九日張腹菴招過寄園雅集

獨坐多遠懷久病憐瘦影故人有嘉招逆旅興不冷愛
此黃金花幽香發孤梗紅棗與紫菊點綴作饒餅圖書
當晤言筆墨供嘯詠垂簾勸開丁俗客一時屏何必更
登高隔雲引長領

完玉堂詩集 卷九

夫

偶過王用舟寓齋有盆梅一株盛開因暢談江
南梅花之勝

庭戶悄無聲但聞香氣噴披帷見一老如入止觀門與
梅花對坐得意兩不言恍然飽禪悅清絕飛詩魂靈谷
與鄧尉此時花正繁姚家百年樹白雪應滿軒城南四外姚家舊有

送陳鍾庭學士督學京輔

天子重文治濟濟稱雍熙王畿惟首善掄才必再思書
名上玉屏引見升彤墀唯精又唯慎允塞允疇咨矯矯
長洲公蔚煥鸞鳳姿講幄多啓迪起草冠百揆帝曰都
往哉爾其式憑之懷中有正尺堪爲士子師

薰風吹新綠棗花香細縕鳴騶揚雙旌相送出國門古
來燕趙間風俗強以敦感被聖化久學者亦漸蘇君令
膺特簡永鑑清無痕披諸蕭艾叢但采蘭與蓀撥彼珉
璞質取此珎與璠嘉聲振朝野上報明主恩

懷友詩十首

查查田 慎行

知止真難得飄然賦遂初掘頭放花鴨枋口釣鱸魚學
佛心無著信天樂有餘名山緣亦在倚杖候籃輿

王維士 慎

一躍蓬瀛步林泉意自恬學仙五禽戲課子萬書籤水
淡心何競竹深夢不炎余東有別墅曾許挂茆簾

完玉堂詩集 卷九

士

盛宜山 遠

可惜宜山老迢迢一片心南湖煙月冷誰復肆清吟
悟蓮華法歸嬉寶樹林他時辦香閣腹痛那能禁

高遊禪師 德衡

儒門元澹泊造物忌才雄揮手斬塵網翻然入苦空
糝靈隱雪檨笠石梁風忍讀傷心句茫茫一築中天地茫茫一築

向也

胡國期 紹安

一病忽蟬蛻文場少吉光謳歌及棠樹尸祝在桐鄉柳
恨東湖老翁悲南園荒招魂歌楚些是處總堪傷

沈獅峰 宗敬

薊子摩銅歎東方割肉顰只看瀟灑處的是再來人點
筆松雲遠談禪芋火親相期應可待霞外有通津

劉大山 巖

盛世無鈎黨餘波尚及人天高雲黯黯閣閉犬信信不
遇中郎賞謂四明伏義桂幾為爨下薪帝心今簡在素抱定能伸

杜雲川 詔

忽訝書雲節蓬壺夜雨霜斗樞一時暗鳳翮未能張七
載然藜苦三秋紉佩香九方歎不作誰為辨驪黃

遜夫

峴沓秋聲裏臨風繫所思深情憐錦瑟兀立瘦瓊枝秀
絕簪花格清揚落葉詩渴塵焉可解松雪是心期

完玉堂詩集 卷九

大

陸坡星 奎勳

皎皎坡星子翩翩作賦才十年思不見孤館夢中來翠
袖倚修竹寒蟾照古梅風雲天上遠陸地老龍媒

六和粥

青蔬菽乳
米麥麴為之

雲子抄來白瓊麤出碧羅主賓分等級將相得調和為鹽
食之將瓊瑤差相似高峯祖師住山采葉茹青精不較多咄嗟

容易辦寧復羨酥陀天上供

小除日偶成

法道于今歎式微龍潛豹隱鼠爭飛知交似臘消將盡
歲月隨流挽不歸靜裏再思無欠事老來一桀總忘機
司空表聖堪千古亭號休休義最肥

題成綱齋讀書城南草堂圖

昔是官窰殿今成眾水塘最多葭菼綠亦有棗花香希
古耽幽士讀書卜草堂朝來閒拄頰西望一峰蒼

將出都留別諸知己

商飈颯颯驚旅夢朔鴈冥冥入遠煙此身雖老欲避地
有口不須更問天綠竹小構黃茅屋青山深耕白石田
素心執手應見許斜陽影裏揮我鞭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卷九

无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鶴南集 卷十

將之嶺南過查悔餘先生山居作此道別

蟻月却煙靜鳩聲花外閒橋通橫漲水門對大尖山皎
潔餘冰操道遙駐玉顏東南耆舊少珍重閉松關

舟發錢塘

雨猛風狂浪拍天望江樓下下江船南衝炎瘴非無謂
為飲曹溪一滴泉

舟泊章江門下作

一宿南昌郡匆匆赴粵東時無滕閣會有負馬嘶風雲

完玉堂詩集 卷十

壓譙樓黑沙虛釣火紅馬師行道處震旦仰空騰

度大庾嶺

層山千萬疊一綫路剡天雲脚懸危石松根落細泉北
通漢朝使南啓祖師禪荔子紅香候閒游不偶然

衣鉢亭

黃梅衣鉢一人傳命若懸絲到嶺邊四品將軍提不起
黑雲散盡見青天

南雄

南服邊隅地鴻飛不到天版圖西漢闢詩賦曲江傳水
育峰巒秀風暄花竹妍空門無界限盼蠻此蔚然

韶州

韶石奏韶樂名因帝舜留南薰溫堪解聖德美難儔香
味曹溪水清暉許渾樓平生愛奇勝嬾聽鷓鴣愁

峽山道中

嶙峋岸峯世間無應接雖忙意自娛可惜退之猶失記
米家父子不曾圖

彈子磯

天教鬼斧劈危磯塞住江流不可梯仰面看時回首送
斷雲斜日鷓鴣啼

觀音巖

千尋絕壁俯潺湲大士珠龕洞腹間山鳥啣花猿送果
不妨喚作洛伽山

完玉堂詩集 卷十

飛來寺

兩峰插漢碧巘萬木陰森古殿寒水曲鐘聲遲送客
鷺鷥飛過夕陽灘

光孝寺四首貽敏言同門弟

五嶺鍾靈氣三江演脈長至人乘願力此地發吉祥嫡
乳傳南嶽真燈炳大唐如何鳩舌地學者少鸞凰

舊是虞卿苑多栽訶子林偶然訓妙論四衆盡傾心鵠
繞金絲塔龍叅玉座襟時衰風俗變戎馬謾相侵

寺有六
伽藍塔

一本菩提樹千秋祖道存濃陰彌淨界元氣固靈根紺
殿留碑識蒼苔積雨痕徘徊還久立初日照風幡

禪月丹青妙流傳古應真雪牀書貝葉秋水更精神弟

子焚香肅猿公擁篲馴高堂一展禮似接笑顏親

樗公送荔枝

遠客易生渴閒吟池上風多情有樗老絕品送筠籠露
結晶丸白香含鶴頂紅愁消何處去冰雪滿懷中

題屈翁山詩集

三閭有苗裔流落海南濱奇服紉香草狂歌托美人杜
鵲心事苦斑竹淚痕新西上蓮花頂玉姜一笑親
公鳳與離支時多比興辭風騷今已矣麗則爾能為鵲
鳥有何好重華莫可追沅湘千里碧流不盡相思

訪梁南樵

此地多風雅今來歎寂寥獨遊何所向猶剩一山樵社

完三堂詩集

事鷗邊雨名心雪裏蕉殷勤問遺草聲韻未曾

元孝王蒲
衣詩集

讀吳山帶詩集

把讀金荊集悠然披素襟荒江翹白鷺孤磬出疎林古
淡有真味蕭閑見道心天南我到晚寂寞少知音

苦瓜

菩提炎方美加餐慰所思苦能消內熱分與道人宜功
敵參連引德涵冰玉滋平生安此味豈敢望同時

薤菜

薤菜即苜蓿凌波引蔓長托根本清淨賦性乃陰涼藹
藹煙霞色盈盈月露光鄭箋箋不到留詠與南方

越王臺

海角山爭秀雲開天一隅高臺凌碧漢夕照滿青蕪皇

帝下謙詔蠻夷稱老夫明珠與翠羽今已半虛無

五羊觀

仙人留化蹟持穗復騎羊頑石鞭難起秋禾到處黃羣
山臨大海古觀倚斜陽欲訪羅浮去梅花嗅冷香

六榕寺

六榕已化龍題額認坡翁翠嶺五花塔玲瓏千佛宮雲
山矜秀色桑海閱虛空莫謂蠻鄉遠聲華一氣通

波羅廟

歷代加崇禮惟神屢奏勲始迎橫海將再引伏

完三堂詩集

日珠宮麗名香玉几焚閒來拊銅鼓精怪隱奇靈

與敏言弟夜話

河漢影清淺微風在樹林天邊一梳月照見兩人心俗
薄秋難挽道存力勉任我方事肥遯幾度為沉吟

余兼五見過寶林寺

文物無多生渴塵一筇遊到海南濱乍嘗荔子堪消暑
欲訪羅浮不待春交脫形骸情自遠道存風雅話尤親

余兼五山居納涼

花下涼亭樹頂樓竹邊茶臼更清幽低聲吟了高聲笑
不似山陰雪夜舟

雲情詩筆絕纖塵蝴蝶梅花不老春煮玉餐霞無不可
神仙端屬冷閑人

別樓敬思

憶別春明七度秋靈川遠隔少書郵揚鑣仗劍平蠻賊
韓范平生志少酬

老來身世破虛塵猶望知交作好春花底夜吟詩送別
愛君不是近時人

敏言弟久病不痊

善病憐吾弟晨昏一繫心有時失眠食特地復呻吟壁
月黎牀對金花藥碗深支離寧忍別黃葉下秋林

題樓敬思越嶠集

完玉堂詩集 卷十

三載蠻方嚼蘼來一朝橫槊殲渠魁閒磨盾鼻吟詩句

始信于思是逸才

沙洲水汊路逶迤白鳥飛迴秧浪吹一縷水沉風不斷
碧紗舫裏選君詩

題朱襲遠靈川竹枝詞

巴渝人唱竹枝詞半屬懽愉勞苦為樂府離騷遺意在
此中突竅少人知

君家太史最博雅曾作鴛鴦湖擢歌喜得阿咸才筆健
靈川風物不爭多

避暑靈洲寶陀寺四首似敏弟

鬱水西來遠中流湧一山蓮華白石座紺宇碧雲間愛

我同條子高樓獨鶴開東坡題句在殘夢破塵寰

秋後熱更甚蠻天火不流宵分猶露坐老去聽猿愁星

曳水雲白松多島寺幽余生愧冰雪及此奈淹留

竹樹陰長合蟬聲晚故哀新涼一雨集微翠四山來客

艇欹帆過殘編支枕開未須輕海嶠時有出羣才

白沙全集

孤嶼鐘初寂月高人影空淒然下白露此夕有金風天

遠斷雲鴈庭虛飄井桐依違將別緒多在夢魂中

石門道中

人家青翠水松連多在山邊與水邊一自隱之飲此水

貪泉千古是名泉

完玉堂詩集 卷十

敏弟去九江為余料理舟楫

涼颼入樹月當樓白露如珠作好秋夜半山堂獨愁坐

病餘瘦弟在孤舟

風幡堂送夏

堂下水如鏡堂前幡颺風祇宜冰在座不耐火燒空桐

葉難留碧蓮衣欲褪紅恢台功已就相送出離宮

題鄭湛若嶠雅集

中秘才華好琴亡人不亡苦心工選體高調自琳琅玉

珮尊王會金支麗日光空山對猿鶴無復理清商

讀陳元孝獨漉堂集

昭代論詩格君為正始宗瑩溫如碧玉和雅叶黃鍾懷

古阮遙集葆真邵夢容同聲有屈子衡泌自雖雖

廣州雜詩

爭傳將軍綠味勝尚書懷黑葉雖中品朝朝當飽齋
新興有香荔晚出價爭高難得凝冰子仍然遜綠袍
蒟醬扶留作外江人未嘗蠟灰捲翠葉勸客嚼檳榔
餘甘類橄欖三飲即陽桃不及波羅蜜中邊一味敦
苦瓜肥似瓠藤菜滑於松芳潔而鬆脆我唯取水蘿
龍眼邨邨熟終堪作荔奴黃皮與蘋果雖有不如無
酸澀人面子徒然挫齒牙爭如烏攪鼓色味總堪誇
佛桑顏色好却與槿花同榮悴何容易伊誰咎化工
娛目外洋茶夜來香更佳一名月蘭花素馨方茉莉多兒

完玉堂詩集 卷十

花

移俗無虛奐沉香止隱之唼膚多驚風撼樹有蜉蚋
我有陶泓癖空懷水洞端青花那易得碌碌總羊肝
火樹生炎國燒空若絳霞平生多欠事不獨木棉花

曹溪南華寺禮六祖真身

烏石灘機棹侵晨踟躕亂雲緒風吹瑟瑟醉葉落紛紛
逕循溪曲鐘聲隔嶺聞至人居福地紫翠望氤氳
午過天王嶺溪流有異香羣峰森玉立一塔閃金光榕
樹千冬碧稻田百頃黃升堂禮我祖靈境是家鄉
笑見祖師在肉身即法身寶珠懸不夜金鏡照無塵
五葉難為繼一燈傳有人蒼黃風掃地繞膝淚盈巾

辦香聊致敬那足報深恩骨髓壇經得芳馨衣鉢存
腰摩石背卓錫探泉源夜久還孤立一九月到門

一宿匆匆返曉知不忍心都應慎舒卷豈敢負山林
虛席其監院及衆房僧請余開法余因緣不偶故辭之白鶴凌空翥清猥別澗吟確房有
嘉則在在可追尋

宿湏陽峽

曲曲江流夜有聲一鉤新月映空明扁舟已到湏陽峽
滿眼青山送客行

英德道中

倚舟應接不能閒變化新奇在兩間說與畫家多不信
英州山勝米家山

完玉堂詩集 卷十

郴州

羽遷義帝弑郴州天下人心遂不收問訊楚人能指點
誰將麥飯奠荒丘

黔陽

楚南將盡界小邑有黔陽水自滇池下山連貴竹長資
生仗蠟樹險路總羊腸來往苗夷雜蠻鄉即夜郎

辰陽道中

風雨辰陽道孤舟下急湍雲迷白龍山角雪吼青狼
灘大小藏書穴經過未得看騷人魂在水何處薦秋蘭

洪江陸行抵渠陽似王西谿

洪江南去路崎嶇到處茶花香拂鬚脫粟藜羹山店宿

油燈草薦夢蘧蘧

溪流如鏡繞山城半屬居民半屬兵黃葉滿庭昏更鼓
到來知是長官清

明月菴

結屋孤峰頂徜徉稱道情雲邊放魚梵天上落鐘聲白
鶴棲遲嬾煙霞服食輕夜來明月吐心地自空明

九疑

面面峰相似相看轉轉疑重瞳葬何處萬古莫能追竹
淚斑斑濕梧雲黯黯垂楚南哀怨地風雨聿龍旂

湘江

湘江水空碧湘芷香氤氲縱使巫陽下難招屈子魂

完玉堂詩集 卷十

音多落葉嶽色半含雲終古傷心處漁歌向夕聞

望南嶽

弭轍衡山縣蒼蒼入望中雲邊紫蓋石天上祝融宮離
火文明象諸侯品秩同三生石尚在懷古思何窮

長沙

懷石騷難反治安策可傳懷王心不悟文帝席徒前蘭
委三湘水雲荒七澤天才高人所忌終古恨難捐

滕王閣

高閣留今古憑虛一曠觀雪消衆山翠日落大江寒結
社懷元亮揮毫愛子安欲尋廬岳去獨鶴入雲端

徐孺子墓

漢末多高士南州重一人葆光能絕俗履否亦居貞

郭生芻蕘交陳下榻親我來尋古墓殘雪印苔茵

憩雲菴

即蘇雲卿
菴園處

蘇公灌園處今作梵王宮門漱東湖水畦栽秋末菰白
鷗翔檻外清磬出花中愛我同門友棲禪有古風

渡鄱陽湖

彭蠡湖如蠡揚帆眨眼過空青天四壁捲白浪千鷺遙
指康山廟當時血戰多愴然一憑弔煙裏有漁歌

雙江道中

湖闊礁猶險無風浪亦驚雪消山皎潔日出水鮮明歲
晚歸心急天寒詩思清廬峰插雲表秀色九江黃

完玉堂詩集 卷十

廬山秀峰寺五首即似心壁同門

舟次蠡湖口匡廬青插天微聞瀑布響遠挹香爐煙憶
昔東林社名傳十八賢近來無法主池水不生蓮

結念時多誤今朝始入山籃輿遵古道松雪照衰顏鐘
送飛泉落雲隨倦鳥還祖翁光澤在何事棄人間

乍入開先逕山光熨眼新翠屏圍梵宇白練挂天紳積
雪如明鏡喬松是故人

開先寺松當佛印禪
師手植名佛印松

爽心神

曾倩王都諫生綃畫作圖
庚辰冬王龍臺給
諫為余寫匡廬圖香嚴開錦障
水灑明珠金殿知神運雲綿似海鋪及看眞面目年點

不模糊

世慕茲山勝宜爲仙佛居煙霞五岳外人物六朝餘道
重虎爲僕時襄龍亦魚青蓮詩不朽白鹿講堂虛

秀峰寺與心兄話舊

白頭兄弟晨星似落落乾坤意渺然祖業重新非易事
名山住老即奇緣圓通讓院交情見覺範潛心宗旨傳
痛癢相關無適可一燈方丈話忘眠

又絕句

舊是元宗讀書處師翁脫白此山靈銀河倒挂三千丈
絕景全收漱玉亭
廬山奇秀甲天下第一開先古法幢今得九重重賜
額秀峰秀色滿西江

完玉堂詩集 卷十

宗風戒臘同師乳瑞興心兄官東華山見老
人飛法又同記前於平陽辜負煙霞了古今

雪老冰枯三十載阿兄鐵骨弟心欽

當年元老名雖盛酬唱坡翁道益尊難得宋郎兩開府
種松解帶鎮山門

歸宗寺

晉代名藍古雲盤西幹龍遙瞻舍利塔卓立金輪峰簾
捲千絲水人傳一味示門風今閒寂只打飯時鐘

示中呂從孫易名實磨

踐履端方志業純自然與道日相親國師法脉傳來遠
衆角之中有一摩

查悔餘見過棲心信宿而別

煙雨迷離夜東林放梵時扁舟故人到一笑展心期名
以全真貴詩將送老爲青松有舊社重續未嫌遲

徐景予分惠紅椒一本

歸老東湖寺前塵夢裏消舊交逢白苧小本贈紅椒舊
衍充禪悅芬香入楚騷山齋不虛築同調隱堪招

題趙飲谷說劍圖

君何不學東海公孫弘牧豬獻策取上相何爲深情托
豪素滴粉搓酥裊孤唱又何不學元丹邱高棲石門煉
金液何爲碌碌走風塵顏色佗僚頭欲白匣中三尺青
蛇吼上決浮雲地維絕仁爲鍔智爲鋒持以春夏行秋
冬說者神謐聽者聾噫吁乎忠聖豪傑何由逢

完三堂詩集 卷十

梅花八首

自笑生涯老未窮手栽鐵幹忽撐空試看蓓蕾珠璣似
飽鍊精神冰雪中蝶夢那知春發動鶴窺猶愛影玲瓏
天然第一孤高品官閣青邱詠欠工

風格翩翩姑射仙年年占斷萬花前輕煙染得朱砂活
嫩日烘開綠萼圓橫玉一絲誰解弄空山終古有人傳
銀蟾似亦多情致飛在梢頭伴夜禪

東君有意釀寒溫局却柴門雪一村竹外氤氳龍翠袖
水邊容與立黃昏江南衛玠應看殺塞北王嬙欲返魂
今古傳神無好手暗香疎影屬陳言時香疎影江句
也林逋襲用之

鄧尉西溪看遍曾羅浮庾嶺興騫騰騎來鳳子渾如驥

剪得鮫絲半是水六代繁華無處士一生清苦類高僧
白頭已了芒屨債紙被蘆簾慰寢興

白石青苔裏露新香臺何處著芳塵龍頭誰寄同心友
嶺上徒憐夢醒人望斷碧雲山悄悄吟成香海月鱗鱗
裴回忍負名山約納納乾坤刺此身

閒來取次憑闌干上番條風尚峭寒淨洗鉛脂為絕色
幽偏院落有奇觀明霞映水光如練清梵凌空香滿壇
凍雀饑禽謾爭啁道人澹泊擬加餐

蠟粉牆低映碧紗韶光先到水之涯縱由雪壓高於屋
耐盡歲寒密著花一塢白雲吟匣匣千竿翠竹護槎枒
愁思何堪堪消受索笑巡簷手八叉

完王常壽集 卷十

好春只在玉山岑澹澹朝曦藹藹陰瘦挺力能
橫枝態欲過溪心古歡聊托紅絲硯靜賞宜調綠綺琴
幾度繞花獨搔首寥寥湖海孰知音

和借公韻

張棠吟樵

欲賦梅花思不窮微吟肯放酒杯空神清似見隱居時
寫來多韻結素心悟後更玲瓏松枝舊有歲寒約供向山齋也自工
名諱羅浮上界仙早春先發綠疏疏前煙籠竹外枝深雪映樓前翠
風流堪自命美人愁思倩伊傳五花散天機活手拈來總是揮
初番風催寒又溫垂垂漸發江都波酒香能融和雲冷雪蘊精神破月
暮回新點額長門畫掩暗消魂可知空谷芳菲在得與幽蘭共暗香
別時鐵屋見何曾側出橫欹勢欲騰蛟龍千遺爭比鳳鸞推輪起碎
鹽鼎為對相何曾側出橫欹勢欲騰蛟龍千遺爭比鳳鸞推輪起碎
漢漢苔痕春意新鉛華洗盡出凡塵滿室難尋相思字隔簾櫳少睡人
露霏光似玉更有寒香密於鵲夜深永對清如許頓覺繁華負此身
動靜離奇款可千般然獨立自禁寒難禁屋宇堪重路曲溪橋盡往觀
金尊酬送品時香疎影占詩壇碧雲佳句如水雪靜裏咀吟擬廢餐
幸安明淨照應妙高傍山亭近水涯唱罷後庭餘玉樹彈餘長鏡舞
傳驚然初褪露池綠綠已芳漫許廣平能作賦何如水雪吟劉義

漱漱一室入珠林三徑遙遙接龍陰其向屋中尋樂地當於物外見閑
日暮誰遊遊由廣風清合理琴寄語詩家須知日梅花千古有知音

劉調九招過枕流書屋看金蓮花

枕流書屋在碧沼匝金蓮葉底文魚戲花開酒殘
筵無俗客食物及時鮮閒坐松根石吟情一灑然

題陸松礪焚香掃地圖

世無九方歎誰識千里馬嚴電飄紫髯豈是閒坐者
筆底落明珠胸中吐長虹焚香與掃地不忝名士風

新正張吟樵觀察過棲心信宿話舊且許刻稿
之貲志感

寒極兩無已乾愁可奈何故人挈燕尾名聞訊到煙蘿
變幻蒼雲影堅貞白石歌春風如笛笛吹入佛

完王常壽集 卷十

交因風雅合出處道仍倅舉世無青眼相看共
為西粵政不忝次山流欲使紅椒卷長為天地留
鷗畔盟如舊人間事日新卷舒有餘韻磊落剩閒身鉢
底青芹餘牀頭白氈巾夜談深不倦斜月照湖漣

嚴漢石圃齋看菊四首

最喜東城水洞開嚴家老圃傍城隈騰騰霞綺紛交豔
白髮閑人步履來

三人意興雅能同

光原不錯嬌黃蛇紫錦叢叢

一片秋光映碧流南山聳翠在牆頭寒香不散雙

淡日輕雲作正好秋

金餅玉東山臚列如屏

坐忘簾外夕陽低

題九峰三逸圖

紅梨才子玉堂仙班香宋豔人爭傳拂衣歸來弄此

石林釋子衣水田吟詩日飲第二泉松梢月落猶未眠

白鶴背下一黃冠壺中丹丸光炯然遊戲筆墨別有天

三人相視莫逆焉或歌或嘯或復禪九峰悄悄泉涓涓

擁輪歌為許純菴使君賦

許公倜儻人氣誼如山重三州詠素絲五馬臨鐵甕嘉

績婉吳芮賢聲企張竦一朝拂衣歸萬忙車輪擁江州

為君悲江鳥為君噴江為君飛江水為君湧青百川

戶焚清醪載途奉使君意灑然對月酌大觥

編刻詩稿說示莖亭汪井二子

繡出鴛鴦譜金針孰與傳洗心叅活句得意自忘筌作

佩珠須貫裁環玉要圓祗應藏屋壁千載待人箋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釋元璟撰元璟字借山浙江天童寺僧也是編

分十集曰東湖集名山集紅椒集紫柏集太白集

綠瓊集京師百詠晚香集黃琮集鵲南集每集為

一卷前有元璟自序及題辭二十餘則其詩以清

雅為宗時有秀句如纔憐孤嶠遠斗轉一峰迎淺

碧膠魚沫殘紅落鴈聲水繞西施浣紗石雲藏子

敬讀書山二月草堂逢社燕一春花事到山茶等

句為虛元昌所賞見卷首題詞又如一笛破寒渚

千帆奏夕陽船如米家小水似瀼西偏秋思啼蟹

集歸心落葉知吟詩不閉梅花閣懷古獨登文選

樓才堪與世作蒼草道在忘情似木鷄等句王士

禎亦摘入居易錄中蓋其居杭州時曾結西溪吟

社所與酬倡者皆一代勝流耳濡目染落筆自能

遠俗但根柢不深氣味不免太薄耳

冬關詩鈔六卷補遺一卷

〔清〕釋通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冬關詩鈔

六卷》提要

冬關詩鈔盛序

明季清初我禾有兩高僧焉並以詩鳴世一爲秋潭舷公一爲冬關復公秋潭有黃葉庵詩稿行世已久爲譚司業掃庵校刻陳徵君仲醇撰序至今學詩者流無不家藏一本而冬關無聞焉黃葉詩摹擬蘓陸之間冬關一本少陵古渾沉雄老氣無敵論僧品相與顏頤而詩則可弟視黃葉也冬關沙彌時與曹侍郎秋嶽同里塾相劇切侍郎與師詩云共排流俗論重起杜陵人立志既同終身不易當時每一篇出則萬口傳之計數十年來不知幾千百首惜不畱稿遂至湮沒今師死已三十年甚有但聞師名而未曾見詩一章一句者更數十年則併師名亦邈乎不知之矣此其故皆由無鐫本行世故不能久而傳也念侍郎與師爲同調莫逆使能如歐陽之序秘演烏待至於今日哉亦似有數存焉爾然少陵爲詩家壇坫其集自唐迄宋數百餘年如子瞻山谷輩各有藏本多寡不同至介甫而得鄞客所貽數百篇始爲完本今余所得師詩半從門下生巾箱中物不過什之二三而桐川汪刺史碧巢久已畱心抄撮欲鐫師稿見余授梓甚愜其意將家藏圖畫卷冊題句平時往

來倡酬及向所購詩共若干首錄成三卷并錄於後後之君子有能繼碧果而蒐刻則師稿焉知不若少陵之成完本哉竹垞朱供奉所選詩綜以不得師詩爲憾今得序師詩猶歐公之序秘演不第慰師於長寂光中且以補侍郎未了之公案豈非千秋快事哉
康熙己丑花朝宜山居士盛遠書於瓣香閣

冬關詩鈔盛序

二

冬關復公少與曹司農先生同研席雖出處殊塗而曹先生不以軒冕驕冬關不以縑素屈縫紵纏綿老而靡間古人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閭里中未嘗不並重之冬關雅耽吟詠曹先生家居時酬倡無虛日卽遠在宦途亦率於郵筒往復以故曹先生之北而燕晉南而粵閩暨夫遷吳閬返故里構別墅時花竹無不於冬關之詩見之余雖未獲盡觀靜惕堂集度其所載大畧與之相當可知也憶余壬子間晤言於初地庵中自後每至郡城必造訪焉蓋道氣迎人故樂與之親乃己未冬遽歿歿後余與曹先生談及輒嘆息久之恆約余譬比其詩以登梨棗余諾焉未幾曹先生亦逝余又薄宦粵西忽忽二十年雖往來於懷殊未遑也邇年來余適有粵西通載之刻旣而念及諸亡友復離視昔一編方謂如冬關焉者宜更得一浮屠中之能詩者與之合輯而未得其人宜山先生發興哀集採掇三卷斯真先得我心者矣爰以旣刻者見示邀余續成余閱所藏抄本復得三卷因竊論之其五言古間規撫於漢魏而七古及五七言近體則少陵是宗風風乎正始之音非同凡響固

冬關詩鈔序

一

可與黃葉庵詩並傳於世微先生其誰發潛德之幽光乎而余因不致負二十餘年曹先生之約且得以慰三十年前之方外交先生之功豈惟冬閣實嘉頓之余亦庶幾無忘息壤矣

康熙己丑夏五泛蒲前之二日小方壺汪森序

冬閣詩鈔序

二十

冬閣詩鈔序

楊

子

冬閣詩鈔凡例

一師詩散佚歲久今就抄付者隨到隨刻故不及分體亦不依年譜序次先後是以晚年之作或刻於前少作在後識者幸勿譏其雜亂也

一題中第云友人不言姓氏是從詩牋篋子抄付者所知補之不知不及也

一付到之詩先後不齊間有重見者則存其先至者而去其後至者如一聯中有彼此互異而句則並佳者則并附錄於下以見師構思之渙妙也

冬閣詩鈔凡例

一

一誌抄付諸君姓氏於後雖一二首必載之不敢負其蒐輯之雅也

一諸君抄輯師詩寄到即刻有一題數首而已鐫其一二其所遺者續又覓至因於六卷之後復有補遺之刻庶無遺珠之憾耳至於同人許抄付而未至者俟寄到時補入

一付到詩殘牋零亂中間不無魚魯之訛子髦年目昏命門人張子雨村沈子寓廬代爲校讐參訂彙稿授梓爰得成集是皆二子之功也先後覓詩最

多者則茅子鶴書張子平山程子筠軒舍姪玉田也捐貲助刻上三卷者則王子東臯董其工者則顧子懷九始而互相抄錄者則錢子魯山沈子尹扶諸子之勞亦不可沒也

一下三卷乃鷗亭碧巢昆季所刻是以竟列兩先生姓氏而余不及焉後之君子有繼鐫之興者亦仿此例

盛遠謹識

本關詩鈔凡例

二

蒐輯上三卷詩稿姓氏如許而未經抄

趙香營餘邨徐令堅仲徐觀東漢

徐亭育齋張劭博山沈猷遠泥邨

鄒錫昌山樵徐士行楊璧玉山

姚球東玉單廷言聲山張時泰平山

顧勣懷九茅林士鶴書程枚吉鈞軒

錢鏞魯山張林文府曹曰瑚茗園

陳珪留山沈鴻寓廬盛瑜玉田

張汝霖雨村沈士濟尹扶穆天章王言

本關詩鈔姓氏

一

鄒洪竹君陸德宣允明方王全吉東臯

釋清端惜亭智原一初真珏兩峯

素言

冬關詩鈔總目

卷一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首

卷二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八首

卷三

古今體詩一百

卷四

古今體詩一百十六首

卷五

古今體詩一百四首

卷六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三首

補遺

古今體詩



冬關詩鈔卷一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同里盛 遠宜山輯

春草

隆寒剝後爭萌動暖泛東風細作波過鴈芳心燒不盡
耐霜生意踏還多碧憐江左今仍似綠憶巴西舊若何
安得城南二三月太平士女盛行歌

游絲不罌午烟輕無賴風光易愴情地幸關心烽鐫少
天憐比屋麥苗晴魂消南浦人將遠夢落西堂句忽成
勁節肯隨霜露盡秋淡留與疾風爭

冬關詩鈔卷一

麥秀桑柔並眼新江鄉風物占芳辰荷戈愁殺沙場戍
緩轡難爲驛路春爛熳幾經扶醉去離披閒任落花勻
從容一報踟躕客好抵團蕉軟稱人

殘城萬室同懸磬喜見青青戰壘西行子馬蹄春雨細
牧兒牛背夕陽低懶移羅襪風俱怯醉悞芒鞋路不齊
何與田家行樂事祇知生計有鋤犁

南華寺禮六祖暨慈老人塢

十年寤寐曹溪約萬里炎荒到亦艱福地林巒超劫外
梵天宮殿落人間霜清石氣浮千嶂春盡榕陰老一山

勝槩嶺南真第一五燈從此闢師關

溪流直下講堂扉嶺嶂香臺鎖翠微雙樹扶疎盤太古
六牕金碧敞斜暉雲林地迥烽烟隔海日春晴燕雀飛
愛踏寺門橋上月鐘沉鼓寂夜淡歸

綠疎青瑣倚朝霞竹樹重圍石磴斜百代香燈光五夜
六時鐘鼓動三車扶桑日杲琉璃殿闔闔風清優鉢花
匝地寒梅開勝雪夕陽高閣自飛鴉

一偈黃梅道已東南宗夜半屬盧公林歸坐具層巒盡
地自西軋帶水同龍口泉香叢竹雨螭頭殿逼老樟風

本關詩鈔卷一

十一

千山一氣鴻濛裏萬仞蒼蒼峙祝融

聞道瞿曇遺囑在曾將我法付王臣提攜浩劫沉淪趣
蕩滌蒼生戰伐塵萬象總遊香海刹百靈長護石幢春

尚思龍象淋漓日風雨如聞泣鬼神冬關自註寺爲平南王鼎新

借問雲歸鶴化年前身更說後身堅蓮花塢並雙輪月

桂樹臺高百尺烟不信青山埋白骨自無碧血漬黃泉

匡廬瀑布曹溪水兩地平分一鏡圓

金身牢似肉身牢花雨諸天夜自朝衣鉢後人勤守護
風旛餘論定飄搖金錢不買新羅頸杵臼仍堅墜石腰

自昔太丘誠長者至今祠火映僧寮冬關自註陳亞仙捨宅爲寺寺有碑

白衣萬里賜從軍簪髮垂顙瘴海濱龍藏函荒天竺字
龜趺石沒大唐文披榛穢掃屠沽肆卓錫魂褫魑魅羣
多難經營心獨苦坐聞清磬出重雲

支公入滅年真遠香板門牌迹已荒月靜空山猿一嘯
霜飛短榻夜何長雙屨垂老真無那百衲西風休更強
惆悵送君湖上別影堂憑弔轉淒涼

當年錦纜樓船客何惜停橈命駕遊下榻細挑寒夜火

本關詩鈔卷一

三

誦詩遙動旅人愁山頭橡栗喧蒼鼠沙上雲濤散白鷗
昨夜嚴霜到衰髻怪人雙屐此淹留

送盛鶴江楚遊四首

失二

子有高堂老何爲作遠遊普天猶帶甲無地可淹留笳
鼓長途夕風塵短褐秋易傷登眺思莫上最高樓

孝章年正少文舉刺能通雨淚征蓬黑詩成醉燭紅氣

空沙塞北愁絕大江東爲訪匡山勝緘題附蚤鴻

寄吳梅村先生

天曠冥鴻羽投林自有真江湖高縱酒日月老垂綸黑

髮還初服青山奉紫身秋風爪再熟未許故侯食

經釣臺

七里沙溪棹盤紆百折來灘高爭尺寸碓水激沿洄風
細秋衣改山晴倦眼開何當凌絕頂坐眺客星臺
仆樹縋空出懸岩倒日寒山禽呼灌莽卵石浴奔湍獨
往嘲青笠回看憑翠巒歸心期繫纜不得避驚灘

十月朔日盛鶴江徐孝績寄懷率

十日愁霖莽積陰敗衾先覺早寒侵雷翻急雷城南屋
天黑長風江上林塞馬秋連霜雁過龕燈夢遠夜鐘沉

冬蘭詩鈔卷一

四

蕭條二子能相憶破壁蟲聲老素琴

同周青士項東井徐敬可盛鶴江過倦圃五首用
少陵重遊何氏山林韻時公備兵雲中

舊識穿林逕重尋故壁書一溪平曲檻萬竹莽精廬果
熟呼蒼鼠風晴眺白魚邊鴻多近信強半慰離居

秣馬林亭日丁寧歲幾移手提猿鳥地寓廬曰提別本作攜勅付

橐駝兒霞樹明山閣風泉撩石陂曾傳扶醉興往事極

東籬

撲奇逢數子長恨別經時天豁登樓眼秋清採菊詩殘

年霜後釋短髮鏡中絲帶水春帆近休輕隔歲期

臺松看手種聳翠拂雲長暇卽邀藜杖來須試茗槍酒

人朝問字籠鶴晝窺梁蕙帳經秋冷天將佚贊皇

興發傷頭白蹉跎惡問年強能驕杖履未敢失林泉里

社虛軍壘人烟瘦郭田但令吾意適百感莫紛然

花朝對雨

悶對青山雨脚斜我何頭白滯天涯漂搖燕羽還鶯羽
撩亂梨花並柳花擁膝一簾吟轉瘦泥人雙屐跡仍賒
陰晴作惡春過半別緒離愁并物華

冬蘭詩鈔卷一

五

南湖草堂分賦空山日時集

湖水蕭蕭卷夕風盍簪人盡故交同高歌貧許寸心在
餘事醉看雙髻蓬夜久急傳霜析冷杯淡正沸燭花紅
新知真戀江南好歸旆徐徐話海東冬蘭自注時柏使君在座將還山左

看牡丹作

我愛南村頭白翁愛花酷愛國花叢曲欄宛轉扶風弱
淺幕輕盈障日紅未散彩霞朝冉冉欲霏香霧午濛濛
不妨便典春衣盡一使杯中物驟空

滕王閣

分山日又友人鈔付前三句乃于帆烟火意門市遠水低街雄堞浮高閣一登窮戰

日亦佳
並錄

章門落日一停舟
高閣巍然俯碧流
有客正淡懷古意
友人多在晚山秋
棟雲簾雨飛紅葉
估唱漁歌起白鷗
吳楚茫茫烟樹外
滄桑依舊此江州

秋色蒼茫歸雁急
客心搖落大江橫
斷碑無復三唐物
曲檻多屯百粵兵
衰草衡門高士里
西山返照落霞城
亂餘易作登臨賦
急浪長風日夜鳴

同曹秋微先生過苧村田家看菊用少陵重過何氏韻

冬蘭詩鈔卷一

木

清秋虛伏枕餘興
亟傳書路出花間
艇溪窮竹外廬
啄禾晴嘯雀映日晚
跳魚誰似柴桑老
擔琴此卜居
就日分塋笑舍風
近牖移幾人知老
圃連袂有村兒
林闔提壺石門通
抱甕陂何當數乘
興淡遠護花籬
前賢愛重九舉酒
勸當時竟理歸南
楫兼傳醉後詩
老驚花刺眼狂喜
髻抽絲檢點幽栖
事招尋未後期
次第尋籬落農家
話易長短鏡勞
藿食高枕失金槍
地久安松菊時
簷足稻梁折花容
買醉無俟夢義皇
曾傳城下圃花發
盛當年早縛霜畦
架親疏石沼泉長

林恬荷鍾幽興德歸田我亦溪亭舊興懷一黯然

懷盛鶴江客燕邸

春林尚記晚香中
短棹頻呼野渡東
別淚吳亭斜夜月
旅琴燕市渺秋蓬
誰傳兵外加餐字
醉憫霜前過枕鴻
容易風塵消骭髀
侯門少爲布衣通

用前韻寄朱建威祠部

孝章流落酒徒中
束髮論文霸海東
紫塞山高寒壁壘
黃金臺冷沒蒿蓬
依人書劍迷戎馬
逆旅乾坤渺雪鴻
倘有樊門虛左事
莫令餘恨弔文通

冬蘭自注
謂鶴江也

冬蘭詩鈔卷一

七

題詞

磴道穿雲西復東
茅亭竹屋幾家同
依稀記得天台路
指點多疑是夢中

風迴萬壑秋聲動
雨歇千山霽色開
殘照隔溪宜晚眺
採樵人過嶺頭來

和姜西溟過訪之作

至山日二友生
疑是王隱廬

晚得慈湖畔忘家
二友生狂逢知已
見愁到舉杯輕物
忌人恆飽天窮士
有名最憐頭白裏
雙履易紛更
大都相見好問歲
一來過不遣春蕭
瑟多從此嘯歌屢

空艱粥茗小坐壯烟蘿底事催吾老民生覺荷戈

送周青士

細雨燈前話相逢信宿難平生交有幾番老別無端欲
拭書生淚真彈壯士冠邊城知已在多作故人看

送張平山遊燕

駿足磨門眾謂我友平山特邁羣學成能自下名美不
求聞已往金臺事誰酌玉案文一蜚今始驗咫尺即燕

雲

得出無論晚看君早快道鶯花交百驛詩酒送孤舟飽

冬關詩鈔卷一

八

覺狂歌好愁從醉眠休撥衰尋剩句萬一慰征裘

立夏前一日徐敬可頃東井周青士盛鶴江陳川

曹集余西齋分韻

老屋軍城外匡床亂石間雨餘鶯轉急花落燕巢閒但
緩殘春駐無辭盡醉還昔人埋照意今日倍情關

襖日傳觴後攢眉客再聯人皆湖海僻地得嘯歌偏櫻

筍期難負陰晴事屢牽接離風度好倒著總翩翩

和吳孟舉種菜

抱甕何知束帶尊蔬盤易飽腹堪捫却憐鼎食諸君子

誰是能思此菜根

青松已坼苞霜甲秋薤仍抽飽露芽端爲主人重時食

薦新又是及王瓜

補和武原襖集

堅仲曰時集
周自門宅

棠梨落盡柳珍珍海國朋來此盍簪花信獨憐虛藥聚
春風似不到茅庵放歌醉後人俱好厭亂尊前話詎堪
賴是永和觴詠在何妨鵬鳩老江南

贈友人移居

分山曰是
孔定夫

水竹由拳里飄蓬跡暫移蒿溪張仲宅葛綰任生衣過

冬關詩鈔卷一

九

客鄰初識穿簾燕舊飛高吟藜藿飽肉食彼何肥

贈屠東蒙六十

長卿四壁不言貧但領青尊勸角巾地老鳳衰歌後德
天優龍卧亂餘身鹿門夫婦犁鋤健栗里詩篇甲子新
安得太平頭共白不驚烽火照松筠

資福院古柏用少陵古柏行韻

雙林不合生古柏交柯橫掃經臺石伊誰手植自何年
拔險亭亭勢千尺地偏在昔失流傳物色人今爭歎惜
再誤田家父老談冬間自記里人相傳宋
景定間院僧手植恐非幾憎僧臘頭

顛白昨秋烽火塞江東烟飛金屋連娃宮百年塋塚遍
樵採無復松檟撐高空爾非不材獨何幸歸然殿角森
幡風輪囷竟謝斧斤厄偃蹇翻成霜露功根淡豈必求
楹棟招提似假神靈重蒼虬蟠攫陰雲歸寒鯨吼蒼鷺
颺送一枝亦足供鶴鵠千仞寧爭下鸞鳳擬叩庭前話
已陳西來響絕茲焉用

送倦圃先生備兵大同

君曾再疏乞歸畊投老丘園計未成三徑柴桑秋已晚
五湖舟楫事多更持衡久注朝端望仗鉞翻專閫外名
揮手家山謝猿鶴憂時強起爲蒼生

冬閣詩鈔卷一

十

金城千里控燕秦要地從來借重臣荔子昔甘蠻土熟
冬閣自註前以少司農出藩東粵葡萄今醉主恩新輕裘親犒軍前獵
小隊時巡塞上春莫向積薪書怪事炎風朔雪使車頻
關門憑險舊雲中漢將曾論百戰功茅土侯封屠販易
金縢廟算古今同天連勾注山橫北地折桑乾水向東
部曲恩沾新幕府帳前挾纊有春風

疇昔論詩意太雄自今橫槊調逾工便宜兼領中丞節
強直猶聞御史驄烽隱黃花閒戰甲雪消細柳罷彎弓

從容待策歸朝騎咫尺長安路易通

攜李

地傳好李從來久舊徑今歸野寺村何事城中頭白老
逢人猶是說徐園
乍晴梅熟經時雨悶得涼風入座遲有客朝來和露摘
似憐病渴餉茆茨

給孤園裏誇新摘河朔筵中傲綠尊未許流涎到寒士
爲爭善價向高門

叢篁林外短牆西接葉交柯下有谿何處拾來隣稚子

冬閣詩鈔卷一

土

雨餘狼藉尚封泥

贈查韜荒之雲南

列宿皆拱辰百川內朝宗古之特立士俯首羞雷同所
以勁草心不憂靡疾風紛紛彼耳食安辨蛇與龍捫蝨
談何高晏然忘屢空立言貴聞道千載垂無窮
志士務大業小儒何足爲黃虞道雖高今人多鄙夷九
州可策足前綏待君持僕夫告嚴駕高唱河梁詩憂以
辭故侶樂以新相知

雙雙雲中雁翩焉起南翔上息巫峯顛下飲滇池湯眷

茲遠行客出門道路長乘風溯江漢顧影心徬徨故鄉
一回首白雲渺相望惻愴動中懷所念雙高堂

我舟方理楫子車亦將脂南北萬里餘分手卽天涯有
似隨風蓬飄轉同路歧連袂猶寡歡况乃當別離老驥
志遠道伏櫪徒鳴悲潛龍際勿用所貴能俟時但令保
夙心德音終不虧

重送韜荒之滇南

閒到黔陽使還開漢水船感深良友意老念故人年江
樹分吳嶠春帆入楚烟滇花四時好多傍綠樽前

冬閣詩鈔卷一

三

萬里趨南徼炎風幾月程盤江春水濶巴曲夜猿驚地
入諸蠻界山過六詔城奇懷窮歷險真作壯夫行

重贈韜荒之燕山

匣劍仍憐壯士鳴離亭重倒玉壺清風高滿幅蒲帆穩
春盡柔條柳浪平行李自多長缺貴軟塵誰浣短裘輕
無勞扼腕英雄恨怪事從誇豎子名

春社

里社粉榆已仲春衰年風物奈芳辰雙雙梁燕頻來去
意似寒暄舊主人

東南民力困連兵相顧無多白髮盟乞食近從生計拙
春來農事倍關情

過黃葉庵懷肱公

三間茅屋水西偏廿載重來興宛然社裏白頭稀故老
人間黃葉見遺綱堂虛香燼經行罷晝靜花飛晏坐前
詎是假名阿練若愛參枯木古人禪

尋梅

雪甚風顛撼浦沙未曾知處路疑踪半開幾樹漁村晚
橫出一枝僧院斜持此還應期結實不然也只是浮華

冬閣詩鈔卷一

三

品題向或微何遜餘論終留惜齒牙

不逢

檻倚蒼烟靜簾窺碧水斜長貧因自逸失學更何嗟草
露低垂葉松風細落花不逢移日話誰遣勝情賒

欲寐

西軒盛喬木長夏自蕭森舊草芄芄綠新篁冉冉陰古
牆蜂穴細虛室燕巢深支枕茶聲畔遽然欲寐心

東海昌黎子穀

故人東海上落魄布衣傳肝膽悲時盡文章傲俗偏身

餘生死際髮白亂離前愁絕霜燈話興懷一爽然

送王白民還慈溪

明發錢塘棹江潮待櫓平風塵雙旅髻來往一書生
海國傳烽數關門過雁橫懸知君到日倉卒問秋耕

荅姚氏兄弟韻

金山曰調石
書松韻比李

巷曲峨雙樹湖陰抱一門東風鷓鴣老斜日薜蘿尊
坐密簾香燼春融石氣暄敢辭邀白社接席送朝昏

天童普請

芒屨樵擔白雲端太白峯高曉日寒東去海光連萬仞

冬閣詩鈔卷一

南

南分澗道截千盤上方氣象蒼茫接下界風烟縹緲看
惟此過堂聞擊柝凭虛眺遠不辭難

庚子元日寄梅隱中長老初度

何年重過水西鄰並老城南退院春搖落杜門秋已再
團圞燒燭話猶新時危林壑難高枕歲晏寒暄減故人
北望蓮臺真咫尺散花堂上正芳辰

和盛鶴江入金粟山寺之作憶余己卯客冬嘗信
宿山中迄今戊戌邈如隔世故有舊遊之感

野橋烟水莽重圍山下樵村指顧微海岸丹梯樓閣迥

石床青雨薜蘿飛聯牕燈火人何在竟夕風幡話已非
老步怪君強濟勝詩囊不負快游歸

雜興

西隣有田父東隣多禪翁遲步及無悶日夕來相逢
話言兩不知各有好心胷中情念過時曷不勞我躬顧瞻
遠墟落遺構摩蒼穹古殿閉白日鸛鶴呼長風清梵以
時作寥寥出雲中聊此尋優游論心何必同

羣蛙亂水畦新蟬響幽翠田家夜來雨四鄰奮耕菰酒
食苟自有嬉嬉似忘世江浙猶戰爭盜賊得志不知

冬閣詩鈔卷一

東

爾何爲羈泊東南際幽獨匪不適欲語寡情契日晏常
未飯閉戶但高寐

三歲一製履十歲一製衣時俗耀有新豈無垢敝讎古
德不重作白日奄如飛已事坐蹉跎慷慨有餘歎興言
懷往路中情多是非寢食以終老咄鄙將誰歸

暑晝日益長炎氛日益熾梅杏摘以盡黃李復甘脆我
心愛岑寂罷誦暫無事喬林有淡蔭鳥雀爭飛墜寤歌
卽吾土棲遲猶衡泌墻頭日又斜晚風動薜荔前除散
新冰輕涼襲短袂低咏不成聲徘徊步閒思不知我爲

客言笑失諧肆癡頭有餘醪主人解先醉

南畝有高士宿昔爲比隣城郭一以墟罕見當時人曰
予此奔寓時復來相親古寺何寥落慘淡風花春避人
抗餘論堅坐無昏晨攬故多所懷邈焉難具陳五字時
間作再使古調新有酒且自命慎勿虞其身

獨行村曲間夏日一何長高柳誰家門蟬鳥相激揚好
風林下來趾步清且涼翩翩三五士逍遙過道傍長揖
猶平生笑言易慨忼黍苗清遠畦菽麥交廣場所在聚
剽掠遺老謔平康緬焉我生初低徊詎能忘浚山饒白

冬蘭詩鈔卷一

未

雲興言如可將心知邈何許溪聲流夕陽

徘徊覽終古道大豈徒邁芒鞋能幾緬往迹祇迂謬不
見田間賢愚老耕耨白日行廣除回廊急簷雷絲蟲
懸上下餘花落清晝孤坐空百情身世悟凋茂素書非
難致誰能置懷袖

善病自夙昔乖我壯盛時健樂雖自愛業業難我持倉
卒及枕席肌骨不可爲空房恆獨卧怪來藥餌遲鳥雀
日相啄恍惚牽夢思憂虞一何多寧爲寒與飢念我故
所親還視存者危與發時一笑造物理無違苟能外形

生亂離何所悲保軀以金石徒爲有識嗤

卧病南牕月涼風起中夕寤寐不能長移坐牕前席良
久四無聲流螢暗東壁數星西南飛河漢忽復易俛仰
但孤影中心愧形役稍聞東溪鐘再覩林光白

亟亟西顧日滔滔東去流我無人事營安用常百憂回
首問風塵所向誠悠悠西風一以厲千里空悲秋心知
遂凋謝將焉托綢繆由今得謬恭厚薄寧多求干戈日
相尋何當行歸休引領望故城故城乃荒丘

良苗青滿尺田家苦久晴整整望時雨枯槁無停聲有

冬蘭詩鈔卷一

七

泝自東南興雨沛如傾雙龍挾飛雲掉尾驅風行雷擊
勢益震疾雷過樹鳴庭堦似川澤波流浩縱橫絺綌既
涼索牕戶亦以清南軒理孤枕娟娟夕陽明

翼翼簷前樹交交枝上禽飛飛自得食啾啾爲好音不
知凌雲翮不羨高樹林林高風雨多寥廓非所任羅者
待數澤增綴一何淡所處苟非宜飲啄徒苦心伊予草
忘飢爲君幾沉吟

顧仲書由大梁之雲中

布帆連夜發報我太匆匆老覺情難別貧看淚不同岸

花迎短棹江柳作長風莫過候羸里荒涼汴水東

皂帽因人重青尊待主寬路逢南客好暑到北天寒詩
卷驕征索鄉心熟釣竿秋風上雙髻知爾渡桑乾

胥山

覆楚人安在吾來日未斜孤峯埋劍石雙屐印苔花草
滿荒祠路風翻老樹鴉只今揆往迹遺恨轉無涯

伍大夫祠

衣冠崇廟貌香火肅祠壇霸業今消歇英靈不可干江
澄波自碧樹老晝常寒弔古多題壁龍蛇墨未乾

冬閑詩鈔卷一

太

重陽前三日揆菊倦圃以堂背盛陰遲其花候卽
日移置庭南限韻

菊籬煩再約華髮又時新水濶花谿戶秋高栗里人江
湖空醉眼風日霽蕭辰隔歲扁舟話誰憐竟未真

夏日坐俞仙冶西軒出廟後茗試第二泉與其兄
弟同賦二首 失一

誰採露芽來絕頂兼攜乳水出重雲今人絕少稱知味
是物真當并贈君便約竹爐同避暑不勞樽酒細論文
天風正度青蘿壁一榻花陰弄夕曛

慈湖歌送白民東歸省親

秋風八月慈湖畔拍天浪起翻銀練遊子經年一到家
登堂得覲慈親面爾時長跪拜未起稚子迎門問行李
仰頭粗慰倚閭愁欲語匆匆還復止出我篋中圖挂我
湖上堂三山在戶牖四壁光琳琅敕厨早辦伊蒲饌呼
兒亟具蓮花觴宗人族子盛來集上祝阿母年無疆艱
哉阿母歲八十柏舟苦節身備歷歡場半醉稍一陳翻
使男兒淚沾臆君不見王生亦是美丈夫黃金斗印安
足圖士生窮達實有命古來貧賤非獨吾家常甘旨苟
易給歲時骨肉能相娛爲樂殊未央酣歌已再迴天清
月白湖光開列筵相顧情徘徊百年此度幾啣杯試看
湖水綠常在歲待王生歸去來

重過來青軒

始信諸天通飛青結太虛疑開七寶瑤遙接五雲居炊
熟泉香後床移月到初仙人纔咫尺笙鶴近何如

和倦圃先生見懷二首

不覲林間使炎飈月再過典傳詩札到愁破草廬多生
意憐紅藥幽栖慰碧蘿何常仰猿鶴分榻伴金陀

雨村
日一

作曉色開青雨
新涼到綠蘿

近郭宜消暑西園水上亭叢篁沿岸碧削壁倚天青野
老疎還往先生幾醉醒潛鱗跳白浪當畫雨冥冥

懷蔣詮九村居

門外桃花水茅堂路不迷桑麻高士里吳越戰場西醉
舞橫長劍狂歌笑短髯呼風雨夜燈火待鳴鷄

贈金遽仙治中

殘暑驕秋早何期觸熱過詩成無近調身健有高歌五
馬名方盛扁舟意已多黑頭人未許攜手入烟蘿

冬閣詩鈔卷一

三

和荅曹公見寄

入夜黃花雨秋淡亦作寒再煩孤使遠一訊故人安授
衲知殘歲停帆待別灘師自註余塞天水雪早八月犯
邊鞍

九日屠氏桂林下作

多負花時約寒塘問渡遲林過新雨潤路接晚香吹石
老繁苔餘霜欹夾磻枝再來頭更白風日記東籬
日斜南郭路迤邐仰溪雲水落漁爭岸杭香雀戀羣林
紆沿艇入岍轉隔花聞野坐閒無次星羅曲磴分

何代雙叢桂年年走國人晚宜催日暖晴愛落風勻野
老提壺慣茅亭闢逕新一逢花下主好卜水西鄰

金明寺放生社集

少伯祠荒秋水淡風前蓮漏六時音吾徒總屬江湖侶
生物相忘天地心意外嘯歌容老大戰餘樓閣有登臨
人生兩鬢看如此莫遣鳴蜩惱醉吟

秋夜與屠松廬鄰舟話舊

燈昏殘月度霜篷野柝催更飽朔風亂後聞君窮轉放
天涯聯舫話猶同十年未厭青山約一笑爭憐白髮工

冬閣詩鈔卷一

主

老矣不煩驚聚散路岐踪跡本飛蓬

放鶴洲

一水名園近何緣進艇遲川原當指顧竹樹莽迷離臺
並長林迴雲兼列岫移吾將乘興去不待主人知
自擅林巒癖懸車黑髮年木圍三徑竹門繫五湖船沙
軟飛鴻落花淡乳鹿眠手栽谿樹拱已映石堂偏
卧柳橋移岸飛流石瀉廚持堂啣百雉夾檻蕩重湖水
鶴分離哺山鷺避客呼花前多雅集佳設間伊蒲
鄰媪饋魚去家童放鶴歸先生剛飽飢坐看白雲飛爪

豆秋煩熟烽烟此到稀從容漫高卧簪笏讓漁磯

謝陳堯夫

重刺寒灘訪舊船
踏莎猶記菊籬偏
曉遙林散經時雨
厨冷禽窺過午烟
杖笠路難搖落後
登臨事異亂離前
知君未肯論湖海
閒數飛鴻過晚天

元夜集程禹聲梅花別墅用準人除夕韻

人生快聚非偶得
况偕同好兼良辰
可憐杼軸急午夜
不合歌笑驚四鄰
杖藜頗怪吾髮短
盤餐未抵君意真
萬事無過樂今夕
莫話江閩昏戰塵

冬閣詩鈔卷一

圭

除夕前一日高子修棹雪相訪

冰雪連殘臘
厨烟凍午炊
衝寒誰獨往
乘興卽佳期
生事衡門拙
流年短髮知
爲歡聊撥火
不顧涕交頤
閑聞鷺卒歲
強半是無衣
憂樹風能緊
欺簾雪故飛
山童遲掃逕
庭雀盛喧飢
不爲憐寒卧
伊誰問掩扉

東吳門雲長老

忽驚殘髻度秋風
落盡吳江一夜楓
別後兵戈連故國
病餘身世等飛蓬
辛勤兄弟傳燈並
前後鉗錘大手同
真見虎丘家法在
扁舟我欲訪隆公

青士同竹垞武曾至

歲一逢周子窮交話
益豪石塘秋水落茅屋
野雲高亂地無三
運殘年有二毛
西風舞黃葉寒雁起江皋

西冷章式九快士也
頃來見訪極相傾倒
雖典裘貫酒其豪愈甚
于其歸也詩以解嘲

歸去扁舟秋已淡
詩囊原不貯黃金
西陵明月從來好
應照孤山處士心

題徐石林画册

雨後樹添濃墨
澹春餘山似曉
眉殘一竿以外無多望

冬閣詩鈔卷一

圭

縱遇風濤心自寬

滄江秋水遠連天
江上幽人自刺船
借問塵中車馬客
何如高枕白鷗邊

贈友遷居南湖

卜居今有定鄰好
慎交初籬瘦沿流
菊床高度壁書帆
檣衝樹斷埤堦壓
簷虛自汲趨庭命
焚膏好繼餘

自祝

生計猶無緒
居然六十春
啣杯花是主
入座月爲隣
白髮看非昔
滄桑感復新
大年吾自祝
落落不辭貧

東曹同山

蓮幕紅江樹銀濤画戟前醉饒青嶂展興好碧湖船家
國殷憂等風塵做吏偏可能無記憶頭白故山禪
得請南轅後涼移團扇風地殘閩嶺北戌老浙湖東中
外持籌異賢勞盡瘁同愛人良未易珍重報山公

友人卜居湖畔

城壕佳勝處東岸地猶偏檻接移花徑樓過載月船幼
安穿後樹子敬盜餘璫簡點多無恙高吟四壁前

壽乳峯師

冬閣詩鈔卷一

雪

南溪舊是水雲鄉獨坐人天說法堂龍鉢朝騰香海水
猊臺春現寶華光宸中任運風流在劫外無生歲月長
偶幸予生同齒甲不才早已髯蒼蒼

贈友

君家門帶荻花洲勝處偏當百尺樓樂事每來供泛蠹
閒情最愛數飛鷗不煩服食轉雙髯有漁樵敵五侯
洗腆及時娛燕飲江東公瑾自風流

送友生赴晉中憲府

鐵關險並朔雲開有客遙趨憲府來絕漠山長玄菟郡

遐荒天盡白龍堆盍簪便作啣杯侶入幕先程授簡才
豹帳春寒凝積雪馬蹄回首失黃埃

和茗水石公舟居韻

百年旅泊總扁舟汗漫從君傲白頭風雨五湖常不繫
絲綸千尺幾時收萍踪老作烟波主漁火平分葭菼洲
莫道華亭歸去後至今消息少人酬

松石圖

蒼虬老幹撐雲起點染徂徠別作林天濶儘容遼鶴舞
月明時奏水龍吟百年冰雪生鱗甲四壁風濤自古今

冬閣詩鈔卷一

雪

況是桂香時節好莫辭上壽酒杯淡

讀友人虎丘詩偶感昔遊

浩劫雲邊寺殘春樹杪峯幾人同蠟屐絕頂一聞鐘磴
滑催行健江平入望重振衣長嘯罷應奮鰲池龍
故國真誰弔荒丘老一峯樵蕪春草徑風雨夜禪鐘谷
響鶯啼徧林窺磻影重有樓高百尺無復臥元龍
地連戎馬近戍火失雲峯過客迷隣井殘僧冷定鐘風
鳴層閣迥花帶曲欄重劍氣光寒水長吟五夜龍
曾策清秋杖天高虎嘯峯臨風過塞雁亭午出林鐘夢

斷青楓渺人歸碧嶂重生公堂上益春水尚藏龍

送了溪之漳南

多君心許十年遙潦倒何當屬久要再謝徵書來北關
竟容安枕卧東臯芒鞋汗漫千山足藿食優游五斗腰
莫倦詩篇相問訊秋風茅屋莽蕭蕭

喜旅公九峯來訪

只聞霜葉颭林飛少叩湖陰落照扉念我肯移雙屐到
經年敢問尺書稀卷舒心得山雲意寤寐天空海鳥機
敗衲總安從百結嬾披宮錦紫絲衣

冬關詩鈔卷一

宋

舞榭仍在泖湖東時復高張石鞞弓濁世杖藜看物變
名山踪跡等秋空溪橋客笑松杉月金磬風鳴虎豹宮
極望匡床占峯頂何時攜手白雲中

懷友生村居之一

草堂吾約訪坐愛好烟嵐帆影橫塘外經聲古寺南耕
桑安拙養林壑飽幽揆倘許鄰雙樹懸燈對一龕

冬關詩鈔卷一終

冬關詩鈔卷二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同里盛 遠宜山輯

冬蘭

涼飈轉枯蓬凝霜被衰草日昃天蕭條攬物悽懷抱叢
蘭秋已過含英一何好爲君歷冰雪馨香以時老眷言
同心佩懷春苦不早我我蕭艾間孤芳詎恆保媚我繡
經案歲晏傷形槁氣類亦猶人榮枯敢輕道

蕭蕭孟冬月光風泛崇蘭中有掩關叟索處情無端離
鴻擾天末蟋蟀鳴闌干咄哉實霜節起視獨長嘆青春

冬關詩鈔卷二

一

久消歇綠葉亦摧殘貞心耻自衒遲暮爲誰歡百卉珍
後凋君子要歲寒寄謝松與栢弱草良獨難

客有賦遠遊者詩以慰之

寓廬見懷
和南巢見懷

十年悔下帷壯志老匡床仗劍擬結交出門轉傍徨何
如谷口耕整子薛荔裳蘭蕙保貞心寧匹蕭艾芳斯世
既陸沉援手拙津梁莫令老驥歌激烈爭清商不見雲
間鴻冥冥獨高翔

枯條鳴朔風霜草萎以碧落月窺我案飢鼠走四壁故
人杳何許寒燈耿遙夕奄忽歲云徂幾時話宿昔短歌

見君心長恨何由釋

和姜山人三首

師自注自燕歸越 空山
日姜山人者謂西漢也

遊子感浮雲志士重白日
既離鄙章甫齊門薄瑤瑟
途窮始踟躕惓惓悔其出
榮名終悞人不加賤者逸
坐歎隨風蓬仗劍去家室
布衣徒飢餓結交無由密
金錯差空囊飄零涕誰泣
幾醉長安樓高歌夜捫蝨
逸足未見施駑驥視猶一
萬里暮歸來四壁轉悽惻

冉冉谷中蘭不伍衆草
春品物有區類斯人豈無
倫心期苟不渝安問故與
新康莊獲顛步滄海盛枯
鱗嚴霜

全唐詩卷二

二

下百卉零落先秋頻坎
壘識完節梗概誰當陳
朝陟泰望巔夕釣剡水
濱柔翰壯夫末所貴存我
真四海一知已豈必同鄉
親

木末鳴西風子昔款我扉
傾蓋既不早况乃易乖違
投以瑤華音崦嵫慨餘暉
是時雨雪交縑塵倦征衣
寒江日夜波故園今是非
吾無慰羈旅牽率酬清徽

酬王白民寒夜見懷

旋風卷雪戰枯樹天黑征
鴻喚儔伍逆旅憐君苦相
憶鄉國迢迢歲云暮土銓
烟寒了不聞布衾綻盡縱
高卧

所悲少壯多非故

十年傷亂頭白早人情翻
覺別離好耻將名姓穢于
謁肯以飢寒亂懷抱痛飲
從君歌潦倒侯門上客少
布衣日短天寒須早歸

謝客惠棉布三絕

昨夜西風何太豪茅簷曉
愛日初高誰爲一致寒喧
問冰雪窮年老敝袍

鵬破春歸歲已闌夜淡霜
落衲衣單故人尺布情何
厚知是頭陀尚苦寒

全唐詩卷二

三

可憐鬢老依然嬾拭涕今
朝一解衣最是風流寒徹
骨爐頭榴櫚獨相知

送毛石墨之任新淦

文成禍蘂古樟陰定亂遺
踪尚可尋戎馬復騷荒驛
小戍樓仍瞰大江溪及時
一軫流亡苦此日真安父
老心誰道娛親須捧檄似
君雅不羨華簪

送黃觀之廣文之龍游

束髮務大畧不苟壯夫志
一舉排風翰鄉書冠多士
蔚然學士係再觀家聲起
神州遽滄桑戢翼傍耒耜
逃名

高陽徒逶迤倍行止故業守遺經從容老園綺右文邁
今皇孝治敦厥始掄才重所司責以倫物紀煌煌飾儒
曹詎劣五斗仕斐然荷裁成青衿七十子長颺鼓江介
蒲帆已東指匣劍冷春潮巒光入行李憑君慎前路加
餐慰知己

元夕後五日集聽鶯堂分賦

金山日時集
徐淮江宅

當年涕洒滄桑後人物新亭事不殊躍馬弓刀天未厭
連床風雨興難孤論交濁世輕名士折節何人到博徒
爲報攢眉蓮社客但能痛飲卽良圖

冬閣詩鈔卷二

四

次荅秋岳先生

秋風得意賦歸時盡讀沾襟塞閣詩興發每邀佳日客
囊空能洗故園厄連宵地近傳書數背郭花溪繫艇遲
好在草堂松桂冷不妨飽飯老尊絲

荅黃廣文龍游見寄

兩地相思駕三年夢別勞加餐今好勸痛飲舊知豪道
大蒼天在官貧絳帳高秋風同歲子吾髯獨蕭騷
江邑傳烽罷寒潮壯浙門國因多士重經屬講堂尊隱
吏高難及窮交老易敦虎皮真穩坐不易九重恩

興移雙蠟展勝槩奈君何擁縣青山好渡江名士多懷
人有佳句飽飯且高歌莫漫嘲華髮行藏問綠蘿
已畧形骸外何爭儒佛間袈裟存野老後鶴慰家山俸
入還賓盡文成待醉刪倘聯賓館榻一一話鄉關
不果赴諸子八月十六之叙補和

客赴清秋會我留獨夜扉河看星再渡林待月重歸衰
草蟲吟急孤城漏下稀狂歌定不惜烏鵲莫驚飛

贈勞書升農部省覲歸里

寤寐趨庭慕馳驅拜闕還君親恩兩大家國事同關綵

冬閣詩鈔卷二

五

服乘春製綸章近日頒高堂雙健飯不隔五雲間
昔別知何歲迢迢話已寒猶推長者愛直作故人看待
詔催金馬趨朝賜錦鞍與懷同館客燒燭話更闌

酬古燈上人

湖闊經旬雨沙顏老樹門故人能念別把臂得重論石
洞晴吹霧風林午乍暄驚人愛佳句瓢笠氣須存

寄洞庭岑公

曉踏孤雲出夜歌明月還擎橈五湖口倚杖兩峯間君
每招聯榻吾終負買山明年春水活定訪橘洲灣

送友赴任澧州

捧檄翻垂涕真憐屈抱關薄言須祿養亦得慰慈顏
燧息荏苒警農歌耒耜還公餘高柱頰坐對隔湖山

霜下岳陽城天開橘柚晴座臨千樹出樓壓大江平
佑聚流商市鄉國土著名司君兼用撫羣盜莫縱橫

和黃廣文韻

髮短如絲老鄭公門推高第幾人同隔紗名自橫
經在掩袂時猶泣道窮頗怪介休巾角墊那憂北海酒杯空
石床茅屋煩君憶千里絨書浙水東

冬閣詩鈔卷二

六

鄭文谿歸自燕中圖晤未得先簡此詩

我昔南還君北去十年離恨兩如何心懸雙白高堂老
淚咽三更子舍歌谷口短犁生事在瀟橋好句旅愁多
信陵不易今知已珍重夷門一再過師自述謂
柯給諫也

敢問歸來把臂遲相逢應詫我何衰數椽容老無餘慕
一鉢能飢似舊時大抵成名由出處難除故態是鬚眉

入門大笑曾無幾明日河梁又路岐師自述聞文谿
未幾且復出

破屋吟

數椽真與玉川同今見昌黎句益工夜半屋梁常得月

天清牕紙慣吟風外廬不閉容高卧詹石無憂聽屢空
寄語伯通寬賃價近來廡下有梁鴻

贈史赤豹得養字

霜余客夢穩招提坐送吟床日又西鶴髮湖山歸杖履
繪盤風味領鹽齏隔村艇子時相命脫手詩篇此再攜
大有菰蘆高卧士白鷗波好狎雙溪雨村日一作故
鄉不道是荆溪

王寅旭生日

埋照從君老醉鄉回頭萬事髮蒼蒼樂飢不問瓶無粟
歡飲還憐劍有光篋裏文章經轉戰江南人物屬清狂

冬閣詩鈔卷二

七

年年索句梅花下笑倚東風春日長

曹司農招同赤豹太史孔振聲俞漸川遊鶴洲即

事仍用前韻

急檠飛壺早誠提村鷄日午報隣西健爭芒屨捐藜杖
飽得山肴閒笋蕈但醉莫辭心並寫將離敢必手重攜
爲歡并日春無幾難負鶯花柳外溪

偶過倦圃玉蕊全放同振聲作冬閣自述時將被
召獻爲解嘲

不住鶯啼欲盡春當風玉樹倚牕新饒他斗大黃金印

肯換街杯花下身

難得今朝好風日花前亦策短筇來約簾淡寫瑤池月
不數唐昌觀裏開

看城南林氏牡丹

隔歲看花客再來魏家遺種慣遲開人生那似花枝好
怪底霜毛作意催

爭妍午日並朝霞閱盡興亡是此花艷說沉香亭畔事
何如開傍野人家

送鶴江再入長安

黃金臺峻應如故今日寧無郭隗人愁殺白頭頻送遠

本閣詩鈔卷二

一時折盡柳條春

邂逅長安舊酒徒幾人把臂分孤廬也知老驥歌良苦
少貶狂生意氣無

寒食前二日送方韋北遊

春風着力馬蹄輕惜別花枝分外明傾蓋湯誇知己好
也應難割故人情

此日多君事遠遊悲歌短褐亦風流由來明月誠稀賞
不爲今人重暗投

酬許非烟四首

齒豁驚重見蒼茫代已更乾坤存二老身世隔三生故
態窮交怨衰年後輩輕松陰舊遊路記否踏秋聲

下榻丹臺畔橫琴煉士床未須謀辟穀分俸有黃堂樽
每論文倒身因避疾藏桃花開幾度鷄犬識劉郎

再雪山陽涕孫家伯仲間久要存宿草遺恨在名山客
散啼鴒冷臺傾牧豕還不堪同白首黃鳥莫間關

何物娛歸老詩囊并秫絳風神雙髯雪書畫五湖船鶴
返孤山月鷄鳴栗里烟真爲松菊主理亂總悠然

看梅漫興

本閣詩鈔卷二

九

板橋記訪隔年春壓檻橫溪雪半勾亭午更逢新雨後
倚闌風日正宜人

睡起巡簷莫滂暝疎簾風憂草堂春寒禽去住真無賴
啄落霜英不避人

牕影溪香惜易殘草堂留客夜常闌休嫌花事催頭白
世亂容人幾度看

數報衝城鐵騎過烽笳吹不到烟蘿從君勅閉花時戶
茗灶琴床穩礪阿

再過聽鶯堂大紅牡丹盡放

藥欄此地專全盛異種先賢手自栽酒熟花前春又老
驚啼柳外客還來紅憐著雨胭脂溼香奪凌波茵苔開
往事莫求天寶恨故家臺沼總蒿萊

春草空山曰春草詩先已歷卷茲武原友人鈔寄云師有後春草四首歲久散失僅存其一因附錄之

絮老花殘日夕飛惜春無計惱芳菲偏翻午態欺烟弱
歷亂晨光泣露稀引子啼鳥還一下弄蹄眠犢晚來肥
酒帘橋畔垂楊外多恨年年是落暉

題東井梅花卷

冬閣詩鈔卷二

十

曾訪西湖處士家隔林殘雪帶孤霞臨圖悵望空陳迹
山閣憑闌易日斜

朱靖立移居

再就湖邊宅村連水竹多軒牕鄰市火書劍狎漁蓑晚
髮啼衡泌秋燈映軸過秫田逢得歲萬事且高歌

昔郭湖樓起畫簷睨寒帆移沙樹憑雁落水田寬好
避床書溼能添斐酒乾未須謀五斗穩步勝凋鞍

過爲好南州草堂

送客心猶折逢君話易親一時來把臂萬里惜征輪師

詩是日同送右吉西行雁過黃花雨霜催白髮人遣愁無妙理相
對卽佳辰

草堂烟樹外獨往愛南村秋水由拳里涼風孺子門孤
城曾百戰萬騎此羣奔喜見滄桑後翩翩司馬孫

送朱人遠入蜀省覲

西蜀千山路東吳萬里船趨庭心獨苦別母淚先懸叩
焚蠻風雜岷峨瘴雨偏男兒信有骨難負壯遊年
棧險秋冬際西來有問津巴山原帶楚劍閣未離秦迢
遞驅行子艱難拜老親郡樓花早發萊綵正宜春

冬閣詩鈔卷二

士

盛氣看雄劍因溪弔古哀空山夏禹廟春草越王臺楊
馬人何在乾坤眼獨開登高須載筆好試大夫才

俞君辭北去查子待南征師自註右吉近往雲中霜荒將之滇海亦憂憂

時髮猶豪痛飲名老堅吾道約貧愛故人情筋力煩相
慰春山布襪輕師自註人遠別時詩子勿輕遠涉

寄趙子璽

不信維揚道匆匆獨着鞭去留吾自哂杖屨物多牽醉
數旗亭月行催柳市烟多君慣馳驟騎馬似乘船

送王綸儒之金陵幕

參軍從事蚤知名一劍仍看壯此行踪跡曾經半海內
馬裘能自足平生西風雁度連鍾阜落日潮回撼石城
孫楚樓頭霜夜月何如李白醉時明

寄陳少典

竟誤津樓約追隨匹馬風坐看征旆去不與故人同入
洛年猶壯遊梁賦早工莫令交臂士湖海失元龍

寄何蕤音戶部

闕下聲名好翩翩古度支十年雙鬢短千里尺書遲邸
第名流聚京華全盛時敢將衰老恨一報故人知

冬間詩鈔卷二

主

莫問鄉關侶都非疇昔時閭閻貧轉餉父老厭征旗痛
飲人爭避悲歌君自知龍蛇供灑翰盡墨右軍池

秩斯堂二首姚質庵兄弟索贈

長公何藉甚仲氏復蜚聲堂構真無忝斯干再落成林
花飄散帙梁燕賀飛觥里說佳兄弟多歸二子名

勝地占東郭春波帶草堂山形支斷壁樹影落西廂門
簡車塵溷燈明客話長厨人無怠事連夜瀉糟床

贈旅公歸葦西郭舊隱

賜老吳山後猶關舊國情故人多宿齒此地近休兵巷

曲花藏屋溪灣柳傍城定鐘連漏起譙鼓遞催更
秋水城東別相逢又隔年兒曹追老大人事故推遷筋
骨頹支枕蹉跎愧榮鞭樓高新佛火春暖散花天

和答蔣佩閣二韻兼懷少典子璽

南風不借布帆春鄉國人情老更親芳草接天低落日
垂楊拂地綰征輪石床無恙還高枕茅屋重來有故人
又是里門催社鼓去年巢燕入簾新

溪迴白苧晚悠悠背郭柴門老一丘春盡懷人無過雁
日斜隨伴數歸鷗雙懸戶外千峯屐獨上江千萬里舟

冬間詩鈔卷二

主

風雨別來花信促酒旗飛處落花稠

和徐顯武韻

青鞋往事憶當年學道無聞一惘然借別春陰寒食候
傷心人倚落花前重招白苧城南社常繫鹽官渡口船
商畧草堂娛老話急需蔬筍賦初筵

送盛禹功之山西

三揆懷中刺雙辭堂上親短衣初攬轡長劍早隨身地
卽唐侯邑強猶晉國民使君嚴請謁入幕幾何人

江南二三月花爛更鶯啼相逐翩翩去東風共爾西廝

人催秣馬山店僕鳴鷄重聽劉琨嘯樓頭落月低

贈周青士

萬里歌行促躊躇出戶難同心應有合別淚莫輕彈日
落邊鴻斷沙飛塞柳寒天涯傾蓋好慷慨易爲歡
負笈當年事蹉跎愧老親那知含痛日益愛遠遊身貴
酒邯鄲夜看山砒礪春時清怪周黨猶是漢遺民
詫爾輕離別嗟予多滯留關臨三晉險草沒五原秋百
代橫戈地窮邊古戍樓悲笳當夜急羈客淚潛流
幕府逢諸子問君何後來殊方同把臂勞苦且啣杯地

本關詩鈔卷二

南

倚龍門望人驕兔苑才自多懷古恨幾上白登臺

敏庵見招不及赴答此

雨歇湖天秋更好何知一水限登堂最憐晚照明紅樹
不似春風轉綠楊客有將離還促坐夜闌旣醉故飛觴
多君蔬筍相期數拄杖仍虛旅灶香

和三舅氏景文先生惜別之作

千山已挂杖頭新辜負鶯花錢早春雨笠霜屨勞去國
塞笳邊角動離人登臨底事終留恨寤寐前賢竟未真
別淚又添知已外情淡不獨渭陽親

曹敬勝來索觀近詩喜贈

經旬寵好日不易此芳辰愁豁雙蓬鬢天高四壁春凍
回梅信近暖入柳條勻老任從衰得吟憐舊日頻
世好敦方外來尋士室中經冬無絮衲今日有春風藥
物吾聊寄形神歲不同憑將跨竈喜遠慰阿家翁

和青士再宿西齋

依然嘲襪襪忽忽遂經年殘照鳴蟬裏新涼欲雨前語
淡清佛火卧穩隔烽烟雅志輕家食時看刺一船

習俗輕韋布何人恕酒狂愁消新旅鬢夢理舊匡床生

本關詩鈔卷二

辛

計何妨拙閒身好關強興來飢亦得歌嘯滿滄浪

子貞六十

強針如君樂未遲徒憂老大亦何爲傾囊買笑豪猶在
對客當歌興不衰搔首難爭雙鬢改論心多負十年知
生逢六甲已不小酌酒勸君君莫辭

和疑村仲子

雞熟東南禁火春草堂風日坐相親愁中節物攻衰鬢
亂後江湖厄俊人握手相知猶未晚快心時論一爭新
春山送老終無策二十年來負買鄰

金子乾移家草水

卷書東下五湖舟並載黃花渡柳洲有待出援天下手
莫教早白壯夫頭雨餘三徑催移竹酒罷羣峯對倚樓
晏起草堂忘盥櫛自無俗物惱監州

綠樽未覺晚來貧那愛金錢罄買鄰地老十園何代樹
天留一輩避時人舊遊能命相思駕好事爭傳墊角巾
倘勸彈冠良不惡無貪高枕伴松筠

正月晦日看梅疑村

老樹撐霜壓短垣半疑山郭半疑村經春度鴈如媚客

冬關詩鈔卷二

去

疎影暗香還弄樽不合晚風吹草閣故留殘雪照柴門
月兼花與人同晦頭白看花欲斷魂

送太車和尚歸廣州

師是吾家第一流無心出嶺一東遊若將去住如雲意
指點時人急轉頭

牆東有客避衡茅目斷雲鴻兩寂寥世亂似君高枕得
夢回剛到海門潮

瓶鉢蕭然典益佳霜清林落尚天涯棒頭物色心良苦
恐負平生一草鞋

菩提明鏡少當機珍重盧公庾嶺衣師子還歸獅子座
天花仍繞日南飛

呂香伊六十

文懿諸孫子披裘獨草廬青瑣原不惡儋石豈多儲萬
事苦吟外百年高卧餘黃花秋爛熳白首與何如
湖月當筵白天高處士星牀頭霜甕綠花下布袍青兒
女凋雙鬢簞瓢飽一經辟纒佳耦在勸汝醉還醒

送趙武昔計偕北行

再上長安道寒潮鼓柁平黃花迎水驛紅樹爛江城風

冬關詩鈔卷二

七

翻乘秋健霜蹄得路輕此行原自壯醉睨寶刀橫
看菊鳴臯堂二首

來把谿堂菊寧辭弄槩頻風晴開匝屋林僻坐無塵鄰
曲柴桑舊塋東布帽新近看花底醉爛熳劇何人

親掃東籬徑柴扉誠不局花枝看再好顛髮豈長青歸
雁迎秋盡寒蟬語露零又過重九約風物老園丁

萬雪城七十

古稀今再見髯雪白翩翩拱揖諸孫上清齋大士前儒
冠存故老家物寶青瑣百歲真朝菌先生不問年

斗室乾坤大滄桑曆數移老爭雙鬢健貧愛一經遺家
國憂銷醉烟雲意寫詩北牕高枕在尚友到希夷

贈趙雷文中翰

昨指窮經舍今看賜第門身紆朱紱好心戀布衣溫遠
返霜前旆重逢菊下樽致君君自許定有答殊恩
共被難兄弟鄉邦羨友于一經安布素十載伴孤蘆可
恠兒童小能將姓字呼茅庵今命駕得似舊遊無

重送章式九還西泠

章子耽遊展翱翔小域中頗嘲宗炳卧肯泣步兵窮湖

冬關詩鈔卷二

大

海留詩卷金裘散酒筒何年書画舫重下語溪東

置酒翻招客寒花旅館清何堪君別恨又觸雁歸聲青

劍閒無賴西南喜得朋涼風吹木葉相逐布帆輕

公愚見訪不值留詩四首和答

入夏連秋早炎庭一雨回那知經歲別不約故人來沙

屐新沾溼烟林午對開饑禽應避客偷眼下生臺

聞道遲遲去蕭然坐晚鐘晴雲生遠樹過眼作秋峯題

壁詩粗就迴船日下春常時茅屋外慘澹入寒烽

憶昔同鄰巷于今四十年劫灰論往事髣髴雪改桑田佛

靜連宵火松高隔代烟勿言相見好相見益相憐

吳侯真倦士何事此逃名師自註新安吳侯觀同過斥鹵仍荒郡閭

閭久厭兵花鄰重九候秋動故園情欲問南牆竹來看

簡簡青

贈劉爾符師自註令烏程以事留禾

聞下招提榻懷歸又幾旬江聲天目雨鄉夢武功春衣
薄霜前夜身輕戰後塵莫嘆廉吏棠酒債近來新

再贈劉烏程

初地相將把臂遊春燈一夕改清秋火淡竹屋寒香老

冬關詩鈔卷二

尤

雲過梅堂野色幽白雪到門驚鮑謝青林開徑待羊求

何當日坐生公石同訪空山物外流

和朱人遠試後南還舟次寒山見懷兼訊鶴江韻

貰酒金間幕停杯雨雪微醉懷山寺好欲趁釣船歸天

濶飛鵬隘臺高市駿非詩傳茆屋下一語傍湖扉

孝章哀毀後潦倒奈人何已抱元龍卧猶聞老驥歌下

帷輕半豹舉案重雙蛾怪我頭顱在霜飛藥後多

送程銘治再入閩

與君把臂惜未久遽來別我投烟蘿雲山興發詩滿眼

霜城木落江初波錢塘布帆仍利涉慢亭風物今如何
去賦將歸歲云暮高堂親在無蹉跎

九日

買山多失計翻訝故交存真愛林西樹終依亂後村支
牀殘石枕洗藥動雲根幸少重陽雨涼風落半軒

送高念祖之金陵

昨傳燕市返又送秣陵遊駐馬辭蓮社前旌報驛樓路
隨長劍去天濶大江流想像通家子龍門飲涕收

不記何年別匆匆去我難朔風人欲遠落木歲行闌鐵

冬閣詩鈔卷十一

三

甕寒潮怒金陵王氣殘天涯春草綠好念倚闌看萬應

作天涯
遊子路

曹公還倦圖

廉吏輕垂柔歸心逐草堂倚樓天欲雪夾岸樹飛霜客

愛傳杯數山空秉燭長莫因郎署老咄咄訝馮唐

全雲環甲地自古記流離節使何來暮邊氓已洩饑詔

書棠賜帑溝壑起鋪糜惠愛真何武應淡去後思

圖書虛後載風雪擾歸鞍回首水天濶懸車画角寒自

逢鄉話密方悟王恩寬近少傳邊警干城亦冗官

十畝城均圃垂綸舊有溪柴門淡柳窄巾角晚山低戶
牖長林在風霜短髮齊臨流新置榻蕭寺午鐘西
笑倚寒梅側能逃拙宦名衲衣容上坐黍地足淡耕酒
落簷花細桂移檻浪平且安林壑枕砦鼓隔軍城

趙南浦見過仍送北行

廚凍齋時鼓鴻饑雪後扉客逢湖海合地得薜蘿依草
莽容吾道風塵識少微辛勤驅背事爲我數南歸
傾蓋還言別懸帆待早春直無干請事肯失遠遊身風
柳搖堤弱水花泮渚新高歌布衣在不染帝京塵

冬閣詩鈔卷二

三

報淨慈寺豁堂和尚

昨鼓西泠棹南屏數愛過嶺雲當席起江月入樓多老
負青山約愁催白髮歌淡勞故人問欸欸意如何

冷泉亭

徑轉峯迴洞壑幽風潭鳥鼠書鳴秋琳宮重觀軍烽後
白石蒼烟異昨游

雨洗芙蓉石氣清前朝古木倚巖垌行人心聽飛泉冷
炎暑何曾到此亭

訓和汪鷗亭碧巢柯庭昆季歲暮見懷

雪消茅屋響春泉，臘煖依稀似去年。怪事嬾翁忘拭涕，
何緣居士解逃禪。論交肯出諸汪下，落筆常爭四座先。
天上謫仙人已遠，汪倫風義至今傳。
窮年鐵騎傍城過，便入溪林奈晚何。亂口嘯歌求侶少，
君家兄弟寄詩多。好看近事同殘局，不待回頭已爛柯。
雙樹勿辭清話永，春湖蘭棹未蹉跎。
刻燭傳觴不覺閒，季君往往奪巖關。名流恐後歸金谷，
廝養貪看倒玉山。天上綸文行拜寵，階前舞袖緩裁斑。
雅知投轄尋常事，啼徧鄰鷄未聽還。

不關詩鈔卷二

圭

贈右吉之雲中

歲晏君何適，扁舟報解維。載書爭北道，過我別東籬。
南畝長饒瘠，西風短褐欺。莫勞千里遠，不淺故人期。
頭白好兄弟，情均分手難。出非憂旅業，老豈悔漁竿。
搖落江湖迥，登臨天地寬。殷勤慰家意，皂帽慎天寒。
十月桑乾道，河水渡未遲。雁門人早飯，驢背雪催詩。
塞草飄髭短，鄉心折歲移。負暄寒衲在，應少問支離。
祝張謙生金山日雨
邨尊人也
藏得蓮花百斛春，草堂有客卽良辰。布袍何歎三公貴，

皂帽能誇兩鬢新。擬俟河清開笑眼，好從年少鬪閒身。
巨觥引滿休辭醉，白葛涼風更快人。

和友人移竹

秋山林舊闢春園，竹新移地拓尋花。屐鄰分夾塹，籬
迴風聽急燈掩。月窺遲酒伴，今堪命從君醉接。離
飼鶴涼生袖攤書，翠拂床經旬休盥櫛。掃徑得求羊土
潤，春前雨林孤歲晚。霜莫辭頻倚杖來過爾東墻。

和隣翁梅花下作

溪頭雪消已仲春，溪上梅花雪未勻。一夜東風幾枝放，
杖藜早起看花人。聞君清興此時發，置身宛在羅浮月。
但恨花開不長好，昨日紅顏今白髮。昨日既已去，今日
不可留。人生所貴在快意，何爲自苦徒煩憂。一歲花前
能幾度，君今爛醉終非誤。難得主人情更真，何惜輕遭
詩酒污。君不見轉眼枝頭已非故。

高長生兄弟歸里

久知兄弟好，垂老益相親。歸築塋東室，同耕谷口春。
青檀偷後物，白髮亂餘身。肥遯真無悶，行歌岸角巾。

胥江歸棹

不關詩鈔卷二

圭

簾濤亭午驟十里拍翅舟過眼青蛭駐高天赤葉愁岸
懸風櫓勁沙燠禽遊此地今恬枕淡驚俠盜流

村曉

雞犬烟中隔桑麻雨後看旅懷禁不得四月野風寒

觀菜麥

愁絕清明雨秋風望更淡春暉無厚薄蜂蝶不知心

春日松山

進艇吳淞北遙蒼櫓背浮湖流低斷岸花氣老春洲柳

圍樊烟密林臺俯澗幽倚雲憐舊興門掩薜蘿秋

冬關詩鈔卷二

五

出爲園
丁見拒

小磴客淡坐苔連醉客茵晚風松落子晴日草浮春石

通孤支屋橋危側過人回看雙屐路又踏落花新

陸氏西源山舍

興披蓁莽入曲塢倚差義樹黑山魃遁天青峭壁孤出

林鐘磬少搖檻麥葵多一瞬成今昔雍門涕若何

答朱與三

解纜鹽官驛蒼茫昔別難帶潮歸櫓急背日晚楓寒醉

眼看龍劍悲歌傲鷗冠煩君遙見憶爲我勸加餐

許巢友有夢余詩卽事戲答

怪爾因清夢分明到草廬向來嗤潦倒此度覺何如屋
響風前葉床橫蠹後書那堪驚起處殘月墮牕虛

贈張陶庵

五湖三泖烟波客襖被扁舟總故園到處池臺長得王
平分花藥獨開樽染毫拂絹誰相迫剩水殘山自討論
我有蒼松與白石憑君商畧老柴門

八月十六夜集沈宏畧因是堂同徐卓崙張博山

分韻得香字

冬關詩鈔卷二

五

星聚曾經此納涼欲歌還泣感同堂

師自註悼
右吉也輕雲似

妬燈前月宿雨仍聯醉後觴蓮社頭顧客老大竹林文

采尚清狂饒夫口腹今尤劇重損齋庖一鉢香

冬關詩鈔卷二終

冬關詩鈔卷三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同里盛 遠空山輯

李孝貞六首 并序

孝貞攜李儒生李夢康女也四歲喪母哭之盡
哀長而矢志養親終身不嫁曰舍已親而事他
人親兒所耻也家故貧勤紡織以供菽水所
謂尤難無何年四十七以卒不克終養以爲遺
恨乃傷悼之遂志其實

西方有神人往來震旦國周涉海內外一身百千億變

冬關詩鈔卷三

一

化無端倪應感絕呼吸明月垂兩端蓮花綴高幘手握
青摩尼照耀黃金色內美白雪心外皦白衣白旣錫蛇
虺祥載獻玉鳳吉婉彼端好語抱送隴西宅

乳下稱慧秀絕爲母氏憐昊天奪所恃竟在襁褓年母
子互爲命骨肉形相連至哀發天性恨不殉黃泉黃泉
路何長此別無時還機裂寧再續壁碎不重完一哭一
吞聲再哭再仆顛阿翁憐女小含慟不能言兄嫂相扶
將泣下俱泫然

女年十四五入機供織素苦身勤力作罔敢怠早暮飛

來雙鳥雛啞啞庭前樹毛羽養已成銜蟲來反哺飲啄
不相離雙來復雙去人有父母親斯恩莫比數憤憤彼
百男不養一何故昔賢有遺訓大孝終身慕

十年母不見念之摧肺肝仰頭見阿翁低頭涕洟瀾秋
風吹四壁日暮愁天寒九月飛嚴霜早起衣裳單及時
潔晨羞寢處不遑安羹非女手調阿翁飲不甘食非女
手炊阿翁餓廢餐但愧德靡逮難爲膝下歡

女大當未嫁日爲高堂憂故物餘青瓊一經垂白頭誦
詩感標梅心亟東床求誠女母失時庭闈久綢繆不見

冬關詩鈔卷三

二

關關羽雙雙戀匹儔苦言來再三進退失所籌父母難
重違迸淚連珠流敢言廢大倫劬勞良未酬舅姑何人
親事之亦孔羞長跪啓阿翁爲我謝蹇修

人壽有修短聚散亦相因死別已最苦况乃骨肉親骨
肉情無窮思延百年春朝爲厨中女暮爲泉下人冥冥
向夜臺夜臺何由晨吁嗟命矣夫吾生何不辰女死何
足惜所惜志莫伸使我堂上翁垂老鼻酸辛

送陳楷山之燕

笈書匣劍將行邁過我茅堂別話重雙淚庭幃相慘淡

一時朋好慰從容悲歌燕市輕垂素醉卧旗亭信轉蓬
莫倚詩篇多感遇幾時湖海識元龍

贈蔣公凡

桑畦麥隴連茅屋三月垂楊盛落花土銚經春依藥聚
瓦盆留客到田家詩成大有隣翁乞酒盡長容豎子賒
飽飯從君不出戶高眠當畫亦生涯

沈生寓廡令祖誕日乞詩爲壽

黃髮衣冠老希夷匹大年稱觴家慶足賜杖國恩偏南
極星長爛東籬菊正妍賢孫新授室雙拜祖翁前（師自注時）

冬關詩錄卷三

三

生方

過徐貞侯賀村山庄

借問愚公谷公愚是谷愚小山殘几石剩木引堂隅菱
芡交魚笱鷄豚別芋區主人能醉客不用典衣沽

孤松強百尺盤錯是何年雨蔓青蘿帶霜連老鐵錢臨

秋溪樹朗散帙床偏舊是平泉物南州又再傳（師自注）

爲呂文懿公故
業松亦手植

野飯新菰米行厨竹裏淡坐貪風日好一飽故人心招
隱多餘地行歌早入林久虛逋客駕猿鶴老秋音

友人移居

茅屋今三賃湖天映掃除釣船兼載鶴版牘半裘書白
櫛高秋髮青移細雨疏柴門烟火接倚檻得吾廬

枯木亭二首爲李山人作（金山曰當是晉夫先生先生自號龍湫山人）

乍湖秋水落枯木倚孤亭地老鹽烟白腮懸海月青泥
蟠龍蟄尾霜健鶴歸翎萬事匡床穩高眠漢客星

山氣當秋爽西來曉望清雁南霜未殺潮落樹猶聲野
老烹葵到村童采藥行漁田從下穫君自達躬耕

送程禹聲入都

冬關詩錄卷三

四

高歌一劍紫驄輕楚路霜華幾日程襜褕路重過易水

狂生名久熟燕京魂銷慘淡籌燈話夢繞踟躕去國情
儘有鶴裘容買醉要無刺字到公卿

自衡溽暑剛旋轡又渡層冰急跨鞍行子盛誇身手健

故人多怪別離難好憐稀賞文應秘莫訴消愁酒易乾

把臂舊遊知不遠山積雪是長安

舟發錢塘

百室園村稻壟寬村烟十里出江干拂雲遠樹青山合
拍岸驚濤赤日寒旅餽未能加七箸布帆且喜報平安

不知何物催遊屐萬事人生詎有端

同朱康齋過黃廣文龍游學館

樓對岑山倚夕開突如里閭故人來淡毛羹佐伊蒲餽
海錯厨行苜蓿杯庭燎烏飛芹浪月麗譙人散藕花臺
良工辛苦求梁棟絕谷窮巖渺棄材師自註時鼎新學宮

桐江

山氣籠初日江光辨宿雲盤渦雙櫓出遠岸一鐘聞目
斷檣鳥影心孤水鶴羣危峰青壁立彷彿見桐君

富春渚

冬關詩鈔卷三

五

殘堠依村店層崖聳驛門屋斜垂棟影岬斷嚙沙痕野
火浮江動寒星吐霧昏人烟荒戰壘客路信乾坤

七夕宿常山客舍

遡瀨離群險衝泥屐暫停孤城連雨白列岫俯樓青秋
草沙蟲急村茶客座醒天邊逢令節寂歷對雙星

入玉山縣界

江郡鳴蟬裊蒼蒼渺越吳雨餘千澗急清欲洗征夫林
日猶蒸暑烟巒自寫圖勢分今古路強半爲飢驅

抵玉山

野舫過亭午前驅但莽蒼凋虛風獵獵山曠日荒荒老

樹支村廟衝沙潰石梁殘城見凋瘵信宿買江航

瑞洪

師自註時江水汎漲數十里沿湖廬舍半被漂溺

汗漫鄱湖水鳴蛙產竈烟成樓傳柝靜佛火浴波圓賈
聚方音雜村荒市物偏遙逢故園月來傍宿沙船

吉水初度

夜火吹薪淦晨鷄報吉安灘鳴驚客起山好耐人看吳

楚雲帆渺芙蓉水國寒衰翁心自懣飲泣對晴巒

谿山猶故國風物自天涯來日何辭減當餐且勸加百

冬關詩鈔卷三

六

愁供老大一傾誤袈裟休傍離人眼橫江雁影斜

雲封寺

萬騎曾連甲千夫少息肩蛇盤攀蹙級鳥道出層巔冕

服紅祠火猿猱嘯鉢泉江城三十里縹緲入蒼烟

劈翠穿雲頂孤亭界兩州有無傳掛角今昔慨登樓林

瞰羣巒小烟埋衆壑幽風幡戰燈影偕老石牀秋

十八灘

駛馬風檣正終朝迅百灣岸移青嶂疾沙聚白鷗閒晚

食蓬牕底看雲枕席間衝濤驚客夢不到竹松關

賴水今逢盛層灘緩上游行人曾戒險此度出安流樹
黑前山雨菰鳴斷岸秋明年看下瀨乘興問歸舟

卓錫泉

天鑿雲根石觴流一勺泉山麋朝竊飲熱客晝停鞭淖
錫真何代爲霖定有年那能借涓滴傾注洗烽烟

同曹季子登蓮社庵佛閣次韻

螟木蠻山總勿論憑高容易感征魂采樵路誤遊人展
獵火風晴晚燒痕樹杪諸天無瘴癘兵餘福地有乾坤
梅花放暖催殘臘嶺日長蒸海霧昏

冬閣詩鈔卷三

七

益然和尚七十

閩海風濤早晏然慢亭溪處好安禪袈裟身自滄桑得
家國心同涕淚懸故老江湖誰最健名山著述獨高眠
食堂齋鼓春雲動花散千巖杜宇天

中秋集陸孝山使君種玉亭用何大復查城對月

韻

晚密應劉座香分芋栗盤天邊秋更好嶺表月同看星
慢芙蓉溼風亭蟋蟀寒遺黎安卧治自不擾更端
鄉心傾把臂湖海話難慳千里逢諸子孤城擁萬山蠻

風欺敗衲江月慰衰顏回首蓮花幕盈盈一水間
燈閃鳴蟬急杯停過雁斜提攜同逆旅聚散愴年華落
木繁歸騎垂楊記別家定憐分手後有客正天涯

送趙帆青東還

日南洋泛地勝友得鄉關遠有孤舟別貪乘累日閒遊
踪窮瘴海詩格老名山爲勸清人橐谿雲好載還
盡道潮陽勝藍關遞百盤鱸溪存竄廟蠻服尙儒冠客
路征鴻杳秋風昨夜寒抵憐經歲出計日趣歸鞍

凌江九日

冬閣詩鈔卷三

八

嶺外逢重九初尋出郭行鴉翻飛葉冷江閃落霞明關
隘舟車市山高鎖輪城黃花非故國頭白強爲情
未許天涯客鄉心動碧蘿地偏登眺晚秋老別離多江
日銜城落霜鴻入夜過明年知此日歸計定如何

贈丹霞別傳寺主澹公

未踏丹霞頂相逢把臂前一燈開嶺嶠千鉢隘林泉出
處真無地英雄早著鞭尉佗臺畔月清徬佛樓圓
窮海孤臣淚名山國士恩田園戎馬盡筋骨雪霜存午
甌青精滑秋床白氍毹嚴牕容乞火來擬共朝昏

凌江客舍贈樓賢石公

赤葉千山暮黃花九日過百年人慘淡雙屐興蹉跎細
雨荒雞夜秋風短髮歌江湖誰作合真奈客愁何
劇話匡山勝吾來定不迷弄泉三峽外待月五峯西故
事求遺跡居人指過谿憑君唱生客苦筍共鹽齏

南雄

杖笠誰驅老更扶青山解得客愁無市歸賈泊關河隘
地劃炎雲嶺郡孤江上晚涼凋白葛城頭秋色入蒼梧
回看努力攀躋路翻幸風濤是坦途

冬關詩鈔卷三

九

送曹季子之廣州喜晤南雄

疇昔驅車發誰歌公子行家聲金馬舊風度玉人清膝
閣高如故嚴灘險未平經過無限恨解劍醉軍城
季子來鄉邑南州一札傳如何萬里外猶有故人憐海
國經春早江帆得路先相逢還惜別次第出花田

南韶江上

夜黑橫塘擢寒星炯碧沙月窺孤枕細風透短篷斜石
滑凝水瀨霜流綴樹花白無羈旅感那得便思家
遠有舟航事若茫通歲殘奈由前約在不謂此行難帆

轉江星動山傳野燒寒鷄鳴催理檝知過幾重灘

水瀉江門窄憑凌巨石孤葦蕭鳴午縱舴艋就村沽臘
暖回霜雁風輕狎浪鳧百灘舟楫子辛苦太區區
江月常茅店江風厲客稠嚴城三鼓密急檣到韶州舣
熟船梢火鐘鳴水上樓吾行堪一晒卒歲有孤舟

戊申除夜

擾擾今何夕天涯習俗同髮稀霜後草身逐夜來鴻日
絕山雲外潮昏海氣東那知聯榻地亦有佛燈紅

衰老煩相慰客愁當奈何緩商終歲約且縱此宵過教

冬關詩鈔卷三

十

賤饒懸釜城荒有荷戈白頭人萬里樂事不須多

鐵甲風過嶺雲屯百萬兵不聞殊死鬪一夜墮名城伏

鵬新流涕存亡舊哭聲廿年遺老話猶使客心驚師自
在已丑歲除

王師克南雄

通宵不成夢嶺海自天隅盛事歸前代名山入戰圖角
聲傳夜永燈影起人孤茗粥師孫坐團圞話我無

己酉元旦

亂離成老大己酉曆重新巷鼓蠻兒隊霜毛瘴府春哀
猿工嘯夜歸雁耐愁人眠食粗安好休來短札頻師自
在己酉

獲家信

吾生年再見已酉曆重新舊約乖從事顏齡怕問春東
風遲放柳芳草黯離人前路鶯花早心商去住頻師自
有勸余爲
海南遊者

最憐垂老別已酉曆重新朋好追隨地江湖條淡春知

君懷短刺前路問何人海近潮陽遠休辭接跡頻師自
雲

問曹季子將之
潮州太守幕

未成南野築已酉曆重新倦理芒鞋事驚回斗柄春藥
囊懸令節茅屋待歸人昨夜懷鄉夢雞聲促漏頻

冬閣詩鈔卷三

士

人日寄曹同山藩參

緇鞋客逼歲除回一紙書從鄉國來過臘草青張相里
逢春雪盡趙佗臺苦遭風土西南異老任顛毛節物催
借問蠡湖人日柳仙舟幾爲撲梅開
進退羅浮跡已訛荔枝時節敢蹉跎高灘下瀨輕舟在
快樂長風奈我何粗幸經春人健伴更逢近汎海無波
不知薇使驚人句爭抵當年惠愛多

將之廣州留別陸使君孝山

凌江南去是羊城崖石溪雲路幾程日暮櫓柔迎宿鷺

峽中山好逼啼鶯東風冷換征衣急春草愁連客鬢生
眞爲荔枝紅勝玉饕夫踪跡易紛更

聚散無端西復東溪亭坐月幾人同舟經碧樹浮雲外
日斷青山落照中顧影春愁橫海鶴懷歸心折渡江鴻
且修布襪青鞋事不復從君嘆轉蓬

日歸未遂經時改問爾何爲更向南急浪長風如可借
翠崖丹壑故須撥城高蜃市連青海山壓蛟宮老碧潭
回首兩湖霜夜月一星佛火澹茅庵

使君高誼好誰憐牢落炎城十五年自勸絲樽供傲吏

冬閣詩鈔卷三

士

人嫌黑髮擬遊仙丹楓黃菊相逢後芳草垂楊惜別前
舊日玉蓮池上客明朝分手隔風烟

送沈寓齋還當湖

合散紛然有不齊綠楊芳草奈淒迷路岐那得無南北
人事何爲動惻悽斜日山過彭蠡口落花春老豫章西
易令遊子情懷惡恰恰嬌鶯莫漫啼
襖後仍分禁火新蛟龍風送大江濱摩挲書劍平生物
銷瘦鶯花故國春少小健遊誇涉險十千買醉不辭頻
憑君好話天南侶供養烟雲有主人

上元前一日龍護齋園集次澹公韻

雄州舊戶流亡半生聚稍稍補離亂府君捐俸勸編戶
不日香臺插霄漢城西邸舍聞鐘鳴折柬朝來邀我行
天爲春光蕩陰晦人情風日俱開明莫問更張再調瑟
十年撫字勞安集但看古佛開生面黃金重耀琉璃碧
燈火元宵又一年相將老髻徒蒼然貪踞禪床話蔬筍
痛絕歡場沸管絃咄咄蠻方論聚首竟日爲歡何惜久
荔支終吝客朵人願安得羅浮落吾手人生會合難再同
雪泥踪跡憐春鴻闕江扣去各千里雙雙背跨青芙蓉

冬閣詩鈔卷三

三

但恨衰翁多造次芒鞋潦倒真無似日暮天涯何處歸
飽飯行歌須世治卽逢佳節非吾土衲本何與繁華事

寒食

懷歸春欲盡忽忽又清明柳暗遊人路花淺帶甲城江
帆寧我待石瀨幾時平何物禁愁得林鶯轉晚晴
南國催畊早山田望雨難春從鑽火變天近賣錫寒啼
鳩江鄉老離亭物候殘北邙君不見何日淚痕乾

度嶺後贈廉齋

一涼夜作嶺城秋晨起烟雲過倚樓曾戒梯航經薄險

尙令眠食寫新愁心歸淨業公餘課身許名山物外遊
蠻署蕭條同是客天涯蔬筍爲君留

和徐初隣見懷

燕雲朔雪負初遊重理蠻烟瘴雨舟江上客傳鴻鯉字
燈前春散海天愁山荒躍馬稱戈後地溼黃蘆苦竹秋
最憶兩湖佳勝處怪君多向草堂收

送天然和尚還丹霞

出山又見還山日兩地干江一月身熱喝雷驚聾耳客
苦言藥盡死心人直提倒嶽傾湫句不動攙旗奪鼓塵

冬閣詩鈔卷三

古

歸坐丹霞最高頂梅花開遍雪前春

贈迴龍庵毬上人

湘江門外迴龍院門外湘江木接天縹緲帆隨飛鳥去
蒼茫山對夕陽懸一燈不絕禪宮火廿載猶虛里社烟
莫漫古毬重舉似嶺人無川雪峯禪

和澹公池亭小集之作

乾坤雙眼一雕亭何處雲山着老僧逆旅年華催短髮
故園風物占啼鶯春愁重補刪新草客路還扶策舊藤
沙岸夕陽橫畧約紅欄綠水有餘清

花邊曲水柳邊亭社燕賓鴻欲別僧送客詩成看跨鶴
臨流齋罷坐聽鶯風低蛺蝶動依草林密麝麝鬬落藤
茗椀爐香如昨歲天光雲影宕秋清

上巳日和陸亦樵三字韻

飛絮遊絲老漢南瘴江風物豈吾耽百年同夢誰爭覺
萬古何人始悔貪簡點客懷春有幾銷磨花事月過三
石泉槐火連寒食相見相思總不堪

莫數春愁記日南柳烟花霧尚封函桑間早出提筐婦
鰥畔相呼荷饌男紫燕黃鸝同兩兩踏歌連袂各三三

冬關詩鈔卷三

五

人生瞥眼無年少水店山村好遍撥

吳雲粵樹渺重嵐藥火茶香午並酣愁絕數聲關杜宇
夢回雙眼炯瞿曇雲縈俗在歡多少脫帽人歸醉二三
客髯春風相黯澹海天真作一茅庵

和曹同山二首時往廣東

詩卷連篇慰遠遊江風涼載衲衣秋輕裝已辦看山屐
殘暑休侵采硯舟髮短定過蠻海變影孤誰勸領雲留
問程不問吳天隔坐數帆前水驛樓

聞種甘棠近益長尺書重爲問南荒好憑野老身如鶴

去報先生髯有霜杖笠笑人驅瘴癘雲山勞我越江鄉
茅庵夜月牽歸夢一寄秋風到草堂

南華道上口號

山上谿連山下田午烟村店接朝烟迴岡複澗多疑誤
背後山頭忽在前

雲出峯頭水出村家家流水過柴門天寒徧起燒山火
白草青烟日易昏

輕雲旋合忽旋開好鳥依人去復回七尺短藤圓笠子
一溪行過一溪來

冬關詩鈔卷三

六

馬鞍山過山逾宵大壑喬林進益賒驀見寶林青在望
溪聲步步是南華

莫問曹溪勝若何置身已在白雲阿回頭不是人間世
更討仙源事太多

銜花鳥去頻啼樹飲澗猿來不避人安得便爲猿鳥主
縛間茅屋老松筠

清遠峽山寺

峽江風浪日奔騰扼海雙崖險未崩佛火倒涵明可掬
香臺幻出勇先登槎枻不辨何年樹猿猱時攀百尺藤

欲問蕭梁幾興廢傳疑故事老僧能

當牕飛瀑落雲間千疊芙蓉控百蠻吼地驚濤炎燄失

倚天立壁古今閒風雷自昔神人護笙鶴何年帝子還

下瀨舟航嫌覓繫石床遲戀上頭關

粵中作失題

下嶺程生將繫馬前驅爾更向南過江亭落月聯詩苦

霜榻燈寒命酒多春老鷓鴣啼客淚潮平樓櫓卧蠻歌

憑君一弔濂溪宅苜蓿先生事若何

贈泰和蕭孟昉

不關詩鈔卷三

七

咄咄蕭公子行藏徇草萊門荒陶令後詩逼杜陵來贈

客琅玕盡憂時鬢髮催平生孔融座樽酒定嘗開

君家多學佛風動大江西開閣來天柱留僧到虎溪山

雲生卧起海月近招攜何日相傾倒歸須一杖藜

送融谷再度嶺

勞予此行役淡憑太守賢已爲經歲別相見各依然在

頰山仍好登臨月再圓歸來誇汗漫大事總詩篇

乙卯除夕懷朱廉齋

東吳南粵歌安土不料騷然苦用兵春到紅梅家萬里

夢還白苧夜三更積薪休詫當年事伏櫪徒傷壯士情
淒斷八年今夕話對床閒剔燭花明

爲友壽

方外論交誰許可何知垂老得伊人神清已負逃禪癖
頭黑兼強學易身屈指流年者在手當杯幾度酒沾唇
樂饑惟是南湖水咫尺從君好作隣

君翔六十夫婦同月齊年之祝歲在丁巳午月

六甲雙初度蒲觴月令新懸弧當既望設悅却先旬物
紀鳴蜩始家連燕喜頻含飴偕老日進酒總良辰

不關詩鈔卷三

大

失題

共攜巖壑意天外聚清秋城闕看廻雁江湖感縱鷗滿
嫌今夕短歌悟此生浮似有南樓月君因野屐留

贈徐古存

超然身許布袍輕健伴何憂白髮生茶竈筆床無俗事
竹林蓮社有高朋忘機更得知機譽玩世兼傳遜世名
門外春波垂柳綠年年醉客盛啼鶯

聞朱華岩客死燕邸哭之以詩

亦上長安道誰知竟不歸寒蟬生計左短髮壯遊非書

劍埋孤櫬細塵染殯衣忍將垂老淚輕向故人揮

荷鍾君能事哀如滅性何旅魂招未得治命恨應多慘
淡門生淚纏綿薤露歌首丘情詎免曾否夢關河

悼徐貞侯

十年難許可晚合洵非輕此別心同苦重泉恨莫平回
看幾鞠屐大笑一棋枰何日西齋舫還來話茗鐺

昨有亡孫泣君來慰我頻百年傷永訣兩世許交親屢
奉花時約多違病裏春勿言清白後經亂易家貧

挽李公麟

不關詩鈔卷三

尤

甕牖誰憐白髮新狂歌自傲布衣貧數奇能使功名悞
不是文章不利人

不勞身後千秋恨且倒床頭百甕清鄉里小兒縱衣錦

那能竊笑李先生

當年李白謫仙人今日公麟是後身上席賜環恩不淺

天廚難得酒沾唇

莫續招魂弔夜臺攢眉故態絕堪哀白楊蕭瑟秋風裏

借問何人挂劍來

張履石挽詞

風雪思前夕尋君過遠廬九原呼不起萬事恨何如塵

匣埋孤劍匡床冷素書家傳無故物檢點藥囊虛

故舊頻凋謝生芻淚未乾布衣無令謚藁葬獲粗安白

首終齋志全身此蓋棺鴛鴦孤塚畔夜嘯黑風寒

哭少典和韻

誤人老淚滴夷門腸斷誰招楚客魂瞑目強拋諸子去
嘔心徒見一編存埋憂總付青山畢忍泣還令白日昏

安得扁舟期再艤日長隨喜給孤園

送朱廉齋謁選入都

不關詩鈔卷三

辛

去年分手惜離羣落木城南又送君好爲救時籌上策
早從經國見鴻文嵯峨計日瞻雙闕浩蕩承恩拜五雲

下馬金臺秋未晚憑高作賦合先聞

西風行李壯吳鉤前路黃花待紫驄近事正傳聞海捷

輕裘直赴薊門秋天清戍柝霜鴻夜日落江帆水驛樓

曾許素心能似昔論交偏重布衣遊

朱子貞移居

郡說東南勝鹽官古路長漁梁團白芋買楫暗滄浪露
菊催寒節秋秔熟晚香床頭豐米汁喜客報登堂

訓曹司農東懷

晏眠每上茅庵日地僻何人問掩關多病經床誰爲帙
閒情藥物自能刪寒花半逐愁中老短髮多從鏡裏斑
舊學懶殘今更懶健看詩律起衰顏

和高庭堅表弟九日風雨見懷

風雨年年是煩君又寄詩秋心驚過雁物色黯東籬有
病供高枕無時偃戰旗買山仍未穩愁髻促先衰

九日今堪問何年騁望高霜臺聯客屐江閣俯秋濤天
地兵戈後寒暄寤寐勞閉門頻卒歲飛葉又林臯

冬關詩鈔卷三

三

和涂山人再移村寓

牆東君善避卜築莫辭溪身許逃蓮社家堪老漢陰苦
吟殘短髮招隱卽同心好託烟蘿穩天涯亦故林

冬關詩鈔卷四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休陽汪文楨鷗亭輯

詠古

靈峯屈機劣尼丘傷道窮垢衣強方便轍跡勞西東汲
汲面壁九載徒爲工知已邈四顧萬里長飄蓬五人
起日莫徒手奮爭雄枝葉一以繁盛衰生異同捷足要
有獲詎以號追風終古相區區一笑瞞眼空

雲門寺

句踐古會稽泰山自雄尊始皇昔巡厥流覽藐乾坤輦

冬關詩鈔卷四

一

道沒淡草樵人蹠蹄輪雲門十二寺羅列隱山根飛雲
自五色王氣東南奔百代遞興廢燈傳幾兒孫密邇廣
孝鍾淨課相朝昏梵隙肆遐眺三五道侶敦千峯翳殘
雪萬松寒瀑喧隱見樹裏人高下巖阿村落日映蓬秀
宛見新燒痕晚烟生雲木還得山家門老僧善遺跡爲
人能具論再誦青鞋什餘興今尚存

尋王蓮藏故居

朝尋郭東里獨行幾踟躕西風動地至白骨橫路衢故
人無遺屋但見瓦礫區庭蘭絕餘根隣樹有枯株我何

復來過疇昔此遊娛四望空蕭條不復辨里閭問訊旁
無人言去立斯須茅庵暮歸來雨雪寒載途契濶勿復
道奈此風景殊

呈蔣爾齡

淡泊平生交三五布衣士貧賤傲時俗落魄味生理晤
言用懷抱抵掌互驚喜頻年半淪沒哀來詎能弭况當
兵革交柴生又客死伊余嗟獨存烽火去鄉里南寄古
招提倉皇幾奔徙取適寡歡遊童蒙二三子我心奈匪
石高哦但隱几不遠勞故人一再移玉趾始維芳林春
冬關詩鈔卷四 二

乙酉除夜

偶分佛火照西林細雨梅花竹院淡安在故人相對晤
多經此夕但孤吟醉中身世還驚夢律酒之為禁在第五之條所甚重也
予既畜於飲又性於賦有所撰詠且諱其字自欺欺人非兩失乎今得此句即即表出後有及之紀自今始
客裏兵戈轉戒心高枕夜分偏後寐降鐘何處尚餘音

丙戌正月二日歸庵二首

林開喧鳥雀霽色占芳辰鼓賽田家節燈輝野廟春山
河羸氏鹿伏臘漢時人行路傳多警孤舟怯問津
老病思吾祖冰霜歸故廬亂離聊避地羈旅却愁予徑
草青纖出谿雲凍淺鋤二三隣曲在名姓半非初

人日東黃平立四首

亂後悲黃子空存一草堂家居徒四壁世事變蕭牆竹
記曾吟處梅思舊坐旁日移當戶影風度逼簷香

都吝冬關氏風流叔度遺漂零子美跡簡點達夫詩唐
適有人日寄杜甫詩黃於去年人日亦有偶相唱和已
失憶僅未忘依樣胡蘆師莫笑一句予答句有若言描

冬關詩鈔卷四

三

得胡蘆樣勢而重接茲辰過淡憐一歲移觸饑爭戰地如風一掌來云
青草又離離

道路惟戎馬江湖半武衣人民嗟鳥散里巷惜烟飛日

月聊支枕鶯花但掩扉無由待休息吾道適安歸

不識包胥淚悲歌何處春養疽明社稷亡梓宋君臣浪
說桃源隱非無竹院隣莫辭東郭履時步北牕人

上元夜

隱隱西南鼓吹來陌頭燈月互徘徊那知故里喧闐夜
但有城頭畫角哀

東禪天水和尚來晤於竹院寓所和見贈韻

聞自東禪再折床
亂離經別忽三霜
舊時言晤梅初白
此地重逢柳未黃
吾友故人今上舍
時沈仲方刺髮住
禪門下同來
持和尚久西堂
天木爲金粟費隱容禪師
法嗣時主東禪已三年
誰在知爲叢林懲濫觴

酬和陶若英見訪詩韻

極目中原日馬鳴
滄洲何處問鷗盟
叩須我友談離亂
何莫非民待晏清
病治行囊虛藥裹
客閒生事半茶鐺
東林擬借攢眉士
郢調難爲下里賡

不關詩鈔卷四

四

答周怡開

幽篁白日只風鳴
客有相過卽勝盟
旅況不知冷到苦
禪心翻得坐來清
朝昏獨課香燈院
鳥雀還窺茗粥鐺
慷慨論今妙詩句
西山歌後幾人賡

答朱九章見貽

避地故人在真裁
隱者衣問花前跡
杳繞竹舊談非羈
客稀徒旅潛夫少
事機多君善悲感
詩思婉而微

寄湯芭筠

卽俗湯居士忘軀
學道人有爲惟梵
行不欲但天真幻

世知無我浮名豈繫身
何能避兵火絕意故園春

朝雨

佛火明初淡厨烟冷
未開前村迷宿霧
隔水殷輕雷竹外秋聲起
簷端暝色來
昨行堤畔路春草綠于苔

送朱廉齋經歷之南雄

太阿失斷割驕驍阻騰驤
紆組苟不利母用徒皇皇
洵美溪谷底闕此幽蘭芳
憶昔十年往卜居事農桑
既耕亦已讀高歌卧南陽
學成不求售神豹隱文章
日出耦沮溺日入揖求羊
當酒不辭醉清風來草堂
詰朝當行

不關詩鈔卷四

五

邁衝暑戒晨裝束書指日南
攬綏眺河梁王程重有期
寧得戀故鄉親交惜臨岐
攜手情難忘烈烈江上風
嶺雲路何長枉賴良不厭極
目高天蒼已非簿書困遠使
神明昌賢者以吏隱抱關誠
未妨瘴雨卷秋氣早澣征衣
裳九重動春曦四海回恩光
明月豈久翳黃鵠終高翔
所務崇令名位下曷足傷

綠陰

四際平蕪濶千林霽色橫
田家連沓靄溪路入空明
掃石衣裳冷翻經几案清
茶烟風蕩漾坐傲北牕情

贈惺若

把臂平生好何期自亂離相看白日晚高論綠陰時一
席成傾倒當年愧見知江湖羸病客誰道可言詩

新篁二首分詠

娟娟北牕疎映月粼粼東壁細含風綠紗高卧虛清夜
枕上寒聲似不同

掩映疎簾翠欲空似矜綽約不勝風淋漓過雨苔陰淺
淡寫湖州筆勢同

四哀詩補并序

不聞詩鈔卷四

大

四哀乃昔者吾友戚君冲虛湯子友僧柴山人又愚
及孔次章也補者何以孔之卒于癸未七月廿九日
湯于是年之十月廿三日戚于甲申十月之三日自
於其亡各故有言以悼而遺之惟柴則流離客死于
乙酉八月九日之兵刃從橫人人未知逃死時也爲
哭未遑夫子之與此四人者友也豈直一切以情好
是託彼篤以義此要以道朝且夕焉不少異幾二十
年如一日云言謝日遠悼唁勿存人情之乎友之云
乎爲再各綴四韻又畧疏其爲人大槩以慰予之未

亡其志在天下讀書三十餘年家貧親老不一試一

業是困九挫不屈吾不如冲虛其玩寄儒服樂友海

內才賢幾似遊大人以成名而富樂不入于其心松

菊桑麻惟是以樂畎畝之道吾不如友僧若夫非厭

亨而嗜困恬約性成氣貌清瘠足以愧有道僧非其

入勿爲接且無自親疎之吝遊踰一十年兢兢自好

以貧有節聞於不吾不如又愚而不揣骨相之柔寒

屣脫閒軀繭縛苦趣以冀儻來雖志未遇乎要足以

爲自棄者勸吾不如次章昊天不弔殲我四良天實

不聞詩鈔卷四

七

爲之謂之何哉嗟乎後死者不得與於斯哀也夫豈

匠者所謂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者乎耶

戚冲虛

遲暮郎官弟

至四十始爲邑令王聖功所知補邑諸生艱危侍御孫志齋毛

氏撤跡曠董生園痛哭空文在離憂濁酒存彼蒼辜伯

道誰醉九泉魂

嗣姪尚幼父以城陷被掠

湯友僧

松菊惟荒徑田園尚此村

自名其巷曰此村雕蟲慙小技刻鵠

負遺言

遺孤才八齡

几案風塵冷庭除鳥雀喧菟裘空寤寐

流水咽柴門

柴又愚 四明人

圖誌存流寓人情重首丘旅魂何自返交道好誰酬
溝壑平生志乾坤汗漫遊滄浪歌已矣風冷鑑湖秋

孔次章

軒冕湯休志江湖質閩名幸虛漂麥譴恐割負薪情
志不娶抗讓兼師友淹通係弟兄嗟予負忠告不早謀無
生

贈趙雪翎

冬閣詩鈔卷四

人

樸直元吾黨時人睥睨淡青尊當解事白雪謝知音
海狂生跡交遊義士心相逢論感遇一日卽披襟

呈來翁叔

松菊秋荒賦式微踉蹌十載倦遊歸中原睥睨宦情盡
負郭蕭條生業非轉惜空文知薄俗漫勞濁酒送斜暉
不爭勝事供遲暮獨許閒情付衲衣

寄題錢仍始園居四首和原韻

棲遲來避地指顧得名山吾道驅高枕伊人善閉關
濁醪餘白眼孤劍老紅顏八口依桑柘長歌十畝閒

松筠供浩蕩魚鳥避周旋人事從流去春風縱物妍解

嘲終寂寞高卧失攀緣晚興移幽步新苔破綠錢

濯纓歌載罷物色冷漁磯白日移馮几浮雲過掩扉求

羊原舊好沮溺本同歸潦倒言胼胝秦陽起沃肥

虛閣延朝爽孤亭薦晚香倚欄新雨散開卷綠陰涼過

客忘投轄爲隣有賣漿因風誦高誼重見古柴桑

餅花

杜門虛日晏隱几奈花偏光動臨牋筆香迴繞鼎烟移
春心漫苦剪彩事空傳笑詠何爲者思停顧吟前

冬閣詩鈔卷四

九

飯香阜禪廬戲和西壁山椒詩韻爲山門解嘲也

文字還當我法無蕭梁千載此浮圖偶來唐突山公句

不遣芙蓉秋興枯原詩附記欲訪相知此地無雲邊空自立浮圖芙蓉傾向洲前望霜老秋

淡已半枯

題像

怪石連雲瘦寒梅帶雪肥始知花再發香滿坐禪衣

檢得經行一若弱詩悽然懷舊

昔有經生令貴客經爲嘉邑張侯招至偕來楚納過我遊一時江

海縱同調三句烟雨連孤舟濁醪既具不惜醉奇篇欲

秘嫌爭求高樓百尺詫登望鴈度白雲湖上秋

九日登興善寺佛閣

諸天高閣俯平疇倚檻蕭條萬樹秋禾黍千家原自好
干戈兩眼不堪愁白雲簷外風何急黃葉溪邊木獨流
節物娛人知幾度疎鐘細雨此淹留

石佛寺

啼鳥春仍暮停舟日未西人烟新市井樹木古招提溪
入鐘聲杳雲依殿影低無從問幽處曲徑草萋萋

對雪有懷西林舊寓

冬關詩鈔卷四

十

木末高樓暮雪橫西來湖影帶孤城寒雲不散遙天白
晚火忽從何處生屈指經過常別恨故人夙昔自高情
西林夜詠一同首數樹梅花空月明

小寒食曉望

細柳堪愁綠天桃妬殺紅雷高催雨急烟溼帶雲重幽
獨情何向平生話不逢湖牕漲新水時復倚殘鐘

雨中遣興有懷

樹色初看積雨新風花飄蕩可憐春茅庵破巷甘忘陋
布衲吾生敢厭貧高尚南湖名自好殷勤東道意何真

由今離亂懷疇昔慷慨難爲見古人

和周貞可樓望

何來乘興此登樓極目偏生曠士愁林帶春陰連日雨
天橫寒翠數峯秋一時嘯傲酬新句幾處登臨感舊遊
寥落人家兵火後物華爭遣坐消憂

與惺若夜話

茅堂懸急雨燭火淡離離蕭瑟憐今夕淹留記往時人
情還我道物色自相知爲問西林寓蓋存社裏詩

雨中同周青士登樓

冬關詩鈔卷四

十

詩成客至復登樓雨積王孫草色愁樹裏湖光寒送白
城頭雲氣遠含秋出林鐘鼓淹餘梵當檻鶯花滯勝遊
懷抱不辭高視盡春風何限古來憂

過釣臺

桐江風雨片帆過寓目荒臺長薜蘿勞我征途魂未息
不知何日着漁蓑

物色羊裘意不輕誰知瞪視漢公卿春陵佳氣今安在
七里溪光千載清

欲拂珊瑚把釣竿誰人得共此巖灘星文夜動應難反

回首峯巒仔細看

過彭蠡湖

傳聞龍戰日於此決興亡事業今何在風烟亦渺茫波
澄涵日月氣遠接瀟湘一葉安然過乘風興欲狂

登滕王閣

覽勝登高閣江山景色開題名傳帝子不朽藉天才鳥
向蒼烟沒風從綠樹來物華元自舊懷古興悠哉

遊萬壽宮

仙真功德溥俎豆此江城廟貌心神肅拜瞻意氣平千

冬閣詩鈔卷四

主

秋鐵樹井萬曆勅書亭鸞鶴歸何處猶聞鷄犬聲

雨夜

濁酒微酣獨嘯歌滿牕風雨夜如何輕寒蟋蟀聲中早
急響芭蕉葉上多燈下一編聊點檢床頭雙劍漫摩挲
壯心遲暮都消盡生事滄江一釣蓑

春興

空齋長日枕書眠樗散何妨拙自全剩吾烟霞私旅客
可堪風雨妬韶年床頭金盡惟存劍筆底文成不賣錢
飲酒讀騷差可樂不教憔悴受人憐

題汪晉賢小照

嗒焉儼坐忘矯首憤高岸抱膝入冥嘿披襟恣蕭散俯
鄙章句儒高視越香漢尊壘及圖史雜陳爛几案賓從
半湖海清觴間柔翰歌聲出金石欬唾落天半興發五
湖無薄遊抵汗漫高堂足甘旨府檄徒璀璨載稽古孝
友難哉爲君羨

過郭無傲菴園和曹方伯舊韻爲贈

韶石遙相望湘江急上游仙人時可揖猿猱每含愁積
氣蛟龍雨驚湍辟歷秋輕舟不復駐當暑一披裘

冬閣詩鈔卷四

主

滇陽峽

潮吞三峽樹氣壯五仙城鐵甲騎南越樓船出漢京江
流終古恨龍抱夜珠明莫問昇平事還傷父老情

珠江

燕哺薰風暮人耕古荔村日高恆倦櫛烽炮近窺園雨
洗征塵袂愁銷旅席寬山厨行竹裏蒲笋亦情敦

獨夜

獨夜高樓客樓頭海似杯鷓鴣啼別後橘柚感秋來斜
日牛羊下孤城簷簌哀欲乘明月去西上越王臺

贈友

逆旅多情戀故知相過下榻語移時君偏愛我詩中畫
我却憐君畫裏詩曲是陽春高和寡壁爲明月暗投疑
更期汗漫遊方外攜手烟霞識紫芝

和曹季子之潮陽留別韻二首

當我吟樵悴左君賦路岐春隣遊展滯跡悞酒人知山
驛巢鶯滑旗亭櫂馬悲定過韓子廟流涕逐臣詩
殊方還送客一倍重臨岐花裏扁舟恨床頭短缺知
謀良夜醉不解壯夫悲非爾平生好無多話我詩

冬關詩鈔卷四

古

舟行

舟淺黃塘渡洄湍益駿奔江風頻改岸野樹澁移村宿
雨霾山氣類沙漲石根重施裝後枕昏黑到關門

江舟雜詩

重問歸來熟客程綠榕丹荔出仙城天南蹤跡休相訝
海上烟濤漸不驚回首旅亭風雨夕青山流涕古今情
江雲峽壁多無恙短楫孤蓬爲緩征

東安

東安山水好野老往來偏夜月當杯落寒潮傍枕圓提

攜花藥籠歸去石魚船竟辟何年穀猶求負郭田

雜詩

車枝多凡羽蹄泮無修鱗蒿艾秀堂隅蘭蕙悴中林丈
夫矜挺拔志士傷沉淪不見龍螭儔飛潛各有因良璞
終見剖神劍寧久湮末俗多謬誤馳逐喪我真子載轅
下車長鳴徒苦辛

有鳥戢雙翼夙負凌雲姿朝飲白玉漿暮啄青霞芝本
無稻粱謀曷爲言苦飢分吮叫其曹回翔審所歸豈無
百尺桐顧影嘗栖栖亦何慨燕雀方爾嗤

冬關詩鈔卷四

圭

五羊城東隅飛篷逐風驚中路獲所知顧我無早暮長
揖發高唱同聲兩無忤金石良未堅那復論新故白日
嗟易頹秋草條已腐久要諒無渝一言洞心素立德古
所難令名豈徒附

贈某郡伯

易老殊方俗端違故國秋高眠回颯爽獨往尚優游夏
簾拋葵扇冰床戀鐵綢雲山心不競朋好夢無由物序
頻搖落鄉關渺唱酬媿君交勝舊似我意何遺况復爲
邦好從容驗學優委蛇還道妙風節見仁柔晚度丹楓

寺初停黑浪舟驟班佳士坐更慰遠人求蟲語淡宵燭
鳥飛擊柝樓墜霜蓉冉冉團露菊悠悠燕社迷炎海賓
鴻斷客郵歸仍淹荔子疾每慎扶留藥聚千衰旺芒鞋
數逗遛路疑憑峽虎身美狎沙鷗洗鉢蠻江濶迴帆水
郭幽寢興纏別恨遲暮出斯遊往在天南郡瘡痍第一
州明廷遙軫念守土實均憂甲第荒蕪草歌鐘咽逝流
暴骸多老弱帶甲徧田疇瘴鬼魂猶喘遺黎涕未收城
闌悽畫晦草木漲春愁五馬蹇惟入窮猿望木投側身
衝瓦礫持節卧貌猶痛定家粗復時危政益修賢勞隨

冬關詩鈔卷四

末

歲積生聚及民休元帥先歸馬州官重買牛致身輕
爵雅志薄封侯突兀畸人悟憑陵濁世浮入林行有約
把臂故多傳廚傳伊蒲給書籤貝葉譬青精仙子飯白
氈梵僧裘菽水娛朱紱庭闈健白頭樵蕪嚴進酒旗鼓
奪先籌退食閒窺鏡蒼生炯在眸哀笳傳邏急寒穉下
風凋短策疲征屨層灘促權謳匡雲行染衲嶺月待懸
鈞

贈友

君不見衲綻鞋穿廣南客海鶴山麋意殊適故人刺字

徒漫減書侯門在只尺迴舟江岸犯山君攫人黑夜
來何勤皮敝肉削難饜飽銛牙利爪空紛紜蹈險乘危
莫算數前採後縱真旁午行子燒燈話苦辛長年換枕
驚風雨歸讀平原七字篇凌雲逸手跨飛仙君家阿大
快有弟婆娑相舞相回旋

虔州九日遇鄉人

近說茅庵外茭菰笋並抽湖溪菱熟雨露溼荳花秋書
卷翻風帙簾虛映月鈞無端淹一病歸恨轉悠悠
自作孤雲出心傷九日來涼風重肅殺短翮易摧頽瘴

冬關詩鈔卷四

七

海雙魚杏關山幾雁回登臨雙眼倦莫上望鄉臺

別保昌丁二尹

東吳長老老更事淺自許乾坤歷落人西盡長江不稱意
南來乞食漫經春衰年轉覺故鄉好久病偏勞歸夢頻
信宿相逢又終歲秋風添得鬢毛新

中宿峽

地懸孤岸絕天逼兩崖分月滿江邊樹猿歸洞口雲人
稀荒白晝峽逼易斜曛羣盜尤克斤徒勞鎮海軍

峽東

破浪輕帆古峽東，千山雨合響空濛。
黑風赤電須臾過，碧海青天挂白虹。

動槳奔湍鬪石尤，往來爭涉信中流。
閱人只有青山在，少壯幾何今白頭。

訪友

入門傾倒詫相逢，層閣平臨竹樹重。
階下一泓吞漢渤，牀頭雙劍冷芙蓉。
天供高枕支林壑，地挾驚濤洗戰烽。
合散翻憐太倉卒，何當聯榻話從容。

瘴鄉羈旅動經春，亟賦歸來萬里身。
竟許入林酬宿好，

不關詩鈔卷四

大

更容何物滑吾真，耗磨易代英雄事。
卓犖當年江海人，得得便隨猿鶴去。
閉門長嘯岸綸巾。

失題七首

指點經營處，迴環盡曲池。
人猶粟里後，地自辟疆遺。
皮閣書新帙，層軒榻舊移。
信陵千古淚，今日更沾頤。
浪跡誰先致，煩君待我來。
石床留客下，風樹倚秋開。
晚荔紅低屋，叢篁綠上臺。
坐移泉畔日，分手話難裁。
閒縱登樓目，涼風捲暮潮。
汲泉沙雨白，倚醉海天遙。
果熟猿窺入，亭虛鶴待招。
粵田秋再獲，酒伴近堪邀。

數家連木竹，選勝較蕭疎。
世許昇平漸，人玄肥遯初。
傾家供硯癖，解橐及山廬。
歎息平生愛，摩挲杪玉不如。

但識浮生理，何求造物全。
家諳荷鋤事，林接種魚泉。
齋禁先期肅，香燈竟夕圓。
敬聞遊諾在，尚艤五湖船。

秋水城南渡，秋山似去年。
林巒仍碧樹，門徑入蒼烟。
病瘦青山杖，巖崩白髮禪。
錢塘歸路好，霜葉徧帆前。

小院花陰入，飛軒樹杪開。
楊巖當北峙，湏水自東來。
日抱孤城落，風生萬壑哀。
海天遙不極，彷彿見蓬萊。

淩江中秋

不關詩鈔卷四

元

淩江江上月，又向客邊明。
病鶴秋來瘦，棲烏夜更鳴。
歲寒遊子意，頭白故人情。
好慎長安道，冰霜萬里行。
天末關情處，茅庵白苧西。
主人經歲出，落月幾回低。
藥物衰難理，喧涼氣不齊。
悲秋休太劇，昨夢已都迷。

西竺新庵

白雲西竺下，精舍幾時開。
僧定傳燈室，花飛聽講臺。
孤城簾築起，暮雨鷓鴣來。
爲報登床客，無勞問劫灰。

懷歸

陸賈城邊宅，雲林越秀東。
潮吞珠海白，雨洗木棉紅。
琴

鶴歸須早田園春正濃仲宣樓上月得似故鄉同

登樓

高樓凝眺望海日蕩金銀珠浦三山樹花田百粵春少年龍劍俠多友布衣貧舊業黃山下懷歸白髮新

常山

白頭人最憶舍棹問常山江向清秋好吾將此路還病能欺永夕愁善作衰顏莫漫收書卷離亭隔庾關

凌江七夕

凌江官舍客厭客說江河但計歸來日休勞長恨歌秋

冬關詩鈔卷四

辛

高雙白鬢星落一黃姑采藥山中晚蹉跎病骨枯

旅中卽事

半山亭子倚松顛吹落松風響澗泉山鳥不飛我不去何人先坐白雲邊

過眼烟雲拂袖邊翠屏壁立倚江天空山無人野花落顧影長吟心悄然

宿雨朝陽散曉村稻畦流水響山根好風輕觸歸人袂依舊青山繞郭門

今朝締綵作秋寒野瓠花開白露殘千種歸懷收拾盡

向來愁病總輕安

北山五里控南山塞鴈南來我亦還恠底此翁頭白盡離愁不似兩山閒

車前清旭改斜曛背指青螺隔嶺雲猿鳥曾驚風雨散至今流涕說懸軍

黃綺衣冠漢莫臣柴桑仍是晉遺民乾坤幾度滄桑後猶有羲皇以上人

姑射仙人自絕塵翛然野鶴在鷄羣墻東若個同招隱招爾青山共白雲

冬關詩鈔卷四

壬

自與故人三歲別每從天末一相思歸來把臂看圖画宛似空梁月落時

庾嶺與蓮齋

山頭亭午瘴雲開隔歲南遊客再來他日故人相憶處可能一寄嶺頭梅

沙木

百家茅屋荒山道爭賽神鴉古木祠客子停車意無賴涼風秋草白離離

南安

城下章江急城頭庾嶺長江烟低漠漠嶺樹鬱蒼蒼鴈
度秋光裏猿啼客髻傍無煩對搖落風物感蠻鄉
兩岸村烟合雙城樹色分斷霞銜晚照宿鷺下寒雲木
落秋山出灘鳴夜雨聞時清憐萬戶猶自託孤軍

贈友

再投南郡幕早晚發東湖草滴征衣淚花殘躍馬途舊
經嚴子瀨曾弔客星無漸喜山程熟春風老鷓鴣

送友

去年我上錢塘舸歸溯桐江十月潮復此送君雙槳別

冬關詩鈔卷四

圭

却看分手萬山遙春程柳換啼鶯路酒慢花飛野店橋
交臂定饒湖海士相知不爲馬裘驕

留別友人

南來乞食盡君歡萬里芒鞋客路寬怪我遠將衰髻出
爾時直作故人看尉佗城外霜鴻晚楊僕山頭木葉丹
別後秋風懷卧閣好因蠻俗勸加餐

贈張鐵橋

穆之奇俠士老放粵江東絕藝神多暇流年譜未工遊
囊傾酒債釣艇足私風坐見興亡事茅亭醉眼中

和曹秋岳憲副長律三十韻

解組門長寂投林髻未稀花時慵應接春信報芳菲巾
拂時相命過從興不違五湖安晚棹萬里倦遙飛檻閣
新松大梁看故燕歸座傾廳論發蔬剪露盤肥老任情
俱適貧知跡易希憶持開府節重著塞垣衣貂幕行軍
壘鷗湍冷釣磯風流壇坫起星聚戟門依金甲拋長畫
牙旗肅禁扉賓廚垂俸橐齋日減腰圍池汜疲耕鑿關
清省事機中原憂轉切還客涕頻揮駭歷中無憾艱危
道可幾士逢梁再盛天恤晉猶餓河朔杯重舉樓煩雪

冬關詩鈔卷四

圭

尚霏流年爭尺璧隻字失明璣綠野身多暇丹丘髮好
唏頭顧我自哂樗櫟聽溪漫發登臨問誰爲道路祈
鉛刀寧試割要駕本舛轍布襪輕炎嶠蒲帆趁夕暉笠
披蠻嶺霧瓢採粵山薇俗習獷巖險人忘鯨浪非土膏
蒙帝力物候返寒威襍穢遭皮相兒童贈腹誹雲山原
咫尺几席卽音徽旅食詩囊瘦鄉心藥果微茅庵憑問
訊燈悄夜禪幃

峽口抵南安十餘里作

雙崖鎖奔流巨石阻高岸喧呓蛟鼉吼噴薄風雷散春

硯折槩遲捲雪敵篙悍振柁出地底懸輊輓天半遵曲
涇螳盤前驅準魚貫睨人沙鴝閒隱樹山魑喚枯蔭信
風靡晴莎委烟漫俄頃獲平灘失喜衝波斷一晌殊險
夷萬事疇先算匏繫昔何慨梗泛今徒惋榜人前放歌
鄰舫後聯鑿咄哉扣舷人俛首獨吁嘆

送沈平萬歸東湖

霜帆天欲緩東行書卷遲遲十日程白雁迎秋催嶺騎
黃花和客到江城濁醪好散當筵憤長劍何勞出匣鳴
歸去湖樓燈火夜弟兄辛苦話南征

冬關詩鈔卷四

書

和湘江老漁韻

截江網子旋風起和身拋向蒼波裏爭餌蝦鯽非所求
破浪鯨鯢那在此蟠溪寂寞客星隕東海任公手亦洗
月明夜半憶華亭不是點頭心不死

和陸使君上元前一日龍護園齋集韻

精藍斷手初經營心未了乍聞山磬幽已屏車塵擾芳
日麗初春東風搖百草速客會齋鐘飢禽並颺飽言笑
出名理盤礴肆遐討使君吏隱間抗跡仙佛表豎義析
空有送難送正倒龍天効護呵花幡互繚繞澄江既靜

帶層巘復紫抱慨昔瓦礫區茲幸荆榛掃淨宇拓堂皇
遠牖相貫梟天回天庾孤地控蒼梧杳伊余此追隨惻
惻拙詞藻萍蓬有合并厥故良未曉南窮嶺海觀難爲
腰脚仔座有遠行客米月禪心皎顧影悵離羣翮焉扶
飛鳥柳條一何長臨風更娜嫋

茅齋成慨然有念於西谿卜築之約遂東曹公

舊許營茅屋橫山近若何卜隣隨地好選石夾谿多未
厭孤峯宿能忘一杖過幾時賦歸去相伴老烟蘿

寄懷友人

冬關詩鈔卷四

書

憶別俄驚四十年吾衰白髮早盈顛他時相見休相訝
萬事滄桑無不然
聞道西來乘一葦風波萬里不辭艱君今何事就高臥
揮手時人不出關

冬關詩鈔卷五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休陽汪

森碧巢輯

送人之台州

東赴天台約西風興獨偏天青歸鴈後潮白渡江前野
店寒塘樹官亭旅夜船山陰秋路好拄頰有新篇

寄送穗卿北遊

聞發東湖棹春流岸欲平野花看解纜津柳過啼鶯日
落燕臺樹天炎易木城千金骨已朽莫漫弔荆卿
昔怪投歡少今憐別恨牽一身憑劍烏萬里向山川叢

冬關詩鈔卷五

一

竹荒三徑殘經老數椽何當回白首相對話髣年

祖忌掃塋志感

草色新收雨松肥舊長春蟄雲龍自煖戀王鶴猶馴忍
濺無聲泣那瞻不壞身日斜風更起泉夜竟誰隣

陳烈婦二首 并序

陳烈婦吳氏嘉興永豐鄉田家陳某妻也適陳
逾年而陳卒未殯數以首觸棺亟得一死而甘
心焉會姑疾未愈綏之十日夜分潛起經於靈
次同里士高標驚異其事爲之請於有司以旌

其廬又乞諸能言家以述厥美夫婦生長田間

豈其倫常之訓聞之有素不然何能從容以赴

下泉如此嗟夫難哉此猶未足以爲斯世風乎

余於是知高氏之能慕義矣

女蘿托喬松榮枯同一身結髮事君子生死終相因倚
嗟吳季女及年來作嬪桃天會佳期淑匹稱四鄰借老
願伊始同穴盟再申禮敬日相勗區區豈情親人事恆
舛誤蘭摧必芳春伉儷橫見奪妾命何乖屯窮泉杳莫
呼白日非我晨號天愴獨活決絕在茲辰顧影暗揮涕

冬關詩鈔卷五

二

中懷難具陳爲君含淚母隱忍聊終旬破鏡不重照黃
塵晦高旻敢辭經瀆誦此志良苦辛

烈士有殉名匹婦志不易捐生豈人情亦惟義所獲泉
臺日以遠遺形永幽隔昔爲同波鱗今作分巢鷗征魂
無時還渺渺去安適淒風冷床幃青燈黯虛壁涕泗亦
奚爲覩顏事中惘陳也既不祀我生亮何益糟糠雖易
飽誰與慰朝夕誓死苦蹉跎明靈恍我格匪貞秋霜節
盟心斷金石倘爲連理樹交枝蔭窳人人生會歸盡百
齡迅駒隙庶用勵頽俗行路爲嗟惜

申霖臣過訪

徂春始經旬芳序驟非故草綠猶舊蹊新篁進叢路撫
景駭荏苒良辰失荒情幸寡物欲幸庶愜幽棲務適已
信一拙耽寂謝餘慕葵藿聊樂飢優游以寐寤有客匪
宿期遐枉湖濱步拂我跼跼床諮爾何所作跂予慰疇
昔將迎外禮數臺迥傾陽遲林蔽流飈聚坐選臨谿石
吟倚垂軒樹披襟極盤旋申章展衷襟早黜海翁機重
誠南榮慮儒佛雖異軌靜躁豈殊趣昔歎賞莫諧今遂
契歡晤吾衰誠久安淡泊視攸寓危柯無安巢榛塗有

冬閣詩鈔卷五

三

奔驚追隨苟靡倦寧論握手暮

重贈姜鐵夫五首

藜藿飢可采蛇虎屯巖阿舟楫利淺涉良此長江波君
子愛令名耻作喬松蘿故人有乖離新人何必多進退
計不早盛年良易過
飛鱗狹巨浪寧潛沼汙矯矯凌雲翮不顧燕雀枝壯
志偶蹉跎顛顛固有時龍門渺千里中情耿難披力田
苟得歲揮手亦逶迤

濁俗多崎嶇韋衣艱孤標蟋蟀驚歲晏柔芳殞蘭苕論

文寸心在何藉英瓊瑤客衣犯嚴霜哀鴻響雲霄鄰里
念歸人南山荒豆苗胡爲久風塵忘我故鄉遙

夷門事已往孰辨千八英太阿不在掌魑魅譴中庭鸞
鳳戀故巢夜半起悲鳴兒女日以長崩奔愧勞生出門
復入門強笑難爲情

莫陟城南端軍火尚飛揚舊時鳴鐘地荆杞生戰場下
有戎馬塵上有羣雁行古人崇大道貧賤曷足傷千金
等浮雲片言終不忘咫尺每濶絕千里恆相望

沈古叔五十初度

冬閣詩鈔卷五

四

世難輕儒冠道衰易蒙垢庸人工蹙折蹉跎笑鄰叟李
于厓田間斯人不見久達識明降辱經經誓所守嘉遜
會有時躬耕詎無偶帶索愜行歌風度朗矜肘家人告
屢空清嘯徹甕牖高眠不可呼身世藐芻狗晞髮倚長
松散快陰垂柳長揖謝當時飢寒豈吾醜人生匪長少
榮名復何有男兒弧矢志倏忽悲皓首皇皇寡過心知
非抑已後卓犖千古懷安問譽與咎識我瓢笠間許以
蓬蒿友牢落意尋常諒過平生舊相視感歲晏逡巡重
攜手形骸消亂離百年愧高厚率然酬寸心片片言喻瓊

致古人爾何爲動誇千金壽

和荅章青遠見過二首

相失知何地蒼茫記別年孤村窮戰後殘日百憂前風
入臨秋髻天撓把臂緣最憐茅屋下君肯破荒烟
忍淚存詩史家編處士年避時高枕外得計舉盃前白
葦滄浪楫青山杖履緣蕭條那得問魂休舊烽烟

和荅秋岳過我看菊三首

雙樹連寒圃多令野展迷花明霜下檻客到午前谿佳
節當秋晚孤情奇物齊入林期共老頭白話禪棲

不關詩鈔卷五

五

長竿五湖棹獨往定谿林冒雨尋芳約歸人有逸心籬
垣貪日短步屨散叢陰近習勞形慣春鋤事到今
杜門期乘耒兼理種瓜田烽定林巒日人閒杞菊天繁
霜歸物變老眼過秋憐助發迴舟興長吟渚荻前

過曹秋岳方伯招隱園燒筍侑茗留竟此日同賦

四首

細草城隅路招攜履跡新地寬兵後圃天厚倦歸人渡
客關橋午移花曲檻春相看同歲晚匝岸半霜筠
初服今應遂閒徵故侶存風湍空穩釣杖策許過門茗

灶春烟瘦書籤水榭溫道心高藥聚松桂草堂尊

檻寂耽溪坐天清燕語風林蒸催候暖巒影倒簾空抱

玉歸忘重開筇讀倍終是日贈予二硯出視粵中諸稿城南春涉好爛

燠此亭中

買石增幽勝留賓實愛閒咄開公子讌善閑酒人關綠
剩鄰隍水青殘背屋山篝燈堅後約高枕擬忘還

贈秋岳自吳郡移家還里十首

吳郡一流寓禾城再卜居鄉關原密邇松菊遂歸與浪
迹隨南北無心任卷舒及時論出處未許狎樵漁

不關詩鈔卷五

六

城郭兵戎後門墻閱遺昔聞稱大隱今羨果幽期庭
老三槐樹簷淡五柳枝秋風季鷹思堪自笑歸遲

里社欣初返相看故舊新自多雙屐興未老五湖身避
俗寧違性捐金爲買鄰萊衣還競綵姜被轉情親

薜荔還初服烟霞獲故林日牕晴展卷星檻夜橫琴栗

里終歸去香山老醉吟興懷殊未遠餘跡更堪尋

黍竊空門友無辭一再過著書餘日月閉戶得烟蘿軒

冕終何物乾坤有醉歌百年浮世事孰與古人多

每劇談詩興真憂近調卑驚人吾氣奪佳句美名垂兩

地頻離合三年祗夢思碧雲行罷咏從此數追隨
東閣開誰對西齋坐每深木迴南郭寺薇老北山岑林
長連枝木巢歸返哺禽里居嗟孝友知切濟時心
旻贊人今識知名得杜陵數篇殊近古佳話故堪徵自
隔霜林磬淡懷雨夜燈敢求題壁贈酬唱意多矜
一衲憐余在頻煩命駕行自初稱長者終不異平生下
澤柴車穩中山臘酒清翻嫌候鉅鹿獨慕草玄情
夙昔求羊侶登臨數愛將典真窮海岳名豈盡文章勳
業工華髮田園屬醉鄉無寧遂高卧猶復問行藏

本閣詩錄卷五

七

俞右吉移居二首

十年家未定南郭又重遷得石林堪關因谿地較偏草
堂良不惡鄰叟故多賢莫訝書臺側謙更惱醉眠
擬掃松陰徑躊躇麴糶貧草翻書帶雨花壓女牆春當
寧優高士時人重角巾窮年就著述門外任風塵

真如寺重建浮圖於己亥八月廿四日立柱覆頂
功將告成紀事三十韻

燹後郊南埵額基戰壘中獻花迷浩劫稽首駭鴻濛棟
穴穿飢鼠臺歌污網蟲恍聞龍象泣望失斗牛崇極目

追疇昔當年盛鬱葱歲時駢士女木竹隱房櫳白足僧
吾侶烏頭已自公詎知陵谷異猶話版圖豐形勝驚難
問登臨感易叢重光來鉅手再造敵元功縱廣規先制
精誠誓大雄羣謀珍獨斷經始懷要終什柚荒鄰井黔
黎散角弓捐輸寧爾迫詆沮亦伊工力合餘扛鼎神呵
捷轉蓬舊觀從地湧遺跡得人隆鼓鑄多羅鉢鑪鎔萬
物銅環材良間出砥柱不虛克撐漢穹窿逼扶危爨
同揆離端測景表刹突摩空壁立差義上梯回窈窕通
平分多寶座真亞四天宮殿秀勾吳杪標靈越絕東金

本閣詩錄卷五

八

湯倅鞏固土木備瓊瑰霞燦梅檀紫星搖舍利紅聳身
生羽翼決肯盡纖洪鐸響搏雲鶴聰眠飲澗虹憑軒澄
顯氣捲幔急長風峭奪崆峒峙遐窺溟渤窮親聆開戶
法無數聚沙童

和韜荒楚歸見示十韻

入漢文章大浮湘歲月淡旅情諳楚俗鄉語雜吳音人
物收高會辛丑九日舉社於大別山山川費獨等庾樓平壁壘繁井
落榛林已忍寧親泪先沾遊子襟倉皇詢故舊稠疊痛
人琴時存虛悲黃相繼報計世亂艱行役囊羞潤苦吟逸才矜自

昔老氣橫兼今牛驥時終並賢愚道共沉莫辭頌把臂相對一開心

贈張氏二子封股療母十六韻

孝友張家子伊翁我故知聯翩聞風慧岐嶷表英姿襁褓諳承訓鄉邦羨有兒二難真競美雙璧本無疵寤寐庭闈戀艱難鞠育慈百齡堅並禱二豎苦偏危良以生同本寧容死獨私弟昂爭一痛母子竟全醫人力誠云極天聰雅聽卑異功倅微養能事失斑嬉捐命猶恆事殘膚敢借辭乾坤經板蕩政化久陵夷倫物嗟攸斃聞

冬關詩鈔卷五

九

聞習漸瀉頽波勞勁砥末俗藉溪維家學源堪溯孩提

志蚤期他年太史筆定不棄蕪詞

贈朱建威孝廉

野外霜初履天涯歲又徂拋竿待明發挾策竟長驅笑擊臨江楫連乾祖宴堂青杉辭古闌紅樹滿征途業用三冬足還同萬國趨行占多士冠定表後賢模宵肝殷憂日東南嘯聚臨臨軒端席鑒側席渴良謨不費爨雞薦寧愁韞玉沽幽燕文物會古昔帝王都詎少扶風雋容追結駟徒看花春未暮拾芥路爭吁劍氣江湖濶詩

情日月殊回頭驚燕雀把臂得歐蕪章句儒真鄙黎元志莫辜始知常特達罔勿自艱虞余本耽幽獨君能伴給孤攬懷頻日晏持論怪吾迂少壯年何再平生興易呼忘形我道大惜別衆人愚試問禪宮壁籠紗事有無秋岳先生見訪冬關分我籬下菊苗數本因作長句漫書興抱

冬關詩鈔卷五

十

新問故及草木能指條蒿舊時徑翻嗟辛苦十年遊故園松菊荒蕪盡今春始薙城南圃生涯故有長錢柄披烟來斷東籬根回頭謂我君無悖手持盈把重太息不易水霜護持力道人亦復存此好可憐閒事翻成癖日暮花飛春又闌三月東風猶薄寒歸去山堂賦招隱高卧雲林天地寬君不見華陽庭院松千尺脫巾坐愛風蕭瑟又不見孤山積雪西湖水早梅已白寒雲層自經亂罷城郭空閑門空老秋烟叢閒身且對嵯峨石呼僮早傳東山屐湖曲陰淡五柳門聽人錯比陶潛宅百年

幾何易白首轉眼三春又重九笑約花前一再過掉頭
莫學攢眉叟

贈遜庵生日

敝裘徒步誰家翁行歌飽飯東湖東床頭萬卷讀欲破
綠波門外吹春風三月朔日天氣好林花灼灼薰芳草
堂下兒孫進酒漿吾翁此日開懷抱君不見鹿門采藥
谷口躬耕不爲聲利誘不爲寵辱驚高視出霄漢長揖
謝公卿丈夫爲志各有尚大賢豈必皆尊榮短褐苟抵
華簪貴我翁善遜當時名

冬關詩鈔卷五

士

孫天卿隱歌

龐公採藥上鹿門子真躬耕逃谷口避人避世跡固殊
前賢出處事不苟天卿先生古奇士致身早許平生志
論交喜結英俊人慕道樂聞忠義事鴻鵠翅本健凌霄
驛驢步自輕歷塊君家仲謀不足誇爭雄反掌風雲際
轉眼滄桑世已非秦庭鹿去終不歸掉頭軒冕便脫蹤
薜蘿旋製山人衣東臯瘠土容耒耜南山敞廬堪掩扉
長飢肯食代耕祿硯田穫薄還相依擬招隱買山去同
心之儔杳何處吮筆臨池且自豪興酣一掃天台賦時

人不得求其故硯乎硯乎天卿與爾終作牆東伍

贈嚴質人

人生有定分造物詎能主窮達亦細事區區徒自苦君
是諸嚴美丈夫何以再躡青雲途迅翮枉自狹萬里捷
足徒聞輕過都有弟爭能自君始填吹篴和齊名起文
瀾落紙驚飛雷劍光出匣明秋水荀氏八龍良未多薛
家三鳳休誇美誰言六十遠成翁年少幾人持壁壘轉
眼滄桑事如昨風月依然舊清廓上書北闕計已乖抱
甕墻東興不惡衡門有路長蒿萊角巾無恙甘藜藿下
帷不記老將至卒歲焉知無負郭只今八月涼風秋叢
桂當風高倚樓以次上壽弟姪子舉觴勞苦相勸酬此
時一觴一四顧要言無出趨庭課萬事回頭百不憂三
公揮手疇能那君不見西川成都萬戶城中市紛
相爭百錢閑肆有卜者時人不得知姓名又不見桐江
高臺瞰溪谷灘聲日夜搖羣木羊裘男子太傲岸放足
何知天子腹漢代得人古莫比何爲不得臣二子人各
有志未易強安車帛壁徒爲爾君今對酒且高歌顛毛
蒼蒼奈爾何試問翩翩爾諸季爲道成名誰復多

冬關詩鈔卷五

主

駱山人移居

隱居蕭寺福城東白社詩名老更雄到處松筠三徑好
昔年鄰巷幾家同山林幽事皆天定隴畝憂心豈道窮
誰謂鹿門終避世時人猶自覓龐公

過北郭清涼塢院

舊社壇荒空草色兵殘曲巷見林丘雲橫積石城陰暮
風起寒波殿角幽古木春溪啼鳥盡傳經客散雨花愁
百年身世看蓬轉勝地經行惜暫留

寄曹都憲長安

冬間詩錄卷五

五

湖上春憐柳色深索居真見故人心多聞不倦聯床話
頗怪曾誇刻燭吟自遠庭闈勤問訊幾經節物獨登臨
何當定約西谿伴長者難辭一布金

有約橫巢之
築山谿未果

累病摧殘近老身細看短髻逐年新晨餐每寄鄰翁飯
茅屋還同海燕春往事聚離堪一笑古來勞逸竟誰真
勿言造物曾多忌勲業文章斬一人
杜陵詩法真傳少同謂君能誦海昌念我數篇應遠寄
宿心千里未能忘花穠野寺春如昨人渺殊方思漫長
敝易芒鞋知幾緇桑榆斜日更茫茫

和子久元日見懷

湖上茅庵冷未開多君尺素已先裁身從倚杖經行罷
門愛無人剝啄來憂早待飛占歲雪隔年看遍早春梅
因風爲報查公子把臂何當話楚材

時聞韜荒自
漢陽還海昌

和汪碧巢華及堂四詠

竹軒

窺簷月每斜捎壁風益壯索侶求羊間抗心羲皇上

蕉牕

聲合白羽扇影弄烏皮几閒煞牕中人日高剛卧起

冬間詩錄卷五

五

石雲居

石立怒似虎雲起故來抱君無更折腰翻爲米顛笑

金粟玉蘭精舍

木蘭春雨後叢桂秋風前花開幾時好不醉真徒然

東魯高養六先生

建寧守致還

南遊台宕便過愚山

十年亂後水邊村竹裏茅堂尚有存促膝忽移寒日短
盡情如得故人論秋來鴻雁天逾濶歲晏江湖客自尊
輿從踏殘烟草路晚風飛葉傍歸軒
傾倒方澹把臂情明朝疋馬又東行赤城霞度秋光晚

天姥峯連海氣橫與發亟呼窮眺侶詩成新勒快遊名
救時正切蒼生望蓮社何當待主盟

送鶴江之豫章子宜之長安

河梁無用慰離愁萬里長風起柁樓橫梁乾坤看二子
渡江南北有孤舟十年道業窮愁進一代才名大雅收
虎阜燕臺堪並重題詩應憶故園秋

題張隣曾明府東湖新築

市南幽築避朱輪地得東湖一水鄰松菊堂開來故客
田園酒熟待歸人懸車尚健青山展高枕能閒白髮春
渡口茅庵淡樹裏蘭橈容易往來頻

冬關詩鈔卷五

五

藥欄西畔舊官衙土銚林溪仲蔚家帶郭晚烟村巷僻
穿堦秋水石橋斜盞醉戀高陽侶岸幘行歌杜曲花
種柳成陰真得計風塵休復問京華

贈李岩雪村居次韻

家存故物一瓊青門繞桑麻畫獨扁身外公侯容再問
人間理亂不煩聽黑頭歲月消悲憤濁酒行藏付杳冥
栗里田園生事穩百年高卧老玄經
肯郭茅堂角里東柴門流水竹橋通蓬蒿避世人殊傲

薇蕨忘飢興轉雄社冷每存中散駕路難真惜步兵窮
平生北海樽仍在長夜留賓酒不空

和濟南王進士見贈韻

西風黃葉舞征途蕭寺留賓夜不孤城外砧聲連鼓角
樽前秋色到江湖久遊生計輕詩橐多病關心重藥壺
白雪未須愁寡和天涯傾蓋亦雄圖

李潛夫先生七十

一卧滄江穩布袍元卿三徑有蓬蒿墻東甲子詩篇老
海上行藏釣艇高過眼榮枯嘆造物掉頭軒冕付兒曹
萊庭家慶黃花晚風暖龍湫九月濤

冬關詩鈔卷五

六

次汪周士韻贈徐松之

江湖春盡有離居處士名高下澤車司馬壯遊航著述
元龍雅志薄田廬結交已悔輕懷刺掩泣猶憐再上書
道在未須傷老去故人華髮並蕭疎

倦圃移竹分谿字

老樹崇臺古寺西林梢戍鼓足幽栖晴添簷影攤書得
翠密牆陰落照低翻惜荷鋤頻失雨何當散展一衝泥
北牕好理義皇枕聽作秋濤風滿谿

和岑公立秋日見懷

江樹俄驚一葉飄，爲憐我髮久蕭蕭。
涼蟬入夜催刀尺，佳節隨人換斗杓。
歲失湖天香稻雨，是秋再旱地荒斥鹵晚
烽潮。海氛未靖聞君遠憶生秋思，緩步花間柳外橋。

與高君舒表弟

韋經未墜爾家聲，弱冠登壇便老成。
白雪豈同流俗調，青雲須付少年行。
過都駿足輕千里，出匣龍泉試一鳴。
莫倚高堂人未晚，待君努力意非輕。

聞永州朱守將出關遙有此寄

冬關詩鈔卷五

七

矯首愁雲迷北望，真傳消息遠投荒。
廿年心折窮交盡，千里魂消別淚長。
莫倚肝腸爭日月，好將筋骨保風霜。
玉門終副生還願，白也恩須述夜郎。

寄鹽官朗公

水竹橋頭石埭傍，郭西蕭寺朗公房。
十年故侶今無幾，雙樹經秋跡已荒。
雷動夜潮驚卧短，星明佛火伴更長。
終旬風雪聯床話，盡興平生未易忘。

從叔明府來子八十初度

小築東郊暑氣徂，衡門秋水泛花湄。
家貧五斗官初罷，

交謝三公興不孤，萬事平生塞翁馬。
百年踪跡阮公途，同時故老今餘幾。
白髮名尊尚齒圖，

垂翅言旋今十載，飢來稼圃重憂生。
時從蓮社邀僑侶，心薄瓜丘有姓名。
羅雀漫看浮世態，醴筵真見故人情。
舊館人黃氏時爲下榻已知却老無多術，況乃神仙學易成。

贈吉尹居士

聞君布衲老荒村，一日衝冠髮盡髡。
竈下妻孥能勇割，篋中書劍竟何存。
醉懸東海孤臣泪，苦弔西山餓客魂。
相對茅堂霜夜榻，尚憐七尺宛乾坤。

冬關詩鈔卷五

八

甲辰初夏送柴山人歸明州

送君歸去海東門，牢落桃花渡口村。
夜雨青萍呼國士，春風芳草怨王孫。
詩成不盡千秋恨，醉後長歌一飯恩。
狂客風流今在否，鑑湖元許布衣尊。

柬瑞光菴住持

分坐香臺古剎西，邵峯真子老園黎。
少修書牘經三歲，直怪雲山限一谿。
繞堞淡隍春寺靜，番軒高樹畫禽啼。
竹簷折後渾閒事，莫度龍門萬仞梯。

寄安化朱明府

先秦風俗今何似形勝猶聞壯漢朝邑省簿書官故逸
公餘觴詠事偏饒蒙恬城下霜初落不啻墳前草欲凋
幾度倚樓衰髮老白雲西望隴山遙

武介表兄過集分得綿字

暑退蓮香碧沼天歲寒物色各衰年秋光過眼愁欺髻
風景淒人泪溼綿湖海舊遊銷布衲茶瓜雅集見詩牋
角巾再約團圞話燈火茅堂共後禪

訓和沈荑庵山人見過留贈之作

瓢納人歸老故丘殘經塵汚石床幽杜門交絕高軒客

冬閣詩鈔卷五

无

乞食城荒戰鼓秋日短蕭條雙髻細堂寒早夜一燈浮
多君急放尋僧舸乘興來停漲雨洲

秋岳先生倦圃成輒賦五首

圖係項氏鐵舟園先生得之改今名

難見投竿事再親故園風物草堂新一時人羨冥鴻羽
七尺天私退谷身高竹晚花迷舊巷蓴絲菰米素常貧
枯禪便作山中好把臂相求意獨真

右丞竟已得藍田勝槩今人見輞川身許烟蘿三徑主
情淡蝦菜五湖船爲巢近報雙雛驚改路新穿一曲泉
最愛鐵舟嘉樹古但傳黃葉老僧篇

新渠亂石高城下舊繞叢篁古寺西詩卷還山高白社
日長留客到清谿春來再失移床約老去頻催過鳥啼
越俎借籌林欄得花枝好挂角巾低

堂成真欲老狂夫斜日樓臺倚碧梧橋外蘭橈飛屬玉
席邊秋水冷菰蒲逃名歲月人新暇養拙行藏谷舊愚
策杖無期幽興熟每勞茗粥混芳厨

水亭風磴古林間細草晴沙白鷺灣一檻澄湖荒寺僻
五更清夢曉鐘聞卜居地濶歌宏放招隱篇成醉每刪
歲暮東籬高野興荷鋤親理石苔斑

冬閣詩鈔卷五

辛

投贈薛楚士

卜宅墀東歲月寬高流那得誤儒冠琴書亂後都無恙
松桂秋來並作寒醉眼乾坤橫大白黑頭身世駐還丹
與君物外論交久地近能令把臂難

雪上人自楚還寓鶴山鶴洲別館

道人雪公來何方氍毹絲履相輝光滄州爲訪古時鶴
主人特啓支公堂昔聞放鶴鶴何在但見松篁夾路參
天長回頭却笑萬里足登堂便解千峯屨手裏藤枝偏
七澤衣上湘江白雲白懷土時過王粲樓憑高每平羊

公石昨日政達歸去來西風葉落翻經臺城南一卧黃
金地洞庭雲夢空悠哉

次韻答劉淡軒

杖藜知走何門可欲出行行復還坐物待陽和慘未舒
春愁積晦寒猶鎖叩門那得衝泥來高枕且須眠食妥
惟君早擅名山遊乘興何煩一過我不辭雙屐浣春泥
巡簷看落風花朵扁舟不繫五湖東往來跡徧江之左
石交多半高陽徒清齋乞得禪宮火自憐拂衣頭尚黑
却顧羊腸足如跛湖海未盡元龍豪得失寧爲塞翁禍
冬關詩鈔卷五 三

冬關詩鈔卷五

三

和黃觀之見贈茅軒落成韻二首

昨遊同老大今得幾人存自掃癡經石高眠背郭村青
山招有約白髮長無根但揖攢眉侶何勞上客軒
去後南湖棹還來興幾何閉門山月落照我夜禪多遷
客經年別霜鴻又已過勸君藏劍好莫使厭青蘿

答漢公

客有玄都觀來過祇樹林提攜雙劍氣托贈古桐音貝

葉珠宮小桃花玉洞溪幽禽意無賴啼變早春陰

輓石堂雲老人竹居衡公

不聞海邑十年潮坐歎谿程百里遙何意寒暄成契濶
俄驚生死各蕭條言詩便失登壇主把臂寧同下榻宵
定石蒲團塵是積影堂香火夜應消遺縈綠綺誰嗣響
盡篋青龍舊已燒水竹東軒秋瑟瑟兼葭西郭岸迢迢
沉雲衰草埋銘碣繞塔長松慨路樵龍鉢久從齋罷掩
天花不覩講時飄雙林滅度仍無息葱嶺還歸詎可招
世諦悲歌情漫哂真空夢覺事原超曾停秦駟觀濤槽

冬關詩鈔卷五

圭

偶挂鹽官乞食瓢短策提攜來卒歲高樓倚笑對終朝
烟飛鹵竈林嵐接沙曙魚舸海色搖道左鞭餘猶有石
日邊望斷更無橋窮岩古象荒皆廟曲塢殘僧小結寮
灘近鷗羣翔欲下風高雁陣去難邀極顛顛勝真多伴
傾葢追歡盡久要衰白獨憐溪伏枕淒涼南顧但雲霄

和晉賢見東

似君勞折節大雅未全淪設醴常延客移家更卜鄰白
頭嗟一老青眼待何人頗有烟波權還來訪舊頻

朱華岩嗣君道尹一日夜錄龔芝麓過嶺詩一卷

惠我率書二絕句爲贈

恐失廬江嶺外詩龍蛇健筆興難辭須臾慰我床頭癖
但覺驂騑歷塊遲

而翁家範卽能師未許三餘作暇時長日又添詩禮課
鯉庭誰道竟無私

題高生洲松繞廬次高庭堅四絕句

欲訪牆東賦小山石塘南去幾重灣問君日向松間醉
忽聽風來一解顏

載酒誰過楊子居風花作雪滿階除脫巾高揖華陽侶

冬閣詩鈔卷五

韋

百尺絲蘿挂碧虛

詩魔五夜惱參軍風雨前村鬼燭墳簡點床頭生計在
松花酒熟碧于雲

春去日長啼鳥稀清風多在隱人扉白雲自伴雙飛鶴
萬斛秋濤送落暉

倦圃出觀夏太常行卷

鷗夷湖抱碧山寒嵇阮投林迹並寬詫對湘江風雨意
秋心搖落太無端

長林積石倚差巖猿鶴無心避客過何似君家千碧玉

浮天秋水閉門多

乙未元日四首

閨閣彈指歲重新禿髯風移十二春物序故來催汝老
坐拚咄咄笑時人

霜笳吹徹曉城寒一卷蓮花誦已闌偶憶鄰家修祖臘
兒童那識漢衣冠

窮巷年華剝啄虛凍雲吹雨暗吾廬寒爐細撥烟如縷
瞠眼蒲團午夢餘

衰健無勞問若何昔遊強半古人多三旬積雪寒真苦

冬閣詩鈔卷五

韋

漸喜春風到辟蘿

季夏集徐卓崙東湖草堂得柳字

茅屋倦日長炎飈毒林藪近羨東湖君書堂帶南畝曲
流抱衡門叢篁幕虛牖不辭觸熱客高呼置尊酒遷坐
遍追涼鳴蜩咽高柳脫畧寒溫話莊謔時互有瓢笠翩
然來繫我平生舊衰旺何頓殊乃悟睽離久乍解湖山
聚雲鬢倒雙岫合散多意外把臂詎非偶黑頭寧我恃
爲樂良已後初筵慎旣醉勉保蘭臭所尚在達生雖
貧亦何咎

高念祖之金陵已送二律復作此

黃雲漲天疾風黑，餓鴻嗷嗷叫日曷。
客來別我向金陵，十年不見相悽惻。
勸君且復停君車，舊京宮闕已丘墟。
千門甲第埋蒿草，東遊狐兔西羊猪。
急爲悲歌弔烟樹，龍蟠虎踞今何如。

放舟行 二首

丁未春仲余將爲燕趙之遊，蓋戒舟待發矣。客有以多事來嘲排闥見止，辭諄意篤，竟不成行。乃作放舟行以識之。

冬關詩鈔卷五

圭

星河河漢高月落，鷄鳴早寒風刺面。
來行李已在道，借問爾何之。故人佛邊堡，僕僕將焉求。
輕去故鄉好失口，笑平生語塞心如擣。南趨金閭近北憂，
河水潦雪消江岸。梅凍解寒塘草已閒，隨陽雁更覩浴沙揚。
二三親知舊前來，慰垂老愁歎爲惜離去。任亂懷抱色沮闌，
塞艱力困川途。浩鄉話有鄰舟，肯使腹心倒烟火。相朝夕破我衰顏，
槁雖有百愁端。豁爾爲君埽，約少典子宜同發回首喪亂初，萬戶同流離。
劫火日夜紅，舉國燼無遺。我亦棄家走踉蹌，昧所之老弱六七人。
東西不相知，朝飢

寄他食十日寓再移踰年潛來歸故鄉在者誰衢巷交

白骨堂階封旅葵，廢突久不黔。爨烟失晨炊，稍稍除榛蕪。
補葺漏茅茨，將畢崦嵫日。庶息鷦鷯枝，皇天乃終悛。
人事乖我期，動逼後生畏。重貽老大譏，星星頭上髮。
欲白安得辭，策杖竟誰迫。舉足還自嗤，行雲出無心。慎勿求端倪。

冬關詩鈔卷五終

冬關詩鈔卷五

美

冬關詩鈔卷六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休陽汪

森碧巢輯

倦圃池上芙蓉盛開分詠絕句四首

五湖烟水閉門寬三徑芙蓉耐客看紅白總宜嬌落日
好枝偏照碧波寒

辟疆亭北占幽芳秋水平隄度早霜嬾漫不知吾是客
愛睂斜日據胡床

何人雜坐更談兵相對同心眼倍明縱是花前聞過馬
莫令愁緒攪秋聲

冬關詩鈔卷六

黃花籬夾植魚池老恨躊躇步獨遲彈指秋光連九日

杯乾合遣白衣知先生有囊酒
安邦隱之句

送李斯年之滇南

聞君適萬里行李故遲遲弟妹勤相戀庭闈苦一辭詩
過三楚健名到百蠻知故國瘡痍後驚心說亂離
南去征帆穩洞庭秋未波江程猶越萬土俗已泮舸縱
酒輕離恨懷人激放訝懸知才子淚偏弔夜郎多

胥山劍石

片石風霜凜人將一劍看繡淡苔色古縷剝血痕殘千

載魂猶慟孤臣淚未乾地中應化碧身試屬鏤寒

網帶帶讀大郎
漁村也

扁舟過網帶指點問青山樹密重村曲橋連一水灣放
歌新雨後罷釣夕陽間誰謂漁家樂勞生及髣髴

鶴和草堂東遊地主
子貞別墅

草堂何處是帶水卽柴門地湧江流近家傳古樹尊桑
麻仍故業鷄犬自成村蔬笋他時會相期吾道存

石芙蓉在胥山
東北

孤石埋山麓根隣厚土盤能爭星日燭不受雪霜殘乍

冬關詩鈔卷六

削冰花薄長擎玉帶寒仙翁歸洞府醉墮蕊珠冠

喜聞建威蒙赦將歸

南冠聞已脫恩許作編氓收拾孤征泪生還萬死身冰
霜春再煖日月照重新不易同鄉井逢人話苦辛
痛定難回首園扉賈索寒此心能自慰知已亦相寬南
國榮歸展西風送蹇鞍桑榆容奮翼莫便悔儒冠

酬李朕齋

旅食當殘歲招提客舍孤雨昏嚴叻塚楓落子皮湖濁
世輕儒服朱門覆酒壺故廬歸尚在端合著潛夫

橋李今重過非君壯盛年市門蹂躪騎戍鼓逼村烟土
瘠征輸後人殘雨雪邊相逢話遊屐牢落菊叢天

與潘美舍

故人經亂後出處半更端懷舊今無幾逢君歲又闌西
風黃葉棹斜日白鷗灘莫嬾頻呼渡蕭條野坐寬
陳生終海畔章子竟墻東故態能狂否安貧自昔同幾
回歌獨鹿一別斷雙鴻嵇嬾今尤嬾潘郎髣髴亦蓬

送周道山遊燕京

隴上耕初輟男兒有壯行衝寒霜笈遠騁健雪蹄輕明

冬關詩鈔卷六

三

詔方求士中原未厭兵酒酣過易水何處弔荆卿
衰柳垂條盡天寒落日黃漢庭無狗監燕市有高陽王
案人情厚錢刀物態光布衣容論事不數馬賓王

報孫傳臚

黃菊城南寓花開揖故人地疑歸後遠詩愛別來新歲
儉妨高枕時危亟俊臣東風如不悖一助布帆春
風雅吾鄉盛多人屬柳洲羣誇追絕業君力鼓前騶傳
有南歸客時登北望樓生還驚會面細話別離愁

東周青士

又是經年別傳君近免飢顛毛能不改造物太相欺莫
訝千人拙無妨閉肆遲何當入我座快意一論詩

七夕病間遣興

今夕爲何夕雙星耿復光斷霞開晚霽殘雨作新涼藥
減經秋裏余拋力疾床巧難從我乞拙敢藉人藏

冬日秋岳先生見懷次韻二首

敗衲休談訝襪襪暖易親客虛燈下榻梅動雪前春塞
馬歸南盡江鴻向北勻尺書勞遣報霜圃健孤巡

客許銜杯達吾憂起謝公國當貧戰後詩愛老南中普

冬關詩鈔卷六

四

病餘孤枕懷人渺一鴻朔風堅閉戶閒看走飛蓬

劉氏醫寓

玩世高人跡無辭借一廬道將韋布顯名並藥壺懸酒
伴書床月鄰分土銼烟百錢真閉肆裁足恣高眠

答古叔見訪韻

林響空山屐鐘殘隔岸扉石床吹雨斷巢鷓避人飛風
日春衣薄樵蕪午爨飢羞囊無長物載得羽衣歸

寄太平庵岑公

舴艋春流駛名藍記昔遊興穿沙後圃愛倚竹西樓定

火僧寮肅香庖飯析幽話淡嘗盡日不復待君留
日長兼苦熱揮汗憶林公坐選孤亭石炎消萬竹風經
臺烟市杪藥灶野橋東得伴吾將老幽栖跡近同
鵬月曹公示我春日見懷之作答此

歲晏聞相憶茅庵二月春日斜乘興舸風側醉時巾老
病逢人好茶瓜入坐貪爾時君記否風物定宜人
門外花時屐曾嘲不速來入林人自得今日眼猶開牖
盡餘寒薄身輕宿悶裁還將搖落意咄咄問春回

過朱叟胥江田舍

冬閑詩鈔卷六

五

三年胥嶺約一度訪君來夜月聯床話茅堂爲我開林
吹花半落簾撲燕雙回老占田家樂休論斑鬢催

張山人爲予寫照

晚交張季子傾倒慰平生道進窮來癖身超物外名蓬
蒿溪土巷琴鶴伴柴荆莫便傳阿堵衰容愧老僧

蜨窩

點也茅廬小時危老太玄一枝風雨後三徑草蟲邊農
圃棲遲涵乾坤踟躕偏翻能傲廣厦身世兩遽然

客過

殘雪融簾動晴烟出樹和日憐貪曝短客喜破閒過綠
瘦苞霜蕊斑延桂壁蘿勿輕龕癯飽忘誦四恩多

盛隱居仲晉遷歸故居二首

焚後林西閣憑高似往時蝸涎舊題壁鳥噪乍寒帷亞
檻花仍發乘春竹更移癯禪束舍侶端不倦追隨
村巷斜連郭門堤曲抱湖林交寒磬響地迴碧雲孤松
菊猶存徑求羊故有徒傳經推祭酒茲誦老菰蘆

冬曉

冬閑詩鈔卷六

六

一風開久晦忽蕩積雲層卧竹晴飛雪飢禽下啄米日
和寒衲背枕憶古人肱春已催殘腸茅簷暖未勝

甲午除夕

林白晚新霽烟和凍漸消春城光祭火茅屋靜寒宵風
物思全盛鬚眉把自嘲齊年看數輩我與獨蕭蕭

乙未元夕

春宵寒尚力野色望來孤月滿晴欺雪星稀碧印湖倚
樓初罷磨繞樹復啼烏衰疾愁難理風光節易徂

春雪

寒鴈方辭苦經春雪又連晚雲低度黑短草凍埋鮮密

舞旋風急餘飛越隙偏好看漁棹去蓑笠靜江天

謝周青士歲暮見投韻

破凍仍停鴈日舟荒庭殘雨未全收倦遊急罷漁竿去
興好還貪佛日留燈火江村雙樹老山湖襍被十年休
昨登天姥今天目衣袖雲猶帶沃洲

岳濬伯八十

神仙中人沮溺儔戟髯蒜髮明雙眸滄桑等閒輕一瞬
松喬豈必皆千秋儒冠猶爲父老識負郭詎有田園求
昇平往事忍回首高眠健飯百不憂

冬關詩鈔卷六

七

九日感病二首與玉田

一年佳節最九日更無過借問同登眺今朝幾放歌伴
花開寂歷倚枕送蹉跎衰老煩相慰蕭然話茗柯
令節休相逼支離一病夫閉門情亦得有菊興非孤飯
散閒書卷詩成耐藥爐忘年看爾輩俊邁悚吾徒

陸司李見過

茅屋煩重過于今再隔年愁看經別久老喜話情偏野
菊斑荒徑寒鴻寫暮天藥言非漫發爲我起頽然
擬放東湖棹來登著作堂定言方外好一發篋中藏孝

弟歸來課菜更泛後鴈回看榕閣別不易話更長

汪晉賢過訪又遺之墨茗報謝

聞道新編例已成紛然作者幾能名總爲一代留高格
未許三唐擅正聲坐入秋陰紅樹晚涼生鬢影碧潭清
報君別後松牕月不隔桐川相對明

密緘香劑團龍小細櫛雷驚短莢齊當我經年愁病渴
煩君今日慰幽棲斷鴻歷歷殘陽外野水蕭蕭墜葉西
無榮起衰憐孝穆苦心時見兩眉低

柏君房明府至樂園四首

冬關詩鈔卷六

八

東海池臺勝誰如柏氏多從君話結構何日許經過門
刺戟軒蓋山衣戀薜蘿人生貴行樂簪紱奈君何
不信輪蹄路幽當卜築偏長歌祇隱駕細寫樂飢泉客
恕床高下樽拚斗十千好看廉吏橐多磬買山錢
自鼓南遊柁持螯節又移平分故人俸喜和老僧詩佛
火寒藜榻鄉心繞菊籬故園叢桂裏棗熟是何時
縱目窮高處層臺枕石湍河流飛練下嶽翠倚天看轂
轂行厨儉禽魚荷主寬未應濠濮上秋水狎漁竿
和李秋森用少陵張氏隱居韻留別

笈書匣劍君何求拂衣掉臂柴門幽卽看詞賦重京雒
不如姓字埋糟丘得錢足買富春權衝暑直上天都遊
論交薄俗豈多遇無言冰雪催歸舟

贈節母馬貞菴

爲割股孝子葉友與妻密菴東明母

神廟昔享國全盛極遐壽聖治累雍熙氓俗載麗厚葉
母產海邦夙聞閨中秀良匪藉高閭令德耀窮牖歸爲
孝子婦舉案同賓友昊天爾何意蚤歲奪伊偶玉琴不
終調銀缸黯獨守堂上有白頭乳下有黃口爾時計一
決再審未易苟辛苦抱遺孤艱難矢無負茹荼五十年

冬蘭詩鈔卷六

九

苦節貞良久持報泉下人斯心詎難剖往聞瞿曇兒亦
有摩耶母袈裟本奇服安用腰間綬一鉢養不匱五鼎
亦何有伊蒲旨且甘菽水必在手彷彿忉利宮半偈曾
親授今皇尚風節采訪盡巖藪當旌阿母門勸茲衰俗
首

補贈葉友與二首

熟聽鹽官孝子名持刀割肉自烹羹苦稱父在兒還在
敢愛吾生活所生

兒孤婦寡思當日淚漬重泉痛若何今見綵衣娛白髮

視兒孰與阿翁多

謝顧九恆

訪舊西陵稗殘年犯雪過僧庖同歲儉酒債敵詩多奚
自教羈旅往客念放歌君真貪佛日吾奈別愁何

贈李公麟

李生嗜酒不得醉醉卽高歌取快意但道不爲章句儒
那顧見讐禮法士年過五十興益豪竊笑人生何太勞
臨文自嘲還自慰舉觴縱望蒼天高

盛葵園移居

冬蘭詩鈔卷六

十

招隱寧論地南壕卜築成得朋先置榻洗竹更移枰岸
嶺看人暇持醪在眼明功名亦何物掉臂笑儒生
便作高流達無多特黑頭自無婚嫁逼好覓向禽遊梅
老寒臆雪杯添晚林收堆床書萬軸高枕復何求

和盛南樵賣藥吟

人生四十無少年讀書學劍皆可憐蹉跎壯志徒慷慨
糟糠不厭羞豪賢識君已是十年餘怪君早歲知卷舒
北闕非無救時策南山蓋有先人廬窮達分定不妄遇
屈首攻苦何其愚采藥名山慕古賢懸壺肆上何翩翩

布袍蔬食亦自得不妨四壁長蕭然有子授遺經將身
事龍畝但得肘後書何用腰間綬不須羨入五侯門所
得詎在諸昆後君不見韓伯休遜世士行歌傲睨長安
市姓字曾爲女子知始悔從前價不二安期生青海頭
滄桑轉盼心悠悠如瓜之棗亦狡獪秦庭可致不可留
君今掉頭都不顧帝王女子疇能那

贈李武曾北遊

孤松生高岡冰雪不能摧蘭芳幽谷底難爲蕭艾移物
性貴自貞造物何能爲丈夫有奮飛萬里安足辭白日

冬關詩鈔卷六

十

鄰人去駟馬無由追乃與兒女曹終身戀情私

仲尼嘗栖栖子長窮遠遊鴻鵠逝寥廓燕雀徒喧嗽舉
俗尚皮相難爲國士求投珠有按劍龍門多悠悠報德
事不苟愛子雙吳鉤

朝日渡黃河日暮投井陘馬前無故鄉馬後有離亭揮
手別親知浮雲易冥冥交態紛厚薄齒髮消壯齡濁俗
狗同流無爲貴獨醒

驅車上太行太行何險巖黃沙捲積雪朔方風正悲君
家飛將軍射虎有遺基交傾荆高徒醉狎幽并兒送子

遠離別贈子長相思

不見魏公子侯生勞涕零千金未足多久要心所馨小
人利詭遇君子守其經懷古興長謠江湖高客星西風
起將夕離人不忍聽踟躕執手意願言中自銘

謝沈武功村居見懷

六里當廕近雙溪入權遲賴容吾故懶肯寄子相思藥
罷愁何在花開醉莫辭亦知移帶孔瘦到沈郎詩
強食真無誤離居歲又過霜鴻高枕逼風葉倚樓多破
帽仍幽事空囊亦浩歌顛毛僅無恙聽爾話蹉跎

冬關詩鈔卷六

主

送同岑還包山

洞庭秋水落木葉候霜飛庵主經年出僧堂晚磬稀風
塵勞乞食薜荔好縫衣我有爲隣約從君共掩扉

和秋岳先生歲暮見懷

石艇頻邀看竹過對開簾閣卧青蘿垂綸髮傍秋來短
懷客詩成醉後多蝦菜角中誰得喪向禽蠅屐肯蹉跎
可無近命茅堂駕來倚蒼松雪後柯

和青士三宿西齋

可惜當良夜都非少壯年老經離合外愁破嘯歌前燈

燈移更漏厨荒冷爨烟自無干謁刺賸有遠遊船

已愛山人僻何知鼓吏狂披襟忘就枕拂簡紀聯床鳥
繞風林數蟲依露草強定堪憐二老吾髮獨蒼浪

周五峯移家東村贈以四十言未脫蔬筍氣亦少

當君意否

別築牆東宅攜琴近越村映簾花夾徑抱甕水當門座
得躬耕客袍多手製樽祇應從老圃理亂任乾坤

薛楚玉七十

薄海渺安土所在聞控弦彼蒼非我私何獨蒙晏然從

冬關詩鈔卷六

吉

容茹芝老招隱牆東偏閱世理亂外舉止殊翩翩苟無
寵辱驚詎爲得喪遷蕭蕭徒四壁放歌睨高天閑呼欸
段出醉詠接離還貽謀一經足寧求二頃田侯門勞聲
折何如善高眠強食勝大藥奚算松喬年肯爲昔人誤
區區學神仙東海月常在歲歲臨觴圓雙照持螯手浮
白勸當筵四座劇爛熳飛觥正迴旋白露下庭桂作花
淨秋烟回風沾夕香飄墮琴尊邊驚心話烽火幾縷燭
甘泉景物奈佳何秉燭還堪憐何當待解甲再覩瘡痍
全攜手勞華髮優游黃虞前

失題

喬水吳興第風流漢客星草堂饒結構勝槩協山靈積
水園林澗長松落戶庭琅玕淡曲檻翳翠滿遙汀巢糝
林逋鶴泉香陸羽經地爲招隱卜門以謝時肩徑僻來
求仲時平卧管寧黃花籬下檻皂帽竹間亭沮溺耕長
耦羲皇夢一醒名山供杖履大藥長芝苓虛閣江天白
高齋橘柚青多君勤倒屣有客盛揚舲萬事看碁局千
栢進醪醕好尋禽尚約五岳待高齡

訪佛眉雙徑

冬關詩鈔卷六

南

高座匡床石崔巍萬仞峯咒翻龍鉢雨花散鶴巢松訪
舊春山展投林午飯鐘一椽容乞火來卧白雲重

壽蔣公凡八十

脫盡滄桑髮猛勝處士冠苦吟當益壯快意每加餐雙
屐尋僧健扁舟縱鶴寬咄哉今尚父只欲老漁竿

三過補庵不值東寄此詩

不是吾今鼓柁遲訪君多不及君知別來秋並芙蓉老
望裏雲從几席移帶水無緣頻看竹草堂誰在共論詩
衡門故警重環晝咄咄空殷室邇思

和燈公見訪

餘暑病人秋轉劇石床揮汗得君過曾停湖曲乘舫
又聽風前倚杖歌色笑喜爲鱗羽動髣毛推自米鹽多
東南未是終安枕何獨我衰望止戈

柬李赤茂

十年意內稱知己欲泣翻憐握手時腸斷故人雙淚盡
心勞舊約片帆遲藏名薄俗良辛苦高枕長林奈亂離
夙計著書君未晚眠餐努力愧吾衰

曹秋岳先生招同李秋森項子聚盛鶴江汪碧巢

冬關詩鈔卷六

五

過西齋分韻二首

遶纜沙邊艇揆幽有宿招鳴蜩當午急戰騎絕江逢雨
盡林猶溼風回暑益驕驪歌相和發書劍未蕭蕭
近亦就禪悅袈裟意轉親健追豪飲伴興發間還身齋
七行廚儉軍書過驛頻吾衰何不可眠食幸猶人

徐子能自武林還吳郡見訪

湖山經歲客袖攬洞雲回筍簪逢相命蓬軒近一開說
詩心獨苦求道髣先推尚有西泠榻能邀高士來

酬沈武功韻

風雨經旬惡蓬蒿占檻幽鼠窺沉灶火蛙聒浸床流物
態關生事顛毛作舊愁誦君詩句穩真慰日南遊

寄趙中翰兼鄭文裕

嶺海人歸春又盡關河鴈斷亦經秋天憐蓬髣江湖晚
地老匡床薜荔愁東省幾扶銀燭醉西山誰並錦鞵遊
近聞燕市羈離客垂涕高歌散後裘

壽馮楚佩尊人

我敬馮家佳父子風流儒雅並恂恂夜分必問窮經火
花下相呼漉酒巾能賭持螯秋興手肯輸躍馬少年身

冬關詩鈔卷六

七

秋疇大穫春缸滿好拜高堂合四鄰

白蓮寺大梅橘鶴樓

橘鶴樓在何許東臯古寺雲深處飛甍下瞰雙溪流曲
闌近帶龍山渚五夜空山蓮漏聞白日諸天散花雨禪
客安禪真自空仙人卽好知誰與牕虛縹緲來天風坐
看雲起青海東振衣長嘯出霄漢憑虛一覽卑崆峒樓
前日高射牕紙樓中主人常晏起飽飯行歌但捫腹米
鹽細故百不理林鶯當午轉還歇仰視高天中獨喜惠
子無從知漆園何況紛紛諸弟子冬關茅堂指顧中一

水非限如難通豈其可望不可卽烟林咫尺春濛濛自
約登樓經幾春豈知老懶終逡巡每聞座有傳觴客便
憶樓頭勸酒人因風寄語傳觴客逼人狂態何咄咄詩
酒爭能健驅使區區愧殺吾頭白

送南樵韜荒之燕

待駕驪駒蚤夜鳴江楓落盡曉霜清詩豪自命多無狀
酒俠相高兩未平一飮許身曾不苟片言交臂絕非輕
休誇罵座君能事燕市於今諱盛名

送友人之秣陵

冬關詩鈔卷六

七

羽書昨夜下徵兵朝送王生白下行山暗南徐征馬急
潮奔北固晚峰晴興亡幾見彈新汨佳麗猶聞數舊京
孫楚樓頭霜夜月何如李白醉時明

淨土

選佛何妨念佛同龍淵雄是虎谿鐘六時佛號重提醒
村姬村翁識遠公

放生

一朝頓斷殺機難生物同條詎忍殘殺一衆生殺一佛
時人莫當等閒看

古燈和尚五十

歲歲伊蒲鉢飯香多緣薦母一開堂今朝自補茅簷衲
較得工夫一線長

壽友人六十

奔流終不回獨行誠岌岌克寶懷玉心沈冥未爲失卓
犖有高士幅巾老蓬華中歲遘滄桑早理牆東宅揮手
匡世畧抗心肥遯客興言卷懷子降辱何冥識柱下有
遺訓全生以玄默狗俗強委蛇觸事尚感激卧穩幼安
床嘯歌長卿壁薇蕨可樂飢何心爭鼎食榮名都誤人
泥蟠又奚惜強食傲仙佛生事樂沮溺有美趨庭生非
徒善繼述載誦白華篇腴洗娛晨夕誰誇喬松年道眼
視駒隙六十顛未華達生洵有術

冬關詩鈔卷六

六

幽人負奇懷脫畧肆高寄苟免汲汲營此外更何事跨
鶴出華亭毛羽淨泥滓愛我南湖水翩然卜居至燈火
獲比隣三四好兄弟酒熟時相呼衡宇密鱗次蓬蒿仲
蔚徑烟波志和樾放浪三吳秋歷聘五侯第巖壑幻指
掌妙洩愚公秘蔬食歡足飽章布亦得志屢空歌益豪
整折彼何意但醉忘百憂爛熳傲當世墻東避俗翁無

乃太疑滯

懷倦圃先生備兵大同

司農如許望叱馭復雲中龍性馴原是蛾眉妬豈工邊
陰秋帳曉埃火地圖窮清嘯樓中月登臨愜謝公
枕椰曾使節簪策更邊心一望平沙外何堪曉月沉羊
房春草厚馬市暮烟淡憶得鴛湖夜高樓靜鼓琴
漢塞烽燧靖秦城戍堡斜一時驚射虎萬里見飛鴉且
醉屠蘇酒休看苜蓿花朔樓春不閉少婦自琵琶
緡垂邊柳色新壓廣靈門不過征塵苦誰知休息恩農

冬關詩鈔卷六

五

勦金鏑冷將擁紫貂溫獨見元戎幕高吟倒玉樽

送友

江漲孤舟發江風五月寒佩刀裘篋易行子別家難重
下高堂泪輕彈壯士冠若逢鄉國話多勝故人看
憑陵孤矢志當日莫徘徊濁俗誠希賞狂生故困才望
鄉無過雁落日更登臺安得加餐字因風自北來

答友人作

路岐傾蓋托交歡匹馬相逢雨雪寒握手中原吾黨在
論心燕市酒杯寬漫從圭組勞華髮何似江湖穩釣竿

回首風塵看聚散愧無新句報琅玕

征途接軫赴西風客舍歌殘調不工萬里地連鄉話好
一樽天作故人同浮生轉輾看棋局薄宦栖遲付雪鴻
聞道海南多勝槩羨君詩句並爭雄

寄懷友人

匣劍何爲又適燕舊移離菊老寒烟十年故盡谿山屐
兩髯忘歸書画船貧許高歌戎馬外愁屏故態酒杯前
可憐前度茅庵別雁影荒涼今幾年

送友

冬關詩鈔卷六

三

客有河梁淚爲君歌莫哀清秋渡揚子何日到燕臺戎
旦鳴鷄動嘶風別騎催京華盛遊俠珍重布衣來
立馬關山北茫茫萬古哀霜黃大漠樹草白射鵬臺客
久征衣薄天寒暮角催甘泉憶曠昔烽火自西來
湖海豪猶似栖栖亦自哀望鄉無過雁落日更登臺泪
眼庭闈阻春愁物序催溪山詩思好曾逐酒杯來

酬友人作

舊圃霜枝入戰塵淋漓重見墨花新可憐搖落秋風裏
相對依稀似故人

茅屋蕭蕭君莫訝老僧高枕最宜秋黃花籬下黃如故
無那花前人白頭

晚晴野眺

雲低麥隴田家屋風綠溪橋野寺門落日半街孤殿影
斷霞斜帶遠山痕荷鋤人入桑間路吠犬烟生樹裏村
不記春來幾乘興東隣鐘磬易黃昏

雨

半月晴兼雨招提客院幽殘花紅欲泣低樹碧深愁麥
隴朝飛雉桑林晚喚鳩春情廢登眺斜日水邊樓

冬關詩鈔卷六

五

春雨夜懷

床前燈掩隨風影枕上鐘縣帶雨聲
茅庵几席夜長清予庵在白亭里北東家墻下林須笋西院籬
邊菊幾莖爲問南湖今上巳曾聞被襖放歌行

尤節婦何氏二十二韻

三階啓文明萬方蒙至治政化日融洽閭閻稟正氣祥
鸞不世出翩翩五采備鳳鳥呼其儔悠悠以寤寐令德
惟溫恭壹範自嚴恭夙承慈母訓綱常曉大義卓哉司
農君氏尊人也諱元英愛以圭璋器曰嬪冠玉人琴瑟何伉儷

譬彼喬松枝女蘿是憑寄信誓同白頭百年靡垂異下

宜家室情上獲姑嫜意佳耦恆鮮終美好物招忌明月
多晦蒙芳蘭易凋瘁朝看比翼翔暮見單飛翅抱雛兩
羈孤哺養復不利哀鳴何動人雙流斷腸淚長號訴高
天慷慨赴下地百計良自苦一死要我志起塚象鴛鴦
魂魄不相離遺烈照竹帛千秋詎淪墜帝德值維新屢
詔獎善類亮節皎日星所宜首旌賁

重陽後一日屠御飛南湖田舍

節過重陽雨招爲十日遊菊泉流檻細松露滴衣秋籬

冬關詩鈔卷六

五

曲花淡入杯香林近收早升沙岸月白拾晚風柔
舊識花谿路今來渡欲迷野蒲荒釣艇墮果拾鄰兒畊
鑿爲農得義皇閉戶知督勤園豎課晚節寄東籬

壽友人

商畧漁竿種樹書石田生事近何如涼風竹下軒皇枕
明月松間高士廬健許閒身從老圃笑看華髮變朝梳
柴桑甲子詩重記莫遣攢眉舊約虛

爲客

爲客真無事頻過阮舍來雲當幽檻駐亭開晚山開敲

火分茶鼎橫琴落月臺道流疏筭會不厭數徘徊

贈某明府

草魯今仍見絃歌政復聞攜將三峽雨來作五湖雲地
美栽花邑人傳製錦文不辭勞撫字知爲報明君

子置從燕歸韜荒自楚返喜其見過

長安匹馬風塵裏江漢孤帆雨雪前萬里歸來詩橐飽
一牕相對寺鐘偏春回布衲吾粗健地得梅花屐再聯
不憚快遊能歷數芋村野老失蕭然

輓金子乾

冬蘭詩鈔卷六

韋

折柳南湖湖上春送君君別總傷神誰知握手臨歧日
已是天涯永訣人

莫倚肝腸爭白雪休矜詞賦早凌雲蓋棺如此無遺恨
屈指何人得似君

落木蕭蕭白日寒旅魂歸殯北風酸舉家腸斷吞聲哭
行路露衣不忍看

此日何爲君遠行普天無處不談兵爭如高枕干戈外
洗眼從容望太平

經亡友葬處紀感二首

自失斯人後于今二十秋乾坤亡郢調風雨暗吳鉤宿

草埋殘碣鄰翁指故丘不知誰駐馬回首淚雙流

莫問何年塚荒涼此路隅風騷魂不返榛莽骨應枯祀

火松楸冷泉臺日月蕪沾木懷夙昔竚立暝烟孤

輓俞日絲四首

弱冠櫛摩終白首蹉跎三上數三奇雞羣得食從來久
枉殺鸞鳳獨苦飢

詞賦西京最出羣馬卿真自氣凌雲武皇徒得名知己
遺華何求身後聞

冬蘭詩鈔卷六

韋

但恨皮床書未足何憂儋石米無多屢空終不亂君意
捫腹高歌對碧蘿

升沉過眼輓輻頻莫道邯鄲夢未真三事尊榮須共盡
不妨笑領夜臺春

截髮詞悼鍾母

阿母髮如雲男兒急交友賢豪滿四座無以置尊酒此
時何愛剪數莖但恨男兒名未成經營不獨脫簪珥祇
知殺設須豐盈君不見鍾子遭逢動乖阻讀書學劍兩
無補功名墮慨羞回頭蹉跎莫慰母心苦仰怪皇天呼

不聞俯慙慈母恩難數九熊斷織徒辛勤轉盼真令推
肺腑吁嗟母今在何所忍將雙淚霑黃土

題寄生畧四首爲汪鷗亭殤女作

汪家小女慧堪憐不合蓮臺有謫仙底事麗門都佞佛
道來亦復爲情牽

欠汝三生未了緣今來又誤掌珠圓翻令阿母無窮泪
洒向蓮花大士前

淚點如珠滴轉多聲聲總是斷腸歌帝鄉渺渺瑤池遠
招不歸來奈爾何

冬關詩鈔卷六

五

怪事爭傳老嫗詞豈無傳信復傳疑遺文他日能憑弔
不及家翁心自知

冬關詩鈔補遺

送鶴江楚遊

四首已刻其一共四

臨岐歌落日揮手卽殊方別泪兼貧骨雄文一恨腸春
明三楚岫天濶九江航龍劍元終合何人怨酒狂
俗濁斯文賤君須慎所之蒲帆春易穩旅枕醉難支休
失憑高眼應深弔古思離亭垂柳盡憔悴不成絲

寄梅村先生

二首已刻其一

清白歸來後淡耕丙舍田乾坤雙屐隘烟雨五湖偏國
倚人倫表時尊酒賦權婁江程不遠東渡是何年

冬關詩鈔補遺

東海昌蔡子穀

二首已刻其一

乾坤終莽莽慘淡幾人存吟罷霜髭短貧來道業尊氣
憐歌筑盡風念采薇敦爲問歸畊什憑誰誦鹿門

子穀念世

日亂於崇禎癸未年曾賦歸畊十詠以見志

送白民還慈谿

二首已刻其一

彭蠡書猶滯

久不得鶴江豫章信

句餘客又還窮途無善慰別恨

益相關江月歸應滿秋雲去不閑須令故人泪一洒夜

臺班

謂雪竇山人

答姚氏兄弟韻

二首已刻其二

抱病溪南老蓬蒿路絕人忽聞空谷屐強起藥爐身地
狹徜徉跡天高戰伐塵春愁鶯語滑故報落花頻

和鶴江入金粟山寺之作憶余已卯客冬嘗信宿

山中迄今戊戌邈如隔世故有舊遊之感二首已刻其二

古寺重林碧四圍雲堂千指飯鐘微天空海日晴先曙

春盡巖花散後飛白眼飄蓬傷路遠青山何物笑人非

芒屨往事猶能憶霜葉橫塘鼓柁歸

重陽前三日揆菊倦圃以堂背盛陰遲其花候卽

伯移置庭南限韻四首已刻其一

冬閣詩鈔補遺

易地剛逢午蕭疎態自分土膏移物性日氣作春薰石

仄看山徑林橫出澗雲定知花候改折簡信須聞

倚杖多閒侶城南杜曲幽竹疎風檻路石暖菊叢秋隕

鳥儔相狎蓬蒿跡易求道兼蔬筍合更不待君留

竟穩江鄉卧何妨門獨開笑當清興發聞得故人來擬

蠟登高履同尋出郭臺追隨風物好真自厭推頽

夏日坐俞仙冶西軒出廟後茗試第二泉與其兄

弟同賦二首已刻其一

君家兄弟好言詩小坐西軒日又移貪看新篁茶再熟

翻嫌積雨客來遲披襟一語情如故抵掌千秋事不欺
可怪隔溪頭白老閒來獨往每無期去余草庵近限一水

元夜集程禹聲梅花別墅二首已刻其一

夜闌驚聞卧榻側心動軒枕恆怛怛厨人竊醉酒壚暗

鄰鷄啼微霜燈明長歌欲罷聲轉激下床何事情未平

輟炊香餌勸我飽更驕坐客樽常盈

東曹同山四首已刻其一其四

風景殊人代笙歌尚酒樓幾回良夜醉曾是昔年遊書

畫浮家魴湖山帶甲秋漫憐昏復旦閒殺浴沙鷗

冬閣詩鈔補遺

再檄徵前邁從容倚據鞍愁攻詩格老貧縱酒杯寬垓

火霜筋急江鴻木葉寒壯懷輕藥物能事在加餐

和茗水石公舟居韻二首已刻其一

帆前不礙禮瞿壘檣下容携貝葉函蓑笠浪遊雙雪髯

江湖旅泊一茅庵推蓬睡覺天方午載月歸來漏已三

貪看落霞橫野渡白鷗驚起拂雲藍

送黃觀之廣文之龍游二首已刻其二

昔賢審所處進止良自寬用舍亦有時寧爲利祿干楚

人譏鳳衰楊子感龍蟠所以窮經子皓首徒吁歎大道

開理亂晚近傷凋殘自非援手人誰爲枉賴瀾姑蔑古
山邑千巖互鬱盤先代文獻區流風今未刊物產記竹
箭不減青琅玕芳蘭秀溪谷海月珊瑚寒聿來秉文鐸
橫經遂登壇十年試小草咄咄儒生冠土瘠苜蓿荒列
座儉盤餐遺製閱俎豆重茲稼穡難薄俸勝簞瓢臯比
有餘歡

送鶴江再入長安 二首已刻其二

錢郎昨渡黃河去秣馬君今躡後塵醉向長安花月夜
繁華祗數舊遊春

本開詩鈔補遺

贈劉爾符 二首已刻其二

茗竈炊烟罷山堂報客來衝泥新雨滑入座晚峯開書
劍無官日乾坤縱酒才天寒湖父老蚤待使君回

高長生兄弟歸里 二首已刻其一雨村曰一作歸理新豐舊居

聞道新豐里花溪處士門人宜田舍古心慰布衣溫散
帙長終夜尋僧一出村愛留情話客不問倒餘樽

荅朱與三 二首已刻其二

客秋蕭寺集清話接山床霜檻蟲吟逼齋盤燭影涼寒
暄消髮短天地入愁長聞道應劉涕千秋恨莫忘

許巢友有夢余詩卽事戲答 二首已刻其一

夢破詩還就苦憐秋夜長江城過戰馬客枕逼寒蟬身
世誰先覺塵埃且善藏好留醒眼在萬事笑炊梁

南華道上口號 十二首已刻其二其三其七其八其九其十

輕烟出郭山山好初日沿江樹樹明雞犬千家帶茅屋
隔溪長見白雲橫

迤邐樵谿百十灣前頭早見馬鞍山行人指著松杉路
坐若無階不可攀

十里巉岩呼艇箭板橋危渡步還徐雲林深處疑無路

本開詩鈔補遺

合有故人陳草廬

再問南華路不逢人人但說馬鞍高南華猶在翠微裏
且渡前溪略釣橋

出路何如入路長看山背面總蒼蒼菜花黃帶梅花白
昨日花香今日香

風日娛人物物宜寒泉清可鑑鬚眉共君商畧名山事
未許多爲俗吏知

冬關詩鈔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釋通復撰通復字文可嘉興人少與曹溶同學
晚乃託迹於縉服溶贈以詩有共排流俗論重起
杜陵人之句蓋其宗尙如此遺稿多散佚朱彝尊
選詩綜搜訪不能得至康熙己丑其友人盛遠等
始爲哀輯刊板前三卷皆遠所輯後三卷則汪文
禎汪森兄弟所輯前有遠與森二序通復以春草
詩著名遠等取以壓卷然如魂消南浦人將遠夢
落西堂句忽成之類格落晚唐非其至者也

西北文集四卷

〔清〕畢振姬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北文集

四卷》提要

序西北之文

西北之文者。畢解元振姬之文也。解元資才十萬言。取人誦經史子集大部至雜家者。沉成誦足數百萬言。取多而用物弘。其文沉鬱不膚脫利口耳。讀者率信然之。以爲非文。解元卒。門人市王牛光提子澍。謂太原傅山者。能通之。無應數十百餘篇。屬句讀於山。山因得而序論之。標之曰西北之文。云西北之者。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之。又也。東南之文。概主歐魯。西北之文。不歐魯。夫不歐魯者。非過歐魯之言。蓋不及歐魯之言也。說在乎漆園之論仁孝也。不周之風。不及清明之風。天地之氣勢使然。故亦自西北之不辨其非西北之文也。解元既爲當世貴人。而但解元之者。山之知解元。知其爲壬午之解元已也。始山讀解元制舉十餘義。擊節大合。既讀發解場義。則大不合。解元既發解後。一年而國變。有明鄉試之典遂終。夫然後知氣運之事。解元不得而持之也。自是解元數歷四方。又三十年。而一遷近於太原。見解元駸駸被如老農夫。不輒沾沾於文也。山偶論及新唐書之檢也。合又及趙宋史之麗也。合然皆一言半句也。又五六年。而一再遷近於燕郭。

紹興事。日論及江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在生者皆左右。顧惟其如出一口何也。先是見解元與周太守文。合見解元序戴仲墨選。大合。又見解元序范進士理學備考。又大合。及是稍稍申重之。皆合。於是見其全文。莫非前諸文之學之法。古文此法。蔡杓諸春秋內外傳。解元復謂之而推。方之陣串。揀之密傳。會始於隱伏。發露於天文地理象數。風角五行。如梓慎。裨竈。伶鵠。史墨。卜楚丘。以來至於兩漢。李尋。如類之倫。皆是。字。形。無不。稟。罔。寧。謀。杆。不。弔。詭。寧。輟。輟。不。標。舉。卒。之。以。寧。信。度。不。信。疑。是。未。始。出。於。非。文。也。

非頡滑於堅白者。泥也。解元之學。不如其於富平三。僕何。如。若。當。世。有。崔。日。用。則。解。元。為。武。平。一。有。祝。欽。明。解。元。則。孫。欽。緒。有。歸。崇。敬。解。元。則。黎。幹。較。然。可。知。以。解。元。之。學。論。解。元。之。文。頗。似。山。解。靈。光。之。亂。之。十。字。礎。礎。即。即。師。象。山。則。崩。也。麓。之。載。娥。之。移。劣。也。虧。蔽。景。光。點。然。愁。人。嶺。也。山。之。嶺。猶。水。之。嶺。也。赴。險。攬。捷。絲。緯。紛。拏。爐。乎。雖。婁。嶺。也。材。令。而。匹。能。資。輔。能。共。城。長。安。宮。未。央。如。以。小。山。駁。大。山。無。奔。罷。不。及。中。隨。之。廢。乃。所。謂。岑。也。無。所。於。孤。高。之。義。也。陰。深。嶺。嶺。無。聲。於。聲。木。極。而。金。肝。壘。鏗。鏘。沉。沉。仍。仍。乃。所。謂。

盜堅也音也哉。豈。吸。岬。底。上。業。上。不。驚。不。崩。喘。也。喘。猶。苗。也。樂。拱。輪。齒。峯。捺。然。疑。九。疑。紛。其。並。迎。疑。也。鈎。關。繩。尺。蟻。蛇。綢。繆。首。尾。倫。脊。出。沒。屏。翳。也。即。寧。其。龍。也。從。也。不。周。之。山。之。風。之。果。戾。順。行。者。也。人。信。僂。之。解。元。頡。滑。之。非。劉。鳳。嶺。樊。紹。述。失。清。明。之。故。遂。取。笑。于。東。南。也。此。西。北。不。及。歐。魯。之。大。較。也。至。于。諸。政。之。近。嚴。者。實。非。山。方。之。外。所。得。而。議。者。也。謹。之。近。靈。者。禱。亦。一。端。為。方。外。之。質。著。也。多。方。哉。解。元。哉。解。元。為。東。南。之。西。北。而。卒。不。得。罪。于。東。南。者。文。中。數。數。于。理。之。一。字。也。山。去。解。元。西。北。六。七。百。里。則。又。解。元。之。

西北尚多乎其理者也。故東南西北解元以其文西北解元也。西北又東南解元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解元疾筆或勸解元要山。遂藥解元。解元如蒼巖山。重藥解元者。山然惜解元。山終惜解元。

西北之西北老人傳山題

畢堅毅先生傳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日先生卒於家遺命不誌不銘其
門人市王牛兆提懼久而失實私為之傳曰先生諱振姬
字亮四號王孫又號頤雲世籍高平柳村里為農年八歲
向學自炊自汲得書輒讀所居名德義古廟孤鳴嘗夜分
神燈一目十數行下同舍兒如其神勇為屬書割硯甚或
匿光分被異牢不變明乎盜起天終用極履穿踵決偉子
母錢營墓事已就食單懷蒲版師事山東王漢河南李
政修卒業壬午舉孝廉居一明崇禎十六年也又三年為

清丙戌成進士十轉官官終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四十
八發仕又二十年辛卒年六十九先生孤僻介特有史才
強力學六十九年如一日始第以名推轂者衆私喜教
授便學得平陽平陽故嘗讀書其地而後居有燭
雖墨迹日夜衣冠坐賓舍嚴客容數十人舉孝廉成進士
年水左右為才丙戌分校豫閣得士或終不謀而常事以
先生能師移國學又三分司司寇公餘坐臥黃燠黑龍瓦
燈布被伏讀刺漫滅無所之一時姪為有官僧終已世
祖燕內外大小吏得其法者皆稱公也濟南濟南南北襟喉

南方方用兵三齊旱荒大盜王顯等張甚流民盤踞峒崖
一帶城門不啓開關日夜馳三百餘里割俸安插七千口
餘司庫無餘俸供軍需數十萬泰山祠金歲為官衙仰給
充餉七千盜平核餉方田成賦排勢豪輯軍民而後致力
恭岳妥其神神依不能敵常事之妬會武定孟知州以事
自殺乘間有計搆誣幾殆軍民大譁鄉紳公具稿鉢掌科
直其事丁酉獲直乃副廣東兵巡驛傳水利使廣東未幾
兵三藩四院節使往來如織區區兵船炮馬諸色日
斗警有數上下聚便議派議折賠官及民法不行始至立

山東身共十二州縣安允合州縣馬船載兵全省糧船運
各藩鎮前販舊取給解一切以法絕不派不折十同
月將改泰浙金循嚴慶計戒船數有減費七萬六千餘
行行入浙未幾又接署廣西六浙浙邊關海用兵旁午徵
發上咸下究旁軋之弊東早荒九劇橫鎮富良江防
重流其燕釐好利者則其缺失治方廣東廣西大盜出
沒方濟南天末庚申草創險苦倍濟南力疾食積柳破氣
塊結十數歲積案平反寥挾兒等大獄七十餘獲王璽將
軍印票索似伏鼠竄者破膽自其西接海上峒蠻交別其

千里之宿患乎。己亥書上報可。當遣捕軍政改語糾罰。如
益其洪經畧承疇者。盛用兵西南。節餼易置三省。奇以爲
才。題陞湖廣布政使。專給大軍進勦。先生決去。自皮其面。
藉一乳兒馬乘歸。不應先生起教授爲閒官。五年自濟南
歷大蒲。十年去來皆一僕一馬。食無燕味。身無更替之衣。
三娶無衣帛之處。所至搜經史子集事學爲常。旣去官居
鄉。孤苦寒素。自得過大利害。如河二。並馬。造科派編緝
盜案力排解。如打官三黨。捕經方。加輕。方赴。如打身傳
祖父母早歿。不逮養。置祭所。築田。從田。朝夕祠堂跪起。

食如相堂。杜魯二君。穀石早荒。掃園。照之如在濟南。東浙戴笠。自耕石。故。以書史。與士人論古今。經。成敗。風雨。伏讀。手抄。不厭。如。置懷蒲。欣喜。爲後。指畫程式。如。如。手。國。今。皇帝。丁巳年戊午。以三。故西南復大。用管畧之臣。司寇。徒。中。告。學。一。年。獨。行。人不款。官。如。我。或。邑。人。如。我。行。獨。讀。書。古。廟。舍。兒。如。我。奇。苦。揮。犁。力。耕。鑿。故。者。如。我。粗。鄙。事。畧。我。與。共。周。旋。久。我。寧。作。我。也。五。棺。紙。被。視。三。楊。孫。樑。壘。已。滿。

蠅蟻乃復入宦海爲榮哉以老病屢辭得歸歸益力學者
書諭二年病卒不後上下妬者意消士大夫遠聞皆私
謚曰堅毅受業者服心喪若干人稱爲堅毅先生太原傅
徵君山遙聞曰是先生著書有尚書註西河遺教四州文
獻三川別誌等十餘種未出爲文正春秋內外傳錄六
經百史史漢莊騷雜及神宮野乘堅蒼與古沉潛嘗自負
爲司馬子長讀若聚不熊何傅太原山標其集爲西北之
文有序

西北文集卷之一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市王門人牛兆捷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湘口後學朱正暉若書鐫

論

原心

天地設而人生之。人生於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復因。以其心生人。失其所以為心。則天地或幾乎息矣。天地之生人。猶其生物也。天地所生之人物。猶其生天地者也。虛

不能不乘。夫氣氣不能不麗。夫形是故天地相為奇耦。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是故天地人又相為奇耦。奇耦神。明之位也。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日月固有明矣。江河固。有行矣。禽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萬物動作。萌區異。狀出入之一。屈伸之化也。宋人三年而成一葉。造物以予。為拘拘。則天地之有葉者少矣。天地不生於有而生於無。不生於顯而生於微。不生於動而生於止。天地之心也。天。地所生之人。各物各有天地之心。則亦天地矣。果窺有理。物之心誠也。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

之人細息土之人。隨保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人之心。明也。失其所以為心。天地之真。臂鼠肝何以能圓。天地。周人之為木偶者。而容虛然而口闕然而目。衡然而耳。巖。然。舉而委之則廢。喪其所以為心。故也。賴乎其事心之大。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觀象為市。朝城郭。吹氣為車馬。山。林。盡野為公侯牧伯。考祥為律曆兵刑。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天地亦有慈命於人之一。即人豈遂為天地哉。以其心範圍天地也。心之所知謂之。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動謂之氣。心之所充謂之才。心之所成謂之德。心之所行謂之道。人道傳而天地亦已。位矣。聖心如日。明水清。日行三有六十五。炎光亦入於地。水行三有六十二。陰魄忽升於天。日經天而及乎天心之。也。水行地而不及乎天心之順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心。之精神謂之聖。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天一氣而五行地。一區而五方人。一心而五德。貌澤為水。言揚為火。視散為。木。聽收為金。天地之金木水火是相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天為雨暘寒燠。地為飛潛動植。人為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生而人生。死而人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也。

貌言視聽通而天地與通。復而天地與復。是相與爲鬼神。禮樂忠敬贊文也。貌言視聽治而天地與治。乳而天地與乳。是相與爲萬彙。彙犬之祥。異黍稷之榮。滋也。貌言視聽造物以予爲拘拘耳。胎以想生。卵以情結。濡以合感。化以離應。亦有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間耳。治爲天地之開。亂爲天地之閉。通爲天地之終。復爲天地之始。生爲天地之委和。死爲天地之委順。似矣。乃死或爲莎爲碧。生或以馬以桑。則近仁近信之說窮。分合定爲周秦之卜。成敗決於曹鄴之封。則小變大變之說窮。川源溢而翟泉之

爲伏甲兵。頓而武庫之魚飛。則積德積刑之說窮。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數當其窮。天地亦有聽命於人之一日。人之爲乎心之爲乎。思土之位也。聖風之微也。土有取於燕山之艮。一陰一陽心入而授之以止。風有取於時若之休。兩地參天心出而授之以事。貌言視聽之爲思用爲心用也。心以見性。知天地之微彰。心以持志。謹天地之常變。心以氣生。力不與天地爲強弱。心以才茂。功不與天地爲盛衰。心之所成。後人終先人歸心之所行。性藏來來藏往。天地之德。天地之道。其爲人之德與道已矣。繙乎其心之

大威儀定命行獨梁也。言語動天。慎三緘也。視聽不以耳目雷聲而龍見也。魯邾之容備仰。卻趙之語倫犯。占觀除者促於秦。悉聽活者終於衛。跡其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間。人亦可以勝之。毅然以心爲之。量天地之龍命。人其亦以矣。迎茂氣於水土官宮。理少陽於貴鄉大夫五帝之子主爲社稷星辰。三代之臣應以風雷河嶽。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然則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賢智天地之材。瘞腫豈天地之尊。景慶天地之瑞。葦宇豈天地之災。禾黍天地之功。霜雹豈天地之罪。麟鳳天地之靈。鷹鳩豈天

地之怪。天地之不窮。以有人也。豕有食於其死母者。胸然視而走愛。君其形者也。人愛天地之中。以生。以其心得其常心。桑穀等於葦塵。爲其心之懼也。焚威比於舍舉。爲其心之善也。日亦應手而却。怒心所以生格澤也。河亦應聲而流。衰心所以威應龍也。當其心之所發。天地不能不聽。而卒無以範圍天地。弗思爾矣。聖人者。時人之心也。藏於臂中之謂聖。流於天地之謂神。天地莫大於坎離。聖心莫大於誠明。坎中實而誠離中虛而明。聖心之誠之明。危者安微者著。藏於臂中以應天地之情。而無息安所容吾大

心學危微精一

君心惟狂所養養之以善則心智養之以惡則心愚是故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不中也陸象山曰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中固君之所養其心也已君之所以爲心天地民物以爲命體樂刑政教化以爲原不養何以爲心乎心非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善無以化天下之惡公且正而至善焉是心之中也非心之智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辨其善惡之分不知所畏不知所可必

無惑乎心之不智不得其養故也人心之危罔念克念引而之於善也難引而之於惡也易有所動於內不待在外者入而爲誘有所動於外不待在內者出而爲緣聖狂自此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引而之於智也難引而之於愚也易當其未放杳然不能保其終當其既放瞿然猶能見其始得失莫不自我危之與微分界於中可畏也知危微之可畏安得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以爲是也而非也非則去而千里矣千里不可必當念即其界也擇之精斯不差須臾之離以爲有也而無也無則悔以終身矣終

身不可必現前即其候也守之一斯不離精之爲一求端於中可必也知精一之可必亦何難收效於中乎堯舜禹之傳心所以丁寧反覆者得其養故也堯舜禹之心天地民物之心也邵子曰天地之本起於中天數中於五三七九之中也陽中爲生數之主地數中於六二四八十之中也陰中爲成數之主故其詩曰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是天地人之心耶象山曰天亦有善有惡人亦有善有惡不可以善皆歸天惡皆歸人顧天之春夏秋冬有以養其心如暖其心也人之喜怒哀樂有以養其心危微其心

也蘇氏曰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朱子曰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人心之所使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道心之所有也人止一心心止一道知覺爲耳目所引即爲人心心有動於欲動而引則心愚知覺爲義理所生即爲道心道心未動於欲動而生則心智心何嘗有智愚哉動而生必其動而養擇之守之動而養之雖聖人不能無人心饑食渴飲是也聖人不飲盜泉不食嗟來道心有以勝乎人雖中人不能無道心惻

隱。蓋。惡。是。也。中。人。隱。匍。匐。不。隱。殘。殺。惡。孽。跳。不。惡。利。達。人。
心。有。以。勝。乎。道。夫。心。未。有。漠。然。一。無。所。在。者。心。所。在。即。所。
動。自。人。心。而。收。之。即。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即。是。人。心。中。
人。之。愚。聖。人。之。智。一。心。耳。蘇。氏。言。道。心。即。子。思。之。所。謂。中。
也。人。心。即。子。思。之。所。謂。和。也。然。則。心。何。以。危。也。了。翁。言。人。
心。即。道。心。也。道。心。即。人。心。也。然。則。心。何。以。曰。人。曰。道。也。近。
之。問。從。周。言。道。心。寂。然。不。動。也。人。心。感。而。遂。通。也。人。亦。有。
不。通。道。未。有。不。動。朱。子。非。焉。何。也。象。山。語。顯。道。言。人。心。人。
偽。也。道。心。天。理。也。心。不。能。無。道。人。不。能。無。心。朱。子。又。疑。焉。

何。也。人。心。較。切。於。人。血。氣。之。和。合。嗜。欲。之。類。皆。從。此。出。心。
固。挾。心。而。往。乃。其。本。來。稟。受。仁。義。禮。智。之。心。心。復。因。心。而。
見。不。公。則。私。私。者。危。而。公。微。不。正。則。邪。邪。者。危。而。正。微。不。
善。則。惡。惡。者。危。而。善。微。何。也。形。拘。氣。固。道。心。為。人。心。所。隔。
時。在。存。亡。斷。續。之。間。故。微。者。不。著。神。閒。應。發。人。心。為。道。心。
所。御。自。有。忠。奸。淑。慝。之。辨。故。危。者。可。安。易。下。繫。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白。日。曾。有。鬼。蜮。行。者。
乎。上。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坎。離。陰。陽。之。中。動。靜。人。道。之。
中。大。冬。豈。無。根。莖。生。者。乎。左。氏。言。喜。怒。哀。樂。生。乎。六。氣。喜。

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天。以。氣。養。人。人。得。
之。為。形。質。氣。虛。而。理。實。其。中。善。惡。人。也。蘇。氏。言。喜。怒。哀。樂。
全。乎。五。德。喜。則。為。仁。怒。則。為。義。哀。則。為。禮。樂。則。為。樂。人。以。
性。自。養。心。得。之。為。才。情。性。處。而。命。行。其。中。有。善。無。惡。道。也。
古。之。為。道。者。必。能。識。此。心。而。養。之。明。以。察。其。幾。而。後。有。以。
養。其。心。健。以。致。其。決。而。後。有。以。養。其。心。朱。子。曰。虛。明。安。靜。
乃。能。粹。而。不。雜。誠。為。確。固。乃。能。純。而。無。間。擇。之。精。而。守。之。
一。也。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自。歸。善。惡。之。所。由。分。君。心。
智。愚。之。所。關。不。能。擇。而。能。守。乎。守。之。不。一。雖。其。擇。之。也。精。

亦。隨。得。而。隨。失。矣。人。莫。不。欲。其。心。之。公。而。失。之。於。私。莫。不。
欲。其。心。之。正。而。失。之。於。邪。莫。不。欲。其。心。之。善。而。失。之。於。惡。
則。其。所。以。養。其。心。者。不。能。擇。擇。或。有。不。精。不。能。守。守。或。有。
不。一。也。焉。得。為。智。乎。人。君。一。心。有。詩。書。禮。樂。以。聞。其。心。即。
有。聲。色。玩。好。以。移。其。心。有。正。人。君。子。以。沃。其。心。即。有。左。右。
近。習。以。狎。其。心。有。宗。社。廟。朝。以。悖。其。心。即。有。盤。遊。燕。射。以。
佚。其。心。心。之。發。不。及。覺。在。乎。擇。之。精。則。人。道。之。界。限。
真。書。曰。顧。諶。天。之。明。命。明。斯。精。矣。心。之。覺。不。及。持。在。乎。守。
之。守。之。一。則。道。心。之。營。壘。固。詩。曰。文。王。之。德。之。純。純。斯。一。

其心知善爲真惡爲妄忽動一心以徇妄道心因以馳於人是不精也心知從真爲智從妄爲愚忽動一心以役智是不一也擇人心於道心之中仁義之心亦有功利多欲而施仁義爲違心心自明不自昧則精守道心於人心之中嗜欲之心亦見天理已欲而施立違爲推心心自通不自塞則一大學之格致曰精誠正曰一中庸之擇善曰精固執曰一精一猶言知行耳猶言明誠耳太甲之悔心悔欲縱而危者安乃能康仁運義以養之則精以致一成王之敬心敬威儀而微者著乃無冒貢非幾以養之則一以

致精起實言明不足以燭理不精也武不足以決疑不一也無始言深入而不已精也專志而無二者一也義理之學有以克其私心剛大之氣有以消其邪心正直之論有以去其惡心擴其公而使之日益明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安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心之精易之復也天地以七爲復復者易惡至中之幾變於上生於下碩果之由中出人心之由中存也心之一易之節也天地以六爲節節者裁截過中之候不使過不使不及六陰六陽之中節修德修刑之中節也執其在中之心無名無象精以治粗故無

名一以應萬故無象堯舜禹之渾噩有然執其處中之心無物無我精以辨物故無物一以忘我故無我堯舜禹之權度有然靜而養者止乎中安止之幾康以立天地之心冬至夜半可以取中焉動而養者發乎中放流之咸服以同民物之心雷在地中可以用中焉取中見其心之明堯舜禹乃言明中則否用中見其心之大堯舜禹乃言大世主亦否爲中有不同耳智有不同故其心之所後謂之念人之功欲帝念己之功欲帝念心至公而無私心之所立謂之志下占天者先蔽志不徇民者先徯志心至正

而無邪心之所通謂之思思日孜孜一思思日贊贊一思心至善而無惡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修刑政廣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堯舜禹之智所以養其心者豈不成允哉范氏謂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爲有正人君子養之也新建謂人君必自養其心爲有知行明誠養之也

二聖微言千秋學統盡矣當與前篇接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聖人非有異理。天地之理。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或得其理。或不得其理。非天下之理有未得也。理至易而廢用之。理至簡而紛出之人。以其心求天下之理。而理去矣。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心耳。賢人學為聖人。學其理也。豈執所謂聖人之理。謹謹傳之。日教教焉。以天下為事哉。此理自在天地。非至簡者為之。至易者為之。非至紛者為之。至簡者為之。易簡天地之德也。親功天地之業也。德業日著於天下。而不以心與其間。是故賢人之心。同乎聖人。天地

亦可學也。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無適有。以至三。遂有先後。有異有同。有正有變。有離有合。為是而有時也。天下止有一理。而先後異同。正變離合。或至於不可知。天下各有一理。而先後異同。正變離合。紛或至於不可能。則其求理之心。之過也。人有知有不知。知其正。不謂游徠為非理。知其正。味不謂甘。帶嗜鼠為非理。知其正。色不謂日。交風鳴為非理。則物有以盡之矣。人有能有不能。能運斤斧。無復執繩墨之理。能數罍雁。無復節鳴鼓之理。能循獨梁。無復正

冠界之理。則物有以亂之。與物之守物也。實有以盡之。有以亂之。唯其無以得之也。求理而天下之理有未得。為累於心焉。也。微心之藏。解心之謬。制心之過。袖心之擾。有無合散。虛實。易難。也。大小是非。輕重。易謬。也。去此取與。作止。易違也。進退存亡。禍福。易擾也。此四六者。不遠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易知簡能。夫婦之與知與能也。孩提之良知良能也。臣知有君子。知有父。弟知有兄。天下不敢議其君父兄。理存乎其間。而天地之行。五木生而火養。金死而水藏。火樂木而養。以陽水

感金而喪。以陰授之者父也。制之者君也。先之者兄也。於是五行之理得。有口能言。有目能視。有耳能聽。有思能通。天下不能棄其耳目心口之為用。理存乎其間。而天地之微。五作肅而時雨。作乂而時暘。作耆而時燠。作謀聖而時。寒時風。高者畜其事也。教者教其事也。律者律其事也。於是無微之理得。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天下之準繩規矩。春夏秋冬之理也。名之為言。鳴與命。號之為言。誦而效也。同於物者能利。同於天者能神。天下之敬忠質文。水火金木之理也。俗可識其所自化。政可意其所將為也。

陰不知所生。陽不知所成。知之所止。即爲理之所起。天下之異者。禮同者。樂聚者。神散者。鬼也。剛不能自動。柔不能自靜。能有時而窮。即其理有時而濟。天下之會可教。惡可諫。功可賞。過可罰也。內景亦出於天外。景亦入於地。知故常明之景也。理之出於機。入於機也。光之所升。午矣。盡氣之所復。子矣。盡能固無盡之緒也。理之來藏。往來藏來也。知之易矣。不知之。又易矣。能之簡矣。不能之。又簡矣。爲是不用而宗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有不得之謂得。易有不知簡。有不能天地之所

琴也。天下之理。豈以異夫天地之理也哉。理既二而貴一。易簡非一一之以無心。故演其一曰精。一精以治粗。則無名一以應萬。則無累。天下之爲受名受象者。一而不紛矣。理去故而就。平易簡自平平之以無心。故演其平而蕩平。蕩我之私。則無我。平物之異。則無物。天下之爲治。我治物者。平而非險矣。奈何哉。險且紛於天下之理。令人下擾也。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而河以爲未始其擾也。恃源而往者也。天下之理。不隨其所廢。不牯其所生。而何容心乎。自夫有心於易而致虛。有心於簡而守靜。未見舟而操之求易。而隱有之求簡。而紛有之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以其爲天下之理。所由去也。

有讀此者。謂南華文章。不是南華道理。然文章一經先生筆。雖抄南華。不南華。以其粗服亂頭。極不修整。處輒有堅整不敗之氣存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

聖人必有所自生。自其一氣之威。父子之。自其一統之義。天子之。聖人天之宗子。父之孝子耳。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有謂父不得而子。則亦無爲貴乎聖人之子矣。子生於母。食母之德。而必推爲父之恩。猶之人生於地。食地之德。而必推爲天之報。人之善不以爲善也。曰父也。人之功不以爲功也。曰父也。人之物不以爲物也。曰天也。一氣之感耳。一氣之感。而嚴用之。嚴者。愛敬之極也。孝子事父如事天。喜亦爲天怒。亦爲天生。亦爲天死。亦爲天斯固聖人之天。

天之通而必變者。因乎時。時之變而必通者。因乎禮。禮主於嚴。屈其父於重。禮夾室之上。以拾以禴。以烝。以嘗。父不嚴。則天爲之不樂。而父未始不嚴也。人之戴星。河披涼。望雲物。風雨雪霜。霧露之變。出乎涕唾。起於肘膝之前。斯又聖人之父也。聖人有不見父之時。無不見天之時。至於南郊。稱天而誅。誅之斯見之矣。以父郊見。不可以二太祖之尊。以父廟享。不可以昭文王之德。尊文王於上帝。武王之嚴父也。聖人之父嚴矣。而父之心不安。不安何以爲尊。尊后後於南郊。而父安矣。是又文王之嚴父也。文王往。

而祖若父。其孰嚴之。武王嚴之也。嚴其父之祖。若父是亦嚴父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天祚聖人。聖人之祖。若父。天之所獲。天之所命。禋配天乎。哉。豫之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可以配祖考。則父可以配天矣。郊者。天人交也。總章總諸侯之尊卑也。天者。元氣之統稱也。帝者。德之見乎用也。五帝天之所爲。春夏秋冬四季也。聖之所爲。仁義禮知信之心也。五氣生於天而爲帝。五德生於心而爲聖。聖人未生。先有聖人之父。父故聖人之天也。聖人生而有天下。尊歸於父。又天下之父也。嚴父。

以爲天下之父。可數見哉。嚴父於天下。以爲一父之子。可不見哉。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五年共見一父。父大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南郊共見一天。天大也。天下以爲一統之義。聖人以爲一氣之感。而聖人深遠矣。恭養祈穀之郊也。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日至報本之郊也。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子曰。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郊取於陽。大其父之代終也。冬至陰極。夜半子陽復焉。子華也。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故東南光之所升。而午美盡。西北魄之所入。而子美盡。盡者。象父有嚴冬而無嚴春。

屬憂嚴秋也。復齊天心。天無盡父。亦無盡嗣。鍾明帝出。其
震豈有盡哉。郊之月陽。月位陽位。與陽樂天下。不覺聖人
之父之盡者。可不謂大焉。祀之郊丘上帝也。祀之上幸。耕
農亦上帝也。幸者陰始成。性用辟。續取辛耳。味辛曰農。
華周華殷也。樂在辛曰重光。子光父也。正政月也。文似元
年武似正月。父統千子也。周禮王太極上帝。則設皇郊於
祭也。往者過來者續。謂之行旅。武王之伐商。出糞水主以
告天。歸祀明堂。以教孝。旅取於行。大其父之似續也。大路
賓階。天為賓祖為主也。掃地不壇。為得天。不以此於遷社
之禮也。越席也。賞次設。豕毛羽之初也。司裘為大裘。
朴也。三宿七戒。合漢也。用牲於郊。牛二一。帝牛一。稷牛貴
少也。商栗者。老牛莫之敢尸也。實柴。燂燎。氣饑之取也。天
不可勝而升接之以氣。一曰大始。饑饉。厥攸灼。胥弗其絕。
祝父也。典瑞四圭。示守也。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也。饗象不出門。而昭信止水。嘉樂不野合。而六變雲門。貴
五味之始。貴五音之始也。庶成大告。不敢輕布德刑。請命
未遑。會。三中公階。卿大夫昨階。左西候而右東。
候內向。服而外覲。受所親也。候貢祀。甸貢薪。男貢器。采

貢服。衛貢材。要貢貨。萃百物。觀化工也。八州之長。歸於僂。
便之奔走。助相於壇墀。求有黃朱之象。去有白馬之鬣。則
宰制方伯之權。遣之以尊親之大。各國之賦。歸其主。使之
納金佐耐於內府。金鼓不賜之素。包茅不廢之楚。許田不
易之鄭。閭閻不求之晉。則總領百務之財。聚之以忠孝之
大。天下各有一父。乃共尊乎聖人之父。共尊乎聖人之祖。
之父。降而諸侯。五世降而大夫。三世詳吾之所自出也。天
下共有一天。乃共尊乎聖人之天。獨尊為聖人之父之天。
諸侯。配乎天之通。大夫以下。絕乎地之通。專吾之所自出。
之尊。此細詳。此私。豈知聖人之孝之大哉。人不職。食天之
功。風雨旸兵。書曰。惟朕文考無疆。見天所以報父。人不取
助天之虛。受及于戈。書曰。底商之罪。告於皇天。見父所以
報天。天與父在一氣之中。為樂為憂。為祥為異。為治為亂。
為修為短。天下之人。不能自齊。而齊於天。天下之人。不能
自致。而致於天。故曰。嚴父則不顯。父雉其鼎。猶之鼠
其角。唯不以為鳥之隸。則佚女之音。即二南桑林之舞。
即六步也。嚴父必不襲天。射其華。猶之痛其性。唯不以為
蛇蟻之細。則梓桑之政。乃為梓。嘉禾之書。乃為嘉也。嚴父

計 卷 三

圖書疑

圖書無疑也。圖以畫卦，書以演疇，無疑也。六經皆本於易，易本河圖，故洛書本於河圖，猶是禹湯文武周公之本。伏羲耳圖，非五行書，非八卦人始起而疑之。疑河非洛，洛非河也。河非洛，疑圖非書，洛非河，疑書非圖，疑而不解。天地之大，不足以當其疑也。已幾卦禹疇，必確有其自信之處，以爲本。本可以該末，末可以推本，一解焉不疑矣。羲之畫一在上，萬物終始乎天，無有末也。禹之演一在下，萬物根黃乎地，專有本也。物各有八卦五行，龍馬神龜聖人格物而不疑焉耳。河荷也，自坤荷乾抵艮，馬體象乾，動其靜而圖出，洛絡也，熊耳絡地之陰，絡地之陽爲洛，禹導洛水功止矣。龜以止爲用，靜其動而龜告，有云顓頊之神守龜，禹禘顓頊，龜之告也，因宜或疑夏書不載，書所不載多矣。連山歸藏之易皆不載，何疑於書？神龜不爲元君出，爲元君用，禹用龜而第疇，何疑焉？竹書堯桀光出河，龍馬銜甲，繫辭起伏幾終，堯河圖不知其爲羲爲堯，馬常有河圖，不常有之，物哉？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有體有用，有本有末。

焉之中即幾之一。舜之一即禹之九。圖書相為經緯。聖賢
明天地之理。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襲不相襲者。數
也。信馬而疑龜。不知數者也。司馬遷紀五帝。地處以河圖
洛書。言易者合圖與書。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班固
五行志。禹治洪水。明洛書。古書者分圖與書。易曰。聖人則
之。又疑。疑易者在京房李尋傳。疑。猶有河圖數也。氣機之
乘除。春夏秋冬。寒暑晝夜。楊雄去乾坤以追日月。變為節
罔之說。猶是易。鄭樵以中為太極。劉牧以卦配五行。是左
傳水火壯誤之。殊不知河圖之數。易之理。隱。疑。書。書在

董仲舒憂侯勝傳。疑。猶有洛書數也。氣機之生。充。稱。稱。拔
參。參。牛。羊。雞。犬。豕。班固增皇極以無殺焉。由月令八七九
六坎離誤之。漢不知洛書之數。書之理。亦隱。書。易。隱。而。乾
鑿度洞極解焉。不能以圖解圖。以書解書。求於其末故耳。
書。易。之。理。隱。詩。春。秋。禮。樂。之。理。亦。隱。歐。陽。修。疑。繫。辭。非。孔
子。之。書。王。棉。疑。禹。自。叙。疇。非。本。之。洛。書。非。疑。經。也。疑。夫。解
經。者。也。孔。安。國。曰。伏。義。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
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
而。錄。之。以。成。九。類。劉。歆。曰。伏。義。受。河。圖。而。畫。之。八。卦。天。賜

禹洛書法而陳之九疇。開。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
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
左六後右。邵雍曰。圖書是也。是紀數者。於河方者。土也。
井地之法。肇於洛。周數順曰。河圖。出而八卦。洛書出而
九疇。叙。圖書相為經緯。其理同也。其理同其數不同。不同
而後謂之數。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三人相雜曰參。五
人相雜曰伍。不雜不變。參。伍。交也。滌。滌。也。三。變。之。策。則。有。一
二三四五。數。前。後。合。總。則。有。四。五。八。九。之。數。天。地。之。圖。書
具。其。數。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地。相。為。奇。偶。兩。之。為。地。數。

之。為。天。河。圖。五。十。有。五。金。體。天。地。及。覆。乾。坤。坎。離。兩。卦。而
一。名。及。覆。七。象。師。比。兩。名。而。一。卦。天。之。體。數。四。用。者。三。不
用。者。一。地。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易。以。咸。為。體。也。天
地。人。相。為。奇。偶。兩。之。為。天。地。參。之。為。天。地。人。洛。書。四。十。有
五。大。用。天。地。始。終。水。火。金。木。土。二。四。而。八。三。三。而。九。八。八
而。又。八。之。四。千。九。十。六。為。象。九。九。而。又。九。之。五。百。六。十。一
為。數。書。以。皇。極。為。用。也。河。圖。之。數。合。配。於。五。位。君。臣。之。義
也。皇。極。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也。洛。書。之。數。單。配。於。九。宮
父。子。之。仁。也。乾。坤。之。卑。高。以。陳。動。靜。有。常。也。圖。何。嘗。不。無

五行書何嘗不兼八卦哉。揚不言五行然五運三十六卦配乎千支一土二金三水四木五火此化數非生數金木微氣存乎終水火章氣存乎至故五行之生本乎干合五行之數得之卦合以八卦用五行乾坤亦流轉於中易之所謂藏用也書不言八卦然四時三百六十五日配乎節氣六十卦去四卦十五日並一爻內景所藏月為坎外景所藏日為離故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二以五行證八卦水火自制化其內書之所謂陰陽也陰陽可以推本洛書之數逆而起於九藏用可以該末河圖之數

西北文集

論

卷

七

順而止於十易者日月魂魄之綱紀也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六爻二十六萬二千五百四十四上下十有八變反復三十六變始於一畫一故能神兩故能化變化鬼神不疑圖有可疑我所消息夢覺道不能無通塞時不能無治亂不必索解於人者天地水火之精神也日月盈縮北極各餘五十有五所謂皇極也五十有五之積三千二十五每歲五行各以本數九六七八相涵一四二三以為末運歸於五十洪範相協之義備舉揭極所達能其皆所生成與倫叙數不疑書有可疑我所親言親聽思孝子依於

孝忠臣依於忠亦不必索解於人何也確有其自解之處則以圖解圖以書解書河圖洛書解以卜筮抑末矣易何以云聖人則之哉推本卜筮出自神物推本神物出自圖書聖人則之之義解天乃錫禹之氣亦解卜曰兩曰雲曰蒙曰驛曰克一五行也灼劑而錯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本諸天筮為陽筮為陰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知其一標之以四知其四歸奇於扚知其一二三四而歸也人也分而為二不知其幾而分之天也本諸天而參乎人則之也者信之也信聖人圖書因以傳信布而為曆乾坤分中二

西北文集

論

卷

七

千一百七十七年劉歆定食限僧一行定算法次而為律黃鍾全律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京房吹六十律劉安正二十九分律曆人治之圖書天治之舍律曆言理數洛書本於河圖則六經本於河圖無所用其疑也已詩之逆數虛退四十九實退五十五春秋實退象有一虛退象有九十有四積而通詩十有八積而退春秋天地日月之行在書焉其所乘除交會之處在於詩春秋易本日而主月也春秋主九節運日詩主六而通月因天運行皆逆數也為春秋以定禮禮讓而反吉凶軍實嘉反一為詩以定樂

樂動而升十九八七六升五本以該末是豈可以卜然小
焉者小如爽之爲數三百六十有一一乃中子黑白各當
其半四分四分所以分四象四合則五在其中天行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五度四分之五爲中堯教
丹朱以爽爽本河圖何疑於洛書洛書相對成十合於中
五成十五天數二十有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其五也
洛書四十有五其五之中也其上五九之五即河圖中
宮之五其下四十有五之五即洛書中宮之五除中五而
停分之六九之四合一九之九故四九同宮七九之三合
二九之八故三八同宮八九之二合三九之七故二七同
宮九九之一合四九之六故一六同宮河圖寄其十於中
有十而無十一九得九故一與九對二九得八故二與八
對三九得七故三與七對四九得六故四與六對洛書寄
其十於外無十而有十順則成圖逆則成書上圖下書由
末以推本確有可以自信之虞昔九九見齊桓公者九九
小數天地動作於胸中顧桓公未之信信禹湯文武周
孔之本伏羲必不信管仲理有所不通也疑者不能窮理
則不能盡性至命與之言盈虛消息謂象數學者之粗與

之言咸衰安危謂識緯王者所禁理不通而救窮陳蔡無
所逃管霍無所避堯水湯旱無所救邨鄒澗瀝無所改千
古之疑案始多矣
以河圖洛書爲二夫道一而已若堯以爲一造物亦作
合掌文字哉河圖陰陽互藏其宅一陽必配一陰恭天
道之自然洛書陰陽各得其分貴陽勢必賤陰乃人遂
之當然者也但學者必須靜驗吾身心中孰謂陰陽孰
謂互藏孰謂貴賤如昔人所謂小惑惑事大惑惑理者
幾有焉則疑解矣不然不解也

圖書解

河圖。天地陰陽也。洛書陰陽變化也。天有先後伏羲八卦異於文王之八卦。物有生充禹之五行又異於黃帝岐伯之五行。卦位不同。行次不同。圖書無不同者。理同也。同乎人之耳目口鼻血肉筋骨已矣。血肉筋骨以盛衰其耳目口鼻耳目口鼻以動靜其身。身之不能無制制以君臣乾坤其制也。身之不能無養養以父子水火木金土其養也。圖書原於天地。確然易。噴然簡。天地之理之易簡無不同也。數有不同何也。河圖之數以順而生。洛書之數以逆而

成陽不能自生。中五無十。數生者山內以及外分而從其母也。陰不能自成。中五去十。數成者由外以及內合而去其寄也。圖書生成皆在中五。生於太陽者成於太陰。生於太陰者成於太陽。生於少陰者成於少陽。生於少陽者成於少陰。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五為變之源。十為化之始。故河圖四位起於一。洛書八宮起於九。九者究也。九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河圖有十而無十天之地也。洛書無十而有十地之天也。圖之位一與六北。二與七南。三與八東。四與九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

中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天數。二四六八皆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九相得。二與八相得。三與七相得。四與六相得。五與十相得。合之以為河圖也。位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者。有陽不能無陰也。天五其五。數二十有五。地六其五。數三十三。二者五十有五。陽不足而陰有餘也。河圖之全數如此。河圖無言陰陽。而洛書有言陰陽何也。天地混茫於九年之水。自禹治之地。平天成陰陽一再闢之天地也。四正四維皆合十數。連之於中五皆合十五。而其四九進位於南。二七退位於北。九陽優所生。連東方同儀之三。八二七陰儀所生。連北方同儀之一。六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生者多成者少。其數四十有五。總由中五為乘除。洛書之變數如此。圖書其全。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書言其變。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止其所。體用之異耳。體用既異。何以五皆居中。八卦五行無不合五合十者。兩其五行已矣。朱子曰。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三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兩其一陰而為二。三二合五。三者楊子之書。四者邵

子之書五者義禹之圖與書也何以有內外虛實之異奇偶羸乏之異一二三四難兼六七八九故實之以十九八七六即統四三二一故虛之以五全數極於十偶羸兩奇乏偶羸所以爲全體變數極於九奇羸而偶乏奇羸所以爲大用陰陽之數兩體用之數一豈復有異哉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二者三其四河圖之四象所以成五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九者三其三洛書之三德所以配八卦時止乎四月止乎三日盈乎十人有三關四肢而指有十邵子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有餘人物數也

河圖洛書不亦即身而可求矣乎以河圖求八卦之數易始乎乾坤終乎既濟未濟猶言乾坤也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六爻有三有八十四而用止於二有一十六以坎離生物故乾坤之不用爲用以洛書求五行之數範始乎水火終乎冬夏日月猶言水火也水火土石交而地之變盡日月寒暑交而天之變盡起於一二三四五則水火貌言窮於十有六位則日月風雨以日月運行故水火不言用爲無不用以八卦求五行之用坤艮之生金離之生土坎之生

水震巽之生水乾兌之生火其生即其所用用者八七六九而外之納甲以干支致用以五行求八卦之體乾用金而體天坤用土而體地坎用水而體月離用火而體日震巽用木體雷風艮兌用土金體山澤其用即其爲體體者一二三四而內之乾鑿度以妃牡辨體山海經曰羲和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干也常儀生月十二支也干支皆後於羲納甲合此以爲數左傳曰水火妃也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木金之讐怨耦乎乾鑿度推此以爲數理有所不通龜七十鑽不驗以著求之即使青亭生

馬馬生人亦不驗也羲之圖圖出於羲之橫圖而禹所演疇之圖即禹所治水之圖三墳之先河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也三統之後河圖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也五帝從所相生五行相生祖而父子而孫也三王從所不勝五行相勝柔勝剛義勝仁也圓者黃帝中聲旋相爲宮黃鍾上生下生也帝堯中氣通相爲驗午位二分二至也方者井地之視耜二尺爲遂四尺爲溝九遂入溝九溝入洫也握奇之視卿奇零在中卒旅在外四正象形四奇象變也聖人之所取取諸易耒耜衣裳弧矢舟楫佃漁網罟無適

而非易。乃求天之變於寒暑晝夜。求地之化於風雨露雷。則易之失賊。人之貌言視聽思。猶其用金木水火土也。故為前人皆誅聖。後為兩陽燠寒風。稽為雨霽蒙驛克。各國其類以為五行之休咎。乃於皇極益其祥。細至稻梁菽麥黍稷。復於皇極益其青。雜至馬牛羊雞犬豕。卒使聖人之書。流為識緯雜說。經矣。皆論數。而不論理也。理不同而數同。學聖人者。辭言之。況數本不同乎。去乾坤坎離。以卦又配日。品節二十四氣。楊雄之目法。不如是也。六十四卦。繫錄數三百八十四。又兼陰數。是去其所不當。即春夏秋

本於中央。配土。分配七十二日。呂不常之月。合不如是也。金木微氣存乎終。水火章氣存乎至。是增其所不當。增自然之理。強之以其所不合之數。河圖洛書。隱矣。羲之後。離以女媧。乾坤也。橫圖自右計之。陽四卦。乾為首。而兌而離而震。依次以左。旋自左計之。陰四卦。坤為首。而艮而坎而巽。依次以右。轉四因九。四因六。各得乾坤之一爻。六因三十六。六因二十四。各得乾坤之一卦。世傳女媧補天。共工之水火。潛乎石。祝融之所不勝。而石勝之。禹之前。間以舜金土也。舜以養民。言政。政取其制。水火六金。土穀。惟修焉。

以叙倫言教。教取其行。水火木金土。惟叙。州十二用土數。縣之息壤。父子不敵。君臣山十二用陰數。顓頊之曆數。君臣相為父子。堯九年之水。水。乎土。土生乎金。伯益后稷之所不生。而金生之。圖書之理。圖書之數。圖書之體。用又如此。禹藏覆釜之書。而洛書傳之至今。五行傳也。五行傳而諸家異數。何怪易之不傳哉。數不傳而理傳。風后祖伏羲為經。有八陣。有九宮。洛書之數。不可謂非河圖之數。其理同也。

文之徵引。組織剗微。晰義奇恣。不有千古。

卷之一終

西北文集卷之二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洲口後學朱正暉澹若書鐫

議

救荒議上

國已散矣。天下貪吏害民盜賊直須時耳。有方二千里之饑荒。其何以救之。十二荒政非救也。竭天下以供軍。秦楚動東南河淮之工役。相尋河南北當孔道。何利可舍。

何征可薄。何力可弛。鈔關抽分四出。勢不能舍。禁去饑饉不止。盜不除。盜不除。刑不緩。失刑之國多誨盜。法與盜盜甚無謂也。他如祀哀昏樂節。皆以告神人之無備。索諸鬼神。抑遠矣。有待荒之政。荒政設而不用。有救荒之政。荒政用而不饑。饑至荒政不救。豈復有政哉。待荒之政。四春官歲獻民穀。常餘十年之食。一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報。既二廩人稽民食。食不入二。則移民就穀。三旅師泉府積粟與歛不售者。貸民四。政講於不荒。謂之待荒。政賑於既荒。謂之救。春秋臧孫辰乞糴於齊。譏無一年之積。

積貯天下之大命。自漢魏以至元明。其未之廢。李煜平糴之法。用管仲也。歛之以輕。散之以重。無食與之。陳無種與之。新變通遺人廩人。而金粟權劑以相生。中饑於中歲之積。大饑發大有之積。郡縣有都鄙郊邑之委。積豈憂荒哉。哉。常平義倉。社倉。變為洛口。黎陽。又變為大盈。饑民不敢問矣。永徽之制。曰饑饉。委州縣及採訪使。開倉給訖。奏聞。元和之制。曰救百姓。不惜費。有朱申飭官倉。官為商所虧。民又為官所虧。朱子變為社倉。給以穀。不以金。虞以鄉不以縣。職以士君子。不以官吏。是以深山窮谷。不識城市之

民皆得食。明制歲饑。發廩常自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備荒。政以濟民急也。耿壽昌之常平。牛仙客之和糴。張敞之贖。韓琦之官田。後世荒政第一。今其法皆廢。州縣預備之倉。掃地庫藏。亦無存留。倉猝告饑。無以為救。將責救於官。以國量貸。以家量收。無大臣之市義。則薛之券不焚。將求救於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開之糧。無諸侯之救災。則宋之賄不入。將望救於富商。輕俠有食者亦食。無食者亦食。無處士之重施。則孤父之飯不潔。故漢唐宋明之荒政。在今必不能行者六。汲黯視河內失火。便宜發

河南倉粟賑民。今必坐矯制。劉晏掌財賦。知院官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儀司晏不俟州縣申請。奏蠲奏賑。今必坐。便官慶曆河朔民流。富弼勸青州民出粟。益以官廩。山林。破澤之利。聽流民擅取。今必坐。招納亡命。趙抃滄州大水。開倉廩。壯者日二升。幼者日一升。凡十一月十餘州。今必。坐放散。邊儲。景泰中徐淮饑。王竑急發廣運倉賑民。近者。周以粥。遠者給以米。今必坐。盜用官錢。蘇松大饑。周忱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今必坐。虧折官價。朝廷無一可濟。之具。可任之人。欲一切聽人。權濟。恐其營私。以害公鉤較。

願密上下相通。州縣雖有愛民之心。究亦無可如何。況無其人哉。未荒無備。備荒無人。不得不出於今昔通行之條。例蠲免。責賑在。所必行。蠲免行之。軍需萬萬不可乏。勢必議加增。加增之說。便於吏。於民不便。焚賑行。貸富室。富室萬不能貸。勢必議括藉。括藉之說。便於吏。於民不便。民之不便。何也。因饑歲之乏食。蠲樂歲之通租。賑城市之好。頑擾村鄉之舊類。非政也。民不便而增加括藉。隨其後上。為不得已之寬恤。為不可少之邀求。早救晚救。竭君臣以奉貪吏。孰便哉。蠲免責賑。非不可行也。新運蠲舊運。不。

蠲則抗糧者懲。貧民蠲富民不蠲。則減租者少。實欠蠲。徵收者不蠲。則中飽者懼。先下蠲免之數。若干詳明。覆覈不溢分毫。林希元有審戶之政。謝杰無改折之政。黃照先勸鄉紳次義民。次援納之各官。諸士鄉紳。非無罪罷。即有罪免。助粟二百石。分別冠帶。加級。義民非有冠帶。助粟百五十石。賜爵。援納各官。待次。助粟二百石。於捕官日紀錄。援納諸生。聽試。助粟五十石。於歲考日免考。上取無用之名。利其民。下取有用之利。其身此富。窮官吏前資待缺。寄居之政。非垂拱官。吏車載斗量之政。荒者政所致。政者吏。

所成。吏者民所仰。民者由所治。井田百姓以爲命。更三十年無荒。封建諸侯以爲家。自百里至五十里。無吏有吏之始。即致荒之端。而後救荒之政出。君民胥以爲憂。彼與民本無愛。常欲充滿其谿壑之欲。又假之以敲朴。民無聊故。數荒。數荒。數蠲免。責賑。吏培克以濟其貪。孰使之然哉。或曰。荒政不始於守令。守令不必皆貪。曰。不貪之守令。坐食吏荒。有以蝗食鳳凰者。天行豈有救焉。救荒自守令始。前此設而不用。荒猶不救也。春秋謹無麥無禾之災。戰國崇移民移粟之令。漢武循而行之。關東饑。直指使出。誅守令。

二十石以下三異則無不田兩岐則無不實雖雖則錄
不出虎北則坊庸不乾曾有荒歲無有哉鄧州復州之吏
以不貪供一食是以敬於薦諫給餉者出而歲亦無恙大
名錢塘之吏以不貪備一龍鋤糧由器無微寺觀樓臺之
興作不問而民亦無恙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政民
曰碩鼠也政曰猛虎也民曰我泉池也政曰我之窟也民
曰視其缶而蛇存也政曰視其樹而葉在也俸入有常而
賦邦為鵠寄筭為竹稅入有定而一絲三稅一鐵兩征今
國議助之私錢明日變充軍餉今日急公之富室明日責

十卷

五

償官錢一家絕難一戶一分取以官無授納提納者
已十數萬上無進奉進奉者自縣百員合鳩鵠殆斃之民
奉衆貪官合皮毛俱盡之官奉一員官貪官一而為之威
假者不一奉貪官一而中間諸托者不一吏能致荒以其
荒與上上竟不能制吏以其民與災民惡不得上聞上恩
不得下究集萬人之愁數當一夕之笙歌開十道之烽燧
荒群奸之谿壑州縣致荒之數十百人求救於大吏大吏
致荒之數人求救於一人饑民將安所求乎不求不救不
救而民自相救國之大患也始於致荒之貪吏終於因荒

之亂民釋衣裂裳揭竿而起李密負戴之三倉黃巢春食
之三寨蠲免責賈誰復聽之故今日嬰矛代犧之政分溝
浚澮之政蠹賊螟螣昇平久矣豈不如此懲貪之政懲貪
者救荒也

不懲貪而救荒小吏方自救其荒不暇暇及民荒耶民
有荒有不荒而吏之自救其急甚無刻無時不荒致令
豐歲金銀之荒不減荒歲穀荒且荒歲束手無救上猶
思救以為之名豐歲之民救荒下贈吏以為無所施德
也痛矣哉民將無歲之不荒更何以救

南北九集

十卷

六

有政而救荒其勢易因救荒無策而思懲貪之政其勢
難

救荒議下

河北河南與淮徐水災告饑。部議請蠲事。謂蠲遺官資。所賑濟遺官荒政之一戒也。聚集蠲遺官民。姑集因緣。俟散看役生奸。唐高宗賑河南北。遺中丞崔融等。且行別思。立以為不便。乃止。百姓暴露乏食。不事生產。使之群生。卿祿以待一飯。其勢不暇乎他。為是率民而出。於無用也。蠲租之詔。數下。奸頑侵欠。歲且連負。民危在旦夕。乃議往年可緩之。征輸所蠲。未必其乏食。使猾胥生心。無當於急矣。救者救其急也。河南北雖告饑。與淮徐異。居有室廬。耕有田。

蠲饑民不輟去井里。大麥種小麥長也。就食於州縣。則不後為耕種之計。慮其無以卒歲。就食州縣。而不必得。則屠牛充食。或至伐桑棗以去。慮其無以聊生。河南北不大荒。馴至於大荒者。所故非也。民不聊生。使自營卒歲之計。不能何暇終身之計哉。河南北能卒歲。民不饑矣。淮徐終身之計。壞居無室廬。耕無田畝。不就食於州縣。十數萬無食之人。散之何處。日就食於州縣。十數萬待食之人。聚至何所。聚散之間。立見利害。被水之地。無牛種失其秋成之望。則必奮挺於泥滓之中。窺倉庫。劫閭閻。饑民環視而起。國

家豈能晏然而已乎。林希元荒政叢書有三權藉官錢以糴糶河南北州縣計也。興工役以助賑行河使者計也。貸牛種以通變。臣餘引計也。河臣鹽臣本非賑恤之吏。吏叔又各有額數。但帑倉空竭。鹽吏束手。河臣不能役不食之民。民自就食官。自興工日給四分。無顧妻子。較徵夫於三省。又便引銀貸之於今。收之於後。收貸責在司限內。報冊即以州縣牛種之貸數為鹽臣引課之實數。仍登記興作稱貸之民數。與有司論功。至於藉官錢以糴糶。在今日難之。河南北皆依山。山右小熟。以粟易納糧之銀。以銀

易備賑之粟。近者三日。遠者五日可達。顧官錢苦無所措。耳存留全裁半裁。撥解兵餉。與起解考成。并急官不要錢足矣。誰敢起而脾睨官錢。令下府捐糶本六百。郡丞州捐四百。令捐三百。各有餘官。平糶糶至麥熟。凡三次。糶從地方押批。糶從市肆報價。事竣報部紀錄。仍不失其積俸之所有。此一官錢也。里巷助賑。豪傑各自出省。和糶自百金。以至五六十金。官不問其所往。但糶其市糶之數。至麥熟亦三次。糶增官買十之一。糶減市價十之二。事竣縣查旌獎。仍不失其負販之所利。此非官錢而官為之也。蓋米貴

由禁米禁米則有米者不得出買米者不得入奸商市儈
捐勒刁難或糴之非其人糴之非其實乘禁踊價騙錢而
米益貴歲益荒宋文彥博郡米貴或勸其定價公曰是為
奸民爭氣勢耳搜得倉米官賣即日價平民莫測官米之
多少也河南北雖告饑但用辛棄疾湖南之八字叔粟者
新開糴者新饑固不為民害淮徐不可以例論也工役有
時緩牛種有時給水災猝未可平室廬田畝猝未可理十
數萬無食之人待食之人無以贍其後荒政可久行耶賈
讓治河上策城邑當水者徙之捐治河之費業所徙之民
其徙民之便耳東晉盧松滋之民流至荊州僑置滋縣於
荊江之南雍州民流襄陽僑置南雍州於襄漢之側成化
中流民聚荆襄唐鄧原籍籍十二萬三千餘戶給以閒田
開墾供賦間置竹溪鄆西白河南陽南召伊陽諸縣僑寓
土著參錯以居自此無劉長腿李鬍子之亂跡今江南江
右被兵州縣或中州屯衛曠土使流民割隸其旁即許土
斷救荒治河之策無易此者以土民即不欲徙越今水退
浮種春麥豌豆水乾豆麥畢出但懼麥芒水發堤堰不固

耳○其○強○壯○為○兵○可○得○萬○餘○萬○餘○強○壯○者○出○細○弱○雖○備○不
能○倡○亂○來○者○用○富○鄭○公○之○選○去○者○循○周○洪○謨○之○智○糧○者○依
蓋○應○舉○之○限○糴○者○取○文○淵○公○之○平○未○見○淮○徐○荒○政○果○有○難
於○河○南○河○北○也○不○知○出○此○荒○政○請○蠲○請○賑○蠲○賑○皆○割○軍○糧
軍○糧○又○將○安○出○乎○蠲○至○報○可○民○已○辦○納○蠲○為○吏○蠲○也○賑○至
解○遠○小○民○有○不○給○一○中○飽○猾○胥○悍○役○之○手○賑○為○役○賑○也○三
空○四○盡○之○餘○何○德○於○吏○胥○役○而○數○資○之○謹○議
三策粗看皆無米之成勢難力行說來節節可行因應
變化之妙存乎其人

讀鹽鐵議

鹽鐵所以助錢法均輸所以助鹽鐵三者漢家財賦所由
足物不加於租庸之正額桑弘羊謂國家大業安遠足用
之本是矣蓋均輸惟鹽鐵使能之歛之以輕散之以重不
抑配不俵散非有鹽鐵本不能鹽也鐵也錢也山海天地
之藏也文學暗於大較不權輕重顧罷民鹽鐵酒酤均輸
官無與天下爭利利將安歸乎權利之虞必在深山窮澤
大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豪民擅山海之利即山資
海資鐵一家聚或至于有人倚依大家窺入山海為奸利

漢之布衣有明時封君者其與李師道以鹽蕪轉輸主重
崇以鹽資與國鐵山海成私威成而逆節之心作東
海呂毋能聚群盜數更元豪民聚聚千百為種往來者
或豪民不可種種或豪民於封君權貴之手憂當百此
賈誼劉秩諫放民私鑄死鹽鐵又山海之利之大者哉安
邑自有鹽池冀州產鹽之山而屬於青州貢鹽於梁州貢
鐵此孔僅咸陽以為天地之藏當屬少府者也自昔齊晉
興越徐淮之間多產鹽強霸代起朝廷不有其利故旁落
於諸侯耳儲候古封君權貴其視豪民何等也霍光知時

務之要罷郡國鹽池關內鐵而鹽利率不可罷罷鹽利
必資爵除罪算繆問柴肉椿牙美訖於告緡括馬頭子而
究極於加賦加賦即無民矣視昔告緡括籍爵除罪之
取於民猶有定數也賣爵則縱官為盜除罪則縱民為盜
告緡括籍上自同於盜與兵兵連而不解或轉輸萬里之
外更數年文學條故事為難故事有宿兵萬里數年不費
轉輸者無有哉兵不休役不息以為官賣鹽鐵非故事必
如秦叔大半之賦無疑也非故事請罷鹽鐵為其近於商
賈耳商賈不可近乃下同於盜與兵出孔僅咸陽下矣東

郭鳳陽賣鹽賈孔僅南陽大冶為大農丞領鹽鐵事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賣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違鹽者
缺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
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作吏不還三年僅拜大農
縣官有鹽鐵繆錢之故用益饒矣元豐元年桑弘羊為治
東都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平準受天下委輸於京師此漢家
官賣鹽鐵之效不自漢始不自漢終管仲海王之鹽美鹽
官升而益今鹽之重升加分鹽益五十也升加一鹽益百

自○需○鹽○而○得○管○仲○桑○孔○劉○晏○王○隨○胡○寅○也○需○鹽○而○不○
得○不○過○近○於○商○賈○不○同○於○盜○與○兵○漢○明○帝○時○張○林○建○議○
官○須○賣○鹽○元○魏○於○河○東○鹽○池○立○官○收○稅○當○時○天○下○軍○儲○未○
嘗○困○乏○至○此○困○乏○至○此○而○官○需○鹽○鐵○之○議○格○不○行○則○亦○主○
商○賈○者○之○不○忠○也○明○季○一○引○輸○銀○七○錢○五○分○中○間○有○配○支○
有○賣○窩○有○勸○借○皆○於○鹽○價○低○昂○今○引○銀○少○無○他○費○鹽○價○乃○
要○市○騰○踴○加○以○轉○搬○四○五○百○里○勒○價○四○兩○四○五○錢○矣○官○賣○
但○主○四○兩○五○百○里○外○以○是○為○差○水○路○又○當○酌○減○民○間○食○鹽○
之○利○一○無○掣○鹽○驗○引○夾○帶○截○角○開○稅○之○宿○弊○官○商○賣○鹽○之○
利○一○每○引○截○留○銀○三○錢○貯○庫○收○買○竈○丁○餘○鹽○復○其○雜○役○清○
理○場○蕩○官○地○歸○竈○竈○丁○煮○鹽○之○利○一○場○蕩○之○不○歸○鹽○無○所○
出○總○催○據○為○已○有○則○總○催○可○禁○餘○鹽○之○不○售○鹽○無○所○歸○私○
商○因○以○賤○售○則○私○商○可○禁○支○掣○截○關○稅○之○費○煩○鹽○不○足○
以○更○費○則○夾○帶○餘○鹽○餘○鹽○大○包○可○禁○費○多○不○能○不○勒○價○勒○
價○不○售○州○縣○自○圖○銷○引○不○免○抑○配○俵○散○抑○配○俵○散○可○禁○執○
禁○之○巡○鹽○御史○鹽○運○道○臣○禁○之○禁○其○害○也○禁○其○為○鹽○之○害○
而○利○生○鹽○真○可○以○官○需○矣○官○用○誰○需○即○用○今○買○爵○之○官○需○
孔○僅○除○故○鹽○賊○家○富○者○為○吏○也○今○鹽○鐵○家○富○者○半○授○納○矣○

援○納○既○多○試○補○吏○先○除○無○缺○大○小○府○設○一○鹽○官○主○政○帶○銜○
視○同○知○中○翰○帶○銜○視○通○判○試○職○二○歲○實○授○三○歲○滿○上○考○五○
歲○報○最○歸○候○陞○大○小○州○縣○各○設○一○鹽○官○州○同○帶○銜○視○州○同○
縣○丞○帶○銜○視○縣○丞○試○職○一○歲○實○授○間○歲○滿○上○考○三○歲○報○最○
歸○候○陞○不○論○原○籍○外○籍○州○縣○府○道○優○禮○有○官○安○署○孔○僅○天○
下○鹽○鐵○作○官○府○府○所○裁○推○官○署○居○府○鹽○官○州○縣○所○裁○主○簿○
缺○居○州○縣○鹽○官○吏○目○捕○官○各○以○巡○鹽○書○役○歸○其○署○有○官○有○
署○役○將○安○用○役○安○所○取○給○每○引○割○留○一○分○送○府○充○鹽○官○
俸○薪○紙○張○州○縣○送○鹽○役○一○名○工○食○坐○鹽○官○支○給○州○縣○鹽○官○
每○引○割○留○四○分○二○分○充○鹽○官○俸○薪○紙○張○二○分○充○役○至○食○官○
役○所○費○每○引○總○留○五○分○餘○依○引○解○運○司○運○司○留○竈○戶○鹽○價○
三○錢○餘○解○戶○部○戶○部○宜○特○設○大○農○主○鹽○大○農○漢○之○平○準○也○
運○司○大○農○部○丞○也○禮○自○肆○師○下○皆○無○祿○祿○在○市○也○不○設○吏○
胥○奚○徒○用○市○人○也○所○設○官○役○俸○食○倣○此○有○官○有○署○有○役○無○
本○終○不○能○鹽○鐵○軍○儲○困○乏○無○從○支○給○又○不○能○得○無○銀○之○引○
支○無○引○之○鹽○措○給○有○引○有○鹽○而○無○水○程○脚○價○之○僱○店○舍○
小○商○之○僱○直○不○行○每○引○割○留○二○钱○五○分○五○百○里○內○府○鹽○官○
以○二○钱○撥○運○州○縣○鹽○官○以○五○分○僱○屋○募○商○發○賣○五○百○里○外○

兩利人復挽敗其說是孔僅沮事之議也鹽鐵論而物輸
可行元封已後西南物置郡十七毋賦稅吏卒俸食幣物
車馬絀具歲發萬餘人誅反者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今日顧不可謂耶明季不謂鹽鐵
而加賦盜與兵滿天下上復重之遂亡文學言何用不用
文學用賈誼劉秩而錢法又可次第行矣

民鬻鹽鐵利散民而不及國鬻則利權在商因以其
餘餌為商耳目之官若吏於國無與也況其先害民勢
將必及國條斯官鬻利害併及官不得鬻緣由利害併

及官鬻遠勝民鬻商鬻利害鑒然井然救時宰相之策
非同書生痛哭激烈之篇也結體弘肆堅蒼在數百年
之平熟滑中又不啻救時宰相

禁銅改鑄議

開采加派之議行矣餉有出出於百姓未有以佐百姓之
急獨細也開采所入工作役後主藏之吏私其入百姓分
毫不與也開采不入則坐以折閱而賠累及百姓加派所
出胥役里長微解之吏私其出百姓分毫亦不免也加派不
出則諸之拖欠而攤納及百姓百姓安得不急哉百姓不
足君孰與是今百姓之不足雖與歲被水旱而糴不貴聞
紅西米石銀五錢湖廣八錢陝西六錢山西五錢有奇充
豫藏於山西與趙楚貴焉非有累世積藏之蓄積終歲所

食其二商販工捷傭作無其十之一矣百姓之不足
正坐錢荒若復以開采賠累加派攤納與於不足之甚者
也漢鐵極重而幣輕穀價極賤時至斛五錢今錢極輕而
幣重米價亦賤時至石五六錢漢金多今銀少也有可以
佐百姓之急者權夫金粟之相生已矣以少權多粟之權
在金以多權少金之權在錢天下之錢多矣水衡錢外各
布政司鼓鑄盜鑄如雲而起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固宜
米穀不賤乃吏縱鑄錢禁使錢弛以民私鑄之盜而詰以

粟易錢之農。既罷銅禁。縱民銷販。外泄中乾。穀米猛賤。農
窮貨蹙。商賈罷市。市成易銀。輕賤。折以兩當。一困迫無
聊。農商急而工技傭作。因之金粟不相生。百姓之所以不
足也。相生者。母子。粟與金。母子也。金與錢。母子也。重錢與
輕錢。母子也。金莫多於漢。漢末無金。鳩郡之積。有幾。許昌
鑄溫侯印。曹操謂國家無金是也。穀莫多於隋。隋末無穀。
洛口黎陽三倉益罄。朱粲至。食人是也。錢莫多於宋。宋末
無錢。散於遼金海舶。奸民日銷為器。交子錢引。故紙虛數。
是也。銀亦金錢類也。銀莫多於明。明末無銀。互市召買出。

通下海。並開搜贖。比餉。輦金內府。填委道路。黃河是也。世
儒暗於大較。不權輕重。末流之弊。至此固輕。百姓力矣。單
襄公曰。古者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有母權子而行。有
子權母而行。輕重之謂也。金多則昂。錯貴粟。粟多則劉。晏
鑄錢。有言鑄錢於穀貴之時。劉陶議罷矣。有言廢錢於穀
賤之時。孔琳之議復矣。權於輕重一也。據今有穀之人。不
為富。有錢之人。不為貧。貧者仰富。穀便於錢。則其所以愛
養百姓之道。曰貴粟。所以貴粟。曰改鑄大錢。大錢或便於
國。百姓不以為利。建安蜀大錢。直百。後魏建德五行大布。

一以當十。陳作大貨六銖。一以當五銖。之十。唐改乾元重
寶。一以當十。宋大觀御書。當十。皆為軍用。缺乏。幣重貨輕。
史稱府庫充實。大牧商賈之利。而百姓不便。大錢或不便
於國。百姓益以為害。新莽大錢五十。吳鑄大錢當千。唐鑄
重輪乾元。一當五十。時錢有虛數。斗米六七千錢。散毀
碎。改為器物。至有黃牛白腹之謠。而百姓不便。無當百姓
之急。故也。儒者必圖始終相養之義。上下相濟之情。若苟
且補救。叔脅百姓。以為百姓愚。不能知。百姓賤。不敢議。究
竟百姓不便。錢法窮而自止。則何可以疑事。嘗試哉。劉也。

崔亮沈演之。高恭之。第五琦。蔡京。皆以疑事嘗試也。今對
酌於元鼎。元嘉。保定。乾封。乾元。熙寧。崇寧。大觀之間。四三
其重。一大錢當制錢二。與制錢參用。銖兩兼採。取勝國折
二大錢。准以為式。天是累朝。誼主富國強兵。仲何待斟酌
也者。為百姓也。亦反當五元。嘉當鵝眼錢十。保元布泉當
十。乾封泉寶一。當舊錢之十。乾元重寶當十。崇寧當十。法
熈其太重。太重病民。太重費銅。病國。太重銅不更其費銖
兩少。減則盜鑄。禁鑄錢死罪。積下公鑄錢。顯罪。積下錢重
則利深。大奸之於重誅不避也。斟酌當二。不惜銅。不愛工。

鄭皮記開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每兩二十四銖則其錢
為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蔡條記崇
寧當十大錢每貫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十二兩六
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大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通計
物料火工之費錢幾九十得息一二而瞻官吏運銅鉛担
外今以當二大錢折減明製延善錢成嚴斷窮鑄小輕破
缺無輪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不中制錢者稱合銖兩
銷以為大利貧弱塞奸巧穀米以貴易賤軍需以盈濟虛
凡兵馬用過米豆皆以大錢折給兵餉三七兌支俸薪焉

鄭氏集

卷一

三

價以及胥役夫馬之工食草料全用大錢軍興俸買和糴
吏立官市不過制錢之五六民間所得已多其餘破磔
受牛羊猪雞蔬菜細物許制錢大錢搭付以此流通食貨
兵餉不盡出於百姓百姓之粟其錢也百姓之粟之錢其
銀也百姓有銀而納賦役供加派仍不妨其耕鑿百姓不
即其粟也權其始終上下百姓之急其瘠乎銅少奈何請
即濟以開采之銅川蜀嶺海不可問崔亮奏弘農郡銅青
谷鎮一斗得銅五兩四銖常也谷鎮一斗得銅五兩四銖
山鎮一斗得銅四兩五銖山鎮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

花燭山齊州商山往昔銅官并隄開采宋南州皮仲容承
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陝西張奎采儀州竹
尖嶺黃銅置博濟一監此江北之銅也江南吳王渙鑄銅
山錢半天下晉王廣鑄郭者之白紵李吳以郴州銅坑二
百八十餘所奏置桂陽二監此江南之銅也開采入爐銅
盡為錢鄧通不以輸邊錢能不以載內其何不濟必謂緩
不及事請先資以見在之銅唐武宗廢浮屠銅像鐘磬爐
鐃皆歸巡院鑄錢顯德收民間銅器佛像輸官受直張榜
察奸民銷錢為器一切禁斷王起請銷錢為佛像者以盜

鄭氏集

卷一

三

鑄錢論自今寺觀富室所見銅像銅器不少嚴法輸官此
諸飛廉銅馬之屬開鑄銅人墮淚銅鐘不鳴未可藉為口
實必謂成物不毀出善錢易惡錢凡繫斗量沙澁之偽亦
郭赤生之異榆莢鵝眼綆環之小皆以大錢收鑄輸作少
所近儒不識天下之大計惟斷乃行惟變乃化權者聖人
之大用遂執不疑惑矣馬援請鑄不行楊侃請鑄不行事
入而難效成而服秦越百姓之肥瘠與已無與尚可與論
錢法哉心存百姓宋之鐵錢九墟況銅錢乎元鈔虛錢造
紙千百萬引況實錢乎權出於上當使鑄歸於一然錢以

銅鉛薪炭而成銅鉛薪炭難致前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
置監鑄錢不則軍中錢令鑄大錢於開承之坑兵也走
處使百姓不近寶盜鑄可息盜鑄終不可息有私鑄有奸
錢銅使之然也管子曰守物之終始終身不竭是謂人主
之權莫如禁民蓄銅銅不布下則奸民無因而鑄奸民無
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在月增
買詎以為七福劉秋以為四美請禁蓄銅官為收市請持
銅器者沒官請勸官僚士庶商旅寺觀坊市貯錢不得過
五千貫多即市易別物請勸高貴大賈倚依左右軍官錢
據法事覺并治沒官錢之一半充賞請勸匪銅五斤以上
分別戍死請限五十日或兩月自占請以御府銅器付泉
司大索民間銅器告者有賞請申錢幣出關之禁西不以
錢入川南不以錢渝嶺西南不以錢過湖立銅錢出界徒
沉編配有從之法恐其齎盜糧資敵人與馬禁等國家有
禁必行何憚於銅憚其驚擾百姓銅於百姓無入也禁銅
於百姓無出也銅既出為鼓鑄之用百姓便銅不入為奸
商盜鑄盜鑄之錢不為豪猾無并而害大錢制錢百姓又
便抑何藉失不可為食不可為衣之銅驚擾百姓哉不禁

銅而禁盜鑄盜鑄公鑄皆無補於百姓之急開承加派未
可與權也
改鑄因時權變禁銅酌理經常俱從人耳目習狎不致
覺虞勢漸調停動有妙誠房主齡注管子謀擅二代先
生才其相丁

昭亦不知揚。樂聚元豐之樂。議廢舊鍾。樂工一夕易去。亦不知此所議律呂也。彼所叶聲音也。聲音之和。候而氣應。律呂何異焉。聖人之同律。同其度量。權衡也。聖人思封疆志義。將帥之臣。不能廢樂。則不能廢律呂。律呂所以尊和也。國家以兵起北方。剛強不屈之氣。先見於齊音。太常大樂。至於里巷歌謠。多殺伐。是以削平僭亂。釁黎之威。被天下。已來大武三會。賤勇與力。教坊用南方伎樂。柔曼輕靡。哀傷悽切之音。近於淫殺。伐長食上受之。實年賈曰。武王之志荒矣。淫厲而哀。則多怨。下受之王風無室家之

西北

卷

三

二

樂而興刺。律何以和不。則就自若。以下官壞於商。亂民憂於角。亂事動於徵。亂財匿於羽。亂商角徵羽之氣。不和故也。群盜發於南。律所儲候氣如此。律於兵械尤重。太師吹銅律以聽軍聲。知吉凶。故勝負陰陽而已矣。師曠歌北風。黃鍾大呂也。又南風。黃鍾大呂也。古者北風決勝。南風阜財。皆言和也。北軍轉田歌。舞與大樂。曼輕靡哀傷。悽切之音。較勝負。知南風之不競。戰計變為騷。騷變為樂。府古風律。不能制變為詩。餘小說詞曲。小說謠。詞曲勸殺二者去。而詩律正。刑變為罰。罰變為名例。刑統律不能

制變為刑。餘贖錢。羅織羅織。同殺贖錢。縱濟二者去。而刑律正。軍變為募。募變為贖。降兵律。不能制變為軍。餘樵採野掠。野掠阮殺。樵採通濟二者去。而軍律正。去其不和。以即於和。民自此知有律。何樂律之。不和平。舜以律在治。忽出納五音也。兵刑之大。無言者。但於詩樂言律。詩律即和。不能勝殺。且淫者之。不和小。雅變為泰。離非律變也。使圓鍾以相次。為律函鍾以相生。為律黃鍾以相合。為律。豈曰民氣之和。樂乎。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吉凶勝負見於前。以律聽之。不如以氣奪之。黃帝之定火

南北文

高

二卷

三

災。顓頊之平水。害水火天地之章氣也。激天下敢言之氣。如穆公悔過。厲天下敢戰之氣。如武王誓師。師克在和。和而律應之。伶周鳩曰。政從樂。樂從和。和從平。詩曰。既和且平。何律呂之問焉。

以兵刑之才。備禮樂之器。故持論定有把鼻的。實中聽。王文中謂其門無興禮樂者。不知其意何主也。

卷之二終

西北文集卷之三

長平畢堅毅先生著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

太愿傳公他先生纂定 湘口後學朱正暉澹若書錄

議

治河議一

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明。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南。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害之所在而利亦伏之。天地之節宣人未之覺也。

曾讀治河之三策。愚取一焉。不與水爭尺寸之地。可定民安。聽其所止而休耳。水未有不分水。未有不平也。非故聽之。不因其勢而堙焉。潰者益潰。淤者益淤。決者益決。無以節宣天地。莫之有救矣。今欲救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塞其決。決止乃濬其淤。要必明於分合高下之勢。施其功。古今治河之道也。河所從來高。水滿澤難以行。平地數為敗。禹創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一渠旁西山以東。過今濁漳夾石碣石入海。始九渡終九道。天地之數固然。禹後無水患者。

西北文集

卷三

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定王五年。河決。乃失禹之故道。支流淤絕。經流獨行。稍稍排水澤而居之。齊為塞塞其淤。趙魏為隄隄其潰。此古隄防所由起。漢文決酸棗。孝武決瓠子。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之流不分其勢。自橫也。更二十年。帝臨決河。負薪土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八十年。無水患。元成間屯氏河塞。乃決於館陶。灌四郡三十二縣。議者尋屯氏舊迹。東都至唐河不為害。五代河造梁山。東北入海。宋與河數西決。慶曆嘉祐間。河分為二。北流自恩冀乾寧入海。東流自德滄入海。紹熙又分為二。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金末梁山又塞。河自開封魏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明興河決黑羊山南。入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入淮。宋樂疏入故道。正統又決榮陽。弘治決金龍口。橫衝衛河。萬曆決張秋。崇禎決白馬河。貫汴城而南。王商謂水不。城橫流至此。天地之變也。河之分與不分。塞與不塞。利害較暗也。天文志。河自坤抵艮為地之紀。北流西下。河渠所截。故賈讓議開黎陽。馮遵議薄西山。王延世捷淇園之竹。陳曜疏鄆滑之丘。韓贊

進馬之圖。陳佑甫訪太任之漬。宋濂主新濟之渠。此流順下水之性也。天津九星占河道在女虛二宿之北。其旁析木為淮。河流入漳入深入濟入淮。天地之數固然。宋元議修議塞。置埽創約。橫截河流。隨塞隨潰。隨潰隨決。或科配梢芟一千八百餘萬。或騷動六郡一百餘軍州。或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餘錠。先正所謂有害而無利也。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非不能復。所復不久。終於上流必決。有所決。先有

南北文集

議

所淤。京東淤。天臺埽決。龍門淤。楚王埽決。橫龍淤。商河口。決。真城淤。原武岡決。新河淤。沙灣決。是安可以人力勝之乎。故田蚡之勿塞為私。實以為公安石之議塞為公。實以為私。武帝計其害神宗計其利益。相越之遠哉。自古但言治河。明興乃無治淮。自古皆避河之害。明乃無收河之利。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半為全河。議濟。濟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半為運河。議塞。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不亦宋元之續也乎。宋起河工。韓魏公爭之。歐陽文忠爭之。趙清獻司馬君實范蜀公蘇文忠文定范百揆

王存謝卿材各爭之。而明未有爭焉者。運道故也。今既資以運。運勢不能不治河。治河而河決。天地之數不可知。且以人事言之。河淮不分。淮水清河水濁。海口淤澱。高仰水不能出。則上流必決。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何以至今不濬也。孫家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南頓。由泗入淮。之道黃陵岡。賈魯曰。河經梁進口。過丁家道口。由徐入淮。之道。必謂白河口狹。不及挑濬三分。一河失。如泗州一帶地勢卑窪。又高郵邵伯等湖。水面與河面輒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客水大。主水小。漏泄灌漑。民不堪命。釀河

南北文集

議

之流。因而導之。之謂疏。何以至今不疏也。茶城清黃交會之間。黃河強。清河弱。每遇盛漲。勢將倒灌。舊有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以避。黃退則啓閘以漸刷。一則遏阻濁流。一則緊束清水。抑河之最。因而扼之。之謂塞。何以至今不塞也。非其不濬不疏不塞也。留此河以為難治之局。要市於上。而又怵以不得不治之形。取必於上。同於不濬不疏不塞耳。王延世為河隄使者。以竹蓐長四丈。大九尺。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今決口之深而難築者。不可做其意乎。李公義制鐵龍瓜。渴泥車。絕

繫舟尾而沉之水。高工急相乘。流相繼而下。水深數尺。黃
懷信制濟川。杞以石壓之。大絕釘兩船之端。相距八十步。
各用滑車絞之。去東挽。沙已又移。而濟水淺。則反
齒曳之。今海口及經流淺澁。不可用此。具乎費費開河。審
測河身之高下。計度河腰之屈折。柳以殺水怒。草以沾泥。
於五船貯石。架溝截流。破整船底。蛟龍出沒。隱現。魯觀之
不動。今有尚其勇者。子夏元吉通海口。布衣徒步。備問父
老。以水源之流。醫藥賤濟之需。賴以給。今有遺其愛者乎。
徐有貞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渠曰廣濟。開曰通源。凡河

南北

說

卷

五

泥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高於門。門高於隄。其水遂
不東。衝沙灣。驅龍以鐵。兼龍以驚。東昌之龍灣。猶在今有。
方其智者乎。龍上鴻規。徐邳隄。三百七十里。制如邊城。岸
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我有平水之防。一以水面為
準。水無乘我之隙。不以隄身為準。今有效其實者乎。正統
有鐵東軍。疏河之議。有負。盡竭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
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景泰張秋塞決。撥藉鈔關抽
分。各數萬兩。徐恪奏依其例。齊豫河夫。每名免稅糧二石。
計。共十萬。免二十萬石。今有經其費者乎。無其人也。不

如不濟。不疏。不塞也。河臣河夫。濬之利。疏之利。塞之利。河
不決。無利。故利在河之決。例廷及濱河州縣之民。不濟。害
不疏。害不塞。害河不決。則無害。不塞。或未即。故害在河
之決。夫今所謂濬之疏之塞之。乃決之也。不如不濬。不疏。
不塞也。用賈讓之上策也。因水所在。遷徙城邑。以避之。增
治隄防。疏其下流。放河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文忠
常以議為言。金河患河不能分。今既自分。分河患河不能
流。今既自流。謂河無兩川并行之理。必無新舊皆急之勢。
入地已深。泛濫自定。且昔禹之兩渠。漢之兩川。宋初兩河

南北

說

卷

六

俱北。南渡又南北。分流事有已然。馮遂趙偁亦以讓為言。
河自虎牢以東。奔放平地為害。三四千里。然而寧夏最受
其利。唐來等渠。資以灌溉。自崇寧壅華砥柱。隄石盤束。群
山之間。或可多開水門。引納支流。使淫霖不致汎濫。西北
水利之大。徐有貞亦以讓為言。三者非不濬。不疏。不塞。不
為有害。無利之役已矣。漢武帝駐劄于百官負土。欲塞竟
塞。唐元宗過三門。破燒砥柱。欲開竟開。朝廷之所不見。誰
克其任者。宋仁宗詔修決河。神宗言河決不過占一河
之地。或東或西。利害無所較。欲空河流所注。徒避水居之

弘治勅劉大夏修河工程未竟因以河決停止朝廷之所不斷誰任其議者任賈魯之五難最難者二中流視潰河為難決口視中流又難也議趙憚之三患最患者一決口患水不能塞也任麗尚為之八因可因者四因河安則修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本固則沿隄以修因夏秋則據隄以守也議文忠之三說不足聽其說者二一曰河決則堙運河則失饋運之利漕河萬世之利也海運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冀河運以為功也此陸欽之知變也劉忠州於河岸轉徙並博嘗於東河陸運韓仲暉於安山開河避徐呂洪流之汎溢遠淮陽襟喉之扼塞漕運未為不便况河決而北又便乎一曰河決則溺濱河為郡縣之害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且使盡其下流決其上流多一貪敵之勞增一潰決之害漲水亦不必憂况決於此耕於彼乎禹傷父功不就敗無報脛無毛冠掛而不取乃今坐乘張蓋錦纓手橫濱河之貨物走集通商立市國力竭民命困鳥伏茫茫因以為利一旦河工告竣此屬將安歸乎滁和之郭子興高郵之張士誠聚河夫以為寇况重

之災荒也河水消息必有先後天津覆洪水滔天天津決江河為患星士知之占初候而知一年之盛衰觀始勢而知全河之高下河工之識水又知之今乃決而始知知而始報報而得請始修任者議者難其人矣乃為異議邀上其為久任有言河徙無常萬一北決入燕震驚畿輔蘇氏言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夫河決而北金生水也自北入海水生木也析人伯陵之憑神周人興而燕最後衰洛常東海之上瑞國家起而燕承勝國河患其不比耳北者天址之數也古傳河表碣石聖賢聚為事業河泄尾閘以物勝為文章他非愚所宜言河天下之大利大害也水勢宜分水道宜北此古今治河為論但道宜北而今已南勢宜分而在南之勢不敢分真疏真濬真塞未嘗不宜假運道以藉之口假疏濬塞以利其決河決之害究不大於治之之害擇害莫若輕故曰不治擇利莫若重故首尾以河北行為順天地非空疎策也行文之勢之道恍惚來自天上震盪中原蓄泄滄海覽史遷河渠書體勢實為空疎

治河議二

康熙十五年河臣疏請大治估費銀二百一十五萬八千餘兩計派三省夫十二萬發帑銀如其人下廷臣議許給銀而政募其夫不徵明年興工又明年河決河決既修之工則決速河決未修之工則修遲河臣任之先是王總河弗績博求任事之臣制軍需以紓國計民生之緩急任之專也命司空水衡行河兩岸自白洋清河皆抵雲梯關議堤高堰堤議石高良河橋議土塞翟壩挑清口清水潭起新工歸仁集完舊石爲之以丈尺分之議之成也議不成田蚡自爲食邑沮敗河工二十年雖程顥捐髮膚盛應期廬河濱終亦不勝其任今之議者不以利害委治河之臣任者自以利害委河決其所議修之虞則是任以修者未之修矣觀勘河部臣所奏歸仁集決黃河側灌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堦諸湖之水以灌淮則泗州害高家堰決淮先河後衝運河西堤潰清水壩東岸則山陽高寶興鹽害翟家壩決二十五里成溝淮水皆注內湖是以清水潭決則淮揚害王家營決黃河沿遠北岸從灌口入海則安東海州諸邑害河決有此數害放散官錢百萬東

南之民無矣河臣用板輓蒲包實之以土垣土以蘇壩以石止石不能自致以鹽鹽不能負重運以車車載不能卸行重煩東南之民一也財匱於上民勞於下雖力以興無益之區整不效而更舉是豈得以利害委河臣致害之功多急漕而不急民防害之情形亦急河而不急海疏請排漕海口南岸北岸皆至雲梯關自雲梯關至海口需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兩限二百日完前此嘉靖季年海淤高與山等鄭岳深以爲憂吳桂芳謂草率及老黃河起海何必事事雲梯動支極資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兩

河臣曾清米五萬石鳩工稅金費大遠謀一潘季馴謂海河之患源於潮汐之所從往來也以水治水但導河以海而制防以導河河濁能於淮清能刷萬曆六年海口不淤而通必謂黃河出口宜多未嘗泰清猶狂視今役大難二黃河爲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堰據黃河之上游黃蒲爲高寶興鹽之門戶河臣塞高堰所以通清也前此潘季馴塞堰衆謂堰必內徙曰內徙益深且遠風濤撞擊中堰益危分村中堰決口數日畢塞興化李善夢紀功多築堰破於離堤一丈之虞從潤遠而就范難

於入海海淤此朱衝下流橫海之工大水宜分小水宜合治有餘在下流治不足在上流截水堤宜濬緩水堤宜河渠以異流同歸順以上櫛下比壩可以洩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隨地而用賈魯之一事劉大夏疏其怒劉天和濬其滯潘季馴築其壩劉東星改其壅徐有貞截其流李化龍避其衝隨地而用賈魯之一法賈魯固元所爲任事之河臣也宋導河南流開北流王安石任程昉范純仁不能爭至於格詔不下而河無成功程昉不勝其任也元疏河南流開北流脫脫任賈魯成導不能爭至於保升

開全淮開閘發壩減水之餘智可師則鹽船盡決可接也漕河有南旺一湖安山一湖馬殿一湖鄆陽一湖二洪若縮四壩若淺水櫃之新法可濟則豪家侵占可追也此昔賈魯之所不及變化於魯所經度何事之不可成獨河渠哉資河以濟運正統十三年始也河與漕隔於是有茶城之役威應期開新渠王以旂開支河李化龍開加河漕本不仰乎河也海爲尾閭隆慶元年海溢河與海隔於是有雲梯之役由泗入淮則上流順由徐入淮則下流安翁大立海濬溝揚一壩通草灣不即范公堤可東出邗江口可

石任范子淵文彥博以爲不可任者議者兩無與也有明
議事之臣紛矣劉大夏無可議議楊茂仁盛應期無可議
議鄒文盛潘季馴無可議議陳洪烈張貞觀至於曾公春
之死決劉宗嗣之死黨使人不敢任今復不敢議是任其
事者不能開局講求也竊願上自任之任之端治可以
收李尋解光之議任之以不治治可以推賈讓馮遂王橫
韓牧關並之議任之以必治可以成王延世四丈竹絡王
景十里水門之任之議任之以治而未必治自臨決河沈
壁馬下淇園竹以爲捷從官負薪填河橋萬里沙不如增
一簣土可以紓汲黯鄭當時汲仁郭昌之任之議然則不
敢議者非遂不可議也
條列現行治河法詳核無任但無實心任事之人遂多
浮虛不根之議議不成議任不成任終曰上自任之
激也亦所以爲核也

治河議三

南流數於河必北徙北徙自徐州以上達於靈鳴靈平之
野直上天津不惟徐邳淮泗水減京師亦可助其形勢黃
河之故道如此河起西南負崑崙地絡之餘直麗江千五
百里直馬湖三千里歷二萬一千三百里以東北爲歸天
津者天龍也西極遠故望安爲家是以河決東北數治而
數效河決東南數治而數不效河所從來禹鑿龍門關
伊闕於是有化熊開道之說頌聖人之智力耳歷三門七
井至於太任太任今之濟縣也自此東行如砥南下建甌
乃北載之高地北土堅厚不與河俱走河以濁而善於性
湍悍善徙迫西山而奔馳潰溢之暴無所從沙積不淤地
廣不復與河爭尺寸且九河多爲之委入海也漳沁衛易
之入河後也東土疏薄梁楚又無隙地以前河伯河若自
太任東南引沁水挾泗沂浮跪土以灌梁楚之平原徐呂
上下無山使一淮受兩川之水以出湛溢不待今日矣今
日見河之害不見河之利言利自正統十三年昉也相河
地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
上建東西影堂內以金堤爲固外以梁山爲委又置二閘

使黃河大不泛溢。小不乾淺。以阻漕運。然而害常伏於利之中。不勝其害。堤之防之排之。之河果有害於中國。聖人必自東勝。隄防排濬。恒山之北。達於遼陽。久矣。堯舜之世。豈無數十萬人。供役收河套之利。委其害於南北。單于哉。乃力於龍門伊闕之後。當有此小利。小害不足以誤大河之完計也。河自北紀之首。循雍州達華陰。與地絡并行而東。至太行之曲。與渭濟汾潞俱東。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達華陽。與地絡並行而東。至荆山之陽。分流與沅湘淮漢俱東。謂之南河。自南河窮南紀之曲。東

南北紀

說

北紀

上

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析木天津也。冀州三面距河。夏書之貢道。固意其為殷道之漕渠。祖乙丙申河圯。自耿遷邢。仲丁遷豷。河豷甲遷相。盤庚始歸於亳。武乙遷殷。始終不遠於河。便漕耳。衛封殷地。詩人紀其城漕。衛何嘗漕哉。漢唐轉漕以河。議者不紀黃河遷徙之始末。以為東北害漕。東南利漕。河果不利於漕。是禹貢之浮於汶。達於濟。非東北之地也。自禹播為九河。東北皮服入河。東南升服入河。河所注漕所通。更七百年。無水患。自瓠子再決。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德棣。

之河又播為八合。於禹所治河者。東鄭至唐之天寶。亦六百年無水患。河固東北之利哉。乃若其害。則有之以。南則少矣。定王五年。河徙。至漢文決酸棗。武始瓠子。從官排土而塞之。元成決靈鳴。續口東郡金堤。杜欽薦王延世為堤。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成小石夾船載下。敗元河平。明帝令王景與區作謁者王異。修汴渠。堤自酸陽東至千。東海口十里。立一水用。明年堤成。平餘里。漢興四百五十。二年堤防兩見。與宣房之宮而三。豈若東蘭之旦旦堤防。哉。然堤防不自漢始。趙魏齊地濱河。趙魏依山。齊地卑。

南北紀

說

北紀

上

水。東西決合。距河三十五里。東北之河。工已此。和求治。河者。李尋奏且勿。之勢之所往。此賈讓之上策也。讓初議決。空西山。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皆取其上策。讓。於冀州地。使民溉田。分殺水。慈張戎欲西山。引水溉田。取其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其害之下策。讓雖言之。東北等未是用也。東北之河。依山。取諸身家。豈其口雷其者。河南之熊曰耳。洛至河。為坎也。低者杜析者城。王者居。者門。河南之嵩曰。嵩河。

以高爲興也。行以能恒以德。碣以功。河南之泰曰。位。以
岱爲代也。舜典。岱宗。穆天子傳。河宗。詩曰。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若以注爲都。居淮。踞地主之勢。以實河。河直淮之附
庸。其何以專一。濱而宗。衆水哉。天下山河存乎兩戒。河出
慈陵。注鹽澤。猪哈刺出赤賓。即東北。流經崑崙之南。爲九
渡。道天津之南。亦爲九派。起乎九訖。乎九者。洛書也。入雍
會涇。渭。灃。漆。沮。澧。汧。入豫。延伊洛。涇。澗。北過黎沁。漳。易
恒。衛。畧。盡西北之水。而南溢之濟。西下之潯。沱。北來之桑
乾。不附於內。東南之沂。泗。不接於外。東北之濰。沮。不逸於
南。北之集。議。中。一。旦。棄。離。沮。過。沂。去。東。北。而。東。南。汎。梁。楚。之。郊。下。
徐。呂。尾。閭。也。豈。若。首。口。乎。吸。門。柱。支。撐。而。城。屋。之。可。以。啓。
閉。哉。奪。濟。之。利。誰。清。以。與。淮。爭。淮。不。服。則。決。不。勝。則。決。
不。容。則。溢。也。且。濫。隄。防。排。濬。之。役。起。元。賈。魯。從。讓。下。策。
明。興。二。百。五。六。十。年。河。臣。皆。從。魯。下。策。非。元。明。之。無。策。也。
秦。決。白。馬。水。大。梁。梁。亡。河。決。亦。塞。煬。帝。作。通。濟。渠。自。西。苑
引。穀。洛。入。河。自。板。渚。引。河。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
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邗。溝。吳。開。也。孟。子。排。淮。泗。而。注。之。
江。非。禹。也。又。開。永。濟。渠。引。沁。南。達。於。河。北。通。潁。鄆。東。北。

河。流。猶。在。唐。決。博。州。五。代。決。楊。劉。宋。初。決。東。平。開。封。大。名。
太。宗。決。溫。河。下。彭。城。此。東。南。入。淮。之。始。真。宗。決。鄆。仁。宗。決。
館。陶。神。宗。決。棗。強。大。名。南。河。合。清。河。入。淮。北。河。合。清。河。入。
海。導。河。者。亦。分。治。李。仲。昌。自。澶。州。商。湖。穿。渠。引。入。橫。龍。故。
道。以。披。其。勢。韓。贊。等。鑿。二。股。入。金。赤。河。以。紓。決。溢。浚。五。股。
四。股。以。救。恩。冀。孫。氏。先。治。衛。州。王。榮。埽。達。於。海。口。李。立。自。
大。名。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王。令。圖。請。濬。通。陽。舊。
河。范。子。奇。請。修。鋸。牙。約。於。北。岸。四。河。東。流。之。議。起。而。東。北。
之。河。流。未。斷。王。安。石。用。范。子。淵。導。河。東。流。帝。欲。聽。其。北。流。
不。果。河。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會。於。梁。山。張。澤。樂。分。爲。
二。派。河。南。徙。而。宋。從。之。矣。金。自。開。封。決。而。入。渦。宋。又。受。之。
矣。河。之。東。南。場。帝。一。君。安。石。一。臣。爲。之。也。故。五。星。聚。箕。尾。
唐。東。北。之。河。終。箕。尾。天。律。也。五。星。聚。奎。宋。東。南。之。河。始。奎。
徐。魯。分。王。溝。濟。大。河。非。溝。濟。所。容。其。決。也。易。宋。之。曹。軍。鄆。
漢。明。之。淮。揚。徐。邳。鳳。泗。無。不。受。河。之。害。矣。猶。相。沿。爲。漕。河。
之。利。歲。歲。修。歲。歲。決。皆。以。隄。防。排。爲。功。罪。魯。之。言。治。河。
一。也。有。疏。濬。塞。之。異。疏。濬。有。生。地。故。道。河。身。減。水。河。之。異。
塞。河。有。缺。口。豁。口。龍。口。之。異。治。堤。一。也。有。初。築。補。築。之。異。

有刺水堤、截河堤、護岸堤、接水堤、石船堤之異治。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馬頭等埽，有推捲、牽制、蘆掛之法，有縱持夾輔之功，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車、用木、用柳、用楸、用經之方。有明治河之能臣，徐有貞、白昂、劉大夏、戚繼期、劉天和、王以旂、曾鈞、朱衡、潘季馴、萬恭、李化龍、吳桂芳、楊一魁、劉東星、李從心、周堪、賡無不從事於此。東北河土宜分疏，而用淮刷沙者，合宜緩流，而用淮驅河者，急宜順流，而用開閉河者，逆合則專，急則迅，順則伏，東北之治，不可施於東南之河。讓之下策，乃上策也。人不諳其河，決工不宜其

西北文集

議

主卷

主

地決，人工不悉其力，決不當其時，又決元成宗決大梁，順帝決白茅郭城，明初決陽武，正統決滎陽，正德決曹縣者，再嘉靖決曹單徐沛毫泗睢川房村，隆慶決邳州雙溝，萬曆決房村長垣單縣，崇禎決朱家大堤，當其決未嘗不切責人工，工雖修決亦不免益東北之決也。黎陽堤使東抵東郡，東郡堤使西抵黎陽，又爲堤使東抵津北，又爲堤使北抵魏郡，又爲堤使東北抵清，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故決東南之決也。河南山東江北州縣，在在隄防，河不及汴梁，恐失張秋，不及張利，恐於鎮口，不及鎮口

恐淹宿州九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故宜其有衝決也。堤防衝決，土勝水也。天開四瀆，清豈可以隄防勝？鯨盜帝之息壤，驅弱子當巨寇，書曰鯨陴洪水，土工稱矣。雲漢自坤抵艮，東北金水之相生，以須女爲母，天之津門在焉。國家來自津門，河去東南而東北，天也。河臣習聞害漕之說，數修數決，費膏之下策，不效則賈讓之上策，宜從漕高於河，淮縮於河，地窪於河，海隔於河，持此河安歸乎？歸於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今王家口決河，遶北岸從灌口入海，勢將北徙，元尚文言自緇抵睢

西北文集

議

主

南高於北，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成遵掘井測岸爲故道，八不可復，明臣不以爲言，害漕耳。余闕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漢漕山東粟數十萬，置六輔渠，以便漕，唐仰東南粟二十萬，從水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漕，明時膠萊遮洋，皆稱便漕，漕便則東北利，河駕鼉鼉以爲梁，辨牛馬於兩岸，溪渚之間至樂也。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叙又曰夾石碣石入於河，利蓋天下而東北成，不極之尊黃河來自天上矣。黃河即朱東北，可且無治不治，哀其民魚出，數年治河之費以華夏

南之難。民是亦讓之上策也。

河自東北而東南。原委曲折利害大小。與治東北河治。東南河之得失短長。一一列在眼前。大旨歸於不治。便河北流。以從舊議。上策此數百千年通長不敝之議。而補道名無取焉。曰古也。

南北文集

議

壬子

河決議

高家堰決。上連周家橋。舊家壩。皆決。淮水縮入內湖。河臣疏。淮水不與黃會。挑濬導淮。隨挑隨縮。詔下堤坊。決口是古。充謹天戒之意。畢子曰。吳逆當敗。挑濬堤防。無益也。客曰。堰決。決與鹽七邑。清水潭。椿埭立摧。而淮下清口無力。河踵門而於其口。壩決。則淮溢白馬諸湖。湖不能受。高郵。邵伯。汜光三湖之田。沒食貨。皆仰河渠。盡人事。堤防排濬。子何以少之。曰。淮自欲決。挑濬不能引其來。堤防不能閉其去。軍民開口。非今挑濬堤防之可以不事也。天吳以淮

南北文集

議

壬子

為沼。三千年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明興欲資其利。東匯於山陽。上游之洪澤等湖。町為原坊七邑。田作其旁。規為堰。濬使淮直北會河。因以其餘入漕。是通吳於上國也。更兩朝。幾三百年。天吳助河刷沙。助漕濟運。勞苦掃除之役。驅逐之勤。輸輓之力。東西迫阨。不順形勢。壅塞不通。其決也。固宜。自浮山堰決。數年。吳明徹敗。洄曲堰決。數年。吳元濟敗。吳逆叛。踞長沙。吳芮之封國。勢疏力小。能久於順。誰教吳逆反者。長沙反者。土龍虎。徽州城下。今高家堰決。天吳失水。失水其何以濟。客請畢。天吳之說。曰。禹自相

相導淮。淮數為務支邪。壞即天吳也。授之庚辰。經以鐵而紡之。淮自是長。淮之水清。蓋天吳不敢為逆云。庚辰后稷也。后稷手制天吳。以造周。周無句吳之患。春秋公會吳於牽車。吳不王。乃即會。吳逆。敢紀其叙。偕吳而帝制為周。豈知吳先周而逃。先周而亡哉。翟子威死。陂壞。周張士誠死。堰涸。今周家橋翟家壩。決天之厭。吳又失容。問淮上諸侯曰。申曰。蔡曰。隨曰。頤曰。沈曰。宿。若無事。夏王命以徐伯主淮。至商有豕鬻之國。尋為商周楚魯所滅。周衰。坐淮浦。不陳師也。不陳師而運糧。元始之。明終之。我又始之以淮。

南紀

卷

五

五

河接運之半。淮可北。河可南。淮不北。河不南。漕運斷而不屬。天吳河伯消息。天下之咽喉。是以閘衝潰溢。挑濬堤防之事起。顧安可少耶。一日少弛。禹貢墳珠不可見。唐所賦東南之八道無從。張萬福馬不食。即以董搏霄轉搬。恐腰蛆亦無濟。故勞不可以已也。曰。吳逆。既不祖天。吳淮決。與吳逆何與。曰。禹以天吳守淮。淮決不為天吳用。天吳豈為逆用。物固有相感者。類濁湖開。龍耳龍角。不啻沙鹿之驗。淮水可以長王氏。天吳句吳類固相感。四瀆莫靈於淮。禹所得童津。狂章制其水怪。受策鬼神之書。在淮。為其清也。

南紀

卷

五

五

鏡於至滑。順逆立見。秦人鑿淮。終成豐沛。元人障淮。止澌。滌和淮之助。順如此。豈助賊為逆乎。曰。淮不可以此。河不可以南。今徐邳睢泗之河。關於東南也。何故。曰。助淮以決。不使淮沿吳。春秋之伯討也。吳開邳溝。通淮泗。於之也者。絕之也。然則漳滹漫漶。旋入而汨沒。其民蕩覆。城郭田廬冢舍。一切可委之數。由數窮而後聖人之用出。聖人出。害無不除。曰。黃河東南與東北。孰利。曰。地紀自坤抵平。艮天網自乾抵平。吳可東南。可東北也。東北自禹後。至五代二千六七百年。不數決。宋初決而東。元末訖明。以至於今。數決而南。水事北。河南河之星如此。河鼓在牽牛北。附斗斗牛吳分。河東南亦其道。顧東南道塞。奎主溝瀆。又其南當廁。河伯不經於溝瀆。豈其如廁。昔人憂文章太盛。天地一病。豈若東北天津。金水相生。帝王賢聖接踵哉。曰。河決。河從河溢。有靈乎。曰。堯光塞河。老人浮而入。鼻但有。祥何有。異。異則受黑玉書也。奉水心劍也。黃龍挾也。白魚躍也。黿鼉以為梁也。浮圭璧以為鑒也。鯨虎夢也。鳥伏盜也。聚哭梁山則流也。駐兵靈昌則縮也。羿射河伯。穆天子昨河宗。神人接語。休咎無關。若謂河敗于王。今軸轡多瑋。璽也。

河崇昭王。今梁楚半姓帶也。河亦有靈聖人。但書人事耳。定王五年。河徙于思王墓。哀王弟考王墓。思王河變而人事應之。長安走迎西王母。訖言大水河溢。灌縣邑三十人。事變而河應之。至和二年之決。元昊叛。河不關乎人事。熙寧九年之決。梁山平。人事不關乎河。金決衛州而南。從蔡州。明決張秋而北。窮土木。人事與河相應。至於歷朝有通之長決。博州魏博以上。叛唐決東平。陽武澶淵。遼金元代。逐為三。明初決黑羊。下正陽。子孫客漢而王燕。首尾黃河。癸未城燕。癸未亡明。黑羊之譏。果驗。故金亦河開以迎金。

朱家寨決以慶明。河亦有靈。然則淮決周家橋。吳道忌之矣。我不幸災樂禍。繕完挑濬堤防之事。蓋人事也。人事有分。黃避淮之法。我修歸仁堰。有合淮驅黃之法。我修高家堰。淮先河後則淤。我修茶城而淮入河。先淮後則刷。我不必修雲梯海口。而黃亦出淮。有分合分合有上下。則修河有消長。消長有強弱。則修濬有斷續。斷續則修修得其利。元明會通。啓閉修避其害。隋唐節級轉搬。利害相為倚伏。汴河開。江都亂。直河竣。梁山制。新河成。汝潁斷。黃之賊起。淮未嘗決。天吳亦不助賊。民窮財盡而苦役不休。人事應。

之不善也。人事應之不善。漕運不濟。奈何。膠萊遮洋。元用之矣。虞集言河北水利。至於漕運不來。始遣危素為大農使。徐貞明著潞河客談。已墾三萬九千餘畝。中為戚畹所沮。以今庄田園占。不免有不墾之田。管子曰。土滿又曰。河淤。鉅鍾之國也。諸州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一引而至其地。與吳越頻海之沃區相等。宋亦嘗用之矣。是人事之當修者也。吳逆漸縮入湖。即漢賸亦非其有。客問其故。畢子乃不敢言。

文奇絕。以天吳占似亦可省。傅公他先生。

水眼開言。清淮逸史。

河西

河西西羌之所窟。漢武始開四郡。自蘭州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行四百餘里。至其州。即張掖郡。其州之西。歷高臺鎮。四百餘里。至肅州。即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瓜沙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張掖郡。四郡舊隸其肅。其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回紇。東自莊浪。而南三百餘里。為湟中。今西寧衛。西寧西為西海。明為亦不刺。據安定王之故郡。自涼州岐

西北文集

卷一

三

三

而北二百餘里。為姑臧。今鎮番。鎮番西為浩亶。明為瓦刺所牧。然則姑臧河西之北。翰湟中河西之南。屏也。姑臧動則武威震。武威震則其肅以西。絕湟中急。則金城危。金城危則洮岷以東。援此河西形勢之大畧也。河西故多羌種。羌人種類繁熾。不立君長。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性耐寒苦。得西方金行之氣。有所制。則服。有所誘。則先。亂在昔昆邪呼衍。展轉蕭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掠。河西數被其害。漢度河湟。築令居。開河西。置四郡。羌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後自西海度湟水。尋有先零之役。多姐之役。

燒當燒河。漢吾當前之役。蓋湟中河西膏腴卑滿。居之而

強。漢良奪之而強。漢唐還據之而強。先零避去之而樓窳

衰弱。遂以破降。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田畜繁多。又

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無有西海魚鹽之利。故其強大常

雄。諸種漢建西海一郡五縣。原以保固河西。豈比姑臧人

資。按境。固純瓦喇。隨畜水草。無城郭宮室。以居之。去來無

常。不足為慮者。等哉。無湟中則無河西。無河西則無關隴。

西漢諸羌為亂。延及三秦。趙魏巴蜀之間。患其有河西。唐

宋吐蕃西夏。雄踞六盤橫山之外。烽火通於長安。又患其

西北文集

卷一

三

三

無河西。河西孤遠。必有所屬。中國統以懷外。則通西域。單于勝以侵內。則亂陝西。嫫姚山昆邪王降。武帝通道西域。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西域三絕。三通。非羌之故。大抵單于兵為迫。勝耳。是故一使臣誅樓蘭。一校尉斬郅支。常患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不使西北相通。河西始固。西域始寧。河西西過伊州。即伊吾廬地。自伊吾涉鄯善。通玉門。千里。通車師。前部高昌。千二百里。通后部金蒲城。五百里。戊巳校尉舊屯地名宜禾。桑麻蒲萄。北有柳中上腴。漢與單于爭伊吾。制西域。明帝得伊吾。章和安

順數得數失。河西之利害。隨之唐取高昌。卒爲吐蕃所據。明取哈密而委之元。商畏吾。即伊吾也。吐魯番三取哈密。爲弘正二十年憂。西道不可問矣。使其念班勇車師之功。憶侯君集高昌之畧。成馮國勝畏吾之勳。吐蕃何以歸馬。哈密何以失印。而邊計不定。河西之害至今亦不刺牧河。套小。王子怒阿。仰禿斯丞相。亦不刺。兩人懼奔出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城下。乞空閒地安住。使以時翌居河套。資以兵糧。爲我耳目。樹彼讐仇。遠可徵呼。藉之朝廷。可賜宿項之姓。不則棲昆邪之窮鳥。閔日逐之亡牛。撫而養之。固

西北文集

議

三卷

三

已無害。而閉門不應。九十餘日。始大掠庄堡。竄居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諸印。諸番散走。據其地居之。守塞諸羌皆從。役屬明末。兵不西行。使之坐大。并有哈密畏吾。故地。西之哈烈。北之赤斤。把刀。東之赤斤。蒙古南之阿端。罕東。曲先。于賓等番。明所授官。賜印。今已四面逆行。以今招西海。無黃支之服。征西海。無安息之威。屯西海。無龍青之畧。掾吏不及甘英。都尉亦非曹鳳。呂光。東下乞代。西來安。得不爲河西之憂哉。彼效蒙古。南下窺雲南之麗江。又襲吐蕃。東出尋蠻道之維州。二者皆無足虞。南有重瀾。而

松藩道險也。兵法曰。進而示之以遠。又曰。無故而請和者。謀僞。先乞地。規固湟中。得湟中。則彼來屯。作畜牧。滋多。彼無宿春之勞。我有奔命之役。不可一也。南得鍾羌故穴。北阻大河爲險。形勢在彼。未可猝拔。二也。守塞諸羌。漸爲攻迫。更伺強弱。生熟蠢動。三也。湟中於蘭最近。輕騎二日。截斷河橋。并肅涼州。孤危無援。四也。四者。失策。河西不可知矣。漢景時。留何種人。求守隴西塞。後致封養諸種。北通單于。合兵十萬。盜邊。宣帝時。先零。頽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後合罕。羌爲寇。後將軍將兵六萬。平之。上兵伐

西北文集

議

三卷

三

謀。宜有以絕之。絕之。隙矣。宜有以併之。襲置護羌校尉。兼領西域。西域今不可仗。金城屬國。張掖武威酒泉諸屬國。與民雜處。漢使譯通。動靜爲吏耳目。三警一至。不保其不爲賊。石堡之滿。四羌實翌之。哈密之阿黑麻。回回實教之。寫亦虎仙。置屋肅州。木牙蘭。擁帳張掖。倒刺火者。往來各回。潛置兵甲。無可恃者。一。明制。設甘州五衛。肅州一衛。鎮藩莊浪二衛。蘭州一衛。西寧一衛。兵單餉寡。弦斷矢折。一有烽火之警。人自爲守。西寧控十三番族。六千戶。兵法走不逐飛。無可恃者。二。明太宗建寺立僧。資爲耳目。無事

北以通使有事藉以和甫宋史有言和在彼則和可又和
在我則和易破况僧回惑萬端虛聲恐嚇如明時譯傳要
拾耳州要占肅州之說此輩惘惘無可恃者三落兵久在
無糧暫撤有驚驕將悍卒全不爲用明時調延綏三千
來不常遇賊入寇緩不及事無可恃者四無可恃何
扼青海之寇威大夏之戎控熙河之口制橫山之遁也乎
若待賊度湟水舉兵而擊義渠安國擊賊逐寇金城辛武
賢持一月糧遇賊又不堪戰許進調朔方勁兵逐勦奔走
松藩款歸故穴貧弱奔敗之餘不能克視種豪強盛較難
若待賊度湟水搗巢而攻燒當遠依發危被方近逼二榆
曹鳳之謀不成哥舒翰之敗立見怨孽棲竄之衆或河加
視百年盤踞較難安插之關外依明赤斤罕東哈密近而
遠之湟中之寇厚賜衣糧亦叛護送唐母出塞亦叛金
獻民欲加賞資立頭目幾何不爲轟尚乎視今不受處分
又難閉絕之關外不許西番入貢茶不得則發腫大黃不
得則端結麝香不得則蛇蠱今彼結怨崇雋以孤其勢鄰
善勞面花門莎車以屠嬌塞強國坐大諸羌怨迫不能禁
其關入又難憚其難而從焉於關右其難而驅驅乎

於榆谷委難而度地當於三輔犯其難而殄當煎於武
威自昔以爲無謀無謀哉禦戎之道揣敵者煩而紛自治
者簡而要河西一線之路糧食不足仰給河東成化弘治
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嘉靖改爲折色招買每米一石
折銀一兩每歲戶部撥銀二十萬兩郎中於蘭州收糴充
國有言糴至六十萬羌敢動哉議多撥銀三十萬廣爲糴
貯或納粟拜官納粟贖罪贖罪依張敞之策拜官從疊錯
之例農忙令軍士東行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於
東也農隙則轉搬蘭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
漸入於西也不許給散軍餘認買不許抑派民牛趙運官
無侵扣民無耗賠兵無抑買蘭州之積既實則河西之氣
自充西海之氣自奪李承勛之謀也規固二榆廣設屯田
因轉湟中置兩河間厰若不得歸地馬援行可聚米漢屯
湟中五部東西邨五部歸義建威二十七部供其犂牛穀
食漸至宜禾明策言山多地少漢策言土腴田肥意多不
耕之地或有擾農之憂以兵護作秋冬講武并設墩堡分
明斥候是則以耕勸戰桂夢之謀也洪武於洮州河州西
寧谷設茶馬司內貯官茶二年齎捧牌符招番對驗納馬

洮州火把戴思義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河州必
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
百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瓜申藏等族牌十六
面納馬三千五十曲先安定阿端罕東雖當蹂躪休養有
年酌爲一代之制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
十斤西番更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於此彼得茶而懷向
順我得馬而壯軍威彼方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騎兵制
騎寇視二十人市一馬朋椿一馬多矣虞詡魏應之謀也
鹽利本爲供邊明初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賈大商

南北文集

議

斗巷

三

在邊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菽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
通商之中寓徙民之意天順成化間葉洪乃變其法引鹽
納銀戶部商遂撤屋而歸墩臺堡伍以次圯頽千里沃壤
彌望藁寒然則安邊足用莫善於種鹽種鹽所以強兵所
以墾土桑弘羊霍韜之謀也是四謀者但能治本未及治
標有言西海病如瘡結日漸消枯緩則禍大急則禍小愚
請爲款兵之謀告絕則急通無備論兵則輕率寡謀彼既
有辭我近不直責屢次犯順之愆納番譯通使之意正體
統以折其奸慎言約以釋其憾使彼逆無猝乘而我謀有

暇日但不可加彭澤之幣入馬錢之謀則其謀必緩爲我
交之謀羌胡入叛必先解警結援爲合入寇焉則所操
瓦刺回回所掠歸回回統設警吐番夜奔夫番生於環
慶稀警驅我瓜沙之民豈無歸附之意至於罕東安定十
地爲其占據妻子爲其殘亡我若崇彼之警則自墾其
黨兵法用間刺客往來唐太公遺四紀君臣手書宋真宗
命羅支刺殺李繼遷西羌之亂刺殺五豪杜琦誅王信走
叔都死零昌孤在我唇齒之援成在彼腹背之敵則其
黨必潰爲形勝之謀黑風川無六界若峪亦無水草皆間

南北文集

議

斗巷

三

貢使馱水踰十數程出兵四十八日行千二百里何異寒
風熱風之川身熱頭痛之隱彼先入有必死之心我北守
爲必勝之計若能據險邀擊烽墩分明當使匹馬不還南
路我出亦此彼入亦此斥望精細則其來必懼爲仙衣之
謀各衛兵馬寡弱無食無衣馬不堪馳逐兵不堪擊刺近
被創傷劫畧逃亡相尋萬兵不滿數千千兵不滿數百乘
障者不得更換打草者或役小兒應募義從以至戰兵救
弛刑以充守兵習強弩以爲奇兵抽各路以增客兵簡京
衛以張禁兵集鄉勇以練土兵汰老弱以減冗兵呂光破

龜茲援兵七十萬人。王韶拒西夏。圍兵六十萬。河西今雖寡弱。簡閱練。募神氣自壯。則其氣必挫。為易置守令之謀。漢興。河西郡守。極一時之選。仰主兵民。聚糧講武。外威出。為藩屏。宰相咨以方畧。是以戰多克獲。兵有應機。應西太守張掖太守。敬煌太守。敬斬反者。勤以千數。代為牧尉。進為都護。有明。但設屯官。無當緩急。此處徵兵。彼處問餉。彼已殺掠飽。騰而去矣。胸腹變。則甘肅。涼州。肅州。依漢置守。開郡。西寧。南道之衝。鎮。循。北邊之衝。亦宜置鎮。一州名號。既易。壁壘改觀。則其令必阻。為節。鎮。熙河之謀。唐得高

西北文集

議

三

七

昌失一策。青海之戍不返。聚失西夏得一策。熙河之道不塞。自隴山抵上邽。天水。南安。臨洮。狄道。山川相網。岷高渭下。大夏南來。浩疊北注。蘭介河之東西。馬文昇言。賊若燒斷河橋。東西隔絕。且恐上下不齊。文武不睦。勞逸不分。皆不可召。亂。威。包。遠。司。馬。鈞。節。度。包。等。敗。而。鈞。不。救。鄧。陟。冒。任。尚。首。功。騰。封。侯。而。尚。棄。市。李。龍。受。許。明。節。制。明。威。費。而。龍。鼓。噪。河。西。已。事。措。置。華。方。之。故。也。為。宜。建。牙。蘭。州。總。督。通。省。文。武。臂。指。既。分。呼。吸。自。動。則。其。計。必。窮。不。止。一。湟。中。安。河。西。亦。安。關。隴。陝。西。皆。安。愚。以。此。非。本。謀。漢。文。帝。却。走。馬。

孝武雖求馬亦安。服其德。畏其威。都護校尉長史。崎嶇條支。安息。窮西海。而還。載中國之靈。與威加西域。卒以苑制單于。明成化。迎獅子。弘熙。雖却貢亦危。利狂爭。利盡。怨。為。亦虎。仙。陝。巴。展。轉。土。魯。番。亦。不。刺。踞。西。海。而。乳。假。蒙。古。之。遺。鐵。專。制。西。域。卒。以。苑。伺。中。國。是。在。朝。廷。寡。欲。西。旅。來。而。罔。或。不。勤。已。矣。

深透西人根據底裏。形格勢禁。扼吭搗虛。無法不詳。無詳不要。漢人言兵事書多矣。能如此談議。沉堅不可奪者幾人。

西北文集

議

三

八

明史

史本於經尚書終平王初年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史之祖也賞罰窮而是非出凡以尊天子之權於天下耳天下以懲以勸雖東周之天下文武得而治之故春秋繼書下以榮以辱雖有明之天下今天子得而治之故明史亦可以法春秋春秋以年為經以事為緯左氏內外傳承之戲國策世本荀悅袁宏兩漢紀吳均通史范祖禹唐鑑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本春秋為編年尚書帝紀臣諫訓詁誓命已具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

西北文集

議

序

三

建鄉遂選舉之威衰司馬遷史記承之兩漢三國晉魏南北朝齊隋宋齊梁陳新舊唐宋遼金元諸史極於歐陽子五代史皆本尚書為紀傳記傳之所未備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明張溥紀事本末比之乎逸書編年之所未詳蘇轍古史金履祥前編劉放紀漢劉恕紀三國至南北朝呂祖謙紀大事明薛應旂紀甲子會元比之乎傳古今史法如此論其世約其事與人不昧其是非之本心已矣經者是非之正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歐陽子朱子繼綱之小宗也明史依司馬氏歐陽子紀傳本紀

為經列傳為緯表又其經之緯書志又其緯之經三百年

君臣肇畫令甲所紀法時勢所推遷都邑之新故華夷之分合人物之臧否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封建鄉遂選舉之威衰事有首尾千百事之首尾在一有本末千百人之本末在一人尚書之家法也至於是非此事是非此人有明之治亂安危有所矯而過正罷丞相增錦衣徵宗藩兵衛乘京額三衛捐交趾三征之邊防虛省衛為京衛三屯之軍政故多偏而不舉之虞禍福因之其人之賢奸忠佞有所昵而吝且私剗守功過進退名法

西北文集

議

序

一

亦多賞不酬功罰不當罪以時禍福不定賞罰無章天與天子之權輕史官以是非助之春秋之家法也班譏司馬范又譏班議其是非謬於聖人歐陽子是非不謬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是是非非較然明白乃不為韓通立傳為宋諱韓通不可為宋諱韓林兒可為明諱乎項羽本紀次始皇月表亦係楚於秦係漢於楚司馬遷有龍鳳開偽漢偽蜀伏馬箠而畧天下之半明祖初未嘗諱史官諱之非也華除死難諸臣百二十人并削建文七年之君無所屬非也尚書不諱后羿夏桀於亂征中間四十

尚書虞書三代皆臣克典雖大舜亦相湯誓出夏商分武
成告殷周判國家起海上守明土丙辰以前為君臣丙
辰以後為敵國敵國如魏叙神武君臣如周叙楊堅則是
非一矣禹貢紀禹止水功武成紀武止武功瓊語

敢猥雜至宋樂之革除一朝嘉靖之增添一廟正

不入萬曆八而不出大經大法書筆直書如鄱陽
事長安酒家之言雲南遊苑之跡上木馬馬之形可以畧
而不書則是非實親不掩頑淫之子賢不雜窮奇精抗
渾敦餐餐之奸漢寧安化為逆則反原吉王守仁文石曹

南北文集

議

平卷

聖

為叛則李賢岳正是劉建錢寧魏忠賢為奸則韓文林俊
楊左是萬安嚴嵩方從哲溫體仁為佞則劉健林瀚沈鯉
劉宗周是非真矣宗藩不可不表數踰十萬燒草通番
嵩賊乞養冒爵者多以此見翁萬春郭正域之是也
相府不可不志三台星拆三百餘年朝堂無任
官有旁撓之漸以此見李善長胡惟庸之是非也
可不書官聲或清或濁問法食或驗不驗星官不報天
變冬至不應飛灰以此見韓世能楊繼盛端清世子之是
非也鹽馬不可不志邊餉資鹽一變而資鹽場民間養馬

一變而賜收地戶部地加九釐太僕銀充五市以此見
有光葉洪之是非也刑罰不可不志錦衣本掖庭之獄
衛一鉅第之門飛語中傷司寇不識中肯深竟廷尉不知
以此著紀綱陸炳田爾耕之是非也軍屯不可不志
不實民壯起遊禁旅不張三營召募河北墾三

於威曉皇庄近二十餘處占於勲官以此見威

明之是非也此以尚書為史也事在君父微言之在臣子
顯言之微言之有王不稱天者王猛之死亂也顯言之有
貶於既死者無駭之不氏也有嚴其黨惡者秦楚之與國

南北文集

議

平卷

四

也有微其降附者三叛人之書盜也不止曰是而賞之不
止曰非而罰之此以春秋為史也漢太史令在丞相御史
之上郡國上計於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御史是以史官助
賞罰助之以是非即天與天子之權尊春秋起
幽王已未為曆元歷孤箕服馬正生人父子亂
諸侯大夫不得知天子之統作春秋而西周之人盡
可以定矣即王事觀于通聖人是非天下編年所以為經
國家今年已未逆教明萬曆已未為終局遼西遼東兩天子
帝制自為中宮亂成於中端盜賊自其年起遂滿天下不

復畏天子之法。修明史而有明之人。盡是非。亦可以斷。即天道觀人。固史臣是非天下紀傳。所以為史。然而春秋之已。未斷於哀。哀極定哀。下泉之所以思也。今日之已。未漸起於盛。盛至克。克而唐之所以興也。常愈曰。士二子相配。數周六十。其得復平。平必自幽州始。竟可以續尚書矣。

十五朝君臣將相是非人物。又應定論。須此史裁裁之。

西北

四五

卷之三終

西北文集卷之四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市王門人牛北捷月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湘口後學朱正暉

贊書後

蔡忠襄公傳贊

外史氏曰。白學彩為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錄。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吉。南昌。蔡公之逆。觸手刻剗。天地廓然。理其學為有用才與識。無兩公。

自提學江西

終青撫所在

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屬滿。

元吉會亨。應教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為無用之學欺世哉。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紀功。紙票公不敢禁。檄周。提學守太原。迫於衆議。又止還寧武公。不敢專。趙超為解任。勸。昔龍場驛。丞何如哉。汪御史既不重於桂尚書。得假令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以倡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賴以存。解汪官却。鄂太原有臣法矣。膽生於識。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為覺公。

自覺而自經。蓋膽落於御史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任先封疆為其覺也。食於范伏馬前。受官號。跋跋逃。死者之不免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達志之學矣。

傅公他先生有華忠義事傳。實論確存此以作參。

督師孫公傳贊

先生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譽其大而責其小。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白帥守關。而任自救之高傑。以其饒軍決勝於無糧之地。必貽賀人龍圖敗官軍。屢矣。彼以戰場要市。不殺何施。良王父持獻忠。不欲先用其衆於兩敵之間。卒情也。詔良王勤王。曾有一騎過河。無有哉。廣恩號知兵。兵交先去。不可倚以守關。亦審矣。賀必死。高平左必失期。垓下廣恩亦為韓陵之爾。朱弗續兵法五百里而轉餉者。蹶上將。餓軍爭利。敗固當也。先生乘屢勝之威。從天而下。洛陽此時堅約束。守便宜。通河北。山西糧道賊敢越我而西哉。賊既西犯。潼關林言向讓之來路。守關者所和。坐令自成統關後。何知勇之不忠也。賊雖入關。若以四萬兵背城視戲。下之囚徒萬倍。終以走死。死辱然。舒翰死。不識聖人先生死事。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丈夫哉。若乃轉輸之事。則有司存。師行而糧不墮。軍來之也。大帥棄師賁死。先後督師無全者。是以約束不堅。便宜卒不可守也。悲夫。

當與千古辯明

張簡貞公傳贊

張簡貞處士私謚也。曠濬多遠識。遂有退讓君子之風。祖玉巷守藤州。有傳。卅世以詩書顯里閭。至公家。落不欲更推擇爲吏。是時游閒公子。趨佚蕩。亡行得以營捕除持。梁刺齒肥。輕民疾視。專妄言事多故矣。公一旦投筆研躬。耕於城之東偏。口不談世事。悠然若有所愛。嘗曰。時寒不莫。富貴之至。庸人哉。家世醇謹。毋蕩。某母德使兒輩不凍餒足矣。以故絕貴介。弗與游。累土築屋。屋上漏下濕。置丹青磁石其間。時臨書。愛平山畫。蹟出從一長耳。入市賣新米。充錢更馬。口算。歸閉戶岸。憤或累月。斷酒肉。飯菽菽瓜。孤之羹。泊如也。奴婢鵠犬皆有樂意。衣布敝衣。菽傳。穉穢無羸副。日暮。教杖慶之。子願喜與田長老談。農務器說古陰德事。短檠課子。細至僮子。指毀綿綢織之業。爨火脂夜作。以爲常。蓋天性無此。盛也。數仰屋直視。指室廬以爲荆棘。會每徘徊不語。從子舍見花草。斥令刈去。已聞有難歎息聲。後更兵火。無全者。先是仲男逸舉孝廉。里門暴開。車從羊酒門外止。公夷然曰。祥棚乎。念昔沈以名沈。渾以名渾。故逸以名逸。云。今以身許人。非是。即疾驅糞土之。

南文集

卷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中令孤子。碩足貴哉。喜道人子弟。善狀。云。慮卒徒。門子。漆工。皆蓋失數矣。以是彌覆者。數。君嘗飲不能。若。醺。里中。必先至。或主人。祖。構。嚴。股。容。歡。然。道。故。前。後。墮。珥。遺。簪。終。夕。無。亡。酒。父。老。多。公。之。厚。益。致。焉。數。徵。得。人。竊。疾。詳。焉。不知。又。述。盜。糧。米。事。著。恥。請。縣。置。之。謂。所。親。曰。吾。屬。不。死。命。且。懸。盜。手。度。數。歲。見。矣。若。亡。入。渤。海。長。白。之。間。幾。何。里也。每。戒。子。以。處。亂。世。宜。知。退。質。行。毋。與。人。修。怨。嗔。嗔。田。產子。孫。焉。其。訓。至。今。體。健。少。病。臥。起。未。嘗。患。熱。噫。老。尚。無。飯無。殺。者。惡。學。佛。優。游。焉。以。卒。公。卒。天。下。亂。仲。男。逸。處。里。中數。年。會。盜。平。尋。出。成。進。士。以。功。名。顯。野。史。曰。處。亂。知。退。善矣。戰。古。有。道。猶。往。來。貴。游。彼。自。有。其。具。乎。處。士。考。田。間。修已。而。不。責。人。宜。其。免。也。至。盜。發。數。不。問。志。念。深。矣。群。盜。知有。彥。方。名。所。幸。公。孫。康。地。少。安。耳。即。遇。驪。山。離。石。之。徒。能勝。語。乎。里。中。愧。處。士。厚。異。鄉。人。也。迹。夫。事。事。相。爲。警。戒。之意。遠。人。皆。幸。其。子。光。耀。榮。華。獨。於。出。處。致。意。焉。仲。儒。固。多一。慚。哉。無。遠。識。者。言。高。隱。鄉。人。耳。叙。斷。中。頌。即。爲。箴。特。意。言。蒼藨。不。覺。

南文集

卷四

四

四

四

四

四

讀吳世家

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讓商乎？讓周乎？周未有天下。讓國也。商之天下三十世執。其為周有而讓哉？曰：周自棄。歷傳文武。天下宗周。太伯先以天下讓周也。文之生也。赤爵銜書至。即止於昌戶。武王師渡孟津。大流王屋。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既已奉周矣。及定鼎郊廓。卜曰：文與者七。九。武王者六。八。文武有天下。過曆以是。歸太伯之讓。太伯不為貪天之功。予世家紀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從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國與有周終始。有無天下之遺。

南北文集

書後

四

太

與定天下之才。太伯不讓。則天下太伯之天下也。太伯有吳。卒不有天下。彼其去天下脫然若荷之釋擔。豈以身為荆蠻之所推戴。觀天下乎哉？不以天下後其身。竟舜之讓也。圖天下之治也。不以天下易其心。太伯之讓也。憂天下之亂也。太伯於天下已矣。文身斷髮。自古無花項天子。是豈堯舜之教。使天下溟滓為弟哉？三讓何也？太伯無子。即使身有天下。宜之仲雍。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太伯不以仲雍奔吳。商周之天下當歸季簡。叔達不歸文。武不能國。安能有天下。太伯以身讓以仲雍。讓固以

仲雍之子季簡讓。是謂三讓。文武始可以得天下矣。武王

取天下。季簡叔達前走。時周章君吳。距太伯五世。進不會於孟津。退不探將。適且於周。周方修。稱公劉。古公之功。德公劉。吳祖古公。吳父。吳不助商。歸周。保有荆蠻之地。之民。若不知為誰家之天下者。周取天下。非太伯意也。太伯不欲取天下。其讓天下。審矣。滅夫人。事文王。言及天下。則去夷齊。諫武王。血牲而與謀。天下則死。天下亂而不治。自不讓始。太伯固心。願之。武王封周章弟虞仲。夏墟。虞國也。仲仲雍後也。繼仲雍不繼太伯。體太伯不有天下之意。故

南北文集

書後

四

七

不敢以爵祿勢。然則以仲繼仲祖孫乎？太伯初以商道治。具商人無謫。荆蠻之也。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何責於吳哉？吳親於楚。大於徐。昭王南征而不復。楚遂自王。在穆王時。四方諸侯賓徐。凡三十六國。天下以治。易亂。吳獨安有其職。太伯之讓。德存焉耳。吳既以讓開國。周章之子傳至句卑。十三世內。不爭國。外不憚王。不可謂無太伯之風矣。齊夢之王也。晉滅虞也。蘇古公為太王也。壽夢於四子愛札。諸兄讓札。札棄其室而耕。餘祭餘昧之立。皆欲致國乎札。札固讓不受。延陵季子意。豈在太伯之下哉？季

子勸暴嬰致邑勸子產擅勸叔向自免於難孫文子以威
呼戒為燕巢於墓安敢哉爭而不讓也開國承家極宗以
此始子產必以此終武王之封康仲康仲田也國康仲而
德太伯之三讓蓋德歸國可以止天下之爭不至於亂
三叔亂人也周公居東二年以靖亂亂必由於兄弟自文
武起支庶兄弟為當代有天下外資我置內藉不令之臣
謀天下於其君上平王葬王墓聚神教義恩極於考王兄
弟爭國不讓更為天下天下不知其是非勝負之所在
至威烈王舍二廟廢以大勸爭而不讓故也季子優於國
南北文集 卷九 春秋 九

少最先最順吳漢始東北終西南敵誠偽天子者兩周族
銅馬尤來隱若敵國史稱閭門養威重造次不能以言此
其人能謀吳少誠有三州元濟擅命燒舞陽犯葉城抗天
下兵四年李愬從雪中入蔡元濟授首吳玠兄弟在宋宋
所恃以安危者八十年崎嶇仙人關和尚原金人為之痛
哭吳玠謀逆死於安昌之手明興吳玠兄弟積功累勞一
日睥睨元功旋碎徐達賜額明祖固已難之矣此其人不
能讓故夫雪中之鷄鳴也魚羹之覆也月中之鞭弭也堂
路之封也酒中之狂藥也雨東之戮也大者王小者侯爭
而不讓視吳姓王吳為何如哉吳姓吳讓則禍之同姓吳
爭則滅之劉渾據吳以反銀光東越爭讓之間威福之大
者也祖宗不有天下讓之荆蠻荆蠻義其讓不義其爭一
也圖慶天下身為天下亂人而干天威所由殆與太伯延
陵季子異矣
太伯以讓立心句吳以讓立國商周君臣父子兄弟胥
賴保全文武支庶之裔公諸可以有天下此也縱橫經
緯數百千年不過深通讓字利害而太伯通大

孔子弟子傳論後

孔子弟子家語史記七十七人石室圖七十二人古史七十九人傳疑也公肩子仲定一以為魯人一以為晉人遼山公治長墓意其子仲石室圖闕不論論其著者狄晉之黑不詳所出闕里志衛人左人子行郭古史魯人梁子魚鱣齊人家語有懸竄無鄒單史記有鄒單無懸單竄字子象單字子家闕里志疑為一人因議祀懸罷鄒非也懸自懸鄒自鄒也餘冬錄序曰懸豐今家語懸竄禮記檀弓之懸子蓋應云檀以國氏武王時有檀伯達八小之長齊以

南北文集

書後

四卷

檀子守高唐充瑕丘有檀卿檀弓自成一家之書視丹季以下有名何以不祀或曰檀弓非孔子弟子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孔子曰立孫與林放問禮等所載仲梁子七國人春秋定公傳載仲梁矣檀弓不與於祀闕里志檀弓縣子其或縣成一也春秋莊公乘丘之戰縣實父先御至繆公有縣子至威王有檀子其檀自檀縣自縣也鄒氏未之前開漢史以為清都路史以為靖郭清都晉靖郭齊宋儒遠晉而近齊封聊城侯吾疑焉徐廣斷為鄒單二鄒姁氏之國鄒藏敗以彌牟為鄒氏大夫初黃

羊舌之十縣唐封銅鞮為是銅鞮晉離宮數里詩書禮樂

衣冠文物之所聚孔子稱伯華叔向子家來學有之其下以鄒直翼春秋傳王取鄒劉為邦之田於鄒晉後取鄒鄒人走周杜氏註縑氏西南有鄒聚遠矣鄒子家晉人也黃帝封神農參盧於潞商周別為赤白之狄狄歷唐咎皐落九州之戎有隗氏皐落氏戎氏春秋晉人滅潞以潞子嬰兒歸潞吁鐸辰甲氏沙于鼓子奄為晉有潞氏潞氏露氏榆氏中路氏失地也失地猶稱國於衛亦猶衛之黎陽也狄氏失族也諸侯之大夫有所降則舍族民無氏矣狄

南北文集

書後

四卷

上

氏盛於晉魏唐宋之間皆晉產上下仲章支駒必有家學而皆之列為衛人吾疑焉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喪問於子夏子夏謂魯人衰狄氏非魯人疑衛人衛有林父晉有林父林父古之厲咎狄宋封林慮為是狄晉之晉人也左人子行亦晉人國語趙衰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衰子當食有憂色國策衛賁賁賁以左氏左人也子行能自振於戎翟之俗學以聖人為歸魯安得左人梁子魚亦晉人書曰治梁及岐古伯夷之封國國西河狐岐春秋梁云入晉有由靡餘子故梁山折晉侯哭少梁河西大梁河

南不與焉。齊安得梁子魚與商瞿論易與聞大道退而安其室家。母子之常易可傳楚人亦可傳晉人。無疑諸書不與其為晉疑孔子臨河不濟。晉人不得為弟子。孔子弟子言子游偃吳人石作子明蜀秦人秦吳更霸孔子無車轍馬跡。弟子以時習禮其家並姓敬也哉。左人亦非晉有君以狄哲之祀潞以鄔子家祀銅鞮以梁子魚祀西河公仲祀遼。弟子用夏變夷咸尊聖人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學者仰止景行去戎索而習之乎。組豆管絃崇鄉里之訓以厲賢才不復限於世類。淪於國俗祭海先河以孔

南北文集

書後

四卷

十三

子教晉人晉人累世之國憲家猷無大此者矣。西河疑子夏為孔子公孫龍取靈旗於子姚之幕歸趙今吐祀子夏鐵不祀公孫趙疑兩公孫龍田子方段干木各崇其師不知弟子之有晉人也非晉人之過也。極廖渺荒忽之中而語語根據傳信決疑奇聞確見。

書楓仲刺客傳論後

昭帝始元六年蘇武始歸具言陵宿昔報漢之積志。庶幾曹柯之盟亦足以驗子長期陵不死且報於漢之一言。楓仲論所以吊也。武帝刑遷而族陵家漢終不食李陵之報。武帝少恩哉。然誤陵者路博德公孫敖管敢李緒也。與陵者子長子孟上官少叔也。子長坐李少卿事報任少卿書見似人者而喜矣。子孟佐昭帝遣陵故人任立政招陵。陵不復歸非有老將賊臣格其行陵自樂此安見其圖報漢者有報人之心而人不備曹沫却盟以報魯有報人之心

南北文集

書後

四卷

十三

而人不疑秦開走敵以報燕布衣之怨。沉血五步陵未之能慮。自始元更元鳳元平中間七年陵死陵或日暮倒行焉。七年之前至武帝太初二年陵降已十六年。山在外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右校以骨都谷蠡屠者諸王單于數累之上其法板刃者死何刺客之敢行後二歲漢四將軍出三道且鞮侯待余吾水南連戰十餘日陵為漢所殺。中起不便亦可歸。歸野侯不歸郎王黃趙利其入陵不能為故知賊新如刺客之言也。然亡歸便也。明年且鞮侯死狐鹿姑立且鞮侯兩子失職會二師七萬出五

原商丘成三萬出西河莽通四萬出酒泉陵將三萬餘騎
格漢若以其衆速和待裨小王之變戰隨欲擊之烏孫歸
迎自來之日遂見那休屠折簪首之陵亦不失封侯比至
浚稽山韓戰九月至蕭奴水不利引還陵不忠於所事而
事畢又孤漢恩誰復信其報漢哉或曰陵壯堅戰得人之
先力漢兵陷陣却敵陵以其衆與漢也以其衆與漢蘇代
之所以報也以其衆速和灌嬰之所以報也陵豈其人哉
武師降衛律害其寵殺之陵嘗與漢使耳語衛律微聞詰
曰李少卿不獨居一國陵德武師之死或憚律而不敢發
志圖報漢無隙可乘然陵常獨步出營丈夫一取單于耳
彼中王長右校探囊穿廬之下無隙耶自陵亡降漢兵深
入窮追二十年孕重墮殞輕走幕北武師死而人畜疫病
狐鹿姑憂死衛律矯立臺衍殺單于裨小王欲自歸漢屠
盧王先告姦國人不附陳矣衛律謀歸蘇武以通善意陵
欲得當此事機不容髮也單于盜邊漢生得既脫王璫犁
汗王衛律已先兵散困陵志不執當以此時亡歸况有人
乎昭帝之側者子陵報蘇武書曰子歸不過典屬國陵復
何望陵於南北走勢利昭帝不候降胡陵懼大不王小不

侯然武帝初自單于來降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侯十九敗
沒亡歸侯者三韓王信子降侯弓高龍領棄城燕王綰子
降侯亞谷武帝守文景約束即育人矮人不忌陵何忍忘
之陵子間行歸漢去李爲丙非其君薄陵子亦恥陵矣陵
王右校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西接氏羌單于來者道此
舉足左右便有重輕即陵亦曰歸易歸易而報漢獨難耶
金陷宋延郡官李願忠父子願忠密以城書赴行在誅執
元木不就願忠赴同州遣使由蜀至吳以計執撒離喝出
城阻洛無舟揖盟撒離喝推山崖報父仇奇夷蜀全家死
谷口願忠乞師西夏生擒青面夜叉刀勢夥統王樞以
歸捕殺害其父母弟姪者撒離喝遁去蘇尼九族一巡檢
視陵何如陵家願忠家等先死義不義廣亦愧於元奇矣
李陵直不報漢耳子長子孟招之楓仲猶至今惜之曹柯
一劍卒反齊魯之爭地鮮不亂色不變李陵未易幾此上
官少叔蓋真陵之故人也
李陵才臣負義生降之後極口報漢不當當時與之者
信之能令千古極奇偉人皆憐而感之者才也先生獨
不爲所惑細搜博攷反復駁論始終並無報漢之實以

有正義九奸雄恃才欺人者均當意懷短舌豈第陵哉

卷之七

書方進傳後

程文仲三為郡守有父風烈心惡王莽居攝部將將帥以九月都試日起兵報漢不成遂其先國埋名之心收拾西漢忠義得矣不擇宗室賢者立東平雲子信為天子人心未有所屬以一太守車乳臭甥與三劉傳相中謝德本部王孫慶指授倉卒以反為名亦見其難也機養鶴殺平帝矯攝尊號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若以其衆過垣廬據蒲稷畧西河三輔響應此時茂陵以西至汧一十三縣盜起已十餘萬大見未央前殿得間使署置官號趙明霍鴻必為義用因天下之公憤以討國賊別遣兵塞弘農七將軍不能出天下已在其中矣不知出此與諸將戰陳留陳留道汝南近通山陽遠義直為翼非為漢也東郡車騎勇敢迂回避就於陳留必攻之地不戰而潰矣國破迷固始就執文仲何嘗西向乎武后臨朝魏思溫說李敏業曰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章策取金陵終允常潤與程文仲同敗文仲敗業歎聲大義於天下臨事乃更奮縮聲大義者其無蓄縮自謀果大妻子哉劉宏李孝遠漢唐之宗室世臣若以其衆

連和用灌嬰故事以觀莽壘之變漢唐猶未可知也兩人
盡力事警宏坐削而少逸譏死依警以就功名者可以已
矣

無當縮跡舉火為千古樹義者立幟

北文集

書後

四卷

十人

書劉文靜傳後

寂殺唐起兵司馬非唐殺民部尚書也文靜婢妾上變唐
以文靜屬史聽史議之歸獄已矣乃遣裝寂問狀是以文
靜與寂也太原募兵舉事圍殺王威藉兵突厥文靜手寂
乎文靜官賞處寂下使老母貧無所庇文靜怨勝已者寂
也寂既不能讓位文靜問狀無驗而奏殺之徒以文靜粗
險畏惡其能耳神堯卒用寂言李綱蕭瑀既白文靜不反
而不力爭寂故也先是有罪不至死者神堯特令殺之李
素立力爭乃免綱並出素立下獄未幾綱亦求退綱疎於
東明文靜密於秦府裴寂之所心術而神堯始終昵寂即
位二年先殺佐命勳臣刑賞失矣或追文靜折檻之敗大
將劉弘基等覆沒欲因事誅之明年裴寂拒定楊軍潰遂
陷并州神堯不聞問寂李綱分別實誕之佞宇文歆輔之
忠亦皆置之不問與寂同罪故也故曰殺文靜者寂也綱
仲責太宗當以死救胡氏嘗言所以不死救之故文靜歸
心太宗神堯殺文靜者疑太宗也嘗曰此兒久在兵間被
人教誘文靜無役不從豈得諉教誘於人不用其言而殺
其所疑太宗此時自危能死救乎文靜死定楊南來議將

無如秦王者。寂自請行神堯。遂以違行疑太宗也。深矣。楊文幹反。由建成劉武周。乳由元吉。寂實除主。其間與嬪妃共讚太宗。介休寧州之役。非太宗不突。而猜疑益甚。根柢謂是教文靜能得之。於神堯乎。文靜事非其主。久處危疑之地。若奉身以退。君臣無間。父子兩全。太宗父子兄弟。疑亦少釋。惜哉。文靜功名之士。不解也。表不能讓位。劉不能讓功。功臣得禍。正律律毒乎。如見然。豈獨是哉。余王隱太子不相金亦如此。

西
二
千

書溫嶠傳後

微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終以義激之。不以其子。其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為之。嶠後進為母服。議定君臣母子之大倫。絕裾以為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不以事微之。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屬嶠。勸進毋故持之。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賊。嶠在太原亦降賊。降賊嶠豈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其策之衆一敗不支。太原因是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皆所得料而自主也。溫忠武慷慨造晉。特蒙絕裾之議。說出絕裾緣起。正欲南文其書後。四卷。二七。濟國難以保母子及太原既降。又不以子易其君。卒樹晉有成。立追母服。忠孝苦衷不深憐而舌短之忍矣。

2087482

q
3121.5
16d

西北文集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畢振姬撰振姬有四州文獻摘抄已著錄其文
頗縱橫有奇氣然劍拔弩張之狀亦覺太甚其云
西北文者太原傅山所題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
之文也元好問中州集題詞有曰鄴下曹劉氣儘
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與儂
得錦袍傅山所題蓋猶是意然文章公器何限方
隅韓柳皆非南人歐曾亦非北士門戶相誇總拘
墟之見耳



ZW 21181800573855